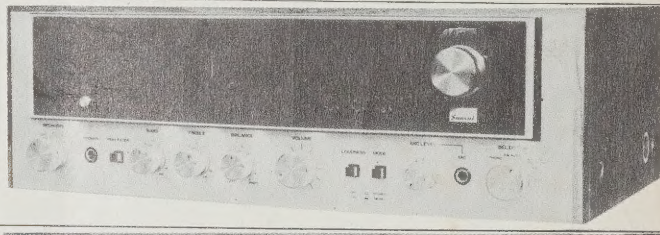

3 1761 08422627 3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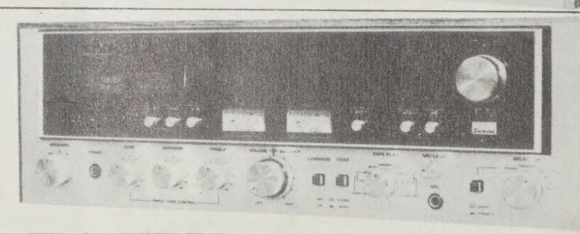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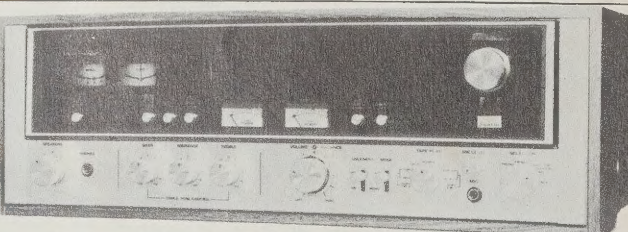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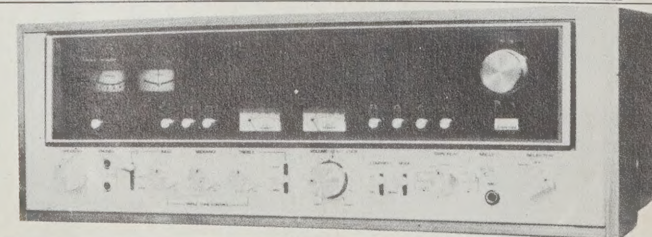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秋宵漫興 詩詞四讀回文

封淑英

直讀：（七言律詩）

聞香熱透壺蒸溜。盎火熏濃酒跡留。
裙薄洗來愁露着。髻高梳去愛花勾。
紛紛雨止風翻葉。陣陣雲驅月照樓。
犟斗射光流秉燭。夜遊行樂快清秋。

回讀：

秋清快樂行遊夜。燭秉流光射斗犟。
樓照月驅雲陣陣。葉翻風止雨紛紛。
勾花愛去梳高髻。着露愁來洗薄裙。
留跡酒濃熏火盎。溜蒸壺透熱香聞。

直讀：（虞美人詞）

聞香熱透壺蒸溜。盎火熏濃酒。跡留裙薄洗來愁。露着髻高梳去愛花勾。
紛紛雨止風翻葉。陣陣雲驅月。照樓犟斗射光流。秉燭夜遊行樂快清秋。

回讀：

秋清快樂行遊夜。燭秉流光射。斗犟樓照月驅雲。陣陣葉翻風止雨紛紛。
勾花愛去梳高髻。着露愁來洗。薄裙留跡酒濃熏。火盎溜蒸壺透熱香聞。

遊大嶼山寶蓮寺

孫博文

山明水秀紀遊蹤，訪勝尋幽興倍濃，
浿湧長灣掀上下，雲橫大嶼出西東，
三千煩惱絲除却，六七慾情本化空，
我羨如來緣奈淺，寶蓮寺外仰梵宮。

荷香

葉玉超

聽蟬鳴。正薰風藕榭，午夢方醒。芰荷香遠，雨餘翠蓋珠擎。橫塘十里，漫卷舒，高下亭亭。移倩影，若不勝情。丹青一幅，淡淡妝成。照眼丰姿綽約，比六郎容貌，姤煞娉婷。乍停蘭槳，採來並蒂瓊英。濂溪遺愛，絕塵俗，君子堪稱。偎倚蕩漾心旌。凌波舞態，曲韻聲聲。

前調 夏日抒懷

潘友泉

碧雲天。有青禽小小，竹外翩躚。倦遊羈客，綠陰對景流連。歡情淡，遠數暮年。消晝永，薄醉尊前。尋幽遣興，何事憂煩，休用愁牽。
曲檻新荷初放，似洛神風韻，我見猶憐。慧心生佛，有情皆結因緣。棋枰換世，息機心，隨遇而安。相約伴，墨客詞仙。敲聲按拍，共聳吟肩。

前調

陳冠天

記維舟。乍湞江燈火，蕩碧烟收。亂鴉啼處，夕陽樹影偏幽。賈生年少，涉戍征，未解鞍韉。迎節序，景染新秋。蹤迴庾嶺，麾集雄州。
野望潮帆似繪，看雲橫古壘，蟾照譙樓。昔年塵影，素馨依樣心頭。繚紅拾翠，算到今，波轉光流。重理賦寫離憂。絃翻錦瑟，曲引箜篌。

前調 香港花園即景

劉祖霞

喜晴朝。任春歸夏至，綠長紅消。海波凝碧，遠山聳翠層霄。飄浮水面，幾多船，來去乘潮。轟碧落，鐵鳥翔高。騰雲駕霧，往返逍遙。
對岸樓台櫛比，縱連營百里，無此雄豪。夕陽斜映，仿如披掛紅綃。電燈光後，便銀河，還遜嬌嬈。顏色美，畫筆難描。憑闌一眺，俗念全拋。

前調 本意

朱濟川

蕩輕舟。倩桃根打槳，江渚嬉遊。芰荷千里，幾疑鄉到溫柔。凌波微步，散妙香，彌漫芳洲。無語脈脈含羞。紅粧翠黛，令我凝眸。
怕聽菱歌怨調，月色淒迷裏，珠淚難收。苦心能耐，肯隨萍絮飄流。污泥不染，與蕙蘭，同樣清幽。常護葉底鴛儔。休教採折，且暫勾留。

前調

賴定中

蕩荷塘。任浮萍歷亂，野鴨驚惶。小舟來去，水波遍濺人裳。蘭橈暫歇，拂面風，雲鬢輕揚。遊目怕看鴛鴦。花陰葉底，儷影雙雙。
怎說嬌娃小手，愛蓮花偷朵，蹤跡難藏。綠雲深處，幾番遮隱紅妝。田田歌罷，夕照中，採擷盈筐。歸棹好趁時光。炊烟四起，暮靄微茫。

前調

容蓮鄉

夢初醒。正深宵月色，冷照空庭。一燈光暗，倍添簾榻淒清。窗前靜倚，憶南柯，韻事迴縈。幽境幾許重經。回看四壁，萬籟無聲。
客舍闌干翠竹，靜自留倩影，幾點疎星。覺莓苔處，春殘曲徑花零。欲澆愁壘，到開樽，問與誰傾。欲歌歌調難成。渾忘夜冷，坐到天明。

前調

黎心齋

芰荷香。記柳陰攜手，問路橫塘。好風相引，更勞飛燕低翔。繡鞋少駐，睹句新，野趣成章。牛背立，白鷺舒翎。蜻蜓戀髻，也忒輕狂。
影事堆胸未泯，看蜻蜓猶是，菡萏如常。世經滄換，海涯老却何郎。漸荒詞峯，強賦來，空惹迴腸。人宛在，在水中央。搖風笑淺，繞夢綠長。

見了不好，日後有什麼運動，就會說成資產階級思想了。所以最好寄妮梘，打稅平，也不會被人說閒談。

信裏尙有家常話，不便寄給你，只將意思寫出來。自大陸來了共產黨，我便隻身跑來香港，一幌眼已二十多年了，每年家裏來信都叫寄這寄那，錢更不用說了。中共領導人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總不能把人民生活搞好，提出的漂亮口號多多蘿蘿，但沒有一件能夠做到，物質生活如此貧乏，假若大陸人民能有香港「國貨公司」這麼多有好有靚貨物供應，則他們眞是翻身了。

華國鋒上台，鄧小平復出，大陸人民對他們本寄有一點期望，希望能夠解決民生，放寬限制，或起碼回復到劉少奇時代的水準，可是直至現在，仍然沒有絲毫改善。

大陸人民在勞動幹勁上，比不上香港人，香港政府沒有口號叫香港人苦幹，但香港人爲了生活，不搏命工作不行。相反的，大陸提出苦幹的口號年年都有，但大陸人民卻變得越來越懶怠，他們開工磨洋工，捱時間，一開工便望收工，對生產莫不關心，反正同國家打工，生產多少不關他事。很多偷渡來港的大陸青年，香港老板是不大喜歡用的，就是因爲他們改不了過去的勞動壞習慣。

華鄧若能取銷毛澤東那一套經濟法則，採取多勞得多，容許私有財產，自由競爭，大陸人民才有希望改善生活，否則，徒喊口號，再喊一百年，也無法增加人民的生活資料。

讀者 楊基德

（九十二十五日）

冒牌學者「中國通」欲通中國先通仁義

編輯先生：

許多洋鬼子與假洋鬼子都掛上中共問題研究專家招牌，招搖過市，大放厥詞，替中共吹拍，欲置中華民國於死地，特別是一些掛羊頭賣狗肉鬼佬，自恃會說上幾句國語，看懂一些中文字，便以「中國通」的資格混飯吃。所謂「中國通」顧名思義，通中國問題也。可惜又可恨的是有人打着「中國通」招牌，卻不通中國問題，甚至還有背道而馳，存心不通的。

這些顚倒黑白的「中國通」，都須知道下列幾點：

一、到過大陸，爲中共宣傳過的國際人士，我們仍然准許他來台灣，並不表示歡迎，更非因爲怕，而是爲了讓他睜開眼睛自己看看，讓不說眞話的人自己良心有所覺悟，同時，也證明我們是自由開放的社會。

二、如果美國人眞像大家說的，是「最好的敵人，最壞的朋友」，我們正好相反，是「最好的朋友，最壞的敵人」。很多事情我們能忍，爲中國前途、爲美國前途、爲世界前途忍，並非爲了「怕」什麼而忍。這是中國人頂天立地的民族精神。

三、中共雖然僭稱是中國人，在思想、行爲和本質上，早已不是中國人了，到大陸受踐踏受汚辱，來台灣賣弄優越感的洋臘燭作風，早已過時，可以休矣。

四、美國能有今日之富強，是憑着天然的地大物博，和開國先賢們追求理想、堅守原則，而非一些三流政客冒牌學者；現實短視的政客學者，只能腐化他們自己的立國精神，絲毫無損於我們的立國理想和原則。

五、當年在聯合國，我們雖不富有，但卻經常濟助一些眞正需要帮助的國家，今天我們雖已更有力量可以助人，但卻只能帮助値得帮助的人，而非不公正的學術機構。

六、中國人向重仁義，「中國通」欲通中國，要先通中國人的仁義之道。」

讀者 美國通

（九月二十三日）

的黨地位才存在，沒有槍，他們可能連中委也當不上，即使當上，也是虛名而已。有槍便有發言權，因此，槍桿子絕不會放棄槍，聽命於黨指揮。

槍指揮黨，在中共闖蕩時期已如此，在目前的亂潮暗湧期間，更應如此，這是槍桿子自保之道，華國鋒想統馭共軍，還未夠火候，更不是這個時候。因此徐文的發表，其所起作用是微乎其微。

讀者 過氣客

（九月二十三日）

保留活反面教材 毛派衛兵監視鄧

編輯先生：

最近鄧小平親口透露，說在去年天安門事件後，得到毛澤東親自下令保護，並派出私人衛隊保護，才免遭殺身之禍，言外之意，對毛澤東這個「救命」恩人，猶如再生的父母，感激不淺。

鄧小平說：「當我被趕下台時候，我完全與外界隔絕，而我亦不想與外界接觸，你知道，當時四人帮掌握大權，他們欲把我殺死。幸而毛主席保護我，他安排保留我的黨籍資格，一如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的政治局決案，同時又派出一支他的私人保護隊，負責保護我的安全。毛主席且聲明，任何人都不能過問這種保護措施，我因此而獲得安全」。

此話是出自鄧小平之口，但是否屬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因爲鄧小平車大炮唔使成本。不過，也有此可能，但毛澤東的保護並不出自善意，因爲他需要鄧小平這一個反面教材，假若鄧小平上吊自殺，豈不是使毛江的反擊右傾風失去目標人物，又或鄧小平逃出京城，則變成縱虎歸山，天下大亂了。所以毛澤東特派兵「保護」他，以免發生後患。

自高崗用手槍自殺後，老毛對被整肅的大頭頭，都特別小心「照料」，外派共軍守衛，內派心腹充當管家，以期達到不讓他自殺爲主。目的是讓他們生存下來，當作一個活的反面教材。文革時羅瑞卿日夜被人看管，沒有毒藥可服，上吊也不可能，只有看準一機會，走出陽台，跳樓自殺，結果只能斷了腳。共軍不防他這一着，實因陽台不高，倘若他住高樓，休想步出陽台一步。

在大陸每一次運動，對被鬥爭的人物，共黨却下令保護安全，因爲他們欲殺時，要公開殺掉，決不能讓他「畏罪自殺」，此是共產的宗旨。所以不論在思改或反右運動中，所有參加運動的人，不能私帶刀子、繩子，以免自殺，對被鬥的人，則日夜採取監視，共黨不怕他逃走，而是怕自殺，失去鬥爭活對象。

毛澤東親自下命革除鄧小平職務，僅保留其黨籍以觀後效時，便特別聲明留下鄧小平做反面教材。四人帮安沒理由把這個「活口」除掉，只要派出衛隊，把鄧小平軟禁下去，他便會像劉少奇，彭德懷一樣，永遠不得翻身，倘若不是華國鋒籠裏鷄作反，至今鄧小平仍在「毛主席私人衛隊」保護下，永遠「安全」，直到死爲止。

對待一個失去權力的政敵，軟禁比殺掉更爲化算，雖然殺了，無後患之慮，但可加速其心腹反叛，軟禁可暫安定其黨羽，用時間來芟除他們的勢力。目前華國鋒對待「四人帮」，正是如此。假若有這一妙着，他日華汪內鬨，華勝汪敗，把整肅四人帮的罪歸於汪東興，放出江青。那時江青也可以如鄧小平一樣說，「華主席派私人衛隊保護我，才得到安全，不然早已被汪東興殺掉了。」共產黨的事，像天方夜譚一樣，以上的大胆假設，不是全無可能。

讀者 方唐

（九月二十四日）

清算異己的利器

大陸農民缺乏肥皂 農村現代空頭支票

編輯先生：

小弟前天接到鄉下家人來信，要我寄些番梘回去，現在鄉下幾乎沒有賣，上級說由於化學原料缺乏，減少供應，但說不出什麼時候才能恢復供應。雖然鄉人洗衣洗身不用肥皂早已成習慣，亦實在也沒有什麼肥膩可洗，不過有些梘洗是較爲清潔和爽快。寄梘千萬別寄香梘，因香梘打稅貴，用來洗衫是浪費，用來洗身則被人

萬人意見

中共「槍指揮黨」局面根深蒂固
華帮異想天開統馭跋扈槍桿子
徐向前帮不了華國鋒的忙槍桿子出「黨權」無法改變

編輯先生：

本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徐向前一篇長文「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該文大部份敘述張國燾與

與毛澤東的鬥爭，說張國燾用槍桿子威脅毛澤東的黨中央，最後遭到徹底失敗，自取滅亡。張國燾事件，可作為目前存在共軍中以槍指揮黨的分裂集團一個殷鑑。

徐文對共軍提出警告，必須阻止任何陰謀家濫用個人瀰力對人民施行獨裁統治，篡奪軍中領導權或反對黨。他引用毛澤東所說的「黨指揮槍」原則，否定槍絕不能指揮黨，必須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絕不容許小圈子，製造分裂，刺激資產階級集團主義，和在軍中建立資產階級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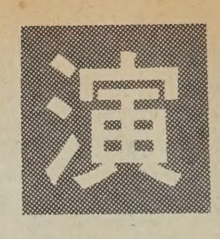
徐文強調，嚴格的紀律對軍隊是極重要，要求共軍做到：一、任何重大問題一定要交由黨委集體研究，然後作出決定，由軍政領導人負責執行；二、個人不能凌駕於黨委之上，不能將個人的決定，加強於黨委或改變黨的決定；三、不能將黨委放在一邊，反對建立黨委內的小黨委。

徐向前此時發表此文，斷沒無的放矢，可見共軍中內部的派系對立，山頭自雄，相當嚴重，絕不會因鄧小平復出且又開了黨十一大所能解決，也反證所謂黨十一大是一團結大會，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老毛封了十個元帥，朱德坐第一把交椅，次為彭德懷、林彪分別坐上第二、三把，葉劍英做「副榜」，敬陪末坐。朱德、林彪、陳毅、賀龍、羅榮桓已死，剩下的是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彭德懷失勢仍在牛欄，其餘四人入了政治局，葉劍英由「副榜」上升「解元」，華國鋒前稱後呼葉帥，宛若殘存的元帥中大阿哥。徐向前以張國燾麾下大將能在元帥中佔一席位，並不是毛澤東有厚愛徐向前，而是利用他，給他虛名，以好安撫紅四方面軍人馬，使那些仍在共軍中掌握實權如許世友、陳錫聯輩不生反叛之心。此一手法，不但對付徐向前，對劉伯承也是如此，劉伯承在中共佔領大陸後不久便失勢，只担當一個芝蔴綠豆的軍事學院院長，但仍封為元帥，排坐交椅位相當高。十年前劉伯承的獨眼尚未失明時，曾寫過一篇「回顧長征一文，贊揚朱德，此文在四人帮垮台前重刊一次，但已刪去贊揚的字句。

徐向前絕少寫文章，這次發表「黨指揮槍」一文，相信是受命而寫，當然，捉刀的人不只不個，可能由一個捉刀小組，由頭到尾替他完成。華帮要地方軍閥服從黨中央，即是服從華自己，此事在毛澤東生時，由他親自下令「黨指揮槍」，尚且做不到，華自知自己是什麼貨色，是故要叫別人提出，最有份量的人，便是這班未死的元帥，不過，劉伯成雙目失明，在「二野」，鄧小平復出當紅，再沒有什麼人物有資格做反面教材。葉劍英原沒軍系，加上現在與華國鋒同聲同氣，由葉執筆，沒有人信服，聶榮臻是有資格的，但比徐向前來說，一來沒有張國燾這個大反面教材，二來手下沒有許陳這樣的大將，差了一皮，因此寫這類槍與黨的文章，徐向前是最佳人選。

徐向前寫此文，雖然帮了華國鋒一次大忙，但華國鋒是無法消受的。山頭主義根深蒂固的槍桿子，即使用槍指住他，也不會低頭，何況區區的一篇文章。許世友與陳錫聯對罵，大不了來一次南北一戰，是槍指揮黨的最高形式表現。其他的中小軍閥，更不用說了。徐文大罵張國燾用槍指揮黨，難道毛澤東不是用槍指揮黨？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語錄，正是「槍指揮黨」最好註腳。毛澤東在遵義時，便是靠彭德懷的槍把張聞天的黨轟掉，自己才能黃袍加身。文革時，也是靠林彪的槍才能把劉少奇的黨砸個破爛。即使華國鋒登台，也是靠汪東興的槍把江青的黨拔掉。這些，槍桿子都看在眼裏，絕不會賣華國鋒的混賬，況且，只有槍在身旁，他們





梁東方

上是禪讓。其後，由晉而宋齊梁陳，以及由唐而五代，直傳到宋；都是一朝禪給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次的一朝所篡。「我們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譽雖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個『開風氣』的人物呢。」

曹任遠有替他的祖先作辯護人的灌利。我的看法與他的看法頗有距離。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眞相究竟如何，我們僅有孟子，尙書，與古本竹書紀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傳聞，極難獲得明瞭。曹丕在行罷禪讓之禮以後，對左右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這八個字，很容易引起後世歷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麼？倘若受禪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點功績足以稱述。可惜，曹操倘若從開始便以自己的名義打天下，不利用漢献帝，不挾天子以令諸侯，那就誰誰也不能說他與他的兒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劉備稱帝親伐東吳

我在這「孫劉翻臉」的一章之中，不忙於叙述劉備如何興兵爲關羽報仇。而先將曹操之死與曹丕之篡漢作一個交代，是因爲什麼呢？因爲劉備本人並不曾立刻忙於替關羽報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後才率軍東下的。在劉備稱帝以前，曹丕先稱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畧談一下。

劉備稱帝的事，也必須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後的六個月，聽說漢献帝已經被弑，才由於許靖、糜竺、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殺了黑顏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與世祖光武皇帝）龔（恭）行天罰」。

劉備「龔行天罰」的對象，在這篇祭告天地的文書裏所說的，不是孫瀨，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曹丕「戴其凶逆，竊居神器」。

既然「龔行天罰」的對象，是已死的曹操與篡位的曹丕，劉備作了皇帝以後，便應該出兵北伐，而不該丟開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親自東征。

趙雲就曾經以如此的話，對他進諫。他却聽不進去。諸葛亮有沒有也公開表示反對，我們不知道。諸葛亮在心裏根本不贊成，那倒是有兩點證據。第一，諸葛亮曾經在事後說，劉備很肯聽法正的話，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劉備東征。第二，諸葛亮贊成劉備事後派鄧芝到東吳，與孫瀨言歸於好。

劉備本人當局者迷，一定要先給關羽報了仇，消滅了孫權，吞併了東吳，再談其他。（也許，他自以爲太了解孫權了，看不起孫權及其部下的能力，覺得有把握順流而下，一舉而克復南郡，進佔江夏，席捲豫章、丹陽，與吳郡；然後再轉師北上，討伐曹丕。）

劉備一生「多敗少成」，大都是由於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慮。丟開了當前的大敵曹丕，而先與孫權拚一個你死我活，這是大錯，即使想先打孫權，其實也不必親自帶兵去打。黃權勸他，派一員大將去就可以；黃權並且願意自己去冒險一試。劉備不肯採納。於是，御駕親征，聲勢浩大；然而他所帶去的實在兵力，只有四萬多人！以四萬多人的兵力，想一舉而消滅孫灌，吞併東吳，眞叫我們不懂。當然，三國志的記載，可能錯誤。劉備所帶去的兵，可能超過四萬五萬。但是，以當時益州的戶口而論，太多的兵是抽調不出來的。而且，漢中郡之北，賙有大批的魏國軍隊不能不要防。

孫瀨交給陸遜帶去抵抗劉備的吳軍，有五萬人。以五萬對付四萬，陸遜的成功不是僅僅靠他的優艮戰術。

劉備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稱帝，五月就喪失了張飛。張飛死於部下范彊張達之手。七月，劉備出發。

孫權曾經在劉備東下之時，派了使者來求和。劉備盛怒未消，加以拒絕。劉備的前鋒將領吳班與馮習，很快就擊敗孫權的李異與劉阿，收復了巫縣與秭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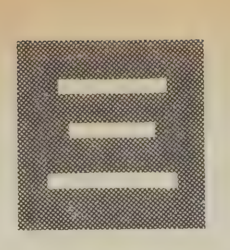
次年，章武二年，劉備在正月間叫吳班陳式二人率領水軍守住夷陵（宜昌）的東西兩岸，自己由前綫回駐在秭歸。（這一年，是曹丕的黃初三年，孫權的黃武元年，西元二百二十二年。）

孫權的部隊在這一年這一月，擊潰了劉備的營盤五座，殺掉五個指揮官。然而，不過是小接觸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劉備把陸軍主力由秭歸推進到（宜都縣西北的）虢亭。在秭歸與虢亭之間，他的軍隊分駐在幾十個營盤，最前的一個與最後的一個，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個錯誤，是營房全用江岸兩旁山上的樹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與石塊。

陸遜，孫權所派來的大都督，不忙於立刻與劉備交鋒，而不惜花費半年的時間，研究劉軍的強點與弱點。他研究出來，劉軍的幾十個營盤互爲犄角，不容易被單獨擊破，只有用幾十支小兵力，同時對它們一齊進攻；而且，最好用火來攻。



新三國

曹操後悔殺華佗

孫權很想常常去看呂蒙，又怕耗了呂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間牆壁上剜一個孔，他從隔壁的一間窺視呂蒙的情況。每逢見到呂蒙能夠略爲吃下一點東西，便喜歡得了不得，對左右大臣小臣，有談有笑。否則，見到了呂蒙不能吃東西，他就愁眉苦臉，嗟歎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呂蒙的病好了一些，孫權立刻下令大赦，受羣臣的朝賀。不久，病又壞了下去，孫權急得亂請道士們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呂蒙求壽。

最後，呂蒙還是活不了，死在孫權的道所在公安的「內殿」了。

呂蒙以外，另一位在關羽死後就很快喪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該死呢？他早就該死了，卻不該以害死關羽的罪名而死。就關羽之被害而論，曹操是沒有任何責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經以孫權的請求「討羽」的降書，用箭射進關羽的司令部。這雖則是居心挑起孫劉之間的大火併；卻也不能不說是送給關羽的一份深厚情誼。他實在不想讓關羽被孫權輕易的擊敗、殺死。

後來，關羽被殺，孫權把關羽的頭送到洛陽，向曹操報功。曹操不僅不曾以對待其他敵人的方式，把關羽的頭掛在城門或其他地點「示眾」；而且葬之以「諸侯禮」，把他當做一位諸侯而給以隆重的葬禮。換句話說，不計較他俘虜了自己的大將于禁，而把他仍舊看成一位替他斬了袁紹的顏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戰友的「漢壽亭侯」。

曹操一生，對不起很多人，卻不能被說是對不起關羽。關羽被孫權呂蒙等人害死，爲什麼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個月之內，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這當然只是一種巧合，而未必如三國演義的作者所說：是曹操打開了盛着關羽首級的木盒子，一看，看見這顆關羽首級眉毛大動，眼睛大睜，於是一嚇，就嚇得頭風之病大發，不久便死。

演義的說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確是死於頭風。死前，他很後悔不該在前幾年殺了華佗。華佗是豫州沛國譙縣人，曹操的小同鄉，是一位配得上稱爲「全科」的醫生，會開湯藥的方子，會用針用灸，會施行開刀手術，而且有「麻沸湯」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覺得痛。

曹操在以前頭風初發之時，曾經叫人把華佗找來，放在身邊。遇到頭痛，隨時請華佗刺上一針兩針，頭痛就好了一些。

後來，曹操有親戚得病，叫華佗去治。華佗請假回家，又藉口老婆有病，一再請求延長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並沒有病，就把他關在牢裏問罪。獄吏對華佗嚴刑拷問，把華佗終於弄死。

因此，到了曹操於關羽死後，頭風惡化之時，便沒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禪讓與篡位之爭論

曹操死在洛陽，他的太子曹丕當時還在鄴縣。鄴縣原是袁紹的大本營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從袁紹小兒子袁尚的手中奪來，作爲自己的發號施令的中心。許縣的地位逐漸下降，只留下了漢獻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當了魏王，這作爲魏郡首縣的鄴，也就成了魏國的都城，獲得了「鄴都」二字的稱呼。許縣於曹丕篡位稱帝以後，被改稱爲「許昌」。曹氏父子的家鄉譙縣，在某一年被升爲譙郡。這三個新興的都會，鄴都、許昌、譙郡郡城，加上東漢遺留下的長安與洛陽，成爲所謂「五都」。

曹丕的爲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繼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漢朝的年號從三月起改爲「延康」。

這延康年號壽命只有八個月，從十月起又被改爲「黃初」黃初是魏朝的第一個號，而「延康」成爲東漢的最後一個年號。

妙在黃初元年只有十一月與十二月，兩個月而已。漢獻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遜位；曹丕（魏文帝）在黃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漢，是當時一般忠心於漢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後代的歷史家，對他的如此舉動，以及對他父親之竊奪漢朝政府的大權，很少有好的批評。

我有一個姓曹的朋友，現已陷在大陸的曹任遠，曾經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辯護。他說，漢朝在中原的政權，早就於董卓之時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軍閥之手，倘不是曹操東征西討，一手削平了這些軍閥，漢獻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問題。換句話說，曹操所把持的許縣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竊奪」這個朝廷的政權，曹丕也不會「篡取」漢獻帝的帝位；而是「繼承」了他父親爲他奠立的帝位。

曹任遠繼續說，中國歷史上朝代的變革，一向有革命與禪讓，兩種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禪讓是和平的。所以，禪讓優於革命。曹氏替代劉氏，說成篡位固未嘗不可，而實際

毛澤東說道：「我覺得高級幹部也應當練成全能才，像伊里契夫眞是文武全材。」

陳伯達問道：「伊里契夫怎麼會同主席回來呢？」

毛澤東說道：「伊里契夫認爲我學習及格了，所以放我回來。」

陳伯達問道：「怎樣叫作及格？」

毛澤東說道：「我承認過去與孫平談話傷及史大林大元帥，是天大錯誤，担保今後再也不說這樣的話了。」

陳伯達搖頭道：「我覺得這是個節，眞正問題還在史大林大元帥交下的友好同盟條約，主席如能全盤接受，不學習也合格，不能全盤接受，就算學習二十年也一樣不合格。」

毛澤東當時怔住了說道：「對於那項條約，本無反對之意。」

陳伯達說道：「但主席也未公開表示同意。我想今晚或明晚，史大林大元再召見時，主席先提出，關於那項草案，一字不改，全盤接受，這樣一切問題便可圓滿解決，否則，恐怕還有第二次學習哩！」

毛澤東擺手道：「就算把整個中國全給了史大林大元帥，我也不能再去學第二次。」

陳伯達說道：「既然這樣，主席就應該首先表態，以免再引起誤會。」

毛澤東問道：「我們來時曾經商量叫周恩來來莫斯科簽字，現在是不是還這樣辦。」

陳伯達說：「這是當然，一定要周恩來簽字，免得他將來要賴。」

果然當天晚上，史大林就召見，陳伯達陪毛澤東一齊前往，見了面，史大林笑問道：「毛澤東同志，你這次學習的心得如何？」

毛澤東說道：「得益不淺，尤其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項，我回去就準備照樣辦理。」

史大林笑道：「這種學習方式，是針對犯錯誤同志的，你們的黨有這麼多的同志犯錯誤嗎？」

毛澤東說道：「有的，我犯的錯誤應比別人多。」

史大林說道：「你的錯誤已經改正，就不算錯誤了。」

毛澤東說道：「關於大元帥交給我的中蘇友好條約草案，我經過仔細學習。」

史大林笑道：「還有意見，是吧！」

毛澤東擺手道：「一點意見也沒有，只是覺得大元帥對我黨太厚了。」

史大林問道：「既然沒有意見，可以簽約了。」

毛澤東說道：「我確實打算早日簽約，所以要報告大元帥，召周恩來來。」

史大林問道：「爲什麼召周恩來。」

毛澤東說道：「要他來簽字，因爲他是外交部長！」

史大林點頭道：「也好，只要簽字，誰簽都好。」說着站起來，毛澤東知道這是送客，連忙鞠躬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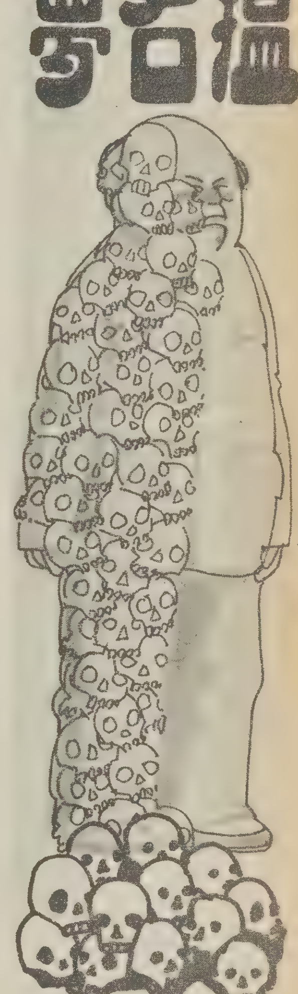
周恩來尙未到莫斯科，史大林忽然下命令，副總理莫洛托夫不兼外長，以副外長維辛斯基任外長。

毛澤東當時一頭霧水，「陳伯達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伯達說道：「大概史大林大元帥不願莫洛夫與周恩來對等簽字，所以把維辛斯基接上來。

剩番一截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飯堂擺了一塊黑麵包，一杯鹽水，一碟辣醬。毛澤東不由得緺起眉頭。伊里契夫却十分自然，坐下劈開黑麵包，夾些辣醬，放在口上便嚼，毛澤東此時飢腸碌碌，不知眞餓，吃又吃不下去，但不知又怕伊里契夫報給史大林受批評，無可奈何，只好照樣兴起辣椒醬嚼了一口，覺得頗爲好吃，比在北京吃全聚德的鴨子更合口，很快就把一塊黑麵飽吃完，喝了半碗鹽水，覺得倒也挺飽。

飯後休息五分鐘便是政治學習，因爲說話的人太多，也無法翻譯，毛澤東只好枯坐着等，好不容易到散會，已經十二時，倒在草褥上，一覺睡到天光，被鈴聲驚醒。起床又開始一天工作。

毛澤東被伊里契夫帶了周遊兩個月，到處與工人同食同住同勞動，雖然大部份都是輕工作，却日夜不停，伙食奇差，很難吃到一餐肉，酒不必談，就是烟也都是又粗又劣的俄國烟，與三個五，三砲台沒得比，毛澤東被折磨得瘦了二十多磅，走路都打幌，實在支持不下了。一天晚上在休息時，悄悄問伊里契夫，幾時學習期滿。

伊里契夫說道：「一旦主席思想搞通，學習便期滿了。」

毛澤東說道：「我思想早已搞通，過去所作的錯事願徹底改過，只要史大林大元帥能原諒我。」

伊里契夫說道：「大元帥對部下一向寬厚，只要主席同志徹底改過，大元帥當然可以原諒你過去的錯誤。」

毛澤東問道：「照這樣說，我們幾時能回莫斯科呢？」

伊里契夫笑道：「也許明天就可以回去。」

毛澤東問道：「要不要去電報請史大林大元帥？」

伊里契夫笑道：「不必了，史大林大元帥授權我負責，只要我認爲主席同志學習可以合格，便可回莫斯科。」

毛澤東眞想不到自己行動甚至根命，操於蘇聯一個副部長之手，但人到矮簷下，不能不低頭，只得陪笑說道：「如果副部長同志認爲還有不合格的地方，我願意再多學習一個時期。」

伊里契夫笑道：「可以了，只要主席同志以後少說些怪話就好了。」

毛澤東說道：「你放心，我以後絕對不敢再說怪話，其實以前犯的錯誤，有些還是孫平引我說的。」

伊里契夫說道：「孫平那個人流氓氣太重，他如果不死，一定會去西伯利亞勞動改造。」

毛澤東聽得毛骨悚然，問道：「孫平同志是怎麼死的。」

伊里契夫說道：「當然是病死的，憑他的身份，還不值得謀殺，只有像第一級的幹部，有心反叛大元帥，才會處死。」

毛澤東唯唯諾諾，不敢向下來搭訕。

伊里契夫確實有權，第二天一早從莫斯科來了一架專機，把他們四個人接回去。

毛澤東回到住處看見陳伯達也瘦了好多，兩人拉手四目相視，都有淚珠。

陳伯達問道：「主席這兩個月來旅行得很愉快。」

毛澤東頗爲迷惘，問道：「誰說我旅行？」

陳伯達說道：「公安部的人告訴我，主席同伊里契夫副部長周遊各大城市，去重要工廠視察，還向工人訓話，精神身體都很好。」

毛澤東苦笑道：「伯達同志，你看我這樣子？像不像說的這麼愉快。」

陳伯達問道：「主席到底作什麼事呢？」

毛澤東苦笑道：「眞眞變成了工人階級，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陳伯達愕然道：「同勞動？」

毛澤東點頭道：「一點不錯，同勞動。」

陳伯達問道：「什麼樣勞動？」

毛澤東說道：「大部份都是輕工作，不過也扛過木頭。」

陳伯達問道：「伊里契夫呢？」

毛澤東說道：「他也同勞動，說到這裏我是眞服了他，一點也不含糊，說實在話，我們應當向蘇聯學習。」

陳伯達問道：「主席是指的那一點？」

毛澤東說道：「不說別的，就這樣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訓練幹部最好辦法，以後凡是犯了錯誤的幹部，便由這個辦法，至於勞動期的長短，要看他個人情况而定。」

陳伯達問道：「還有什麼事要學習呢？」

，清風不僅舉重若輕，並把陡險的山路當作平坦大道，做到了履險如夷。隨後再進行砍柴的工作，但不許用刀而只可用手伐樹；這樣不斷地練了兩年，他的掌風一出，可將碗口般大的樹連根拔起！繼續練的是以掌風來熄燈燭，練了一年後，在百步之外，掌一推，任何燈燭，無不立滅；最後掌風一發，燈架燈枱亦被它粉碎無遺！

清風聽從其師的吩咐，再練兩年內力後，藝已大成，不獨輕功、內力，俱已超羣，且其力大無窮，無堅不摧，他一舉手一投足，均可致敵於死命！道士認爲他回家報仇，此其時矣！而清風上山不覺已近十年，艱辛備嘗，也希望回至家替父報仇了。

當清風返回常寧水口山他的故居時，發現他的家園已變成蔓草叢生的廢墟了。他暗忖：老父早已去世，不禁悲從中來！因而放聲痛哭。但附近鄰居也不認識他了．跟他父親生前最要好的何大爺，雖然知道他是李家的兒子，却不知他已具有報仇的本領，初時因害怕教頭的惡勢力，而不敢收容清風在家住宿，只偷偷地將教頭打死他父親的事相告罷了。清風鑒於當前的形勢，認爲教頭不但未嘗改過，而且變本加厲！清風從何大爺的口中，得悉教頭強佔別人的田地房產，儼然一個大富翁。清風乃對何大爺表示：「大爺！時至今日，不再害怕他；現在只請你做個見證，我要去找那惡霸清算血債！」

一掌打死惡霸教頭

「李家只有你這滴血脈了，你去找他，豈不是送羊入虎口！」何大爺一面勸清風趕快迴避，不可以卵擊石；另方面則懾於那教頭的惡勢力，堅決不肯去，但清風藝高人胆大，順手將何大爺一拉，何就不由自主地跟他走了。一瞬間便到了那惡霸教頭的大門前，清風便高聲地叫道：「大教頭，請出來，是李某人家裏的獨生子，爲了讓你斬草除根，我所以特地送上門來了，現在就請你動手吧！」

「啊！你就是我一掌打死的那個李某的兒子？」惡霸教頭對着清風獰笑道：「好吧，你既不想活而送上門來，我就成全你！」那教頭便大步地向清風道人走近，並悻悻然來一掌，但聽到「拍」的一聲後，清風像若無其事似的動也不動，而那教頭忽然把手一縮，頓時露出了驚惶的神色，覺得從未遇見過如此強勁的對手！因而想打「退堂鼓」，乃強笑道：「我不願江湖朋友們說我以大欺小，你先回去，我們改日邀請見證人到來時再比過。」

清風見教頭有意乘機脫逃，乃一個箭步上前，越過了教頭，擋住他的歸路。這時已有若干人圍觀，清風向大家亢聲道：「各位叔伯鄉親，今天是我爲地方除害，替先父報仇的時候了。……」說罷，便凌空一掌擊向教頭，雖然清風的掌並未觸及教頭，但教頭却像中了邪一樣，踉蹌地退了幾步，果眞臥在地上了。不料那教頭詐死，忽躍起向清風一掌劈來；同時拳腳齊飛，清風也不在乎，並問：「大教頭，你還有甚麼絕技，現在可以盡量展出來啊，李某決不怪你！」

附近的村民都來看熱鬧，因此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見到那平時兇神惡煞而不可一世的教頭，今天突然在一個小道士面前垂頭喪氣，原形畢露，大家看了很開心！清風見教頭已無作爲，便道：「教頭，你不出手，我可要出手了！」即閃電般一掌擊中了大教頭的胸部，教頭當場四腳朝天，口吐鮮血，凄厲地叫起來了！

清風道人這時以大仇既報，再向眾鄉隣一揖道：「各位父老，先父的血債已告清償，這惡教頭霸佔我家的產業，現在收回來捐給祠堂作公益事；而他過去強霸各位鄉長的田地，各位現時毋須再畏懼他的淫威了，大家可自動收回耕種吧。」

較量絕技出人意料

經此之後，清風道人立即成爲常寧縣人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偶像。不料，正當他摒擋離鄉準備雲遊時，那惡教頭的師父忽然來找他了。據柳說：那教頭的師父姓許，北方人，年紀六十開外，惟其身材魁梧，目露兇光，一望而知是一個非等閒人物！手裏經常携帶一枝三尺長，杯口大的鐵質烟筒。他一眼望見清風道人還帶幾分孩子氣，禁不住地冷笑道：「你就是打死我徒弟的清風道人嗎？」

「不錯，我便是爲父報仇，打死一個惡霸教頭的人，不過我却不知道他就是你的高足。」清風道人說話的態度，表現得彬彬有禮。可是許某則咄咄逼人：「聽說你有幾手邪門工夫，我倒很想見識一下！」清風不加猶豫地答道：「道門之中，那有邪門？我跟施主向無過節，不敢向施主領教。」

許某則進一步地表示：「若非邪門，那你一定有些眞工夫了。我就要看你的眞本領。談到過節，你殺我的徒弟，我怎可以袖手不理呢？」

清風道人見事已臨頭，無可避免，乃應聲道：「那我只好捨命陪君子了，請指教！」許某不再說話，右手拿着烟筒，向觀宇內那座重約三百斤的香爐腳下一挑，便把那香爐挑起來，而輕輕地放落在地上，笑謂清風說：「請你將它搬上香案吧！」清風道人亦從容地向許某借過烟筒，照樣把香爐從地上挑起來，向香案上輕輕一放，比前者更乾凈利落，並有禮貌地一揖道：「施主，見笑你了！」

說完把烟筒遞還給許某，對方忽把烟筒向清風道人的咽喉戳來，清風不虞有此一招，乃順手接住烟筒一拗，使一根筆直的鐵烟桿，頓時變成彎曲的半月形，把它向地上一扔道：「施主你多狠，想要我的命！我只有將它弄彎，總該沒得罪施主了吧？」

許某一望烟筒，神色大變，強笑道：「小徒該死！小徒該死！佩服了！後會有期！」說罷，掉頭就匆匆地離去了。

清風道人固爲人所崇拜；而其高足柳森嚴，亦爲人所景仰。至中共竊據大陸後，對柳怕得要死，乃加以罪名公審他的時候，沒有一個眞正的居民去控告他；在場的全是共幹要求槍決他。但柳至死不屈，從容就義。

柳森嚴的師父清風道人

胡蔭之

有人說：三湘是一個出產奇人怪物的地方，柳森嚴算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師父清風道人李某，更像武俠小說中子報父仇的大俠一樣。由於民國初年，清風道人在長沙湘江岸上，發現一個十多歲的中童，以其滿身俠骨，義氣塡胸，乃決心收他爲徒，這個中童便是後來名震大江南北的柳大俠了。他們師徒相偕雲遊三峽，直到民國二十年左右才返回長沙。因此，柳在長江中，曾發現一個「天賦神力」的人。

天賦神力的奇異者

究竟那人的「神力」大到甚麼程度？柳曾說那人能單獨拉着一艘大木船，由宜昌而行，逆水而上，比另一艘七、八人合力拉的同等船隻駛得更快。而柳發現這「拉牽」奇人的經過是這樣：柳拜別師父自四川返湘，道經宜昌時，偶在江畔流連，見有幾艘大木船，各由七、八或十餘人不等，拉着粗繩，向上游駛去。因木船載貨太重，而無機器推動，又是逆水行舟，故速度特低。當十幾二十名大漢正拉着船隻向上游進行時，江畔一個中年男子，却向柳表示：「這隻船我一個人都能拉走。」

柳以爲他是隨便說說罷了，不料他眞的跑到幾個拉牽的大漢面前笑說：「各位休息一下吧，讓我替你們拉一段。」他說完即把纜圈向自己肩上一套。

奇怪的是七、八名大漢竟毫無反抗力，任他唯所欲爲！他將八個纜圈套在自己肩上後，即前進甚速，而木船則破浪疾駛。柳經常聽師父清風道人談起，江湖上到處都有奇才異能的人物，爲避免捲入漩渦，便不可意氣用事而隨便以武示人。他暗想：那神秘漢子的突兀行徑，可能是向他炫技的。因自己爲武道中人，早被那人看出從而也許會向他挑釁的。所以柳趁着那神力奇人向前急行時，即悄悄地收拾行裝，返到長沙了。

據說那「天賦神力」的漢子，後來曾到湖南來訪過他，並且交上了朋友。

但柳爲甚麼始終不肯將那人的眞實姓名告人？相傳那人可能是江洋大盜，又說他是一個江湖俠客，究竟爲何，迄今猶是一個謎。

峨眉從師先行搏虎

柳森嚴的師父清風道人李某，係湖南常寧人，常寧距筆者家鄉甚近，因此，幼時嘗聞清風道人的事跡。據柳自述：他師父清風道人出身農村小康之家，但清風在八、九歲時，他家的產業已遭隣近一個惡霸教頭所侵佔。那教頭恃其武藝高強，專門壓迫善良，鄉里對他深惡痛絕，却因懾於他的武功，而沒有一個人敢出頭跟他對抗，只是敢怒不敢言罷了。

這惡霸教頭因敲詐清風的父親不遂而惱羞成怒，並將其父打至半死！他自己知道內傷太重，不久於世，便告訴其子清風：「我的內臟已被損壞，看來凶多吉少！教頭爲人兇狠，爲斬草出根，我死後，他將不會放過你！你想要替我報仇，就該馬上出遊，訪尋名師，藝成之後，將那教頭宰了來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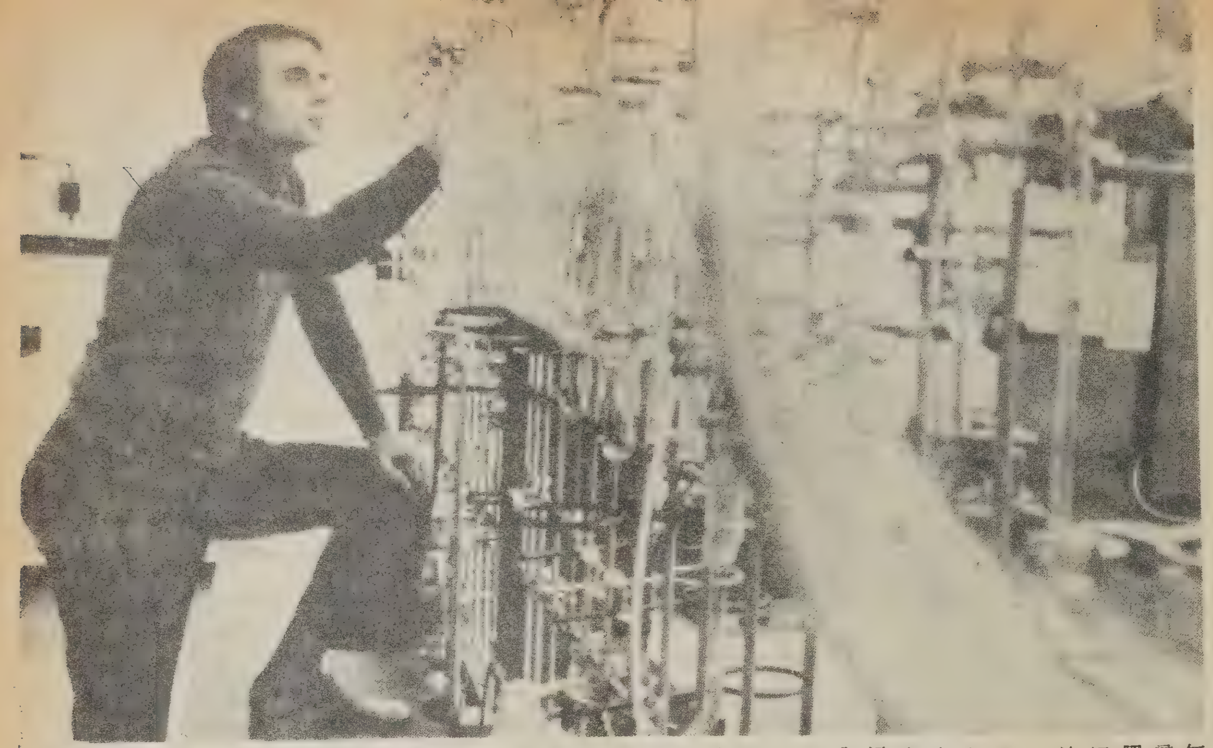
少年時代的李清風，在他的親友協助下，先跟販鹽的商人去到廣西，其後又聽說四川峨眉山上，有不少身懷絕技的隱士，便決定設法前去碰碰運氣。幾經艱辛，終於抵達峨眉，但他看到山中雲封霧鎖，林壑深邃，却又悵然！他暗想：奇行異能的人，到底隱在山中甚麼地方，叫我到何處去尋訪？爲了打聽他們的行蹤，清風便在上山路口的一所亭子裏暫待下來，一面向上山和下山的人乞討食物，一面則打聽消息。這樣在亭子裏生活了將近一個月，遊客、牧童、樵子、僧侶等等，他見得太多，却未見希望尋訪的異人。

由於他已感到絕望了！一天晚上，明月當空，他輾轉亭角，不能入夢，正在吞聲飲泣之時，驀地一陣腥風陡起，跟着有一隻老虎由林中撲了出來。他在家鄉時曾見過被獵戶打死的老虎；而且在人們口中，也知道虎的兇殘！因之，暗想：如果被虎咬死，那末父仇將永遠無法報了，還是逃走爲佳。但說時遲那時快，當他正準備逃離時，虎忽向他猛撲過來！在這生死關頭，他知道無法逃出虎口，於是當虎撲近時，他立即就地一滾，兩手在地上各抓着一把沙塵，猛力向虎的眼睛擲去，剎那間，老虎忽伏地狂嘯，兩隻前爪向兩眼亂抓。他一擲得手後，即攀登一株樹上，望見那虎在地上打滾狂嘯，他自言自語：「原來這傢伙是如此容易對付的！」並慶幸自己未被咬死。

練武十年還鄉報仇

「小施主，你年幼而有急智。」一位道士出現於清風的背後，隨即將他帶離現場。清風將自己的來意訴說一遍，道士笑說：「我早就覺得你行徑可疑，我已在附近監視好久了。現在我收你爲徒，可是你要答允我一件事，即武藝學成之後，只准你報父仇，而不得害傷其他任何人，否則我決不收留你。……」

清風上山的頭兩年，除打掃觀宇和斬柴之外，根本未練過甚麼工夫。兩年後，道士命他將山峯下的石塊一一搬上山去。他初時只搬三五斤重的石塊，一步一步地緩行；後來幾十斤重的石頭，也能很快搬上去了。這樣鍛鍊了四年後



無從捉摸的追尋。但是，他們從一連串推理的假設開始追尋。

星球的光譜分析顯示，各星球是由與太陽相同的元素所構成的，這顯示了宇宙內元素的一致性。

科學們也認為，在我們的銀河系的兩千五百億個星球中，以及無數其他的銀河系中，也許有數十億個星球在各行星系的引力範圍之內——雖然在太陽系之外，未證實現其他的行星系。薩岡在「宇宙的連絡」一書中寫着：「在我們銀河系的歷史中，像在地球上導致人類這樣的過程，必然已經發生過幾十億次。一定有其他的星球人。」

用太空船找尋有機跡象

另一個有學理根據的推測是，在任何地方，有生命的有機物像地球上的有機物一樣，以碳為基礎，碳是最容易形成複雜分子鏈的元素。但是，從此以後，相似之處很可能就沒有了，地球外的有機會遵循它們本身的進化律演化下去，這種進化律以它們所處行星特別的環境及生存因素為準，尋求地球外生命的專家已經可以經常在實驗室中製造出有機分子，但是，他們還不能把這些複雜的分子鏈連在一起，而產生生命。

尋求地球外生命這一門學，已日益受到重視，但是，在能夠作星際旅行之前，從事找尋地球外生命的工使，方法十分有限：把太空船（例如「海盜」太空船）降落到其他行星上，在實驗室中做造出生命狀態，研究隕石，找尋有機的跡象，以及設法調準頻率，接收來自遙遠星球的無綫電信號。大約有十個碟狀天綫，間歇性地整夜留意接收這種無綫電信號。天文學家甚至利用碟狀天綫的雷達能力，於一九七四年向M十三星羣發射出信號，這個星羣距離地球大約兩萬四千光年。如果它們收到這個信號，地球可望在四萬八千年後，收到對方的回音。

並不是荒謬絕倫的推想

找尋地球外生命的學者似乎準備到天涯海角，探求各種綫索，對某些科學家而言，人類不可抗拒的求知慾，就足夠驅使他們從事這種追尋。對另外一些科學家而言，這種努力有驚人的含義，薩岡的同事德瑞克說：「在科學上，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在其他的行星上找到生命。」對薩岡本人來說，這門學問幾乎是一種宗教。他相信，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星球發生的更古老的文化，已經擁有非常進步的技術，在地球人類着來，這些技術似乎「跟魔法一樣」。他們能夠在這種技術（無可避免的包括了摧毀全球的武器）下生存下來，表示他們也解決了他們的社會問題。他們應該是（溫和而親切的），可能渴望有人分享他們生存的奧秘。這種可能性使薩岡十分敬畏，他說：「就長遠看，從校準銀河系無綫電發射頻率而得到的科學、邏輯，文化及倫理知識，可能是我們文化中最具有深遠影響的單一事件。」

但是，也有人批評薩岡的推想是「荒謬絕倫的」，另有一些人懷疑，從嚴格的定義來看，找尋地球外生命這門學問，究竟是不是一門科學。

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可能會改變原先的意見，而支特薩岡希望在這一方面認眞努力的請求。預料以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家莫里遜為首的一個委員會，將建議在找尋地球外生命方面採取重大的新計劃。太空署噴射推進實驗室的地質學家穆瑞說，在過去十五年中，找尋地球外生命這門學問是任何種類的科學中，最具爆炸性的研究方向之一，他希望太空署支持這一方面的觀測工作。薩岡一生的願望可能終會實現，也許在地球外沒有綠色的巨人，但是，毫無疑問的，將會有更奇怪的發現，也許會有一些完全新奇的現象……，在某個地方，有些難以置信的事物，等待著我們去發掘，去了解。（取材自新聞週刊）

尋找地球外的生命

李凱詩

尋求地球外生命是一門新興科學，它是介乎實驗室的嚴格學科範圍與科學幻想之間，目前還算不上眞正科學，因爲它尚未找到地球外任何有生命的根據，著名天文學家薩岡是這門新興科學的專家，他大膽推測地球外有生命存在，雖然「海盜」太空船降落火星探測不到有機物，也有人批評他們的推想是「荒謬絕倫」，但他仍然堅信其理論，並努力去追尋這種似乎無從捉摸的生命的奧秘。

三十三年前，巴羅寫的太空幻想事，決定了薩岡要探索其他星球的心願，故事中的主人翁卡達，被送到了火星上，他置身在綠色的巨人和六腿怪獸間之，與恐怖的武士遭遇，並且向可愛的海里姆王國的公主求婚，對一個充滿讚嘆眼光的九歲男童來說，卡達這一番異國情調的冒險經歷，是他迷上宇宙的開始。

尋求地球外生命

薩岡今年已經四十二歲，他仍對這種傳說中的故事著迷。他是世界上少數尋求地球外生命的專家之一，這門學問還算不上科學，它介乎實驗室的嚴格學科範圍與科學幻想之間。爲因它尚未找到他球外任何有生命的證據。但是，薩岡成功地使兩者得以溝通。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天文學家，他在紐約州伊沙卡的康乃爾大學進行找尋地球外生命的工作，他是這所大學行星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會經發表過許多論文。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請他參加「水手號」及「海盜號」太空船火星探測的照片分析小組工作，此外，他也應邀參加與「旅行家」太空船探測木星和土星有關的工作。

「宇宙連絡號」是他的著作之一，本書使科學得以普及，他大胆地推測地球外有生命存在，更令讀者神往，但是，他也激怒了一些同事。目前，他寫的「伊甸園之龍」。又在暢銷書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而且，他上了一個分十三播出的電視節目「人類與宇宙」。

薩岡的努力主要是受幻想找尋地球外生物心願所驅策。他心中燃起一股信念，認爲在太空的範圍內，有更古老的行星文化，能使人類到難以想像的先進技術的思想。他和他的畫家太太琳達，設計一個區向宇宙發出的象徵性信息，他並且特製了一張「地球之聲」唱片，它將隨著「旅行家」太空船進入太陽系以外的地方。唱片上錄的聲音，包括五十五種語言的問候話，火山、雲崩、海浪，以及動物「連續演進的」聲音。

無論薩岡是否已經與地球外的生物連絡上，他和世人間的溝通是很了不起的。他頭腦清楚，有時能很有感情地解釋科學原理，他有一種本領，能夠把他對宇宙的奇妙感受，表達出來。他歌頌科學是「知的樂趣」，他能夠爲人類在了解邊緣的簡單事物中製造刺激。

火星上找不到有機分子

「海盜」太空船降落火星，是第一次在其他星球找尋生命的機會，記者們通常總是聚集在薩岡的周圍，聽取最樂觀的估計。同時，航空及太空總署則有點緊張，它設法發出消息說，即使在火星上找不到生物，這次任務仍是有用處的。參與「海盜」計劃的兩位科學家楊格和蘇芳，各自前往十六個城市作旅行演說，強調這次太空旅行還有別的目的。太空署的官員堅決表示，他們要安撫的對象不僅是薩岡，因爲新聞界和民眾也都渴望找到生物。到末了，楊格承認他的努力失敗，當「海盜」計劃沒有在火星上找到生物時，一般人都認爲這次任務就算失敗了。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沒有定案。起初，三次生物試驗都有一些跡象顯示，火星土壤上有生命活動。但是，另一次試驗找不到有機分子存在，在地球上，有機分對生命過程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據推測，在別的地方也是一樣。上面所敘述的這種結果是異常的，因此，有關生命的問題，在技術上而言，並沒有解決。楊格說：「海盜計劃不能肯定地說沒有生物。」

對於想找尋地球外生命的人而言，在今後數十年中，這種努力似乎是一種

奧納西斯女兒的寂寞與憂傷

尹靜心

船王奧納西斯女兒，是億萬富女，但財勢青春，抵銷不了她連年不幸際遇，自小活在寂寞空虛中，厭倦了金錢、掌聲和諂媚。她深愛父親，但對繼母積琪蓮毫無誼情。父兄死後、加上婚姻破裂，使她的處境充滿寂寞與悲傷。

船王女兒與前任丈夫

克麗絲蒂娜·奧納西斯終於擺脫了她第二次短暫的婚姻羈絆。當舉世矚目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年輕女士的動向時，芳齡二十七歲的克麗絲蒂娜坦然自陳，她一直生活在不愉快之中。財、勢、青春，抵銷不了她連年不幸的際遇，加上她婚姻生活欠佳，新愁舊怨，使她處境充滿寂寞與悲傷。

最大野心能作母親

克麗絲蒂娜最大的「野心」就是能作母親，儘管先後和美國證券商波克及希臘富豪安卓亞第斯結婚，但兩個丈夫都未曾給她帶來兒女，她極渴望生個兒子，她總是想像着：生個兒子是多麼美妙的事，也許這會使她的生活改觀，但她未能如願。

億萬富女寂寞空虛

這位億萬女富翁，最近似乎決定完全擺脫社交生活，把整個心思投注在事業上，她的父親——船王奧納西斯遺留給她的事業，的確也需要她去經營，克麗絲蒂娜從小的生活就很寂寞空虛，包圍着她的祇是金錢、掌聲和諂媚。她已厭倦了終日浸淫於聲色享受的日子，因此在不久以前，她曾公開說明：「我將竭盡一切可能，擺脫過去的生活方式，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永無休止的宴會，無所事事的胡鬧嬉戲中隱退。」

談起繼母微露遺憾

最近她到紐約旅行一趟，但未去看望她的繼母積琪蓮。談起這件事，她態度堅定，以微露遺憾的語調說，她和積琪蓮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兩人之間毫無情誼，因此最好是各人過各人的生活，互不干擾。

克麗絲蒂娜深愛她的父親，她最恨那些雖然接受奧納西斯幫助，但卻在背後咒罵他的人，她自認自己不像父親是個「過份慷慨的人」，因此，當她接管父親產業時，立刻改變作風，拋棄圍繞在她四周的「蝗虫」，對他們的要求一概拒絕，她不得不時時提防別人的詭計，為的是要讓這些人知道她不受欺騙。不過，她不否認，環繞在她四周的人中，也有一些合作好夥伴及可以信任的朋友。

克麗絲蒂娜絕口不提她第二次失敗的婚姻，這失敗的關鍵可能在於她的任性，她祇說當時事情壞到極點時，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忘掉它，不過，這次祇維持十四個月的婚姻，還是比第一次九個月就破碎了的姻緣長久一點。

意志堅定高貴婦人

畢竟，克麗絲蒂娜已不再是以前那個含羞的小女孩了，除了眼神中流露着悲哀的神情外，如今她已是一個主意堅定，說話有力的高貴婦人。自她二度離婚以後，對外界談論她以及從前男友哥勞底斯經常一起的種種，她都一笑置之。她表示他們之間祇有友誼，沒有愛情，即使結婚，亦不能維持長久。寂寞的克麗絲蒂娜逐漸成熟了，她內心渴望抹掉一切痛苦的記憶。

她說：「我承受的不幸，使我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女人，因此我要開始過一種不同的生活。」

也許，就是此刻，當她眞正在平靜的心境中生活時，她一直渴望獲得的快樂，已經稍稍地來了。



船王與女歌唱家卡拉絲

栢蒂獄中的驚奇生活

唐露

美國報業巨子赫斯特女兒栢蒂雖已獲釋出獄，但她過去在獄中的那段生活，仍然令人感到興趣，最近一本快將出版的書，首次揭露栢蒂在獄中令人驚奇的特別優待生活。

栢蒂．赫斯特是美國受到最嚴密看守的犯人之一，這位報紙繼承人可以在把她由洛杉磯法院載到醫院來的海岸防衛隊的飛機上隨意走動，她曾坐在駕駛艙內，和駕駛員一起聊天。

在醫院裏，她的衣服，被那些喜歡搜集紀念品的人撕破。她祇好無聊地躺在床上。

她曾在一所監獄內，跑去援助一位勞動後感到十分痛楚的女犯人，那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紅木城的監獄中，栢蒂聽到附近監倉中一個年青的女犯人的尖銳叫聲喊，她設法引起守衛人員的注意，最後，她走到那女孩子的身邊，握着她的手幾個鐘頭之久。

有一位監獄職員對記者說：「看守員看見栢蒂和那個女犯人坐在一起，安慰着她。那女犯人多謝她。有一名醫生被召來。」

高級警官珍尼．占美妮絲於看守栢蒂時仍然是個籍籍無名的人物，她在她所寫的一本名為「我的犯人」一書中，也曾提到此事。這本將出版的書，將會使她的名聲大噪。

在這本書中，她描寫栢蒂在那次事件中，覺得非常害怕。

那事件發生於聖地牙哥改造所及舊金山附近的史丹佛醫院中，栢蒂的顯赫地位，使她成為搜集紀念品的職員的鵠的。

占美妮絲說，醫院職員利用種種藉口，進進出出她的房間，她的一切東西，例如鉛筆、頭繩，甚至寫給她媽媽的一張便條都被拿去。

聖地牙哥監獄長華爾德．藍堅說：「這次指責是不確的。沒有人取去她的東西。如果她失掉任何東西。為甚麼她從不報失呢？」

但醫院中的其他人士則說栢蒂的「紀念品」，例如一隻梳子，也可被用來換取十塊錢。

另一間監獄的典獄長則說，她被搬往別的監獄，因她的律師担心她會很容易便成為殺手的目標。

占美妮絲小姐說：當栢蒂被囚於加利福尼亞的布里辛頓邦青年中心時，她的律師們便為她担心。

典獄長比爾．加里遜說：「這個報紙繼承人對她的住所，並不曾作出不滿的投訴——她被囚禁的是一間單人房，有一個洗手盆，一些家具和一個用防彈玻璃作窗門的沒有鐵棚的窗口。但他的律師覺得這所監獄是四週都洞開的，這對她是一種危險。持有一管來福槍的人，可以開槍向她射擊，但這種可能性是極低的。

在這種情形下，把她移到一個比較安全的監獄是較為妥當的。

她是在舊金山被用飛機載往洛杉磯時，獲准在美國海岸防衛隊的C一三〇型救援機的駕駛艙內自由走動的。他在洛杉磯法庭出庭聆訊後回程時，獲准與機師們坐在駕駛艙中。

她的友好態度及她的好奇心，打動了機師，而讓她坐在駕駛員的座位上及戴上耳筒，來聽飛行員與機場控制塔通話。

機長格利，枚耶斯說：「絕對沒有破壞飛行條例。」他說，那時他坐在栢蒂前面的駕駛員坐位上，「她沒有參加飛行控制，有她同在一起，眞夠刺激。」

這次飛行，曾直接飛臨聖西門堡上空，那是赫斯特的堂皇巨宅所在地。

栢蒂緊張地指着飛機下面她所熟識的一切房間，包括她曾在那裏面睡過覺的臥室在內。

枚耶斯說：「這一切對我們眞太刺激了。地方着實與別處不同，不管它是栢蒂或其他匪幫的住所，都是一樣」。

飛行工程師米克．史塔士說：她是一個好女兒——即友善又不完全不擺架子。」

占美妮絲小姐說栢蒂受她的律師阿爾強森完全催眠過來。

她說，他可以改變栢蒂心志，喜歡或不喜歡各式各類的人，也能阻止她在照相機前露出笑容。

強森在栢蒂審訊過程中，是被看待作栢蒂的父親一般的監護人，他說：「我還不曾看過這本書甚至它的內容綱要，我要待有機會詳細讀過之後，才可以對它下評語。」

栢蒂當年面帶笑容赴法庭。

要指揮中心如白宮、五角大厦、以及在馬里蘭州李特區的代用全國指揮站，可能將全被摧毁。

因此美國必須在攻擊到達之前，設法把總統和他的高級國防參謀人員，送進正在服役中的一架新指揮飛機。從蘇聯發動攻擊之一刻起，美國總統最多只有半小時可以起飛。

根據爲使重要的政府功能延續而精心設計的一項計劃，在總統升空的時候，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員——特別是依序有權繼承總統職位者——將乘直昇機飛離華府。

這些高級官員大部份將在華府之西阿帕拉契山中聯邦疏散中心的地下辦公室集合，希望這些官員能有足夠的人保住性命，以使政府繼續作業，並展開救災與重建工作。

總統的飛機——一架改裝的波音七四七噴射機，可在空中停留四天，直到連備用的汽油也耗光了，引擎停止轉動爲止。

在緊急狀況下，這架總統專機將在美國上空到處飛行，避開可能遭受攻擊的地區。機尾拖着一條五哩長的天綫，以與其他空中「作戰參謀」連繫，這些參謀也乘了飛機，待在美國、歐洲、大西洋、太平洋上空。在總統飛機上，總統還有他自己的十五名軍事專家，以及一小羣的高級顧問。

機上有自動通訊中心，可揀出發進來的電訊，但沒有電腦可在做決定的過程中利用，因此參謀人員將携帶約二千八百磅的資料上機，以人力擬出作戰計劃。

由於包括總統座機在內的指揮飛機，均無法互相連絡，因此有特殊的無綫電傳送機，負責各指揮機之間的電訊轉收發工作。另有一隊特殊海軍飛機，專門負責轉收或發給海中彈道飛彈潛艇的電訊。

核子戰爭進行着，總統可能發現他自己無法直接和機外人員通話，因爲無綫電的傳送受到輻射的干擾。但有一種特別的慢速電傳打字機，可使進出、轉送的電報源源不絕。

戰爭將怎樣進行?

從地球上空七或八哩高的這架密封鋁質飛機裏，戰爭將怎樣進行呢？

總統可能光下一道全面核戰的命令——要指揮官實施對敵國作戰畧攻擊的「無分種族的作業計劃」，以及授權在歐洲使用戰術武器的「核子作業計劃」。

不過當任何總統面對核子戰爭時，更可能希望在初期儘量少用核武，以阻止戰爭升高。

最可能的情形是：總統將授權指揮官們根據重擬的計劃使用武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攻擊某些目標或特定地區，然後回來等待進一步的命令。

但此系統也容許總統控制每一項特定的武器，他因此親自捲入核子戰爭的戰鬥中——下達攻擊令，估評雙方的損害報導，乃至親自對某艘潛艇的艇長，或某架轟炸機的機長下令。

在技術上，總統可能親自開啓發射飛彈的兩支鑰匙之一（這兩把鑰匙必須同時開啓）。不過，和目前一般想像剛好相反，並沒有他單獨按下便可使核子飛彈發射出去的「鈕」。

担心複雜系統失靈

國防計劃者現在最担心的，是這個系統可能因爲太複雜而失靈了。

此項躭心的大部份理由，是基於爲防止未授權發射核武而精心設計的檢查制度。以核武報復的命令，必須直接發自總統。隨他出外旅行的通訊專家們，常帶着核子戰爭的電碼。他的命令將下達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然後經由軍事指揮系統傳達於潛艇、飛彈、與轟炸機的人員。

在每一步驟，命令都以電碼傳出，以另一種電碼訊息證實。至少有兩人——通常不止這個人數，必須合作，才能發出開火的命令。

唯一可以單獨發號施令的人員，是在最高地位的總統，不過若無許多別人——包括文武官員——的合作，總統也無法發射任何武器。如此，對一位總統顯然無理智的行動，才有遏止之道。

分散核武器控制權

但若這位「總司令」在戰爭初期死亡或殘廢了，其結果將不可收拾。爲使蘇聯免於對總統與指揮系統發動突襲的誘惑，總統對核武的部份控制權已分給他的下屬，不過分出的權力究竟有多少，却是一個高度機密。

已知的是：在此核子時代的初期，北美防空指揮部有權發射在蘇聯領土上空爆炸的地對空核子飛彈。此外，戰畧空中指揮部司令可以下令其轟炸機昇空飛向蘇聯——但若無總統命令不得進入蘇聯領空。

除此之外，有理由相信總統控制核武的權力，也有一部份交給國防部長——此項授權命令密封着，存在少數重要軍事指揮官手裏。

雖然美國的報復力量可在接到通知的瞬間卽發出，但爲防止未授權使用核武而設的檢查程序，却需許多小時。

無人知曉核戰眞象

已退休的前聯合戰畧目標計劃參謀會議副主席海軍中將米勒，唯恐此系統太過複雜而行不通。他警告說：「我想我們要發射任何核子武器——依系統傳達命令；直到武器發出——將有重大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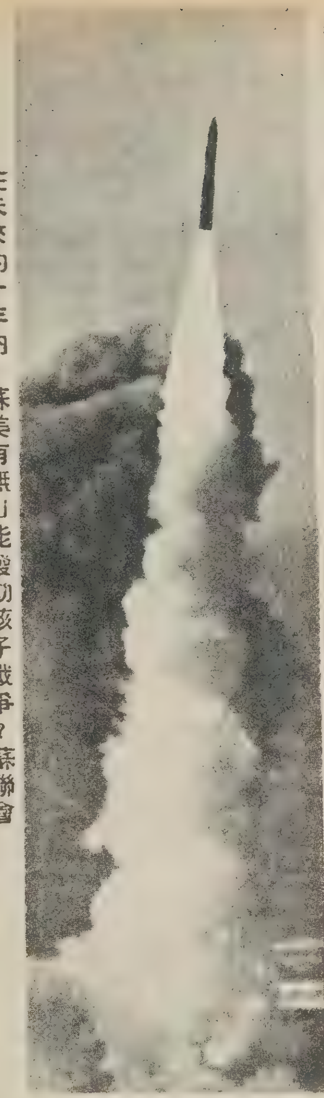
整個鏈索中最弱的一環，顯然是總統本身。如果他不幸死了，失去連絡，或記不清細節，其他的高度複雜的系統將變成無用武之地。

雖然許多政府官員在核子危機時常勇於担負起他們的角色，總統們却不願親自參與此等演習——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卡達是到過空中指揮中心的第一位美國總統——今年二月十一日，他搭乘這些新波音七四七之一作了九十分鐘的飛行。

如果核子戰爭的危險迫近眉睫，總統被假定會有時間進入他的緊急角色。但這些專家們認爲：仍可能有意外的大規模核子攻擊。他們強調說：那將是一項奇襲，只因爲警告的跡象被忽畧、誤解、或估計錯誤了。

然而不管理論如何，誰也不曉得在核子突擊中，眞正會發生些甚麼事。正如海軍通訊署長考夫曼所說：「誰也不會從蕈狀雲下看見過這些事。」（譯自九月五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防禦蘇聯「核子突襲」



陳獨塵譯

在未來的十年內，蘇美有無可能發動核子戰爭？蘇聯會「出其不意」突襲美國，使美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美國高級軍事專家正辯論此項問題。大多數官員都認爲，核子戰爭的機會很小。但因蘇聯正擴充核子武力，嚴化民防組織，奉行核戰主義，這種不過阻核戰的措施、使得軍事人員不得不考慮這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專家注意兩個問題

美國軍事專家們所注意的有兩個問題：美蘇關係若惡化至實際軍事攻擊的地步，會發生甚麼事情？蘇聯飛彈會毫無警告地襲擊美國嗎？蘇聯若擊垮美國陸、海、空核子部隊的精密鏈索後，是否就能免於美國的報復？

這些問題的眞正答案，須根據美國的防禦計劃，和卡達總統目前堅決對付克里姆林宮的能力。

爲了求得事實眞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乃走訪國防官員，通訊專家，一個義勇兵飛彈地下基地，以及執行模擬核子攻擊的B五十二戰略轟炸機機艙。

獲得一些驚人答案

從上述等第一手的消息人士，我們獲得一些驚人的答案，例如——

若無至少數日的警告期間，蘇聯不可能對美國發動大規模的核子攻擊？

理由是：蘇聯飛彈只有少數能夠迅速發射，因爲它的方向陀螺儀也像美國飛彈一樣，不能連續操作。因此蘇聯飛彈在發射前必須「轉搖」——這是個美國可以偵測出來的過程。除此之外，美國的戰略轟炸機隊隨時有百分之三十在跑道頭待命，蘇聯的轟炸機却沒有。在潛艇方面，蘇聯的警戒情形也不良：美國的四十一艘彈道飛彈潛艇之中，相當大的比率任何時刻都在海中待命，許多蘇聯潛艇却留在國內的基地——它們出海時，美國情報可輕易獲知。

不過這些計劃人員希望警告期間能夠更長些。他們說：具有成功希望的突襲，必須是在緊張不斷昇高，積極從事準備的時期之後，頗似日本偸襲珍珠港事件，在數月久的外交爭執之前，顯然存在戰爭的危險。

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穆爾勒說：「以現代的情報，不可能在完全平靜的世局下發動奇襲。我們不會突然抬頭，看見那些武器落在華府「

但若在一番緊張之後，攻擊就可能來了。在理論上，蘇聯有沒有可能擊毀美國的複雜通訊系統，使美國成爲無助的巨人，領導失去中心，核子武器盡失效？

義勇兵飛彈正待命

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這是個嚴重的關切，但從那以後，已投下巨額資金改善上述系統，及裝設緊急時刻的代用通訊設施。

擴充後系統的一部份設施不但不會被破壞，而且在核子爆炸後在放射性極高的大氣中，其通訊功效仍能維持正常。

在目前，甚至有一枚義勇兵飛彈在待命着，準備隨時發射一個特殊的通訊彈頭進入太空。此通訊彈頭將携帶預先錄好的訊息，命令開始或停止核子的發射。

此外，緊急時將升空的許多飛彈——包括總統的指揮專機，已裝有遙控裝備，使機上人員能在飛機上以遙控方式發射義勇兵飛彈。這可保證在地下飛彈基地的人員被害後，仍然能使飛彈發射出去。

國防官員所仍關切的通訊問題，是在緊急時與載有飛彈的潛艇的通訊能力。在目前，這些潛艇爲了接收通訊，必須浮近水面，因此有被偵出的危險，但已有改進此情況的計劃。官員們說：在戰時，這些潛艇可能只需待在深水裏。不過這些潛艇可發射飛彈——即使遲了一步——的事實，也應該可以抑止對美國發動攻擊的企圖了。

美通訊官員的看法

主管通訊、指揮、控制與情報的助理國防部長狄寧坦白地說：即使在大規模的正面攻擊之後，美國仍有能力反擊。

海軍指揮、控制，與通訊署長考夫曼中將對此表示同意，他說：最糟的是，你將看到大約相等的損失。」

蘇聯如果眞的突襲美國成功，其後果將如何？五角大厦官員對此已有計劃。

總統在專機上指揮

美國在蘇聯核子攻擊的最初十五分鐘內，各主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在北平訪問的一羣夏威夷商人及政府官員，中共和蘇聯之間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他說：「雙方爭奪接近邊境的中國大陸北方數省土地的主權，必將導致戰爭；這種對立之所以後延，只因爲中共需要時間，建立其軍事力量」。

廖承志這項談話，立即引起若干美國人士的注意和推敲，兩位中國問題專家，認爲他的話似被誤解，北平的美國外交官，則不相信他有錯說話或未獲授權說話的可能。在我們着來，楊言中蘇共難免一戰，且出自接見外賓的共黨「中委」之口，是過去所未見的。因此，廖的話，旣未被誤解，也非未獲授權，但這並不意味中蘇共要眞正兵戎相見，而是對美國施展的另一宣傳花招，企圖誘惑美國和它達成所謂「關係正常化」，並騙取軍事、科技上的援助。

中共頭頭們對外國人士的任何發言，向來是反映「官方」意見，且須經過上級核准。廖是藉貿易、文化活動對國際上搞統戰的，尚未擠進權力核心圈子的「政治局」，他爲了施展統戰的談話，又安有未經事先核准之理？則中蘇共戰爭果眞無可避免嗎？

事實上却又不然。十多年來，中蘇共由意識型態與理論之爭持，而演變爲破口大罵，邊境衝突，但始終局限於唇槍筆劍的援綱，迄未導發軍事行動。儘管西歐諸國，出於想把戰火引向東方的動機，以及一些自由國家，願見兩個共產惡霸自相殘殺，以抵消其對外擴張的活動，但狡猾的中蘇共，不僅多方自制，且針對上述心理，故佈疑陣，誇大其對抗程度，以鬆懈自由世界的防共措施，並增加其錯覺幻想，過去如此，現在亦復如此，它們會在未能「埋葬資本主義」，赤化全人類之時，鬩牆火併，弄得兩敗俱傷嗎？

然則，廖承志何以於此時超越中蘇共過去互採宣傳攻勢的界限，揚言雙方難免一戰？「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對美國而發的。

自萬斯前往北平，在談判上沒有獲致任何實質進展以來，中共即採取一連串的活動，以圖困擾、恫嚇和激怒美國，並試探其反應。鄧小平用撒謊方式，「透露」美毛迭次高層談判的內容。經過華府採側面方式予以否定，並由前總統福特挺身作證，參議員高華德等痛加駁斥，使其詭計不能得逞；於是又由廖承志出面，要「中蘇共難免一戰」的花招，以投合美國「聯毛制蘇」的想望，更企圖藉此騙取華府的軍援。中蘇共「對抗延擱的原因，只是在使中共有時間建立其軍事力量」，這兩句話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此即暗示，如果北平早能獲得華府的軍事、科技援助，中蘇共之戰就會提前發生，美國即可解除來自蘇聯的威脅了。

余欽人

中國通與盲蟲

科學昌明，交通改進，地域的距離，在無形中已被縮短。昔日認爲難到的天涯，現在很快地便可到達。

飄洋過海，死生難卜的憂慮已不再存在，遠途旅行反而成了賞心的樂事。同時由於文化的交流，也使許多地方都起了變化。

從報章上，每天都可看到中國學子出洋留學的消息，和西方學者前來遠東考察的報導。使人預感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就會配合東方的精神文化，使整個人類社會，出現一番更有條理，更有人情味的新氣象。

然而卻令人失望，社會上無疑是起了變化，但卻是壞的情狀，而並不是好氣象！

到西方留學的學子，在科學上的得益並不多。許多人只是到了外國，學得一些自認爲時髦的玩意兒而心滿意足，便回到老地方以得風氣之先驕人。舞是跳得新奇，同性戀的問題談得津津有味；依照洋大人的習俗，父母是不在贍養範圍之內；衣着要講求趨時，通姦如家常便飯。除了講派頭，說番話，此外便一無是處。終見奢侈成風，高調如雷，但社會風氣只有見得更糟；而科學上的成就，依然猶是望不見人家的項背。

西方的一些學者呢？他們到遠東來，吃幾頓中國菜；看幾個戴着竹笠的漁婦；再買幾件水烟袋或尿壺之類的「古董」和幾本中國書，帶回去放在書房裏，便自認是個中國通。而竟把現在在大陸燃燒着的燎原魔火當成聖火，將給共黨迫害得有國難奔的難民，看成逍遙海外的寓公；把匪類當作善衆，強權者當成民主；閉起眼睛瞎吹瞎捧，將自己變成了毒素的傳播器。

所以前有「康隆報告」的鬼魂出現，繼而有費正清這一羣盲蟲的瞎嚷眩惑了人心，淆亂了視聽。坐令共黨的兇燄更張，自由陣營大受壓力，終非人羣之福，而只有導致自由、幸福的破滅。

這兩種人——一些中國的留學生與西方學者，他們實際上乃是文明之賊，文化之蠹，是「人神共憎」的惡物；一個好好的「留學」、「考察」的名辭，是給他們糟蹋了！

所謂物質文明，科學文明，並不是長長的頭髮，花花綠綠的異服，也不是那妖形妖態的舞蹈，更不是一個供人雞姦的屁股。

至於東方文化，乃是忠恕的精神，濟世的仁術，而不是共黨的野蠻兇殘。那些學者的考察，只是考察到垃圾堆裏去，把爛雞骨當瑰寶，糞便當美味；像費正清這一類自命爲中國通的所謂學者，實際乃是無聞無見的盲蟲！

柳山

「學校租界」

自從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美毛勾搭頻繁，國際環境逆轉之後，少數缺乏愛國情操，對國家民族前途缺乏信心的渣滓，相率千方百計，弄張美國居留證，將財產移轉，妻孥送走，自己則仍貪戀在台的現實權益，意即只要帶把牙刷，即可遠走高飛。社會上叫這種人爲「牙刷主義」者，其行爲一爲人知，立即衆所不齒，側目而視。輿論對這批人渣也毫不留情，不斷口誅筆伐。

還有一些人，據說都是富商巨賈、醫師、外交官和達官貴人，他們雖不一定是「牙刷主義」者，其行爲動機，與「牙刷主義」亦在伯仲之間。

那就是有好多人，每以將子女送入台北美國學校唸書爲得計。據說：台北美國學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國人。但想擠進這道窄門的，爲現有人數的十倍乃至十倍以上。此事社會各方，早有極惡劣的反應，無如迄今並無有關單位出面處理，實屬是十分遺憾。

教育的目的，首先在培養國家幼苗，能夠繼承自己優良的民族文化、愛國家、敦品勵行，然後才及於各種專門知識的增進。反之，則根本否定了教育的價值與功能。台灣學生進美國學校，據一位回國學人的調查，接受美式教育後的中國學生，政治認識方面，有着顯著的改變。因爲這個學校教育的目標，是要把每個學生都造就成美國的好公民，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社會習慣。似此，進入美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自然的，不僅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觀念，日趨淡薄；而在品行方面，種種有悖於中國習俗的行爲也就見怪不怪，習以爲常，不覺其喪德敗行，不認爲可羞可恥。

試想，進入美國學校的後果是此嚴重，國府外交、教育當局，焉可視若無覩，置之不理。

我們曾了解，一些家長每學期花八九萬台幣高昂學費，把子女送進美國學校，目的究竟何在？大體言之，可歸納爲幾種因素：一是認爲今天要講好英語，出國方便，進美國學校不僅易於在語文上完成洋化，也爲到美國留學，預先舖好一條路；一是爲聯考的困難預謀逃避之計，進美國學校，可以不在國內參加大專聯考而直接到美國升學；還有些人，則完全是財力與虛榮心同樣雄厚，把子女送入美國學校，有個洋名字，滿口美語，穿着美化，可以驕鄉黨、炫耀社會。以上三者，無論何種動機，都是不正常的，與國家利益、社會風氣有害的。

爲此，我們建議國府外交當局，制止美國學校拓收中國學生；同時，教育當局亦應加強中學語文教育，改進聯招制度，使華人




談「現實主義」文學

文學是一時代與社會的反應；同時，亦是歷史的見證。所以，什麼樣的時代、便產生什麼樣的文學作品。

這麼說來，現代人寫現時、現實的事，乃是合情而自然的事。我們不但贊同，並段望文學工作者能寫出我們這一代的精神內涵，而至於成爲我們這一代的文化結晶。

缺乏善意‧破壞力強

在致力文學創作中，有人提出「關心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關心大多數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環境下的人的文學。」此種文學名曰「現實主義文學」。

在本質上，這是很好的。不過，現實主義的實質內涵是什麼？所要表現的是什麼？所反應的社會精神意識是否眞實？是否是社會面的？是否是善意的，並能否以社會倫理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解答？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是，則現實主義是一種極好的文學；如果不是，則現實主義便缺之文學的善意，成爲一種具破壞性的文學，不但不能代表這一代人們的精神，且是時代的僞證人。

刻意描寫社會病態

糟糕的是，現實主義所刻意描寫與表現的，是現代人生活的苦悶、虛無、孤絕、無望、恐懼、淫亂、倒錯、墮落、敗德、荒謬與無根感。這簡直是把整個人性與社會中最罪惡、醜陋的一面都抽撿了出來，並灌以厭世、逃避的消極毒素。

把現實作如此反應，套句泰戈爾的話說，實屬「故意誤會」。我們無可否認，前述這種心態多少存在於人們心中，但並非全部意識；它雖是社會精神病態，但並非社會的全態，毋寧說，這種現代人的痛苦，是人類共同的精神缺陷，這種現實乃是蕞爾的、非現實的，唯其非現實，我們的社會才能不致被腐化，而能共同存在，並生活在其中。

誇大醜化歌功頌德

目前的文學，我覺得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文學工作者對社會的缺點是盡量予以誇大、醜化，並鼓勵這種情緒膨脹呢？或需要進一步做進一步的轉化，使病態趨於正常？其二、文學工作者是否可昧着良心，盡量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假情假意的作喃喃自語、自我安慰的天堂假象？或要進一步指陳社會缺點，進而喚起人們的良知，改善社會？

因而，文學工作者以什麼角度，以什麼動機來描寫，反映我們的時代，是考察其作品價值的重要關鍵。

但是，現在仍有許多家長，希望自己兒女從幼兒時期就學英語，台北已經應運而創辦了兩所幼兒美語教室，以彌補美國學校不收中國幼稚園生的「缺陷」。這兩所英語教室均設有幼稚班和國小班，以直接教學法，迅速地教會小孩說 Thank You.

這種幼兒英語教室的廣告文句非常醒目：「要你的孩子做偉人嗎？」與其說要四、五歲的幼兒學英語，將來就容易做偉人，不如說將來容易出國，這完全是迎合目前某些崇洋歪風的宣傳。

天母洋人社區中心有一個專門訓練女孩如何作好美國新娘的學校。美國老師除了教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社會之外，也指著地圖給她們看台灣在美國比較之下是如何地「渺小」。

嫁美國丈夫卽時可取得美國居留權，但是必須在美國居住五年才能得到公民權，有些美國丈夫因在台服役，無法立卽回美，他們的中國太太，却能設法到關島申請公民權考試，使她們在未踏上美國本土之前，卽搶先取得美國公民權，不少洋夫婿回美國之後，才發現太太是爲了獲得公民權才嫁給他的，這種發現及其他文化因素，促使中美聯姻頻生悲劇，據調查顯示，這種婚姻不和諧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七十。

白蟻蠶食·必須防腐

從幼兒開始學英語，以便長大後進入美國學校，到美軍俱樂部跳舞，參加美國新娘學校，到美國去，這是一個連鎖性的邏輯過程。雖然這只是極少數中的少數，但是他們崇洋媚外的意識，在社會中發酵著、漂浮著，逐漸腐蝕著民族信心的大柱。

白蟻也能蛀倒大柱，爲了維護民族的華厦，我們是否應該在柱角多灑些防腐劑？

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國之根本，中國有中國的人格需要，美國教育所產生的，不一定適合中國需要，眞不明瞭，那些把子女送進美國學校唸書的中國家長，他們希望把子女塑造成那一種人，多數的結果是：這些子女最後只不過成了中美文化邊緣上的「邊際人」或「畸零人」，在中國社會，他們只能做買辦；在美國社會，他們仍然是個被輕視的黃種人，對我們國家民族，對他們自己，唸美國學校，最後都是不會有好處的，因此，「請救救你們的孩子！不要把他們送進美國學校，因爲千變萬變，變不了的是——他們還是中國人！」

向沈劍虹大使及美國朋友致敬

鄧勵修 古鶴翔

最近美國國務卿萬斯曾接見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這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來，沈大使與美國國務卿的初次會晤。

肯定的，自從尼克遜、基辛格主動勾結中共禍國害世集團以來，沈大使在美國的處境相當困難，凡我愛國同胞無不爲沈大使的處境而憤怒，但沈大使依然堅強地忍受看橫逆的處境，沈着地爲了祖國和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而奮鬥。

根據民意測驗，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人遠比媚共政客多，中華民國之友高華德參議員更建議卡達總統約見沈大使。

肯定的，這次萬斯之接見沈大使，是受到美國自由勢力的影響，雖然，鄧小平對美國的斥責不無關係。

蔣院長指出：中美兩國，合則互利，分則同蒙其害。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爲了國家及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遵照總統蔣公的遺訓，堅守民主陣容，決心光復大陸國土。

由於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顧全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堅忍不移，並大力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也由於中共禍國集團之兇悍，因此我們暫時遏制了費正清，甘迺迪等媚共政客的陰謀，使中美關係畧爲好轉。

然而，自己的國家，必須自已來救，我們絕對不應該，也不可能依靠外人。我們固然要盡力爭取有正義感的美國朋友，但我們更應發奮圖強！

十大建設雖然值得驕傲，民生富裕雖然值得欣慰，可是大陸國土依然被赤色的野獸蹂躪着，八億同胞依舊在流血呻吟。

中華民國政府及海內外同胞，必須一心一德，全力光復大陸國土；祇要白山黑水依舊喘息，祇要黃河長江依舊呻吟，祇要白雲珠海依舊流血：我們就要臥薪嘗膽，我們就要更加擁護政府，更加努力圖捕赤色的野獸！

爲了祖國，嚴總統和蔣院長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我們是否已盡了自己的力量？我們是否已盡全力對敵鬥爭？

反共救國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決不應把責任全部推給政府。語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最後，我們要向沈劍虹大使致敬，因爲他在最難堪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看對敵鬥爭。蘇軾說得好：

「古之所謂豪傑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這幾年來，若非公忠體國，沈大使焉能不怒？但爲了國家，也爲了中美自由人民的共同利益，沈大使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我們謹向沈大使致敬！

我們謹向高華德參議員及全體熱愛自由的美國朋友致敬！

我們譴責媚共的美國政客。

中美自由人萬歲！

崇洋媚外・不中不西
番鬼學校・貴族子弟
培養假洋鬼子的台北洋學校

江春南

台北美國學校的中國學生約有三百餘人，他們都是富商巨賈、醫師、外交官、和達官貴人的子弟，他們的父母在社會上都有較高的地位和較多的財富，理應爲民表率，帶頭樹立國族的尊嚴，鼓舞反共奮鬥信心。但這些爲人父母者卻不此之圖，反而將子女送往美國學校，其居心不外是使其子女容易出國居留和取得美國公民權，或者進入洋機關做「高等華人」，這種有腐蝕人心效果的作法，反映了他們心理的不健康和沒信心。

在台北有幾處「老美」聚會的地方，除了美國海軍供應處的免稅商店管理嚴格，沒有證件無法進入之外，幾乎都充斥著中國人，其中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台北美國學校。

奇裝異服・洋里洋氣

這所爲美軍及美僑而設的學校已經有廿七年的歷史，現在全校一千兩百多名學生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國學生，明明是中國小孩子，他們的裝扮和動作與老美一樣，滿咀香口糖和英語，看他們似中國人，但是舉止行動又像外國人，他們不中不洋，非常刺眼。這種現象，給許多人看在眼裏，心裏就不是好滋味。

住在士林居民，常見到台北美國學校中的中國學生奇裝異服鏡頭，也會聽說，台北美國學校會經開風氣之先的有過裸跑及吸大麻的鏡頭。中國的學生在美國學校就讀，都比較「新潮」，對士林區的女孩容易造成引起模仿的影響。台北有一羣花花少爺，喜歡做「獵者」，專門獵取台北美國學校的高年級的中國女學生，因爲她們比較新潮。

高等華人・公子哥兒

在這邊唸書的中國學生要繳七、八萬塊的學雜費，其中有的是外交官或華僑的子弟，但是大部分是股商富戶的子女，也有少數來自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的家庭。美國學校的中國學生，其中大多數上下學都有車接送，台北美國學校現在已成了「中國最高級的貴族學校」，這種景象給其他中國人看了，不知作何感想。

美國學校的教育制度與台灣不同，他們從小學到高中分爲十二年級。而且採取學分制，除了必修的英文、數學、科學和體育之外，還有美術、音樂、陶瓷、雕刻、速記、攝影等數十種課程供學生自由選擇。

這間學校，雖然也有幼稚園，但是中國學生必須受完九年國教之後才能申請就讀，並且須通一個類似「托福」的英語能力測驗，所以，每年申請入學的中國學生，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夠順利註冊。

學費昂貴・競相擠進

爲甚麼會有那麼多中國學生，寧願繳那麼貴的學費，擠進美國學校呢？最主要的是這些中國學生的家長們，一心一意要他們的孩子留學美國，另一方面也爲逃避聯考的壓力。

中國男生不多，因爲美國學校的學籍，教育部不承認，而且男生要先服兵役才能出國，不像女生一畢業就可遠走高飛。

一位美國學校的教師告訴記者：美國學校的功課輕鬆，而且假期特別多，所以學生的數學及文史方面的知識不及本地學校。有些中國家長看看自己小孩整天在美國學校裏混，將來出了社會，除了英文以外，無法與一般人競爭，所以最後還要他們回到中學校去唸，留下來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都立志要出國的。

國家民族・觀念淡薄

前年曾經有一位回國學人到美國學校作調查，研究那裏的中國學生的政治態度與一般學校的有無不同。發覺他們在政治認識方面；已經有了顯著改變。因爲這個學校教育的目標，是要每個學生都成爲美國的好公民，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社會習慣。所以中國學生對國家民族觀念非常淡薄。

在美國學校讀書的中國學生，因此成爲社會學家所謂的「畸零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卻要努力做一個外國公民，但在美國學校裏，仍然不能被接受爲美國人，所以中國學生大多在一起玩，但是出了學校，他們洋味十足，看起來又不大像中國人。對一個心智正在發展中的學生而言，他們的個性容易失去平衡，無法依歸，這種「畸零人格」的培養，可能會摧殘一生的幸福。因爲他們沒有立足點，美國社會學家依格曼形容這種人，「要走路，沒有地可走，要飛，又飛不起來」。

灌輸幼兒・崇洋歪風

將中秋明月帶回故鄉去

秦明

一年容易又中秋，按我國習俗，農曆八月十五日爲三秋中，故名中秋；皎月如鏡，高掛天空，乃又名月夕。在歷史上記載，歲時節令以中秋節開始最遲，唐以前尚無此節，後以今夜明月團圓，秋色平分，桂子飄香，成爲文人騷客吟風弄月之體裁，復經晉朝袁宏、庾亮等雅士渲染，後世遂相沿爲例。

我國對中秋節的神話，相傳有月中的鬼搗藥，唐明皇遊月宮及嫦娥奔月等故事，累世相傳，爲婦孺咸知之佳話。月餅更爲中秋時點，其傳說出來不一，有謂始自宋朝，因諸遺老不甘事敵，於某年八月十五日，吃糕餅暨花燈以爲訊號，而發動民族革命。另一說始於元朝，漢人劉伯溫於八月十五日前製造一種內藏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字條之圓餅，以通知各地民眾於是夜起事，滅蒙復漢。

銀漢無聲轉玉盤

時至今日，儘管科學日益昌明，人類的腳步也已踏過月球，太空人雖未找到中國的嫦娥，但在國人的心目中，這個節日仍然風行草偃，成爲一種光明、幸福、和團圓的象徵。尤其在我國文人的筆下更是啟發靈感的源泉。

唐代李白、杜甫爲最偉大的詩人，後人以「李、杜」齊名，稱李白爲「詩仙」，杜甫爲「詩聖」。所以李、杜的詩也是唐詩的代表，其吟月有：

李白的「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應未閒。「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杜甫的詩流傳最多，特舉吟月的兩首：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不達，況乃未休兵！

此首，映對時人心境，最足令人低徊。

杜牧「中秋月」：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趙嘏「江樓有感」：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數點漁燈依古岸

張九齡「望月遠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戴復古「月夜舟中」：滿船明月浸虛空，綠水無痕夜氣冲。詩思浮沈檣影裏，夢魂搖曳櫓聲中，星辰冷碧潭水，鴻雁悲鳴紅蓼風。數點漁燈依古岸，斷橋垂露滴梧桐。

詞以宋代爲盛，雖稱「詩餘」，但卻最能感懷抒情，例「如夢令」一首：誰伴明月獨坐？我與影兒兩箇。燈盡欲眠時，影也把我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詠月的詞家也不乏其人，試舉數例：

李後主小令兩首，其一：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其二：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蘇軾「水調歌頭」尤爲文人士子中秋把盞面月醉的「佳餚」，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時此地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少男少女集體自殺悲劇

徐達文

最近本港有三名年齡不過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少年男女，竟然因「三角戀愛」而相約服毒自殺，成爲一宗引起社會輿論及廣大市民注視的愛情悲劇。這個悲劇，可以理解爲個人遭受愛情困擾而發生的孤立事件，也可以看作爲社會風氣影響到青少年一代，身心的正常發展，但無論如何，不應將之故意誇大爲香港的社會黑暗或社會矛盾，並以此當作攻擊香港社會或香港教育的最新籍口。

責任不能歸社會

因爲這個責任，實不應由香港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或社會制度，去担負他們身體服毒的責任。如果一定要追究導致這自殺案的責任，那麼，他們的家庭教育與個人行爲，家長監管，以致傳播媒介，都要負上或多或少的責任。

其實，社會問題，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問題，它包含着成年與少年，個人與社會，傳播與教育，風氣與倫理，衣食與住行，兒女與父母。這個旣複雜又廣泛的現實問題，不僅發生在奉行民主制度的自由世界，也發生在執行共產制度的極權國家。社會問題的發生和演變，都會隨着政治、經濟、民生及文教等領域而轉化與發展。

「兩點論」與「雙重性」

我們不是鼓吹「兩點論」與「雙重性」，但任何事情，這包括物質世界和思想意識，都有正反及好壞的兩個對立點，問題是如何把握重點，像自由是好事，而極度自由就變成毫無法律的混亂；享受是樂事，而過度享受就變成毫無儉德的浪費。故當物質文明及文化發達進展到一個新高度的時候，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與社會現象及心理狀態有所脫節的副作用。

這可以理解爲「新發展」相應於起的「新問題」。雖然這種「新問題」，不會引致社會的動蕩不安，或政局的急劇轉變，但它旣然會對社會人士，尤其是年青一代造成某些不良影響，爲防患於未然，或補於事後，終究是必要的。

改良風氣關心社會

但防患的方法，及補救的措施，應該是出於對社會的關心和愛護，以防止不良風氣的蔓延。如果懷着某種政治用心或個人私心，藉着社會上發生的個別事件，看作爲整個社會的普通現象，然後拚命宣揚，大力醜化，企圖以此挑起階級仇恨，及製造社會混亂。因此，像這次「三角戀愛」的自殺事件，人們就應該從他們本身在感情上的結，在思想上的嫩，在心靈上的迷，及在行爲上的錯，去探討及尋求這個集體自殺悲劇的成因。

傳播媒介的影响力

當然，我們並不排除社會風氣及傳播媒介對這些「迷茫的一代」所要負起的責任。事實上，由於電視、電影、報刊，對於色情的過份渲染，對於殉情的過於肯定，及對愛情的過度誇大，早已在思想幼稚，行爲衝動，意志不穩，及感染極強的青少年中，造成一種與他們的年齡、經濟、生活及處境毫不相稱的「意識流」和「影響力」。這種「意識流」和「影響力」，一旦無法控制，就會導致某些青少年的精神崩潰或心理壓抑。能夠面對現實，能夠聽取勸導，及能夠接受督促，這些青少年就會逐步醒悟與排解困擾，否則社會釀成悲劇。

無可否認，目前被稱爲「收視率高」的電視節目，經已在動作及意識上，變成傳播色情、暴力的重要媒介，這種媒介的內容和影響，決不是「兒童不宜觀看」的字幕所能抵消的，故重視傳播媒介的作用和影響，應該是對社會的應負責任。

環境與教育起主要作用

至於青少年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況，及家庭教育，也對青少年的成長，有極大的作用。所有這些因素，可以看作是社會問題，是任何社會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而不是自由社會的政治制度問題。因爲愛情的困擾，人類的弱點，人性的枷鎖，感情的迷惑，以致情緒的低落，是人類社會在自古以來就存在着。這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就不能將之作爲醜化、攻擊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的「理由」。

人們重視集體自殺一類的悲劇，是對青少年一代的身心和前途的關心，以防止這種愚蠢的行爲，欺弱的表現，幼稚的觀念，會轉變成某種風氣，並以此作爲警惕未來的現實教材，這才會應有的正確態度。



這是被稱爲科技倒退的「四人帮」時期所建造裂解重質油的砂子爐，只有正確研究，才能了解其機械工業，還有一部份活動能力。

候少了九個，一補就補齊了，多少想擠上去，擠上去的人究具備何種實力？有矛盾？種種前因後果，都值得探究，報導上自不宜僅以「分贓」二字了之，因爲「載鬼一車」，內中防有惡鬼！（此間曾有預測中共不能召開全會及人代會者，現證明並非如此）。

羅致專才·準確判斷

我們了解共情愈多，預測共情愈準確，應變制變亦愈有辦法。我們現在要唸會國落的「挺」字經，「挺」下去；更要以「重慶精神」，不憂，不惑，不怯，不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人；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美國最近的行動，雖未構成與共建交，而在承認「中國祗有一個」的原則下，把雙方岡意訂約，共同防禦的盟邦，稱爲「台灣問題」，且認爲是中（共）美建交的「障碍」，可以說豈有此理。我們現在是在「忍人之所不能忍」，但必須堅定立場，發揮力量，準備迎接任何衝擊與挑戰。以色列百萬人，巴解三十萬人，尙且能守住並不合理的立場，我們又何懼之有！比力量、比技能、比謀畧、比人才，我們在這幾方面能居上風，台灣就安如磐石。

我們今後在研究共情方面，更須多羅致專家學人，在論據判斷上具權威性，俾歐美各國充分採信。以導正其外交方向。在報導共情方面，是要提高軍民的警覺，經常說明共黨種種陰謀詭計及我方應付之道。而少說共黨胡亂，表示我方儘可高枕而臥，以致社會因循偷安，了無戒備的意識。至於大陸的若干實況，更應擇要報導，如最近范園焱義士的敘述，使大眾更認識共黨的罪惡，知道大陸同胞過的是甚麼日子。憂勤惕厲者必勢，逸豫輕敵者必敗，共黨無道而有術，共黨尙力而多詐，我們在研究共情方面，反對學院派死啃資料，咬文嚼字，因爲共黨是變色虫，任何「提綱」，「指示」，都說變就變，唯利是圖，這一套外國人不懂，我們是應該懂的！學院派根據資料分析，作推論都是先有前提，後有結論，知常而不知變，美國外交方向就是由此而誤，我們更有提醒它的必要！

談中共問題的研究與報導

研究中共問題，有必要改進，更要羅致專家學人，從事正確分析研究，少說共黨胡亂，多報導大陸實況，反對學院派死啃資料，咬文嚼字，因爲中共是變色虫，任何提綱，指示，說變就變。

高越天

中共的狡詐悍惡，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確是空前。美國的情報機構與學術機關，用了許多人，花了許多錢，蒐集了無數資料，加以研究分析，結果是愈入愈迷，不特預測的事，都敲了「蹋出鑼鼓」，而且在觀念及意識上被被引歧途。最顯著的，是華盛頓許多研究設計外交政策的專家，一口認定中共有對世界「影響力與潛能」。所以外交政策，也認爲必須向着「關係正常化」的方向走。截至最近，雖因美國人多數反對美國遷就中共，更不贊成背棄中華民國，萬斯去北平，也僅是試探性的談談，但因大前提已錯了，所以未來方向還是不變。

聯共制共・原則錯誤

美國若干自命爲「中國通」的左傾自由份子，如費正清、鮑大可、孔傑榮等，經常以學人地位，發表論文替中共張目，積極掩飾中共醜惡的眞相，所有二十多年來獮罵美帝，準備「埋葬美國」，一貫歷史性的反美以及自由極灌之間的基本矛盾。費正清等都避而不談，却口口聲聲說建交是「爲了美國的利益」似乎美國一旦與中共建交，就可以使蘇聯就範，天下太平，而唯一所持的理由，是認爲中共有「力」與「能」。不知道中共的「力」與「能」，並不可信，即使有，那是由於中國大陸廣大的土地、眾多的人民與資源，被控制在中共的手中。但這些對美國乃是負數，而不是正數。如果中共獲與美建交而得助力，由得助力而增強暴力，到了某一時期，忽與蘇重修舊好，試問美國是否將被共產集團勒索威脅而降服？世界上所有共黨，系出一源，中共與蘇的齟齬，僅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與美國乃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本衝突」。中共與蘇共國際性的因緣關係，歷時五十年以上，遠超過國與「國」之間的臨時互利的拉攏關係，美國自恃超強，以爲「聯共制共」的策畧，可以操縱在我。不知原則一失，方向錯誤，即使不入陷阱，亦必形成自由民主國家陣營的混亂，陣綫的破裂，增加了誘發戰爭的危機，使世界的秩序，在敵友不分的情況之下，愈來愈亂，美國若成爲背信的國家，勢必失去其盟主的地位。

我們很了解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以陷入迷途，基因是由於對中國大陸問題認識的不足，以及對共情研究的淺薄。從各方面看，眞能報導眞相及共情趨向的，祇有我方的專家與學人，因爲中國人知中國事又與中共有五十年以上的各種鬪爭經驗。所以若干預測，我們大致準確而歐美的都不準確。但他們却心服而不口服，其最武斷而反堵我們的一句話：「就是二十八年來大陸的反共行動並不如台灣的預期」。從而對於我國所指出的中共內亂不穩，大陸人民渴望自由等等，亦不予採言，却不知道中共血腥壓制的苛酷，是過於蘇聯，共產制度的控制方法，是史無前例。

研究中共・必須改變

於此，我覺得我們對共情研究的報導，是有改進的必要，例如若干國家認爲中共有若干影響力，潛能，我們就要從實質上研究其力在何處？能從何來？由各方面深入研討其進步、退化，或停滯的實況，諸如中共的農產、工業、資源開發、交通、尖端科學、勞力壓榨等等，我們要是與美國共同校核升降數字。而如文革的胡鬧，導致科技的落後，許多工廠不能生產，我們不是僅在報導上指出是由於共幹奪權鬪爭，而要理解其多種因素。例如在機械工業方面向日本買了一個人造纖維工廠以後，就自行仿製全套機器，陸續增廠，就要知其機械工業，是還有一部份活動能力；在礦治工業方面，鋼鐵產量的升降，以及在石油工業方面，說每年可以增產百分之二十，同時也在搞「四個現代化」等等。我們是密切研究其趨向及實際情況。尤其是在政治性的人事變動方面，無論國內外，任何人都並不重視狗咬狗的鬪爭奪權，因爲共產極權制度就是這一套。而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除了民主制度以外，爭權的醜劇是無不相似，不過共黨特別不要臉而已；下去一羣共黨，上來一羣共黨，大陸同胞還是如水益深，如火愈烈，所以在報導共黨將醞釀新的內鬪等等，不必太強調，而要研究其人才的消長起仆，如何利用其矛盾，來開展我們的號召，並不斷警告盟邦，不要以爲共黨中有激進與溫和派之分，就可以接近。或以爲華鄧等已能相安一時，而急謀拉攏。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兵法中有一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戡亂失利，主因是由於輕視共黨。現在研究共情，已相當精密審愼。但缺點是資料與情報的來源，因爲共黨既多變又善於保密，還是不夠廣，不夠深。如中共宣稱有一千多萬黨員，又說有七百多萬是文革時混入，需要淸洗。那是中共將展開內鬪的大問題。又如許世友、楊勇等各軍區兵頭的調動，四人幇的整肅，也是大問題。似乎我們都所知不多，老實說：論料事，大陸就是這一套，再有大變，也不過華鄧汪李之間的升沉；論知人，則共黨頭頭中陰驚、狡悍、險惡的角色，我們都知道得不多，如華國鋒的突然冒出來，汪東興的反江青，鄧小平究有何能等等，都需要多多研究，多多了解，不可掉以輕心，至若中共政治局中核心人物，少的時

重失調，故把李先念的庸才掩住，加以周恩來的推薦，在八大的五中全會，當選爲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六六年，文革運動爆發，毛林江大肆整肅老幹部，李先念受周恩來意旨，與陳毅、譚震林一道，發起「二月逆流」事件，反擊毛林江。後「二月逆流」因周恩來出賣流產，譚震林遭殃，陳毅曾公開埋怨周恩來，說周恩來若能堅定，不致失敗。李先念在周恩來保護下，幸獲過關，繼續當他的副總理，爲老幹部在文革中，沒有遭到整肅的一人。

紅衛兵重炮猛轟

李先念雖然夠運，但由於他一貫反毛，被紅衛兵報紙「重炮猛轟」，下面是一九六七年「北京公社」刊出攻擊他反毛的罪狀：

李先念攻擊三面紅旗罪責難逃

在攻擊三面紅旗的啦啦隊中，李先念扮演了不體面吹手。一九五九年李先念同反黨分子彭德懷、張聞天、賈托夫、薄一波等站在一個立場上一唱一和，互相配合，異工同曲，向黨射出一支支冷箭。

他誣蔑大躍進「只管數量，不管質量」，「計劃規模擴大了生產的問題」，「維修和製造，也是搞得太多了，有問題」。

他驚叫：「明年、今年下半年，就會出現波浪式」，因此必須「後退」，「退還是爲着前進」。

他教訓我們的黨，要「取得深刻經驗教訓」等等。

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李先念公然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把總路綫，大躍進說得一團糟，攻擊三面紅旗，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其目的不是很清楚了嗎？

八・八隊十分隊炮兵縱隊。

李先念到底在那條綫上？

有人說：「李先念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關鍵的時刻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事情果眞是這樣嗎？我們明確地回答：「否！」每當到了兩條路綫鬥爭的關鍵時刻，李先念都是站在劉鄧陳一邊的。

一、一九三五年張國燾這個可恥叛徒反對毛主席領導的紅軍北上，而李先念是張國燾逃跑主義、投降主義的積極擁護者，他跟隨張國燾一起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

二、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一九五六年我國出現了農業生產大躍進，而劉鄧陳大肆攻擊說『發展太快了』，李先念跟劉鄧陳唱一個調子，大反『冒進』，在他們的合謀下我國的經濟在五六——五七年出現了『馬鞍形』。

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肆向黨進攻，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的信。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八八隊戰士問李先念『在廬山會議上你站在那一邊？』李先念吞吞吐吐地說：『頭一天我是同意彭德懷觀點的，第二天我就反對了。』

四、一九六二年，劉鄧陳赤膊上陣，反對大躍進，他們在『西樓會議』上大刮冷風，放肆攻擊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把大躍進說得『一團糟』。更可惡的是他們爲了攻擊毛主席，在財政預算上故意攪赤字（實際上收支平衡，沒有赤字」而作爲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和攪財政赤字上爲劉鄧陳立下了『汗馬功勞』。

五、一九五七年，陳雲提出財貿系統要加強三大觀點——政治觀點、羣眾觀點、生產觀點，向毛主席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的教導相對抗。李先念實貫徹執行直到現在。

六、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毛主席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以及北戴河會議，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並嚴厲地批評攬獨立王國的財貿口，特別是商業部，說商業部是破壞部。會後姚依林大爲不滿，他別有用心，仍有所指地說：「黨內鬥爭就這樣，鬥來鬥去，翻來復去」，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事後李先念怕傳出去，對其他聽到此話的人恫嚇說：「這句話誰敢傳出去開除誰的黨籍。」李先念就是這樣包庇牛鬼蛇神，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鎮壓了財貿口文化大革命，在中央保了他以後，他不但不悔自改新，認眞檢查，反而對毛主席更加懷恨在心，在財貿口掀起了這場反革命復辟逆流，所以對李先念必須用重炮轟擊，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原載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七日出版的「北京公社」）

一九七五年毛澤東與李先念

李先念自始至終反毛

林定



李先念是當前中共的紅人，地位僅次於華葉鄧，風頭之勁則凌駕華葉之上，與鄧小平不相仲伯。李先念出身紅四方面軍，早期追隨張國燾，與徐向前、許世友等爲反毛主將；當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失敗後，站在彭黃立場，向毛射冷箭；在劉鄧收拾殘局時，與劉鄧同唱一調子，架空毛澤東；文革時，與陳毅、譚震林組織「二月逆流」，公開反毛林。從上面的經歷看來，李先念是一個自始至終的反毛者。

中共「十一」大會上，李先念當選爲中共副主席，坐上懷仁堂第四把交椅，爲被壓抑數十年之久的紅四方面軍，爭回了一口氣。以李先念出身的歷史，要不是毛澤東晚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能否老來「吐氣揚眉」，相信做夢也想不到。

眞正工人階級出身

李先念是湖北黃安縣人，與陳錫聯同鄉，被稱爲紅安幫人馬（今黃安已改爲紅安）。幼年在家鄉當木匠，在中共的領導人物中，李先念與陳雲（曾當印刷學徒）、向忠發（划船夫），算是眞正工人階級出身。其他的，如毛劉周朱，或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輩，不是富農、地主，便是中小資產階級出身。以地富、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物，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是中共黨史上一大騙人特色。

李先念早年參加共黨活動，武漢分共後，組織黃麻（黃安、麻城）暴動，失敗逃往鄂豫邊區，建立游擊根據地，過着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生活。

追隨張國燾反對毛澤東

一九三一年，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組成紅四方面軍，李先念投到張徐帳下，先後任團、師、軍政委，成爲紅四方軍的主要人物。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帶領殘兵敗將，「長征」到達四川懋功，得張部收留，起死回生。張毛在毛兒蓋鬧南北路綫的分裂，紅四方面軍主張南下，且不承認毛澤東的遵義黃袍加身。毛澤東遂拉走部份紅軍，與周恩來一道偸偸北上，置紅四方面軍生死不顧。張國燾、徐向前、李先念與朱德、劉伯承等，則率部南下，另立中央，與毛澤東的中央分庭抗禮。因此後來毛澤東恨透了朱德與劉伯承。在「草地分家」的鬥爭過程中，李先念堅決支持張國燾，反對毛澤東，指斥毛澤東爲逃跑主義者。

張徐李率領紅四方面軍渡過黃河西進甘肅，被馬步芳的馬家軍打得落花流水，張國燾宛若石達開一樣，喪師不毛之地。徐向前與李先念率領殘部，突圍逃往新疆，得蘇聯接濟，才免全軍覆沒。

後張徐李與紅四方面軍主將許世友、陳錫聯等，分別輾轉潛回延安。那時毛澤東已鳩巢鵲佔，霸了高崗、劉志丹地盤，成爲延安的寨主，對紅四方面軍殘部諸多歧視侮辱，長期不加重用，迫使許世友等一度舉起造反。

自組山頭配合劉鄧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共軍改編，紅四方面軍才較受重視，徐向前出任副師長，張國燾受不了毛澤東的鬥爭與侮辱，乘祭黃陵出走。李先念則在武漢失守後，重返鄂豫邊區，担任葉挺項英的新四軍第五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葉挺被俘、項英戰死，新四軍瓦解。後由陳毅收拾殘部，重組新四軍，李先念任第五師師長，繼續在鄂豫皖活動。中共在延安召開的「七大」，當選爲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中共在蘇聯支持下掀起內戰，李先念利用原有實力，迅速建立「中原軍區」，自成一山頭，因敵不過國軍進擊，率部由蘇皖退入陝甘，投靠劉鄧二野，進行全面叛亂。

中共佔據大陸後，李先念「衣錦榮歸」，返回老家，掌握湖北的黨政軍大權，成爲湖北的一霸。一九五四年，李先念被調「中央」，担任「財政部長」，這是毛澤東削除異己的手法，杯酒釋兵權，李先念當一名京官，自然比當一名土霸，更使毛澤東放心。

組織「二月逆流」

李先念在周恩來手下當了幾年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雖沒有多大建樹，總算不過不失。那時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還未出籠，大陸的經濟財政，不顯得嚴

？是何存心？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知道，在美國所謂太平洋學會，是美國哈佛學派費正清等所組織的，是共產黨用來轉變美國遠東政策以達成共產目的的工具，惟一受其荼毒的就是我們中國。抗戰期間，由於我國加入英美同盟，其時該太平洋學會份子已滲透了美國國務院，控制着遠東政策人事的安排。首先是羅斯福總統先後派居禮及拉鐵摩爾為特使，駐在重慶任蔣委員長的顧問，洽辦中美間之重要業務，居拉兩人均為共產黨同路人。在日本投降前後，太平洋學會份子更取得對中國問題決定政策之機要位置，拉鐵摩爾任戰時情報局長，費正清任美國駐華新聞處長，控制來自中國的一切情報。希斯任羅斯福之親信助理，隨之出席雅爾達會議，以左右總統的決策。另一個太平洋學會負責人懷特，任財政部次長，其賣國媚共行為幾難令人置信，他曾將美鈔之印模及油墨紙張樣品密寄蘇聯，由蘇聯在歐洲印製美鈔，另外他還派一個名叫亞特勒者的特派員，長駐重慶，專事破壞我國法幣信用。

日本投降後，魏德邁將軍建議杜魯門總統，由美軍接收東北後再交與中國。希斯則建議由蘇聯接收東北，杜魯門根據費正清與拉鐵摩爾之情報決定將東北交蘇聯接收，蘇聯助以關東軍之武器交與中共林彪。事後美國國會調查，認為此乃喪失中國陸之重要關鍵。

一九四五年五月，毛澤東要求組織聯合政府。是年七月拉鐵摩爾即以備忘錄向美國總統作此建議，經國務院同意後，「聯合政府」即成為美國之對華政策。並派馬歇爾使華強迫我政府接受，我政府未予同意，美國即對我實施十八個月之軍事禁運，直到大陸淪陷，中國政府未獲美國之武器援助。以後美國國會調查，認為國軍缺乏武器為喪失大陸之又一主因。造成此項悲劇之結果，均係出自太平洋學會負責人費正清等之陰謀。

美國國會着手調查中美關係真相時，他首先即指認「費正清和拉鐵摩爾是蘇聯陰謀明顯而且自願的工具。」當甘迺迪任國會議員時，曾在國會演講，指「費正清與拉鐵摩爾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把中國大陸送給中共」。甘迺迪當選總統後，把這篇講詞重行刊載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廿三日美國國會紀錄第六五六頁，以上這些都是鐵的事實，可資查證。

中美問題引起美國國會及社會人士重視後，國會進行調查，很快就獲有結果，確認太平洋學會費正清等為出賣中華民國，使中國大陸淪陷的主要原因。即由美國政府對居禮、希斯、懷特、費正清、拉鐵摩爾、謝偉志等提出控訴，美國法院判希斯徒刑六年，拉鐵摩爾與政府纏訟七年，未能將其判罪，乃遠走英倫。懷特在受審時畏罪暴斃。居禮逃往南美。謝偉志為一滲透美駐華大使館之共諜，經法院判罪，被最高法院再審宣告無罪，其中迄未獲得有力證據，未被判罪。於今日仍作有力活動的太平洋學會餘孽，僅費正清一人。費某繼續不斷危害中華民國，數十年來他的陰魂始終沒有離開我們，即使我們已退居台灣，他還是緊追不捨，好像非把我們整個毀滅，誓不罷休。

如一九五四年以李善和名義在美國外事雜誌為文宣稱台灣人乃高山族與西班牙及荷蘭人之合種，與中國人毫無血統關係，應驅逐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宣佈獨立。此事經美國百萬人拒絕中共入聯合國委員會向外事雜誌交涉，始悉又是費正清在搗鬼，李善和為費正清之假名。

費正清一直扶植其學生台灣人陳以德，主持在美的台灣獨立，費某並到處介紹陳以德即為將來台灣共和國的總統。

一九七五年費正清向陳啓天、蔣勻田兩氏提出，應將台灣變為美國第五十一州，其狂妄無聊的程度，簡直令人難於置信。

一九六四年費正清以學者姿態來台講學，秘密策動台獨運動。是年九月間彭明敏等印發台獨宣言，陰謀叛國被捕，費正清竟公開投函紐約時報，誣我政府迫害彭某。

一九六六年三月費某在美國國會作證，主張承認中共，並將台灣交與中共，以息毛澤東之憤怒。

最近卡達政府進行美毛關係正常化，這個共黨狗腿子的費某，又大放叛詞，促卡達政府儘速離棄中華民國，與中共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們是中國小百姓，看了這些報導，真是新恨舊怨湧上心頭，怒髮衝冠，目眥欲裂，恨不得立把這條狗腿子粉身碎骨，以一消心頭之恨！

堅決打斷費狗的腿子

咳！此刻！我們好像是即將被宰的待罪羔羊，內心是多麼憤恨與淒楚，將近四十年來受盡這些魔鬼們的擺佈欺弄，落得一個如此下場；而這些魔鬼們還是緊緊的纏住我們，絲毫不肯放鬆，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同胞們！振作罷！與其屈辱以生，曷若悲壯以死。中華兒女，決非世界上末等民族，我們有志氣、有血性，我們要為生存吐盡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我們必須立即擺脫一切虛矯的、墮落的、卑鄙的交往，挺起胸膛，不要以我們自身的苦難，去向別人作無代價無光彩的哀求。

一九六八年間，這裏有幾位學人為反對共黨狗腿子費正清來此講學，製造禍亂事件之時，一位黎東方教授曾為此慨乎言之：「我們，不管年老年輕，都不可一日或忘自己是中國人。沒有中國，就沒有我們了。一個沒有國家的亡國奴，即使做了富翁，也活得不愉快。古人為了欠債太多，甘願賣身為奴的，有的是，賣身可，賣國不可。一個國家，在打敗仗或無力打仗之時，未嘗不可割地求和。然而，土地可以割讓，歷史不可割讓，割讓歷史，便是分割民族靈魂，斷送了文化生命。靈魂，猶如肉體，分割了便死；文化猶如河流，阻斷了便絕。」

不錯，我們不可一日或忘自己是中國人，凡是想分割我們民族靈魂的，斷送我們文化生命的，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有權利、有理由要向敵人清算此血海深仇！此刻正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搖尾狂吠的那些共黨狗腿子的費正清們，我們決不會讓你平白地作威作福到底，終有一天你將會嘗到你應當的苦果。

此時若有人再稱你是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或稱為「中國通」，那些人簡直就是白痴。你在中國人的心坎裏，早已是一條比蛆虫還臭惡還醜劣的東西。

打斷費正清的狗腿

費正清這個共黨走腿，最近又厚着臉皮再度來台，販賣他的狗皮膏藥，主張美國與中共建交，與國府斷交，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終極目標，是摧毀中華民國。這個以「中國通」掌門人自居的費狗腿，四十多年來，一貫積極替中共作幫兇，中共能席捲大陸，此人「功勞」不小。我們若不把這條費狗的腿子打斷，將有何面目見先總理在天之靈！

岑啓亮

哈佛大學退休教授，挾着「中國問題專家」身份的費正清，日前再度來華，台灣報端立即有報導他的談話，也有刋出質難他的文字，並有登載直斥他的廣告或投書。我們原對有朋自遠方來以爲樂事，對一般問題討論之有不同看法亦所習見，但費正清在此地鼓吹美國與中共建交而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我們雖欲有所抑制，保持作爲地主的適當禮貌，但我們的緘默，可能被誤會爲他的謬辭所愚弄，而不得不嚴正駁斥，使他瞭然於中華民國人民的立場，無可歪曲。

費正清怙惡不悛

費正清談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與中華民國的關，不外兩個主要論點：一是美國必須與地廣人眾的中共政權建立關係來平衡或對抗蘇聯，因此要有外交關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就不可能存在。二是美國不可能繼續維持台灣經濟和其他情況穩定的保證，條約不過是一項標幟，可由國會特別立法來代替。

關於第一點，我們要指出中共與蘇聯、與美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係。過去的關係是：中共的武裝力量與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政權係由蘇聯養大，中共會奉蘇聯如父皇帝，在韓戰中冒全世界的大不韙，悍然充當破壞和平的罪人。現在的關係是：因與蘇聯交惡，乃對美國急來抱佛腳，冀爲內外交迫的政權續命。將來的關係是：煽動戰爭、勾結美國共產黨馬列份子滲透第三世界，意圖同時埋葬「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禍福唯人自擇，歷史必有證據。關於第二點，我們要指出，條約如果只看作一項標幟，簽約國家如果沒有履約誠意，則國際間何必有條約？美國儘可撕毀與所有國家簽訂的一切條約，那國會的特別立法，更有甚麼意義！

費正清無權談中國問題

費正清應知：在中共脅迫美國對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之時，在美國人民多數反對屈從中共的脅迫之時，他不可來此爲親共棄華的主張作說客，不可爲中共來此作說客，不可於返美後編作詭辭欺騙美國人。

費正清此行應該將自己限於一個普通觀光客的身份。坦率說，我們厭惡親共棄華政策的說客，更拒絕中共的說客。

費正清一向被稱爲「自由派」學者。請問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孰爲自由？自由的希望應否爲大陸上中國人所享有？請費正清做明白的答覆。報紙讀者投書，有人建議費正清應與范園焱義士晤談，費正清有雅量接受作一次公開辯論否？我們要正告費正清：請在發表對「中國問題」意見之時，勿忘「自由」的名詞。如果作了斬絕八億以上中國人自由希望的幫兇，就請摘下「自由派」或「自由主義」的冠冕，免得玷辱了以自由爲立國精神並以此領導世界的你的國家。我們尊重朋友，尊重學者，但對僞善（如稱我國國力無需美國條約承諾，有助東北亞穩定等說詞，就是僞裝的善意）、與僞知識不能放棄口誅筆伐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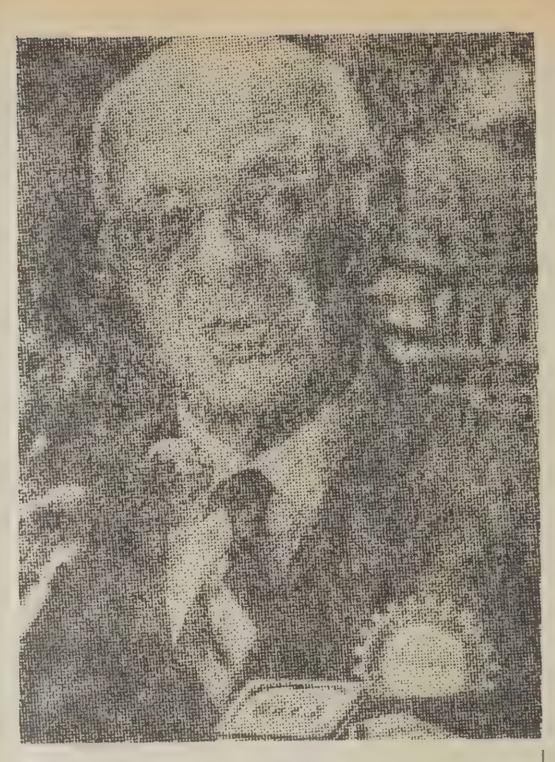
每一個有良知有自尊的中國人，對費正清之流的僞善與詭辯最大的厭惡與反感，在於他對中國人和中華民國的尊嚴之蔑視。新聞報導中引費正清一段談話，凡屬中國人均感憤慨，他居然說：「美國國會立法維持台灣穩定的目的，即在維持在台灣人民的心理情緒。

如果有人認爲台灣不安全而跑到美國去，很可能半夜裏走在紐約或芝加哥的街頭被暴徒襲擊而死，美國也不是個安全之處啊！」無勞費正清的提醒，中華民國人民的安全，必不在美國的土地上求取。但是我們也要提醒費正清，美國人的安全也不能只在美國的土地上獲致。

處心積慮摧毀國府

我們始終找不出理由，足以解釋一位美國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學者，有時還稱之爲「中國通」的費正清，將近四十年來，他始終以摧毀國民政府，及以全體中國人民爲敵，而以扶植中共政權爲其終極目標。

假使他爲憧憬共產極權下生活的「幸福」；爲慕戀共產制度是人類生活進入最高境界的話，那他大可以首先向本國（美國）舉起共產紅旗，宣揚共產主義，推翻現在資本主義的政府，讓美國人民去過共產體制下的「幸福生活」。若是以他的力量，無法在其本國實現此一願望和理想，那末，以他如此效忠於共產集團，特別效忠於中共，他大可以爲厭棄資本主義的生活，立卽離開這個「將被埋葬」的「資本主義」底美國，死心塌地去歸化中共或蘇共，享受他嚮往已久的共產理想生活。可是，這位費先生，他却無意這樣做，置自身於一個絕對開放自由幸福的社會裏，一味去製造別人的禍亂，終其一生，與我中國全體人民爲敵，時時刻刻想摧毀國民政府，扶植中共政權爲其終極目標。那眞是自己吃飽了飯，驅使別人往飢餓綫上去掙扎，是何企圖



費正清年年來台募捐，每年均滿載而歸，怪哉！

交關係領域中的一部份。我們若和北平有關係，北平又宣稱他們是有主權的政府，那麼，這個防禦條約就不可能存在了。

這又要談到法理承認與事實承認的問題了，我們將來與台灣維持貿易、文化與貸款的關係，是事實上的承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法理上的承認。這是解決中國人的「一個中國」的唯一方法，也是美國人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這一點也是美國親華人士與共帮走卒爭執焦點。高華德參議員認為總統無權廢約，美國也無廢約先例。

但洋帮們則認為斷交之後，條約自然就廢了，此一點將來也是爭論法，更應早籌對策。

滿口讕言其心毒如蛇

談到對於中美共同防衛條約，費正清認為這項條約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聽起來很好，但只不過是一個象徵」，因為根據條約，美國要帮助中華民國必須依照憲法程序，也就是需要國會的支持。

如果國會中都是孤立主義者，即使有這麼一項條約，國會不答應，美國政府也無法採取行動。

根據這項看法，費正清乃認為這項安全條約可由國會的立法或片面聲明保障台灣未來的穩定來替代。

筆者不是法學家，對國際法更是門外漢，但對費某之言，實在不能無疑，如果照費某說的情形，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固然是象徵，美國與其他國家所有簽署的條約又何嘗不是象徵，包括北大西洋公約在內。而今後還有那個國家敢同美國訂條約，因為美國國會兩年改選一次，總統四年改選一次，本屆國會完全支持的條約，下屆國會就未必如此，一旦發生戰爭，現在的國會不通過參戰，美國只有袖手旁觀。

打個比方，美日也有所謂「安保條約」，其性質與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大同小異，一旦蘇聯發兵攻入北海道，美國總統咨請國會出兵，議員卻通不過，美國也就不能參戰，則蘇聯軍再有六日時間可以佔領日本全土。

因為日本不似中韓，日本因受憲法約束，不能公開建軍，國防力相爭薄弱，全靠美國保護，費某此言如果在東京說，準可以把一億日本人都嚇一出身冷汗。

筆者雖然不懂國際法，但相信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怪法律，既然是法，就一定要生效，費某此言，實在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照此類推，外國與美國訂條約，任何條約有效期間多則四年，少則兩年，美國尚成何國家，在國際上復有何信用之可言。

所以說費某這段話是百分之百的讕言，甚麼鳥叫甚麼聲，也不必怪他，我們要研究的是費某此時說這話的動機何在？

前美國政府及一批親共分子都迫不及待想同共帮建交，但問題就在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法解除，除非中國政府同意，否則美國政府無法單方廢約。

因此，費某特地跑到台北來宣傳，說明「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只是象徵性，實質上並無用處，中國政府（費某口中的台灣當局）與其取其虛名，何如務實，仿照日本模式，或由美國國會片面發表一項聲明，「保障台灣的穩定」。其言似甘，其心則是毒如蛇蠍。

美國一些「洋帮」都在毛政權成立後始跟紅頂白，只有費某遠在抗戰中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長時，便為毛帮工作，直到現在，對於這個「中國之敵」我們決不能饒恕！

必須清除與費正清同流合污的綠卡黨

更怪的是費正清年年來台灣募捐，捐了錢去作研究經費，研究甚麼？研究怎樣滅亡中華民國，但每年均滿載而歸，你說怪不怪。

毛澤東竊據大陸初期，進行土改，被判死刑的同胞，家屬要自出子彈費，否則就用更慘酷方法殺死。費正清現在正是到台灣來向我國收「子彈費」。

因此，我們有權提出警告，一些綠卡黨及尚未獲得綠卡的「學人」，以為它日到美可托庇費某之門，此日拚命為其鼓吹奔走，這種人便是漢奸，連抗戰時的漢奸都不如，因為漢奸有本領拿日本人的錢，這批東西卻送錢買漢奸當，我們不必理會費某，卻要檢舉「低級漢奸」。

滿口讕言・毒如蛇蠍
必須清除・費帮學人
揭開費正清的畫皮（下）

岳騫

（七）雖說「此項補助之訂立與費正清無關，蓋該基金董事，約有二十人，非任何人所能操縱」，但已承認費某爲該基金董事之一，從而亦即承認此項補助之訂立實與費某有關。

（八）承認「爲推行此一計劃，美方特設一聯絡委員會，其人選爲哥倫比亞教授韋慕庭」等。查韋某係費正清同黨，且也一向宣傳出賣中國謬論，世所週知，其爲聯絡委員即無異爲費某之代表。

（九）承認共諜王世流係近史所管理員，被捕判刑五年，五十六年夏假釋仍准其回所工作；承認參加彭明敏叛國案台獨分子×××係該所臨時人員，默認李文齋委員質詢所稱「×被補後郭先生每逢年節都設法接濟，近史所公帳或福特基金項下開支」，並承認「×××妹×××特別安置所內任臨時人員」；以及承認該所助理研究員劉某，「用共書資料著圓明園與亡史」。

（十）承認「民國五十三年費正清來台，會在該所討論會討論清史」，並默認李文齋委員質詢所稱「費某五十三年夏來台，落腳地是中研院，當時住學人宿舍，王世杰奉爲上賓，郭廷以先生實際與之接觸，在近史所名爲學術講演，而作策動反政府搞台灣獨立運動之勾當，秘密找台籍人員談話，×××即其一」之事實。

思想行動雙管齊下毒害我國

費正清不僅在思想方面毒害我國，更有行動，抗戰期間費某担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大使高恩受其蠱惑，專爲共產黨帮腔，又配上史迪威，竟向美國總統建議單獨援助共軍，幾引起中美邦交破裂，最高領袖爲此大爲震怒，一面命令正在美國談判美援的宋子文回國，一面致電羅斯福總統，要求調史迪威返美。那次交涉雖然我方勝利，一羣親毛美國人，包括費正清在內，全被趕回國，但這批人回去之後仍然與中國作對，以後美國發表白皮書，馬歇爾壓住國會通過的五億美元援華緊急貸欵不發，都是這批人搗的鬼，費正清實在是他們的「軍師」。

亡我毒計層出不窮方式越來越辣

這二十七年來費正清亡我之毒計層出不窮，方式越來越大胆。最近又到台灣訪問，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許多「高論」，其中有些話實在言人所未言，特爲舉出，請國人注意。

當記者問及鄧矮子最近同美聯社談話時。

費正清答，如果美國沒有施壓力或給予干涉，則中共對台灣採取一種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政策並不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否定」，換句話說，中共的意思是：他們不會在美國的強求下作任何承諾，依我看，鄧小平最近的態度好像表示了中共方面開始對「關係正常化」沒有耐心起來。

這一說法，在美國的共帮傳聲筒尚未有人談過，其意是美國愈要共帮保證不以武力進攻台灣，共帮愈不肯，美國愈不提，共帮反而會這樣作。此一說法，今後可能成爲在美的血外、墮子、洋帮們的共同聲音，我們應有所了解與對策。

記者問到：美國與共帮建交後的中美關係。

費某答：除非一種能繼續維持台灣經濟和其他情況穩定的保證能獲得，無人能預期有任何「重大的改變」。我所謂的重大改變是指與台灣外交關係的終止，我認爲美國政府對繼續維持台灣的情勢穩定有著責任，這可以在我們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經由國會「特別立法」來保障「台灣省」的經濟穩定。

費某所提的「保證」是經濟的穩定，而且對象是台灣省，這等於說美國承認了共帮，中華民國就自動消失了。

當記者問：高華德參議員最近發表演說指出：根據美國憲法，卡達總統無權單獨宣布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你認爲呢？

費某答：我非憲法專家，但高華德的看法我無反對意見。我的看法是：無論如何，在「中國問題」上，總統與國會必須取得某種程度的協議。但我不認爲防禦條約是保持台灣安全的主要保證。這個條約祗是一項標幟，條約祗是外

是不放過，加以利用。一旦左派插手，自然變質。

發表所謂聯合聲明的八十七個社團，其中部分如中大學生報、香港大專同學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是什麼貨色，大家心裏有數，即使本來是純正的，有他們插手，會馬上變質，使事情趨於複雜。本來爲求取本身利益的超額教師，也成爲左派鬥爭的政治資本。

超額教師爲免受政治陰謀家利用，應當擺脫左派控制，自行爭取欲求的利益，不要受左派利用。社會人士原本對他們的同情，會因他們的變質而不諒解。左派利用完畢後，有新的目標，又會把他們丟在一邊了。

新聞以外

記者招待會

目前左派報紙最肯花篇幅刋登的有兩樁事：一樁是超額教師「強行遣散」問題；另一樁是廿二名浸會學生被開除及處分問題。兩事都與學校有關，也是左派搞學運借題發揮的最好題目。

超額教師遣散問題已發展到八十七個「社團」聯合發表聲明，大力支持的程度，似乎來頭不小。但如果拿那八十七個「社團」的名單研究一下，便知道等於吃聖誕大餐，餐單上雖寫上幾十味，端到面前的，炒埋唔夠一碟；其中有些「社團」並無政治色彩，他們加入，極可能弄不清楚這項「鬥爭」的眞正性質。

浸會書院開除學籍的五名學生及受處分的十七名學生的家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自稱「學生家長代表」的吳頌寬，在招待會中指責校方「不對」，雖然「不願把事件擴大」，却要「將事情眞相公諸社會。」

如果目的只爲此一點，這招待會眞是「除褲痾屁」，多此一舉。社會人士早已了解眞相，不論站在「校方」「學生」及「中立」的說法，報紙都已詳細報導過，他們說的「眞相」，無非把左派報紙的「報導」重複一次。

老萬和鐵漢君有同樣懷疑：何以這二十二名學生家長能夠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串連得上，而且取得統一的意見，舉行記者招待會？在第一流大酒店中舉行記者招待會，唔係嘢少，相信花的鈔票相當可觀，這筆鬥爭經費是科錢，抑或闊佬照起？反正這不會在記者面前宣佈，讓大家猜測一下好了。

有位支持校方採取鐵腕政策的家長說：以前他的兒子要入浸會念書，他再三考慮也決不定主意。兒子入了學，他還不能放心。他知道浸會一向被視爲左仔竇，畢業出來的學生，求職時僱主聞浸會之名而怕怕。一家報紙鬧出「勞資糾紛」，搞手正是浸會傳理系的學生，這報老板以前對浸會傳理系很有「捐献」，經此一役，對浸會畢業的傳理系同學敬而遠之，寧求之於台大、政大、珠海新聞系畢業生。這位家長之所以躊躇難決，就因爲恐怕兒子將來出路受影响。現在學校處分了搞事學生，可見學校當局已改變過去姑息政策，釜底抽薪，殺一儆百，今後這左仔竇即使不能一下子達到清洗門戶目的，至少也可使職業學生暫時歛跡。因此他認爲「形勢大好」，作爲學生家長，爲學生前途着想，應全力支持校方。

老萬笑問他爲什麼也不來一個「記者招待會」，表達這番意見？他說，和他意見相同的家長相信不少，只可惜他們沒有「經費來源」，因此只好作「沉默大多數」了。

英國趨向反左傾

萬人日報登出一篇周榆瑞的特稿「工黨變質英人反左傾」，老萬讀後，無限感慨。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政情對香港有直接影响。英工黨執政以來，香港或多或少受到左傾政治的壓力，尤其英工黨議員不時到香港「訪問」，係又喻，唔係又喻，一味說香港「工運」做得不夠，要和英國工會看齊。

可是由工黨執政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英國經濟萎縮不堪，窮相畢露，英鎊不斷貶值；香港則蓬勃繁榮，工業發展迅速，產品向外傾銷，迫得歐美國家使用「保護政策」大加限制，港幣成爲世界上最堅穩的貨幣之一，不但英鎊難與比擬，美元也望塵莫及。

因此英國保守黨議員不得不說出良心話：英國應向香港學習。其實，這也不能完全說是香港的成功，主要是英國的失敗。英國失敗是失敗在工黨政府受到工會操縱，工會成爲英國太上政府，以一撮人利益爲前提，弄到一窮二白，是自然結果。

周榆瑞在他的特稿中說得很明白，英國工黨兩任首相威爾遜和賈拉漢都是投機政客，他們掌握政權，完全靠工會經濟支持，才可在大選中獲勝，因此他們只好事事聽命於工會。也因此鬧出民意測驗中大多數英國人認爲英國權力最大的人是「運輸及一般工人工會」的領袖傑克・鍾斯，而不是英首相賈拉漢的笑話。這也是「事實如此」。

英國工黨這種墮落行徑，漸漸爲有識之士所厭棄，除了溫和派的中堅分子紛紛脫離工黨外，最重要的是工黨機關刋物「新政治家」的前任總編輯保羅・莊森的公開宣佈脫離工黨，還發表了長凡四五千字的「永別了，工黨」一文，詳述他決心脫離工黨的理由。莊森是工黨最傑出的政治理論家，也是最有說服力的一支筆，他這篇告別文章影响力之大，難以估計。

目前英國政治氣候，逐漸對工黨不利，既有人「消極的趨右」，更有人「積極的反左」。英國這種政治氣候不但對西歐產生影响，香港自然也將有所改變。

多少年來，香港受到工黨左傾政治壓力，不斷要香港搞英國式工運，致香港無法作更大的發展，因此，英國反左傾，對香港有好處的。

由於英國人對工黨失望，在下次大選中，保守黨再度執政的希望也提高了。雖然，保守黨、工黨，誰是當權派，香港儲備金還是拿不回來，但英國經濟情況有所改善，香港的担負也減少，「加」風自然稍巳，這是香港人所寄予厚望的。

左派大搞學運煽風點火
浸會學生超額教師被利用

最近香港左派大搞學運，因犯校規被開除及處分的廿二名浸會學生，及官小超額教師，都被利用，牽着他們大演猴子戲。但大部份學生和老師都知道這其間存有政治陰謀，不甘受其利用，因此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左派雖然要「大搞」，看來難成氣候。左派的一套，再瞞不過香港人，甘受利用的人愈來愈少了！

梁人傑

超額教師勿受利用

像其他問題一樣，有關港府對「超額」教師的處理，也免不了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從本港左派報紙的報導方式，便可知道這一事件已由左派插手了。

凡有反政府的行動，左派必然煽風點火，加以利用。左報響應支持，不問他們反對與要求是否合理，更巧妙的將政府措施加以歪曲。

事件的起因是官立小學學生不夠，因而縮班，爲了縮班，便有「超額」教師，這些超額教師既沒有崗位安置，便只有兩條路：一是轉業；一是退休。因此政府的處理辦法是：願意轉業的，分配到其他機關，並將其他機關需要的人手公佈，讓他們選擇。轉業後的薪酬，只有增加，不會減少，並承認過去當教師時期的年資，享受公務員所能得到的一切權利。

願意退休的，也可以提前退休，拿到一筆退休金，另謀別業。相信任何政府處理同類問題，也不可能有比這更圓滿的解決辦法。以我們自己中國政府來說吧，對這一類事件的處理不可能如此優渥。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固然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要不要你當老師，由「人民政府」分配，你想當教員，他們會把你分配到大西北墾荒。這樣分配了，你若不服，拿了橫布條、抗議書到教育部（等如香港的教育司署）去請願、抗議的話，你肯定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呢，你可以提出異議，但發起什麼示威遊行等等，也會惹來麻煩。在香港，人人有横到港督府請願，而且這種靜坐、示威、請願，已相習成風，房屋署門前，常常有四五個請願團體麕集。老萬看到這些鏡頭，每爲之感慨萬千。雖說是「寄人籬下」，能享有這種自由，實不容易。也覺得這殖民地政府還算有點「容人之量」。

這事件的癥結，是在於「遣散」兩字的被錯誤運用，有了兩條路可供選擇，和炒魷魚性質大有分別。但超額教師在別有用心的領導人煽動下，無視於政府給他們的優裕條件，一定要繼續當他們的教師，小學生不夠，可以教中學，而不問是否具有教中學的資格。當然吶，如果教中學，便可以領中學教師的薪酬了。

超額教師心有不滿，當然容易受到「鼓動」，受到別人利用時，如能把得失利害權衡，冷靜加以考慮，便會覺得「轉業」並無吃虧，「退休」也可另尋出路。反正香港可做之事甚多，教師縱有金飯碗，但三師「人才輩出」，也到了「水尾」。及時轉業，其實是大好機會。

左派口號愈亂愈好

左報擺出支持鬥爭港府姿態，高呼「逆來順受的日子過去了」。被視爲「受壓迫」的一撮超額教師當然大爲感動，認爲是他們的「朋友」，肯替他們講話。其實左派的眞正目的不在乎爲某些人爭取「合法權益」，任何和香港政府發生磨擦的一方，都會成爲左派爭取、利用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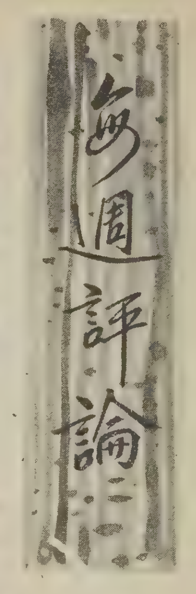
舉例說，尖沙咀四街拆遷，受影響店戶向港府交涉，求取最佳條件，是合理的。可是偏有人把事情染上政治色彩，聲言「向北京請願」。這例子說明左派分子動不動拿「北京」來唬嚇港府，希望藉這種力量來迫使港府就範。

超額教師爭取本身利益，無可厚非；但把一小撮教師的利益強調爲「公眾利益」，由左派插手，企圖藉「北京」向港府施加壓力，顯然已使事件變質。老萬深信超額教師本身並不希望把他們的職業問題變成政治鬥爭，只希望在事件中獲得更佳利益而已。

類似情形會發生在許多工商業機構中，某一家工廠因定單不夠，減少生產，把多餘的工人調到別廠或予遣散，都不能視爲對大眾利益有所損害。只消由勞資雙方談判解決，或由勞工署作仲裁，令到雙方滿意，事情便可解決，不會串聯幾十個不同性質的廠，發表聯合聲明，要該廠遵照他們的要求辦理。

左派一向作風是「愈亂愈好」，無事也生事，有事自然更借題發揮，把事情鬧大。超額教師如果以爲左報的帮腔是有所愛於他們就是表錯情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香港政府的威信，製造民間不滿。今天利用超額教師，明天又可利用不滿薪酬及升級制度的其他部門公務員。

不管你幹的是那一個部門工作，日久必會對現實不滿，有人挑撥，就煽起風潮，這些風潮左派總



投機的「台灣志文出版社」

看九月二十二日明報，在第四版看到一大塊廣告，客戶是「台灣志文出版社」，註明「社址：台灣台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雖然賣的是多數屬於翻譯作品的所謂「新潮文庫」，沒有甚麼政治氣味，但以一個社址設在台北的出版社，在香港明報上刊登廣告，不管怎麼說，給人的感覺是突然的。

在同日香港時報、萬人日報和星島日報等報上，都沒有這份廣告。在明報刊登的「台灣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潮文庫」二十多種作品之前還有兩句話：「愛好智慧的現代人請欣賞新潮文庫。新潮文庫提供你智慧與心靈的享受」。志文出版社的老板，可能為了選擇既有「智慧」又有「心靈」的讀者，所以連中華民國執政黨辦的香港時報都「滾他的」，而選中了與周鄧餘孽同一鼻孔出氣的明報。

「台灣志文出版社」可能是為了表明「不談反共，專門賣書」，所以，選來選去選上了明報。這種文化奸商，與國家多事移居外國或把孩子送上美國學校讀書等等作一比較，更是無恥之尤！

中華民國政府是好的，台灣省同胞也是好的，但却有些敗類實在是壞到了極點！

退守台灣省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痛定思痛，經過二十多年的生聚教養勵精圖治，有了今日的極其可觀的成就，無論是在經濟或軍事等方面，都發展迅速，舉世矚目。特別是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在中國近代史上可以說是沒有的。百姓有充份的民主自由和豐裕的物資生活，而貪污却近於絕跡，如果在消滅竊據大陸殘民以逞的中共政權後，能以台灣省為模範，把整個中國大陸治成台灣那樣或近於台灣省那樣，人人有自由，個個豐衣足食，相信這是所有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所樂見的和熱烈希望的。

說起來，今日的中華民國政府確實是一個好政府。二十多年前退守台島，加之近年在國際逆流中屢遭打擊，然政府却能屹立不動，一直能莊敬自強，維持政治穩定，經濟繼續發展。凡屬愛國反共的同胞，特別是散居海外的僑胞，如果為中國傳統文化着想，為子孫萬代幸福着想，都應該愛護、支持、擁護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為國族繁衍昌盛着想，因為，它代表着我們數億同胞的前途和希望。

八年抗日戰爭是艱苦的，戰爭結束後中共利用人心思治的機會，由破壞抗日進而廣泛進行破壞接收，千方百計破壞淪陷區同胞和政府間的感情，不可否認，在這時候的國民政府，也出現一些在公開場合十足表現出擁護蔣委員長，但在背地裏却是文官愛錢，武官怕死那一類民族敗類。這類人渣於中共侵佔大陸前，偕其嬌妻美妾、少爺小姐以及大批美金珠寶等等，跑到台灣去的相信一定不在少數。他們的牌子是「正」的，動輒拍着胸口說甚麼「老子抗戰八年」，或者「剿匪四年」，不是嗎？退到台灣就是「反共」的證明；其實，這些人由過去到現在都是破壞國家反共大業的蟊賊，應該殺頭！

這些人過去高官厚祿，對老先生的命令是陽奉陰違，所以，把國家弄到這步天地。近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到處跑到處看，不受這種人或是這種人的「得意門生」的欺騙了，聽說不少人因此而牢騷滿腹。對此我們並沒有可靠的資料，但可以估計得到：這類人中的一些人，已經正在或在準備移民美國。其實他們走了，應該燒高香「恭送」，因為他們對未來的反共大業，不會有甚麼好的作用。

另一種情況是：有些文武高官，在大陸失陷前已帶着全家大小和他們刮自老百姓的雄厚財產逃往外國，當錢花光了或者被自己的寶貝兒子騙光了、敗光了，又想方法回到台灣去。這種人更無恥！國家危難之際，他們跑到外國去種香蕉養洋鷄，國家安定了，他們又大搖大擺的回來；回國以後，還擺出一副老資格，大講其「孔孟之道」，其內心還不是過去「男盜女娼」那一套。

台灣畢竟地方小，有些人材不能施其所長是一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暫時移民外國或把孩子送進台北的美國學校去讀書，只要是不忘國家民族和支持政府反共國策，也不一定完全不對。將來收復大陸重建國家需要大量人材，今日早在這方面做準備不是也不錯嗎？但不論是「倒流回國」份子或移民外國人士，都應作極其謹慎的審查。因為凡屬投機份子，都是中共統戰利用的對象。

台灣省社會風氣壞，主要原因之一是與經濟發展迅速有關。苦的是軍公人員，而商人却是天之驕子。商人賺錢如果沒有政府想盡辦法打開外銷門路和維持內部安定繁榮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經商不應忘記愛國，賺錢更不應忘記愛國。

在台灣省好像是文化界有自律規約，然是否發生了作用呢？起碼台北志文出版社就既不自律，也不自愛。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18

投機的「台灣志文出版社」

揭開費正清的畫皮（下）

打斷費正清的狗腿

李先念自始至終反毛

談中共問題的研究與報導

少男少女集體自殺悲劇

培養假洋鬼子的台北洋學校

防禦蘇聯「核子突襲」

「裝模作樣？」

嚴以敬作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秋聲 回文

封淑英

聲聲咽寄訴幽幽。露泣[illegible]漸[illegible]秋。
清響細敲頻葉落。冷光微轉幾螢流。
征宵一蟀悽調杼。立岸雙[illegible]泊舟。
鳴怨眾生情惻惻。平難有物感時憂。

回讀：

憂時感物有難平。惻惻情生眾怨鳴。
舟泊[illegible]立。杼調悽蟀一宵征。
流螢幾轉微光冷。落葉頻敲細響清。
秋老漸[illegible]泣露。幽幽訴寄咽聲聲。

牛郎羈旅

黃賜照

大有園中怨戾深。遣回紅獄最傷心。
垂[illegible]。[illegible]。
命似鴻毛輕一擲。山名桐嶺又重臨。
此際[illegible]。離[illegible]。

前題

前人

南北迢遙一水分。時艱鵲餓雁離羣。
仰瞻銀漢橋經斷。俯眺珠河日已曛。
郎寂可尋花[illegible]月。[illegible]風雲。
[illegible]。[illegible]。

織女傷情

前人

年看銀漢[illegible]。[illegible]。
燈寂影[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枯顏莫駐年年老。霜鬢題添日日憂。
飲水自療飢渴後。捲簾何處覓牽牛。

前題

前人

酸淚[illegible]。[illegible]。
房[illegible]。[illegible]。
對鏡久[illegible]。[illegible]。
廿年[illegible]。[illegible]多。

芰荷香

麥正本

月痕移。悵頻消瀲灩，叠起漣漪。敬垂[illegible]蓋，[illegible]步依依。香深翠密，怎此情，還被風知。沾粉淚，漸褪紅衣。沉埋[illegible]，多少情絲。悄自盈盈竚立，奈素心深結，清苦難揮。綺[illegible]步，舊時風月迷離。[illegible]去後，便至今，蹤跡堪疑。愁萬一，打槳來時。難禁涼意，盡載幽思。

前調

蕭君亮

翠[illegible]。且高歌擊節，放櫂橫塘。錦[illegible]吹浪，送來陣陣荷香。霞裾縞袂，笑六郎，那似紅妝。風過處，漾起微涼。翻開翠蓋，惱煞鴛鴦。停橈行[illegible]，[illegible]盡酒，如飲仙漿。盡[illegible]處，頓思歸臥滄江。[illegible]外，[illegible]時，[illegible]忘。天海闊，追遙任我翱翔。烟波嘯傲，淌瀁徜徉。

前調 代[illegible]

潘學增

[illegible]，[illegible]，老少分[illegible]。老年持重，少年進取無休。老年保守，古有云，志在春秋。豪放小子咻咻。新潮至上，封建堪羞。[illegible]難教會合，[illegible]辯說，隨陸下[illegible]，[illegible]如讀，未[illegible]溫柔。後前[illegible]代，比[illegible]，[illegible]行舟。東西不見兩陬。如何肯構，積漸成仇。

前調 本意寄[illegible]分存

陳靜庵

[illegible]。正[illegible]風午枕，吹夢西塘。早荷依約，[illegible]幽香。[illegible]，蘸夕漪起弄霓裳。誰共我折碧傾觴。村[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往[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芳。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髮，便[illegible]。還[illegible]影秋來，紅衣漸減，翠葉難當。

前調 送[illegible]

陳炳鴻

曉風微。正高荷欲睡，倦鳥羣飛。放懷[illegible]寄，闌橈且任徘徊。屯門一[illegible]，悄無言，猶綰斜暉。炎徼外，翠繞珠圍。人方[illegible]夢，地[illegible]桃溪。藐[illegible]流[illegible]歲月，[illegible]池咫尺，世事多違。路窮舟楫，庾郎詞賦堪悲。兩三燈火，漸隔江，烟樹淒迷。回首處，寂寞畦籬。天低雲重，山異城非。

前調

高福永

舊園林，記花開如意，草結同心。短春纔送，又迎長夏初臨。芰荷香裏，拗碧筩，[illegible]閒斟。曾此擬，戲水雙禽。垂楊曲岸，樹樹成陰。夢樣萍逢絮別，甚幽期屢誤，歡侶難尋。十年重到，乍驚兩鬢霜侵。紅銷翠減，賸者回，獨自沉吟。愁幾許，一似秋深，[illegible]，落日江潯。

前調

陳襄陵

芰荷香。在錦落曲岸，蘸柳橫塘。畫橋東畔，凭闌共數鴛鴦。滿林荔子，更替人，留住斜陽。蟬噪晚，顧影雙雙。[illegible]，只道尋常。少小年華一夢，況[illegible]垂暮，爭忍思量。涉江難再，棹歌早換宮商。秋心自苦，念近來，不辨炎涼。憔悴甚，倘[illegible]，水佩風裳。

前調

劉[illegible]衡

望天涯。正茫茫客路，渺渺余懷。征帆甫去，斜[illegible]歸鴉。立[illegible]色，對茫寒，[illegible]。[illegible]意，今古同嗟。潯陽司馬，黯盡琵琶。擊筑但成感慨，賸酒痕劍　，莫更奢遮。行人弓箭，雄歌回首風沙。陽關唱後，覺勞勞，幾見回車。驚夢休問誰家。已無情淚，灑到黃花。

華帮害怕親蘇分子 舉起紅旗引狼入室

編輯先生：

最近烏蘭夫訪問澳洲，在國會上說，兩個超級大國中，蘇聯比美國更具危險性。由於美蘇爭奪世界霸權，世界遠遠未得安寧。超級大國一方面大喊裁軍緩和，一方面却到處擴張，有更大欺騙性，就有更大危險性。

烏蘭夫這一番話，並不新鮮，毛周生前早已如此叫喊，目前的華鄧，只是留聲機，烏蘭夫則是翻板錄音帶，拿往海外重播一輪而已。烏蘭夫、韋國清、賽福鼎，是大陸蒙族、僮族、維吾爾族的頂尖兒人物。特別是烏蘭夫與賽福鼎，本身並無實力，却在翻天覆地的奪權鬥爭中屹立不倒，全拜其被用作少數民族的樣板之賜。

烏蘭夫說蘇聯比美國更具危險性，此話對中共來說，確實一點不假，世人均知道美國只會在亞洲自由國家中攪攪顚，非使其落入共黨懷抱不罷手。

但對共產國家，則不敢動它一條毛，以越南來說，先把南越攪垮，拱手讓給北越，接着便要與越南建交，美國佬寧可越南讓共產黨統治，也不願見到其所謂獨裁者的統治。因此，中共一百個放心，美帝是不會侵畧「中國」。相反的，蘇聯則會分分鐘整蠱中共，中共不怕蘇聯直接武力入侵，因爲中共不是捷克，但最怕的是在中共內部攪一個親蘇集團，由於彼此都是供奉馬克思神位，攪一個親蘇共產集團，比攪一個資本主義集團來得容易。

只要中共內部有一實力者舉起蘇聯的馬列旗幟，蘇聯在幕後全力支援，不難把高舉馬列毛旗的北平集團推翻，毛澤東也是全靠斯大林撑腰才取得天下，後起人物，又何嘗不能靠布里兹尼夫撑腰取得北平政權。况且蘇聯攪共產國家內部顚覆活動確實一流高手，波蘭、匈牙利事件，便是其大顯身手的傑作。

中共力拉美帝，完全基於這種恐懼觀念下進行。毛澤東的晚年，已發現大陸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只要有一股暗流在他死後投向蘇聯去，蘇聯不用陳兵百萬邊境，也可以把北平政權攪垮，重建親蘇的共產集團。

因而老毛不惜背棄老祖宗教規，與美帝勾結，解除蘇聯外在威脅，瓦解內部親蘇勢力，此一石二鳥，收効相當大。

華國鋒登台，發現四人帮的餘黨準備投靠蘇聯，更不敢對毛澤東的絕招怠慢，除大力鎮壓四人帮餘黨外，且將反蘇放在第一位，以前稱美蘇兩霸，現在改稱蘇美兩霸，以達到打擊蘇聯的傾覆活動。烏蘭夫說蘇美兩霸爭奪世界霸權，僅是藉口而已，主要目的，還是針對蘇聯要重整共產國際，使共產國家回復到斯大林時代的統一局面。

鄧小平最近單方面聲稱「中蘇友好條約」無效，該欵是在毛一面倒，高叫老大哥，與斯大林簽訂的。期限爲三十年，主要內容是雙方受到外來侵畧時有互相支援的義務。即是說中共有什麼冬瓜豆腐，老大哥可以直接出兵相助。相反者，亦然。該欵尚未夠期，矮鄧便片面提出作廢，可見華鄧是害怕蘇聯找尋藉口入侵，倒不如廢掉來得安全。

更可說明，所謂蘇美兩霸者，在中共眼內，蘇聯才是眞老虎，美國只是無牙紙老虎，毛澤東廿年前所說的美帝是紙老虎，比劉伯溫的預言還更準。

讀者 劉鬚生
（九月十六日）

區，以梯田為主，陳永貴以開闢梯田發跡。學大寨運動一起，許多地區便盲頭烏蠅安照大寨這塊樣板去幹，他們放下現成水田不好好幹活，爭相跑去老遠的山地闢梯田，要造一個本地的大寨，結果「新大寨」的雜粮收成補不上水田稻谷的失收，眞是得不償失。幹部立了大功，當了一個小小的新陳永貴，却苦了農民。基於此種混帳現象，「人民日報」不得不修正毛澤東那一套，提出了「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能生吞活剝，一成不變的照搬。

鄧小平一上台，便從宣傳工具入手，把毛澤東思想慢慢化解，剔掉，這總比在「八大」時一筆勾消毛澤東思想，來得聰明。華國鋒目前的處境，根本不可能保留毛思想，況且，為了能繼續保留紅朝第二代皇帝交椅，即使毛思想丟進毛厠，也冇眼睇，此是識時務者也。

讀者　七包子

（九月十四日）

虛虛實實以退為進 時機一到矮鄧登位

編輯先生：

日本一新政黨「新自由俱樂部」國會議員訪平，向鄧小平詢問，是否會出任「總理」一職，鄧小平回答說，雖然黨內有人認為我應担任總理，但我不希望當總理，願意繼續當副手。並且說，總理的工作很繁重，比我年輕的人很多，我還要活二十年。

鄧小平的話，外國人大吃一驚，除說他自謙外，更推測可能由汪東興、紀登奎、韋國淸這三個較鄧年輕的人出任「總理」。

矮鄧口不擇言

鄧小平是一個口不擇言的人，經常像台上的丑角「爆肚」，所不同的，爆肚的戲子是草包，而鄧是邪才實料之人。鄧小平語錄尖酸刻薄，幽默諷刺，什麼「坐直升機」、「黑貓白貓」，其活色生香，毛澤東的八股呆板語錄，簡直無法比擬，故能在大陸內外，膾炙人口，婦孺皆知。

鄧小平在毛周當權時，權力受「四人帮」嚴重威脅，分分鐘被轟下台，但仍敢發表不合四人帮胃口的論調。目前重掌大權，所講的話，自然不會先向誰人請示，心血來潮，愛說什麼便什麼，甚至不經大腦，即使說錯了，也無人吹脹他。這一點，很像毛澤東死前一樣，語無倫次，也當作英明指示。

鄧小平洩露美毛會談秘密，只有鄧小平一人能作，十個華國鋒也不敢這樣說，等如下之的葉、李、汪，更無違論矣。

鄧小平說萬斯欲把台北與北平的使館調位，遭到拒絕；福特提議若再當權，斷絕台北關係，與北平建交，均被阿卡與阿福否認，使國際人士不知那個車大炮，由此可見鄧小平口不擇言之一斑，也足證鄧小平正眞已成為北平掌門人。

日本仔唔化

日本仔當面詢問鄧小平哮唔哮「總理」寶座，鄧小平耍了一招峨嵋太極，使日本仔墮入五里霧中。其實日本仔這一問法是多餘的，華國鋒現在假假地是「總理」，且是毛澤東死前「欽定」，直至目前，華國鋒仍無放棄跡象，倘若華國鋒早已聲稱不願再担任此職，趁「人大」還未召開確定人選，日本仔這一問，倘有可言。在華國鋒未聲言放棄總理一職之前，鄧小平則說要担當此職，無異撬華國鋒牆腳，華國鋒落不了台，鄧小平也不會得到益處。鄧小平欲當總理，眞是易過借火，只要在「人大」中做做手脚，便可立即登位，不過，這一來，硬迫華國鋒讓位，以鄧小平今天的聲望，似乎並不光采，以鄧小平的個性，也不屑於此。鄧小平所希望，是要華國鋒先行自動辭職，還要華國鋒親自「三顧草廬」，然後在千呼萬喚中出來，名正言順，坐上總理交椅，才不脫鄧小平梟雄本色。要做到這樣，並不困難，且有例可循，毛澤東被劉少奇轟掉國家主席寶座，當年並沒有說毛澤東被迫摔下來，後在文革打垮劉少奇，毛澤東才說是被劉少奇陰謀迫下台。

鄧可效法劉少奇

毛澤東丟掉國家主席時，發表全國廣播，說自己因致力於馬列主義研究，無閒再担當國家主席，只任黨主席，使自己全力為黨工作。於是劉少奇便名正言順上台了。鄧小平也可用這一招，先使華國鋒效法老毛，發表公告，說自己今後致力於毛思想研究，不能再有精力兼任「總理」，如此這般，鄧小平又可像劉少奇一樣登台了，大陸人民對這種共「法」有誰敢說一個「非」字！

鄧系要鄧當主席

鄧小平對日本仔說，他不希望當總理，願意當副車，這絕不是鄧小平的心裏話，在這句之前，有雖然黨內有人認為我應担任總理一句，此是畫龍點睛之處，也是鄧小平心底要道出的話。外國人說他謙厚，只是從表面現象看，未能了解中國兵法中著名的「虛則實，實則虛」。「虛虛實實」與「以退為進」，是兵家與政客常用的。

鄧小平說話，可作如是觀。況且，即使鄧小平願當副車，鄧小平手下的人也不願他屈就，像胡耀邦之流，只有鄧小平的水漲，其船才能高。鄧系人馬的野心，不是鄧小平當總理這麼簡單，他們還要鄧小平當黨主席，因為只有鄧小平當上黨主席，他們才有機會接班，當中共第三代皇帝。

讀者　矮腳虎

（九月十五日）

「人民日報」繼「紅旗」後又鞭毛
以馬克思代替毛澤東揚棄毛思
在毛思想掩飾下進行摒棄、刪割、修正等潛移默化工作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本月十三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目是「用馬克主義辨證思想指導革命競賽」，號召「現在離年底只有一百多天了。各級黨委一定要乘十一大的強勁東風，切實抓好比、學、趕、帮、超的社會主義革命競賽，帶領廣大職工，大幹一百天，爲實現『今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而奮鬥！」「工業學大慶，普及大慶式企業羣眾運動開展以來，先後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展開了競賽」，「競賽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參加競賽人員之廣泛，都具有新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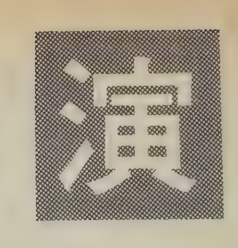
該文強調，「展開競賽，必須講求實效」，總之，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學了大慶，外地外單位的經驗，业切切實實改進自己的工作，講求實效」。「競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防止形式主義，華而不實」。「要把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各項技術經濟指示，化爲具體的指示，落實到車間、班裏、個人。」

這篇論說，從文章標題到內容，顯出自鄧小平文化嘍囉手筆。在過去，凡有關工農業生產指示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爲主導原則，即使毛劉時代便已如此，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結合中國實際情况的創造性理論，舉凡有關大陸的一切施政、生產、建設、都以毛澤東思想掛帥，而馬列主義理論反變成空洞口號。中共在工農業生產方面，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便規定以毛澤東思想爲行動指南，一直控制大陸每一個生產單位，直至搞出一個鬼哭神嚎的三面紅旗運動，帶來三年大飢荒，劉鄧收拾殘局，毛思想才失去支配地位。可是不久，隨着文化大革命一起，毛思想捲土重來，四人帮垮台前，毛思想變成大陸的「王法」，馬列主義也要拜下風，每一篇文章，沒有毛語錄，便不成文章。其至高無尙威力，連基督的聖經，回教的可蘭經，也望塵莫及。

現在，「人民日報」社論標題，居然以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這塊大石，活生生把毛蟹壓下去，直視毛思想爲廢物。平情而論，華國鋒這個「孝子」在剛開放毛屍館哭了三日後，應該把此標題改爲「用毛澤東思想指導革命競賽」，才能表其「孝」道，華國鋒連這一點都作不到，確使毛澤東傷透了心，枉費爲他寫「你辦事，我放心」這六個字。

社論要大陸人民大幹一百天，切實抓好比、學、趕、帮、超的社會主義革命競賽。倘毛澤東思想仍能得令，不被摒棄，此句應爲「苦」幹一百天，切實抓好「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革命競賽。矮鄧文化打手，在句語運用上獨出心裁，另創新詞，把毛澤東說過的詞彙全部棄之不用，此鞭毛手法，不採大刀闊斧，而用沉移默化，表面高舉空洞毛思想，實際進行刪削，使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消失於無形，誠高手也。

社論特別強調，競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防止形式主義，華而不實。像錘子般重重地向毛屍上鞭下去。在過去，凡以毛澤東思想爲主導的每一項工農業生產，普遍存在虛浮作風，他們只會念毛咒，虛報生產數字，上下互欺，把產量下降說成增產，失收說成豐收。毛澤東思想已夠形式，他們在實踐中更形式化，爲何不「華而不實」！不要去說大躍進時的畝產「萬」斤，小高爐大煉「廢」鐵這等虛報華而不實現象，即以文革時的新生事物「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來說，簡直使大陸的每一個工農單位全變成「阿茂整餅」，冇嘅樣整嘅樣，大慶、大寨，是一個地區，有其特定環境，自身條件，而全大陸的每個地區，也有其不同環境、不同條件，它們不按照本身的環境，條件去進行生產，完全套用此兩個小地區的生產方式，作業形式，再加上一切行動安照毛思想，結果，使各地生產出現不協調現象，而導致生產失敗。舉例來說，山西昔陽的大寨是一山




蔡東方

他爲「關門亭侯」。

古語說，「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龐德爲了答報曹操而心甘情願的死，是死得很舒服的。我們後世的人，也許覺得他不該爲曹操而死，因爲曹操是一個大壞人。然而，我們能知道曹操壞，龐德却沒有辦法認出曹操的壞。他只感覺到，曹操對他個人極好，看不見曹操對漢献帝不好，對漢朝不忠。反過來說，他倒是很曉得劉備如何對劉璋不起，連帶的也就萬分不願意向劉備的部下關羽投降。

他回罵關羽的一番話，是我們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所怎麼也聽不進去的。他說：「豎子！什麼叫做投降？魏王有一百萬身穿盔甲的將士，威振天下，你的劉備只是一個庸才。怎麼敵得了魏王？我寧可『爲國家鬼』，不爲賊軍的將。」

這幾句太不客氣的話，不但辜負了關羽愛惜他，想保全他的美意，而且逼得關羽除了殺他以外，不能作別的決定。

（他並沒有像三國演義所說，帶了棺材找關羽比武藝。）

關羽死在四五等角色之手

曹操接到關於他寧死不降的詳細報告，哭了一頓，封他的兩個兒子爲「列侯」。

龐德的大兒子，是龐會，其後當了「中衛將軍」。王隱在「蜀記」裏說，龐會跟隨鍾會去伐蜀，找到關羽的後人，將他們完全殺光。這種說法倘若可靠，那龐會也太不夠意思了。兩軍相爭，各爲其主，陣亡與否，被虜與被殺與否，都不是私仇。如何可以當作私仇來報復呢？（所好，王隱的這部書，以「內容不可靠」著名。）

曹操對于禁之降與龐德之死，頗有感慨。他說，認識了于禁有卅年，沒想到于禁在遇到危難的時候，表現得如此趕不上龐德。

他趕緊派駐屯在南陽郡宛縣的徐晃，帶精兵前往援救仍在死守樊城的曹仁。

徐晃與關羽是同鄉，幷州河東郡人，關羽出生在解縣，徐晃出生在楊縣。兩人自幼認識，感情很好。這一次，徐晃與關羽對壘，却一心以戰勝關羽爲目的。

徐晃把軍隊停駐在陽陵坡，不忙於進攻關羽在襄陽縣之北，偃城鎮的大營。曹操也追下了一道命令給他，叫他靜候加派的十二營兵士到來，然後才一齊前進。

關羽對樊城所築的圍牆，有兩個重要的屯，一個叫做「圍頭屯」，一個叫做「四冢屯」。徐晃於增援的十二營兵士到達以後，宣傳要攻「圍頭屯」，而秘密行軍，向著「四冢屯」，而秘密行軍，向著「四冢屯」的方向前進。

關羽在圍頭屯聽到消息，帶了五千兵來「四冢屯」搶救，和徐晃惡戰了一場。關羽戰敗，退到「四冢屯」裏面去。徐晃就衝過了十重的鹿角，追關羽的兵，追進了「四冢屯」的內部，獲得大勝。關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圍，他的部隊戰死與沉入漢水之中的很多。

這時候，關羽得到消息，公安與江陵已經先後爲呂蒙所襲取，傅士仁與糜芳二人均已先後對呂蒙不戰而降。

關羽本可以改向西北方向走，却由於和孟達劉封處得不好，不敢經過他們在房陵上庸一帶的防地。關羽仍舊冒險先向南走（湖北到當陽東南的）麥城，又聽說陸遜佔了江陵西邊的宜都。

關羽沒想到，他蓋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無可奈何之下，叫殘餘的部隊樹起降幡，自己帶了十幾名騎兵，騎馬走小路，改變方向，向北，希望能穿過山地，逃出孫軍的掌握，走到劉備的漢中或益州。

他走到（當陽西北的）臨沮，被孫軍的朱然、潘璋帶兵擋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馬，姓馬名忠，捉住了關羽。關羽便這樣死在這幾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氣，可歎；可恨，可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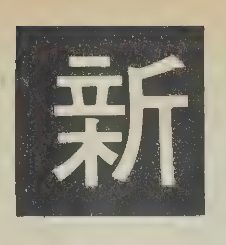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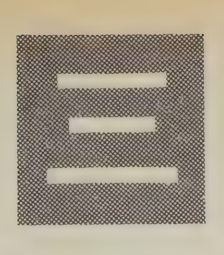
劉備與關羽對於孫權，誠然都有過很多的不是，然而孫權竟然背盟棄好，投降共同的敵人曹操，殺害了關羽，眞是太過分了。

關羽之死，是直接死於潘璋與潘璋的一個姓馬名忠的司馬之手，間接死於呂蒙之手。呂蒙雖則是孫權的忠臣，却不識大體，只曉得爲孫權擴充領土，襲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孫權，叫孫權留下叛盟賣友的惡名，也叫孫權不再能夠忠心於漢爲號召，而成爲道道地地的割據一方的無立場的軍閥。

呂蒙爲孫權立下了這一番頗成問題的功，受到孫權的厚賞，他却無福消受，孫權任命他爲南郡太守，封他爲孱陵侯，賞他黃金五百斤，銅錢一億。這些，便是他害死了關羽的代價。

封他爲侯爵的公文，還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徵之一，是吃東西吃不得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孫權這時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宮內，叫人把呂蒙抬進行宮的「內殿」，以便親自照料。孫權找了最好的醫生來治，同時懸賞：誰能治好呂蒙，就賞他千金。有時候，醫生用針灸的方治呂蒙，孫權見到針刺入呂蒙的肌肉，便自己覺得痛。



第六，關羽打襄陽樊城，看來頗為順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這兩個城，繼續北進，許縣以南，甚至許縣以北，黃河以南，以及許縣城內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經或正在準備，對關羽響應，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馬懿的勸阻，很可能放棄許縣，遷都到黃河以北，然而，這位關羽却從來不把孫權放在眼裏，拒絕孫權與他攀親的提議。

關羽拒絕孫權攀親

這拒絕攀親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嚴重的一件。孫權有意思替他的一個兒子，娶關羽的女兒。這件事倘若成功，那麽，孫權雖已失掉了作為劉備的二舅子的資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孫策；孫權是孫夫人的二哥），却又成了劉備的第一武臣關羽的親家。豈不很好。誰料到，我們的關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僅拒絕了媒人的提婚，而且罵孫權的兒子為「犬子」，說「虎女怎麼能夠配犬子！」自比為虎，而稱孫權為犬。這就未免太過分了。

孫權的脾氣，早就是壞得有名。他怎麽受得了關羽的侮辱？即使劉備關羽不會在漢中與襄樊同時佔了上風，孫權也會得僅僅為了這拒婚與罵人的事，對關羽興兵雪恨的。况且，又有呂蒙、陸遜這兩個急於立功升官的人，不斷在孫權面前說關羽的壞話。

孫權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連絡劉備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東的「獨立王國」，進一步問鼎中原的，只有魯肅一人，而魯肅此時已死！

於是，孫權下了决心，給關羽顏色看，對劉備翻臉，不惜在暗中向曹操遞降書，「以討羽自効」，以討伐關羽來證明他向曹操投降的誠意，對曹操報答受降之恩。

曹操接到孫權的降書之時，眞是「喜可知也」。我們可以想像得出，曹操是如何的喜歡。

然而，曹操高明得很，高明到非孫權或關羽所能夢想得到。曹操一方面立刻接受孫權的投降，以漢獻帝的名義封孫權為「南昌侯，領荊州牧」，一方面却出賣孫權，向關羽討好，把孫權寫給自己的降書原件，用飛箭射進關羽的司令部。目的是賣一個人情給關羽，叫關羽和孫權拚命，他同時可以坐享漁人之利，不僅襄樊可以解圍，而且孫劉雙方一定會打得不可開交，兩虎相鬥，一死一傷。

關羽接到曹軍射來的孫權投降曹操的「降表」，並不立刻加以理會。一則是，他懷疑曹操造謠，破壞孫劉雙方的友好關係；二則是，他已經留了不少部隊在江陵與公安城，分別交給了麋芳與傅士仁，不怕孫權來襲擊他的後方。

關羽的應付方針，是：先把襄樊攻下。襄樊攻下了以後，長驅北上，佔領南陽、許縣、洛陽，把曹操趕去當時的濟水（現在的黃河）以北，然後再一面守住濟水的南岸，一面分兵到江陵、公安，或江夏郡、長沙武陵等郡，收拾他所一向很看不起孫權，以及孫權下面不配和他交手的呂蒙。（這時候，陸遜的姓名還不會有多少人知道；關羽可能從來沒聽人說過或提到過他。）

站在關羽對面的，以前是扼守青泥河的樂進，現在是死守樊城的曹仁，與屯駐在樊城之北的于禁、龐德。

關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劉備稱王的第二個月，幾乎破了樊城。漢水在當時突然水位增高，關羽就引了漢水的水，灌在樊城城牆之外。（方法是：一、把漢水下游堵住，二、繞著城牆，再造一圈土牆；三、引水進入這兩牆之間。）

關羽把水引得越來越多，使得城牆剩下在水面之上的僅有幾塊模型版那麽高。城外是一片汪洋。于禁的七個軍，都完全被淹得死的死，逃的逃。于禁本人，被關羽活捉，投了降。關羽把他押送到江陵後方安置。

龐德困守在營外的臨時土堤之上，寧死也不肯降。某一天，關羽乘了大船，親自來和他交戰。他從天明戰到中午以後，把箭都射完了，對關羽及關羽的兵，用刀劍搏鬥；他的部下將士，除了他與兩個人以外，也都已完全向關羽投降。龐德與這兩個最後在他身邊的人，仍然不肯甘休，跳上小船，向曹仁大營的方向划去。可惜，命運不濟，他們三人乘的這隻小船翻了。他躲在船身之下的水裏，躲不了多久，被關羽捉住。

他對關羽「立而不跪」。關羽用罵他的口吻，勸他投降；「你有哥哥在漢中郡，我想用你為帶兵的將軍。你為什麽不早一點來降？」

龐德的確是有一個哥哥在漢中。他們兄弟二人，原為馬騰、馬超的部下，跟馬超到了漢中，便留在張魯下面任職了。曹操收降張魯，連帶的把龐德也收了過來，帶回許縣。龐德的哥哥留在漢中，於漢中被劉備攻下以後，成了劉備的部下。（哥哥的名字叫什麽，無考。）

龐德和他哥哥，是涼州南安郡狟道縣人，與荊州南郡襄陽縣的龐統，不是很近的本家。彼此也並不認識。

龐德這個人，對馬超張魯均不十分依戀，却十分感激曹操的知遇。曹操對他也確是極好：拜他為「立義將軍」，又封了

色大轎車，問道：「我們坐汽車去。」

伊里契夫點頭道：「坐汽車，這兩部車是政治局委員坐的，特別開來供主席同志用。」

毛澤東說道：「這就多謝了。」當時也更放下心，跨進了汽車，發現內部裝修確實豪華，全部絲絨墊葬，只是陳伯達未能來，所帶的警衛也不能來，伊里契夫另外帶了一個俄人作翻譯，國語說的可比陳伯達標準的多。

車行兩個鐘頭，到了一間工廠停下，毛澤東不認識俄文，也不知道是什麽工廠。進了門，工廠黨委書記來歡迎，陪同進車間參觀，看見全是女工在裝配一種零件，毛澤東站着看了幾分鐘，覺得很好玩，就用手拿起一副裝配，伊里契夫過來問道：「主席同志是不是很有興趣？」

毛澤東點頭道：「這是很好玩的，也不費力氣。」

伊里契夫說道：「既然主席同志有興趣，不如就在這裏實習了。」

說過未等毛澤東答覆，就打一個手勢。黨委書記很快取過幾套工作服。伊里契夫取過一件寬大的，說道：主席同志可以穿這一件。」

毛澤東當時一怔，問道：「我穿這幹嗎？」

伊里契夫說道：「主席同志不是要學習嗎？」

毛澤東一聽說要他作工，當時急了，說道：「我不是工人。」

伊里契夫說道：「主席同志是工人階級領袖，當然是工人，不必客氣。請吧！」

毛澤東看伊里契夫已換好工作服，找一個位子坐下，其他的幾人也都換上工作裝，各把一個位子去工作，就剩自己一個人，站着也實在不像樣，只得換上工作服也找位子坐下，學着去裝備，把幾件零件安裝在一起，工作雖然不吃力，但坐得時間久，又是硬木凳，沒有靠背，沒有扶手，毛澤東十幾年來也未吃過這種苦頭，弄得腰腹背痛，漸至頭昏腦脹，再看伊里契夫却越作越有精神，也不便停止，好不容易捱到放工，天色已經黑了，工人聽到哨子一响，爭先恐後外出，五分鐘時間，廠房全部走光，只剩下他們這一羣人。

伊里契夫過來問道：「主席同志辛苦了。」

毛澤東心裏眞恨到想咬他一口，但是還得滿面陪笑說：「不辛苦，不辛苦，我過去也經常勞動。」

伊里契夫說道：「這些我們都知道，不過，史大林大元帥還是希望主席同志盡量從工作中鍛鍊自己。」

毛澤東連聲點頭道，多謝史大林大元帥的關懷，我一定按照指示努力學習，充實自己。」

下工後，到了招待所，毛澤東被帶進一間房，兩張床，上面舖了一個草褥子，另外一個類似棉布的睡袋，當時又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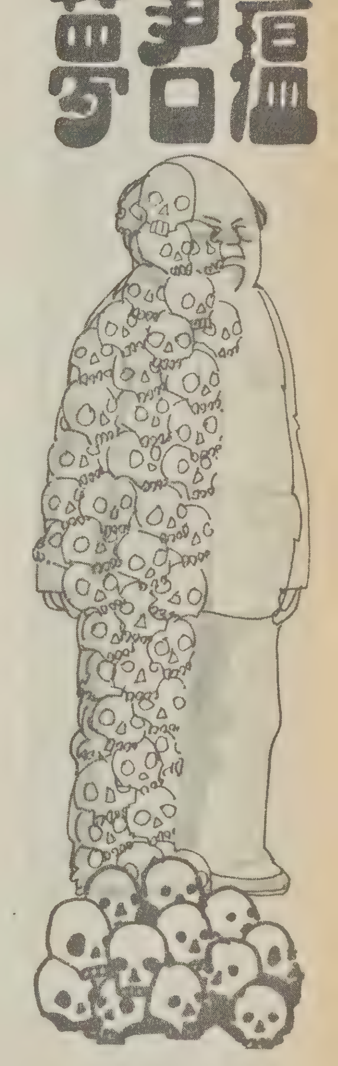
伊里契夫說道：「我和主席同志今晚就睡在這床上，這是工人宿舍，我們要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毛澤東無話可說，只有苦笑。

停了十分鐘，有人搖鈴，伊里契夫起身說道：「請吧！開飯了」，毛澤東跟着伊里契夫，翻譯，三人一道走進了飯堂。

矮仔多計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陳伯達一看名片也怔了一下，這張名片一面俄文，一面中文寫上官銜，顯然是專門寫給毛澤東看的。但客人已經來了，也不能不見，當時向侍者打個手勢，侍者拉開門，伊里契夫滿面笑容走進來。

毛澤東只好按着沙發扶手站起來，顫抖着同伊里契夫握一握手，陳伯達招呼坐下，自己坐在兩人中間，等候翻譯。

伊里契夫陪着笑臉問道：「聽說主席同志要到各地去參觀，史大林大元帥特派我替主席作伴。」

毛澤東一聽說史大林派伊里契夫作伴，頓時走了眞魂，不知怎麼答覆，停一時說道：「關于史大元帥提出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本人完全同意絕對擁護。」

伊里契夫開始也一怔，後來想明白了，微笑一下，說道：「我們本是一家人，訂條約也只是一種形式，史大林大元帥提出的，主席同志當然不會反對。」

毛澤東連連點頭道：這是一定的，副部長同志說的一點不錯。」

伊里契夫問道：「剛才我請問去什麼地方參觀，主席同志還未答覆。」

毛澤東如夢初醒，說道：「我看還是在莫斯科參觀吧！」

伊里契夫說道：「大元帥意思希望主席同志到各加盟共和國走走。」

毛澤東愕然道：「要我去中亞細亞。」

伊里契夫說道：「也不止一個中亞細亞。還有基輔同列寧格勒。」

毛澤東說道：「那要多長時間？」

伊里契夫說道：「大概要兩個月。」

毛澤東擺手道：我如何能在外面住兩個月，副部長同志該知道，我們國內西南方面正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另一方面台灣國民黨軍又積極籌備反攻，我不在國內一旦有事，誰也應付不了。」

伊里契夫笑道：「主席同志，這些大問題我無權過問，我奉史大林大元帥的命令只是陪主席同志去各處參觀。」

毛澤東點頭道：「是的，是的，這點我也明白，我只希望副部長同志將下情轉達史大林大元帥。」

伊里契夫笑道：「主席同志應該知道，史大林大元帥對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事情都了若指掌，如果中國會發生什麼事，史大林大元帥一定會讓主席同志回國處理，現在還是請主席同志按照史大林大元帥的指示，到各地參觀學習，對主席同志自有好處。」

毛澤東此時眞嚇住了，看情形不答應也不成，答應，一旦去了烏茲別克，阿拉木圖，就說在那裏得霍亂病死了，不是變成了死無對證。一時拿不定主意，只是看陳伯達。

陳伯達說道：「既然史大林大元帥已有安排，主席也就不必考慮，一切聽副部長同志安排就好了。」

伊里契夫說道，「還是陳同志意見正確，就這麼辦，主席同志準備一下，我明日上午陪主席出發。」說過站起身走了。

毛澤東眼光光看着伊里契夫走出，也未想到起身相送，等到伊里契夫走過，才如夢初醒，問道：「伯達同志，你看會不會弄到那些人跡不到的地方把我整掉。」

陳伯達說道：「絕對不會。」

毛澤東問道：「你的把握何在？」

陳伯達笑道：「整掉了主席誰簽條約？」

毛澤東道：「你不是說叫周恩來簽。」

陳伯達說道「周恩來簽，也要主席在場，沒有主席，周恩來簽了算不算數。」

毛澤東點頭道：「你這一分析我就放心下了，總之，史大林大元帥叫我簽什麼條約，我就簽什麼條約，決不反對就是了。」

陳伯達說道：「主席能作到這一步，史大林大元帥自然也就滿意了，中國總要交給一個人治的，交給誰都是一樣，爲什麼不交給主席。」

毛澤東說道：「這話確有至理，我自信對史大林元帥的忠誠，決不在王明，李立三之下。」

陳伯達說道：「其實全世界共產黨人無人不對斯大林元帥絕對忠誠，否則國際共產主義也沒有今天。」

經過陳伯達一畫解釋，毛澤東算是放下心，第二天一早伊里契夫帶了四個人前來，請毛澤東一道出發。

出了旅館大門，毛澤東看見兩部一模一樣的黑

結賬，並說：「閒話得！」（湘諺小意思）。

路見不平助車伕脫險

由於柳森嚴歡喜去逛火宮殿這類地方，因此，抗戰初期，他在坡子街與大南街交口的地區，曾出過一次大風頭，也可以說是他打了一次抱不平。根據當時的報紙披露：一天下午，柳森嚴師父經過坡子街口時，發現一羣人在圍觀什麼，他也去參觀熱鬧。當他走近人羣時，見到一個全副武裝的軍官，對着一名人力車伕指手劃腳地厲聲叱喝，並向那車伕面上摑了一掌！柳詢問一位圍觀者，才知那車伕因聽錯外省籍軍官的說話，將車拉錯了方向，以致引起那軍官的勃然大怒，惹來一場誤會而挨揍！

也許是藝高人胆大，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充分表現出「大俠」的作風。柳認爲那軍官對於一個出賣勞力而値得可憐的人力車伕，欺壓得太過火了！於是，他馬上請外圍的觀眾讓開，走進人羣，首先將跌倒在地上的車伕扶起來；並勸他拉着車子離去。然而那軍官則餘怒未息，因而把目標轉向到柳的身上來！指着柳的鼻子大肆咆哮：「他媽的！你這小子敢把他放走？眞是活得不耐煩了！」柳則沉着地回答道：「那車伕不懂你的話，並非存心拉錯地方，你打他駡他，他一直不敢反抗，你還想怎樣？」

「我非揍死他不可！」軍官指着那車伕叱呼：「快給我滾回來！」

柳森嚴見那軍官橫蠻不講理，也有些氣憤了，他高叫：「車伕，你快走，這兒由我來負責吧！」接着指向軍官說：「你身爲國家的軍官，眼裏却沒有國家的法紀，對老百姓開口就罵，動手就打；他是一個可憐的車伕，而不是敵人，你憑什麼非打死他不可？」

「他媽的，你敢教訓老子！」那軍官不由分說即向柳的臉上摑來，柳一閃身後退，却給他撲了一個空，軍官更怒，作勢將掛在胸間的手槍掏下，就在他掏手槍的一刹那，柳一閃身已接近了軍官的身邊，行動快如閃電，那軍官已被柳摔倒在一丈開外的地上，而其手槍亦已握在柳的手中了。事後柳表示：他閃身一上，奪槍連摔人，一共不過兩秒鏡，而三個動作一氣呵成，淨乾利落之極！尤其更快的是，他在幾秒鐘內連槍彈也全部取出了。

那軍官從地上爬起，看到柳的手中有槍，不禁一驚，又摸摸自己腰上掛的只有一個空槍殼了，便知柳手中的槍是奪自他的，猶踉蹌地悻悻然罵道：「他媽的，你敢打我，我天今要槍斃你這王八蛋！」

柳把手槍遞給軍官，並笑說：「好吧，就讓你打罷！」軍官咨一檢查手槍，發現子彈已被取了，更怒：「我揍你死」！正當他準備採取行動時，一個傍觀者忽走近軍官身邊，輕言細語說：「軍官，你知道剛才奪槍的人是誰？他就是柳森嚴呢！」那軍官聽了，雖不敢再進逼，然其餘怒未消，直到憲兵來調解，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事後許多認識柳森嚴的人圍着他問：「柳師父，剛才你是怎樣動手的！」柳毫不猶預地表示：「這一招很簡單，卽人們所謂的「空手入白刃啦」！這裏只是用得快一點罷了。」又說：「這也就是快打慢，巧打拙的秘訣」！

小僧飛簷走壁的絕技

柳森嚴對於輕功問題，他表示除崇拜杜星五師父之外，在南嶽某寺也親見到一個飛簷走壁的人。但他覺得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當他訪問一位和尚時，却發現他眞正有着飛簷走壁的本領。這和尚住在山麓的一座廟裏，那裏的人都知道他的行徑很古怪，他每日出入都極少經過寺的大門，而往往從丈多高的寺院圍牆跳出跳進，甚至挑水担柴，也不例外。

柳森嚴在寺旁伏着約半小時，忽發現一條人影從寺院的圍牆上一閃而下，他定睛一看，那人果眞是個三十多歲的和尚；且其肩上還担着兩隻空水桶。柳判斷這人就是傳說中的怪和尚，他本想跟和尚攀談，但又希望看他能否担着水踰牆而入？因此，仍伏着不動。一會兒，怪和尚果然担水到了圍牆邊，他把水放下肩來，先將担桿摔進牆裏，然後縱容地以兩手捧着一水桶，一躍踰牆而入，跟着又躍跳出來，將另一桶水如法摔進。

柳伏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暗想：一桶水起碼有五十斤，卽使在平地用手提着也很吃力；而他却這樣輕描淡寫地，還捧着躍越過丈多高的圍墻而水不覆，豈非難事？相信這人不特輕功到了化境，內力亦已非常雄厚！於是希望結識這位世外高人，走進寺裏，向一位僧人作自我介紹後，卽要求會見主持該寺的方丈和尚。方丈聽說是大名鼎鼎的柳森嚴然來了，忙着出迎，柳向他表示來意說：「寶刹有一位大師，不僅輕功了不起，內力也很少見，我想拜見他。」

握小僧手腕滿面發青

方丈和尚覺得奇怪地說：「小寺向無習武藝的人，柳師父可能聽錯了！」柳也感到奇怪：「剛才我親眼看見他分別捧着兩桶水踰墻而入，難道還有錯嗎？」主持頓悟，便陪笑道：「啊！不錯，那是小徒，他那裏有什麼武功？什是喜歡跳跳蹦蹦罷了。他從小跟着我，直到現在還做些担水斬柴的工作，叫他出來拜見柳師父就是，但他根本不會練過武功的。」

一會，小和尚來了，他合十對柳說：「貧僧從未練武，更不知什麼輕功、內力。」方丈和尚也嘆道：「這只怪小徒的行徑古怪，惹來是非！」柳見他們還是誤會，便笑道：「大師們不要誤會，我這次特來訪問是想結識世外高人，怎敢跟他較技？」

方丈和尚加以解釋：「其實，小徒的確未曾習武，貧僧可以保證。至於他那躍墻的玩藝，我剛說過他從小就喜跳高跳遠，他每日在腿上綁着沙袋，再來跳躍，若能跳到五尺，卸下沙袋後則可跳到一丈多。他除腿上綁沙袋外，手裏還捧着石塊，前後練了十五年，所以他可以捧水踰墻了。」

柳森嚴仍不相信他沒武功，乃欲乘機試試他有無眞實內力，於是親熱地將和尚的手腕一握，見他滿面發青，柳才知道他說的是實情，乃笑道：「不料大師眞的未會練過內功，柳某得罪了！」

三湘大俠柳森嚴傳奇

胡養之

本刊「五一六」期所記「自然門」宗師「杜星五口中的霍元甲」一文中，曾提及「三湘大俠」柳森嚴的事跡，有不少的朋友和讀者們，都對這位傳奇性的武林人物覺得興趣很濃厚；但仍嫌其太簡單。同時筆者也意猶未盡。由於近三十多年來，凡是談中國武俠方面的，就多半少不了這位被稱為柳大俠其人其事。

武林高手兼調情聖手

實際上，柳森嚴這人的確帶有幾分傳奇性，他的個性很是豪邁爽快，他像水滸傳李逵一類人物，一根腸子通到底；更談不上有什麼城府的；也不像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大勇若怯」、「深藏不露」，帶有神秘氣氛的武林高手。相反地，他是一個放浪形骸，而毫不拘泥的人。當他高興的時候，若是你認識他說一聲：「柳大俠！請你露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吧！」保證他不會使你失望；並會鄭重其事地玩一套拳腳給你欣賞；有時他還要解釋那拳技的用途呢！就算你要求他教你幾度「散手」，以作防身，他也會使你如願以償。

唯其如此，所以，在長沙城市內外，若干三教九流各階層的人——特別是茶樓、酒館的職工們，幾無一不親熱地稱他為「柳師父」的！原來這些行業中的人們，絕大多數都曾向他學過幾手的；一經見面。他們往往使出「招式」，請柳森嚴指點；同時，柳也老實不客氣地當場給他們加以指正。因之，在長沙北門「濟森醫院」一帶所有叫柳森嚴為「師父」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掛名門徒。故此，在抗戰前後（民國廿二至卅八年）的十多年中，由於風氣影响所及，不僅長沙市區附近，甚至湖南、湖北及江西各省，都充滿着練武氣氛。

一般人總把「名士」與「風流」混為一談，其實，被稱為大俠的柳森嚴，也不例外。事實上，他的風流韻事，絕不遜於任何「名士」的。曾有一位經常跟柳森嚴接近的朋友告訴我一連串的的小故事。他說：柳森嚴不僅風流成性，且為調情聖手。一次，他們同去一間理髮店理髮時，柳森嚴的隣座，原來坐着一位三十歲上下的時髦少婦。那位朋友則背着柳森嚴而坐，對着鏡裏便看得清清楚楚。早就發現柳向她注視，而那少婦則無動於中，一面讓理髮師替她梳理；一面則撫摸着站在她面前約三、四歲大的兒子。柳大俠見到她一派正經，無懈可擊，只好向那天真無邪的孩子「埋手」，於是伸手摸摸少婦跟前的孩子，笑說：「這娃子（長沙話）長得真漂亮乖巧，你今年幾歲？」喂：小朋友，你有幾歲呀？」

孩子，你趕快告訴這位叔叔，不好意思說，他今年已是三歲半了。」

「這孩子怕生，你乖，等一會兒我買糖給你吃，告訴我你姓什麼？」柳進一步逗着那孩子玩，目的在想知道那少婦的身份。繼續說：「小朋友，你乖，等一會兒我買糖給你吃，告訴我你姓什麼？這位太太是你的什麼人？」柳進一步逗着那孩子玩，目的在想知道那少婦的身份。

果然，那少婦很爽快地答道：「我是她的媽媽，他爸爸姓曹，叔叔貴姓？」柳森嚴趕快表示：「啊！曹太太，我小姓柳。」

柳森嚴正想再問時，但那少婦梳理的理髮師則插咀說：「曹太太，你不認識這位先生麼？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柳大俠、柳森嚴師父了。」

「啊！先生原來就是柳大俠！」少婦坐回頭以驚奇的目光，盯了柳森嚴一眼。接着便十分興奮似地把孩子推到柳的面前去，笑着說：「娃仔，你快叫柳大俠，要他抱抱你。」柳森嚴立即將孩子抱起來，吻了他的小臉一下。據說，那位時髦的少婦理完髮後，便主動地邀請柳森嚴上館子去吃東西（等於香港人請到茶樓飲茶聊天）。而同柳去理髮那朋友，經過那次後便知道柳森嚴不獨是武林中的高手；且在情場上也有其很高的手段。

實際上，柳的生活很隨便，閑來無事時，最歡喜逛窰子。大家都知道：長沙城裏面最的著名的「野鷄窩」，是「大東茅巷」、「小東茅巷」；而比較高尙的地方，則在「天鵝潭」一帶，柳森嚴也常去光顧，不少的「多情湘女」，一見到柳大俠到來，就像羣芳競卉似地齊呼「柳師父」！同時柳森嚴對那些娘兒們，也能直呼每人的芳名。因之，人們便吃柳森嚴為「痞子」，大概也就是因為他這些不拘小節的生活方式所致。

好吃成性喜入小食店

柳森嚴生來就饞咀，凡是到過長沙的人都知道：除了開筵請客免不了上大館子之外，平時到小食店去吃，則是價廉物美；而長沙市面最著名的小食店，首推火宮殿。這裏好比南京的夫子廟，重慶的教場口、北平的天橋；也是柳森嚴經常去光顧的地方。

民宮殿位於坡子街，距離市中心的「八角亭」，約四百公尺左右；長沙戲院的近隣。由於那裏是一條小街，門前不很寬敞，兩旁排列着許多攤販如炸餃子、炸牛肉、炸臭豆腐、小燒餅、牛肉粉麵等及各式各樣的點心，幾角錢便有交易。裏面的小吃店，更是物美價廉；在長沙別的地方吃不到的，那裏則應有盡有，如紅燒湘江鯉魚、血炸子鴨、辣椒豆豉炒子鷄等，都是著名好菜；神仙砵飯尤其著名。

此外。火宮殿裏尙有說書的，算命測字檔、唱曲的及江湖賣藝者，也無不俱備。只要見到柳森嚴一進去，那些小吃店的堂倌們，立卽圍了上來，「柳師父」！「柳師父」！叫個不停！「今天作一樣爽口的辣椒炸子鷄，給你老人家（長沙人通常尊稱對方的口吻）吃好吧？」當柳臨走時，則有許多人爭着替他

太空旅行工具「太空梭」

朱武

美國太空梭「勇往號」脫離母機飛行成功，像徵著發展太空旅行事業的一個里程碑，美國計劃花費八十到九十億美元，建造五架太空梭，在今後五年內，進出地球軌道旅行，會像飛越大西洋的班機一樣普遍。

脫離母機試驗成功

八月十二日，美國太空人海斯和福勒頓駕駛太空梭「勇往號」，滑翔飛行將近六分鐘，然後降落，這是「脫離母機飛行試驗」的第一次，它代表發展太空旅行的一個里程碑，同時也向世人宣告，美國要發展載人的太空旅行事業。

這項計劃將花費八十到九十億美元，計劃中將建造五架可以再使用的太空梭，「勇往號」是第一架「太空飛機」。工程師們說，這些太空梭代表太空旅行的一次大改革——在今後五年內，進出地球軌道旅行幾乎會成爲家常便飯。

在八月十二日的試驗中，「勇往號」在達到七千六百多公尺高度時，脫離母機——波音七四七型巨無霸噴射機，經過一段快速滑行後，在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附近，一處沙漠的乾湖底上安全降落。

引擎停止．滑翔飛行

這次試驗非常重要，因爲一九七九年三月後，太空梭一旦進入太空，它回程中穿越地球大氣層的過程，以及所有使它安全降落跑道的操作，都是在「引擎停止」情況下進行的，就像試驗期間的滑翔飛行一樣。

明年，在美國加州將集中做滑翔試驗，密西西比州的科學家將完成主要火箭引擎的檢查工作。同時，猶他州的試驗要檢查太空梭機身外的推進器。

明年底，一切工作都要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的甘迺迪太空中心作最後的組合。一九七九年初，太空梭要進行第一次進入太空的試驗飛行，機上載有兩人，從事兩天半的太空旅行，太空試驗飛行預定要進行六次。

在最初幾次飛行中，太空梭將從佛羅里達州的太空中心發射，然後降落到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附近的德瑞登飛行研究中心，太空人可以安全地把太空梭降落到乾湖底上。

在稍後的試驗中，太空梭的發射和降落地點都在卡納維爾角。目前已建造了一條將近五公里長的太空跑道。工程人員解釋說，跑道一定要長，因爲駕駛員駕着這架本身沒有動力的太空飛機回航時，只有一次着陸機會，如果錯過，就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太空旅行 一飛冲天

太空梭進行第一次太空旅行時，它是像火箭一樣，從發射台一飛冲天。但是，它和早期的太空船不同，它重回地球和降落時，就像一架滑翔機，而且，太空梭可以重新裝配，一再使用。

在每次發射升空之後，太空梭會把兩個輔助火箭抛下，它們便張開降落傘，降落回到地球，由等候在海洋上的船隻拖回去再用。懸掛在太空梭外兩個火箭之間的，是一個太空燃料箱，它負責供應主引擎的一切燃料。太空梭離開地球大氣層之前，燃料箱也要抛棄，不過，它不必收回再用。

計劃人員估計，在全面作業之後，太空梭在例行任務中，可以在軌道停留大約一個星期。在每次飛行之後，經過十四天的整補和保養，就可以再回到太空去。

進出地球 家常便飯

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的官員認爲，由於太空梭具有可以再使用的特性，因此，太空旅行的費用得以降低，而且爲軌道領域開闢了新用途。他們預見，有一天，太空的軌道中會設立實驗室，出現太陽能衛星，甚至設立「太空工廠」，利用太空中無重量的特性，生產地球上無法製造的品質更純的產品。

太空署的官員預料，有五架太空梭之後，一年可能需要飛五十趟，將近每個星期飛一趟。一位發言人說，太空旅行「將來會像飛越大西洋的班機一樣普遍」。

要處理這樣的太空飛行時刻表，需要新的一批太空飛行工作人員。太空署剛剛結束徵求人員的工作，大約有八千餘人應徵，太空署將從其中挑出四十人。

甄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艾比說，毫無疑問的，會有女性人員膺選，担任非駕駛的工作人員。

因此，當美國把這項計劃推向廿一世紀的時候，不僅獲得了新面貌的航空器，而且也得到了新的一批太空人。（取材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

韓考古家・海底淘金
宋元古物價值百萬

李甫

六百年前，我國一艘商船前往日本途中，沉沒朝鮮海外，現經韓國打撈，共尋獲數千件宋元古物，價值一百萬美元。一考古學家說，這是全世界在歷年來最有價值的一項海洋發現。

宋元古物・無價之寶

韓國考古學家，正就數百年前沉沒於朝鮮半島西南端海岸外的一艘中國古商船，進行海底研究。

韓國政府的一個考古小組在一個月的打撈期間，共尋獲數千件中國古物及七萬枚錢幣。他們說，該船可能是一艘十四世紀的中國商船，在經由朝鮮半島前往日本途中沒沉。

一名考古學家說，他毫不懷疑這是全世界歷年來，最有價值的一項海洋考古發現。

這些考古學家於七月初開始，在漢城西南方的木浦地區海岸外，打撈這些無價的古物，並檢查該船的殘骸。去年共有一千五百件古物撈上來。這些古董包括瓷瓶、青銅器及鐵器。

船身腐壞・古物完整

考古學家檢查這艘船時，發現船首及船尾部份已全部腐壞，但是他們很驚訝地發現，船中央部份幾乎絲毫未損。

他們就在船的中央部位尋獲大部份瓷器及錢幣。這些東西都裝在木箱中。

考古學家估計這些東西屬於宋代及元代（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三六七年）的產品。

共有十一個完整的木箱被撈上來。其中已被打開的一箱包括幾十件瓷器、瓶子、小型佛像及其他物品，其他未打開的箱子則被送至漢城研究。

該研究小組的組長尹穆賓說，「以現代術語來說，這艘六百年的船隻是一種貨柜船」。船中央部分爲八節，共有卅三呎寬，船艙分爲十二區，堆着各式各樣的貨物。

價值一百萬美元的宋元瓷器

去年在該區發現的一個長七呎半、重七百磅的鉛，顯示該船重量大約在四百至五百噸之間。

尹穆賓說：木箱中的東西以十件爲單位包裝在一起，這點顯示古代的中國使用十進制。

有一個問題使考古學家頗感困擾：一件鑲有荷葉的青磁器被認爲屬於韓國的高麗朝代。但是考古學家不能確定這件青磁器何以混雜在中國古物中。

若干參加研究工作的考古學家的推論是，這艘古商船在禮成江的河口裝載若干物貨。該船隨後沿朝鮮半島西岸駛往日本，遇到內海的激流而沉沒。

美國青年・海底發現

如果不是因爲一位年輕的美國考古學家凱斯，該船現在可能還沉在離水底以下六十五呎爛泥中。

凱斯在韓國海軍蛙人的協助下，證實了這艘木製中國商船確實沉在海底，凱斯現年廿八歲，目前在德州A&M大學攻讀海洋考古學博士學位。他說，他是由國家地理雜誌派至韓國的。

凱斯說：由於水底的能見度極差，使他無法拍攝這艘沉船的任何照片，但他以手摸出這艘實際上埋在沙泥裏的船的大小及形狀。

他說，「船上的蛀虫蛀掉了露在沙泥外面的船首部份，但埋在泥沙下面的部份絲毫未損。無數的磁器及其他物品四散在船的周圍」。

凱斯說，雖然沙泥也許有助於這艘船的保留，但他警告說，貿然將該船撈上岸來，是危險的。他表示「只有小心謹慎的科學工作才能撈出這艘船而不受到損害」。韓國考古學家是採納了他的意見。

尹組長說，對這些藝術品的詳細研究，將能推出這艘中國商船的確實年代。

若干考古學家認爲該區可能還沉有另一艘商船，他們指出，若干藝術品在上述沉船的數哩外被發現，而且中國商船常常兩艘一起行駛。

韓國政府現正計劃於今年稍後舉行一次國際研討會，研究在中國古代商船沉沒地區發現的古物的價值。

官員們說，預料英國、日本、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專家，將被邀請參加這項研討會。

從沉船上及四周地區打撈上來的古物，將陳列在一所目前正在興建的國立博物館中。

貿易總額降為一百三十二億美元，為近三年來最低水平，已遠落於台灣貿易總額之後。其中下降最急遽者為對日本及美國的貿易。一九七六年大陸對日貿易總額僅合三十億五千七百萬美元，較前一年度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對美貿易只合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不及是年台灣對美貿易十分之一。

外貿下降與赤字預算

在收支銳降的情形下，一九七六年中共財政收支出現巨額赤字。據香港方面獲得大陸文件所透露，一九七六年中共赤字預算達美金五十億元。為防止赤字繼續擴大，其基本建設投資已全面減削。據「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的報導，本年度廣東省公路建設預算已較原定計劃削減百分之二十七。一葉知秋，顯見大陸國民經濟已陷入再衰三竭的困境。

為挽救惡化中的經濟危機，華國鋒上台後，曾不斷召開經濟性會議。其中動員最廣，宣揚最力者的第二屆農業學大寨會議及工業學大慶會議，出席人員均以數千計。此外並連續舉辦近五十個專業性會議，顯示其對解決經濟危機正傾全力進行。但所有這些會議，在精神動員上雖有若干作用，對大陸經濟危機的形成，並未能發生去火抽薪的功效。這些會議的主旨，仍不脫毛澤東路綫的窠臼係以「大寨」「大慶」為標兵，要求工農企業、自力更生，設法解決資金與物資不足，放棄倚賴上級援助的心理。這一「無米炊」的辦法，決無法解決實際問題。這次鄧小平的再出，顯然是中共的黨政軍幹部認為只有他過去倡導的那一套務實辦法，或許能挽救當前的危局。



學習與鬥爭影响生產萎縮停頓

當前中共經濟面臨的基本困難有三：

第一、由于十年來循環不斷的清算鬥爭，當權者作走馬燈式的換位，經濟發展缺乏一套指導原則，總體性經濟計劃無法產生。其第五個五年計劃原定去年開始實施。鄧小平當權時所製定的三項提綱，原為其經濟發展的主要綱領，去年竟為毛江派指為三株毒草，全部否定。結果新五年計劃迄未定案。一個以計劃經濟為標榜的政權，竟無法產生一套經濟計劃，難怪其財政貿易皆先後出現巨額赤字。如何迅速恢復幹部信心，重建計劃經濟的常軌，將是鄧小平上台後的試金石。

人民生活無法改善

其次，大陸人民經二十八年的壓制，對改善生活的強烈願望，已到了無法再等待的地步。華國鋒上台後，為爭取民心，曾宣揚將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這一諾言已使大陸人民發生一種期望。不能滿足這一期望，可能會迸發匈牙利及波蘭式的革命。余秋里在「工業學大慶」會議上，更宣稱「準備召開勞動工資會議，研究工資問題」。這是對大陸工人的新支票。大陸工人工資被凍結已二十五年，不滿情緒抒發而成各式各樣的怠工和破壞，而以前年杭州工人大暴動為集中的表現。但生活的改善與工資的提高，都必須在增加食物及消費物資供應的前提下才能體現。要做到這一點，不但要放緩對重工業的投資，更重要的還須裁軍減政；集中資源來加速農業與輕工業的發展，凡此皆非中共當權派所能做到。

復次，華國鋒藉軍人的支持而攫奪政權，上台後不斷強調「必須加強國防力量」，聲言要更新武器，加強備戰。本年年初曾先後召開有關國防建設的四個會議，顯示為滿足軍人的意願，中共新當權者在資源分配的優先程序上，用于發展國防工業的比重，仍將遠超過用于改善民生。人民生活的改善，將永遠是一張無法兌現的支票。

在民怨日深，物資枯竭的情勢下，所謂本世紀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遠景計劃，祇是空中樓閣。要澈底解決大陸經濟問題，新當權派必須全面摒棄毛澤東路綫，對外放棄世界革命，對內停止階級鬥爭。實施裁軍減政，集中全力來推行工農業建設。這些要與中共新統治集團最近一再宣染的準備戰爭「要立足于早打、大打」等狂妄思想，正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大陸經濟的衰退與危機

鄭竹園

近兩年來，大陸經濟情況，隨着權力鬥爭，陷入混亂狀態，每次運動，工人、農民耗費時間學習與鬥爭，且經濟政策不斷改變，無所適從，以致影响生產停頓，交通阻塞。再加上地震、亢旱，使國民經濟全面衰退。此一現象，直延續到華國鋒上台，儘管不斷召開經濟會議，也無法解決，其情況頗似六〇年代大躍進崩潰後的景象。

大陸經濟的特質

儘管中共控制下的大陸，已推行工業化二十八載，並先後實施四個五年計劃。今天大陸的經濟型態，仍不脫一個「僅足糊口的經濟」，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仍務農爲生。在缺乏現代技術與生產工具的情況下，生產力極低。再加上人口不斷增長，現代工業部門無法容納新增勞動力，剩餘勞動力不能不以農村爲尾閭。近十年來被遣回鄉定居的城市居民與知識份子。總數不下四千萬人。結果每一農業人口平均擁有耕地面積愈來愈小。在常年情況下，人人勞碌終歲，亦僅得一飽。一遇天災人禍，連最低溫飽亦難以維持。

在這一「僅足糊口」的經濟狀態，社會剩餘生產極低，高資本形成率難以持久，對外輸出入能力皆極微弱。故人口總量雖極爲龐大，而總購買力則極小，市場與生產規模難獲擴張，陷入經濟學家所謂「低均衡陷阱」。欲逃脫這一陷阱，必須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增加勞動生產力。在缺乏大規模投資的情勢下，改善管理制度，提高勞動誘因乃其基本條件。凡此皆必須有一穩定的政治環境與合理的經濟政策。而在毛澤東所謂「造反有理」、「不斷革命」以及「四人帮」所謂「法家造反，儒家生產」種種謬論支配下，凡足以刺激生產的條件悉皆蕩然無存。這說明何以中共推行工業化二十八年，而大陸人民貧困如舊。

一個國家經濟的盛衰，可從工農業生產的升降、對外貿易的增減及生活水準的高低予以測度。由于中共對重要統計，諱莫如深，總體數字不易獲得，但從官方及半官方的零星報導中，仍不難窺察其基本情勢。

經濟全面衰退的徵象

近二年來大陸工業的全面衰退，已屬無可掩蓋的事實，以重工業基礎的鋼產量爲例。據香港親中共刊物最近透露消息，一九七三年大陸鋼產量曾達二千五百萬噸。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展開後鋼鐵工業受破壞，鋼產量下降到二千一百萬噸。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掌權，鋼產量曾一度回升到二千四百萬噸。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奪權加劇，又下降爲二千一百萬噸。四年之間，鋼產量不但毫無寸進，反而下降百分之十六。據中共官方消息，日前大陸擁有煉鋼備設能力約為四千萬噸，而實際產量只達一半。可見在長期奪權鬥爭的摧殘下，大陸工業生產體系所受到的破壞，可謂創巨痛深。

由於鋼產量的下降，連帶影響其石油與機械工業的發展。大陸石油生產受到鋼管和資金不足的雙重限制，近二年來成長率已直綫下降。一九七〇到七五年間，其原油生產每年平均增長率達百分之二十，一九七六年下降爲百分之十三，而今年上半年之增長率只有百分之十。主要原因是國內鋼管供不敷求，而進口鋼管又缺乏外滙。故雖有石油資源亦無力大量開發。

機械工業原爲中共的重點工業，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曾呈顯著增長。近幾年來鋼鐵供應不足，派系鬥爭激烈的影响下，亦陷入停頓狀態。據本年五月中共第一機械工業部在長沙召開的大型關鍵產品生產會議上所透露，在承担大型關鍵產品的重點中，遭受嚴重破壞者，計有江西拖拉機廠、洛陽軸承廠、洛陽礦山機器廠、武漢重型機床廠等。這些企業，都是大陸機械工業的骨幹，其中有許多廠已有二、三年未生產。以江西拖拉機廠爲例，全廠部份癱瘓達三年之久。一九七三年該廠產量最高會達五千五百二十輛，到一九七四年陡降爲一千輛。鋼鐵、石油、機械爲中共重工業的三大支柱，其頽敗情形如此，其它工業更不難想像。

農業生產近二年來亦進入停滯態狀。一九七六大陸粮食與棉花產量與一九七五年比較，毫無增加，而同一時期中，大陸人口又增加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萬。爲維持新增人口的最低需求，中共已被迫採取減少儲備粮，削減口粮配給及增加外粮進口三項措施。最近由大陸傳出消息，人民口粮配給額已普遍削減。近年來由于華北旱災空前嚴重，中共向加拿大、澳洲及阿根廷購入之小麥，已達八百七十萬噸，爲十七年來的最高紀錄。如非農業收成銳降，中共決不肯以高度短絀的外滙大量購入外粮。

在工農業全面衰退的情形下，對外貿易亦着着下降，使熱中大陸市場的美日商人大感失望。

一九七四年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爲一百三十九億二千萬美元，入超額達八億一千萬美元。一九七五年貿易總額略升爲一百四十三億一千五百萬美元，入超仍達四億五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六年爲避免再度入超，會大量削減輸入，

喜讀舊小說的吳大猷

楊尚强

世間許多事，往往都是意料不到的，一個偶發因素，可以使人發生「突變」。這種變動，有時亦不是哲學家用邏輯所能解說的。在大學階段以前，誰亦不會想到個子矮小的吳大猷先生往後會成爲馳譽世界的物理學權威。



算術最差・沉浸小說

吳大猷先生在高小時，他成績最差的是算術。四則題完全不懂，教師教的，一點影子都沒有。

當時吳大猷却沉浸在舊小說中：粉粧樓、說岳全傳、隋唐演義、說唐全傳、三國演義、封神傳、西遊記、濟公傳和福爾摩斯探案等書，全都一口氣讀完。

這些舊小說，當時給吳大猷很大的滿足。亦使他的少年生活，充滿了旖旎幻想。

這個階段吳大猷成績較好的課目是修身、歷史、地理、圖畫。成績平平的是國文、英文、唱歌、體操。課外的興趣，在十歲到十二歲的一段是刻石章。由小看大，一點亦看不出吳大猷如何會沾上物理學的邊。吳先生自己亦說：「一個人往往在有意無意中走到另一條路子上去。」

選修礦科・謀事容易

在南開大學時，吳大猷選的是礦科。第一學年終，學校宣佈礦科將停辦。原因是捐欵辦礦科的李祖紳先生，他的煤礦情況不佳，不能維持礦科了。

吳大猷當初選擇礦科，着眼點在於將來謀事容易。一旦礦科停辦，欲轉他校繼續習礦十分困難，當時祇有北洋大學有礦科。另外假如吳大猷繼續留在南開，由第一年的成績，可免學宿費，對於經濟拮据的吳先生言，這是不可輕視的因素，因此：「我也說不出什麽大原因，便改習物理了。」

專攻物理・才華表露

這一突變，使吳先生在物理學方面的才華，逐漸顯露終至馳名國內外，當然他亦不再爲求學謀事而傷腦筋。

吳大猷於一九二九年自南開畢業後，即留校担任近代物理、力學等課程。二年後，獲得中基會乙種研究奬助金，赴美留學。

在這個當兒，有點憨氣的吳先生又發生了二件可笑事情。當他根據學校一覽表，申請學校時，却有一封回函稱他「女士」，至此他才知道這所學校是女校，慌忙把來信收了，以免被人笑話。

吳大猷碩士及博士學位，均係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

但是吳大猷先生當初選擇密大，不是着眼於該校在物理學方面的權威，而是密大的學費最低，每學年約一百元。

這樣的選擇學校，似乎可笑，但是對於靠奬助金求學的吳先生言，却又是件無奈的事。

誤打誤撞進入密歇根大學的吳大猷，後來才發現他闖對了路。——在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之上半，原子及分子結構問題，可謂係物理研究的主流，而密大却正是紅外分子光譜研究的鼻祖。

吳大猷於一九三三年春，將博士論文寫好，先發表其中一部份，關於鈾原子之5F電子能態及鈾原子是否可能爲一串十四個（當時未發現的）原子之開始的問題。此項計算，後爲大戰時鈈等原子之發現，打開了門徑。

學生羣中・不少奇才

吳大猷是位非常懷念師恩的人，無論在言談間或著作中，會一再提到南開大學的物理教授饒毓泰先生。

吳大猷博士在物理學方面成就，得力於饒毓泰先生之處甚多。他的出國，係由饒師所建議及推荐。他的返國任教亦受饒師影响不小。

因此吳大猷非常瞭解一位好老師，對於學生影响之大。當他開始執教時，便一直兢兢業業，努力以赴。

吳先生的學生中，出了不少奇才，例如楊振寧、黃昆、黃授書、張守廉等，李政道亦是他發現的。因此當楊振寧、李政道雙獲諾貝爾物理奬金時，吳大猷是第一位接獲喜訊之人。

驕傲頑强的梁漱溟

古鶴翔

趙聰先生寫了一篇「四大不要臉及其反」，其中有一處提到梁漱溟的，茲摘引於後：

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發表了所謂「過渡時期的總路綫」，他讓政協委員出去看看，回來作報告。那些委員幾乎全是悉意承志之流，大都報喜不報憂，並讚美毛所製訂的總路綫如何正確高明。獨有梁漱溟，他大胆地批評了中共施政的不當，更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張，以代毛的總路綫。據毛罵他時引他的話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這是說工農生活相差之巨。就以現在而論，工人每月收入由卅元到一百四十元，但農民每年平均收入亦只五六十元，差距仍大，那時當更甚，中共自己亦公開承認。因為在一九五一年時，梁漱溟經過思想改造後，中共叫他寫文章談談感受。其他人大都自責自罵，說自己過去是資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如今經過學習改造，才發覺自己過去的錯誤，今後願接受共產黨的教育云云。梁漱溟發表了「我有哪些轉變」一文，他說雖然經過思想改造，可是自己沒有轉變，因為這個思想呀就是通不下去？結果當然是盡起圍攻，逼他檢討，他沒有遵從。那態度就是要殺便殺，何必囉嗦。

毛澤東拿他沒有辦法，所以這次便只暢快地罵了他一個狗血淋頭，沒有讓他寫檢討。只是華國鋒等把毛罵梁的話題選進毛選五卷，用意在嚇今後那些不肯聽話的知識分子，其實呢，這篇講詞却正表現了梁漱溟的硬骨頭精神，而毛澤東相應地就貶低了身份」……

自負固執・絕不低頭

趙聰先生駁斥「一個左派的新聞社」從北平發出的電訊，因為這「新聞社」說，梁漱溟在學習「毛選第五卷」時，承認毛澤東罵自己罵得好。

趙聰先生認為，梁漱是硬骨頭，又極自負，極固執，目無餘子，他怎會在毛澤東威勢最盛時不低頭，反而在毛死後屈膝？

趙聰先生還引述本港的一份左派期刊的報導，這期刊說梁漱溟在學「毛選第五卷」時談笑風生，只是至今不肯悔改認錯。

趙聰先生根據上述理由，判定「中共用以作統戰工具的那個新聞社」慣於揑造消息，其揑造的消息，恰恰與事實相反。

擺老架子・目無餘子

記得抗戰期間，梁漱溟在香港主持「光明日報」，當時筆者在澳門曾寄過一篇關於教育問題的稿子到該報，在發表時，梁漱溟擺起老前輩的架子，加上一些指示式的按語，當時筆者感則很不高興。

最近，接到縉山前輩的一封信，信中也有梁漱溟「極自負」及「目無餘子」的叙述，特錄於後：

梁氏發言・老周大怒

我在中學讀書時，便讀過梁漱溟寫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故對他的印像相當的深。抗戰末期不料我和他在重慶某會竟成了同事，才見到他眞面目，中等身材，方面，衣長袍馬褂，像有六十多歲的老人，因兩人座位距離遠，故無機會面談甚麼。後來，在某會一茶會上舉行座談會，我也去參加。一次見梁氏起立發言，大意說：「抗戰正在重要關頭，大家必須以國事為重，國共務必誠意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不可搞分裂。……」梁氏話還未說畢，於是周恩來便起立發言，大意說：「梁先生的話，實為中共而發，我要抗議。……」梁氏發言，是以極溫和態度出之，並非攻擊任何方面。不料周恩來却認為這完全是攻擊中共，不禁大肆咆哮，像要吃人的姿態。我看不慣，乃自動退席，臨出門時還望了梁氏一眼，見他並不生氣，還安心諦聽周恩來咆哮，足證明梁氏對咆哮者的忍耐力。

勝利後，我回上海，梁氏在重慶主辦一學院，重演繹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我寫信問他的大著「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有無修訂本，他回信，對我並無稱謂，直回答說，他正重新寫一本講義，俟油印後寄我一本云云。

兩梁態度・天壤之別

中共佔領上海，我無心久待，乃急於離滬，他究竟寄來否，不得而知。到港聞左舜生告，他收到了一本。照梁氏年齡，儒佛兩家造詣，當然是老前輩，但到重慶某會，雖然他比我年齡多三十幾歲，既然成為同事，筆者自然也不是後生小子了，再從他給我回信說，他也太傲慢，梁只是年老而已，也實在無甚麼過人之處，何必那樣驕傲？記得讀大學時，梁任公任古物陳列館館長，我為了要贈陳列館一件明代剛出土的古物銅鏡，我給任公一信，任公即刻親筆回信給我，首稱「ＸＸ足下」，最末自稱「友生」，想是如何親切，可惜我去見任公時，他已進協和醫院了。由此可見兩梁做人態度距離如何之大。從梁漱溟的一副相貌去看，知其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故在報上未見過他向中共低過頭的醜態，究竟他還算一硬漢，比馮友蘭強多了。」

梁漱溟對人的態度，大概確實很有問題，不過他能夠不向「世界第一不要臉」——毛澤東低頭，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中共「中國新聞社」不斷的造謠，不斷的偽造騙人的新聞，確實深得「世界第一不要臉」的眞傳！

「漢賊不兩立」

萬斯訪平之後，對與中共談判所謂「正常化」問題，結果如何，措辭模糊抽象，臨行亦無「公報」發表，顯見雙方所持立場，未能一致，不能作出具體結論。當美國力圖遮掩並冲淡此項無結果的談判時，鄧小平却大爆內幕，美國也隨之立即否認。

不管美毛雙方如何指責攻訐，今後，我們應當盡其在我並應從確切不修認識中，循如下方向努力：

第一、中華民國自救之路，必須是與大陸同胞聲息相通，行動結合，合力改變大陸的現狀。目前台灣的各項建設，應確定其長遠目標，即一切應爲解救大陸同胞做好準備工作，脫離這一主題，在意義上即變得十分消極。我們憂慮若干人心之自私短視，無抱負、無遠見，一聞美毛將加強勾結，即愁然以憂，以爲大禍之將至，紛紛設法爭取美國居留權。前此台北美國領事館前烈日下每日由朝至暮，大排長龍等候簽證，那情景眞令人怵目傷心，我炎黃子孫中，爲何竟有如此不知自愛、不知羞恥，無視國家存亡榮辱之輩？姑不論大陸民怨沸騰，民生凋敝，人人有求解救之心，個個懷追求自由之念；僅以共軍中隊長范園焱起義來歸後所發表的大陸眞象，這應該是無人可以懷疑的第一手資料，即可證明共黨實爲一腐敗、殘忍、無能而自私之集團。二十八年悠長歲月，不能使大陸人民有起碼的生活水準，而且人人自危，終日沉浸在無可名狀的恐怖之中，這就證明共黨不配統治大陸，亦無力長期控制大陸。

只須我們點燃大陸抗暴的火種，則聞聲響應的陣容必然廣大而堅強，這才是眞正中國人民自救救國的革命，我們今日的責任，在爲這革命運動催生、點火、支援，並居於身先士卒的帶頭地位。

第二、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無可以依靠者。總統蔣公生前，曾痛切陳述二次大戰後倚賴心理爲害之烈，引以爲戒，提示國人，捨自強自立，救國別無他途。我們必須堅決的有此信念，有此志節，然後前途才有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國拖延多久，民意反應如何，只要中共政權不爲民主自由力量所替代，美國終將承認中共，但亦決不會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非常明顯的，美國的基本政策走向變相的「兩個中國」，亦即「美國模式」。目前，因我們堅持蔣公「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而中共又咬住「三條件」不放鬆，因此這問題暫時會擺下來，但決非塵埃已落定，而我們也決不能容許任何人蓄意破壞我主權領土之完整。蔣院長一再強調。「只有中國問題」，眞是具有卓識遠見的政治號召。

余秋人

新時代產物「遮羞費」

違法姦淫．當然可恥

自己的老婆或女兒，被人家「強」了，「誘」了，或者「和」了，做丈夫的或做父母的引以爲「羞」，應該是一種常態。因爲「姦」字的辭義，或作「私」，或作「亂」，或作「盜」，或作「僞」，或作「淫行」。「姦淫」一辭，「辭海」解爲「違法之男女性交行爲總稱姦淫；如強姦、誘姦、和姦等皆屬之。」就因爲姦淫是違反性交行爲，縱然男女當事人並不以爲羞，近親屬仍難免覺得可恥。

喪心病狂 無異禽獸

「羞」之產生，是由於有恥「辱」的感受，有恥辱而無羞惡之心，那除非白癡，便是喪心病狂。所以孟夫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非人也」就是「不是人啊」；不是人，又是什麽呢？那恐怕只有「人之異於禽獸者」那「幾希」之中去查尋了。

遮羞之費 時代產物

羞惡之心是良知；良知若在，有恥辱必有羞惡。但是自從人性轉移之後，金錢往往可以埋沒良知，於是「遮羞」一辭應運而生。「遮羞」必定需要金錢，「遮羞費」也就成了新時代的新產物了。從此對可恥之事而覺可羞，應該有恥之人也變成了無恥之徒。

應羞不羞 可恥無恥

所謂「遮羞費」，人人都知道是由姦淫行爲而派生的特定「款項」。也就是說只要繳「費」，便可以默認妻子或女兒有姦淫行爲而不覺羞恥。這樣一來，豈不等於出賣妻子或女兒貞操的變相「交易行爲」嗎？由以往的若干社會新聞中可以體會得到，有些人要「遮羞費」時，往往理直氣壯；一旦拿到「遮羞費」，丈夫便會由縮頭而昂昂然，父母更有「不重生男重生女」，從此光彩生門戶的氣概。由應羞而不羞，由可恥而無恥，孟老夫子泉下有知，恐怕要頂破地層，跳了出來，大罵「非人也」了吧？

由羞而憤．操刀殺人

當然，孟老夫子的罵，對世態並無影響。君不見有些做丈夫的或做父母的因爲拿不到「遮羞費」而羞愧難當嗎？當「羞」而憤，操刀殺人者有之，控告誘姦者有之。這也有之，那也有之，就是羞惡之心則沒有之。沒有了羞惡之心，縱然衣冠楚楚做紳士狀，可是「非人也」還是「非人也」，那層皮是剝不掉的。

李寒

鄉土文學走火入魔

所謂鄉土文學，原是日據時代一羣愛國的「漢文作家」所提出口號，旨在對抗日本軍閥的文化侵畧。近年鄉土文學口號的被重新提出，據說也是「要肯定我國傳統文化，以對抗外來文化的影响」，並以「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自命。他們標榜台灣鄉土文學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愛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傳統；另一個是現實主義的傳統。而所謂愛國的傳統，則是「抵抗經濟和文化強國的經濟和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但是今天台灣早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的唯一敵人乃是共產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共，必須結合大陸上八億受共黨壓迫的同胞，才能完成愛國和反共產帝國主義的使命；而不是以局限於台灣的鄉土文學的「小傳統」，來提倡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所能成事的。

「鄉土文學」一詞的常識性界定，應該是「作者表現本鄉本土人情風物的文學」，其範圍之廣，幾乎古今中外所有文學作品無所不包。上自詩經的國風，杜甫白居易的詩，近至儒林外史、老殘遊記，都可說是鄉土文學的典型始祖。如今硬要把這樣廣袤的鄉土文學，壓縮成「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顯然又是「方法論」在作祟。嚴格的說，文學爲人性的流露，文學的創作，必須享有絕對的自由，才能使作家充份發揮其才華與智慧。所謂「文章無定法」，文藝批評家祇能對業已出版的作品加以批判，且很難憑他所倡導的運動或所規律出的路綫，作爲偉大的作品催生。台灣近期鄉土文學的出現早在五十年代，部份台灣作家默默的描寫他們自己熟悉的鄉村小人物，樸質無華，且充份流露人性，逐漸受到讀者的重視和欣賞。文藝批評家爲他們加上「鄉土文學」的封號，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而批家們硬把文學領域劃分成一塊塊，加之以色彩，賦之以任務，更使這些鄉土作家有被強姦之感。

至於有些人特別強調鄉土文學是「基於強烈的反抗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地經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的背景所產生，「今後文學發展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的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更爲令人不解。文學固然是人生的反映，必須與生活相結合；但是人生有其光明、和諧的一面足以令人鼓舞，除非要使文學工具化，否則又何必非反映社會的矛盾和發掘其黑暗面不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會以「反帝、反殖民反買辦階級」爲號召，其作品專以盡情醜化落後的中國社會，暴露黑暗，製造階級，挑撥感情爲能事。這些左翼文人如周揚、茅盾、老舍、萬家寶等，一個個爲中共搖旗吶喊，而今也一個個被中共清算鬥爭，收拾盡淨。歷史的教訓

專橫荒誕的布卡薩

一名對拿破崙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前法國殖民地的陸軍士官，正以各種手法使他的大多數國人，尊奉他爲世界上最後的皇帝。

在「中非帝國」的首都班基，高大的熱帶樹濃蔭籠罩着街道兩旁，看不到反對「布卡薩皇帝」的明顯徵候。對布卡薩於去年十二月間決定把中非共和國改爲一個君主立憲國，並自封爲皇帝，這種違背歷史潮流的乘張措施，既沒有街頭的遊行示威，牆壁上也看不到一張反對他的標語。

布卡薩的專橫和荒誕不下於烏干達阿敏，在他鐵腕統治下的中非共和國祇有人口三百二十萬，它被列入爲世界上廿五個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他的「小天地」裏，他的說話就是國法，逆其意者，無需審訊，便可處決。

除了他自封的一大堆頭銜外，布卡薩最近除自封爲皇而且計劃一項如英女皇加冕一樣隆重的加冕儀式。爲了這個慶典，他特地在法國製了一輛金馬車，與女皇的一模一樣，此外還有一個皇冠，一個寶球，和一柄權杖。法國馬房更特地爲他訓練了一百三十隻拖馬車駿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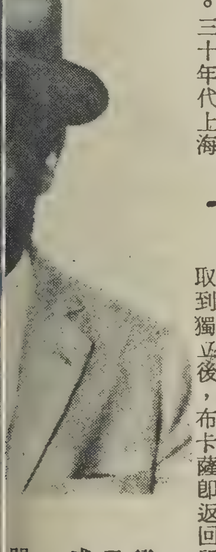
加冕的日子暫時仍未決定，預料一俟那輛馬車和其他金冠寶器製成後便舉行。

一九七三年他曾頒佈了一項法令，任何竊賊被捕，均要割去耳朵和斬掉一隻手，這消息使全球爲之震驚，他還下令接贓者第一次犯法要斬掉一隻左手，再犯斬右手，第三次則割去鼻子，到斬無可斬時便當衆吊死。

有一次他的皇宮闖入一批刼匪，布卡薩立即下令要將全國所有大監獄內的匪徒斬去一隻手和雙耳，然後當衆鞭打，那天布卡薩穿上戎裝主持該項懲罰。犯人被肢解後還打至滿身鞭痕，再赤裸裸地烈日下曝晒。許多人抵受不住被折磨至死。

大約三年前，布卡薩的女婿曾帶領一支叛軍企圖將他刺殺，但事機不密，布卡薩逃過大限，他沒有加以審訊，便將女婿和八人處死。

有一次他還當着兒女面前把一名內閣部長挖盲了。這人所犯何罪。則永遠沒有人知曉，他又曾經爲全國的考試成績欠佳而恐嚇要將教育部長處死。



布卡薩曾在法國陸軍中參軍達廿三年，在越戰中他獲得榮譽勳銜，稍後戴高樂總統亦曾頒予抗戰獎章，當中非在一九六零年自法國手中爭取到獨立後，布卡薩即返回祖國，負責一支三千人的軍隊。

一九六五年聖誕節前夕，布卡薩領導政變成功，推翻前總統大衛·特高，並宣布自己爲終身總統，他曾宣誓攪好國家，要使他成爲非洲模範國，但至今其落後依然如故。

在任職總統後，他曾前往巴黎作官式訪問，那次他使戴高樂極爲尷尬，當他見到戴

來自俄羅斯的痛苦戀情

李凱詩

四十年代蘇聯著名女影星、卓雅愛上美國大使館武官泰迪，被判間諜罪名，監禁八年。她的一生，都在期望與等待中渡過、兩年前她的女兒被批准赴美會父，與從未謀面的父親一敘天倫之樂。卓雅一直沒有結婚，談起逝去的日子，眼睛閃動着往日舊有的傷痛。

四十年代的蘇影星卓雅

一九七七年夏日，在莫斯科雪爾米迪耶夫機場，卓雅非常急切的穿過擁擠的人羣，走到機場觀察站的平頂上，她仔細的觀看從泛美班機下來的旅客。終於，她看到非常熟悉——那纖細的手指出現在機艙的門口。

間諜罪名監禁八年

經過一年多的分離，她的女兒，卅一歲的維多利亞又回到莫斯科來看她，在維多利亞的後面是她的女婿菲多力克・布依，卅八歲的美國飛行員，抱着他們的孩子，十四月大的克里斯菲爾。

卓雅的期望，忍耐都已過去了，她的一生都在等待中度過，生下維多利亞不久，就被關進蘇聯的監獄，八年後才獲得自由，而等了卅年，一直到前兩年才知道她的丈夫——維多利亞的生父——美國籍的傑克遜・泰迪的消息。

荷里活的電影也很難拍出這段曲折、迂迴的歷程，經過卅二年的等待，而有這麼愉快的結果。

著名影星戀上美將

這段故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最後的幾天，傑克遜是美國大使館的一位武官，在莫斯科和蘇聯少女卓雅戀愛，但在卓雅未證實懷孕前，傑克遜獲令離開蘇聯，卓雅也以間諜罪被監禁了八年。

卓雅在一九四〇年代，是有名的電影明星，維多利亞長大後，步上母親的後塵，也是蘇聯的一位名影星。在蘇聯拍了十七部電影，其中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名著「罪與罰」。

經過一連串的追查，維多利亞由一位美籍友人處獲悉父親下落，她的父親今年已經七十九歲，是一位退休的海軍少將住在弗羅里達州的橘園。

私生女兒萬里尋父

兩年前，美蘇兩國「和解」熾烈進行時，蘇聯當局批准了維多利亞在美國停留三個月的簽證，維多利亞得以和從未謀面的父親一敘天倫之樂。

維多利亞旅美期間，由於一件事情的導引，而改變了她後半輩子的生活，她認識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駕駛員，高大而健美的布依，就像當年她的雙親一樣，他們邂逅於舞會裏，進而相識、相戀而結婚。

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日，維多利亞罔顧返蘇的期限而在美結婚。

這是非常獨特的事件，蘇聯也只好做個順水人情，維多利亞就在美國定居下來，「生活比在蘇聯舒適，而且在美國有更多的私人生活。」但她仍擁有蘇聯的公民權，由於遠離，她非常懷念在家鄉的媽媽卓雅。而事情又出乎意料之外，她們母女兩可以在美、蘇兩國之間自由往來。布依夫婦現住在康乃狄各州，在這兒沒有「俄國式」權力的干擾，她可以自由和鄰居、同事們交往。

沒再結婚哀傷往事

當然，沒有人能比她的母親卓雅，這位退休的蘇聯女星更震驚，她的夢終於由女兒來完成，維多利亞有個非常愉快的婚姻，並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兒子。

在一九八〇年，她將爲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報導在莫斯科舉行的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同時，她眞正的野心是在美國的影藝中求發展，她目前正參加電視影集「杏林春暖」演出。

卓雅一直沒有再結婚，談起逝去的日子，眼睛閃動着往日舊有的傷痛，最近她獲得蘇聯政府的允許，將到美國停留一年。

「我很高興，非常高興」卓雅說着，她笑逐顏開飲茶，「這茶具是維多利亞以她的第一次薪水買給我」。

維多利亞輕輕的說着：「我媽媽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一個人。」



卓雅的女兒

公主將下嫁花花公子

尹靜心

摩洛哥公主嘉露蓮，將於明年三月下嫁法國花花公子朱諾，他們年齡相差十七歲，曾遭雷尼爾親王及王妃嘉麗絲姬莉反對，並安排她與英王子查理士會面，但兩人並不投機，使父母大感失望。嘉露蓮相當任性，與朱諾在私家遊艇上裸體晒太陽，被記者用遠鏡頭偷拍下來。

摩洛哥公主嘉露蓮與法國保險經紀人菲立·朱諾，在八月廿五日宣佈訂婚，他們這一喜訊，可說亦經歷了重重波折。

在這之前，雷尼爾親王並不十分贊成這門親事。據匈牙利王子域陀·波薩納克——他是這對未婚妻的好友表示，嘉露蓮與朱諾的快樂與熱烈相愛，雖然已到談論婚嫁的程度，但是他認爲雷尼爾曾故意要讓他們的友誼拖下去，他希望他們對對方的與趣會漸漸減退，而結果不會訂婚。

而在嘉露蓮不理會父親的想法，要與朱諾更進一步成爲夫妻時，朱諾的一位業務夥伴對「明星報」的記者說：「雷尼爾親王對於他的女兒終必要與菲立結婚的事實，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神色。」而朱諾的另一位友人也表示，雷尼爾終於領悟到他無法阻止他們的結合。

事實上嘉露蓮，朱諾已經在她的父親首肯之前，非正式的私下訂過婚了，他們舉行了訂婚的派對，邀請了最知己的朋友參加，一切發展顯示，他們的結合勢在必行。雷尼爾親王也反對不得。

她的母親嘉麗絲姬莉王妃曾經要求她兩年內不得結婚，才答允給她絕對的自由。幸好，這是十六個月前的事，嘉露蓮要到明年六月才正式下嫁，正好沒有違反母親的諾言。

嘉露蓮這次是自己選擇的意中人，母親雖然並不太滿意，亦無可奈何，母親對未來女婿有更大期望，而朱諾亦屬系出名門，亦算門當戶對。

不過在二十個月之前，當嘉露蓮和朱諾通過友人介紹結識時，父母都曾經反對兩人來往，除了年齡相差十七年之外，卅七歲的朱諾過的是奢侈豪華生活，不適合他們的保守標準。

嘉露蓮今年五月曾經和英國查理士王子初次見面，但兩人並不投機，使父母大感失望。

現在她的父親雷尼爾親王和母親嘉麗絲王妃終於認識到未來女婿朱諾比起其他後選人好得多，他們願意接受這個現實，何況他們兩人的確相愛。

匈牙利的波薩納克親王是嘉露蓮及朱諾的好朋友，他也對明星報說：「朱諾是第一位被嘉露蓮帶回宮中，還被邀請過夜的男朋友。也是第一位雷尼爾同意和皇家一同看球賽，到蒙地卡羅夜總會玩時被記者一起拍照的。」

以往，宮中不允許嘉露蓮和約會的護花使者合影，但這項限制，已在數月前解除了。

嘉露蓮與朱諾彼此相愛，在一起非常快樂已不是秘密了。雷尼爾親王原先希望他們玩一陣子後會淡下來，打消訂婚念頭，顯然沒有達成。

起初，摩洛哥皇家被朱諾那副花花公子的調調兒嚇住了，但朱諾終於贏得了皇族的同意，漸漸喜歡他起來。

倒底朱諾是怎麼樣一個人，據與他熟識的人表示，朱諾是個第一流的保險商，富幽默感，他樂天知命，隨遇而安，是位很風趣的男士，嘉露蓮跟他在一起的時刻，總是笑口常開，高高興興。

朱諾的父親是「西屋」公司法國分行的行長，他的家族有拿破崙頒給的王族榮銜。

嘉露蓮訂婚喜訊宣布前幾天，她未來的夫婿菲立。朱諾在聖杜比茲渡假，興緻十分好，嘉露蓮在私家遊艇上還裸體晒太陽，被記者用遠攝鏡頭偷拍下來。

嘉露蓮和朱諾形影不離，兩人在夜總會和滑雪場所出雙入對，一直都是歐洲報章所樂於報導，嘉露蓮公主成爲歐洲著名雜誌封面的機會早已凌駕在船王奧納西斯夫人積琦蓮和伊朗廢后蘇拉雅之上。

有些人相信在明年一月當嘉露蓮年滿廿一歲，兩人就會成婚，並且定居巴黎，因爲嘉露蓮已經由一個害羞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有決斷有自信的少女，她要繼續在巴黎大學完成畢業。



左爲公主父母，中爲公主和朱諾，右爲朱諾父母。

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在此之先，中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香港左報「大公報」、「文匯報」等等，發表之文章，或引自各國共黨領袖的談話，雖諷語諷言，反擊阿共；而且，雖亦有葉劍英、李先念對「三個世界論」的重申，但只限於此一理論的重申而已。總之，中共在中阿共意識形態之爭中，觀其做法，尚希望維持雙方最低限度的關係，免得在國際共黨中，新歡未結而舊識先拋，使這個當年在聯大中每年提案牽共入會之「親密戰友」再投入「蘇修」懷抱。

中南共勾結阿共反感

阿共之詰難中共，雖根其「聯美」，恨其在「第一世界」中又劃分「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但主要的還是對中共的藉「反蘇統一戰綫」，又將「第三世界」的「同盟者」中，不論「暫時的，不穩定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都廣結善緣的做法。阿共攻訐中共文章中提到中共喪失立場援助智利軍事政體，是其表面的理由。骨子裏却對華國鋒上台後於去年底與今年春天，兩度派遣姬鵬飛與賽福鼎、廖承志往訪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而過門不入阿爾巴尼亞，爲其所不能忍受者。羅馬尼亞，固然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杯葛蘇共，強調自主獨立，改走自己的國際路綫，是中共的當前反蘇統戰的最佳「同盟軍」，阿共對此自不置意見。但對中共拉攏南斯拉夫，一改毛生前二十餘年來一貫批評狄托主義之做法，爲最起反感。

阿爾巴尼亞當其一九四六年一月宣布成立政權時，實際上不過是南斯拉夫的附庸。後來南蘇共分裂，阿共乃乘機脫離南共而倒向蘇共，以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與蘇斷交止。所以，阿共對南蘇二共，一向都不懷好感。當中阿共蜜月時期，中共對該兩國自是口誅筆伐不遺餘力。

但如今，中共竟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僅派員往訪，竟更邀請狄托作東方之旅，與其「世仇」結成「同盟者」，其惱恨自可想像。



霍査與周恩來

狄托是當年提倡不結盟主義者如今碩果僅存之一人（如尼赫魯、納塞、蘇加諾均已作古），目前南共的政策是：一、在意識形態中，走自主獨立路綫；二、在國際政治的場合，不屬於東西方任何集團而走不結盟的中立主義；三、在國內的社會機構的基礎，是採行勞動者的自主管理制度。

馬列聖地地拉那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至今，若涉及意識形態與基本歧見，絕難找到任何兩個共產主義政權，完全相同。

在東歐，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與阿爾巴尼亞背離蘇聯，甚至蘇聯東歐附庸中，與蘇共之意見亦不完全相同。在西歐，有歐洲共產主義與蘇共抗庭，大者如意、法、西、英共黨，彼此亦有其相同與相異處。

在東方，日共近似歐共主義，而北韓共、越共在對中蘇共天秤上，其籌碼亦有不同之重量。而東南亞的柬、寮、緬共中，在其對中、蘇、越共之間也不是平衡的關係，特別是越共，由於其軍力之強大，不僅威脅隣屬各小國共黨之安全，且在中蘇共對抗中，有其舉足輕重之地位，但在本質上是近蘇聯而遠中共。

再以緬共而言，最近在其頭頭致中共頭頭之賀十一大賀電中對所謂「第三世界」表明其自己的看法，本質上似又接近阿共。所以，國際共黨之間，由於觀念愈趨分歧，其與國之尋求，在敵、友、我之間，幾乎到了無長久之敵無長久之友的地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已趨幻滅，以史大林教條主義爲標榜的中共，過去不時聲稱「不以原則作交易」，但在美毛接近與中阿共之爭中可以看出，現在馬列黨的聖地，似乎既非莫斯科也非北平，而是論勢力是微不足道的地拉那了。

阿共口誅筆伐中共

中蘇共分裂後，阿共一度是中共死黨，在反帝反修鬥爭上，站在同一陣綫。中阿共蜜月期間，周恩來與謝胡互相訪問。毛澤東與霍查，自命爲正宗的馬列黨徒。其後中共對美政策改變，中阿共關係由熱變冷，及至最近，霍查死對頭狄托訪平，引起阿共極大反感，口誅筆伐，抨擊中共。

侯家國

阿爾巴尼亞——這個歐洲的棄兒，自一九六〇年世界八十一國共黨大會後，阿蘇共黨關係惡化，而中阿共在反蘇與反美的統一戰綫下開始密切結合。

中蘇阿共分歧

中蘇阿共的分歧，理論上是圍繞着一個軸心，對馬列主義的解釋與運用，而在不同時期注入實際的衝突內容。理論爭執的大端有：一、清算史大林；二、有關南斯拉夫；三、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四、和平共存；五、戰爭與和平；民族解放等問題。當時蘇共方面抨擊阿共，奉行的對外政策是一種獨特的冒險主義、抨擊中共，阿蘇分裂全係中共的唆使，中共企圖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掀起種族問題；中共反擊認爲改善蘇南關係違背了莫斯科聲明，蘇共廿二大通過的綱領是修正主義的綱領；阿共指責，蘇南改善關係，是反莫斯科宣言與聲明。

中阿共的蜜月期是一九六〇年至七十年，進入七〇年後，中共對西方國家展開「笑臉攻勢」與「乒乓外交」——特別是對美政策的大轉變，使得雙方路綫開始對立，由冷和而冷戰。

阿共攻擊中共「三個世界論」

特別是今年七月七日，阿共機關報「人民之聲」發表一篇長達二萬五千字的社論，就中共「三個世界」的對外理論，大加譴責。並強烈表示，不同意中共之藉反蘇而親美。這一論評之主要內容如下：一、敵人之敵人就是朋友的說法，在美國與蘇聯這兩個帝國主義大國間，不能適用；二、不能因爲受到一個大國的壓迫與直接威脅，就說另一大國沒有壓迫或威脅之危險；三、對毛澤東強調第三世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心的說法，該論文斥之爲：『是與馬列主義惡意的訣別』；四、該報捧出列寧思想，認爲當前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世界列爲一個集團，『是無視階級與階級鬥爭、無視該等國家內的被壓迫人民與反動勢力之間的衝突』；五、指責中共企圖把『三個世界論』說成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是鼓吹機會主義觀點的典型。

中共「三個世界」理論的由來，根據今年八月廿六日中共「新華社」記者綜述「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提出後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文中，提到由此說：「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在同外賓的談話中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周總理對毛主席的這一理論作了一具體的闡述。鄧小平副總理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根據毛主席的這一理論作了發言。」但是，筆者查遍了七四年一月到四月的中共資料，發見毛這段時期計會見賀比亞總統卡翁達，阿爾及利亞主席、政府總理胡阿里、布邁丁，坦桑總統尼雷爾。在毛三次會談的新聞及新聞公報中都未會提到「三個世界論」。倒是周恩來在這段時間，每會見外賓必談第三世界之團結反帝。筆者之作此考證只求證實一點，即「三個世界論」之提出，固然毛澤東可能是始作俑者，但將此演繹成理論作爲外交政策予以執行的，實以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的演講，爲有系統而公開闡叙的第一人。鄧當時六千餘言的演講全文，分五部份，歸納之有三點：一、強調當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二、把美國、蘇聯稱爲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展國家稱爲第二世界；自稱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屬於第三世界。中共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強國。

霍查與江姚關係良好

阿共之在此時攻擊中共「三個世界論」，似乎可解釋爲針對鄧小平而發。據日本共同社九月六日自北平報導，阿共駐平人士最近對西方外交人士說，中共把外交重點自阿爾巴尼亞移向南斯拉夫，是出自鄧小平的建議。筆者的考證，「三個世界論」是周恩來生前所制定而由鄧小平在聯大六次特會上公開宣示而已。今天中共當權者之所以亦將此解釋爲毛澤東的理論，只不過是眾多的「打着紅旗反紅旗」假毛話不辦毛事的做法之一而已。因爲阿共在七月七日發表攻訐中共之此一社論前，顯然是已風聞中共要在七月十六至廿一日召開十屆三中全會，而在全會中必作出斷定四人帮的罪名，使鄧小平公開而合法的復出，及鞏固華國鋒體制。就那次會議而言，鄧之復出固爲阿共所不喜，華國鋒體制之鞏固亦爲阿共所惡聞。在中共撻伐四人帮這一長時期的鬥爭中，阿共一直不予置評，顯然是同情四人帮的極左路綫。外國政治觀察家幾乎一致認爲霍查與江青、姚文元等關係良好。

雖阿共批評中共正逢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後及十一大，中共亦並未對阿共點名還擊，僅在兩次的會議「新聞公報」中，重申其「三個世界」的對外政策。並強調「蘇美兩國是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羣魔揮舞鞭屍棍

秦明

中共集團在天安門興建了一個毛澤東的停屍所，據一位來自北平的人士說，這個停屍所設計得很特別，毛澤東的死屍是擺在一副玻璃棺材裏面，擱置在陰沉沉的地下室內，白天才將它用起機吊上「靈」堂，供人睇死屍。晚上又降落地獄去，每天好似鄧小平被鬥一樣的起落浮沉，將毛屍當假死猴戲耍，毛澤東入棺難安，顯然是變相的鞭屍。

第一鞭抄家陪葬

中共集團除了將毛屍當猴戲玩耍外，實質上的鞭屍棍棒，在有仇必報的矮仔鄧小平揮舞下，已使得毛澤東的死鬼步步驚魂！例如毛澤東斃命一周年之日，北平僅草草舉行三十分鐘的「紀念會」，由葉劍英主持，華國鋒作了簡短講話，鄧小平也參加了紀念儀式，華國鋒講完話後，整個儀式就告結束。毛澤東生前裝出種種姿態，把自己塑造成唯吾獨尊的形象，捧毛的嘍囉亦故意將毛予以神化。毛於嚥氣之前所念念不忘的爲接班人的問題，就是怕死後被冷落，决沒想到死去剛滿一年，屍體被不停的折騰，「紀念會」又如此冷落，毛澤東未死時所料想的情況就這樣迅速的發生了。

毛澤東怕的是蹈史太林的覆轍，死後被鞭屍，這一年間，實際上毛澤東已經多次被鞭屍了。實例是毛死不滿一月，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發動宮廷政變，強行奪權，將毛澤東最親近的妾侍江青以及佞臣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逼出宮廷，予以囚禁，毛的親侄毛遠新被槍殺斃命，這是第一次鞭屍。

第二鞭矮鄧回馬槍

鄧小平於天安門事件之後，曾被毛親自判定爲「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是「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鄧小平的罪行已超越「內部矛盾」，而形成「對立矛盾」，故親自下令免除鄧小平在黨內黨外的一切職務，僅保留黨籍作爲反面教材。毛死之後，鄧小平完全恢復了被毛免去的一切職務，這是第二次鞭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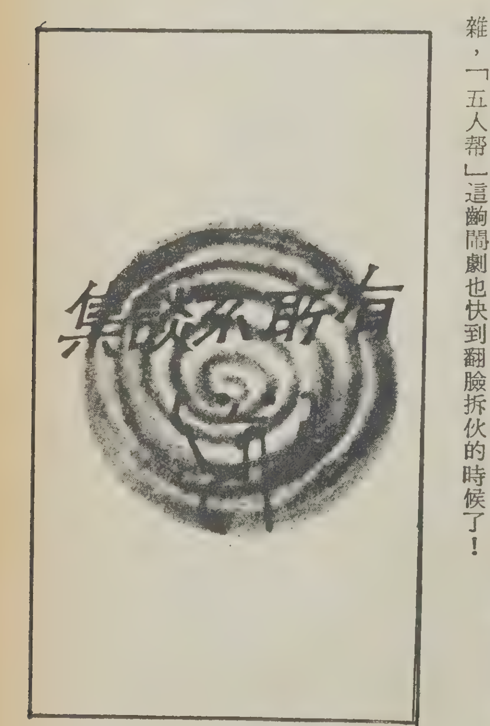
第三鞭埋葬文革

八月間，中共開過一次「十一全大會」，華國鋒作政治報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而「文革」是毛澤東親自設計親自發動並親自策定要無休止的「革」下去，現在公開被否定了，這是第三次鞭屍。

至如毛澤東生前所反對的「四個現代化」，現在又積提出將加速執行；毛澤東親自策定的「教育革命」，爲其得意傑作，現在不但被修正，且對毛澤東的施爲大部份予以否定。毛澤東生前所不喜歡的人，現在又重行掌權，連死去多年的賀龍也翻了案，特別舉行「紀念會」，吹捧賀龍的「貢献」。被毛澤東逼着自殺而死的前教育部長周榮鑫，最近也舉行了悼念會，恢復他的名譽，肯定他的「貢献」。對於和毛唱反調的死人予以肯定，即是對死去的毛加以否定。

鞭人者人亦鞭之

由此可以測知毛澤東生前，所加之於黨政軍幹部的迫害招至怨毒之深，迫使華國鋒等不能不採取翻案與平反的手段，藉以籠絡「老幹部」。華國鋒等目前還不敢公開反毛，却將毛的罪惡完全堆砌在所謂「四人帮」的頭上，同樣是爲緩和內部的衝突情緒。現在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組成的「五人帮」，祗是暫時拼湊的局面，每人的背景不同、想法各異、缺乏合作基礎、同床異夢，彼此猜忌防範，更缺乏合作誠意；對於貶毛鞭毛所產生的情緒反應以及使用手段的程度，五人之中有重大的出入。最近中共的喉舌報忽然大事吹捧汪東興，必然是汪東興在貶毛鞭毛方面唱出了反調，可能在五人帮之內迅將爆發出嚴重分裂。毛澤東固死不瞑目，由於後遺症過於複雜，「五人帮」這齣鬧劇也快到翻臉拆伙的時候了！





違反校規應受處分

徐達文

香港浸會學院在九月二日向該校學生會及系會若干負責人，發出了着令退學及警告處方的正式通知，理由是該校所謂「浸會學生爭取民主，自治行動委員會」於八月十一日召開的座談會，是違反校規的行為，與會者對師長有毫不禮貌的舉動，校方為了「幫助同學了解違反校規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故採取開除犯規學生的決定。我們認為，浸會學院這一決定，既有充分的理由，也是必要的行動。

國有國法，族有族規。作為一間學校，也應該有其本身的校規，任何一個就讀該校的學生，也應毫不例外地遵守這個校規，維護這種校譽，及尊重這所學校。這是任何一所學校應該堅持的辦學原則，這是任何一名學生應該保有的求學態度，如果在學校內部製造事端，干預校政，破壞校規，甚至煽動非本校的別有用心人士，前來本校惹事生非，這種做法，實際是一件與學生行為毫不相稱的嚴重事情，有關學校當局對這些滋事學生，相應採取制裁的行動，是完全必要的。

這次「浸會事件」的起因，是某些懷有用意及具有背景的學生，由於不滿浸會校方遵照學校規例而修改的「學生組織最高權力歸校方」、「學生組織應自由參加」的學生會章，並於今年三月去信該校學生會按此修改會章。由於校方這一修改提議，排除了某些職業學生長期把持學生會，並將學生會改變為他們的宣傳工具的企圖，從而使到學生會真正是代表絕大多數學生利益的非政治組織，浸會校方這種措施，實際是保障學生的利益，也尊重學生的權利。

這正是一撮職業學生的避忌。他們為了繼續控制學生會，也為了強迫學生入會以壯大他們的聲威，藉此加強與教育毫無關連的認祖關社活動，故要盡一切可能對校方施加壓力，以求學校當局撤消這一決定。

於是這些職業學生，利用所謂「浸會學生爭取民主、自治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在八月十一日召開了「座談會」，並召開了非本校的左派學生前來參加，以壯大這種「聲威」，並對學校當局作出各種無禮的舉動，校方為了維持學校秩序及學校尊嚴，迫得報警，以便由治安當局制止這種侵犯學校權益的所為。這個嚴重影響學校行政領導及教學業務的事件，經已引起社會人士和教育人士的極大關注。浸會學院為了校譽校政，斷然作出開除及警告肇事學生的決定。這個決定，應該受到該校廣大師生的歡迎和支持。

可是，這些受到開除或警告處分的肇事學生，並沒有從他們錯誤的行為中醒悟過來，也沒有珍惜校方給予他們「一年後可重新申請入學」的求學機會，竟然一意孤行地以校方為敵。於是他們四處活動，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求助左派報刊為他們助威，企圖利用「社會壓力與輿論壓力」，迫使校方撤銷上述決定。作為此間左派學生組織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更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個重要的角色。

這個左派組織為了聲援其得力成員，特別在九月四日通過一個所謂「支持浸會學生爭取學生會民主自治的權利」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公然表明：「我們認為，浸會學生會此次之行動是正確的，學生組織爭取民主、自治是廣大同學的共同心願，校方不應無理壓迫。由於八月一日之座談會而導致開除學生更加毫無道理。」並表示：「我們完全支持浸會同學爭取學生會民主、自治的權利，我們呼籲廣大同學密切注視此一事件的發展，各院校學生會積極引起同學討論……。」我們認為，左翼學聯這種呼籲和呼應，正暴露了原來浸會學院學生的性質，以及其與左派學生組織的密切關係。

因為它們彼此間的一致性，才使到左翼學聯要勞師動眾地親自出面與公開干預。

我們姑且不談左派學聯這回不提大陸學生缺乏個人自由及毫無民主權利，而只提浸會學生的爭取自治與反對開除的兩面性，但浸會學院企圖以外力來壓迫學校就範的做法，以及將學校內部糾紛惡化為社會注目的衝突行為，其本身，又再次犯了校規。

同時，左派學聯口口聲聲提及學生組織爭取民主自治的「共同心願」，這對作為左派學聯主子的中共，確是一件極大諷刺的事。

因為民主自治的權利，正是中共對大陸人民的壓制和剝奪的重要內容。

左派學聯口口聲聲以此責罵浸會學院，無疑也將他們的紅色主子一拼臭罵。

為香港教育的發展前途，也為香港學校的校譽校規着想，浸會學院當局這一明智的決定，確值得廣大市民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

福特雖然否認與中華民國斷交，然而福特却又承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訪平，他曾與中共討論到「關係正常化採用所謂日本模式的可能性」。所謂模式，其實質的意義即在於承認中共政權，而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當然，事實上福特並未在其任期內依此「建議」處理中國問題，而且，他現在的態度是，如是卡達政府因與建交而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將是一項錯誤的決定。

於是人們更注意到所謂聯絡辦事處與大使館「掉邊」的問題。鄧小平表示，萬斯上月訪平，曾討論到在台北設置聯絡辦事處而在北平設置大使館的方式，但此一方式爲中共拒絕。美國務院某高級官員就此所發表的談話，也令人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他先則表示，遍查萬斯訪平與中共會談的紀錄，並無此項記載——「萬斯不會建議將目前美國與台北和北平的外交關係掉換過來」。但這位官員又不排除萬斯與中共「討論在台北設置聯絡辦事處的可能性」。他說：如東確曾論及此事，亦不過是在討論正常化各項可能方案時提到而已。（按PRM第二十四處曾列舉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十項方案。）

綜上以觀，美國在中共談判中，自尼克遜、福特，以至於今日的卡達政府，均一貫地採取軟弱的態度。

中共則不然。中共對美的敲詐勒索始終不變。鄧小平說，萬斯訪平後，外間所以造成中共將保持某種彈性——保證不以武力攫奪台灣的印象，全部應由美方負責，而中共方面則「沒有這種彈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毛澤東會見訪平的福特

鄧小平已明白表示中共沒有「彈性」，但若干西方記者仍樂道「彈性」之存在。如隨同萬斯訪平的紐約時報特派員巴特斐，當其對鄧談話加以評論時，即認爲中共在「台灣問題上仍似乎頗有彈性」，且指鄧的談話顯示「一個討價還價時期之開始」。

這「彈性」的印象，顯非由美國、而係由萬斯故意造成：一、如果萬斯此行，確曾就PRM所列十種方案——對中共加以試探，何以鄧在其談話中，僅透露會對「聯絡辦事處」加以拒絕，而對其餘九種方案未置一辭？二、鄧在再次表示其對所謂台灣問題的立場——「台灣純屬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干預」之後，又故弄玄虛，聲言「在與美國謀求此一問題的解決時，將會考慮到有關台灣的特別情況。」

我們可以作這樣論斷：美國當強硬、可強硬而不強硬，是鼓勵中共一貫施行敲詐勒索的基本原因。究其實際，中共根本無力侵犯台灣，其所以在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上寸步不讓，除妄圖取得其未來在情況許可時行動的自由外，主要的目的在損傷美國信譽，瓦解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畧防禦體系，以遂其包圍並顚覆日本、割斷三邊（北美、西歐、日本）聯盟以製造天下大亂，挑起美蘇戰爭的野心。正因爲如此，所以鄧小平不承認有彈性、而又暗示有彈性，此辯謀畧的運用，即所以蠱惑美國輿情，誘使卡達政府繼續與其談判，而終則墮其彀中。爲中美共同的利益計，經萬斯試探之後，卡達政府理當就其對華政策再作全面檢討，目前這種撲朔迷離的局面，有必要加以澄清。



鄧小平瞞天大謊目的

岑啓亮

萬斯訪平時稱，這次會談是「良好的」、「有用的」和「建設性的」。華國鋒也說，這樣的試探是「應該的」。白宮發表聲明稱萬斯訪平對美國而言是非常有用及重要。但是鄧小平說，萬斯訪平獲致進展的說法是不正確，而美國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努力也因萬斯訪問遭受挫折。鄧還透露。前總統福特曾允諾和台北「斷絕」外交關係，並與北平「建交」；萬斯曾提出在台北設立「聯絡辦事處」，而在北平建立大使館，但爲中共拒絕。鄧小平在此時對美國澆以冷水，可能是因爲卡達在八月二十九日說過：「在我們對「中國」作一決定之時，如果我們是作認承的決定，無疑將是很遙遠的未來的事。」因此，緊接着李先念強硬談話後，鄧又放出不妥協空氣並大爆內幕，目的是混淆美國輿論的一種迂迴手段，製造中美關係的緊張猜疑，以達到要脅美國接受中共的條件。

鄧爆內幕·福特否認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在北平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聲稱美國前總統福特曾保證，如果在一九七六年當選總統，他將斷絕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

福特對鄧小平爲何有這種說法時，不願回答，但是他說：「我想紀錄將可證明，我現在的話不錯。」

福特說，他在一九七五年訪問北平時，他曾「建議關係正常化採用所謂日本模式的可能性」。他並曾告訴中共領導人，任何關係正常化將「言明他們與台灣的歧見經由和平途徑解決」。

他曾告訴當時的中共「代總理」鄧小平，美國願考慮「一項可能性」，在邁向改善關係中，可以採由所謂的日本解決方案。

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與中共改善關係中，應允中共的條件，斷絕與中華民國的所有官方關係。

福特認爲，在和中共建立關係上採取草率行動爲不明智的。

他以前曾說過，他認爲卡達總統如果在現在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將是一項錯誤。

福特的反駁，措詞雖異常委婉，可是鄧小平的瞞天大謊，却被拆穿，而其欲藉此淆惑天下人耳目的卑鄙伎倆，也使世人更有了深一層認識。

淆惑耳目·卑鄙伎倆

在中共政權中，陰狠狡猾，除毛澤東之外，鄧小平是最突出的一個；他之所以在中共圈子內屢仆屢起，完全是靠他卑鄙不擇手段的作法；他和劉少奇合作倒毛，却又暗地向毛澤東輸誠告密；當其復起之後，又表面與江青等敷衍週旋，暗地則與地方軍頭目互通聲氣；因而當其執行中共的對外政策時，雖仍與蘇聯怒目相向，但久已虛懸的駐蘇「大使」，卽派往莫斯科繼續執行任務，而與美國的交往，一面急於盼望卡達政府能早日與其談判「關係正常化」問題，一而又故作強硬姿態，用以迫使美國政府遷就其意向。不意美國務卿萬斯與鄧小平會晤之後，萬斯的表示並不如中共想像的熱烈，這使鄧小平等在失望之餘，圖誣賴福特前總統以間接責備卡達政府的不夠「誠意」，其下流無恥，亦可以嘆爲觀止矣！

我們曾經指出中共對外只有「對外政策」，沒有「外交政策」，所謂「外交」，不過是其「對外政策」中的一種手段；因爲中共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世界革命進行到底，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其埋葬的對象，而「美帝」尤其是主要的目標；因之在對外擴張的策畧上，如何使美國成爲它宰割的俎上肉，乃是目前需要透過外交手段進行的任務；鄧故意誣賴福特前總統的承諾，以及故意透露他和萬斯談話的內容，都不過是手段中的一些環節而已！

外國觀察家對中共動向的研判，往往忽畧其基本，而儘從枝節上去尋找答案；因而對鄧小平這些違反外交慣例的作法，或則謂其係在「誇張其個人的權勢」，或則謂其目的「係在影響美國人民對美國政府的觀感」；其實，這些都只是隔靴搔癢之談，徒然使共黨竊笑其均爲愚蠢。實際上，共黨這些做作，都是針對安定內部分歧和不滿而發；因爲他可以誣賴福特，而將福特反駁的談話封鎖；他可以曲解萬斯，而不將美國政府的任何談話公佈。不過，在我們自由世界來看，至少鄧小平的原形已經畢露，他的一切再不會爲國際人士所相信了！

美毛關係·撲朔迷離

由於鄧小平對美聯社記者的一項談話，使目前美毛關係進入撲朔迷離狀況，更令人難於捉摸。



華國鋒仍堅持走毛澤東文藝路綫

「爭鳴」？而華國鋒集團已為他們定下了新的課題——在「革命的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原則下，塑造新的英雄人物，但這些人物不僅僅是如「四人幫」所要求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而且還要「掌上有風、腳下有功」。

文藝統戰外交政策

所謂文藝外交，是指中共企圖運用文藝活動形式，來為對外統戰所用，這是中共對外鬥爭的重要環節，藉着中國傳統文藝優越和特殊的形式，為其以滲透顛覆為實質的所謂「革命外交」服務。一方面文藝外交是它政治外交的先導，另一方面政治外交也賦予了文藝外交以便多更重的任務。在華國鋒上台不久的今天，中共宣稱仍將秉承着所謂「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綫」，繼續加緊其對外的滲透與擴張；而其文藝外交也在政治的需求下，密鑼緊鼓地進行著，即使在與「四人幫」鬥爭最激烈的時刻也不例外。

目前中共文藝外交的推行，採取了三項策略：第一、不斷派出各種文化代表團，包括歌舞團、雜技團、展覽組織、球隊等出「國」去作所謂友好訪問；第二、邀請外國的文化團體及個人去訪問大陸；第三、利用親共團體在國內國外為其大造輿論和虛張聲勢。

隨着中共「革命外交」的需要，中共當前的文藝外交有三個主要對象：對於美國，企圖藉「文化交流」製造所謂「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輿論；有助於其聯美制蘇的政策；對於日本，企圖藉「文化交流」促進所謂「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以促進日蘇關係的緊張局勢，對於所謂第三世界，則企圖藉「文化援助」來拉攏爭取，以達成其組織「國際反霸鬥爭統一戰綫」的陰謀。

總之，華國鋒集團正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兩條腿走路」的慣技，同時地抓緊大陸內外的文藝工作。

毛文藝路綫迴光反照

以毛澤東接班人自居的華國鋒集團，如今緊抱着毛澤東的靈牌，作為其權力鬥爭的護身符，這也是所謂毛澤東文藝路綫依然被中共吹捧的主要因素。但一個「老大難」的問題是，華國鋒如何能毫不變通地抱持毛路綫，而依舊能居於權力鬥爭中的優勝，尤其在鄧小平上台以後。其中，實際的難題是：如何能夠明確地劃分毛澤東與「四人幫」，以及「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之間的界綫。如果毛澤東是「英明」的，那麼他為何要培植「四人幫」？如果「四人幫」是毛路綫的劊子手，那些由「四人幫」担任先鋒「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又為何要繼續歌頌？另外，華國鋒集團今天的所作所為有一個較承繼毛路綫更重要的本質，那就是新的「帮文藝」正在悄悄形成。如今華國鋒正以毛路綫為其新的「帮文藝」服務，這只是一種策略，任何共黨徒都不會忘記以「舊瓶新酒」的脫胎換骨手法，去飄竊他人，樹立自己。斯大林雖一再地吹捧列寧主義，但却別樹一幟地標榜起所謂斯大林主義，而他顯然比他的前人更為殘暴陰狠，這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大陸能不能出現一個「文藝舞台的春天」呢？誰都會希望眞有「鶯歌燕舞」、「春色滿園」的日子，但大陸文藝工作者經歷過親身長期的體驗，他們對中共新當權派是不敢有所奢望的。反之，一般潛在的、堅忍地追求眞正自由的力量，正在大陸文藝工作者的內心深處激盪翻騰看，深信終有一天會「紅旗落地」，華夏重光。

當前中共文藝的新動向

李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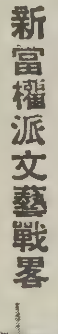
華國鋒上台後，在文藝領域上，採取兩種措施，一是加强打擊江青的樣板文藝；另一是起用過去被打爲文藝界的走資派，逐步解禁中西古典文藝，似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將要到來。然而華國鋒仍堅持走毛澤東文藝路綫，即是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此一框框，是套在大陸文藝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

華國鋒集團在大陸文藝領域內措施，可以予人如此的印象：似乎對文藝界的箍咒已有了放鬆的趨勢，似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將有可能到來；同時由於某些古典文藝作品的出版，和「古爲今用」的鼓吹，似乎新當權派已解開了對於歷史文化的桎梏。我們要檢討此一印象的正確性，必先認識新當權派文藝路綫的本質：

華國鋒文藝路綫

第一、所謂新當權派的文藝路綫，事實上只是所謂毛澤東文藝路從屬於政治，或爲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這個前提下，作家有一個基本任務，那就是歌頌那些事實上高踞於人民羣眾頭上的統治階級，及其喜聞樂見的一切事物；於是，不問其創作原則爲「三突出」，抑或「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其創作的本質和目的和「四人帮」當權時代實屬大同小異，文藝作家，並不是文藝作品的創造者，而只是統治階級腳下的「文奴」，這是從斯大林以來已經塑造的文藝工作者的形像，從毛澤東、周揚到江青，這種形像未會改變，華國鋒也將不會例外，同時他已明言要這些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殘碎瓦，爲無產階級「作出新的貢献」，這似已說明一切只是政策的運用，而所謂毛澤東文藝路綫的框框，則將仍是套在大陸文藝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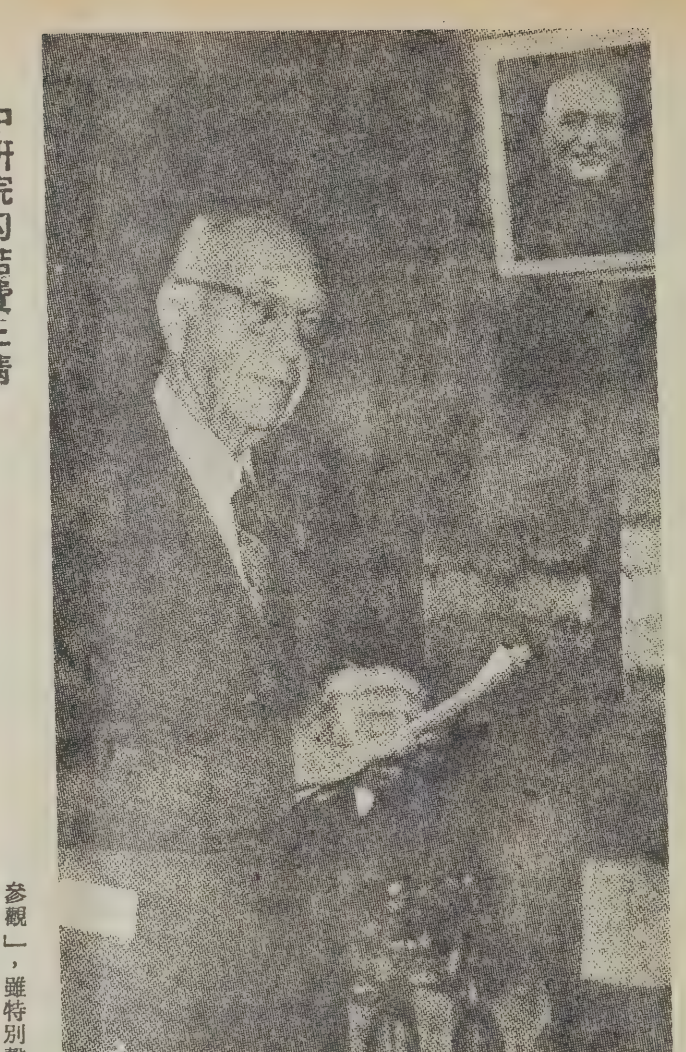
第二，所謂文藝陣地的解放，事實上代表了新的「帮文藝」的形成。自中共抓取筆桿子以來，「宗派主義」形式的演變與其本質的強化，同時也是共產黨強調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誰佔領了文藝領域，誰就獲得了顯耀自己和剝奪別人發言機會的工具，中共的黨徒們更不敢忘記毛澤東槍桿子結合筆桿子的訓示，自稱爲毛澤東文藝路綫繼承者的華國鋒集團對此是決不會忽畧的事實證明，他們正在積極地從事所謂「抓綱治文藝」，運用各種文藝形式和宣傳工具，一方面抹殺污蔑「四人帮」，一方面塑造對華國鋒的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江青集團並未舉辦過王、張、江、姚各個人的專題畫展，但華國鋒剛剛粉墨登場，就已有所謂「華主席在湖南」、「華主席在遼寧」等的專題美術和攝影影覽，這些都說明了華帮文藝正在逐步形成的事實。



新當權派文藝戰畧

基於上述新當權派文藝路綫的本質，和其在文藝界的所爲，可見中共目前的文藝界正處於「戰畧性退却」的時期，這正是對以往「四人帮」文藝措施的反動。但，這不僅是彼此間的路綫之爭，實際上仍是爲了權力的爭奪，任何開放性的舉措，都可能影響到華國鋒新當權派和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的安危，這是「鳴放」運動時期所曾顯示的教訓，長於陰謀的華國鋒當然非常了解。因此，他們出版「陸游集」則明言「古爲今用」，解禁貝多芬作品，則明言「洋爲中用」，言下已經暗示：不能爲中共「今用」的古籍就不得出版；不能爲中共所「中用」的的洋人作品就不得解禁。至於大批被解放的文藝工作者，他們過去曾是中共權力鬥爭下的犧牲者，在驚魂甫定之餘，誰又敢在又一次鬥爭中「齊放」與

「帮文藝」爲華國鋒服務



最具毒性「學人」費正清

中研院勾結費正清

當時之中研院院長王世杰早在抗戰時期即與國際共黨外圍太平洋學會有關，並與該會負責策劃出賣中國陰謀主犯費正清有密切關係。證據是美國國會搜獲太平洋學會檔案文件，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該會美國分會執行秘書賀蘭德致錢端升教授函。該函內容係催促錢某從速趕寫早已約定「中國政府與政治」一書，此書原係「太平洋學會中國分會研究計劃」一部分，並列為「太平洋學會會議文件」之一，書中有若干處表明了該會及作者一貫的反國民政府及蔣主席的原有立場。函中提及王世杰者有兩處：一、「賀蘭德與王世杰商洽便利」有關錢某寫書報酬部分付欵事；二、該書研究如不能照原定規模完成，賀蘭德「仍要力請」錢某「或王先生準備一篇短的專論，至遲在十月或十一月交給賀蘭德」。

這證明王世杰參加了太平洋學會總會與中國分會的工作。王某答復立法院質詢說他「從未負責該會任何方面之事務」，這是說謊的欺騙。其次，該函關係人尚有帶部分報酬給錢某的周教授（必係周鯁生），遞送書稿的威靈吞。劉（或即劉尊棋）及利用外交郵袋收送該書稿的費正清等。這證明王世杰與錢某、周某、劉某同為該會中國分會核心分子，及其同與費正清有親密之關係。

王某答復立法院質詢不承認他因組織關係與費正清等為親密之友人，顯亦同為說謊的欺騙。

正因為王世杰早與費正清有組織關係，且為親密友人，故雖在美國國會宣布太平洋學會是國際共黨利用出賣中國陰謀團體，費正清是與拉鐵摩爾、希斯、傑塞普等同為出賣中國主犯以後，雖在費正清及其同黨不以出賣中國大陸為滿足，現猶妄圖繼續出賣自由中國台灣的今日，王某及其主持中研院核心分子，仍與費某及其同黨繼續合作，並以該院作為他們滲透文化學術界，策動台灣獨立運動，顚覆自由中國反攻基地台灣的一大據點。其事實證據如下：

稱費為中國問題權威

（一）承認「費正清往年來台，曾來本院參觀」，雖特別聲明「本院及世杰本人從未與彼作任何政治商談」但已無疑有過其他「商談」。

（二）承認五十六年曾應費正清邀「赴波士頓參觀」，雖特別聲明「亦未與費氏作任何政治性談話」，但亦無疑有過其他「談話」。

（三）默認立法委員邱有珍質詢所稱「我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于五十六年訪美時，復正式宴請費正清稱之為「中國問題之權威」」之事。

（四）雖說五十六年「八月東方學者會議在美舉行期間，本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君從未與費正清談及政治」，却承認「費正清為此次會議近代中國組主持人，廷以既參加該組，自不免與有所接觸」。

專題研究・費某觀點

（五）承認近史所接受福特基金研究補助，「其交換條件為獲得我方之一部分檔案」，此種檔案既送給哥倫比亞大學必同時送給哈佛費正清研究機構。

（六）承認福特基金研究補助係作研究清季歷史，民國初年歷史，台灣歷史之需，用途計有「專題研究、購置圖書資料，派人分赴歐美日本進修」等項，最近費正清二次來台，亦曾邀其至近史所討論清史，是所謂專題研究必多費某觀點，購置圖書資料，必多購置費某及其同黨出版圖書資料，派人進修必絕大多數派赴費某及其同黨主持研究機構進修。

利用基金・收買墮子
陰謀分裂・顛覆國府
揭開費正清的畫皮（上）

岳騫

正當中美關係陷於低潮時、費正清到台灣活動，引起中國愛國人士同時斥責。究竟費正清作了甚麼惡事，何以中國人恨之入骨。茲將費正清過去的惡跡，根據周之鳴著「費正清集團在台灣大陰謀」臚列於後。

挑撥離間・支持台獨

（一）四十三年費正清以李善和假名爲文宣稱台灣人與中國人毫無關係，應驅逐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宣佈獨立。

（二）費正清十年前即扶植其學生台灣人陳以德主持在美國的台獨運動，於每年「二、二八」向聯合國及美國政府請願要求台灣獨立。費某並到處介紹陳以德爲將來台灣共和國的總統。

（三）四十六年費正清對陳啓天、蔣勻田二氏聲稱，應將台灣變爲美國的第五十一州。

（四）五十年費正清在康內提克大學演講，說爲使毛共不以美國爲敵人，必須設法使它進入聯合國，並使台灣獨立，旣反對「兩個中國」的觀念，更反對自由中國的反攻大陸。並坦白承認所謂台灣獨立只是一手段，最後爲「取悅北京，使之不採取有計劃的敵對，以緩和情勢」，只有「將台灣送入虎口」。因之，反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攻擊它對自由中國台灣的支援，尤其協防金馬。同時極力誣蔑，詆毀我國民政府，說它是「來自大陸的叛逆」，並妄稱：「台灣意外的沒有發生更大的衝突與暴亂，係屬奇怪之事」。

（五）五十二年費正清代表司馬笑命李敖對控告他和蕭孟能誹謗的胡秋原、鄭學稼兩位反共學者，實行「反訴」。五十三年司馬笑並斥責文星集團何以沒有辦法使台灣教授有如南韓教授那樣「勇敢」的領導學生舉行反政府的示威遊行？

收買黨徒・顛覆中國

（六）五十三年費正清以學者恣態到台灣來講學，收買李敖，領導文星集團發動全盤西化運動，並且策動台獨運動，顛覆自由中國。

（七）同年費正清高足兼同黨孟某主編倫敦「中國季刊」十五期「台灣特輯」，大肆吹捧文星集團核心分子殷海光爲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李敖爲在台灣文化論戰中代表年青一輩打倒年老一輩的勝利者，並鼓動福摩薩獨立及誣台灣爲警察國家。

（八）同年費正清來台時曾與中央研究院負責人勾結，在該院近史所名爲學術講演，暗作出賣中國勾當，秘密找台籍人員×××等攪台灣獨立運動。

（九）同年九月彭明敏與××等印發台獨宣言，陰謀叛亂，政府依法予以逮捕，費正清竟公開投函紐約時報，支持彭、×等人賣國罪行並誣我政府對彼等迫害。

（十）費正清五十五年三月在美國國會作證，主張承認毛共，並將台灣交還毛共以平息毛澤東之憤怒。

（十一）五十六年八月費正清派由其學生甘海樂教授率領所謂美國學者考察團來台考察，特至國防研究院，提出：現在的國軍台灣人有多少，大陸人有多少？台灣人和大陸人的平均年齡是多少？國軍的軍官台灣人有多少，大陸人有多少？等等問題，要求答復，以搜集策動台獨所需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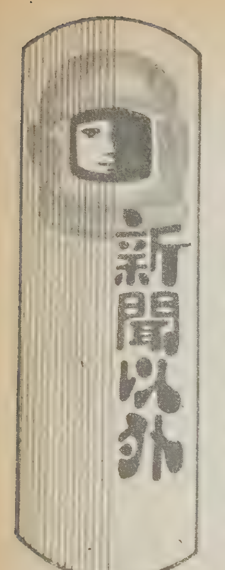
利用基金・拉攏文奸

（十二）費正清除利用福特基金給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補助，命該所多派人員至其主持哈佛研究機構進修，並再由其「贈給中研院許多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叫他們在他主持的研究機構去研究。目的即在製造一批出賣中國的文化漢奸。說這些學生「替他做一些研究工作，深得他的賞識」。

（十三）五十六年秋費正清在美宣稱「台灣人民贊成他兩個中國的主張，因爲祇有民營的聯合報才眞正代表台灣的民意。」

（十四）費正清利用燕京學社基金，找台大幾個教授，表面上是寫一本書叫「中華民國監察院之研究」，實際是利用其中一二教授，替他搜集親共反華的資料，經人揭發後，迫得領銜的傅啓學教授不得不登報聲明作廢。

（十五）五十七年三、四月間費正清集團以台灣通訊名義，分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英倫經濟學人，爲其同黨台灣集團文星書店關門事，對我政府提出抗議。



灣人士對壘球的狂熱，又故態復萌，把王貞治睹捧。捧他超卓的球藝沒關係，他的神棒確沒有話說，但他的「中國血統」已十分稀薄，一點中國人的味道都沒有，把他捧成如何熱愛中華民國的忠貞之士，這些捧場報導，使人看起來十分「牙烟」，因爲王貞治的言行，時刻可能改變，一旦變了，便會再產生一次丁肇中的尷尬。關於這一點，同文鐵漢君確有先見之明，他當天已作了「不可過份吹捧」的警告，果然，前天左派報紙刊出中共壘球訪問團和王貞治「親切」的「合照」。雖然，這只是中共統戰手段之一，但敢信任王貞治絕不是台灣報紙描述的那麼「忠貞」，如果他再發表一篇爲中共捧場的談話，試問台灣報紙又如何處理？

朋友滿天下？

在電視中常常聽到一隻廣告歌仔說：「人生有幾眞正朋友眞係好極！」個人如此，國家也一樣，如果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是一件痛苦的事。

自國際間掀起一股姑息逆流，西方國家紛紛趕搭中共那一部紅色巴士，和中華民國斷交，正式承認中共。中共爲此一直得意洋洋，「看我們，朋友滿天下！」實則，外交上的承認，不能算得是眞正朋友，大致不過基於利害因素。西方國家的觀念以爲，中國有八億至九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要能和中共做生意，將是一條可觀的財源。但他們沒理解到中共這個「國家」的實況，人民連起碼的生活水準也無法達到，希望他們幫襯買汽車、冰箱、電視機、冷氣機，最後只有失望。

許多和中共「建交」後的西方國家，得不到半點好處，於是開始後悔，仍然盡力和中華民國發展貿易關係。最明顯的是日本，自己做了笨伯，發覺美國也打算以「日本模式」和中共打交道，便連忙叫住美國：「且慢！」

中共新當權派五人幫非常渴望得到美國這個朋友，力促關係正常化。可是美國不像其他國家那麼簡單，話斷就斷，他和中華民國有太深遠的關係，一直居於「盟友」地位，在「斷交」「建交」之間，有太多顧慮 因此中共要交上這個朋友，扭盡六壬 還沒達到目的。鄧小平的大爆內幕，當然有點得不到而發脾氣的意思，由頭號敵人變爲「朋友」彼此間有不少顧忌，不是想像那麼簡單。即使「建交」成功 還很難說得是眞正「朋友」。

本來 中共在全世界上還有一個視爲眞正朋友的國家，就是阿爾巴尼亞。文化大革命中共大力排外的時候 在天安門樓頭參與中共慶典的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代表。曾幾何時，這位眞正朋友却反目了，仿佛當日中共和蘇聯拆檔一樣，反臉成仇。現在霍查天天罵中共，猶之毛澤東在生時天天罵蘇修一樣，反而修正主義的祖師爺南斯拉夫，狄托訪問北平 受到空前熱烈歡迎。這當然不是人民歡迎，人民對什麼修正不修正全無興趣，中共安排他們歡迎，他們只好「熱烈」歡迎這位「國際友人」了。

中共誇稱「朋友滿天下」，儘管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承認中共，也有許多國家「元首」訪問過北平，但稱得上「朋友」的究有幾個？蘇聯老大哥？阿爾巴尼亞那個「死黨」？抑或正全力去爭取的修正主義先進國家南斯拉夫？還有就是資本主義頭頭的美利堅合眾國？不論有邦交的抑或沒邦交的，中共在這個世界上何嘗有眞正的朋友呢？

華府的新動態

美國五角大廈通知國會，國防部有意把價值三億九千八百餘萬的軍事物資出售給七個國家，中華民國也榜上有名，是價值八百餘萬的M四八A一型戰車。這種戰車是一九五二年把M四七型加以改良發展出來的，目前美國使用最新型的戰車是M六〇型，M四八A一型已被淘汰，屬於「老爺」戰車一類。不過，M六〇和M四八A一型的差別，除了大炮口徑加大，引擎改爲柴油機外，其他部分，差不多同是一樣。

九月十日星期六，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與美國國務卿萬斯，舉行了一次歷時三十五分鐘的會晤。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基辛格第七次訪問北平後，沈劍虹與他作過一次談話，就沒有和任何美國國務卿交談了。卡達上場後，萬斯和黃鎮會談多次，但對沈劍虹的約見一直拖延，因此星期六之會，被稱爲「意外會晤」。

上面兩則消息，是在中共副主席鄧小平發表了「談話」後發生的。鄧小平的「談話」，把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大門掩上，即使不是永遠關閉，也是暫時關上了，相信重開還得等待一段時間。

美國賣了僅值八百萬的一批老爺戰車給台灣，萬斯和沈劍虹僅僅會談了三十五分鐘，表面上看來只是不值得重視的小事，實際意義非常重大。當美國正要「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際，事事都怕「刺激」中共，把中華民國當做「發瘋佬」一樣，接近不得。別說美國不敢直接把武器售給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向以色列買飛彈、買戰機，美國也要反對。

范園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後，中華民國讓各國駐台使節參觀這架米格十九飛機，美國國務院也訓令駐台外交人員「不要去看」。凡有一點點足以令中共不開心的事都不敢做，這種情況，存在已久，在萬斯決定訪平後，更爲認眞，似乎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已是事在必行。雖然說，萬斯赴平的任務只是「試探」，但觀察華府的動態，似已認定關係正常化必須實現。

萬斯從北平悄然而歸，和中共的接觸，毫無結果，並非卡達、萬斯忽然轉性，或者「良心發現」，中止出賣中華民國的行徑。主要是吃不消輿論的壓力。自萬斯發表其「行前談話」後，保守派的美國議員羣起抨擊，美國民心也反對背棄長久以來的盟友，卡達和萬斯看看形勢，也再不敢「爬逆水」了。

出售戰車和會晤沈劍虹兩事，顯示美國卡達政府一改長期以來不敢刺激中共的作爲，在這一點上，意義是重大的。卡達和萬斯的對華外交政策，慢慢要修正過來了。

自由中國正義人士忍無可忍
發出怒吼：費正清滾出去！

六度「訪台」的「中國通」費正清，每次到台灣都大放毒素，發表言論對中共大力吹捧，對我不利。最近並在台灣為其「中國問題研究所」籌款募捐。台灣的正義人士忍無可忍，在中央日報發表聯合聲明，予以聲討。十六日並在博愛廳舉行座談會，發出「費正清滾出台灣」的怒吼。胡秋原公開向他挑戰，費正清因此暫告銷聲匿跡了。

超級「匪諜」費正清

台灣學人李文齋、胡秋原、徐中齊、鄭學稼、白瑜、任卓宣、侯立朝、周之鳴等，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發表共同聲明說：「美國費正清教授為中共之宣傳家，其一切言論行動，均以有利中共不利自由中國為目的。據我們所知，其每次來台，均為此目的而愚弄我方。我們希望我同胞密切注意，了解此一事實，勿為其任何言論姿態所愚弄。」

對這個為中共宣傳奔走工作的美國教授的醜行，萬人雜誌和萬人日報可說是先知先覺，七八年前，萬人雜誌即以巨大篇幅揭發費正清的親共言論行徑，可是他仍經常獲准到台，出入自如，而台灣報紙又不時為他吹噓，他發表的言論，各報競以邊欄發表，對我國家如此不利的人物，稍有愛國心、正義感的人，都不應與之為伍，何以台灣的公營民營報紙竟敵友不分？

更使人不解的，中華民國政府怎會准其入境，且每次必待以上賓之禮，更使這中共宣傳家得意洋洋，肆無忌憚的在台活動，我中興基地官民接受他的蠱惑宣傳，對我國危害之大，莫可言宣。

今回台灣學人發表了「共同聲明」，且在報上用廣告方式登出，真值得為之喝采。也可看到，在台灣學術界中，仍有一班正義凜然之士。今後費正清要到台灣活動，我們的政府必須加以考慮。費正清雖是美國人，但讓不讓其入境，我國應有主權。費正清過去之任其到台活動，可能是當局不敢「開罪」美國佬；也可能因費正清在台的馬仔甚多，他們會替他搞掂。

何以費正清有那麼多馬仔？原因之一是費正清手上掌握許多「基金」，有錢使得鬼推磨，台灣許多「教授」成為替費正清活動、奔走的馬仔，利用他們的「人事關係」，加上美金，自然「官」「報」各方，無往而不利。

台灣學人的「共同聲明」如果不是用「廣告方式」，恐怕會不容易登出，反而費正清的親共謬論，卻經常成為兩大「民營」報的邊欄，報人如此墮落，誠令人浩嘆！

上次老萬到台時，適值費正清剛跑了，一位教授對我慨嘆地說：「費正清在台灣的勢力眞大！」老萬心內吃驚，追問究竟，據他說：「台大××系的教授，差不多全是他的人，學生思想左傾，也以××系為最嚴重！」

中共的滲透在台灣不易展開，因為台灣防諜工作做得相當嚴密，共諜要潛入不是那麼簡單。可是一個美國人要進入台灣，卻可大搖大擺，不受阻攔，殊不知這個美國佬却是超級「匪諜」，這正是「明察秋毫，不見輿薪」的大笑話。

丁肇中與王貞治

劉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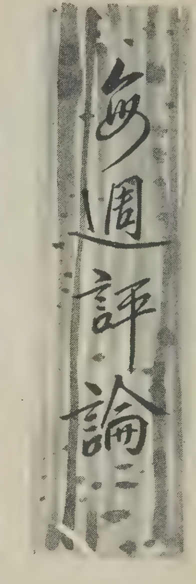
台灣報紙，經常拍錯馬屁。最顯著、最現成的例子是丁肇中和王貞治。

當丁肇中獲得諾貝爾獎，台灣報紙不問青紅皂白，覺得「與有榮焉」，連篇纍牘為他大吹大捧。其實這個人早已放棄中國國籍，成為美國公民，雖然他的血液還換不掉中國人血統，我們硬要把他拉回來，要沾點「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光，未免有點「自作多情」「監人賴候」。

可是台灣報紙並沒查清楚丁肇中底子，他雖是黨國元勳丁淮汾的孫子，台大教授丁觀海的兒子，但丁本人早已「認同」中共，一九七五年且「回歸」過大陸，不過當時他還未得獎，寂寂無名，未蒙中共「熱烈歡迎」，中共頭頭也未予接見，更未在報紙上宣傳。台灣報紙矇查查，以為佢個老豆也在台灣，他本人是在台灣受教育的，他之有那麼好的根底，是台灣基本教育的成功。如今他得到世界性的榮譽，台灣當然也分享他的一部分光榮。殊不知台灣在學術方面給他的教育雖成功，但國家民族的意識越來越模糊，終於成為徹頭徹尾的血外、墮子。台灣報紙喝采之聲未了，丁肇中却穿上解放裝出現中南海，和一班中共頭目「歡叙一堂」，大吃北京塡鴨與大喝茅台了。

這事固然使台灣報紙下不了台，相信最感痛苦的是丁觀海教授。萬人作者中有幾位大罵丁肇中的祖宗三代，什麼「養不教，父之過」等等，其實，媚共靠攏，是丁肇中本人的德行，丁淮汾還是人人尊敬，公忠體國的黨國元老；丁觀海也是桃李滿門的台大教授，中國人並非個個毛澤東，對兒女無法作思想控制，年紀這麼大了，自己已能獨立思考，而終於靠攏了，是他自己墮落。只怪台灣報紙把他捧得太厲害，一旦發現他是墮子，失望也越大。

前幾天，王貞治創下全壘打新紀錄，台灣的報紙又因為他姓「王」，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加上台



中共十一大與整黨整風

中共十一大收場後，大陸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先後召開會議，傳達學習「十一大文件」，貫徹落實「十一大精神」和討論，佈置與此有關的工作。最重要的兩點是：一、繼續深入揭批「四人帮」；二、馬上在大陸全面開展整黨整風運動。其他還提出「把國民經濟攪上去」等等要求，但都顯得不大重要。可以看得出：中共以鄧小平爲首的實力派提出深入揭批「四人帮」，並強調「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餘黨結成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本來這是「名正言順」的事，所以得到了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的支持。實際上這是派系鬥爭的一種手法，對此靠投機取巧上台的文革派頭頭之一的華國鋒眞是有苦自己知。

至於在大陸全面進行整黨整風，這是與揭批「四人帮」和粉碎「四人帮」及其爪牙建立的「帮派體系」相配合的，具體地說：是一項工作的兩個步驟，因爲都是與以矮子鄧小平爲首的「回朝派」進行翻案有關。

今日的華國鋒在大陸表面上被稱爲「英明領袖」。其所以能當上「領袖」，據說因爲他是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他之所以「英明」，是因「一舉粉碎了四人帮」。粉碎了「四人帮」——逮捕了江青一伙爲甚麽就算得是「英明」了呢？重要的關鍵是華某攪的是「窩裏反」，以一個毛江的特等親信突出翻臉無情「反戈一擊」，這才眞是「英明」的地方。說眞的，華國鋒在今年北平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滑稽的。譬如：肥華在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鄭重」宣佈：歷時十一年的文革運動「就以粉碎四人帮爲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江青是老毛「御准」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組長陳伯達在勾結林彪前無權，大權操在江青手中）的，一時風頭之勁，權力之大，她和老毛實到了「夫妻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地步。連老狐狸周恩來都多次在規模較大的集會上一邊揮動那本「紅彤彤的紅寶書」（毛語錄），一邊叫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還有：上海是「文革策源地」，所以，四人帮中的三個人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是上海出身的「造反新貴」。再說，文革是姚文元寫的那本評「海瑞罷官」的小冊子打響了第一槍。江、王、張、姚這四個人被幹倒就算是文革的「勝利結束」，豈止是滑稽，簡直是荒唐而且透了頂。

好！文革這樣結束，也就等於公開宣佈，打開牛欄，凡屬黑帮一律解放，並重新安排比過去更重要更有權的工作。事實上確是如此。君不見二〇一個新中央委員（剩下整整二百，林李明死了）中，黑帮份子竟有九十多人！這些人上台，甚麽「抓綱治國」和「把國民經濟攪上去」還不是「管他娘」，首要工作就是翻案，徹底否定文革，對老毛鞭屍。

華某的飯碗子是非靠鎖在水晶石下的毛屍的符咒作用來維持不可。當然他最怕對毛鞭屍。所以，儘管整黨整風運動一路發展下去，由粉碎四人帮的「帮派體系」，而清除黨內與四人帮提倡的造反，反潮流等有關的黨員，最後死的老毛的「聲望」和活的華某和汪東興、紀登奎等人的命運當然非完蛋不可，可是自己是「英明領袖」嘛，所以，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還是提出了整黨整風的口號。他說：「在整黨整風中，要徹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黨，破壞黨，瓦解黨，實行篡黨的嚴重罪行」。又說：「四人帮確實把我們黨的風氣攪壞了。在我們黨內，滋長了脫離羣眾，弄虛作假，看風使舵，投機取巧這樣一些資產階級的作風，這是必須堅決加以克服和糾正的」。

華某所說的「看風使舵，投機取巧」這八個字，用於他自己和下手捉江青的汪東興都適合。至於說中共的黨叫江青一伙給「攪壞了」，那是冤害；因爲江青一伙一直沒有眞正掌握到實權，又何況老毛死後不到一個月就被捕了。中共這個黨根本就是壞蛋黨，自來就是壞的，硬說是江青他們「攪壞了」，還不如說是老毛把黨「攪壞了」。

中共整黨整風株連之廣殺人之多是可以想得到的。葉劍英在十一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三千五百多萬黨員中，文化大革命以來入黨的佔近半數」。雖然葉未說明這些黨員多數不可靠，但從他的說法中已可看出，中共此次整黨整風的對象，以及所要「審查過關」的人數之廣了。

主持整黨整風的當然都是後由牛欄裏走出來的老幹部，他們必以報復心理無限擴大打擊面。他們殺他們自己黨的黨員無人關心，但中共政治運動向來是矛頭指向老百姓，這就值得人們注意了。

殺人者人亦殺之。中共內部的狗咬狗鬥爭，必在爲期半年左右的整黨整風運動後期出現緊張狀態，到那時候，毛被鞭屍，華某地位動搖是必然的。不過，最後勝利的也不是矮鄧那一伙，而是大陸上反共仇共的同胞。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17

中共「十一大」與整黨整風

揭開費正清的畫皮（上）

當前中共文藝的新動向

鄧小平瞞天大謊目的

違反校規應受處分

阿共口誅筆伐中共

來自俄羅斯的痛苦戀情

鄉土文學走火入魔

「插得好看點！」

教育

嚴以敬作

自由中國正義人士忍無可忍

發出怒吼：費正清滾出去！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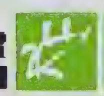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偶觸

封淑英

若遠若近花流芳，有懷無緒獨[illegible]。今夕不解何其長？狎人薰風拂素裳。月影過粉牆，閑情與我來尋常；似曾相識細端詳，疑君顏色露微茫！

桃葉渡

葉惠波

雨花臺上雨花飛。一棹秦淮景色非。桃葉再尋迷舊蹟。柳絲零亂繫斜暉。故宮禾黍千行淚。大地干戈幾度圍。名士渡江今異昔。如何子敬不重歸。

謁澳門國父紀念堂寄慨

孫博文

飛舟破浪渡濠江，携友恭參國父堂，立像豎旗留正氣，遺編示訓放豪光，前山咫尺猶狼守，后海汪洋礙艇防，浩劫神州狐鼠亂，思潮[illegible]！

盂蘭節客中感賦

尹達韜

盂蘭節屆角聲哀，最苦鄉懷鬱不開，黃土一坏情黯澹，皓輪千里意空回，虔誠誦偈超幽魄，鐵[illegible]持齋[illegible]劫灰，何日絕[illegible]，孝孫日在賦歸來。

芰荷香 生朝自述

蘇樹聲

嘆吾身，自[illegible]，[illegible]凡塵。好嬉荒學，長大朴野無文。往來交際，口遲訥，語[illegible]人。[illegible]待朋以義，處眾惟仁。無敵[illegible]，[illegible]天中。韶光苒荏，又[illegible]。愛已散，[illegible]清貧。聊沽汽水，且當芳樽。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漣漪。[illegible]光山色，[illegible]對玉觴，無限依依。看久醉眼迷離。青蓮影動，白鷺驚飛。往事如今夢成幻，嘆洞天如舊，人事多非。碧空千里，望雲只自遙思。江城暑夜，數遊舟偏在南湄。腸斷莫織愁絲。雷峯塔畔，屐齒重期。

前調 本意

麥善慶

夏晴天，看雲影往復，漠漠相連。覓香蝴蝶，時作妙舞翩翩。芙蕖出水，半掩映葉底情鴛。堤畔綠楊含烟。山光水色，美景當前。寸寸銀鱗晴吹浪，戲浮萍盪漾，碧草芊芊。香風過處，點綴水面荷錢。明中樂趣，又聽得遠樹鳴蟬。恰似急管繁絃。詩情畫意，莫負吟箋。

前調 憶西園竹林

顧植楠

話西園，記幽窗滴翠，清影籠烟。碎紅濃綠，輸與勁節琅玕。凌雲壯志，任飄搖獨抱高寒。千萬個蕭蕭然。龍吟夜雨，風動深軒。最憶洲頭結茆處，喜炎不到，[illegible]客無緣。擁書靜讀，時會江左羣賢。琴尊有伴，忘卻了祖逖先鞭。半戲醉筆塗箋。丹丘已杳，石雪堪傳。

前調

[illegible]

雨餘天，正江城五月，旅夢難圓。落梅吹徹，不知客裏何年。[illegible]懷舊恨，盡付將一[illegible]。情總萬萬千千。瀟湘水碧，點點堪憐。且[illegible]向[illegible]，趁[illegible]時好景，[illegible]酒[illegible]，[illegible]泉。[illegible]，[illegible]，對此[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我何歸。值炎陽火爍，喬木烟迷。雁魚投遞，藉傳宮簡芳脂。河山寫夢，憫細腰百結鶉衣。憐影世亂紛披。生涯若此，社燕寧飛。昔日家園盡稀廓。恨無路伸訴，清涕空揮。論成庖飽，更難溫夢深閨。夜闌人靜，怕聽聞鵑鳥啼思。懷別忍淚銜盃。卿南我北，見面[illegible]期。

前調 白蓮

劉[illegible]

映初昕。正波漾疊翠，遙送清芬。看伊微步，羅襪不染纖塵。冰肌玉貌，真個是出落超倫。[illegible]洛浦仙人。銀璫水珮，鏡妬妝新。畫[illegible]輕搖緣生處，向深叢小駐，低挹南薰。碧[illegible]消夏，閒與[illegible]。斷霞夕照，漸隔岸唱晚聲頻。一霎雨打風吞。鈴幡莫護，憔悴江濱。

前調

衛燕山

畫偏長。又催紅荔雨，驟灑東廂。酒書[illegible]處，倩誰[illegible]取玉[illegible]。槐枝桂味，記昔年[illegible]。[illegible]總角相將。品丸玉液，戲[illegible]。往事依稀如昨，縱[illegible]情猶在，難轉時光。月湄烟渚，那堪魂夢流黃。紅雲佳果，正逗人千結柔腸。何[illegible]酒郎當。[illegible]，[illegible]清狂。

前調

何敏公

遠[illegible]。有波心[illegible]，[illegible]。出泥不染，綠苔曲沼清幽。輕妝脩髻，露珠轉[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潤[illegible]照，三[illegible]。蒿目關河動情思，問江鄉水國，何日歸舟。晚煙短夢，寄傲天地蜉蝣。田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求。飄蓬縱折，藕斷絲留。

單車手錶過人財富 性關係受政治支配

編輯先生：

最近這些年來，中共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國際間大搞其統戰，打着文化、貿易與友誼招牌，引誘過不少的西方好奇者去中國大陸「觀光」，欣賞他們的那些都已事先安排的「節目」，參觀樣板戲表演。這些被哄騙的週遊過萬里長城的西方人士在遊畢中國大陸返國以後，以表現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現實的媚共恐共主義者，他們爲了本身的商業或政治利益，發表一些中共樂於聽到的違反良心的講話，以博取中共的好感，維持與加強可能的商業與政治利益，並爲以後再去大陸舖路，這一類西方人被稱之爲可憐可恥的一羣。第二類是失望的悲觀主義者，這些西方人在去中國大陸參觀以前，表示「嚮往」不已，但是，在回來之來，他們既不願作違心之論，也不肯替中共作義務宣傳，因此，這類西方人，被稱爲失望與沉默的一羣。第三類是良知未泯的有胆識之士，這些西方人抱着就事論事的客觀態度去中國大陸，回來以後將所見所聞用事實的描述加以報導，這類的西方人就是正直而有道德良心的一羣。

不過，也有不昧良心的外國人，能忠實地報導大陸的實況。一位屬于正直而有道德良心的英國人瑞夫克拉克在對大陸作了三週的訪問之後，就他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撰寫了一篇長文，配以圖片分兩天刊載于英國北部的大報「格拉斯哥先鋒報」上，首篇于十一日刋出于該報第六版，佔六欄寬、半頁高的地位，題目是「中共內幕」，首篇的標題是：「政治統治的地方」。第二篇于十二日刋出，仍在原版佔六欄的相同版位，標題是：「說教的藝術」。

瑞夫克拉克在格拉斯哥先鋒報的文章中指出了今日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在精神上除了政治以外，別的一無所有，至于人權與自由更不必談了。克拉克在文中說，三週的訪問使他到過北平、黃河谷、湖南與廣東，在每一個辦公室或者是會議廳，都有高懸的毛澤東畫像與四位祖師爺馬、恩、列、斯、瞪着你。中共經歷了廿七年的政治統治，而自稱是「政治掛帥」。

談到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克拉克在文中點穿了共產主義自稱的「幸福與快樂」的謊言，克拉克在文章中寫道：「中國大陸依然貧困。在那些老年人的家裏面，你所看到的是經過細心排演，在學校裏，在展覽場，在歷史勝地，都是這些一再的老套。」

克拉克在文中也提到大陸的民窮財盡與共幹的官僚作風。他說：「如果中共有些人比別人較好的話，那就是說他們擁有一輛腳踏車，一隻手錶或一架縫衣機。我必須在離境的時候把我的那個值三英鎊的電晶體收音機拿到海關去給他們看，以證明我沒有把它賣掉。在大陸人民的穿着都一樣。棉褲裝看來像水桶，士兵、男人、少女或航空人員都穿臃腫的制服，我沒見過女人或少女穿套裝或裙子。」

克拉克在文章中說到中共否定了個人的存在與否定了一切基本人權與自由的時候說，「在大陸，每個人都是制度的一部分，不僅是經濟制度，而是我們所認爲的私人生活。同時，那種沒有性別區分的衣裝與髮型取代了外貌。」

那麼，性關係是否受黨的政治支配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的是「是的」。」

克拉克並且認爲，現在的中共，仍然是把美國當作反動份子與敵人看待。

吳大蔚

（寄自英國格拉斯哥）

和應用，其意旨似乎是要人去活學活用，但最終目的是如何去修正。矮鄧反毛，確有一手，這一回合，華國鋒很難招架了。

讀者 毛教條（九月八日）

連根拔掉偏安病 重整山河人有責

編輯先生：

眼見數事不吐不快，煩請披露：

近世紀來，日本侵略我國最兇，壓迫我國最甚。甲午戰爭迫我割地賠款，使台澎脫離祖國懷抱；慫恿袁世凱帝制自爲，代價是接受二十一條亡國條約；五三慘案阻撓我國統一；九一八事變強佔東北四省；蘆溝橋事件大舉侵略我國，八年抗戰軍民死傷千餘萬，使中共坐大竊據大陸。勝利後蔣公以德報怨，不僅遣返戰俘僑民，且放棄賠償要求。這史無前例的寬大，換來的田中政府毀約斷交，對日貿易每年逆差十四億美元之多，對台輸出品尚多方挑剔，百般限制。這一切的一切，說明日本是侵略成性使我國受害最深的國家，日本人是短視自私忘恩負義的民族。這些創鉅痛深的國恥，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才對，然而，社會上不但有些人仍說日語，一般談話甚至報章記述，把台北市成都路仍叫「西門町」，設在台北市延平區的幾家台灣省屬銀行，竟然是「大稻埕」分行！

我眞奇怪，台灣光復三十二年了，對異族統治所留下的可恥遺跡，爲什麼還懷念不忘？堂堂炎黃子孫的民族，自信心那裏去了？

中共倡亂，國府遷台，由於經濟建設成功，形成近二十年來小康之局。然而有少數人，似乎忘記了隔海還有處心積慮置我於死地的兇狠敵人，也忘記了八億苦難同胞待我們拯救。整日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奢侈浮華荒淫無恥；也有人崇洋媚外自貶自卑。

一個國家難免有國恥，怕的是國民不知道歷史，忘記了國恥；一個民族不怕有內憂外患，怕的是民族精神痲痺，民族自信心喪失。我們在台海的屹立不搖，不是出於外人的善意和恩惠，而是政府和人民自立自強的結果。中華民國是個獨立國家，有完整的主權，肥沃的上地，強大的現代武力，擁護政府的人民和八億同胞的向心力。我們不僅力能自保，且有光復大陸的信心。國家的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只要堅定不屈，誰能越俎代庖？又何必看外國人的顏色，躭心卡達萬斯的外交動向？

不要小看自己，二十年來的勵精圖治、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武力強大、教育普及，在世界上形成主要的反共力量。事實證明：外交挫折，國際逆境，都影響不了我們的生存壯大。反觀大陸自澤東死亡後，華國鋒上台，四人幫被整肅，以及鄧小平復出，奪權鬥爭方興未艾，他不僅沒有犯台的力量，自相殘殺的結果，勢必更削弱他自己，醒覺的共軍共幹，亦將起而反抗，一旦與廣大的人民匯爲洪流，也就是中共政權崩潰我們光復大陸的時候。反共聖戰不能希望別人替我們去打，勝利之前還要艱苦的鬥爭，我誠懇地呼籲國人；把化在痲將桌上的時間，研究學問成就事業；把吃酒家進舞廳的錢，投資工業發展建設；把靡靡之音變爲大漢之聲；把無聊的電視武打節目，成爲有意義的文藝；把中日合作受日人控制的工業收回自營，把頹廢思想，偏安病從心理上連根拔掉，建立積極進取，樂觀奮發，動勁服務，朝氣蓬勃的人生觀，我相信光復大陸重整河山的歷史任務，必然會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中華民國是一隻堅定勇毅之舟，國際逆流淹沒不了它的存在，狂風暴雨阻撓不了它的前進，除非我們自己倒下，任何姑息份子都奈何不了我們。同胞們！勇敢地站起來，堅強努力！

讀者 呂炳武（九月九日）



英雄篇與墮子

意見編輯先生：閱貴刊得知在AMSTERDAM的曙光兄，有新詩頌讚范義士投誠事，擬就一浣溪紗拙詞，聊博一粲，敬祈斧正爲感。

萬人讀友阮文煥上

英雄篇及墮子反應

飛抵三民大陣營，
自由冉得會羣英，
偏來墮子妄批評。
蒙卵查查稱變節，
良心昧昧豈能明！
射鵰高手術無靈。

紅旗雜誌發出鞭毛第一炮

暗示揚棄毛澤東思想教條

客觀事物思想觀念不斷變化毛思非修正不可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紅旗」雜誌打出鞭毛第一炮，對毛澤東思想運用作出初步批判，雖然該文不明目張膽揚棄毛澤東教條，但對其運用上，已隱約提出適當修正。目前華國鋒集團仍高舉毛思想，此種公開提出改變毛思的解釋與運用，無異向華集團挑戰。毛澤東思想徹底被拋進毛厠的時刻，不久便要來臨！

紅旗雜誌文章指出，對毛澤東思想，在一個迅速改變的世界上，應該依照客觀情況而加以解釋及應用。且強調，毛澤東思想應被用作指南，而不應被用作教條。對馬列主義亦作如是觀。

紅旗雜誌並以鄧小平在「十一大」的報告爲該文作註腳，解釋如何正確應用毛澤東思想。

紅旗雜誌在闡述毛思想的同時，暗諭毛思想已過時，不適合當前的社會發展，並忠告那些死抱毛思想不放的人，危害黨和國家的利益。

紅旗雜誌指出：「若干老幹部仍然像資產階級政客一樣爲權力及金錢而鬥爭。……幹部必須採納正確觀念，而正確觀念只能從實踐及實際經驗中獲致。要令我們思想與客觀現實一致，我們必須分析及反省客觀現實之事物，從而從事實中尋求眞理。客觀世界中充滿矛盾及變化，我們思想必須眞實地反映此種矛盾及變化。所有正確觀念在時間，地點及情況等基礎上均會變化；否則，此種觀念將成爲形而上令人難以了解之抽象觀念。……在過去，許多領袖曾經引述毛主席語錄，並企圖用毛主席之說話去嚇人，當我們處理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時，我們必須有正確態度。……我們千萬勿從主觀幻想做出發點。各階層黨領袖應該與羣眾保持密切接觸，正如毛主席所表現者。……黨領袖應鼓勵人民自由道出本身問題。鼓勵言論自由，准許他人發表本身意見，准許他人持相反觀點乃必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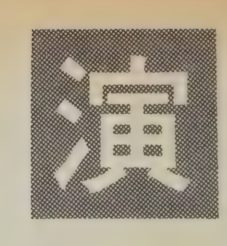
紅旗雜誌這一段妙文，是徹頭徹尾反毛的。在四人帮統治時代以及華國鋒上台，中共報章對每一項方針政策，都大量引用毛語錄，並用黑體鉛字突出標明，使毛澤東的語錄成爲論文中的主體，其他文字僅是附屬物而已。他們把毛思想毛語錄看成不變規律、法則，且放諸四海而皆準。其實，他們心底裏明白，運用毛語錄，只不過借毛澤東的權威來擋煞，作爲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萬能靈符。江青如此，華國鋒亦如是，君不見他常掛在口上的「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眞言」！

紅旗雜誌說得對，客觀事物不斷變化，人的思想觀念也不斷變化，因此不能一成不變，遵循舊的規律。馬克思在倫敦貧民窟寫資本論時的工人生活，與經歷百多年後今天的工人生活相比，如天淵之別。一如維多利亞女皇的日不落大英帝國，與今天的淪爲第三等窮國的英國相較，毫無二致。只有懷舊癖的人，才念念不忘過去。把塵封年代的教條與光榮，強灌在現代人的思想上，這一點，共產黨人與沒落貴族，不謀而合。

毛澤東語錄，許多是荒謬無稽的，脫離現實，不合規律，甚至語無倫次，但共產頭頭奉它爲聖旨，他們在荒唐的世界中捧着荒唐語錄討生活，相當寫意，可是，却苦透了八億大陸老百姓。最可笑的是毛澤東「三年不吃肉」的語錄，華帮集團不但不對毛所引起的三年大飢荒進行批判，而且還把它提出頌揚。三年大飢荒，老百姓不知死了多少，而毛澤東不吃肉，就可謝罪死去的千千萬萬餓鬼？況且，毛澤東吃的是上等麵，上等油，上等菜，這樣的「齋」，大陸老百姓卽使吃過世，也不枉此生。倘若毛澤東在三年內，像老百姓一樣，吃無油無鹽的白稀飯，在半飢半飽下捱日子，毛澤東才有種！

華帮集團在引用毛語錄的刻苦生活時，強調要老百姓效法延安艱苦生活，此最最最荒天下之大謬，竟把歷史的車輪向後倒推，大陸人民有什麼權利一定要過你們綠林時代的生活？歷史是向前發展，時代向前進步，人民生活也向前改善，與其要回復過延安或長征時的老八生活，倒不如過盤古王開天闢地的茹毛飲血生活，來得乾脆！

紅旗雜誌提出不能對毛澤東思想用作教條，應以客觀情形而加以解釋




梁東方

另一位武官，本來不太重要，却突然受了重任，有點像是當年劉邦禮遇韓信。這一位武官，姓魏名延，一生忠心耿耿，而三演義的作者，把他蹧蹋得不像一個人，說他頭上有一塊反骨！

事情的經過，是：劉備作了漢中王以後，必須回成都處理全盤的軍政事務，漢中王王府也自然要移設到成都去；不能沒有一個可以坐鎮一方的大將，留在漢中。大家以爲，這個坐鎮一方的人選，一定是張飛。關羽坐鎮了荆州，這坐鎮漢中的任務，不給張飛給誰呢？結果，劉備却給了魏延！魏延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牙門將軍」而已；出身也只是行伍的小兵。劉備爲什麼選中了他？因爲他自從在家鄉南陽郡義陽縣在劉備的麾下當阿兵哥以來，不斷的立有戰功，說得上「勇冠三軍」四個字。劉備不僅欣賞他的勇，也看出了他的「智」。他是的確具有大將風度，可以坐鎮一方的人。

劉備升他爲「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全軍的人都大爲驚訝。劉備當眾召見他，問他，「我現在把這樣的重大責任交給你，你準備怎麼樣辦？」魏延說：「倘若曹操率領全中國的軍隊來打，我就替大王抵擋。倘若曹操只派一個偏將，帶十萬兵來打，我就替大王把這十萬兵吃掉，吞下。」劉備聽了，很高興。這兩句老粗口吻的壯語，也立刻使得軍中的大小將士一致佩服。

魏延不僅是「勇猛過人」，而且「善養士卒」，能夠獲得士卒的心。劉備於眾將之中，特別看中了魏延，可說是頗有知人之明。（魏延其後也被諸葛亮十分信任；諸葛亮死後，才被小人楊儀謀害。）

我個人認爲，劉備稱王的事辦得太早了一些。等到打勝了曹操，佔領中原以後，稱王就沒有人批評。漢献帝也不會連一個王爵都不肯給他的。

他在拿下了漢中，就「自稱」其漢中王來，事前事後，對孫權毫無安排；同時，關羽在荆州北部對曹軍作戰，也頗爲順利。孫權極想繼續拉攏他而拉攏不上，十分感覺到不安全，就決計對他翻臉了。

（廿四）孫劉翻臉

孫權一向是對得起劉備的：不僅派了周瑜程普，帮他抵抗曹操二十幾萬的大兵於赤壁烏林，不僅讓他佔了武陵郡陵縣，造了公安城，不僅坐視他襲取長沙、零陵、桂陽，與武陵郡的其他縣份，——也不僅把親愛的年輕胞妹，嫁給了他這個「年已半百」的老者。

孫權而且又從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對曹操常常作戰，爲了劉備而與曹操做敵人，前後整整十個年頭以上。孫權對不起劉備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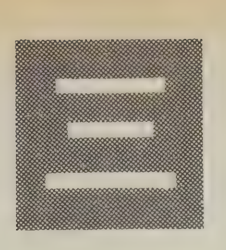
孫權與曹操在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劉備對曹操所打的仗更多。孫權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一方面叫周瑜在江陵猛攻曹仁，逼得曹仁放棄江陵，撤兵退守襄陽；另一方面又在（安徽無爲縣東南的）濡須口，親自抵抗曹操的水陸聯軍。其後，孫權又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抵抗曹操對濡須口的第二次進攻；又在十九年五月與閏五月，奪取了曹操的盅城（安徽潛山），在十九年秋天，抵抗曹操第三度的進犯，在二十年八月，孫權以全力攻擊曹操的合肥，幾乎在「逍遙津」送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建安二十一年的冬天，曹操發動水軍陸軍，以居巢（安徽巢縣）爲前進基地，來勢洶洶，而孫權毫無投降之意，仍舊沉着應戰，終於使得曹操本人不得不在建安二十二年三月退走，留下曹仁與張遼，在居巢改取守勢。

孫權之所以與曹操結下了如此的不解寃仇，誠然也是爲了自己的地盤與生命，却也的確可以把它記在劉備的賬上。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爲了救劉備而叫曹操在赤壁烏林丟了臉，曹操也不致於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對他大舉討伐，欲得他而甘心。

孫權也未嘗沒有取漢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他對劉備的合作，也未嘗不是暫時的互相利用，以對付一個強大的共同敵人；等到將來，倘若是曹操被消滅了，孫權未嘗不會與劉備作一次最後的一拚，以決定鹿死誰手，帝位誰屬。然而，至少在那個情形到來以前，孫權一向並沒有先幹掉劉備，後幹掉曹操的計劃。

事實是，劉備與他的大將關羽，做了一連串的不僅激怒孫權，而且令孫權失去了安全感的事。第一，是在赤壁烏林勝利以後。追擊曹操之時，劉備單獨行動，佔領了武陵郡的孱陵縣，造了公安城，自成一個局面。第二，是不告訴孫權而逕行攻取了武陵郡其他各縣，與長沙郡、零陵郡、與桂陽郡。第三，孫權把妹妹送給了他，而他和這位年輕而尚武的夫人處得極不好。第四，孫權建議與他共同進兵益州，奪取劉璋的地盤，而他竟然反對，說劉璋是他的本家兄弟，請孫權看他的面子，饒了劉璋，後來，這位劉備竟然自己單獨奪了劉璋的地盤。第五，劉備進軍漢中，殺了夏侯淵，抵住了曹操，作了漢中王，竟然在事後不會與孫權有所商談，取得默契。






劉備自稱漢中王

劉備倒並不是最先有這個意思的人。他是「被動」；不過，到了後來，他終於接受了左右的慫恿，於是「自稱漢中王」五個字的貶語就被司馬光等歷史家，加在他的頭上。

司馬光及其助手，在他們所寫的資治通鑑裏面，對曹操相當客氣。曹操之稱「魏王」，也何嘗不是「自稱」？資治通鑑上的記載，却是「進魏公操爵爲王」。至少就字面來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漢獻帝主動，升魏公曹操爲魏王。

劉備稱漢中王，在事實上確是等於自稱，而形式上是由馬超許靖等等一百二十個人連名上奏給漢獻帝，說他們因爲曹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所以「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投備大司馬」。將來，消滅了曹操以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詔擅封之）罪，雖死無恨。」

劉備同時也上了一張表給漢獻帝，說「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眾議，拜受（大司馬之）印，（漢中王之）璽，以崇國威，……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

一百二十人之中的領銜者，不是諸葛亮或關羽張飛，而是馬超。爲甚麼？因爲馬超曾經是漢獻帝朝廷正式封侯拜將的一員。所封的侯是「都亭侯」，所拜的將是「偏將軍」。（但是，在這一張表上所寫的馬超官銜，不是偏將軍，而是劉備所給他的「平西將軍」。）

馬超之下，列名的人的次序，是許靖、龐義、射瑗。然後才是諸葛亮、關羽、張飛、黃忠、賴恭、法正、李嚴。（李嚴以下的人，姓名沒有被抄在三國志先主傳裏面。）

許靖不過是「左將軍長史」，掛了「領鎮軍將軍」的虛銜，不曾封過侯，也不曾獲得過許縣漢獻帝朝廷的官爵，何以名次列得如此之高呢？至於龐義，簡直是說不上有甚麼地位，只不過是一個「營司馬」而已，比不上今日的副官處處長；射瑗，也只是上校參議之流：「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爲甚麼這三個人，也列在諸葛亮與關張之上呢？

章學誠說：「殆不可解」。（差不多是無法解釋的。）我以爲，可能執筆寫這張表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許靖。而龐義與射瑗和他私交不錯，年紀也相當大。但是，這也不過是我的一種猜度而已。（賴恭的姓名。很陌生。三國志薛綜傳，說他的是荊州郡陵零老前輩。爲人仁愛謹慎，「不曉時事」。賴恭在當時的官銜，是「鎮遠將軍」，他大概是從零陵，跟着劉備來益州的，由於是老前輩，所以也被年高而德不劭的許靖所接近。）

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了諸葛亮於劉備在「建安二十六年」稱帝之時，勸劉備不可違拗部下的攀龍附鳳的願望。諸葛亮引用了當年耿純勸劉秀稱帝的一番話：「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

劉備稱帝，確是諸葛亮所竭力主張。稱帝以前稱王，是不是也由於諸葛亮主謀呢？待考。諸葛亮不會陪劉備去漢中，在劉備身邊的最重要的謀臣，是法正。這「自稱漢中王」的事，很像是法正出的主意。

劉備擧行稱王典禮的一天，是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地點是（陝西沔縣東南的）沔陽。馬超許靖等人設了一個壇場，叫文武官吏排隊，然後由領銜的人宣讀上給漢獻帝的奏章，讀罷，就把一頂王冕，加在劉備的頭上，也把一顆「漢中王璽」捧給劉備。

劉備在這「加冕典禮」完成以後，也宣讀了自己上給漢獻帝的表。

然後，劉備就任命「漢中王國」的文武大員，叫許靖作太傅，叫法正作「尚書令、護軍將軍」。太傅地位崇高，尚書令掌握實權，等於是漢中王王府的秘書長。劉巴當了尚書（於許靖死後繼任爲尚書令）。另一個很重要的職務，是「侍中」。劉備任命了廖立。

廖立是武陵郡沅陵人，頗有才名，曾經被劉備破格提拔，在他年紀未滿三十之時，就叫他當了長沙郡太守。孫權派了魯肅、呂蒙在建安二十年前來荊州南部（湖南），爭奪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之時，廖立不戰而走，棄職脫逃，一口氣逃到了公安城見劉備。劉備不僅不加以懲罰，而且叫他跟自己回益州，當巴郡太守。現在，劉備當了漢中王，又給以「侍中」的位置。

諸葛亮是應該升官的。他升做了什麼，三國志諸葛亮傳之中，沒有記載。也許，劉備以爲諸葛亮已經有了很適當的職位：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不必再升。（但是，左將軍的名義，劉備於作了漢中王之時，就交給了馬超。諸葛亮如何能留在所謂左將軍府，給馬超當部下呢？）

重要的武官之中，趙雲升做了什麼，三國志也沒有記載。有記載的，只是關張馬黃四人。他們分別作了前將軍、右將軍、左將軍、後將軍。（漢朝以右爲上，擺在左的前面。）

起毛澤東，問道：「主席，什麼事？」

毛澤東說不出話，指指沙發上另一份文件。

陳伯達拿過一看，只有幾頁已譯成中文，封面是「延安日記」，作者孫平。陳伯達看到孫平的名字，爲之一怔，略想一想，便想起此人是塔斯社在抗戰期間派駐延安的記者狄米諾夫，塔斯社派去外國的所謂記者，實在都是特務，派到延安的是特務而兼監軍，毛澤東當然明白此人來歷，大表歡迎，經常把狄米諾夫約到窰洞喝白蘭地、威士忌、抄砲台、前門烟、兩人對酌，江青打橫相陪，狄米諾夫有時喝醉了，不免對江青動手動腳，毛澤東特地爲其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孫平，當眾介紹是孫平同志，私底下喚老狄。

兩人經常在一起喝酒，酒後吐眞情，狄米諾夫對史達林不滿意處也就告訴毛澤東，毛澤東受史大林的欺壓侮弄，自然也滿肚子苦水，一旦酒酣耳熱，就向狄莫諾夫傾訴。江青當時已經看出不妙，背後就勸毛澤東不要同狄米諾夫談史大林。毛澤東卻認爲他說得，我也說得，如果都掀出來，他的比我重，怕什麼？

誰知狄米諾夫在延安幾年，日日有日記，與毛澤東談話更是一字不遺記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德蘇戰爭爆發時，俄軍一瀉千里，失去抵抗力，毛澤東一次同狄米諾夫喝酒時，談起戰況，拍手笑道，那位偉大英明的史大林同志那裏去了，他的來頭了，這場戰爭換我姓毛的指揮，相信不會如此。」

後來戰局越來越緊張，蘇俄已遷都古比雪夫，毛澤東聽說史大林已向我駐蘇大使蔣廷黻接洽，準備必要時在中國青海、西康一帶設臨時政府。毛又大笑道：「西康、青海太荒涼了，還是遷來延安湊付吧！我讓幾座窰洞給他，以後再開第三國際會議可方便了。」這些話都被狄米諾夫一字不漏記在「延安日記」上，二次大戰勝利後，回到莫斯科，日記交給公安部門整理出來，摘錄重要部份呈給史大林，史大林看了當然生氣，但也不能根據這篇日記處分毛澤東，就把問題暫時懸起來，這次見到毛澤東，把準備好的中文節譯部份當面交給他，毛澤東看了之後，差點昏過去。

陳伯達看了日記也啞口無言，曉得問題嚴重，當時安慰毛澤東：「主席不要驚慌，我看史大林大元帥沒有惡意，只是要主席知道這件事，否則也就不必告訴你了。」

毛澤東嘆口氣：「但願史大林元帥這次能原諒我，伯達同志你該知道，我這張嘴吧愛說笑話，我的死鬼老子都常拉出來挖苦，其實並無不敬之意。

陳伯達說道：「主席當初究竟有沒有說這些話，也很難確定，如果史大林大元帥問起來，主席可以不承認。」

毛澤東嘆口氣，「有老狄的日記爲憑，我想不承認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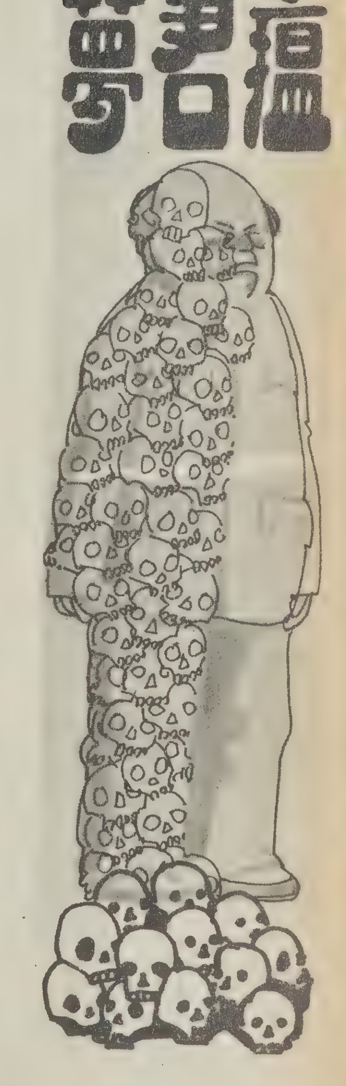
陳伯達說道：「主席爽爽快快承認，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史大林大元帥是大人物自有大度量，他不會計較這些小事的。」正說着，有人來見，先送進一張名片，是公安部副部長伊里契夫。毛澤東頓時又嚇得在沙發起不來。

科技

政治

苦也，苦也！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史大林說道：「毛澤東同志，你辛苦了。」

毛澤東連忙欠身說道：「大元帥眞正辛苦，我們都在大元帥領導之下工作，辛苦也有限。」

史大林笑了一笑又問道：「你這次到莫斯科來，有什麼感想。」

毛澤東說道：「我能見到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是畢生的榮幸，感到萬分興奮。」

史大林又問道：「你來莫斯科之前，有關我兩黨、兩國之間，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同我談。」

毛澤東說道：「我們一切都聽大元帥吩咐，自己沒有意見。」

史大林點點頭，又問道：「你個人有什麼感想。」

毛澤東又欠身說道：「我個人只希望能向大元帥同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多多學習。」

史大林說道：「這樣很好，我會叫人替你安排，現在有兩個文件，你先帶回去看看。」說過又欠欠身。

毛澤東慌忙接過來，不知史大林是什麼意思，看看陳伯達。

陳伯達說道：「主席，我們可以告辭了。」

毛澤東這才明白史大林是送客，連忙起身鞠躬告辭，史大林伸出手與毛澤東握了一下，始終未離開沙發，毛澤東與陳伯達退到門首鞠一躬，，才掉頭轉身走回去。

到了賓館，毛澤東先打開一份厚的文件看，是中文，第一行大字「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草案」。全文六條：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畧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雙方並宣佈，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爲目的之國際活動，並爲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第二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期其他同盟國於盡可能的短期內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

第四條：締約國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

第五條：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第六條：本條約經雙方批准後立即生效，批准書在北京互換。

本條約有效期間爲三十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未有締約國任何一方表示願予廢除時則將延長五年，並依此法順延之。

毛澤東看了之後，說道：「這個條約好簡單。」

陳伯達說道：「就是太簡單，恐怕有文章。」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其中確實有文章，係東北的中長鐵路，大連、旅順、西北的伊寧、都未提到，是不是就這樣算了。」

陳伯達說道：「也許有此可能，不過，主席已經決心一面倒，任何犧牲也不必計較了。」

毛澤東說道：「伯達同志，我可以一面倒，別人不見得能一面倒，如果作的太不像樣，會引起內部動亂，國民黨更坐實了我通番賣國的罪狀。」

陳伯達問道：「主席的意思怎麼樣？」

毛澤東說道：「我要同史大林大元帥認眞談判，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應當以平等相待。」

陳伯達眞急了，說道：「主席，我們是共產黨員怎麼可以同史大林大元帥爭執。」

毛澤東說道：「這沒有關係，我們家鄉有句土話，孫子有理講倒爺，只要有理，怕什麼？」

陳伯達不敢再向下爭，恐怕毛澤東口不擇言，不知又說什麼？明知道房內定有錄音機，說什麼話都要負責。」

毛澤東也未講話，動手打開另一份文件看了一半，面青唇白，看完之後，當時倒在沙發上，一句話說不出。

陳伯達也慌了，不知出了什麼事，當時過去扶

元甲對於這句話，印象異常深刻。他暗想：「儘管父親不讓我學武，但倘若我能練成一手絕招，將來不是一樣可以成名嗎？父親既不肯教我，那麼我自己爲什麼不去苦練呢？」於是霍元甲決心這樣做，每日趁着父兄練武的時間，他便單獨去到山上，使用自己雙掌，不斷地向樹枝劈斬，如此寒暑無間苦練了幾年，兩掌便已堅硬如刀，杯口般大的小樹，在他的雙掌合斬之下，無不斷爲兩截的！但他並不因此成就而覺得滿足，百尺竿頭，再接再勵；其後對碗口粗般的樹枝，雖不致一斬而斷，却被斬至傷痕纍纍，彷彿刀斧所伐。他父兄對這小兄弟的成就，仍然矇查查。

雙掌修出身首異處

據說某年，有個武林高手，居然在霍家附近擺下擂台；並到處張貼榜文，徵求比賽者。其主要目標顯然是針對霍家挑戰的。因爲霍家在五省中的名氣太大，他嫉妒之下，乃有意打擊霍家的聲譽。惟霍元甲的父親雖爲名鏢師，除在職責上必須動手之外，却一向謙虛自持，絕不以武示人。他那三個對武藝已有成就的兒子，暗地儘管表示憤慨，而凜於父命，仍不敢放肆。不料年紀最幼，既瘦又矮，並且從未練過武的老四霍元甲，則畢竟敢於挺身而出，撕下了榜文，令到霍家全體震驚，霍父氣得七竅生烟！怒責元甲道：「此人的武功奇高，連我也未必能對付，你憑什麼跟他較量？難道我霍家世代的面子都給你去盡嗎？」

這時霍元甲不得已將他苦練的經過情形和盤托出，他父兄聽了雖又驚又喜，却仍不相信，要元甲領他們到後山去，找出那些被他斬斷斬傷的樹枝爲證，還是疑信參半。於是元甲當着父兄面前表演其絕技，向一棵小樹合斬，那樹立即斷而爲二！霍父驚奇地問他：「你幾時練成如此犀利的掌力？」元甲答道：「將近十年了。」

這話對於霍父顯然是一大諷刺，如夢初醒，又愧又喜，爲了霍家的聲譽，不得不讓元甲跟那位武林高手進行比賽，生死各安天命。

比賽之日，那位挑戰者一躍上了擂台，並高聲叱呼：「霍元甲上台吧！」氣燄咄咄逼人，表示以自己的高深武術和豐富經驗，對付一個寂寂無名的小伙子，簡直易於反掌。事實上，霍元甲雖有十七歲，看上去却像一個十三、四歲的中童，在他父兄的護送下，從梯慢慢地爬上擂台去。

挑戰者看到霍元甲後，比他想像中的對手更差勁，竟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認爲滑稽突梯，又不禁大笑起來：「這小子可能活得不耐煩吧；想就是來送死的！」乃隨手把元甲的雙腿捧起，好像玩「公子」（木偶）一樣，而元甲的心裏亦無主張，只要對方將他向台下一摔，他準定粉身碎骨！加上觀衆噪雜，他更加驚慌！只有向台下的父親呆呆地望着；他父親看到情勢已到千鈞一髮，馬上伸出雙掌，暗示他用掌應戰；元甲頓時憬悟，將身子微彎，雙掌倏出，向着對方的頸部猛力合斬，不但對方的頸子被斬斷，且其頭顱也被元甲的兩手所捧起，而一具無頭的屍體徐徐倒下！

從此，霍元甲的大名，不獨震動了整個華北武林；即在華中、華南甚至於全國各地的武林中人，一提起霍元甲三個字，莫不驚嘆！杜星五在北方多年，可以對武林人物很清楚，他把霍元甲這個成名驚人故事，描述得活靈活現。

南北武師齊集長沙

杜星五在北方除了拜過老師，交了許多朋友之外，也曾設館授徒。因此，他於民國十六、七年返回湖南老家後，外省籍的武師，便紛紛來到長沙。如民國二十年起担任湖南國術館館長的李麗久，便是河北人，原爲杜星五的高足。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此職，也全憑杜師父的關係，蓋湖南國術館名譽館長爲杜星五，對外也多以杜的名義，李麗久只不過替代師父辦事罷了。

顏汝童也是北人，他當時成爲長沙國術界中最著名的人物。由於「儒林外史」中，載有甘鳳池的鐵沙掌能擊碎十塊磚，而顧汝章也有這種本領。他比甘鳳池的功力更強的是，毋須使用太大的力，只要用掌輕輕地一拍，那些三寸厚用機器製成的紅磚十塊即粉碎無遺！除鐵沙掌外他還有「鐵頭功」，當他表演這種功力時，令人驚心動魄！因爲他常常將自己的頭一邊枕在一塊約三寸厚的石板上，頭的上面再疊一塊同樣厚薄的石板，兩塊石板將他的頭夾住，然後使用一把重約二十斤的鐵錘，向上面的石板猛力一擊，上下兩塊石板都已擊至粉碎，而他的頭則仍安然無事。毫不受到震動，這是許多人都看見過的。他另有一種絕技是：能以手指頭鑽穿三寸厚的紅磚。

此外，尙有浙江籍的鄭曼青，爲武林中的名畫家，當時也住在長沙，後來僑居美國。湖北籍的萬籟聲，則是湖南國術館顧問。特別是初出茅廬而無藉名的青年武師柳森嚴，更成了一匹爆出冷門的「黑馬」。柳是湖南人，在當時長沙的一羣武師中，起碼列於龍虎榜上五、六名之外。他曾任李品仙部的下級幹部，隨軍駐守武漢時，在那裏學了一些武技，由於他年輕悟性高，加以潛心研究，身材高大而結實，具有天賦的本錢，因此，返回湖南後，即以武師自居；其後更有「湘江大俠」之名。

關於柳森嚴那些傳奇的事跡，當年曾哄動大江南北。直到民國廿三、四年間，我在長沙唸書時，還經常聽到關於柳大俠的新聞。有些報紙竟把他寫成像武俠小說中的神秘俠客一樣，說他在八、九歲時，便拜常寧縣清風道人爲師，隨道人到峨眉學成一身絕技，離家十多年，直至民國二十年左右始返回長沙。

其實，柳森嚴一點也不神秘，他原本是長沙人，其兄柳春則爲長沙市府參議員；柳森嚴在長沙北門外，開設一所「森濟醫院」，掛有招牌，是替人治療跌打刀傷的。所以我們一班同學每逢星期天放假，即去參觀他的醫院，實則是看看大俠的眞面目。由於柳的性好遊蕩，樂意結交三教九流，因之，長沙市大多數人認識他。柳的氣功不錯，他站在一個深約四、五尺，寬二、三丈的金魚池畔，深深地吸一口氣之後，撮口對池裏吹去，便可見池水忽現出一個碗口般大、深可見底的圓洞，無數的大小金魚，此起彼落，不停地隨波躍出水面，尾尾可數。當他一收氣，圓洞頓消，而池水則仍盪漾不已！

杜星五口中的霍元甲

胡蓑之

近百多年來，我國的武技和拳術之盛，當首推湖南。由於過去的湖南村農，山居僻處，缺少都市娛樂，而鄉間又無遊玩觀賞的好去處，因而年老一輩的人，如遇農事稍暇則飲酒作樂；年輕力壯的人，則學習拳術和鍛鍊武技。他們每當夕陽西下，晚飯吃完以後，大門一關，則開始練拳，成爲一股強烈的風氣。最早的拳操之風，曾伸入士大夫階級，如左宗棠、彭玉麟，楊載福、王鑫、譚嗣同、黃興、蔡諤之流，無不擅長拳術。尤其自民初至抗戰前，湖南更集南北武師的大成。如杜星武、李麗久、鄭曼青、向愷然、萬籟聲、顧汝章及柳森嚴……等，都是武術界响噹噹的人物，其中最喧赫一時的國術大師，以馳名全國的「自然門」宗師杜星五爲手屈一指。

集南北武技的大成

大概在十多年前，台灣方面曾攝製一部國語片（片名是否叫「自然門」？已告忘記），把星五一生中最轟轟烈烈的事蹟搬上銀幕，故事敍述民初的大小軍閥，各據一方，勾結地方的流氓地痞，土霸強徒，包庇賭館妓院，販毒運毒，無所不爲，殘民以逞！適年靑的杜星五，自外學成了武術絕技返回家鄉，深藏不露，起初不爲任何人所知；但不久後，他把這些地方的黑暗情形探悉清楚以後，即聯絡一批有血心而又懂得拳擊的靑年們，一舉將那些地痞流氓所經營的賭館，全部摧毀殆盡！軍閥豢養的武師，保鑣也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大快人心！而這位身懷絕技的杜星五，也很快地就成爲全國武術界風雲人物。相傳杜星五的稀世武術，苦練而成，並非倖致。

按杜星五，爲湖南慈利縣人。慈利屬於湘西，在常年的西北面，縣境內的西邊有崇山，相傳就是舜帝放驩兜之處，這裏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然其縣境面積却達五千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在全省八十個縣份中居第六位，人口（在戰前）也達三十七萬六千四百餘人，居全省縣份人口的二十七位。因此，杜星五自幼在鄉間就一直練習拳技，但學會的都是硬工夫，大概民國二、三年之間，當宋教仁上北京，出任袁世凱的農林總長時，杜星五做了宋的保鑣，後來又在平、津一帶的某鏢局充當過鏢師；足跡遍歷華北各地，因而遇見不少的武術界奇人；也先後拜過許多名師，學會了絕妙輕功。是故，杜星五可以說是集南北武術絕技的大成，而成爲一代宗師。

像紙鳶電梯的輕功

筆者幼時在鄉時就經常聽到長輩談及杜星五的故事，說他的輕功已練至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不可思議！例如：他站在你的面前叫你打他，祗要等你一舉手，他已置身於十碼以外，從來就沒有人能夠擊中他的。當他表演絕技時，往往站在一口水井的旁邊，不慌不忙地以兩隻手掌憑空向井中運氣，則井裏的水立即爲之翻動起來，甚至水裏的魚蝦，亦因波濤洶湧而被拋上岸來呢，圍觀的羣眾，無不看得目瞪口呆！我有一位叔父，就會親眼見過兩次。

更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杜星五宗師的行走如飛，兩隻腳板可以不沾塵埃！他每次表演這類輕功的方式是：事先在一塊空坪上，放置一口大鐵鍋（湖南稱大灶鍋，用以煮糟來餵飼猪牛的生鐵鍋），他可一躍而上，沿着大鍋的邊緣，一步一步走過去，如履平地，而那隻薄薄的空鍋，則無絲毫動搖。可知他的兩隻足趾，鍋本就未有觸到鐵鍋的邊緣，否則那鍋怎會不擺動呢？

由於杜星五的輕功練到火候，使他的身體像紙鳶一般可以隨風騰空；並且也像電梯一樣可以直升屋頂。事實上，他有一個表演的節目叫你「直升直降」，即以背部靠着墻壁，祗要中途沒有阻碍，他便可從屋墻最低的一角，直升到最高的頂樓；同時也可以徐徐降下。這與銀幕上的所謂「壁虎功」，實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那些飛簷走壁的俠士們，也要甘拜下風。

霍元甲的成名故事

杜星五因爲在北方的時間很長，所以他對於北派的成功人物也很了解。例如他對霍元甲的成名故事，說來娓娓動聽。他說：在練武的種類中，計有：武道、武術、武功、武技、武藝等等之分。他認營任何一種拳腳，只要練到爐火純靑的地步，都可以成爲一種別具一格的絕招。例如北方那位最著名的霍元甲，就只有一種絕招，則可稱霸一時。

原來霍的父親，武藝精湛，飲譽中原；他一共有四個兒子，爲了使霍家的武術繼起有人，於是乃把自己的絕招授給第一、二、三子，而元甲則排行第四；且其幼時體弱多病，其父認定他是不可造就之才，只讓他唸書，而不準習武；另一目的在使霍家有個文人。

然而，霍元甲却志不在書，倒很喜歡武道，並曾要求父親讓他跟隨三位兄長一同受藝，可是始終未獲其父的允許，他父親爲了防止元甲偸學，每當教授三個兒子練武時，則把房門緊閉，不讓元甲有參觀的機會。但是元甲聽到他父親閒談時，總是說：「一個人只要練就一手絕技，爲他人所不能的，就可以享譽武林了。」

，因而在後勤支援與更新裝備上，均獲致突飛猛進之成果。

在有計劃的全面發展之下，海軍艦艇的修造工作，已邁入自力造艦的階段，戰力亦隨之而大爲提高，充分發揮了立體作戰功能。

強大海軍的反潛作戰能力，在連年更新裝備與加強整訓的戰備要求下，以海空聯合方式，在海上實施綿密偵巡，隨時擊毀所發現的任何可疑目標，對海峽的監視與海權的掌握更形週密，使敵人絕無可乘的機會。

在海軍陸戰隊的訓練方面，無論個人體能的鍛鍊、學識的研究、攻防訓練及實兵兩棲作戰的演練，都在從嚴、從難、從實的要求下，不斷地進行操練及演習；使這支在第一綫、打第一仗、立第一功的海軍陸戰隊，有目共睹地已成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鋼鐵勁旅。

如同其他軍種，海軍一向注重於官兵政治教育的實施，以強化官兵精神戰力，培養高超的愛國情操，**使每一位官兵不僅能適應各種不同的逆境，突破橫逆險阻的衝擊，而且更能發揮高度的團隊精神，隨時接受任務，隨時迎接戰鬥。**

凌雲御風·揚威長空

由於空軍全軍全體官兵的矢勤矢勇，無論建軍備戰或研究發展方面，都獲致了優異的成就。

駐守各個基地的空軍健兒，每天廿四小時不斷的担任着空中、海峽的巡邏警戒任務，他們的卓越戰技精神，已爲反攻復國的勝利成功，提供了最有利的保證。

中國空軍軍官的飛行戰技，早已使敵人聞名喪膽；特別是他們在日夜警戒中，能在瞬息間緊急起飛，迎接任何挑戰的機動能力，更使敵機不能輕越雷池一步。

空軍除擁有各種新型新鬪機、運輸機之外，並有各類作戰需要的機種，而且都在官兵們不斷的研究創造中，獲得良好維護保養，而得以保持裝備的更新。

不斷的研究發展下，空軍的航空工業，在領袖「自製飛機」的訓示，結合了官兵的智慧與心血，從PL—一型「介壽號」教練機的自製成功開始，業已發展到F五E噴射戰鬪機的正常生產，而奠定了中國航空工業的基礎，今後更將精益求精，製造更多新型的飛機。

在作戰與訓練方面，空軍官兵全天候保持高度的備戰，全體飛行人員隨時都在緊急待命中，接受訓練飛行，執行巡邏任務，使作戰與訓練合而爲一，俾在嚴格的「備戰」要求中，同時完成訓練的任務。



在飛機的維護方面，空軍的地勤人員，不但完成了自製裝備的生產，同時更加強了修護的能量，達到增強火力，提高戰力，確保飛行安全的目的。

此外，空軍的高部砲隊。雷達及氣象部隊，也都以其精良的技術，高昂的鬪志，分別戍守在高山、僻野，隨時掌握着敵機的動向，保障了復興基地領空的安全。

强大的中國陸海空三軍

朱武

中國國民革命軍的主力——陸軍，自建軍以來，在無數次的艱苦戰役中成長壯大，已成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雄師，隨時準備完成反共復國使命；中國海軍已進入最現代化的裝備，確保海峽優勢，支援外島作戰，鞏固復興基地及待命反攻大陸；現代化的中國空軍，擁有最新型的飛機與精良的戰技，並已能自製飛機，具有防衛金馬台澎，進而負起反攻復國任務的堅强戰力。

千錘百鍊．鋼鐵雄師

中國國軍官兵在「革新再革新、進步再進步」的要求下，人人精誠團結，淬勵奮發，各項戰備整備工作，均創下極爲顯著的績效，不論是有形戰力和無形戰力，均在不斷的增長。

陸軍部隊在訓練方面，本着求精、求實、從嚴、從難的原則，從體能的訓練到戰技的磨練，一切都極認眞而嚴格的全面實施。我們可以從他們各個列兵的戰鬭基本動作，到部隊整體的聯合協同作戰演習，充分顯示出他們作戰潛力的雄厚。

陸軍各學校的教育與部隊的訓練，更能密切的配合，在精益求精、千錘百鍊的訓練之下，陸軍袍澤們，不僅人人體格健壯，戰技精湛，而且朝氣蓬勃，戰志昂揚，大家有信心、有決心、去迎接戰鬭，戰勝敵人，達成任務。

在武器裝備的汰舊換新方面，陸軍各有關單位，不斷的研究發展，成就極爲輝煌。而各級嚴格認爲的實施裝備維護保養檢查制度，益使裝備保持最良好的狀況。

强大艦隊．海上長城

全體海軍官兵在「全面革新，加强戰備」的建軍原則下，加彈艦隊作戰訓練，充實後勤設施，循序漸進，全力推行各項建軍計劃與措施，無論在健全人事制度、教育訓練和或政治作戰方面，都創下了卓越的績效和豐碩的成果。

強大海軍艦隊的武器裝備，業已進了三度空間的新紀元；長年不分晝夜，全天候在台灣海峽担任巡弋任務，對確保復興基地和海上運輸與對外交通的安全維護上，都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有形的戰力培養方面，海軍積極強化部隊的攻擊力、防禦力、機動力、通信力，以及教育訓練的高度績效與高昂士氣。

爲適應海軍作戰特性，有效達成支援作戰任務，海軍的後勤支援，着重於各種軍品補給、艦艇修護作業、人員衛生及醫療護理之革新



「精神武器」·殺人不見血

蘇聯製造新武器「心靈能」

蘇聯正製造一種不可思議的「超感覺知覺」殺人武器，準備用來對付美國，發動精神戰爭。這種「心靈能」，其殺傷力如一枚原子彈，從千哩外，可致目標人物心臟病突發死亡；看不見的「思想波」，控制敵人心智，使他們瘋狂；同時，能替敵人洗腦，相信其謊言。

美國的高級專家說，蘇聯已經研究出一種摧毀心靈的力量，可以對美國發動精神戰，它目前正趕著製造不可思議的「超感覺知覺」武器。

「心靈能」殺人無形

核子工程師及雷射專家艾爾斯博士會經替中央情局撰寫了一篇報告，這項報告最近已經公開。這些可怕的武器包括：

一、從千哩外發出致命的「心靈能」，能引起目標人物的心臟病發作及中風，藉此謀殺卡達總統，及其他國家的元首。

二、經由「心靈電台」播出惡毒的、看不見的思想波，控制美國領袖心智，或者使他們瘋狂。

三、替政界人士洗腦，使他們相信蘇聯官員說出的一切謊言。

據已經離開蘇聯的俄國科學家所提供的秘密情報透露，蘇聯已經把十億美元用於發展致命的「超感覺知覺」武器，而且已經把一些武器用於對付美國。

俄國的科學家並且透露，克里姆林宮兇狠的精神武器包括：可以用心靈力量敲碎頭蓋骨及扎斷脊柱的西藏喇嘛；受過良好訓練，可以預測敵人軍隊策略的心靈學家；送給外國領袖紀念禮物，上面已經附了「心靈能」，目的在擾亂他們的心智。

殺傷力大像原子彈

艾爾肯斯博士說：「俄國人的精神戰計劃相當恐怖，就像一枚原子彈。這件事聽起來像科學幻想小說，但是，它有事實依據。」

心理學家伍爾茲博士也參與撰寫中央情報局這項報告的工作，他說：「毫無疑問的，俄國的科學家不僅相信心靈現象，而且已經實際證明它的存在，並且學會了如何利用它。」

艾爾肯斯博士說，俄國人已經發現，有一個以光速不斷繞著地球流動的「能場」。人類的頭腦就像一個發射機，可以把一個帶電的思想放進這股「能流」中，「能流」載著這個思想流動，直到另一個頭腦把它接收為止。

玄妙的精神戰機器可以把這個思想放大，經由「能流發射到地球的另一個地點。這種機器也可以接近在「能流」中流動的思想，其作用就像一個「心靈電台」的接收機。

布里茲尼夫身邊兩位具「心靈能」的保鏢

康靖

他說：「這表示，他們可以隨意控制任何人的思想。他們可以使一個人瘋狂，也可以給人洗腦。他們可以從千哩外讓別人腦充血或心臟病發作。這些訊號可以命令頭腦讓心臟停止跳動，或造成其他損壞。」

現在居住於以色列的前蘇聯超心理學專家席福林說，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精神感應術的實驗，他們企圖發展從心靈上對西方領袖做間諜工作的能力，尤其是針對白宮中的卡達。

精神武器異常恐怖

席福林說，早在一九六三年，他就獲得第一手的情報，知道蘇聯政府正在製造恐怖的精神武器，其中有一些現在已經使用。

他說：「他們已展開一種實驗，叫具有超感覺的人把他們的心靈能投射到銅、銀和木製的物品上，它們可能是洋娃娃、木製的湯匙，或衛星的模型。把玩這些禮物的人，就會受到投射其上的心靈能的影響。如果接受禮物的人是一個決策性的人物，這個禮物會使他心智減弱，優柔寡斷。我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六年到歐洲和美國旅行演講時，會親自會晤許多美國官員，我看到有些官員的家裏和辦公室中，有這些物品。」

他說，蘇聯也有一批在心靈上對危險特別敏感的人，由於他們具有這種特性，他們被派為布里茲尼夫的警衛（見圖）。

美國聯邦調查局

美國聯邦調查局是美國最高的執法機構，過去聲譽很好，但是近年來由於「醜聞」接二連三的揭發，美國民衆對它的印象壞極了，形容爲「自由社會的一批惡棍」。强生獲卡達提名出任局長，決心恢復聲譽，重展雄風。

五十八歲的法蘭克．強生，如獲得美國參議院的認可，將在明年初接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任期最長是十年，年薪五萬七千五百元。

最高執法機構

聯邦調查局是美國最高的執法機構，過去聲譽一向很好；但是近年來由於「醜聞」接二連三的被揭發，美國民衆對它的印象壞極了。甚至有一位前司法部長也形容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是「自由社會中的一批惡棍」。

強生要恢復聯邦調查局的聲譽，勢必要下一番功夫。八月十七日他獲知卡達總統提名他之後曾說：「我希望我能爲這個機構建立堅強、積極、精神型式的領導。」

「醜聞」被揭發

聯邦調查局被揭發的「醜聞」包括與三K黨勾結，煽動對立黑人派系打鬥，甚至在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領取諾貝爾和平奬之前，寫匿名信給金恩要金恩自殺。

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凱利（將在明年一月一日退休）也承認，在過去若干年來中，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曾有數百次潛入平民住宅或公家辦公室竊取情報。

這些「醜聞」被揭發後，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現在執行任務時都特別謹慎，以免吃上官司。最近，法院要一名調查員潛入一個家庭安裝秘密竊聽裝置，但被這名調查員拒絕了。這名調查員堅持必須要有司法部長貝爾和聯邦調查局長凱利的手命。這種情形，在過去是違抗命令；現在，許多調查員都認爲是「自保」的合理行爲。

編制員額龐大

美國聯邦調查局現有職員一萬九千五百人，特別調查員八千四百人，黑人特別調查員一百三十九人，女性特別調查員七十人。在全美國有五十九個行動辦事處。本年度的預算五億一千三百三十七萬七千美元，今年十月一日開始的新會計年度預算是五億二千九百四十五萬四千美元。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任務是：調查所有違反聯邦法的案件，特別是國內的間諜、破壞和其他顛覆活動。防止刼機，保護總統及聯邦政府官員受到攻擊或被刺殺也是主要任務之一。此外，聯邦調查局並對其他執法機構提供紋識別和化驗服務以及保存犯罪統計資料。

强生鐵面無私

將任局長的強生，阿拉巴馬州人，於一九五二年爲艾森豪競選總統助選而進入政界，一九五五成爲聯邦法官迄今，他辦案鐵面無私，以一案爲例，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批自稱爲「自由騎士」的民權運動好戰份子在美國南部阻擾交通，情況嚴重，其中並涉及三K黨鬧事和當地政府官員及警察維持秩序不力。

強生法官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法院舉行聽證會之後。發佈了一項十五頁的裁決，命令包括黑人和白人的「自由騎士」立刻停止行動，並禁止三K黨干擾民權運動，同時下令警察恢復交通。強生說：「如果再發生這種事件，我就要送一些三K黨、地方官員、警察和黑人『傳道師』入聯邦監獄。」

不法份子喪胆

強生是一位民權運動有力辯護者，但是他對違法的民權運動決不寬恕。據說，強生有一股「正氣」，不法份子看見他無不喪胆。而且有一次，一名年輕的律師爲一宗案子的被告出庭辯護，當強生法官進入法庭時，這名律師竟受驚而當場昏倒了。

（取材自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尹靜心



提名出任局長的强生



試探性質・無謂成敗

萬斯在離平前記者會上的答問，卡達同日在白宮對華盛頓以外地區新聞編輯人的談話來看，一如華府所預期，萬斯此行主要乃屬於一種試探的性質。他試探美國與中共在當前世界問題上的同點與異點，雙方在「當前全球性政治、經濟及戰畧」上可能合作的程度；試探中共對其所提建交三條件最近所持態度，雙方所謂關係正常化在可預見的將來之可能的發展，亦試探當美國尚「未能就外交承認採取行動」（卡達語）之前，雙方其他關係——如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等可能增進的程度；最後，萬斯亦未始不負有任務，以試探中共「新領導人物」的性格，以及其內部情勢的實際狀況。

依美國觀點，既然此行純屬試探性質，則其任務無所謂成功或失敗。特別是，當萬斯自華盛頓啓程之前，卡達經七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七日兩次白宮高階層會議，已決定擱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二十四號總統核閱備忘錄中所作的建議，暫緩採取驚世駭俗可能造成重大困擾的承認中共的步驟。是以卡達親臨安德魯空軍基地，對萬斯給與英雄式的歡迎，卽意在冲淡萬斯此行在實質上的失敗，渲染其在精神上的成功。

萬斯此行在精神上是可稱之爲成功的。因爲他至少不會接受中共的敲詐勒索，守住了卡達政府最低的立場。在東京記者會上，他表示中共有關「台灣問題」的態度，一如其一向所公開宣佈的立場，而美國的立場也經由他再次轉達於中共。一言以蔽之，如果中共堅持「台灣問題」爲其內政，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悉由其自行決定，非任何外國所能置喙，則卡達政府基於其對中華民國所作的「長期承諾」，無法與其正式建交。

對美政策・不能輕心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由萬斯所透露的事實：在他與中共就所謂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時，他曾特別強調「美國國內的一般情勢及卡達政府與國會的關係」。此顯示，並非卡達政府已決意堅守原則，不對中共給與更多的遷就，乃因受有國內政治的壓力、非暫時放緩腳步不可。是故對於萬斯此行的美毛關係，論者或稱之爲「有限期的等待」或形容爲「善意的僵持」，而卡達則謂之爲向關係正常化邁進的「重要的一步」！

於此，我們願向國府指出：中美關係下一回合的主要環節在美國國會。美國會九月復會之後，隨若干有關中美關係及美國對華政策議案之提出，無論國務院或眾院，均將掀起劇烈的辯論。而美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必將傾全力對美國會議員展開遊說。表面上看，這是行政、立法兩方面爲企求美國最佳利益所進行的鬥爭，而實際上，難保沒有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煽構媒孽於其間，藉以推銷其親毛媚共的商品。

這一場論辯結果，將決定卡達政府在其對華政策上的方向，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當然，世局如此，我們雖盡可能作有利的爭取，但卻絕不可再存有依賴心理。存好希望，作壞打算，今天我們要改革、要加強、要開始去做的事情太多。祗有全國朝野團結一致，同舟一命，努力奮鬥，才能克服今日之困難，更創未來的新局。

總之，我們的總的印象，萬斯此行訪問北平，美毛間雖未獲致立刻「正常化」的突破，但無疑已獲得某些方面的進展，向此方面進展了一大步。因此，不論美遠東助卿郝爾布魯克來台簡報中說些甚麼，我們都要提高警覺，加倍努力，繼續設法爭取美國廣大輿論的支持，使其「正常化」行程能逐漸緩慢下來，而再作新的考慮。

矮鄧洩秘美國否認
對萬斯訪平的結果
存好希望作壞打算

岑啓亮

萬斯訪平，與華·鄧·黃三人會談，沒有發表「聯合公報」，顯見會談不成功。鄧小平洩露會談秘密，美國大表不滿，迅即加以否認，使談判內情益顯複雜。美毛「正常化」談不攏，主要由於「台灣問題」，中共堅持不放棄「三條件」，而美國也採試探性質，成功失敗無所謂。不過，卡達政策取決於國會，難保沒有媚共分子煽構媒孽，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存依賴心理。



黃華．萬斯．華國鋒

美國務卿萬斯訪問北平之行，已告結束。在歸途中路過日本，稍事停留，與日外相等舉行會談，然後逕返華盛頓，向卡達總統提出此行報告。

萬斯訪平．沒有突破

萬斯此行訪問北平，計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四天會談期中，他曾和中共「外長」黃華，一共舉行了四次談判。另和鄧小平及華國鋒，也分別舉行了一次會談。此外，在兩三次餐會上，也分別交換了意見。由於萬斯和中共頭頭們的這種會談，曾分爲三個層次進行，就足見其商討範圍與對象是如何的廣泛了。

萬斯與黃華間的兩次會談，偏重於解釋美國的各項外交政策。後兩次會談，一面在聽取黃華的反應，一面在商討它們雙邊關係中的某些實際問題。而只有萬斯與鄧小平及華國鋒間的會談，似乎才接觸到了美毛現行關係中的若干重大爭執。美毛間對共「正常化」問題的最重要探討，諒也一定是在這兩次會談中所進行的。

由於萬斯結束訪問離開北平時，雙方幷未發表聯合公報，所以他此行結果，正如先前所表示的，對於許多重大問題，幷未獲得任何「突破」的進展。但由於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發表意見，支持黃華先前所作的聲明，並表示雙方已同意在華盛頓與北平間應有「外交關係」，可知他此行在某些方面也已有了相當的妥協。尤其他們已協議在下月聯大會議期間，萬斯與黃華又要在紐約舉行新會談，可見他們至少已打開了繼續進行談判的某種門徑。

台灣問題．無法談判

在萬斯此行談判中，對於和其「正常化」最有關的「台灣問題」，由於中共堅持不放鬆「三條件」，由於美國愈來愈感到國內輿論的壓力，所以無法很快獲得全面的妥協。但在這次談判中，他們顯然已充分交換了對此問題的意見，雙方各自攤出了底牌，也淸楚意識到對方在日後可能讓步的範圍與限度。尤其美國，由於愈來愈感到國內輿論壓力的沈重，所以也很可能已明白告知中共美國在此問題上的最後立場。假若中共能接受美國的這種最後立場，則美毛間「正常化」談判就可加速進行；否則，美國對於此一問題，自將作無限期的耐心等待。

假若萬斯此行果眞作了這種表示，則中共的實際反應又如何？中共是否也已作了某種彈性的暗示？中共是否也向萬斯提出了一項對案？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世人將得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但由於他們已協議要在下月聯大會議期中舉行新的談判，要說中共已向萬斯提出了某些意見，作了某種可予繼續談判的反應，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但不論如何，由於美國內政關係，美毛間這項會談的全部實情，將要保持一段時間的秘密。萬斯報告過卡達之後，不見得就會公開。甚至下月紐約談判之後，也可能不會立刻公開。

最近鄧小平公開透露美毛會談秘密，說萬斯建議在北平設立大使館而在台北設立聯絡處，爲中共拒絕；前總統福特訪平，曾表示如能連任總統，即與台北斷交而與中共正式建交。並批評卡達說萬斯北平之行，是「中美關係」邁進一大步，言過其實，其實是一大倒退。而美國立即否認萬斯有此建議，福特也親自否認曾有此表示，且對鄧小平洩露秘密，大表不滿。使這次談判的內情越顯得複雜。

平，仍打不開死結。今日萬斯首訪中共，而「關係正常化」毫無進展。

有人或者會說，卡達與萬斯，外交，迄今毫無建樹而僅有挫折，豈不證明美國新政府的領袖們能力不夠嗎？

其實今日美國外交政策，沒有迫切的、立刻要解決的大問題，因此也沒有積極達成某種重大的突破必要。我們回憶尼克遜與基辛格一九六八年上台時的國際環境，可以了解爲什麼基辛格當時急於解決世界上各種問題。一九六八年越戰尚未結束，美國仍有五十萬兵馬在東南亞。美國與蘇聯，在亞洲、非洲與中東，仍然積極對抗與競爭，隨時有大規模衝突的可能。當時中東充滿了火藥味，隨時可以爆炸。爲了應付這充滿戰爭危機的國際環境，尼克遜與基辛格不得不用全力來解決各地區的問題。

美毛關係展望

美國外交政策向來是基於應付國際危機的一系列反應。國際上有戰爭危機，華盛頓便逐一對付這些危機。世界上沒有戰爭危機，美國總統必須全力應付複雜的國內問題。由於這種外交政策的處理態度，我們可以了解今日卡達與萬斯，並不急於改變國際現狀的居心。維持現狀則美政府可專心處理國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改變現狀却可能引起新的國際問題，反而使得美國花錢耗力。今日國際形勢既與尼克遜和基辛格時代不同，所以萬斯也就沒有急待解決問題的壓力。今天美國的外交，是維持和平現狀的外交，也就是敷衍性的外交。

萬斯到北平不是敷衍中共頭目嗎？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不進展，是我早已預料的。尤其在卡達手上抓着韓國、巴拿馬與古巴三個燙山芋的時候，在美國政策上他目前實在不能在「中國問題」上採用劇烈的手段。因爲韓國、古巴與巴拿馬三個問題，已經引起美國國內保守派人士與民主黨內的「溫和派」領袖之間的大聯合，反對卡達的新政策。他們反對美國放棄巴拿馬運河的主權，反對古巴與美國復交，并反對立即自韓國全面撤軍。美國的外交與內政是相連的，在外交上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對，卡達在內政上也就可能受到這些反對人士的杯葛，而影響了他能源法案與社會福利立法的迅速通過。在這種情形和國會情緒之下，他再「承認」北平，豈非在內政上火上加油，徒然替自己製造障礙？

六月廿九日，萬斯發表演說之後，直到今日訪平無功而退，國內輿論似乎十分悲觀。有人說我的言論太樂觀了。對不清楚來龍去脈的事物，我們容易懷疑和恐懼，而對於了解其因果的事情，我們比較放心，乃是人之常情。從美國政治的全盤動向來觀察，我仍然不覺得我們有恐懼的必要。（作者：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陶龍生

夜行殺手「森姆之子」（見圖）的落網，使紐約警方如釋重負，被恐怖氣氛籠罩了一年多的紐約市民，終於又敢在晚上出門。

被警方稱爲「森姆之子」的殺手，在被捕前的最後幾天裏，變得愈來愈不小心，給搜捕的人留下綫索，似乎他自覺他的死亡遊戲已近尾聲。

森姆之子的病態世界

八月十日晚上九點半左右，他出門進行第九次「攻擊」，計劃前往漢普頓一家迪斯可舞廳，用一支機關槍掃射舞客。他走出他那位於紐約洋客的污穢淫邪的公寓，公寓的牆上塗得亂七八糟，床上舖滿春宮書畫——乘電梯下了七層樓，走近一輛奶油色的福特廠銀河型汽車，車裝有一支機關鎗，還有他用來射死六名年輕女子和射傷七個人的零點四五口徑「老虎狗」左輪鎗。

當他轉動發動汽車的鑰匙時，突然有十五支鎗團成一圈瞄準了他，警探喊道：「別動：！我們是警察！」貝高威治平靜地說：「好吧！你們捉到我了！」然後他笑了。

對於這次紐約歷史上最大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搜索行動來說，這是一個奇怪的結局。「森姆之子」一年之久的夜行殺手生涯的最後幾天，紐約生活在恐懼之中，全世界都在疑惑中注視這件案子的發展，殺手的狼藉名聲遠播至梵蒂岡教廷報紙的第一版上。蘇聯的眞理報評論說，這種大恐怖在犯罪率和精神病比率龐大的紐約市並不算什麼不尋常的事。

美國的報紙和電視公司，對「森姆之子」的行動投以極大的注意——他使人對新聞界對此種案件妄下斷語的作法提出一些嚴重疑問。

眾多的心情放寬的年輕婦女，在貝高威治被捕後，回到迪斯可舞廳和情人道上；貝高威治則在警察局裏老老實實地叙述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開始他數次出沒的地方以及漫無目標地殺人的經過。

二十四歲，矮矮胖胖的貝高威治與警方十分合作，他用以「森姆之子」的名義所寫的一封未曾公開的信裏相同的辭句說：「我只射殺漂亮的女孩！」神情中帶着一些驕傲。

他同時誇口在前三次出擊之後，他改進了瞄準目標的方式，從單手射擊變成雙手扶鎗、曲身射擊，使他能更準確地擊中年輕婦女的頭部，他言來毫無悔意。警方說，貝高威治後來又隨口說到指使他殺人的怪異「聲音」。對受害人的家屬來說，貝高威治的態度只能更使人激怒。娜莎·莫斯可威茲緩緩的說：「如果他看到我的眼睛，一個遇害女孩的母親的面孔，也許會出現奇蹟，叫這個雜種有所覺悟。」

藍湖

含血噴人，先污己口

由於中華民國朝野之一致奮發，不但國內人民之生活水平日漸提高，文化事業日益發展，而且在美國戰場上之對共作戰，我們也日益活躍，嚇破了共黨的膽。

世界日報‧左仔震驚

據共報透露：我國志士正在加強對美國的宣傳，在紐約出版的世界日報更使共黨震驚，共黨戰抖地說：「這十年來，華埠人口已經增加了四倍，夏功權（中華民國駐紐約總領事）希望將華埠的範圍從豪斯頓街伸過大會堂，並由他們暗中控制。種情況並非單純在紐約如此，在舊金山等地，他們也有這相同打算。」

國力充沛 對共鬥爭

反共志士們在紐約華埠開銀行，買餐館，購樓宇，大力進行反共活動，這有甚麼不好？這是我們國力充沛的表現，這是對共鬥爭的成績。

可是，共報却含血噴人，指爲「從台灣島逃往曼哈頓島」！——難道香港的左派銀行，左派公司，左派宣傳機構，以及共帮駐美的所謂「聯絡處」，也是共帮人員「安排後路」的措施麼？

美毛勾結 安排後路

我們要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勾結「美帝」，是否「安排後路」？是毛澤東準備由北平搬到美國，抑或周恩來想由醫院搬到美國？是朱德怕被「四人帮」謀殺；還是江青怕被華國鋒清算？也許是鄧小平想逃跑？

大陸同胞 逃亡海外

中國同胞都知道：居住在大陸的老百姓都想向海外逃亡，但要到台灣定居却不易，除非獲得不是共特的證明！

不久以前，范園焱就由大陸逃到台灣，大概不久，華國鋒也要逃亡了。

預備返回 南京廣州

肯定的，嚴總統和蔣院長都正在「安排後路」，預備返回南京，光復北平；區區古某也正在「安排後路」，不是到台灣定居，就是返回廣州——自由的廣州，揷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廣州！

古鶴翔



加強文藝對共作戰

由於國際綏靖氣氛瀰漫一時，姑息逆流激盪未已，中共亦處心積慮，謀我日亟，在海外則以所謂「回歸」、「認同」、「統一」的伎倆，大肆進行其統戰工作；對台灣則以滲透、挑撥、分化的詭謀，企圖破壞我們的團結。因此，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思想立場，不爲任何外力所搖移；而且應以文藝充分發揮思想作戰的力量，一方面加強內部團結，一方面粉碎中共陰謀，從而「喚起民眾」，強化心理建設，奔赴反共復國的神聖目標。欲求致此，自非揭櫫文藝反共，強化文藝反共不爲功。此時此地舉行第二次文藝會談，溝通不同意見，策訂創作方針，端正文藝陣營，確立努力方向，其主要宗旨亦在於此。

文藝何以必然反共？竊以爲今日陷身鐵幕，誤上賊船的每一個作家，設使容許他們自由創作文藝，敢說他們的作品，必將是百分之百反共的。大陸所陸續透露的消息，也許不盡詳實；但多年以來，投奔自由的反共人士，包括新聞工作者如周榆瑞、社會工作者如董時進、藝術工作者如馬思聰、文藝工作者如陳若曦，以及其他「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各個不同階層的青年，尤其是最近起義來歸的范園焱義士，都曾經舉述鮮血淋漓的事實，提供鐵證如山的報導，使我們充分了解大陸作家的痛苦遭際，大陸文藝作品的蒼白內容，可以說除開一小撮甘心附共份子如郭沫若之流外，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外紅裏白的「紅蘿蔔」，爲了苟全性命，表面上不得不隨聲附和，而內心則堅決反共，欲與偕亡。原因非他，蓋集「普遍下流」之大成的共產，和「人性向上」的正統文藝，無論如何走不到一條路上去。

文藝何以必須反共？儘管共產主義「普遍下流」，但因其極盡邪惡、狠毒、卑鄙陰險之能事；而且不惜運用一切欺矇、詐訛、誘騙、蠱惑的「下流」手段。所以對於共產主義及其黨徒的眞面目，能夠認識清楚的不多，受騙上當的尤不在少。爲使世人不致坐視而不警醒，被惑而不自覺，甚至迷途而不知返，揭穿共產主義惡毒本質，戳破共產主義僞裝外衣，以嚴正鮮明的態度，高張反共大纛，實有絕對必要。文藝代表人性與理念，文藝站在時代的尖端，其必須以反共爲職志，善盡指引與啓導之責，是無可置疑的。

文藝足以反映時代，領導時代，創造時代；每一時代都各有其不同之要求，當前這一時代的要求是反共，由於共產黨蔑視全人類的基本自由，剝奪受其控制者的生存權利，容許共產主義存在，就是任令人性毀滅；倘不反共，則人人將成「一九四八年」一書中形成機械的兩足動物。所

的多年朋友，他的話當不會有多大偏差。

據他說，古龍還會說過他的父親是以前當過北平市長的熊先生。但是，最可靠的消息說，古龍的父親是健在台灣的一位退休公務員，退休後以看相批命爲業。

古龍武俠小說中的英雄俠士，大都對女人很輕視，講究義薄雲天，而不認爲愛情比生命「價更高」。但是古龍本人却是一個感情豐富，愛情故事層出不窮的人。

他現任的妻子是他第一次正式結婚的妻子，他在結婚時曾說：「我過去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我會結婚，但我相信我的第一次結婚，也是我最後的一次結婚。」然而，結婚還不到兩年，他却已又愛上了趙姿菁，而且據趙姿菁說，古龍認識她四個月以來，曾經不止一次的向她表示，他已經和太太分居，即將辦理離婚手續，然後和她結婚。

風流生活・多姿多采

直到在台北世紀飯店一六二四房間被家人發覺她和古龍衣衫不整的混在一起，而爆發了緋聞案時，趙姿菁還深信古龍愛她，會和她結婚，而處處幫古龍講話。

年近四十而且並不英俊的古龍，爲甚麼對趙姿菁有這麼大的魔力，使得很多人都感到納悶不解。

不但對趙姿菁是如此，對其它女人，古龍也同樣的使她們迷惑，而死心塌地的愛上他。

早在他去年正式結婚之前很久很久，古龍就已經有過很多艷聞，並曾有過兩次以上無婚姻之名而有婚姻之實的婚姻生活。

一次是一位住在瑞芳，花名莉莉的舞女，曾和古龍同居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古龍對朋友，也說莉莉是他太太，莉莉並曾爲古龍生過一個兒子，面貌酷肖古龍。

莉莉之後，古龍曾和另一名新加坡舞廳的舞女同居，這個舞女也曾爲他生過一個孩子。

當古龍和現任的妻子結婚時，他和以前的女人都斷絕了來往，但是，都是「好來好散」，據說那些被他甩開的女人都不恨他。她們對他的評語是：

「並不薄情，也很專情，只是他的感情來得急，去得快。」有些古龍的朋友，不滿意他的拈花惹草作風，而譏他爲「浪子」。

對這種譏評，古龍並不生氣，他說：「浪子有甚麼不好？起碼比那些假道學、僞君子好多了。」

稿費收入・直綫上升

今天的古龍作品，一般行情是每千字台幣四百元，同時在台灣、香港、星馬和泰國的中文報紙上登，要拿四份稿費，等於一千字要收一千六百元以上的稿費，出版單行本另收版稅；小說的電影版權更是貴得驚人，最近有一家獨立製片公司，化了三十萬台幣買下他一部小說的電影版權，又付他二十萬台幣的編劇費由他親自改編劇本，並另花了十萬台幣，請了一位編劇名家潤飾他的劇本，一部電影，原著和編劇用掉六十萬台幣，在國語片來說，可能是空前大手筆。這也顯示出古龍作品，在電影圈之搶手與吃香。

古龍所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是「蒼穹神劍」，每本四萬兩千字，稿費只有八百元台幣，等於每千字只有十九元，和他作品目前的高酬比起來，眞使人覺得難以相信。

儘管古龍現在的收入高得驚人，但他並不富有，這可能是他無法接受趙姿菁家人所提出新台幣一百萬元的主要原因。不然，依古龍那種視金錢如糞土的脾氣，他早已把一百萬台幣丟給趙姿菁的家人，不屑的說：「要錢還不簡單，我古龍甚麼都沒有，就是有幾個錢！」

這種話聽來似乎太狂，但古龍就是這麼狂，這麼囂張，這麼口不擇言。

狂妄囂張・口不擇言

有一次，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和他偶遇，古龍十分高興，拖着老同學一同到酒家叙舊。酒過三巡，那位老同學說：「大頭，你住在那裏？那一天我到你家裏吃飯。」

古龍說：「對不起，我家裏甚麼都有，就是沒有飯。」

那位老同學被弄得莫名其妙。

名小說家高陽當時也在座，他連忙代古龍解釋，說古龍家裏只有酒和菜，從不燒飯，所以沒有飯。尷尬場面才算過去，但那位古龍的老同學却頗不諒解，認爲古龍太狂。

古龍常因口不擇言得罪人，但他似乎毫不在乎，他說：「朋友合則相往還，不合則去。」

不過，喜歡吃吃喝喝的朋友，和古龍在一起是很「過癮」的，因爲古龍喜歡請客，而不喜歡被請，他一天到晚和朋友吃吃喝喝，都是由他付帳，別人搶着付帳，他會不高興，以爲人家看不起他。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他這個毛病，也就樂個白吃白喝，懶得和他搶着付錢，惹他不高興了。

貧苦出身・揮金如土

貧苦出身的古龍，年青時生活十分清苦，他曾經身上只有三十多元台幣，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險些流浪街頭，他的大學四年，是靠半工半讀完成的。但是，他一直沒有重視過金錢的價值，只要他身上有錢，他就揮金如土。

古龍的手面之大，是相當驚人的，他到酒家喝酒，往往自帶拿破崙白蘭地半打，打賞服務生小費少則五百多則上千；所以酒家舞廳的工作人員，都視他爲財神爺。

也許因爲錢賺得容易，使得他亂花錢，亂花錢的結果，使他賺錢雖多而不富有。

爲了與趙姿菁的緋聞，由他乾爹葛香亭任召集人的影藝人員自律公約評議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用間接的方式制裁了他這個不具有演藝人員身份的人。

演藝人員生活自律評議委員會決議透過政府主管官署，禁止電視和電影在一年之內採用古龍原著改編的劇本。一年之內不能出售小說的電影版權，將使古龍的收入銳減，他的日子將會難過。

在女人堆中打過無數滾，見過大風大浪的古龍，這一次竟然爲了個初出道的小演員趙姿菁截了個大觔斗，眞是陰溝裏翻船，他自己想必也會有不値得的感覺。

身世迷離・狂妄囂張
酒家舞廳・揮金如土
玩世不恭的「熊大頭」古龍

劉亞倫

古龍與趙姿菁的「愛情活劇」鬧出後，弄得風風雨雨，好奇的人，都對古龍其人，大感興趣。古龍的生活，猶如他武俠小說的人物，不拘小節，口不擇言，怪誕離譜，他作弄契爺葛香亭，差點鬧出大笑話，氣得無命，幾乎被逐出「家門」。



寫武俠小說的古龍，近來成了最受人矚目的新聞人物了。

因爲，正當他的小說「絕代雙驕」被一家電視台改成連續劇搬上螢光幕大爲轟動之際，他又和劇中的一位女演員鬧出了桃色新聞，弄得風風雨雨。

於是好奇的大眾，都對古龍其人，大感興趣。

矮矮胖胖・腦袋特大

儘管這兩年來，由於香港邵氏公司導演楚原把古龍的小說，改拍成電影，一部接一部的推出上映，票房很好，使得古龍聲名大噪，可是在一般人的印象裏，只知道古龍是寫武俠小說的，他倒底是個甚麼樣的人，很少人知道。

由於古龍小說裏的男主角，大都英俊洒脫、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口不擇言，所以很多人在想像中，把古龍也模繪成這種模樣。

其實古龍的外貌離「英俊洒脫」頗有一段距離，因爲他身材矮矮胖胖，腦袋又大，在學校讀書時，就被同學稱之爲「熊大頭」而不名。淡江文理學院和他先後期的同學，很多人都認識「熊大頭」而不知道誰是熊耀華。其實，熊耀華就是古龍本名。

雖然很少人知道寫武俠小說的古龍究竟長得甚麼樣子，只能憑想像去捉摸，可是眞的見到古龍，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但又想不起究竟在那裏見過。

事實上，太多太多的人看到過古龍，只是他們看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素描——著名漫畫家牛哥的很多漫畫裏，都有一位稱之爲「龍哥哥」的人物，牛哥筆下的龍哥哥，就是以古龍的形象爲「版樣」，而且也畫得維妙維肖，十分傳神。

很多看過漫畫中「龍哥哥」的人，看到古龍，會覺得面熟，就是這個道理。

除了外型頭大體胖不夠英俊之外，古龍的個性，倒的確和他小說中那些玩世不恭，不拘小節、口不擇言、坦白率直的主角們，十分相似。

和大部份武俠小說一樣，古龍的武俠小說，故事大都怪誕得離譜，人物和情節，都是眞實社會中所不可能存在的，像「絕代雙驕」裏，「移花宮」裏的女人們自絕於外界，已經夠怪了，但還有個綽號「不吃人頭」的李大嘴，專門用各種花樣吃人肉；像「歡樂英雄」裏的幾個主角，有的懶得吃飯喝酒都躺在床上爲之，有的饞得把所有財產都賣掉換酒食塡進肚子……。

作弄契爺・氣得要命

和他的小說一樣，古龍本人的故事，也充滿了傳奇色彩。

舉個最簡單的事實來說：沒有人搞得清楚古龍的身世，他有時對人說他是民國四十一年十四歲的時候，隻身從香港來台灣的；又有時對人說他的父母都在台灣，但他在民國六十五年和他現任妻子結婚時的主婚人卻是另一位武俠小說作家諸葛青雲。

幾天以前，諸葛青雲在和朋友們宵夜時曾說過一個古龍身世成謎的眞實笑話。這則笑話是這樣：

影星葛香亭有十二個乾兒子，古龍也是其中之一，他排行第九。有一天，葛香亭發現，古龍無精打彩，神情悒悒，就很關切的問他：「老九啊，你有甚麼心事？那麼垂頭喪氣的？」

古龍說：「我心情不好！」

「爲甚麼心情不好？」

「我爸爸去世了，我自然心情不好。」

葛香亭大吃一驚，忙問：「眞的你爸爸去世了？甚麼時候的事？」

古龍指指當天報紙的一則訃聞說：「報紙登這麼大的字，還會假得了？」

葛香亭一看，那是熊式輝公祭的訃聞。他記起了彷彿以前也聽古龍說過他是熊式輝的兒子，於是和幾個乾兒子商量，準備在公祭那一天，厚厚的送一份奠儀。後來，才知道古龍擺了一個大烏龍，因爲他雖然姓熊，卻與國學大師熊式輝毫無淵源。葛香亭差點鬧了個大笑話。

這位老牌演員爲這件事氣得要命，幾乎要把他這排行第九的乾兒子逐出「家門」。

諸葛青雲不是一個隨便亂說話的人，又是古龍



舊式平房後面是櫛比的高樓大廈

菲律賓維持一個「亞洲太平洋文化中心」，以處理在台灣的事務，印尼的中華商會執行許多領事館的工作，澳洲有「自由中國協會」，最「民間」的關係是與日本，在台北的「亞東關係協會」中，許多「暫時離職」的外務省官員處理較原日本大使館更多的業務，這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已從一九七〇年的八億一千七百萬美元增加至去年的三十五億美元。

貧富差距・已經拉近

在島上的每一個角落實際上都顯示出欣欣向榮及經濟繁忙的氣氛。台北市的電視天綫林立，街頭擁擠着摩托車和私家汽車。去年台灣汽車工業製造並且售出了三萬輛汽車，包括台灣的裕隆和數種福特的車子。福特公司的主管人員預料銷售量將繼續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率增加。

另一項驚人的成長例子是：自從台灣新力裝配廠在一九六九年設廠以來，它的收音機，彩色電視，錄音機和電唱機的銷售量已經增加了六十倍。

和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不同的是，中華民國的繁榮並不偏限於政府所在地的都市。中部的台中和南部的工業港高雄是繁榮的典型。

台中已經成爲一個輕工業中心，高雄港以其處理的噸位總數計算已是世界第十二大港（去年處理的噸數爲三千九百萬公噸以上）。目前每年有一萬三千艘船隻使用高雄港，十年前只有六千八百艘。高雄本身——以及環繞四周的速迅發展的工業區——充滿了經濟活力。

更進一步描述中華民國的不平常的發展，是肉眼較不易見的：貧富之間的差距已經拉近，而非加深。一九五二年，在所得佔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中，其國民平均所得是佔最低的百分之二十那些人的十五倍。在一九七五年，此項差異僅爲四點三七倍。

台灣的另一項特點——在亞洲幾爲僅有——是它已設法使鄉村的發展與都市的發展實際上同時並進。這要歸功於一項獨一無二的成功的土地改革政策。台灣大部份的農地都屬於耕種這些農地的人。在政府支持的稻米價格和一些迅速發展的副業——例如養鰻和近海岸養蠔——的幫助下，農民所得每人每年達五百到六百美金。鄉村的住家很少沒有電視、電扇、電冰箱和瓦斯爐。較富有的農人購置了洗衣機、電唱機和摩托車，僅在十年前這還是不可想像的事。

簡言之，中華民國已達成了本身飛躍的進展，並且取得了接近日本與西方工業國家的地位。在台北的人穿得比以前更好，豪華的餐廳供應倘好的歐陸烹調和可能是世界最好的中國菜。漂亮的咖啡店坐滿了時髦的長髮男女。

軍事力量・無懼攻擊

在軍事方面，中華民國具有力量對抗中共可能採取的最徹底的行動——一項全面武裝攻擊。中華民國擁有一支五十萬人的常備軍——並由每個四十五歲以下的合格男子構成的後備體系的支援——它訓練精良，裝備齊全。一支五百架飛機的空軍部隊——不久將再增加由當地裝配的一百八十架至二百架F—五E戰鬥攔截機——被視爲凌駕於中共陳舊及政治上不穩的部隊。此外，僅憑數字而言，中共雖然似乎可能吞噬台灣，但是它沒有進犯所需的兩棲船艦。

另有人對北平的抑制提出了可信的理論。由於與蘇聯接隣的邊界糾紛而心神不定中共可能不希望在東部海岸製造另一個危機地區。北平也知道，對台灣的全面進犯將危及與太平洋地區其它國家——最主要是日本——以及與美國的關係。此外，台灣地區的不穩可能將破壞了整個東亞地區。

一項重要的因素是一旦美國撤離大使館之後，美國尋求與中華民國的非正式關係的程度。

中華民國將必須維持其最有利的國家情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欵（貸欵及抵押總額目前爲十六億美元）將必須繼續，對中華民國的經濟十分重要的核子發動廠的燃料必須繼續提供，尤其重要的，是美國是否將支持中華民國的軍事防衛系統。

可能眞正將支持中華民國前途的，是人民對於除了現況之外別無選擇的覺醒中華民國人民享有亞洲幾乎無人可及的繁榮，在政治上，遠比中國大陸人民自由。大多數中華民國人民覺得他們終於有某種值得維護的東西。工商界人士，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都同樣的提醒外國訪客說，中華民國的命運絕對不同於越南。

一位高級官員說：「我們絕不任人擺佈。我們不是西貢。在沒有危機時，我們必須努力工作，當危機來臨時，我們將起而奮戰！」

（節譯自「時代週刊」）

時代雜誌專文報導
中華民國奮鬪自強

八月二十二日的「時代雜誌」，以中華民國奮鬥自強的現況作一篇專題報導，在這篇標題爲「台灣：求生存的奮鬥」的文章中，該雜誌對台灣廿年來刻苦奮鬥的結果，欣欣向榮的經濟，突飛猛進的國力，都作了詳盡的介紹。在美國國務卿萬斯訪平徒勞的報導聲中，這篇由「時代雜誌」特派員伯恩斯坦及攝影記者史摩蘭所撰寫的文章，對中華民國全國上下堅忍奮鬥，屹立不搖的實況，作了相當客觀的報導。

陳獨塵譯

在兩次大颱風橫掃過這個島嶼，造成八十人喪生，五千萬美元左右的財產損失的三週之後，數年來飽經磨鍊——政治上、外交上和氣候上——的中華民國依然屹立。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前途並不焦慮。然而他們很關心一件戲劇性的大事：美國國務卿萬斯前往北平討論卡達政府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意向。

中共仍是中華民國的深仇大敵，中華民國在外交上，仍有美國和沙地阿拉伯在繼續與台北維持外交關係的二十三個國家中担任重要的國際角色。美國若在中國大陸建立「大使館」將需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並且幾乎確定將會廢棄使美國成爲中華民國軍事安全保證人的協防條約。

外交逆境．經濟蓬勃

一項事實應對中華民國提供了再保證；中華民國外交情勢的不利，已經因爲它對逆境的強有力的反應而獲得平衡，一項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實是，自從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開始的逆境，並沒有阻止它向眞正的繁榮迅速邁進。中華民國可能已較歷來任何時期更爲強大。原因：它已創造了一項經濟奇蹟，與日本韓國同爲開發中世界的羨慕對象。

台灣一度曾是以農業爲根基的窮鄉僻壤，現在中華民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十二個貿易大國。在一九五二年，它的國民生產毛額僅爲十三億三千萬美元。在一九五〇年代時的年度增長率爲百分之七，隨後數年是百分之十以上，現在它的國民生產毛額已推進到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去年，國民平均所得是相當可觀的八百零九美元，較五〇年代早期幾乎高出七倍。

中華民國國民每日攝取的熱量達二千八百個卡路里，這是亞洲最高的數目，包括日本在內，在經濟上，它也顯示出強大的彈性。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全球經濟衰竭時期，成長率降至百分之一，通貨膨脹率增至百分之四十。但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成長率已回到百分之十以上，政府以一次漲價及嚴格貨幣政策，幾乎完全阻止了通貨膨漲循環，並使通貨膨漲率降低至百分之三以下。此外，外滙儲備高達四十二億美元，使經濟可以再承受另一次油價上漲，而對物價造成最小的影响。國民生產毛額輸出達百分之五十的中華民國，已成爲許多不同貨物，例如雨傘、鞋類、黑白電視、罐裝洋菇、網球、羽毛球拍——的世界最大輸出者。

儘管外交連繫已經中止，但經由有技巧的低調外交，中華民國和日本、西歐及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在過去五年中繼續增進。中華民國的貿易夥伴爲了符合他們的目的建立了一種新的實用主義的國際關係、名義上的民間貿易或文化辦事處。

熱鬧的台北街頭

揭穿中共教育的內幕

秦明

據萬人日報報導說：毛澤東臨死之前，兩度接見中共前高等教育部長蔣南翔，第一次毛要蔣對大陸教育發表意見，蔣要求給予一個月時間作調查瞭解。第二次毛派人找蔣南翔要結果。蔣見老毛時，江青遞下話來：「報告不要超過三分鐘。」蔣答稱不會超過三十秒。見面時，蔣提出的教育報告只有十二個字：「大學年齡，中學課本，小學程度。」毛當時也作十二個字的評語：「如此下去，不但亡『黨』，而且亡『國』。」

教育革命行不通

這則內幕性的新聞，維妙維肖，傳神之至。對毛、蔣、江三個人刻畫得入木三分，對大陸教育實況亦描繪出具體輪廓。大陸教育搞得一團糟是出諸「毛思想」，江青是執行者，蔣南翔是反對派。蔣的十二字結論是指大陸高等教育，學生已經到大學年齡，教的是中學課本，無奈學生程度太差，仍然吸收不了中學教材的知識，此之謂大陸高等教育。這一切都是眞的，蔣南翔沒有誇張。毛在臨死之前，已發現他的「教育革命」行不通，但已經太遲了。

知識份子被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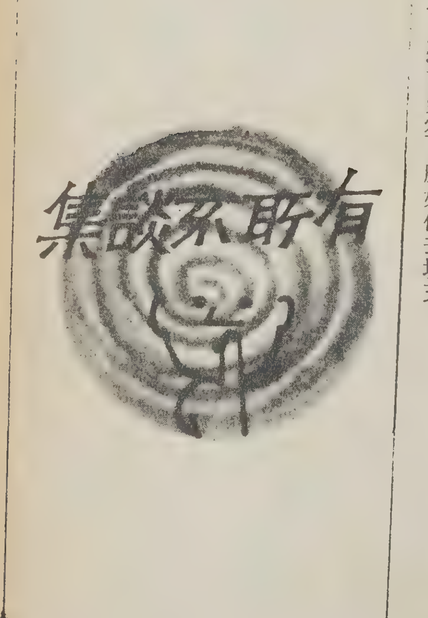
比利時歷史學家西蒙．列斯寫了一本書，名爲「中國陰影」，痛切指責毛澤東摧殘中國文化和知識份子。此書一出，連不斷吹噓美毛「關係正常化」的費正清，也不能不說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如同許多專權、暴躁的皇帝，毛澤東一直在恐懼、愚弄作家和藝術家。他的妻子江青也是如此，一直到去年被送入監獄爲止。」費正清指出毛澤東很多辱罵都是源於他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有關藝術與文學的談話。「清楚表達了摧毀危險的知識份子的決心。這種對抗心智的戰爭幾乎造成中國知識份子的總滅絕。」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基本構想就是要消滅知識份子，毛在文革後期，叫貧下中農進駐所有學校，去奪「臭知識份子」的權，其他「上層建築文化領域」也派了「工人階級」去佔領，於是在學校裏，是「文盲講課，半文盲聽課，臭知識份子接受再教育」。知識份子受盡了摧殘和侮辱，在教育領域裏搞得一團漆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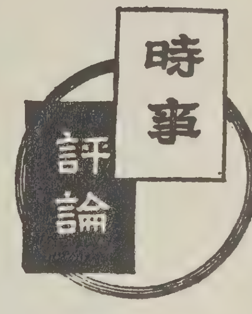
反潮流的英雄？

中共在「文革」初期，即廢除入學考試，並縮短學制，精簡課程，改編教材，並結束知識份子治校的傳統，企圖澈底推翻原有教育制度，但很多學校遲遲不能編出新教材，只有「破」，沒有「立」，造成一片混亂。至一九七五年中期，教育界出現了「奇談怪論」，指責「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文革派指責這些「奇談怪論」是企圖爲修正主義教育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澤東的「革命路綫」。中共高等教育自一九七〇年起，試驗「四大步驟」的招生辦法，即「自願報名，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這種不經考試但問政治成份的入學辦法，至一九七三年有了修正，加上一項「文化考查」，但立即引起反對。遼寧省的下放青年張鐵生在參加大學招生考核時交了理化科的白卷，被指爲「反潮流的英雄」，送進遼寧農學院，並被「人民日報」大加吹捧。同一張鐵生却在江青等垮台後，又被同一「人民日報」說他是「瘋狂的向無產階級進攻」，判爲「現行的反革命份子」。

是非全被顚倒

華國鋒上台以後，將破壞教育的責任推到「四人帮」頭上，要把「教育領域內被『四人帮』顚倒了的是非顚倒過來」，但仍然宣稱：「一定要遵循毛澤東指引的方向繼續開展教育革命，認眞落實毛澤東關於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服務。」大陸的新當權派仍將繼續摧殘教育，必至落到毛澤東所說：「不但亡黨，而且亡國」。我們現所關心的是中共被消滅後，大陸上留下一片教育眞空，應如何去塡充。





香港天台學校問題

徐達文

無可否認，作為特具形式的天台學校，對香港的平民教育既作出重大的貢獻，也具有存在的價值。因此，當天台學校面臨港府房屋當局的加租壓力，而頻臨關門的時候，天台學校的命運，確值得教育人士與社會人士的關注，以求將之從危途中挽救過來，否則，會不可避免地影响平民子弟的教育前途。

這些設在新區公共屋宇天台的平民學校，都是由各個社會團體或宗教團體志願辦理的，目的是教育青少年一代。由於這種辦學性質均是不牟利的服務社會工作，故從開辦以來，就一直獲得政府在各方面的全力支持。這種支持具體表現在：撥出校舍，僅收象徵式的一元月租；補助經費，以維持學校的日常開支，等等。事實上，這些天台學校確不負眾望，對香港的普及教育和社會教育，發揮了應有的大作用。這種作用，充份證明了這些學校今後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當然，由於香港的教育發展，使到港九新界各地區，普遍設立了新型的學校，使到天台學校在校舍規模，教學設備、安全措施、分佈區域，交通情況等方面，都無法與新辦的學校相比。

如果新區學童能全部就讀於這些設備齊全的現代化學校，這肯定有利於教學活動的開展及學童智育的培養，但在新型學校未能全部在學額等問題上全部滿足新區平民子弟的就學要求的時候，就需要一個緩衝的過程，以適應某些人士所求。這種要求，顯然是在學校位置的便利，或學校收費的低廉。

我們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這些天台學校仍有它存在的價值，並不是對教育發展的落伍觀念，也不是對教育現況的漠視態度，而是在於這些天台學校在過去和現在，肯定有利於香港的平民教育。我們稱之為平民學校，已是這些學校的辦學目的及教育對象，由始至終都足以面對平民的子弟，它們不求校譽，不出風頭，不登廣告，更不課利益，在廿多年來，一直默默地作育英才。故天台學校，可以說是平民教育的典型，是普及教育的先驅。

港府有關當局應該重視這種教育的成就，應該念及這些學校的貢獻。不能因為目前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就忽畧這些成就，就忘記這種貢獻，而以高額租金，變相地迫使這些學校關閉。我們說「變相迫使」，是因為這些學校不是牟利的學店，更不是賺錢的商店，實不可能負担得起巨額的租項支出。如果大幅度提高租值，無異做成一種經濟壓力，從而迫使這些學校自動關閉。

有關當局要收取一定的租金，以維持公共屋宇的正常開支，以收取公共屋宇的建築成本，是完全合理的理由。因為政府並沒有取之不盡的金礦，它必須要從各方面爭取更多財政收入，以平衡政府各方面的政費支出。

因此，人們對於房屋當局適當地調高公共屋宇的租金，就不能一概而論地加以反對，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地給予肯定，問題還是要看情況，要看對象。

天台學校，顯然是特殊的情況與對象。故當局應考慮它們的處境，應顧及它們的困難，以求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這個辦法，首先要進行協商；而這種協商，不僅是學校與房屋當局之間，而且是學校與教育當局之間，是教育當局與房屋當局之間，作三方面的協商。

否則，房屋當局與教育當局對這個問題的互相卸責，最後難為了夾在其間的天台學校。

解決天台學校的問題，在某些人士看來，可能會看作為不是當務之急，可能會當作為可有可無的小事，但既然成為一個關乎普羅大眾的教育問題，也就必要加以合理的解決。所謂「合理解決」的方法，是多方面的，而房屋當局暫時凍結加租，或由教育當局正式撥出租金，作為教育經費，然後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後，給予這些天台學校繼辦或停辦的取捨機會，或輔助這些天台學校在另址再行發展為設備齊全的新型學校。

為這些學校的前途着想，也為新區平民的教育着想，有關方面沒有必要過急地對它們施加一種無形的經濟壓力，以迫使它們在無法應付的情況下，迫不得已地作自動停辦的決定，使它們成為「高租值」及「高地價」的犧牲者，也使它們變為「秋後扇」式的被棄者。

雖然天台學校在香港學校所佔的比例極低，但人們不能以此就忽畧它們的應有權利。

故這些天台學校正處於存亡的時候，我們應給予一定的關注，而這種關注，也是對普羅大眾的教育問題的關注。

入政治局，其原因似亦相同。此卽徐、聶代表中共軍委，手握槍桿，而譚則只是中共「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代表一個並無實權的虛設機構。主持中共科學院的方毅獲提升至政治局，而「副總理兼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却未獲此待遇，乃由於方毅主管中共的科技研究，而谷牧却因已有另一主管「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總理」余秋里升入政治局而告落選。由上述例子似可看出，中共當權派此次組成毛澤東死後的新領導層，主要是基於實際主管職責而作權力分配，尤其要突出軍權的作用。由此也可反映中共政權的軍事獨裁性質。

「政治局」掌握軍權

　中共「人民日報」刊登其正副主席五人在「十一屆一中全會」所攝的彩色照片，顯示鄧小平單獨穿綠色軍便服，惟未戴紅領章，其餘華、葉、李、汪四人皆著灰色幹部裝。鄧在此種場合表露軍人身份，可能表示他在中共軍委中負執行職務，主持日常工作，藉此掌握軍權，以鞏固其地位。假使他在中共日後召開的「五屆人大」中獲任「總理」，而必須放棄共軍「總參謀長」一職，則此一職位可能落在他的親信手中，從電視中共發出的新聞照片中，可見許世友和韋國清在會場中顯露洋洋得意之色，二人是擁鄧派健將，其與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等「文革」餘孽之呆滯表情相較，形成鮮明對比。八月二十四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委，廣東省委書記林李明在北平病死的消息，前「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名列於「廣州軍區」及「廣東省委」頭目的前列，顯示楊勇似已接替許世友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許則可能調往北平担任更重要職務，助鄧小平一臂之力。

　中共將軍事領導與指揮機構納入政治局，表面上似與其積極備戰有關，特別是中共頭目不斷發出戰爭叫囂，揚言時刻準備抗擊蘇聯入侵，準備早打、大打，因而需要提高共軍的地位。



左起：耿飈、韋國清、許世友

　實則這是表面文章。最重要的，是中共必須依賴槍桿維持其極權統治，鎭壓人民反側，整肅「四人帮」餘黨。自「文革」後，中共黨組織已遭徹底破壞，紀律敗壞，黨政幹部多曾被指爲「黑帮」，甚至拉去遊街，當眾侮辱，威信掃地。

　而大陸各地人民則在普遍混亂中起來反抗，野心分子更展開奪權活動。中共當權派爲了維護其既得利益，鞏固共黨政權，悍然實行軍事管制和武裝鎭壓。

　「四人帮」奪權失敗，主要阻力乃來自共軍；華葉一夥能一舉打垮「四人帮」，是由於掌握了槍桿；鄧小平之能夠二次復出，當亦有賴共軍的支持。

鄧小平直接掌軍權

　當前中共正進入一個毛澤東死後的新階段。毛所遺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文革」後遺症仍待收拾，「四人帮」餘黨尙待肅清。面對着這樣一個亂局，中共當權派叫出了全面整頓的口號，鄧小平復出後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揮舞整頓大斧，企圖重建紀律與秩序。彼等要推行整頓及整肅工作，鎭壓反側，就非依賴共軍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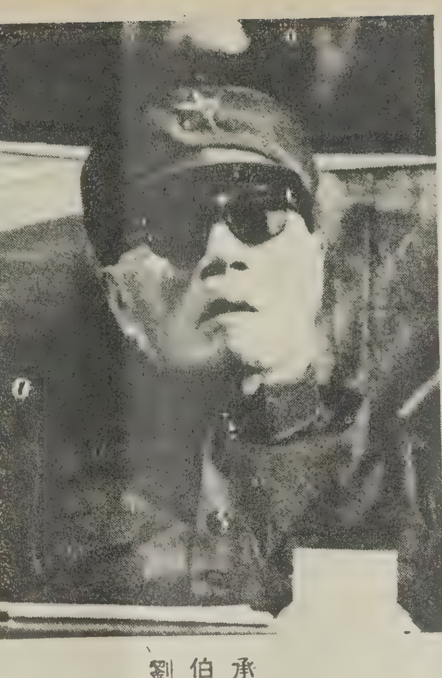
　因此，把共軍的領導核心引進黨內最高權力機構中。向中共「十一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的，是共軍頭目葉劍英，參與執行日常黨務工作的，是共軍特務頭子汪東興，而主管黨政事務的鄧小平也要兼攝軍令，直接掌握軍隊。

　四名現存的中共「元帥」全部納入政治局，連行將就木的劉伯承乃佔一席位，政治局中又以軍人佔最大比重。凡此皆可顯出中共政權的軍事獨裁性質，它一面準備對蘇作戰，一面針對大陸人民執行武裝鎭壓，正陷於兩面作戰的困境。

槍指揮黨的中共「政治局」

梁景松

中共行使最高權力機關的「政治局」，二十三名委員中，職業軍人佔了十名，除四大元帥，三大軍區司令員，還包括了共軍最高權力領導機關「中央軍委」主席、五副主席、海空軍司令員、「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使整個共軍的最高領導和指揮系統不僅納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中，而且佔了壓倒優勢，其勢力實已凌駕其他權力組織之上。



劉伯承

中共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所產生的「政治局」，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共軍勢力明顯上升。此一中共最高領導層，實際上包括了共軍的整個領導核心和指揮系統。此外，黨政、財經、統戰、外事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地區代表，也納入政治局中。實則中共「十一大」所產生的政治局，其組成的標準以較側重各成員的主要職責及其代表性，而非全憑其本身資歷爲取捨的依據。

「政治局」軍人佔優

新選出的中共政治局，共有委員二十三人，候補委員三名。其總人數恰與上屆政治局相同；所不同者是上屆政治局有委員二十二人，候補委員四名。這次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增加一人，候補委員則減少一人。

在二十三名委員中，職業軍人佔十名，即：葉劍英、劉伯承、許世友、蘇振華、李德生、汪東興、張廷發、陳錫聯、聶榮臻、徐向前。汪東興自「文革」以來的主要職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此次召開「十一大」，他又兼任大會主席團秘書長，顯示其主要職責仍在黨務方面，甚至已執行實際的總書記工作。但他似在中共「中央軍委」中負有職務，可能主管政治保衞（特務）工作。在一些重要場合中，他經常穿着軍裝亮相。在上屆的政治局中，軍人只有七名，即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汪東興、陳錫聯、李德生。可見本屆中共政治局中，軍人所佔的比重顯已增加。

最令人矚目的，是中共新政局中包括了共軍最高領導機構「中央軍委」的主席（華國鋒）和所有五名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其中葉劍英兼中共「國防部長」，鄧小平兼任共軍「總參謀長」，分別掌握中共的軍政和軍令；此外還包括有共軍海空軍頭目蘇振華和張廷發，以及三個重要軍區的司令員陳錫聯（「北京軍區」）、李德生（「瀋陽軍區」）和許世友（「廣州軍區」）。除此以外，李先念於中共「八一建軍節」，破例着軍服亮相，可能在軍委中佔一席位，統籌共軍的財經問題；而汪東興則可能掌握共軍的保衞工作。由此可見，整個共軍的最高領導和指揮系統不僅已納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中，而且佔了壓倒優勢，其勢力實已凌駕於其他權力組合之上。這種安排是值得注意的。

粟裕落選出人意料

中共的新政治局，除保留原有十三名委員外，尚自原候補委員中提升蘇振華和倪志福二人爲正式委員，並新選八人塡補前因死亡及整肅而產生的空缺。在新入選的八人中，最出人意料的是中共「空軍司令員」張廷發。他前此得未獲任「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此次却坐直昇機躍升「政治局委員」。而中共「軍委常委」兼「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却未獲升入政治局，只是保留其「中央委員」地位。實則粟裕的個人資歷遠超於張廷發之上，在政治上似亦並無問題。他不僅於「八一」前夕與譚震林合撰一文，回憶其老上司陳毅，復於八月六日「人民日報」首頁發表一篇單獨署名的長文，闡述人民戰爭思想和戰畧戰術問題，似已奠定其作爲中共主要「戰畧家」的地位。乃此次却未能進入政治局，究其原因，可能由於他僅是中共軍委常委，而非主要頭目。張廷發之能獲一席位，似是代表中共空軍參加政治局，而非憑藉其本身的資歷或特殊關係。徐向前、聶榮臻二名中共「元帥」之所以納入政治局，而資歷相當的譚震林，近來雖然十分活躍，且經常在接見外賓場合中放言叫囂，却未能重新進



狄托訪平時的「墟山」場面

一九六〇年開始，中共對所謂現代修正主義進行系統性的批判，這是以狄托作爲「靶子」，實際上是對赫魯曉夫的嚴厲打擊。進入一九六三年後，中共與蘇聯發生公開大論戰，而南共問題則成爲雙方論戰的焦點，是年九月，中共發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專文，一口咬定南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被迫不台後，中共繼續擴大反修鬥爭，指出蘇聯和南共都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其後，中共雖將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鋒芒轉向蘇聯，但仍以南共作爲陪襯者，長期進行批判與打擊。

一九六六年秋，中共「文革」進入高潮時期之後，其與南共繼續保持敵對狀態，並指責南共縱容暴徒砸毀「大使館」新聞櫥窗，南共則抗議中共紅衛兵在其大使館前進行示威活動。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公然入侵捷克，中共對南共的抨擊始告終止，中共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亦逐漸改善。接着，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愈益惡化，它發現其與南共在反蘇鬥爭方面有共同點，乃不惜自毀反修立場轉而拉攏南共。自此，中共與南共不僅恢復正常的外交和貿易關係，並且與南共經常互派要員進行訪問，甚至不斷發表聲援南共反對蘇聯的文章。

最近一年多以來，中共爲了推廣「反霸」鬥爭，對南共的拉攏不遺餘力，圖謀利用領導人互訪及經濟文化交流，改善與南共的政治外交關係。此即一九七六年三月，「外貿部」副部長陳潔往訪南共，會會見南共聯邦執委會副主席謝費爾、外貿部副部長巴比奇等，並出席中共與南斯拉夫貿易混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協商進一步發展雙方貿易關係問題。四月，南共在北平舉辦工具展覽會，展品計有各種鑽頭、刀具、絲錐、電動工具等，南共——中共貿易發展商會主席米里沃伊·斯特科維奇主持開幕式，強調此項展覽會將增進雙方人民的友誼，促進經濟貿易關係的發展。七月，南共派遣以科斯塔·納季大將爲首的老戰士協會代表團訪問北平，與徐向前、伍修權等人舉行會談，事後到瀋陽、長春、大連等地參觀軍事演習與軍事設備。九月，南共狄托致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對毛澤東死亡表示深切的哀悼。十二月，「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姬鵬飛在結束羅共訪問後，轉抵貝爾格萊德進行訪問活動，與南共聯邦執委會主席比耶迪奇、議會議長格利戈羅夫等舉行會談，密商加強中共與南共勾搭問題。

拉攏狄托組反蘇戰綫

進入一九七七年，中共進一步加強對南共的活動。一月間，「外貿部」長李強往訪南共，會見南共聯邦主席團副主席扎爾科維奇、聯邦執委會副主席謝費爾、外貿部長盧德維爾等，除向彼等說明華國鋒整肅「四人帮」之情況外，並就發展雙方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問題交換意見。同月，華國鋒致電狄托，對於南共聯邦執委會主席比耶迪奇因飛機失事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三月，南共記者協會主席米特亞·戈爾尤甫率領記者代表團，到北平、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訪問，並與陳永貴、朱穆之等商討新聞合作等問題，朱會大肆誇揚南共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國際事務中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

五月，賽福鼎與廖承志聯袂訪問南共，會會見南共總統狄托、聯邦議會議長格利戈羅夫、聯邦執委會主席久拉諾維奇、外交部米尼奇等，與彼等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以及進一步發展雙方合作關係進行會談。賽會聲稱，中共將繼續執行毛所確定的、同南斯拉夫發展友好關係的方針，共同把反帝、反殖、反霸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這次訪問的主要意義是爲狄托大陸之行舖路。

五至六月，南共外貿部副部長巴比奇、科學文化委員會委員尤爾科維奇，分別率領貿易及科技代表團到北平訪問，前者係與王震、李強等人商談擴大貿易關係等問題，後者則與李先念、孫友餘等人商討加強科技合作等問題。六月，共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率領所謂老戰士代表團往訪南共，會見了南共議會議長格利戈羅夫、國防部長留比契奇大將、戰士聯合會主席納季大將等，就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進行會談，事後轉往各地參觀軍事設施。這次，狄托接受華國鋒的邀請，首次訪問中國大陸。

消滅自由制度・分化自由世界
「狄托主義」的最終目標

李哲夫

三十年前被斯大林從共產國際開除，二十年被中共指罵爲叛徒和修正主義者的狄托，在訪問蘇聯和北韓後，自八月三十日起，到中國大陸作爲期九天的第一次訪問。從狄托這次訪問，可以看出「狄托主義」在國際共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危險性；也可以看出自由國家尤其是美國，對「狄托主義」和其同類所抱的期待，是如何不切實際。

在狄托被共產國際開除時，自由國家曾爲之歡欣，美國更是毫不猶豫的給予最大援助，原以爲南斯拉夫可以和國際共黨分家，削弱共黨勢力的擴展。不料斯大林一死，蘇南共的歧異，即趨和緩。中共和蘇共對立發生後，它們和南共都恢復了舊有關係。原來鬥爭就是共黨的特性，它們關起門來，好像是仇敵，打開門來，仍是一家。自由國家，想在國際共產的內部鬥爭中因利乘便，那只是幻想。

狄托在抵達莫斯科和北平時，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但狄托的觀點和立場，仍是和三十年前一樣。蘇共對狄托此種觀點和立場，固已不再表示異議；諒中共也不會再拿修正主義作爲批評的口實，原因是，國際共產黨，無論是那一國的，在實質上，總歸是一樣，不過「狄托主義」在某些方面，對自由國家更具有危險性。

狄托主義的危險性

「狄托主義」是什麼呢？從這次訪蘇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可以看出一個輪廓。公報中，最足以反映「狄托主義」的，有下列幾項。

一、雙方本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指示，嚴格遵守主權、獨立、平等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在社會主義發展不同的道路，作自由選擇。

二、雙方對非洲發生的各種糾紛，主張儘快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對西南非和羅德西亞「人民所作的鬥爭」，堅決支持。

三、雙方認爲，不結盟政策，是國際政治重要因素之一，對帝國主義各種型態的支配與榨取所進行的鬥爭，有積極貢獻。

四、雙方同意，以色列應從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應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代表參加。

從以上大體可以看出，「狄托主義」，就是「修正主義、獨立主義、不結盟主義和反帝反殖民地主義」的綜合。所有這些內涵，其主要目的，仍在消滅自由制度，分化自由世界，並孤立美國；其中獨立主義，雖在擺脫莫斯科的控制，但也正是在若干民主國家，如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擴展共產勢力的最好口號和戰畧。所以「狄托主義」雖有些不同於傳統的國際共產主義，但其危險性，在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而其蠱惑作用，則更可怕。

狄托在訪問蘇聯後，繼續訪問中共，應可使自由世界尤其美國，認淸無論是蘇共、中共、南共或其他任何共產黨，不管它所標榜的是什麼，或內部發生何種對立，它們的基本性格，都將是一樣，其最後目的，都在消滅自由世界。

若干自由國家和美國，爭取狄托已三十年，結果是如此。現在自由國家和美國，看到中共和蘇聯發生對立，又想利用中共，對抗蘇聯。根據已有的經驗和事實，自然同樣不會有結果。但是有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爲什麼要作聯毛制蘇這種一廂情願、勞而無功的嘗試呢？

中南共之間滄桑史

南斯拉夫雖然很早就承認中共，但中共卻遲延至一九五五年一月始與南共建交，目的是爲協助蘇聯赫魯曉夫，爭取南共重返共產集團。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爲反對所謂「南斯拉夫道路」（對抗蘇聯十月革命道路），揭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序幕，並導致中共蘇聯雙方對南共政策的分歧（蘇聯對南共僅進行溫和的批評）。

狄托與華國鋒

，但仍然不能回家，有一次李光耀經過香港，一批星加坡籍學生去面見李總理請願，要求准許回國，亦被拒絕。

憑情而論，這批青年是無辜的，他們只是爲虎倀所害，誤上了賊船，錯把毛帮政權當作「祖國」，拜錯了門神，一步失足，二十年不復，可是，印尼、星、馬對付左派學生這一招，卻壓抑了共黨份子的活動，以後再也沒有「進步」學生回「祖國」升學了。



像丁大頭這一類的美籍中國人決不能與國家共存亡。

不需要寄生虫、白蟻

這項措置，今日有值得我政府借鏡之處，即凡是在最近一年內申請去美國的移民，永不准再回中國國土，今日不能回台澎金馬，他日不能回整個中國。

或者有人會說，他們既然去了黃金之國，世界的天堂，你就寫下大紅全帖請，他們也未必會回來，此說不然，知道內情的人皆曉得，到他們國家定居不會超過半年，就又會想起我們這個又窮又破又危險的國家，再看看共帮竟然未攻台灣，我們的國家更穩定、更繁榮，他們在美國無下女可用，無痲將可打，無山珍海味可吃，看報紙不識字，看電視不懂話，必然又想回台灣，好在此時已有綠卡，危急了走的方便，沒有不想回來之理。

但我們國家實在不需要這類寄生虫，白螞，正好乘此機會清除垃圾敗類，希望政府能直接或間接宣佈，願意去的絕對不留，但是已經走的請勿再回，申請也不准入境，只有眞正中國人才會同國家共存亡，至於身在中華，心存美國的識時務之「俊傑」，請吧！

誓與國家共存亡

我們知道，每一種動物皆有求生本能，固不僅人類爲然，但是，如果肯用心去想，在聽到一點風吹草動，未見敵人便沒命逃走的，皆是小動物，如鳥中的痲雀，獸中的兎子。老虎、獅子在遇到敵人時如何，可以從許多記載上看出，老虎獅子只要發現敵人，一定搶先撲過來，不但不逃，也決不等待敵人先動手。獅、虎是獸中之王，且不說牠，即以非洲原野犀牛，野象而論，遇到發現敵人時，馬上團結一起，嚴陣以待，再勇猛的敵人，包括有各種武器的人類在內，對着龐大的犀牛，野象羣，也只有眼睜睜看着牠們緩緩而過。

在緬甸獵虎的人記述老虎之死，老虎無論受多重的傷皆是站着死，等到老虎倒下，則氣絕已久，所以被尊爲獸中之王，並不完全因爲其力大無敵，實則獸中老虎力大，比老虎更猛的野獸尙多，老虎之爲王，是因爲有武德。

看到這一些無事時在台灣作寄生虫，作白螞，一旦有點風吹草動，便成了驚鷹之兎，爭先恐後向外逃，自詡只要帶走一把牙刷，便可到美國享下半世清福，此種安能謂之人，我們社會上如讓這批人存在，國家尙有何希望。

筆者發下誓，一旦毛軍進攻台灣，只要香港到時還有一班飛機飛台北，立時趕回去，誓與國家共存亡，兩個兒子都在台灣讀大學，屆時更是現役軍官，拚上全家共盡，也要保存這一點天地正氣。

敵人決不能亡我 最怕是我們自亡 去山中賊易去朝中賊難

岳騫

美國國務卿萬斯去北平，就情況而言，比起尼克遜、田中去北平，我國退出聯合國三件事都小得很多，但在國內引起的震撼，却比那三次巨大，確實出乎海外人士的意料。

自亂是自亡前奏

筆者不止一次說過，敵人決不能亡我，最怕的是我們自亡，甚麼是自亡，自亂便是自亡的前奏。

以這次萬斯去北平而言，區區不敢擺出「事後諸葛亮」的姿態，胡說「本人早知其沒有結果」，但在海外，所有愛國人士對之均不重視，與當年尼克遜去北平不同，就是一般投機的「墮子」，將墮未墮的新聞文化界人士也沒有一人從旁喝采，這是由於大家都看得出，此事不可能有結果，海外人士看得出，按說國內人士也應當看得出，何以表現如此慌張，當由於內心恇怯所致。

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因為一部人之自亂，乃有外力乘虛而入，報載香港一位僑民徐哲夫竟然在台北希爾頓大飯店公開演說如何移民美國，門劵收五百元，到者超過百人，是此一席演講，有台幣五萬元收入，世間最易賺之錢應無過於此，但如果沒有這麼多的人渴望要移民美國，則徐某之生意也就不可能作得成。

美使館門前排長龍辦簽証

又據台北報紙的一段報導：「日前走過美國領事館辦公處，看見門口排長龍等辦簽證的人，似乎有三兩百人。雖然其中大半是赴美留學的青年，但辦理移民簽證的也為不少。移民赴美的人，也許是去「依親生活」，也許是「應聘」或「就婚」，原屬無可厚非。但是看他們等待時，面部那種凄惶焦慮的表情，不覺令人可憫：但當獲准簽證走出美國領事館時，那種狂喜驕人的樣子，又不禁令人感到可恥。

據說赴美移民的人以巨商大賈為多，而且多數早已辦好手續，日前在美國領事館門前擠辦簽證的已為次一等人。我們對於這一現象，雖感可恥可悲，但是讓這類對國家民族前途毫無信心的渣滓，離開反共復國基地，反可更為堅強內部，發揮戰鬥力量。要煉鐵成鋼，這類禁不起鍛火的雜質，原是要被排除的。」

加強愛國觀念建立心理長城

由這段報導可以看出，目前急務不在於如何加強軍備，而在於如何加強國人愛國觀念，建立起我們的心理長城。首先，要讓大家明白一點，共帮決不可能以武力攻下金馬台澎，不談其他因素，即純粹就軍事觀點言，亦是如此，誠然，共軍數目比我們多，但共軍兵力多分散，能用於台灣海峽的兵力不比我們大，加之主客異形，攻守異勢，我們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之利，不必說攻台澎，就是攻金門，共軍如果敢動，必然會造成古寧頭、八二三之後第三次大敗，所以台澎金馬安全決無問題，不必相驚伯有，自亂陣營，誤國誤己。

其次，要使醉心去美國的人曉得，美國簡直是活地獄，不必談移民去的中國人，就以當地眞美國人而言，一旦年老退休，兒女不來往，日日坐在公園內晒太陽等死，有的一個老人死在公寓內直到發臭，才被隣居發現，由警局移去火化了事，與中國的台灣省相比，天堂地獄，涇渭儼然，人們何以要捨天堂而就地獄。

凡美籍及持有綠卡者必須放棄公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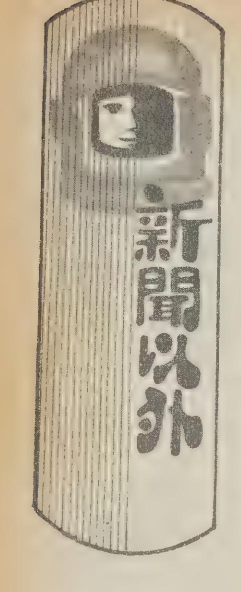
最後，也希望政府能明定立法，公教人員包括民意代表，凡有美國籍，持有綠卡者，必須在規定時間聲明取捨，如果繼續保有綠卡者，雖然有在中國居住的自由，但必須放棄一切公職。至於此時移民美國者，已去就不得再回。

此一辦法在中國尚無前例，但南洋各國却久已實行：當一九五〇年前後，毛帮竊據整個中國大陸，在海外大力宣傳「祖國」如何「富強」，南洋各地華僑學生一時不察上了當，紛紛返回「祖國」升學，一腳踏進深圳，便覺得不對，進去之後，便開始鬧情緒，一部份被指為叛徒，送去勞改，小部份逃出到了香港，本以為重獲自由，可以回家鄉與親人團聚，誰知印尼、星、馬三國政府一齊宣佈拒絕這批「前進」學生返回原居留地，於是他們留在香港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只好在本地設法謀生，吃盡苦頭，到今日有許多人已小有成就

全國人民都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他們剝削勞力所給予的代價，只夠個人生活，誰都沒有能力養家，共產黨有責任養活那些失去勞動力的老人。可是中共只懂得共人民之產，却不負照顧老人之責，才使到人民不能不「有粥有飯與父母分享」，結果是使到大家吃不飽。

查老板的社評，只說出大陸人民良知未泯好的一面，却不提中共對父母子女倫理關係盡力破壞的醜惡行徑，老萬認爲這是不可饒恕的。

西方社會之不負贍養父母責任，因爲這些國家大部分有養老金制度，社會福利辦得好，老人生活沒有問題，只不過沒有天倫的溫暖，太過孤單寂寞而已。共產社會理應照顧老人而不照顧，要人民「有粥有飯與父母共享」，這值得「歌頌」嗎？查老板常常有意無意的替中共說好話，但總不該太過抹煞事實吧！



盛名之累

台北繼將程九遺棄老父將世效案後，最轟動的要算武俠小說作家古龍被控妨害家庭一案了。

古龍是香港人熟悉的作家，他的作品改編電影，搬上銀幕的很多；香港電視台也播演過他的作品，頗受歡迎，更有好幾家報紙連載他的小說，因此古龍在香港的知名度相當高。這宗緋色新聞，自然也爲香港人所津津樂道。

他的對手是年輕電視女藝員趙姿菁，這位小姐香港人無緣看到，但從報上照片看，確是一位美麗的少女。

古龍是個有了太太的男人，和趙姿菁鬧戀愛，注定是一幕悲劇——不是他太太當悲劇主角便是趙姿菁，現在却是兩者俱是主角了。

這種事，不論在台北、在香港，都十分尋常，隨便可以找出一萬幾千樁例子。這案子之所以轟動，一來是古龍名氣大；二來趙姿菁尚未成年，否則就不會成爲「案」了。

趙姿菁爲了和古龍來往受到訓斥，和家庭吵了一架，留下便條離開家，約了古龍去「散散心」，古龍便把她帶到北投、芝蔴城、台中，然後回到台北，住在世紀飯店，誰知就在這時，趙姿菁的母親和哥哥找上門來，冒充侍應生，賺門闖入，趙兄還帶備照相機，把古龍赤膊露體的「現場實況」拍了照。

據古龍的口供，當時趙母曾向他索取巨額賠償：如果沒有和趙女發生肉體關係，要賠償一百五十萬台幣（約等於十八萬元港幣）；如果已發生關係，就得賠台幣五百萬（相等於六十萬港幣），古龍當時表示無此能力；而事後在法官面前，趙母則說這是「一時氣話」。氣憤而能說出一個大數目，這倒是耐人尋味的事。

台北的行家認爲這案子有兩個疑點：趙母及趙兄有辦法追尋到世紀飯店找到他們，可謂神通廣大，一奇也；同時，趙兄帶備照相機、閃光燈，拍下他的「醜態」，好似受過專業訓練私家偵探，二奇也。這事的揭發，是由古太太求助於牛哥李費蒙，牛哥打電話報警給古龍解圍，而不是由趙母報案。揭發了這事之後，趙母才提出告訴，控古龍妨害家庭。如果當時在世紀的房間內，談好了「賠償」條件，這樁事也許不致驚官動府了。

說來說去，這緋色新聞的發生與鬧大，都是古龍「盛名之累」，他近年來出名了，也發財了，便使他在糟糠之妻以外有所活動，也自然受到少艾愛慕，更會引起「星媽」覬覦。

來港訪問的英國議員

英國議員比利夫婦在餐室裏遭一班外籍男女撚化，大唱歌仔，加以嘲諷，因比利打九九九求助，致把事情鬧大，那班人全被帶回警署問話，聽說他們中部分是現役警務人員。

英國議員之「訪問香港」，仍乎是一時風尙，表面上看，他們是關心香港，要爲香港居民謀福利，但先得到福利的還是他們自己。每逢有英國議員到來「訪問」，港府就誠惶誠恐地待以上賓之禮，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雖不是欽差大臣，但性質上略有相同，他們能夠在國會發言，如果對香港的施政猛彈，則港督也有得震冇得瞓矣，倒不如好好招待他們，他們回到祖家，即使不說好話，也不會處處挑剔。

也因爲港府對來訪的英國議員太過優遇，使到一些人領悟到一個使港府對他們無法不賣帳的妙計，拿英國議員做他們的後台，有了英國議員撐腰，港府也不會找麻煩，可以遷就的盡量遷就。譬如，一位專門唱反調的香港議員，有英國議員做後台，因此不管她的炮發得對不對，港府也不敢還擊。羣眾總是不滿現實的，而且做公務的人也必然有不少烏龍，反對派特別得到羣眾擁護，這位議員也由此建立起她的「權威」。

也有一些紳襟，因利益上和港府攪得不好，但民與官爭總是吃虧，因此紳襟想出「以夷制夷」的辦法，花一點小本錢，邀請英國議員到香港訪問，香港政府對他們的「言論」當然十分重視，而這些議員到了香港，也特別喜歡講話，其中有些話是港府不喜歡聽的，但出之議員之口，他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其中一位特別喜歡「彈」，每次到香港便左彈右彈，其實他對香港認識不深，只憑三兩次「訪問」的表面觀察，怎會了解「民間疾苦」？他的言論無非與港府爲難，而邀請他來的紳襟，也達到向港府報復、施壓的目的。事實上，要對港府還擊，除利用他們祖家的壓力外，別無他途。

香港政府却也神通廣大，不知從那兒查出這位議員訪港的來回機票及住酒店的一應開銷，都由一位紳襟包支包結。但雖然查出「內幕」，廉政專員公署也不能「運用權力」干預或提出控訴，因爲奉送機票，招待食宿不致構成「賄賂」之罪。不過，這事既經揭發，議員的「言論」權威便大打折扣，他的「批評」，不過爲了得到一些甜頭。或者，一些英國人對他們這種行徑感到可恥，所以才演出「鬼打鬼」的活劇。

移民美國 遺棄老父 有違孝道

在台、在港、在大陸情況各不同

台灣人蔣程九因移民美國，置八十歲老父蔣世效於不顧，因而被控「遺棄」之罪。如果這事發生在香港，蔣程九根本不受法律約束，法律並無規定他贍養父親的責任。如果發生在大陸，更無所謂，理論上，共產黨共了全民之產，理應照顧全民生活，這老來無依的老頭，應可吃到大鍋飯。可惜，大部分在大陸的老頭，還是靠兒孫供養，共產黨不會瞧他們一眼。

萬人傑

遺棄老父的官司

台北有一宗頗爲人們談論的官司，一個名叫蔣程九的人，年前賣掉在台灣的財產，移民到美國，卻把他八十六歲的老父留在台灣。初時還保留了一層樓房，讓他收租養口，但去年蔣程九回到台灣，把這層樓也賣掉，以致他父親蔣世效生活無着，跑到美國，想依靠兒媳，可是蔣程九和他妻子閉門不納，蔣世效只好回到台灣，無所依靠，由台北市政府收容在廣慈博愛院內。

蔣世效以兒媳太過絕情，向檢察處提出告訴。台北地檢處依遺棄罪提出公訴。蔣程九夫婦現在美國，但他們的戶籍仍在台北，如果被告不出庭應訊，法院可能依法通緝。

這種事情，如發生在香港，絕不可能構成罪名，而類似情形，在香港也很多。移民美國，尋求新生活成爲一時風尚，有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存在，會成爲移民的障礙。人人都把美國說成是「青年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獄」，老年人在美國，只有領救濟金、等死的份兒。老萬觀光美國時，在公園裏總見到不少單身的，或一對對的老伴兒，在那裏消磨剩餘的時日，公園裏的鴿子，成爲他們唯一的朋友。

蔣程九夫婦不把八十六歲的老父帶到美國當然不願老頭子成爲他們「新生活」上的負累，他們留下一層樓，讓老父收租過活，原也是可以原諒的安排。回頭再把房子賣掉，讓老人家陷於絕境，就太過份了。在我國傳統的倫理觀念看來，是罪不可恕，台灣施行的是中國人的法律，因此蔣程九夫婦遺棄老父，觸犯刑章，構成罪行，受到法律公訴。

西方人的觀念，和東方人有很大差別，他們認爲人只有養育下一代的責任，沒有供養父母的義務。香港施行的法律，是英國法律，所以如果蔣程九的案子發生在香港，不會有罪。事實上，香港移民美國、加拿大的人很多，他們同樣會遇到老人問題，大多數把老人也帶去，利用他們看管孩子或料理家務。如果太老，不但不可以利用，還需要別人照顧，就只有把他或她留在香港，但對他們的生活總會有所安排，不致使他們徬徨無依，晚景淒涼，這是中國人的美德，雖然近年也受西方風氣影响，老人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但像蔣程九夫婦之對蔣世效那樣情形並不多。

蔣程九夫婦的官司所以惹人注目，因爲類似情形不少，如他們構成罪名，會使一些有移民打算的人不敢輕易放棄責任，雖然他們已移民美國，但事情一旦公之社會，他將很難取得親友的諒解。

有粥有飯與父母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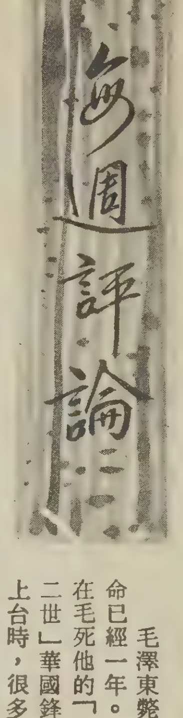
明報查老板對蔣世效和蔣程九父子的這宗案件，寫了一篇「社評」，題爲「移民美國．遺棄老父」，九月二日在報上發表。分析東方與西方觀念上的歧異，全篇立論，非常中肯。

可是，正如查老板執筆的其他社評一樣，總是盡力在中共面上貼金。他談到中國人的倫理關係在台灣、香港及大陸三個地方的異同時，對大陸部分，他說：「據我們所知，在大陸上一般人民儘管生活都相當艱苦，有粥有飯都要和父母分享，階級友愛並不就此取代了父母子女間的骨肉之情。」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八年，仍然不能把我國傳統的倫理關係完全毀掉，這是事實。但無可否認，在中共大力宣傳「不要爸爸、不要媽媽」「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之下，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情和中國舊社會已有太大的距離，「有粥有飯和父母分享」的固然不少，但批鬥父母的似乎更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少人被鬥，而出面鬥他們的，正是自己的子女，爲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有紅綫女。

查老板的社評大致說得不錯，但很明顯的他在替中共掩飾此一嚴重罪行，盡力把大陸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美化」，中共怎樣破壞倫理道德，卻隻字不提。

在理論上，共產社會裏兒女不必供養父母的。共產黨把全國人民的私有財產全部「共」掉，收歸「國」有，一切生活所需，全由共產黨當家作主。共了人民的產，全盤照顧人民的生活，幼兒的撫養、教育；老年人的照顧，都應該是共產黨的責任。



由老毛畢命週年談起

毛澤東斃命已經一年。在毛死他的「二世」華國鋒上台時，很多人都估計：不會太久，毛必被鞭屍，而「坐直升機上來」的華某也勢必跟着垮台。然時間已過了一年，毛不僅未被鞭屍，他的屍乾（也可能是臘屍）反倒在他罪惡滿盈一週年的上周偷偷運進「毛廟」扣在水晶石下，說是供人「瞻仰」，其實那是供人唾罵，直至鞭屍為止。至於華某，經過一年時間的掙扎不但未垮，經過中共召開十一大他的「領袖地位」反倒被「確定」下來。實際上毛屍進廟，華某升座都是靠不住的，因為歷年遭受老毛打擊的老幹部都已出欄，並重新當上了大官，掌握了實權。

毛澤東生前曾針對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掌權後大刮「右傾翻案風」說：「翻案不得人心」。然時至今日鄧小平不僅再度被華國鋒作揖打躬請了出來，而且官復原職，更重要的是他已經着手「翻案」。最明顯的是不僅大大小小黑帮份子幾乎全部「解放」出來，且有不少人「還」進了中共中央十一屆委員會，甚至連發生於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懷）黃反黨聯盟」的黃克誠也放了出來，這對老毛來說，已經為鞭其屍創造了足夠的條件。老毛已死，鞭其屍和捕其妻一樣，他當然沒有感覺。然「鞭在父身痛在兒心」，吃不消的是華國鋒。如謂華對毛存有「感恩圖報」的心那是假的，而是他要繼續維持他今天的地位，就必須捧着毛的牌位。這是活人與死人之間的「互相利用」。

當前的中共政權，對於毛已經是「碎屍萬塊，斬件來用」。這就是說，老毛生前所說所辦的今天有用就暫時留着那一「塊」或那一「件」，否則就當作「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把它甩掉。譬如毛說的「造反有理」、「翻案不得人心」等等，包括華國鋒在內，不是早已把它們踢開了嗎？但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段話，在今天不僅有用，而且一點動彈不得；否則歷年強迫下放農村的數千萬大中學校畢業生，就是一部分倒流城市，還不把中共用老百姓屍骨堆起來的江山衝垮嗎？

親愛的讀者，現在你大概已經知道對老毛要鞭屍而又不全鞭的道理了吧？

至於吃碗面翻碗底的投機份子華國鋒，佢也不會好。

華國鋒之有今日靠的是兩件「法寶」，一件是毛所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第二件是文革派殘餘勢力作為他的「組織基礎」。所謂「你辦事，我放心」和江青一伙在毛死後公開的「按既定方針辦」一樣，到底那個真那個假誰也不知道，可能都是假的，因為老毛既未說也未寫過這樣的話。即或老毛真給華某寫了六個字，那麼毛被鞭屍後又點？還不是廢紙一條，比狗屁還臭！值得一談的倒是華的「組織基礎」或稱「羣眾基礎」的問題。

華國鋒是毛江親信屬於文革派或稱宮廷派是不錯的。毛死江青一伙被捕後，華某的如意算盤是在「揭批四人帮篡黨奪權罪行」運動中，盡量縮小打擊面，然時至今日華已身不由己，由揭批而清查，與文革有關的大小幹部已經被犂庭掃穴，連根拔起。如果說還有的話，那只有吳德、紀登奎和賽福鼎三個人。

至於在普通黨員方面，經過中共十一大，中共在大陸已經全面開始整黨整風。葉劍英在修改黨章報告中說：中共三千五百多萬黨員，文革以後入黨的佔近半數。這些黨員當然都是「整頓」的對象。看來，不會太久華某就要「四大皆空」了。

不久將來，在大陸上凡是與文革有關的人和事必被剷除殆盡，那時還能不對毛鞭屍，華某還能存在，怕是不可能了吧！

NO. 516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九月十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五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16

毛語

欲鞭其屍，先封其口？

嚴以敬作

移民美國遺棄老父，有遺孝道
在台、在港、在大陸，情況各不同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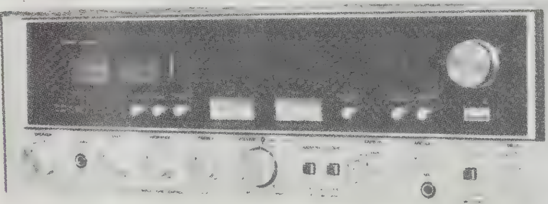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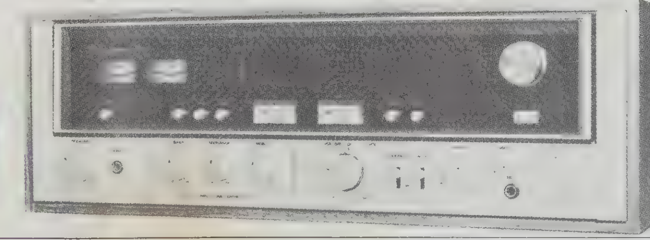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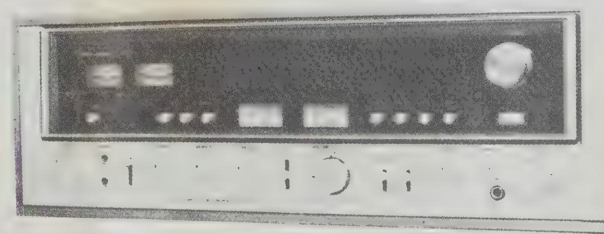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賞菊 回文

封淑英

籬東聚飲月留人。座入清涼露喜新。
宜淡素心秋寂寂。遲開自願不爭春。

回讀：

春爭不願自開遲。寂寂秋心素淡宜。
新喜露涼清入座。人留月飲聚東籬。

海邊村雜咏

十萬山人

寫書寫畫海邊居，書換菜根畫換魚；
故友不來無酒飲，隱村隱市兩躊躇？

七夕

劉帡宇

男事耕耘女事織，生涯已是盡天職；
天皇何故逞淫威？祇許一年會一夕！

天涯時雨潤榴花

陳祖曦

以題為韻　以賦為序

漫游踰海，旅況經年。尋巢別墅，訪竹前川。鳩杖雲扶，買清風而何價。藤床露坐，當酷暑以無眠。只憐幻狗雲多，苦旱炎方之地。又値分龍節屆，衡繁夏至之天。

可無詩興，猶有幽懷。勝會披荆，啓盛筵兮十載，雅人詠絮，登三樓之百佳。誰是主人，識隴西布衣之李，肯來多士，接芳隣竇氏之槐。邀裙屐於春臺，笑談士無聊，寫天以笠，拂罇於夏日，喻壬林有禮，助祭燔柴。豈如陸羽品評，注名泉之第一，抑亦蒙莊游戲，感吾生之有涯。

雨祈榆筴，花謝[illegible]。一簾寒食之吞，已虛槐火，四月鄉村之路，纔了蠶絲。狼藉痕肥，倘憶桃開之早，猩唇色薄，翻嫌荔熟之遲。是誰擁向山頭，夢中羣玉。我亦拜於裙下，[illegible]出一枝。商隱無題，消息斷在石榴紅後。方回得句，飄零又到梅子黃時。

蕉蔭午窗，榴開當戶。屐市丹流，鮫宮赤舞。烘晴日兮成叢，抹朝霞兮一樹。分照人家，欲燃[illegible]渚。時非虞舜，難逢齊澤之年，人異成湯，孰禱桑林之雨。

迹寄南陬，世逢東晉。芳華未歇，隔團扇以猶憐。淪落相逢，聽琵琶而可信。性帶澀而微溫，色近朱而柔順。觀潮香海，三篇聞碧漲之傳。霖降爐峯，一勺似青苗之潤。

未容散髮，還弄扁舟。目窮千里，身倚層樓。等是辭根，北望興白雲之嘆，何如此樹，南移處絳帳之[illegible]。照眼紛紅，鵑墮三春之淚。櫻心曳白，詩題五月之榴。

而乃作海外之逋囚，於焉去國。老英廷之百姓，久矣忘家。鄉里空存松菊，賓朋無話桑麻。偶聞羌笛，增感胡笳。同申舊雨之懷，總是他鄉萍水。會有揚州之勝，不殊異地鶯花。

然而天賦雲情，人饒風趣。問柳依然，尋花如故。對此驚洋浩瀚，榴亦成洲。還思裙帶縈迴，蒲青夾路。比趙宋之南來，亦朱明之再度。應是瓊樓玉宇，月問青天。何當[illegible]鳥[illegible]花，山籠大霧。誰其繼玉局以題詩，起江郎而作賦也哉。

四月閒人少。[illegible]花事闌。榕陰欣疊翠。榴火欲攢丹。芳草天涯近。驕陽午夢殘。雲霓勞佇望。稼穡念加餐。槁矣揠苗長。歸兮行路難。晴鳩林下喚。宿墨硯中乾。君好平原飲。誰為劍[illegible]彈。三盃澆塊壘。聊當沛然看。

芰荷香——淺談

何敏公

題攷：此調始見萬俟咏大聲集，金詞註雙調，此調按詞律據汲古閣本趙彥端體，於前段第八句作「垂別袖忍見離披」，多一袖字，成七字句，致疑後段第八句腸斷下亦有脫字，據各家塡此調者及詞譜，前後段第八句皆六字，袖字應是誤衍，後段第一句七字拗句，如少一字作為六字句者，實則誤漏。

此調故應以萬俟咏體作譜，換頭句七字，朱敦儒，曹勛，趙以夫詞俱如此塡。

體制：只有一體，兩段共九十八字，前段十句六平韻，後段十句五平韻，第一句七字拗句。

芰荷香

鮑少游

正春歸，念鴛鴦夢冷，杜宇空啼。乍晴小雨，又看燕子差池。倚欄惆悵，憶那年笑語雙携。千古暗淚還揮。魂來似舊，去也何依。

百感蒼茫淚無限，縱繡屏猶在，客思凄迷。怕將簾捲，三年香鎖幽閨。夜來吟句，更無人笑我詩痴。漏盡腸斷誰知。他生怎卜，再世難期。

前調

季子

泮溪鄉，是阿誰借向，卅六陂塘。柳波灣處，十里花葉爭香。短春剛過，便[illegible]嬌新剝青房。更供浴佛壇場。雲烟繚繞，望展眉長。

海角樓紅矗峙下，泊蜻蜓小棹，嬌喚珠娘。魚生[illegible]六，期艾粵謳諧腔。幾曾彈指，又換眼，異樣滄桑。新潮試靚紅妝。鬥波棄襪，褰鴨無裳。

前調 憶故鄉藕池岸舊居

朱敬安

倚蓬窗，看連天一碧，翠蓋千行。數椽茅屋，近傍藕岸蓮塘。風來習習，暗吹送，水面幽香。深憎偶過漁舡。長篙水，驚散鴛鴦。

舊恥塡胸倘難雪，來滿城敵騎，遍地豺狼，蓮池壅塞，頓成瓦礫墟場。征鴻近訊，道舊居一片荒涼。已判老寄殊鄉。除非枕上，夢弔滄桑。

華鄧追悼周榮鑫 清算毛教育路綫

前幾天，北平上演了一幕為已死「走資派」周榮鑫「追悼」及「恢復名譽」的醜劇。這齣鬧劇之醜惡，較之月前為賀龍翻案的表演更加令人噁心。

周榮鑫是一九七五年冬至一九七六年春之間的中共「教育領域大辯論」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在那段時期，共黨輿論所揭示出來的許多教育領域的「奇談怪論」，其中不少是出諸於周榮鑫之口，在此之前，他是共帮「教育部長」。那次「大辯論」後來發展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周榮鑫的名字常與鄧連在一起，被指為鄧小平在教育部門的黑幹將。

現時中共為周「恢復名譽」，說他受「四人帮」的「迫害」、「誣蔑」。實則周榮鑫早在死去之前已被中共「中央」定案，「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情節與鄧小平近似。這是一位曾經「學習」過中共有關文件的逃港難民證實的。對照日前中共「新華社」的報導，僅稱周為「共產黨員，前教育部長」，而沒有冠於其他黨內外職銜，可見周某確實已受到中共的正式處分。

既然對周榮鑫定案是由中共「中央」作出的，就不能以「四人帮」迫害一語而輕輕帶過，為毛澤東、華國鋒以及所有中共頭頭開脫罪咎。如果眞有「迫害」或「誣蔑」成分在內，毛與整個中共「中央」都應負責任。

至於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的谷牧，說什麼毛澤東、華國鋒「和黨中央對周榮鑫同志是關心和愛護的，在周榮鑫同志生命垂危之際，曾指示醫務部門全力搶救」等情，更是無恥到了極點，這是地道的貓哭老鼠假慈悲。

更重要的是，周榮鑫死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距今（開追悼會）一年又四個多月，即使毛華在周死前對之「愛莫能助」，死後總也有可能指示開一個「追悼會」，或起碼公佈一下死訊。何以這類決定，當時中共「中央」竟未作出？再退一萬步說，當時毛、華以及所有中共「中央」頭目一概受制於「四人帮」，不敢吭聲。但到了去年十月七日之後，「四人帮」已垮，華國鋒已座上第一把交椅，既然對周榮鑫那般「關心和愛護」，何不及時「追悼」一番，以及「恢復」其「名譽」？那是絕對無理由可以解釋的。這種儀式要在「四人帮」垮台幾達一年的時間才舉行，可以肯定華帮貓哭老鼠的表現決非出自眞心，如果不是因為受到壓力被迫表態，就是為了現實環境的需要而主動的投機。

（小葉）

大學年齡中學課本小學程度 如此下去不但亡黨而且亡國

毛澤東在臨死之前才發覺，中共的所謂「教育改革」，註定了使中共政權走敗亡的道路。

「清華大學」幹部透露的一個故事說，中共前「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于去年初被「解放」復出後，毛澤東會親予接見，并要求他對大陸教育發表意見，蔣南翔要求以一個月時間調查了解後，再作報告。

這一事件由于毛的健康惡化而擱置，直到去年五月毛澤東忽然想起，派人去找蔣南翔，蔣南翔見毛時，毛妻江青會交待說：「報告不要超過三分鐘。」蔣南翔表示不會超過三十秒。在見到毛澤東時，蔣南翔根據他的調查提出了十二字結論：「大學年齡，中學課本，小學程度。」毛澤東聽了此話，長嘆一聲說：「聽了你的報告，我的感想也是十二個字：「如此下去，不但亡黨，而且亡國」。

觀點角度．見解不同

美讀者來函論反共
批評胡文反共八股

編輯先生：

在五〇三期萬人雜誌胡先生的大文中指出美洲共黨猖獗的主因，是因爲所有的反共獨裁者給人民推翻，失去了對共黨的控制力。小弟對胡先生之說，絕不敢同意。在小弟眼中是完完全全屬於反共八股，請不要怪小弟直言，此反共言論，不獨對反共無補，恕小弟說句不好聽的話，簡直打散反共的力量。看了胡先生的文章，使人有「爲什麼要反共，爲什麼非要擁護獨裁者不可？」

南美洲土地肥沃，物產也算豐富，但和北美洲一比，落後得不得了，人民貧苦得不得了，爲甚麼？就是因爲他們都幾乎被獨裁者統治。所有的獨裁者都是欺壓人民的東西，由於他們刮了不少錢財，就引起不少人垂涎，於是政變不斷發生。每次政變成功者就成爲新的獨裁者，刮削人民更甚。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共產主義不出現，是無天理。我們冷靜的放眼看看近六十年來的世界，那一個民主自由民富的國家，是由共產主義統治的呢？有那一個民主自由的政權是給共產黨推翻的呢？

歐洲很多地方共產黨都是合法的政黨，但是他們在人民中起了甚麼作用呢？共產黨在這些民主自由國家之中只能在學生團體中吵吵鬧鬧而已，甚至不能在工會中生根，連立足點也沒有。替小弟工作的X光技術員都有汽車及住屋，你能叫他們起來推翻政府麼？當然你和他們談話時他們會對你訴苦：生活程度高漲，收入不夠，占美卡達做得不好等。只訴了兩三分鐘苦，他們就會口風一轉，口沫橫飛的談論昨日那場足球賽了。胡先生和很多所謂反共專家都陷入同一個模式，就是爲反共而反共，只要反共，其他什麼都不管。小弟認爲這是很危險的事，因爲這會失去很多有理智的人的支持。

記得當年美國議員麥加錫出現，有如旋風，任何人都被打成共產黨或共產同路人，弄到鬼哭神嚎，結果如何呢？美國人方面不去說他，錢學森就是那個時期回大陸去的了。麥加錫目前被目爲狂人，他的作風使到同情共產的人變成是左派，不喜歡左派的人同情共黨，他以爲反共，結果得到相反效果。美國的三K黨也是強硬的反共組織，現在成爲人人喝打的過街者鼠。希特拉先生更是反共大王。胡先生，請你評評理了，這些反共人士對反共大業有好處或是壞處？我們都有意無意把失去大陸的責任忘記了。有些人把失去大陸的責任推到蘇聯、日本及美國頭上。我們竟然原諒了國民黨。當然這個時期翻舊賬是沒有意義的。但國民黨應記住這一點，我們也不應替他們掩飾。共產主義有如病菌這種東要在空氣中飛舞，一個人如果注意日常生活起居，雖和病菌接觸，也不會或不易生病，生了病吃一點藥也就復原了。身體因不自檢點，或因貧困而營養不良，稍爲天時不正，立刻就病倒，這是一個十分淺白的道理。

共產主義絕不能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生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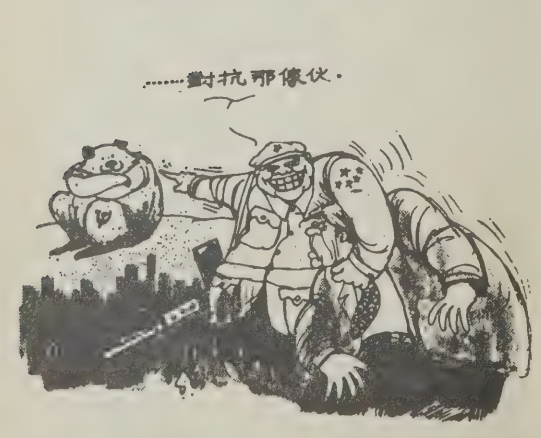
小弟有時在萬人雜誌看到一些怪文，指出秦始皇行暴政，十五年後敗亡，也因此推測中共政權也非如此不可。有些人又根據陰陽曆去測度中共何時敗亡等等，看了令人啼笑皆非。萬人雜誌更有一點不能令人原諒的是那些讚美以前禍國殃民的軍閥的文章，那些鬼東西以前在大陸自擁重兵，明爲中央統治，其實不聽命中央。到了大陸失去，就跑到台灣去，事事以元老身份出現，滿口仁義道德去訓青年人。最近死去的楊森就是一例，他的太太兒女多到連自己也弄得不清不楚，而我們的作者還當作美事來談。

反共是嚴肅的事，是理智的事。用不正當的方式反共，會得相反效果的。如果反共成功，人民得回來的是和共產黨差不多的政府，還反來做什麼？

好了，就此停筆，如有冒犯胡先生之處，請原諒。祝一切如意。

讀者　譚齡熹
（八月廿五日）





萬人意見

墮子深慶華葉鄧掌權大陸安定團結
安徽隨即爆發鬥爭猶如啞子食黃蓮
安徽青年指斥華國鋒「打着紅旗反紅旗」要進行二次文革運動

編輯先生：

中共「十一大」結束不夠兩周，安徽便爆發了反華鄧勾結、同流合污的鬥爭。

以四人帮黨羽及其追隨者爲首廣大青年羣眾，採取毛澤東的紅衛兵造反手法，向華鄧在安徽的爪牙開刀，使安徽回復文革時的鬥爭混亂局面，他們稱此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出誓死與背叛「毛主席」路綫，竊奪「文革」成果，出賣同志，投降敵人的華國鋒集團鬥爭到底。並聲稱華國鋒是林彪第二，最終會被廣大人民唾棄，走上林彪的老路。

安徽電台
恫嚇鎮壓

安徽電台馬上發出強硬反擊，稱「資產階級宗派主義已在若干地區與單位出現，此是對實施黨十一大路綫的一種干預與障碍。階級敵人必從各方面向我們發動攻擊，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及時時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

安徽電台更強調，要貫澈黨的路綫，絕不能採取和平方式，尤其在安徽，因爲它是四人帮的溫床。

江派勢力
根深蒂固

安徽的派系鬥爭，由來已久，遠在文革時期，安徽已迭生流血武鬥事件，李德生從一軍長崛起，直升坐上黨副主席交椅，全靠其十二軍在安徽進行鎮壓屠殺，鏟除各派系，使安徽的毛派掌握大權，安徽遂變成毛江集團在地方上的基本陣地。一直到毛死江垮，安徽頭頭仍然効忠江青集團。

華國鋒整垮四人帮後，深感頭痛的是安徽問題，反華的活動此起彼落，經過多次的談判讓步、妥協、調解，都不能解決問題，反華浪潮愈來愈高漲。最後，迫使華國鋒採取強硬措施，實行釜底抽薪，與鄧小平勾結，派矮鄧心腹萬里出長安徽，撤換宋佩璋，並實施武力手段，召開十萬人的羣眾大集會，整肅四入帮餘黨，安徽表面上才平靜下來。

萬里上台
仍然混亂

不過萬里的羣眾整肅大會，並沒有根本消除四人帮餘黨的反抗，他們在風頭火勢下，暫時收歛起來，卻暗中串連，組織力量，等待時期，以圖再舉。因他們經歷了文革鬥爭的洗禮，累積了豐富的敵我鬥爭經驗，嚴密的組織方式，看準時機，一遇適合的政治機會，便捲土重來。此次安徽再度出現鬥爭，便是他們掌握了「十一大」華鄧勾結，背叛毛路綫，以及華國鋒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情況下爆發。由於他們藉着這鐵一般的事實；紅旗一舉，擁者眾多，加上安徽原是文革派天下，因而使安徽的動亂一發不可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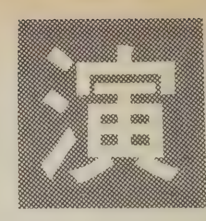
海外墮子
被掌咀巴

宋佩璋是毛江在安徽的代理人，又是軍人出身，經營安徽十年。雖然宋佩璋是李德生的手下，但李德生曾被江青拔牙，丟掉副主席烏沙帽，李德生仍被華國鋒重用，宋佩璋則垮台，由此可證宋佩璋與李德生已無關連，一面倒向江青去。因此，安徽在宋佩璋的悉心經營下，擁江派的勢力之大，自可想見。萬里到場，儘管叫南京軍區的賀龍外甥廖漢生保駕壯胆，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爆發了劇烈的鬥爭。

華國鋒整肅四人帮後，海外的媚共分子打着什麽教授、專家銜頭大吹大捧華國鋒的「大治論」，尤以鄧小平復出及「十一大」召開，更得意忘形地狂呼，在報章上發表謬論，鼓吹大陸從此走向安定。然而安徽事件，卻向他們咀上狠狠掌了一巴，不知他們的感想如何。

讀者　安徽佬

（九月二日）




黎東方

（廿二）劉備攻取漢中

劉備並不因爲吳蘭被殺，張飛退軍，而放棄他的攻取漢中的計劃。他自己也已經率領了十萬左右的兵，到達前方，向着陽平關進軍。（當時的陽平關，在今日甘肅沔縣的西北，不在寧羌縣的西北。）

在他左右當智囊的，是法正。諸葛亮必須留在成都，坐鎮後方。

劉備一舉而佔領了陽平關，在陽平關停頓了一些時候，於建安二十四年的春天，帶軍隊向南，渡過漢水的一個支流沔水，依着當地的山勢，逐步向南移動，選定了定軍山的山坡之下紮營。

夏侯淵不知是計，用了全力來衝劉備在這山坡之下新紮的營，沒想到劉備已經在事先命令黃忠率兵埋伏在定軍山山頭之後，黃忠於曹軍衝擊劉軍，正衝得激烈之時，突然「乘高鼓噪」而下，給曹軍以側擊與俯擊，不僅把曹軍殺得潰不成軍，而且當場殺掉了作爲曹軍主帥的夏侯淵，連帶也殺了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趙顒。

曹操接到報告，親自帶了大軍由長安經斜谷前來，準備與劉備拚個你死我活；很快，就到達了「遮要」。

劉備却不肯，也不敢，與曹操拚。守住了陣地，說什麼也不把自己的將士放出來與曹軍交鋒。

就這樣，曹軍天天喊打，劉軍理也不理。兩軍相持了一個多月，劉備收獲到心理作戰的成果；曹軍的兵士，紛紛逃亡，逃亡得一天比一天多。

（原因不是沒有糧食，曹軍的糧食多得很，而且後方也不會被切斷。原因是什麼呢？是劉軍的這一邊懂得揭發曹操的眞面目，「名爲漢臣，實爲漢賊」。每逢曹劉對壘，常常在曹的後方有人作劉的內應。以前，有昌豨與雷緒；以後，在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之時，又將南安、天水、安定，三個郡的官吏與人民，一齊起而響應諸葛亮的號召。）

曹操決定下令撤軍。走前，他說了一句「阿Q式」的聊以解嘲的話。「我本來就不相信劉備有如此的能力。他身邊現在有了人才。」（所指的，是法正。）

以前，他在赤壁烏林被孫劉兩軍燒去他的兵船，殺得他的軍隊狼狽而逃之時，他也說兩句「阿Q式」的話：一句是，「船是我自己燒的」。另一句是，「孤不羞走。（我並不認爲退走是難爲情的事。）」

曹操不僅撤退了他帶來的大軍，也下令所有滯留在漢中三郡的大小部隊，一概離開。

於是，劉備佔有了漢中三郡：原來的漢中郡，加上曹操所分設的西城郡與上庸郡。

漢中郡於定軍山之戰以後，立刻被佔領；西城郡也沒有什麼抵抗。上庸郡遠在今日的湖北西北部，曹操的太守申耽不肯望風而降。劉備派了養子劉封與宜都太守孟達，對申耽用武力威脅，申耽才終於投降。

劉備不僅仍叫申耽當上庸太守，而且也任命了申耽的弟弟，申儀，當西城太守。劉封由「副軍中郎將」被升爲「副軍將軍」。

另一個荊州的新設的郡，房陵，也已經被孟達於攻擊申耽以前，打了下來，房陵郡的太守蒯祺，死在孟達之手。

這一次定軍山之役，倘不是黃忠把下山俯衝的作戰命令，執行得有聲有色，劉備能不能獲勝，大有問題。因此，劉備立刻把黃忠由「討虜將軍」升爲「征西將軍」黃忠與劉備的關係，也慢慢的比得上關張二人與劉備的關係了。

平劇之中的「定軍山」，詞兒好。它使得黃忠的英名，爲兩千年後的現代中國人所家喻戶曉。（美中不足的，是：把黃忠描寫成主將。他當時不是主將，主將是劉備自己。）

劉備一生打過了不少次的仗。眞正是由他本人指揮所打勝的，次數不多。這一次定軍山之戰，是最精彩的一次。赤壁烏林之役，負責指揮主力（孫軍）的，是周瑜。後來，攻破劉璋的雒縣是圍了很久才攻破的。在成都，並未破城，是劉璋自己開城投降。早年，帮陶謙守郯城，守住了。那只是與曹操的一次小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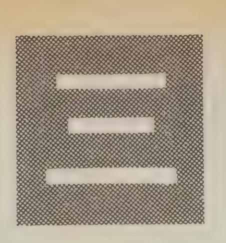
（廿三）劉備稱王

劉備在拿下了漢中、西城、上庸、與房陵，四個郡以後，聲勢浩大。同時，關羽在荆州，也準備得差不多完成，卽將對曹仁進攻，爭奪襄陽樊城。

當時的形勢，似乎曹操已經走向下坡的路，夏侯淵全軍覆沒，他本人親自率兵抵達遮要，竟然達不到與劉備交鋒的目的而撤軍，雖沒有戰敗，也算是敗。

劉備的左右與他自己，認爲消滅曹操的時機，已經差不多成熟，而爲了號召天下英雄與團結自己的部下，劉備不可以不稱王。









鄴縣屬於冀州魏郡，本是袁紹大本營的所在地。曹操擊潰袁紹，消滅袁尚以後，漸漸把這個鄴縣作爲自己大本營的所在地。對許縣不再重視。

建安十八年五月，他以漢帝的名義，封自己爲魏公。劃魏郡及冀州的其他九郡，爲魏國的領土。

這魏國與漢朝景帝以來，所有的諸侯國都不相同；魏國內部的行政，由魏公自己管，而不歸漢朝的朝廷管。

到了這一年（建安十八年）的十一月，曹操索性又在魏國的都城鄴縣，另設一個「魏國的朝廷」，有尚書令，侍中，與六個卿。

他畢竟目無漢室，漢朝自從漢高帝不許異姓爲王以來，爲「公」的只有一個王莽這奸臣曾經逼了他的傀儡皇帝封他爲「公」（安漢公）。曹操在「自封」爲魏公之時，已經「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在歷史上與王莽並列了。（「公」兩種；有封邑的公，是諸侯；沒有封邑，而只是在朝廷中官位甚高的三公之公，不是諸侯，沒有封邑。三公在周朝是司徒、司馬、司空；在漢朝初年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太師、大傅、太保，是「三孤」，比三公高。）

曹操這一次收降了張魯，併吞了漢中，不肯聽司馬懿的話，繼續向南，越過大巴山，打劉備，而匆匆忙忙留下了夏侯淵，便回到魏郡的鄴縣去，爲的是什麼呢？

爲的是：把自己再升一格，由魏公升爲魏王。他叫華歆等人準備了一番，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準備完成，用漢獻帝的名義頒了一道詔書給他，說他「勳過（后）稷（大）禹，功侔伊（尹）周（公）」，不把他晉封爲王，就不能夠「答神祇」，「慰萬民」。

司馬懿是司隸校尉部，河內郡、溫縣的人氏，這時候在曹操面前當「主簿」。司馬懿認爲，劉備用欺騙與武力勝了劉璋，蜀郡等地的人，心中不服。劉備自己又親自帶兵去了荆州，向孫權爭奪江陵。曹操倘若在這個時候進攻，劉備的部隊一定瓦解。

曹操回答司馬懿說：「人倘若不知足，便要吃苦。我已經得了隴，難道還希望有蜀嗎？」

曹操的另一位主簿，劉曄，也勸曹操立刻進兵取蜀。曹操仍舊不聽。（主簿的職位，相當於秘書處處長，而並非完全相同於秘書處處長。主簿可以有兩個或更多，而今日的秘書處處長只能有一個，其餘的只能稱爲副處長與簡任秘書。）

曹操把劉備的能力估計得不高（雖然當年曾經在許縣爲了拉攏劉備，說劉備是英雄，除他本人以外的唯一的英雄）。因此，曹操覺得留下了夏侯淵，加上張郃與杜襲，便足夠對付劉備。

杜襲是一個文人，出生在豫州潁川郡定陵縣，這時候在曹操下面當丞相府長史（秘書長）。曹操給他以「駙馬都尉」的官銜，叫他主持漢中三郡的政務。他待老百姓很寬厚。有八萬多逃到了山裏去的人聽他的話，從山裏面出來，搬家到洛陽與鄴縣去。

張郃是冀州河間郡莫縣人，在冀州牧韓馥下面當「軍司馬」，打黃巾有功；其後在袁紹下面升到了「中郎將」一級，投降曹操，被曹操拜爲「偏將軍」，打了不少的仗，升爲「平狄將軍」。夏侯淵打馬超與宋建，他是夏侯淵的得力幫手。

曹操叫他也留在漢中，和夏侯淵在一起。他帶兵越過大巴山，深入巴東巴西二郡，用說服或脅迫的方法，搬出了幾萬人口，向漢中郡的方向移動，走到（今日四川渠縣之東的）宕渠山，被張飛擋住，兩軍相持了五十多天，張飛獲勝，張郃率領殘部，回去了漢中郡的郡治，南鄭縣。

張飛在宕渠山的崖石上，留下了一塊碑，字寫得十分雄壯，文句也極其有力：「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宕渠，立馬勒銘。」有人以爲這是他的秘書寫的。我認爲，爲秘書的先生們另有所長，寫不出這樣的碑。這樣的碑，只有像張飛那樣的大英雄，才寫得出。

曹操接到張郃吃仗的報告，不僅不處罰他，反而升他爲「盪寇將軍」，使得張郃感激得五體投地。

此後，直至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大舉向漢中進攻，曹操兩軍的接觸不多。

建安二十二年十一月，劉備先對曹軍作試探性的攻擊，派張飛屯駐在（甘肅成縣之北的）固山，另派吳蘭率兵屯駐在（成縣之西的）下辨等處。曹操也派了曹洪與曹休來對敵。曹洪這時候是「都護將軍」，曹休是「騎都尉」，「參洪軍事」。

曹操吩咐曹休，「你雖然在名義上不過是曹洪的參軍，實際上却是統帥。」曹洪知道了曹操有過如此吩咐，就索性讓曹休主持一切。

劉軍揚言，張飛屯在固山的兵，是作爲切斷曹軍後路之用的。曹休告訴曹洪，「倘若劉軍眞想叫張飛切斷曹軍的後路，便不會大肆宣傳。」「我們只要先打敗了吳蘭，張飛就會放棄固山而走。」次年（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洪曹休擊敗了吳蘭，張飛果然撤了固山之兵而去。吳蘭逃到氐人的部落裏，被殺。

毛澤東送走莫洛托夫，回到房內，小聲問陳伯達說道：「伯達同志，你看出來有什麼不對嗎？」

陳伯達說道：「我沒有看得出，主席意見呢？」

毛澤東說道：「我是一個國家元首，蘇聯怎麼只派一個外長來接我。」

陳伯達說道：「蘇聯方面也許不是以國家對國家的立場，而是黨對黨。」

毛澤東說道：「黨對黨，我也是黨主席，史大林同志更應當到火車站接接我。」

陳伯達當時大驚失色，連忙說道：「主席說話，可要謹愼，史大林大元帥接過誰。」

毛澤東冷笑道：「就我記憶，二次大戰時他接過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不但接，還擁抱哩！」

陳伯達再也不敢接腔，說道：「主席休息休息，也許克里姆林宮馬上會有車來接。」

隔了半個鐘頭，克里姆林宮果然來了專車，一個彪形大漢走進來說明奉史大林大元帥命令，請毛澤東同志到克里姆林宮一談。

毛澤東對這一個人油然生出畏懼之感，連忙請敎貴姓大名。

那人似笑不笑答道：「我麼？阿巴庫莫夫，現任公安部部長。」

毛澤東一聽登時頭頂走了眞魂，怔怔看着陳伯達，問道：「是不是眞去克里姆林宮。」

陳伯達說道：「主席不要多心，當然是去克里姆林宮，情況好壞，總在晉見史大林元帥之後。」

毛澤東想想也是，當即勉強拖着腳步，跟着阿巴庫莫夫走下樓梯，上了一輛大轎車，一上車就好似裝進了一個大鐵罐中，四面漆黑，原來窗內有一層黑布，遮斷了視綫，也阻隔了光綫，所以一片漆黑。

車子走了十幾分鐘，突然停住，坐在旁邊的阿巴庫莫夫輕聲說道：「到了，請二位同志下車。」

毛澤東昏天黑地下了車，一下車又有強烈燈光，好不容易睜開眼，定定神，看見一處高大巍峨的建築，在照片上不知見了多少次，是克里姆林宮。

在阿巴庫莫夫及另外四個大漢陪同下走過很長的甬道，到了一個大客廳，推門進去，看見正中間一個特高的沙發上坐着一個人，正是在中國大陸每一個角落都見到照片的那個人。

毛澤東不敢怠慢，連忙行一個九十度鞠躬，史大林却未理會，既未欠身還禮，也未開口。毛澤東只好再向前行一步，再鞠躬，史大林仍未理會，此時已到了沙發前面，毛澤東再鞠一躬，深度超過九十度，史大林才緩緩站起，面上露出史大林式特有笑容，伸出手與毛澤東握了一握，然後打個手式要毛澤東在他身旁一個矮沙發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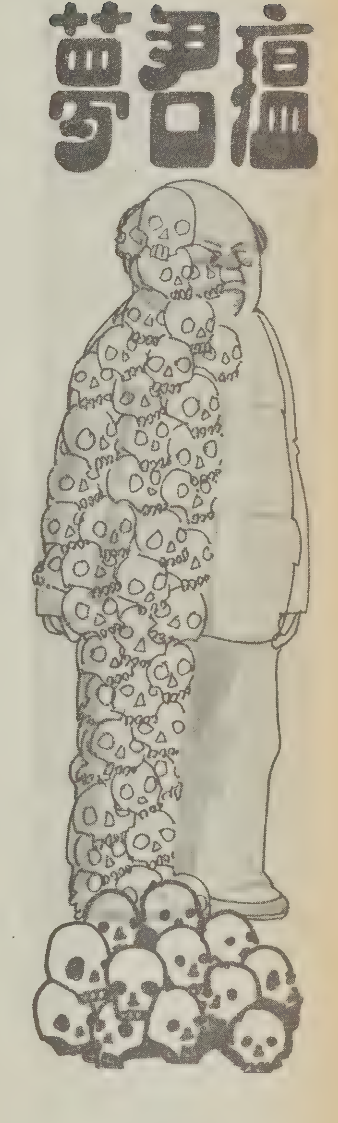
到這時毛澤東才發現這個大人物原來身材不高，所以坐在高沙發上，與自己坐在矮沙發一比，高低相同，毛澤東這時更覺得史大林用心之巧，心機之深，更增加了三分畏懼之意。

陳伯達此時垂手站在毛澤東後面，史大林向侍從人員打個手式，侍衛搬過一張椅子，放在毛澤東與史大林後方中間，恰好作翻譯。

落葉知秋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經過中共大頭目一致努力安排，給史大林的壽禮也準備妥當，尤其是景德鎮燒的一套彩色沙發，最爲別緻，瓷沙發燒好之後，掛專車送去北平在懷仁堂陳列，其他禮品也都集合在一起，在毛澤東決定動身之前一日，在懷仁堂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談」，所有重要的「民主人士」都應邀出席。大家一進懷仁堂，看見這麼多的禮物，大爲奇怪，尤其是那套別緻的沙發，更未之前見，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會議開始，毛澤東講話，先東拉西扯說了一番大計，然後言歸正傳說明最近應史大林大元帥之請，要到莫斯科去一趟。一羣民主人士聽了都吃一驚，他們倒不是關心毛澤東的安危，而是担心毛澤東這一去，國家不知道又要損失多少權利。但是，大家仍然弄不清楚擺了這麼多禮物作何用，共產黨再三強調不准送禮，不准慶壽。

誰知毛澤東接着便說：「我這次去莫斯科，適逢史大林大元帥七十大壽，順便去吃盃壽酒。但壽酒不能白吃，總要帶點禮物去，這裏陳列的便是小小的禮物。」

所有民主人士聽到都吃了一驚，大家心想你這是小禮物，大禮物大概又是東北同新疆了。

但是人人都不願開口，全場靜得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出聲音。

毛澤東講過話便散會，有咖啡、紅茶、高級點心，大家可以一手持茶杯，一手拿點心，隨便談天。

李濟深端了一杯茶，轉身遇見熊克武，看見熊克武眼圈發紅，頗爲詫異，問道：「錦帆，有什麼事。」

熊克武說道：「剛才毛主席講話時，我抬頭看見先生遺像，不禁悲從中來，忍不住流了眼淚。」

李濟琛問道：「這是爲什麼呢？」

熊克武說道：「任潮，我們都追隨先生半輩子，自認是三民主義信徒，現在三民主義去了那裏，你說。」

李濟琛當時啞口無言。

熊克武說道：「三民主義第一位是民族主義，現在老毛去莫斯科朝拜史大林，與歷史上藩王來朝有什麼分別。」

李濟琛嘆口氣：「錦帆，藩王來朝我們大皇帝，毛潤之去莫斯科是朝拜人家的宰相，史大林只是總理，不是元首。」

熊克武說道：「我只担心我們死後怎麼見先生，先生准不准我們進門。」說着流下眼淚，李濟琛眼圈也紅了，但看到張治中走來，兩人連忙分開。

毛澤東定了行期，正式通知羅申。羅申即刻去電莫斯科，得到回電派專機來接，羅申當即去告訴毛澤東，說明史大林元帥一番德意。

誰知毛澤東聽了連連擺手，說道：「大使同志，請轉稟史大林大元帥，我不坐飛機。」

羅申大爲詫異，問道：「主席不坐飛機怎麼辦！」

毛澤東說道：「我坐火車。」

羅申說道：「火車時間甚長，不大方便。」

毛澤東說道：「沒關係，我也可以看看西伯利亞的建設。」

羅申是特務人員出身，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就去電莫斯科，不用派飛機了，毛澤東坐火車。

史大林得到消息，更看透了毛澤東的胆量，對毛更加輕視，也決定好了對付的辦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到了莫斯科，一下火車發現前來歡迎的是由副總理兼外長莫洛托夫爲首的一羣人，毛澤東覺得氣氛不佳，更加不安，連忙走過去同莫洛托夫握忠致謝。再三說：「不敢當。」接着來的有外交次長維辛斯基，葛羅米柯。

逐個握手後，莫洛托夫陪着毛澤東到了賓館安頓下、小聲說道：「史大林大元帥今晚接見，請主席同志準備一下。」

毛澤東的心又霍地一跳，雖然也知道醜媳婦不能不見公婆，但也未想到這麼快，當時來不及思考，就點頭答應。

莫洛托夫又說道：「史大林大元帥很少在客人抵達當日接見的，這是主席同志的殊榮，可不要忘記。」

毛澤東笑道：「副總理同志，我們中國人有一句成語，有生之日，即載德之年。就是說只要活在世上，就不能忘記大元帥的大恩大德。」

莫洛托夫道：「這就是了，主席同志這一說我也就放下心。」說過就起身告辭。

中樞，始終不渝。

民國十九年，當何鍵的第四路軍進剿共黨於湘贛邊區之際，桂軍乘隙直趨長沙，欲越洞庭，再圖武漢。其時何應欽已統領大軍馳援何鍵，收復省垣，並聯合粵軍分途合擊，迫得桂軍敗退。但當何鍵的第四路軍，進於全州時，湘贛邊區的共黨乘機竊發，彭德懷傾巢而出，陷瀏陽、畧平江而竄至省垣，致令長沙又落入共黨之手，大肆燒殺，燬省府，警察廳等公廨及外僑商行，人命財產損失，不可勝計！據說何氏當時曾決心不離開省府，願與長沙共存亡。後來由其衛士多人，將他勉強拖出了省政府，始渡江而西，暫避先鋒，得免於難。

平叛剿共參加抗日

相傳省軍因兵力分散，一時不能集中來恢復長沙，故何鍵計劃赴常德調集部隊，再行反攻。但到了益陽，有五縣團隊長曹明陣則向何氏建議！他很願意率領其部屬五營保安隊，為何氏打頭陣，並勸何即日返回長沙對岸三十里之處，調集兵力。何氏依計返回長沙對江之地，一星期後各部隊乘小船於敵前登陸，曹明陣亦參加反攻戰，把共黨逐出，克復長沙。惟何氏的「容園自記」則說：「予走沅江陶廣師，陶適聯戴師長金門，合王旅長東原，率其所部正向長沙進發，五日而克復，驅匪於東郊，浴血鏖戰，佈電網以阻禦。匪一再反撲，均未得逞，復竄江西。戴金門及旅長侯鵬飛則分途追擊，至瀏陽蕉嶺及平江金井遇伏，相繼陷陣而殉職，是年夏秋之交，長沙一失於桂軍再陷於共匪，責難之聲四起。」

何鍵於長沙光復後，立即下令所部建築長沙周圍的防禦陣地，以防共軍捲土重來。果然一個月後，共黨再圖攻長沙，用人海戰術，圖再奪該城，何部堅守陣地，浴血苦戰，至少擊斃來犯共軍達萬人以上，傷者更多。共方以損失太大，乃放棄圖攻而去，長沙復安。

何氏自記云：「民廿三年十月下旬，敵見我軍嚴陣以待，不敢驟向西竄，徘徊江華、道縣之間十餘日，忽猛攻桂北之龍虎關，故示深入廣西的態勢，以眩桂軍耳目，轉移兵力於桂林，致興安咸水變成空虛，敵遂乘隙蹈轍，竄過興安而西逸，追剿部隊，則僅於全縣南面之覺山遇林彪部激戰竟日，俘敵數千名。次日追至興安咸水，敵已大部竄至湘黔邊區。」何鍵對於此役未能達成任務，嘗引為慚悚！至此追剿軍第一路軍移駐常德，清剿湘西的蕭克、賀龍等殘部。一年後再改任長沙綏靖公署，四路軍則交劉建緒統率，十六、十九兩師及樊崧甫師則追擊蕭、賀至金沙江而止。廿五年，劉部及陶廣部，奉調至閩、浙等地；廿六年抗戰軍興，參加抗日諸征，而何鍵亦改任內政部長，湘省主席一職，即由張治中接任。長沙大火後，湘人更對何氏懷念不已！

文事武備燦然可觀

何芸樵主湘初期，各縣團隊名為「挨戶團」，類多為地方紳士所把持，各自為政，擅抽團欵，弊竇叢生，不僅不能衛民，反而魚肉地方。何氏則飭令清鄉司令部釐定規章，分批整訓，將各鄉團隊統轄於縣，再統轄於行政督察區，最後統於省保安處。調整幹部，汰換武器，統一團餉，嚴禁攤派，分期集訓於南嶽，成為保安勁旅。蔣委員長當時曾以此通電西南十省，資為模範。四路軍出境剿共，團隊一部調赴邊境協防，一部則負後方綏靖之責。迄抗日戰起，除湖南團隊編為第八十七軍，以劉膺古為軍長率領抗日外，其餘亦陸續調離湘境，編入國軍抗戰者，先後達三十餘團，安內攘外，貢獻良多。

何鍵主湘共八年另八個月，在此期間，修明政治，整理各縣倉儲，遇有兇年，以之調劑食民。舉辦土地登記，以作實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張本。編組保甲，以安地方。建築湘桂、湘粵、湘黔及湘贛等公路，和省內公路網，當時被譽為全國路政之冠。開發資源，獎勵植桐造林，因而生產大宗桐油出口，創建紡紗、造紙、酒精、機械等廠，構築國貨陳列館。發展教育文化，科學與國學並重。建議中央重編小學課本，以端童蒙。加強湘西苗區的教育普及工作，促成漢、苗一家。首創陸軍幹部學校，培養將校人材，前後辦過八期，畢業員生達一萬二千人，會接辦「羣治」「法政」等專門學校，改為農商專科學校，建新址、避農場及辦理「大麓中學」，輯印船山遺書，創立國術館，文事武備燦然可觀。芸樵對於湘省境內古蹟的修建，也不遺餘力，如天心閣及南廛環山公路，以利登覽。避民眾俱樂部於長沙市廛中，建容園於東閣，種樹蒔花，引水為池沼，作為勞苦大眾休息沐浴之所，春秋佳日，遊人熙熙，至以為樂。芸樵於佈政治軍餘暇，丹黃是勤，書法率更，得其勁秀之致；且已自成一家。尤其難能可貴者，芸樵從不寫行草書。即家書急就，仍楷法精整；雖對部下的書信，亦以楷信；對平輩或長輩，更不待言。像芸樵這樣無端對任何事，任何人品寫楷書字者，實屬少見。

延攬賢俊人才濟濟

何鍵雖屬軍人，但他毫無軍人的粗暴本質；對於文人固然很客氣；即對軍人，也有禮貌；從無高聲罵人習慣，更不刻薄部屬，故得其部屬的普遍愛戴。他並延攬賢俊，雖或中道乖離，或始終相從，要係一時之選。將才如劉建緒、陶廣、王東原、彭仁佐、蔣肇周、劉膺古、陳孔達、徐旨乾、王育瑛、吳家、陳碩頑、段珩、鍾光仁、陶柳、文九德、史銘、何德萱等。政畧有何浩若、朱經農、譚常愷、凌達如、張開璉等。科學則有余籍傳、向德、周奉九、譚雲鶴等、偏裨則有曹湘瀾、尹東旭、鍾滌松、何允濤等。幕賓亦有易書竹、楊宣誠、何鳳山、龔德柏、鄭兆熙、鍾齡、張羽崴、李少齡、江國章、劉道升、李國源等。此外，直道尚有吳閩南、吳道生、湯漢濱等。循吏則有何元文、張翰儀、王涵川、王政詩、譚元徵、周仲衡、張之覺、何珍吾等。文章也有曹孟其、傅熊湘、王芃生、劉鵬年、成健農、李洞庭、朱聲幹、馬璧、馬光亞等，武技更有杜星五、李麗久、鄭曼青、顧汝章、萬籟聲、向愷然、譚輝典、譚有光等。何氏又會提倡讀經，恢復中國固有道德。闡述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成「八德衍義」；著「禮運大同」、「救國之道德」、「孫子註解」、「四書註解」、「靖國本治綱」及「痞口禿筆」等，其目的在消除世人心中之賊，以防邪說亂行罷了。

何鍵反共最堅決（下）

胡蒸之



堅決反共迫唐倒台

處此之境的唐生智雖極憤怒，却遠水難救近火；而況唐在事實上，也的確無法以兵力來消滅湖南的反共實力，一則湖南全省各縣完全反共，絕不可能全面予以鎮壓；二則是唐生智的主力部隊，當時都在河南與奉軍進行劇戰，傷亡慘重！何鍵部則置於最前綫。如果唐孟瀟（唐的別號）抽兵回湘，實行鎮壓反共的團隊和人民，却又不能不防備反共堅決的何鍵部，乘機搗毁「武漢政府」，這也是「馬日事變」能完全成功的另一因素。故此，有人認爲：「馬日事變」表面雖發自許克祥，而實際上使它能夠順利成功的，則是何鍵。

武漢的共黨政府，固然無力淸除湘南的反共勢力，但對南京方面的蔣總司令，則非反不可！於是乃使唐生智又率部「東征」，何芸樵被任爲江左總指揮，領軍下鄂東，克安慶、曾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惟其前鋒及於合肥而退，劉興一軍，則由長江南岸佔領蕪湖，距離南京僅二百華里了。這時候的南京內部，有李宗人與武漢方面相呼應，以致迫得蔣總司令於同年八月十二日宣佈下野，而武漢的赤色政府亦告瓦解！先是，唐生智欲藉共黨異派聲勢席捲長江，妄圖奪權，而何鍵部的勁旅，向爲他軍之冠，却不背助唐妄爲。因之，李宗仁與程潛又合作來攻擊唐生智部。此時唐部以戰綫拉得太長，劉興、何鍵便分別退回湖南；而共產黨亦敗走江西，掠刼南昌各市鎮，而進據井崗山，令到唐生智逐漸陷入力孤勢竭而垮台！

據說唐生智的垮台，何芸樵會經給他帮了一次大倒忙。因爲：湘軍向來受同等待遇的，劉興於蕪湖退却之前，會向當地商會要求一大筆欵項，給每個士兵發餉一個月，而何鍵部由安慶撤退時，則未向任何方面借欵，每人只發給兩塊銀洋，未獲得同等待遇。士兵在途中互相談及，知道劉興部發餉一月，致何鍵部的士兵大抱不平，乃拒絕出發參加作戰。相傳師長劉建緒於不得已時曾向士兵哀求道：「我的爺，你們快點頂上去吧！」士兵則漫聲應曰：「劉師長！你想兩塊銀洋怎能買到我們的命呢？」

地利人和擁蔣主湘

實力最大的何部不肯參戰，所以唐部幾無抵抗力而完全失敗，而程潛、李宗仁兩軍，則可長驅直入武漢三鎭，控制兩湖，魯滌平繼唐生智之後出任了湘省主席，何鍵便有合辦淸鄉之任，次第蕩平寧遠、耒陽等地的朱德殘部。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這時的何芸樵，已獲王大楨（王芃生原名）的介紹，而與蔣總司令直接取得聯絡，並給何鍵部以二十萬銀洋，作爲湘軍軍餉。民國十八年，李宗仁又驅逐魯滌平（本來湘軍退回湖南，唐生智下台，即由程潛主湘，數月後李宗仁扣留程潛於武漢，另以魯任湘省主席），因此，蔣總司令乃率兵西征，一舉擊敢李宗仁，便任命何鍵爲湖南省府主席，並使他率湘軍西入桂省，進攻李宗仁部。據何鍵自記說：『民十七年，湘贛邊區，共禍復熾，予奉兼湖南淸鄉督辦，駐軍萍（鄉）、醴（陵），會剿湘邊。可惜當時贛區會剿配合未周，致令餘匪潛逃井崗山，蔓延日廣。民國十八年，桂軍葉琪挾「武漢政分會」排湘主席魯滌平出走，予即回省垣坐鎭，旋奉令爲湘省主席，兼討逆軍第四路總指揮，截斷桂軍之歸路，散於鄂西者數萬眾。」

按湖南形勢，北控武漢，西扼川黔，南阻兩廣，東顧豫章。與湖北、江西唇齒相依，於兩廣、滇、黔，咽喉所在。自來中國有事，以東北對西南，必先爭湘省，成爲席捲之勢，以西南對東北，亦必爭取湖南，俾開北出之路。故全國發生任何事件，三湘未有不捲入漩渦的，良以其地爲南北的關鍵，東西樞紐，遭有左右之勢。加以民國十八年爲多事之年，四月桂系稱叛後，繼之有馮玉祥之變，雖韓復榘、石友三之叛馮，使馮的叛變暫時終止，但至同年十月後，馮、閻（錫山）、李（宗仁）聯合稱叛，中樞起用唐生智，命令他收拾舊部供中央運用。不料唐部至鄭州時，野心不死，又與各方叛亂者聯絡，並與兩廣合作稱叛！這時游說之士，麕集於長沙。何芸樵權衡輕重，堅決拒絕異謀，擁護

仲愷先生大鑒：本校步槍尚差叁百五十桿，其中叁百桿本月十五日以前須發學生操練，不然必於預定課程有所妨礙，萬不得已則於本月二十日以前繳足叁百桿，其餘五十桿或在下月底繳齊亦可。務請轉催馬廠長設法籌到。現值戰時，子彈雖不能配足，但最少亦每槍亦要配五十顆纔可，移為說明，如昨日領來之槍未有槍彈則不可也。以後每槍還須請其補足百顆為禱。此請
近安
弟中正（手書）
十三、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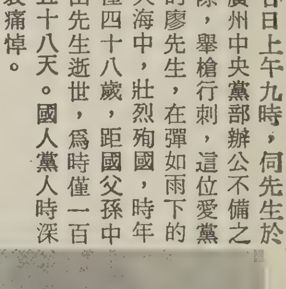
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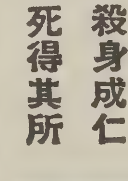
協助國父 襄助蔣公

民國十三年，先生協助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並襄助蔣公籌辦黃埔軍校，出任校中黨代表；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兼任國府委員、財政部長、廣東省長及財政廳長等職，在黨內並任中央常務委員、工人部長，數職蝟集，應付裕如，先生之精力過人，於此可見。

凶徒不仁 暗殺廣州

豈料兇徒不仁，竟於十四年八月廿日上午九時，伺先生於廣州中央黨部辦公不備之際，舉槍行刺，在彈如雨下的火海中，壯烈殉國，時年僅四十八歲，距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為時僅一百五十八天。國人黨人時深表痛悼。





廖仲愷（右二）與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

殺身成仁 死得其所

今年四月六日為仲愷先生百年誕辰，黨史委員會特在台北市省立博物館舉辦「廖仲愷先烈百年誕辰特展」，展出極具歷史性珍貴史料照片卅一幀、文件六十多件，先烈創業艱辛，革命之血如花，斑斑偉跡，讓國人深深瞭解先烈個人對黨國的盡瘁貢獻。

其中，廖先生墨寶：「不問動機，但視結果，殺身成仁，死得其所。」見字如見其人，使人對他為革命犧牲的決心，磅礡浩然的正氣，肅然起敬，益信其精神之垂不永朽。

蔣公親函 交情深厚

另一珍貴的文件是蔣公在創辦黃埔軍校出任校長後，親筆寫廖仲愷先烈的信，那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日，廣州動亂不已，革命搖籃的黃埔軍校，卻處在武器缺乏，械彈不足甚至全無的困境中，蔣公深知廖仲愷先烈與時任廣東商團兵士廠長的黨國元老馬超俊交厚，馬獲蔣公函後，不顧自身危險，如數將槍枝大量供給軍校師生使用，讓革命的事業成長茁壯，其貢獻之大，青史雖載，但知之者甚少，今此一展示，使人益緬懷先烈謀國之苦心也。

至於其他有關借欵、損欵的函電字據，皆出諸廖先生手跡，如不親自目睹，實無以獲知當時革命之困窘，我輩允宜深自警惕，及時奮起，效法先烈，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之精神，纔能滅中共，中興國，願相與黽勉。



廖仲愷被刺地方

求仁得仁的廖仲愷

嶺南老叟



廖仲愷（左二）隨侍中山先生在廣州商團訓話。

廖仲愷先生是廣東惠陽人，出生美國加州，早年同國襄助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深受孫先生倚重，後因執行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被右翼人士視為左派，致遭暗殺。其妻何香凝，子廖承志遂彼共黨蠱惑，一怒投向共黨去，成為共黨的應聲虫及幇凶。共黨更公開誣蔑刺廖的幕後人是蔣公，並記載在中共的歷史課本上，其實刺廖指使者是胡漢民的弟弟。蔣公與廖先生莫逆相交，為此極為悲憤，並將凶手繩之於法。足證共產黨人之無恥與下流。

為革命勞瘁，為革命犧牲，對故黨國元老廖仲愷先烈來說，是求仁得仁；而在革命先烈中，以一個出生於海外的華僑青年，激於義憤回國，先後參加推翻滿清、打倒軍閥二役，為國家獻智、為革命獻身，以一身肩負黨務、財政、軍事重任，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倚重，也以廖仲愷先生為第一人。

原籍惠陽 出生加州

仲愷先生，原名恩煦，廣東惠陽人，出生於美國加州。其父早年在美經商，去國雖遠，但不忘國學，故仲愷先生幼年秉承庭訓，厚植國學基礎，加以聰穎過人、勤奮好事，不幾年經，史策論全為鑽研瀏覽，無不過目成誦，通曉精義。

回國革命 反清討袁

十七歲返國入大館，從梁緝嘏遊，學問益為猛晉，但舉目當時清政腐敗，列強環伺而民陷水火，苦痛愈深非救亡無以圖存，乃赴港習英文，廿歲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專攻政治、經濟之學，數年後革命風氣大開，各地黨員，相與奔走起義，遂與胡漢民偕同回國運動，同時加盟為中國同盟會會員，肩負起黨政重任。

民國初成，袁世凱竊國後的二次革命，廖先生均任黨政中樞巨責，以一人之身，負黨政軍三方面艱巨責任，業務繁瑣，日常工作均逾十六小時，却口不言倦，體不露疲，深受國父

不問動機
但觀結果
殺身成仁
死得其所
廖仲愷

有所不談集

愈鬥愈亂的中共集團

秦明

中共「人代會」在近期開鑼的消息，不但有跡象可尋，而且是非開不可了。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宣稱在適當時期召開「人代會」，顯示對此一新戲碼張貼了海報，至於勢將在短期內演出的原因，有下列幾項：一、已修訂了黨章，必將修改憲法，以配合黨章的執行，而憲法的修改，又須「人代會」作形式上的通過，才算得合法。二、根據中共規定，「國務院總理」的任命，須經「黨中央委員會提名，由人代會通過」，目前華國鋒兼任此項擁有極大權力的職位，不但與過去廿多年的作法不符，與「體制」不合，而且鄧小平早就志在必得，且宣稱須由「人代會」任命才願出任；現在，他已恢復一切原職，急於向上爬升，「十一大」後軍人勢力已在共黨權力機構伸張，勢將支持鄧小平担任總理而要求速開「人代會」。三、葉劍英雖是新「五人帮」的成員，但年老多病，將把指揮槍桿子的「國防部長」讓給軍事實力派，而轉任一項僅擁虛名的職務，自以遞補迄今虛懸的「人代會委員長」最易於安排；因此，只有「人代會」的迅速召開，方能解決這個問題。

短兵相接無法緩和

「十一大」落幕後，雖使共黨派系之間尤其權力核心圈子，因分贓而獲得暫時妥協，此卽，鄧小平獲得更多在黨政軍各方面的實權，華國鋒以汪東興作保鏢而發生制衡作用，葉劍英、李先念同任「副主席」以謀在兩大勢力之間作緩衝；但華鄧兩人短兵相接的鬥爭，是無法緩和的。

華國鋒為求保權，除了直接控制特務系統之外，尚須借助部份軍人的支持，鄧小平為了奪權，更要靠槍桿子作後盾。在「十一大」召開後「政治局」成員的分配上，老一輩軍頭和地方軍事實力派佔得上風，這反映華國鋒已被架空，最近鄧小平又逐步抓軍權。據萬人日報報導：楊勇已調「廣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可能接任「國防部長或北平軍區司令員」，許楊兩人，同與鄧小平具有深厚關係，如果許世友出任上述前項職務，則取得了指揮全盤軍事的權力，如果出任後一職務，則多年「衛戍北京」並在整肅「文革派」時出力的陳錫聯將告失勢，華國鋒也失去了其以槍桿子保權的一股主要力量。

分贓不勻非鬥不可

既然「十一大」在藏頭露尾的情況召開了，「人代會」緊接着舉行，是很可能的。除了上述三項原因之外，北平新的領導班子，還要徹底整肅「四人帮」份子，在「黨中央委員會」下手之後，必然要繼續在「人代會」成員中剔除他們的殘餘勢力。更重要的是，華鄧兩頭目因分贓會議而呈現勢均力敵之時，就會發生直接和正面衝突，奪取總理一職，是衝突的焦點，也只有召開「人代會」，方能決定這一爭奪戰的勝負。

以上述看法為基礎，「第五屆人代會」極可能在短期內開鑼，中共當權派另一場激烈的鬥爭，也將由醞釀而爆發；不論華鄧兩派誰佔上風，問題還是不能解決，而越鬥越亂、越亂越鬥的循環發展，必使中共內部更趨分化，大陸情勢動亂升高，直到這個暴虐政權崩潰覆滅而後已。



大觀園內的階級鬥爭？

王集叢

中共反對「紅樓夢」一類古典文學的創作觀點與方法，畏懼俞平伯一類學人認眞研究，闡揚其精義，影响其正在「毒害」的大陸青年思想。他們尤其畏懼「胡適派」，因爲胡適的民主自由思想對大陸文教界及一般青年有深遠影响，爲了對民主自由思想加強攻擊，就把俞胡拉在一起來批鬥；發展下去，更將矛頭集中指向胡適。至於兩個炮轟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可能是在中共及古典文學及其批鬥學人的氣氛中製造出來的，更可能是毛澤東江青夫妻黨指定人裝扮的，無論如何這場戰都是由他們編導演出，明眼人看得很清楚。這時這幕怪劇早在一九五四年演出，距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尙有十幾年。

但在毛的那封信中把「小人物」與「大人物」尖銳對立起來，已透露了他的陰謀，就是處心積慮要以前者對付後者，利用「紅衞兵」鬥劉鄧及周揚之流。不知當時他們有所警覺否？

其實俞平伯研究、考據、評論「紅樓夢」，主要是探究這部小說名著與作者曹雪芹的關係，它的時代背景人物描畫及其版本等等，就「紅樓夢」論「紅樓夢」，並未「借題發揮」，攻擊中共暴政。但毛澤東硬說他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者，指其三十餘年的苦心研究「毒害青年」。中共的文化打手們隨聲附和，紛紛發表攻擊俞平伯的文章，「奇談怪論」一大堆。如俞評「紅樓夢」中的兩個主要女性——林黛玉和薛寶釵，是兩個性格不同的典型，她們興趣、愛好、爲人不同，而愛上同一男人，於是有矛盾，但其生活環境與社會地位一樣，並非根本衝突、對立。這本是就事論事的持平之論。可是中共講「階級鬥爭」、「政治第一」，認爲黛釵的矛盾是什麼階級內部的「兩派」鬥爭，而斥俞的評論有什麼「反動」企圖。他們還根據自己主觀的政治需要，硬說「紅樓夢」表現了「農民反抗」，是描寫「農民鬥爭」的小說。這種「奇談怪論」，當然在俞的著作中沒有，亦爲俞及自來研究「紅樓夢」的學者所不能苟同。因爲翻遍這部小說名著，所寫全是「大觀園」中的少爺小姐的生活，未見農村情形。其中特寫的農民形象，只有一人，就是劉佬佬。

她幾進大觀園，並未遭到「階級」歧視、侮迫、壓迫；相反的，她和大觀園中的人很和諧，彼此尊重、關懷。她曾將農地所產的瓜果蔬菜送大觀園，大觀園也贈送她禮物、銀両，互表敬意，皆大歡喜。她帶去的孩子，和那裏的「貴人」王熙鳳的孩子也玩得很好，那純潔的童心，什麼界限也沒有，更看不到什麼階級觀念。由這些情節和其他表達的思想感情看來，若硬要講階級關係的話，則「紅樓夢」所表現者，是階級協調，互相尊重、關切，而不是「階級鬥爭」。說這部小說描寫「農民鬥爭」，表現什麼階級內部「兩派」的矛盾，在其情節、人物和表達的思想感情中，都無根據。

中共似乎也感到就「紅樓夢」談「紅樓夢」缺乏「階級鬥爭」論據，難於作政治宣傳，就大發奇想，跳出大觀園，去找「階級鬥爭」。他們說這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有「牆內牆外」之分，內外的生活不同，階級不同，因而有「階級鬥爭」。可是這部小說究竟寫了好多「牆外」的生活呢？凡是看過的人都會搖頭表示對此無何印象。若評論一部小說或其他文藝創作，不根據其實際內容、情節，而依主觀的願望與想像力，由「內」想到「外」，則可以把寫中國人事的作品拉到外國、月球、火星上去，而強調主觀立場正確，眼光遠大，這算什麼文藝批評呢？中共對於「紅樓夢」及其文藝創作的批評，都在「政治掛帥」下，對原作不是斷章取義地曲解，就是無中生有地瞎扯，而強調其階級觀點「絕對正確」。爲了政治目的，他們甚至改變那些影响深遠的古典小說的內容、版本。如「紅樓夢」，他們的「作家出版社」竟印行「新版紅樓夢」，把這部不朽之作修改得面目全非，不倫不類。其公然侮辱偉大文藝作家、破壞寶貴文藝遺產的罪行，文藝愛好者應羣起聲討。中共特別注意、大力批鬥的古典小說，是「水滸許」。因爲這部與「莊子」、「史記」、「杜詩」並論的「才子書」，其人物、情節和中共可以拉上一些關係，在其內部奪權鬥爭中亦可運用，所以對其人物、思想意識「評論」不已，毛澤東還發出什麼「指示」，將之當作「反面教材」來打擊當前敵人。



對於蘇南之間表面顯示的「蜜月」狀態，西方觀察家特別感到興越，因爲這與去年十一月布里茲尼夫訪問南國時的政治氣氛有明顯的不同。當時布氏曾要求南斯拉夫同意蘇聯飛機飛越南國領空、蘇聯艦隻使用面臨亞得里亞海的南斯拉夫軍港設施，但被狄托一口拒絕。同時，在雙方關係改善之前，南斯拉夫整肅國內親蘇分子，並領導其他國家共黨，抵抗蘇共在東柏林歐共會議中支配各國共黨的企圖。

倫敦「泰晤士報」在一篇社論中表示，如果狄托此行代表蘇南之間的重修舊好，則雙方必然有其個別的理由，在蘇聯這一方面，蘇共頭目覺得他們在最近貝爾格萊德召開的檢討歐安會議的預備機會中，處境相當孤立。中立與不結盟集團似乎較傾向西方的立場，這些不結盟國家態度上已不像過去那樣柔順；非洲是一個引起困擾的地區，而地中海亦不若蘇聯一度希望的那樣「左傾」。此外，在毛澤東死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也沒有獲得改善。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需要狄托提供外交上的協助。

在南斯拉夫這方面，狄托的主要目的是使蘇聯對南共標榜的獨立路綫再度加以確認，如此可以增加狄托在不結盟集團中的領地位。狄托了解，莫斯科對這種「多樣性」的獨立共產主義雖不贊同，但亦不敢過份反對。

希望獲得蘇聯經援

另外，南斯拉夫希望蘇聯能提供經濟方面的援助。南國今年前六國月的貿易赤字已升高到二十一億美元，其中十六億是與歐市爲主的西方世界貿易。在一九七二年，布里茲尼失曾答應予南斯拉夫大筆貸欵，結果並未實現。由於蘇聯物價的上升，南斯拉夫已要求與蘇聯重新談判貸欵事宜。到目前爲止，據說蘇聯已給與南國大約五億二千萬美元的貸欵，但狄托希望增加百分之五十來應付南國因通貨膨脹而遭到的損失。

因此，在狄托與布里茲尼夫的會談中，雙方的貿易關係，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觀察家預測，由於南、蘇貿易的日趨重要，狄托將會慢慢地發現，他所標榜的獨立路綫雖使南共在政治上獲取利益，但蘇聯「沉默」的抗議，將使狄托在經濟援助方面，付出相當的代價。

討論歐洲共產主義

所謂「歐洲共產主義」，亦是狄托與布里茲尼夫進行討論的重要課題。最近，蘇聯對西班牙共黨頭目卡里奧的攻擊，曾引起南斯拉夫極大的不滿。南共並非贊同卡里奧的言論，而是欲藉對莫斯科的譴責表達南共支持各國共黨採獨立自主路綫的決心。狄托顯然希望歐洲共產主義能鬆散兩大集團在歐洲的影響力，有關這一問題的談判，蘇聯立場已較軟化。莫斯科解釋它僅反對卡里奧本人，而非批評西班牙共黨。

蘇聯表現的讓步，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爲狄托不支持「多元民主」，也沒有參加卡達與西歐共黨批評東歐鎮壓異已的行列，故莫斯科在感激之餘，希望狄托在莫斯科與歐洲共產主義者的鬥爭中，成爲蘇共的朋友，而非是敵人。

不做中蘇共和事佬

西方專家曾預測，狄托可能會應邀担任調停中共與蘇共衝突的角色。但從中共最近對蘇聯的攻擊及南斯拉夫本身的利益看，狄托不可能，也不願意充當「和事佬」。有若干跡象顯示，南斯拉夫仍對蘇聯心存敵意，如果外來的因素能轉移蘇聯對地中海的注意力，應該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此外，阿爾巴尼亞與中共的疏遠，也使南共、阿共、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阿爾巴尼亞是南斯拉夫的潛在敵人，狄托担心阿爾巴尼亞與中共交惡的結果，會迫使阿共投入莫斯料的懷抱。

除了南共與蘇共表面上的改善關係外，我們發現南、蘇之間在許多外交問題上，仍存有很深的歧見。舉例而言，狄托在莫斯科抱怨外國勢力干預內政，以及對許多國家的獨立、主權及不結盟政策進行破壞的情事。最近非洲局勢的發展，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西方分析家認爲，狄托言下的「外國」，除了指西方及帝國主義者的干預外，社會主義國家也應邀免這類行動，狄托的抱怨，必然使得正在非洲積極從事滲透與顛覆陰謀的蘇聯，大感尷尬。蘇聯目前已捲入衣索匹亞與索馬利亞因奧加登而爆發的戰鬥中，而衣、索兩國皆使用蘇聯供應之武器與裝備。

據報導，東西雙方的和解亦是布、狄這次會議題之一。狄托曾抱怨，一般對和解的看法太過偏狹，只限於強權之間的關係，他認爲在沒有其辦法取代和解前，和解一詞亦應用之於弱小國家。



狄托與北韓金日成。

狄托訪蘇的外交勝利

錢希川

南斯拉夫狄托訪蘇，受到蘇聯盛大禮遇，布里茲尼夫特地提前結束渡假，專程趕回莫斯科迎接，可見狄托莫斯科之行，蘇共如何重視。然而狄托並沒有給蘇聯帶來多大益處，他強調獨立不結盟政策，並支持歐洲共黨採取自由主義路線，也不願意充當中蘇共的「和事佬」。相反，莫斯科為了避免開罪狄托，報章喉舌絕不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字眼：而且在經濟貿易談判上給予利益，這是狄托一次外交勝利。



南斯拉夫總統狄托的莫斯科之行，蘇共方面給與相當大的重視。布里茲尼夫除了結束其克里米亞的渡假，特地趕回莫斯科迎接外，蘇聯並且頒予狄托「十月革命勳章」。對於一度被克里姆林宮視為世界共黨運動叛徒的狄托而言，蘇聯的熱情歡迎，顯然不比尋常，其隱含的意義，值得加以推敲。

狄托與蘇共之間的恩恩怨怨，可說由來已久。一九四八年，史大林企圖推翻狄托政權的陰謀敗露，導致兩國共黨嚴重交惡。赫魯曉夫上台後，曾謀使兩國「和解」，雙方並曾發表過「不干涉對方內政」的聲明，作為兩國關係的基礎。蘇南之間的友誼為時不久，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捷克後，雙方的關係惡化。狄托恐怕布里茲尼夫用以解釋侵捷的「有限主權論」會適用於南國，因此，南共即致力於脫離蘇共的領導軌道，不承認莫斯科是共黨運動的中心。

南共所標榜的獨立路線，實際上對於其他國家的共黨，已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蘇共頭目卽承認，南共的脫離蘇共束縛，導致了「國際共產主義活動」的分裂，造成所謂「國家共產主義」及「歐洲共產主義」名詞的出現，蘇共認為，意共、西共、法共，甚至蘇聯東歐附庸對蘇共的日增不滿，都是狄托主義造成的「副產品」。

強調獨立不結盟

對於狄托這次在莫斯科受到的禮遇，觀察家皆認是狄托的一次外交勝利，而狄托的勝利，在政治上並未付出任何犧牲與代價，他仍強調其不結盟的獨立作風。

狄托這次前往莫斯科訪問的主要目的，亦是為了表現其在維持南共獨立的前提下，仍有能力從事外交活動，就在狄托啓程之前，南斯拉夫官方報紙曾一再強調，蘇南關係乃是以「不干涉內政」為基礎，南共此舉是避免外界產生，狄托此行乃是前往克里姆林宮「朝拜」的印象。

在莫斯科，蘇共盡量避免發表任何得罪狄托的談話，蘇共的宣傳喉舌甚至不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字眼，這個詞彙一直被認為是受莫斯科支配的代表。蘇共強調的是一九五五年的貝爾格萊德聲明及所附的文件，這些文件中包含有各國共黨自主的一些原則。

內鎮壓外造反

中共舉行「十一大」華國鋒提出長達三萬多字的「政治報告」，顯然是標明今後共黨內對外政策路綫的一項主要文件；其要點是：對內加緊鎮壓整肅，叫囂「整黨整風」；對外繼續造反擴張，要在國際間結成「統一戰綫」反對美蘇兩國。

就對內而言，報告中提出了「八點戰鬥任務：要消滅四人帮的影響；要整黨整風；要加強領導；要促進生產；要加強安全和控制，建立偉大秩序；要准許更多表達自由，但是要維持有紀律的異議；要多多考慮特別情況，避免盲目執行政策，造成社會問題。」從這些四平八穩的字眼裏，却反映出共黨和大陸動盪不安的實況，此即共黨已不能作有效的控制，大陸處於無秩序狀態，社會問題至爲嚴重；而「准許更多表達自由，但要維持紀律的異議」，則是爲了防止類似去年天安門事件再度爆發，給羣眾開一張空頭支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要求整肅「全國黨的領導機構」，宣稱「有些領導機構一直未遵守黨中央的命令，改組及在組織上甄別它們是必要的」；雖把「這些機構不純淨」的原因，歸罪於四人帮，却無法掩蓋派系傾軋的眞相。因此，在「整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必然要展開腥風血雨的整肅，「地方黨對中央黨」也將日盡離心脫輻，而加速大分裂局面的到來。

報告中承認了另一事實，此即大陸人民生活水準很低，因而呼籲他們「勤奮生產，並將於適當期間召開全國性的科學及技術會議」。大陸人民長期陷於貧窮飢餓之中，共黨從不予以關心，還不斷的壓榨勞力，並要他們束緊腰帶，現在雖供招了生活水準低落的情形，却要求人民「勤奮生產」，更顯得束手無策，且變本加厲的榨取農工羣眾的膏血；至於「適時召開科技會議」，不過是重施欺騙伎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會議」，都已開過了，結果是怎樣？功效又在那裏？

就對外而言，報告中強調，「在革命鬥爭中，必須儘可能多爭取盟友」，並指控「蘇聯和美國想支配世界，它們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根源，它們都是紙老虎，根本不可怕」。顯然，這是繼續拉攏第三世界，參加「反帝、反霸、反殖的鬥爭」；而同時攻訐美蘇，則是一面爲了緩和共產世界內部強烈反對中共拉美的情緒，一面又以反蘇來迎合美國「聯毛制蘇」的想望。在談到美毛關係時，華國鋒揚言：「如果誠心執行上海公報所列出的原則，則雙方關係將會繼續改善」；又叫囂：如果雙方「關係要正常化，美國必須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這是僞裝友善以施誘惑，怒目而視以相恫嚇的伎倆，是做給美國看的，更是對甫抵北平的萬斯而發的。

余秋人

新加坡的禁毒與戒毒

爲了防止毒品的製造和販銷，新加坡政府於兩年前頒佈了執行死刑的法律，但是一位新加坡的高級官員說，這項法律顯然並沒有防止毒品的散播——實際上這種非法活動有增無已。

新加坡中央麻醉品總局局長約翰·漢南說：「爲防止毒品散播而頒佈的死刑，到目前似乎未能阻止毒品的供應。相反地，吸食海洛英的情形似乎較以往更爲嚴重。」

自從頒佈死刑的法律以來，已有八名烟毒販子被判以販賣毒品罪，送進死囚室中，但到目前仍沒有任何一名被執行正法。

新加坡的藥品誤用法於一九七三年通過，兩年後加以修改，其中包括對於嗎啡或海洛英的製造或出售半盎司以上的該兩種毒品者，皆判以死刑。

新加坡內政部長蔡善今年五月告訴國會，由於此項問題的「迅速惡化」，藥品誤用法必須再一次的修改。

蔡善並沒有指出該如何修改這項法律。他反對另一位議員的意見，認爲該項法律已收到處罰的效果。

蔡善說，吸毒者在接受戒絕治療時，所受到的痛苦，將永銘內心。我們希望這種戒絕治療能使吸毒者不再重拾舊「好」。

烟毒戒絕治療，是對於一位缺少了毒品便會覺得痛苦或病痛的癮君子所施的完全戒絕方法。這項方法可將毒癮完全祛除。

新加坡官員說，來自泰國、緬甸和寮國的「金三角」的海洛英、嗎啡，印度大麻烟和鴉片，經過馬來半島，流入了新加坡。

新加坡中央麻醉總兵，於去年搜查到卅三磅的海洛英，然而，據某一消息人士的估計，該數目尙不及走私進入該國毒品總數的四分之一。

在十年前，新加坡尙未發現販賣海洛英情事。即使在一九七三年，也只有十人因此種麻醉品被捕。消息方面說，單在去年，即有六千人因和毒品有關而遭到拘捕，其中四千五百人涉及海洛英。

一位官員說：「此間海洛英的濫用，是由於一九七〇年代，一羣和夜總會圈內有關的年青人和外國藝人開始」

去年因和毒品有關而捕的四千二百人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年齡在十四歲至二十五歲之間。

新加坡外長拉加拉納在最近一次談話中說十四歲至十六歲間的青少年認爲，毒品極爲有趣。

拉加拉納說：「倘若父母們不着手管教他們的孩子，政府將開始拘捕和處罰，並且對他們施以再教育。」

藍湖

啼笑皆非的貶褒

上月三十日，南斯拉夫總統狄托訪平，受到中共空前熱烈歡迎。北平頭頭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親自出馬，前往機場迎迓，且動員十萬羣眾，載歌載舞，夾道歡呼，迎接這個老修正主義考斯基、伯恩斯坦高足；新修正主義掌門人。奉迎備至，禮遇之隆，比之他日前受修正主義及其同路人布里茲尼夫與金日成欵待，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狄托尚在平壤與金日成吃高麗參時，北平已急不及待替狄托塗脂抹粉，「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贊揚狄托爲反法西斯和不結盟運動作出重大貢獻，深信狄托訪平，將促進兩國反霸鬥爭，發展各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事業。孰料狄托踏足北平，並沒被塡鴨餅打軟牙齦，改變其固執倔強性格，却與華國鋒大唱反調。華國鋒企圖用超級大國間戰爭不可避免鬼計，拉攏狄托，放棄不結盟，與中共拍檔在第三世界搵食，實現毛澤東的世界革命謬論。然老謀深算的狄托却不上當，他說，雖然今日不能表示和平已經獲得，但戰爭不是無可避免的。這無異向華國鋒表示，你華小子要狄爺爺充當戰爭論搞屎棒，未免狗眼看人低！

中共叫囂兩霸戰爭存在的必然性，固然藉此混淆世人耳目，以戰爭爲擋箭牌，掩護自己，只要蘇美相信此調，絕不會對它採取侵略行動。另方面，反映中共一貫好戰立場，認爲唯有戰爭，才能加速世界共產革命運動的發展。除鼓吹各大小國的「解放」戰爭，更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不是壞事，其發展規律必然如此：第一次大戰誕生蘇聯；第二次大戰出現東歐民主國家、「中國」及朝鮮；第三次大戰，資本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

對於狄托，中共曾反覆咒駡吹捧，前駡後恭，令人捧腹。斯大林生前，毛澤東臭駡狄托是帝國主義走狗、法西斯主義爪牙，國際共產主義叛徒。「人民日報」上漫畫，將狄托醜化成美帝手中的打火機。地理課本上，把南斯拉夫形容成法西斯主義、貧窮落後社會，人民生活一貧如洗。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鞭屍後與狄托修好，中共報章迅卽把南斯拉夫稱爲富強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地理教課書來不及修改，使學生無所適從，苦了教師，費了很多唇舌。一九五八年，中蘇共暗中分裂，中共掀起批修浪潮，但不敢開罪蘇聯，因而指桑駡槐，把「南共綱領」當靶子，明射狄托，暗擊老赫。當時辱駡狄托把南共引上歧途，分化共產世界，投向資本主義。現在中共又歌頌狄托，說是南斯拉夫傑出的、久經考驗的領導人；領導南共，同敵人進行長期可歌可泣的鬥爭，使南斯拉夫從法西斯鐵蹄下

棄婦怨與神女恨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輿情言論，對美國曉以大義，剖析利害，使其懸崖勒馬，改弦易轍，絕對應該。

只是，規勸有其要點，言論有其範圍，語簡意賅，鞭辟入裏，也就對了。若言過其實，諸多語病，便犯了稚弱的怯懦，因而損及國格，影響到民心士氣，那就失之偏差。

比如說：美國如與中共「正常化」，便是遺棄了台灣。這種論調，眞是自暴自棄。國與國之間，平等互惠，是講道義的，誰忍遺棄誰？就重現實，講利害分析，也只能說是出賣，不能說是遺棄？乃因遺棄二字，有拋却不要的意思。法律上有遺棄罪，載明依法令契約應扶持、保護、養育之人，而遺棄者爲遺棄罪。以此聯想，我們與美國是盟友，既非其保護國，又非其託管區，何棄之有？立國之道，貴在獨立自主，奮發有爲。爲阻止盟友與中共建交，義正辭嚴，據理力爭則可。千萬不能自貶身價，降低國格，卑恭以求。那樣非但無濟於事，反生不良作用，何苦來哉！總統蔣公昭示我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本此遺訓，全民一體，莊重自立，發憤圖強，國運操之在我，還怕什麼出賣。「遺棄」者，邊都摸不上。

由「遺棄」之說的不當，又想到某學者發表關懷美國與中共正常化的言論，內容近乎哀求，太軟弱了。最糟的是用上「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標題，不倫不類，太小看自己，自取其辱。乃因這兩句詩詞，爲棄婦怨，神女恨。川劇「活捉王魁」，女角焦桂英唱詞中，便有「祗說將心託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王魁一旦負恩義，此情唯有上蒼知。」比照下，將國事感懷擬爲妓女惆悵，不僅可憐，亦復可恥。

類似「棄婦怨」之怪心聲，着實不少。日前某刊一篇社論，竟出現這樣的文字：「美國和共黨達成關係正常化，而與中華民國斷交即不啻辣手摧花……」這引用眞是匪夷所思，是自比花嬌呢？或是自比花弱？反正花無百日紅，又那堪摧殘，脆弱之情，莫非眞個「雨打落花」，那麼凋零，那麼淒悲？

外交牽連內政，某報專論說：「從事談判，可能影響民心士氣。但亦不能以此爲拒絕談判的充分理由，因爲這亦應一部份歸因於我們平日關起門來，稱孤道寡，使老百姓習慣於一種體制……如果發現內外情勢迥然不同，便不知所措。」上述言談，矛盾百出，更令人莫名其妙。既云與共黨談判會影響民心士氣，但又爲什麼不能以此拒絕呢？稱孤道寡，習慣於一種體制之說，尤其荒謬，難道說中華民國政府是專制政體嗎？不

英記者窮八年精力走遍一萬多哩路

發現小甘女秘書死亡秘密

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最近一廂情願表示，美國應趕快與中共建交，此一厥詞，惹得美國國內以及國際間許多正義人士的批評及反感。這位甘迺迪家族中的驕子，一向自我主張甚强，而且近幾年來的行為及言論頗不得各界好感。甚至他一個已經隱藏了八年的秘密，最近被美國一家報紙翻了出來。

尹靜心

美國一份報章中表示，八年前死在愛德華甘迺迪私家車中的女子瑪莉·嬌·柯普辛的眞正死因，仍有待查究。

這宗案子八年前發生時曾掀起軒然大波，結果却在查不出死因之下，柯普辛被埋葬了，而甘家也就不了了之。

無論她是死於意外，謀殺、性慾、酗酒或是其它原因，都變成無關緊要，整個世界都認為她是玩弄政治手法的犧牲者。甚至有人說，要不是有這位柯普辛小姐死在愛德華甘迺迪的車內，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可能是第二位甘迺迪先生在白宮的辦公室了。

因此，柯普辛的死亡，也許改變了美國歷史。

當時柯普辛只有廿九歲，因為死在如此意外而特別的環境下，所以她的死亡是難以被人遺忘的。到現在她的母親仍說：「沒有人肯把眞相說出來，我們亦不知遠發生了什麼事」。

一位英國專欄記者曾在八年內走遍一萬兩千哩路，目的是找出事件的眞相，終於給他發現一項從未有發表過的秘密：

有關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晚上發生的事件，每一項證據均是不符合，甚至流於欺騙的。

根據這位記者的說法，該事件發生始於羅拔甘迺迪的一個追悼會上，有一組女性助選團，她們原意幫助羅拔甘迺迪競選總統，沒想到後來却出席的是他的追悼會，傷痛之餘，移「愛」羅拔的弟弟愛德華甘迺迪，於是在追悼會後由一名叫艾絲特·紐柏的女子向愛德華提出邀請與這些「擁甘團」的女性們聚會。

由愛德華甘迺迪當主人的晚宴於七月十八日晚，在他夏天渡假別墅附近的一個小島上，以開野火會的方式舉行，該女性助選團中有十二人被邀參加，而她們全是未婚者，其中就包括了廿九歲瑪·莉·柯普辛，她是羅拔甘迺迪生前的秘書，另外參加的五名男士則是甘迺迪家裏的外甥們及一位律師，她們則全是已婚的男士。

愛德華甘迺迪曾極盡豪華的為這次宴會安排了一位專為接送小姐的司機以及租訂了三間套房，日期由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給小姐們住宿之用。一位住在該屋子附近的女士回憶說：「當夜該屋發出音樂及嘈雜的人聲，顯然他們在跳舞作樂，直到午夜一時半才靜止下來。」

在這之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有一點可以知道，當晚十一點十五分，愛德華甘迺迪與柯普辛首先乘車離開，可是後來演變的結果，柯普辛却一去沒有再回來了，由當時在開舞會的屋內發現她的手提袋看來，顯然跟愛德華甘迺迪駕車離去時，柯普辛是準備再回到屋內的。

他們的車子經過屋前的木橋時，由於天色大黑，車子掉了下去，愛德華甘迺迪遊上了岸邊，而柯普辛却沉入了水裏，一命嗚呼了。

當時愛德華甘迺迪曾要救她，可惜體力不支，也跑回屋子向他人求救，但亦告徒勞無功，所以瑪莉·嬌·柯普辛小姐做了水底的寃死鬼，莫名其妙的結束了花樣年華的生命。

這是事後愛德華甘迺迪的說法。

事情眞是這樣的如他所說？

該專欄記者曾訪問了瑪莉·嬌·柯普辛的母親，而她的母親極力表示柯普辛不會與愛德華甘迺迪有交往的，因為在意外發生之前柯普辛曾透露已有男友，並曾答允其求婚，並且她估計當時是柯普辛自己駕車，由於不擅技術而告出事。

另外也有推測是柯普辛當時昏睡在車後座，而愛德華甘迺迪是與另一名女子駕車離開，他們不知柯普辛在車後座，出事之後，前座兩人迅速逃離，而留下了睡覺中的柯普辛，因而溺斃。

不過柯普辛的母親說過，她是一名精通泳術的女孩，如果她還清醒的話在任何情況下掉入水中，她應該是可以游出車外逃生的。

可是直到現在，她的死因仍未明，而我們也不知道是否有眞相大白的一天。

自「古」多情空餘恨！遊「龍」豈眞戲過鳳？

古龍與趙姿菁「愛情鬧劇」

吳國棟

台名武俠小說家古龍與電視新星趙姿菁，在台北世紀飯店上演一齣「休息」鬧劇，趙母勃然大怒，認爲古龍有意誘拐其女，要求賠償台幣一百萬元「遮羞費」了事。古龍認爲被勒索，雙方鬧上法庭。古龍曾向趙姿菁表示，早已和妻子仳離，這位年未滿二十歲的小姑娘信以爲眞，才與這條「龍」「雙宿雙飛」。

趙姿菁

武俠小說作家古龍，在台北世紀飯店演一齣愛情鬧劇，其曲折有如他的武俠小說「絕代雙驕」的愛情戲。

與古龍「配戲」的台視女演員趙姿菁，在「絕代雙驕」戲裏，是飾演一名弱女子「鐵萍姑」，她因受花花公子「江玉郎」的花言巧語，以身相許，遠走高飛。只是那部戲裏並未鬧出官司，而這齣戲外戲，却已鬧進警察局。

一向寫作以佈局嚴密，奇峯突起著稱的古龍，在武俠小說界裏，算得上響叮噹的人物。因此，當趙姿菁家人在飯店裏捉住他時，他一直顧着雙方顏面，希望能私下解決，豈料趙家不肯罷休，索價台幣一百萬元，才把這齣愛情戲弄得非對簿公堂不可。

趙姿菁的家人是指控古龍涉嫌「誘拐」，因爲她今年才十九歲，乃屬有監督權之人。

這宗愛情鬧劇，乍看之下，以爲是涉及妨害風化罪嫌。因此，影視圈裏驚聞此事，都張口結舌，爲趙姿菁大爲惋惜，認爲她這樣做，太不值得了。

據說趙姿菁過去並不認識古龍，她在踏進影視圈前，已有一位要好的男朋友，雙方家庭都同意她們的交往，沒想到半途會殺出「武藝」高超的古龍，使得趙姿菁墜入「英雄」懷裏，這種傳說是眞是假，外人難以知悉，不過，他們兩人倒眞的是在「絕代雙驕」一劇錄製時結識的。

因此，有人說：古龍是錯把趙女當「萍姑」，而趙姿菁却眞把古龍當「玉郎」了。這齣「絕代雙驕」戲外戲，如何收場，就看古龍的最後佈局了。

最使外界議論的是：古龍與趙女之間究竟是什麼感情？眞的像雙方當事人所說的那樣「純純的愛」嗎？

引起這種懷疑的主要因素，是在那筆百萬元賠償金。這個因素，使得難窺內情者，多少有點同情這對「才子佳人」。

古龍的朋友現在都笑他，眞是名副其實的「百萬作家」了，親自體驗到一刻千金的滋味。可是，古龍眞的能拿出一百萬元來賠償趙姿菁的「損失」嗎？了解古龍近況的朋友都搖頭苦笑。

當然，最不應該的是古龍欺瞞趙姿菁，騙她已經離了婚。這種欺瞞是道義及良心問題。所以不同情他的人說：古龍多少還是要負起責任。

接近古龍的朋友，都知道這位武俠作者不拘小節，性情豪放，有時甚至過於放蕩，讓人側目，因此他的名聲，經常使圈子裏的人皺眉頭。不過，他們認爲，像古龍這種長久浸沉在武俠幻境裏的人，對俠情小說中迷人情節是不是經常存着一股追求的欲望？以致在現實中遊戲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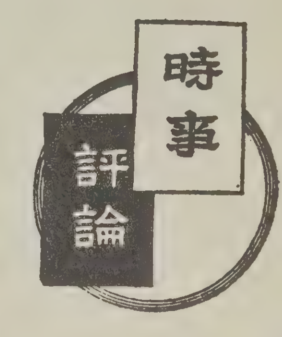
談戀愛，談到對簿公堂的地步，實在是件很難堪的事。何況這場風波的掀起，雙方都難辭其咎，因爲根據筆錄上的供詞，事件的發生是因爲趙姿菁「太嫩」，爲了一點小事，負氣離家，致使古龍出現「英雄式」的護航。

趙姿菁本人並不否認她是「自願」跟古龍出遊的，甚至在警方偵訊時，她還是「維護」着古龍，只是禁不住低聲埋怨古龍不該騙她，畢竟是十九歲少女，經不起情感的波瀾。

而趙姿菁的家人以「監護人」身分插足這場風波中，其心境不言可喻，愛護女兒是必須的，只是論及賠償金就顯得案情複雜了。因爲連趙女的母親在警方筆錄中都堅持女兒仍然完璧。這等於說明古龍陪同趙女出遊，並沒有佔她什麼「便宜」，而一百萬元賠償金從何說起？

像這種枝枝節節都是外界極欲窺知的。兩個當事人堅決否認倒是可以體會，而趙家也說絕無此事，就使人難以理解。因此，有人聯想到古龍的妻子，她是採取怎麼個態度？根據刑法第二四〇條「和誘未滿廿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之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同條第二項也有這樣的規定：「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亦同」。

如果古龍的妻子也使出「殺手鐧」，這場愛情戲的佈局會不會異峯突起，攪得「情」勢大亂？當然這只是局外人的一種想法罷了。



香港教育程度低落

徐達文

據教育司署一位高級視學官最近透露，本港教育當局正展開研究「香港的教育程度是否眞正在下降」的問題，以便從中尋求問題的答案，希望在必要時提出矯正補救的方法。如果當局能及時注視這個問題所導致的後果，這肯定有利於香港青年的智育培養，有利於香港教育的正常發展。因此，有關方面能公開談論這個問題，並指出這個問題產生的癥結，是值得各界人士所歡迎的。

無可否認，香港教育的不正常現象與不合理措施，使到以百萬計的青少年，爲考試而讀書，爲升學而讀書，爲文憑而讀書。這種「考試如戰場」及「唯有文憑高」的畸形學風，長期以來，一直成爲本港學界的主流。香港之所以中英文語文程度日漸低落，及學生運用語文流暢的程度已不及從前，顯然和上述的畸型學風，有極大的關係。

我們完全同意這位教育官員所指出的，「與教育程度有關的當然不止學生的智力而已，同時亦關乎課程的內容，教學方法，教材，課室人數，學校組織，家庭背境，教師士氣，師生關係等因素，因此要作出結論，必需所有因素却要顧及。」以香港的先天因素及後天條件，以香港的教育制度及社會環境，以香港的教師質素及學生觀念，以香港的社會福利及謀生條件，要全面顧及這種社會、個人、家庭、規律、制度及前途互爲因果的教育問題，確不是件輕而易舉的教育改革，更不是一下子可以立竿見影的教育成就，而必需要作出通盤的計劃及週詳的考慮。這首先要由教育當局表現出改革的決斷及考慮的誠意，否則，以「考試第一」及「文憑第一」的原有教育制度，根本無法消除造成教育程度低落的因素，而只會造就更多「讀書死，死讀書，書讀死」的書呆子。書呆子的特點，正是只求強記，不求甚解；只求應試，不求運用；只求背誦，不求推理，這種死記，強記及呆記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也就談不上有培養學生的交談、聆聽、寫作、思考及應對的能力。

這種讀書習慣及學習態度，早就受到社會輿論及教育人士的評議，並認爲這是香港式的青年學生的特色之一。事實上，呆板的讀式方法，緊張的考試壓力，早已成爲束縛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無形負担，也是香港長期無法解決的教育問題。我們無意否定考試的作用，並認爲考試是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及判斷學生學業成績的重要方式；同時，在現實社會無法也不可能全部滿足接受教育的普遍要求的確切情況下，考試無疑是一種取決的辦法之一。我們強調考試的作用，並不等於承認考試制度的絕對正確。當前香港的考試制度與教學方法一樣，仍存在不少缺點，有待改革。

即使是早已施行全民教育的英美先進國家，至今仍對若干教育問題，有所爭論，有所非議，像英美兩國的教育程度低落，特別在語言和書寫能力方面，其原因有人分析認爲是「近年選擇運用的結果」。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也和學生的生活情趣，生存哲學，求知慾望及課餘消遣，有一定的連帶關係。

香港是個華洋混雜，中西交流的特殊社會。因此，容易吸收外來影响，容易改變原有習慣，容易融會中西文化，是這個社會的優點長處，但與此同時，却相對產生了忽畧中華固有文化，忽畧中國民族色彩，及忽畧香港特有風俗的缺點短處。這也是變相造成某些不中不西的事物的因素之一。在這裏，我們無意評論這種畸型文化所產生的琦形現象，但因爲現實的影響，謀生的需求，及傳播的渲染，表面上，會形成了顧此失彼，實際上，却引致了失此失彼的反效果。

在追求西化，奉行英制及崇尚美式的香港社會，本來，重英輕中早成爲一種社會現象，即使在推行了「中文合法化」後，也無法消除這種被視爲根深蒂固的社會成見，難怪那些曾鼓吹「中文合法化」的社會名流，及以中文爲名的「香港中文大學」，至今仍以英文爲他們的「第一語言」與「官方語言」。本來，以唯英第一的香港地區，在政府和民間組成這種「無形確定」後，英文語文程度該是不成問題，可是現在也被官方人士非正式地列成問題，這倒有點令人怪異。這種中文程度低落成爲令人痛心的必然趨勢，及英文程度低落變爲令人詫異的反常現象，無疑是值得加以注視以，以便尋求某種方法，藉以補救，否則積重難返，就會「太遲了」。

既然這種情況，是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故要從這些因素加以顧及，以便由當局作出統籌兼顧，然後從教育制度、考試方式，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等方面去着手研究，謀求一種補救方法，以便有效地挽救香港教育程度低落的形勢。

富家子・低能兒的謬論

古鶴翔

我們中國有一個深入人心的觀念，這觀念就是；一個政法家應先修身、齋家然後能夠治國和平天。下倘若己身不修，己德未立，自然不能齋家，更不能治國和平天下了。這雖然是十分淺顯的道理，事實上也是極深奧的政治哲學。

倘若一個正常的人，當他和女朋友乘車外出，突然汽車失事，墮入河中，他自己脫險無恙之後，是否會置女友於不顧而自行返回家中？

肯定的，不會！

正常的人，將會自行設法，或者立即報警拯救那溺在水中的女友，決不會自行返家！

可憐得很，馳名世界的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甘迺廸就曾經與一位女秘書一同墮海，自己逃出生天之後，置女秘書於不顧，自己躲回家中，並且引起一場訴訟。

結果愛德華・甘迺廸未構成謀殺罪，——我們姑且相信美國的司法制度是大公無私的罷，而且姑且相信甘迺廸確實由於驚慌過度，因而只顧自己，獨自返回家中去罷。

即使一切確如甘迺廸所自述，即使無別情，即使僅僅由於驚惶失措而置女秘書不顧，已足證明這個甘迺廸的能力在常人之下，決不能成爲政治家。

奇怪得很，也許由於這個甘迺廸有着富貴的家庭罷，至今他仍然是美國有影响力的參議員，而且有人想推他出來做總統候選人。

這甘迺廸最近又發表怪論了，他主張接受北平提出的與美國「建交」的條件，而且應該儘快在一九七八年完成這件事。甘迺廸確有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幹勁」，可惜這「幹勁」不用來拯救被溺的女秘書，而用來打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八億大陸中國老百姓。

我國駐波士頓總領事左紀國指出，甘迺廸廢約的主張，必使太平洋的勢力平衡受到破壞。

美國傳統基金政策分析家蓋納博士認爲甘迺廸的意見是「虛妄的空想」。的確，「正式」的共同防禦條約竟予廢棄，又有誰再信任華盛頓的「空言」

美國大學名譽教授林邁可說：「愛德華・甘迺廸參議員在說荒謬的話。」

中國政府及人民對於美國廢約的可能性，已作出充分的準備；中國政府及人民對愛好自由民主的美國朋友是尊重的，友善的，但我們也經常警惕着損友媚敵的的美國政治逆流；這政治逆流出賣了印支三邦，製造了無數悲劇！

在英明的嚴總統和蔣院長領導下，我們已在進行着大建設，準備着反攻復土的大計。倘若美國廢約，我們必將更主動的作戰，迅即光復大陸國土。

同胞們，迅即作好心理上的準備啊，積極支持政府；自己的國家，必須自己來救！我們必須警惕富家子，低能兒及媚共政客的陰謀！

前言不對後語

青　冥

「偉大的，永垂不朽的毛澤東主席」在「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裏正確地指出：「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我手上有兩本書，一本是趙浩生的「中國學人在美國」，民國五十八年初版；一本是七十年代雜誌社在民國六十三年出版的「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謹將其中可傳誦的抄下來，證明毛思確是戰無不勝。

據「中國學人在美國」一書說，楊振寧「喜歡西洋音樂，因而對馬思聰投奔自由的新聞特別關心，對中國大陸青年鋼琴家劉詩昆的手骨被紅衛兵折斷的事極感惋惜。談到此事時，他兩眼凝視着地面，充份顯示出『夫復何言』的感情。」

可是在「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裏，楊振寧却說：「在中國（青冥按：指大陸），戲劇，音樂，都正在進行革命……生氣勃勃……」「我認爲中國是一個很令人鼓舞的國家。」

現在，請大家欣賞一下「鸞鳳和鳴」的趙元任夫婦，趙浩生在「中國學人在美國」一書裏說，趙元任很瞧不起「中共的『簡化漢字』運動……他說漢字一直都在自然簡化，中共不過是用政治力量強迫推行，以示『革命』……中共妄自訂定的一些字，譬如『關』字簡化成『关』，結果是『無門可關』，實在不成體統。」趙元任的老婆還說「她們的女兒愛瑞絲也造出一個簡字，而且一字含四音，比中共高明得多。」

可是「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却有如下的記載：「趙元任在北京還與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語言學工作者座談。他說：『他們的研究很有進步。我得到了不少益處。』」他的老婆也盛讚中共，眞是夫唱婦隨，可以媲美秦檜與王氏的恩愛。

至於撰寫「中國學人在美國」一書，稱大陸爲「地獄」的趙浩生，也早已改稱「地獄」爲「一個強大和充滿自信的新中國」。金錢之力，一大如斯，「夫復何言」！

翻着案上那兩本書，忍不住低吟陸放翁的詩句：「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邪自有評。嘆息知人眞未易，流芳遺臭盡書生！」

，顯示毛生前制定的左傾經濟路綫，刻正被逐漸修正或揚棄中。

四、特別強調「反蘇」的立場。新「黨章」在論述對外政策時，雖然仍強調其「三反」路綫，但卻將「反美」與「反蘇」的順序對調，成為「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此舉似乎有故作姿態給美國看的用意。葉在他的「報告」中對此一更易，故意避而不談。

五、表面上一再強調「黨內民主」，但實質上則更強調「集中」和「紀律」。新黨章第十二條宣稱，黨員有權批評各級黨組織和幹部，並可越級上述。但是緊接著下一條，就出現了一項新規定，卽共黨各級「黨委會」都應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表面上說是為「維護紀律」，實際上無異是加強共黨領導者的統治地位，不許下級批評或申訴的措施，在此一委員會的「檢查」下，上一條款的規定，顯屬虛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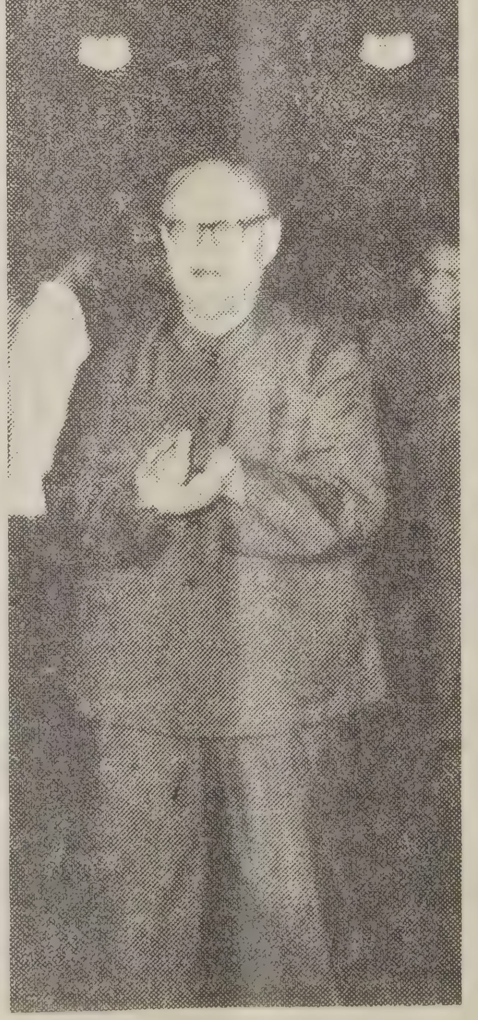
六、恢復「預備黨員制」，預備期為一年。這項條欵顯然是受到「四人帮」事件之影響；葉坦稱從「十大」以來，共黨吸收了七百多萬名黨員，成份複雜，製造了許多「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嚴重情況」。如今這種辯證式的轉變，主要標示著華新當權派，正力圖擴大他們在共黨內的勢力，其結果將導致共黨黨員更加特權化和貴族化，而共黨與人民間的隔閡將更形擴大。

七、將「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正式列入「黨章」，把知識份子視為「革命統一戰綫」的一環。共黨企圖藉此「笑臉」，加緊籠絡和爭取知識份子；這是目前大陸經濟落後，百廢待舉，在現實情況的需求下，共黨不得不發出的哀鳴。然而此種自拉自唱、一廂情願的作法，勢難如願；目前大陸知識界，正利用所謂「雙百」方針乘勢翻案，繼續對中共進行杯葛與反抗。中共「黨章」的刻意拉攏，亦正意味此種衝突難以降低與消弭。

權力鬥爭加劇經濟危機難弭

中共新「黨章」的產生，乃是華等新當權派，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結果，冀圖在新「黨章」中，進一步剷除「四人帮」殘餘勢力的影響；同時繼續肯定「毛思想」、「毛路綫」和毛的偶像地位。這是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應付潛在威脅，不得不冒險採行的措施。

其實，大陸共幹與人民，眾所周知，「四人帮」原是毛親自推選，苦心栽培多年的「文革派」「接班人」，他們一切作為大都是奉毛之命行事。因此，上述新「黨章」政治路綫的「總綱」，本身卽充滿矛盾。華、葉的報告詭辯，不僅無法使人信服，反而更暴露了他們虛偽弄假的本質。而「繼續革命論」仍被列為共黨的基本綱領，對大多數共幹和人民而言，無異又延長了他們的桎梏刑期。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原先預料，担任「修改黨章報告」者應是鄧小平，因二十年前中共「八大」時卽由鄧担任該項報告，駕輕就熟。

然而，出人意外地，竟由葉捉刀；葉久任軍職，在黨政方面實難與經驗豐富的鄧相比。其間變化，應不乏華為穩定個人政治張本的因素；觀諸新「黨章」嚴化入黨資格，增加黨員任務的規定，亦可窺見華大力培養並控制黨後備力量的意圖何在。

中共將「四個現代化」列入新「黨章」，作為共黨所應領導的任務之一，其用意不外致力收拾「文革」殘局，推行「修正主義」的經濟路綫，以挽救「文革」造成的經濟危機。「發展國民經濟」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原是鄧所曾總結成「三項指示為綱」之一，當共黨大力「批鄧」之時，曾被扣上「以目亂綱」的罪名，焉知此次將其列入黨章後，他日不知將又有何人受罪？因為大陸今天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癥結，乃在於共產制度本身，僅作枝節性和技術性的改革，終必註定其失敗的命運。

根據新「黨章」修訂「新憲」

華在「政治報告」中宣佈，將在適當時機召開中共「第五屆人大」，預料中共目前正著手進行制定「新憲」。中共現行「憲法」乃是「四屆人大」時通過，規定「人大」是處於共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這顯然是「黨權」大於「政權」；相同的，共黨「黨章」亦必高於中共「憲法」。

在此新黨章甫行修訂之際，共黨勢必因應而修改或制定「新憲」；最近北平「光明日報」卽曾撰文稱頌一九五四年「舊憲」，比前年通過的「新憲」還好。因此，預料該「新憲」的分贓性質、政治和組織路綫的部署，以及可能突出的特點，必以中共此一新「黨章」為其藍本。

評中共「十一大」的新黨章

王國枝

中共「十一大」會上，通過葉劍英「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此一新黨章，反映新當權派爲保護既得利益，暫時妥協共同制訂的分贓條欵。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一大」，制訂通過「黨綱」以來，共黨「黨章」常蘊涵極强烈的鬥爭性和易變性。此次「十一大」黨章也不例外，它是毛死後經過十個月的黨內混亂，內部權力關係發生變化，新當權者藉此以肯定和鞏固其地位；也是「文革」後兩次黨大會權力鬥爭的另一回合。

分贓會議的分贓條欵

中共「九大」的「黨章」，是在「文革」大鬥劉鄧派取得勝利後修訂的，幾乎將原有「八大」的「黨章」全部推翻改寫，內容粗疏簡畧，含糊籠統極富彈性，顯然是爲了獨裁統治者的便宜行事和恣肆濫用權力而設。四年前中共「十大」修訂的「黨章」，其主要目的則爲批鬥林彪，確立其「叛徒」、「賣國賊」的罪名，對於舊「黨章」的政治路綫與組織路綫，並無多大變易之處；當時担任修改「黨章」報告的王洪文即曾指出：「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報告和組織路綫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強調了「十大」的路綫。

然而，反觀今日中共「十一大」新黨章之修訂，則與前大異其趣。其中葉劍英的報告是修改黨章的主題說明：他一開頭就明白斥責「四人帮」「反對十大路綫，破壞黨的路綫」，因此主張在「吸取第十一次路綫鬥爭的新經驗」之後，應對「十大」的「黨章」進行「必要的修改」。而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則更直截宣告：歷時十一年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爲標誌，宣告結束了」；此外，對於中共當前的內外形勢、路綫和任務之內容，則爲新「黨章」政治面貌的最好說明。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名單，更是新黨章標示調整中共內部權力再分配的明顯例證。

「十一大」可說是華葉部新當權派鬥倒了文革派以後的分贓會議；而會議所通過修改的共黨黨章，也就是這一小撮當權派爲保護既得利益的分贓條欵。

政治路綫與組織路綫

中共召開這次「十一大」的主要目的，根據華在政治報告中表示：在政治路綫上，是要肯定「毛思想」、「毛路綫」和的毛偶像地位；在組織路綫上，一方面要繼續整肅「四人帮」的殘餘份子，一方面要「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挽救中共的危亡，延續中共政權的生命。中共新黨章的基本架構內容，勢必因應上述需要而修訂。縱觀中共新黨章，基本上，仍不改過去毛所要求的處理方法，以政治路綫爲綱，以組織路綫爲目，「綱舉目張」，由政治路綫引導並決定組織路綫。

在中共新「黨章」中，政治路綫表現於「總綱」部份：

中共「黨章」的總綱部份，是個相當重要的章節，所謂「政策、路綫」均以此爲準繩。此一部份在「十大」的「黨章」中，原被列爲「第一章」的內容，但在這次修改的「十一大」「黨章」裏，則被刻意地從第一章中抽出，另立於該章之前自成一節，這是歷次共黨舊「黨章」從未有之現象；而葉在報告中提出八點修改「黨章」的說明，其中就有四點乃爲闡述總綱的內容。足見共黨積極強調總綱的重要性，突出總綱的各項要求，以強化政治路綫的領導地位，鞏固奪權鬥爭的張本。至於共黨的組織路綫則表現在新「黨章」的本文部份：本文部份共分五個章節：「黨員」、共黨的「組織制度」、「中央組織」、「地方與軍隊中的組織」及「基層組織」等，共計十九條，比舊黨章多出七條，多出的部份是，「黨員」一章由原來的四條增爲七條，「組織制度」一章更由原有的三條增爲七條。由此可見，中共在新「黨章」中對於組織路綫的新部署，側重於以上兩部份。明瞭上述中共新黨章的基本構成後，我們當可進一步探究此一新黨章的幾個特點。

中共新「黨章」的特性

一、總綱中恢復了吹捧毛思想的路綫，共黨「十大」黨章爲否定林彪的「吹捧法術」，曾刪除許多諂諛毛的文字，此次新黨章中又繼續大肆吹捧毛的死靈魂。同時，爲了保留毛的偶像地位，硬說「四人帮」一貫反對「毛路綫」，「文革」期間的一切倒行逆施都是「四人帮」所犯的罪行。

二、強調「三要三不要」原則。但其重點在所謂「不要分裂」，並把以前王洪文在共黨「十大」所提出的「反潮流精神」，改爲「對於違反三項基本原則的潮流要有敢於反對的革命精神」。如此一來，所謂「反潮流」即完全變質，它不再是表面上黨員羣眾對幹部的「監督」，而是禁止可能破壞共黨，造成共黨分裂的一切活動。

三、將「四個現代化」明列於「黨章」中，共黨聲稱，爲了反映情勢而增寫了共黨的基本綱領，並且將「四個現代化」增列爲共黨的基本任務。華在「政治報告」中也把「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列爲「八項任務」之一

新五人幫的矛盾

李哲夫

美專欄作家左薩撰寫「五人幫」一文，指出中共「十一大」似表現一個統一陣綫，但其內部的權力鬥爭絕未過去。鄧華之間，固然存在尖銳對立；即令華汪兩人，彼此也存在爭奪接班權的矛盾。在接班權力鬥爭之前，先發生華鄧之間的內鬨，汪東興勢將插一脚，支持鄧小平，排除華國鋒。



美國專欄作家左薩，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寫道，雖然中共頃舉行所謂「第十一屆黨代表大會」以表現一個統一陣綫，但是其內部的權力鬥爭，即令是在新近遴選出的「政治局」內，絕未過失。

新五人帮 各懷鬼胎

他稱五名高級「政治局委員」爲「五人帮」，並指出緊張情勢刻存在於五人中兩名權力最大者：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

他在題爲「五人帮」專文中寫道，華國鋒和前毛澤東的保鏢頭子汪東興之間，也存在着緊張情勢。

「五人帮」中的另外兩人，是葉劍英和李先念。

即令是在「五人帮」內部，兩名權力最大者之間，即明顯存有緊張情勢。因爲華國鋒曾是造成延擱鄧小平完全復職的主要原因——正如他在去年北平發生暴動期間，曾是造成鄧小平遭到罷黜的部分原因一般。

華汪之間．爭奪接班

華國鋒與汪東興之間，也存在着潛在的緊張情勢。因爲他們是最高領導層中最年輕的人，所以兩人之間勢必將進行爭長期接班權的鬥爭。

如果在此長期接班權鬥爭之前，先發生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的內鬥，則汪東興勢將支持鄧小平，以排除華國鋒。

除了使新領導層「合法化」以外，中共此次會議並未有多大成就。

中共新領導層在此次「黨代表大會」中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並未獲得解決。這個問題是：在有關與蘇聯間的戰爭已迫在眉睫的假設之下，是否將允許軍方掌握中國大陸上的大部分資源，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防體系。

如果未能在「政治局」內獲勝的軍方獲准如此做，則蘇聯和中共之間的緊張情勢可能升高，以致於刻正從事其本身接棒人鬥爭的、易於激動的克里姆林宮，很可能決定在北平的威脅未眞正坐大以前，先行以軍事行動進行干預。

共軍扮演．重要角色

中共「政治局」內的軍方頭目人數多——一共有九人——並不表示軍方能夠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五人帮」中權力最大的華國鋒和鄧小平，都曾承諾要使經濟現代化。可是，葉劍英已太老邁，而無法「有力地參加中共領導層所經常賴以決定人選的那種內鬥」。

李先念與華國鋒和鄧小平都是一條明綫。如此一來，只剩下汪東興是軍方所選出的「委員」。但是他並不是「五人帮」中的軍方重要人物，因此也就不如表面所顯示般的重要。此種情形對於整個「政治局」亦然，其軍方的「委員」中，有若干人年歲業已老大——即使不能說是老邁。」

不過，雖然贊成快速加強兵力的軍方的影响力，目前並不具有決定性，但是却仍可能在刻正進行的奪權鬥爭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武力經濟．兩派相鬥

曾經表露欲尋求與莫斯科和解的某些初步跡象的鄧小平，可能是促使華國鋒在邀請蘇聯與北平恢復正常關係時，展現比較緩和的語氣的原因。

如果此事得以實現，則北平「政治局」所受到的欲進行快速加強兵力的壓力，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爲贊成全面經濟發展的一派所擊敗。

有關武器問題的衝突，與有關北平應該如何與蘇聯進展的爭論，有密切關連，而且同樣地與有關北平應該如何與美國進展的爭論有密切關連。

蔣經國院長嚴正聲明

中共攻台必遭擊潰

徐維中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接見美國女記者訪問團，重申國府反對美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指出美毛關係「正常化」終將引發戰爭危機，對中美兩國都是有害而無益，同時將減損美國的信譽。如果中共妄圖進攻台灣，國府有信心保衛自己，粉碎中共的企圖。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接見訪華的十二位美國女性新聞工作人員時，提出警告說，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將「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引發戰爭的危機。」

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何布樂廿六日晚上向蔣院長作簡報時透露：國務卿萬斯這次到北平訪問，沒有在「關係正常化」上與中共達成協議。

中美是最堅強盟友

蔣院長說，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中華民國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堅強的盟友；如果美國決心要在世界上維持強大的地位，它絕不能忽視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情。

他並鄭重指出：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中共政權只是個叛亂集團，不能代表中國。

粉碎中共攻台企圖

在答覆中共是否會以武力攻擊台灣時，他說，中華民國的立場是，不希望太平洋地區發生戰爭。但是如果中共攻打台灣，中華民國有信心保衛自己，粉碎中共的企圖。

他告訴美國女記者們說，中華民國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解決中國問題的政策，沒有改變。所謂「七分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爭取人心」。

中華民國會不斷告訴中國大陸同胞，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他們就有重獲自由的希望。

蔣院長並舉范園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為例，說明中國大陸人民心向中華民國。他說范園焱起義來歸，證明中華民國的政治作戰方式很有效。



蔣院長接見訪華十三位美國女記者

他希望十二位美國女記者想想，范義士是中共認為相當優秀的幹部，為甚麼他還要選擇向台灣投奔自由呢？

中共利用美制衡蘇

談到北平與莫斯科兩個共產集團內部的衝突，蔣院長認為那並不是因為它們雙方在思想上和制度上有甚麼不同，主要還是為了爭奪共黨集團的領導權。

中共拉攏美國，主要也是為了在與蘇聯爭奪共黨集團的領導權時，增加它的影響力。中共玩的把戲是利用美國制衡蘇聯。

大陸台灣生活懸殊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施行的各項措施，都是為了縮短貧富差距。「我們的理想是使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成為富人。」

相反的，中共在中國大陸上也號稱推行縮減貧富差距的政策，但是「他們（中共）却使大陸上每一個人都成了窮人。」

中國歷史上縮小人民間貧富差距的政治理想，在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的台灣實現了，在台灣，城市與鄉村間的生活水準是差不多的；電視、冰箱在鄉間到處可見，它們已不算是奢侈品了。

內部劇鬥更多動亂

中國大陸共黨頭頭之間奪權鬥爭的混亂局面，是不會停止的。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還會發生更大、更多的動亂。

蔣院長並以很堅定的語氣說，中華民國將奮鬥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他希望美國記者帶個信息給美國人民、國會和許多州議會，感謝他們對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的支持。他說，美國人民的支持中華民國就是支持自由的表現。

美國記者們詢問蔣院長，他的精力為甚麼那麼充沛。蔣院長回答說：「我每天早睡早起，同時人民支持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前排左起：陳錫聯．楊勇在瀋陽參加遊園會。

（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一九四〇年八月，兼任魯西軍區司令員。

劉鄧「二野」主力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結束後，任十八集團軍二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由冀魯豫經天津北開熱遼邊境，部隊撥歸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昌運指揮，受「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統一指揮，抗拒國軍收復熱河。一九四六年初，二縱轉隸晉察冀野戰軍（聶榮臻），番號易為晉察冀野戰軍第一縱隊，任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與國軍對戰數月，稱「楊蘇縱隊」，為晉察冀野戰軍能戰之部。同年接楊得志任該縱隊司令員。

一九四六年中旬，復隸晉冀魯豫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易番號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蘇振華），率部重返冀南，隨劉鄧「三打隴海路」。八月參加開封徐州段使戰，九月參加魯西戰役，浮國軍第三師師長趙錫田。一九四七年三月，參加劉鄧的豫北攻勢，為劉鄧主力部隊。一九四七年六月隨劉鄧渡黃河，建立大別山根據地，所部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政委蘇振華），十月率「中野」一縱，伏擊國軍四十師和五十二旅兩部。一九四八年初率「中野」一縱進淮西，成立豫皖蘇第四軍分區，把大別山和豫皖蘇連成一片，引導華東野戰軍與陳謝兵團會師平漢綫。一九四八年十月率「中野」一縱參加徐蚌會戰，圍國軍黃維兵團。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野」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升「二野」副司令員，兼「二野」第五兵團司令員（政委蘇振華），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個軍。四月參加渡江戰役。同年在劉鄧統一指揮下，單獨率五兵團經湘西循湘黔公路進攻貴州，自南冀進重慶。十一月十五日克貴陽、二十日佔獨山，二十五日佔黔西、大定，兼貴州軍司令員，所部十八軍（張國華）經黔西北進川西，配合三兵團（陳錫聯）俘宋希濂於大渡河，阻擊四川國軍西退西康。

率「志願軍」離韓

十二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人民政府」主席，集貴州軍政大權於一身。一九五二年秋率十六軍入韓作戰，接替宋時輪任「志願軍」東總指揮員，與南韓軍主力對抗半載。一九五三年七月中旬，統一指揮三個步兵軍、一千門火炮、一個坦克師與南韓軍作戰，示範諸兵種聯合作戰。韓戰結束後，升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鄧華——楊得志），繼續支援北韓守備卅八綫。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三月升任「志願軍」司令員（接楊得志）。同年九月受「上將」軍銜、一級「獨立自由」勳章，期間在韓領導「志願軍」執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懷）的現代化建軍路綫。一九五六年九月，被選為中共八屆候補中委。一九五八年十月，率領「志願軍」總部及最後撤離部隊返大陸，受北韓一級「國旗」勳章，接受中共的盛大歡迎。

時中共已發動「大躍進」，軍委內部發生林彪彭德懷兩條軍事路綫鬥爭（後稱「第二次大鬥爭」）林執行「革命化建設」，彭堅持「現代化建設」。毛澤東明助林彪，彭德懷反黨罪名成立，彭系將領所受牽動甚大，楊得風卽變，適時效忠毛林（或受毛林事前爭取），未受「彭黃反黨集團」失敗的影響。一九六〇年七月，接楊成武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朱良才）。同年率軍區一百二十名幹部下連蹲點，推廣「革命化建設」。同年十月，升任「志願軍」第六副總參謀長，仍兼「北京軍區」司令員，指揮大部「北京部隊」陸續北開蒙邊防區。一九六四年十月，率中共黨政團訪亞爾及利亞，任副團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猶參加毛林檢閱「紅衛兵」。一九六七年一月，始被揪出鬥爭，視為彭德懷嫡系將領，罷免「北京軍區」司令員等本兼各職。七十年代復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後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接替林彪親信龍書金之職。

楊勇出身紅七軍系統（李天佑、莫文驊等），早期與彭德懷關係不深。自參加韓戰後，始於彭德懷主持國防部的過程中（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長期担任「志願軍」司令員，始被視為「志願軍系」的人物，而終與一批長期致力正規化的將領同遭整肅（許光達、劉震、成鈞等）。

彭黃嫡系・劉鄧愛將
支持林彪・文革罷官
楊勇出長「廣州軍區」？

羊城客

剛卸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月在北平以廣東代表身份參加林李明追悼會，此一迹象，可證楊勇將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取代許世友的位置。楊勇是鄧系人馬，早年參加鄧小平廣西「百色暴動」，其後長期爲「二野」的主將。楊勇率「志願軍」離韓前，特往毛岸英墓前致祭，毛澤東深受感動，曾爲楊勇大肆吹噓。楊勇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因贊成彭德懷「軍事現代化」，文革時被毛林批鬥。後隨鄧小平的復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再轉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倘楊勇出長「廣州軍區」，而許世友出任「國防部長」或「總參謀長」，鄧小平架空華國鋒爲時不遠了。

出長「廣州軍區」？

兩月前，中共發表劉震出任「新疆軍警司令員」一職，劉震是前「空軍上將」，罷官達十年之久。劉是鄧系人馬，在鄧小平復職期間，先走馬上任，鎮守中蘇邊區。原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仍以中共中委身份，坐鎮新疆。直至上月十九日，新當選中共中委，廣東省委書記和革委會副主任林李明病卒北平，中共在北平的林李明葬禮上，把七十二歲的楊勇列爲廣東省代表，才證實外界傳聞楊勇將接替許世友之職，而許世友將出長「國防部」、或任「參謀總長」，不是空穴來風。

雖然中共未作出官方聲明、證實正式委派卸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取代「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位置，但從「人民日報」發表追悼林李明的名單看，楊勇是名列在廣州軍區政委和廣東黨政負責人之首，其排名是：楊勇、孔石宗、王首道、江燮元、黃榮海、焦林義、歐致富、張根生。此爲楊勇可能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之旁證。

參加「百色暴動」

楊勇湖南新寧人，一九〇六年生，入伍前僅受小學教育。一九二九年在桂軍第七軍十五師（師長本明瑞）某團當文書上士，被保送南寧教導大隊受訓。畢業後任下級幹部，參加「百色暴動」，升任紅七軍十九師（師長龔楚）連指導員。一九三一年隨紅軍入江西中央蘇區，參加所謂五次反圍剿戰役。一九三三年紅七軍併入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後，任三軍團四師（師長洪超）十團團政委，担任廣昌石城間的戰役，爲三軍團出名的團政委。

一九三五年十月，楊勇隨彭德懷「長征」，一九三七年入「抗大」二期學習。同年八月，紅三軍團改編爲國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三四三旅（陳光）六八六團（李天佑），任副團長兼政委，在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中受傷。傷愈升任六八六團團長。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爲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改稱）第一縱隊司令員，楊部擴編爲該縱隊第一旅，同年隨徐向前進入山東。次年歸還一一五師建制，任山東軍區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兼魯西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蕭華）。旋又轉隸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



左起：陳錫聯、賽福鼎、楊勇、烏蘭夫攝於新疆烏魯木齊（廸化）



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爲他建在天安門前的紀念堂全貌

一九七六年初，共帮「反右」攻擊矮鄧的主題，爲他以毛「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兩項指示，夾帶入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之中，並列學習，搞其「修正主義綱領」，用以對抗毛的「階級鬥爭爲綱」的「革命路綫」。及至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之後，「批鄧」的主題，改爲針對矮鄧於一九七三年復出以來，所提「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二十條」）：「論全黨全軍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總綱」）和「科學院工作滙報提綱」（簡稱「滙報提綱」）等文件，指之爲「三株毒草」，攻擊矮鄧以此作爲其「修正主義的理論、綱領、路綫和政策」，用以對抗毛的「馬克思主義」的「純淨化」。這些都是矮鄧「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手法，因之毛要從「反右」到「批鄧」的一系列運動中，照出矮鄧「妄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原形。

華國鋒把鄧小平與劉少奇、林彪並罪

到了九月九日毛死後，在其毛喪訃告（「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特標明「深入批鄧，繼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的政治指標，用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同月十八日，華國鋒在毛喪大會上致悼詞稱：「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戰勝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以及「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復辟陰謀，批判了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份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保證我國沿着馬克思主義道路勝利前進。」可知其時毛雖然死去，「批鄧」仍屬他們黨內的頭等政治大事。

十月六日江青事件之時，共帮內部有兩種勢力，堅持兩項要求：一爲葉劍英等力主維持毛的偶像地位，不要淸算他，否則「黨」的根本便發生了動搖，另一爲吳德、汪東興、紀登奎和陳錫聯等「文革現存派」，堅主要肯定「文革」的勝利成果」和繼續批鄧。可是因批鄧的失敗，使毛地位和「文革」成就瀕於破產。當時十月一日中共兩報一刋聯合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一文中，還特別提出「當前我們要認眞……學習毛主席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到了同月下旬，大陸各地慶祝華國鋒担任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會兩主席時，只剩下「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將「深入」和「展開」抹去了。到十一月八日，「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華國鋒同志爲我黨領袖，是毛主席的英明決策」一文中，更替華國鋒定出批鄧的新規格：「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華國鋒同志根據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提出的部署和方針政策，同『四人帮』層層揪代理人那一套，是針鋒相對的，得到了毛主席充分肯定和批准。」

十一月三十日「四屆人大會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時，吳德以「人大副委員長」的身分致詞稱：「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各級幹部，要注意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羣眾，正確對待自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十二月三十日華國鋒在接見參加「農業學大寨會議」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時說：「鄧小平跟四人帮反黨集團，雖然有過尖銳的矛盾，但他們修正主義本質沒有甚麼不同，各有一本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帳，我們打倒『四人帮』，並不等於放過鄧小平。」

上擧例子，說明一項事實，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具有敵我矛盾，決不是鄧小平寫了兩封信，華國鋒講了一段話，就能把整個局勢改變。這是毛死後一年最大的變化，也是毛生前不能預料，在地獄中心驚肉跳的大事。

毛澤東死後一年的共帮

岳騫

時間在我輩忙人的感覺是眞快，但在有些人可能覺得很慢，去年九月八日到今天，已經足足一年，想起毛澤東斃命那天的舊事，覺得如在目前。但在江青一批人，就覺得時間太慢了，十一個月的煎熬，比起過去的三十年還要長。毛澤東在地獄度過這一年，也比起過去在床上躺了五年還要長。

筆者是佛教徒，堅信地獄輪迴之說，也相信毛澤東必墮地獄，決不能往生，因此，這一年來，毛澤東眼光光看着北平城內的一切活動，一定咬牙切齒罵華國鋒：好小子，你辦的事，使我傷透了心。

華國鋒一年來辦了三件使毛澤東傷心的事

第一件，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是逮捕江青。第二件是恢復鄧小平原職，鄧小平一開腔又同毛澤東的言論相反，就這天從鄧小平談話中可以看出，完全揚棄了毛澤東路綫。第三件便是把毛澤東生前死對頭狄托（毛澤東口中一貫稱鐵托匪帮）請去北平，特別打開尙未開放的「毛堂」，請狄托欣賞「毛屍」，這三件事，都是毛澤東在地獄中搥胸頓足，發誓來生變驢變馬都必報此仇。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尖銳矛盾



不談毛澤東死鬼的事，只說北平這兩隻活鬼，華國鋒與鄧小平這兩隻活鬼，幾時才會拚個你死我活。

鄧小平二次倒台，主動力自源於江青及其一伙，華國鋒當時也屬於這一集團，因此，在華國鋒繼周恩來任了「代總理」之後，即担任了批鄧的急先鋒。

二月二十五日，華國鋒伙同江青和姚文元等人，首先在北平召開批鄧大會，出席有大專院校的黨委、學生、工人和衛戍區共軍的代表等，華國鋒在會中對鄧小平作猛烈的攻擊。他說：「今天我們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之間的鬥爭，不單是爲了那些表面上的『奇談怪論』或者像他所說『原則一樣走法不同』，不是那回事，而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決定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毛主席說：『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林彪已死，當然不會說給他聽，而是說給那個走資派聽的。」

華國鋒進而指出：「那個走資派正如歷史上死抱着資產階級不放的人一樣，錯誤估計形勢，過高估計自己，他把黨和人民對他的寬大和給他一個在實踐中改正錯誤機會的作法，以爲是軟弱和無能。」最後並指名「鄧小平犯過嚴重錯誤，但我們仍然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認眞檢討，接受黨和革命同志的帮助，回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綫上來，重新歸隊。有一些人在一些地區要保他，我看是沒有用。要他自己覺悟過來，自己保自己最好。」上述的一大堆話，經共帮內部作爲批鄧的教育文件，可知其重要性的所在。

江青替華國鋒撐腰

天安門事件後兩天的四月七日，共帮政治局便作成罷鄧和升華兩項決議，於是華搖身一變而成共帮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如果不罷鄧，華便不能由「國務院」排名「第六位的副總理」，「坐直升機」升上來。

罷鄧的決議爲：「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爲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爲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時毛澤東之意是要永遠開除其黨籍，經人立保才准保留黨籍。

由於鄧的被黜，華獲上升，當時華國鋒的歡欣心情，是難以言宣的。他甫任「總理」之際，四月二十一日接見埃及訪問團，便得意洋洋地說：「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已贏得偉大的勝利，並正進一步深入展開。」到了二十六日其所導演的「天安門事件慶功會」上，更安排了江青的講話，江青說：「對鎭壓天安門廣場的暴亂，華總理的見解和看法，都跟主席的一樣。」可知對鄧小平的罪名性質、撤職和要開除其黨籍等措施，毛、江、華之間的意見是一致的。江青又說：「某些人到現在還不服氣，認爲華總理還不夠資格當總理，資格是人創造的。」言下之意，儘管所有的人都瞧不起老華，我江青是他有力的撐腰者。

華國鋒批判矮鄧「三株毒草」

也可置之不理，這就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不同的地方。

有人說：共產黨的大陸貨公司辦得有聲有色，而台灣土產公司却越辦越縮，沒法跟人家競爭。這固然是辦事的人能力差，最大的不同是大陸公司所有貨品是「國家」供應，不計成本的；台灣土產的貨品，來自個別商人，受成本限制，不可以為了競爭，割價傾銷。

我們在台灣，可買到品質極佳的國貨，在香港土產公司只能買到過時的東西，理由在此。

台灣商品廣告不能像大陸貨支持左報那樣支持香港反共報紙，不是政府沒把我們看在眼內，我們辦反共的報紙，早就立定主意，盡其在我，能維持下去，便繼續辦，維持不來，只好關門。我們不祗一次勸國府不要倚賴美國，同樣道理，我們也不會倚賴政府支持。

新聞以外

佳視的「新大老細」

佳視變色，是由取得中共重慶雜技團播映權而揭出。當時許多人覺得奇怪，比佳視左的無綫與麗的都搶不到播映權，為什麼被視為較右傾的佳視反而抓到手？

一家左報事後以巨大邊欄報導此事，稱之為「特大漏網新聞」。據報導說：「佳視的新大老細林秀峯控制了百分之六十幾股權，是近幾個月來加股的。」

據這家左報的描述，這位「新大老細」的形像「一個青年人，黑色T恤，在猛烈陽光下，大汗疊細汗。如果不經介紹，很難想像，這是億萬大老細。」

左報作了更詳細的介紹說：林秀峯（為了加深讀者印象，還列明他的英文名字 Mr. Rogerio Lam Sou Fung），新興的五台山風雲人物，在影視圈還好像有點陌生。在香港的商場，已如雷貫耳。他的商業範圍，包括恒生銀行、新世界、和興、新鴻基……等等著名商業機構，他都是主要董事。在商界有這樣的傳聞，他的身家有多少億元，連他自己一時也無法回答你。不過，他主持的林炳炎基金委員會，用於社會辦學、慈善、福利的費用，也達三億多港元。澳門鏡湖醫院，香港的恒生銀行，都有很具規模的林炳炎紀念堂。

林炳炎雖然已故，港澳金融界無人不曉，是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林秀峯是他的兒子，早年在美國念書，學生的樸素生活，使他態度平和，三十多歲的人，這就是香港一位新型富豪。

要解釋的一點是：說林秀峯突然冒起於五台山，也實在並不突然。他和他的兄弟林秀榮早就是佳視的董事。只不過幾個月來的增加資金，掌握了控制性的股權而已。林秀榮現在是常務董事，他的妹妹林珏是署理總經理。

左報這一段詳細的介紹，老萬抄錄於此，有助於萬人的讀者對這位「佳視新大老細」的認識，雖然名字不常見，却是來頭不小。

他對「重慶雜技團」的重視，可從左報這篇特寫中見之。特稿描述林秀峯「站在港澳碼頭前邊，跟其他社會聞人一起，迎接中國重慶雜技團由澳到港」。

可見他蓄意以重慶雜技團作為佳視變色的第一炮。

據該左報說：重慶雜技團的電視版權是由聯藝娛樂有限公司三巨頭親到佳視與節目經理孫郁標簽署的。聯藝三巨頭是：謝益之、袁耀鴻、霍強。這三位仁兄是娛樂界左派分子，人所共知，其中兩名且是老萬的世叔伯。

紅色電視台

左報中的所謂聯藝三巨頭，老萬認識其二。謝益之是老牌花旦黃曼梨的丈夫，也就是當年左派中聯公司的主持人，在左派影藝圈中有深長歷史。袁耀鴻是當年管理「利舞台」「太平」兩院的民樂公司的頭頭，人人稱之為「袁伯」。被公認為「老好人」，却是左派影劇界領導人之一，中共「藝術」團體來港表演，他成為活躍分子。霍強老萬雖不認識，但他的活躍，似乎還在謝、袁之上。據左報說，他是娛樂、飲食業聞人，教書先生出身，也當過報館主筆，是我（左報特稿作者）母校的校董。

為了取得重慶雜技團的電視版權，佳視新大老細和他們串連，今後我們能在這電視台看到的節目，必將是紅彤彤的。

形成這電視台的「變色」，據說主要因為營業狀況不如理想。一個電視台的生存，不像從前「有綫電視」可以收取「節目費」，唯一經費來源是廣告費，至於把節目賣埠的收入，只佔極小數。要使「廣告費」增加，必須有較高的收視率，廣告公司的情報一般十分準確，某些節目有多少觀眾收看，他們調查得很清楚，要收視率高，必須投合觀眾的趣味。換句話說，有好的節目才有觀眾，有觀眾才有廣告，廣告多才可以生存、賺錢。

但這電視台開辦以來，簡直一籌莫展，非給予大量輸血不可以起死回生，這位被左派譽為「億萬富豪」的新大老細，就擁有龐大「血庫」，可給電視台「緊急輸血」，不過輸血能否挽救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却在未知之數。

使老萬感到迷惑不解的，億萬富豪是百分之百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與共產黨應當處在對立地位，何以左報用那麼巨大篇幅為他吹噓？

另一不解的地方，新老板這樣急於使電視台變色，是不是認為只要把招牌髹上紅色，就可出現奇蹟，吸引到萬千觀眾，從垂危中挽救過來？相信這只是主觀的願望，對眾多的觀眾來說，如果要看紅色電視台，現存的已有兩個，跟他們同走一條橋，而希望分一杯羹，用純商業眼光看，這並不是正確的路綫。

左報一再強調這位新大老細的家產如何豐厚，無非表示他「蝕得起」。可是，越懂得做生意的人，越沒有興趣做蝕本生意，據列舉他担任董事的那些大機構——恒生銀行、新世界、和興、新鴻基等等，那一家不是賺大錢？唯一不賺錢的恐怕只有林炳炎基金委員會，但這基金是紀念他老豆的，電視台如果也像他父親的基金會，他會不「赤」嗎？

在「資本家」大量投資之下
香港一個電視台變色轉向

萬人傑

一向被視爲「親台」的一個電視台，由於一位億萬富豪的「投資」，控制了百分之六十幾的股權，這個電視台便歸他「話事」。他上台的第一鑊，轉播中共重慶雜技團的表演；第二鑊，準備起用因「毛死特輯」爲全港自由人士不齒的毛家傑。因此全港人士正注視這個電視台的未來動態。許多憤激的反共人士，更準備對之採取杯葛行動。

一個電視台的轉向

讀者金名君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給老萬，表示他對左派收購了電視台，並任毛家傑爲該台「新聞經理」表示憤慨，認爲「令人難以忍受」。

但他却把這股怒火，向「國民黨駐港人員」發洩。他說：「何××先生本來是親國民黨的，他經營的××電台六七年曾作出偉大的貢献，由於電視台之興起而影响到該台之業務，雖然後來投得了××台，但由於該台是親台灣的，故無法與其他兩台一樣，接到大量的大陸廣告，因而業務不前，終於被左仔所乘。在這段過程中，國民黨駐香港人員不可能不知，如何不加以援手？本人對台灣養了這帮飯桶而感到可悲！」

單看這一段，便知道金名先生是一位標準的「衝動派」，對事有主觀成見。他的看法，與事實大有出入，老萬相信，假如他本人是「國民黨駐香港人員」，也會感到要挽救這電視台向左轉簡直「回天無力」；而他對「國民黨駐港人員」也太過苛責了。

老萬並非維護「國民黨駐香港人員」，而是認爲這電視台的轉向，既非「國民黨駐香港人員」所能挽救，也沒花幾百萬去阻止它轉向的必要。

不錯，××電台在六七年時候，「污糟辣撻，下流賤格」的呼聲，對倡亂的左仔確是頂心頂肺，有過很大的貢献，在香港獃上十年的人都曉得。可是「事過情遷」，這電台早就看風駛𢃇，每天早上大家聽到的新聞報告，和「人民電台」差不了多少。而這電台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是在「投得××台」之前的事。

人們認爲這電視台「親台灣」，只因其中有部分技術人才是在台灣的電視台接受過訓練，同時，在該電視台發表的董事名單中，有三位右報老板（所謂右報者，使用「中華民國」年號之報紙也），更使人對該台有信心的是愛國藝人馮淬帆受到重視，成爲節目要員之一。

由於××電台從我們的「戰友」轉而爲「敵人」，因此老萬對這電視台一開始就缺乏信心。老萬最不服一些人以「在商言商」爲藉口，輕易放棄立場。××電台可以轉向於前，××電視同樣可以轉向於後，所謂「沒有大陸廣告」不過是掩飾之詞。試問無綫電視台一年五千萬港元的盈利中，有百分之幾是屬於「大陸廣告」的？香港賺錢最多的幾家報紙，那一家有大陸廣告？其實，沒有大陸廣告，電視台可以生存下去，報紙也照樣賺錢。

金名君認爲××電視台沒有大陸廣告，就應「加以援手」，這觀念並不正確。我們萬人日報既無大陸廣告，更無華航、台泥、台糖之類的廣告，但並不需要任何方面「援手」，因爲我們立場堅定，有擁護我們的讀者，因此我們決不轉向，也不會倒下來。

勿存倚賴盡其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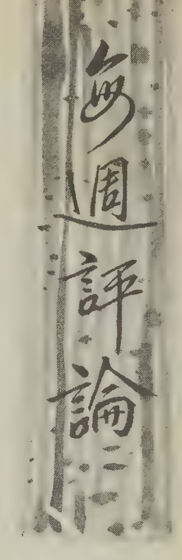
金名的信說：「萬人報刊日日與共產黨作生死鬥，我們爲打倒共產黨而與國民黨合作、團結，不知帮了他多少忙，極多反共人士對國民黨沒有好感，只因有了『萬人』，才把這帮人團結在一起。但我們的經濟情況不好，政府對我們却沒有絲毫帮助。我的意思不是要政府給我們津貼，台灣的公營公司，如中華航空公司等，寧願把廣告登在一些媚共的報紙上，却不登我們的報，眞他媽的不知是何道理！倒是岳騫先生每次去台灣，一定要搭票價比其他公司貴的華航。」

金名又說：「本人很多時在想，我們這帮反共的同志，國民黨的官老爺究竟是怎麼樣的看法，會不會被視爲害上單思病？因爲人家根本就不當你一回事，而我們這帮懵佬却整天在自我高唱要與他們團結在一起，會不會被笑爲笨仔？」

政府許多地方誠然值得批評，但金名的這種想法，實有糾正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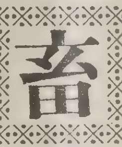
左派報紙、左派電台有許多大陸產品的廣告，因爲所有這些產品，都是「國營」的，全盤是共產黨的生意，只要頭頭批准，什麼至寶三鞭酒啦、虫草鷄精啦、珠江橋牌孖蒸啦，都可給你大力支持，反正這些產品是剝削人民勞力得來，不用本錢，拿到來香港換取我們的外匯，必須傳播界廣爲介紹。這些左報、左台，即使統戰宣傳的工作未必生效，但廣告可使產品銷路大增，因此他們要得到大陸貨的廣告支持，輕而易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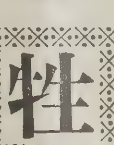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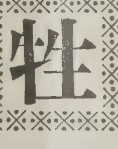
反觀台灣產品，大的企業都是民營，任由金名先生舉，也只舉出「華航」，但「華航」不可能每天登廣告。其他商品也不能由政府下一道命令，要大企業必須登某報廣告；就是有這樣的命令，商家











看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在第三版左下角看到一段十分令人難過的消息。這段消息是報導兒子和媳婦「移民美國遺棄老父」的一個家庭悲劇。作人子者不孝順風燭殘年的老父，移往美國而不思忠於處於逆境中的國家，此種不忠不孝的梟獍行爲，實值得大吃數驚！畜牲，簡直是畜牲！

據中央日報報導：「夫婦倆盡賣所有，移民到美國，棄八六高齡的老父於不顧；老父找到美國去依親生活，亦被饗以閉門羹，老先生只好黯然回國，爲廣慈博愛院收容，養兒如此，令人感慨」！

復稱：「這位被兒媳遺棄的老先生蔣世效，業已依法提出告訴，案經台北地檢處偵查終結，昨日將被告蔣程九（五十八歲，安徽人，設籍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六二巷六十九弄十五號六樓），陳鳳美（五十四歲，安徽人）夫婦兩人，依刑法『遺棄罪』提起公訴」。

據「起訴書指出：被告蔣程九、陳鳳美夫婦，於民國六十四年移民美國。臨走前，他們將在台的所有財產數悉變賣，僅留下永和鎭中興街卅二號樓房一棟，出租與他人，每日收取三千元租金供老父蔣世效作生活費。第二年，被告從美國回來，將僅有的那棟房屋也賣掉了，使得他的老父連僅足糊口的微薄收入也成泡影，生活頓陷絕境」。

這位蔣「老先生在沒有辦法可想的情形下，祗好將一綫希望寄託於『赴美依親』。可是沒想到，蔣世效到了美國找到蔣程九夫婦，應倚賴他們生活的時候，被告等竟然閉門不納。千里迢迢投靠兒媳，而結果却是被拒門外，老先生不僅傷心嘆息，感覺人生淒涼」。

中央日報記者何繼雄在前述消息後的「新聞背影」中指出：「台北地檢處昨日將一對已經移民赴美的蔣程九夫婦，依『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罪起訴。這件案子，在某些人侈言移民的今天，爲社會大眾所矚目」。

這件事本來是發生在美國，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蔣先生的兒子媳婦都是快到六十的人，可以估計得到，他們中至少男的過去受過教育作過事，不然大陸陷共前後不一定退往台灣。中國社會上有句老話說：「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像蔣程九夫婦二人，對八六高齡的老父能一腳踢開，實與禽獸無異。他們移民美國好過留在國內，因爲這種沒有人性的人，在任何國家都沒有用。

盡忠國家孝敬雙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精髓所在，辦不到這一點不能說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像前述蔣程九其人與最近訪問中國大陸的丁肇中，都應該算是不忠不孝的人。丁肇中偕其美籍妻子和女兒訪大陸。中共「重視」他係因他是諾貝爾獎得獎人。八月十七日鄧小平接見他們後，從「新華社」發出的「傳眞照片」上可以看出，這位「教授」夫婦穿的都是「解放裝」。其投機取巧竟至於此。

丁肇中一家三口八月十八日到達杭州遊覽。據八月二十三日香港「文匯報」刊出的一篇「通訊」報導稱：「二十日晚上八時，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中共召開「十一大」的消息的，杭州市「人們敲着鑼鼓，放着鞭炮，羣情激昂地遊行慶祝」。丁肇中也帶着女兒「和杭州人民共同歡慶黨的十一大勝利召開」。他說：「這是一件大事，非常重要，我看到大家個個滿面笑容，非常高興，我也很高興」。這個對政治一竅不通的盲從，甚至稱讚鄧矮子在攪國戰爭中指揮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這簡直是在挖他祖父黨國元老丁惟汾在台灣的墳墓，和辱罵他在台的父親丁觀海教授。生孫生子如此，無論生者或死者都無面目。當然丁觀海先生如果支持兒子這樣作那更不值得原諒。

蔣程九和丁肇中一樣，都是入了美國籍的中國人。他們原籍不同，出身亦異，但那種無父無君（國家）的醜惡咀臉則完全一樣！

奇怪的是在台灣「移民美國」好像是既有人羨慕，更有人大加鼓勵。八月三十日萬人傑在萬人日報「牛馬集」中以「宣傳『移民美國』」爲題對此痛加批評。他說：「一名姓徐的香港居民，原定八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希爾頓飯店舉行一個『如何投資及移民美國』演講會，門券台幣五百元，有百多人參加。但警方因這個演講會未辦好合法手續，臨時着令取消」。又稱：

「這事引起台北人士反感，一大羣學生投書『聯合報』，激憤地說：『有骨氣的中國人，不要在這時談移民，有骨氣的中國人，也不要在這時去移民』。」這批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學生，多麼值得尊敬！老一輩的人如果還有點良心的話，應該給青年學生作榜樣，而不應作些不三不四的事腐蝕我們的第二代純潔的赤心。

要使反共基地的台灣社會風氣由頹廢轉爲朝氣蓬勃，是要各方面配合的。特別是報紙、電視等要負較多的責任。然台灣有的報紙好像並不管這些。如前述那個「如何投資及移民美國」演講會，係事前在報紙上刊登了廣告，不然那裏會有百多人購券準備參加？

NO.515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九月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15

簡直是畜牲！
香港一個電視台變色轉向
楊勇出長「廣州軍區」？
中共攻台必遭擊潰
新五人幫的矛盾
評中共「十一大」的新黨章
香港教育程度低落
英記者發現小甘女秘書死亡秘密

「教育之門」

嚴以敬作

毛澤東死後一年的共幫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情悞（回文）

封淑英

修難福慧早驚花。我悞情生一念差。頭白拚將人等候。秋經幾度枉年華。

回讀：

華年枉度幾經秋。候等人將拚白頭。差念一生情悞我。花驚早慧福難修。

題杜達文社盟山水

樵西冷漁

草木臨軒伴讀書，山川明媚日遲遲，渾疑萬古一盤谷，榮辱人間總不知。

步孫博文兄「小女論婚感賦」韵

孫子生

萬派同源宗誼深，時承不棄惠南針，千金喜卜于歸日，默祝新人心印心。

依父韻寄母

孫卓姿

愧無返哺負恩深，遊子常懷母手針，若再羊城歸有日，堂前戲綵慰親心。

題百花圖

彭既白

筆底風雲滋雨露。四時百卉一齊栽。嫣紅姹紫千株艷。招賞何須羯鼓催。

天涯時雨潤榴花

黃少波

莽莽天涯人獨立。夏雩喜見滿銀泓。紅裙妬殺胭脂艷。綠蒂憐渠火齊盈。為樂及時酣酒意。論交同調結詩盟。如膏雨作豐年兆。今雨常來舊雨迎。

前題（回文）

高國華

清波綠竹涼消暑。水映榴花看眼明。萃潤雨絲垂柳翠。海浮雲影蕩舟輕。箏彈妙韻調纖手。曲譜新詞詠悅情。橫笛一吹人奏和。聲羌愛戀故遲行。回讀

前題（回文）

陳介風

雲天一角海邊涯。潤及榴花灑雨時。裙帶亂風憐晚萼。帳帷迷月戀新枝。紛紅萬囀鶯聲巧。積翠千牽蝶意痴。文酒樂添情爛漫。醺醺醉筆染丹脂。回讀

前題

衛燕山

五月榴花玉吐英。瀟瀟簾外灑丹榮。相添火樹千枝色。難得天涯一雨平。橐筆自憐遊子冗。綈袍當重故人情。巴山路近西牕遠。徙倚閒軒思莫名。

前題（調寄雨中花）

何敏公

血染猩紅照眼。檻內如霞初綻。蝶戲爐峯三月後，鳥倦人思返。

覆雨翻雲多變幻。潑空翠，沛然一旦。且莫記，夢長春事了，又作風流散。

前題（調寄黃鐘樂）

劉秉衡

乍回午夢冷餘茶。風竹翻畫何事，清響到簷牙。逥日紅巾消瘦了，可曾舒澤靨邊霞。

綺汗羞顰倚碧紗。猶恨別時情味，留不住靈槎。喜得南薰知解慍，天涯時雨潤榴花。

前題（調寄攤破浣紗溪）

潘學增

卅載投荒到海濱。今逢奇旱正愁人。幸得沛然及時雨，萬家春。

喜見片雲頭上黑，榴花照眼也沾恩。再望滂沱離畢月，慰生民。

前題（調寄雨中花慢）

蕭瑤玉

掩卷沈吟。扶筇覓句，催詩頭上無雲。奈溫風欲熨，烈日如焚。人倚瓊樓揮汗，車過綺陌飛塵。忍看憔悴，柳眉盡斂，蓮臉將皴。

流丹噴火，渥赭蒸霞，石家佳種堪珍。誰省得，天涯寄跡，海徼埋根。此日香飄鵲尾，及時雨潤猩唇。紅裙輕曳，縷衣微拂，分外銷魂。

前題（調寄醉花陰）

鄒哲夫

為洗塵懷傾杜酒。孤旅飄零久。大地又炎氛，庭際丹榴涉夏交枝茂。

參差朵朵紅初透。璀璨天工繡。綽約曳薰風，暑雨新晞分外添明秀。

前題（調寄風蝶令）

劉祖霞

柳絮剛飄盡，春容又減些。紅棉不再鬥朝霞。賸有池塘青草護鳴蛙。

夏至催鶯老，春歸令蝶嗟。莫因時易怨天涯。應喜天涯時雨潤榴花。

前題（調寄桂枝香）

何幼惠

鵑啼惻惻。怪颭戶風來，翠鈿狼藉。庭院枝繁綠暗，傍簷遮日。流鶯葉底飛還住，戀餘香，悄然收翼。繡簾塵重，篆爐烟冷，故家坊陌。

傲羣英楊朱侮白。有佳樹河陽，瀟洒城北。久炙芳姿憔悴，冶容難得。一從酥雨施膏沐，便嫣然重理巾幘。偶邀詩侶，花前斟酌，又添吟力。

前題（調寄憶王孫）

龔瑞儀

燒空照眼耀天涯。五月繽紛散綺霞。驟雨生涼濕物華。潤榴花。遊子情牽萬里家。

前題（調寄好事近）

葉惠波

萬綠突飄紅，時雨潤花蕭索。裙拜舊時情話。獨憐東風惡。

休談嬌艷未生香，往事屢如昨。楊柳當前搖曳，感天難託。

而且「副主席」有四人之多，怎麼還說是華國鋒集團的陰謀呢？

問題的關鍵正好在於「副主席」席位的增加上。

必須首先指出，「集體領導」實非華國鋒本人的意願，而是形勢使然，情非得已而實行。「十屆三中全會」安排葉、鄧二人為「副主席」，對華某實際構成了威脅，至少是使華在金字塔頂中佔不到絕對的操縱權。因為鄧是華的假想敵；葉在表面上雖然與華合作無間，但據中共內部消息傳出，他在恢復鄧小平職務問題上，曾以沉默不表態來反對華的阻撓，實際上是站在鄧的一邊。這樣，華對葉便始終不完全放心。

為了這一緣故，華國鋒為了維護個人的利益，於不能將鄧、葉排斥，唯一的補救法便是再滲透進兩粒沙子，以克制和抵消鄧小平的威脅，彌補個人之不足。

新拉進來的兩個人，汪東興是百分之百的華帮骨幹，是去年十月政變的執行者。而且，現在看來，毛澤東初讓華國鋒任「公安部長」，顯然是有意叫汪東興佐輔華某。因汪是該部「副部長」，前任兩個部長羅瑞卿、謝富治，一跳樓跛足失勢，一已死（被謀殺）。實權一直操在汪東興手中，華接掌後，汪便成了華的「馬仔」。至於李先念，則是標準的逍遙派，奉行明哲保身哲學，看風駛𢃇，一切以風向為依歸。他本有資格出任「總理」，華亦屬意於他以超越鄧小平，但他曾表態無能為力，只願任副職。現被拉進「副主席」行列，若在華帮佔上風之時要他表態，他當毫不猶豫站在華的一邊。

這樣，「政治局常委」（亦即正副「主席」）五人，若分開華、鄧兩邊，華派佔三，鄧派佔二，而正職又操在華之手，葉雖可以屬鄧派，但立場不穩，也可以靠攏華的一邊，況且垂垂老矣，講話時已若游絲，作用不會很大。總言之，除非今後再有突然事變，否則，循正途，鄧在中共頂層中，應不是華的對手。至於下層，則自當別論。

綜觀整個中共「中央委員會」階層的改組，則一個最突出的特色便是毛澤東所指的「走資派」全面復辟，新進的「文革」派徹底失勢。華國鋒說「文革宣告勝利結束」，恰是一句反話，事實是「文革」以完全失敗告終。

「勝利結束」之說，實在是一個空前的諷刺，首先是對毛澤東的刺諷，對「四人幫」的諷刺，對華幫和整個共產黨的諷刺。眞堪絕倒！

「九大」和「十大」和中委班子，基本已是「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尤其是「十大」，「中央委員」中屬老和「中」成份者，已大部分是「文革」時一度垮台或靠邊站的「走資派」。現在再有約六十名屬「文革」派的「中央委員」垮台被清洗，更換進來同樣數目的牛鬼蛇神，今日的中共「中央」究屬誰人天下，已不問可知。此是「文革」之失敗告終之一。

毛澤東對於平生所作之孽，最覺得意者是「文革」。他一再重複，「文化大革命不攪是不行的」；「文革很有必要，非常及時」；「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更要的是，毛曾強調告誡他的追隨者：「文革」取得了很多的勝利，但不能說「最後勝利」，永遠都不能說這句話。可是，現在中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告勝利結束了」，所謂「勝利結束」，亦即是「最後勝利」。這不但是對「文革」的否定和背叛，也是對毛澤東本人的否定和背叛。此以失敗終之二。

大家都知道，「文革」前還沒有「四人幫」，「文革」初期受毛重用而出風頭者，也只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王洪文是在後來冒起的，據說因救了毛的命（當是胡說）。「文革」的最早目標是「劉鄧司令部」，後一步目標則是周恩來的官僚派（見湖南「省無聯」文件「中國往何處去」）。後者因阻力太大，至毛死仍實現不了。所以基本上說，「文革」是一次未完成的、中途流產的「革命」。

（小葉）

頭，都是大唱「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四五」天安門事件，北平青年多爲周鄧反抗毛江，而鎭壓天安門事件操刀鬼，正劊子手是汪東興的八三四一，副手是倪志福的「首都」民兵師。汪倪是奉毛江命令率部殺入天安門，屠殺手無寸鐵的擁鄧青年，死傷達一萬多人。此事件，可證汪東興絕對反鄧。

汪東興手握特務大權，控制整個北平，鄧小平一日不踢掉中共貝利亞，一日不能安枕。目前共帮仍能高舉毛旗，不敢正面鞭屍，實由華汪利用特務支撐。鄧小平欲報毛澤東兩箭之仇，必先去掉華汪，才能徹底進行，除非鄧小平苟且偷生，一任華汪控制下去。

要除汪東興特務，鄧小平必須借用許韋的槍桿子，唯槍桿子才能對付八三四一。鄧小平與汪東興都是矮仔，一個是老謀深算，另一是心狠手辣，他們間絕無妥協可言，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今後要看看那個矮仔多計了。

讀者 三寸釘
（八月二十六日）

英雄篇（短詩二首）

·曙光·

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現寄上「英雄篇」詩稿，如有發表價値，請加修訂。

荷蘭讀者 曙光
（八月十八日）

獻給范園焱

你飛來了，
乘着鵲橋（註一）；
來自殘冬的原野，
烏鴉在半空喪胆，
惡狼在地上發狂，
衝出鐵籠，
從高空直降，
跟着自由之鳥，
一隻銀燕見到了親娘。
「大陸上太苦了」！
你發自良心的眞誠，
爲了救人、自救，
爲了人權、自由，
你離了烏鴉巢，
闖出惡狼窩，
行動歸隊。
別忘啊！
你的妻兒、鄉親，
仍在悽慘中，
渡日如年。
那一年那一天，
能吸一口自由空氣，
前進吧！
爲了人類的自由，
去搗碎惡狼的亂窩，
挖掉烏鴉的黑心。
可恥啊！
嘰喳喳 嘰喳叫（註二），
何謂變節？你又是甚麼？
個人問題嗎？
聽一聽全球的歡呼聲，
人類盛讚，
一片嚮往自由的丹心，
對人權的無限忠誠。
你飛來了，
乘着人權、自由的召喚，
帶着祖國人民的愛心，
爲你乾杯、致敬，
我的同胞——范園焱。

致敬李一哲

像一聲春雷，
震憾了大地；
像一朵寒梅，
在黑夜裏開放。
正當狐羣狗黨，
在揮舞刀槍，
撕殺成狂；
是你挺身而出，
指出了戰鬥方向，
「中國往何處去」？
可惜啊！可惜，
電光一閃即逝，
梅花仍沒見到陽光，
「正天」的英雄啊！（註三）
你已被關進了黑牢房。
聽吧！英雄，
地球的每一角落，
都激起了震天呼聲，
支援你、支援你……
中國人民已經走上了，
你的戰鬥方向，
李一哲，
你是一綫黎明前的曙光。

脫稿於77.8.18.亞姆斯特丹

註一：中國民間故事七七鵲橋會范園焱正好七月七日飛回祖國相會

註二：查老板在明報說范義士是「變節」「個人問題」太失良心了

註三：李一哲英雄羣之一李正天

華國鋒拉攏殺手 控制政治局常委

中共草草湊成的「十一大」，經過一星期閉門會議，終於在無聲無嗅中收場了。近幾屆中共代表大會之所以要閉門召開，自然是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因。由於「文革」導致共黨分裂，山頭派系林立，紛爭不息，開起會來當難免在許多重要問題特別是人事安排上你虞我詐，勾心鬥角，吵鬧不休。對此，中共雖美其名曰「反復協商」，但其場面之醜惡尷尬，勿論如何是不足爲外人道的。廣東話所謂「寧俾人知莫俾人見」，故會議非閉門進行不可。

例如這次「十一大」，便包含了許多醜惡勾當，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陰謀詭計的傑作。就說五名「正副主席」的安排，便很明顯的是華國鋒集團的鬼祟花樣。

人們會問，明明是集體領導，削弱、分散了華國鋒的個人獨裁權力，

萬人意見

萬斯懷希望訪平華鄧把他當猴子耍
強調「解放台灣」封了「正常化」後門
天眞熱情美國佬主動勾搭欺詐成性中共集團自己唔衰攞來衰

編輯先生：

萬斯公開訪平，挾着卡達「正常化」招牌，信心十足，大模屍樣，在北平招搖過市，與中共頭頭吃塡鴨，喝茅台，滿以爲這次出馬，無勝不歸，結果，大出乎意料之外，被華鄧玩弄在股掌上，比起基辛格詐肚痛晤赴北平，與毛周勾搭，打得火熱，大爲「失色」，兩者相比，猶如打邊爐與打屁股。

萬斯由日本乘機飛向北平，華幇正公佈「十一大」收場。華國鋒強調「一定要解放台灣」，外國人絕不能干涉內政，並聲稱堅決反美蘇兩霸。這一無情棒，重重地向萬斯頭上迎頭一擊，萬斯縱不暈機浪，也暈棒浪。

萬斯下機後，馬不停蹄即與「外長」黃華交談，雖然坐客中有毛周接見基辛格時的王海容、唐聞生之流，但時不與日，黃華在會上重申華國鋒指示，「一定要解放台灣」，要與美蘇兩霸鬥爭。這一着，已暗示中共對「正常化」關起後門，使萬斯無從下手。雖然萬斯在人民大會堂宴會中，保持笑口常開，但這一杯，確實飲得唔落。

不過，萬斯還存一絲希望，要看看鄧小平，因爲黃華畢竟是低班人馬，鄧小平是當紅炸子鷄，華國鋒也要聽他話事。不料次日，萬斯與鄧小平在頤和園交談，他們只是飲飲食食，整色整水，經過兩個半小時，對所謂關係「正常化」之路，並無實際進展。鄧小平談笑風生，口吻幽默，從口袋裏取出香烟，說任何人想吸烟，可以自己點火。卽是說，對做一件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萬斯聽了，相信冷了半截。萬斯不遠萬里，降貴屈卑，親自下拜紅朝，却料不到被華鄧當猴子耍。若萬斯具西部牛仔脾氣，縱表面保持外交風度，內心非「弗」他不可。

萬斯與鄧黃會見後，最後一關，便要看華國鋒，但華國鋒權力，不像美國卡達，個人可作決定。況中共這個攤檔，自毛死後，無人敢自作主張，一切決策，都是經過幾個頭頭商量決定。同時，目前華國鋒要看矮鄧眼色行事，因此，萬斯見不見華國鋒，沒多大作爲。鄧小平沒有明確答覆，華國鋒也正如是。其實，萬斯見了黃華，黃華已作了明確聲明，黃華的話，是代表華鄧意見，黃華只不過是傳聲筒而已。

萬斯此次訪平，肯定一無成果，美國佬天眞熱情，却硬向狡詐的中共黨人懷裏碰，眞是唔衰攞來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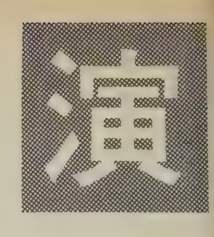
讀者 拔一毛

（八月廿五日）

鄧汪兩個矮仔 絕無妥協可言
鬥個你死我活 要看那個多計

編輯先生：

中共「十一大」分贓會議，表面出現妥協團結現象，骨子已埋下分裂的火種。從五名的所謂主席，副主席人選看，屬於文革派是華汪，偏向文革派是葉李，反文革派是鄧小平。從歷史淵源看，葉李與鄧較密切，但從個人利害看，則與華汪同一鼻孔出氣。比方鄧小平第二次垮台，葉李並沒挺身而出，維護鄧小平。足證在利害關





黎東方

。「主簿」相當於「秘書處處長」，在實權上小於「西曹椽」。丞相府的最高的幕僚是「長史」，等於是「秘書長」。下面辦文書的，是「主簿」及其僚屬，管行政的是東西兩曹，每曹有一個椽，不妨翻譯爲第一處處長與第二處處長。

總而言之，陽平關是被曹操拿下來了。張衛於投降以後，被曹操下令斬首。

張魯聽到張衛失利的消息，立刻就想出來投降。閻圃勸他不可如此性急。這個時候投降，一定被曹操看不起。（當時的不成文習慣法，是：不曾交鋒而早日投降的，免死；交鋒了以後，尤其是被圍城了以後，才投降的，就凶多吉少；至於，到了城破以後才投降，那就只有死路一條。）張魯倘若立刻投降，不至於像張衛那樣身首異處；然而，也不會得到什麼官爵。

閻圃建議給張魯：不妨逃入大巴山之中，依附山裏面的少數民族的領袖杜濩、朴胡等人，做成一種抗拒到底的姿態，然後派人向曹操談和平解決的條件。張魯認爲此計很妙，便依閻圃之計而行。

有人勸張魯，把堆積在漢寧郡郡治的財寶與糧食一齊燒光，以免被曹操佔了便宜。張魯不肯，反而貼上封條，靜候曹軍接收。果然，這件事深得曹操嘉許。

曹操不等待張魯的代表來洽降，就先派使者迎接張魯。張魯也就率領全家妻子兒女，出來叩頭。使者奉了曹操的命令，以漢獻帝的名義，拜張魯爲鎭南將軍，封爲閬中侯，食邑一萬戶。張魯的五個兒子，與閻圃，也都被封爲「列侯」。

曹操可算是僅僅打了三天，加一個夜晚的仗，便獲得了漢寧郡一大片的地盤。

他把漢寧郡的名稱，恢復爲漢中郡。

曹操張魯結親家

張魯的女兒，曹操聘了作媳婦，給兒子曹彭祖爲妻。於是，張魯又升高一格，成了曹操的親家。

張魯的這一個女兒，是否以前被張魯想嫁給馬超的那一個？我們無法查考。我們僅僅曉得，水經注這部書裏，說到漢水之南，有所謂「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塚」，山下有「女郎廟」，在女郎塚與女郎廟之間有「女郎道」。這個「女郎」，所指的便是張魯之女，曹彭祖之妻。

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八，抄錄了一塊南鄭城的碑，碑文對張魯大捧特捧：「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侚或嬪。」

曹操獲得了龐大的漢中郡，下令把它一分爲三；除了核心部份仍叫漢中郡外，新設一個西城郡與一個上庸郡。西城郡以（城固之東的）安陽縣與（興安西北的）西城縣爲主，上庸郡以（白河縣東的）錫縣與（竹山東南的）上庸縣爲主。漢中郡與西城郡均設太守，上庸郡不設太守，只設都尉。

這三個郡必須有人總管軍事。這個總管軍事的人，曹操選了夏侯淵。在夏侯淵之下，曹操加派了張郃與杜襲。

夏侯淵是豫州沛國譙縣（安徽亳縣）的人氏，與曹操是小同鄉，從少年時代便在一起，交情極好。（有人說他們二人，原是堂房兄弟；曹操的父親曹嵩，本姓夏侯。這個說法，站不住。因爲，曹家與夏侯家，在曹嵩以後曾經互爲婚姻。我個人看法是：曹嵩雖不是宦官曹騰的親生子，但極可能是曹騰的同胞兄弟之子。）

曹操年輕時候，在家鄉行爲不端，犯了法，該坐牢。夏侯淵把罪行供認是自己幹的，因此而代替曹操坐了牢。不久，曹操卻也出了全力，使得地方官把他從牢裏釋放出來。這一件事，我在以前敘述「曹袁之爭」的時候，已經提到過。

曹操起兵，參加討伐董卓，以及對袁術呂布等人作戰，夏侯淵一直跟隨曹操，先後作了曹操下面的「別部司馬」、騎都尉、陳留太守、潁川太守。曹操打平了袁紹，夏侯淵的軍階升到「督軍校尉」，專管兗、豫、徐，三個州的軍糧，此後的幾年，他不斷的替曹操打仗，打平了不少的各地對曹操「叛變」或「造反」的人：泰山郡的昌豨，濟南郡的徐和，廬江郡的雷緒，太原郡的商曜，右扶風（郡）的險麋縣與汧縣的氐人，安定郡的楊秋，終南山的劉雄，涼州的馬超、韓遂、宋建。

這些被夏侯淵擊潰或消滅的人，情形各不相同：昌豨與雷緒，是地方上的領袖，受了劉備的策動而起兵興漢討曹的。徐和是黃巾小首領。商曜是甚麼樣子的人，無考。楊秋，很像是馬超的朋友。劉雄是道地的土匪，有人說他不叫做劉雄，而叫做「劉鳴雄」，鳴雄的意思，是喊叫起來像雄鷄；這兩個字不是眞名，而是「綽號」。馬超、韓遂，毋庸介紹。宋建，是割據了「抱罕」一帶三十幾年，自稱「河首平漢王」的一位土豪。抱罕，在今天甘肅省導河縣。

夏侯淵消滅宋建，是在建安十九年。次年，他帶了涼州的將士與諸侯諸王，到一處叫做「休亭」的小地方，與曹操的大軍會合，打平了張衛，收降了張魯。

曹操先後升他爲「行都護將軍」，「征西將軍」，留他在漢中坐鎭，總管一切，自己回了鄴縣。









劉巴是荊州零陵郡人，一向不佩服劉備，劉備奪得益州以後，他閉門不出，劉備下令給將士不許傷害他。他終於出來，作劉備的西曹椽。這時候劉備鬧窮，因爲庫存都已賞了諸葛亮等人。劉巴建議，鑄造「當百」的大錢，這才濟了劉備的燃眉之急。

（廿一）曹操收降張魯

劉備在建安十九年冬天佔有益州，不僅引起了曹操的不安，也激怒了孫權。

孫權之所以憤怒，是由於四年前劉備曾經阻擋他由荊州進取益州，藉口劉璋是宗兄，替劉璋向孫權求情。現在，劉備自己却偷得了益州，顯然是以前有心欺騙了他孫權。

孫權忘記不了魯肅所描寫的，劉備在長坂坡被曹操追擊了以後的窮無所歸，一副落魄樣子。孫權更忘記不了，倘不是他情願冒險，派周瑜程普溯江西上，對曹操孤注一擲，這劉備早就性命難保。這劉備，保住了性命，又獲得南郡對岸的武陵郡孱陵縣，在該縣建築了公安城，居然又有了一個小小的局面，却又乘着周瑜忙於對付在江陵的曹仁，突然收降了在湖南的四個郡。如今，加上了益州，羽翼越來越豐滿，比他孫權的威望高。孫權於憤怒之中，帶有嫉妒。

於是，派了魯肅帶三萬兵到今日的湖南，在益陽附近與關羽對壘。劉備自己見到形勢不妙，親自率領了五萬兵，準備萬一翻臉，就大幹一場。幸虧魯肅深知孫劉之宜合而不宜分，使得孫權和劉備達成了以中分荊州作爲和平解決的辦法。（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曹操的對策，是先打張魯，佔領漢中，再由漢中南下，打進益州，以泰山壓頂的姿態消滅劉備。

張魯顯然不是曹操對手。曹操帶兵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出發。經過陳倉（陝西寶鷄）而並不南下，先向西走出散關，於五月間擊破在河池（徽縣）的氐人之王，竇茂涼州的造反者首領韓遂，由金城（蘭州）逃去了西平（青海西寧）。被他的同夥者殺了，把頭顱送給了曹操。

曹操這才轉過頭來，到漢中解決張魯。

漢中郡的名稱，早已被劉璋的爸爸劉焉，改爲漢寧郡。張魯也曾經被部下擁戴爲「漢寧王」。幸虧有一位功曹（科長）閻圃，苦勸他不可稱王；稱了王以後，便和漢朝政府永久不能妥協。自稱爲「師君」，可以；同時自稱爲「漢寧太守」也可以。況且，早在劉焉之時，劉焉曾經向漢朝政府保荐了他做了什麼「鎭民中郎將」。閻圃認爲，張魯不特在宗教的圈子裏，仍舊自稱爲「師君」；在政治的圈子裏却僅僅標出一個「鎭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已經很夠。

張魯接受了閻圃的忠言。因此，在曹操率領大軍來到了的時候，心裏一點不害怕。他知道，本人既未自稱什麼「漢寧王」，而仍是漢朝的一個中郎將兼太守，曹操不能把他當做一個造反者來治罪。而且，曹操一生以招降治叛爲作風，也許會對他不僅不懲罰，反而升他的官。

因此，張魯一肚子裝滿了投降思想。

他的弟弟張衞，堅決反對。張魯拗不過張衞的意思，就准許張衞姑且抵抗一下。

張衞選定了（陝西褒城縣西北的）陽平關，作爲防禦陣地，沿着關的兩旁，造了十幾里長的小長城，把各座山頭連在一起。

曹操來到，攻了三天，竟然攻它不下。

過了三天，張衞的小長城却忽然入於曹軍之手。是曹操用夜襲的方法把它攻破了的呢？頗有可能。這是三國志魏的部份，「武帝紀」中的說法。

郭頒在「魏晉世語」中說，曹操於攻了三天攻不下以後，本已決定撤退。他的「西曹椽」郭諶，勸他堅持。郭諶說：「部隊已經進入敵人境內如此之深，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一退便不可收拾。進，頗有勝利的可能。」曹操仍舊有點狐疑。

就在「西曹椽」郭諶進言的那一天的夜裏，「魏晉世語」繼續說，發生了兩件意外的事：一、有幾千隻麋鹿，走進了張衞的軍營，弄得陣容大亂；二、曹軍的前鋒部隊，走錯了路，走進了張衞的軍營裏。（在歷史上，敵對兩軍因迷路或大霧而走到了一起的情形，每每發生。）曹軍的一個中級軍官，高祚，想把自己的部隊集合起來，以免零零落落的在敵人營中被消滅，於是大擂其鼓，大吹其牛角製成的「號」。以爲曹軍有一大批人衝了進來。結果，張衞投降。

「魏晉世語」的說法，與「魏名臣奏」之中的一篇董昭所上的表，頗能符合。董昭說，曹操攻陽平關攻不下來，很灰心。他叫夏侯惇和許褚，把上山仰攻的部隊撤回。夏侯惇和許褚依令行事，撤回了部隊的大部份，却有少數的前鋒這時候因爲迷路而進入了張衞的軍營，把張衞的兵嚇跑。曹操得到消息，就揮軍前進，佔了陽平關。

又有一種說法，以爲進計的人不是「西曹椽」郭諶，而是「主簿」劉曄。這一種說法，見於三國志魏的部份「劉曄傳」

要對外宣佈。」

劉少奇問道：「還有沒有其他準備，要不要對外宣佈。」

毛澤東沉吟一下，說道：「像李濟琛，張瀾這兩個副主席總要通知他們一聲。」

周恩來說道：「通知了一個民主人士就沒有秘密了，索性多通知一些了。」

毛澤東說道：「也好，藉此測驗一下這批民主人士是否忠誠可靠，不過，要到出發前一日再宣佈。」

會議開過，大家陸續走出，只有活曹操端坐未動，毛澤東問道：「林老還有意見。」

活曹操說道：「主席這次去莫斯科，問題一定很多，可以預料得到的，史大林大元帥也許要同我國訂約。」

毛澤東愕然道：「我們兩國又未打仗，訂什麼約？」

活曹操說道：「兩國不一定為打仗而訂約，打仗訂的是和約，不打仗訂的是友好條約。」

毛澤東說道：「既然這樣，我們同蘇聯訂友好條約就是了。」

活曹操問道：「主席有未想到這個條約內容，我們一定要損失部份利權。」

毛澤東低聲笑道：「林老，史大林大元帥的個性我們曉得，雁過拔毛，同他訂約，當然要損失利權，翻正我這次是抱着送禮的心情去的，也無所謂了。而且損失的利權越多，更得安全，他要眞的整肅了我，這筆賬找誰承當。」

活曹操伸出大姆指說道：「主席天亶聰明，眞不可及，這一點就算準了史大林大元帥，他非放主席回來不可。」

毛澤東說道：「我抱了這個決心去的，別人怎麼說我不管，最多是駡我賣國，但賣國也要有本領。」

活曹操說道：「我要同主席說的也是這件事，將來簽條約時，最好是叫周恩來去簽。」

毛澤東說道：「周恩來不肯去，他大概以為我一定回不來了，不想給我陪葬。」

活曹操笑道：「周恩來心眼太多，他還不是僅僅怕危險，照我的看法，他可能也料到將來有簽約的事，所以先推辭不去。」

毛澤東恨恨說道：「周恩來實在太奸，這種事他都想得到，想到又不肯說，壞主意都留在肚子裏，我這人就是不信邪，他不肯作的我偏要他作，他肯作的我又不要他作了。不行，這次我一定帶他去。」

活曹操插手道：「主席不要發作這麼快，現在也不要帶周恩來去，更不要讓他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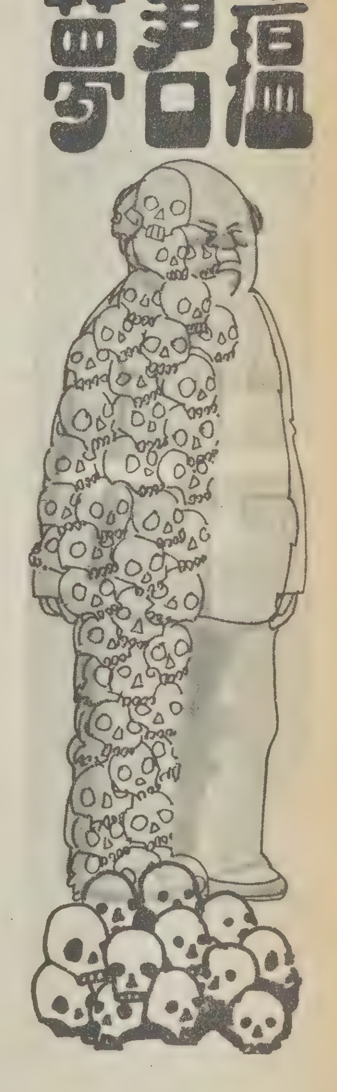
毛澤東問道：「為什麼？」

活曹操說道：「照我判斷，主席到莫斯科可能有一個時間停留，條約不是馬上就能簽訂的，主席如果現在把周恩來帶去，停一個星期不簽條約，他便可以藉口要處理公務先回來，到簽約時不能再讓他去，最好辦法是不動聲色，到簽約時來電召他去莫斯科，他不能不去，去了又不能不簽，不怕周恩來再狡猾，也非上當不可了。」



收爐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劉少奇已知道史大林電召毛澤東赴莫斯科，又知道毛澤東特別胆小，一向又畏史大林如虎，這次史大林召他去，總是凶多吉少，毛澤何以如此鎮靜，十分詫異，但是又不好插嘴。

毛澤東繼續說道：「不過，我一個人不能去莫斯科，各位同志誰陪我去。」

幾個重要頭目一聽這句話，一齊低下頭，大家都担心毛澤東去了回不來，誰也不願陪葬。

只有賀龍一挺胸脯，說道：「主席，我陪你去。」

毛澤東怔了一下，不由得笑起來，問道：「你陪我去，你能派什麼用場。」

賀龍說道：「我能拚命，有人要打主意謀害主席，要他先過我賀龍這一關。」說過掄起拳碗大的拳頭迎空幌了兩幌。

若在平時，一定會引起哄堂大笑。此時沒有一個人敢笑，也沒有人敢接腔。

毛澤東登時收起笑容，罵道：「混賬，什麼話一出你的口就胡說，我應史大林大元帥邀請去莫斯科，又不是那年去重慶，誰會謀害我，不准你亂說。」

賀龍挨了罵，咕嘟着嘴不開口，會場仍沒有人接腔。

毛澤東看看全場，問道：「有沒有人跟我去莫斯科。」

仍然無人開腔，尤其是劉少奇，周恩來都不抬頭。

毛澤東嘆一口氣，回頭看看陳伯達，說道：「伯達同志，還是你同我去吧！那年去重慶是你陪我去的，我們也平安回來了，這一趟，我們同去一定同回，你放心。」

陳伯達說道：「我當然同主席去，我懂俄文，可以替主席作翻譯。」

毛澤東說道：「患難見真情，伯達同志，我永遠忘不了你。」

劉少奇看看周恩來，周恩來仍然不抬頭。

毛澤東又向全場看了一眼，說道：各位同志都記得今年十二月是史大林大元帥七十大慶，我既然去了莫斯科，順便也拜下壽。」

劉少奇恍然大悟，心想怪不得你如此有恃無恐，原來是去拜壽，連說：「主席考慮周到，這是應該的，大概東歐各兄弟國家領導人，也要去莫斯科拜壽。」

周恩來也抬起頭，說道：「主席既然去拜壽，也要準備一份厚禮。」

毛澤東笑道：「恩來同志，這些事還是你想得周到。當然要準備一份厚禮。」

周恩來問道：「送什麼禮物呢？」

毛澤東笑道：「皇宮裏奇珍異寶多得很，揀好的送就是了。」

劉少奇說道：「史大林大元帥並不欣賞這些東西。」

毛澤東看看大家一眼，說道：「這樣說，只有從西北，東北領土主權方面打主意送一點了。」

周恩來說道：「送領土主權當然也是禮，但不能明白擺出來，我覺得正式壽禮還是要備一份。」

毛澤東說道：「你的話我完全同意，只是送什麼？要大家想一想。」

劉少奇想了一下，說道：「據我所知，史大林大元帥對中國瓷器頗爲欣賞。」

毛澤東拍手道：「這就好辦了，故宮有的是康熙瓷，乾隆瓷，多搬一些去就是了。」

劉少奇笑道：「史大林大元帥是個講究實用的人，對於這些作爲擺設的花瓶之類。」

毛澤東皺眉道：古瓷都是花瓶一類擺設，沒有什麼實用的東西。」

周恩來說道：「燒些什麼呢？仍然是厨房用的東西，是不是不恭，最好能變變花樣。」

賀龍鱉了半天未開口，此時忍不住了，拍拍沙發說道：「要變花樣容易得很，要景德鎮燒一套沙發送去就可以了。」

一句話逗得哄堂。毛澤東倒未笑，點頭說道：「渾人有時也能出精主意，這倒是個好辦法。」

劉少奇說道：「瓷沙發怎麼坐。」

毛澤東道：「無論什麼樣的沙發，終究還是擺設，史大林大元帥一個人能坐多少沙發。不過，有這麼一套瓷沙發，是中國送的，猶如前清各國進貢進來的貢品，皇帝真能用得到嗎？」

劉少奇說道：「主席既然決定送一套瓷沙發，要趕快通知景德鎮，恐怕這項工作很大。」

毛澤東說道：「請恩來同志負責去辦，千萬不

陶廣兩隊，一共僅得八枝步槍，即劉部六枝，陶部只兩枝。

雖然士氣甚旺，芸樵於建旗之日，邀集地方父老親故，告以保鄉衞民抗暴之旨，暫募兵三數百名，拔標（長矛）若干；並向當地富戶先借餉糈半月，希望將來因糧於敵，資械於寇，而不損地方毫末。起初鄉人猶疑信參半，加以張懷芝的大軍入山搜索之說，遍傳遠近，鄉人恐觸怒張部而累及自己，惶惶不可終日！何鍵鑒於此種現象，恐影响游擊士氣，乃遍貼佈告，曉諭當地居民詈謂：「張賫縱兵虐民，肆無忌憚，人民寢饋難安，今我正爲庇護鄉邦而來，必然有誘响應者，不忍置之而去。……」十餘天後，果有鄉農使用鋤頭、鐮刀，夜襲北軍，並奪取餉械以献給何部的了。原因是湘人苦於北軍的殘暴，而何鍵正設法對抗，因此聞風歸附，常於黑夜糾合殺敵，聲勢益張，軍民融洽，於是乃有爲何部輸送餉械，偵察敵蹤，或爲响導的絡繹不絕。儘管張懷芝派遣四營武裝入山來攻，行動詭秘，但是鄉人早作綫報，使何部對敵人瞭如指掌，經常都有充分準備，利用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到處騷擾，歷一晝夜，是役斃敵甚眾，鹵獲粮械甚多，敵不而退。自是深溝高壘，令人不敢妄動，而湘軍士氣大振。所以，後來有人說「何鍵八枝爛槍，幾把菜刀起家」。

驅逐北軍接着北伐

事實上，當年的北軍，在湖南境內的確遭受湘人的極打大擊。民國九年，北軍二張（張懷芝、張敬堯）敗走，吳佩孚撤退後，何鍵則從醴陵山區拖出來一支可觀的兵力，因而奉調衡陽至零陵一帶駐防，一躍而升編爲騎兵團長。民國十二年，以清剿湘南的土匪有功，晉升第九旅旅長，隸屬第四師唐生智部，歲駐湘南數年，負責綏靖地方，訓練所部，遂成爲一枝在湘軍中前所未有的勁旅。

民國十五年夏季，當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時，投機的唐生智獲升爲第八軍軍長，而何亦升任該軍第二師師長爲先鋒。時蔣總司令曾駐節長沙指揮，經汨羅江一戰，克岳陽、連破汀泗橋、賀勝橋之敵，直薄武昌，會師城下。吳佩孚始由漢口北逃，而武昌則由敵之湖北督軍陳嘉謨，警備司令劉玉春部負隅頑抗，力阻國軍北進。何鍵揮軍攻大軍山，以漁筏渡屯口，直凌江漢，一股而佔領龜山，樹旗於山巔，武昌之敵，望而喪胆，江漢敵軍，立即反正，其他友軍也同心協力，趨蔡店、孝感抄至敵後，截斷了平漢鐵路，佔領了鷄公山。何部首先得到漢陽兵工廠械彈，使其軍威大振，原包圍着武昌城的四、七兩軍，乃得以應援江西，以何部陶廣之旅接替圍攻任務，因先得陽夏，斷其接濟，令到敵人守軍士氣大爲消沉；陶部遣迎長朱興睹伺機對敵誘說，勸其開城投降，不僅保證無罪，而且論功行賞。於是敵人迅速開城迎降，而督軍陳嘉謨、劉玉春等方臥篤苫，於朦朧中遂遭何部所俘虜。

這一天正是何部已佔領漢陽達四十二天，也正是十月十日；在十五年之間，曾先後兩度克武昌，同一月日，實屬巧合！前之辛亥革命，創建民國；後之北伐，則復興統一之局，認爲歷史最有意義的事蹟。論者每謂何鍵首取漢陽，實爲北伐殊動！因之，何氏晉階爲上將，任第三十五軍軍長兼鄂西指揮官，掃蕩殘敵，連攻郯北，並使大軍鄂東，下九江、合奏克復南昌之捷。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奉軍張作霖部的主力沿平漢鐵路南下，其先鋒一度曾達漯河，企圖趨佔武漢，由長江東下，計劃會合津浦綫之敵，攫取金陵。而國民革命軍最高當局的決策，則先於敵人，集中駐紮馬店，差次結合；而柳林、信陽間百餘里的道路，忽遭當地「紅槍會」的人馬所破壞，前後阻截國軍運輸，以致給養皆短；同時湘、鄂間的共黨份子，亦蠢蠢欲動。何氏乃與參謀長龔浩（字孟希，湖南益陽人）決謀：先除巡憝，再滅小醜，遂揮軍北上，並飭令工兵，連夜修築道路，恢復交通，策應前方友軍，卒使臨潁、上蔡諸役，連戰皆捷。不到兩週已席捲開封、並與馮部會合，敵軍悉數北竄，革命軍則控制了大河以南。由於革命軍進展迅速，勢如破竹，因此不久，便有山西的閻錫山內向北平亦發生了動搖。無怪乎有人說民國十七年北伐全勝之局，實爲肇基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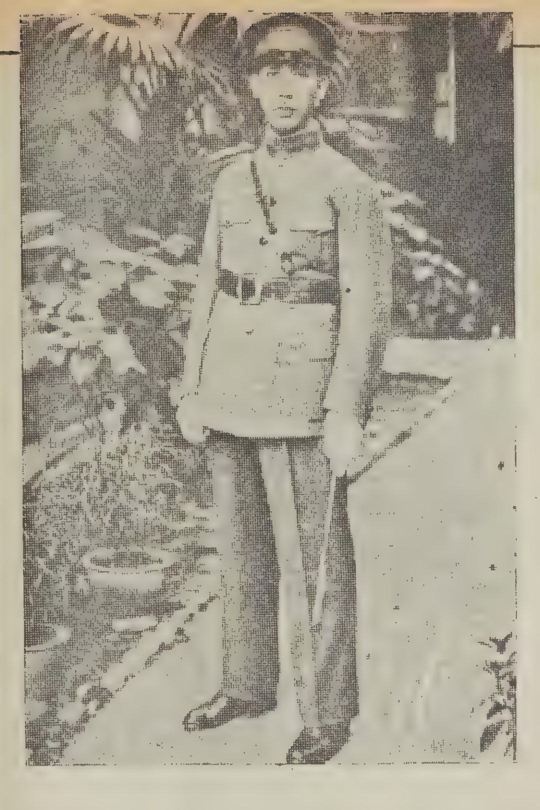
馬日事變的領導者

可是在北伐之初，共產黨却已滲入了革命軍中，陰謀篡奪，武漢政府極力向左轉。一日，漢口舉行會議，俄人鮑羅廷、毛澤東、朱德之徒，曾倡言清算地主，發動階級鬥爭，羣相驚愕而默然！何芸樵獨持異議，並密謀清除此輩，惟格於環境，一時未能展其抱負。由於唐生智力主左袒，而毛澤東、李維漢、謝覺哉、滕代遠等中共頭子們，亦已分別盤據於湖南省各黨部及工農團體中，陰謀指揮暴動，沒收人民財物，連累而及於軍人家庭了！因而赤燄高張，禍在眉睫！致令這時的何鍵所部均感不安，岌岌可危！這樣一來，更促使何鍵的反共意志日益堅決，於是外聯鄂軍夏斗寅師，由沙市進迫武漢；命余湘三馳赴長沙，檄調教導團團長王東原及營長陶株，會同許克祥、李仲仁、周榮光、張敬公各團，於民國十六年五月廿一日晚上，合力圍捕共黨，解散其脅從份子，消滅了共黨的一切組織，不僅長沙市的共黨份子全被肅清，那整個湘局亦危而復安，這就是所謂「馬日事變」，因依韻月排列，廿一日爲「馬日」也。這時何氏在武漢則佔領共黨工會及兵工廠政治部，驅逐李立三、劉少奇、揭發共黨罪惡，促發清黨，武漢赤色政權因而瓦解！

也許有人懷疑唐生智既力主袒共，且向來嗜殺，順我者存，逆我者亡；而何鍵又隸屬於唐部，難道他不怕唐殺他嗎？其主要原因是何部實力最強，所部師旅團長，以醴陵人爲最多，如師長劉建緒、陶廣等部都是。唐可殺何，但何部勢必因之而反唐，唐屬下的另兩軍劉興、李品仙等部實力，合起來仍不敵何的一軍。這也是唐不敢殺何的因素之一。唐生智媚共，何鍵反共，唐、何的部下都是湘人，因共產黨在鄉猖獗，而引起了整個湘軍的公憤！如果唐生智殺何芸樵，何部固然將會反唐，而其他兩軍也可能會採取反唐的行動的，則唐生智將不打自倒，使野心勃勃的唐生智不能不權衡輕重。這也是他不敢對付何的最大因素。

何鍵反共最堅決（上）

胡養之



在一般中國人——特別是一般中國文人的心目中，都以為大凡穿上了二尺半的軍佬，總是飛揚跋扈、蠻不講理的大老粗；是其是在軍閥時期的封疆大吏，更被視為殘民以逞的土皇帝！不錯，軍人中確有飛揚跋扈之徒；甚至有以倒戈為職的，利用「槍桿子出政權」的。可是允文允武，愛國愛民之輩，亦不乏其人。例如前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將軍，原為秀才出身，却非常注重武藝；且其誠懇謙虛，平易近人。民國三十九年（公元一九五〇）二月，筆者承一位同鄉前輩之介，得晉晤何先生於九龍城國際公司三樓，傾談之餘，印象猶新。記得當時何氏身穿青色呢絨馬褂，對襟銅扣，足登布鞋，據他說：「他在五十五歲使已中風，行動感不便！」但在他那長的面龐上，依然容光煥發；頭頂禿髮而兩目則炯炯有光，一望便知他是叱咤風雲的人物。

父得窖藏重振家聲

何鍵，字芸樵，別署容園，湖南醴陵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三月十七日；至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三月，以病卒於台北國防醫學院附屬診所，得年七十。他幼時的家庭環境不差；且生長於一個世家。據他的「容園自記」說：『……先世宋御史雯山公，因忤賈似道，被貶潭州，始占籍醴陵。至廿一代祖天寵公，字東台，清進士，樂善好施，有名於時，湘撫使者林紹祖，曾題贈「讀書門第，積善人家」聯語，懸諸門首。其子六人中，有五人為邑庠生。至祖父明德公，家漸落，勤儉律己，敦厚待人；父忠善公，母湯太夫人，躬親耕織，唯稼穡是務。……』

相傳何芸樵之父，於農地中墾植時，曾經掘得寶藏，所謂「否極泰來」，使何門重振家聲。據其自記說：『督工避土墾荒，工人惰傲，歷月未完，父婉促之，即憤拋鋤鍬辭工而去，父續墾，聞鏗然有聲，視之，則黃金白鏹盈罈，工人聞訊，返索鉅額，父多與之。不意工人得金，病患連年，終於赤貧如故；且至鰥孤而死！父猶為之殮葬；並以此訓家人曰：「妄取非份之財，必有災禍！爾曹宜以此貪婪之工人為鑑。」又曰：「此金吾何敢獨自享受，必用於公益慈善事。汝等但勤學，發奮圖強，謀所以自立立人之道，家雖得鉅金，猶應安貧如故，以報祖宗之德也」。……』

代課私塾保定畢業

芸樵幼時，性甚穎悟，八歲得從兄莆田之助，就讀於隣近私塾，三年讀完五經四子書，所作詩聯文辭，都有可觀。一日，塾師聞鳥雀鳴聲，即以出聯課曰：「鴉雀報喜」；芸樵不假思索而應對下聯曰：「鳳凰來儀」。老師大為驚賞！更難得的是如遇師有事外出，輒令芸樵代課，同學也其子弟來學，幾乎座不能容，奉束脩以承歡，稍舒父母勞作。

芸樵不獨發奮求學；且一向嗜武藝。每當課餘之暇，即練各種拳術，以鍛鍊為娛樂，積時功深，是故以文武才藝稱於鄉。每逢歲時令節賽會，芸樵也往往被推為主導者，因習以為常。然而芸樵之父却不願其子終老於鄉間，即令芸樵解館應湖南法校之試，名列第一。時值辛亥鼎革，乃投筆奮起，前往南京，進於入伍生隊，旋入第二預備學校；遞進於袁世凱所辦的保定軍官第三期畢業後，即被分發回鄉為見習官。其時為茶陵譚延闓主湘政，而衡山的趙恒惕則長湘軍第一師，宋鶴庚即為該師的第三團團長，何芸樵因初出茅廬，則任該團第九連排長、連附，這是何鍵發軔之始。

八枝爛槍游擊起家

不久，芸樵野心漸大，曾「豎桿子」（湘諺豎桿子即謂獨豎一幟的意思）。由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北洋軍閥張敬堯督湘，偕吳佩孚、張懷芝等軍壓境。湘軍以屢戰不利，乃退守郴縣；張懷芝駐醴陵，聲勢尤兇；芸樵奉命為劉（陽）醴（陵）游擊司令，以擾敵之後方。但當時無槍械粮餉，赤手空拳，所謂「光桿司令」是也。要想抗禦當前精悍的強敵，自是不可想像的。而芸樵則沉着勇敢，從容部署，並設游擊司令部於一座大山的長水坑，所屬劉建緒，

底與栢加簽約，轉而投在RCA公司旗下。

傷心旅店一舉成名

一九五六年一月，艾維斯的「傷心旅店」專集推出，立刻成爲他的第一張金唱片；同年，他又錄製了三張金唱片。在RCA代理艾維斯的頭兩年，他成爲該公司的搖錢樹，他的小唱片專集連續五十五週高居暢銷榜的第一位（其銷路佔世界唱片市場的百分之七十）。

事實上，在艾維斯於一九五八年被徵召入伍服役之前，他已灌製了十二張全美最暢銷的唱片，而且全是金唱片，那年他還拍了他的第四部影片「搖滾歌王」。這十二張金唱片包括「傷心旅店」、「獵犬」、「柔情蜜意」和「牢房搖滾」。在推出「獵犬」後，RCA公司又同時發行了七張專集唱片！每一張都引起一陣狂熱。

他所拍的影片也風靡一時，其中包括他的處女作西部片「柔情蜜意」；該片的主題曲又使艾維斯在唱片史上創造了一項驚人記錄：甚至在唱片還未灌製之前，各方的預約數量即已迅速突破了一百萬大關！突然間，印有「我愛艾維斯」的紐扣、運動衫和氣球像洪水一樣的流行起來，然而不止如此，另有一股「我恨艾維斯」的洪流隨之而生，其聲勢雖然比較小，但也非常可觀，而且，這些印有「我恨艾維斯」的玩藝確也爲艾維斯·皮禮士利公司賺進不少鈔票。

六歲時貓王與雙親

事母至孝耿耿於懷

皮禮士利本是雙胞胎，但他的孿生兄弟在出生時已夭折，只剩下他一個人。所以他的母親對他的寄望很大，希望從她一個兒子身上，獲得兩人的安慰。因此之故，他對母親也就似乎更虧欠一份孝意。在他來說，他希望能代表他死去另一兄弟，給母親更多快樂。他母親一九五八年去世時，才四十三歲，這是他原本樂觀的生命中，唯一經常耿耿於懷的傷心事。他常常說：「我的母親爲什麼那樣早就離我而去？她該可以再活二十、卅年，看看她兒子的奮鬥情形，讓他兒子有更多使她開心的機會。」誰知他自己在四十二歲，如日中天的壯年，竟會和他母親一樣英年早謝，無怪乎他的歌迷和影迷們，會爲他唏噓不已。

正如的他處女成名歌曲「傷心旅店」淒愴的歌詞裏所說的：

自從伊人離去
我另遷新地而居
在寂寞街道的盡頭
一家傷心旅店
我如此寂寞孤單
寂寞令人魂斷
雖然旅客如雲
還可找到房間
容納傷心情侶
悲悽哀啼欲絕
寂寞令人魂斷

婚姻失敗寂病纏綿

這位譽爲貓王的歌星，雖畢生置身脂粉叢中，但結果似乎是這首歌裏所唱的「寂寞令人魂斷」。他和妻子庇絲拉於一九六七年結婚，開始倒也恩恩愛愛，但不久就異夢同床，雙雙寂寞的婚姻，將將就就的延續了七年，終於不歡而散，於一九七三年，兩人正式離婚。有人說他們的婚姻能延續這麼多年，這是爲了他們所生的一個現年九歲的女兒瑪麗。離婚後，他們仍然保持密友般的往來，共同監護着瑪麗，他的妻子庇絲拉解釋她之所以要離婚的原因時說：「我受不了他那種孤獨與單調的生活，但我却永遠無法改變他。」可知他們的離異，並非是他在外面沾花惹草，而是她受不了他的冷漠。

離婚後的皮禮士利，過着一種極不正常，令人難以捉摸的生活。近年來在愛情方面，他還是不斷的和美麗少女往來，有時似乎水到渠成，已發展到婚娶階段，但結果還是鏡花水月。他的身體狀況也一直不好，可說寂病纏綿，曾數次因腸疾，綠內瘴眼疾與心臟病等住院治療，他近年來又一直缺乏安全感，總覺得有人要謀害他，所以他無論到那裏，都有保鏢隨行，他本人也隨時帶有手槍，可知他的確是生活在一種孤獨、寂寞與緊張的生活中。不過，他歌唱興趣和受人熱愛一次成功的演唱，如果不是發生這次大不幸，他下個節目，馬上又得登場。

二十年前，他以打破美國歌壇的大胆作風，以火辣辣、熱騰騰的動作，配合着喧騰怪叫的歌聲與驚天動地的旋律，像狂風捲着鉅浪，一波波衝擊着熱門歌曲的傳統，從而把他的獨特風格帶進了美國的歌壇。這種五〇年代的大震憾，以雷霆萬鈞之勢，將歌曲帶向一嶄新的皮禮士利世界。這不是偶然發生的巧合，而是他智慧與衝力的成果。如今，他已散發盡他生命的熱力，歸於冥寂，他所創造的風格，顯然仍將在世界歌壇上薪火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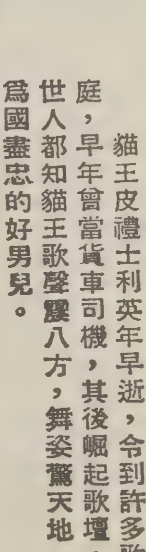


離婚前的貓王合家福

孝母忠國的貓王

尹靜心

貓王皮禮士利出身貧苦家庭，早年曾當貨車司機，其後崛起歌壇，爲搖滾音樂開山祖師，名成利就。世人都知貓王歌聲震八方，舞姿驚天地，却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位事母至孝，為國盡忠的好男兒。



從軍時期的「貓王」

一九五八年三月廿四日上午七時，當時已雄霸美國歌壇，顛倒無數青年男女艾維斯．皮禮士利，離開了他價值十萬美金的豪華別墅，向孟斯斐新兵營報到。暫時摒棄了絢麗多姿的生活，撇開了無數千嬌百媚，爲他瘋迷的少女，停止了每場表演五萬元的節目，和常人一樣，開始去當月薪七十八元，訓練嚴格而艱苦，且隨時待命作戰的美國大兵。他不但毫不沮喪，且顯得神采抑揚。他也拒絕了有人要爲他向長官說項，安排輕鬆工作的好意。堅持要過列兵之癮。他說：「我以履行我應盡的義務爲榮。我要好好的盡我職責。」

入伍當兵艱苦忙碌

有人認爲像他這樣的知名人物，可能會列入軍官名單，但沒有這樣做，陸軍一視同仁的把他送往德州荷德營的第二裝甲師，接受基本訓練。他所在的第二裝甲師，第二戰車團，第一連，不得不加派一個人，爲他處理每天到達的三大袋信件。軍事訓練，自然是像他預想中那樣艱苦而忙碌，他却是安之若素。

訓練至第五週時，他晉升爲代理副班長。負責訓練的長官說，他是一個循規蹈矩，名列前茅的新兵。當年八月，他得到一次傷心的特別假，他的母親重病。他獲准飛返探視，陪侍兩天後，他的母親終於因肝病去世。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傷心的日子了。皮禮士利事母至孝。他剛入營時，有位記者訪問他時，問他當兵後最想念的是誰，最感難過的是什麼事。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說，他最想念母親，最傷心的是入營時剪掉他心愛一頭「秀髮」。喪事處理完畢回返軍營後，他還有一段很悲痛的時期，久久不能平復。他後來經常去看他母親的墳墓，從未間斷。

九月廿三日，他隨着其他一千三百名補充兵，乘船前往德國接防。他在法蘭克福以北的佛里堡服役十八個月。他臨行前興高彩烈的告訴他的歌迷們說，他要去追碧姬芭鐸。到復國後，他在第三裝甲師第一中型戰車營開車。一九五九年六月，他奉派開吉普車。一九六〇年二月，他升任一個三人偵察小組的小組長，看來似乎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不過他的服役期也已快近尾聲。同年三月四日，他就奉命解甲還鄉。他一再表示，在軍中這段日子，是他很珍惜的美好經驗。

他還鄉的消息，又引起了一陣騷動。引起許多青年發表使人發噱的妙論。有位青年說：「我們担心這位介兄回來之後，會搶走我們的女朋友，我們的女朋友可能會因爲他回來而不安於室，但他的歌我們不能不聽，他唱得實在太好了，叫我們眞難選擇！」

他眞的是這樣一個「花蝴蝶」型的浪蕩子嗎？的確，在他生前這一段璀燦的歲月裏，他閃亮的光芒，不知會使多少女孩子眼花撩亂。如痴如狂，而沉迷在他磁性的歌聲裏，醉倒在他開敞的手臂中，但他主動去爭奪者甚少，投懷送抱者實多，咎在何方，遽難定論。

生於貧家曾當司機

他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出生於密西西比的托伯洛鎮，父母親是貧窮如洗的小佃農威龍．皮禮士利和葛拉狄絲．皮禮士利。

皮禮士利的歌唱生涯可遠溯自小時候隨父母上教堂的那段歲月，那時候，他參加教堂的唱詩班。十二歲生日那天，他的雙親送他一把吉他做爲禮物。於是，他在自己願意撥弄之下學會了彈吉他。

在一九五四年灌第一張唱片以前，他時常流連在地方上的俱樂部中，黑人唱詩班不時在那裏演唱，他並且還從收音機收聽黑人藍調歌手的歌曲，他最喜歡的一首歌叫「沒關係，媽媽」，他灌第一張唱片時唱的就是這首歌。

當時，他的工作是駕駛貨車，週薪卅五美元。

皮禮士利一生中，幫助他最大的有兩個人：太陽唱片公司的山姆．菲利普斯和RCA公司的湯姆．栢加上校。

艾維斯於一九五四年結識菲利普斯，與他簽約，迅速推出他的第一張唱片：「沒關係，媽媽」。艾維斯一共爲太陽公司灌了五張小唱片，每張的一面是一支藍調性的歌曲，而另一面則是一首鄉村風味的歌曲。

這時，艾維斯已在孟斐斯地區附近到處演唱，而且已經受到一個人的注意，此人就是湯姆．栢加。艾維斯的前程是因他而不可限量。栢加眼光銳利，是一位十拿九穩的經理人。艾維斯於一九五五年

阿拉伯世界的分歧

阿拉伯世界是一個廣大的地區，全部人口達一億四千萬人。雖然阿拉伯各國之間，有着共同的歷史淵源、文化傳統、語言文字及回教信仰在維繫着它們的團結。可是在這種「團結」的背後，它們之間却仍在政治上、經濟上和領土上進行着深刻的競爭，以致於在阿拉伯世界時常發生危及世界和平的武力衝突。

陳獨塵譯

埃及總統沙特

以阿日內瓦和會舉行在即，此際阿拉伯國家亟急採取一項和以色談判的共同立場，可是，埃及和利比亞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却在這個時候——七月下旬——進行一場邊境戰爭，舉世爲之注目。

在這個阿拉伯地區存在着五個基本的緊張原因：封建富豪和貧苦民眾之間的階級鬥爭，原有的種族忠誠以政黨的姿態出現，阿拉伯世界存在著歐洲殖民主義從前劃定的人爲疆界，各阿拉伯國家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及對基本的東西方衝突之反應意見紛歧。

埃利衝突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人物與國情的不同，埃及總統沙達是一位經驗豐富而態度溫和的政治家，他已決定採取親西方的立場並要和產油的保守富國沙地阿拉伯並肩爭取中東問題的和平解決。利比亞的格達費是一個好戰的回教徒，他反對和以色列做任何的妥協。格達費也支援阿拉伯世界的急進組織，進一步地要實現他成爲統一的阿拉伯民族領袖之雄。

利埃邊界衝突並不是格達費和其他回教國之間的唯一爭執而已。利比亞也時常和蘇丹發生衝突。

在阿拉伯世界的西陲西薩哈拉，現有一場分由東西雙方支持的衝突，不過，鬥爭的原因不同就是了。

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互相指責對方覬覦西薩哈拉的礦產，並且也相互指責對方企圖推翻己方的政府。

阿拉伯國家內部的衝突以黎巴嫩內戰最爲嚴重，不僅黎京貝魯特的中心區已變爲廢墟，而且約有六萬人在內戰中喪生。就黎巴嫩人來說，這場內戰，是親西方的基督教徒與左傾的回教徒之間的衝突。但是這場內戰也是阿拉伯世界內部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意見紛歧而釀成的。

另一次不大顯明的阿拉伯內部衝突是叙利亞和伊拉克之間的領土爭執。而且雙方都在巴勒斯坦問題採取不同的立場。伊拉克反對和以色列做任何的談判，而叙利亞則溫和地推動日內瓦會議。

伊拉克也對油產豐富的科威特做領土主權的要求。這兩個國家的邊境爭執終於在一九七三年爆發了武裝對抗。

北也門也向南也門做領土的要求，所以，沙地阿拉伯支持的保守共和國北也門和蘇聯支持的左傾馬克思主義政權的南也門之間偶而發生武裝衝突。

儘管阿拉伯世界內部你爭我奪，可是阿拉伯世界對外一致的觀念却仍存在着。截至目前爲止，阿拉伯世界在對以色列戰爭期間，表現出最大的團結。而這種阿拉伯的團結於一九七三年達到了最高潮。那時候，利比亞捐棄前嫌，派出了四十架幻象式戰鬥機到埃及前綫，伊拉克派軍協助叙利亞，而摩洛哥也派出一個旅到叙利亞參加對以色列作戰。甚至有些阿拉伯人士坦白地表示，他們相信，一旦中東問題獲致和平解決，阿拉伯的分歧必將加劇。

一位巴勒斯坦人焦慮地閱讀利埃衝突的新聞時說：「如果阿拉伯國家沒有以色列可鬥，它們之間將會彼此發生戰鬥。」

雖然如此，阿拉伯人指出它們有一個行得通的民族體制——阿拉伯聯盟。這個成立於一九四五年的阿拉伯聯盟現有二十二個會員國，其中一個是新近變得獨立的吉布地。恢復黎巴嫩和平的就是這個阿拉伯聯盟的和平維持部隊，阿拉伯聯盟在阿拉伯內部衝突中，不但不爲之解體，還能夠實際地發生其功用，這個事實給予阿拉伯人一種希望——他們那統一的希望總有實現之一日。

（譯自紐約時報）

寫稿目的是對共鬥爭

古鶴翔

抗戰前兩年，筆者還是一個初中學生的時候已經跟人寫東西了，並且在校刊和「大華晚報」發表，間時一篇稿子只得幾角錢的稿酬；雖然這樣，筆者從那時候起就十分認眞地寫，一點也不會馬虎，因爲寫稿的目的絕對不是爲了稿酬，在校刊寫東西是完全沒有稿酬的。

由於自小就喜歡看書，而且受到「文章經國」思想的影響，寫東西時實在十分認眞，決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疏忽；當然，由於思想及水平的限制，錯誤是有的，但錯誤的原因決非偷懶或馬虎。

在一九四九年，即大陸淪共之前，筆者寫的東西很多是大錯特錯的，不但爲中共吶喊，而且禍國殃民。雖然這樣，爲中共禍國集團吶喊時，筆者是認眞的，當時自以爲是「救世濟民」。筆者曾經自己嘲笑自己說：「少時壯志比天高，濟世救民意氣豪；蹉跎忽已四十年，暗笑我身難自保！」

由共區逃返自由世界之後，曾經有一個時間十分潦倒。那時候曾以「沈芳」（紀念先慈沈德芳）筆名投稿到某某日報評論版，該報稿酬每千字三元，事實上左折右扣，連標點符號也不算入稿酬之內。

雖然如此，筆者並未因稿酬低而疏忽，仍是十分認眞地寫；因爲「文章經國」的思想指導着我。

現在筆者雖非富有，但生活可以維持，連在共區坐牢時剛學走路的孩子也在大學以甲等榮譽生的資格畢業了，自然更不會爲稿酬而寫作。

在寫作時，筆者是句斟字酌的，必定再三推敲，連半個標點符號也詳加考慮。無論每篇百元的社評，或者十元千字的雜文，甚至沒有稿酬的稿子，筆者都是認眞地寫的。

爲甚麼對寫作這麼認眞呢？理由很簡單：筆者認爲寫作就是生活的目的，寫作就是對中共禍國集團的戰鬥，寫作就是救國自救及救後一代的行爲！筆者已經老了，而且一向生活儉樸，個人所求者只是兩餐一宿，絕不喜歡任何應酬，任何娛樂，筆者念念不忘的只是滅共復土，剷除中共禍國害世集團。只要中共禍國集團崩潰，筆者一生的願望就算達到了。

由於寫作態度的認眞，筆者絕對不願意別人隨便竄改自己的文章。當然，編輯有權改正任何作者的文章，但必須依據國策、眞理、正義及修辭的原則，只可點鐵成金，不能化鐵爲銹。

在我記憶中，有兩位主持筆政的人把我的東西修改以後，使我佩服及感激的。第一位是以前主持星島日報鄉情版的柯武韶先生，他很少修改我的東西，但有一次我把地名搞錯了，他却認眞地給我修正。另一位是香港時報的李秋生老前輩。有一次我引用一則電訊的中譯來寫稿，誰知引用的中譯是錯的，李秋生前輩除給我改正外，還專函給我以指示。這兩件事，可說化腐朽爲神奇，使我永遠感激，永遠難忘！

的確，寫稿的人必須認眞負責，改稿的人也同樣要這樣，決不應亂改別人的文章。有一次，我把一個學生的文稿弄多了一個字，這位好學的女孩子也向我提出疑問。這種女孩子，我是歡迎的。

總之，在大陸淪共以前，筆者希望共黨「解放」中國，並曾在文字上做過中共的走卒；自從認識中共禍國集團的罪惡以後，筆者決心以殘年餘力，認眞地爲反攻復土，救國自救而努力，直至敵人滅亡，或者我自己被殺。

寫到這裏，還想提起一些對共鬥爭的名詞問題。

岳騫先生創造了「墮子」一詞，對共鬥爭確實起了良好的作用，目前「墮子」這稱號，已相當流行。

我也給敵人創造了一個自以爲不錯的名詞，這就是「中共禍國集團」，希望愛國反共同胞多多應用。

青冥創造的「紅頭蒼蠅」，似乎也有可取呢。

反共何須「廳舞」論！

青冥

香港有一份被目爲愛國反共的報紙，每星期六都有專欄介紹「飲食娛樂」。請看它如何推薦一所「舞廳」：

「該廳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六十餘位舞國佳麗，她們人材出眾，環肥燕瘦，盡屬跳家紅星……一班年青有爲的主任，他們有經驗，有女路，手上靚女盡是出色質素好舞伴………」

同樣的文字在該欄比比皆是，間中還有更「香艷」的，只是不好意思抄下來。這篇短文我眞不想寫，只是不得不寫。可嘆我們和共產黨爭持了這麼久，似乎還有人不明白反共的唯一利器是「莊敬自強」，而不是「環肥燕瘦」。我認爲：不是刻苦厲行的人，根本不可以言反共；淫夫蕩婦，更無論矣。愛國反共報紙不要淫蕩的讀者！

君不見，臥薪嘗胆終能克敵，物先腐而後虫生？

中共的農業「現代化」

個落後的「地區」，國民所得遠遠落後，與台灣相比不可以道里計。

中共從現在開始推行「現代化」計劃，三、五年內也難建立基礎，關鍵是政治制度與生產理論及技術上的衝突，蘇聯是共產主義的鼻祖，也有相當雄厚的科學及工業基礎，尤其是第二次大戰後，從德、美吸收了相當的知識、經驗，如果馬克思的理論是眞理，它應該一直行下去，但是，經過實證，知道此路不通，只好採取「修正」路綫，而中共執迷不悟，硬要「反修」，在這個前提下，中共必須蠻幹下去，工、農的生產意識受到細縛，「現代化」的口號便成爲無法開動的車子，過剩的勞動力可以生產小規模的原始產品，但相去精密工業的道路甚遠，人力生產的粮食有限，缺乏機具的中共，又如何能克服大規模農作的困難，生之者眾，食之者、用之者亦眾，抵銷有力，累積無方，靠去年抛售八十噸黃金解決今年外滙短缺困難的中共，明年又如何？今年春季「廣州交易會」，各國商人原準備向中共大力推銷各式機器，也向中共採購一些農產品，但是，他們大失所望，不但中共能提供的農產品數量有限（連中藥也減了產），而中共對外國的機器，興趣也只限於報價而已，這個事實，可以充份看出中共的生產前途，確實暗淡。

因爲工、農、國防、科技落伍，所以才有「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春季交易會」不但是中共外銷的展覽，而且，也是外國機具對中共的展覽，大家都希望撈一筆，但結果中共是「眼看手勿動」，無力對新機器作補充，基礎工業的落後，試想，即使有眾多的人力，又如何能大批生產所需的精密儀器？缺乏必須的工具，又如何促進工、農業的現代化？關係塞飽肚子的粮食不足，必然影响生產情緒，中共統治階層可以強迫將「毛澤東思想」塞滿羣眾的腦子，但塞不飽肚子，理想與實質的生產力的差距愈拉愈長，中共現代化的理想愈來愈成爲幻想。

明朝太監哲學

目前，雖然叫喊「國防現代化」，但中共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在那裏？四百萬的「解放軍」要拱衛北方綿長的中、蘇邊境，又要在東南、西南沿海防備國軍的反攻，在中原內陸，更要處處防衛「四人帮」、「走資派」黨羽的反擊，也要應付反共力量的破壞，四百萬人可以嚇嚇不明內情的人，但地大力分，更何况中共各軍區之間，各懷鬼胎，同床異夢！

中共即使想更新「解放軍」的補備，在去年唐山大地震，今年各省水、旱災之後，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中共既然喊出了這口號，在表面上就不能不做，在目前這種脆弱的工業基礎上，生產力有限，要做，唯一可行的路，就是降低民間的需求，甚至於對其他生產所需減產，以充分供應軍需原料，如此的結果，是民怨沸騰，更予「走資派」以攻擊的口實，造成本已相當混亂的大陸情勢更大的混亂。

極權統治的通性，是倚靠龐大的武力控制，與不問理由的屠殺，明朝太監魏忠賢的「哲學」是：「對我好者皆好人，對我壞者皆歹人」，毛澤東的口號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分清界限的唯一倚仗是強力，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確已屠殺了六千多萬的異己，原以爲殺光了這些之後，剩下來的自然是信徒，而事實的說明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仍然不是毛澤東的信徒，權力才是後盾，毛澤東信奉魏忠賢的「哲學」，只有敵人，沒有朋友，年老的中共黨徒受毛「思想」的「薰陶」，也是如此，年青的一代，在毛教條的教育下，也學會如此，在恐怖之下，爾虞我詐，世間已無一可信的事，暴力的壓榨與對暴力的反抗，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眞實情況，鬥爭不斷，混亂不止，試想，生產力又如何能夠提高？中共的教條又怎能使他們對生產的興趣提高，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人民又怎樣會乖乖聽命於中共的統治階層？

華國鋒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

中共在大陸的現代化迷夢成空

錢希川

中共中央曾頒發一件「絕密」的文件，要求縣級以上的黨組織，在「文革」期間遭受批鬥和受委曲的老幹部，做到「三從」：服從革命的需要，任勞任怨的做好工作；服從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統一步伐，團結一致；服從組織的領導，能上能下，「消三氣」：消怨氣、消洩氣、消不服氣。但是、怨氣、洩氣、不服氣仍然存在。老共幹的反「三從」，正日漸在中國大陸各地擴大，中央的統治班子則要花許多精力、時間，去克服這些因難，因而連帶牽扯到經濟的發展，這樣永無休止的惡性循環下去，結果是中共的建設根基日削，紛爭日多。

毛思想致命傷

華國鋒這一幫當權者，無論其權力結構如何，在實質上有一個致命傷——「毛澤東思想」與現實建設的衝突，毛「思想」是「政治掛帥」，現實建設是「經濟掛帥」，顧得了政治，解決不了經濟，想解決經濟，就得放棄毛「思想」，這本是中共一[illegible]二十年來爭論不休的老問題，但現在却成了華國鋒心頭之瘡，碰不得，更割不得，丟掉毛「思想」，等於否定華國鋒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也等於肯定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這些老共幹過去沒有錯誤，但經濟建設有其專業性，更有其獨特性，有科技模式而不能有政治模式，中共統治階層之所以有那許多困難存在，就是卽使是「走資派」那麼一點點修正，也足以動搖「毛澤東思想」，而這「思想」，却正是控制中國大陸的法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是中共內部的彷徨，剜一塊肉，醫一個瘡，永遠醫治不了絕症。

生產會議解不決問題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原是中共經濟建設的兩條腿，華國鋒當灌半年來，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大慶」和「大寨」會議，更是勞師動眾，規模龐大，中共當局召開這些會議，作用是挽救危機，中共的集體經濟生產方式與西方的「托辣斯」不同，中共不但在經濟上控制產品的生產成果，而且，也控制生產者的勞動力所得，勞資的所得一致，但勞動者無所得，成爲馬克思當年所肯定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這種生產上的對立在統治的「槍桿子」控制下，無所謂勞資問題的存在，但問題却實質存在，因爲勞動者無所得，有所得亦極有限，產品的水準使難以達到，生產上龐大的統計數字，與生產品的品質不能成正比，有量沒有質，結果，成了廢品或次級品，工業的實質如此，農業也如此。

在中國大陸的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業人口，毛澤東生前手訂「農業學大寨」的用意，就是鼓勵農民以胼手胝足、硬幹苦幹，用不花錢的方法，克服機器工具不足，肥料不足的困難，由各地「人民公社」生產足夠的粮食，供應需要，毛澤東以爲這是新觀念，其實這是幾千年來的舊方法，因爲濫開荒地的結果，造成水土保持非常大的損害，林木被過份砍伐的結果，不但坡地的表土流失，而且，河川及排水系統被堵塞，大雨時造成澇害，乾旱時無水供應，農業的減產，卽使沒有人爲的因素，僅自然的災害，也足以使共幹手忙腳亂，疲於奔命；再加上近年來的大鬥特鬥，人爲的禍害加上天災，就成了「自作孽，不可活」的地步；今年中共必須同澳、美、加三國輸入七百萬噸以上的粮食，就是天災人禍的必然結果。

爲了挽救接踵而來的危機，中共只好寄望於各種生產會議，希望各級共幹加強對勞動力的控制口粮，鞭策生產；節流與開源，雙管齊下，這原是如意算盤，在毛澤東、周恩來未死前，中共的統治權力集中時，這辦法是行得的，但現在則形格勢禁，內惑於毛「思想」的衝突，外困於「四人帮」與「走資派」的反撲，陽奉陰違，陽謀陰謀互相衝突，等於坐着用左腿打右腿，右腿又反擊左腿，想走路也沒有時間了。

四個現代化難實現

「四屆人大」會議，周恩來提來的「四個現代化」（農、工、國防、科技）的口號，成爲去年四月五日北平天安門暴動的主題之一，口喊現代化不是眞正的現代化，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經歷了艱辛的道路，而且現在仍不敢稍懈，近半個世紀來，中國的科技遠落人後，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二十多年來，中共閉關自守，雖一度從蘇聯吸收了一些二手貨，但爲期甚短，理論科學家在中共制度下，缺乏吸收外國研究的新知識，一味苦心焦慮，成就有限，應用科學家更慘，除了少數因政治成份，得以施展抱負外，絕大多數困坐愁城，稍一不愼，便被下放勞改，由勞心者變成勞力者，進修更不可能，進步更不必談，知識的領導階層的遭遇如此，對於工、農業的生產，就必然產生直接惡劣的影响。中共在原子試爆、人造衞星方面有突破，但仍是少數樣板，政治恐嚇的作用大於生產能力，在經濟總生產值上，全球先進的科學界都公開確定，中國大陸是一

的規章、辦法，以及明文限制之外，享有特別的權利。換句話說，亦即任何人必須遵守的原則，居然有一二特殊份子，可以例外，或要例外。舉例以明之，過去曾有貪污有據的不法之徒，當其利用職權，公然索賄之際，竟爾引用聖經，誘稱「葡萄園的園丁」，吃點葡萄是無罪的。究其「理論基礎」，即係特權觀念作祟。

特權之爲害，不自今日始。無庸諱言，國府過去在大陸之所以失敗，主要即係由於失去民心。倘問民心何以喪失？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措施，多與人民利益脫節，固爲最大因素。但尤足招致人民反感的，乃在政府制定各種法令，處處約束人民，多所限制；而特權階級則根本弁髦法令，任意破壞，多方規避，踰越規範，習以爲常，所在多有。

特權是民主政治敵人

在「祇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情況之下，欲求人民竭誠擁戴，自所難能；因此共黨乃得以乘機擴大叛亂，不旋踵而整個大陸爲之變色。時至今日，大陸同胞飽受共黨荼毒，「人心思漢」，普遍懷舊；然而當初他們對於共黨佔據大陸，則多不免存「改朝換代」之想。倘非此種思想鑄成大錯，共黨固不可能坐大，政府亦不致被迫退處台灣，大陸同胞更可免於遭受亘古未有的浩刧。

推源究本，痛定思痛，仍不能不歸之於國府在抗戰勝利以迄撤出大陸之前一段時期，未能注意及於消除特權，收拾民心；馴致自毁長城，食其惡果，教訓深刻，可爲殷鑑。

國府自退處台灣以來，厲行治法，崇尚民主，二十餘年之間，成就至大；今日台灣之能穩然成爲西太平洋的自由燈塔，大陸同胞的希望象徵，不可謂非政府施行民主法治之功。惟如不妨責備求全，則在消除特權方面，似尚未盡澈底，尚待作更進一步的努力。盡人皆知，特權乃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倘有特權存在，程度縱屬輕微，亦足顯示民主法治未臻至善之境。

雖然，我們亦不可將消除一切特權，完全寄望於政府當局；小而言之，人人遵守社會秩序，絕不投機取巧，亦所顯示對特權之鄙視、厭惡與睡棄；而於本身應享權利，絕不輕易放棄，亦所以顯示不向特權份子低頭、妥協或屈服。必須人人做到視利用特權爲可恥，視享有特權爲可羞，則久而久之，特權將成爲恥辱之代名詞，人皆避之不遑，尚何要求，爭取之有？

俞思園

，中共也正式發表了華國鋒在本月十二日共黨「十一全大會」所作政治報告的全文。這兩件事情的同時出現，當然並不是一項偶合。甚至共黨選定在萬斯率團訪問北平前夕，舉行其「十一全大會」及新的「一中全會」，宣布一連串的「領導班子」新人事調整，可能也不是一項偶合。

中共適時發表的華政治報告，在對外方面，仍然強調反對兩個超級強國，認爲它們都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根源，也都是「紙老虎」。但在這兩者之中，中共却明白指出，蘇聯遠比美國更危險。言下之意，美蘇兩者都該反對，但因蘇聯對世界的威脅最大，所以最優先的反對目標，也應該指向蘇聯。因此，爲了反對蘇聯，華主張在其「革命鬥爭」中，必須儘可能的多爭取盟友，包括次要的敵人美國在內。

軟硬兼施恣態

但華在談過蘇聯對世界的爭霸威脅後，話鋒一轉，當談到中蘇共雙邊關係時，其態度顯然就有了不同。在這項課題中，華仍然指控蘇頭目們完全缺乏之誠意，指控蘇把中蘇共關係引進「死巷」，也指控蘇對進行了八年之久的中蘇共邊界談判毫不表示妥協。因此，華也認爲中共之間的「思想爭執將長時繼續下去」。但又表明「正常的國家關係應予維持」。

接着談到美毛之間的「正常化」問題，華亦重申所謂的「三條件」。也就是只有在斷交、撤軍及廢止美與中華民國協防條約的情況，中共始願與美國達成「正常化」關係，表示其基本態度，仍強硬如故。但接着便說，「如果誠心執行上海公報所列出的原則，則雙方關係將會繼續改善」。其言外之意，其私下態度如何，也不難想見。

以上華的說法，從全球性的「反蘇聯盟」，直至具體的美毛「正常化」問題及「台灣問題」，其基本手法，都是一樣。就是軟硬兼施，威脅與利誘並用，以期雙管齊下，把美國拉進圈套。把蘇聯視爲世界和平最大的敵人，暗示將和美國携手反蘇，對美國不能不說是一種誘惑。但隨即表明中蘇共之間的爭執，只是一種邊界爭執和思想爭執，其「正常的國家關係應予繼續維持」，這又不是對美國的一種威脅？試想它們之間的爭執既是一種邊界爭執和思想爭執，而它們的「國家關係」又將繼續維持不變，則它們也何當不可隨時和好？至於說到美毛「正常化」問題及「台灣問題」，繼續堅持所謂「三條件」，明顯乃是一種威脅的恣態，可是接着重申「上海公報」等等，則又是實行誘惑了，中共就希望在這種軟硬兼施的壓力下，使美國心中徬徨無主，而終於接受其索求。

余秋人

華幫抬出馬寅初

馬寅初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像華羅庚一樣，會被毛澤東拉攏，替共黨政權裝修門面。結果他們都被冠上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者罪名。馬寅初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對大陸人口膨脹問題，極力主張施行節育，這與毛澤東「人多好辦事」方針相違，因而被毛攻擊為馬爾薩斯在中國的繼承者，反動的「新人口論」。當時全大陸掀起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指斥他陰謀以資產階級的經濟觀取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結果，馬寅初從北大的寶座上摔下來，由陸平代替，從此失去蹤影。

世人均以爲馬寅初死了，直至最近，馬寅初突被華國鋒抬出來，並會被選爲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現爲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二年，他去江蘇、浙江視察時，患了肺炎病，以後逐漸半身癱瘓，長期在家休養。

馬寅初對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滿面笑容，嘴裏不停地說「太好了，太好了」。當他見到華葉鄧在會上的照片，異常興奮，看了一遍又一遍。並且寫信華葉鄧，表示祝賀。他堅決擁護以華爲首的黨中央，說有華這樣的好領袖，好接班人，有久經考驗的葉、鄧，我們的國家必定會興旺發達起來。馬寅初對禍國殃民的四人帮反黨集團非常痛恨。以華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帮，拍手叫好。他對家人說，打倒了四人帮，中國大有希望。

且說周恩來如何關懷他，他又如何對四人帮深惡痛絕，且對華葉鄧表示無限崇敬和擁護。

馬寅初是在「文革」前垮台，這與四人帮毫無關係，他要痛恨的應是毛劉周朱，並不是王江張姚，可是華帮爲了打擊四人帮，無所不用其極，連將要入木的馬寅初，也不惜抬出來。請看「中國新聞社」胡吹馬寅初。

九十六高齡的馬寅初（見圖）住在北京城東一座環境幽靜的花園小樓房裏。他雖已半身癱瘓，但臉色紅潤，童顏鶴髮。他是浙江嵊縣人，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曾留學美國。「解放」後，曾担任浙江大學校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校長、

一九七二年，馬寅初患了直腸癌，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的名醫都應邀給他會診，周恩來對他身好健康極爲關懷，曾親自了解病情及指示醫療。

他生病後，每月仍發給工資四百六十五元，享受公費醫療。

這篇訪問記，特別指出馬寅初聽力不濟，談話由他女兒馬仰惠回答，可見上述的不是馬寅初的本意。中共的宣傳手法，確實無

胡辛與瑪嘉烈一段情

最近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與夫人瑪嘉烈覆水重收，雙雙乘車公開出現。但在瑪嘉烈未和杜魯多和好前，與約旦國王胡辛有一段情。

英俊喪妻的約旦國王胡辛曾和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分居了的瑪嘉烈，數度在紐約相會，兩人之間有著秘密的情愫。

他們高度秘密會面，大多是在曼克頓區的旅館碰面。六月間，四十二歲，三度娶妻的胡辛也曾邀請瑪嘉烈到他安曼城外，價值百萬美元的新皇宮去渡假。

瑪嘉烈則表示：「我很希望到那兒過暑假。」

自從今年二月間，約旦王后艾莉亞去世後，瑪嘉烈和胡辛已經數度通過長途昂貴的電話交談了，更有外交使節暗中替他們轉送信件。

他們會晤的事並非人盡皆知。但最近一位處理胡辛國王在美事務的律師證實了一句話：「他們之間確實有深切的感情。」

曼哈頓旅館的職員：開門小斷、櫃枱登記員以及安全警衛也向明星報證實了此事。他們說，胡辛帶著約旦及美籍的顧問已數度秘密住進旅館了。

一名小斷說：「他們進進出出都走後門，以免引起別人注意。」

有一次胡辛從佛里達州迪斯尼樂園遊完後到達紐約，而原在長島紐約社交名媛雅絲明公主處渡假以避新聞記者的瑪嘉烈，即刻也趕回來和他聚會，胡辛早會在一九七四年送了她一套價值三千美元昂貴的照相器材，瑪嘉烈也從不隱瞞這事。

美麗的艾莉亞王后從小在美國受教育，她是二月間死於安曼附近一場暴風雨飛航之中，當時胡辛相當沮喪傷心，這對約旦國王王后結婚五年，生有兩個孩子，他們分別是三歲的公主海雅，和一歲半的約旦王儲阿利。

瑪嘉烈會告訴朋友：「胡辛國王是位了不起的人，既慷慨又仁慈，具有一切我所仰慕的男性的特質。他不但是最好的父親，也非常體貼妻子。」

瑪嘉烈會在法國巴黎的服裝雜誌上仔細研究已故艾莉亞王后的生活習慣、服飾。但他自己否認和胡辛有任何羅曼史。

另一名朋友則說：「他們兩人會互相欣賞是意料之中，因爲瑪嘉烈和艾莉亞王后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她們都愛穿深藍牛仔褲、騎摩托車，不受宮中形式而崇尚自由，但胡辛和瑪嘉烈並不願意在艾莉亞死後不久，就公開了互相戀情。」

今年六月初，胡辛到美國，以暫時忘却心中的感傷，瑪嘉烈和他談了許多話，他喪妻，她婚姻失和，兩人有共同的寂寞心情。

世界最先進的空中雷達

一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伊朗要買，美國國會不讓賣，引起世人矚目。

朱武

伊朗想向美國購買七架「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這項交易被擱置在美國國會。反對這項交易的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伊朗不需要而且不能維護這種飛機。有些議員並担憂，輸出這種飛機，美國最值錢的技術可能會落入蘇聯之手。

俯察偵察距離極遠

「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是目前世界最精密和最昂貴的飛機，每架造價估計要美金一億三千一百萬元，它本身是一架波音七〇七型飛機，但是內部的特別裝備和系統，能在遠距離發現敵人飛機，並能引導友機對敵機進行攻擊，機內的特別設備包括最複雜的電腦和其他電子裝置。

「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上的雷達具有向下看的「俯察能力」，這是其他雷達不能的。它在二萬五千到三萬呎高空巡弋時能發現任何快速飛行的飛機，而能「見」距離有三百五十海里，可以看到敵人境內的一切活動。也就是，一架「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在西德上空巡弋，它能看到捷克和波蘭境內空軍基地的蘇聯飛行員爬上他們的飛機的情形。

指揮空戰料敵如神

在空戰中，這種飛機上的電腦能正確而有效的指揮友機作戰。它能準確地算出敵人飛機的速度和飛行方向，指導友機指揮官用什麼方式向敵機攻擊。機上的電腦並能測出敵人飛機裝備的武器。

單價太貴希望外銷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計劃，到一九八〇年時，美國一共有二十八架這種飛機。由於它的造價太昂貴，空軍方面希望有外國買主，以減少每架的造價。

伊朗國王想買七架，是因為他確信這種飛機能提供他最有效的系統，來偵察任何蘇聯的空中攻擊，以保衛伊朗各大城市和重要的石油設施。但是美總主計署向國會提了一項報告，對這項交易表示異議。根據國防部和國務院專家們以及中央情報局長鄧納提供的資料，總主計署警告說，把這種飛機賣給伊朗，必將顯著地增強伊朗三軍的攻擊能力，而且將洩漏美國最高機密的技術。

卡達出售另有目的

卡達總統是支持這項交易的。雖然和他宣佈的限制對外軍火銷售政策相違背，一般相信，卡達主張把這種飛機賣給伊朗，目的是在保持美國和伊朗的密切關係。美國進口的石油主要由伊朗供應。此外，如果有「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飛機在接近蘇聯邊界的伊朗北部上空巡弋，對蘇聯境內的飛彈試驗和蘇聯其他秘密軍事活動，美國將可獲得額外的情報，基於這些因素，預料卡達將私下向國會議員遊說，以贏得國會批准這項交易。（取材自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性感小貓的新攻勢

李凱詩

性感小貓碧姬芭鐸過去在銀幕上的胴體，使人心脈亂跳，現在她的時裝設計，也使人血液沸騰。她在法國開一間時裝店，專門出售表現女人的艷麗而又使男人遐想的新潮服裝，並且親做模特兒，穿着透明褲子，上電視宣傳，以廣招徠。她在影壇失意後，馬上進軍時裝界，不失為一個名女人明智之舉，

今年法國的最流行時裝，將不是以往的著名時裝專家設計的了，而是過了氣的法國性感小貓碧姬芭鐸的心思結構。她是聰明的，決定離開影壇，她今年已四十二歲了，在電影界不能站得住腳了。她在著名的法國渡假勝地聖楚柏滋，開設了一間時裝公司。

過氣性感小貓BB又在時裝界恢復魅力。

新設計使人血液沸騰

過去BB是在銀幕上脫衣的，現在她則設計替人穿衣，豈不是有點奇怪嗎？像附圖的一襲夏天時裝，你認為如何？上身是黃色花及襯黑底的恤衫，非常新潮，她在過去十年曾在銀幕上使無數影迷心脈亂跳，現在她設計的時裝，也會使人血液沸騰，看模特兒所配的開方孔的內褲就明白了。

她的時裝公司名叫「麥特拉古」公司，在法文來說叫做「魚網」，她眞的是要用網來撈男人的銀紙，而這個名稱，也是用她在利維里拉的別墅來命名的。

不受束縛令男人遐想

開時裝公司的意見，是她的長久及可靠朋友兼時裝設計專家阿烈納士德，向她提出的，過去十八年，他替她設計時裝，並且以時裝來反映她的款式，她的公司開設後，已出過第一批她設計的時裝了，頗獲好評。BB形容那一大批的新裝是適舒及使一個女人穿上去，更似一個女人，主要是用軟質的衣料縫製的，而且鬆身頗可表現女人的艷麗，同時使一個女人覺得穿了這些衣服，是完全不受身體束縛，又使男人猜測，究竟包在裏面的是甚麼。

改變作風公開營業

本來這不是BB第一次進入時裝界了，七年前，她曾與姊姊美珍娜及時裝家尙杜昆開過一家時裝公司。但那時不為人所知，因為祇做她的朋友的生意，是不歡迎其他的人光顧的，除非你是圈內的人，否則買一條手巾也不受歡迎。

但現在的情形及作風改變了，營業時間是上午九時，至凌晨二時。同時在這一次她的時裝公司開幕後，她不再穿露肚臍的長褲，本來這是她為自己設計的，後來婦女界不少女人也學她穿上。因為那些女人的男朋友，都想每一個人的樣子都像碧姬芭鐸——長長的秀髮，低腰的西褲，表現身體的綫條，及塗上粉紅色的唇膏。今日BB是改穿了熱褲而已，其實一條玉腿表現得更為突出與顯著。同樣的是數百萬世界女子，學了她的模樣，可見她的影响力之巨大。

穿透明褲子招徠生意

如果世界上的女人都看來似碧姬芭鐸，就變為每一個男人都有個女朋友是BB。然而她並未遵守說過的諾言，她有時仍穿長褲子，在各地機場的大堂出現，非常惹人注目，而且穿一切款式的長褲。她而且穿皮裝的褲子，又穿牛仔褲，穿非常貼身的長褲，有一次更在法國的電視上穿透明褲子出現。她不是一個最解放的法國女人，她是要取回代價，那就是讓人知道她自己在經營着的時裝。

影業過去發展時裝

回顧她在電影界大紅特紅的時代，她是一個最少穿時裝的女人，有時簡直是穿得非常馬虎，時裝家積逑斯艾斯特里爾，曾替她起一個名子，說她還是太年青及俏皮，不能穿考究與隆重的衣服。但是她的電影界已過去了，向時裝界發展，是非常合時的生意。

的條約保證？可能得到的益處，是否值得付出很大的代價？

有些亞洲事務專家已經形容國務卿萬斯八月二十二日開始的中國大陸之行，是一項「無法達成的任務」。

卡達總統給他的指示是：尋求一個方案，使美國最後能夠表示只有一個中國——由共黨統治的中國。但是，萬斯必須同時「確定中華民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得以維持」（卡達的話）。

如果萬斯空手返回華盛頓，沒有多少美國官員會感到意外。他的一位顧問解釋說：「國務卿無法在幾天之內與中共把問題解決。」

他說，實際上，如果萬斯的首次訪問能爲「進一步的探討性會談」打開大門，他就感到滿意了。

雖然萬斯預料「在困難的問題上會有艱苦的談判」，他的助理預料，他在北平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理由之一是：雖然有兩位美國總統——尼克遜與福特，訪問過北平，中共却拒絕派他們的高級人員到華盛頓談判，因此，他們會盡量利用這個最初與卡達政府的高級官員會談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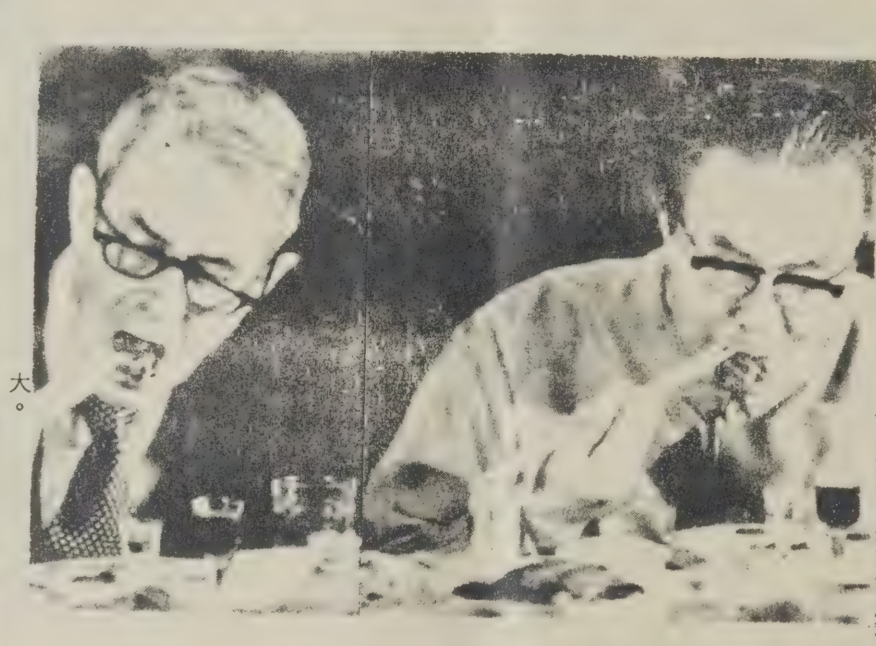
在北平討論的問題，範圍可以從貿易、文化及科學的交流等雙邊問題，到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問題——在中共的術語裏，這是指蘇聯。中共最希望討論兩件事：一、卡達政府是否有意在軍事和經濟上保持強大，以堅定對抗蘇聯在世界各地日益擴大的勢力？美國從韓國撤軍的計劃，是否爲美國想在重要地區與莫斯科對抗的意願已經減退的跡象？二、卡達政府打算何時承認北平爲「一個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這個步驟需要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軍事與外交關係。

確保台灣安全不予中共的承認

美國人對這個問題，意見有顯著的分歧。有些人認爲，斷絕美國對台灣安全所作的承諾，不僅會使亞洲的盟國不安，西歐的盟國也會不安。另有一些人認爲，華盛頓與北平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可以使亞洲穩定，使蘇聯不得接近亞洲。

許多美國人認爲，中共需要美國，遠比美國需要中共爲甚。他們認爲，在達成確保台灣安全的協議之前，不應給予中共完全的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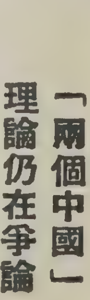
有一種論調認爲，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不一定會使台灣的一千七百萬人被中國大陸的九億人接收。理由之一是，許多專家認爲，中共的軍力太弱，沒有攻擊台灣而能成功的希望。



萬斯與黃華在北平吃塡鴨喝茅台。

北平的武裝部隊有三百萬人，台灣的軍隊爲四十七萬人，但是，北平缺乏兩棲攻擊艦和運輸機。中共有五十到八十枚核子彈頭飛彈，但是，它們的目標是蘇聯，而非台灣。北平的空軍，裝備陳舊。中共一半的飛機，以及三分之二的步兵，集結在它認爲受到蘇聯四十三個師威脅的邊界附近。

但是，中共「國防部長」葉劍英最近呼籲「建立強大的陸、海、空軍，建造新式武器和裝備，其中包括導向飛彈和核子武器。」



「兩個中國」理論仍在爭論

然而，許多專家認爲，爲了種種原因，北平在可預見的將來，可能不會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只要中共與蘇聯仍然爲敵，攻打台灣不成功的危險性仍然很高。

一般也懷疑，美國與中共新建立的友好關係，或者北平與日本的友好關係，是否在中共侵犯台灣後，仍能存在。再者，「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會批評任何軍事行動，而北平在可能摧毀台灣高生產力經濟的軍事行動中，損失將會很大。

現在，中共提出了專家們視爲荒謬的建議——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台灣，沒有政治和軍事力量存在，因此，必須視爲中國大陸的一部份。這只是萬斯的北平行在美國引起爭論的原因之一，在美國，「兩個中國」的理論，仍然在爭論中。這也是萬斯的任務成功機會不大的原因。

美毛會談第一回合

岑啓亮



萬斯夫婦由東京上機赴北平

正當美國務卿準備在北平降落，討論美毛關係正常化，華國鋒在「十一大」黨會上，重申中共一定要「解放台灣」，不容許外國干涉內政。並且聯合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與美蘇兩霸進行鬥爭。這無異給卡達萬斯醉心美毛關係正常化迷夢迎頭一棒。儘管萬斯在平受到黃華的茅台、填鴨招待，但華國鋒這一立場，已把他拒於千里之外。美國此次一厢情願的媚共行為，將會給世人留下笑柄。

萬斯訪平中共敲鑼打鼓「歡迎」

美國務卿萬斯於二十二日晨十一時卅分由東京飛抵北平，中共外長黃華等到機場迎接。萬斯乘車進入市區時，市民正忙着遊行慶賀中共十一大「勝利」結束。有些市民站在卡車上邊敲鑼打鼓，街道上不時有鞭炮聲，天安門廣場亦有數千士兵遊行慶祝。

美國務卿萬斯即日與中共外長黃華作首次會議，共達兩小時半。並開始講述卡達政府執政七個月以來美國之世界政策，但未有提及台灣問題。

美國務卿萬斯與中共外長黃華在北平展開會談。中共官員對建立外交缺乏速率私下已表示不耐煩。此次會談是卡達政府與中共作高階層接觸之初次。美代表團包括美駐華聯絡處主任伍科克，處理政治事務美國次卿夏必普，處理亞洲太平事務助理國務卿賀爾布祿克。中共代表團包括毛澤東表姪孫女副外長王海容及留學美國外事專家唐聞生。

萬斯發言人霍丁對記者稱：在此次會議中，萬斯作單方面之講述多于對話。此包括七個月來卡達政府對世界某幾個特殊部份之特殊事項，其中包括歐洲、亞洲、中東及東南亞。

當萬斯完畢其概論後，雙方將談及雙邊問題，而問題之中心將係北平與華盛頓關係之正常化，除非黃華概述中共之外交政策，然後談及此事。

黃華强調華國鋒對台立場

中共外長黃華，於晚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歡宴美國國務卿萬斯。首先由黃華發表歡迎詞，謂：中美兩國關係仍有若干問題存在，並引述華國鋒在中共第十一屆全會所提出之政治報告，已清楚表明中共之立場。

黃華繼稱：假如切實履行上海聯合公報之原則，「中美」兩國關係仍可繼續進展。萬斯隨即起立致答詞謂，「中美」兩國關係，一直係美國外交政策之中心要素。兩個外交關係正常化，亦係卡達政府之目標。萬斯繼稱：美國之對華政策，將繼續依照上海聯合公報之原則為指導。而外交關係正常化，亦係此政策之目的。

黃華重申華國鋒之中共對台灣的立場，此即美國必須與台灣切斷一切外交及軍事聯繫，中共已決心「解放台灣」，至於何時及如何解放，完全係中共之內政，外人不得干預。

萬斯無法達成任務

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它是否能夠加強與北平的關係，而仍然遵守防禦台灣

有所不談集

第一號文化打手的秘密

秦明

江青集團當權時，三天兩日就有文章見報的「羅斯鼎」，現在正受到全面性的「批」、「揭」。他的背景、組成經過、活動狀況的秘密，都被抖了出來。

據中共宣稱：羅斯鼎是江青集團的上海「寫作班子」的代名。在江青集團當權時期，「羅斯鼎」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面貌出現，在大陸的歷史領域飛揚跋扈不可一世。這個名字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出現，當時周恩來正在搞「解放幹部」的把戲，羅斯鼎遂奉命披掛上陣，攻擊周的一套是右傾回潮。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號，姚文元給「羅斯鼎」下達批示，提出了所謂「尊儒反法」問題，「羅斯鼎」心領神會，馬上根據這一指示寫文章。當「羅斯鼎」以另一化名「池恆」寫的文章「論尊儒反法」在當年九月號的「學習與批判」上刊出後，姚文元立即下令當年十月號的「紅旗」以顯著地位轉載，並轉發全大陸，這篇文章定出了所謂「儒法鬥爭延續兩千年」，共產黨內有儒、法兩家等理論。

寫作班子的化名

一九七四年七月後，「羅斯鼎」仍然是江青集團的第一號文化打手。那時中共在北平開所謂「法家著作會議」，張春橋、姚文元便利用這機會輪番召見在北平參加會的「羅斯鼎」大頭目，授意他寫一篇：「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來吹捧「呂后」，實際上是為江青上台造輿論。以上兩篇文章，大大提高了羅斯鼎在江青集團中的地位。

上海的「羅斯鼎」跟北平的「梁效」，是密切互相呼應的，羅斯鼎的「秦皇朝建立過程中的復辟與反復辟鬥爭」一文，刮起了批「宰相」的風，梁效接着就拿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等文，影射攻擊周恩來。梁效以「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為江青張目，提出「中央政權要有一個法家領導集團」，羅斯鼎便在「論西漢初期的政治與黃老之學」中緊緊跟上，造成北呼南應之勢。一九七四年四月，梁效的「孔丘其人」，與羅斯鼎的「評呂氏春秋」同時發表，梁效在文中說「孔丘是復辟狂」，特別點名：「呂不韋以形式主義出現的反動思潮，在今天仍還可以看到」，兩篇文章操的是同一個調子，攻的是同一個目標，可見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聯合行動。

幕後捉刀埋頭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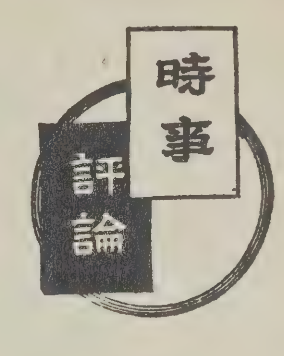
「羅斯鼎」是怎樣竄起來的呢？據中共說，十多年前，羅斯鼎只是上海復旦大學臨時抽人組成的「寫作班子」，人手不多，名氣不大，這批人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政治上勾結起來以後，才靠着主子露了頭角。他從「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奉張春橋的密令「造反」，後為張姚奪得了滬共的黨政大權。從那以後，羅斯鼎就公開宣稱：「我們只聽從姚文元的」。從此張、姚對羅斯鼎也就步步提携。有一次「上海市革委會」討論「常委」名單接近尾聲時，由於沒有提到「羅斯鼎」的頭目，張春橋跳出來說：「沒有了嗎？我來提一個為黨埋頭工作、默默無聞的人」，此人就是羅斯鼎的頭目。張春橋並在一九七四年中共的所謂「法家著作會議」上，拉着羅斯鼎的頭目引見江青，竟得意的連呼三聲「羅斯鼎」，當周派奉命要查「羅斯鼎問題」時，姚文元從北平打長途電話到上海，說：「要問羅斯鼎的後台嗎？我就是，來查好了！」

出賣靈魂的槍手

現在中共給羅斯鼎的頭目定罪為「出賣靈魂的無恥文人和反動地痞的典型代表」，說他為了替江青上台製造輿論，動用了十八般武藝，編造了各種對江青有利的言論。「羅斯鼎」的頭目甚至以清朝康熙派在江南地區的曹寅自居，以為老主子當好耳目為榮，因此所到之處探頭探腦，鷄鳴狗盜無孔不入。江青集團之所以特別看重羅斯鼎，乃是要利用他歷史方面的專長，因為江青等人對歷史一竅不通，但又必須用歷史來造輿論。

他們口口聲聲要「古為今用」，實際上是古為江派所用，就是需要羅斯鼎這樣的史學權威，根據江青的旨意和需要，來宣揚那些所謂「史學新理論」。

由於任務完成得不錯，張春橋曾誇讚「羅斯鼎」說：「搞學問的人能搞政治，還眞不錯呀」！這就道出了羅斯鼎輩的「歷史學」的本質。



香港電視節目的內容

徐達文

有關電視節目的暴力色情鏡頭，最近又引起了本港社會人士及社會輿論的特別注視，並受到立法局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上的質詢。由於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廣播之深入家庭，因此，節目內容的好壞，及其思想意識的善惡，足以影响社會道德及身心發展，故電視節目的任何表現，都是關乎社會教育及道德教育的嚴重問題。

雖然，香港的電影電視的檢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阻不健康的節目的傳播，但因為人手和語言的限制及觀點與角度的不同，使到某些以增加收視率為主要目標的節目製作人，得以有機可乘及有隙可走，然後在他們編製的特別節目內，實行大洒鹽花，大塗茄汁，及大說黑語，藉此吸引觀眾。事實上，近年來，某些電視台經已將這種以刺激官能為目的的「兒童不宜觀看」的「成人節目」，作為競爭的手段。各電視台之間，為了爭取觀眾，於是你爭我奪及你追我趕地在這些色情暴力的節目內容上，找橋段，想主意，出題材，使香港傳播媒介，大有鹽花滿天飛及血漿遍地洒之勢。

正如民政司最近指出，「電視條例規定領有執照之人士需符合節制電視節目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此等守則包括禁止過份暴力鏡頭之條款」，因此，「在過去十二個月來，共有四次認為需要在電視節目分開放映之前予以檢視，而其中兩條與暴力鏡頭有關者。」（民政司在八月十一日在立法局會議上的答詢」。無可否認，這一電視條例，倒有某種阻嚇作用，但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淨化作用。事實上，在近年來，有不少經過審定的節目，在公開播映後，會引來了一些社會反應，這種反應是表明某些節目在逃過了檢查大員的剪刀後，仍然是鹽花繽紛及血花片片。當然，這不能將之理解為有關方面的縱容，而可能是檢查尺度的不同，倫理觀念的不同，及風俗習慣的不同，致有處理結果的不同。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經由有關人員確定節目的影响好壞及內容善惡，就不能看作為十全十美的暴力及色情傳播的辦法。故當局除了加強檢查行動及加緊檢審尺度外，還需要對電影電視條例所規定的職權、範圍、規定、及方法，作出全盤的檢討及大力的改善。而這種檢討與改善，決不足以外國人的風俗觀念，以電視台的營利發展，作為依據的，而應結合香港社會的實際環境，及香港居民的傳統觀念，而應考慮香港青年的身心發展，及香港地區的社會安定，作為根本的前提。我們認為，這種做法，只能是港府在法例上的一種管制行動，但更重要的，還是有關電視台本身首先以社會責任及社會良心為根本，去加以自行檢點及自我約束，以避免及杜絕利用暴力及色情節目，作為同業競爭的唯一手段，及作為廣告爭取的唯一方法。

在大眾傳播工具高度發達的今天，其波及的範圍，確是廣泛深入，這使到每個家庭，每個青少年，都會受到電視媒介的吸引和感染。故電視節目所散佈的意識、思想、行為及觀點，對那些可塑性極高的青少年，都有極大的影响。雖然，電視廣播事業對於社會問題，不應負有直接的導向與劇化的責任，但由電視台傳播的意識觀念及行為動作，卻有間接的誘使及默化的作用。

治安問題與少年問題，是自由世界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問題，而治安的好壞，顯然與暴力罪行，恐怖行為及色情勾當分不開的，過份渲染暴力，過份暴露色情，及過份誇張恐怖，這決不是全部會收到唾棄暴力及制止色情的教育效果與阻嚇效能，反而因為電視節目，刻意表演及生動鏡頭，會導致了引動犯罪心理及反叛意識的反作用與反後果。這種適得其反的做法，實際損害了社會的治安，間接造成了秩序的破壞。至於少年問題的產生，也是和這種不良的「社會教育」有一定的關連。某些電視台雖然在有關色情暴力行為的節目上，打上「兒童不宜觀看」的字樣，作為提醒青少年「不宜觀看」的表示，也可作為推卸有可能腐蝕青少年的責任，但這種「字樣」，對青少年同樣無約束力及禁制力，特別是那些父母都忙於工作的家庭，那些缺乏家庭教育及父母管束的青年，他們隨時可在螢光幕上，接受了「成年教育」，於是對那些色情動作、暴力行為，及社會黑語，實行偷師學樣，更崇拜那些電視上的「英雄」、「鬥士」及「好漢」，以色情暴力作為電視節目的題材，肯定會產生了殘害香港青年的副作用。

最近，社會輿論對這個關乎社會教育及倫理教育的電視問題，又重新加以注視，而主管電影電視的有關官員，也為此發表了公開的評論。這種官方表態與社會壓力，會對電視節目的內容題材，有一定的監督作用。

事實上，只有官民對這個問題給予特別重視，才能對傳播媒介的色情風與暴力狂，會有所阻嚇。



中共第十一屆黨大會會場

奎、蘇振華、李德生、吳德、方毅、余秋里、徐向前、聶榮臻、陳永貴、張廷發、倪志福、耿飈、谷牧。

「候補局委」爲陳慕華（女）、趙紫陽、賽福鼎三名。

這個新領導班子，可以說是一個「老帥歸位」的班底。葉劍英、李先念、方毅、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余秋里都是共黨「元老幹部」。他如鄧小平、烏蘭夫、蘇振華、谷牧、趙紫陽也都是文革時被整肅過的「解放幹部」。文革時升上來的「文革派」只有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永貴、倪志福。誠如華自己所說：「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爲標誌，宣告結束了。」文革就這樣被否定了，表面上還口口聲聲要「捍衛毛澤東思想路綫」，實際上前述的老幹部們那一位沒有反過「毛路綫」？

「十一大」已經正式的拋掉了「九大」和「十大」的路綫——即「毛澤東思想」」。

軍權擴張 維持統治

「十大」時軍權被壓抑，這一次軍權在領導階層中却迅速上升。除原有的葉劍英（國防部長）、劉伯承（中央軍委副主席）、許世友（廣州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瀋陽軍區司令員）外，又增加了聶榮臻、徐向前、蘇振華（海軍第一政委）和張廷發（空軍司令員）。值得注意的是五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全部入選。葉、劉、聶、徐還是「十大元師」中僅存五位中的四位。這說明了共黨必須依靠軍隊來維持它的高壓統治，華必然是要向這些軍權實力份子妥協的。

意圖整頓殘破經濟

共黨新的「政治局」中有一個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就是新入選「政治局委」和「候補局委」的十名中，屬於「財經專家」的就有四位之多。他們是現任「副總理」及「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余秋里（曾任石油工業部長）、現任「副總理」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現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的谷牧、現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的陳慕華（前該部副部長）。加以鄧小平和李先念都曾出任過「財政部部長」，因此這個「政治局」帶有濃厚的經濟性質。足見共黨將全面整頓它殘破不全的經濟現狀，擴大對外的經濟接觸面，接受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企圖改善及擴展工農業的生產。這一點是十分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反蘇反美統一戰綫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共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也進入了「政治局」。這個部門是掌管中共對外統戰工作的主要機構，耿的入選，顯示共黨將繼續執行它「反超、反霸」的「三分世界」的對外策畧，積極進行「國際反蘇、反美」的「統一戰綫」，達成分化自由世界和蘇聯集團的陰謀。面對其國際統戰之時，我們須時時提高警覺，防範其滲透、顛覆的計謀。

徹頭徹尾反毛的黨大會

李哲夫

中共「十一大」收場，公佈新中委名單，「十大」三分一中委被削除，新當選的中委多是地方黨棍軍閥，以及走華國鋒路綫的「文革」成員。「政治局」成員軍人佔優勢，雖然華國鋒力捧特務頭子汪東興，但與鄧小平的實力相較，顯居下風。此外，搞財政、外貿、科技的頭頭也拉進政治局，直接推行鄧小平的「走資」路綫，揚棄毛澤東思想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此一次黨大會，是徹頭徹尾的反毛大會。

中共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壓力，及洶湧澎湃的人民羣衆反抗風潮下，共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八月十日在北平秘密舉行，會期一周。

共黨此次會議的召開係爲「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依據「十屆三中全會」發佈的公報透露：「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程：一、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二、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三、選舉「中央委員會」及「決定在今年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次大會權力鬥爭

共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先後舉行了十次「全代會」，然據過去的十次會議的經過和結果，均證實每次會議均環繞着一次重大的權力鬥爭。

中共十大「黨章」規定，黨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而「十大」是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召開，迄今才四年，此次在不到五年的期間，即匆匆提前召開，實因環繞在中共的權力鬥爭迫使其不在沒有周全的準備情況下草草進行。

「大會」第一階段爲預備會議，學習共黨「十屆三中全會」文件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並對預定提交「大會」的「黨章」修改草案等案件作最後決定。大會預定議程有四：一、聽取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二、聽取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三、修改「十大」所通過的「黨章」，四、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閉幕後，將接開「十一屆一中全會」，產生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務委員會」名單。並討論召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日期，決定「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人事。

妥協分贓解決危機

依據「十一大」討論的議程，可以了解此次會議實爲權力鬥爭下的「產品」，企圖「解決」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基礎。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委」名額爲一九五人，「候補中委」一二四人，合計三一九人。據統計，在此三一九人中，共軍頭目有一百人，佔百分之卅一．三；老幹部九一人，佔百分之二十九，文革派一二八人，佔百分之三十九．七。

至於「中央政治局」，原爲廿一人，後加上鄧小平。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等五人死亡，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四人被補，並被開除黨籍，現僅剩下華國鋒、葉劍英、劉伯承、韋國清、許世友、汪東興、紀登奎、鄧小平、陳永貴、吳德、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等十三人，而政治局「常委」則僅剩下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人。

因此，整個共黨「權力核心地帶」形成殘缺不全。所以，共黨匆匆召開這次黨會議，以解決其危機。

共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十會」於十八日收場，歷時僅七日。和「十大」一樣，事前都不公開宣布。也在結束後才發表新聞公報。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部人選，計「中央委員」二百零一名，「候補中委」一百三十二名。我們從新領導班子的人選來看，至少可以看出共黨「十一大」以後的動向和特性。

老帥歸位拋棄毛思

共黨「中委會主席」華國錄、副主席計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他們五名。「政治局委員」共二十三名，其爲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烏蘭夫、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陳錫聯、紀登

刺殺林彪暗殺林系軍人

一九六九年「九屆黨大會」上汪東興當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三年「十屆黨大」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會保衛局局長。康生死後，汪東興便補康生的位置，直接控制中央軍委系統的特務，權力在公安部長之上，汪東興實在是一個危險人物。

儘管中共的官方文件說林彪行刺毛澤東不遂，乘坐飛機，企圖逃往蘇聯，由於油罄墜機身亡。可是大陸却有一種傳說，說林彪是被汪東興暗殺後推上飛機，再飛往蒙古墜落。

「文革」至林彪「事件」這段時間內，暗殺之風甚盛，李天佑（上將，第一副總參謀長，林彪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張國華（中將，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四川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雲南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都曾遇刺。前三人立時斃命，謝富治受傷後拖延數月才死。那時，林彪系統的軍人和汪東興的特務，相競暗殺，我殺你一個，你殺我一個，甚至林彪徹底失敗仍未停止。

汪東興刺殺林彪的事，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江青曾透露滴酒誅林彪，可作旁證。在「林彪事件」前夕，汪東興足足失蹤九個月，大多數海外觀察家都認爲他已經失勢挨整。「林彪事件」後他立即公開露臉。那九個月很可能是他到處部署，對付林彪「五一七」政變計劃，粉碎林彪的陰謀後，才告恢復正常活動。

汪東興的師爸康生

統率八三四一控制北平

汪東興的權力隨之膨脹，他除了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保衛局長外，還兼任全軍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他所統率的中央警衛團也擴大爲中央警衛師（即八三四一部隊），並兼任師長。以後這支特務部隊，即一直控制着北平，而成爲毛江奪權與整肅異己的主要工具。

基於汪東興與毛澤東的這種深厚關係，所以去年九月毛死亡前，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大多認爲汪東興的特務部隊，將是文革派倚爲接掌政權的主要力量。但後來事實發展，却完全相反，在緊要關頭，汪東興卻背叛了江青，而成爲華國鋒逮捕「四人帮」的執行者。

勾結華國鋒整肅四人帮

分析汪東興背叛江青，可能是基於以下兩個因素：

一、在毛澤東患病期間，汪東興受到江青、毛遠新等人的排擠，心懷怨恨。

二、汪東興因見到江青等人，在文革期中，得罪的人太多，胡作非爲，引起了老幹部的普遍反感，知其難成事，所以毛死後就轉而投靠華國鋒。

不過，汪東興這次之能竄升爲副主席，除了他在協助華國鋒打倒「四人帮」著有功績以外，可能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汪東興過去雖負有監視高級幹部之責，但同時亦負責照顧被整肅軟禁的老幹部的生活，在這項工作中，他可能施了一些小恩小惠，故一般老幹部對他並無太大的反感。

二、他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很可能扮演了兩面派的角色，故華、鄧兩方對他可能均有好感。

三、汪東興的特務部隊，對於維護華國鋒政權的穩定與保護當權者的安全，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不論是華國鋒與鄧小平，都要緊緊的拉住他。

汪東興竄升副主席後，可能還要兼負若干實際工作，而加強特務控制，自爲其主任要務。



十大後的汪東興

軟禁劉鄧賀・拘捕彭羅
整肅四人帮・刺殺林彪
中南海殺手汪東興

北平客

中共「十一大」閉幕，會議選出華國鋒爲主席，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以上五人並爲「政治局」常委。大會期間，汪東興兼任大會主席團秘書長，其權力之大，猶如斯大林時代的貝利亞。汪東興崛起，全靠他利用「八三四一」部隊整肅四人帮，葉劍英也不否認汪東興立了「大功」。汪東興是繼康生之後的最有權勢特務頭子，他是毛澤東的保鏢，曾逮捕彭德懷、羅瑞卿；軟禁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刺殺林彪、張國華、謝富治。華國鋒若不効法馬林科夫整肅貝利亞，終會被汪東興吃掉。

毛澤東的警衛員

汪東興是江西人，早期經歷不詳，自加入中共後，一直担任毛澤東的警衛員，一九三六年任某部隊副參謀長。一九四七年國軍胡宗南部挺進陝北，攻陷延安，汪東興與「中央警衛團」團長劉輝山，保護毛澤東從延安突圍，轉移陝北山西一帶，一九四八年隨毛澤東進駐河北平山縣。毛澤東之能突圍逃出，主要是得力於汪東興隨侍護衛，所以毛對他極爲寵信。

監視中南海大頭頭

一九四九年十月，汪任「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兼警衛處處長。十二月，兼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第八局副局長（局長劉偉）。一九五〇年隨毛澤東赴莫斯科，負責警衛工作。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專任公安部第八局（局長劉偉）副局長。

一九五五年汪東興再升任爲公安部副部長（部長羅瑞卿），後又兼中央警衛團政委，此後即一直從事發展他的特工組織。

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六〇年一月，一度調任江西省副省長。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返北平，再度出任公安部副部長，兼中央軍委會警衛團政委。一九六六年三月，劉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等國，汪東興隨行，表面上是保衛工作，實際上則是監視。

軟禁劉少奇
拘捕彭德懷

「文革」運動爆發，接替楊尙昆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軍委會保衛局局長。受康生領導，以特務手段監視全軍，無孔不入。一九六六年以閃電手法逮捕羅瑞卿，是年又到四川扣捕彭德懷，「楊成武事件」後，又逮捕楊成武、余立金（前「空軍」第一政委）並負責軟禁劉少奇、鄧小平、賀龍。

一九六八年開始以中央軍委會保衛系統取替公安系統，權勢在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之上。接謝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長的李震，由於與汪東興不睦，據說被汪東興刺殺身亡，「四屆人大」發表華國鋒出「公安部」部長，間接證實這種說法。



九大時的汪東興



二、孫健，此人係工人出身，當選候補中委後，在四屆人大一躍爲「國務院副總理」，自是江青所支持，當隨江青之垮而被整肅。

三、孫玉國，此人本是共軍營長，因參加珍寶島之戰，被捧爲戰鬥英雄，躍升爲「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與毛遠新深相結納，此次亦被整。

四、汪家道，此人文革初期在黑龍江任「軍區司令員」，響應毛林奪權，發難最早，一貫接近毛江。現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五、姚連蔚，此人原任陝西「總工會副主任」，十大當選候補中委後，四屆人大竟然被選爲「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亦江青嫡系。

最後說政治局委員，上屆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中途加入鄧小平共計二十二，死了五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康生、董必武。垮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尙餘韋國淸、葉劍英、劉伯承、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鄧小平等十三人全部當選，上屆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蘇振華、倪志福當選政治局委員，賽福鼎仍任候補委員，吳桂賢（女）則被踢出政治局。

本屆政治局二十三人，新加入者八人，卽烏蘭夫、方毅、余秋里、張廷發、耿飈、聶榮臻、徐向前、彭冲。候補委員三人，新加入陳慕華（女）、趙紫陽。

政治局常委五人，全由主席，副主席組成，卽：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兩屆中委會政治局比較的特點

將共帮本屆中委會，政治局與上屆比較，可以發現幾項特點：

一、上屆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實際淸洗者只六十六人僅及總額三分之一，候補中委一百二十四人，淸洗者五十五人，也不足半數。若比起文革後召開「九大」，將「八大」中委、候補中委共一百九十七人只保留五十三，此次變動不算太大，當由於華國鋒本身沒有班底，不能作太大變動。

二、本屆新當選中委七十四人，在文革前有重要地位者尙不到二十人，八屆任中央委員者有：呂正操、伍修權、蕭華、羅瑞卿、胡耀邦、程子華、任候補中委者有：馬文瑞、王世泰、王恩茂、孔原、劉震、汪鋒、張勁夫、張愛萍、黃歐東、廖漢生。故距「老帥歸位」之目標尙遠。

三、鄧小平親信一部份固然還朝，但爲數並不多，尙有一批人失蹤，如賈啓允、劉仁、鄭天翔，就連已浮出的蔣南翔、陸平均未上榜，可見鄧小平勢力澎漲，並不如想像之大。

四、本屆新當選之中委七十四人，候補中委五十五人其中最少有半數名不見記載，皆省級以下幹部，此次一躍而入中委會，當是華國鋒的力量，如此，則華國鋒勢力也在逐漸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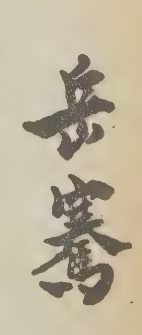
五、但在政治局，因華國鋒幹部接不上，故表面看仍以舊人佔多數。華國鋒所採對策在使舊政治局委員十三人一起連任，加上兩名候補政治局委員提升，共計十五人，其中屬於文革派者如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倪志福必然團結在華國鋒周圍。雖然在政治局仍是少數，但較有活力，其他諸人均已老邁，未必便能控制大局。

六、十一屆政治局委員之分配，隱含有職業性，與以前三屆不同，從八屆至十屆，政治局委員之當選，係以人爲主，本屆則以工作職位爲主，如蘇振華代表海軍，張廷發代表空軍，余秋里主管經濟，耿飈則負責共黨國際聯絡，均因其工作性質而入選，至於現在生存之五「元帥」，除彭德懷，四人全部入選，亦無非藉其聲望維繫共軍。總之，不論其短期是否再有大件事，此次政治局人事安排較九屆、十屆具有全面性。毛澤東一人當家作主時代已經過去。

七、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汪東興竄升至副主席在十一大期間又兼任大會秘書長，足見華國鋒地位已靠汪東興特務力量出面支持，此點便是亂源，一旦再有大火併事件發生，必自汪東興起。

此外尙有許多問題未曾解決，如鄧小平已復職，賀龍已恢復名譽，劉少奇應不應當恢復名譽，羅瑞卿又當選中央委員，則當日與羅瑞卿合稱彭羅陸楊之彭眞，陸定一、楊尙昆又何以沒有消息，這些問題不久之後或者會提出。

解剖共帮「十一大」



共帮十一全大會已經閉幕，共選出中央委員二百〇一人，候補中委一百三十二人。與上屆中委名單相比對，變化甚大，玆先述中央委員。共分四類：

一、重新當選者

丁可則、丁國鈺、于桑、于洪亮、天寶、王諍、王震、王必成、王國藩、王首道、韋國清、尤太忠、烏蘭夫、方毅、鄧小平、鄧穎超（女）、孔石泉、孔照年、巴桑（女）、葉劍英、白如冰、馮絃、司馬義、艾買提、邢燕子（女）、呂玉蘭（女）、朱穆之、任思忠、劉偉、劉子厚、劉興元、劉伯承、劉建勛、劉錫昌、江禮銀、江擁輝、安平生、許世友、紀登奎、楊勇、楊成武、楊得志、蘇靜、蘇振華、李達、李強、李井泉、李水清、李先念、李任之、李志民、李葆華、李瑞山、李德生、蕭勁光、吳德、吳桂賢（女）、余秋里、谷牧、汪東興、張才千、張平化、張廷發、張富貴、張福恆、張鼎丞、陳雲、陳永貴、陳奇涵、陳錫聯、陳慕華（女）、林麗韞（女）、羅青長、周純麒、周建人、寶日勒岱（女）、宗希望、趙紫陽、段君毅、饒興禮、秦基偉、耿飈、耿起昌、聶榮臻、錢之光、錢正英（女）、倪志福、徐向前、郭玉峯、郭沫若、姬鵬飛、黃華、黃鎭、曹里懷、曹軼歐（女）、鹿田計、韓英、韓先楚、彭紹輝、粟裕、焦林義、曾紹山、曾思玉、解學榮、蔡暢（女）、蔡嘯、廖承志、賽福鼎、譚啓龍、譚震林、樊德玲。

以上共計一百一十人，佔上屆一百九十五人之百分五十六。

二、上屆候補中委本屆當選中委者

王謙、葉飛、白棟材、江華、江渭清、任榮、蕭克、劉光濤、宋時輪、林李明、趙辛初、姚依林、鐵瑛、彭冲、魯大東、廖志高。

以上共計十六人佔上屆候補中委一百二十四人之百分一十二。

三、上屆中委降爲本屆候補者

江燮元、杜平、岑國榮。

以上共計三人。

四、本屆新當選中委

于明濤、萬達、萬里、馬力、馬輝、馬文瑞、馬興元、王平、王猛、王一平、王世泰、王光宇、王秀秀（女）、王茂全、王林鶴、王恩茂、王超柱、毛致用、孔原、呂正操、喬曉光、朱光亞、伍修權、任仲夷、劉震、劉春樵、池必卿、許家屯、阮泊生、林義德、楊易辰、楊靜仁、蘇毅然、李子文、李世俊、李啓明、蕭華、吳全清、希候巴、汪鋒、汪明章、宋平、張玉華、張立憲、張勁夫、張愛萍、張銍秀、陳丕顯、陳偉達、陳國棟、陳福漢、陳璞如、林乎加、羅瑞卿、胡立教、胡耀邦、郝建秀（女）、趙志堅、趙蒼璧、賀誠、聶鳳智、唐克、黃歐東、黃知眞、康世恩、康克清（女）、梁必業、覃應機、程子華、儲江、廖漢生、薛金達、霍士廉、戴光前。

以上共計七十四人，佔總額二〇一人百分之三十七強。

五、上屆中委死亡者

毛澤東、王樹聲、王稼祥、皮定鈞、朱德、李富春、張體學，周興、周恩來、唐生、董必武、滕代遠、陳郁、李大章、張雲逸、胡繼宗。

以上共計十六人，佔十屆中委總額百分之八強。

六、上屆中委落選者

丁盛、馬寧、馬天水、于會泳、王宏坤、王秀珍（女）、王洪文、王淑珍、王淮湘、田華貴、田維新、劉均益、劉賢權、劉盛田、劉湘屏（女）、江青（女）、莊則棟、華林森、喬冠華、年繼榮、陳康、陳士渠、陳先瑞、李震、李順達、李素文（女）、楊春甫、吳濤、吳大勝、張達志、張池明、張延成、張宗遜、張恒云、張洪池、張樹芝、張春橋、張維民、張翼翔、宋佩璋、周寶、周麗琴（女）、羅錫康、洗恒漢、金祖敏、姚文元、祝家耀、郭宏杰、徐景賢、夏邦銀、唐岐山、唐忠富、莫顯耀、陶魯笳、尉鳳英（女）、崔海龍、梁錦棠、董明會、傅傳作、謝家祥、謝靜宜（女）、魯瑞林、蔡協斌、蔡樹梅（女）、潘世告、魏秉奎。

以上共計六十六人，其中除去少數人如王宏坤、劉賢權、陳士渠、陳先瑞、張達志、張宗遜、張樹芝、魯瑞林等職業軍人，與江青並無淵源，落選當另有原因，其餘皆屬四人帮黨羽，人數最少應有五十人，卽使聯任之一百一十人，其中也不少原屬於四人帮，臨時倒戈，重新獲選。由這次選舉可以看出四人帮在「十大」後，確控制有中委之半數，華國鋒在鄧小平復職之前，不敢召開「三中全會」也就担心四人帮的反撲。

現在再說候補中委，上屆候補中委一百二十四人，死了一個康健民，有十六人當選本屆中委，尙餘一百零七，當選聯任者五十二人，尙不到半數，落選之五十五人大都皆四人帮餘黨。

上屆候補中委落選之重要者計有：

一、馬小六，此人乃「北京民兵副總指揮」，去年四月五日血洗天安門，屠殺數千人，卽馬小六指揮，鄧小平復職後，此人遲早必被清算。

新聞以外

坦率，覺得愛國老編太可憐。比起另一位老編的嚴正表示更該感到慚愧。

一位老編從萬人日報看過老萬的文章後，憤慨地說：「如果眞的要變成一份親共的左報，老了不幹了！我的妹妹被共產黨迫死，我絕不和共產黨妥協！」

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志不同，道不合。不要委屈自己去遷就那份牛工，除非：一、你有能力獨排眾議，我行我素，作狂瀾中的中流砥柱，不管報紙變得如何紅色，我還是站穩崗位，奮鬥到底。二、決心作「臥底」，目前受些委屈，遷就環境，一有機會便率領人馬，反正過來。

顯然，他的「在商言商」是準備「委屈求全」，保住職位，可並沒作上述兩項打算。更使老萬難以了解的，好些關心他的好友，爲他安排好後路，今大接到大信封，明天便可就任新職。這一下子，司把爲他熱心安排的朋友覺得簡直多此一舉，他既能適應新的環境，又何必爲他預謀後路呢！

「在商言商」

一家報紙取消中華民國年號，據說爲了「在商言商」。沒有了中華民國的年號，就可以接到大陸貨廣告，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除了正統左報、外圍左報及狗馬左報外，看來只有兩家報紙搖到大陸貨廣告：一家是長期以來自稱「銷數居於首位」的報紙，這份報紙之拿到大陸貨廣告，不在於他不掛中華民國招牌，而是他所用的白報紙，全部大陸產品。報紙最大一筆開銷是紙張，尤其一家銷路廣的報紙，每月用幾十萬元白報紙，拿回幾萬元大陸廣告，比對起來，還是「吃虧」。另一家是老牌娛樂報，他們的死鬼事頭也是經營大陸紙張，彼此有生意來往，所以能拿到大陸廣告。如果天眞到以爲取消中華民國年號就可拿到大陸廣告，眞是異想天開。

左派要借助你宣傳，不在乎你掛不掛中華民國招牌。君不見，香港若干家報頭用中華民國的報紙，左派戲院上映的大陸片，不是都有廣告刊登嗎？在他們內銷台灣版上，有時還來不及抽去，要用黑墨臨時塗掉。

這家報紙要爭取大陸廣告，其實不一定要抽去中華民國的年號，只要把報紙辦到銷路不錯，左派就會認爲有利用價值，你不求他，他也主動把廣告送來。所謂「在商言商」，其實只是藉口。

老萬認識某大機構的老板，這位老板忠心愛國，對媚共分子十分痛恨。當他發覺這家報紙「變色」，馬上打電話通知廣告公司，把準備在該報登的大批廣告「全部停止」。可見，他們的「在商言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在現實社會裏，固然有不少媚共商人，他們之媚共，或與左派有生意來往；或害怕開罪了左派。但無可否認，也有相反的一派，這大機構的主持人就是一例，他並不因爲親人在大陸被中共迫害而痛恨中共政權，他是在香港受教育的「番書仔」之流，但他爲人却充滿正義感，反共愛國的熱忱在老萬之上，每年雙十節，率團回國致敬慶祝。他的辦公桌上，陳設一面小型國旗。

因此，不見得做生意的盡皆涼血，他們中不乏忠貞之士。新老細因想討好左派而取消中華民國年號，但討好還沒達到目的，先就失掉老主顧。相信對讀者也如此，新的讀者還沒抓到，先失去老讀者。不論在銷路或廣告方面，都是得不償失。「在商言商」這句話，誤盡蒼生！

國曆存廢之爭

一位對中共發動的和平攻勢，指責「台灣當局」不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專欄作家，在一家報紙被收購變色後冒起頭來，儼然老板的「代理人」，實則是老板的「傳聲筒」，而老板背後，還有一個眞正大老板。

這位專欄作家自稱中共「毛主席」「周總理」每天都要讀他的專欄，究竟是否眞有其事，現已死無對證，老毛、老周都已冇眼睇。今日中共「三頭馬」，在電視中大家已看到，葉劍英成個老懵懂，連轉身也不成了，戴起老花眼鏡看他的「演詞」也矇查查，逐字逐句的說，上氣不接下氣，那還有精神讀「專欄」？至於再出牛欄的鄧小平，電視中見到他沒精打彩，烏眉瞌睡，連拍掌都不起勁，恐怕也不是「專欄」的忠實讀者。這位作家只可以再吹噓一下，說「華主席」對他的專欄，也唔睇過啲唔着。

他的吹牛儘管吹不到北平，至少已獲新老細寵信，老細根本不是這一行，可能信以爲眞，「毛主席」「周總理」都欣賞，要拍中共馬屁，自非此君莫屬。其獲新老細睇起，蓋有由也。

不過，根據機密消息，當日會議席上，討論中華民國年號存廢問題，專欄作家却認爲不可驟廢，因爲這麼一來，變色變得太明顯，部分讀者會望而却步；同時，仍然掛起中華民國招牌，暗中放毒，如過去「何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毒招，當比擺明一派左相更易收統戰宣傳之效。

他說的雖然大條道理，但老細之上還有大老細，大老細所定原則不能隨便改變。最後，老細仍堅持將中華民國招牌除下，並將僑務委員會的登記也取消，大有一刀兩段的決心。這一表態，心水清的督爺以至所有讀者，自然都明白，儘管仍採用一部分「中央社」電訊，也逃不過讀者雪亮的眼睛。

這家報紙過去本會內銷台灣，因爲知音之人，無法推廣，後來自動放棄。易手之前，又圖重張旗鼓，可是這回申請却批覆不准，理由是那位專欄作家所寫，毛周每日必讀的專欄，不合台灣首長口味，認爲太過「爲匪張目」，表示不歡迎。

這麼看來，台灣當局也算不太矇查查，確有先見之明。他當「小卒」的時候，這家報紙已毒氣彌漫，一旦扛起紅旗，當然爲害更烈。等他認眞變色時才頒禁令，已經吃虧。不過，香港讀者腦袋大都有消毒作用，以客觀報爲例，萬人日報所作的揭發與批評，已使他們的銷數直走下坡，今天廿顧做阿福的讀者已不多了！

中共在港進行新統戰 撥欵千萬收購報紙電視台

中共為配合新統戰策畧，撥欵一千萬元，其中以七百萬元收購一個電視台的百分之六十幾股份，取得該電視台控制權；以三百萬收購一家附設晚報的報紙。將來以報紙、電台、電視台三者互相配合，投入統戰宣傳中。同時，中共統戰部長張泊泉，亦已到港，策劃統戰工作。在未來一段日子裏，定有一番熱鬧。

收購

報紙早已成為企業化，有規模的報紙，動輒一千幾百員工。在外國，有些報業大王擁有一百幾十家報紙，成為一個系列，獨立經營的報紙營業狀況欠佳的話，報業大王會把它吸收過來，置於他的系列中。由於聯合經營和豐富經驗，他的「收購」往往使一家瀕於倒閉的報紙鹹魚翻生。

在香港，這種情形較少，老萬幹這行四十幾年，收購式的易手所見不多。不久前，一家頗有歷史的晚報「放盤」，雖有不少人斟過，其唯一「有利」的條件是和一些大廣告公司頗有來往；說到它的「設備」，還比不上萬人日報，因此雖多次傳說斟成賣出，結果不過把東西作廢物賣掉，經營了二十幾年晚報，從此消失在香港眾多的報紙羣中，慢慢，再沒有人記得有過這份報紙，那就完了。

香港辦報的人都有個見解，一家報紙辦到一籌莫展的時候，要使之「復興」，不如辦一家新報紙，希望還高得多，所謂「商譽」，實等於零。如果掛上招牌就可賺錢，等如用捲筒機印鈔票的報紙，出多多錢也難以收購。人家擁有這樣一家報紙，年賺千萬，怎會賣給你？

因此，在香港收購報紙，只能算他擁有器材的價值，「招牌」不值錢的。

最近香港有一家報紙被收購，收購的人不是什麼報業大王，而是一位「什麼都做」的商人，因為他有能力付出一百七十萬收購這家報紙，使行家資為談柄。使人感到興趣的是：「為什麼他要收購這一家報紙？」

如果說這是「做生意」，犯了兩個大忌：一是「不熟不做」，要老萬經營皮鞋手袋，一定失敗，因為老萬不熟這一行。辦報紙，雖然也不成功，但熟悉內情，以小小資金，也可站得住，和經營了幾十年的報紙相差不太遠。二是辦報比任何生意更難「急功近利」，天天出版，天天賠錢，容易令經營者心寒。

難怪督爺聽到這消息，也認為「他們沒有理由收購這家報紙」。但老萬的見解不同，這位商人經營的事業風生水起，業務茂盛，證明他是「精明」的人。別人看得出報紙不好辦，難道他看不出？明知不好辦而辦，當然有他的目的，否則一百七十萬，拿去放水片還過癮得多。

這一收購，從「紙面」上見到的表現，第二天就把報頭「中華民國」的年號取消，改為「公元」，再過一天，連「公元」也沒有了。同時，「僑委會登記乜字第幾號」的字樣也告失蹤，這是間接的表態，說明收購者的立場，劃清界綫。可見花一百幾十萬去收購一家報紙，並非「蠢仔」也。

人心隔肚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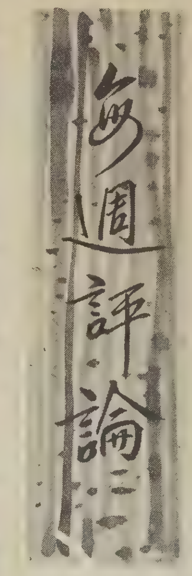
一家被收購的報紙甩掉「中華民國」招牌的事，成為行內人熱門的話題。他們報內的人也各有不同意見。

這家報紙的工作人員，老萬認識大半。碰到一位做廣告的，他非常洩氣，兩手一攤，倒抽一口冷氣說：「完蛋了！這還有甚麼好攪的，連中華民國也取消了！」另外碰到一位在編輯部工作的朋友，卻說：「這也難怪，在商言商嘛，要爭取大陸廣告，非這樣不可！」

聽他們的話，老萬感到非常滑稽。表示「完蛋」的，是廣告經紀，他本該說「在商言商」的話；表示「難怪」的，卻是一位「愛國老編」。老萬所以稱他為「愛國老編」，因為他經常到台灣，不論「政府招待」「闊朋友請客」或「自掏腰包」，他都不放過任何機會。雖然老萬不知道台灣甚麼對他如此具有吸引力，但經常使他「撥冗觀光」，總該對中華民國有點感情。但他居然說出「在商言商」的話，老萬並非對他的「政治立場」有所懷疑，而是覺得此人太過現實。

目前新聞界大鬧人才荒，他的副手前一天接到新老板「大信封」，不到三兩天，便為一家外國人辦的中文報聘為馬經編輯，月薪四千，比原來的待遇好得太多。可見只要是人才，不怕沒有工作崗位，今天新聞從業員，絕對不怕老板炒魷魚，與自己意願相違背工作，不必戀棧，許多更理想的工作在等待着你，不必做了「為虎作倀」的事，還想個理由替自己掩飾。

在這兩個人物的談話中，老萬喜愛廣告經紀的



由中共「十一大」看華某

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像「趕着投胎」似的在一個月左右時間中偷偷開完，草草收場。中國國民黨在北平那一小撮頭頭和美國白宮主人及其主要幕僚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但中華民國和它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無論是小會大會，包括全國黨代表大會在內，由日程到議案都公開，並在事前詳細發表。而中共呢？它佔據九六〇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八億餘中國同胞。它的黨員就有三千五百萬。這些都算「大」了，但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却都是在偷偷摸摸情況下進行的。

這表示中共的邪惡，它永遠見不得光明和眞理；更表明今日中共以華某爲首的上層統治小集團不僅視大陸老百姓爲敵人，對自己黨內的大部份黨員也懷疑爲「階級敵人」，所以在北平召開黨的較重要的會議，都是秘密進行。事實證明：中共的頭目只見咀吧說話好聽，但本質上都是鬼！見不得人，見不得光。過去毛周如此，目前的華葉也不兩樣。

經過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華國鋒的「領袖地位」已被「確定」下來，同時，從表面上看，這兩個會，不僅「解放」了鄧小平，恢復了他二次垮台前所有的職務，更在中共中央成爲第三號人物，會談進行得很「順利」，也很「團結」。所以，在海外和在國際間甚麼「安定團結」、「溫和路綫」等極其膚淺的怪論再度甚囂塵上。

實際上中共的「十一大」是初步清算文革和開始翻案的會議。二百個中央委員（廣東林李明已死，剛好剩下二百人）中有九十二個在上次文革中被打成「黑帮」或是受過揪鬥的「走資派」。在這些人亮相掌權的中共「十一大」上，不用說是「造反派」、「反潮流」和介入「四人帮」陰謀活動的「幹將」，「黑手」、「代理人」，掃數被趕出中央委員會，就連過去與林彪、江青關係較密的共軍「支左」幹部也都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現在在中國大陸上，關於上次文革在文字上仍說他「正確」，然事實這個運動已被否定。除了這一點外，在北平還有幾個人是與文革運動有直接關係的。其中，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三人是「坐直升機」上來的，陳錫聯、吳德與毛江一直有勾搭。

這幾個人遲早要垮台，因陳錫聯是軍人可能最先失勢，接着就要輪到今天被中共宣傳工具捧爲「英明領袖」的華國鋒。

鄧小平與毛江的仇恨比一般幹部要深而且大得多，因爲他過去是親毛的，而文革後却挨整兩次，差一點掉了命。毛死江垮後，鄧小平當然懂得「寃有頭債有主」的道理，所要報復的對象第一個就是華國鋒。那麼爲甚麼矮鄧又放華某一馬呢？本來他可以在背後鼓動軍人幹倒華某和吳德之流之後再出來，由他一手把持「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暫時掛個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招牌，乾脆自己當「英明領袖」，如果覺得這算不得「光明正大」，那就請葉劍英帶個頭，反正客家佬葉某也快死了，天下還不是鄧家的？不過，經過中共「十一大」改組中央委員會，已經可以看出，實際勝利者是矮子鄧小平，至於華國鋒的「勝利」，那是「面子勝利」，好看而不頂用。

誰都可以看出：華國鋒的命運是寄託在毛的牌位上，毛的牌位未倒他必先倒。在此情況下，他如果是英明的，確應有點「三老」精神——「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事實上他却仍在耍花槍。

華國鋒在「十一大」上所作的長達三萬兩千字的「政治報告」中，仍是一派胡言，不知所云。如：他說老毛早在四年前中共的「十大」召開後，就對以他自己的老婆江青爲首的四人帮的「反黨」活動有所覺察，多次對江青等提出嚴厲批評和警告，並親自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他們進行很多次反覆的鬥爭。這完全是胡說，如果眞是如此，老毛爲甚麼不像對付高饒、彭黃、劉鄧和林彪集團那樣，也把四人帮鬥倒鬥臭，中共黨內的以鬥江青爲主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綫鬥爭又何必等自己死後交給「接班人」華某進行呢？一句話：毛至死仍是支持江青一伙的，如果他知道華某不帮江青扛大旗，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了四人帮，他必先幹掉華某。現在，反正人死無對證，任由華某胡說八道罷了。

還有：在華國鋒在他的冗長「政治報告」中，對去年四月在北平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竟隻字不提。有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才有兩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的「提議」作出的所謂「兩個決議」，一個「決議」是華某升官，一個「決議」是矮鄧垮台。無論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有無關係，都應作出交待，不然那就是華某拈奸取巧，他今日的地位不僅是靠投機取巧得來的，簡直可以說華與毛江一直是「三位一體」。對這些問題華某在中共「十一大」上胡說亂道，並不等於人人都相信那種與事實無法吻合的謊言。對天安門事件不提，並不等於那件事就算完了。鄧小平不是善男信女，特別是大批「黑帮」再度掌權，對老毛的仇要報，老毛欠他們的賬要討，但老毛已死，江青已經被捕，去找誰呢？當然都要放在華某身上了。

NO.514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九月一號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14

由中共「十一大」看華某

解剖共幫「十一大」

中南海殺手汪東興

徹頭徹尾反毛的黨大會

香港電視節目的內容

第一號文化打手的秘密

美毛會談第一回合

華美抬出馬寅初

中共

「弄污雙手，結果一無所獲！」

嚴以敬作

中共在港進行新統戰

撥款千萬收購報紙電視台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只貴 調寄喝火令

封淑英

燼冷香初散，星橫夜已深。小窗人悄那堪臨，往事那堪重省，逝影那堪尋。有曲歌今調，無絃奏古音，更誰同夢臥山林？不貴華堂，不貴食千金，不貴翠圍珠繞；只貴有知心！

生朝述懷 其一

陳飛鶴

墮地今逢七五春，夕陽景好喜堪珍。自誇身健諱言老，不怕神憎恆說貧。痼痛劇憐沽酒懶，心閑祇笑學詩辛！港星大壞時來去，萬里難忘有故人。

其二

七十移民環境新，作風依舊未推陳。無魚爲食眞知我，有菜上筵少讓人；品茗惟堪茶半啖，舉觴不畏酒千巡。天涯自笑甘淪落，散盡黃金擁此身！

天涯時雨潤榴花

甄戒三

霖雨蒼生四海家。油然在望復何嗟。萱暉難報三春草。榴火爭開五月花。吟到落梅遷客夢。曲中折柳故園賒。江山誰改繁華態。一抹夕陽數點鴉。

前題

盛獻三

作客海涯年復年。又臨正夏正當天。初晴蛙鼓鳴窗外。得由榴花燦日前。興憶故林燒幹赭。結成名果赤屏顏。弟兄曾報園庭改。回首風光自闇然。

前題

梁朗秋

何年安石得瓊枝。移植天南傍海湄。甘向降時看滴翠。濕雲度處欲凝脂。著花且作珊瑚看。結實休將薏苡疑。願有纔英若徑滑。閉門獨合讀韓詩。

前題

劉桓霞

一生飄泊豈忘家。春去夏來空自嗟。

海角薰風肥徑草。天涯時雨潤榴花。寄蹤婆島歸心苦。息影香江望眼賒。楊柳故園依舊否。垂垂裊翠著昏鴉。

前題

李少白

喜雨名亭不記年。而今韻事話天邊。映簾舒錦榴添色。入枕鳴琴石弄泉。最愛臨流容載酒。還期指日好歸船。詩心應與花心契。撥墨生香又一篇。

前題 二首

溫中行

石榴雨足吐紅英。酒量新浮火齊明。却怯鄉關縈客夢。小園花對庾蘭成。好雨催開照眼花。未須濺淚想京華。洗兵會瀉銀河水。送我烟波萬里槎。

前題

陳香圃

節屆天中日正長。浮瓜沉李喜乘涼。榴花幸得反時雨。蒲酒欣逢勝日觴。莫問風塵縈蝶夢。從知歲月惜駒光。干戈未息身差健。何慮萍蹤久異鄉。

前題

勞經綸

溪邊吐艷石榴雄。始喜逢時潤雨風。山色弄晴浮黛綠。花枝招展舞裙紅。分株借日留江影。奪錦賽龍蕩水宮。高雁鴻鶩凡幾樹。天涯一角許多叢。

前題

陳冠天

久待雲霓荷澤覃。榴花清影醉餘酣。天涯喜共沾時雨。詩境欣逢蕩曉嵐。競渡隱傳龍槳撥。凝霞渾欲蠟珠探。祓除旱魃心神爽。酌酒江樓領味甘。

前題

容蓮鄉

綠樹閒居夏日炎。鬱蒸嚴暑氣侵簾。琴書倦倚人都懶。猿鳥煩棲夢未恬。午覺風幡翻牖上。遠看雲墨潑峯尖。

漫愁照眼榴花暗。大雨天涯潤屋檐。

邱璽

前題 集句——首尾吟

天涯時雨潤榴花（詩　題）

曲沼芙蓉映竹嘉（何　中）

繞電奔雲飛日月（呂　岩）

粗衣糲食老烟霞（僧處默）

不能擁棹迷仙路（李　嶠）

賴是幽居近酒家（鄭　谷）

角黍喚回端午夢（陳獻章）

天涯時雨潤榴花（詩　題）

前題

陳嘯天

西域移根爛漫栽。塗林涉夏始應開。枝垂六寶珊瑚樣。苞結千房瑪瑙裁。莫管河陽榮舊步。但隨彭澤釀新醅。檻軒雨洗饒丹翠。獨向花陰醉幾回。

前題

蕭葵明

連月苦無雨。當頭倏有雲。濛濛朝及暮。滴滴漏多聞。濕坐黃鶯燕。乾飛紫燕分。獅峯嵐氣蔚，早起見氤氳。誰劃乖龍耳。天涯雷電驚。風威催夜雨。寒意斬朝晴。竹拂榴花潤。柳搖沙浪清。陂塘活碧翠。綠野看人耕。爽氣自遠至。低雲暗太虛。飄風吹不斷。急雨密還疏。藥圃焦氛散。蕉窗綠有餘。優游欣得白。倦籟樂如如。晨興炎赫又好焚。滌滌山川未出雲。旱魃恣驅磨日鬼。雷公怒遣駕車軍。盡情天上傾銀漢。快意人間洗毒氛。數月焦憂一時去。明朝南畝看耕耘。

前題

陳崇興

麗澤朱明裁蘚錦。天涯海角感紅巾。燒空映日供樵客。結萼瓊珊賸美人。翰苑一枝霞茂夏。爐峯三月醉和春。薰風吹動胭脂艷。雨潤緋衣倍覺芬。

一落葉而知天下秋 將主戰場移至大陸

編輯先生：

中共政權在內鬨日亟的情形之下，攪出了一個鄧小平復出，與華國鋒、葉劍英形成「三頭馬車」的局面，一時自由世界眾說紛紜，大其發其「瞎子摸象」的各種不同論調。實則鄧小平「官復原職」，除了證明華國鋒地位不穩，不得不向環境低頭；中共政權險象環生，急於謀求「美毛關係正常化」之外，別無其他意義，尤其不值得我們特加重視。中共「萬變不離其宗」，無論誰垮台，誰復出，祇要它的政權一日不崩潰，它的殘暴本質、侵畧野心，就一日不會有絲毫改變。正如嚴總統在「支援被奴役國家週」運動大會上所說的：「我們面對的敵人，是無惡不作的中共，它是要以愚弄自由的手段，企圖實現赤化自由世界的陰謀；因此，其與民主國家間之敵對關係，絕對不會改變」。「倘若共黨有善天會變成溫和、開明、理性，甚至與共黨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那就無異揚湯止沸，以爲可圖一時之苟安，而事實上乃是飲酖止渴，必貽百世之後患」。

對於自由世界，特別是對於美國，我們固然就不可「與虎謀皮」，自貽伊戚，盡其忠告。但我們亦不可徒寄望於自由世界與乎美國盟邦的自我覺醒，懸崖勒馬；而渾忘「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的大道理。我們必須認清，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與中共之間不僅無從「妥協」，而且根本無可「共存」。因之，我們所心心念念無時或忘的，應該是如何面對大陸，竭盡一切可能，加速共黨的敗亡，以期早日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蔣公生前爲此諄諄告誡國人者至多，其中最簡單扼要而又至當不移者乃爲：「光復大陸是我們堅持奮鬥的首要目標，決不能以其他次要問題，氣浮心動，反而忽視了這個首要目標。因爲只要這一首要目標得以達成，一切打擊污蔑，一切邪說暴行，才會冰解雲散於無形」。事實上「只要這一首要目標得以達成」，倘有何「美毛關係正常化」之可言？又何足畏共黨無孔不入的「統戰攻勢」？此理至明，無待申論。

正當國際間姑息氣氛瀰漫一時，綏靖陰霾方興未艾之際，有如春雷乍響，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義士，駕駛米格十九型戰鬥機起義來歸，消息傳出，震撼舉世。范義士在來到台灣之後的第二天，公開招待中外記者，坦然答覆一切問題。范義士在談到他駕機投奔自由的動機時曾經指出：他此來一方面是爲了爭取個人自由，傳達大陸同胞忍辱偸生、殷切待救的願望；另一方面也是因爲聽到台灣有「三項保證」、「六大自由」的號召，不殺不鬥，不究既往。范義士所指的「三項保證」、「六大自由」，乃係蔣公生前所訂定，而曾不斷對大陸所發出者，其中條文包括「凡脫離共軍起義的官兵，均與國軍袍澤一視同仁，論功行賞」，「凡參加共黨組織份子，除萬惡元兇之外，只要其願爲反共革命效力，概本脅從罔治和既往不究的寬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並保障其生命財產的安全」等。此項號召與保證如能爲共軍共幹所周知，相信起義來歸者當必更多，一旦鐵幕衝開，自必如潮湧至，殆可預卜。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范園焱義士不惜拋妻別子，甘冒生命危險，毅然決然，投奔自由，充份證明了大陸人心思漢，共軍士氣低落，針對此種情勢，我們亟當加強政治作戰，擴大心戰攻勢，策動起義歸誠，引發全面抗暴。須知我們「反攻的基礎在大陸」，祇有「將主戰場移至大陸」，掀起「大陸革命」，摧毀中共政權，才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事勢如此，我們又何可忽畧首要目標，而爲其他「次要問題」，「氣浮心動」！

讀者 大陸客

（八月十七日）

，腳跟未穩，需要取得史大林的支持，乃由毛宣佈了一面倒向蘇聯懷抱的政策，指美國爲其頭號敵人，一九六〇年中共在台海戰爭失敗之後，赫魯曉夫欲置中共於其絕對控制之下，而發生中蘇共分裂，於是共黨乃反擊莫斯科爲修正主義。

今天中共之聯美，在於需要減輕中共對其所施加之壓力，一旦需要解除，自然美帝還是他的第一號敵人。

共產黨的政策根據其需要可以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共產黨的敵友之分，在於思想與主義，雖至親如父子，亦不可能有溫情，美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是中共的友人，而是他們心裏眞正的敵人，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九日毛澤東致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福斯特同志的一封電報，表達非常的清楚，而最近華國鋒在北平接見美共領袖克朗斯基時的談話，就可見其基本態度明顯的表明了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旗幟鮮明。

歷史之可貴，就在於教訓人類不要重犯歷史的錯誤，二次大戰中的歷史，韓戰的歷史，越戰的歷史，都值得美國朋友的回溯與檢討。

中華民國的一部建國史，在內憂外患中，飽經風霜患難，見過無數的驚濤駭浪，而屹立不搖，在於我們能處變不驚，自立自強，想到三十八年政府撤退來台之初，別人準備把我們一筆勾銷，但是我們不僅站起來，而且成爲太平洋上不沉的母艦，亞洲反共的堅強堡壘，大陸人民爭自由的燈塔，今後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只要我們自己能加強團結，內心鎮定，莊敬自強，合海內外中國人的心爲一條心，誰也不可能把我們出賣，大陸永遠是我們的國土，我們要乘機向大陸進軍，青天白日的旗幟，將會很快的插遍大陸，范園焱義士的駕機來歸，就是我們最有力的保證。

讀者　穿毛箭

（八月十八日）

毛受侄兒遠新欺騙 眞是荒天下之大謬

「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當天，中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解釋復舉鄧小平問題時說：華國鋒在三月間的「中共工作會議」上曾指出：四人帮「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人帮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翻」。中共翻案派根據此說，便一口咬定鄧小平之垮台，是受「四人帮打擊、誣陷」的結果。

滑稽的是，以一小撮日本人爲首的海外小丑，也跟着唱一個調。昨日報載更有那麼一個日本的什麼「記者」，主動編造一個故事來爲華帮圓謊。畧謂：去年四月鄧小平垮台，是因毛遠新提供「假消息」說服毛澤東使然。而毛遠新據說又是受「四人帮利用」云云。

這種無恥的造謠，其居心自然是爲討好共黨，譁眾取寵，以換取華帮的歡心，藉以進一步圖名圖利。但是，謠言在事實面前則不堪一擊。

毛澤東去年四月踢倒鄧小平，絕非因不滿鄧的某一局部表現，也不是爲了偶然的衝動。他說鄧小平的「永不翻案」誓言「靠不住啊」，又說鄧「不懂馬列」，歷來不提階級鬥爭。這些，都是指鄧的一貫表現而言。

再說，所謂毛受了其侄遠新的「欺騙」而誤解鄧，更屬荒天下之大謬。毛遠新今年才四十幾歲，毛認識鄧小平、與鄧小平共事時，遠新還未出世呢！難道毛澤東對鄧小平爲人的了解，還不及其侄，竟會受他的三言兩語的「假消息」誤導？這未免太小看毛澤東了吧？

再說，即鄧小平本人而言，他也承認自己之一而再的垮台是「合理」，屬罪有應得。造謠言的日本記者大概不知道或故意忽畧鄧小平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曾作過多次「自我檢查」、認錯「悔改」的事實。那末，讓筆者在這裏指出來：

一九六七年春天，在劉少奇（受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作過首次檢查後，鄧小平也作了一次書面「檢討」。

一九六八年，鄧再次作全面檢查，其中提到他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承認「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七二年八月，鄧小平又再一次檢查，也提到「我主持攪的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等語。

最近，鄧又給華、葉「中央」寫了兩封信，也是「檢查錯誤」東西。

筆者指出這些事實，在於說明毛澤東去年四月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職務，是經過全面考慮的，而且又經由當時的「政治局」全體「委員」討論一致通過，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是出自毛澤東本人和「黨中央」的意願，而絕非如日本人所謂受某個人的「影响」！

目前有不少中共分子或中共外圍分子在吹捧鄧小平。特別某些一廂情願的非共產黨的「擁」鄧派，對鄧小平的捧拍殊爲賣力。這些人的態度，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無法立得住腳跟。除非他們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鬼一人中只擇其一。

如果你認爲毛澤東「正確」、「偉大」，則你所得出的唯一結論，就只能是鄧小平要不得，永遠不可信任或重用。因爲言爲心聲，在毛澤東心目中，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諾言又靠不住；故意曲解毛的「指示」；從來不抓階級鬥爭這個毛認爲是一切工作的「綱」。這樣一個人，根本已失去作爲一個中共黨「章」規定的黨員資格，何况要對他信賴、依重，更何况刻意對他贊揚和稱頌？相應地，如果你一意認爲鄧小平可取，必欲對之吹噓捧拍，則你已無形中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偉大」。因爲你的見解與毛澤東的「指示」剛好相反。

兩面都討好，既擁鄧又擁毛，或者擁鄧而不反毛，又或者擁毛而不反鄧，這個機自然很多中共黨人或外圍分子都想投。但事實上那是決無可能的。行不通也。此中道理淺顯不過。

（小葉）

美國佬背信棄義接二連三出賣盟友
萬斯訪平必跌進紅色賭徒詐騙陷阱
飽經驚濤駭浪內憂外患的中華民國決不容許美國佬再度出賣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美毛之間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一時化解和消除，根據毛澤東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發表他的矛盾論作爲教導其幹部的思想法則，認爲事務的矛盾法則卽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最根本的法則，指出在人類的認識史中，有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換言之，不同的思想信仰、不同的民族國家、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各有其不同的宇宙觀，唯物辯論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務的內部研究其關係與發展。事務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務的外部而是在事務內部的矛盾性，他們把一切矛盾看作對抗，對抗是主要的，則美毛之間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宇宙觀，也有着內在的基本矛盾，卽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這種基本對抗性的矛盾，絕難統一，也無法消除。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

　由此，可以認識美毛之間的不同宇宙觀，其矛盾是絕對的，根本不可能統一與調和，美國想利用矛盾，求得統一，等如是火中取粟。

　如果說美國人幼稚與無知，則未免過份。但美國人的天眞與富於幻想，和追求現實的利益，是較爲公平的論據，他們對共產黨的本質與其所信奉之理論法則，不求甚解則自設一套假想的結論，費正清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文，爲北平共黨所假設的「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條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認爲依此條件，美毛之間就不會再有矛盾，對抗也可能消逝，其次美國有的專家學者則認爲中共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爲了追求物資與生產，可能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而傾向於西方，蘇聯是死硬的馬列主義信徒，中共則可能是緩和的馬列主義，乃至叛徒，這是最無常識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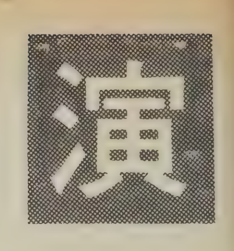
　爲了對抗蘇聯，緩和美蘇的尖銳對抗，於是乃玩中國牌，把中共政權當作籌碼，作爲增加力量的賭具，對蘇聯加上壓力，以夷制夷，自以爲得計，實質上，增加這一籌碼，是否有效，對方的反應如何？蘇聯不亮牌，而美國的底牌對方看得一清二楚，則勝負之分，毋待龜卜，美國如果失去了台灣這一張牌，將永遠沒有制衡的餘地。

　玩西洋人的撲克牌，也許美國是行家，玩中國牌則美國人相差遠甚，中國的麻將牌變化無窮，毛澤東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能手，你的一切假設與前題，可能在對手的詭計詐騙中，而輸掉一切。美國玩中國牌，不僅帶着幻想，也帶着冒險性，更帶着危險性，二次大戰前日本曾玩過中國牌，結果日本自毀，中國遭難！

　鄧小平可能帶着陰森的笑容歡迎萬斯到北平，也許用茅台把萬斯及其隨員們灌得醉醺醺，再用一套絞索把美國套住，逼得美國走上美毛關係正常化，有一天不是中共爲美國所用，而是美國爲共黨所利用，反兩霸，先激起兩霸的尖銳鬥爭，引發美蘇的戰爭，然後坐收漁人之利，萬斯此次北平之行，希望當心進入鄧小平一羣紅色賭徒們的詐騙陷阱中。否則的話，會有一個早上和晚上，要聽到美蘇之間的槍聲和炮聲的。

　共產黨人是講需要與利害，而不會講道德與道義，當他需要你的時候，他不惜向你低頭與屈服而妥協，不需要你的時候，立卽反臉成仇，當二次大戰時，希特勒進攻蘇聯，莫斯科岌岌可危，史大林根據需要，極力爭取美國的好感，爭取美國的援助，不惜解散第三國際，放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口號，一當德意日軸心戰敗投降，蘇聯馬上翻臉，不僅瓜分柏林，而且把東歐各國關入鐵幕，強迫美國簽訂雅爾達協定把中國大陸也相繼陷入共黨之手。

、當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之初




黎東方

於是，他開城投降。劉備對他也頗能留一手，不僅不將他殺害，而且送他與家眷到荆州公安城去住，叫他把私人的財寶完全帶走，又准他仍舊佩帶「振威將軍」印綬。（這振威將軍的名義，是以前曹操用漢献帝的名義頒給劉璋的。）

平劇之中有「取成都」一齣，很精彩。其中，劉璋所唱的一段，把劉備罵得慘，而且預言了將來劉備的兒子阿斗也會向別人投降。

戲裏的劉璋，在聽到劉備下令「擺酒相送」之時，唱出以下的一段動人的話：「聽說一聲要餞行，好似狼牙箭穿心。捨不得得成都江山美景，捨不得西川老少子民。含悲忍淚換衣襟，辭別宗兄就要登程。」

劉璋繼續向他的宗兄劉備唱出譏諷性的祝福詞句：「但願你在此多安穩，但願你在此享太平，但願你曹賊早滅盡，但願你把東吳也掃平。辭別宗兄跨金鐙，孤臨行不把別的願，……但願你後代兒孫，莫要照我一樣行。」（以上的唱詞，是李景武先生得自北平的名票友，同仁堂掌櫃周子衡老先生的傳授）

劉璋到了公安城以後，生活得平淡而安寧。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暗中降了曹操，襲擊關羽，奪了劉備在荆州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於是，在公安城的劉璋入於孫權的掌握。孫權任命他為「益州牧」，給他一些兵，叫他駐屯在秭歸縣。這算是幫他對劉備出了一口氣，雖則他不曾能夠因此而打回益州。

不久，劉璋病死；孫權叫他的兒子劉闡當益州刺史；其後，調劉闡去江東，担任吳國的御史中丞。

糜竺、簡雍、孫乾，都是有功的人；却難與趙雲相比。

糜竺是徐州東海郡胸縣人。（胸縣在江蘇省東海縣之南。）他是當地的大富豪，從祖先以來就墾殖了海上的一個大島（郁島），有成萬的「家僮」。他當過徐州牧陶謙的「從事」，於陶謙死後到小沛迎接劉備來繼任徐州牧；在劉備被呂布襲擊，失掉了家眷以後，把自己的妹妹嫁給劉備，以「奴客」兩千人陪嫁。其後，他作了劉備的「從事中郎」（稱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奪得了益州以後，就被升為將軍級的「安漢將軍」，却並沒有部隊供他指揮。

簡雍是涿郡人，劉備的小同鄉，從少年時就在一起。他也當了「左將軍從事中郎」。他第一次立功，似乎便是在這一次奪取益州之役。是他，作了劉備的說客，冒險進入被圍的成都城，勸劉璋投降。劉璋接受他的勸告，就和他同乘一部馬車，開了城門，來到劉備營中，投降。劉備於是任命他為「昭德將軍」。

孫乾是青州海國人，是劉備當徐州牧之時的「從事」，其後跟隨劉備投袁紹，投劉表，也與糜竺、簡雍一樣，作了「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被劉備拿到手，這位孫乾由「從事中郎」而升為所謂「秉忠將軍」。

趙雲的將軍等級，與糜、簡、孫這三位「幫閒」的朋友差不多。我十分為趙雲抱屈。

也許有人會說，趙雲的將軍銜頭「翊軍」二字，和法正所獲得的「揚武」二字比起來，很相彷彿；比起什麼「安漢」、「昭德」、「秉忠」，要高一些。這眞是什麼話？我們怎麼可以把英雄本色的趙雲，和漢奸流氓型的法正混為一談呢？

我一向對於劉備的為人，頗有保留。他的若干長處，我承認。

他的某些作風，我深深感到不足為訓。

他不僅任命法正為什麼「揚武將軍」（揚的什麼武？），賞了法正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而且叫法正作蜀郡的太守，繼許靖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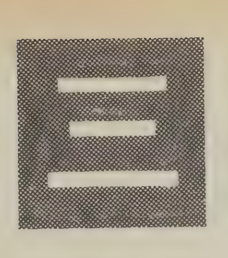
許靖是在劉璋投降之前，以劉璋下面的蜀郡太守的身分而企圖爬出城牆，單獨首先投降的。這個人的人格，也甚無足取；却比法正要略為好些。劉備看不起他，不讓他再作蜀郡太守；所選定的繼任人選，却是那比許靖更壞的法正。

許靖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名士，豫州汝南郡平與縣人，許劭的堂兄。許靖在漢靈帝的朝廷中當過尚書郎，於董卓執政以後先後投奔豫州刺史孔伷與揚州刺史陳禕，會稽太守王朗。會稽被孫策吞併以後，王朗逃往東治（福州附近），許靖逃往交州，接受交趾郡太守士燮的禮遇。他在交州曾經寫信給曹操，對曹操表示好感。若干年以後，他離開交州，來到益州，作了劉璋的廣漢太守，轉任為蜀郡太守。

法正向劉備說：「你看不起許靖，是對的；但是外州的人不知詳情，還以為你度量小，容不了他樣一位名士。你總得賞他一個差使。」於是劉備就任命許靖作「左將軍長史」。（長史是秘書長。）

蜀郡以外，其他幾個郡的太守是：巴西郡，張飛；犍為郡太守，李嚴；巴郡，費觀；益州郡太守，董和。益州郡的益州兩個字，容易與益州的州名相混。（益州郡是今日的雲南省）。益州的牧，劉備自兼。

州政府的治中與別駕，很重要。劉備分別以彭羕與王謀担任。州政府的西曹，劉備請出了一位不肯出來的劉巴，作「椽」。



新三國

馬超投奔劉備

劉備派人叫諸葛亮趕快來，也叫張飛趙雲同時來。這時候，張飛趙雲的軍階，都比諸葛亮高（年紀也比諸葛亮大得多）。不是諸葛亮率領他們二人，而是二人也奉了劉備之命，與諸葛亮同來。（我在民國三十八年寫「新三國」的時候，把這一點寫錯。三國志趙雲傳也錯。）

張飛在當時的軍階，是征虜將軍；趙雲的軍階，是牙門將軍；諸葛亮的軍階，是次於將軍一級的「中郎將」，叫做「軍師中郎將」。（其後，打下了成都，諸葛亮才被升爲「軍師將軍」。）

張飛而且是已經受封爲亭侯，可以稱孤。（曹操孫權劉備等人，都自稱爲孤，凡是封了侯的人，都可以自稱爲孤。封了王的人，常常自稱「寡人」。三公級的官，也自稱爲孤。）

張飛不僅封了侯，拜了將，也當了太守，掌握實權。他是荊州的宜都郡太守。荊州本沒有這麼一個宜都郡。劉備因人設政，劃出了南郡的西部幾縣，成立了這個宜都郡，郡治設在今天湖北宜都縣的西北。

趙雲也不僅是牙門將軍，他一度當了桂陽郡太守。劉備在離開荊州，前往益州之時，把他調回公安城，當「留營司馬」，對孫夫人及她的男女衛隊監視。（孫夫人回江東企圖把阿斗抱走，他會同張飛，用武力強迫孫夫人留下了阿斗。）

張趙與諸葛亮，都是直接隸屬於劉備，軍階雖有上下，指揮權是彼此不相統屬的。諸葛亮的學問好，辦法多，張趙二人極尊重他的戰畧意見，却是事實。

三人帶了不少的兵，只留下不太多的部隊，由關羽坐鎮荊州。關羽身邊，沒有什麼文人，只剩下一個馬良。（馬良是馬謖的哥哥，比馬謖有學問。）

張趙與諸葛亮浩浩蕩蕩，進入益州，抵達江州（重慶），與劉璋的巴郡太守嚴顏，打了一仗俘虜了嚴顏。張飛罵嚴顏：「我們的大軍已到，你爲什麼不來投降。」嚴顏回罵：「你們來侵奪我們的益州。益州只有斷頭的將軍，沒有投降的將軍」。張飛大生其氣，叫左右把嚴顏拖出去砍了。嚴顏却並不害怕，也不生氣，從容不迫的向張飛說：「砍頭就砍頭。你生氣幹什麼？」張飛聽了，有點慚愧，氣也消了，對嚴顏生出了佩服之心，就吩咐左右，把嚴顏釋放，而且聘請了嚴顏當自己的「賓客」（相當於今日的顧問參議）。

佔領了江州以後，諸葛亮陪張飛走北路，趙雲走南路，目的地是雒縣。張飛所走的北路，可能是溯涪江而上，指向西北，經過今日的合川、遂寧、三台，轉向正西，以便帮助劉備圍攻雒城。趙雲所走的，是先向西南，溯長江而下，佔領江陽（瀘州），轉而向北，經今日的內江、資中、簡陽。他們三人未曾到達雒縣之時，劉備已經攻下雒城，轉攻成都了。

張飛趙雲與諸葛亮所率領的大軍，與劉備所直接統率的部隊會合，把劉璋緊緊的困在成都城。

忽然，馬超派人從漢中來找劉備，表示願意來益州投奔他。劉備大爲高興，向左右說：「有馬超肯來，益州等於是已經拿下來了。」

馬超是今日陝西的中部偏西的扶風（郡）茂陵縣人。他的父親馬騰，原爲漢朝政府的地方官，參加了涼州韓遂等人的「造反」，其後與韓遂鬧翻，向曹操投降，到了許縣，被曹操以漢獻帝的名義任命爲九卿之一；衛尉。馬超却在建安十六年仍與韓遂等人合作，「十部俱反」，打進渭河流域的關中（包括長安），前鋒佔領潼關。曹操親自帶兵來抵擋他，將他打敗。他回師涼州，後來又由涼州逃往漢中，依附張魯；張魯一度想把女兒嫁給他，但是張魯的左右却對他很排擠。因此他才在建安十九年動了前來益州，投奔劉備之念頭。（父親馬騰，與所有留在許縣的馬家大小人口，都已經在建安十六年馬超再度造反之時，被曹操殺掉。）

馬超帶領了他的殘餘的少數軍軍，來到成都郊外，拜見了劉備，與張飛、趙雲、諸葛亮、黃忠、卓膺等人。劉備分了很多兵給馬超，叫馬超把這些兵改換服裝，在外表上成爲涼州的胡人的樣子。

劉璋在成都的城裏，接到城墻上守望兵士的報告，說馬超帶了許多的涼州胡人部隊來，十分害怕。（有些涼州的漢人，例如董卓，已經夠凶狠的了，何况胡人？）

劉璋開城投降

劉璋決定向劉備投降。他的左右說：「城裏的精兵還有三萬，粮食還夠吃兩年。爲什麼要投降呢？况且您父親與您，兩代的益州牧，都對老百姓極爲寬厚。老百姓與文武百官，都願意和兵士一致作戰，情願爲您而死。」

劉璋說：「不必了。我與先父作了益州的長官二十幾年，並沒有什麼恩德施給百姓。最近這三年（從建安十七年到建安十九年），與劉備兵連禍禁，軍民死了很多，都是爲我而死。我怎麼忍心，再叫成都城內的這些人又死呢？」

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去莫斯科，對外揚言專誠去拜壽，史大林大元帥總不能……」

毛澤東說道：「對了，官不打送禮的，史大林大元帥總還不致學鍾馗，把挑担送禮的鬼卒也烹了吃。」

活曹操聽了也不由得大笑，說道：「主席的典故眞熟，隨時可以用上。」

毛澤東同活曹操說過，心上放下一塊石頭，第二天特地把羅申找來，說道：「大使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史大林大元帥七十大壽，我沒記錯吧！」

羅申笑道：「主席眞是好記性。」

毛澤東說道：「大使同志不了解，我們中國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幾十年來，孝道深入人心，因此，兒女沒有不記得父母生日的。」

羅申眞不料毛澤東能講出這種話，頗爲愕然，但看到毛澤東一臉誠懇之色，又十分感動，說道：「主席一番好意，我一定報告史大林大元帥。」

毛澤東說道：「大使同志報告史大林大元帥順，便報告我國已準備控訴美帝侵略。」

羅申說道：「好極了，可不可以將原件給我看看。」

毛澤東拍下羅申肩膀，說道：「這何待說，外交部擬好向聯大控訴書之後，先要送請大使同志過目，再轉到莫斯科得史大林大元帥批准，才向聯大提出。」

羅申說道：「主席這一番好意我一定報告史大林大元帥。」說着就起身告辭。

毛澤東把羅申送到書房門口，鄭重握手說道：「一切拜托，史大林大元帥前請多多說好話。」

羅申拍胸說道：「主席放心，一定照辦！」

毛澤東送走了羅申，頗爲得意，回到房內向江青說道：「送壽禮，應當送什麼？」

江青頗爲奇怪，問道：「你怎麼給人送壽禮，我們黨內不是禁止送禮嗎？有人過生日只是發一封電報。」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這不是普通人，是人上之人。」

江青說道：「人上之人不就是你，你上面哪還有人？」

毛澤東笑笑向北一指，說道：「那裏還有一個在我上面的人。」

江青恍然大悟，說道：「原來是他過生日，送什麼禮物，送一個大蛋糕就是了。」

毛澤東說道：「別孩子氣了，這算什麼禮物，太輕。」

江青笑道：「那把新疆同東三省送去，夠重的了。」

毛澤東說道：「又太重。」

江青說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再說這一種禮是黨送的，也應當同政治局委員商量下。」

毛澤東拍拍頭：「不是妃子提起，寡人倒忘記了。」

江青翻眼道：「你怎麼不說皇后提起，是不是把那個瘋子當皇后，想把他接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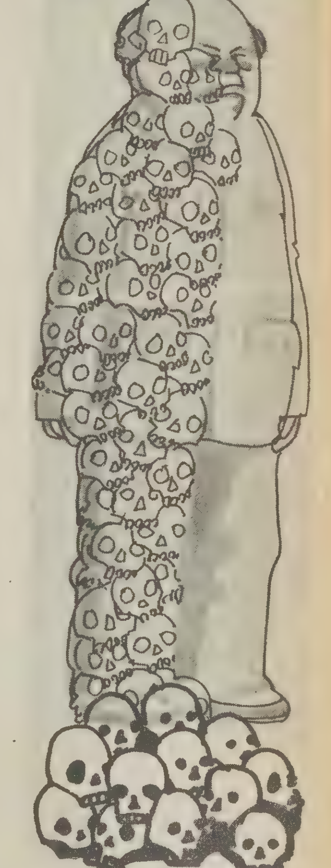
毛澤東說道：「別胡扯了，那有這樣的事，我要趕快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說過就按鈴喊田家英，通知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連同各大軍區司令員，凡是留在北平的大頭目都找來開會。」

許多大頭目接到通知，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齊趕到毛澤東的書房。大部份人到齊之後，毛澤東慢慢踱出來。向大家揮手打個招呼，坐下噴個烟圈，悠閒說道：「我請各位同志來，宣佈一項消息，我已應史大林大元帥邀請，去莫斯科訪問。」

擁或反，都要研毛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嘆口氣：「這兩人如何能相比，蔣先生是君子，有英雄氣慨，他公然約我去，就一定放我回。」

江青笑道：「潤之，我插句嘴，如果你們兩人調個停，你約他去，你會不會放他回。」

毛澤東說道：「你可以想到，我是不會讓他回去的，因此，我怕史達林也不會讓我回來。」

江青說道：「這又怎麼可能呢？你同老蔣是敵人，同史大林是自己人。」

毛澤東苦笑道：「共產黨人哪有自己人，越是自己人，鬥得越兇，所以要我去莫斯科，我是眞怕。」

江青問道：「你決定去不去呢？」

毛澤東說道：「無法決定，不去不成，去又不敢，這是玩命的交易，怎能輕易下決定。」

江青說道：「你既然拿不定主意，何不找軍師問問。」

毛澤東想想這件事，眞要先同活曹操商量一下，看看他有什麼辦法，當即着田家英打電話請活曹操。

活曹操住在附近，一請便到，進門向沙發一坐，拿起一杯蓋碗茶，呷了一口，問道：「主席找我有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林老，剛才接到莫斯科電報，史大林元帥約我去莫斯科見面，你說這件事怎麼辦！」

活曹操不由得啊了一聲。一時說不出話。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也覺得問題嚴重吧！」

活曹操反問道：「史大林大元帥約主席去莫斯科，爲什麼事呢？」

毛澤東說道：「並沒有說明理由，據說是因爲國民黨控蘇聯侵畧一案。」

活曹操說道：「要單獨爲這一案，倒容易對付，國民黨控蘇聯侵畧，我們也可以控美帝侵畧，彼此就扯平了。」

毛澤東高興得一拍大腿站起來，說道：「林老，你眞行，怪不得大家都叫你做軍師，實在說徐茂公，劉伯溫給你提鞋都不配。」

活曹操高興得連摸幾把鬍子，問道：「主席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呢？」

一談到正題，毛澤東又愁眉苦臉說道：「我實在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你知道，如果我不去，史大林大元帥對我疑忌更深，今後怎麼相處。」

活曹操摸着一把鬍子沉吟幾分鐘，問道：「這樣說，主席還是要去了。」

毛澤東說道：「去是要去，但是去了又怕昭王南征而不返。」

活曹操摸着鬍子慢條斯理說道：「主席既然要去，我們自己也要作個準備。」

毛澤東問道：「怎樣準備呢？」

活曹操說道：「首先我們準備控告美帝侵畧，抵銷國民黨之控蘇案。」

毛澤東點頭說：「好，馬上通知周恩來，就辦！」

活曹操說道：「其次要加強親蘇的宣傳。」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們作的也很夠了，在政協綱領都載上與蘇聯的親密關係。我又公開宣稱一面倒，至於報刊上更連篇累牘歌頌蘇聯，還不夠嗎？」

活曹操說道：「不是不夠，是應該加強。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主席選擇一個好日子去莫斯科。」

毛澤東說道：「可以，可以，找一個專門陰陽先生揀一個黃道吉日再動身。」

活曹操忍住笑說道：「揀黃道吉日固然重要，但這只是在我們一方面，主席還要揀一個蘇聯的黃道吉日。」

毛澤東惘然道：「蘇聯什麼黃道吉日，我不知道。」

活曹操笑道：「主席記不記得史大林大元帥的生日。」

毛澤東忽然想起，說道「當然知道，從在延安起年年擺壽堂，吃壽麪，怎會不記得。」

活曹操又接着問道：「主席知不知道史大林大元帥今年高壽幾何？」

毛澤東想了一下，猛然拍手說道：「中國算法七十一歲，外國算法正七十。」

活曹操說道：「對了，正七十，主席若選擇史

民國建立後，袁世凱既爲臨時大總統，首聘嚴復長京師大學堂，旋而去職，又改聘嚴担任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並先聘他爲參政院參政，參加約法會議、政治會，及憲法起草委員。因爲嚴復曾受英國敎育文化的薰陶極深，故原主張保守，其心中的理想政治，殆爲一種類似英國的虛君共和，革命不是他所贊成的。他曾說：

「國人識度不適於共和，所謂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由而日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眞無益，而智者之所不取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名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現者爲之本基，其間籀取公例，則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鄉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以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由平等爲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澤，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由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爲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後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託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況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爲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爲專者之利。……」

批評袁世凱持論平允

嚴復此說本之英哲學家赫胥黎，而擁袁者則利其有言，欲資之以稱帝。適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氏有「共和與君主論」的發表，楊度諸人於民國四年八月，倡帝制議起，袁以嚴老成碩望，學貫中西，非罷致不可，於是楊度乃一再奔走於嚴氏之門，曉譬百端，必欲得嚴參加「籌安會」的發起，又陵婉辭拒絕，僅允作一會員，並保留在會中可提出不同的意見。數日後，他忽得一晚餐請帖，署名者除楊度外，尙有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又陵知與籌安有關，乃託病不去；歲往面約，亦謝不接見。迄夜半，楊着人送一信來，內容畧謂：「籌安會起，實告公，蓋承極峯旨與公榷，極峯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卽逝，發起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矣」。

又陵閱後，不知所措，但終以年老力衰，哮喘時作，旣不能立卽出亡，又不能登報公開否認，惟有忍隱聽其擺佈。翌晨籌安會啓事登出，嚴復名列第三，西城舊刑部街嚴宅門前，且有兩名槍兵守衛，其名爲保護，實則監視，卽欲出止，亦不可能了。

籌安會啓事發表後一週，梁任公反對帝制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亦發表，哄動全國，袁世凱認爲非由嚴復執筆反駁，不足以壓倒梁文的聲勢，因卽派大員往見又陵，並以一紙四萬大洋的支票爲酬，終爲又陵所拒，故當時駁梁文的不是嚴復而係孫毓筠。

袁世凱雖屢欲藉嚴的聲望以資號召，但嚴對袁的行爲及其能力則極表不滿，當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嚴曾批評袁世凱。他說：「大總統（指袁）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習帝制時一督撫之才耳，欲與列強相抗衡，則太乏科學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耳，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歎也！」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嚴復曾以三詩輓之，持論亦甚平允。詩云：

一、近代論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爲辨賢奸。

二、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洒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嵩竇暮，極眼望雲軿。

三、風承推奬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屑拂衣。持顚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

對提倡語體文的意見

五四運動後，文言與白話文之爭很激烈。有人認爲「胡適、陳獨秀倡新漢學者之所持以爲揭幟，而實導之於嚴復。」其實，白話文始於唐釋家語錄，宋儒語錄及元、明以來小說戲劇多用之。嚴復的反對意見如下：

「北京大學陳、胡諸敎授主張言文合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於口，有以壞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　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候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皮簧之腳本，就令以此敎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園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刼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虫，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

嚴復認爲八股者足以亡古文，用證白話風行亦無害於古文之存在？這可從他序「涵芬樓古今文抄」看出：「物之存亡，係其精氣，……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爲存也，乃人之不能爲不存也。……夫帖括講章，向之家咿唔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其實，當時一般語體文提倡者，也未嘗敎人盡廢古書不讀。只因功課龐雜，不知浪費時間去鑽研舊籍罷了。

嚴復的譯才與論人論事

胡養之

嚴復於淸光緒廿五年，以拳亂之故而避居上海達七年之久，並未浪費光陰。他用力最勤，耗時最多的，則在介紹數種西洋名著於中國，抗戰前商務印書館所出嚴譯八種：（一）英哲赫胥黎天演論，（二）斯密亞丹原富，（三）甄克思社會通詮，（四）耶方斯名學淺說，（五）穆勒羣已權界論，（六）斯賓塞爾羣學肄言，（七）法人孟德斯鳩法意，（八）穆勒約幹名學。卽彙集又陵歷年所譯，而以一種「叢書」形式面世的。

對於譯書的審愼態度

又陵對於譯作非常謹愼，據說他每譯一書，跟其他書有異同的，卽旁考博證到於後案，張皇幽渺以補漏義；尤能以古文譯達奧旨，而不斷斷於字比句次之間。因此，國人認爲：以古詩體譯詩者自蘇玄瑛，以古文辭譯小說自林琴南，而以古文辭譯西歐政治、經濟哲學諸科者，則當推嚴復。他以生平師事服膺的，惟有桐城吳汝綸。每譯一本，必以質正。汝綸高文碩望，常以「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大要有集錄之書，自著之言。所謂集錄者，卽指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而言；自著者，則指建立一榦，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而言也」。

他說：「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尤其太史以書繼春秋而作，楊子太玄，擬易而爲之，是皆所謂一榦而枝葉扶疏者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擬以來亦回之。是故漢時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集錄既多，而向之所謂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見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獨近世所傳西人書，多半一榦而眾枝，有合於漢代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大抵弃陋不文，不足傳載其旨。獨推嚴復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楊子雲筆札之功，趙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並，鍾於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儔。……」雖然，又陵常虛心請益，而汝綸不通西文，每以爲不及他呢！

吳汝綸歎服艱鉅工作

又陵譯書最先出的是「赫胥黎天演論」，汝綸讀而歎曰：「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顧蒙意尙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原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顧復自以志在達旨，不盡從也。定爲譯例三事，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雅猶不譯也，則達尙焉。海通以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根據嚴復的自述：「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爲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顚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

他進一步地解釋書的困難：「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筆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能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顧其意，凡正經營，皆以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不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儻於之數者尙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何況出以重譯也耶？」又陵所譯大率似此，學者稱之曰：「候官嚴先生」。

主保守而反自由平等

嚴復以海軍積勞，叙副將，既而棄去，避居滬上最後數年，適袁世凱繼李鴻章任直隷總督，聲勢烜赫。他雅慕嚴復之名，欲以禮羅致其幕下，但聘之再四，嚴復終不肯就。於是袁世凱於失望之餘，對嚴復乃深表不滿，曾向人表示：「嚴又陵卽使是聖人復生，我也不敢再用他也！」及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殂落，溥儀嗣皇帝卽位，載灃爲攝政王監國，未及一月，卽命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痾（時袁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尙書等職），而又陵乃爲袁大抱不平，並盛稱其才曰：「世凱的才幹，一時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比得他的。」因此，袁又引嚴爲知己。

買隻趙子龍

跟着的下一副牌局，我擲骰子的時候叫：「上吃下。」結果拿了個一二大道，通賠。一共二十元。賠了上門李昆十元，和天門太太的十元便沒錢剩了，外婆這時候突地站了起來就走。

「不來了，吃就有份吃，賠又沒錢賠！」李昆連忙追上她，塞給她十元，說是給她吃紅的，她沒看一眼，甩手把錢打落地上。

「哼！你們都是一伙兒的。」

老人家嘭的一聲把屋門關起，林黛伸了一伸舌頭，大家連笑都不敢笑。

又一次是在賽馬的前一天，老太太突然做了一個夢，夢見一條龍，破壁飛騰。於是，她交給我十元港幣，叫我買「一條龍」。我看了看馬經，根本沒有叫「一條龍」的馬，只有一隻叫「趙子龍」。

「好！就替我買十塊錢『趙子龍』的獨贏吧」

爆個大冷門

在賽馬場裏，我看了看計算機覺得好笑，趙子龍九九倍，我於是起意不良，把老太太的十塊錢朝口袋裏一裝，想吃下去。沒想到，那一場賽馬，「趙子龍」由頭帶到尾，一直領前歟駒，爆了六百多元的大冷門。當然，我自認倒霉，只好因小失大，賠給老太太一千二百多元。老人家笑得見牙不見眼，淚水直流，問我買了多少，我勉強的笑了一笑，吹了句牛：

「我本來不想買，太冷了，跟着你老人家的運氣買了一百塊錢獨贏。」

林黛在旁一聽，高興得不得了，一伸手：「吃紅。」

得了。我又賠了五百元。

眞的，我懷念林黛，更懷念林黛的外婆。因爲我跟她玩過撲克，替她買過趙子龍。

想起了林黛的「摩利士」小房車就好笑。因爲車牌是一個好笑的號碼：「七四八四」。如用國語來念，聽起來很像「氣死巴士」，可是，想起林黛學車的時候更加好笑，簡直會令人笑到肚子痛。



學車趣事多

別人學習駕駛最多也是一個師傅而已，林黛則是兩個。一個坐在旁邊，一個騎着電單車跟在後面。那是教林黛唱歌的師傅——田鳴恩。也是替「翠翠」的嚴俊演的「老二」幕後代唱的田鳴恩。他的太太叫陳淑中，我們都叫她「小風球」，因爲她動不動的就會向田鳴恩搥胸　腳，大喊大叫，吹無定向風，間中有驟雨。林黛學習駕駛的時候，小風球、高寶樹、陳又新等人，陪伴嚴俊打麻將。田鳴恩坐又沒地方坐，站又不敢站在小風球後邊，怕她輸了扯風球兒。所以只好騎着電單車，跟在林黛的「學」字牌後邊一路追看學車的情形。既然是「學車」就難免會出漏子。

老師墜溝中

筆者不妨在此追敘一件事：有一次，剛好九龍尖沙咀的漆咸道正在修路，路邊挖了一道深溝，林黛的車子差一點掉入深溝裏。幸好林黛眼明手快，一踩煞車，一轉方向盤，終告有驚無險。身旁的教車師傅一挑大拇指：「Very good」。

豈不知後邊當跟屁虫的師傅已經「歪在溝裏」了。林黛一回頭，只見溝裏的車輪在轉。田老師却告無影無蹤，嚇得她花容失色，看也不敢看，急忙把車開到家裏，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喘氣兒，眼睛本來就大，如今更瞪得像個包子。打牌的人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齊圍過來，你一言，我一語。林黛在眾人齊聲追問之下，衝地號啕大哭，哭哭啼啼的說出眞象，小風球一聽之下，哪可罷休，即刻扯起了三號風球，大怪林黛不該。

一場大風暴

「爲什麼不找人救他上來？」

「我不敢看，萬一田老師摔死了呢？」

「對呀！田老師摔死了你怎麼辦？」小風球得理不讓人。

「我在前面，他在後面，是他撞我又不是我撞他！」

「你要不是緊急煞車呢，他會出事嗎？」小風球雙手叉腰，變成五號風球。

「好！算我錯，你想怎麼樣？不大了我賠給你！」

「賠？人死了拿什麼賠」？小風球聲色俱厲，由五號變成八號風球。

以喜劇收場

「大不了我把嚴俊賠給你，嚴俊總抵得過你的田鳴恩吧！」

嚴二爺不聽猶可，一聽之下，是可忍孰不可忍，怒火中燒：「拿我當什麼？」

還好田鳴恩在這節骨眼上推門走入，滿身滿臉均是污泥，看見室內氣氛不好，忙上前盲目地勸架：「看我了，看我面子了，大家別吵，有話慢慢說！」——一場鬧劇終告結束。

× × ×

活潑、有趣，淚中有笑、笑中有淚，概括了林黛短暫而燦爛的一生。而今林黛已作古多年，逝者已矣。本文所記者，盡烟雲事也。(下)

我與林黛

李翰祥

親友隱瞞死訊

可是，突然間老人家在房裏找不到報紙了，問什麼原因？家裏人總是瞎三話四的編些似通非通的理由；她雖然不認識字，可是認識家裏人們的臉哪！那些往日發自他們心裏的笑容呢？那些常來打牌的朋友呢？家中原常請客喝酒，那些酒友呢？那些猜拳行令的聲音呢？沒了，全沒了！有的只是家裏人們的低聲細語。林黛的姨媽的唉聲嘆氣！為什麼，為什麼呢？隔幾天，她在家裏又看到報紙了，滿以為自己多心，忙打開報紙看看，翻來覆去看不見月如的照片，當然以前也不是天天看見的，等着吧，隔個兩天家裏又找不到報紙了，她知道有些不對，會不會有月如消息的報紙他們都藏起來了呢？為什麼要藏起來呢？「哼！他們在搞什麼鬼，八十多歲的人了，什麼沒見過，就欺負我老太太不認識字？在香港時，月如就從來不隱瞞我什麼！」她不止一次的跟張翠英講，翠英也附和着她埋怨她們，並且答應她：「那天家裏沒有報紙，我會送過來，反正我們家裏什麼報紙都有！」

騙說新戲劇照

真的嗎？翠英真的會送報紙給她嗎？不會，當然不會！

一天，老人家突然由街邊拿了一張報紙回家，有林黛的照片，有殯儀館門外的照片，也有人山人海的影迷們送殯的照片，她指着照片，問家裏人報上寫些什麼啊？家裏人先是一楞，還是麗如的腦子反應得快！

「哦，這是月如新戲的劇照嗎？」

「新戲的劇照？場面可不小啊——那麼宗瀚（林黛的兒子）為什麼穿白帶孝啊？」

「啊！這個……這個……是導演叫宗瀚客串的鏡頭嗎？」

「哦！這些鬼導演，眞會動鬼腦筋！」她笑，但不是見牙不見眼的笑，家人們也跟着笑，當然笑得好不自然。

突然間，老人家把臉一沉：

「哼！還是月如的戲演得好，你們笑都不會笑！」她拿了報紙進入臥房。

之後，老人家本來紅潤的臉上，漸漸地失了光彩，走路也愈來愈慢，頭髮也愈來愈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最多是由臥房走到廳裏，坐在沙發上對着林黛的照片發楞。

一天，翠英由外邊回來，手裏拿着一頂毛絨織的帽子：「不對呀！」她說。

「什麼？」我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她把手中的毛綫帽子給我看了看。

「大了！每年都是一樣的尺碼，怎麼今天會大了呢？」

我這才明白過來，林黛的外婆正月初八生日，每年翠英都會織一頂新的毛綫帽子給她，她也每年必在大壽的日子裏，很高興的戴了它給親友們看，可是今天，她的頭突然小了，叫翠英拿回來重織，趕給她生日那天戴。

含淚寫外婆

正月初八，是老人家的壽誕，戴着翠英連夜替她織好的帽子，接受親友們的道賀。她笑了，笑得好勉強。

吃過晚飯後，她突然暈倒在厠所裏。

等她在床上醒過來的時候，看着週圍的朋友。

「我就會見到月如了！」

「怎麼，你要去香港？」

「唉，別瞞我了！西門町那個賣報紙的都念給我聽了，你們哪，你們的戲哪有月如做得好啊！」

她笑了，笑得見牙不見眼，笑得流淚了，但是，那是每人只流一次的淚——辭家淚！眞的，她死在她出生的那一天，死在她出生的時刻，至於她在冥世間，有沒有見到她的外孫女月如，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連寫了三天林黛，都是談笑之間寫成的，可是今天寫林黛的外婆，就是用淚寫成的，眞的，我想林黛，但更想林黛的外婆。因為我跟她搓過麻將，替她買過「趙子龍」。

上下樓鄰居

記得還是住在加多利道山景大樓的時候，林黛住五樓，我住二樓。每逢過年，我都會和一般朋友到林黛家，跟太太（林黛媽）陪着外婆玩牌，因為她最喜歡玩撲克，有一次我做莊主，一百塊錢的底，輸得僅剩十元，老人家和林黛坐下門，李昆和太太坐上門和對門。外婆押了五塊錢，林黛押一元，我擲骰子的時候說：「下吃上。」沒想到我拿了副九九關，大小通吃。先吃掉下門外婆和林黛的六塊錢，然後又吃太太天門的四元，留下六元給太太，上門李昆的十元，我則原封未動。

「為什麼你不吃他們的？」外婆好不高興，因為她不懂得上吃下、下吃上的「花頭精」牌規。

「他們跟我交情好嘛！」我跟外婆開玩笑說。

刊出了一系列十二頁的神秘作品，攝影師是艾維登，這些照片顯示出一個男子間替的撫弄一名女性模特兒，在此一系的戲劇高潮中，這名男子痛揍標特兒的臉，尤其甚者，她似乎正在「享受」：在下一頁中，她熱情的接近他。

櫥窗佈置也顯示出此種傾向，在劍橋，「駝峯」時裝店展示出一名口角流血的女屍被塞在一個垃圾桶中。她的頭和頸子上放着男人的鞋子。去年秋天，波斯頓一家商店的櫥窗顯示出一個女子拖着一具以毛氈包着的女屍。

雖然這種方式有失體面，但是它顯然能夠推銷商品。在去年，「駝峯」的展示使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銷售量，而艾維登在「時尚」雜誌的作品中，一名被毆打的婦女所穿的跳傘裝「銷路奇佳」。該公司的一名發言人說：「有許多良好的反應，」她說：「在商業方面，那是非常成功的事。」

幻想虐待獲得快感

為甚麼性虐女性的圖片在一個純以女性為主的市場上能促進銷售？有的學者認為性的幻想吸引了許多女性。一項一九七四年的調查指出，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美國女性都有被男人制服並且被迫順從的幻想。一些分析家則報導說，強壯、獨立的女性通常以虐待狂的幻想作為在男性中獲得成功的補償。

「女性的幻想已經大為增加，」心理家伯豪斯說：「如果你以一種充滿敵意的方法尋求補償。」

（取材自時代雜誌）

五阿拉伯國家奉行回教經典

砍掉小偷的手 強暴犯難逃命

史鼎

回教的經典說：對小偷而言，不論男女，砍斷他們的手，是對他們的行為的獎賞，也是阿拉（回教之神）用作鑑戒的處罰。

以上是這項嚴厲訓諭，是大約一千三百年的前穆罕默德在一個原始的沙漠社區向他的追隨者頒佈的。

中東五個阿拉伯國家──沙地阿拉伯、卡達、阿曼、利比亞、北也門──現在的法律，仍以回教的經典為基礎。

在沙地阿拉伯，最近有一對美國夫婦有一天發現了巴基斯坦籍男僕偷東西，這對美國夫婦要他去向當地的警察局自首，不久這名僕人回來了，這對美國夫婦大吃一驚，原來他已少了一雙手。



一名定罪小偷被執法人員砍掉手指。

沙地阿拉伯對強暴犯的處罰更嚴厲。在哈拉省，不久以前有四人因強暴罪而被定罪，其中一名單身漢被砍頭，另外三人是有婦之夫，他們先被埋至腰部，然後由羣眾用石塊將他們打死。法官按照案情，有時對強暴的被害者也加以處罰。數月前，在沙國的一名德國女子被兩名男子強暴了。法官對這名子也處以鞭打，理由是「她未拚命抗拒，有淫蕩之嫌。」在北也門，一名被定罪的小偷，手被砍掉之後還要將他被砍掉的手舉在頭上，以向主審法官致敬。以回教的經典為基礎的法律能否制止犯罪呢？對沙地阿拉伯來說是肯定的，沙國是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國家。

反映女權・男性無能・傳播媒體・走火入魔
藝術領域中的性凌虐

尹靜心

由於女權主義興起，因而使女性在肉體方面遭受虐待的形象日益普遍。在唱片封套、時裝及男性雜誌的封面，甚至少數百貨公司的廚窗和廣告牌上，許多女性被綑綁、塞口、毆擊・鞭打，被鎖鏈[illegible]着或者成為謀殺或輪暴的受害者。

曾經拍攝過一些女性自我殘虐照片的洛杉磯攝影師佐克斯說：「虐待狂與受虐狂在藝術領域中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在商業方面，它也開始為一種趨勢。」

心理犯罪性受威脅

為甚麼會出現此種怪異的形象？

有此人認為那只不過是攝影家和編輯的驚人之舉，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觀眾愈來愈難以被嚇倒。但是女權主義者採取較沉鬱的看法。麻薩諸塞州劍橋王講傳播業影響力的講師珍怕妮說：「男性覺得犯了罪，並且在性方面受到威脅，此種受虐待女性的形象正是使高傲的女性恢復本分的理論上的延伸。」

許多心理學家同意，此種傾向反映出男性的情感問題，曼哈坦心理分析學者哈特勒說：「男性的憤怒，敵意及無能之感浮現在所有這些方式上，因為男人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感覺。」

意大利文版的「時尚雜誌」封面，模特兒穿戴性虐待狂的工具。

唱片廣告混身青紫

去年六月時，「太平洋唱片公司」在荷里活日落大道樹起了一面廣告牌，以為「滾石」合唱團的專集唱片「混身青紫」作宣傳。廣告牌上顯示出一個被綑綁的女性說：「我是『滾石』唱片中『渾身青紫』的女人——我喜歡這樣！」一個叫「女性反對女性施加暴力」的新組織對「大西洋」唱片公司提出了抗議，該公司不久便取下了這面廣告牌。

現在，這個組織正在要求「大西洋」，「依萊克屈」和「華納兄弟」唱片公司「清潔」它們的唱片封套，但是這些公司拒予理會。「華納公司」的發行主任墨利斯斯說：「如果有一個合唱團要求在封面上登出大猩猩，他們會得其所願，除非那是非法，或者有市場方面的理由。」

「女性反對女性施加暴力」組織已經要求唱片購買者抵制這三家公司。但是迄今為止，這個戰術影響有限。

時裝雜誌裸體性愛

時裝雜誌也不落在唱片業的後面。在介紹新裝的時候，它們經常顯示出裸體，性愛撫和同性戀的情形，攝影家們已經轉向性暴力方面。紐約時裝攝影師，出生德國，現年三十四歲的韋金漢說：「暴力已經出現在文化中，它為甚麼不能出現在我們的照片中？」

時裝界凌虐女性的場面，最大的突破出現攝影師紐頓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時尚雜誌」刊出的「噢的故事」（The Story of Ohhh……）照片系列中。其中包括一名男人咬一個女人左耳，使她痛若畏縮，以及一個男人襲擊一個女性胸部的照片。紐頓現被視為時裝界最出色的攝影家——並且也是最怪異的一個——此後，他推出一連串性担任兇手和被害者的作品，可能最令人驚嚇的是一個女性被迫將頭部塞入一個洗手池中的情形。

女模特兒享受毆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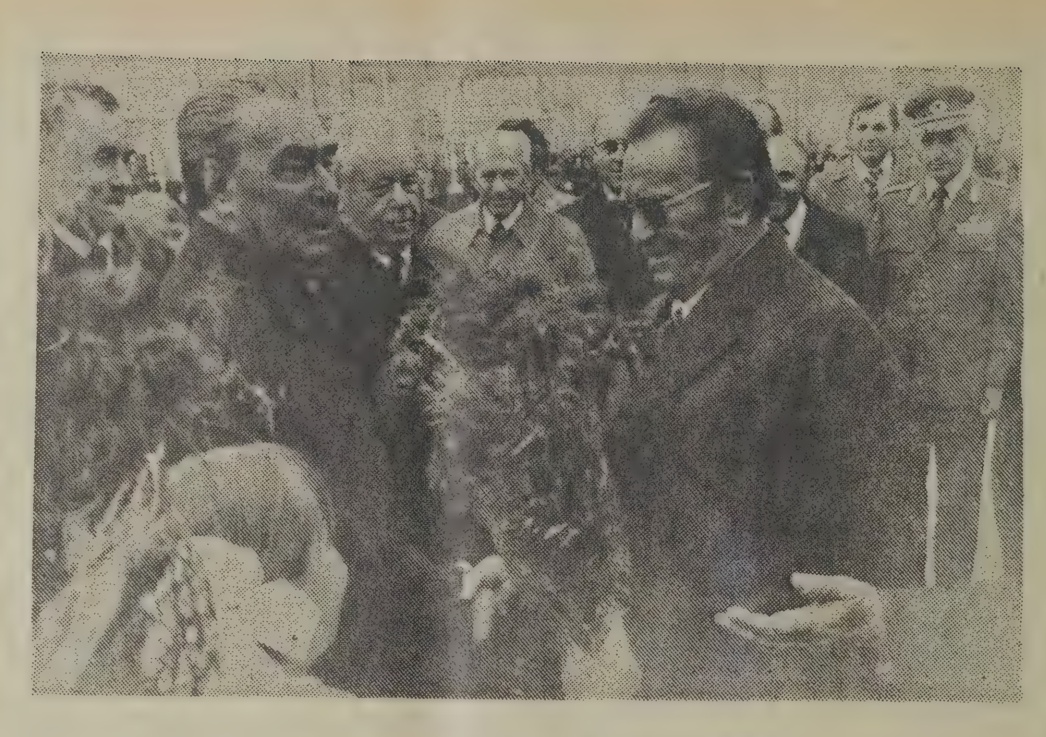
其它的攝影家也紛紛推陳出新。最近一期法文版「時尚雜誌」刊出了攝影鮑丁的剪輯作品。他的照片顯示出一名女性在浴缸中遭受襲擊，一個年輕女性槍擊一個男子，以及一個穿着晚禮服的男子撫弄一個被電話綫綑綁的裸女的手，更微妙的是韋金漢的意文版「時尚雜誌」所攝的封面照片：一個美女配帶着典型的性虐狂的工具。

一年以前的美國版「時尚雜誌」

得總票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共黨將在聯合政府中担任一個重要的地位。（甚至是樞紐地位）

法共譴責蘇共入侵捷克

法國方面，馬凱士領導的共黨很可能在明年三月的選舉中脫穎而出，而成



西歐共黨紛紛叛離蘇共布里茲尼夫拉攏狄托。

為右派聯合政府中社會主義者的新夥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巴黎辦事處說明馬凱士如何作政黨改革，而成為社會黨的新夥伴：

「僅僅在九年之中，法共從一個卑躬屈膝的莫斯科和史達林主義的信徒，搖身一變成為全國性獨立的政黨。」

它第一個步驟是譴責蘇聯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在這之前，法共指責蘇聯一九七一年對猶太人的秘密審判。一九七二年馬凱士宣佈棄絕以革命為重建法國的手段，並和法社會黨簽署一項「共同計劃」。

「法共的轉變，已經達到支持維護法核子嚇阻的地位，這是蘇聯最不願見的事。」

意共和法共在未來分享政治權力，應帶給蘇聯真正的喜悅。尤其是政治權力分享，可能影響到美國和北約組織。美前國務卿曾指出其危險性：

「北約組織的性質將令美國民眾感到困惑……嚴重影响北約組織的團結……看好的歐洲統一將逐漸受破壞。」

但是蘇共頭子對意、法共黨加入國家政府的前景，却全然沒有熱烈的表示。為什麼？卡達政府的一位蘇聯分析家解釋說：

意法共疏遠莫斯科

「意、法共黨一旦在政府中担任一角，反而將導致蘇與意、法間更嚴重的分歧。意、法共黨勢必更疏遠莫斯科，甚至更公開地抨擊蘇聯。對蘇聯頭子而言，受到執政共產黨的抨擊，遠比受到在野共黨的抨擊，來得嚴重，且更危險。」

「就另一觀點而言，莫斯科與意、法兩國非共黨政府的友好關係，在共黨進入政府後，勢必也因而破壞。」

據美官員表示，蘇聯頭子也担心意、法共黨進入政府後，會破壞美蘇和解解，並危及到美蘇和解所帶給蘇聯的預期利益。

最後一點，據報導布氏唯恐意、法共黨的成功，會導致西德的右翼反動。這可能構成對克里姆林宮的嚴重挫折，而且對歐洲和平亦有潛在的危險。

最後，一位克里姆林宮專家左薩，把蘇聯頭子對歐共的態度和歐共未來的政治遠景，作了以下總結：

「蘇聯認為西歐共黨對其制度的威脅，大於任何西方資本主義所加諸的政治威脅。」

莫斯科目前的攻勢，着重於促使西歐共黨歸隊。先前，蘇聯意圖恢復國際共黨運動的統一，却遭到兩次顯著的失敗。一是以威逼利誘的方式，把南斯拉夫狄托拉回蘇聯陣營；一是去年毛澤東死後，想和中共停止紛爭所作的嘗試。

世界共黨日益擴張的反蘇行動中，所顯現的事實是：莫斯科不再聲稱，其對紅軍控制外地區擁有權力，卽令在紅軍控制區，蘇聯頭子也無法高枕無憂。

（摘譯自八月一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西歐共黨與蘇共分裂

西歐各共產黨跟蘇聯關係與日俱增的違抗行爲，使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心神不寧，他們對共黨頭目紛紛背叛，已經發出警告訊號。這些共黨包括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區，他們拒絕接受蘇聯牽制，並要求有自行制訂國家政策的權利。

陳獨塵譯

蘇三十一師紅軍控制東歐共黨

布里茲尼夫和其他些年事已高的蘇聯頭子，被世界共黨頭目日益擴大的反蘇行爲，弄得心神不寧。

對布氏而言，西歐的挑戰顯示出潛伏性的嚴重危機。一方面民族共產主義式的反抗風潮，可能蔓延到蘇聯的東歐附庸國。即令現在，就有三十一師紅軍用來維持蘇聯對附庸國的控制。

另一迫切的危機是，克里姆林宮控制下的世界共黨活動，將終告解體。共黨活動會因中共、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獨樹一幟，而產生嚴重的分裂。

蘇聯專家強調：蘇聯喪失的不僅是思想領導地位和國際影響力。

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肯南會說：「蘇聯喪失領導地位，所招致的危險將不僅是政治和心理的，本質上也有軍事戰畧的意義。」

他解釋說：蘇聯「被夾在掌擠它的共黨主義世界，和不肯收容它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其結果將導致蘇聯軍事和政治上的孤立。

更令布氏担心的是，蘇聯內部潛伏的破壞，可能隨國際共黨活動的崩潰而爆發。

華府一位分析家說：「克里姆林宮人士或許有誇大之嫌，但是他們確實相信，蘇聯共黨獨裁的合法權利將受到威脅。他們認爲整個制度的存在，全賴用無往不利的馬克思主義，來發動世界性的運動。這是他們解決問題的狂想。

蘇聯領導人公開抨擊歐洲共黨

基於以上背景，蘇聯頭子發動了還擊歐共挑戰的行動，並試圖重建莫斯科世界共黨活動的最高控制權。他們首要步驟是：公開抨擊獨立的日共爲「反動者」。

下一個較爲重要的步驟是，攻擊西共頭子卡利諾。他是西歐對克宮敢直言無諱的批抨者。

卡利諾最近出版的「歐共與國家」一書，迫使蘇聯「新時代雜誌」發表了一篇三千五百字官方的指謫。

卡利諾指控蘇聯官方奉行史達林主義，而抑制了人權和經濟進步。他在書中鼓吹歐共擺脫蘇聯，而自尋發展路綫。

卡利諾提倡的歐共主義，被蘇聯頭子指責爲企圖分化國際共黨活動。他本人則因指控蘇聯摧殘西國既存秩序，而遭到蘇聯的攻擊。

觀察家把對卡利諾的攻擊解釋爲：蘇聯對其個人，也是針對其他歐共頭子所發的嚴厲警告。

按卡利諾所預測的蘇聯下一步計劃是：試圖分化西共，以建立新的親蘇派而孤立現在的反蘇派。

根據駐南歐特派員報告顯示，克宮將採取攻勢。報告中說「對西方外交人士而言，蘇對西共黨員的激烈攻擊，正暴露出莫斯科對整個歐共運動，日與遽增的猜忌，並可從中預見蘇聯對東、西歐的態度。」

「蘇聯領導階層顯然害怕兩件事：一是唯恐失去對西方共黨的控制，一是發現東歐正醞釀脫離莫斯科而獨立。」

部分歐洲共黨專家認爲，莫斯科和卡利諾的衝突，可以比照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狄托的叛黨和一九六〇年早期中共的脫離，而預見共黨世界的第三次大分裂。

政治分析家說：莫斯科企圖對歐共採取嚴厲的措施，其原因很複雜。特別是意共和法共可能在明年的聯合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

有兩項發展推動了意、法兩國共黨向聯合政府邁進：一是他們以宣傳脫離莫斯科，並宣佈支持議會民主的方式，獲得選民重視。二是右派傳統政黨處理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失敗。

意國方面，貝林格領導的共黨，實際上已是政府未列名的夥伴。基民黨總理安德瑞奧蒂的少數統治政府，全賴共黨幕後支持而維持。他們曾共同起草解決意國最頭痛問題的計劃，來應付經濟危機、政治恐怖主義和犯罪問題。當這項共同計劃六月十六日在議會上提出時，貝林格領導的政黨成爲三十年來首次投票支持意政府的共產黨。

貝林格向他的信徒(包括不少懷疑論者)保證，和基民黨政府合作，對共黨來說，是向權利分享又邁進一步，其目的就是取得所謂的歷史妥協——即共黨加入一個除法西斯主義者外，所有政黨的大聯合。上次全國選舉中，共黨獲

大陸八億人口，號稱有三千萬共產黨員，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四，居少數。這是由於取得「黨員」資格並不容易，必須是紅五類份子，必須是積極份子。被批准入黨以後，找工作較為方便，在團體中說話的嗓門也比較响亮，自比一般羣眾高出一等。相對的，危險性也大，因為每次整風都是從黨內整起，先求自保。自保之道，須適應整風的風向表現積極，同時要摘發「黑材料」去鬥垮別人以為自己立功。但過度醉心於立功，危險性更大，因為風向把握不定。倘若熱中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黨羽，對林彪立了功；但不久林彪被判定為「賣國賊」、「叛徒」，自身即為「賣國賊」、「叛徒」的黨羽，立刻成為被清除整肅的對象，連命也賠上。

中共黨員脫黨

共產黨員的異動性很大，昨日為黨員，可能今日不是，昨日是羣眾，可能今日已是黨員。特別是在江青一伙於文革期間，大辦「突擊入黨」，呼朋引類，吸收了大批「紅衛兵」入黨，以增厚其實力。現又大舉清算「四人幫」，據估計將有「突擊入黨」的黨員五十萬人過不了關，清除出黨。等而上之。各級「黨委」，由廠礦學校單位，進而至地方，至省級，至「中央」，有不少人遭殃，去年猶神氣活現，勢不可當，現已公開被批鬥，說不定有多少人會人頭落地。

處此情形之下，很多共產黨員已告覺醒，紛紛自動脫黨。這種現象很普遍，舉湖北省一省為例，全省竟有一萬四千餘人自動脫黨，舉一反三，可概其餘。共黨湖北委書記張玉華今年六月初在「工交戰綫人事會議」發表談話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組織，是由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它維護的是無產階級利產，只有無產階級優秀份子批准人黨，要有一定條件，經過組織批准，並不是人人可以加入的。因此，入黨是一個既光榮而又困難的事。入黨本身不是容易的，但要脫黨卻是十分容易。上級規定只要連續三個月不過組織生活，不繳黨費，就視同自動脫黨。過去『解放』二十多年以來，所發生的脫黨事件極為少數，組織上也會加以開導和說服。但自從『四人幫』事件以來，到現在不到七個多月，全省上百萬的黨員中竟有一萬四千多人，連續三個月以上不繳黨費，也不過組織生活。洪湖縣有一個大隊，整個黨支部四個多月不過組織生活，也不繳納黨費，不是想集體脫黨還想幹什麼？」

一個政黨的組織力量是置於羣眾的基礎之上，黨的權力來源又是建築在基層的集體意志表現上面，缺乏基層的羣眾基礎，而又忽視基層的意志表現，這只是一小撮人的寡頭統治，所謂黨，僅是幌子，所稱黨員只是應聲虫而已。

余秋人

范園焱「飛向白日青天」的專欄報導後，深深地感慨說：「影劇圈裏的人，應該感到汗顏！」

這是針對范園焱對自由世界的三項觀點而發：一、聽不慣靡靡之音，二、看不慣某些穿着，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思想不少，為個人的思想太多。

范園焱短短幾句話，看得人如坐針氈，待慣暖室的人，眞應該及時覺醒。

酒色財氣的影劇圈

電影、電視，是影響力最大的傳播工具，在傳播過程中，很容易塑造了觀眾心中的偶像，偶像的言行舉止，進一步影響到許多的想法、看法，大眾傳播是最好的教育工具和社會借鏡，原因就在這裏。

這位導演說，反觀影視圈子裏，男女演員私生活糜爛的程度，在比例上，是相當驚人。

酒、色、財、氣，在這個圈子裏，處處可見。

歌星們後台聚賭時有新聞，演員們軋戲之餘，還有精力三缺一，雖說是衛生麻將，但一局下來，輸贏就是一部酬，「賭」字是個無底洞，這其中，會產生多少恩怨和糾紛困擾？

當然，不能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圈內潔身自好者不是沒有，但是沒有輕重的半瓶醋卻相當的多。

拿衣着來說，披金戴玉不稀奇，最好能標新立異，結果，有嬉皮樣的亂七八糟歌星，也有愛穿透明襯衫，卻不愛穿胸罩的女演員。

以感情問題來看，這固然純屬私人的事，但不可否認，成了偶像，成了社會的寵兒，你享有聚光燈焦點的照耀光樂，相對的，你就失去許多個人的權利。

而在圈子裏，拋妻棄夫的事，已多得近乎正常，逞強好鬥，只為了爭風吃醋，許多演員夫妻會深刻體會到，要維持原本是單純的婚姻，眞累！

就這樣，造成了一般的印象——圈內的男女關係，眞是狗屁倒灶！

還有一個現象，不少明星，在圈內淘夠了金，卻千方百計挪到國外去，問起他來，結果是做個中國人固然不錯，但能拿到外國公民證，更妙！

這位導演說：在國家危難關頭，影劇圈該負有更多積極而具建設性的責任，這不該用口號來表達，如何去做，存乎一心，夥伴們！不要再侷限在利慾薰心的死角裏，好好想一想吧！

劉曉梅

劉少奇大將林楓

林楓是劉少奇一系的大將，與彭眞同爲劉的左右手，也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劉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時候，他便是該局的委員之一。他的運氣比較好，幹了多年共諜，一直沒有被捕過，在劉少奇集團的骨幹中，他是少數「歷史清白」、無法定罪爲「叛徒」者之一。

林楓在被整成照片中這副模樣前，除了是中共「中央委員」之外，並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這前一個職務，具有中共政權的「副元首」性質，對中共而言，雖然是空銜，但是很尊崇的；這後一個職務，却是非常結實、非常重要的。

所謂「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原來的名字叫做「馬列學院」，是中共的最高訓練機構，沒在這裏面打過滾，是當不上中共的「高級幹部」的。所以誰掌握這個機構，很關重要。中共政權剛建立的頭幾年，這個「學院」的「院長」，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陳伯達。一九五二年，劉少奇到蘇聯，代表中共參加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會後史達林與劉個別談話，據說史達林曾執着劉少奇的手，對劉說：「你們要好好培養幹部，幹部是決定一切的！」劉對史達林這話，立刻心領神會，從蘇聯一回大陸，頭一件事就是搶「馬列學院」。

當時劉少奇獲得蘇聯全力支持，氣燄熏天，毛澤東也要讓他幾分，因此，奪「馬列學院」沒有幾分力氣。劉不但把「院長」換成他的一個幹部楊獻珍，並且把校名也改成「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還把校內原有的一些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課程刪了去。

後來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劉少奇的蘇聯背景，對於他已無多大加益，毛澤東便又在「高級黨校」上動腦筋，籍口該校「校長」楊獻珍宣揚「合二爲一」論，與他的「一分爲二」論唱反調，而發動了對楊獻珍的理論鬥爭。鬧了一陣，劉少奇很聰明地不待定案，便把楊獻珍降任爲「副校長」，而派林楓去接任「校長」，毛澤東白費了一番氣力，却沒撈到好處。

林楓既承劉少奇之命，把持着這個機構，對於共幹的訓練、考核，自有對毛澤東不利的暗盤存在，對於增添劉少奇的羽翼，則大有帮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然恨之入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林楓便被揪鬥，因爲他沒有向國府自首過，所以給劉少奇集團其他成員所戴的「叛徒」、「特務」等帽子，對他都他都不適台，於是隨便給他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名義，便報銷了他的一切。「文革」之後，始終沒有他的訊息，現

貧賤的日本部落民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國「國際前鋒論壇報」，載有一篇報導日本被遺棄者——「部落民」受歧視的文章，申繆寄虎先生譯刊於八月號的「中華雜誌」，這對於了解日本的社會結構及社會思想，將會有所帮助。因爲它牽涉到目前舉世注目的「人權」問題，所以繆先生譯文的標題爲「人灌問題在日本」。

根據上述文章的記述，所謂「部落民」，是指日本京都「三條區」一帶的居民。他們貧窮、落後，住的棚屋，做的是垃圾工人一類的零星工作。目前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失業。他們居留在那一個地區，至少有五百年之久了。

歷史偏見

歷史偏見壓得他們世世代代不能進入主流社會。在十九世紀有一項判例，法官宣稱他不能把殺死一個部落民的人判死刑，除非再把六個部落民先行處死。法官解釋：「一個普通日本人的生命，抵得七個部落民。」現在的情形仍然是：普通日本人不能和部落民同浴池，不能和部落民的女孩子談戀愛；各大公司拒絕僱用部落民，他們的「根據」就是出生地。文章中說。「至少有一百零三家公司承認購買秘密的部落民地名辭典」。

因爲受着這種惡意的排斥，以致有些部落民雖然已經躋入中等階級社會，過着富裕的生活，但是還要隱藏他們的身分。現在有一個「部落解放同胞」的組織，正爲被遺棄者發起爭取平等運動，召集人是古米狄夫，他的三個堂姐妹，就是因隱藏身分，在被發現是部落民之後而被迫離婚的。

封建意識

日本是一個封建意識極濃厚的民族，在戰前皇權與神權混一的教育，正是歷史傳統的延伸，因之社會上講階級；男女之間也處於極不平等的地位。戰後，美國佔領軍給日本帶進了自由民主的空氣，隨着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外貌上日本的政治形態似乎已經有了進步，實際上日本人的封建意識根深柢固，到現在也並沒有改變。像對待「部落民」的這種情形，任何一個進步的社會都不會存在的。當然，貧富、貴賤之間，難免有些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但因出生地區落後，而被擠落於陰溝，永遠不能出頭，永遠見不到陽光，這完全是封建意識和狹隘的種族偏見所造成；也正代表日本人傲慢自大，偏急自私的民族劣根性。它的外延發展

蘇聯的性間諜活動

李凱詩譯

莉蒂亞·顧莎佐英雖以年屆五十開外，但仍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人。大多數男人從這位身材修長的金髮女郎的碧藍眼睛中都會發現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她那種雍容高貴的氣質會令人以爲她是某位資深外交官或殷商巨賈的貴夫人。事實上她乃是蘇聯秘密警察中的一位未婚上校，同時也是一所專門訓練色情間諜學校的校長。在莉蒂亞·顧莎佐英所主持的間諜學校位於蘇聯西境的偏遠地區。在這裏網羅自蘇聯全境的「燕子」（以色相爲手段攫取情報的女間諜），及「烏鴉」（從事同樣的工作之男妓或同性戀者），都在這兒接受一系列特殊訓練。爲了訓練這「性間諜」的特殊技巧，所有這些令人感到羞辱的特殊訓練課程，都旨在革除他們對性覺的自制力，他們覺得如何給他們的夥伴最大的滿足。如何從事各種變態性行爲以及如何在當他們曉得正有隱密的照相機拍攝他們的活動時，仍舊能夠舉止自如。莉蒂亞對於她目前所教的各種技巧知之甚詳，因爲她本人過去就曾是一名「燕子」。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她被派往西德法蘭克福建立了一個間諜網。利用蘇聯秘密警察所提供的大量金錢，他在市中心開辦了一所極豪華的按摩及美容院。她網羅了一批該地區最美麗的女郎，付與極高的代價，讓她們從事高級妓女的活動，但不准發問太多的問題，她的美容院很快就吸引了一些極重要的實業家、外交官、高級軍官及政府官員，她的價格不是低廉得讓一般普通居民都能去，但爲了使那些政府的重要官員經常都能光顧，因此價格也不訂得太過高昂。

莉蒂亞派至法蘭克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竊取美國中央情報局設立於法蘭克福郊區「大衛營」的情報，因爲「大衛營」乃是中央情報局在全歐的情報人員的訓練中心。該中心爲防蘇聯反間諜活動，對於每一位自共黨國家執行任務歸返的情報人員進行測謊試驗，所有這些測謊機都是由一位四十四歲的美國士官操縱。

因爲工作關係，葛林·如瑞上士對於數百位利用商人、記者或觀光女人身分滲透入共產國家的情報人員，他甚至於對這些情報人員的任務，其外國連絡人員都很清楚。在如瑞去過莉蒂亞的按摩院幾次之後，蘇聯情報人員開始以拍攝下的影片向他勒索情報。最初他很不情願與蘇聯方面而合作，但後來爲勢所逼，不得不將許多情報透露出去。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蘇聯安插在西德境內的反間諜才通知莉蒂亞有關中央情報局已開始對如瑞發生懷疑的消息。後來正當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要逮捕他時，如瑞才逃至捷克境內。同時西方國家在過去二十年佈置在蘇聯集團境內的間諜網也毀之一旦，並且有數百多名情報人員被逮捕。

爲了顧及莉蒂亞的安全，蘇聯秘密警察將她調回本國並升爲上校職位。

莉蒂亞所訓練的男女情報人員來自蘇聯每個角落，則使在秘密警察局的探子採取行動時，他們的政治背景皆已經過詳細的調查。對於女孩子而言，美麗是第二個條件，但同時也必須有腦筋。他們必須有能力去適應各階層的社交活動而且最好能學過一種外國語，則被選中的機會就更大。

莉蒂亞在法蘭克福主持的按摩及美容院。

蘇聯特務人員一開始並不向他們透露將來要從事性間諜的活動。而祇告訴告他們將來將事從一種重要而高收入的工作。如果一個女孩願意接受，他們將有極好的物質享受，包括在莫斯科或其他主要城市擁有一棟房子，並有特權進出專爲高級共幹所設立的豪華商店。當秘密警察對她的家人繼續進行調查時，並告訴他們勿將任何有關她將接受特殊訓練的秘密洩露給任何人，然後她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的馬克思—恩格斯學校接受爲期四個月的初步訓練，往往在在三十人中有一大半會被淘汰掉。訓練合格者才被送往性戰學校接受進一步訓練。

「烏 」們也是經過同樣的挑選程序，但並非每一位男士都須具備漂亮的臉龐，因爲蘇聯情報當局認爲這些烏 的目標大多是西方國家中那些對生活感到厭煩而位居重要職務的中年婦女。

這「烏 」候選人都是經由蘇聯秘密警察局女性官員根據他們的個性和對女性的吸引力而挑出來的。有些是年輕男孩，有些則是在藝術、新聞及工商界方面已有長足經驗的中年人。他們也接受同性做愛的技術，也勾引西方的同性戀者。

愛的火花

何顯庭

一個獨眼斷臂青年，並不因殘廢而氣餒，從困苦中勤奮上進，力求出人頭地。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粉紅知己，十九歲的彭小姐，慧眼識人，獻出愛心，決心給他照顧。這種眞摯的愛情，在現實中很少見。

殘障青年翟平洋，邂逅了紅粉知音，獲得美麗多情溫柔的彭美櫻小姐垂青，並鼓勵他繼續上進，為天下殘障之人做一個楷模，將來發揮殘而不廢的功能，獻身國家社會。

獨眼斷臂雄心萬丈

獨眼，又斷了雙臂的翟平洋，家庭清寒，其殘障的由來，那是他在幼年六歲時，隨着到處以拾荒為生的父親翟致君，於拾獲一顆砲彈時，因幼小無知的敲打，致使砲彈爆炸，因此傷瞎了左眼，及炸斷了雙臂。

多年來，翟平洋並不因殘疾而氣餒，從各種困苦環境中長大，勤奮上進，終於考上大學，畢業文化學院大眾傳播系夜間部。

翟平洋帶着他「知己」的女友彭美櫻回到新竹市光復路水源街家中，二人毫不諱言表示，將來會永遠廝守在一起。記者套句話形容，由於他兩人的親密情況，正是「愛河永浴」的寫照。

粉紅知己慧眼識人

由彭小姐口述了解，她今年十九歲，台北市人，住忠孝東路六段二七六號四樓，目前在補習班上課，準備明年考大學。

據彭小姐稱：她是父母鍾愛的獨生女，有兩個哥哥上大學，尚有一個哥哥在高中，一個弟弟讀初中。

彭小姐的父親彭家遠，在某污染防治中心機械部任主管，母親葉蘭英持家，一家八口很幸福。

「請問你與平洋是如何認識？」

彭小姐很爽快回答是「緣份」。

據確知，翟平洋大學畢業後，只差四分考取文化學院哲學系研究所，在繼續努力中，受聘「大學雜誌社」任編輯，因該社位於忠孝東路二七八巷十四號之三四樓，與彭小姐的家相距不遠。

在今年二月廿九日，翟、彭本不相識，但二人不約而同的搭上一輛公車，車上人很擠，彭小姐見到這位斷了雙臂、瞎了一眼，面目不美的殘障翟平洋，很禮貌地站起來讓他坐。

翟平洋表示，我本來不須坐，早已習慣如常，為了成全小姐的善心，謝了一聲不客氣地就落坐。

不是巧合，也非偶然，經常有人讓座位給翟平洋，約有十幾次之多，翟平洋好奇地端詳這位讓座的小姐，啊！原來是第一次讓座的人，於是他們下車後，互相交談了。

由於翟、彭二人都在一條街上，彭小姐經常到「大學雜誌」編輯部去看望翟平洋，二人成了朋友。

同情敬佩眞摯感人

彭小姐慧眼識人，鼓勵他必須再努力，一定力爭上游，待來年考上研究所，一直攻讀下去，因此，為了分担翟平洋的瑣事，彭小姐權充翟平洋的「保護人」似的，諸如整理床舖、洗衣，並見翟平洋雙臂不便，還為他煑飯。

她確實由同情、敬佩無條件發出了愛心，以眞摯的情感勉勵、幫助，這份可貴的眞情，是彭小姐經過考慮的，願意的，她要使翟平洋做一個殘障人中的楷模，她不是犧牲，而是給予，這種眞心的愛浸蝕着二人，流着愉快的淚。翟平洋的雙親以萬分的熱情，歡迎這位對其子獻出無比愛心的彭美櫻小姐，猶如「一家人」似的同進午餐。

圖為殘廢青年翟平洋與彭美櫻小姐的親熱合影。

中共清算四人帮九族

秦明

追查歷史問題

中共爲坐實江青集團諸要角的罪狀，在刋佈的許多冗長文書資料中，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是清算這些人過去的經歷，及其家庭背景。這反映出，中共對於人的既往恩怨的重視，尤甚於其人當前的表現。他們視爲「歷史問題」的，不僅包括個人自幼及成長過程中，所有與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相悖的活動紀錄，而且追溯至父輩以迄遠祖的政治面貌與生活作風，與當今共產黨徒的意識型態相抵觸的部分。

惶惶不可終日

在毛澤東生前，貴如其妻江青，亦須終日爲掩飾本身的「歷史問題」而勞神苦思，甚至要用殺人滅口的手段，來保護自己，以使過去在黃浦灘頭鬼混的一些事跡不致暴露，而妨害政治前程。受毛澤東信任之專如張春橋，也因爲三十年代時曾遭魯迅指責而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共幹因爲從舊報刋中察知，「狄克」爲張春橋的筆名，張春橋即利用職權，將其長期監禁，並屢欲置之死地。

若非個人歷史上每一個污點，都能造成本身政治上的死刑，江、張輩想必不會緊張到如此的。

墳墓先祖也被鬥

中共爲着統戰目的，也曾故示寬大，對外宣示他們是：「有成分論，但不是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爲了使人信以爲眞，遂有所謂「姚文元道路」一辭出現，即以姚文元爲典型，示人以「家庭成分固然不好，只要本身追求進步，政治上仍然有光明前途。」姚某以一五世地主的後人，因「進步」有術而得在毛澤東身邊行走，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然能構成一個「歷史不淸白」而有政治前途者的標本，而使若干想循此登龍者心响往之。可是曾幾何時，毛澤東一旦見背，姚某本人乃與其父、祖、曾祖、高祖、遠祖，一同被「押上了歷史審判台」。他的罪，仍被認爲主要是從血液中來的。這證明「姚文元道路」是一條不通的死巷。

淸算罪及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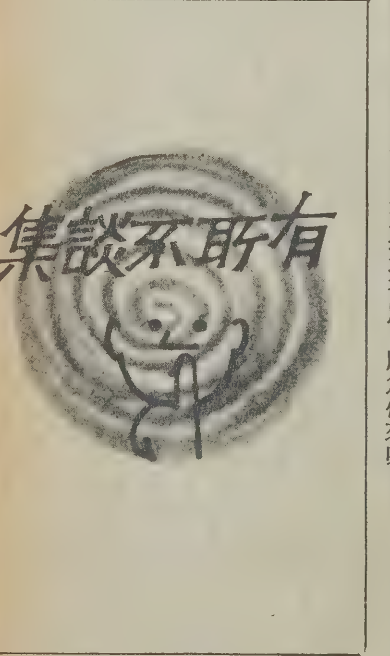
從個人及家庭的歷史上去發掘罪因，應該說是極其反動、落伍的。我國民諺有：「貧富無三代」，像姚文元這種「五世其昌」的家族，畢竟是極少數，一般都是窮人的祖上有富人，富人的祖上有窮人，貧、富原就是交替出現的。若說祖上有富者，便是萬罪之源，那天下那裏還有一個好人，豈不是人人該死嗎？

歷史是既往的事實，不能改變，只能僞造。中共既專注於每個人及其家庭的歷史，於是遂有各種怪異的僞造歷史的情事出現。以張春橋爲例，他僅是「家庭成分」一項，就塡過「中農」、「自由職業」、「知識分子」、「醫生」、「房屋出租」等類，而在他垮台後，中共將他的家庭成分改定爲「官僚地主」，所據者爲其父曾任韓復渠部軍醫。

滿門抄斬的暴政

除當事人爲本身利益而僞造歷史外，中共爲落實某人罪名，將其行動與「階級根源」串聯起來，經常主動爲人僞造歷史。如江青其人，在她「藍蘋」時代便與之論交的大有人在，盡人皆知她出身寒素，她對中共交代：「我出身在一個貧苦的手工業人家庭」，是可信的，但「手工業工人」之女，而犯江青般的大罪，則在「階級根源」上無從解釋，於是中共乃替江青編造故事：其父是「惡霸地主」，綽號「李狠賊」；其母是「心狠手辣的地主婆」，連江青的哥哥也是「日本特務」，有了這個背景，江青之爲江青，就可以「理解」了。

對於中共的標準而言，今天散居自由世界的中國人，有誰沒有「歷史問題」？其有心走「姚文元道路」者，誰有把握逃得過最後的淸算？奔馳於北平道上者，究竟追求甚麼、所爲何來呢！





香港的交通問題

徐達文

最近，因為交通當局有意大幅度增加的士小巴的牌費，及決意大規模擴大的士小巴的禁區，使到長期困擾香港市民的交通問題，又成為傳播媒介評論及各界人士關注的社會問題。我們之所以將公共交通稱作為社會問題，是因為它直接影響廣大市民的交通方便，是關係到香港地區的市政建設。

無可否認，以香港這樣一個地少人多的狹窄地區，以香港這樣一個可供用地日趨缺乏的特殊環境，以有限的先天條件，能夠取得目前的成就，殊屬不簡單。事實上，香港的高架天橋、海底隧道，高速道路，以及現正施工的地下鐵路，都是可以和其他先進國家互相比美的交通成績。而港九地區實行的交通規則，及逐步推行的電腦控制交通的措施，也保證了香港的交通情況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環顧有數的世界性大城市，或若干亞洲的有規模的大城市，香港的交通情況，是毫不遜色的。

當然，由於交通容量的限制，及交通疏道局限的，再加上某些交通措施上存在的缺點，故香港的交通，也不能說是十全十美，像某些地區的交通擠塞，成為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人們不能以此就全盤否定香港在交通建設上的成就。如果以三七之分，來評論香港交通的缺點和優點，似乎較為合理。

由於香港進行若干市政建設，尤其是建築地下鐵路及高架天橋，致在有限度的交通容量內，又增加了不少困難。當局為了疏通車輛，而根據實情去擴大禁區範圍，不能說是趕絕非公共交通事業的其他車輛。這種有條件及有必要的禁區設施，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好處的。不過，假如有關方面是利用擴大禁區政策，去達到逐步變相禁制私人車輛的使用，或束縛小巴的發展，從而爭取地下鐵路的有利發展的條件，及滿足某些公共交通事業的專利權，這畢竟是不合乎的競爭手段。因為這種做法，與自由社會的公平合理的競爭原則，實有所違背。這種不合理的措施，在表面上是一種消極的辦法。但以香港的實際情況來說，在未獲得有效的解決辦法之前，上述的消極的變相限制私人車輛發展的措施，以政府的立場而言，不失為化消極為積極的可行措施。

與此同時，港府有意增加的士和小巴的牌照費。據說，的士牌費將由現在的三百二十元加到五千元，增加幅度為十五倍，小巴牌費也由現在的五千增至七千五百元，漲價比率為百分之五十。政府從小巴及的士每年牌費的增加，及從標投的士牌照收取的牌費（最近政府開投三百個市區的士牌，出價最低達十八萬元），確獲得了巨額的政費收入，這肯定有利於政府財政支出的改善，及政府儲備金的增加。我們認為，由於政府花費了不少資金，用在交通運輸的建設與維修，這種「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做法，不能說是斂財的所為。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如果港府沒有足夠的政費，根本無法從事市政建設，而交通運輸，更是港府重要的市政建設，及主要的政費開支之一。

不過，過份及過急地增加牌費，對於以謀利為唯一目的的公共交通來說，只有將所增加的開支，轉嫁於乘搭者身上，從而直接增加了市民的負担。據悉，最近的士業的商會，以牌費、油費等開支加重為理由，向當局提出了加價的申請，首哩將收費二元，第二哩起加價百分之一百，即每跳一次咪錶加價至四角。這次加價申請，雖然尚未接獲當局的正式答覆，但從多方面來看，有關當局批准加價申請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的士的車費增加，雖然加重市民的交通費用的支出，但因此而達到有關方面的「一箭雙鵰」的目的。

這個雙鵰，既有利於增加政府的財路，也有利於保證政府的客路。因為的士的收入增加，相對使政費收入增加，的士商與政府的互利，實際是從消費者身上搾取更多利潤。因為的士的費用增加，使乘坐的士逐步變成一種「奢侈開支」，政府從中爭取到無法負担高價的的士費用的乘客，使之成為政府控制的地下鐵路的搭客，從而保證了地下鐵路建成後，有充分的客路，也保證了地下鐵路可以收取較的士為低，但較正常公共交通事業高的車費。政府以數十億計的費用去建築地下鐵路，為了還本謀利，有關方面必然以未雨綢繆地以某些措施，先後予以配合。這種配合地下鐵路發展的措施，我們可以看作有關當局為地下鐵路的開業而開路清場。

小巴的禁區擴大，如果維持至地下鐵路的建成，屆時並將禁區範圍更加擴闊，我們同樣可以將此理解為當局也是為了地下鐵路而作出的相應對策，因此而產生了與商「爭利」的現象。當然，人們不能以此否定地下鐵路對香港交通的重大作用。

香港交通問題，的確是具有長期性和迫切性的現實問題。重視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終究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也直接影響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

因此，我們始終樂意聽到香港交通有任何改進的消息。

美毛關係「正常化」後，美毛間將簽訂各種協定，以加強其合作來說，這一問題的本質，完全在於「貿易利益」幾個字。因不論航運協定、航空協定或貿易協定，都與貿易有關，而今美國所以有人主張經由「正常化」關係而和中共簽訂各種協定，也都以擴大對大陸貿易作目標。因此，對於這一問題，可分幾個層次來加以討論。在第一層次，中共過去在對日本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一直都是搞「政經分離」的，也就是沒有政治外交關係，也可照樣進行經濟貿易關係。那麼，在今美毛關係上，何以不能照樣如此？所謂美毛未「正常化」以前，美毛間就不能進行經濟貿易往還，那顯然是出於中共的蓄意施用壓力與要挾，而非由於事實。

在第二層次，美毛間簽訂協定後，是否就能大作生意？姑不要論承認中共最早的英國，就是只看最近以來智利與巴西兩國因貿易問題而和中共所發生的爭執，就可明瞭一切。再說第三層次，美與中共要簽這些協定是否眞有其必要？譬如美國有家航空公司最近表示美毛「正常化」以後，就要和中共簽訂協定，建立一條經由中國大陸至歐洲的航綫。但我們只要一翻開地圖，就知道從美經太平洋至歐洲的航綫，經西伯利亞與南亞兩綫就已足夠，何苦要經中國西北沙漠另闢一條新綫？商業眼光何在？由此足見，想經由美毛關係「正常化」而促進美毛經濟合作，擴大貿易一說，實在是無法成立的。

聯共制蘇虛幻冒險

美國聯毛制蘇的想法和做法，是最大的虛幻而且冒險的賭博。美國犯了認知上的大錯誤。因爲且不說中共以今天一窮二白的經濟力量，裝備落後的軍事力量，既沒有資格足稱爲美、日、蘇三強之外的第四個「強國」，發生甚麼均衡作用；同樣的，更沒有資格足與美、蘇兩角，構成等邊的「第三角」。就算美國願意不惜大力扶植，於若干年後將中共擠近了「四強」或「三角」的邊緣，但證諸中共之並不諱言將它們的敵人區別爲「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巧妙運用敵方陣容的一切衝突、隔閡與矛盾，並利用他們（今日的次要敵人）反對今日的主要敵人」（以上見一九七一年八月「紅旗雜誌」），以及「我們反對相同的敵人，即兩個超級強國（指美，蘇）」，但「爲了戰術的原因，必須將這兩個霸道國家區分開來，各以不同的方法來對付，以便將主要敵人跟次要敵人分開，逐一加以擊敗」（以上見一九七五年五月當時「外長」喬冠華天津講話），則美國今日之急急於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豈非聯毛制蘇之利未必見，養虎貽患之害將形成？



一九七五年十月萬斯訪平會見鄧小平。

美國犯了態度上的大錯誤。因爲我們姑且承認國際外交必須縱橫捭闔，有如基辛格所崇拜的當年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者，聯帝俄、普魯士等弱國以制拿破崙的法國。我們也必須說，以今天的美國地位，也不必爲聯毛制蘇而在態度上對中共如此卑躬屈膝。須知當前中共既認蘇聯爲它的「主要敵人」，「其有求於美國者比美國有求於它者必然爲急爲多」（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的話。乃從一九七二年迄今，我們只見美國總統尼克遜、福特先後以及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之九次前去北平訪問，却未見「部長」級以上的中共「官員」訪問過華盛頓。這已爲國際外交慣例上所罕見。

更出乎意料的是：正當中共頭目李先念、紀登奎聲稱美國必須對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爲與它「關係正常化」之先決條件，並揚言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最近，預定本月下旬訪問北平的美國國務卿萬斯，却在六月廿九日的紐約亞洲協會演說中，一字不提「台灣問題」而唯對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是求。

我們誠不懂，美國爲聯毛制蘇而對中共擺出如此低姿態，豈非鼓勵中共之漫天要價，予取予求？

衆所咸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在聯蘇制德的政策下，如何拯救了蘇聯於希特勒進攻下的覆亡邊緣，又如何默許了蘇聯之霸佔東歐，赤化中國大陸，以致養虎貽患，戰後蘇聯却與美國爭霸全世界。殷鑑在目，如今美國卡達政府，又圖以外交冒險賭博來搞聯毛制蘇，撇開人權、民主的崇高原則不談，美國豈非又將養成又一隻共產世界的新老虎？

萬斯訪平冒險賭博

李哲夫

美國務卿萬斯即將訪平，準備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其所持主要理由：一、中國與亞洲問題如今已定型，無法再變；二、美毛關係正常化，可簽訂各種協定，推行進一步合作；三、聯毛制蘇。以下三種理由似是而非，不論亞洲局勢或中國問題，今日仍在激烈的變動中。中共一旦與美「正常化」，只有永遠敲詐，並無合作可言，聯毛制蘇，更是虛幻中最虛幻的，而且更可說是冒險的外交賭博。

美國務卿萬斯，將於最近期內前往北平，與中共舉行卡達政府上台之後它們間的首次重要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正如萬斯本人最近所表示的，他將討論國際間的許多問題，包括美國與蘇聯的限核談判，中東和平，非洲大陸情勢，以及東北亞東南亞問題等等。但除這些問題之外，他此行毫無疑義也要討論美毛之間的雙邊問題，包括所謂其關係的「正常化」在內。

中國問題塵埃尚未落定

在目前美國國內，就有一小部份人士，正在高唱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愈早愈好的論調。甚至在卡達政府高層官員及若干親信中，也不乏這種人士。這批人在數量上雖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但由於他們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不斷興風作浪，蠱惑人心，致美國人的觀感也逐漸受到了污染。而卡達總統對中共態度，這半年多來一變再變，而終於重新承認「上海公報」的效用，也不無受這批人的影響。

這批人所以堅持要對中共關係進行「正常化」的最大藉口，是說中國問題已拖得太久了，中國問題的塵埃已經落定了，所以美國也應結束「白皮書」以來的長期等待，非和中國大陸的中共建立「正常化」關係不可。換言之，在這批人看來，中國和亞洲問題如今均已定型，無法再變，所以也便要求美國承認既成現狀。

但事實如何？不論就整個亞洲問題或中國問題來看，現仍都在激烈的變動中。不僅沒有定型，而且它的變動幅度和內在的危機，也比以往更爲加大。在此，我們願扼要指出幾項鐵一般的事實：

一、在中國大陸內部，就在過去一年多來，曾連續發生三次大「政變」。一由周恩來之死亡，而導致天安門事件及鄧小平的垮台。二由毛澤東之死亡，而導致「四人幫」的被清除。三由鄧小平之重新復職，而導致過去反毛派老人的紛紛出籠。像如此變亂頻仍，在世界其他地區幷不多見，而且今後還會加劇，隨時隨刻爆發新的變亂。

二、在東南亞地區，越戰雖已結束，美軍雖已撤退，但在泰國周邊的反共、剿共戰爭，以及共黨越、高、寮之間的鬥爭，仍在激烈進行。誰能保證東南亞不出現新的「越戰」？誰能保證中越共之間不爆發大衝突？

三、中蘇共之間的關係，現在一如過去一樣，亦仍在激烈變動中。現在它們雖互相進行攻訐，關係不睦，但誰能保證它們不重新和好？美國能否控制這一局面？若美與中共「正常化」，而和中華民國斷交，一旦中蘇共重新和好，屆時美國將後悔莫及。

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現仍在自己的領土上繼續行使政權，欣欣向榮，不斷壯大。這一事實本身，就充分證明了中國自由與奴役兩種勢力仍在作殊死鬥，證明中國自由人的不屈服，也證明了中國問題的塵埃尚未落定。

由此可知，不論亞洲局勢或中國大陸問題，今日仍在激烈的變動中，未來結局如何，尚在未定之天。試問美國現在怎能和中共進行關係的「正常化」？

「正常化」理由虛幻不稽

美國現在有些人，爲了要達成與中共關的「正常化」，不惜提出若干似是而非的牽強理由，以爲其不合理的行動作辯護。這些似是而非的說辭，大別之，可分如下數項：

一是說，美毛關係「正常化」後，美國與中共之間，就可簽訂各種各樣的協定，以便推動更進一步的合作，有利於和其他國家作競爭。這種協定，包括：航運協定、航空協定、貿易協定、及經濟協定等。

二是說，美毛關係「正常化」後，美國才可與中共作正面往還，便於邀請中共參與各種國際談判，處理重大的國際問題，例如韓國問題及東北亞地區和平的安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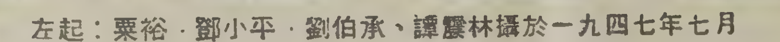
三是說，美毛關係「正常化」後，中共才可派重要官員訪問美國，由此加強美毛間的雙綫道交通。

從表面來看，這種說法，似也幷不顯得大錯，所以也能欺騙一部份美國人上當；但在實際上，若細一分析，就知道這種論點，或出於中共本身的誘惑及要挾，或出於少數美國人本位利益的幻想，而與美毛關係的實際情況完全不相符合。

面軍的種籽部隊，其後經過歷次游擊戰，至一九三二年已擴大了地盤，活動地區不局限在「麻黃」。

以後，豫鄂皖根據地無法抵抗國軍的圍剿，便向西「長征」。

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因不滿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以中共中央名義，把毛澤東提爲中共軍委主席，亦不滿有關之決議，與毛所領的紅一方面軍分裂後，紅四方面軍下南被馬步芳軍擊潰，殘部逃抵陝北。



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譚震林攝於一九四七年七月

抵陝北，張國燾受清算，紅四方面軍團幹部人「抗大」接受「思想改造」。直至抗日爆發，國共合作。

紅四方軍後來不少著名人物，如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秦基偉、李成方、周希漢等

一二九師的主力

抗戰爆發，紅軍改編爲八路軍，由朱德任總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毛爲實際的總政委。

八路軍轄三個師及陝甘後方留守處。

一一五師（林彪，聶榮臻），由紅一方面軍改編。

一二〇師（賀龍，關向應），由紅二方面軍改編。

一二九師（劉伯承、鄧小平），由紅四方面軍改編。

各師除由原各方面的主力爲基礎外，尚有其他方面之部隊。如一二九師，以紅四方面軍爲主體，也有部分一方面軍官兵，亦有少數編入其他部隊（如許世友）。

一一五師後來擴大分家爲二支部隊，主力在山東一帶由羅榮桓率領，成爲後來「四野」的主力。

另一部，以一一五師獨立團爲基礎，以五台山爲中心，發展爲「晉察冀軍區」由聶榮臻率領。

此外尚有新四軍，在華東，不屬八路軍編制。

所以，抗戰時中共實有五支武裝部隊，抗戰後發展爲一、二、三、四野及華北野戰軍。

一二九師師長爲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鄧小平，參謀長李達、政治部主任張浩（已死）。

一二九師活動地區在晉冀魯豫地區，不斷搶地盤，後來就此以一二九師爲基礎，建立了中共的晉冀魯豫軍區，由劉伯承、鄧小平領導。

晉冀魯豫軍區轄下四個軍區，是由旅擴充的，的，如太岳軍區，由三八六旅擴充，司令員爲陳賡，政委爲薄一波，此軍區到抗戰結束後，便擴充爲「二野」的第四兵團（陳賡、謝富治）。此說明「一二九師、二野」部隊的連貫性，歷史甚長。

二野幹部政要

一二九師及軍區之幹部，在四十年代的代表人物，除劉、鄧、徐、李達之外，尚有陳賡、宋任窮（騎兵團早期負責人）李聚奎、鍾漢華、陳再道（鍾陳爲一九六七年武漢事件主角）、陳錫聯、王宏坤、王新亭、周希漢、謝富治、徐深吉、劉志堅、郭天民等，成爲後來「二野」的骨幹。

一二九師在晉冀魯豫地區共十年，起承上啓下作用，使紅四方面軍的主體，變成了後來「二野」的主體。

抗戰結束後，一二九師番號實際已不用。國共內戰時，（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一二九師的番號，正式改爲晉魯豫野戰軍，後來改稱爲中原野戰軍，一九四九年初再改爲「第二野戰軍」。

當時「二野」領導人爲：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副司令員：陳賡。副政委：宋任窮（後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張際春（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李井泉（後爲西南局第一書記）。

等二野軍進駐西南，當時中共剛取得政權，黨政軍一元化關係很密切，地方首長絕大部分都由「二野」軍人担任，以後黨政軍領導機關人事雖多變動，但西南各省區主要負責人，直到現在仍大部分是「二野」舊部，形成了獨立王國。

在五十年代初，「二野」軍人的權力集中在西南。西南軍政委員會（一九五〇年）主席劉伯承，副主席鄧小平、賀龍，均爲高層軍事幹部。

雲南省主席陳賡，貴州省主席楊勇，西康省（後併入四川及西藏）主席廖志高，川東行政公署主任閻紅彥，川西行公署主任李井泉，川南行政公署主任李大章，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已合併爲四川省，主席爲李井泉），都是當地軍區司令或政委，同時是「二野」兵團或軍的首長。一九五四年大行政區撤銷後，黨政軍集權現象暫改變，但西南各省黨委主要負責人，仍多爲「二野」舊部，如四川廖志高、雲南閻紅彥、貴州賈啓允、西藏張國華等。

鄧小平與紅四方面軍
一二九師·二野的歷史關係

西南客

鄧小平復職爲中共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他能重掌要職，原因很複雜，除華葉妥協，許章及元老派支持，他有很强的組織能力，有黨政軍的經驗，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便是他有相當的武力背景，其武力基礎是：紅四方面軍、一二九師、二野。

鄧小平出身四川大地主家庭，早年受過良好教育，中學畢業後，在重慶進留法預備班，二十年初赴法勤工儉學，不久參加中共旅法支部的活動，地位雖在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李春富等之後，但也是一個活躍份子。一九二五至二六年返國先在馮玉祥部工作，這是他參加軍事工作的開始。不久脫離馮部。

鄧小平的發跡

一九二九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廣西組織「百色暴動」，暴動後率紅七軍去江西會合毛澤東。當時紅七軍的軍長爲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參謀長龔楚（現在香港）。這是鄧小平獨當一面領導地方武裝的開始。

抵江西蘇區前後，他一度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工作，後回蘇區工作，担任過中共瑞金縣委書記。從一九三二至三六年，鄧一度在紅軍總治部工作，職位不高，不甚得意。

一九三七年開始，鄧小平担任了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中原野戰軍，然後又改編第二野戰軍，鄧小平都是政委。

一九四九年，鄧小平是中共的「西南王」，爲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第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管轄四川（川西、川南、川北）、雲南、貴州、西康（時未撤銷）、西藏的黨政軍大權。

直到一九五二年，他上調爲「政務院」（國務院之前）副總理、中央財部政長，他才脫離軍職。

一九五六年，他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又是「國務院」副總理，主要是從事黨的組織工作。

一九五二年之前各方面軍隊的大員，包括司令員政委，如彭德懷、習仲勳（一野）、劉伯承（二野）、陳毅、饒漱石（三野）、林彪、羅榮桓（四野）、聶榮臻、薄一波（華北）在一九五六年「八大」時，只有鄧小平一人，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是後來補選上去。鄧小平以一個政工幹部，獲得如此高的黨政權，足證他在政治上之重要。

一二九師時的鄧小平(左)與劉伯承

紅四方面軍沒落

「紅四方面軍」是在鄂豫皖根據地發展起來的中共武裝力量。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鄂東北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組織秋收暴動的決議，發動了「麻黃秋收暴動」，在湖北麻城、黃安（前幾年改爲紅安）組織一支「工農武裝」人數很多。

一九二八年，正式建立紅十一軍，這是紅四方

緊接着寫「作爲自己行動的指南」。刪掉了原有的「毛澤東思想」，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還說了這麼一段話：「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羣衆之上，而是在羣衆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爲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系羣衆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章從來認爲，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爲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

這段話完全是針對毛澤東而發，以後文革時成爲鄧小平重要罪狀之一。

到了「九大」，毛澤東已經過文革奪了權，「九大」、重修黨章，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下面又加上了「毛澤東思想」，而在黨員第三條更加上黨員必須做到「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他尙有數處有「毛澤東思想」，到了「十大」，林彪已成爲「叛徒」，刪去林彪爲接班人一項，其他仍舊，此一情況，在「十一大黨章」中如果仍能保留，則華國鋒力量仍不可輕視：但就目前情況推測，大概都要刪去。

「九大」，「十大」黨章第四條都有「證據確鑿的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應淸除出黨，並不准重新入黨」。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放眼今世，除鄧小平之外，無人可以當得起，這一條，最低限度是這一句，非刪去不可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鄧小平與鄧穎超在「十大」主席台上。

鄧小平對四人帮餘黨趕盡殺絕

共帮三中全會已決張將王張江姚開除黨藉，但並未提到第五人，其實王張江姚之外，屬於此一系統的大頭目尙多，不必與華國鋒，紀登奎，陳永貴，汪東興，吳桂賢，倪志福，就是被隱名批判的，中委尙有劉湘屏，莊則棟，宋珮璋，至於未被點名的中委級，候補中委的頭目尙有多人，華國鋒一直不敢觸及，就怕火燒到自己身上，因此不但不敢觸及，更盡力予以庇護。

但在各省區情況又不同，自華國鋒坐上第一把交椅，逮捕四人帮之後，就大舉殺人，各城市均有成批屠殺的報導，被殺者當非「舊人」，因爲華國鋒上台後極力洗脫自己，表明不是江青轄下人馬，就要與舊派頭目拉關係，自不能再殺他們，因此可以推想被殺者定是文革派人馬。華國鋒此種作法，必然兩面不討好，舊派頭目始終不能忘掉他輔佐江青，大整黑帮的事，文革派人馬更視之爲叛徒，奸細，欲得之而甘心。

因此，可以推想在「十一大」必然要討論如何處置四人帮餘黨的事，鄧小平自然主張趕盡殺絕，事實上有許多地區如趙紫陽在四川，已經公開宣佈大殺四人帮餘黨。是則在大會上主張殺盡四人帮餘黨必然佔多數，很可能原則上通過此類提案。

但四人帮餘黨爲數實在太多，這倒不是江青眞有本領發展組織，而是不滿共帮統治的人，尤其是青年，皆成了四人帮的同情者，因爲四人帮的宗旨是破壞舊秩序，是造反有理，正合了這批人的心意，大家便有意無意與四人帮結合在一起，現在要芟除四人帮餘黨，談何容易，狗急尙跳牆，何況是人。

所謂四人帮餘黨，並無實質的證明，例如一個黨員有黨證爲憑，一個幹部有工作紀錄爲憑，只有四人帮餘黨，甚麼都沒有，絕大部份人未見過王張江姚，只是不滿現實，思想行動與四人帮一致，就成爲四人帮餘黨，甚至完全不相干者，有人用手一指說是四人帮餘黨，也就要受到同樣處分，或被殺，或勞改，如此循環殺下去，安有寧日。

有許多人以爲鄧小平一出而天下安，實則鄧小平之個性並不和平，其睚眦必報之特性，尤甚於毛澤東，毛澤東可容下陳紹禹，李立三，周恩來。鄧小平眞的掌了大權，斷乎容不下華國鋒與吳德，故共帮「十一大」對四人帮餘黨的趕盡殺絕，必然會引起另一場絕大風暴，賊殺賊的慘劇，更甚於以前。

冷眼看共帮的「十一大」

岳騫

本文刊出之日，共帮「十一大」可能已散場，內情如何，也許已經公佈，茲將個人看法寫出，看看有多少猜得中。

「十一大」對華國鋒不利

由於「十一大」緊接着「三中全會」開，可以看出在開「三中全會」之前，共帮頭目已經談妥了條件分好了賍，所以「十一大」之開，也只是一個形式，此一情況，顯然對華國鋒不利。

「三中全會」通過鄧小平官復原職，雖然未公開鞭屍，但事實上已否定了毛澤東提議由政治局通過免鄧職的一事，就此一點而論，已是變相鞭屍行動。

華國鋒在「三中全會」被追認爲共帮「主席」，坐上第一把交椅，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却超出所得，因爲華國鋒與毛澤東不同，毛澤東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他就是法律，可以任意胡作非爲，隨便撕毁共帮「憲法」，撕毁黨章，可以免去「國家元首」劉少奇的職位，但這種惡跡只有毛澤東作得出，華國鋒作不出，華國鋒當了「主席」，只是會議主席，主持中委會會議，主持政治局會議，一切問題要取決於多數，而華國鋒系統在未來中委會斷難佔多數，至於政治局更勿論矣。

因此，「十一大」開後，大權十之八九會落入鄧小平之手，許多人推測鄧小平將任「總理」，如果鄧小平任「總理」，許世友可能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楊勇任「總參謀長」，鄧小平的一批重要嘍囉，均已浮出，如胡耀邦、蔣南翔、陸平均已出籠，這批人必然要佔一重要席位。

鄧小平爲人睚眦必報，自不會忘了文革深仇大恨，華國鋒靠文革起家，又屢次迫害鄧小平，鄧小平怎會同華國鋒和平相處下去。

不過經過十年大殺大砍之後，許多頭目也都感到厭倦，不論華、鄧此時不敢再掀起大鬥爭，暫時可以勉強相安，但時間決不會太長。

一旦鄧小平腳跟站穩，一定要同毛澤東算舊賬，所以毛澤東之被鞭屍，必然會在鄧小平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到那時，華國鋒要先倒下來，目前的華國鋒已經懸空，但繩子仍未套在頸上。照毛澤東的「偉大預言」，只是宋江「架空晁蓋」，至於何時火併白衣秀士，大概也快了。

彭眞可能被拔出來

共帮「十一大」之後，人事問題如何安排，現在引起注意的不是共帮主席誰屬，大概還是由華國鋒蟬聯，值得推敲的倒是副主席。

在七屆大會之前，共帮第一把交椅的頭目稱「總書記」，自然沒有副總書記，七屆大會，改總書記爲主席，毛澤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此之前，毛卽使有時控制全黨，但在名義上，從來不是第一號大頭目），爲了定於一尊，「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自不設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時，毛的威風已走下坡，黨內高級頭目除去周恩來阿附取容，其他無不或多或少反毛，在此情形下，新修黨章對毛大大不利，最重要之點是規定必要時可設名譽主席，自是爲毛而設，至於黨內，主席之下，有若干名副主席。當時選出四名，依次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至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又補選林彪爲副主席。

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九年前後十一年中，共帮「在法理」上實有五名副主席，至於毛澤東下令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自然也失去副主席職位，但在那時是亂得一團糟，也說不上究竟還有幾名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召開「九大」，這時正是毛林江蜜月時期，林彪被明定爲接班人，成爲唯一副主席。

一九七一年林彪被害，共帮應當是沒有了副主席。一九七四年開十大，選出了五名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李德生、葉劍英。一九七三年鄧小平第一次浮出，當了副主席，李德生失去副主席，仍是五個副主席。

一九七五年底康生病死，尙餘四個，一九七六年初，周恩來死，毛澤東拔擢華國鋒爲第一副主席（以前無此名稱），仍是四名。但鄧小平已不能露面，至四月火燒天安門，鄧小平被公開批鬥，副主席自然也失去，剩了三個，九月，毛澤東魂歸地獄，華國鋒升爲主席，副主席尙有二人，接着就逮捕「四人帮」，王洪文被捕，副主席剩下葉劍英一人，現在鄧小平復職，仍是二人。

下屆共帮副主席，可能仍是五人，鄧小平、葉劍英都會蟬聯，其餘三人許世友大概有份，紀登奎如能同鄧小平敷衍好，也許會有一席，另一個就很難說，也許出人意料會把彭眞拔出來。總之，共帮的事，誰也無法猜得準，只能姑妄言之。

「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條必被删去

共帮每次大會均修改一次黨章，從其修改黨章的過程，可以看出某些頭目權力的升降。

「七大」黨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下，加入「毛澤東思想」，是劉少奇手筆，中間隔了十一年，到一九五六年開「八大」時，大概一羣大頭目都吃盡了「毛澤東思想」之苦，由鄧小平主筆的「八大」黨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下面

明報編輯掌摑查老板

古鶴翔

八月十一日，明報社評說：「為了對付蘇聯，中美雙方都找不到另一個在軍事上更重要的盟友。」

原來中共並不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而是「盟友」，這實在是查老闆偉大的發明，不知這是否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和鄧小平「思想」？

查老闆還說：「蘇聯駐在中國北疆與外蒙古的大軍絲毫沒有減少。中共對這方面的情報，自然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充分。……至於蘇聯在軍事上對美國的威脅，那就是衆所週知。」

查老闆的希望是：中（共）美成為「盟友」，查老闆竟然不知道毛澤東及華國鋒的希望：一個一個地敲掉美帝的牙齒！

查老闆熱切地盼望中共和美國「結盟」，可惜却被明報的編輯先生摑了一巴掌，同日同版，明報刊出一則路透社電說：

「八位加拿大永久凍土專家在中國東北與蘇聯接壤的廣大林木敏感邊境地帶，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其中一位專家說，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在人口稀少的黑龍江省，缺乏可見的軍事設施。他們沿着一條以前從未被西方人使用過的私用單軌鐵路旅行，沿途差不多未見一名士兵，那位團員說：『我們見到有少數的伐木營地，但看不見眞正的軍事設施。』

他估計他們曾經好幾次走近離邊界三十公里以內的地區，但看不到足以顯示中國軍力正在集結的事物。」

這則路透社電，證實中共並沒有作出抵抗蘇聯的準備，卽是說。所謂「蘇聯對中共的威脅」，只是宣傳上的神話，只是中共欺騙西方的伎倆而已。

為甚麼明報的編輯先生，竟然掌摑查老闆？

代冰心說眞話

近年來冰心不斷地寫東西，但發表出來的都是使人作嘔的文字，於是使人想起「文人無行」這句話來。

誰都知道，冰心之所以成名，完全由於她眞摯地歌頌母愛，可以說，冰心成功的作品全都貫串着眞摯的人性的光輝。

可是，近年來冰心寫的東西全都是虛偽的，因為她在湖北的「五・七」幹校「鍛煉」了十四個月。凡受過「鍛煉」的人都學會了說一套，做一套的伎倆，否則決不能「改造好」自己，並由「幹校小監倉」放回「大陸監倉」。

最近，冰心又發表了一篇東西，題目是：「我站在毛主席紀念堂前」。

在這篇東西裏，冰心歌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斥責「王張江姚反黨集團」，讚揚「英明的華國鋒主席」。

我們記得，在「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當權時，冰心並沒有斥責「四人帮」，因為「四人帮」的黑後台就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四人帮」的好助手就是今天的「英明的華國鋒主席」。

現在，我要代冰心寫出她「站在紀念堂前」的眞實的感想：

我本來是一個重視親情的女人，萬惡的毛澤東共產黨却要我鬥爭別人，其實世界上那有甚麼「階級仇恨」！

為甚麼孩子要鬥爭母親？我不相信江青迫害親夫，因為沒有毛澤東，江青就成為監鼉！

萬惡的毛澤東啊，你慣於迫害人民，如今報應在你身：繼室被捕，女兒受困，姪子失蹤，還有狼狽為姦的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全都行惡運！

為甚麼萬惡的魔皇，無端的把我囚禁？十四個月的苦辛，多麼怕人！老舍被打死，巴金被辱，祇有馬思聰最幸運！

華國鋒啊，你竟然冒充魔皇的接班人？勞民傷財，萬民同苦辛！

我本想直言不諱，又怕牢獄生涯，想起就心驚胆震！本來老婦死不足惜，但恐丈夫吳文藻，還有一兒兩女，兒媳，女婿，孫子，孫女和外孫都會因我直言而行惡運。……

我還是歌頌「偉大毛主席」，讚美「英明華主席」罷。管甚麼「文人無行」！

自由神的眼淚

牠本來是花生田上的蛀虫，
竟然幻化成自由民主的金龍；
駕着「保衛人權」的彩虹，
張牙舞爪，多麼威風！
你可看見牠向着卡斯特羅作揖？
你可看見牠對着金日成鞠躬？
牠還跪拜奴役中國人的華國鋒！
損害朋友，
洶媚敵人，
眞正梟雄！
可憐的自由神眼淚諂湧，
為了民主而悲慟；
二百年來的優良傳統，
會不會是一場春夢？

。原來一個鏡頭要在兩個背景拍，以後可以有選擇，一個三層禮餅竟勉強裝回原形，但形同比撒斜塔，隨時可以倒下。於是丁導演急才又起，馬上下令賓客踴躍圍桌而站，擋住鏡頭，看不清楚餅的形狀，好再拍與分派餅給客人。第二次餅到手，要再三問清楚才敢吃進口。

導演下廚

送了最後兩名臨時演員到地底車總站，回家已滿身大汗，又累又渴，恨不得馬上跳下泳池舒暢一下。經過後園，發現已有人比我捷足先登，連忙帶奔帶跳走入屋內，換泳衣去。

一進屋，只見廚房內，丁導演正滿頭大汗，圍着我那條小圍裙，下廚做海鮮大會給三十人吃。我們那個八呎丁方的廚房，擠滿了人，這邊丁太太，盧燕小姐在拆肉，那邊化裝小姐鈴子在砌葱打蛋，而丁導演則全神貫注，在對付那幾十隻活生生的龍蝦。我看得呆呆的站住，不知該如何去盡主人之禮。如果媽媽未回港多好，可以教我怎樣做。

正在不知該進去越帮越忙，人多手腳亂好，還是一於少理，站在一旁看着不做好。年青的都走來問我借泳衣爭着下水，於是我安頓好各人各適其適，或乘涼，或看書報相片，或睡覺，或游泳，自己也就跳下水去涼快一下。我家的泳池從沒有這麼高興過，十多人在游，水蕩來蕩去，好似大海洋，波濤洶湧。嘻哈聲中，抬頭看看，廚房的大窗，窗內只見一個胖胖的影子揮舞大刀。

太陽下山，園外就是蚊子的世界。泳客紛紛擦乾身進屋內玩牌去。廚房內丁導演已燒紅油鍋放下帶子。

忙了兩小時，擺出龍蝦兩味，帶子一煲，醬瓜一盤，白飯三鍋，一陣旋風，待把睡着的叫醒出來，只剩「美人照鏡」。丁導演才坐定想休息一下，吃幾口飯，一看菜不夠，又去再煑一鍋。

丁導演的幹勁與精神，實在令人敬佩。一天之內，最早爬起來，親自陪演員去試禮服是他，四處奔跑，親力親為的也是他，指揮拍攝的亦是他，連晚上做飯慰勞大家的也是他。我與祐慈替他們帶路，買東西辦事，跑了一天，已累不可支，而他還可以在華氏一百度天氣下，站在熱烘烘的廚房內兩小時做飯給大家吃，讓大家嘗到波士頓馳名的海鮮。站在旁邊手不停的丁太太，別看她打扮得雍容華貴，却是中國人的標準賢內助，叫我這個半婦解思想的新潮主婦好生慚愧。

丁導演與我父親眞是天下兩強人。父親日編星島、晚輯萬人，洋洋數萬字，天天按時交稿，每晚睡眠時間不超過四、五小時，與丁導演魄力異曲同工，非我們年輕一輩所能及。

七月十七日　星期日

波士頓

惜別

大家都需要好好睡一晚，所以今早不拍戲，約好十時半我與祐慈先帶丁導演及攝影師四周看外景，大隊十一時開始把行李、器材裝進大巴士去。

到酒店時他們已在整束行裝，原來他們昨夜還是不能好睡。這兩天突然熱浪襲波城，白天都是華氏九十七度左右，更不巧這間酒店冷氣不足，床又不好，大家還是一早又爬起來。別看電影工作那麼七彩繽紛，迷人好玩，這羣工作人員連演員在內，離拉利後，天天挨五、六小時車，吃不飽，睡不足，工作不停，到了波士頓這個文化古城，連哈佛大學校園也未有機會踏進，好比過門而不入。老遠來到美國，只有一個苦字。

因為大家都已整備妥當，可以馬上動身，我們便改變計劃，先吃午飯，趁等菜先看外景，飯後便可以馬上開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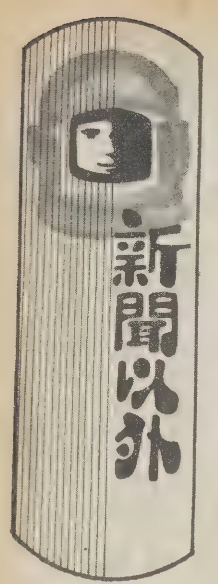
我告訴他們有位息影明星金峯在波士頓開了間中國飯店，他們曉得便建議拉大隊去那兒給他一個驚喜。於是祐慈開車帶路，我開了他們租來拍戲用的紅車，領着那輛四十二座的大巴士，橫衝直闖，穿街過巷，來到金峯飯店門前，一看靜悄悄不似有人，再看原來他周日不做午市。好可惜，林嘉姐姐與金峯從前同是邵氏旗下，還以為可以聚聚舊，只見河邊一行行綠樹，排列整齊，河上片片白帆，無拘無束地漂蕩，對岸摩天大厦 John Hancock 樓，藍玻璃窗反映着隔隣百年老教堂，好一個美麗的畫面。丁導演一看到便知這是再理想不過的外景地點，其他幾處可以不用看了。

上到上海樓，從侍者到隣座客人都在竊竊私語，大概他們都認出我身旁的顆顆明星，在這裏他們吃到豆腐花、小籠包、爐醬麵、清炒蝦仁，好似回到家一樣，吃了一個月漢堡飽，誰都受不了。這一頓可吃得舒服了，大家捧着肚子還剩下好多盤，仍珍惜地請侍者包起來留着沿途吃。

今天拍的外景，是爸爸媽媽姊姊姊夫送孝昌回拉利。劇情說孝昌參加完姊姊婚禮，便開車回校，臨行在查理士河畔拍照留念，父母送行，千叮萬囑，依依不捨。演員中以魏蘇先生的形象最酷肖原來人物。除了缺少額前那個尖，我眞會把他誤作爸爸。路易雖樣子、行動上不似我弟，但與魏蘇叔叔那種父與子之間的關係，却很有眞實感。尤其魏蘇一手環着路易的肩膀，半笑的與他話別，母親在旁眼紅紅地垂頭不語。我站在一旁，雖未聽到那輕聲的幾句台詞，（拍電影不似演舞台劇，聲音後來配，演員都似喃喃耳語，全不 Project的）見此情此景，還是忍不住滴起眼淚來。我第一次感到我在看見自己一家人。

孝昌開走了紅色的野牛，中影在波士頓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握別我的「假」媽媽，「假」弟弟，我的 Double，和各位新朋友。幾天來與他們工作在一起，儼然成為他們大家庭的一分子。他們要走了，生活又可以回復平常，却像失落了什麼東西。臨行，林嘉姊姊塞了一個小盒在我手心，說是給我的紀念品，打開來看，是一條鍊子，上面有三顆心，她說一個是媽媽，一個是她，一個是我。我失去了弟弟，却找到了個姊姊。

開車回到Sudbury，看看屋內如狂風暴雨過後，廚房傳來陣陣龍蝦腥味。我踢掉鞋子，倒在沙發上，想着這四天來的種種。



忘了有些人身上只有緊身舞衣，連鞋也留在舞蹈室內）。一窩蜂的擁了過去，未坐定，劇務便爲每人叫一份大晚餐，辦得周到，可惜此時沒有一個人能吃得下嚥，只想着還有一場舞未排未拍，不知何時才能回家。

最後來到我舊辦公室時，已比原定時間遲了四小時，夕陽從西窗照進，映在鏡子裏，整個舞蹈室和暖極了。爲了捕捉這個情調，今夜無論如何佈置迅速，也定錯過夕陽時分，丁導演下令明天再拍。這個漫長的工作天，想不到竟在十一小時內完結。

臨行前，導演交了「想媽媽」一首插曲給我編舞，要明天拍，要我自己另加五人一起跳。我馬上用即興的方式先試試，好美好動人的歌與詞，每一字每一句都似是我的心聲，推動着我飄、我轉、我倒。我應該在林嘉背後烟霧中獨舞才對，這首歌太「Intimate」。多了五個人，多幾個影子，但對心聲的傳達，減多增少。遊子思母的心聲，不是動不動講代溝的美國女孩子所能體會的，等這首歌配好唱片，我一定要編成獨舞，在我的舞蹈會中演出。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五

賓城　紐約州立大學

場面熱鬧的秘密

晨早八時半，拿着杯少不了的咖啡，拖着昨夜那條疲倦的身軀，又回到舞蹈室。已有幾位學生坐在地板上伸展，看到我，馬上給我看昨天的「戰蹟」——膝蓋上青一片、紫一片，有幾個，昨日做了一天Contraction-Release 的動作，太賣力了，今天整個人腰酸背痛，大家動作都慢吞吞，誰也提不起勁。

九時未到，導演已領隊浩浩蕩蕩到來。一看，連丁太太、恬妞、朱媽媽（恬妞母親）、賈思樂、張經理幾位，這場沒戲的也這麼早趕來，大概是爲我們打氣來的，今天可熱鬧了，一下子倦意全消，連忙打起拍子，給他們上課去，讓他們好好運動每一寸筋肌。

「一、二、三、四，打開，彎下，上來」的喊個不停，丁導演突然跑過來問我可否多借三套女兩套男的舞衣。奇怪！誰要參加演出呢？心雖這麼想，還是沒有問清楚便代借了。

繼續扶把練習，轉身一看，竟多了五位黃面孔的學生，原來五套舞衣已整齊地穿在丁太太、恬妞、朱媽媽、賈思樂和齊偉身上，難得他們也有興趣來練舞。我們今天重做昨天的幾個練習，五位新同學雖然往往慢了半拍，人家腿下來，他才上去，但還是算跟得不錯。怎知轉身做第二面，跟在後面的變成領在前面；這下可苦了，唯有三步一回頭的看看後面那個做到那裏，一時間雙手雙腳，好似變成七手八腳，不知如何支配。

肌肉暖了，開始排那兩段舞。昨夜已教過一遍，今天複習一下，並且解釋一下小節。五位還是用功地跟着練，他們興趣好濃！尤其齊偉還拉了個基礎好的學生來惡性補習。

未「開麥拉」，先試位，我把學生排成四行，最好的最近鏡頭，把五位「新同學」排入隊尾，放在離鏡頭最遠的地方。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大清早爬起來是爲了增加場面熱鬧。昨天來的學生今天有些不能來，而這個舞蹈室又特大，變得太冷清清了。鏡頭看舞與台下觀眾不同，台下觀眾可以清楚看到每一排每一人的水準，但鏡頭焦距校準在前面幾人，後面只朦朦朧朧有一大堆人在跳。果眞好計。也多虧幾位「大牌明星」全不計較的來帮忙。

預備，走，前、二、三，轉後二、三，踏步，踏步，劈叉大跳，踏步、劈叉大跳。全不整齊，再來一次。我要誇張第二拍在空中展翅。

還是不整齊。這組動作不難嘛。啊！原來後面幾位沒跟上，於是跳起來此起彼落，有如爆穀剛爆。這可不行，鏡頭雖易騙，也不至於這麼笨。

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句舞兩種編法，舞蹈學生做第二句是一踏步踢，二踏步踢，三後雙飛腿再低蹲，四彈起轉身；最後一排做一踏步，二踏步，三人蹲我又蹲，四起來。

這次成功了，遠遠看來，五六排一起飛舞，高低起伏，配合整齊，全看不見後面扮的鬼臉，更聽不到那些咭咭大笑。

他日諸君在大銀幕上看到這場舞，我敢打賭，你們還是看不出破綻。

七月十六日　星期六

波士頓西郊

再嫁

再一次踏進水城的聖心堂，又一次隆重的婚禮，和上次一樣，忙忙亂亂，主人未到，客人已源源而來。我，已新了快四年的「新娘子」，安排各人坐下，請他們靜心等待今天的「新娘子」來臨。

我換上一條當新娘子那年買的長裙，坐在賓客當中，慢慢欣賞自己的婚禮。看着那些穿上黑色大禮服的男傧相，領在前面，穿着鮮黃長裙，提着花籃的伴娘，蓮步隨後。爸爸携着女兒，步向祭台，從此把女兒交托給女婿。每一幕都好像在我的照相簿內看過幾百遍。

這一次「再嫁」，一切還是我一個人經手的，從衣服到花，從神父到賓客，從地點到食物。盧燕小姐問我：看見自己的嫁衣披在別人身上有何感想？當時我也想不出一個最貼切的答案，但現在我想到了。我好像看到自己編給自己跳的舞，傳授了給學生，由我的學生演出。當看到自己作品被演，偶然會爲舞者傳神而高興，偶然會因爲舞者誤拍而失望。看到偶有亂七八糟的地方，便似作品被塗改得不倫不類的心痛。

婚禮到底是喜慶的場合，即使是人面全非，仍不減歡樂的氣氛。「假」賓客自動買酒，加入飲品中。「假」酒會變成眞派對。幾個小鬼不知飲品加料，喝了一口，馬上要吐出來。

禮餅切開了分給客人，卻又從客人手中搶回去

拍片四天外記

陳孝晶

內子的「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刊完，女兒孝晶的「拍片四天外記」剛寄到，正好接上，這是內子回港後中影隊在美活動情形。

使老萬感到驚奇的，是孝晶去了美國幾乎十年，她的中文還是寫得那麼流暢，有一股清新的氣息。文句的活潑，並非一般死板板的中文可比。她總算沒有忘記本國的文字，雖然其中有一些詞語想不到適當的中文，而寫英文；老萬又不懂英文，無法替她改用一個適當的中文字，大體上還是一篇很不錯的中文文字。——老萬按

當中影外景隊初到北加羅連納州拍攝刁奇醫院時，我曾陪母親南下，以參觀者的身份，看了幾場醫院內的戲，甚至坐進人堆裏充臨時演員。但這四天來的經驗、滋味完全兩樣。從安排地方，找臨時演員，選購道具，到編舞、排舞、演舞，沒有一件不是我經手的，無形中產生一種圈內人的感覺。在各種愉快、傷痛和不愉快的片刻中，僅錄下部分感受，與大家分享。

七月十四日　星期四

賓城紐約州立大學

馬拉松式舞蹈表演

經過昨天的重重波折，我還以爲今天永遠不會來，先是大隊離開拉利後，一直未與我聯絡上。跟着校方又說他們曾去電通知若天氣不好，會延遲一天到達，到確定了他們晚上會趕到，校方卻又帶來兩個壞消息：一個是Binghamton附近的酒店都已租滿，因爲有五千名退伍軍人在賓城聚會。第二個是發現其中一間拍戲要用的舞蹈室地板無故被校工刮起。問題總算逐一解決了，但心暗處仍覺得會有更多的問題出現。這一夜睡得很不安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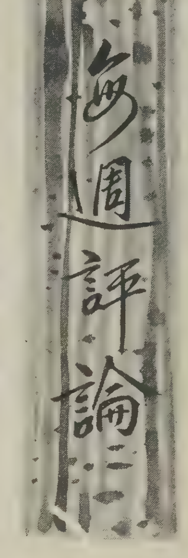
我九時十五分便先回校，預備給學生們先上課，再排那幾場舞，一進戲劇系，已有記者在等着拍照。重回舊校，不意竟被當成名人看待，兩家電視台、兩家報館、一家電台，爭着來訪問，很多人都以爲我是戲裏的Star，我只好以半開玩笑的口氣改正道：「我只是（Stuntman Chan）（替身陳）兼舞蹈編導而已，另有大明星扮演我。」須知我的白日夢是想學 Lucille Ball（註：美國電視最有名的女諧星，以一頭紅髮紅遍電影、電視壇）扮鬼扮馬，爲自己冠一個（Stuntman Chan）的外號，便可自我安慰已變成 Lucy 一樣鬼馬。

第一段要拍的舞已排好，還未見有工作人員的蹤跡，這時比與丁導演約定的時間已足足遲了一小時。我心急如焚，有兩三位學生只能跳上午一場舞，中午時分便要離去，第二場讓下午來的補上，她們頻頻問我是否用得着她們。另一方面，林嘉姐姐還未學會全段舞，即使我在遠鏡替她跳，她也錯過了了解現代舞老師授課的好機會。

我口在講授舞姿，心卻不知往那裏去了，隱約聽到幾句中文，他們果眞來了，心頭大石這才放下。原來他們昨夜要摸到城外四十五哩才找到酒店，今早下來又迷了路。但一陣忙亂，燈光攝影機馬上裝好，各就各位。

一段廿四拍的舞，跳完一遍又一遍，鏡頭換了幾個角度，我們還是永遠用同一隻腳，彎同一邊腰，每次停下來，學生們都要伸伸腰骨，搥搥肌肉。導演看到馬上走過來，要教我們幾個練功秘訣。原來丁導演是吃過「夜粥」人馬；別看他腰圍四十，向前一彎，隨便便摸到地板，一個馬步站上幾分鐘，面不改容。他教我們三人互助練功，不用扶把，只要三個人交錯把腿拱上旁邊那個的腿上，站上十分鐘，可以一邊談笑看書，一邊練功。丁導演這套中國古老練功法，可把三位美國女孩嚇得目瞪口呆。拍到近鏡，非林嘉姐姐出場不可，替身讓位。丁導演偏偏選了她未學會的八拍要她跳，害得她戰戰兢兢，精神緊張，吃了不少NG，求我站在她前面鏡頭看不見的地方跳，讓她跟在後面，但這樣她抄着做，更顯得沒信心，還是行不通。林姐姐是個認眞的演員，才担心舞跳不好，其實她學得很快，可惜現代舞不是流行舞，可以一學即會的，多少年的苦功，全在句間感情流露出來。

午飯後，導演突然心血來潮，把所有舞蹈者拉到戶外去，把林嘉與伍克定（我與祐慈）的一段對話擺到外面去拍，全部舞者分散在草地上，或做「嚴肅」的運動，或做大跳躍過場，以製造氣氛給林、伍二人情人小吵，學生們被指得莫名其妙，但還是乖乖地照做。我站在一旁，不便再發表我舞蹈家的主觀意見。有些學生走過，覺得滑稽，問我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忍不住毫不客氣地答：「這是非舞蹈者心目中的舞蹈。」這班舞蹈學生聽到都點頭稱是。也許外人是無法分得開眞基利歌舞片中的歌舞場面，與舞蹈家的眞實生活及紀律。拍完這場「活劇」，已是下午六時了，大家都渴望快些回舞蹈室把下面一場舞拍完好回家休息。有基礎的舞蹈者可以跳一天舞不停，但跳一下，閒坐一會，又再跳，又閒等，肌肉可受不了。坐上了巴士，才發現巴士向另一方向馳去，把我們載到校園對面的餐館（別



醜惡的美國人

最近，中共召開了「十一大」，使北平上層那一小撮人的互噬呈現了低潮，因為，通過「十一大」各個山頭間對於權勢進行了新的分贓，還來談這件事的人太多人，倒不如談談醜惡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國務卿萬斯正在北平，談這個題目可能更有點意思。

一、十二歲女孩「標參」

八月十五日路透社發自紐約的電訊稱：同日警方說：一個十二歲女童綁架五歲男童，「要求一套童裝，兩塊牛扒」，以及沒有說明數目的現欵。

據說：那個女孩在地下火車站「扣留」她的肉票達三日之久，因女孩打電話給男童的家人提到贖票的要求，才由男童家人報警破案。

這件事表示：第一美國人，從小就重視「利益」，至於對未來的影響那就不管了。譬如，那個小綁匪將來能成為政治家、科學家和學者等等，但那起碼要十幾二十年後，時間太久了，那如一套童裝和兩塊牛扒那麼現實。

二、白哈德夫人的地震預言

美國女「通靈學家」白哈德夫人，預言香港在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發生六點五級「大地震」。如果真是如此，那才糟糕；因為四百五十萬人口的香港，高樓大廈太多，發生地震其後果實不堪想像。

八月十四日為星期日，街上、公園、海灘、茶樓、餐館和船上、車上人仍和平常一樣擁擠。白哈德夫人的「預言」，可能有一兩個神經衰弱的人半信半疑，但十成十相信的人估計連一個都沒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包括香港多數居民在內的中國人，已逐漸瞭解了美國佬。美國人，包括他們的總統和國務卿在內，像尼克遜、基辛格和卡達、萬斯之流，連與盟國簽訂的條約和承諾一旦與他們的虛無飄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都不算數或者準備撕毀，又何況是甚麼狗屁預言。中國人以至亞洲自由國家的人民對此看得太多了，凡是某些美國人口中的話和作的事，一律以「絕不相信」的態度對之，這很對，不然終有後悔的一天。

三、萬斯北平之行，必然失敗

美國是一個只有二百多年「文明」的國家，過去看西部牛仔片雖覺得美國人冷酷而野蠻，但那股勇氣和幹勁是值得稱許的。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才開始發覺美國人缺乏遠見，對共產黨簡直是一竅不通。加上，在越南打那種莫名其妙的仗，越發使人瞭解到：美國白宮的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至於國務卿，最衰的是基辛格，傳說他是毛澤東高價收買的走狗。現在的國務卿萬斯目前正在北平與矮子鄧小平商談所謂「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其實是探盤，估計不會有甚麼成果。第一，因中共方面開出的條件太苛；第二，卡達政府仍在採取謹慎的態度，因為他對國會中的正義議員還有所顧忌。然萬斯低三下四赴平進行試探性外交却益發顯示出卡達政府之不顧國格，和益顯萬斯之無能。給鄧矮子教訓了幾頓，還不是夾尾巴狗似的，也和不久前為中東和平奔走十一天一樣，悄悄地滾回華府去。當然這並不是中共放棄了投美的打算，而是它也覺得跟美國作「朋友」不大容易。

四、有些中國人不要臉

過去，美國在外交場合也頗能夠顯示出它的強國的作用。而這幾年——由中共「茅台酒推銷員」尼克遜到花生佬卡達，却一落千丈，在國際上一切都改觀了。為甚麼呢？第一，美國以一個自由世界一等強國，却敗在北越手下。第二，北韓悍然殺死美國官兵後，卡達政府沒有還手，不敢抗議不說，進而却向北韓金日成政權道歉！多他媽的洩氣！

事實一再告訴世人，美國不僅不是不可以挺起脊樑骨的強國，對盟國更不是靠得住的朋友，美國在外交場合重視的是利益，只要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問題是美與中共拉攏，所謂「利益」也者到底是甚麼？

美國是這樣下流的國家，而有些中國人却以移民美國取得「綠卡」為榮。特別是有些特權階級和所謂「學人」，當國家當前處於逆流陷於艱苦的時期，不思有以表現効忠國家，却一心一意想到美國去寄人籬下，其實，這種人的無恥會被國人所詬罵，事實上也不會得到好下場。

丁觀海是否入了美國籍我們不知道，但他已失去了送到美國去的兒子丁肇中。丁惟汾老先生死而有知，當有何感想？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13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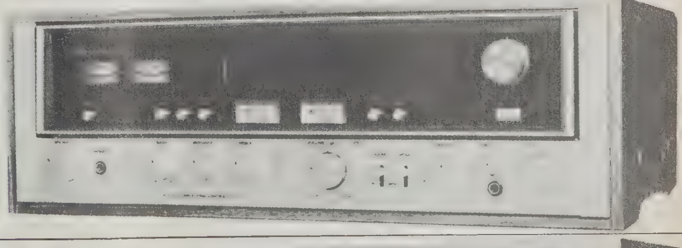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七夕 回文

封淑英

盈盈水隔恨迢迢。合少形孤苦暮朝。
輕責以私因咎致。重情而慾爲尤招。
耕停復得逢雙七。織罷今來渡一宵。
橫漢越能圓夢短。成全鵲去搭長橋。

回讀：

橋長搭去鵲全成。短夢圓能越漢橫。
宵一渡來今罷織。七雙逢得復停耕。
招尤爲慾而情重。致咎因私以責輕。
朝暮苦孤形少合。迢迢恨隔水盈盈。

封豕長蛇，神州播毒，揚奸仇孝，顚倒倫常，煽破立以愚民，陷國家於塗炭，近三十年矣！昨讀葉某「八十書懷」，因其和韻而諷之，藉寄慨耳。

樵西冷漁李文格

卅載長蛇大澤興，天涯我亦避秦人。
立新破舊倡邪說，仇孝揚奸播毒焰！
文化[illegible]，匹夫有責誅仇酋；
王師一怒中原定，轉瞬雲開月更明。

和余少颿兄讀壇主大作

阮文煥

爲友韓荊獻和章，神交未必共筵觴。
趨壇寄意存高誼，結社耽吟有遠香。
原韻賦成慚步韻，他鄉長駐亦吾心。
萬人喜得英華萃，淑景騷心頌美芳。

以「金喜酒家于歸宴客」成七律東主婚人

孫子生

金玉良緣結李春，喜逢孫李慶聯姻，
酒筵盛備飛觴植，家室相宜智勇仁，
于晚題名願綴末，歸遲扶醉逐車塵，
宴餘追賦詩思短，客舍推敲夜漏深。

敬步前韻

孫博文

于歸吉旦分三春，爲了向平願締姻，
選婿務求椎敦禮，教兒有責重興仁，

天涯時雨潤榴花 轆轤體

陳浪平

華章寵錫光寒舍，薄酌恭迎笑俗塵，
厚貺承頒回敬淺，未過之處海涵深。

天涯時雨潤榴花。一夜羈人盡憶家。
廿八年來歸夢斷。不知何處問桑麻。
青草池塘處處蛙。天涯時雨潤榴花。
懸蒲酌艾中何用。依舊元元齧虎牙。
又是龍舟金鼓響。中流且看誰先槳。
天涯時雨潤榴花。屈子詩魂千古仰。
沉憂難遣且沉瓜。嗟我年年泛海槎。
東望樓船船未發。天涯時雨潤榴花。

前題

李國明

閒憩倚望疏林外。幾許紅雲撥不開。
最愛榴花如火日。天涯夜半雨聲來。

前題

鄭越嬋

正是含苞欲放遲。無雲萬里弱難支。
欣逢數點天邊雨。吐艷驕人一展眉。

前題

李文格

客夢重尋汨水邊。驕陽竭澤失魚鮮。
已餘角黍療飢饉。誰致棘叢蔓陌阡。
蒲劍幾曾殲碩鼠。芷蘭其奈等蕪蠲。
迅雷一振開雲岳。刧外榴花沐雨妍。

前題

陳祖曦

六幅湘裙[illegible]一枝。庭前對望兩無疑。
殊鄉淪落同爲客。喜雨淋漓正及時。
神女雲間誰下拜。名花海外最相思。
賞心莫待朱顏改。盡擠丹誠貢玉墀。
五嶺南來已盡頭。託根何幸有荒丘。
六門兩[illegible]迷珠海。四月花開到石榴。
膏澤未辭深色遠。鬥爭應是異鄉休。
丹心問向誰交代。叵奈東風去不留。

前題

顧植槐

幾回寒暑夢中過。客舍天涯可奈何。
向老情懷思淡蕩。忘機心事得清和。
南風倘解蒼生慍。晨露應滋草木多。
更喜宵來膏雨足。榴花紅遍萬山坡。

前題 賦得天字

何鏡宇

藐躬淹海角。老去尙流連。莫問今何世。
誰知別有天。爲能修五政。安用暮三遷。
雨澤時無誤。陰陽序可沿。眼明花正鬧。
脂艷萼增妍。虛白徒高論。紛紅只俗緣。
趨炎寧得已。應候是其偏。不負來蘇望。
甘霖一沛然。

前題

劉雲閣

頻年何事尙天涯。轉眼榴花又滿枝。
映曙丹華驕赤日。及時甘澍澤芳姿。
靄腮如醉晴偏艷。霧[illegible]籠烟雨亦宜。
噴火新裝情更熱。瀟瀟使夢[illegible]人思。

前題

季子

天涯却潤一花偏。怪得爐峯望欲穿。
似有還無眞要命。備儲搶購漫論錢。
海能化淡鹹魚絕。壟斷供油世戰然。
雖則民生關鍵在。寧知不識更堪憐。

前題

葉玉超

午憩小臥夢尤縈。檻外紅綃帶笑迎。
照眼羅裙烟萼艷。凝脂了髮蠟珠明。
肯同桃李爭春色。恰與菖蒲應夏聲。
灑向天南袪世熱。及時甘澍最關情。

前題

蕭瑤笙

卅年羈旅滯天涯。梅落江城憶故家。
久涸硯池難寫字。高張火傘正煎沙。
垂頭荷葉情臨水。照眼榴花欲蔚霞。
可喜及時甘雨降。猩唇[illegible]染吐朱華。

鄧小平獨斷獨行 不見棺材不流淚

在海外一撮捧毛附共的爬虫中間，甚至包括很大部分的港共分子在內，他們人人皆說鄧小平是溫和派，是穩健派，執行「現實路綫」。實則對中共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不是那回事。

剛好相反，鄧小平不但不溫和，而且向以「黨性強」和「原則性強」著稱。早在江西「蘇區」時代，鄧就是左傾盲動派的代表之一；共帮開山後，他是鬥爭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急先鋒；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更是毛澤東「陽謀」的主要策劃者與執行者；一九五九年他又主動地充當了毛澤東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整肅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的主要帮兇。此外，他又親自主持了對藏民反共抗暴運動的鎮壓和大屠殺，導致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六十萬人民的大逃亡，後來又親自策劃布置印尼共產黨的血腥政變。在這兩件事上，他都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獨斷獨行，據說許多細節都未經「請示」老毛。所有這些，均表明他是中共的典型激進派。

那末，一般西方政客印象中和擁鄧派口中的鄧小平「溫和」、「穩健」或右傾」形象，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說來可笑，它正是由擁鄧派的敵人——「四人帮」的輿論一手造成。

擁鄧派指「四人帮」開「帽子工廠」和「鋼鐵工廠」。但是，對於「四人帮」扣在鄧小平頭上的「帽子」和打在他身上的「棍子」却甘之如飴，奉為至寶。

在「四人帮」批鄧反右傾的輿論中，鄧小平不但「溫和」，而且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鄧小平所走的，就是一條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黨內走資派的道路」，「鄧小平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搞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批鄧輿論又曾指出：毛政權成立後不久，「鄧小平就追隨劉少奇鼓吹「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資產階級綱領，提出「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到了近年他作過假檢討，「保證永不翻案」而復出工作後，便立即向「黨進攻」，他指揮炮製「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科學院滙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文件和文章，要害是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復辟資本主義」。

所有這些指控，現在皆成為西方政客和共黨擁鄧分子認鄧為「溫和」、「穩健」的主要根據。

情形變成這樣：四人帮」指鄧小平溫和，擁鄧派也拾人牙慧說鄧溫和。但是，後者顯然忘記了他們自己對「四人帮」的揭批，他們曾說，「四人帮」的所有言論文字全屬謊言或謬論。如今，他們却不自覺地跟着「四人帮」同彈一個調，同吹一把號。

也有人說，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是好貓」論調，即可證明他溫和。說這種話的人我許對有關歷史背景認識有限。

鄧小平的「貓論」發表於一九六一年。當時是中共所謂「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時經濟困難」期間，實則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慘敗引起的大飢荒年代。情況之嚴重，已經超過了此間四級制水的程度，只是「制」的不是水，而是粮、油、副食品、棉布和包括火柴在內的一切日常用品罷了。

據中共內部不完全統計，一九六零年不足一年內，僅廣西一省就有三百萬老百姓因飢餓而亡。大陸上因粮食不足，營養不良而患水腫，肝炎病者，隨處可見。

（詠輝）

」寶座，絕不會在十一大出現。大概此次十一大的重要項目是：一、是清洗四人幫及其黨羽，二、改組中委會，華鄧各把心腹安插進中委會去，三、選舉新政治局委員、常委。四、修改黨章。這幾度板斧必然落實，重重地向老毛的死屁股上斫下去！

七大劉少奇出盡風頭，八大輪到鄧小平，九大是林彪，十大則是王洪文，十一大是誰？風頭最勁，垮得最快，因為中共這個爛攤檔，其人物起跌，跟三水佬看走馬燈一樣，陸續有來。

讀者 三水佬（八月十二日）

集體槍決懾魄勾魂 華鄧手段比毛更辣

編輯先生：

據遠東經濟評論報導，八月二日在河南安陽市有十二名四人帮支持者被押赴刑場槍決，當時場面非常盛大，簡直像嘉年華會，兒童跟着紙紮四人帮像的汽車走。

自中共佔據大陸以來，公開集體屠殺而動員羣眾觀看的場面，是出現中共初期的土改，鎮反運動上。此後很少有這種墟冚場面，即使殺一兩人，也不再動員羣眾觀看，只出告示，讓有看殺人僻者，前往刑場觀看。

老毛掌權時，雖屠殺大陸人民不眨眼，但對黨內的反對派，卻不下此毒手，高級者軟禁，自殺不算他數，低級者送往勞改，沒有槍決一回事。

而今華鄧掌權，却效法老毛初期的屠殺手段，且對象是針對黨內的異己分子。其心狠手辣處，比老毛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在初期殺戮「地主」，「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例必把他們五花大綁，每次起碼數人至十餘人，然後用木頭車押送廣場，進行所謂羣眾公審。到時，各學校、機關、市民，一律集隊出發，由共幹及街坊八婆率領前往，像參加慶祝典禮一樣，浩浩蕩蕩「殺奔」廣場，先聽取共幹訓話，然後由「苦主」上台鬥爭，喊屎喊忽，拳打脚踢，犯人被毆打到嘔電鷄肺，然後才由共幹宣判罪狀，判處死刑，插上標簽，押往刑場。此刻，羣眾又被帶領圍在刑場四周，觀看解放軍的槍法，槍聲過後，「犯人伏法」，解放軍把屍體反轉，收隊而去，留下屍體任人觀賞。胆小的人，或年幼少年，不敢正面觀看槍殺場面，往往在令人喪心胆寒的鬼嘯般的號聲停後，別轉臉來，或閉上眼睛，待槍聲响後，才敢瞪眼。他們雖避免了看見人在死亡前一剎那的恐怖情景，但免不了解放軍「加槍」的鏡頭，使他們夜間頻頻發魘夢，連小便也不敢起床。

共黨便是用這種懾人魂魄的恐怖景象，把羣眾儆戒，使他們不敢反抗。現在華鄧又重用此手段，而且專用來對負政敵，比起毛澤東更下作，其不速亡，天無此理。

讀者 有眼睇（八月十三日）



設立國家主席 剩盡老毛眼眉

編輯先生：

外電報導，中共在十一大會上，準備通過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一職，假如此推測屬實，毛澤東在地府上非起大飛脚，跑到閻羅王殿向閻羅王告狀，要它馬上派遣牛頭馬面上陽間捉拿鄧小平、華國鋒與葉劍英，返落地獄過油鑊。毛澤東屍臥華國鋒為他所蓋的停屍場，實死不瞑目，華國鋒一面把它當作埃及的木乃伊供人觀賞，另一面把它的鬼魂當靈符，在外招搖過市，勾結鄧葉，不但使他家破人亡，且把他的鬼魂一一鞭撻。如有可能，相信他肯把整個紅色江山送給閻羅王，以換取一天的還陽壽命，以報華鄧的不共戴天之仇。

毛澤東自被劉少奇奪了「國家主席」之後，對此職位設立恨之入心入肺，劉少奇打倒後，誓不再設立此職位。文革時，陳伯達與林彪欲想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一職，結果陳伯達與林彪先後遭殃，此一提議，被定為反黨罪狀之一。毛澤東一聽到「國家主席」一詞，猶如風聲鶴唳，可見其如何痛恨它。

現在華鄧重設此職，分明跟死鬼毛澤東開玩笑，有心跟他抬槓。華帮所謂繼續高舉毛澤東旗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讀者 史頂（八月十四日）

萬人意見

中共歷次黨大會是鬥爭整肅大總結
叛徒輩出三水佬看走馬燈陸續有來
十一全分贓大會華鄧兩大集團互相妥協平分秋色共同撈一把

編輯先生：

據外電報導，北平集團可能已在舉行中共黨十一大，「光明日報」以全版篇幅刊登中共由一大到十大的評論。「人民日報」則以首版頭條標題，呼籲人民用具體行動，迎接十一大召開。同時，北平市中心車輛往來較往時頻密，並加強保安措施，陳錫聯也由蒙古匆匆趕回北平，從這些迹象看，十一全大會可能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

不過，當南斯拉夫記者詢問中共官員時，他們的回答是：「無可奉告」。此「無可奉告」一詞，間接證實其可能性，中共許多蛇字輩人馬復出或什麼會議如三中全會之類，都是在「無可奉告」下一一出籠。

果然，只隔一天，中共官員告訴正在北平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華德海，十一大已告舉行。此次北平集團一反常態，預早透露，可見這次大會遭受的阻力較小，也可證華鄧在目前的妥協下，已基本上控制了中共混亂派系，使他們在會上平分秋色，共同撈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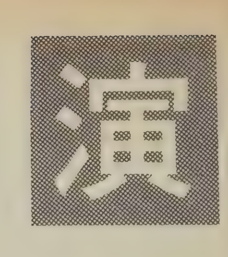
中共每次召開所謂大會，從其召開前的動向，可了解黨內的團結性、妥協性、鬥爭性。倘若召開前，大肆鼓吹宣揚，展開廣泛的籌備工作，學習文件預早由中央發到地方，掀起全民的「迎接」浪潮，才在北平隆重公開舉行，大會期間，每天發表會議程序，則黨內基本上團結一致。倘若偸偸摸摸，鬼鬼祟祟，小道消息滿天飛，整個大會過程，大陸人均蒙在鼓裏，只在會後，才發佈大會公告，則黨內出現激烈鬥爭。又倘若大會在半遮半蔽下進行，事前沒有鼓吹宣揚，但也不加以否定，其黨內可能取得妥協，既沒大鬥爭，也沒大團結，總之彼此讓步，大家分贓撈一把，此次十一大可作如是觀。

中共每次黨大會，都是一次鬥爭整肅的總結大會。由勝者把持，把敗者踢掉。所以每屆的「當選中委」名單，都出現了反黨的叛徒。中共的一大是在上海密秘舉行，原定出席者十二人，由張國燾主持，湖南却有兩個代表，即毛澤東與何叔衡，顯已破例，大會要湖南只出席一代表，毛澤東多計，支使「老實」的何叔衡離開，才獲得代表資格，後因「大會」被冚檔，被迫移往嘉興「鴛鴦湖」的漁船上繼續召開。此後中共則稱「一大」是十三個代表，把何叔衡加進去，自是毛澤東「內疚」鬼主意。再加上何叔衡在紅軍撤出瑞金，老毛叫他不要參加「長征」，與瞿秋白一道撤往福建，結果瞿秋白被俘，何叔衡被打死，更使毛老非把何叔衡列入一大代表不可。一大的代表，死的死，退黨的退黨，背叛的背叛，甚至當漢奸的也兩個，留得享紅朝富貴的僅毛澤東與董必武。

此後由二大到十大，「叛徒」輩皆出，開計：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高崗、彭德懷、張聞天、劉少奇、林彪。而十一大後的叛徒，非四人帮莫屬。

中共這個黨組織，所謂叛徒，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正牌共產黨徒，他們任何一人當權，都是高舉馬列旗號，實施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他們被冠上反黨稱號，只是勢不如人，被人踢下台，踏上一腳，一如綠林中的成王敗寇。毛澤東倘若有一天被鞭屍，也會被冠上叛徒稱號。

中共召開十一大，外國專家推測鄧小平可能任「總理」一職，其實「總理」一職是經「人大會」推選出來，並不是由黨大會推選，雖然中共黨政不分，但形式上還是要按照所謂「憲法」，故可肯定鄧小平坐正「總理




黎東方

，法張二人，爲什麼不早一點離開劉璋？

歐美的政界與商界之中，有一種大家遵行的職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在辭掉職務以前，不對外批評長官或雇主；不參加或主持與長官或雇主相敵對的陣營。例如，美國有一位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原是杜魯門總統的副手；他先辭掉了副總統職位，才另組一黨，批評杜魯門的政策，作下屆總統的候選人。

另有一些人，被三國演義的純主觀的叙述所迷，以爲只有劉備才是值得全中國的人所効忠的對象。小人而能幫助劉備奪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與劉備相反的立場，就不再是君子。

劉備是梟雄

老實說，我個人連劉備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作了不少的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孔融於北海國被黃巾圍困之時，對關張二人的義氣始終如一，屈身三顧茅廬，虛心向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才俊請教。（我在二十七歲的時候，沒有一個劉備來拜訪我。現今活到七十一歲，仍舊沒有一個劉備上門）。然而，劉備不是聖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難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呂布偷了徐州，不惜厚著臉皮，倒轉來向呂布投降；每逢軍事失利，就把老婆兒子一齊丢掉，只顧自己逃命，等等。

劉備不僅不是聖人，而且不是賢人，甚至有時候連英雄都不是。單就奪取益州這件事而論，人家罵他「梟雄」，一點也不寃枉。

依我，劉備該怎麼辦呢？上策是，爲而不有。進入益州以後，勸劉璋下決心，以益州爲反曹運動的根據地，廣攬天下英雄志士，以有計劃的步驟，東連孫權，北取漢中，西連韓遂馬超，第一步推進到函谷關；第二步請孫權同時出兵，夾擊曹操、直搗許縣，救出漢獻帝，劉備不僅必須言行一致，絕對不盜竊劉璋的益州地盤，而且應該始終首功讓給劉璋，於大功告成以後請漢獻帝給劉璋以重賞，自己呢，不妨退隱田園，或留在京城，作一個不大不小的官（所謂大隱於朝）。

中策是：在進入益州以前，就拜託法正張松之流，代向劉璋把話完全說得明明白白：「我願意來益州，帮宗兄（本家哥哥）打張魯，希望宗兄瞭解兩點：一、我需要足夠的兵力與給養：二我不是一個以打平張魯爲滿足的人，我的志願是打平曹操，振興漢室。宗兄在我打平張魯以後，不妨派人接管漢中郡，漢中郡應該屬於益州牧管轄，但是宗兄必須承諾，在我由漢中繼續北進，攻取陳倉（寶鷄）以及長安之時，給我以十萬兵與給養，否則，我倘若沒有由漢中郡進一步對曹操作戰的可能，我只得留在荆州，另作準備，請宗兄原諒我無法抽身。打張魯的事，請宗兄另找別人帮忙。

下策是：不接受劉璋的邀請，也不理會法正，乾脆始終與劉璋爲敵，從荆州進軍攻打益州，這一個策畧，執行起來相當吃力。因爲，攻益州是仰攻，對方的守軍不僅是居高臨下，以逸待勞。然而，這雖則是下策，却仍不失爲一種策畧。這至少是一種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行動。

比下策更不如的一種辦法，便是：先和劉璋做朋友，答應替劉璋打張魯，接受劉璋的禮遇和厚待，而終於突然翻臉，以怨報德，殺害劉璋的愛將楊懷與高沛二人，不踐言向北進軍打張魯，反過來向南進軍打劉璋。這是什麼一種作風？

也許有三國演義的讀者，還要替劉備辯護，說：「劉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呀。爲了打曹操，不可沒有益州這一大塊地盤，只好暫時對不起劉璋一下了。」

我也讀過三國演義，我也認爲劉備比曹操好，而且好得多。但是，我絕對不贊成劉備或任何人「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目的是正義，而手段與正義相反，如何說得過去？並且，用反於目的之手段，以求達到反於手段之目的，又怎麼能夠達到？古語說，「南轅北轍」，正是指的這種作風。

我並不是一個擁護劉璋的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打劉璋未嘗不可，然而不可以於做了朋友以後才打。

劉璋在殺了張松以後，隨即命令各地將領，不再把公文送交劉備，劉備召見劉璋的白水軍的司令楊懷與將軍高沛，罵了他們一頓，將他們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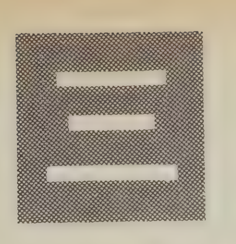
劉璋劉備成了仇敵。劉備一面派遣黃忠與卓膺，帶兵向涪縣（綿陽）前進；一面親自衝進白水關，接收楊懷與高沛所遺留下來的白水軍，先叫白水軍的軍官與兵士每人都把家眷留下來當「人質」，然後就率領這些軍官兵士，開到涪縣，與黃忠卓膺二人的部隊會合。

涪縣很快就被攻下，劉璋的主力退守綿竹縣。劉璋加派一個姓李名嚴的人，作守城的「督」。這李嚴守了不久，就夥同費觀等人向劉備投降。

劉備進一步包圍雒縣（四川廣漢）。圍了差不多一年，破不了城。守城的是劉璋的大將張任。張任的部隊，封死了劉備的兩個「軍師中郎將」之一：龐統。（另一位軍師中郎將是諸葛亮，留在荆州。）









劉璋再度派人到許縣，向曹操表示進一步的尊敬。上一次所派的，是河內郡人陰溥；這一次所派的，是蜀郡人張肅。

劉璋叫張肅，押送三百名本地的土著民族，叟夷，給曹操掙更大的「威服四夷」的面子。曹操果然十分開心，立刻任命張肅為廣漢郡的太守。

張松是小人

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由許縣出發，南征劉表。劉璋趕緊派張肅的弟弟張松，去向曹操表示贊成曹操這項舉動。張松由長江順流而下，到了荊州，江陵縣，遇到曹操。曹操一則軍務極忙，二則看見張松其貌不揚，就對張松不太重視，只給了他一個縣令的位置：越巂郡的比蘇縣縣令。張松認為，這是他生平所未曾受過的侮辱。他這時在劉璋面前的官職，已經是「益州別駕」，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第三人是「別駕」。別駕二字的意思，是：乘坐在別一郡馬車上的大官。他與州牧同進同出，各坐馬車一部。他的實際職務，是參事顧問一類，也兼辦對各方的公共關係與「外交」。「治中」與別駕不同，專管對內，等於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曹操可能是一時疏忽，沒有查問張松的現任官位，便貿然以區區縣長的位置賞給了他。

張松很氣。恰好，過不了多少天，曹操就在赤壁烏林吃一個大敗仗。張松便回去益州，向劉璋報告，曹操已經敗得一蹶不振，勸劉璋與曹操斷絕來往，改與劉備結盟，加入反曹的陣營。

劉璋這個人自己一向沒有什麼主見。這也難怪。他生長在富貴之家，在僕婦丫環的手裏長大，沒有養成男子漢的剛強性格，遇事不能有所決斷，只能依賴左右與部下的人代作主張。於是，他就接受了張松的反曹聯劉的建議。

張松在信裏向劉備說：「現在，我們想辦的大事快要成功，您為什麼要丟下了這裏而走呢？」

不幸，這一封信被張松的哥哥張肅看見了。張肅一則是極忠心於劉璋，二則是在主張上一向親曹，就不顧兄弟之情，向劉璋告了密。

劉璋立刻就下令，把張松抓來殺了。這一殺，闖下大禍。劉備因張松之被殺而知道自己對益州的企圖已經暴露，沒有可能再與劉璋和平共處。劉備很明白，即使撤軍離開益州，劉璋也不會讓他與他的部隊好好的走。於是，二劉之間的戰事成為無可避免。

倘若劉璋不殺張松，劉備也許會帶他的兵回荊州。我這個「也許」，是建築在劉備過去的仁義作風上。他一生注重仁義，「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對劉表與劉琮他均未下過辣手。誠然，諸葛亮「隆中對」之中的，兼取荊益二州的政略，他曾經接受過；誠然，他這一次應劉璋之邀而進入益州，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於適當時機奪取益州之意。然而，他內心中的利與義的衝突是一直存在着的。否則，他何以不在劉表生前奪取荊州，又不在劉表死後，劉琮降曹之時，對劉琮為致命的一擊？（他的將士，人數雖少卻遠非劉琮的部下所能抗拒）。

張松確是誤了大事。張松不應該寫那麼一封不必要的信。（有話，尤其是像這樣重要的話，應該走到葭萌當面向劉備講。怎麼可以寫信，寫了信則一定是委託他人代送。那末，雖不必哥哥張肅發現，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賣。）

張松與法正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很成問題的，不論他們的藉口如何，他們對劉璋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劉璋對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應該因未被重用而出賣劉璋。君子小人之別，正在於此。君子的出處，是有原則的：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該留得很有道德，所謂「為貧而仕」，按照所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貢獻全部的力與智。這叫做，待我以眾人，則以眾人之身分報之。

上邊把我看成了僅值一千台幣一個月，我只能在下列兩種辦法之中選擇一種：一、不就此職，或辭去此職，在別處另找知己；二、忍氣吞聲，埋頭苦幹，做出值得一千台幣一個月的成果；同時，騎牛找馬，注意更好的工作機會。倘若，既已就職，又不辭職，天天大發牢騷而不肯勤於工作，同時又把職務上的機密，賣給長官或雇主的競爭者，甚至勾結長官或雇主的敵人，賣主求榮，那末，不是小人是什麼？

我因此要給法正與張松，一個千年以下的「論定」：這兩人是小人。

法正早該離開益州，他不離開益州，每月照拿劉璋發給他的薪水，卻暗中勾進來劉備，把益州賣給劉備！他不是小人，是什麼？他而且是小人之中的最壞的。

張松，並不會被劉璋冷落。他當了益州的「別駕」，在地位上僅次於州牧與「治中」，劉璋有什麼地方對不起這個張松呢？法正出賣劉璋，已經該死；這張松以別駕的身分而出賣劉璋，更是該死，死有餘辜。

也許有人會說，劉璋是不值得法張二人對他效忠的。那末

分，而在**蘇聯實故意規避**，以遂他圖。

一九二一年，外蒙再度宣佈獨立，中國軍隊在外蒙及唐努烏梁海者重被驅退，蘇聯政府於是年十一月承認唐努烏梁海獨立，改名爲唐努土文人民共和國。但一九二四年唐努烏梁海宣佈與外蒙合併，蘇聯竟派兵前往鎮壓，對若干民族份子加以整肅，一面爲安撫外蒙反感。將唐努境內荒凉之達哈特一小片土地劃歸外蒙。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蘇聯導演下所謂「唐努土文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以蘇蒙協約爲範本，簽訂兩國友好條約。不久蘇聯復迫使唐努與之訂立蘇唐友好條約，唐努在事實上已屬蘇聯一部。

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爆發，蘇聯即嗾使唐努烏梁海人民於六月二十七日舉行所謂「土文人民共和國」第十次大國民會議，接受史達林的號召：「蘇聯人民的勝利，將來也是土文人民的勝利」，通過參加保衛蘇聯戰爭，凡人民年在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都先後入伍，境內，牛、羊、馬、駝，更盡其所有西運蘇境。據公佈：在德蘇戰爭時，唐努人民計「貢献」良馬四萬匹，牲畜六十萬頭，驅逐機一大隊，其他食物五列車；即此一例，就可推知蘇歷年壓搾所得的數目驚人了。

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我承認外蒙古公民可經公民投票後決定獨立，並未提及唐努烏梁海字樣。而同年十月，蘇聯政府公佈選舉區，竟將其列入蘇聯領域，改稱「土文自治省」，我政府聞訊後，電令駐蘇使舘調查，始悉這一變動，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根據「土文共和國」八月十七日大國民會議非常會議「申請加入蘇聯聯邦的要求」而決定的，但尚未正式宣佈合併——其後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突宣稱：「土文人民共和國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爲土文自治省」。我政府聞訊，當於五月五日訓令我駐俄傳大使向蘇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指責蘇人呑併唐努烏梁海的非法舉動，但俄人竟置不顧，始終未答復我國的抗議。

根據蘇聯官方文件所載：土文自治共和國，在俄羅斯聯邦內，位于西伯利亞南方與外蒙接壤處；一部份爲森林山區，葉尼塞河上游橫貫其間，蘊藏有金礦、煤礦與岩鹽。面積六萬六千四百方哩；人口（一九五九年）一七萬二千人（城市人口佔百分之二九），大部份爲烏梁海人與俄羅斯人（自十九世紀後）。烏梁海人操突厥語，無文字，信喇嘛教住蒙古包，多以狩獵游牧爲生，文化甚低，生活與蒙人接近。行政中心爲基茲爾。

蘇聯之推動外蒙獨立，畢竟還得到中國政府允許，只有併呑唐努烏梁海，實在是於法無據，找不到半點藉口，硬是以強權霸佔。所以中國政府控告蘇聯侵華，便把唐努烏梁海列進去，其地區雖小（也有浙江省大），但對於控蘇案影响却大。

中國政府第四屆聯大提出控蘇案，大會未予討論，決定留交下次大會討論，史大林得到消息，担心在下屆大會通過，所以急電毛澤東，要他趕去莫斯科當面商量。

毛澤東一接到史大林電召的通知，恍如劈頭打一個悶雷，回到房內向床上一倒，唉聲嘆氣。

江青覺得奇怪，笑問道：「潤之，你現在已經登極生殿，南面稱尊，這些日子只看你一天到晚笑容顏開，怎麼忽然又愁眉不展，又有什麼不開心事？」毛澤東嘆口氣：「你不知道，莫斯科來電報，史大林大元帥約我到莫斯科見面。」

江青問道：「怎麼回事，史大林元帥約你，你不敢去？」

毛澤東點頭道：「天地良心，我不敢去。」

江青說道：「這就怪哩！老蔣召你去重慶你敢去，史大林約你去莫斯科，你怎麼不敢去？」



三寸釘戚畫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吳騫

戊、蘇聯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和聯合國憲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說：「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後，依照彼此尊重主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第六條說：「締約國為便利及加速兩國之復興，及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献起見，同意在戰後彼此給與一切可能之經濟援助。」蘇聯在我國東北不是尊重主權，而是阻撓中國恢復主權；不是干涉內政而是扶植共黨奪取政權；不是經濟援助，而是經濟掠奪。蘇聯實違反中蘇友好條約第五條第六條的規定。中蘇友好條約附件第一號換文，蘇聯對允諾的三項諾言，完全違反。第一項諾言是「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政府以道義上的支持，及軍需品與其他物質的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但蘇聯是完全供給共黨以打倒國民政府。第二項諾言是「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之完整，重申承認。」但蘇聯不是尊重中國主權，而是妨礙中國恢復主權。第項諾言是「關於新疆最近事，蘇聯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但蘇聯指揮外蒙進攻北塔山，並壓迫新疆地方政府承認蘇聯的非法利益。中蘇友好條約附件紀錄，載明在日本投降後，蘇軍最多三個月為完成撤退之期；但蘇軍並不如期撤兵。直至將共軍裝備訓練完畢，才開始撤兵，使中蘇衝突，以內戰姿態出現。

蘇聯不僅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同時違反聯合國憲章。憲章第二條第四欵說。「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中，不能使用威脅武力，或以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蘇聯以陰謀威脅及武力，侵犯中國之領土完整，自然違反聯合國憲章，我國政府以蘇聯橫蠻無理，悍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所以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暴露蘇聯的醜惡面目於世界。

中華民國控蘇案特別提到的唐努烏梁海，此一地區除非專修邊疆地理的人都不知道，但此地實在是中國漢唐舊壤，胡里胡塗被蘇聯吞去。

唐奴，山名，為阿爾泰山之大支幹，即明時兀良哈部族，原居於今河北省長城外，即蒙古東部地方，為朵顏、福餘、泰寧三衞，嗣以叛變，經明宣宗親率大軍討伐，擊敗之，乃逃亡至今外蒙之西北部。清何秋濤（一八二三—一八六二年）著征烏梁海述客稱：「瀚海以外，迤南近扎薩克，多平原曠野，喀爾喀蒙古居之，迤北近俄羅斯，多深山密林，烏梁海居之……康熙五十四年，扎薩克博貝言，準噶爾不靖，持烏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上韙其議，從之，此征唐努烏梁海之始，九月烏梁海頭目和羅爾邁率屬降……雍正二十八年後烏梁海感沐聖化，永遠綏謐」。

現在唐努烏梁海之地，據清朝續文献通考所載，為漢之堅昆，唐黠戛思之地。東界俄羅斯國伊爾庫茨克省；南界外蒙賽音諾顏部，扎薩克圖汗部及科布多；西界蘇聯托木斯克省北界蘇之葉尼塞斯克省；東南隅界外蒙土謝圖汗部。又查文献通考載：「唐貞觀二十二年，其君長已入臣……至宣宗大中元年詔見臚卿李葉持節冊黠戛斯，青髮、晳面、綠瞳，當為厥人與蒙古人之混合。」

由於以上史籍，並根據一九七二年中蘇恰克圖條約，訂明該區為中國領土之一部，該區人民在宗教上與生活方式上亦皆接近蒙古人，是則無論在歷史、地理與民族方面，均屬於我國。由於地理關係，早在十七世紀初葉，俄人偷渡入境，及一六三七年沙皇之派遣使節前來，均係利用葉尼塞河作為交通路綫；冬乘雪橇，夏季乘船，來往甚為方便；反之，我進入烏梁海則須攀越唐努大山，經過夏馬山口（Chamar Pass）而夏馬山口，每年僅夏季可以通行，冬季冰雪封山，交通即行完全斷絕，因此，進入非常困難。由於此種關係，蘇聯乃得逐步兼併。

蘇聯控制唐努烏梁海於一九一二年之初。當庫倫宣佈獨立後未幾，唐努烏梁海即表示效忠於庫倫活佛，其出自蘇聯導演殊無疑義。蘇之蓄意併吞該地，其最初所表現者，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蘇蒙協約在庫倫簽訂時，極力支持外蒙之自治，惟不允外蒙兼併唐努烏梁海之要求。一九一四年七月，蘇逕向唐努烏梁海表示，願保護彼等，但唐努烏梁海不得與任何外國（包括外蒙）維持任何關係。一九一三年之中蘇聲明與一九一五年之中蘇蒙恰克圖條約，雖承認中國對外蒙之宗主權，而未嘗確定唐努烏梁海關係，此在中國或認唐努烏梁海與外蒙不

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尙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大抵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謂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止軍旅疆埸之間而止。自工農商賈乃至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石以始相忌，終以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州所可及者。

修內禦外與長治久安

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葱嶺，輪台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亙綿整，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自齊以法制，外修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大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大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論至纖悉焉。

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安養，相保持，永久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爲哉？是故，其垂謨著誡，則尙率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重市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源，戒進取，敦止足，要在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制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無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

「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敵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純良謹慤，所謂豪俠健果，重言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聖人求所以措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視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於富強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

「今日乃有兩國家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吾方且相率自爲，不必驚擾倉惶，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已強矣。顧中國之名，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世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偶自於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爲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乙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先變丙，由是以往，翼葛紛紜，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靡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可慮也。……（下從畧）」

闡釋中西文化之利弊

上文雖有見地，却爲大臣所嫉，格不得達，既而政局大變，德宗被幽，後二年拳匪禍作，自是避地居上海約七年，又陵此後殫心著述，以匡時拂俗爲務，舉中外治術學理，抉其得失，治以名學，而推本於求誠。他說：「誠者非他，眞實無妄之知是已，名學者求誠之學也。但所重尤在求，據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明未然。其已知已然，爲公例可也，爲散著可也，名學所辯論，非所信者也。……顧吾國所謂學，告吾以所以信則如何？自耽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覯也。夫言詞文字者，克之言詞文字也，乃專以是爲學，故極其弊爲支離，爲逐末，既拘於墟而束於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不必準，如是者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反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而王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救人也。」

他又指出：「古書難讀，中國爲甚，英國名學者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語言文字者不能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著者而已！卽至大義微言古之人彈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因皆有其所以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何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容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

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昭示來學之詣！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其故不傳於此，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其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譯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佔畢爲學者萬萬有加，而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也。……」

嚴復精通中西文學

胡養之



在清末民初，文武兼資的人材固指不勝屈；但對西洋文化有深切了解的則不多有；尤其是深明大義而又能辨是非者，更少之又少。福建的嚴復，便勉強可算得一個。

見知於沈葆楨李鴻章

嚴復，福建候官人，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生於清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七），卒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享年六十有九。他早歲師事同里黃宗彝，飫聞宋元明諸儒學行。同治間，又陵的同縣沈葆楨，以巡撫丁憂在里，奉詔創船政局，招考青年學子爲海軍儲才，閱及又陵之文，覺得驚奇！且用拔冠其曹，時年方十四歲。受訓期滿，即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台灣間；葆楨奉命籌邊，又陵隨之東渡，負責測量各海口。

光緒二年，又陵被選派赴英國海軍學校，研習戰術及炮台建築諸科。當時日本也派遣學生留學西洋，伊藤博文，大隈重之輩，都獲選前往。惟又陵考試居前矛，壓倒羣倫。適湘陰郭嵩燾以侍郎使英，常與又陵論析中西學術的異同，頗爲欣賞。但又志學成歸國，葆楨已死，頓告失却靠山。於是發憤治八股，希望從科舉方面找出路，便納貲爲監生，應南北鄉試多次。合肥李鴻章方總督直隸，領北洋大臣，領爲北洋水師學堂教授。又陵鑒於當時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國後皆用事，圖富強剪我硫球以去，則大爲恚憤！法越事起，鴻章爲德璀琳輩所給，倉惶定約，又憤而自疏，及鴻章治海軍，乃以又陵總辦學堂，不預機要。甲午之役，北洋海軍慘敗，德宗大恨，銳意變法，特下詔遴選人才，又陵被薦，以光緒廿四年戊戌召秋對稱旨，退草萬言書上奏，摘錄於下：

上疏言中國積弱之因

「中國積弱，於今爲極，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爲急者，此所謂爲目論者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併，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謂宋衞中心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尙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傷皆多；且難端改構，累此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尙

羅傑當經理人倒十分地出色。他替安計劃所有的日程，建議她穿戴的衣飾，安排所有合同，安連張支票都不必自己簽字。

墜台重傷 表現敬業

五年前，安在表演時由二十二英尺高的舞台上失足跌下，醫生說她恐怕再無法走路了，但安顯示出了無比的勇氣和敬業精神。十星期後，安再度在賭城一展才華，兩千名觀眾爲她的勇氣和歌舞喝采！

雖然外表看來沒什麼疤痕，但安在近日一趟與羅傑共赴紐約的旅途中，曾向人談起了那一陣子她的苦楚。

成功背後 幾許辛酸

安說：「剛從醫院回家時，父親又去世了，我面臨一連串惡夢，每一次別人用不對勁眼光看我時，我就哭上一夜，甚至還打算半年內不再登台。」

「隨後，我連受了心理治療，心理稍爲好一點，但仍然緊張、神經質、情形不穩、雙手發抖，甚至脖子疼得不能歪過頭看左肩膀，頸肌肉受傷不輕。我儘量控制自己不要抱怨，要心存感謝之心。」

這次意外發生之後，安覺得自己表演時反而更能放得開了。

童年時，安由故鄉瑞典移居美國，生疏的環境加上言語不通使她飽受奚落，只好拚命努力讀書、表現，以證明自己的能力絕不比人差一等。走上演藝事業後，更戰戰兢兢唯恐出一個差錯。

影評苛評 引爲痛事

可惜她早年拍了那些膚淺的賣弄肉體的電影，使影評人對她不屑一顧，即使她改變方針，眞正以藝取勝後，影評人對她惡劣的印象還一時難以改變。他們說她物美價廉，才能缺乏，沒有大腦，不比娼妓高明多少，除了賣弄身體外什麼也不會。

安檢討的說：「我想我是該挨那些罵的，眞不該去拍那些如『Pussy cat』『Kittenwith A Whip and Tiger』之類的低級片子，我想忘掉那些日子。」

苦盡甘來 實至如歸

六年前她被提名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時，許多影評人還鳴鼓而攻，直到兩年前，她再在「湯米獎」中被提名時，人們才開始承認安的才藝出眾，演技精湛。

另一名朋友說：「坦白地講，他們夫婦是相互依賴、需要的。安沒有羅傑的能幹經營，也不會有今天這麼成功的事業。他們的婚姻是影城最牢靠的」（取材自華盛頓明星報）



一九六七年安與羅傑在拉斯維加斯的婚禮上。

安瑪嘉烈

跳出「性感小貓」的窠臼

尹靜心

安瑪嘉烈在六十年代拍了不少賣弄性感，毫無深度的片子。但今天她已跳出「性感小貓」窠臼，成為一位年收入高達五百萬美元，色藝雙絕的成功演員。她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歸功於她牢固的婚姻。

許多影評人一直無法認為安．瑪嘉烈是名正正派派的演員，因為她在六〇年代拍了不少賣弄性感、毫無深度的片子。

脫胎換骨 色藝雙絕

但是今天，安已經跳出了「性感小貓」的窠臼，成為一位年收入高達五百萬美元，色藝雙絕的成功演員。



性偶像時期的安瑪嘉烈，勁道十足。

一年中至少有四個月，安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登台獻藝，即使是影后芭芭拉．史翠珊和莉莎．明妮莉也搶不了她的風頭。

安．瑪嘉烈的身邊，永遠伴着她的一定是她的丈夫羅傑．史密斯，這位當年「影城疑雲」片集男主角之一的丈夫兼經理人，不但陪他排演、登台、購物，還負責替她安排演出的合同。

女外男內 相得益彰

一位他們夫婦的朋友告訴明星報：「羅傑使安全然改變了。她負責賺錢之外，其他事全歸羅傑處理，連她買件衣服也由他做主。或許安不以為忤吧！他們兩人感情極好。」

十年前，紅小生羅傑．史密斯和安締結鴛盟，旋即放棄了自己炫耀的演藝生涯。他也耳聞別人批評他操縱安的一切。

羅傑說：「我知道別人說我獨裁，也有人替我中斷的演藝事業感到可惜。我了解要再演戲是很有趣的，但希望在安離開電影圈後，和他合演百老匯的舞台劇。至於目前，我要擁有自己事業，又要顧及安的表演是不可能的。」

形影不離 自得其樂

十年前，安和羅傑邂逅，兩人一見傾心，從此誓死永不分離。

四十四歲的羅傑說，和安時時廝守在一起，比達成他自小就懷抱的演員夢更重要。

目前，他們住在七年前買下的，價值三十五萬美元的豪華住宅中，黑色的大鐵門，長長的車道直通向那佔地十英畝的安樂居。

在忙碌的旅行表演外，安和羅傑回到家中就很少外出，一位朋友說：他們來往的朋友並不多，似乎只要兩人如影隨形就夠了。

「安有時好像有點害怕羅傑，但羅傑對他極好。她在婚後，整個人都變了，但這也許是安維繫婚姻的方法。」



安瑪嘉烈與老公在紐約逛街買衣服。

為美担任反間諜工作

他有時奉聯邦調查局之命，出差到國外去。例如，他曾於一九七一年到過加拿大，一九七二年到過歐洲，而都沒有出過什麼差錯。控制夏德林之之間活動達十年之久的聯邦調查局人員吳恬說：我認為他絕對可靠，而且完全站在我們這一邊。」

他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銜命前往維也納。他告訴他的太太要一齊去滑雪。他於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和兩名蘇聯國家安全局人員會談時，進行順利。

也許因俄國人告訴他，謂他將被提升為安全局的上校，所以，他顯得躁急起來了。他知道蘇聯國家安全局都對某些顯赫的人物如此陞遷，以爭取其信任。為回到維也納「布里斯托」大飯店時，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曾聽取他的任務完成後之簡報。

其後他把那兩位蘇聯國家安全局人員的姓名告訴了他太太，並要他把那兩個蘇諜的姓名記下來。她回憶說，顯然夏德林已聽過或推測到某些足以令他關切的事了。

前年底在維也納失蹤

中央情報局駐維也納情報站代理站長會取消所有工作人員的休假，並計劃要給予夏德林保護性的監視。他說，「我們可以把工作人員布置在街上或汽車上。」可是，後來又因要避免讓蘇聯方面懷疑夏德林是一名美國間諜，而取消計劃中的監視。在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夏德林失蹤了。夏德林太太電告中央情報局駐維也納調查站，報告她的丈夫前往會晤蘇聯國家安全局人員，而迄未回來。從那一天晚上起，她再沒有看過他了，而她把丈夫的失蹤歸咎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疏忽。

美政府顯然無能為力

有些情報專家同情夏德林太太的指責。去年退休的前國防情報局局長葛理翰中將就說過：「如果美國方面派員加以直接的監視，我不相信這件事情會發生。」當夏德林可能被蘇聯綁架而去的消息傳出之後，有關機構力謀掩飾。國家安全會議的海蘭德於嗣後數星期會告訴一位訪客說，「很多機構涉及此案，而它們都在推卸責任。」基辛格國務卿會和蘇駐美大使杜布甯討論過夏德林失蹤問題，但是杜布甯說他的政府對此毫無所悉。

家屬求助於東德律師

夏德林太太因官方無能為力，乃於去年初，聘請三十六歲的律師柯巴金代為奔走。不到一個月，柯巴金就透過東德律師伏哲爾，開闢了一條通往莫斯科的非正式途徑，伏哲爾是共產集團和非共世界之間交換間諜及政治犯的秘密掮客。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駕駛U二型高空偵察機在蘇境被俘的美國空軍上尉鮑維爾，就是在伏哲爾的安排上，由美國釋放蘇諜亞貝爾以交換蘇聯釋放鮑維爾。

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柯巴金一份美國盟邦手中的共黨政治與間諜名單。他携席這一份名單前往東柏林和伏哲爾會談。伏哲爾在名單中挑選了智利手中的蒙特斯與西德手中的吉勞姆兩人，前者是政智利共黨頭目之一，後者則是發生於一九七五年的西德總理布蘭德辦公室間諜案的主嫌犯。

在東柏林談判未獲結果

阿巴金獲悉福特政府願意考慮以吉勞姆向蘇聯換回夏德林。不過福特政府的官員却認為吉勞姆的重要性比夏德林為高，如果美國逼西德政府釋放吉勞姆，則勢必為西德政府帶來嚴重的政治影響。

上月間，卡達政府又在動腦筋，想要以蒙特斯交換夏德林。

這件事不是由美國高階層人士向智利當局提出請求，而是交由一名國務院的司長級人員去交涉。智利當局的答覆是否定的。智利反而建議以蒙特斯交換東德境內的十一名政治犯。

柯巴金指出，「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的政策是不願付出重大的代價，來贖回夏德林。美國政府的估計似乎是救回夏德林的機會很渺茫，所以白宮不願為了夏德林而欠下友邦的人情債。」

卡達政府續謀營救行動

在過去幾天當中，美國官員向夏德林太太保證，他們正在竭力營救她的丈夫。但是由於高階層人士數月來一盾沒有甚麼作為，使她不能加以信賴。他說，我對他們的努力，沒有信心。」

的確，美國政府甚至於未曾要求蘇聯准許美國官員探視夏德林，以交換蘇聯官員之探視投奔美國的俄人。去年，當蘇聯空軍中尉貝林科駕駛一架米格二十五型飛機到日本，然後請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時，美國政府讓蘇聯人員會晤了貝林科。但是美國沒有要求任何的互惠，甚至於連要求蘇聯確定夏德林是否還活着都沒有。

去年錯過一次大好機會

去年秋天另一位蘇聯空軍扎西莫夫從蘇聯逃往伊朗，他也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伊朗當局禁止其和外界接觸，暗示伊朗有意為了一些政治上的好處而遣返那名飛行員。華盛頓錯過了這次機會，沒有在事前爭取以這個駕駛員換回夏德林，直到伊國王宣布有意遣回扎西莫夫，才動這種腦筋。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伊朗要遣返那位蘇聯駕駛員的前夕，美國駐德黑蘭大使赫姆才晉見巴勒維國王，請求扣留蘇聯機員以便交換夏德林的釋放，可是，赫姆斯大使的努力未能成功，而華盛頓高階層也沒有試試看。

國務院發言人荷丁卡特說，美國仍要繼續努力，以營救夏德林。他說，「我們假定他仍活着，不過坦白說，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否還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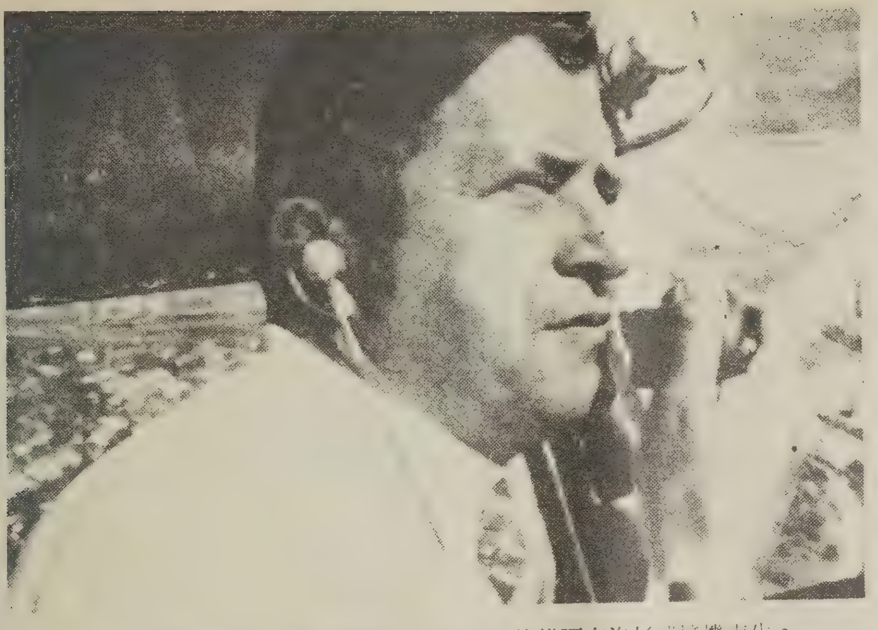
國務院承認有私下接洽

荷了卡特說，美國政府為他做了各種的努力，並表示了它對夏德林命運的關切。但是他拒不詳細說明美國的努力的怎麼一向事，荷丁卡特說，「我們不願公開討論我們私下的接洽，因為我們相信公開說明私下的接洽，無補於夏德林的釋回美。」他又說：「像這種案件都很敏感的，而且都會拖延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譯自七月十四日華爾街日報）

美蘇反間諜失踪內幕

陳獨塵譯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一位秘密爲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的俄裔美人，應約前往維也納「佛提夫基爾齊」大教堂的台階，和兩名蘇聯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柯茲洛夫與庫里雷夫兩人會晤。這是他出現在自由樂土的最後一次，從此之後，他就失蹤了。



一九六〇年駕駛U二間諜機撞落蘇聯的機師鮑維爾在洛杉磯墜機喪生。

美認爲他是被蘇架綁

這位美國人叫做夏德林，有關當局對他的離奇失蹤既沒有宣揚，也沒有公開承認過。雖然美國方面相信，他被蘇聯特工綁架去了，可是，蘇聯是不會加以承認的。美國官方並不急於透露對夏德林在事前保護不週，而且在事後也未竭力以營救的實情。

夏德林的命運可能即將變成一項棘手的政治問題。雖然美國國務院堅持它正在竭力探詢他是否還活着，若是則爭取其獲釋，可是，他在美國情報界的友好們，則基於某種理由，而耽心美國會遺棄他。

如今，夏德林的一些朋友開始談到一些美國政府有口無心的營救努力，並透露其細節。他們認爲美國政府的竭力營救那些冒着生命危險，在爲美國工作的國民之義務，尤其是一個標榜促使外國尊重人權的政府爲然。

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

福特總統在去年十二月曾致函蘇聯頭子布里茲尼夫，請惠予釋放夏德林，福特並在離職前夕，在白宮接見過夏德林的妻子布蘭卡女士，但是，基於全球外交的理由，福特政府決定不賣力營救夏德林。

今年元月間，已離任的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希，曾向卡達簡報夏德林一案，而今按辦此案的乃是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原先是蘇聯海軍艦長

由於最高階層對於夏德林失蹤案這麼重視，可見夏德林決不是一名普通的間諜。他原是蘇聯海軍的一名艦長，而於一九五九年逃往美國。曾參加調查夏德林變節投美一案達數個月之久的已退役艦長德威爾說，當時夏德林曾帶來很多有關蘇聯軍事發展的寶貴情報。另一位曾在海軍情報室工作的文職人員豪威也說：「由於夏德林帶來的情報極具價值，我們的政府不懷疑他是蘇聯的間諜。」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伊斯蘭參議員應中央情報局之請求，協助通過一項特別立法，授予這位曾是共產黨員的夏德林以美國公民身份。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並請他作證，說明蘇聯對外擴張，對內高壓。當時他曾用他的俄國名字尼古拉在該委員會作證，他在變節歸順美國之後，才改名夏德林。

十七年前奔自由抵美

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他開始受聘爲美國防情報局蘇聯海軍資料的分析員，夏德林的上司說他是一位優秀的工作人員，他也曾在海戰學院任教過一年。蘇聯當局對於夏德林的變節投美，極爲憤怒，並以叛逆罪名，加以缺席裁判，而將他判處死刑。

雖然如此，夏德林仍於一九六六年左右答應美國方面的請求，而在聯邦調查局的指揮下客串一名反間人員，他冒着重大的危險，假製他有意回到蘇聯，而佯與蘇聯國家安全局合作，並把中央情報局供給的「軍事機密」洩露給俄國人。



的「十八担乾茶，八斗老米」差不多。一年多阿，不要說吃，就是數也把它數光了。不過，飲水思源，我不能不感激嚴俊，因為沒有他的磨練，我還沒有今天。

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雖然後來「翠翠」不愛「爺爺」了，但是我愛「爺爺」，因為「吾愛吾師」，所以，我奶奶常常誇我：「好孩子」。

林黛心地忠厚，對人熱心誠懇，一點沒有大明星的架子，可惜性子太火爆，時時發脾氣，但是在拍「翠翠」時，她發脾氣的對象只有「爺爺」一個人，我看得太多了，因為他們兩位臉紅脖子粗的時候，我都在場，嚴二爺勤儉起家，所以一分一毫都算得很清楚，林黛也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為了「你的」、「我的」，經常吵架，譬如林黛買了一部「摩利士」牌小汽車，嚴二爺經常搭個便車甚麼的。反正一個人也是坐，兩個人也是坐麽！他沒想到林黛心裏可不高興。她會如此地說過：

嚴俊林黛常為錢爭吵

「我花錢買的車子，為甚麼你白坐？」

「誰說你買的？車是我代你付錢買的。」

「可是你在我酬勞裏分期扣了不說，每天五元的飯錢，你還扣了當利錢，白貸的嗎？」

「你跟銀行貸欵，白貸的嗎？」

「那你坐在我的車子裏，也不能白坐，最低限度也得要替我加油！」

「加油？美得你，還加醋呢！」於是嚴二爺一氣之下，買了輛車，不過是兩個輪子的——「單車」，自己騎，哼，你想搭便車，坐在屁股後面抱住我，否則，哼，談都不要談了。

打麻將兩人鬧得最兇

為了「打麻將」，兩個人吵得最多，嚴二爺坐上家，林黛不要想吃到一張牌，林黛坐上家，想吃張牌，嚴二爺就「碰」，有一次氣得林黛無名火起三丈，跑到九龍秀竹園道嚴俊的家裏，拿起剪刀，怒目橫視，嚴二爺當時就矮了半截兒，通一聲跪倒地上，聲淚俱下，苦苦哀求，林黛正在氣頭上，說出大天來也不成，打開櫃門，用剪刀剪了嚴俊六套西裝。

嚴俊六套西裝被剪破

我當時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確是聰明人辦的聰明事，只見她左手把六雙袖子拉在一齊，右手剪起刀落，「卡卡」兩聲，每件西裝的袖子上都是一個三角洞，嚴二爺忍氣吞聲，哭笑不得，我當時幽了他一默，我問他：「祖宗可曾故去？」他說：「死了多年啦，問他幹麽？」我說：「那好辦，你在袖子上掛一條小黑布，把洞眼兒給遮住，有人問起你，就說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替祖宗帶孝，不就行了。」他狠狠的給了我一拳，把氣全出在我身上。

林黛是自殺死的，據我知道，她前後自殺了三次，第一次是為了跟嚴俊賭氣，因為那時候報紙上的花邊新聞多數稱她為「紙上明星」。所以，她天天纏着嚴俊開戲。

林黛一共自殺了三次

嚴俊為了她轉入了永華公司，本來第一部「巫山盟」是林黛主演的，不知怎的換了李麗華，在林黛大哭大鬧之餘，嚴俊不得不設法敷衍一下，剛巧當時我正在九龍太子道的影城酒店，替謝家驊的哥哥謝家駒寫「千里公司」的創業鉅獻「偸龍轉鳳」，嚴俊跟我住同一樓，問起我在幹麽，我告訴了他，他即刻叫我替他寫一部叫「龍女」的劇本。之後，每天他都陪林黛來看我，證明眞的是要給她開戲了，並且說兩個禮拜之後一定開，可是劇本寫好，交給李祖永先生看過之後，就石沉大海了，沒有了下文。於是，林黛第一次自殺了，還好有驚無險，出院之後，我說以後萬萬使不得，可一而不可再，旁邊的嚴二爺偸偸地告訴我：「這是第二次了。」萬沒想到還有第三次，事不過三，一代巨星終於長眠黃土堆中。

林黛生前拍了幾十部戲，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跟我合作的，雖然，亞洲影展不被人們所重視，但連任四屆亞洲影后，也是得來非易，林黛是眞正的大明星。無須自我宣傳，我知道，當時的電影雜誌和一般的娛樂刊物要登林黛的封面，是要給林黛酬勞的，除了林黛，當時其他的女明星也是一樣，不像現在，想在報紙上登點消息，要請編者們飲茶，登張封面，就更不必說了，不僅要自己出錢，有時還要出點別的東西，所以，我說林黛是鶴立鷄羣，壓倒羣芳的。

外婆最疼愛她

一代星沉，銀壇光輝盡斂，在林黛的親戚、朋友以及東南亞各地的影迷都在哀痛、惋惜的時候，只有一個最痛愛林黛的人被蒙在鼓裏，那就是當時住在台北的她的八十多歲的外婆，月如（林黛）是她的心肝兒，是她的寶貝兒，老人家不認識字，可是每天看報紙，因為她認得出外孫女兒的照片，看見照片也就笑得見牙不見眼，問家裏的人們寫些甚麽？家裏的人們會告訴她：「是影評，說月如的新片子甚麽演得好！」或者說：「是宣傳稿，月如又開拍甚麽新戲啦！」要是有甚麽關于林黛好笑的花邊新聞，她的親人們會一字不漏的念給她聽。老人家會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眼淚直流。（上）

我與林黛

李翰祥

廿七年前，我還一邊從事電影美術工作，一邊拍特約戲的時候，有很多機會看明星，也經常對着明星的照片畫廣告，看來看去，所有女明星的照片都沒有掛在九龍加連威老道，沙龍照像館樓下裏的那張大眼妹很漂亮，照片上梳的是當時最流行，奧黛莉赫本式的短髮，圓圓的臉，兩隻大而有神的眼睛，咀角上翹，笑得好不迷人。每次走過，我都站在窗櫥前看好半天，心裏想，這麼好的明星材料，爲甚麼不拍電影？是誰呢？住在那兒？有一次，冒着最大的勇氣，跑到二樓的沙龍問了問，櫃枱上的小姐，看見我冒冒失失鬼鬼祟祟的德行，以爲我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呢，朝我笑了笑，把頭搖得跟貨郎鼓似的，不過答得倒十分客氣，細聲細語，簡單明瞭的兩個字——「不知」。

一張吸引人的照片

下了樓，再朝照片望了望，愈看愈順眼，眞的，這小妞要是拍了電影，一定鶴立鷄羣，壓倒羣芳。有一天拍戲的時候，洪波和我跟姜南、劉恩甲聊天，說是要搞台話劇，有老板投資，找白光演「孔雀膽」，我們都以爲吹牛，因爲當時的白光大紅大紫，她一個人的「包銀」就「海」了去了，沒想到後來他眞搞成了，男主角忘了是誰，也忘了我自己在劇中演個甚麼，當然大不了只是跑跑龍套而已，跟我們一塊兒排戲的都是些電影圈的熟朋友，其中只有一個是長得比較清秀脫俗的女孩子，名字叫做靳麗如的，以前沒見過。

陪友排戲登上銀幕

第二天有個穿着粉紅色小白花兒旗袍的小妞兒，跟她一起來看排戲。她們一進門，所有在場的演員，包括白光在內，都覺得眼睛驀地一亮，大家都不免多看上兩眼，尤其是我，覺得好面熟！一時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直到靳麗如替我們介紹，才知道是她的表姐程月如，也使我想到程月如就是沙龍櫥窗裏的那張照片，但是沒想到的是，她後來眞的拍了電影，更沒想到她的第一部電影是由我改編的劇本，是由我喊的第一聲「開麥拉」（也是我投入影界以來的第一聲「開麥拉」），那部電影叫作「翠翠」，她就是鶴立鷄羣，壓倒羣芳的程月如——林黛。

主演首部影片翠翠

我說「翠翠」由我喊「開麥拉」，由我改寫劇本，可是我並不是導演，也不是編劇，我只是「翠翠」的副導演而已，不過由于當時的正導演嚴俊太忙了，既導且演，大小通吃，既演「翠翠」的爺爺，又演「翠翠」的愛人，私底下又忙着跟「翠翠」談戀愛，又忙着買股票，忙着存錢……所以把改劇本哪，分鏡頭阿，看佈景阿，陳設道具阿……等等的小事情，通通交卸給我這個副導演做。



嚴俊演爺爺的時候，因爲粘鬍子的關係，所以火氣來得甚大，動不動就吹鬍子瞪眼，一聲「國罵」，全場鴉雀無聲，我當然也不敢言語，不過心裏在想：「你忙我也不閒哪」。當時我覺得既窩囊，又可憐，因爲嚴俊忙，忙得既有名且有利，比「翠翠」的爺爺還像。我忙，忙得像個孫子，孫子就是孫子，甚麼也落不着，不信請看「翠翠」上演時的廣告詞句——

飲水思源感激嚴俊

「輝煌鉅著」的是永華公司。

「嘔心瀝血」的編導是嚴俊。

其實，廣告以外的詞句應該是：「暈頭轉向，一身臭汗」的是我——李翰祥。酬勞嗎，說起來好可憐，港幣五百大元，跟平劇裏薛平貴留給王寶釧

西方金瓶梅奇書輪舞

男性情慾・女性渴望

「輪舞」(原名REICEN)是德國作家阿圖滋・蕭尼滋拉晚年所寫的一本書，曾被譽爲「德國的莫泊桑」。這本書描寫了男女偶然的結合與離散，其中對話巧妙的包含了蕭尼滋拉自稱所謂「獨得的虛無感與夢的交錯」。也就是說，輪舞所描寫是男性高度的情慾及女性的渴望，最後得到了滿足，因而分手……。

男女登場・作性結合

「輪舞」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戲曲共分十幕，每幕只有一對男女登場，作性的結合後，立即分離，十幕的內容如下：

第一幕：暗娼與兵士。第二幕：兵士與婢女。第三幕：婢女與青年男子。第四幕：青年男子與少婦。第五幕：少婦和她的丈夫。第六幕：丈夫與少女。第七幕：少女與小說家。第八幕：小說家與女伶。第九幕女伶與伯爵。第十幕：伯爵與暗娼。（到這裏便和第一幕銜接）。大約這就是「輪舞」的來由。

小院上演　震動歐洲

輪舞最初搬上舞台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柏林一間小戲院上演本劇，震動了整個歐洲，有人不遠千里，從英法比荷瑞士等國來觀賞，弄得戲院都快要擠破了。

觀眾以青年男女居多，而且且是一二再二三的買票入場。他們之所以熱衷於「輪舞」，可能並不是爲了戲的內容，而是爲在當時德國乃戰敗國，社會道德水準減低，人們在精神上愛追求刺激吧？

「輪舞」所造成的旋風，馬上被當時一個叫做「矯正風氣會」的女青年團體發起反對上演的運動。並因此而致使警方下令禁止輪舞上演，並在法庭起訴：戲院的經理、和該劇的演員，說他們有猥褻罪嫌。

法庭判定　並非淫褻

在起訴開審時，爲了檢察上的需要，還特別將原劇公演了一次，當時被告的辯護是曾任內政部長的海尼律師；鑑定人則是文藝作家、學者。他們都倡導學術自由，支持被告無罪。因此和那些指責「輪舞」爲不道德作品的證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辯。經過六次的審判、訊問，法庭判定輪舞並非淫褻，所控罪名撤消。雖然如此，輪舞一劇後來受到勸告，不再上演了。沒看過的人只好嘆息緣慳一面下。「輪舞」在德國的審判風波，不下於「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在英國的官司盛况，只是香港方面恐怕一直不會有人看過這本書。

李凱詩譯

地方分權冒升

鄧小平復出後，若干國際人士認爲，北平雖出現「三頭馬車」却可使其政權增加曳引力而得以趨於穩實。

事實上，中共權力的再分配，非但不能強化其上層結構，且使地方割據局面愈趨明顯。西德法蘭克福廣訊報記者巴格曼，最近曾就此提出頗有深度的看法。

巴格曼在一項分析報導中指出：中國大陸已由「中央集權走向地方分權」；他說：「較大程度的自治與較大的行政單位，使中共官僚組織得以帶動與支持中共的發展。華國鋒的領導，似正回復大陸在大躍進以前的基本分權政策路綫。當時，中共把大陸分爲六大地區，這個制度直到一九五四年後才廢止。」他接着指出，「這種分權可能意味中國大陸政治權力結構的一項轉變，尤其分權趨勢不僅在行政事務，且在經濟計劃甚至戰畧與軍事問題上也有逐漸增長之勢時，情形更是如此。」

廿八年前中共全面叛亂得逞時，曾建立東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等大行政區，在「各野戰軍司令員」統轄之下，實行軍事管制，遂出現軍頭各據一方的形態。毛恐他們尾大不掉，迅即調往北平任職，以解除其兵權，並撤銷上述建制，改設「十大軍區」，但各「野」派系已告形成，割據之勢仍然存在。林彪被整肅後，毛雖再採削藩手段，調動「十大軍區司令員」，僅是互相搬位，却不敢派人按替。華國鋒竄升後，這些軍頭更氣焰高張，久駐廣州的許世友，且因支持鄧小平而公開與北平相對抗。

現在，鄧雖恢復原職，北平當權派仍須繼續安撫地方軍事實力派，給他們以控制轄區的更多權力，近來大陸消息顯示，地方黨務機構似已恢復廿多年前由六個分「局」就領導各省市的狀態，即是明顯的跡象。至於中共「國防部長」仍由衰老多病的葉劍英掛名，繼任人選迄未決定，又顯示地方軍頭爭奪此項位職而無法擺平。

由「中央集權走向地方分權」的趨勢，即是中共從大混亂轉變爲大分裂的信號。因爲當前地方勢力抬頭的情勢，與「大行政區」的情況不同。當時毛爲鼓勵軍頭攻城掠地，打到那裏，即把那塊地方交給他們，事後又因毛獨裁地位日趨鞏固，迅即削除「野戰軍司令員」的兵權，而無人敢於反抗。現在，華國鋒只有多方安撫軍區頭目，藉以保持其「黨主席」的地位；再就受到部份「大軍區司令員」支持的鄧小平而言，愈是「地方分權」，即愈能增加他的政治資本，以與華國鋒分庭對抗，再伺機取而代之。而這一結果，表面上似可減緩北平面臨的反對勢力，實際上則是中共政權飲鴆止渴，則是華國鋒埋了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

余秋人

彭眞的左右手劉仁

最近彭眞親信鄭天翔已回朝當權，復出担任北平市革委會副主任，鄭天翔的拍檔劉仁（當時北平市委頭頭排名爲彭眞、劉仁、鄭天翔、萬里）也可能復出。

劉仁是中共「白區的黨」中最出色的人員之一，長辛店鐵路工人出身，加入共黨很早，一直在華北從事地下活動，劉少奇和彭眞都非帶賞識他。平、津淪陷之前，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敵軍工作部部長」，兼中共「北平地下工作委員會書記」，卽華北區共黨的總頭目。傳作義投共後，發現自己的切近左右許多都是共黨，那便是劉仁一手佈置的。北平淪陷之後，中共大事慶祝，在「評功」時，有說傅作義是被林彪的兵逼降的，有說是被劉仁的陰謀詭計誘降的，兩者既可相提並論，足見劉仁苗頭之大。

彭眞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時，因爲尙兼有「人大常會第一副委員長」等一大堆職務，北平市的中共黨、政實權，實際上是操在劉仁手中，他秉承劉少奇、彭眞的意旨，把中共北平市委經營成了一個毛澤東所不能過問的「獨立王國」，毛澤東在痛恨之餘，指責彭眞、劉仁的「北京市委」，是「針挿不進，水潑不透」的，這話倒不無因。

劉少奇一系無疑是要將北平市攪成一個反毛的堅強據點，這件事的實際運籌人，便是劉仁。當鄧拓在「人民日報總編輯」任上被毛點名「罷官」後，劉仁趕緊建議彭眞，把中共全黨中最優秀的一枝筆，拉進「北京市委」來。彭眞遂將鄧拓派爲「北京市委書記」，從此便形成了所謂「三家村集團」，用雜文等形式，不斷打擊毛澤東的要害。

毛被弄得灰頭土臉好幾年，他甚至不敢呆在北平，因此他心裏不免恨得要死，因此他的「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目標就是彭眞的「北京市委」。毛在政治上沒有攪垮他們的辦法，便用林彪的兵來對付這些「秀才」。一九六六年六月，林彪奉毛之命，派共軍「卅八軍」進入北平城，二話沒說，便將彭眞、劉仁等抓起來，並查封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委員會」。

劉仁被揪鬥，整得死去活來，然後跟許多被打爲「牛鬼蛇神」的中共高級幹部，一同被送到一個取名「反修堡」的集中營裏監禁起來。到了這裏面，這些平日養尊處優的共幹被驅策着做苦工，誰不做便施以更殘酷的處罰，極少有人敢於抗拒。但劉仁這個攪地下工作出身的，另有一套，他推說年紀老了，身體有病，任憑看管的「紅衞兵」怎樣狠，他連床都不起，更不要說「勞動」。在他的帶頭下，許多老共幹比照辦理。

鄉土文學的今昔

前幾年，意識流作品風行一時，幾乎所有的散文、小說都偏向一個調調，到了目前，意識流之風業已掠過，鄉土文學又代之而起。

在鄉土文學潮流中，民俗歌畫都被拉出來熱鬧一陣，一些擱筆很久的作家作品也都重新出現，而不少年輕富有潛力的後起之秀益加刻意描寫風土人情，有人認爲這種趨向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皆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任何民族皆有其不同的風俗習慣，人們的生活莫不受其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的影响，文學的作品既然根自生活，則作家們從本鄉本土去發掘創造屬於自己的作品，自然是很可信賴的一條路。

意識流也罷，鄉土文學也罷，其實都不始自今日，早在幾十年前就有。抗戰前後，所謂鄉土文學，卽曾盛行一時；可嘆的是，當時左翼文人爲共黨利用，鄉土文學也就成了統戰手法。如端木蕻良、蕭軍（寫東北）、姚雪垠（寫河南）等人的小說，艾青、臧克家等人的詩，在布局、人物安排上，在字裏行間都蓄意製造仇恨，鄉土文學受了仇恨的污染，自然也就失去眞實的意義。

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必忠於生活，忠於情感，忠於自己的良知，否則作品意識歪曲，價値也隨之喪失。作家在這方面有相當把握，若干作品，都很忠實的描寫鄉土，反映生活；年輕一輩一些作品也是極好的鄉土文學；無論是人物的描寫，生活背景的交代，故事的發展，主題的托出，無不鮮明生動。卽最近在報章雜誌上讀的鄉土作品，亦多有可觀。若要說有什麼缺失，恐怕就是取材的範圍較爲狹隘了。就瀏覽印象，好像大多取材於鄉土及一些下層社會，小說中的人物開口常不離三字經，動輒就是：「操你娘！」或是：「你娘的！」我們承認確有這樣人物，亦當忠實地描寫鄉土人物以及他們言行乃至口頭禪；但是，我們也相信，可資描寫的鄉土人物很多，角度也很廣！

從較廣的角度看，凡是屬於我們生活中的人與事，都可成爲鄉土文學的題材，如巴爾札克筆下的高老頭，屠格湼夫筆下的羅亭，羅蒂筆下的菊子夫人，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賈寶玉……都是屬於某一地點、某一時期的人物典型，這些作品的故事也各各反映了某一獨特的風土生活，都可算是鄉土文學。再加多少年前，曾聽到已故劇作家劉非烈的一個廣播劇，描寫一位北方人與一位本地老先生比鄰而居的趣事，對於人物性格、故事氣氛都把握得極好，實在那也是很上乘的鄉土文學。因此，我們可以說，凡是忠實，有深度、掘自生活的作品都必具有鄉土色彩與獨特的民族風格，都是鄉土文學。鄉土文學背景



東協五國元首左起：新加坡李光耀、印尼蘇哈圖、馬來西亞胡仙翁、菲律賓馬可斯、泰國他寧。

上述這些情況的改變，使得東協當初所標榜以經濟為主的目標，不可避免地加上了政治的比重。

經濟轉為政治團體

東協在這十年間已從純粹的社會經濟組織轉變成一個也具有政治特性的團體，而且，目前還有在討論它是否會慢慢發展成一個在軍事上也共同合作的反共集團。

去年，在印尼舉行的第一屆東協高峯會議中，花在討論政治問題的時間遠比商談經濟事項為多，而先前幾屆部長會議則早已呈現了這種趨勢。此外，東協會員國在聯合國、不結盟國家會議、回教國家會議及其他的會議中，對重要的政治問題均採取一致的立場。

避免成一軍事聯盟

但是，關於在軍事上發展共同合作的想法，屢次會議並未予以鄭重討論，若干東協官員不但拒絕這種建議，而且還甚表憤怒。他們指出東協對越南、寮國及高棉仍舊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即證明他們不打算讓東協成為一個反共集團。馬來西亞外長芮紹了恩、印尼外長馬立克及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均堅決表示，東協不是一項軍事公約，而也絕不會成為一個軍事聯盟。

然而，東協會員國，包括泰國及新加坡在內，並不認為他們之間的雙邊軍事安排有任何不妥之處。

泰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剿共協定已有十二年的歷史，而且馬來西亞目前已派了八千餘部隊進入泰國南境，與泰國聯合進行清剿共黨游擊隊的攻勢。

印尼與馬來西亞也訂有一項沿婆羅洲共同邊界剿共的協定，最近，他們兩國部隊武器的可能性問題。此外，東協會員國曾經而且也計劃於未來在雙邊基礎上實施聯合軍事演習。

這些軍事合作措施雖然為東協所贊同，但都是雙邊性質，而未來由雙邊協定發展成多邊聯盟的可能性也極小，因為這無助於東南亞國家的安全。

一般認為，想要穩定東南亞，使之成為一個自由和平的地區，祗有積極從事經濟開發，提高東南亞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是美國在其對亞洲政策聲明中所強調的，東協最有影響力的領袖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更如此主張，而日本也已同意提供援助欵項。

東協人力與資源

泰國 面積：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平方英里。

人口：四千一百二十八萬人。

資源：泰以農立國，稻禾為主要產品，有「亞洲米倉」之稱。其他重要農產品為蔗糖、椰子、棉花、烟草、玉蜀黍等。泰礦藏甚豐，錫礦產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礦產有鐵、錳、鎢、銻、天然氣等。

印尼 面積：七十三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平方英里。

人口：一億兩千七百萬人。

資源：印尼資源豐富，礦產以錫、石油、煤為主，其他如鐵礬土、錳、銅、鎳、金、銀等儲量亦豐。農產品以稻米、玉蜀黍、花生、大豆、烟草、咖啡、橡膠、金鷄納樹、胡椒、木棉、椰子果、棕櫚油、蔗糖與靛青等為主。印尼石油產量居世界第十三位，木材亦為主要輸出品。

馬來西亞面積：十二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平方英里。

人口：一千一百九十三萬人。

資源：主要產品為橡膠、錫、木材、鐵礦、棕櫚油及椰子乾核。其他農產品為稻米、椰子果、蔗糖、胡椒、樟腦等。

菲律賓面積：十一萬五千七百零七平方英里。

人口：四千二百七十六萬人。

資源：菲律賓木材種類甚多，產量豐富，礦產有金、銀、石膏、水銀、磷酸鹽、鋅、鎳、銅、鐵、煤、錳等。主要農產品為馬尼洪麻、椰子乾核、蔗糖、稻米、烟草及鳳梨等。

新加坡面積：二百二十六平方英里。

人口：二百二十五萬人。

東協組織的轉變

錢希川

東協組織原是基於經濟目的，成爲亞洲的共同市場，但由於印支半島的相繼陷共，使其改變初衷。在東協內部，會員國雖言及避免軍事同盟，但軍事上的雙邊合作早已開始，如泰馬聯合剿共。對外方面，東協雖然强調「中立」，但種種跡象顯示，東南亞國家對於外來的共黨威脅，日漸感到不安。

澳洲經援東協

澳洲總理傅利沙及東南亞國家協會的首腦經兩小時的會談後，發表一項聯合公報說：澳洲將採取一連串的措施以增強澳洲對東協發展的援助。

該等措施包括以下各項：

一、重新撥欵一千萬澳元支持「東協——澳洲經濟合作計劃」。

二、承諾支持互相同意的東協地區的工業計劃。

三、決定把澳洲現行對東協各國的雙邊援助，由九千萬澳元增至二億五千萬澳元。

四、延長放寬澳洲的援助，使能在東協地區獲得更多的物資和製造本土的機械。

五、澳洲增加參與財政合作的處理。

六、贊助一個東協——澳洲投資研究會。傅利沙歡迎東協國家在東南亞維持和平、安定與繁榮扮演重要的角色。

聯合公報聲稱，東協五國的領袖及傅利沙同意這次歷史性的會議有極大的價值，三十年來澳洲與該五國堅強及友善的聯繫因而更進一步。

亞洲共同市場

東協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八月，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組成。當初成立的目的。本質是一個社會性及經濟性的合作組織，所抱持的宗旨是希望經由社會及經濟的進展促成這個區域的政治穩定。因此，它創立之初，即以歐洲共同市場爲藍圖，寄望本身亦能在相當時期內發展成一個類似歐洲經濟社會的東南亞共同市場。

東南亞地區之引起世人注意，而成爲列强處心積慮之爭奪對象，主要原因除了本區之豐富資源外，東南亞在全球戰略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亦是不容加以忽視的事實。一九六七年制定的東協憲章，僅及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條欵，並未提到政治與安全。這足以說明東協最初成立時揭櫫的特質，經濟合作重於政治的安排。東協成員似乎亦極力避免東協帶有若東南亞公約組織那樣濃厚的集體安全色彩。新加坡外長拉加拉南即曾表示：「東協的長期目標是在東南亞建立一個和平、自由與中立的地區。」對於新會員國的入會，當初若干成員國亦主張維持現狀，限於上述的五國家。

不可否認的，東協這些年來，在經濟合作方面，確實達到了某種預期的效果。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經濟的進展速度，却無法與外來環境的改變，相互配合。東南亞國家雖有豐富的資源，但這些資源並沒有使東南亞國家儘快走向工業化。

骨牌理論下改頭換面

促使東協不得不「改頭換面」的另一因素是東南亞內外環境的變動。其中影響最深的是中南半島越、高、寮的赤化。當越戰告一段落後，「骨牌理論」在東南亞大行其道，東協成員亦有感惶惶不安者，中南半島淪陷後，其產生的主要衝擊，幾可歸納爲三：

（一）中南半島赤色政權的出現，改變了整個東南亞的權力平衡。北越共黨成爲中南半島一個不可忽視的威脅來源。

（二）受到中南半島共黨得勢鼓勵，蘇聯及中共對東南亞加緊滲透活動。

（三）東南亞各國境內共黨叛亂分子的顚覆活動升高，予當地合法政府極大的困擾。

（四）美國逐漸削弱其駐在東南亞的軍事實力，日本有可能以其經濟力量「塡補眞空」。

（五）當初以圍堵共黨擴張爲目標的東約組織已告解體。東南亞目前缺乏一個有軍事嚇阻力的集體安全組織。

紅禍到處血淚成河

秦明

最近又有一批陷身越南的香港居民，在港府的安排下接運返港，其中有一位是筆者至親，談起西貢華僑社會在越共脅迫自殺的人間慘事，其充滿血淚……。

有一位叫佘養家的福建省籍商人，被列入「資產買辦」，是因爲他與殷商李艮臣等合資經營越南首屈一指的「福利餅乾廠」。那是一家頗富盛名、一貫作業的食品公司。共黨來後即被接收。佘某被拘捕後，共軍同時監視他的家人包括妻兒達數月之久，不准他們離開居住房子，完全與外界隔絕。

死得最悲慘的人

佘養家被捕後大概預感未來的日子不好過，即在拘留所服毒自殺，被送入醫院急救，最後還是在該醫院撞牆而死。這事是由一位護士透露出來。據說：佘之屍體是由他的一名前妻兒子收葬，草草了事，但佘氏家中其他人等均不得知，被蒙在鼓裏。直至去年夏天，佘家大小忽然又得通知，說通知他的妻兒，准他們出外活動。有一天，佘家的共軍要他們去看看他們的「父親」。一家大小頓時很是高興，結果共軍的車子把他們送至埋葬佘氏的墓地去，指着那堆黃土說：「你們的爸爸在這裏！」便揚長而去。全家大小呼天搶地，痛哭一大場。共黨捉弄人民，這是個典型的罪惡例證。

西堤一帶經營鷄鴨毛生意最大的要算一名潮籍人上翁信台。這是一名純粹商人。歷年來以經營鷄鴨毛出口賺到不少的錢致富。這種發財途徑實際上是靠克勤克儉而來的。斤對斤，両對両，不是持錢仗勢或敲詐勒索，照理說，這樣做買賣的商人亦被列入「資產買辦」的範圍，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且在拘捕之日，越共地方政權還如臨大敵，派來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對付一名手無寸鐵的人，不僅把那名胆小的商人嚇得魂不附體，甚至連附近街坊的市民亦被驚擾得如臨末日。

後來，共幹把死亡通知送到他家，上寫的死因是翁某懸樑自殺。根據實在情形，翁某之死不是自殺而是被殺。理由是在翁某之頸上及太陽穴上有受傷痕跡，依照判斷，那種傷痕是受了電刑；若果不是故意謀殺，最少是共幹因不諳機件性能而用電過度把人活活電死。

有一位劉姓商人素在西貢經營商業，頗有所成，但是，在堤岸方面知道他的大名者並不多。他在共黨的「打倒資產買辦」浪潮中，是一位被共黨折磨至死且死得最慘的人。據共黨公佈這位姓劉名忠的「資本家」，「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所用得着的罪名他都有一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晚上開始的拘捕行動中，他被送往西貢的黎文悅兵營，財產被充公沒收之外，他在該兵營內被吊起很高，繩子一鬆摔到地上，手骨脚骨都跌斷了，拖了一段時間，不治而死。共黨這樣的「革命」，與謀財害命的土匪行徑又有甚麼分別！

在那次浪潮中被波及的不幸者，即使至今仍能苟延殘喘，也是活受罪。

例如經營「西貢麵粉廠」股份最大的羅忠，他被拘捕後受過甚麼刑罰，不得而知，但據該廠一位職員說：羅某曾被押送回去該廠，共幹命令他親自從倉庫內把他所有的現鈔及其他貴重財物，一蔴包一蔴包地揹上大卡車，被共幹載走。那位目擊者說，羅某年事已屆花甲，跟見他那樣汗流夾背，氣喘如牛，實在可憐，但又無法助其一臂之力，據羅氏的一位親戚說，羅因受刺激過度而吐血，於今是否仍有性命，只有卜問青天了。

血海深仇何時了

有兩位曾爲華僑公立中正醫院效勞的殷商蔡文人、蔡立人，兄弟開設一家「美洲罐頭廠」。由於該廠生產的罐頭爲軍方採用，因此被共黨以「資敵」罪名拘捕，財產被沒收。任過中正醫院董事長的蔡立人，被關進牢裏，又被送回工廠去做苦工，把一包包的貨物從碼頭搬進貨倉，從卡車搬上貨船，他受不了刺激而神經錯亂，在牢裏大笑大哭。這位向來殷實的商人，人緣甚好，但在共黨的尺度上，他却是「資本家」；依此尺度，旅越華人有資格被稱爲「資本家」者將不在少數，遭遇也就可知了。

福建省籍經營大五金最有名的林花湖，共黨對這名商人的迫害，在報紙上所做的文章，長篇累牘，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套公式化的「樣板文字」，把他財富清算精光。其他如做塑膠生意發達的陳克國，在大拘捕的那天晚上，門稍遲開，共幹即自天台破門而入，抓住陳某，毆打一場，性情硬朗的饒克國被「公審」後企圖跳樓自殺，結果沒死，反而折斷腿骨，頭破血流，還要受辱。據最後消息說，他已身亡。另外一位專做洋酒罐頭入口生意的殷商鉅子區永生，此公年已逾古稀，平素不問政治，在商言商，亦被拘捕，關在拘留營一年後獲釋放。他被「公審」過。在拘留營裏摘甕菜過活，菜池水深及腹，每日沉浸其間數小時。共幹對他說：基於「人道」理由如此「優待」他，否則就是上山去「勞動營」三年兩載亦不一定。

殘虐成性的共產黨眞是慘無人道，前面所談雖是掛一漏萬，然亦可略窺全豹，在共黨統治下旅居越南僑胞過的是甚麼生活！

時事評論

港美紡織品新協定

徐達文

極受香港工業界和貿易界注視的港美紡織品新協議，在港府主管當局對協議的主要條欵作出透露後，引起了極大的反應。這種反應充分表達了香港工商人士的審愼的樂觀態度。這一態度，對於香港克服外來的各種設限壓力，以致抵消新協議所制定的限制性的不利條欵，顯然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新協議的利弊

港美紡織品新協議主要條欵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有關配額的全面增長率的確定，將第一年增長率減至百分一點五，在這五年有效期協議的其餘四年內，每年配額的全面增長率則有百分之六。而有利於港方廠商之處，是本港可以預借配額方面，從現時數量的百分之六，增加至百分之七點一五。正如署理工商署長表示：「此外，其他各項技術性的調整，例如若干紡織品項目的合併，都是對將來的本港紡織品出口有利的。」這個新協議眞正的利弊，仍有待今後本港紡織品輸美的實績加以證明，因爲這種「實績」，不但決定於香港本身紡織製成品的生產數量、品質規格，生產成本，也取決於美國市場的銷售能力，以致美國經濟的復甦程度。故人們不能單憑某些數字，去確定新協議在今後五年的眞正利弊。

解除心理威脅

不過，這個新協議的早日達成，對香港工商界人士畢竟是有利的，因爲這可以使他們解除了心理的威脅，並可重新安排生產的計劃。近數個月來，本港工商界人士，一直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而深感不安，由於美國當局有一些次要的「技術困難」，以致一再拖延協議內容的宣佈，這對香港的紡織品的生產和出口，確導致了某種不良後果。因此，這個有利也有弊的新協議的達成，在時間、心理、計劃、和生產等方面，無論如何是有好處的。

沒坐失良機

據本港紡織界人士對報界表示，本港紡織品外銷美國前途，較是樂觀，港美間新限[illegible]協定的公佈，將使美國進口商辦運態度，較轉積極。事實上美國市場已將轉入旺銷期，美國農民購買力，尤其秋收後，應例爲好轉。因此，新協議的公佈，肯定有助於紡織品的生產和銷售。商場如戰場，任何拖延與等待，既費時又失事，且會坐失良機，故早日獲得結論及達成協議，是完全必要的。

配額問題的障碍

其實，作爲新協議的重心的配額問題，可能是港美紡織品貿易發展的重要障碍。形成這種障碍的內因和外因，是多方面的。外因是來自美國政府實施保護性的貿易政策，而設立了配額制度，以美國的立場來說，這種制度有其本身的需要。這種需要，相對地把香港的紡織品輸美貿易，處於某種不利的被動地位。「責人先責己」，事實是香港本身的配額分配制度，也自行把香港置於不利的競爭地位。由於紡織品配額制度存在的弊端，使到配額變成一種投機性的無形「商品」。這種「商品」分配的不均不匀，早已成爲本港特有的配額買賣。佔有大量配額的廠商，實際擁有了一種可繼承及可轉讓的財富，再加上有若干專門從配額買賣中謀取利潤的配額經紀，經已在本港建立了一個半公開的「配額交易市場」這個「市場」及某些廠商，根據供求律，去決定配額的轉讓市價。這種「時價」及其經常性的調整，實際成爲香港紡織品輸出的成本。因爲這種「成本」，特別是被炒起的配額高價，形成了直接製造商，進口商，批發零售商，及直接用戶的一種負担。這個香港不良配額分配制度引起的負担，更加上工資皮費的提高，影响了香港紡織品的成本增加，從而在外銷市場上削弱了競爭能力。因此，配額問題是香港工業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配額限制的外來壓力

配額限制，是外來的壓力，在香港缺乏「貿易皇牌」的情况下，只有謀求一種折衷性和妥協性的結論。但配額分配，是內在的因素，港府有關當局至今仍未能作出完善的對策，這間接造成了香港紡織品在海外市場發展的阻力。這無疑是有關方面缺乏果斷作風分不開的。如果港府不從速重新制訂合理的配額辦法，以消除配額的壟斷和炒賣，則香港無法提高貿易的競爭能力。而新協議的有利因素，將會轉爲有利於配額的投機買賣。雖配額的數量是固定的，但價格是變動的，但彼此間仍有一定的關連。分配不公與管制不嚴，就會做成價格的高漲和操縱。

因此，港府在港美紡織品新協議達成後，現在需要急切解決的，還是在於香港本身對配額辦法的重新擬訂。只有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配額分配制度，才有利於對外貿易的拓展。

據外交人員報導，保守的沙地阿拉伯，正以金錢爭取一度是蘇聯在非洲主要代理人的索馬利亞。靠蘇聯武器與古巴軍隊取得政權的安哥拉政府，現在也表示有興趣和西方貿易。埃及和蘇聯已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爲蘇聯減少武器供應與援助造成的。

在莫斯科的一名非洲外交人員說：「蘇聯最近的宣傳強調，莫斯科對第三世界提供了物資援助，而不只是口號而已。但是每一個人現在都希望儘可能的與西方貿易，因爲它們的產品比蘇聯的好。」

蘇聯正因爲其它的原因失去了它的第三世界朋友。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左傾政府，都因爲國內政治在今年垮台，蘇丹也因爲蘇聯的破壞活動而與之決裂。

在中東歐西方面的失意

在中東，蘇聯在達成和平解決三十年的以色列生存危機方面，也只居於局外的地位。美國是斡旋以色列、埃及、沙地阿拉伯、叙利亞、黎巴嫩和約旦的唯一角色，只有伊拉克和利比亞還是蘇聯的主要盟國。

在西歐、意大利、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的共產黨，不但從莫斯科的控制中取得獨立，而且還公開譴責蘇聯的人口政策。有些共黨甚至還要求它們的國家，繼續參加莫斯科的死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對中共方面，自毛去年九月斃命以後，雙方關係並無改善。

不過仍有些事是值得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樂觀的。在西歐，狄斯亭總統和西德幾名官員最近的聲明，表示西歐急於維持和解，可能迫使卡達緩和的人權運動作法。

蘇聯在非洲南部爲終止羅德西亞、南非白人少數統治而戰的黑人民族主義分子中，仍具影響力。古巴軍隊留在非洲，是在可能的將來用作蘇聯集團的工具。



蘇聯經濟方面的王牌

蘇聯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比較不活躍，雖然它反對智利軍人政府與經濟援越南。但是外交人士說，如果蘇聯認爲需要重新展示它的力量時，它可以利用任何之一地區擴張影響力。

蘇聯對它與開發的西方國家增加貿易、文化與科學關係似乎也感到欣喜。據說克里姆林宮認爲這種關係，會使蘇聯進入高度技術與消費品生產的世界。這方面的長遠利益，比在世界動亂地區得到的任何暫時勝利都有價值。

蘇聯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去年達到了二百五十億美元的最高紀錄，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唯一的問題，是蘇聯對西方工業國的欠債，現在已達一百一十億美元到一百十三億美元。

部分西方人士認爲，這種增長的經濟關係，也可以在危機時用於壓迫西方國家，諸如西德日本，它們與蘇聯的貿易總額是六十七億美元，對這兩國的商人是極重要的。

此外，蘇聯自去年開始對一些非共國家，包括芬蘭、西德和意大利，輸出的石油多於它的共黨盟邦。這也可能是未來經濟的制衡點。但是這些主要外交政策的王牌都不致於使用。蘇聯仍有相當的經濟和軍事資源，可用於世界必須的地區以應付危機。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員認爲，至少在最近的將來，蘇聯的高層人員仍將嚴守與西方和解的既定政策。

蘇聯的秘密武器工廠和甜言蜜語宣傳機構，仍能應付繼續的武器競賽和人權批評，只要經濟與其它關係使它能有利的和西方保持友好。

卡達應否維護布里茲尼夫

岑啓亮

卡達總統是否應儘力維護布里茲尼夫的政治生涯？在蘇府有許多緊張的保守派外交人士，堅稱卡達確應如此。他們認爲：布氏年邁體衰，加諸外交政策上的挫敗，故在政治局中顯已遭遇困擾，而其可能的繼承者也許比他更爲暴戾，因此，美國在此刻應奮力救援布氏。

無可置疑的，布里茲尼夫確實面臨困境。在西方戰綫上，卡達與布里辛斯基要求他對美國的經援償付高昂的代價—核子均勢與尊重人權；而歐洲共產主義又正在起哄。在東方，布企圖與中共改善關係，但却遭到華的白眼。在南面，自從甘地夫人受挫後，蘇聯已喪失與印度的特殊關係；而在「非洲之角」也是險象環生。

當然，這並非全屬布個人的過錯，然而他確是「掌政者」。經濟方面，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百分之五點五年平均成長率，至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却降低爲百分之三點五；在政治上，至今年十月布氏掌權滿十三年，然而依然備受批評和咒駡。凡此均表示布氏已逐漸喪失其控制力。

健康欠佳日漸明顯

蘇聯企圖使布脫離困境，這不但是卡達所不應做的，而且恐怕亦是卡達所無能爲力者。儘管七月五日布氏曾對美駐蘇大使高談縱論，七月八日又向駐莫斯科外交使節團喋喋不休，但這一切都是布氏掩飾性的自吹自擂。從上個月他與法總統狄斯亭會晤的情況，已可窺透布氏健康欠佳正日益明顯。一般觀察家對於他是否能繼續有效地勉強執政，頗表疑慮。假如美國政府殷殷討好布里茲尼夫，勢將徒勞而無功。

更重要的是，布的接班人不可能與他相去太遠。目前一般認爲布的副手基里連柯，接棒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無論是基某或其他較不知名的政治局委員繼任，對此一布氏執政長達十三年的蘇共體制，並無多大影響，有的話頂多也是些微差異而已。爲了確保權力穩固，不管是基某或誰上台，在最初一、兩年內，蘇聯政策不可能出現大幅度的更迭。

政策不可能大幅更迭

因此，就是卡達自己認爲應該協助布氏，他也很難得到蘇聯感恩的回報。卡達可曾記得他與布氏在核子談判上的齟齬？（卡達曾言，蘇聯應減少一些重量級飛彈，或美國將增加巡弋飛彈以趨平衡）根據卡達自己的分析，這將使蘇聯在潛意識中認爲，將可於一九八〇年代居於決定性的核子領導地位；同時這也將鼓勵布及其接班人，認爲蘇聯足以造成核子優勢而使美國柔順是從。

或謂，卡達是否應停止談論人權？卡達可能認爲，爲避免激怒布，爾後應放鬆類似寫信給沙哈洛夫或在白宮會晤布科夫斯基的舉動，但是仍然聲稱，華府依舊堅持政治自由的原則，藉此以減緩蘇聯對這些原則的攻擊。在這方面，卡達已經帶來了重大的轉變，美國在心理上加強準備，而蘇聯的聲名比以前更加狼藉，同時這也鼓勵了在布氏壓抑下的不滿運動。

假如卡達還對選擇途徑的情勢感到懷疑，那他應記得蘇聯在一九七〇年代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爲何。由於蘇聯經濟成長率日漸降低，因此在一九七一年蘇共廿四大上即決定，蘇聯應與美國交好，方能保持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穩定交流。

假如蘇聯領導階層破壞美、蘇關係，則其經濟成長率可能更爲降低。這種衝擊比卡達人權運動的挑戰可能更大，對蘇聯政權的穩定，其影響更鉅。因此，到最後，布氏或其繼承人「某先生」，勢必接受與美交好的情勢；蘇聯自身經濟的弱點，早使其身陷困境。

武器競賽與人權攻勢

在美、蘇緊張關係面臨昇高，歐洲附庸與第三世界盟國越來越採取獨立方針時，克里姆林宮正面臨着它十年來最棘手的外交政策問題。

多年來，蘇聯一直以兩大假定指導着它的外交關係—即想像美、蘇關係會大幅好轉，而且低度開發國家將自然的傾向蘇聯集團。但這兩大假定已在最近的事件中受到挑戰。

卡達政府上任六個月以後，美、蘇戰畧武器限制談判幾乎仍然毫無進展。兩國應在十月三日舊條約期滿之前達成新的協定，但是外交人員相信，舊協定勢必延長。

蘇聯面臨武器競賽昂貴與新的圍合，在人權問題上也受到華盛頓的攻擊。卡達總統發動人權運動，使蘇聯的內政成了主要的國際問題，使蘇聯與西歐和美國的關係更形複雜。

外交人員說，在第三世界中，蘇聯已不再能依靠思想吸引贏得與國。有些外交人員說，這是一個大轉捩點，扭轉了三十年來新興國家向蘇聯求助傾向。

英主·飯桶·毒蛇·硫磺

古鶴翔

在今年初，卡達訪問英格蘭時種植了一株樹苗，當卡達把樹苗種下去時，實際上，樹苗已經死去了。

據國務院發言人說：「我不能夠說謊的話，在這株樹苗被移植之前，它是死的，像一根門釘，但沒有人膽敢告訴總統而取消原定儀式。」

這株樹苗運抵英格蘭時，已被凍僵了，人們靜悄悄地請來一個樹木醫生，樹木醫生望了樹苗一眼，說如果樹苗不是死去，也活不長，於是由一個特工把黃葉拔去。有人還企圖用綠色的染料來使樹苗好看些。

現在，這樹苗已經被正式宣布死去了。

× × ×

從這則新聞裏，告訴我們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先生，其實有時是十分無知的，他把死樹苗當做活樹種，而且「威嚴」得使有眞知卓見的人却步，不敢把眞相向他反映。

從這則消息裏，我們還可發現，在「自由民主」的美國，也有不少人不敢講眞話，甚至要用「綠染料」來遮蔽事情的眞相。

卡達種了一株死樹苗，實在不是一件大事，可是從種死樹苗事件中，我們却了解高高在上的人，往往會做錯事，如果他不接納民意。

卡達白費氣力種下死樹苗，問題並不很嚴重，最可怕的是「引蛇入屋拉鷄仔」。

那些居高位的人見到老虎，不敢想辦法合力圍捕，却想找一條大毒蛇纏着老虎，殊不知老虎和毒蛇都是害人的東西。

老虎雖然兇惡，祗要人們合力防範，牠是不足畏的。

毒蛇最怕硫磺，毒蛇對居高位的美國人說：「我怕硫磺……」於是，充滿幻想的美國大官就不敢接近產硫之國，以爲這樣就可以使惡虎和毒蛇纏鬥，美國就會「太平」。

肯定的，毒蛇首先會在美國吃鷄仔，跟着就把美國的大官和平民咬死。

× × ×

忽然間，我想起卡達嚴令駐韓美國軍官返國事件，祗因爲這正直的軍官敢於批評撤軍的不智。

如果居高位的人，不勇於接納反對者的意見，那就沒有做領袖的條件。我想起唐朝的英主太宗，他曾對魏徵說：「爲甚麼我不接納你諫言的時候，我和你說話，你都不出聲呢？」

魏徵說：「我認爲不應做的事，我就向你進諫，既然你不接納我的意見，我怎能回答你？」

唐太宗說：「你答應了我，再行進諫，有甚麼不好？」

魏徵說：「從前大舜告戒羣臣，教羣臣不要當面服從，背面非議。如果我明知不對，却當面答應你，那就不是稷和契對大舜的心意了。」

唐太宗笑道：「人家說魏徵舉止踈慢，我却覺得魏徵無媚呢！」

魏徵常常抑制唐太宗的意旨，唐太宗也敬納魏徵之言。英主與飯桶，分別在此。

古人與今人的智慧

青冥

古人說話很聰明，今人說話也不笨。無徵不信，特舉例以明之。

明朝朱諫作「李詩辨疑」一書，批評李白詩集裏的「猛虎行」說：「今按詩意，前八句稍可觀。自『一輸一失』以下，皆狂妄顚迷言語，誠無脈絡可尋，不待蘇黃之藻鑑，凡稍有識者，已知非白之作矣。」

清朝王琦却認定「猛虎行」是太白所作，並說這首詩「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乃七古之佳者。有識之士，自能別之。」

讀了上面這兩段話，發覺實在很難作「有識之士」。無論贊同朱諫或者王琦，「無識之士」這張不很體面的矮凳是坐定了。朱、王二人說話都很聰明，祗是有點難爲了讀者。

倘若我們不是沒有辦法。今天，「相當好」、「不太好」等模稜兩可得可愛的字眼，不是沒有辦的字眼，不是整天掛在人口嗎？我們可以說：「朱諫的見解相當獨到，王琦的話也相當有道理。」如果別人追問下去，那就要嚴肅地回答：「我不太贊成兩方面的意見。」這就是說，可能很贊同，但「不太」贊同；也可能完全不贊同。讓人家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好了。

有人認爲語言代表人類的智慧，我舉雙手表示——相當同意。

天安門樓上的騙人傢伙

范園焱



我抛妻別子，冒險飛來，我的目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個人的自由，另一個是要把我所知道的中共以及在中共政權下苦難的大陸同胞，告訴給自由世界。

毛澤東嗎？北京天安門上的那一小撮嗎？都是些騙人的傢伙！

等一、中共一直以「美好的明天」，作爲要求羣眾、黨員、幹部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動力，可是，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美好的明天在那裏呢？毛澤東堅持要兩條路綫鬥爭，毛澤東：「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可是，蘇聯修正了，東歐共產國家修正了，北越修正了，北韓也往修正的道路上走，因此，我們當中共的幹部，就發生了懷疑：他們爲什麼一個接一個的要修正。共產主義裏，大概有什麼不合時宜的東西。美好的明天在那裏呢？是農民的怠耕嗎？是工人的怠工嗎？是天安門、杭州、天津、開封、昆明的暴動和鎭壓嗎？堅持階級鬥爭的優越性在那裏呢？毛澤東是浮大而誇的傢伙，他堅持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敗下陣來，他堅持的「文化大革命」敗下陣來，他堅持的「紅衛兵」以及所謂的「新生事物」敗下陣來，美好的明天在那裏呢？

第二、劉少奇在台上的時候，劉少最被宣傳爲中共黨內的理論家，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可是劉少奇垮台了，什麼「劉鄧路綫」，就變得一條「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黑綫了，他伸出來的手是黑手了，他結合的帮派是黑帮了。林彪成了接班以後，林彪被宣傳爲毛澤東最親愛的學生，林彪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等到林彪粉身碎骨，把「批林批孔」就攪得熱火朝天。接下來的是強調所謂「新生事物」，表面雖然說什麼「老中青三結合」，事實上滿眼全是「坐直升機起來的幹部」。什麼叫「四人帮」呢？依我看來，應該把華國鋒加進去，叫做「五人帮」，應該把紀登奎加進去叫做「六人帮」，應該把汪東興加進去叫做「七人帮」，還應該把吳德、倪志福、蘇振華、陳永貴、陳桂賢加進去，——這些傢伙都是「文革」中的「新生事物」，這些傢伙都是當年給江青捧尿盆的朋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整個中國大陸上的人們，都看清了，那只是個狗咬狗的權力鬥爭，什麼思想、理論、路綫……全是幌子，全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是個特別講求意識形態的集團，在每一次權力鬥爭中，中共幹部就得學習一次文件，舉行一次或多次的批鬥，舉行一次或多次的「劃清界限」，拿我個人來說：我和彭德懷、黃克誠「劃清界限」過，和劉少奇、鄧小平「劃清界限」過，和林彪「劃清界限」過，和四人帮「劃清界限」過，如果我不走，總有一天要和華國鋒「劃清界限」的，總有一天要和毛澤東「劃清界限」的……

近來，我們當幹部的人，都把它當成有趣的事情了，因爲我們看穿了，以往，不是的，因爲那是鮮血淋淋的鬥爭。

鬥爭太多，人們被鬥得疲了，那騙人的玩意被拆穿了，所有的幻想也都破滅了，因此，它就變成殭化的東西，批鬥「四人帮」嗎？批吧，什麼「走資派」、「野心家」、「國民黨特務」、「階級異己份子」、「極左的右派」……等等，反正加在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他們頭上的罪名，加在「四人帮」的身上，就一定不會錯的。

羣眾對批鬥的事情，有了另一方面的興趣，什麼興趣呢？反正工人們的工資已經定了，農人們的工分已經定了，幹部們的待遇也已經定了，多做是那麼多錢，少做也是那麼多錢，正少個怠工、怠耕的藉口哩，「政治運動來了，批鬥來了，上級要把它「批透批深」，總得要時間呀，工人們就可以因此不進車間，農人們就可以因此不到田裏，幹部們也就可以因此打混。——因爲下一級的批鬥，再不像以前那樣鮮血淋淋的，大家把學到手的政治術語，從這個人的嘴裏，抛到那個人的嘴裏，累了，大家就閑蓋牙、聊天。

誰是中共呢？幹部不代表它，紅五類不代表它，它就只是北京城裏那一小撮了。譬如說「批鄧」吧，鄧小平的翻天印再打過來怎麼辦？幹部、工人、農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因此，大家就你騙我，我騙你，騙着玩吧。

共產生衝擊作用，發展成另一次重大鬥爭。

此外，鄧之獲「平反」與復職，必將產生一連串的「後遺症」。

本來，中國大陸早就吹起了一翻到底的「翻案風」，本年四月上旬，北平「革委會主任」吳德主持「北京市委會議」時指出：最近滋長的「翻案風」很不正常，既要翻「天安門事件」的案，又要翻「文革」的案，甚至「有些被打倒的階級敵人、走資派，蛻化變質份子都以為時候到了，要翻「反右傾」的案，翻「四清」、「批林批孔」的案，甚至還要翻歷次運動的案，「土改」、「鎮反」、「肅反」、「三大改造」以至「解放」前已成歷史的案都要翻，這股風來勢洶洶，翻得了嗎？



一九六三年七月鄧小平訪蘇同平受毛澤東在機場迎接。

可以肯定的，鄧小平握到實權後，「天安門事件」及「文革」的案，他必然要翻；連帶的，鄧的翻案有成」，也會鼓勵起歷次政治連動中被整的共幹，如「林彪事件」、「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中被整者，競求翻案，甚至如吳德所說：中共據大陸後一切政治運動的案都要翻。而長年來，大陸上對共黨「怨氣冲天」、「滿腹苦水」的廣大人民，自然亦不甘落後，會爭先恐後的翻共黨暴政罪行的老案。這些「翻案風」風起雲湧勢不可抑時，中國大陸終將有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未來政局動向

基於以上分析，鄧小平復出之後，中共內部的鬥爭，既不是終止，又不是調和，而是轉入到新的階段；大陸上一切反當權派、反黨反共的鬥爭，也同時進入到新的階段，中共政局未來之變化，勢將呈現如下發展趨勢：

一、我們不否認鄧上台後，會有限度地推展「四個現代化」（按：一九七五年元月十三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中，聲稱毛會使出所謂「國民經濟的發展」構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可能，其對民眾的控制亦可能表演「放寬」，對人民的生活，亦可能侈談「照顧」，但這祇是不符實際的空談。

共產黨的專橫暴虐本質，是不會變的；更何況，以中共「集體化制度」下經濟結構的本質，及其民生凋弊、經濟落後，農人、工人普遍怠工，毫無生產意願，及社會動亂不已的現實情況觀之，中共實無力並無法實現「四個現代化」。

四、毛澤東死前提出「整黨建黨」的口號，並提出「老中青」三結合。今日中共幹部，屬於「中」、「青」二結合，而以華國鋒為首。「老」的一代，因毛之死而漸受排擠，因此，華或可控制黨於一時，至於對軍隊之控制則有鞭長莫及之嘆，以鄧小平過去在軍中之背景淵源，及其個人之野心與狂妄個性而言，他勢必盡其所能攫奪「軍權」。軍隊控制權力一旦落入鄧之手，那就會出現毛生前最怕的「軍隊領導黨」的局面，屆時華、鄧間之正面衝突，絕無避免之可能。

三、鄧小平重新當權以後，必然要想法解決「文化大革命」在中共黨、政、軍界及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和所謂各條戰綫上所造成的種種問題，他主張一切要整頓。但是，這十多年來，在中央、在地方、在基層，在各個系統、各級組織、各個部門早已普遍形成了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無政府狀態。鄧處處要整頓，事事要整頓，又必然會引起各方面的憤懣和抗拒。

四、鄧上台，只是中共鬥爭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今後隨着華、鄧之間內鬥爭的劇烈，「四人幫」餘黨的奪命反撲，歷年來被整幹部的「翻案」、「倒算」，以及受壓迫民眾的反共破壞，大陸內部動亂必將大，大陸同胞爭自由、爭生存、爭人權的行動必將逐漸擴展，兩者相互激盪，將加速共黨的崩潰。

總而言之，鄧小平的復出，代表中共內亂的進入一個更加劇、更白熱化的階段，這個禍國殃民的虐政權，至此已接近還魂無術的覆亡日子了。

鄧小平絕不「温和」

李哲夫

自中蘇共分裂後，鄧小平長期担任中共「國際反修」工作，而且肩負「國際共產主義統一戰綫」工作。他親自組織撰寫九篇反蘇理論文章，概括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至今仍爲中共對內外路綫政策的具體說明。一九七四年，鄧小平在聯合國會上，根據毛澤東意旨發表演說，把世界劃分爲三個階級，叫囂中共團結第三世界，支持第二世界，向美蘇的第一世界進行鬥爭。如果把鄧小平看成「温和派」，那便上了中共的圈套。

天生百科全書

在「文革」中，陳伯達批評鄧小平時，說過這樣的話：「鄧這個人憑他聰明，好像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陳伯達又批判鄧小平「對國際反修作了一些工作，但大致方針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基於以往事實研判，鄧小平確是僅次於周恩來的宣傳煽動家，他對外的言行，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外交路綫辦事，如果把鄧小平看成「温和派」，那可上了中共的圈套了。

兼之，鄧跋扈成性，喜擅作主張，今後如出面與西方談判時，最後決定權力屬諸華抑鄧，頗爲難測，二人之間的矛盾，此爲根由，除非華甘心將權力拱手奉送於鄧，否則，兩人之間的磨擦衝突，勢將由小而大，終而及於攤牌。此無異鄧復職後中共內部變亂之伏因。

座上客與階下囚

鄧小平的復出，具體證明中共領導階層（特別是毛未死時代）的所謂「叛黨」，多數是奪權的莫須有罪名，凡被毛整肅的，「叛黨」罪名無非都是揑造的，反毛、抗毛的獨裁纔是眞正的罪名，從高崗、饒漱石、陳紹禹、李立三、彭德懷、劉少奇以至林彪，他們逐個被芟除的原因，不外乎此，其與鄧小平不同的地方，祇是鄧在黨、政、軍三方面的黨羽甚眾，潛存於各個部門，毛死前無法置鄧於死地，華國鋒更無此力量。鄧的罷黜當時既然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如今官復原職，豈不是證明毛的排擠鄧小平，完全是爲了個人權力的保有，和共黨組織鬥爭本質必然的結果。

由此可產生一項結論：中共內部根本沒有甚麼是非原則，誰能掌權，誰就是「英明的領袖」，誰人拂逆獨裁者的旨意，就成了「今日座上客，明日階下囚」，此猶同綠林的「勝王敗寇」一樣，以此推論，鄧小平異日在其權力復原時，在師承毛故技，反臉無情之餘，朝華國鋒開刀，極有可能。莫須有之罪俯拾卽是，鄧小平對此無須思慮，循環整肅，殊不必詫異。此亦爲中共黨組織鬥爭成性，永無休止的本質。

翻案的後遺症

鄧小平復職後，將可在未來舉行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中担任重要角色。甚至負籌備重任，並可在會上作重要報告，對大會決定的重要事項、人事安排及制訂政策取得更大的發言權，發生更大的影響力，對今後的權力分配，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鄧復出後，料將加緊清除「四人帮」餘黨及其他異己分子，整肅行動必將加劇進行。「文革」要打倒的劉鄧體系和劉鄧路綫則將全面復舊，事實上否定「文革」；對毛澤東是變相鞭屍，「文革」十年，只是一場天翻地覆的鬧劇，但其造成的破壞却是難以彌縫的。特別是它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和新舊兩代的矛盾衝突，將會在今後一段時期中繼續對中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鄧小平由蘇返平在機場與周恩來合攝•

鄧小平開始抓軍權（下）

岳騫

另一個竄升的軍事頭目是接替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的劉震。劉震湖南人，出身四方面軍，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二年底四方面軍主力逃川後，隨紅二十五軍（徐海東）留皖西游擊，轉戰大別山區。一九三五年紅二十五軍抵陝南時，任該軍七十五師二二三團營教導員。一九三六年共軍渡黃河搶粮，升任二二三團政委，時年二十一，同年派蘇聯學習空軍，畢業（一九三九年初）返任一一五師三四三旅補充團團長。一九四〇年隨十八集團軍五縱隊（黃克誠）東進，升任新四軍第六縱隊彭雪楓部（四師前身）十旅旅長。一九四一年黃克誠率八路軍南下該區後，轉任新四軍三師（黃克誠）十旅旅長，所部化整爲零，紮根淮綏地區。戰後隨黃克誠入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師師長」，兼北滿「吉江軍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初，任「二縱副司令員」（司令員黃克誠）。一九四七年初，參加「三下江南」、「四平攻堅」戰役，升任「二縱司令員」（政委吳法憲）。一九四八年三月參加攻陷四平戰役。同年九月，率部攻陷義縣，突破錦州北郊。十月參加遼西戰役，攻陷瀋陽。同年底共軍統一整編，任「四野」三十九軍軍長（政委吳法憲），參加天津戰役，配合三十八軍（李天佑），首先突破西翼戰綫。一九四九年秋，編入十三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十月率部迂迴湘西。十一月入廣西，襲柳州，截斷國軍退路。一九五〇年初升任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偕新任十三兵團司令員李大佑率領兵團返駐東北。十月率兵團主力渡越鴨綠江，十一月初，指揮三十九軍襲雲山，與美軍騎兵第一師作遭遇戰，擊破美軍騎一師第五、八團，殺傷千餘人，獲戰車十一輛，取得所謂「志願軍」「出國第一仗」之諸戰勝利。同年底調職空軍，任「東北空軍司令員」（政委周赤萍），兼東北人民政府委員（一九五一年三月——），統一指揮大量空軍新建部隊，協同蘇聯空軍（化裝中共空軍）對美作戰。一九五一年秋，指揮新建空軍參加「反綏殺戰」。一九五五年九月受空軍上將軍銜（中共全軍最年青的上將）。一九五七年七月，升任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劉亞樓，政委吳法憲）。十一月隨毛澤東訪問蘇聯，任軍事代表團團員（團長彭德懷），紅極一時。一九五八年五月補中共八屆候補中委，一九六〇年兼任空軍學院院長。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均任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學院院長，期間毛林與賀龍羅瑞卿爲建軍路綫問題，發生爭執，劉支持賀龍羅瑞卿，爲毛林所不滿。一九六五年八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病逝，論軍資能力，劉震應升任空軍司令員，而毛林卒以政委吳法憲兼任。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林最後改組空軍，清除空軍中傾向正規化技術化的負責人，劉震、成均、徐深吉各副司令員均被免職。

文革後再放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此次接替楊勇。

就已調動的三人看，皆同鄧小平有密切關係，楊勇是鄧小平在一二九師直接指揮的高級頭目，一向對鄧小平忠心耿耿，第一次鄧小平垮台，楊勇尚搶先一步，因爲當時楊勇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手握重兵，近在肘腋，楊勇不去，毛林不敢放手整劉鄧。

以後鄧小平放出牛欄，楊勇鹹魚翻生，轉彎抹角，當了「新疆軍區司令員」。到了鄧小平二次倒台，毛江發動批鄧，各省軍閥也都虛應故事說上幾句，只有楊勇始終一言未發，因新疆地處邊陲，毛澤東已奄奄待盡，江青有心無力，對之亦無可如何。

這次鄧小平上台免楊勇職，可以想見楊勇並非垮台，而是將有大用，十之八九會接任鄧小平兼任的總參謀長。至於劉震雖然未受過鄧小平直接領導，但出身紅四方面軍的頭目，一向都與鄧小平接近，劉震之躍升，無疑也是鄧小平之力。

共帮目前正召開「十一大」，這次大會無疑也是「七大」之後爭執最大的一次，就形勢而言，鄧小平已穩佔上風，華國鋒的人馬即使有一部份可入中委會，也很難進政治局，已進入政治局的文革派頭目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吳桂賢等，是否能順利當選再入政治局已是問題，而這批人也未必眞的效忠華國鋒，所以「十一大」華國鋒大概可以繼任「主席」，但「總理」一職十之八九會落入鄧小平之手，更可想到葉劍英大概也是副主席，但不會再任「國防部長」，此職也可能由許世友担任。

若是鄧小平任「總理」，許世友任「國防部長」，楊勇任「總參謀長」，華國鋒雖任黨主席，也變成了傀儡，毛澤東生前曾指責宋江「架空晁蓋」，用意在指周恩來，鄧小平將會架空他自己，不料今日却應到華國鋒的身上。

鄧小平在「十一大」佔了優勢，控制了「中委會」與「政治局」，必然又出現另一次鬥爭，可以推想的是「老帥歸位」，彭眞與彭德懷都會出來，彭眞出來比較容易，因爲彭定罪名不如劉鄧之重，只與羅瑞卿、楊尙昆、陸定一同列，羅瑞卿久已放出，彭眞自然可援例，也許在「十一大」可當選中委，先担任次要工作，再擢升，同樣情況陸定一、楊尙昆也可能浮出，因爲陸定一最大罪名是反江青，壓制樣板戲，此一罪名目前應當成爲一大功績。其妻的罪名則是誣告林彪，更成爲「先知」，所以陸定一重出也不會太遠。

彭德懷問題自較彭眞嚴重，但彭眞既能復出，彭德懷又何不可，將來形勢演變，必然變成共黨各山頭聯合起來對付毛林及江青之文革派。現在處境最險的是林彪「紅一軍團」至「四野」系的人，而論實力仍以「四野」系爲最大。所以今後共帮鬥爭情況仍然圍繞着槍桿子，鄧小平要抓槍桿子，必然會同部份敵對的槍桿子鬥爭，鄧小平也決無力控制全部紅色軍閥，接下去將是混戰之局，觀察共帮未來發展，此是重心所在。

當局有任何反應，情緒有點低落，打算到美國進修幾個學分戲劇。但張法鶴決定開拍「永恒的愛」，又使他覺得做這件事比進修還重要得多。

這幾年丁導演在中國影壇的成就，人所共知。他已獲得三次最佳導演的金禾獎，但他還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希望「永恒的愛」能在國際影展中拿到幾個大獎，也就是他的夙願得償了！

永別了！刁奇

正在拍攝醫學院學生們來來往往的情景，遠遠看見徐教授夫婦開車，接了孝晶到來，我不得不跟他們說再見了。

和他們相處了這麼多天，參與他們艱苦工作，彼此像家人般親切，我本該和他們一起完成這次任務才走，但我在香港有工作，孝晶也有她的事情，不能再耽下去，我那份失落的心情，難以言喻。這還不單祇是一個星期的共處所種下的感情，還因爲刁奇這地方，在我生命中有那麼深刻的創痕，從一九七四年二月之後，我想這輩子也不會再踏進來，誰又想到三年之後，竟會重臨此地，而且把傷心怵目的舊事，重演一次，心情是複雜的，眼前却難抑滿懷的離愁。

我在車廂內揚手和他們說「再見」，車子快速地離開，刁奇也迅速地從我滿凝淚水的眼中飛逝。

我眞的從此不會再到刁奇了！昌兒，你曾在這兒留下不少蹤影，如今，但願你的靈魂隨我回家安息！

回到香港後，收到兩封信，一封是史蒂文生教授寄來的，他在「永恒的愛」中演出自己的角色，意外地得到五十美元酬勞，他想不到有錢的，他之答應出鏡，祇爲了興趣和紀念的意義，因此特地把這筆錢捐給美國癌症協會，藉以紀念昌兒。

史蒂文生的信說：我很多謝由厄高士教授轉來你送給我的那精美的小算盤，雖然我不懂得使用，但用來放在案頭做紙鎭倒是非常合適，它使書桌更具吸引，倍添光彩。

想不到我會跟中影公司聯絡到，更高興在多咸中國同學歡宴中跟你和令千金相叙。

七號那天，中影公司工作人員來我這裏拍戲，丁導演特別邀請我上鏡，使我非常意外的，他們竟給我五十元支票，我並沒預算這是有代價的，我並非爲了要得到金錢，純粹作爲紀念性，因此我特別將這五十元捐到美國癌症協會，紀念陳孝昌，雖然這是很小意思，只是作爲一種紀念而已。

史蒂文生教授的信使我們深爲感動，他無論對昌兒或對我們都非常關懷。這種人類同情與愛，超越了國界，更無分種族。雖然他的好學生，我們親愛的兒子已離開這個世界，我們還是深深地感激他。他啓發了昌兒的智慧，使他在學業上有很大的成就，就可惜他沒有機會將他的所學，貢獻於社會。這一點，相信史蒂文生教授和我們是同樣感到遺憾的。

我的美麗的乾女兒

另一封信是林嘉寄來的，我和她相識不過短短幾天，可說一見如故，就像多年相交一樣，彼此關懷備至，她對我以乾媽相稱，我很高興有這麼一位聰明美麗的乾女兒。

她的信，用端莊的字體寫道：

乾媽：

您好嗎？相信您已回到香港了。這次很高興拍這部眞實故事和認識您與孝晶。

由這個故事知道爲人父母眞不容易，所付出的太多了。我非常佩服你們，而且很高興有您這樣一位乾媽，我從來沒有過，以後請您多多指導我，做人、處事，我有許多東西要向您學習的，請把我當女兒一樣，指導我，好嗎？

本來我要送你們機的，他們拍戲忙，沒辦法送我去機場，很抱歉，以後我會來香港看你們的。雖然我沒見過乾爹，請代問候。這幾天拍醫院，今天最後一天，七月二日去拉利，過一陣會見到孝晶的

您工作不要太辛苦，多保重身體。

Love 林嘉

雖然簡短的一封普通信，裏面却充滿關懷之情，這就是我們相處多天迅速建立起來的愛。雖然我們不能常常相叙，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情愛，是維繫生命力量的泉源，我對「永恒的愛」的拍攝工作雖未能樂觀厥成，但有此收穫，也差堪告慰，不虛此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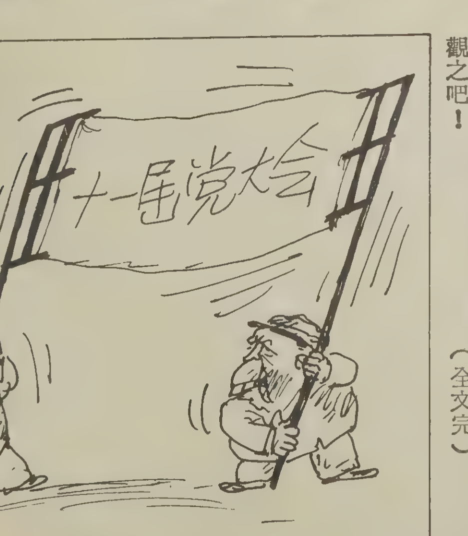
我雖離美先回香港，但一直關心着中影外景隊在美國的工作活動，知道在我離開之後，他們到兵咸頓(**Binghamton**)和波士頓(**Boston**)拍戲，這些戲，孝晶都在場，且協助了他們借用場地等等，花了很多工夫，足足忙了大半個月，還把中影全體人員邀到她家，舉行了一次野火會聚餐，如果她有空執筆的話，會爲讀者們報導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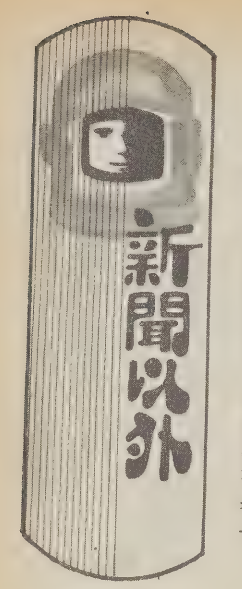
此外，我也曾請求林嘉和盧燕兩位給我們報導一些有趣的事，不過她們拍片那麼忙，會不會履行諾言，爲我們寫稿就不得而知了。

我對這次拍攝「永恒的愛」的感想是：這是中影公司從未有過的嘗試，這部片子花去的巨大精神、金錢、時間，觀衆在畫面中可能無法看出，但我知道大導演丁善璽爲了拍這部片子，付出的心血，不知要比「英烈千秋」「八百壯士」這些名片多若干倍。

我很躭心他拍的會是一部叫好不叫座的影片，但丁善璽和製片人張法鶴都充滿堅強的信心，還認爲這將是一部一鳴驚人的劃時代之作，我們且拭目觀之吧！

（全文完）





眼睛，使人一望而知是個有高深學問的學者。

盧燕的千金琪琪小妹妹，穿了一襲鮮紅色金團花的緊身中國旗袍，頭髮梳成兩個丫角髻，插上一朵大紅花，道道地地的中國打扮，抱着琵琶，參加了盛會，她是剛從紐約趕到來的。

中影的兩位大員當然是今晚宴會中的主角，經理張法鶴先生，衣着講究，筆挺的西裝，襯衫領帶都是高等貨色，加上他的風度翩翩，此「鶴」眞是如立鷄羣。

平時不大注意服飾的丁善璽導演，今天也穿了整齊的西裝，是個大波士格局。丁太太穿的是她自己設計的艷紅色套裝衫裙，襟上綉了七彩花，及肩的長髮中配了一朵紅玫瑰，光芒四射。

盧燕淡素蛾眉，穿一襲色彩雅淡，配上碎花的輕紗晚裝長旗袍。恬妞妹妹穿的是新頴的洋晚服，活潑可愛。林嘉的打扮很大方；賈思樂則保持了年輕人的自然。

所有工作人員都穿得整整齊齊，參與盛會，與衆同樂。

中國學生會會長致詞後，由張法鶴經理用國語同數十位中國同胞及外籍人士講述中影拍這部片子的內容，並介紹我和孝晶和衆人認識。

張經理本身英語說得很好，但在這場合他覺得應該用國語發言，臨時由齊偉傳譯，翻成英語。

中西融合的晚會

這個歡愉的晚會，使大夥兒多天來的疲勞工作得到個輕鬆的機會，中西感情交融，歡樂一堂，更使人感到意義深長。

雖然事先並沒好好安排，但他們都是藝術界中人，個個有表演天才，拼湊起來，也構成熱鬧氣氛，張法鶴經理很快把話題搭到丁善璽導演身上，他知道丁善璽最擅處理這種場面。果然，丁導演妙語如珠，惹得哄堂笑聲。

他逐一介紹中影公司旗下大將，更介紹了琪琪表演嫻熟的琵琶。年紀小小的琪琪，彈得一手好琵琶，對這種中國古典樂器，外國朋友雖不懂，却大感興趣；我們中國人聽來當然更欣賞了。

正吃着香酥炸鷄的盧燕小姐，不提防丁導演宣佈請她淸唱京曲，只好登台。

魏蘇先生說幽默笑話，這下子可難爲了担任翻譯的齊偉，他雖有急才，可是把中國幽默翻成英語，却把他難倒了。

賈思樂拉了林嘉合唱，唱罷一曲，滿座轟起「安哥」之聲，他們只好邀來自荷里活的那位年輕演員合唱 You Are My Sunshine，舉座隨聲和唱，成爲這中西交流晚會的高潮，這是個十分成功的晚會。

外國嘉賓們大都住在拉利，從這兒開車回去，要超過一小時才到達，他們破例遲歸，大家要犧牲一點睡眠時間，確十分難得。

這夜到十點半，晚會才在歡樂中結束，大家依依不捨地分別離去。

我來到多咸後，一直在找安妮和比利·約翰遜太太，可是打電話沒人接聽，大概是渡假去了。中影在美國開拍「永恒的愛」，和原定時間表太有出入，很難要他們獃在那裏等候。

今回老遠跑到北加羅連納州，緣慳一面，竟沒機會見到他們，是最感遺憾的事，也使我快快不樂。

從晚會回到住處，一進門便聽得電話鈴响，使我歡欣若狂的竟是安妮打來的！我因爲沒法找着她，曾到她寓所去找，新住客只知她離開多咸到拉利，在NCSU大學工作（即昌兒念書的大學），因此我托厄高士教授找她。留在多咸的最後一天晚上終於和她聯絡上，可惜明天便要走，我們只能在電話中交談，還是沒有機會見面相叙。

她不知道我來了，因爲沒有人告訴她，她痛恨知得太晚。不過，雖然沒機會見面，能在電話中談談，也總算不虛此行，很難得了。

宣揚了人類的愛

原來比利·約翰遜已轉到新澤西州工作，太太和孩子本來仍留在多咸，也許目前也離開了。失去這機會，恐怕以後很難再見到他們。

廿七日清早，孝晶趕到假日酒店和林嘉練舞，我則到刁奇教堂附近看拍外景。

賈思樂在綠野松林下，一片晨曦中，高歌「永恒的愛」主題曲。南部天氣酷熱，從晨早到中午，在炎熱的陽光下工作，丁導演和工作人員個個汗流浹背，雖然猛灌可樂，未能收消暑解渴之效。

張法鶴經理在樹蔭下觀看，跟我閑聊起來。他認爲這次中影的工作人員，配合得天衣無縫，大家非常合作。大衛和阿朗雖是臨時參加，可是和大夥兒像老搭檔一樣。不管工作如何艱辛，事情是大是小，他們都盡力而爲，不分晝夜，毫無怨言，更爲難得。

本來，外國人做事規定每天只做八小時，時間到了，決不超時工作。可是大衛和阿朗志在吸收經驗，工作、時間、金錢，絕不計較，眞太難得了。

張法鶴經理的責任是率領中影外景隊來美，在美拍片工作，則由丁導演負責；但丁導演實在忙不過來，他也超越責任範圍地自動給予協助。

張法鶴和丁善璽可說是一對最佳的搭檔。他說，許多導演和製片部門經理很難合作愉快，往往意見分歧。但他和丁善璽彼此尊重，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張法鶴經理說，中影開拍「永恒的愛」籌備得太匆促，準備工夫做得不夠。主要原因是丁善璽把「永不死亡的愛」這本小冊子交了給他，那時他剛有歐洲之行，沒工夫閱讀，一擱就是幾個月；後來從印尼回到台灣，才有機會細讀這本書，讀後大受感動之餘，決定立即開拍，但已躭擱多月了。

他認爲，這本小冊子宣揚的「愛」，極饒意義，值得推而廣之。中影拍片和一般電影公司不同，每一部都有正確的主題。但中影之決定開拍「永恒的愛」，也把丁善璽的一個計劃打破。

他把「永不死亡的愛」遞上幾個月，未見公司

「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

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四）

梁人傑 夫人

編者按：本文是內子何智明敘述「永不死亡的愛」（電影易名「永恆的愛」）在美國開拍的情形，這部至情至聖的影片，是中影破例到外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二三十人的外景隊，耗費巨大。大導演丁善璽對這部影片充滿信心，這是他多時來的心願，有機會表現他眞正的才華，不是單拍「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一類戰爭片；也能宣揚人類的愛。他要把「永恆的愛」拍成一部受國際注意的影片。

精神上受判死刑

昌兒的一位外國摯友比利．約翰遜，在「永恒的愛」中是個重要角色。担任這角色的，是一位荷里活的演員，從洛杉磯趕程到來。他和比利的樣貌、身裁有八分相似，眞佩服丁導演能物色到這樣一個角色。

美國的電影工會本來不讓他替外國人工作，但他喜歡這角色，瞞住工會，老遠跑到北加羅連納州來。

另一位從更遠地方來的演員是林嘉小姐，她從台南趕到。孝晶的角色本來由鄧佩佩担任，她臨時沒法抽空改變了主意，因此丁導演通過長途電話，找着林嘉要她馬上到美國，飾演這角色。

爲了我的假期快滿，而孝晶又要趕回波士頓處埋私務，更要安排他們在波士頓拍片的準備工作，我們在廿七日便要離開多咸。祇有兩天時間，孝晶要和林嘉排練好舞蹈，練舞的地方和時間都是難題。廿六日整天拍賈思樂和林嘉的戲，祇有這一天的晚上和廿七日的早晨可以利用，她們匆忙的在這一段時間內勉強排練一下。

林嘉是一位可愛的少女，眞誠坦白，她有中國人的美德，也有西洋人的活潑，第一次見面她便給我好感，我喜歡她，彼此一見如故，十分投契。她飾演的角色是我的女兒，而在相處的短短日子裏，卻成爲我體貼的乾女兒，這大概是緣份吧！

廿六日早上，賈思樂見到我們就說：「你們錯過了一場緊張刺激的戲了。」我問他什麼戲，原來二十五日晚上，拍的是一場在手術室開刀的戲，過程和眞實的完全一樣，主持這次「手術」的，是刁奇醫院著名外科醫生，他不把它當做拍戲，而是眞眞實實的做了一次複雜的手術。

當賈思樂躺在手術床上，醫生問他要不要打麻醉針，他以爲只是演戲而已，滿不在乎，想不到開鏡之後，一切過程，都和眞手術一樣，他親眼看到醫生的開刀手術（當然不是他的肚皮），但見鮮血直冒，胸腔內的器官，件件可見，尖銳刺耳的刀剪聲，把他嚇得冷汗直冒，這時才後悔沒有聽醫生的話，麻醉了自己，不必受這場刺激。當晚我和孝晶因忙於找地方和林嘉排舞，所以沒到醫院看拍戲。雖然說是「錯過」了，但如果看到這場戲，恐怕抵受不了！

廿六日整天在刁奇醫院西部療養院樓下的醫生房中拍攝，高雲醫生犧牲了一個禮拜天的假期，親自飾演他自己的角色。他興趣濃厚，活像一位老手的演員，還自動的要周小姐替他化粧，認眞落力表演。

這是一幕精神受判死刑的戲，叫我目不忍睹。林嘉陪同賈思樂看高雲醫生，醫生對他說出藥物無靈，只有聽天由命的「判詞」，已生命告絕望了。

史蒂文生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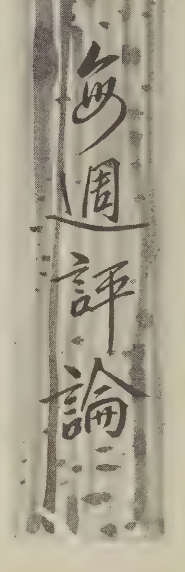
在這次拍片中，有一段極有人情味的小插曲，一位雙腿不全的殘廢病人，因錯過了賈思樂唱歌歡愉病人的一場戲，沒有機會出鏡，非常失望。丁導演特別爲他安排在這場戲裏亮相，使這可憐的老人得到無比的快慰，使他有在銀幕上出現的機會，他高興得什麼似的！

廿六日是星期日，多咸中國學生會晚上在中國餐廳設宴招待中影公司全體工作人員，我和孝晶也在被邀之列。嘉賓有刁奇醫院的公共關係主任適奇和她丈夫，戹高士醫生夫婦，高雲醫生夫婦。使我特別感到興奮的是在這次宴會中，有機會認識史蒂文生教授。

昌兒在世的時候，他特別欣賞昌兒的才華，寫信向昌兒道賀他全系考取博士資格第一名（在「永不死亡的愛」小冊子中，曾把這封原信刋出）；昌兒去世後，他也會來信唁慰。我雖然從未跟他見過面，卻像多年之交，每年聖誕節，我們都有互寄賀咭。

我和孝晶跟史蒂文生教授談了很久，今回有機會相叙，實在出乎我意想之外，也許是上蒼的安排罷，得償潛藏已久的夙願，我眞該感謝上蒼。

史蒂文生教授和我想像中的模樣完全兩樣，修長的個子，精神充沛，兩鬢銀白，一雙充滿智慧的



由中共「十一大」談到華某

寫這一期「每週評論」的時間是八月十一日晚上。昨（八月十日）北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有點「異樣」的表示：前者以大字標題刊出了「以抓革命，促生產的新成績迎接黨的十一大的勝利召開」；後者「光明日報」首版刊出了中共過去十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可能，中共的「十一大」業於八月十日開幕，更可能當這一期「萬人雜誌」與親愛的讀者見面時，中共「十一大」公報和換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已經公開發表，但「狗離不了吃屎」，中共那一套總是可以找出綫索來的。

對中共的「十一大」作評論——因中共的「十一大」到底召開了沒有還不知道，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基本上「十一大」是以矮鄧為主流，那是可以肯定的。過去，中共「七大」是老毛的，「八大」是劉少奇的，「九大」是老毛「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的，「十大」是老狐狸周恩來的，這次「十一大」表面上是毛「二世」華國鋒的，但實際上却是鄧小平和鄧派的。

前些日子收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會後所發表的公報中決定：第一繼續「高舉」死人老毛的「偉大紅旗」；第二「確定」了「吃碗面翻碗底」的華國鋒的「領袖」地位；第三恢復矮子鄧小平的一切職務；第四決定「提前」召開「十一大」。

中共召開「十一大」是從十屆三中全會一路發展下來的，為時只有十天左右，當然像「高舉」毛的「旗幟」和承認華是「領袖」等決定不會變卦，且必寫進新的黨章裏去。然在事實上都是狗屁！怎見得？且說：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於七月二十二日午夜發表，公報裏吵吵嚷嚷要「高舉」甚麼老毛的「偉大旗幟」，意思就是說：老毛生前的那一套暫時不改變；可是，八天之後的八月一日共軍「建軍五十週年」的時候，却把「彭黃反黨集團」中僅次於彭德懷的黃克誠「解放」出來。如果說這也算是「高舉」毛的「旗幟」的話，還不如講句粗口說：死人老毛操你祖宗！

黃克誠「解放」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樣，這都是「原則」問題。其實，隨着鄧矮子的復出和他的親信在大批「解放」後又重膺重職，已等於是開始對文革加以否定了。老毛生前針對無數挨批挨鬥挨整肅的老幹部中普遍存在「三氣」——怨氣、洩氣、不服氣的問題，曾強調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老毛這條「語錄」大概是發表於一九六八年前後，從此以後在中共宣傳中，對文革前的十七年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譬如對文革前教育出來的知識份子，認為「都是資產階級的」。然現在已經有人翻這個案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是鄧的親信，也是大黑帮。七月十五日他在安徽省委召開的「向科學進軍大會」上所作的講話中有一段稱：

「現在科技戰綫上老年科學家不多了，大量的是全國解放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養出來的中年科技人員，他們中的大多數政治上是可靠的，技術上是強的，經驗是豐富的」。

萬里雖然只是一個省委第一書記，但他否定文革的主張則是代表當前掌權的「復辟派」。文革被否定，老毛即或不是全屍被鞭，也必被鞭一部份以致一大部份。

華國鋒是靠老毛一手提拔坐直升機上來的宮廷派份子之一，雖然在中共「十一大」上仍會「當選」黨的主席，然可以肯定這是走向下坡終至垮台的開始。俗語說：「爬得高，跌得重」，且等着看投機份子華某的下場吧！

NO. 512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八月十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二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五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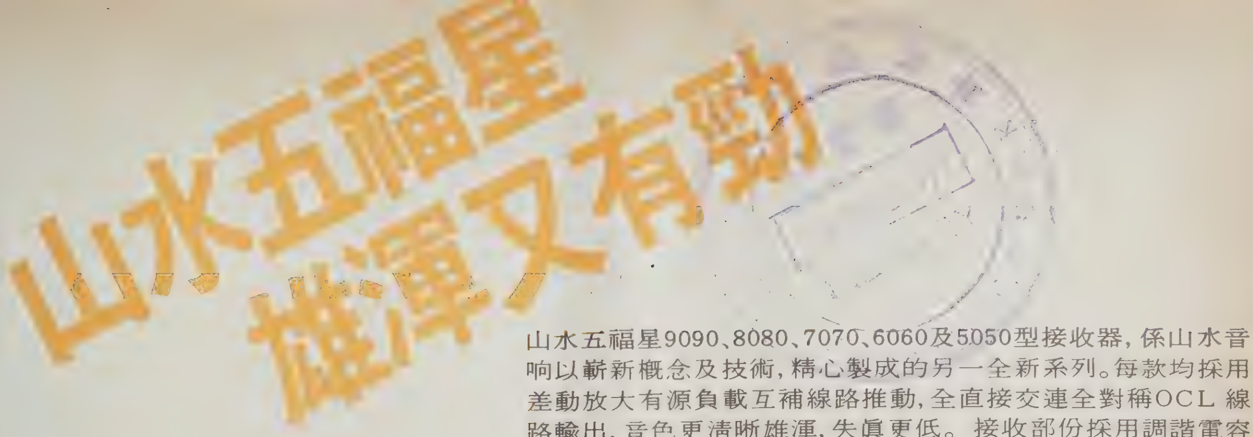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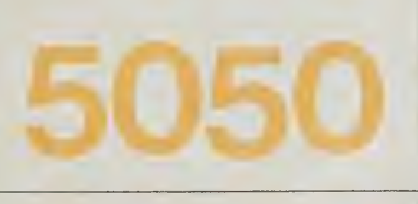
心曲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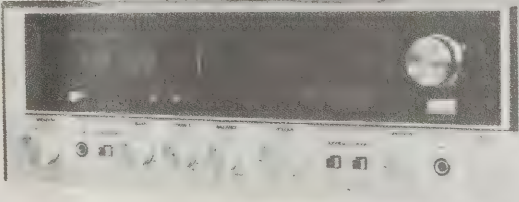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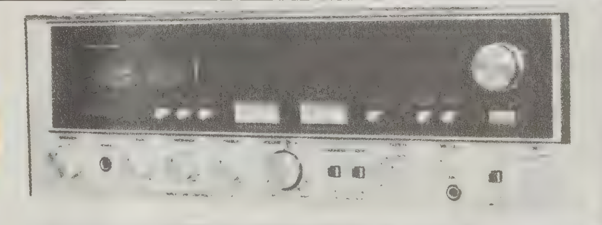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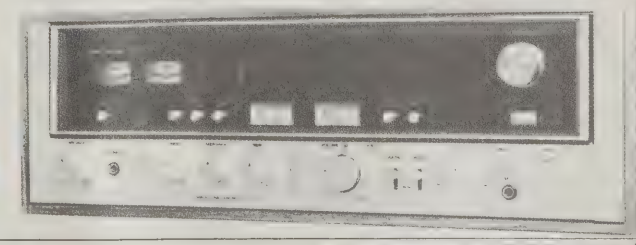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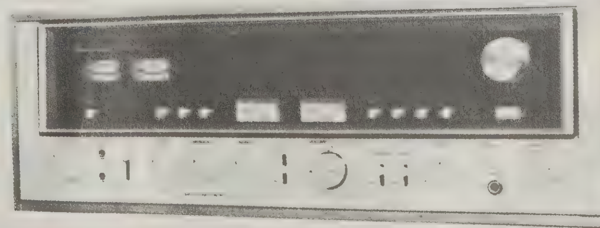




8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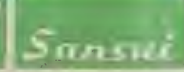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丁巳病後寫梅二律

新綠陰中紅半吐。

久旱榴花吐豔遲

游子當酬高詠時。

「然而，另一種看法是，如果鄧在「四人帮」去年十月被驅逐時復出，將會爆發重大的動亂，因為「四人帮」的餘黨將利用鄧某的復出作為武器，以抨擊華國鋒也是個「走資派」。所以不論鄧小平如何抓軍奪權，最終會導致北平集團內鬨，走上你鬥我爭的道路。」

讀者 心水清
（八月七日）

利潤掛帥徹底走資 避暑勝地恣意享受

編輯先生：

據北平路透社五日電，中共對所謂社會主義企業必須顯示一項利潤，並按照計劃製成品質優良之產品。「人民日報」會批評不良管理，及無利可圖事業。並說，應規定及緊守一個最後期限，以便化指尖為利益。

此是鄧小平上台後，對大陸經濟進行走資化的徹底表現，利潤掛帥代替政治掛帥。平情而論，對大陸人民本身來說，確定有一點好處，起碼不會像以前那般勞而無獲，一無所有。同時對刺激社會生產，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不過，鄧小平的利潤掛帥只是一顆糖衣炮彈而已，人民表面多獲一點生活資料，而共黨則剝取大量資財，以供他們高級享受。中共的特權階級，其奢侈生活是由來已久。即使當全大陸人民過着「四両四尺」的赤貧生活時，他們都忘不了恣意享受。

位在北平以東的避暑勝地北戴河實際上已成為北平政權的特權人物和外國人的保留地區。

對外國人來說，最好是留在他們的圍牆之內，「假如一個外國人冒險越出院落，不出半英里就會遇到一名不客氣的公安人員，很粗率地揮手叫他回去。」

到底界限外面有些什麼重要東西，則是不明，最近一個外國人騎自行車經過一座中國（共）官員形容為醫院的英國式旅社似的大樓時，就會受到一名警察的攔阻。這個外國人發覺這所特殊的醫院門前有一名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警衛。

「外國人可以漫步的地方是，沿海灘和一條道路的大約三英里的一處狹長地區，圍着一道石砌圍牆，圍牆外別有洞天，顯然是供高級官員住用的。圍牆內有一座大會議廳，八成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有時集會的場所，此外還有一座餐廳和一座精緻的平房及公寓建築。」

北戴河有三、四十幢漂亮的海濱別墅，「簾幕深垂的長廊，圓頂閣樓，八面窗，維多利亞時代式的鏤花鐵質定風針，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今天無人知道，究竟是中共新階級中的那些人佔有這些夏季別墅。人們只是說，這是私人住宅。」

專為外國人開設的餐館，供應佳餚美酒，服務人員也是經過挑選的，「每年春天，從北京國際俱樂部挑選來的女侍來到北戴河服務一夏天，態度慇勤和比較精明，與北平旅館中的那些粗魯而漫不經心的服務人員形成強烈的對比。

北戴河也有一家考究的麵包店，不過，「這家麵包店的令人難堪的特色是有一道從地板到天花板的高牆，把成羣的中國人和少數的外國人隔開。」

上面是最近加拿大渥太華環球郵報記者的眞實報導，可見中共領導人的生活是如何窮奢極慾，現在鄧小平提出利潤掛帥，其最終目的，還不是欺騙人民積極勞動，以供他們更高級的享受！

讀者 檻外人
（八月七日）

便藉此而起。彭總的失勢，便帶來了十年文革運動，可見彭黃事件在中共黨史上之重要性。

現在彭總死黨黃克誠復出，這意味着彭總會有鹹魚翻生之日。雖然葉劍英在「八一」台上仍然批判彭德懷，此不過是表面上替毛澤東遮羞，只要鄧小平能堅持放彭總出籠，有誰人敢說個不字。因爲當今的中共是槍桿子天下，彭總過去在槍桿子中位僅居朱老總一人之下，「人民日報」已透露出朱總曾帮助彭總，這是槍桿子要恢復彭總名譽之先聲。說實在話，朱老總何止帮助彭總，直是替彭總撑腰，君不見在廬山會議上，當毛劉等人攻擊彭總時，朱老總會說：大家同是吃一鍋飯之人，這又何必呢！總之黃克誠一出，彭德懷有逃出生天之望矣。

毛澤東十年之文革，被鄧小平四両撥千斤，使得它化成烏有，文革派將要全部遭殃，即使是文革叛徒華、汪、紀、吳之流，也危在旦夕。毛澤東歪詞：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信然！

讀者 老來嬌

（八月六日）

許世友若掌北京軍區 汪東興八三四一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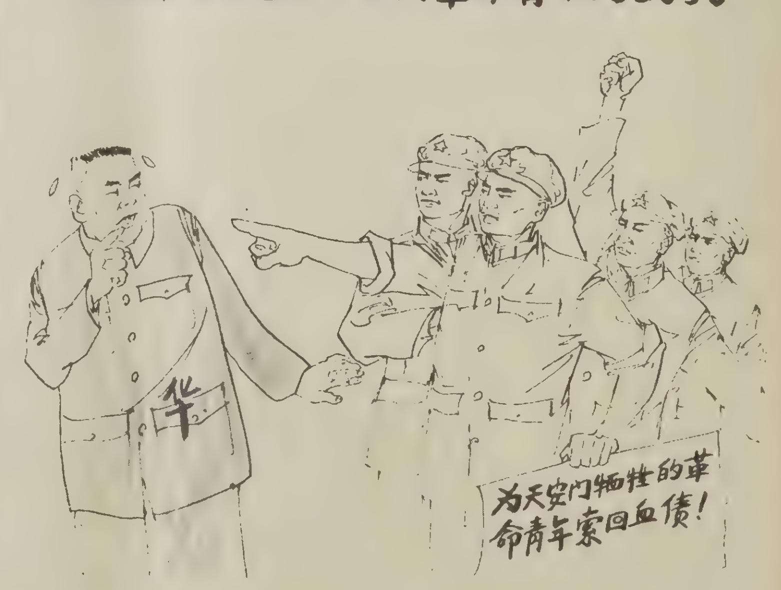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

鄧小平復出後，馬上在槍桿子中大顯手腳，把心腹劉震調新疆軍區任司令員，繼又傳把心腹楊勇調廣州任軍區司令員，再把死黨許世友調北平出任「國防部長」，假若後兩項屬實，矮鄧的威力可大了。

鄧小平在許韋支持下出山，鄧要把許世友調進北平，當然不單只叫他担任「國防」部長一職，因爲中共的國防部長是「京官」，沒有實際灌力，調不動槍桿子。彭德懷垮，林彪垮，就是熱衷於此虛職，放棄自己的實力地盤。倘彭德懷盤霸西北，林彪坐鎭中南，他倆絕不會輕易垮台。再次者如黃永勝輩，如盤踞廣州，林彪雖倒，也不會被株連垮台。他們都中了三十六計中之調虎離山計，如何有不垮之理。再看葉劍英是現目的國防部長，竟然要看槍桿子眼色行事，向槍桿子乞求什麼十項「應該不應該」，其灌力比不上一個地方上的槍桿子人物，這樣的京官，不做也罷。由此可見，許世友被調北平，必然是担當「北京軍區」之職，此職灌力很大，爲十一大軍區的大阿哥，北平的命運，幾乎掌握在它手裏。由於陳錫聯是親華人物，對鄧復出諸多阻撓，據說爲鄧之出，許世友與他對罵，大不了來個南北一戰，因此鄧小平視陳錫聯爲眼中釘。鄧要絕對掌握灌力，非把陳錫聯調離不可，然後把許世友安插進去，這一來，鄧小平才高枕無憂。

倘許世友一掌握「北京軍區」之灌，那麼，汪東興的「八三四一」特務部隊，便要完蛋。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是轉擺北平大頭頭的命，有誰不聽話，八三四一便要駕臨府上。此組織是毛澤東效法明朝的錦衣衛，專用來對付異己。汪東興與陳錫聯勾結，華國鋒才有今日地位，鄧小平要炮製汪東興，必需用許世友來應付，八三四一雖毒辣，但面對強大的北京軍區槍桿子，猶如鷄蛋碰石頭。矮仔多計，相信鄧小平是先使許世友取代陳錫聯，然後對付汪東興，陳汪一垮，華國鋒無噍類矣。

鄧小平上台，雖然得到槍桿子支持，但在北平集團中，仍然遭遇反抗力量。



正如此間英文「南華早報」二十五日就鄧小平「復職」再度進入中共高級「領導階層」一事發表社論說：

「……鄧小平「復職」及「四人帮」被中共逐出「黨」外，並不是一件全然令人驚奇的事，雖然它仍然造成了一陣騷動。

「關於裁決此項改變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有許多不同及矛盾的解釋。」

「最普遍的看法是，鄧在目前中共領導階層中遭遇一些人極大的反對，這些人認爲他的復出將腐蝕或有害於他們本身的未來。

十年一覺文革夢毛思想灰飛烟滅
江山如此多嬌令無數梟雄盡折腰
鄧矮四両撥千斤彭德懷彭眞死黨復出兩彭有「腥氣」矣！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自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亮相後，大陸的形勢起了急劇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槍桿子威風八面，新老走資派紛紛出籠，重掌要職，吐氣揚眉。文革黨徒則銷聲匿跡，昔日的意氣風發豪情，被拋到九霄雲外。毛澤東十年一覺文革夢，文革成果灰飛烟滅，至此已劇終落幕，可憐的是大陸老百姓，在此十年中，不知吃盡了多少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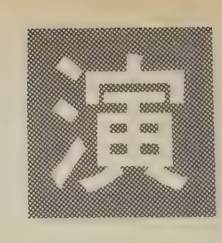
槍桿子握大陸生殺大權後，馬上顯其威力，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先下馬威是隆重祝賀槍桿子生日，雖然在「八一」仍刋毛照，葉劍英重申毛軍事路綫，繼續否定彭德懷，以掩衆人之耳目，但對朱德，賀龍，陳毅之頌揚，無異掌了老毛一咀。且在全大陸廿九個省市及自治區，紛紛舉行慶祝集會，逾一千個「老百姓」慰問代表團前往水源、積雪之山嶺、戈壁、草原、島嶼，遙遠的哨站、碼頭，甚至不毛之地，總之有共軍屯駐地方，便有慰勞團慰問。此與「七一」黨生日無聲無息之比，華國鋒不潸然淚下幾希。

鄧小平一出，除對槍桿子感恩圖報外，還替在文革時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黨棍、老官僚、老軍閥出口烏氣，大大小小的新老走資派粉墨登場，其中最著的有彭德懷死黨黃克誠、彭眞軍師鄭天翔，「大黑帮」宋任窮、蔣南翔均復出担當要職。

宋任窮、蔣南翔之出，並不出奇，因像萬里、胡耀邦、錢信忠輩都已復出，此兩人走資程度，與之不相上下，當可復出。但黃克誠與鄭天翔却有所不同，鄭天翔不旦是彭眞死黨，且是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沙沫三人之軍師。鄭天翔曾謀劃，替彭眞部置奪取周恩來「總理」職位。吳晗的「海瑞罷官」，替彭大將軍鳴寃，也是在鄭天翔策劃下進行。鄭天翔且野心勃勃，準備一旦奪權成功，便可接彭眞「北京」市長之棒。鄭天翔雖爲北平市委第三號人物，但深得彭眞信任，成爲彭的左右手，他一手把持北平市黨部，任人唯親，非嫡系莫用，其他派系欲想在北平市委建立據點，滲進棋子，其難難於上青天，因此毛林江在揪鬥鄭天翔時，套上一罪狀，曰：「鄭天翔把北京市委會弄得水潑不進去。」鄭天翔垮台後，十多年來，一直杳無音息，此次矮鄧上台，便藉「八一」建軍節之機，讓鄭天翔在招待會上亮相，出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之職。鄭天翔能復出，彭眞有「腥氣」了，彭眞是劉少奇心腹，盡人皆知，在頭號走資派行列中，排在劉鄧之後，位居三位。林彪三十八軍入平支毛，劉鄧彭隨即垮在毛林手上，鄧小平幸運，後得毛青睞，鹹魚翻生，彭眞至今下落尙不明。然彭與鄧的鬥爭面並不十分尖銳，且如今鄧在全面打擊文革派時，跟彭的利害是一致的，要借彭助其一臂之力，鄧起用彭的親信，也許基於此因由。

彭眞之可能復出，已露出端倪，蓋中共對復活牛鬼蛇神，必先使其左右露臉，正如古代將帥沙場作戰，例必由左右出馬殺一二回合，然後主帥拍馬上陣。

至於黃克誠之復出，則更大件事，黃克誠與彭德懷同垮於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當時稱爲「彭黃反黨集團」，其性質跟「高饒反黨集團」有別，但其罪狀則毫無兩樣。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黃克誠任「總參謀長」，兩人均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運動，稱毛澤東的全民煉鋼，人民公社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特別是彭德懷返回原籍湖南視察時，見到田園荒蕪，滿目瘡痍，老百姓在飢餓中討生活，他見此慘象，熱淚盈眶，說不能緘默了，非要爲民請命不可。回京後向老毛上書萬言，使老毛怒不可歇，爲此曾公開操彭德懷的老娘四十次。廬山會議後，彭黃正式垮台，後連帶替彭總翻案的吳晗輩也遭殃，而姚文元之崛起，也是憑「評海瑞罷官」一文而暴發，此後毛林江的文革運動，其導火綫




蔡東方

他爲「天師」。

張陵得道之處，是鶴鳴山。三國志張魯傳把它寫成了鵠鳴山。（這可能不是陳壽寫錯，而是抄寫的人寫錯。）

張魯是張陵的孫兒。中間的一輩，是張衡。張陵被信徒們稱爲「天師」，張衡被稱爲「孫師」，張魯被稱爲「嗣師」，亦稱爲「嗣天師」。後代的道教信徒，稱他們爲第一代天師，第二代天師，第三代天師。

第二代天師張衡，與大文學家兼科學家同姓同名。那個張衡是荊州南陽郡西鄂縣人。這個張衡，在籍貫上是屬於他父親張陵的豫州沛國豐縣。

張陵、張衡、張魯，祖孫三代，傳道很道很廣。於是難免有些信徒或自稱信徒的人，把原來的教義與作風，加以或少或多的改變，甚至與政治混在一起。張魯雖是嫡傳，也大搞其政治；何况旁支流派，如鉅鹿的張角，張寶、張梁，作爲黃巾最高首領的三位兄弟，以及益州巴郡的張脩？

我相信張陵本人，最初創立道教之時，只是爲了治病（當時瘧疾與其他瘟疫，使得各州各郡有極多的人死亡），爲了「以忠孝導民」，勸人爲善。他叫病人先承認自己的過失，反省自己的過失；然後，他畫符，念咒，叫病人喝下他用符咒所靈化了的水。

（靈水之中，他沒有放下特效藥？我們無法查證。四川所出產的「常山」，便是極能治瘧的草藥，陳果夫先生在抗戰期間，曾經叫人把常山煉成藥粉，製成藥片，救活了不少人。當時，印尼已與中國大後方隔絕，奎寧丸——金鷄納霜——很難買到。）

張陵與張衡，均不曾在軍事上與政治上有特殊的活動。作爲第三代天師的張魯，由於劉焉的提拔與支持，竟然割據漢中，作了軍閥。

張魯不僅以「智義司馬」的官職，打敗了漢中太守蘇固，而且也襲擊了同去作戰的益州別部司馬張脩。張脩，我在前面說過，是張魯的五斗米道的教友。張魯如此對待教友，實在太不應該。他的動機與目的，是：呑併張脩的軍隊，以便獨霸漢中。

獨霸了漢中以後，張魯就燒掉漢中與寶鷄長安之間的棧道，和漢獻帝的朝廷斷絕關係。

他而且與劉焉的兒劉璋鬧翻，劉璋殺了張魯留在成都的母親，與其他的家人。

劉璋是在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劉焉得了癰疽而死之時，被劉焉的部下擁戴爲「益州刺史」的。其後，長安朝廷的主持者李催郭汜不僅追認了這項既成事實，並且升任劉璋爲「益州牧」，向劉璋表示好感。

張魯在漢中郡不自稱「太守」，而自稱「師君」（天師兼君主）。他廢掉了各縣的縣令與縣長，及其他的官吏，只設道教教會的職員，以職員兼管民政，最高級的職員稱爲「治頭」。每一個行政區域稱爲一個「治」。治頭之下，設大祭酒與祭酒。再其次，普通剛入教的教友，稱爲「鬼卒」。

人民犯法，張魯不肯立刻用刑，第一次犯法，張魯加以原諒。第二次，也加以原諒。到了第三次，張魯才肯用刑。

張魯在他所割據的全境，叫祭酒們到處設置「義舍」，義舍裏有飯有肉，免費招待來往的旅客。

老百姓有病的，張魯的祭酒們叫他們靜坐反省，或公開承認，自己所犯的過失，然後，喝下用指頭畫過符的水，與燒掉了的用筆在紙上所畫的符。

張魯確有他一大套的辦法。在他的境內，新的道路極多。因爲，他命令了犯罪的人，以出錢出力來修築道路替代坐牢。

他在去漢中以前，在巴郡西部收了不少信徒；割據了漢中郡以後，這些巴郡西部的信徒，對他仍舊服從。

劉璋特地任命了一個姓龐名羲的，作所謂巴巴郡的太守，用武力來鎭壓巴郡西部的這些「米賊」。（米賊兩個字很不好聽，所指的是「五斗米道」的教友。）

漢朝原只有一個「巴郡」，沒有什麼「巴西郡」。首先在初平四年擅自把巴郡分成了兩個的，是劉焉的「帳下司馬」趙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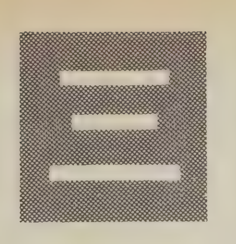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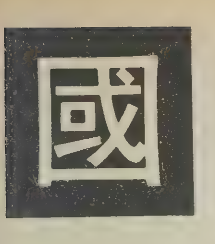
趙韙把巴郡分爲巴郡與永寧郡。到了建安六年，劉璋爲了鎭壓「米賊」，就再把巴郡由二郡分爲三郡：巴郡、巴東郡、西巴郡。

巴郡的郡治，設在墊江（四川省合川縣治）；巴東郡的郡治，設在永寧（四川省奉節縣東北）；巴西郡的郡治，設在閬中（四川省閬中縣城之西）。

劉璋命令他的首任巴西郡太守龐羲，不僅要鎭壓郡內的米賊，還要抵禦張魯所直接指揮的漢中郡的武裝部隊。

然而不久以後，他的喜歡聽小話的作風，便使得龐羲灰心，由灰心而和劉璋貌合神離。龐羲也未嘗沒有遵照劉璋的指示，對張魯的部隊交鋒了若干次。可惜，每次都敗在張魯之手。

因此之故，劉璋才想到爭取「外援」，派人到許縣向曹操致敬。曹操以漢獻帝的名義，拜劉璋爲振威將軍。


劉備在益州接到報告，認爲事態嚴重，就親自益州趕到荊州武陵郡的公安城來，來到了以後，他派遣關羽率兵前往湖南，與魯肅呂蒙對敵。

孫權自己也從揚州吳郡的京縣（鎮江）來到了今天湖北嘉魚西南的陸口，親自坐鎮，指揮前方軍事；同時，派了魯肅，帶一萬人，進駐益陽。

在益陽，魯肅與關羽兩軍相遇。

關羽單刀赴會

傳奇性的「單刀赴會」，便是在這魯肅關羽兩軍相遇以後所發生的；但是其經過與三國演義所說，頗有出入；並非關羽一個人叫周倉拿了單刀去赴會，而是雙方的將領都拿了單刀去赴會。所謂單刀，意思是不帶部隊前往。雙方的部隊，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離之外。

這樣的一次「陣前會談」，其結果是極難預料的。談得好，雙方化干戈爲玉帛；談得不好，混戰立刻開始。

魯肅首先發言：「長沙、桂陽、零陵，這三個郡是我們借給你們的。爲什麼不還？」

關羽答覆：「烏林之戰的時候，左將軍（劉備）身在行伍之間，和你們一齊出力，破了敵人，怎可以讓他徒勞，分不到一塊土地？你這次來，難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嗎？」

魯肅說：「我第一次見到你們的劉豫州（劉備），是在當陽縣長坂坡。當時，他的兵，數目及不上一個『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窮算盤，想到很遠的地方去逃難（到今日的廣西梧州，找蒼梧太守吳巨）。我們的主上（孫權）同情他無所依靠，就不惜花費物力民力，讓他有個安身之處。誰料到劉豫州很會做作，『愆德隳好』（違背了道德，拋棄了友好）；現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據荊州的土地。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爲一方領導人物，怎麼可以如此？」

資治通鑑這一卷的執筆人，在抄錄了「吳書」上的這一番魯肅的高論以後，加抄了該書的四個字結論：「羽無以答」。

這一位執筆人眞是夠客觀的！他把三國志魯肅傳中的下列幾句話，完全不管：（魯肅）「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魯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這一位敢於插咀，而說得極有道理的仁兄，魯肅不應該對他厲聲呵斥。這位仁兄究竟是誰呢？是不是如三國演義所稱，周倉？周倉的姓名，不見於三國志。歷史上有沒有這個人，只有演義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這位作者自己所說，周倉原是黃巾的小頭目。既然不過是黃巾的小頭目，不可能說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我個人以爲這位敢於發言而被魯肅呵斥的仁兄，一定是關羽的部下軍官，否則，關羽沒有辦法對他使了一個眼色，就打發了他走。

其實，他的似乎冒失的話，在事實上挽救了雙方在言語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沒有他挺身而出，打個諢，關羽可能被魯肅的很不講道理的話，氣得立刻打了起來。

倘若打了起來，魯肅絕對不是關羽的對手。論個人的武藝，或是兵員的數目，均是如此。魯肅的一萬人，如何經得起關羽打？

魯肅敗了以後，孫權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賺便宜的是曹操。

這曹操聰明一世，糊塗不只一時，他以前在烏林把大小船隻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經是夠糊塗的了。現在，他聽說孫劉二人就要爲區區荊州的湖南三郡，而拚個你死我活，他喜歡得了不得，同時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了命令給下面文武官吏，趕快準備進軍漢中（今日陝西南部），收拾張魯，爲將來到益州收拾劉備的工作舖路。

劉備一生在力量上比不過曹操，比聰明也常常吃虧。現在，卻聰明了起來。（也許是受了諸葛亮的影響）。劉備於魯肅關羽二人在益陽演出了單刀會議以後，主動向孫權讓步，情願把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都讓給孫權（不是「歸還」），僅僅要求以一個南郡作爲交換條件。孫權欣然接受，派諸葛瑾來負責實現這雙方言歸於好的大喜事。荊州的問題，於是暫告解決。

（二十）益州易手

五斗米道，是張陵所創設的一種宗教組織，它的正式名稱，並沒有「五斗米」這三個字，可能僅僅是「道」一個字。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必須先繳「五斗米」作爲入會的會費；因此，這個組織才被大家稱爲「五斗米道」。

三國志張魯傳，說：張陵是豫州沛國豐縣的人，僑居在益州，進入今日成都之西，崇慶縣境內的一座深山之中，可能遇到異人，傳道給他，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悟得了道。下山以後，他教人悔過，信天；也畫符念咒，替人治病。他的信徒們，稱

北，為數約二十萬之多，該二十萬人全部獲得全副日本裝備和彈藥補給。共軍獲得武器配備的來源，當然由於蘇軍的供給。蘇聯不僅以武器供給共軍，且協助共軍建立六個兵工廠，可以製造美式衝鋒槍、手榴彈、炮彈及步槍。共軍在蘇聯積極扶植之下，武器的供給從此不感缺乏。

蘇聯當局在東北阻止中國政府恢復主權的慣技之一，即為拒絕以蘇軍撤退確實日期，告知中國主管當局。在正式撤退前三大才予通知，使中國國軍無法接防。惟共軍早已經蘇軍告知，所以蘇軍一撤退，共軍就立即先予佔據，取得對抗中國國軍的優勢。

丁、蘇聯對中國北部之逐步吞併。外蒙古西北部地區，稱為唐努烏梁海，亦稱唐努士文，面積十七萬方公里，約當奧匈兩國面積的總和。一七二七年的中蘇恰克圖劃界條約，明訂該區為中國領土之一部。該區人民在宗教上和生活方式上，均接近蒙古人民，其領袖亦願加入外蒙。蘇聯在在民國九年即向唐努士文滲入，極力壓制當地人民的親蒙情緒，並設立一個所謂「唐努士文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八年三月，蘇聯將唐努士文併為蘇維埃的一部份。目前蘇聯政府在外蒙政府各部門中，都派有顧問或其他人員，在外蒙每一單位中，也派有顧問。蘇聯軍官甚至實際參加外蒙軍作戰。蘇聯政府對於外蒙，亦經由其派駐外蒙的人員予以獨佔。

新疆省是中國最大的行省，面積有一百八十二萬八千平方公里。其天然富源雖僅部份開發，煤、金、鋼、鐵錫及硫礦等富藏，却都有發展的極大可能。而新疆石油礦的發現，更使其經濟重要性及戰略重要性大增。多年以來，蘇聯即謀利用新疆的種族複雜情形，以遂其侵略目的。蘇聯更利用外蒙作其侵略新疆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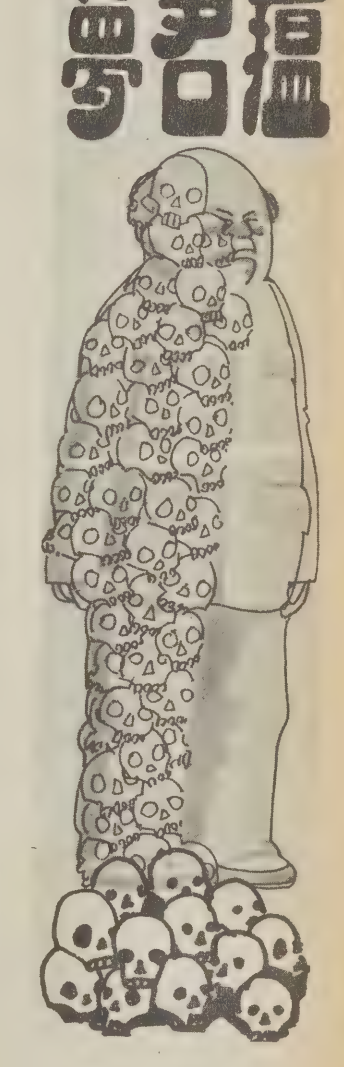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外蒙軍隊越過中國邊界，以騎兵襲擊北塔山的中國國軍。同日即有蘇聯飛機四架炸射中國境內的中國國軍陣地，以掩護外蒙軍的地面攻擊，蘇聯政府誣認北塔山區域，在外蒙領土界限以內，外蒙所採此項行動，並不構成侵犯中國領土的行為。其實北塔山位於新疆省會迪化之東北二百公里，距離中國至外蒙邊界，尚有二百公里之遙。

蘇聯侵略新疆的動機，大部份是在侵佔該省的經濟資源。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蘇聯政府經由其迪化總領事，向當地地方當局提出幾項原則，希冀中蘇兩國在新彊訂立一項有關貿易及經濟合作的廣泛協定。蘇方提議訂立一項為期三年的貿易協定，規定蘇聯經由其常川駐於新疆的人員，可享有特種自由，經營出口貿易。蘇聯政府在此所稱的特種自由，其意即指蘇聯政府的獨佔。蘇聯政府還提議再訂一項五十年的協定，規定中蘇兩國合組公司，探採新疆的礦藏及油源。依我方提議，蘇聯不僅可分潤新疆已知的資源，即所有未知的資源亦可染指，蘇聯還堅持上述公司的襄經理，應由蘇聯指派蘇籍人員担任。蘇方上述各項經濟要求，均為中國政府所拒絕；但共黨政府現在已接受蘇聯的要求。今日中國西北部的新疆，事實上已淪為蘇聯的殖民地。



提心吊胆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中共政權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成立，蘇聯在十月二日承認，並派原任駐華大使羅申爲駐中共大使。羅申在呈遞「國書」後，毛澤東延至會客室談話，問候史大林「大元帥」健康。

羅申說道：「史大林元帥有急電來，請主席到莫斯科訪問。」

毛澤東登時渾身冒於汗，定定神問道：「有什麼急事嗎？」

羅申道：「大概與國民黨在聯合國控訴我國侵畧有關，大元帥想同主席當面談談。」

中華民國在聯大控訴蘇聯侵華案，是中國外交史上一件大事。該案提出五項理由，非常詳盡，茲擇要錄下：

甲、蘇聯違約不撤兵並掠奪我東北財產。根據中蘇友好條約紀錄，蘇聯軍隊進入東北者，在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開始撤退，最多三個月內撤完。然而蘇聯軍隊却一直在中國東北佔領下去，直到民國四十五年五月，除大連旅順兩地外，蘇軍才行撤退。蘇軍在中國東北濫無軍紀，引起了當地人民極大的痛苦。

日本軍隊其時對蘇軍並無絲毫抵抗，事實上簡直沒有打。蘇軍所作的，僅是擴張其控制範圍，及撤走該區的工業設備。據中國調查人員報告，蘇軍在中國東北運走或破壞的設備，總值共達八億美元之多。美國政府所作的估計，蘇軍在佔領期內，中國東三省的工業被運走或破壞的，總值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之鉅。中國在條約上的盟友蘇聯所得到的，不是經濟援助，而是掠奪。

乙、蘇聯阻礙中國在東北行使主權。中國政府爲在東北恢復行使主權，必須將軍隊開入該區，其最便利的進口，自爲大連。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日，中國外交部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告知中國第十三軍卽將自華南出發，前往大連。不料十月六日，蘇聯大使竟通知中國外交部稱：「根據中蘇條約，大連係一商港，爲運輸貨物之地，而非運送軍隊之地」。並進一步聲稱：「任何國籍之軍隊在大連登陸，均係破壞中蘇條約，均爲蘇聯政府所堅決反對」。在中蘇關於大連之協定，明白規定：「大連之行政權屬於中國」。蘇聯阻止中國軍隊在大連登陸，實係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侵犯中國主權。經中國抗議後，蘇聯又採用另一套論調，說對日戰爭狀態仍然存在，反對中國軍隊登陸大連。中國政府由於蘇聯的橫加阻撓，始終不能調派軍隊通過大連。

中國政府鑒於國軍一時不能在大連登陸，一面與蘇聯繼續交涉，一面通知蘇聯大使館：「中國國軍卽由渤海的營口及葫蘆島進入東北，該批國軍到達之期，將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但蘇聯當局在十一月一日及三日，竟先後通知中國代表，謂營口業經來歷不明的武裝部隊所佔據佈防，蘇聯當局對國軍登陸的安全，不能負責。換句話說，卽是共黨的軍隊業經在蘇聯扶植之下，將各該港口佔據，準備抵抗中國國軍登陸。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國政府乃決定一面空運國軍到瀋陽長春各地，一面派遣另批國軍由鐵路自華北經山海關抵達各該城市。惟關於空運國軍一節，中國政府復於十一月十三日接獲蘇聯大使的通知稱：空運部隊僅可限於憲警，並僅可限於運至蘇軍撤離前三日至五日之地點。我自山海關進入東北的軍隊，蘇聯也藉口蘇軍業已撤退，而拒絕任何協助。

中國政府由海陸空三路派運國軍進入東北，均受蘇聯阻撓。爲於接收東北維持當地治安計，不得不就地設法編組保安團隊，三十五年一月三日洽商時，蘇方並未反對；但在同月十五日夜，蘇軍突然包圍該保安團隊的總隊部，並將全部人員繳械。其所持理由，卽爲中國當局正在秘密組織地下武力。蘇聯違反條約，阻撓中國任何武力進入東北，其目目的就在整編共軍，作爲佔據東北的工具。

丙、蘇聯以武器供給共軍並指使共軍抵拒國軍。蘇聯軍隊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到九月九日一個月期間，在東北共俘獲戰俘五十九萬四千名，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炮一千二百二十六門，機槍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槍三十萬枝，無綫電機一百三十三座，汽車二千三百輛，拖車一百二十五輛，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尙有日軍繳出的全部補給站和倉庫存儲，包括野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門，機槍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擲彈筒一萬一千零五十二具，卡車三千零七十八輛，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種軍八百一十五輛，以及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

日本投降後不久，共黨林彪部隊卽大批滲入東

學問。原來他對某一種藥物，都不厭其詳的親自觀察它的形態，了解其性質，自己有不清楚的地方，更是不恥下問而向人請教，因此，他的醫術也隨着他對藥物的研究了解工夫，而有很大的進步。

連接醫好兩王子的怪病

有個時末，他曾用麻黃醫好一個婦人的哮喘病；用藕汁合藥醫好一個男子的血淋症。很多令羣醫束手的病症，一經他診治就藥到病除。因而他的醫名，不脛而走！當時湖北富順王朱厚焜的孫子，患了一種奇特的怪病，富順王請了很多名醫生診治，都不能醫好這孩子的病。後來聞說李時珍的大名，乃即着人請他去診，時珍斷定這孩子患的是一種腸寄生虫病，對症下藥，他的病很快就好。又一次是封在武昌楚王的兒子，得了一種可怕的抽風症，經過許多名醫診治，毫無起色；後來便召李時珍去診治。這位楚王是一個蠻橫不講理的人，李時珍久聞其名，因此，不願意去應診。但他父親勸導：「楚王有權有勢，倘若能夠交結到這位王爺，說不定可以透過王爺建議朝廷重修本草。」時珍也認為大好機會，乃改變主意，前去楚王府診病。經過他的診治後，立即斷定王子所患的是抽風症。由腸胃病引起的驚風，他對症下藥，不久就把這孩子從死神手中救了回來。

楚王眼看李時珍治好了他的兒子，喜出望外！為了報答李時珍，也很想把他留在王府，俾供他一家人隨時呼喚，於是任命李時珍為楚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並與管王府的「良醫所」。時珍為了尋求由官府力量來完成其編寫「新本草」的理想，乃接受了任命。而楚王則希望長生不老，他整天跟一般方士們混在一起，到處搜括貴重的金屬煉金丹，尋求靈芝仙草，夢想吃了這些仙丹妙藥，可以長生不老。

時珍獲悉眞相，大不以為然，乃對楚王直說：「金丹是水銀，丹砂等物煉成的，人的內臟怕能夠消化金屬呢？況且水銀的毒性甚重，是不可以隨便服食的。要知道吞服金丹對人體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至於靈芝草，根本就是從腐朽的東西上生出來的，只有一些腐朽的餘氣，又怎能使人長生呢？」這雖然是金石良言，可是着了迷的楚王則聽不入耳。

為編修新本草歷盡艱辛

時珍也曾好幾次要求楚王代奏朝廷，請准重新編修新本草，並且表示自己願意參加這一工作，可惜楚王不學無術，他的本意祇希望李時珍留在王府，給王府中人診病就行了，還要編修什麼新的本草，根本不加理會。好在嘉靖三十五年，禮部下令各地舉薦名醫，前去太醫院供職。李時珍這時覺得長住在楚王府，對他個人的事業與理想都毫無益處，便請求楚王介紹他到太醫院去，總以為可以達成其目的了。然而，他在太醫院，僅任為一個吏目，地位極低，得不得別人重視，因此，時珍在太醫院僅工作一年，便託病辭去了吏目的微職而回到故鄉去。

李時珍在鄉間，一面行醫，一面加緊編寫「本草綱目」。其時另外找到一位名叫龐憲的青年做助手。這位龐憲，別號鹿門，學醫的志趣也很濃厚，他跟時珍對藥物的採訪及其著述工作，出了不少力，以後更繼承了乃師的醫道，成為李時珍之後的蘄州一代名醫。

時珍在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三）至萬曆六年（一五八〇）這漫長的廿七年間，為了搜集更多的資料，作更廣泛的研究調查起見，他曾好幾次不辭辛勞而長途旅行，而先後到過省鄂北部的武當山，江西的廬山，橫越過大別山，埋頭研讀了一千多種圖書，足跡遍及一萬多里路的地方，那些盛產藥材的山區，都曾印上了他的足跡。憑其百折不撓的決心和毅力，給時珍撰寫「本草綱目」的資料，已越集越多了。在這些資料認面，有植物，有動物，可說洋洋大觀，無奇不有，此外，還有從各地搜集來的一萬多個間民的藥方。

最後時珍回到家裏，動員了全家的人，從事「本草綱目」的編寫工作。他為了把這部書寫得更完善起見，故於寫作過程中，曾經三次推翻了已成的稿子，重行編寫。他把多年來苦心收集的幾百萬字的原始材料，嘔盡心血，反覆研究，分析比較，終於萬曆八年，完成了這部共分為五十二卷，約二百萬字的醫藥鉅著。這時的李時珍已是六十一歲，鬚髮皆白的老人了。

寶貴藥典終於傳遍世界

時珍在這部命名「本草綱目」的鉅著中，將所知所見的藥物達一千八百九十二種（其中有三百七十四種是他自己增添的），分為水、火、土、金石、草、穀、菜、果、木、眠器、虫、鱗、介、禽、獸、人體附着物等十六部，每部復分若干類，十六部共達六十類。書中的體例，有「釋名」以確定每種藥物的名稱，有「集解」以說明藥物的產地，形態及採取的方法；有「鑑別」以陳述辨疑正誤的方法，有「修治」以解說炮炙的過程；有「氣味」以探索藥物的性質；有「主治」以說明藥物的效用；有「說明」以闡述自己的觀察或研究所得；更有「附方」以分別附錄他所收集的一萬多條藥方。本書內容豐富，記述詳明，堪稱中國醫藥上最寶貴的經典。

新本草雖已脫稿，但時珍却付不出刻印費，他曾到處遊說，希望有人助他出版，可是處處碰壁。後來始獲南京出版商胡承龍的賞識，却已遲了十二年。直到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從南京傳來消息，謂「本草綱目」快將刻好印行了。而年逾七十的李時珍，則已老病纏綿，長期躺在床上盼望早日刻成。直到萬曆而一生精力盡瘁在研究醫藥的李時珍，終於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萬曆二十四年，時珍逝世三年後，其子李建元遵照遺囑，將「本草綱目」呈獻給明神宗，不料神宗並不重視此書，祇吩咐將書收藏起來，却未適合全國廣泛刊行。

經過輾轉傳抄和刻印後，「本草綱目」終於廣泛地流傳了。自明神宗萬曆間在金陵初版以來，「本草綱目」不知被翻印了少多次？明末時，此書已傳入日本，譯成日文；三百年前傳入歐洲之後，它更有了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的譯本，現在至少還有七種文字的譯本，在世界各地流行呢。

李時珍及其鉅著「本草綱目」

胡蓑之

中國最早研究藥用植物的書籍是神農的「本草經」，但此書實爲漢人所撰，只託名神農的作品而已，書中所收錄的藥用植物，約三百五十五種，尙不敷治病之需。至南北朝，陶弘景也編撰了「本草集註」，藥物大概增加一倍。唐高宗時，由朝廷主編一本「唐本草」，成爲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國家藥典。到了宋代，四川名醫唐愼微又編了一本「證類本草」，書中記錄的藥名多達一千五百餘種，遠超過前人著述之上，可惜「證類本草」錯誤之處甚多，且其系統紊亂，名稱複雜，不能稱爲佳作，祗有明代李時珍所編撰的「本草綱目」，才算得上內容豐富而完備的藥典。

三次落第一心研究醫藥

李時珍字東壁別號瀕湖山人，原籍湖北蘄州，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其父李言聞（號月池）原是一位秀才，他精通醫術，且富有研究草藥的興趣，所以，時珍在幼時已有機會認識各種藥用植物，無形中奠定他後來研究藥物的基礎。惟當時的社會人士，對於行醫的人並不重視；同時全靠行醫也很難解決生計，於是時珍的父親頗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再去學醫，而要時珍去研讀八股文，希望能通過考試而能一舉成名，爲他們李家揚眉吐氣。況且時珍的天資聰敏，十四歲時便已入泮爲秀才，使到月池老人非常開心，鼓勵兒子再接再勵地及參加鄉試。然而，時珍的志趣不在乎做官，而在於藥用植物的研究。以故，他雖曾三度參加鄉試，則始終名落孫山。

由於明世宗嘉靖十八年（一五四〇），當李時珍第三次鄉試落第歸來，即深深感到科舉仕途，顯然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實不可再繼續下去而荒廢了自己的寶貴光陰，因而去請求父親，讓他去學醫。同時李月池也發覺時珍在醫學方面的天才，便同意他放棄舉業，改習醫學。於是在嘉靖二十年，正式開始學醫。不料這一年，長江洪水暴漲，江水倒灌入蘄河，令到蘄州發生嚴重水災，至大水退後，疫症又繼之而來，災民和病患之多，使到李時珍不得不日以繼夜地去爲病人工作。他不計較報酬，不顧自己身體的勞累，充分發抖其醫學常識和才能，使病人往往能得藥到病除，因之李時珍的醫德醫術，逐漸傳播遠近。

所謂「有志竟成」，時珍這時一面行醫，一面利用閒暇，仍繼續閱讀古代醫書和研究藥物。他對於醫學前輩所研究的豐富成就，固然感到萬分欽佩；但他却也發現了那些舊本醫書裏的錯誤，亦屬不少。例如他所指出藥草中的南星和虎掌，原爲一種植物，却被誤認爲兩種。又如蔓青和菘菜，本是兩種植物，却被誤認爲一種植物。甚至於藥物的分類上，也錯到分不清魚與虫，有些原屬於虫類的藥物，却被列入木類去了！這樣不僅使後人對藥物的研究會造成困難，而且也很容易記錯藥物的性質，不獨醫不好病人，反而更會害了病人的！

發現錯誤實行考察研究

更爲嚴重的是：這些藥物書中，對某些藥物的質性了解不夠。如水銀雖有殺虫治病百功用，却也含有很大的毒性，以往的本草書中，對水銀的介紹都說水銀無毒，並且有些採用一般修仙學道方士的說法，更說服了水銀可以長生不老。於是一些企求長壽的人倒了霉，服下水銀後不是中毒死去，便是慢性中毒，成了殘廢，又如前人寫的本草書中，都沒有說砒是有毒的。事實上，砒不僅有毒，且爲大毒藥，誤食之後，可以令人中毒致死，李時珍感覺到以前的藥書中，解釋藥物性質的重要性，如果稍有誤解的話，就會關係到人的生命健康問題；同時，他又發現宋朝名醫唐愼微寫了「證類本草」一書後，已經三四百年了，再有沒第二個人從事藥物的整理總結的工作。故此他便下定決心，要寫一本古代藥書規模更偉大，分類更精細的藥物書，以整理和補充的藥物的不足，從而改正它的錯誤，替中國藥物學方面做一次總結。

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李時珍已卅五歲，就開始編寫他那不朽鉅著——「本草綱目」了。他一面參考前人的著作，將所見所聞所感的做成劄記；一面又常常去郊外的荒僻地方，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工作。因爲他知道：單從書本上決不可能得到眞正實用的學問，必須同時對實際事物，多用眼看，用耳聽，用腦想，把間接的知識和直接的觀察聯合起來，才能得到眞正的，有用的

，因此「MX」飛彈可以擊中三倍到四倍的遙遠目標。

「MX」飛彈的體積比五十八點九英尺長，直徑六英尺的「義勇兵三號」飛彈畧大一些，但它仍然可以置入現在的「義勇兵」飛彈地下貯藏室中。它也可以從鐵路上的車廂，高空飛行的轟炸機或者本身的垂直地下貯藏窖中發射。

第四戰畧飛彈

美國空軍已經花費了一億五千九百四十萬美元，用於「MX」飛彈的研究與發展。它最近爲十月一日開始的下一會計年度所要求的預算數字，是一億三千四百四十萬美元。即使立即批准生產，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前，這種飛彈的建造、試射和部署仍然不可能實現。

如果「MX」飛彈得到白宮和國會兩者的許可，它繼續「擎天神」、「泰坦」和「義勇兵」之後，成爲美國第四代的戰畧飛彈。

五角大廈策劃人員贊成生產「MX」飛彈的主要原因，是它在敵方飛彈對美國基地發動攻擊時，有較佳的生存機會。空軍官員說，存貯「義勇兵」飛彈的地窟「在今日足能生存，並且將維持一段時間」，但是蘇聯的發展可能遲早會使「義勇兵」飛彈的生存機會降低至「無法接受的程度」。

極難摧毀的原因

致使「MX」飛彈相當不易遭致攻擊的原因，是它從長的淺壕發射的獨特方式。根據目前擬議中的計劃，每座掩護壕的長度約從七英里到十二英里，上覆以五英里厚的泥土和十五英寸的混凝土遮蔽物。在隧道中，直徑十三英尺的「MX」飛彈將被放置在一座迴旋發射座上，並且每日移動位置，使敵人無法測知它的所在。

此種設計的結果是，即使敵人可能獲知每座掩護壕的位置，但是它必須對每座掩護壕投射大批彈頭，才知確定擊中掩蔽的飛彈。

如果發射「MX」飛彈的時機來臨，它可以從掩護壕中任何一處直接發射。

此種飛彈掩護壕應建造在何處，此刻仍未決定，但美國南部被認爲是最佳地區，因爲它的水平面低，地勢平坦，亞里桑那州是被策劃人員經常提及的地點。

每枚飛彈造價二千萬

五角大廈目前計劃在明年挖掘兩座試驗性的掩護壕，一條長一千五百英尺，另一條長二萬英尺。較短的一條掩護壕將用於判斷此種飛彈如何能適宜的穿過它的遮蔽物發射出去。較長的一條將用來實驗建造此種壕溝需時多久，需要多少經費。

美國空軍研究發展部副參謀長史萊准將解釋說：「建造較敵人洲際道飛彈彈頭所能摧毀更長哩數的掩護壕，生存的可能性便可能達成。」

另一種發射「MX」飛彈方式，是自轟炸機上發射，美國空軍已在一九七四年試驗過此種方式。

在同時，美國已經部署了一千零五十四枚洲際彈道飛彈，作爲美國「三位一體」國防系統的地面發射州際彈道飛彈的要件。所謂「三位一體」系統是由地面發射彈道飛彈、轟炸機和潛艇發射飛彈所構成。

被設計成可由轟炸機或噴射運輸機發射的「巡弋」飛彈，被視爲是担任轟炸機的任務。「巡弋」飛彈是以噴射引擎推動，飛行速度低於音速。「MX」飛彈則像其它的洲際彈道飛彈一樣，經由太空飛向它的目標。

不過，這種飛彈的造價極爲昂貴，若要製造部署二百到二百五十枚此種飛彈，單單飛彈本身所需的費用就高達三百億美元（約爲被否決的B一轟炸機計劃的生產費用），但加上基地及發射設施的花費，這筆欵項可能就要達到七百億美元之譜。

MX飛彈統計數字

▲體積：長六十尺長——加上腳架長度。直徑八英尺，較「義勇兵三號」飛彈畧大一些。

▲射程：六千英里，和「義勇兵三號」飛彈相同。

▲精確度：能夠擊中目標一百英尺以內的範圍，「義勇兵三號」是六十英尺。

▲彈頭：十枚到十二枚，「義勇兵三號」僅有三枚。

▲彈頭重量：大約七千到八千磅，「義勇兵三號」是二千磅。

▲造價：每枚爲一千萬到二千萬美元，加上發展費用和發射設施費用。「義勇兵三號」每枚造價四百萬美元。

▲速度：較「義勇兵三號」的一萬五千英里的時速畧快一些。



能配備中子彈彈頭的蘭斯導彈

體積龐大・威力强猛

新型

超級飛彈MX

美國總統卡達欲改善美國國防戰略的努力，可能引發有關MX型飛彈的爭議。由於卡達最近已取消B一超音速轟炸機的建造計劃，而且美國防部亦宣佈不再生產義勇兵三式飛彈，因此這種可能繼「擎天神」，「泰坦」及「義勇兵」之後成爲美國的第四代飛彈。MX飛彈是極難摧毀的，它可攜帶十二枚彈頭，時速一萬五千哩，可以擊中六千英里以外的目標。

朱武

首先，「巡弋」飛彈和中子炸彈突然在報紙的頭片上出現，它被稱爲是美國明日武器。現在，另一種武器也漸受到注意：一種新型，體積較大，並且更具威力的洲際彈道飛彈。

携帶十二枚彈頭

這就是「MX」飛彈。它可以携帶多達十二枚彈頭，可以從長達數英里的掩護壕溝中發射，這種壕溝可以隱敝它的座落地點，免受敵方炸彈攻擊。

「MX」飛彈尚未試射過，也沒有建造完成的原始型式。估計存貯二百枚到二百五十枚，此種飛彈的費用大約需要三百億美元——大略相近於被否決的B一轟炸機計劃的經費。但是「MX」飛彈的優點甚多，因此獲得國防部及一個名叫「當前危機委員會」的影響力團體的強烈支持，這個團體正發動一項積極的運動，倡議生產「MX」飛彈。「當前危機委員會」是由前國防部官員奈茲所領導。

倡議生產「MX」飛彈的運動開始時，適值裁軍專家警告卡達總統說，批准生產新式武器，可能會破壞與俄國人的武器限制會談。蘇聯本身也在抨擊美國發展新式武器——例如中子炸彈和「巡弋」飛彈——的行動。

至於「MX」飛彈呢——

在經過六年的研究工作之後，在理論上，這種超級飛彈的飛行時速可以超過一萬五千英里以上，它可以擊中六千英里以外的目標，準確度在一百英尺之內。

「MX」飛彈的彈重量是最新式「義勇兵洲際彈道」飛彈的三倍到四倍。它可以携帶十枚到十二枚單獨的彈頭。「義勇兵三號」飛彈只能携帶三枚



MX飛彈

救泰國免陷於赤禍，可惜他前身是一位學者，在政壇上缺乏基本幹部。軍方雖是他的支持者，而同時又是他施政的阻碍。這樣便形成他在施政方面的種種困難，舉例來說：

一、泰國軍方高級人物，向來都爲華裔商業鉅子所利用，每個將領不是某銀行的董事長，便是某商行的股東；商業界利用他們的灌勢，無往不利，而他們也樂於爲之，可坐享其成，名利雙收；甚至日進萬金，自有人送上門，何樂而不爲呢！這種以軍政人員作爲商界靠山的習慣，已根深蒂固，也是人人皆知，見怪不怪。但其中的弊端，也自不必待言。塔寧爲革新政治，曾多次要求軍方將領們退出商界。可是，談何容易，這種具歷史性的弊端及利之所在，何能一時杜絕。這麼一來，塔寧大刀濶斧革新政治之宏願，未免大打折扣；而軍方對塔寧之作爲，雖知其正直，却爲一種心理的詬病。

二、泰國軍方可說是塔寧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但談不上是親信。亞洲人素來重情不重理，對人不對事，在政治行爲上也是如此，尤其在一個民主意識落後的國家，以上通而下達的行政效果，不易收效。換句話說，倘若執政者沒有一班自己的人馬，或是一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其政治作爲會遭遇重大的困難。目前在塔寧的內閣中，內務部長和事務部長，都是他的學生，也算是他的親信；可是年紀太輕（事務部長今年才卅歲），有衝勁而無經驗，這樣的年輕「小伙子」當起部長，免不了會引起那些老奸巨滑的老行政人員的妒忌，何況年輕人的命令也難免有不妥善之處；就算行政態度正確，則與部屬或其他有關方面的利益有所衝突，畢竟眞正爲國家前途着想的人太少了，這也是泰國內政的一大危機。上月泰國內政部長在北部某電台演講夜歸，座車受到伏擊，幸大難不死，及後檢查子彈結果，證明所使用作突襲的武器，非「異動份子」所有，而屬軍方。這又是右派妒忌右派之另一例。

泰馬軍隊聯合剿共搜出的毛像和藥物。

三、由於塔寧缺乏基本的政治幹部，而政府又堅決反共，因而促使那些貪污成性的「反共除奸」的治安人員，常藉口向華商勒索。華僑一向在商言商，最怕的是「政治帽子」，但却勇於「破財消災」，這麼一來，塔寧政府的善意反共無形中受到歪曲，因而商界人士也希望有所變動。而失望者則逃資國外，如此又加深該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

泰共騷擾日益加深中

由上面的一些事實，可看出塔寧在缺乏基本政治幹部的情形下，來應付一個急變的冲擊性的政治局勢，除非有奇跡出現，實難有理想的效果。

自去年十月六日政變以來，絕對反共的塔寧政府，對剿共採取很積極的行動。然而泰共的騷亂也同時增加，今年來泰軍在數次的剿共戰役中的損失，爲十一年來最嚴重者。而目前最傷腦筋的是，政府對傷亡軍警的家屬，還沒有一套具體的解決辦法；現只由各軍區個別處理。曼谷電視台常爲此而募捐，公開求諸於社會。這問題無形中已形成一個社會問題，對政府的威信也頗受影响。

泰共目前的猖獗程度，已敢與政府軍對峙，甚至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皇后的直升座機會遭射擊，皇太子也曾遭伏擊，幸均無傷及；這證明了泰共已建立了某些情報網。去年底因政變，政府向右轉而大捕左傾份子，數百名逃入森林的大學生，他們的加入共黨正好爲共黨建立政工的基本幹部。

近月有消息謂中南半島共黨正圖成立聯邦，這當然是北越所導演的。高棉的共黨，目前也聽命於河內。如果這個聯邦成立，對泰國實在不利；泰國東南北境界，長達千餘公里，均與中南半島聯邦毗鄰，將來由河內統一指揮，支援叛亂，更是易事。

可惜的是，正當泰國需要外援而力拒共黨之時，東約組織却宣佈本月底（六月）解散。雖然，泰國外長烏巴狄單方面宣稱：「東約組織解散後，這個防衛聯盟的基本原則仍然有效」。話雖如此，然而其他各國却沒有什麼具體的表示。回溯東約自一九五四年在馬尼拉簽字發表了宣言以來，二十多年來却是貌合而神離，甚至曾起內鬨（大馬與菲律賓）。泰國以前的行動也並不積極，如今大禍臨頭，當然主張「東約協防」和「繼續合作」；但公約組織既已解散，各會員國還會履行「決心以適當手段，在公約涵蓋地區內防止或抵抗任何顚覆其自由，或摧毁其主權或領土完整的企圖」的宣言嗎？組織既散，宣言根本就沒有任何約束力。泰國的表示，也只是自我安慰罷了。

泰國面臨這內外的威脅，加上經濟上的困，短期內實難有返魂的希望。而當此危迫之時，內部還不團結，甚至有通敵者，這怎不令人痛心。今年初泰高邊境屠殺村民事，實則因泰軍方走私軍火給高棉而引起屠殺，復嫁禍高棉。事後，泰國政府曾向棉共抗議而遭拒絕，繼而再告進聯合國；及後經高棉向泰國提供許多證據，而證明屠殺村民乃泰國，使泰國在國際上丢了一個大臉。最近泰政府已查明眞相而將那羣作奸犯科的軍官分別判死刑和徒刑。然而那二位被判死刑者却被溜走了。

泰國的內憂外患

錢希川

中國大陸的淪陷，中南半島三國的失落，今日泰國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如出一轍。問題就在亞洲人缺乏「整體精神」的觀念，而以個人利益為前提；雖在國家危難之際，仍不放棄個人的想法和做法。因此，反共只成為口號，缺乏民衆的支持，沒有社會的動力。過去的越南，目前的泰國，在動盪不安而應團結一致的時候，那些掌握國家大權的人，仍爭權奪利，到頭來只有自亂脚步，互相殘殺，終為敵人所乘。

泰總理（右）視察泰高邊區。

站在反共的立場，泰國目前的局勢，實令人躭心，在三面臨敵，國內共產黨騷擾而內政仍未臻安定之際，右派與右派之間尚未能以國家前途為重而團結一致。曼谷軍政界人士，都不敢肯定沒有另一次政變的可能性，且未來的政變將是流血的政變，因為上次政變首領乍叻將軍的被槍決，已開創了流血先例。

假如我們對泰國局勢的預測不會實現，那是再好沒有了。老實說，流血的政變都是殘忍而不好受，尤其是右派的自相殘踏，更是令人痛心，可是這預測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下列的根據和理由：

一、儘管上次的政變是陸軍方面的流產政變，且政變者已被處決，但陸軍方面並不心服，甚至有受騙之嫌。因為三月二十六日政變當日，叛軍與當權派雙方曾堅持十二小時，國防部長桑加德（即前次領導政變成功還曾派三位高級將領前往與叛軍首領談判，後協議為避免流血，當權派願以相當數量的美元予叛軍頭領，並令其往台定居；經同意後，將領們還親自伴乘中華航機。臨上機前，隨從的將領們以國際航空安全條例為理由，將叛軍領袖乍叻解除武裝。不管當時是中華航機不願接受這數位臨時旅客，或因曼谷當局未予放行而重開機門予以逮捕（曼谷方面盛傳後者）。總之，乍叻已被處決却是事實，這創下了流血處決政變人物的首例。

陸海軍將領芥蒂頗深

二、近三四十年來，泰國有過多次的政變，但均沒有流血。這次乍叻被處決，在「我佛慈悲」的佛教國來說，是晴天霹靂，而陸軍方面也更提高警覺的敏感，更無寧說成為「驚弓之鳥」；而使陸軍不服的是，當權派沒有遵行諾言，讓乍叻出國，反而予以槍斃，乍叻的死使陸軍形成二派，一派「主和」，另派「主變」。更使當權派提心吊胆，因為另一次政變有隨時降臨的可能。而下次的政變，勢必也處決對方的人物或全憑強力奪權，形成寃寃相報。

三、泰國政治人才不多，但熱衷於政治權勢的人却不少。近數十年來的政壇，幾都由陸軍包辦，而今日却由海軍將領作首，陸軍方面當然不服，故不惜尋找機會發動另一次政變。

今年六月十日，泰國國防部長桑加德（即去年發動政變成功的海軍將領）曾重申泰國的局勢很「正常」，但他不否認謠言是「由一批掌握經濟大權但缺乏武器的人（指華裔商人）散佈的，他們企圖摧毀泰國的經濟」。該部長也不否認自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流產政變以來，隨時都在保持戒備。這種公開重申局勢的「正常」，無異不打自招該國局勢的不正常。

所以今日曼谷人士所躭心的，不是共產黨，因為共產黨雖威脅着泰國，但不會很快佔有該國，而右派與右派的爭奪却隨時會影响曼谷的安危。

如果泰國能多幾位像塔寧那麼認真治理政治的人物，那也許可挽

泰軍炮轟棉共陣地

華國鋒凶多吉少

秦明

中共的喉舌報紙，最近一再強調華國鋒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立場，似乎是吹噓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好接班人。其實，這是矮鄧先將華國鋒和毛澤東串連關係扣緊的一個圈套，下一步就是揮舞鞭屍的斧頭，連華國鋒一起幹掉！

何以見得？且從去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運動說起：

左右反擊不得人心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但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而且還一再親自出馬陣前，對鄧小平直接批鬥。最明顯的例證是去年三月十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翻案不得人心」的社篇，那就是代表毛澤東「傳旨」的批鄧動員令，公開確定鄧小平「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名爲『共產黨員』，實際上代表黨內外的新舊資產階級」。號召各級「領導幹部要站在運動前面，帶頭學，帶頭批，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時宣稱將矛頭從「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改爲「正在走的走資派」，縮小爲「那個不肯改的走資派」，換一句話說，要將鄧小平先置諸死地，其他的黨羽慢慢來。

到了三月廿八日，毛澤東又跳了出來，透過「人民日報」的另一篇社論，親指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黑貓、白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這一批，可說是完全睹塞了鄧小平復出之路。

千萬人頭生死鬥

喉舌報紙在毛澤東「掛帥」批鄧的風浪中，一致狂吠批鬥鄧小平的鬥批，絕不是教育質量高低之爭，不是一兩個機構的領導權之爭，而是對整個統治權的爭奪。更是一場關係着「千萬個人頭」的生死大搏鬥。可見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仇恨，簡直是不共戴天！

到了四月五日，被指爲鄧小平在幕後煽動的天安門事件爆發時，大部份花圈都帶有針對毛江的「誅詞」，諸如「暴君秦始皇時代已結束」，「打倒現代慈禧太后」。記得毛澤東三十多年前曾經說過這樣兩句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天安門事件有人對已死成化灰的周恩來表示愛，對於還活着，手執生殺大權的暴君毛澤東及江青一撮，表示出如此的深仇大恨，就是不眞是鄧小平在幕後「出計」，可是鄧小平是周恩來的影子，這種仇恨的爆裂，當然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天安門事件的當晚，毛澤東下令出動武裝鎮壓，「人民日報」又替毛澤東傳聲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顯然是把天安門暴動的爆發，移罪在鄧小平身上，要利用此一事件將鄧小平公開的，正式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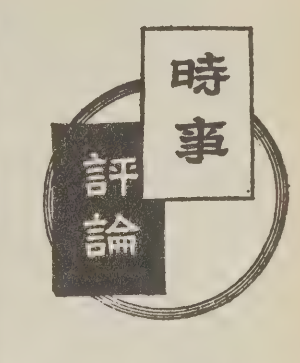
兩項決議致命傷

到了四月七日毛澤東果然運用「政治局」的「兩項決議」，正式公佈「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爲對抗性的矛盾。」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而以華國鋒出任「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這「兩項決議」特別強調是毛澤東的提議，更充分說明毛澤東和鄧小平是生死的鬥爭，而華國鋒當時是毛的侍衛近臣，鄧小平不恨毛則已，要恨毛的話，曾在毛身邊扮過李蓮英角色的華國鋒，又怎能跳出鄧小平的恨海呢？

華國鋒是神檯貓屎

如今中共喉舌報紙給華國鋒扣上「堅持毛澤東思想」立場的帽子，明顯是強烈的諷刺。如果華國鋒眞是有本領堅持毛的立場，當然要和反撲奪權的鄧小平拚一生死。以表示忠於毛澤東，華國鋒不但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就賣主求「榮」將女主人江青抄家，進一步又將毛澤東的「兩項決議」推翻將矮鄧抬上轎子，華國鋒這種吃碗底翻碗面的作風，可說是神枱貓屎，死鬼毛澤東固然是悔恨盲眼識錯人，而陰險毒辣的鄧小平，又怎能放過華國鋒一箭之仇呢？

基於毛鄧間之恩怨，夾在中間左搖右擺的牆邊草華國鋒，以目前的情勢來看，中共集團捧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實在不是好事，如果華國鋒在這個時候跑上天安門去批臭數臭毛澤東，先下手爲強鞭打老毛的屍體，作替鄧小平報仇出氣狀，還可能換取矮鄧給予一個「擴大教育面」的自新機會，多活幾天，此時此地放出他還是「忠」於毛澤東的空氣，可以批定，華國鋒的命運，肯定是凶多吉少！



杜絕毒品輸入

據西方報界透露，販運到歐洲的海洛英主要是來自泰寮緬三國交界的「金三角」；自法國警方採取系統化的掃毒措施後，毒品便集中以阿姆斯特丹爲目的地。由於毒品對荷蘭的嚴重影响，荷蘭副首相早在今年一月間，親自前來香港及曼谷，與港泰當局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並曾公開表示，「不論荷蘭或香港均不種植罌粟，故此我們都是受毒品輸入的問題困擾，而且都是這種罪惡勾當的受害者。」荷蘭政府對阿姆斯特丹因此而變成歐洲毒品集散中心後的憂慮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該國政府目前採取一切強硬措施，以杜絕毒品的輸入和販賣，也是完全及時而必要的。

國際合作的掃毒行動

徐達文

香港曾經被人視爲「亞洲販毒中心」，正如阿姆斯特丹現在被人看作「歐洲販毒中心」一樣。故兩地互相交流反毒經驗，和共同製訂合作掃毒措施，對吸毒販毒的罪惡活動，肯定有重大的阻遏作用。但掃毒行動舉竟是多方面的，既要制止毒品的輸出，也要防止毒品的輸入，既要制裁毒品的販賣，也要杜絕毒品的吸食，這不但要當地作出主觀的努力，而且要在外國作出積極的合作。以便從毒品的來源，去徹底根治毒品泛濫。荷蘭政府從海洛英主要來源地着手，力謀合作掃毒，這種掃毒方針是十分對的。如果泰國、寮國、緬甸、和土耳其等世界主要的罌粟種植國，眞正重視這個危害人類的重大問題，及眞正採取強硬措施制止毒品的種植和製造，則反毒行動，就會獲得事半功倍之效果。

可是有若干國家，尤其是土耳其，竟容許罌粟作爲「農產品」公開種植和收割，竟承認罌粟是該國農民的正常收入及該國的外匯收入，從而做成製作原料的供應無缺與合法販賣。

交換反毒情報

我們曾經指出，毒品問題的存在和發展，確包含着內在因素和國際背景。正因香港和阿姆斯特丹具備了各種「條件」，才被國際販毒集團視爲重要的活動場所。有關毒品方面所招致的不良聲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國際毒品組織滲透利用的結果。如何消除這種影响，以杜絕香港或阿姆斯特丹，或另一個新的地區，成爲毒品的加工、轉運、販賣的聯絡站和集散地，成爲毒品的消費場，就要加強國際性的反毒聯合行動。香港近年來，已積極採取了這種行動，像與各國不斷交換反毒情報，派出反毒人員長駐泰荷等國，等等，都產生了實際的成效。

內外夾攻全面掃毒

這種成效，充分證明「內外夾攻」的掃毒行動，是全面撲滅國際性的販毒案件的重要關鍵。最近半個月來，本港兩次破獲時值共達兩千萬港元的大毒品案，從而說明本港緝毒人員的工作表現，也證明本港警方是獲得國際有關方面的協作，並根據可靠的綫報，而先後破除毒案，事實上，香港反毒的優越表現，已取得國際間的重視。月前，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曾派禁毒人員前來香港，吸取禁絕毒品的經驗，而聯合國反毒機構，也計劃在今年十一月，借用本港設施去訓練國際禁毒人員。所有這些反毒成就，無疑說明了港府當局的禁毒決心及反毒效能。

對香港，對荷蘭，對世界各國而言，要徹底禁絕毒品的販賣和吸食，並不是件易事，因爲這不僅在於當地主管當局的政策，設施決心，和效能，更重要的，還是國際間的全面合作。因爲毒品問題，從來就是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罪惡問題，也是一個特殊性的政治滲透問題。從毒品的種植，到毒品的製造；從毒品的輸送，到毒品的販賣；從毒品的儲存，到毒品的吸食，都牽涉到國際背景，社會因素和政治作用，從而組成一個直接危害人類生命的罪惡集團。要破除這個集團的影响力，就要從上述各方面去着手，才能收取立竿見影之效。

加强國際合作採取强硬行動

香港從追查毒品來源，破獲毒品販運，嚴判毒販重罪，全面開展戒毒，擴大禁毒宣傳等方面，去加強反毒運動，對於香港的反毒前途，確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相信，只要港府下定決心，加強國際協作，採取強硬行動，本港對毒品罪行的撲滅，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不懼姑息逆流

余秋人

又成爲國人所關切的問題，因爲卡達與萬斯都一再發表有傷盟友尊嚴的言論，我朝野上下及美國正義人士提出忠告，希望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不要再作任何助長敵人氣焰的沾滿血汚的劊子手去打交道。

儘管美國對中共的這種低姿態令人可笑，但我們却不可因此而失掉了自信心，因爲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只要自己站得穩，團結的力量夠，那任何的國際姑息逆流都絲毫動搖不了我們，因此我們大可不必爲了卡達或萬斯的一句話或喜或憂，相反的，我們今後更要秉承總統蔣公「莊敬自強」的遺訓樂觀奮鬥，越是困難的時刻，越需要堅強的毅力的決心。

我們在台澎金馬地區從事反共復國的聖戰，二十多年來已獲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僅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且更使中華民國屹立在自由世界的最前哨，維護着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我們的努力早已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更是億萬大陸同胞衷心响往燈塔，三民主義的光輝已使共黨胆戰心驚。

當前姑息王義的逆流對我們說來，不但不足懼，反而會激發我們更大的奮鬥意志，給我們更好的開創勝利前途的機運。以我們過去的成就來看，證明了在台灣的中華兒女是可敬佩的，也是可信賴的，我們更經遭遇到無數次的狂風暴雨，但沒有一次能夠打倒我們，相反的，我們愈挫愈奮，愈奮愈強，終於可以堅強的站起來了。如今十大建設行將陸續完成，六年經建計劃正在進行，我們已奠下了進可攻、退可守的不敗之基，小小的姑息逆流何懼之有？

當然，我們不能以過去的成就而自滿，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更大的自信、更高的熱誠、更強的團結、和更快的衝力，因爲越是到了最後關頭，越是需要堅持到底的精神，否則便會發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遺憾，中華民族是一個最具毅力的民族，任何的橫逆困境都難不倒我們，歷史已一再的顯示出我們在這方面的優越性，相信在反共復國的聖戰裏，我們也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信心是一切力量的來源，我們只要抱持「操之在我」的信心，那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難。我們有一千六百萬的勤勉同胞，還有二千多萬海外華僑及大陸八億同胞人心的歸向，這一股巨大的力量將成爲推翻共產極權暴政的洪流。我們目前所需要努力者，就是團結一心，奮鬥自強，人人在工作的崗位上盡其所能，在一切爲反共、一切爲復國的大前提下，貢獻自己，建設國家。

嚴防走私大陸貨

老水牛

中，在東石、布袋外海，發現大批漂流的私貨，經五個多小時的打撈，計撈取一百卅九蔴袋的大陸私貨，於七月十五日深夜載返高雄港，送繳港區檢查處。這批價值兩千餘萬元的私貨，判斷是商船丟包，準備交給約好漁船接駁。不料被這兩艘漁船——「瑞結春十一號」及「滿儎胖號」先發現撈取，這批走私大陸貨，計有香菇六十袋、白鳳丸卅三袋、牛黃解毒片卅袋、海狗丸三袋、黑棗二十九袋、小茶壺兩袋、每一茶壺內均裝白鳳丸及其他藥物、鑲有碎鑽石的金屬戒指兩袋。這類走私案，似已屢見不鮮。前此迭有報導，還有案情比此更大者，其「私貨」中並有大批毒品，駭人聽聞。

走私，在任何國家都是犯法罪行。而來自大陸的私貨，更有特殊的罪惡作用，應該了解，大陸在中共暴政下，根本沒有私人的商業關係，所有生產貨物，全在中共控制下。因此，大陸的香菇、黑棗、紅棗、茅台酒、海狗丸之類，以輾轉的走私或其他任何方式向外銷售，對大陸人民毫無好處，徒然爲中共增加外滙而已。而且中共以各種方式向復興基地及自由世界傾銷這些貨物，無須特別宣傳，卽可以「大陸名產」觀念發揮宣傳作用，其售貨所得更可就地用來進行「統戰」，施展邪惡陰謀。由此可見凡參加這項走私及代爲售貨者，無論初意如何，實際上都是助紂爲虐。就是這些貨物的買主，並當感到遺憾。

不幸這類走私案不斷發生，證明中共還在以各種方式向我復興基地及自由世界傾銷這些貨物，以施展其陰謀。同時，亦可見參加走私和代銷私貨者的興趣似乎頗高，他們決心冒險圖利。在此情形下，我治安機構，除注意海上、空中的走私活動外，更當時時調查那私貨代售商店與個人及其他銷售情形。根據常識判斷，那些私貨分量那麼多，必有不少商店或個人推銷，始能轉到購買者之手。若僅注意私梟，而不管代售私貨者及其銷售情形，甚至對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則此罪行實難澈底撲滅。同時亦當喚起民間提高警覺，對此事之禍害作根本的認識。不要以爲買點走私大陸貨沒有關係，更不要以擁有此種私貨，沾沾自喜，向人炫耀，忘記反共愛國的立場。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走私大陸貨中，有許多毒品。中共雖然宣稱「反帝反修」，以美國和蘇聯爲「主要敵人」，但實際時時都在設法對付我們。我們是其「精神的原子彈」、「海洛英彈」的主要攻擊目標，近來不斷發現大量毒品偷運來台，就是明證。

槍桿子跋扈囂張

鄧小平復出以後，對於中共統治權力結構將發生如何的變化，現在一時仍看不出，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槍桿子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了，這勢必成今後中共奪權鬥爭的特質。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是共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權力份子，就是「中央委員」；因而，共軍將來的動向，對共黨權力鬥爭將發生決定性作用。事實上，現在大陸各地軍頭，都在加緊部署活動，準備在共黨全國代表大會與人代會中分一杯羹。最近共幫「解放軍報」一連發表了十篇社論，討論黨與槍，軍隊的任務，軍隊的紀律，以及軍事割據等等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現象，可以充分反映各地軍頭的跋扈囂張，各佔山頭，傭雄割據，不但不聽共黨中央的指揮，而且還用槍來支配「黨」和指揮「黨」。我們認為，這種槍指揮黨的割據形勢，必將愈演愈烈，將來召開共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對於權力分配問題，如果大家能妥協一下，還可以維持一時的相安局面；如果大家談不好，很可能出現公開分裂的局面，甚至爆發內戰。

鄧小平的復出，雖然對華國鋒權力的一種挑戰，但從各種情況來看，鄧小平復出後仍不可能獨攬大權。因為鄧小平雖然獲得一部份槍桿子的支持，但還有很多槍桿子並不支持鄧小平，甚至共黨元老派對於鄧小平也有歧見。鄧的公開復出，所以拖延至今，其原因亦在此。

很明顯的，今天共黨的奪權鬥爭，將決於槍桿子，但槍桿子對於鄧小平的態度而論，就有南北兩大派，南派以許世友為中心，支持鄧小平掌權；但北派的槍桿子，則傾向於支持華國鋒。除此南北兩大派之外，還有很多軍頭，背景複雜，立場不明，搖擺不定；而這些軍頭在奪權鬥爭的過程中，也會聯合起來，形成大大小小的集團，爭取或多或少的權力。由此可知，鄧小平的復出，既不可取華國鋒而代之，也不可能形成穩固的權力中心，使軍權歸於統一，恢復黨指揮槍的領導。

或者要問，鄧小平復出後，能否再度實行削藩？我們認為，絕對無此可能。因為鄧的靠山是槍桿子，怎敢再得罪軍頭，更何況北派軍頭不支持鄧，而削藩亦為所有大小軍頭所反對。

過去鄧敢於替毛澤東削藩，是因為毛還活着，還有很大的「偶像權威」，軍頭不敢反毛。

現在毛澤東已經不在人世，其「偶像權威」亦日趨低落，所以任何人都不敢再削藩，事實上也沒有削藩的可能；如果有人想削藩，就得準備打仗。

反共史學家沈剛伯

懷抱着「死去原知世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心意，史學大師沈剛伯教授（見圖）卅一日早晨六時廿八分，因肺衰竭在台大醫院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沈剛伯教授是湖北黃陂人，武漢高等師範畢業，民國十三年，他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專攻英國史、憲法史和埃及學。當時倫敦街頭氾濫着共產主義的宣傳的小冊子，沈先生把能夠看到的馬列著作都看了。當時他就想，共產黨處處講團體第一、主義第一，都是忽略了人。因為團體是人聚的，主義是人製的。這種倒本為末的把戲，不論怎樣玩，都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一位姓何的人士來勸沈先生加入共產黨時，沈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的：「也許將來你們可以成功，也許將來你們可以富國強兵，但如果不把人當人，能有什麼用？我祗想做一個人，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即使做一個弱小民族的人，也不做你們強大國家的螺絲釘。」他又說：「我不參加你們，我終身不參加政治，但求以勞力換取餬口的溫飽而已。」

從民十六年開始，沈先生先後在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教書。在台大這麼多年，沈先生教的是英國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古史。他講課，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不絕，他可以把你帶到課程以外的另一個遙遠世界裏去，然後一拉又把你拉回來。

沈先生對中國歷史與史學的看法，不是局限一隅的，而是縱橫中外，博通古今的鳥瞰。他認為，雖然兩千年來，物質的文明已大改舊觀，社會結構也與過去不同，但人性却沒有改變，人所以為人的道理也沒有改變，所以「史學之教」仍然必須注重「史義」與「史識」。因為「非義不能正其學」，「非識不能用其學。」

具有「史義」與「史識」的史學家，才能把握某一時期的精神，表面出之，使這些時代精神活躍在他的書卷之中，古今中外的史學家中，沈先生以為，只有司馬遷才具有這樣的「史義」和「史識」，所以他所創的體例及寫法，能傳到今天，而且所有史書的寫作都無法超越他的範疇。

也就是說，沈先生認為，每一個時代的史學都表現了那個時代所代表的時代精神。因此每一個時代精神都不同。所以，人類的歷史與文化隨着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演變。人類的文化因變而興，文化是由事物的演變而誕生的，更因事物的變而發揮其功能。

不過，沈先生也強調，物質與人心的變動，會不斷引起許多新問題。這許多新問題

紐約停電——趁火打刧

美國社會道德淪沉

李凱詩譯

美國人正悟出一個事實：這個世界首富之國，可能正處在混亂的邊緣。

這事實是在七月十三日紐約市大停電的痛苦經驗之後發現的。

現在關在牢裏，或等候審判，或仍逍遙法外的數千名趁火打刧者——有黑人，有白人，有拉丁美洲人，有成人，有未成年者——共搶刧了一千四百家商店。受着重重限制的警方，無法放手維持治安，因此有數千人僥倖免於被捕。

民衆秩序每下愈況

從統計上可看出民衆秩序的每下愈況：

一九六八年金恩博士遇刺時，憤怒的黑人暴民在紐約街頭上亂竄，有卅二名警察受傷——不過沒人重傷。但在七月十三日的一場混亂裏，有四百一十八名警察受傷，其中十八名傷勢嚴重。

許多人認爲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這個美國最大都市似已無能防止混亂的發生。

問題來了：對於那些如此放肆慶祝「七月的聖誕節」的人，正義何在？對於失去一生積蓄與希望的小店老板，公理何在？

觀念改變道德淪喪

很顯然，正義也罷，公理也罷，它的彈性還沒到能夠同時滿足目無法紀的失業青年（他們認爲：「搶他們是應該的」）和小店老板（紐約時報引述其中一位珠寶商說：「我的一切都完了。我工作、積蓄半輩子才開了這一爿小店。當電燈熄了時，我只知道我的店死了」）的地步。

在從前，搶刧是重罰，警察有權當場「格殺不論」。當時的觀念是：搶刧不僅使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而且侵犯個人的財產權利。

如今觀念變了，尤其是從一九七〇年坎特州大學示威者被殺之後。對許多同情人士而言，搶刧者在獄中等待的時間，已是足夠甚至過份的懲罰了。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問題：道德的淪喪！

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他們所選出的政府，有權維持法律秩序，使他們生活在和平與安全之中。蔑視這個權力，被認是對他們自己的一種威脅——對民主政府而言亦是如此。

另外一種觀點在近年來也已頗爲流行，其要點如下：

任何形式的權力——老師、官吏、警察、法官——都是潛在敵人，必須加以懷疑、諷嘲、忽視。所有的「權力」不是需要，而是奢侈。

偷竊搶刧是可容忍的追求，甚至於是一種高貴追求——如果碰巧苦主擁有的錢比竊盜爲多的話。

趁火打刧無視法律

這些綜合起來，便助長了美國人的所謂「無過」道德——一切都可原諒，沒人應受責怪——尤其是「只牽涉財物」時。或者如某個黑人貿易工會會員所說的：掠奪其實是從事「社會經濟的改革」。

不過有些人就不敢苟同。前紐約大學法學院長，現任紐約市法律援助會主席馬凱先生語重心長說：「大部份趁火打刧之徒都不信任法律，他們認爲法律是個意外收穫，除非當場被逮，他們是毫無悔意的。」無論如何，這種態度只限於赤貧者才有。例如最近被判罪的一名盜用公欵者，她對法官說：她所以盜用公欵，是爲了幫助有七個小孩的兄弟，以及失去退休金的父親——不過，她也用那些贓欵買了一艘六千美元的遊艇，和一幢一萬二千美元的活動房子。恐怕很少人會把她的理由，拿來和大部份貧窮者眞正的痛苦與一生的絕望相提併論吧？在這次大停電的搶刧裏，種族上的不同並無分別。黑人、拉丁美洲人店東遭刧，白人老板一樣無法倖免。

有識之士力主嚴懲

部份領袖人士因此用比幾年前強烈的措辭譴責這次的搶奪。例如共和黨紐約參議員賈維茨說：「任何搶刧者應予嚴懲。」曼哈頓區長兼黑人市長候選人蘇頓也說：「我們如果輕易放過這些強徒，便是一筆勾消大部份守法貧民與少數犯法之徒的道德差異了。」簡言之，莫再縱容的時候到了，一種看法是：「幼黨已嘗了血腥——它們還會再攻擊的。」（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劉家昌甄珍滿腔激昂 在美遊行誓死反共

尹靜心

日前劉家昌與甄珍赴美探親，所見當地報章，全是美國與中共「建交」一面之詞，而旅美華僑雖憂心如焚，卻沒有具體行動。於是與他父親商議，發起組一反共遊行團，冒險走上街頭，喚醒沉睡的美國人。他與父親，母親，兒子及甄珍，透過宣傳，組成一小遊行班底，結果到場時，竟超過八十多人。

劉家昌偕同甄珍赴美，主要的是把甄珍帶去和他在美國的家人見面。劉家昌的父母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經營旅遊事業，以前雖然也認識甄珍，但祇限於普通朋友的交往。而這一次卻不同，完全以劉家媳婦的身份去拜見公婆。

劉家昌母親參加示威

動員華僑遊行抗議

劉家昌、甄珍在美國曾經參加了幾次抗議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遊行活動，在威斯康辛的遊行是由劉家昌的父親劉天豪率領的，有二百餘位愛國華僑和留學生參加。接着他們又在芝加哥、舊金山等地參加幾次盛大的反美毛建交的遊行，普遍反應了旅美華僑對中共政權的唾棄和厭惡，以及堅決反對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的姑息謬論。

愛國心切滿腔激昂

劉家昌與甄珍，談到七月間在美國召集的一次反共示威遊行，心頭像燃燒的火燄。

劉家昌說：「我們寧可在美國戲也不拍，錢也不賺了，只要有一點血性的中國人，決不能忍受其他任何國家對中華民國的誤解與輕慢。」

本來劉家昌與甄珍，預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由舊金山飛返台北。當天晚上，劉家昌在朋友處，看到一大堆剪報，全是美國擬與中共建交的一面之詞，完全不提中華民國的嚴正立場，而旅美華僑，雖然憂心如焚，卻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來表明中國人的心聲。

劉家昌瞭解情況後，立刻訂購機票，深夜飛往他父親劉天豪居住的威斯康辛州，在密爾窩基這個城市，父子二人，商議不計危險，召集一次反共示威遊行，喚醒富有正義感的美國人沉睡的意識。

「剛開始，我們只有五個人決定參加遊行，我七十歲的父親，六十五歲的母親，十歲的兒子，以及甄珍和我。」透過宣傳，劉家昌與父親終於組成了一個小小的班底，總共二十五人表示全力支持這次反共示威遊行。

握緊雙拳誓死反共

七月十三日，反共示威遊行正式展開。沒想到那一天到場的中國人，竟超過了八十位，有遠自芝加哥、邁地生等地趕來，還有一位八十歲老太太，坐在輪椅上，請人推着她參加遊行，許多美國人，在問淸楚這羣黃面孔的意願後，也自動地加入了隊伍。

反共示威遊行順利的進行，第一個項目就是全體肅立，高唱國歌。

「大丈夫有淚不輕彈，我從來很少紅過眼眶，但是此情此景，眼淚卻隨著歌聲流下，在那種場合，你才深深體會，國難當前，沒有人可以苟且偸生，只有堅強抓住任何反擊的機會，才配做個背負五千年文化的中國人。」劉家昌說到這裏，兩隻手情不自禁握起拳來。這次反共示威遊行結束後，立刻得到了回響。

當天，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就以電話向白宮反映這件事，並且安排劉天豪，前往白宮去陳述反共心意。

一週後在芝加哥，也掀起同類型的反共示威遊行，其它大大小小的城鎮，總共接連召集了十五次遊行。

劉家昌說：「我回到國內，才知道國內正在發起一人一信運動，這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團結旅美華僑，一致堅強提出抗議，而我們全國朝野，也該莊敬自強，不要再對美國說客氣話了，惟有誓死反共，才能警醒美國部份人士的盲目短視。」

寫稿不易，同樣的，寫字也是一種相當磨人的工作。

猶憶當年在軍中服役的時候，因為常握槍的緣



右起：范園焱、劉承司、高佑宗、李顯斌。

故，右手姆指和食指的交互之間，都被托柄的硬木壓從平平滑滑的，而且衍生一層角質的厚皮，當時大家都戲稱那是軍人的「註冊商標」；如今，又因為長時間緊握着筆桿的關係，在右手中指與食指的頂端，也早就被磨出了一片堅硬的繭塊，像魚鱗、又像榆錢，有時痲痺得一無知覺，有時又會像無名腫毒模樣，火辣辣地隱隱作痛。眞的，比起身體其他的部位，頻遭折磨的手，似乎是勞苦些了。

別以為播音是一份好幹的差事，其中辛酸，實在不是外人所能體會出來的，多少個好夢正酣的時刻，多少個淒寒的風雨夜，只要是鬧鐘的鈴聲一響，就得像消防隊員聽到「一一九」的召喚，衝出家門，向工作的崗位上奔馳而去。這個時候，那怕是睡意猶濃，滿肚子的呵欠向外湧動，都得強行抑制，因為坐到了麥克風前，可就能讓聽眾從聲音裏察覺到我們猶在睡眼惺忪。

作為一個電台的播音員，我們眞不知道報館的排字工人，怎樣去做檢字工作的，有些編輯和記者先生，似乎像煞于右老的化身，他們的字寫得龍飛鳳舞，在我們看來，常似有字天書，遇到這種播稿，可就要考驗我們對藝術的鑑賞能力了。因此，即使是劉伯溫的推背圖，我們也得把它當做國民小學的課本來研讀，一個播音員祇有照本宣科的義務，沒有信口開河的權利。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電台裏的每一位成員，是要經常接受挑戰的，接受國際姑息逆流的挑戰，也接受自己所負使命的挑戰，因為我們瞭解，即使是一字的失誤，或是一言的不當，都可能像跳彈一樣反射回來，傷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敵人是最殘酷無情的，那怕我給他的是一撮鐵砂，他也會設法打製成利劍，用來回刺我們。

當然，一座巍峨的大廈，絕對不是憑幾塊磚頭就能造成的，同樣的，我們對大陸地區的心戰廣播，也是集合社會總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建立起彰明的績效，我們記得，在「青年教育節目」開播期間，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曾繁康教授、講「中國通史」的陳致平教授、講「社會學」的謝康教授、講「三民主義」的任卓宣教授、講「經濟學」的劉師誠教授、講「中國文學」的潘琦君教授，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了，而且他們在政府機關和學校裏所担任的工作與課務，也是夠繁重的，但是，只要是輪到我們錄音，他們總是不分寒暑、不計晨昏、不避風雨、更不論路途遠近，一定會準時來到電台全心全意講課。

為了配合電台整體作業的需要，這些教授們來台錄音的時間，多半都被安排在清晨或傍晚，而他們，也就經常的披着寥落的的晨星，或者是踏着暮靄與夜色緩步而來，那種虔敬的神態，眞讓我們從心底間激起了無限的景仰與孺慕之情。想到當年在學校聽老師上課的景況，總以為他們當年棲遲於粉筆灰，心裏所惦念和鍾愛的，祇及於一羣少不更事的門生，而不會有過剩的閒暇，來關懷到國家大事，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恍然悟起，原來他們對國家的愛心，也是如同炭般火的熾熱。

尤其令人不能忘懷的，就是松山寺的老和尙道安法師了，在他視力迷茫離開大去不遠的時刻，猶不辭勞瘁來到我們電台的宗教節目裏播音，號召大陸上億萬的佛門子弟奮起反共抗暴，自救救國，爭取自由與人權；還有于斌樞機主教，更經常在我們的節目裏講話，那種對國家和同胞的關注之情，像暖流一樣激盪着我們，使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一位眞正偉大的宗教家，也就是世界最勇敢的戰士。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央廣播電台成立第四十九週年的台慶，我們緬懷過去每一個革命階段，廣播界的先驅對維護國家自由、主權獨立，殫精竭慮的作出的輝煌貫献，想到今後急着要走的迤邐而迢遙的路，一種「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縷縷情思，禁不住湧向我們的心頭，像午夜的濤聲，迴盪不已。

收穫的喜悅，常是屬於耕耘的人，在反共復國大業邁上了新里程的今天，我們正以無比的堅毅與辛勤，在從事着廣袤的耕耘，殘月將沉，金鷄報曉，回首已經逝去的分分秒秒的時光，不知喚醒了多少黑暗中摸索的人，我們相信，牧野揮戈弔民伐罪的時刻，終將到來，每一個在顚沛與困乏之中跋涉過的中國人，也終將會共同享受有穫的喜悅。

隔海遙送溫馨語　喚得義士駕機來

趙光裕

范園焱義士，駕駛米格十九機投奔自由一事，已傳遍世界，震驚鐵幕。

范義士飛抵自由祖國後，曾經表示他經常收聽到中央廣播電台的對大陸廣播，因而益愈加强投奔自由之決心。

中央廣播電台工作人員，究竟如何展開對敵心戰，有其嚴肅，亦有其輕鬆的一面。

且聽一位工作人員娓娓道來……。

如果不是因爲國家遭逢了這樣重大的憂患，橫逆與挫折排山倒海而來，我們這一夥，雖然都有「志在四方」的鴻圖和逸興，也不可能會從天南地北聚會到像中央廣播電台這一個點上來的。

沒有先後的分別，也沒有尊卑的差異，我們都是以戈予擲向沙場的豪情農夫奔向田野的襟懷，献身到這個戰鬥的崗位上來的。我們當中，大多數的人，都負荷着國破家亡的雙重哀傷，對故國的湖光山色、秋霜冬雪、江南的杏花春雨、中原的長空雁陣，點點滴滴，都睽違得很久了，大家都在心心念念地想從日常的工作接觸中，擷取一些零星片斷來自舊日家園的訊息，讓飄浮的心境，能有幾許落實的感覺。

的確，我們已經從瞬息萬變的敵情和波浪相接的任務中聽到了遍起的回聲，我們也從成敗攸關榮辱與共的相許中結識了不少的知音。

千千萬萬封聽眾的來信，代表着千千萬萬人悲淒的泣訴，和迫切的呼援；千千萬萬次的取聯，刻劃出我們民族的生命，迎向凜冽的寒風，堅韌而挺拔！

每一次展讀大陸同胞冒險犯難碎肝裂胆的來信，我們都有熱血沸騰和熱淚洶湧的激動，雖然來信的不一定是我們的鄉親，而且多半是毫無關連，但是，在感覺上却跟自己父母兄弟一樣的親切，甚至有時候，會從模模糊糊的字裏行間浮現出一種不可捉摸的幻覺，就好像眞的是在讀着自己母親的來信，祇是，令人神傷的，將近三十年的闊別，竟找不到一句溫馨而熟稔的呼喚。

原來啊，這些來信的，是屬於全中國人的母親，全中國人的兄弟，他們談的，不是母子和兒女私情，而是國家民族的大恨，關係到世世代代的活路問題，因此，他們要手槍的，我們總是希望敵後工作單位能夠迅速而安全地送到他們的手裏，讓他們在生死鬥爭中，有所倚仗；他們要毒藥的，我們也希望能夠給他們如期送達，而同時，又禁不住要爲他們祈禱，切盼在毒藥送到以後，唯一的用途，祇是取敵人的性命，可千萬不要因爲情緒上的偏激，殺敵不成，反而落入自己的口中。

他們希望得到衣、食、藥品和金錢支援的，我們同樣恨不得能夠排除一切的艱難險阻，傾自己一時所有，讓他們滿足所需，因爲我們確信，只要能夠帮助他們減少一分痛苦，在爭取民族自由與復興的聖戰中，就會增加一分勝算。

最讓我們心情沉重的，就是面對一些情緒激憤達於極點的聽眾來信了，這些志士仁人，對我們懷有高度的信賴和殷切的期待，他們傾訴着委屈，更流露出行動的決心，當我們必須在廣播中給他們答覆的時候，可眞是煞費思量，一字一句，都不敢輕率，因爲如果助長了他們的急躁，就很可能在無意間導發他們有失週密的行動，這樣，不但可能危害到他們的生命，我們於心不忍；也等於自行撲滅了革命的火種，違背了工作的要求。

相反的，如果我們稍偏於沉穩，又很可能會引起敵後英雄的困惑，覺得我們處身於安全地區，猶如此胆怯，甚至也可能眞的會錯過了殺敵和一舉匡復的時機，因此，我們總是在廣播中，再三叮嚀他們，面對兇頑的共徒，固然要有犧牲的決心，但是，在行動之先，却必須克制血氣之勇，作週密的思考，策最大的勝算。

我們瞭解，國家的前程，正連接着我們個人前程；一己的作爲，也可能關係到子孫的禍福，光輝的史實啓導我們，敵後志士仁人的精誠在感召我們，良知、責任和團隊的榮譽在激勵我們，多少個週末與假日，我們得不到休閒；多少個夜深人靜蚊虫起舞的時刻，我們一面抓着身上的發癢的疙瘩，一面振筆疾書；每當情緒低落、思潮凝結的時候，爲尋思敵人的弱點，孕育筆下的衝擊力量，我們常如老僧入定，任由帶着殘灰的烟蒂燎到手指而不自覺。有時焦思苦慮，依然語不驚人，就會在漫不經意之間，任由筆桿的一端，犁向鬢間，反復的耕耘，常使灰髮蕭蕭而下。

從年初到歲尾，從盛暑到寒冬，日子就是在這樣往復的更替中悄悄地溜走的，等到發現飄落在稿紙上的髮絲黑裏透灰灰裏泛白的時候，才不禁猛然驚覺，原來充滿了驕狂的少年時光已遠颺離而去，隨着眼鏡度數的增加，人的確是老大得多了。



尋求「優筆」。

竟在求其「總有一天」，矮子再上樓梯，於是大陸人民可以由減為每月配給三兩食油，恢復以前的配給五兩；每年五尺粗布「布票」，可升為每年每人七尺。

海外的專家，和日美英法的洋專家，都忘記了一點，一如周恩來死後，香港「墮子們」之如喪考妣一樣，忘記了小鄧人雖矮，其肩頭的相貌，却是個「老共」當中的「一字並肩王」。

平頭矮子·資格夠老

小鄧是二百名一船勤工儉學生到達馬賽時，上岸向接船的李璜教授報告人數的一個四川娃娃，其時只有十八歲。李璜受李石曾之託去接船以便用法語招呼他們，他在鈍齋回憶錄中曾提到過這事。

那時周恩來已在巴黎主持共產黨（還不叫「中共」，因為是受俄共的直接指示進行中共的建立事業的）支部，小鄧在那時入黨；朱德先在上海要求入黨，陳獨秀不答應，去到德國習軍事，在柏林周恩來的手中入黨的。論資格朱鄧周是由周援引加入，而且鄧還在巴黎主管過油印文件，寫鋼版小字兼印刷，由他一人包辦。老毛是中共在嘉興鴛鴦湖（又名「烟雨湖」）的湖船上成立時的湖南代表，周佛海則為汪偽八年的漢奸「國務總理」，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所以論資格，周朱鄧三人同時，毛在國內，也屬同時。如今周朱毛三個同在去年由一月到九月九日死光了，餘下的只有一個矮子屬第一班——二野之劉伯承雖未必遲過他，但劉現在已臥床多時，就快要去了。

所謂「二野」，劉代表軍，鄧代表黨。葉劍英出身雖早，也早不過他們四個頭頭，而且葉在軍中的聲望，不及劉伯承、林彪、聶榮臻等等。

若無「天安門事件」，無四人帮——實際毛死之前「五人帮」，則鄧憑「黨與軍」之資格，應該可以繼毛位為「二世」。兩項決議，使他變成了「先帝親詔曰不能」之徒，他不得不吃「批」。

「阻鄧派」即「畏鄧派」，與「擁鄧派」形成了對立，拉鋸了約十個月（從毛挺直之九月九日，或四人被囚之熱喪四七算起），現在你加一點，我減一點，算暫時協議了，於是峨眉派的矮子，第二次捲土重來了。

橋牌高手·入局做莊

可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兩點——

第一，沒本錢的華國鋒，收編了四人帮除四個頭頭三男一女以外的四人帮分布在各地及「中央」的徒眾，作為己用，所以他背後連立刻改口捧鄧的吳德在內，算起來華已不是沒本錢的寨主了，他們這一邊堅持保住了老華的「黨主席」、「國務總理」、「軍委會主席」。（毛在生時，却未兼過「總理」，周二十八年來也未讓過）

第二、鄧之「起復」只原官，不加一味，不減一味，原方再服一劑，假如鄧派強過華的阻力派，則至少鄧可以不再任「副總理」，「總理」是可以到手的，以代死周，然而即此亦未能如願。

鄧是個有名的打「橋牌」的好手，和打麻將一樣，不許他上桌，大家杯葛他、冷藏他，他沒有辦法。

現在暫時說妥了再讓他「人局」，那麼在做莊、打骰、算胡，與打多大多少錢一底，打甚麼樣的張子，他都有份說話，甚至有本事做皇帝獨裁了。

「龜兒子，老子上了桌再整你們這班龜兒子不遲，娃兒們，看老子怎樣收拾你們，死的死，活的活！」這是矮子必然的想法，所以有矮子在旁，華等將不能安枕。不能安枕，便會由摩擦而鬥爭，文的武的好戲，這就開鑼。

現在有了新麻煩了，毛的「神主牌」是否抬入祠堂，毛的「水晶梓宮」，是否抬人發動奴工論萬人漏夜趕建之天安門「毛墓」。換言之，鄧小平已答應保留這個「商標」乎？海外如香港，左派堡壘之「中國銀行」大厦頂上的霓虹赤光管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簡體字之廣告燈，在去年九九毛死之後，便拆去了，餘下一片漆黑。而香港之左派巨頭們和「墮子們」，都是「周鄧派」的「餘孽」，他們是決不主張保留這個商標的。

橋牌高手入局做莊

靖宇



鄧小平是中共歷史上的奇人，政壇浮沉，兩跌兩起，死而復生，一奇；平頭矮子，一字並肩，五短身材，卻有昂然八尺之感，二奇；思想奇僻，言論怪趣，尤以「黑貓白貓，能捉耗子是好貓」爲最，三奇。鄧小平拍馬功夫很到家，一次與毛劉周朱陳等步出會堂，毛領前，鄧在後高呼：「毛主席領導我們前進」，毛有心整蠱，故意押後，鄧隨即振臂高呼：「毛主席驅策我們前進」，深得老毛歡心，無怪乎毛鄧訪蘇時，老毛對老大哥說，未來的中共頭導人就是這個矮子。鄧小平是橋牌高手，牌癮極大，三缺一時，用專機把拍檔飛來湊脚。目前與華葉等埋局，負責打色，打多少錢一底，打甚麼牌，他都有權話事，甚至有本事做獨裁皇帝。

矮鄧語錄·黑貓白貓

「黑貓白貓，能捉耗子的就是好貓。」這是鄧矮子小平在第二次被批以前說的話。在華國鋒於老毛「擺平」以後，由三兩個「政治委員」開會，繼毛的共黨「主席」正位，當時吳德的發言中，曾有「繼續批評」的正式表示，今已改悔矣。照邏輯，四人已經被捕囚祭，開始唱「鬥四人帮」的新戲。四人帮是矮子的死敵，矮子復出，順理成章。但矮子是在「清明節天安門流血大鬥」以後，初期彌留的老毛，下「詔」——兩項決議去官的。所謂兩項決議：盡罷鄧職，只保留黨籍，以證後效；正式立華某爲「總理」，以繼周位。

在毛死後熱喪甫「四七」，即捕毛之「三十年床上人」及王、張姚三「叛徒」之後，當時如果就順從所謂「元老派」讓矮子再出，則等於向屍骨未寒之毛屍打兩記耳光，且內部新當權派在「大政變」成功後，如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吳德（後二人與華原是毛江宮延派的武衛與家臣）等各建殊勳，他們在黨的資格上，就中連葉劍英也不能與矮子相比，遑論餘子？政變成功後，新當權派對鄧矮子之「去潮已渺」，而欲「回汐重經」轉變成了「畏鄧派」，與「擁鄧派」對立之局。

鄧之銷聲匿跡是在上年周喪追悼會「讀祭文」以後；鄧之罷官，則在清明「天安門大流血」疑他揷手策動以後。

由罷斥矮鄧到正式廣播公告他「官復原戰」（前清叫做「起復」），爲期有一十五個月—即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七月的下旬。

海外墮子·飲得杯落

這十五個月當中，大陸的擁鄧派發動了宣傳，常常用「大字報」擁鄧；海外的香港，有一批「同情失敗者兼自封中共問題專家」的許多希望「大陸見太平」的人士，也常常對鄧之必有一天二次捲土重來，作了細密的調查統計，科學考據。例如與鄧有淵源的地方軍黨兩方頭頭們的調動；如與「二野」的歷史關係；如鄧在「軍隊」的早期有過甚麼血親，都一一追求其「蛛絲馬跡」，「草蛇灰綫」，



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

舉動，一點也說不上是擁毛。

至於把華國鋒的「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拿出來追認通過，則更證明，這次「十屆三中全會」，主要就是解決華的地位「合法化」和鄧的翻案「合法化」這兩個問題的。

華鄧分贓會議

爲什麼地位「合法化」和鄧翻案「合法化」要放在一個會議上來同時攪，這決不是一個處理程序上的技術問題，而是華國鋒與老幹部在權力爭奪上，即在互相勾結分潤自「四人帮」手中搶奪過來的中共權力問題上，雙方自佔地步，又相互提防的一種表現。

具體的情況是：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從華國鋒一伙而言，要決定對鄧小平的反毛活動翻案，必須同時決定華國鋒是毛合法繼承人，否則只替鄧翻案復職，恢復其在黨、政、軍的一切權力，而不同時肯定華繼承權力，那麼鄧小平一上台，華國鋒用什麼來制約這頭陰險狡詐出名的鄧小平老狐狸。從鄧小平一伙而言，華國鋒要取得其繼承地位的「合法化」，必須也同時使鄧小平復職復權「合法化」，否則這個「十屆三中全會」成了只替華的權力合法化鞏固，而使老幹部十年來爲反毛、江而遭受的慘重犧牲，和粉碎「四人帮」的功績，都成了泡影，且成了對黨進行分裂的罪行，這老幹部如何甘心。

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因此其眞正性質，是以華、鄧爲代表的兩個中共山頭，對毛權力的一個分贓會議。這裏面在擁毛和團結一致的掩飾下，進行的則是一場勾心鬥角的權力分贓的黑暗交易。

華國鋒及其一伙，分明是江青「四人帮」勢力的一個主要部份，現在則合法地宣布了他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從而公開地合法地洗脫了他那一伙人的「四人帮」分子的政治背景色彩，鄧小平明明是反毛反江青「四人帮」的上將，是毛親自點名，親自動手整掉的一個中共內部的老奸巨惡，現在則合法地，公開地洗脫了他及其老幹部一伙的反毛罪行。

這種互相包庇罪惡，互相替對方掩蓋爛瘡的勾結分贓權力黑交易，就是共黨「十屆三中全會」怎麼也掩蓋不了的眞正性質。

會議同時決定宣布「四人帮」在中共內部的政治上的死刑，這是華、鄧要進行這場黑交易所免不了的，既要謀「四人帮」的「財」，當然最好害了「四人帮」的命，不然總是不放心的。

但是，華、鄧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交易，也並非最後的交易，會議決定盡快召開中共「十一大」，表示「十屆三中全會」的兩派交易，只是個初步的。分贓也是暫時的。華、鄧雙方都不過各自只佔了地步，作爲「十一大」中的奪權本錢而已。

鄧慾望無止境

華國鋒一伙的政治權力基礎非常弱，老幹部一伙以其代表人的鄧小平而言，其權力慾望又是絕無止境的，鄧小平是個歷史上總不甘受制於人而只要求制於人的著名人物。毛死前，他可以不顧一切後果反毛、反江，毛在中共內部正如日中天之際，他可以三年不理睬毛，而獨斷獨行處理中共一切大事。只要看毛在一九六六年打倒他，但到一九七三年還要把他「請」出來，出來之後，他不僅不降級，還在「四人帮」奪權最猖狂之際一直往上爬，爬上去後不久，就立刻高舉反毛、反江，「算文化大革的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杏黃旗」。刮起反毛、反江的「十二級颱風」。可見，此人在共黨內部是個如何不甘於受制於人的傢伙。華國鋒是「文革派」的著名人物，後期的爲首人物。今天竟搖身一變，成爲反「四人帮」的功臣，並因此而騎到鄧小平頭上去，他及一大批老幹部會甘心麼？

華國鋒與江青間由實質上的厚恩關係，變成形式上的死敵關係，其前途是禍是福，雖然現在尙難說，但，華、鄧已由表面上的「團結一致」，造成了實質上的敵對「均勢」局面，從而種下了以華、鄧爲代表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種子，這則是大可肯定的。估計共黨的「十一大」的召開，在未來一兩個月內當可出籠，中共這場新權力爭奪之戰，到時當將有一定的分曉。

矛盾統一·鬥爭聯合
合二為一·由一分二
評中共十屆三中全會

李哲夫

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是一個既鬥爭又聯合的會議，外表顯出一團和氣，實質彼此勾心鬥角。鄧小平復出，代表老幹部取得勝利；華國鋒獲追認黨軍主席，也可說文革叛徒並未失敗。不過，華鄧的矛盾統一式妥協，將必由一分二，因為此一分贓交易會議，已播下華鄧鬥爭種子。

中共在上月底結束的「十三屆中全會」中通過四項決議，其最引人注意的，當是鄧小平再度復出，一下子撈回他被毛澤東摘掉的全部烏紗帽這件事。據外電報導：大陸各地，包括北平在內，都有一些慶祝活動出現，表示對鄧復出的歡迎，顯見得中共老幹部派，特別是老幹部中的擁鄧派，都把這件事看成他們這一派山頭在權力爭奪上的一個重大勝利。

鄧小平必然要再度復出，這在江青「四人帮」垮台之初，就有大量跡象，因此也是早在人們預料中的一件事。實在說，江青等垮台後十個月，鄧小平才得正式復出，讓他多「委曲」了一些時間，這是華國鋒新當權派的有意拖延，否則，他早該穿戴出場了。

鄧小平復出了，中共未來的上層權力分配動向如何？特別是鄧上台後，對華國鋒權力地位將會有什麼影響？隨着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結束，這個問題就一下子很自然的提到人們的討論日程上來。為了要深入探討這一個問題，現在，可以先瞭解一下共黨這次的「十屆三中全會」，到底是個什麼性質的會。

沒有毛旗影子

「兩報一刊」廿二日發表一篇聯合社論，說這次的會，是共黨的一個「歷史性的會議」。因為它肯定了毛為黨、軍領袖的立場，是高舉毛旗幟，執行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綫的「保證」（見美聯社東京二十二日電）。換句話說，這次會議是在中共一致擁毛，又團結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

然而，事實上是否眞的是這樣呢？可以說，事實中共「兩報一刊」所說的剛好掉轉一百八十度。在這次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說一致擁毛，不如說擁毛是假，反毛是眞，說團結一致，不如說團結是假，壁壘分明的兩派為進一步權力鬥爭「備戰」是眞。這只要看一看這次會議的四個決議便不難窺見其這種眞像。

四個決議中，眞正重要的只有兩個，就是第一和第二這兩個決議。前者通過追認華國鋒共黨「中央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至於華的「國務院總理」一職，是毛死前即決定了的，因此無所謂追認，華仍兼有這一職位。）後者通過恢復鄧小平的共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職位。

光從這一點來看，就很難看見有什麼一致擁毛旗幟的影子。

去年四月七日，共黨「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提議作出兩項決議，一為指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同天安門廣場的反毛、江羣眾暴動事件有關，除保留黨籍外，撤消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另一為擢升華國鋒為共黨「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繼承了周恩來的地位，並立即升高「批鄧反右」鬥爭，要從組織上全盤清查反毛、江人物，斷掉老幹部擁鄧奪權的根子。

毛的「批鄧反右」運動，直到毛死，他並未改變初衷，去年九月十八日，在共黨追悼毛的大會上，華國鋒在悼詞中，仍公開聲明要繼續進行毛「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遺志。足證整肅鄧小平的問題，是毛的一個「既定方針」，且經華國鋒在毛死後親自承認了的。

如果華國鋒新當權派一致擁毛，保證高舉毛的旗幟，那麼，如何能推翻了鄧小平的案？翻鄧的案，反過來就是翻毛批鄧的「既定方針」，這個道理是最簡單不過的，

其次，毛生前已判定，去年四月五日北平的天安門廣場暴動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在這場暴動中，羣眾既反江青「慈禧太后」，也反毛這個現代暴君「秦始皇」。毛同時親自判定，事件的內幕策動人是鄧小平。華國鋒一伙今天對天安門事件的這個性質，閉口不談，却直接洗脫鄧與天安門事件的關係，恢復鄧的一切職務，這顯然也是反毛

老查田雪嗡嗡叫

古鶴翔

老查「忠厚」和「老實」？

七月二十五日的明報社評說：「今後鄧小平會不會設法篡華國鋒的權，或者，華國鋒會不會企圖將鄧小平打下去，關係到中國大陸今後十年的安定還是混亂，與整個世界局勢以及香港都有重大關係可以說是當前最值得注意的大問題。」

明報認爲鄧小平「在法國時做周恩來副手，對王明鬥爭時做毛澤東副手，文革後復做周恩來副手」證明鄧小平「從不背叛上司；並無政治野心。」原來做慣「副手」的人，就不會「背叛上司」，就不希望掌握大權。

根據明報主筆的規律，查老闆共產同志實在應該永遠蹲在左報中做共產黨的爪牙，而不應做明報的老闆。

根據明報主筆的規律，奴隸就要永遠做奴隸，否則就是不「忠厚」，不「老實」。

或曰：明報主筆「忠厚」麼？明報主筆「老實」麼？

筆者不敢置答，因爲明報似乎「背叛」了共產政權，又似乎跟着共產黨的屁股走！

斥明報的大陸「安定」論。

七月二十六日明報社評大讚華國鋒，認爲華國鋒「不像馬倫可夫那樣無用，不像赫魯曉夫那樣愛搞搞震」。明報認爲華國鋒的性格「穩重與深沉」。

明報還認爲華國鋒「沒有多少嫡系幹部」，「不需要打倒舊人，起用心腹，」所以大陸便會「政局安定。」（見同日明報的標題。）

必須指出：毛澤東本來要華國鋒協助江青登位的，而他却把「四人帮」逮捕了，這是不是「搞搞震」？

還要指出：在「四人帮」垮台後兩個多月，華國鋒仍然斥責鄧小平，說「鄧小平跟四帮反黨集團，雖然有過尖銳的矛盾，但他們的修正主義本質沒有甚麼不同，各有一本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帳，我們打倒四人帮，並不是等於放過鄧小平。」

由此可知，華國鋒本來是不想「放過鄧小平」的，但却被迫恢復鄧小平的職位了，這就證明華某之舉棋不定與無能，也證明華、鄧之間有尖銳的矛盾，大陸絕無「安定」之可能。

必須指出：大陸之亂，除了共黨上層的內鬨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民心思漢，請看近日青島出現的油印「小字報」罷。

「小字報上有一首詩：「勝敗兵家事，識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小字報」指出：國民黨人員已潛伏各階層組織，包括共黨「中央」在內，雖然「解放」迄今已廿多年，但各地國民黨人員愈殺愈多，總有一天，國民黨份子匯成洪流，將紅色「江山」淹沒埋葬。

共產黨員范園焱之投奔自由祖國，也是對大陸「安定」論的迎頭痛擊。

田雪的「互通有無」論

七月廿四日，田雪在「中外快訊」提出深爲「華主席」讚美的建議說：

中國大陸同台灣恢復人民間的通訊自由，這應該是「人性」罷，而且，事實上，也的確已有不少這樣的家信在互相往來。又比方；中國大陸同台灣在物資方面的恢復互通有無，像台灣缺石油，大陸有石油，應該可以互通有無的罷，這應該也是「人性」罷。

田雪願意和大陸「互通有無」，那是田雪自己的事，正如田雪要他的女兒在「上流社會」亮相，誰也沒有權力反對；可是，中國人民絕不同意讓「毛思」、毛特和鴉片藉「互通有無」的名義走私到自由祖國。中國人民也不想響應美國政客的謬論，中國人民絕對不會和共產禍國集團舉行「和談」，因爲田雪和共產黨對「人性」的解釋是和反共愛國者絕不相同的。

中大的「獎學金」

胡獨濤

說來慚愧，我在中大唸了四年書，始終不知道獎學金如何頒發，以及頒發給甚麼人。

我初進大學時，聽到學生輔導處主任說：「在學業上有卓越的表現，才能夠贏得獎學金。」我信以爲眞，祗道自己或可以努力博取獎金，用來繳交學費。

在中大時，同學戲呼我爲「××系才子」，這固然是溢美之言，可是我確實讀書不倦，從二年級開始，每年成績均忝列榜首，最後還僥倖取得甲等榮譽，但四年來僅得到一千元「獎學金」——這一千元，是規定送給學位試成績最優良的學生；要是沒有這條規矩，恐怕我連一元獎學金也拿不到手。奇怪的是：不少成績畧遜的同學，居然取得數千元獎學金，甚至有些留級的紅頭蒼蠅也大搖大擺地去領「獎」。箇中道理，在下始終參詳不透。我曾經在校園內豎起反共的大纛，不知大學當局是否因此而而對區區「另眼相看」

數千元並不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大學時並沒有作過值得後悔的事，更沒有因不作一些事而後悔。可是亦始終想不通：中大的獎學金到底是怎樣頒發的？

昂頭挺胸沉着應戰

蔣經國

本文是蔣院長最近主持院會時發表的談話，忠告美國政府切勿接受中共無理要求，而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他同時勉勵國人，要求堅靱、冷靜、沉着來應付一切變化，以團結、奮鬥、前進來迎接一切挑戰。本文標題爲編者所改。

大陸中共政權在連年不斷的內訌，內鬥之下，最近將曾被指爲「走資派」、「右傾份子」和「階級敵人」，且兩度被整肅的鄧小平又復職，這在一羣反覆無常的狂徒來說，今日爲酋，明日爲囚，原不足怪，祇不過再次暴露其只知奪權，不顧人民疾苦的邪惡本質而已。

但由於鄧的所謂「復出」，一般人僅從表面觀察，認爲是共黨各派系間的鬥爭取得妥協，因之中共內部可能出現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實則我們要指出，這決不是共黨內部鬥爭的結束，而是另一次分裂決鬥的開始，共區的動亂也更將升高。因爲共酋之間的矛盾衝突，根本在於對統治權力的你搶我奪，誰能掌權，誰就迫害異己，循環整肅，永無休止，結果必是愈鬥愈烈，愈鬥愈亂，一直鬥到滅亡爲止，而眞正受害者則是大陸苦難的同胞。

然而我們必須提高警覺，國際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正可能企圖利用中共的這一表面假象，來促成美共所謂「關係正常化」的進行，而共方也勢將乘此機會加緊對美的勾誘與脅迫，使美國接受其無理要求，對於美國政府之與共黨進行「關係正常化」，我於本月七日院會中已經忠告美國友人：其後果將不但不能使美國得到利益，反而會使美國喪失許多利益；不但不能得到和平，反而會製造戰爭的危機。今願再進一言，以美國居自由世界領導地位，其決策得失對整個世界人類之影響將極深遠，如果美國不愼不察，不辨利害是非，誤墮共黨陷穽，則吾人可以斷言，一旦所謂「關係正常化」完成，目前亞洲勉暫維持的和局必將不保，爾後美國欲恢復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強國地位，恐將付出極大之代價。



蔣院長巡視台南災區。

尤其我們希望美國必須認清一項事實：中華民國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及思想型態各方面，與美國基本上相同，都是一樣的愛好和平、崇尚自由、堅守道義、尊重誠信。如今美國去和共黨進行「關係正常化」所能接觸的祇不過是一小撮騎在大陸人民頭上的共酋頭目，就無異去鼓勵這個極權暴政繼續統治中國大陸，其結果更將延長中國大陸人民的痛苦及與自由世界的隔離，對美國與整個世界究竟是利是害？是禍是福？實極明顯。

面臨今日情勢，我中華民國凡能有助於和平與自由者無不盡力爲之，但損及到我國家權益與國格尊嚴者，我們誓必反對，也必誓死來衞護自己國家的獨立與安全。我們明白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唯有拿出堅忍勇毅的精神來克服困難，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奮圖強，才是最眞實、最可靠的憑藉。

中華民國已有六十六年奮鬥歷史，在國父和總統蔣公堅苦卓絕的先後領導下，寫下無數光輝燦爛的史頁，政府與人民早已血肉相連，結成一體，突破了許多狂風暴雨、驚濤駭浪的衝擊，通過了無數危疑震撼，艱難險阻的考驗，所憑恃的就是自立自強的堅決意志，不屈不撓的剛勁毅力。未來歲月中，可能再有大風大浪到來，我們自當不畏懼，不動搖，不屈服，以堅靱、冷靜、沉着來應付一切變化，以團結、奮鬥、前進來迎接一切挑戰。

事實上，今天以我們中華民國對亞洲安定的貢獻，以我們國防、經濟的力量和精誠一致的決心，在國際變局中掌握着一項重要變數，我們深信任何國家在其決策上不能忽視我國的立場與力量，或們要昂起頭來，挺起胸來，跨開大步，勇往直前，才是我們的出路。

我們的出路是同心協力，強化建設，有清明的政治，壯大的軍備，繁榮的經濟，安定的社會，人人貢献熱誠，個個竭盡智能，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際此關鍵時刻，團結便是力量，凡吾國人，務須萬眾一心，共輸忠忱。寧靜方能致遠，最狂暴的風雨，不能攪擾內在的寧靜，我們須以無比的鎮定，堅持立場，貫徹國策，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九三三年紅七軍併入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後，任三軍團四師（師長洪超）十團團政委，同年入紅軍大學。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間，在彭德懷指揮之下，担任廣昌石城間的苦戰，爲三軍團有名的團政委。一九三五年十月隨彭德懷「長征」。一九三七年入「抗大」二期學習。同年八月，紅三軍團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三四三旅（陳光）六八六團，任副團長兼政委（團長李天佑），在林彪指揮之下，担任平型關伏擊日軍的主攻任務，勇戰受傷。傷愈昇任六八六團團長。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爲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改稱）第一縱隊司令，東進冀南敵後活動，楊部擴編爲該縱隊第一旅。同年隨徐向前挺進山東。次年歸還一一五師建制，任山東軍區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兼魯西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蕭華）。旋又轉隸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一九四〇年八月，兼任魯西軍區司令員，參加「百團大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結束後，任十八集團軍二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由冀魯豫經天津北開熱遼邊境，部隊撥歸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指揮，受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統一指揮，拒止國軍收復熱河。一九四六年初，二縱轉隸晉察冀野戰軍（聶榮臻），番號易爲晉察冀野戰軍第一縱隊，任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與國軍對戰數月，稱「楊蘇縱隊」，爲晉察冀野戰軍能戰之部。同年接楊得志任該縱隊司令員。一九四六年中，復轉隸晉冀魯豫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易番號爲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蘇振華），率部重返冀南，隨劉鄧「三打隴海路」。八月參加開封徐州段作戰，九月參加魯西戰役，俘國軍第三師師長趙錫田。十一月參加豫北戰役。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參加劉鄧的豫北攻勢，爲劉鄧主力部隊之一。一九四七年六月，隨劉鄧強渡黃河，建立大別山根據地。所部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政委蘇振華）。十月指揮「中野」一縱參加「反圍勦戰役」，十月二十六日，設伏高山鋪，伏擊國軍四十師和五十二師八十二旅兩部。一九四八年初率「中野」一縱挺進淮西，成立豫皖蘇第四軍分區，把大別山和豫皖蘇連成一片，引導「華東野戰軍」與「陳謝兵團」會師平漢綫。一九四八年十月指揮「中野」一縱參加淮海戰役，合圍國軍黃維兵團。一九四九年二月「中野」改編爲第二野戰軍，昇任「二野」副司令員，兼「二野」第五兵團司令員（政委蘇振華），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個軍。四月參加渡江戰役。同年在劉鄧統一指揮之下，單獨指揮五兵團經湘西循湘黔公路進攻貴州，自南翼合圍重慶。十一月十五日陷貴陽，二十日佔獨山，二十五日佔黔西、大定，兼貴州軍區司令員，所部十八軍（張國華）經黔西北挺進川西，配合三兵團（陳錫聯）俘宋希濂於大渡河，阻擊四川國軍西退西康。十二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人民政府主席」，集貴州軍政大權於一身。一九五二年秋率十六軍入韓作戰，接替宋時輪任「志願軍」東綫指揮員，與南韓軍主力對抗半載。韓戰結束後，升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鄧華——楊得志），繼續支援北韓守備卅八綫。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三月升任「志願軍司令員」（接楊得志）一九五六年九月，被選爲中共七屆候補中委。一九五八年十月，共軍進攻金門頓挫後，率領「志願軍」總部及最後撤離部隊返國。彭德懷被冠以反黨罪名，彭系將領所受牽動甚大，楊得志卽變，適時效忠毛林（或受毛林事前爭取），未受「彭黃反黨集團」失敗的影响。一九六〇年七月，接楊成武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朱良才），同年十月，升任第六副總參謀長，仍兼北京軍區司令員。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猶參加毛林檢閱「紅衛兵」。一九六七年一月，始被揪出鬥爭，視爲彭德懷嫡系將領，罷免北京軍區司令員等本兼各職。

至林彪死亡後，楊勇始被放出，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至現在。

一九五八年的黃克誠

鄧小平開始抓軍權（上）

岳騫

鄧小平「復職」後已經看出眉目的是開始在抓軍權，「八一」前後就有三個軍事頭目露面調職，即黃克誠、楊勇、劉震。

黃克誠是被整後第一次露面，與一批不相干的人排列一起，大概還沒有新職，楊勇與劉震則有了調動，茲先介紹此三人背景。

彭德懷死黨黃克誠

先說黃克誠，此人出身湖南永興地主家庭，一八九九年生，畢業湖南第三師範後，一九二四年考入黃埔二期（時年已廿五），畢業歷經東征北伐諸役，參加中共。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會師成立紅四軍後，任紅四軍三十三團黨代表（團長戴成本），參加井岡山的鬥爭。

一九三〇年任彭德懷三軍團三師某團代表；七八月間，隨三軍團一打長沙，九月隨三軍團二打長沙，昇任三軍團紅八軍（軍長何長工，政委鄧乾元）三縱隊政委。同年底任三軍團二師某團政委，參加第一次「反圍剿戰役」。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參加第二、三、四次「反圍剿戰役」，歷任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騰代遠—王稼祥）二師副政委、四師政委，爲彭德懷得力幹部。

一九三四年秋昇任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政治部（袁國平）組織部部長，隨三軍團長「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陝後，派十五軍團（徐海東，程子華）工作，代表彭控制十五軍團。一九三六年參加山西、甘南（迎接二四方面軍）戰役。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軍團主力改編爲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任政委（旅長徐海東）。九月參加平型關戰役（打援）。一九三八年初，偕徐海東率三四四旅配合晉察冀軍區作戰。一九三九年徐海東調任新四軍四支隊司令，接任三四四旅長兼政委，游擊晉東南亞地區，兼「抗大」五分校校長。

一九四〇年任十八集團軍第四縱隊司令（部隊擴編爲三個旅）。同年執行毛澤東密令，率彭明治、劉震、田守堯三個旅挺進魯蘇，配合新四軍江北部軍，夾攻國軍魯蘇區副司令兼江蘇主席韓德勤，與陳毅會師鹽城，支持劉少奇成立華中局及華中指揮部，轉任新四軍（陳毅，劉少奇）三師師長，兼蘇北軍區司令員，中共蘇北區委書記，率彭明治、張愛萍、田守堯各旅控制蘇北地區。

一九四五年四月，任中共七屆候補中委，九月，率新四軍三師彭明治、劉震兩旅渡海入東北，編併東北民主聯軍（林彪，彭眞），爲東北民主聯軍主力之一。一九四六年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師（劉震旅擴編）師長，阻擊國軍失敗，北退西滿熱遼邊區，任西滿軍區政委，組織西滿根據地，該區後提供林彪數個縱隊（二縱、五縱等）。

一九四八年西滿、熱遼（黃永勝）部隊合編爲第二兵團，任二兵團政委（司令員程子華），九月，指揮數個縱隊參加遼瀋戰役。同年底偕程子華率二兵團兩縱隊先遣入關，斷張家口北平聯繫，迫降傅作義。同年二月，接蕭華任「四野」十二兵團政委（司令員蕭勁光），兼天津軍管會主任。七月率十二兵團南下武漢，包圍長沙迫降國軍陳明仁部。十月，擊破桂軍主力於衡寶地區。十月攻佔桂林，兼湖南軍區政委（兼司令員蕭勁光）。一九五〇年接蕭勁光爲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湖南軍區司令員，率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九各軍，持十三兵團入韓作戰。一九五二年夏，十二兵團番號撤銷（所屬部隊開韓編併十三兵團作戰）。十一月，昇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

一九五四年十月，彭德懷任國防部部長，轉任總後勤部部長（兼後勤學院院長），執行全盤蘇聯化的後勤部隊建軍工作。一九五八年升任中共中央八屆中委。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澤東金門炮戰失敗後，接粟裕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兼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軍事戰綫工作），支持彭德懷建軍路綫。一九五九年七月參加廬山會議。八月與彭德懷（國防部部長）、譚政（總政治部主任）、洪學智（總後勤部部長）、鄧華（瀋陽軍區司令員）同被免職，冷藏多載。一九六二年得劉鄧支持，始出任「山西副省長」，與彭德懷暗通聲氣，密謀翻案。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復被免職。

劉鄧心腹楊勇

再說楊勇，此人是湖南新寧人，一九〇六年生，入伍前僅受小學教育。一九二九年在桂軍第七軍十五師（李明瑞）某團當文書上士，被保送南寧教導大隊受訓。畢業任下級幹部，參加「百色暴動」，昇任紅七軍十九師（師長龔楚）連指導員。一九三一年隨紅七軍入中央蘇區，參加各次「反圍剿戰役」。一

，只有丁導演才可以辦到。

在「眞實」這方面，這部片子肯定十分成功。一間最現代化的醫院，你可以在這部影片中看到所有重要的部門，電療的實景，開刀的實景，使觀眾眼界大開，甚至美國人也不會有機會參觀。

從這幾天拍攝經過，我認爲觀眾一定對這部片子有新鮮的感覺。美國的大城市風光，觀眾也許看得多，小城的景色，另有怡人的韻味。至於演員的演出如何，現場觀看，和銀幕上的欣賞或不盡相同，但我知道他們都非常認眞，一絲不苟，盡其所能。

醫院內景的這場重頭戲，是「永恒的愛」的最大特色，除了「紀錄片」外，相信難再找到這樣使人有眞實感和使人在醫學知識上有更大收獲的影片了。

美麗的模特兒小姐

一位年紀才十八九歲，打扮自然，穿上彩色鮮艷、美麗的布西裙，流行款式，高度適中，有着一副甜美的面孔，披散了一頭金黃色齊肩曲髮。這位美人兒，使大家感到眼前一亮，不知道是何許人。

我猜想，她一定是飾演安妮的，後來查明，果然所料不差。是丁導演在雜誌上發現了她，被她美麗的外型吸引，花了五百美元代價，千辛萬苦才找尋到這位芳名瑪利的模特兒小姐。她在拉利一家女子大學裏念戲劇，實際年齡已二十二歲，但從外表看，比實齡年輕得多。她十八歲時便結了婚。

丁導演從數十位美女中選出這可愛的小娃兒。她對演這部電影興趣非常濃厚，她說假如失掉這機會將使她很不開心。

她飾演的安妮，是刁奇醫院一位女職員，在昌兒病中，她給予他的幫助很大，昌兒和她之間，有一份崇高的感情。昌兒去世後，她曾寄給我一張近照，她的美麗，和瑪利很相近，我以前到刁奇醫院時曾見過她，她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孩子。如果她還在刁奇醫院，這角色由她來演，便更眞實，可惜她在休假中。聽說我走了之後，她已回到拉利，緣慳一面。

中國餐廳把大部分借出給我們拍片，十分難得。這場戲是我和外子到美國時宴請高雲醫生，主桌上盧燕小姐飾演我，魏蘇先生飾演外子，高雲醫生伉儷，教授伉儷，另由厄高士博士請了兩對教授夫婦陪客。餐廳其他的食客有胖太太夫婦和他們的孩子，醫生的朋友，還有孝晶和徐教授太太，戴上金黃色的假髮，扮作外國女人，坐在酒吧前高椅上，作喝酒狀。我和朱太太也當了臨記，成爲中國餐廳裏食客。

到中國餐館來光顧的外國客人，全被邀請作臨時演員，不但他們吃的東西全入中影公司的帳，拍完之後，每人還可拿到五元美金紅包，皆大歡喜，個個眉飛色舞，樂不可支，都說是飛來福，千載難逢呢！

中國餐廳的洪老板娘親自指揮招待，她說餐廳開了這麼久，從未有這麼熱鬧過，相信不久中國餐廳會成爲國際知名的中國菜館呢。

晚上，丁導演和攝影隊再到刁奇醫院電療部拍攝那部最新式的檢查腦癌的電腦儀器，這部儀器可顯示出病者的詳細癌患部分。這複雜的儀器，只能由專責使用該儀器的主任醫生親自啓用，全部過程，攝影紀錄下來，將來在「永恒的愛」中，可一覽無遺。

兩首動人插曲

刁奇醫院特別借出西部療養院一間病房給中影作爲拍片之用。廿三日早上開拍，全是發生在病房中的故事，如我探望昌兒，安妮拿着鮮花來看昌兒等。

丁導演一面拍戲，一面在注意搞好公共關係。他叫大衛和會計先生選購了三十隻西瓜，美國西瓜大如冬瓜，每隻才不過九角九仙。每一個病房送一隻，護士小姐當然也有份兒。還怕睦隣工夫做得不夠，齊偉便担負起這個責任，捧了西瓜到每個病房拜候病人，生怕拍片工作影响了病人休息、盡量說些體己的話，細意慰問，禮貌週到，病人都很滿意、開心，對我們中國人的善意，當然有很好的印象。

丁導演處處顧到中國人的禮貌和面子，我十分佩服。這並不花很多的錢，但給人的感受，是難忘的。

刁奇醫院的自助餐廳對我們特別優待，每位收費二元，任吃唔嬲，比中國餐廳和外邊的館子便宜得多，味道也很不錯，尤其胃口大的先生，更是滿意，這回可以眞眞正正的填滿肚皮了。整個刁奇醫院對我們都另眼相看，印像極佳。

廿四日在醫院大堂中，賈思樂自彈結他，唱出了「永恒的愛」主題曲，與一羣病者歡樂共叙，西部病房的病人，全部被請來當臨時演員，在劇本中加插了一位中國少女，這機會給了孝晶。大衛和阿朗分別飾演病人和醫生，這兩位外國青年都是戲劇學校高材生，演來維妙維肖，有型有格，自然得體，連化妝也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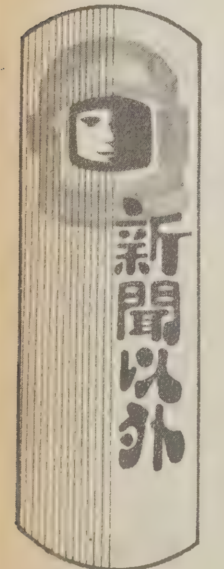
「永恒的愛」有兩首插曲，都由台灣紅歌星劉文正主唱，作曲者翁清溪先生是台灣第一把交椅作曲家，並由張儀作詞。

他們把帶來的錄音帶放出，賈思樂配合嘴形，就跟他唱出完全一樣。我從沒聽過這樣動人的歌曲，也許爲了歌曲是爲我們而作的吧，當我聽到那一首「媽媽」時，再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沒法抑制自己的情緒。

瑪利看了，連忙跑過來安慰我，還告訴我說，她母親在聖誕節時，也因癌病開刀，她很堅強，渡過難關。話說得很得體，我實在不好意思再難過，強忍着。

瑪利不過是個初相識的外國人，給予我的慰藉，是基於人類的同情，她的安慰，給予我無比的勇氣，當然我也了解到悲哀是於事無補，我要堅強地面對現實。

丁導演全心全力拍這部宣揚愛的影片，有極崇高意義和理想，我必須盡我所能，協助他把這部片子拍得更好，更完美。（未完）



「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
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三）

萬人傑 夫人

老萬按：本文是內子何智明叙述「永不死亡的愛」（電影易名「永恒的愛」）在美國開拍的情形。這部至情至聖的影片，是中影破例到外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二三十人的外景隊，耗資巨大。大導演丁善璽對這部影片充滿信心，這是他多時來的心願，有機會表現他眞正的才華，不是單拍「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一類戰爭片；也能宣揚人類的愛。他要把「永恒的愛」拍成一部受國際注意的影片。

最具有真實感的電影

爲什麼用眞正的醫生和眞正的護士呢？這可說是「永恒的愛」的特色。因爲電療部複雜的儀器，絕不是演員所能控制。熟練的醫生和護士，增強了這部片子的眞實性，因此非請他親自担任不可，否則拍起來就變成不倫不類，只可騙騙外行人。

拍這部片子的認眞，可從這一點看得出，甚至用黑顏色在頭部勾劃出準備電療位置的化妝，也不經由化妝師，而由專業護士替賈思樂用一種黑色藥物塗上。如不經我說明，將來許多觀眾會不知道拍這場戲是這樣認眞，完全按照病歷檔案拍攝。

賈思樂躺在電療機下，醫生和護士根據過去昌兒治療紀錄，一模一樣在進行。

一幕一幕慘痛的情景，重現我眼前，其中一位護士還記得昌兒，知道我是昌兒媽媽，除了同情外，還十分訝異，大家好奇的向我和孝晶問長問短。

工作緊張而艱苦，在丁導演指揮下，大家毫無怨言。晚飯還沒着落，人手少，懂得說英語、開車的人不多，而且都分配了工作，不能抽身。再說，路途遙遠又不熟悉，即使能開車也無從帮忙，只好商請徐教授帮忙。徐教授是我女婿的朋友，名徐鉞，人很好，雖身爲教授，却當了我們的義務司機兼買手，買回來三十多份漢堡包和飲品，讓大家塡充空虛的肚皮。他們個個是大個子男人，一個漢堡包那裏吃得飽？只好半餓着肚子工作。

醫生和護士不但樂意加班工作，還燒了咖啡招待我們，和我們打成一片，也使我們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醫院的清潔工人本來在晚上洗掃，這場戲一直拍到深夜一點，清潔工人十二點便下班，拍完後沒有人負責清潔。醫院管理行政的胖太太每天晚上照例巡視醫院，看清潔工作是否做得完善。今晚，她帶了丈夫和孩子來看拍戲，因爲清潔工人已下班，她竟親自動手，和丈夫孩子分工合作，赶快掃除。我們看在眼裏，歉在心頭，雖然大家都工作得疲累不堪，也連忙起來帮忙，把醫院收拾得整整齊齊，這固然因爲過意不去，同時也要爲我們中國人爭點面子，留給外國人一個好印象。

我不知道丁導演是否對心理學有特殊研究，覺得他很能掌握人心。他的交際手腕，聯絡感情，確有一套。他馬上請胖太太一家和醫生、護士等，第二天到中國飯店去吃中國菜，還上鏡頭亮相。這一招，弄得他們無不心花怒放。老實說，他們難得一嘗中國菜，既可大快朶頤，又可上鏡，兼有收入，一舉數得，難怪他們這麼開心呢！

教授醫生現身說法

丁善璽導演花了不少時間、精神與金錢，老遠跑來北加羅連納州拉利和多咸凡四次，費盡了不少唇舌，受到他的眞誠感動，兩個重要人物給他說服，親身在「永恒的愛」影片中出現。

一位是厄高士博士(Dr.Eckels)，他是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電機系主任，昌兒的教授。十年前，他曾以交換教授身份到過台灣，喜愛台灣，愛護中國學生，喜歡喝中國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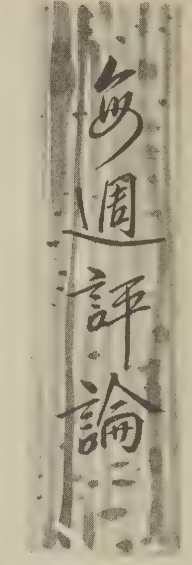
第二位是高雲醫生(Dr. Harvey Co-hen)是刁奇醫院的癌症專家，主診昌兒的病。

他們答應丁導演，在片中飾演自己的角色，現身說法。他們工作非常忙碌，且在他們本業上有崇高名譽地位，眞人眞事，恐怕是史無前例。

當初聽到丁導演這樣告訴我，我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後來事實證明，不由我不信。實在，我覺得十分奇怪，以丁導演「有限公司」的英語，怎可以把兩位專家說服？至此，我不能不相信他確有超人能力，能人所不能，一切艱巨的事，他都辦到，他擁有特殊的魄力，相信這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

「永恒的愛」拍攝過程，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中影第一次到美國拍片，環境不熟，人事不熟，沒有經驗，他却能到現場現地，更找到眞人上鏡，排除種種困難，這絕不是容易辦到的。

刁奇醫院是世界上有名的醫院，如果在香港，即使規模未及百分之一的伊利沙白醫院，或台灣的榮民醫院，他們也不會樂意讓你拍實景，更不會動員大醫生、護士及其他工作人員協助你。凡此種種



中共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共經過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放鄧復出並恢復他的七項職務後，為時雖只半個多月，但因在這半個多月時間中經過了八月一日中共「建軍五十周年」的日子，從中共重要頭目的動態中已可看出，今日的北平是鄧矮子的天下，當前的中共大權是掌在槍桿子人物手中。在這種情況下，誰都可以看出中共未來的動態。是毛被鞭屍，華某垮台，而鄧小平却騎上虎背無法下台。

中共由打家刼舍到在北平成立政權迄今，時時刻刻都把甚麼「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革命」和後來「發明」的「毛澤東思想」，以及由「毛思」產生出來的甚麼路綫、方向、方針和政策等等掛在咀邊上，天天喊叫；但其含義却完全因人而異。對此，老毛未死前他一直「正確」，末來「正確」的可能是鄧小平。只從這一點已可充份看出：中共的那一套叫囂，百分之百的是騙人的鬼話。

因為毛畢命已將一年，加上他和他的老婆江青以及「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過去所整肅的幹部沒死的已絕對多數復出，且分別掌握了實權；所以，不會太久在中國大陸將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毛必被鞭屍，鄧小平復出後，毛必被進一步由「神化」而「人化」。甚至醜化，龜化終至被鞭屍已無可避免，至於在甚麼時間，當然不是目前，但也不會太遠。有句話說：「天作孽猶可逭，人作孽不可活」。毛的一生所作的孽眞是太多太重了，他之遭到報應那是必然的，過去中共專替窮人「翻身」，據說「翻身得解放」後，生活好轉，在政治上「當家作主人」，結果是被中共「解放」和「翻身」後，富人挨殺窮人更窮，所以在大陸民間一提「翻身」，老百姓就說：「翻到屎坑裏去了」。老毛病危時，江青為了給他的肥屍搽爽身粉，不顧醫生勸阻，硬給老毛「翻身」，翻過之後毛臉色大變旋即死亡。「翻身」的滋味老毛也嘗到了！

毛在大陸上搞的一連串「土改」、「三反五反」、「鎭反」、「肅反」、「反右」、「三面紅旗」到「四清」、「文革」以至「一打三反」等等政治運動，殺人至少在六千萬以上。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弄得多少人家敗人亡！毛死後二十八天，他們毛家也弄得個家敗人亡的地步！毛的心肝寶貝兒老婆江青，女兒李敏、李訥和由毛江撫養成人的侄兒毛遠新完全被他的親信華國鋒逮捕。迄今下落不明。在過去九個月對江青和毛遠新等人的揭發批判淸查中，不僅打破毛的「神格」，更醜化他的「人格」——他是個人，且是個有錯誤、任性胡來的壞人，從妻子侄兒「篡黨奪權」，而江青又在上海幹過野鷄一類的勾當。這不僅「人化」了毛，更醜化、龜化了他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

雖然，華、葉等少數人一再強調甚麼「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但因華、葉小集團對大陸局面已經失去控制，在放鄧復出後，大批「黑帮」人物不僅「解放」且獲任要職，而文革中爬上來的造反幹部却已完全垮了台。現在已經等於是文革被否定，在文革被否定之後毛被鞭屍就快了。

二、毛被鞭屍，他生前「親自選定的可靠接班人」華國鋒還能不下台嗎？華坐上北平第一把交椅已九個多月，但經過今年七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才算「合法」。然「合法」並不等於他的地位已經穩固，相反地因華國鋒缺乏實力作背景，在表面上黨政軍大權由他一把抓，反而會激起更多的人由看不起而反對，進而架空他打倒他。

最近幾個月，雖然葉劍英對華某充當了一個保鏢的角色，死保華的「領袖地位」；但顯然這個老邁龍鍾年滿八十的「客家佬」，在一些細節上如替華在要害部門安插親信等工作，他可能是實在力不從心顧不得了。華是坐直升機上來的，自己沒有幹部，特別是軍隊方面，簡直是四下不着邊。幹部從湖南湘潭調上千土豹子也有，但教他們管管農田水利可以，當大官抓大權，組織上有帮派，說話時拉長腔，那當然外行了。於是，鄧派和與鄧派人馬同一命運的黑帮份子多數由「解放」而重當「人民」的大官。而華某對此却徒呼荷荷，無法可想。連「彭黃反黨聯盟」的「二盟主」黃克誠都在「建軍節」招待會上亮相了，遑論文革中被整的那些人？

這些人掌權，華國鋒必由被架空而失勢。毛對他是「你辦事，我放心」，而以鄧為首的一些人却以行動來對華表示「你辦事，我們不放心」。

三、毛被鞭屍，華某失勢，中國大陸却不是鄧矮子的天下，因為他在四人帮失勢後為了自己復出掌權，而過份地從容和依賴有實力的軍人，四人帮倒台雖為時僅九個多月，但在大陸上「槍指揮黨」的局面，不僅已經形成，且正在受到鄧小平一伙的鼓勵和欣賞。雖然鄧是有權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之一，又是共軍總參謀長，但共軍中山頭林立，派系鬥爭必因鄧拉一派打一派，抬一伙壓一伙而激化；所以，可以肯定矮鄧最後必是由騎上虎背進而鬧得個玩火自焚，最後和老毛一樣沒有好下場。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11

中共將發生翻天地覆的變化
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三）
鄧小平開始抓軍權
昂頭挺胸沉着應戰
老查田雪嗡嗡叫
評中共十屆三中全會
橋牌高手入局做莊
中大的「獎學金」



「能保不壞身，幸有護身符！」

槍桿子

嚴以敬作

喚得義士駕機來
關海邊送溫暖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競　渡（回文）　封淑英

龍船幾列紛排陣。渡競齊來好奪標。
衝浪巨夫雄虎勝。捕鯨長槳快風超。
鼕鼕鼓響同驅魅。面面旗揚合抑潮。
容怨有江埋子屈。重重恨水一魂招。

回讀：

招魂一水恨重重。屈子埋江有怨容。
潮抑合揚旗面面。魅驅同響鼓鼕鼕。
超風快槳長鯨捕。勝虎雄夫巨浪衝。
標奪好來齊競渡。陣排紛列幾船龍。

和封壇主賀報慶　阮文煥

萬眾同心夫可輕，人間擎柱一天驚；
日常奮發忠貞志，報導堅持硬朗聲。
兩得通情賓與主，周全著論暢而明；
縈旋定遂重光願，慶祝江山復舊形。

七七感言（三首）　姚伯南

烽火蘆溝永不湮，八年抗戰保山川，
時將舊事重新憶，地北天南血尚羶。
卅年仇恨寇狼兇，怙惡殘民黷武窮，
留伏兩枚原子彈，太和魔變可憐虫。
蝦夷小醜肆爲災，再向中華結禍胎，
大德施倭倭報怨，忘恩欲占釣魚台。
（釣魚台，是我國台灣省列嶼，誓保此台。）

天涯時雨潤榴花（一至七言）　鄭春煌

榴。傍花，依樓。花似火，實宜秋。身疑絳樹，名似紅侯。眾芳皆遜色，多子亦堪羞。異質偏能爽齒，但知薄醉扶頭。幾陣催花殘雨過，冰肌香孕更風流。

前　題　李撫虹

已慣離鄉夢。悠悠不計秋。浮雲猶蔽日。海氣欲成樓。忽值應時雨。相欣潤綠洲。榴花富獨秀。人且漫尋幽。

前　題　歐一鷗

薰風細雨斜。五月浴榴花。夜暗燃珠火。晨光奪日華。先蓮開壓暑。結子密堪誇。照眼他鄉見。家山放幾葩。

前　題　黎心齋

五月明榴火。故園時雨稀。眾生方鬱灼。至道久衰微。野水鬬蛙怒。江聲激浪飛。詩人佳節近。蒲劍漫空揮。

前　題　黃思潛

不負雲霓望。長風挾雨來。微涼生客館。清響伴尊罍。景物含滋發。紅榴照眼開。誰將霑足意。爲寄故園梅。

前　題　朱濟川

五月榴花發。逢久不忍殘。應時飛白雨。頃刻潤朱顏。艷質遐陬寄。芳魂故國還。夕陽殘照裏。怕見淚痕斑。

前　題　何叔惠

若是誰施澤。羈棲氣一舒。榴花紅灼灼。莊蝶夢蘧蘧。乍見遺民悅。如聞酷吏除。東征寧后我。何日到吾廬。

前　題　麥善慶

征衣斬未易。感物倍情殷。細雨飄紅蕊。輕風送白雲。稱心名士句。照眼美人裙。四野迷茫景。思鄉意欲醺。

前　調　胡景石

種傳安石國。能解報東風。枝發三春綠。花開九夏紅。暗香來陋巷。時雨潤芳叢。豈獨閩中土。天涯一樣同。

前　題　林壽愷

燦爛榴花放。端陽節已臨。赤衷迎夏日。艷質潤甘霖。似象珠圓轉。加添絳色深。天涯人去遠。避免少焚侵。

前　題（賦得榴字，）　陳敏存

富貴浮雲想。爲霖到海陬。八荒蘇赤地。一樹渥丹榴。照眼光芒甚。傾心熱度休。燃空如熾火。得水勝添油。澤及齊禾莠。風過笑馬牛。當陽驕作色。映月暗蒙羞。消息來三島。淋漓遍十洲。無知猶有詠。郢斧願干求。

前　題（賦得時字）　陳芷妍

君若論佳果。嘗先勝荔枝。包苞纔四月。有味是清時。座上嘉賓客，裙邊小女兒。舞迴山谷夢。期待玉谿詩。風度疑吹火。星垂險展旗。海陬勞雨腳。天末蹙雲眉。照眼不嫌老。捫心毋自欺。會須開燦爛。一夕喜淋漓。

前　題　蔡翟光

五月榴生火。天涯甘雨時。幄中騷客醉。裙下美人痴。奕奕葉垂蔭。離離子綴枝。啼紅鶯未老。訪綠蝶舒遲。瓊液黏金管。丹鬟拂玉卮。故園牽綺夢。佳釀憶香脂。

前　調　蘇樹聲

去冬到而今。旱魃長作祟。近郊至天涯。草木盡憔悴。山林氣黯然。枯燥半黃翠。陰陽若調和。枝葉方挺拔。恆雨或恆陽。俱足致災害。坐誤變理愆。借問咎誰在。知是羣蒼翁。抑是當途罪。無論責誰歸。共砥爲起瘁。消長與盈虛。時日應有待。忽覩雲歸來。與風伯相會。馭氣排空中。及時降甘霈。橋苗受霑濡。精神轉充沛。澤被安石榴。花容更可愛。色豔貴紅霞。流丹滿檻內。

要做一件事，決不聽命於人，華國鋒絕不可能以黨主席地位駕馭他，即使華國鋒唯命是從，暫時一切聽晒他話，等候他兩腳伸直，然後另作打算。然矮鄧是眉精眼企之人，安有不防死後被華鞭屍。看來，矮鄧第二步棋，便要把華整掉，自己登基，然後另立親信繼承。

鄧小平走這條路時，華國鋒也被趕狗入窮巷，以其整四人幫之毒辣個性，自必回頭一咬。華鄧的鬥爭，無可避免矣。

讀者 淮中共問題專家
（七月二十八日）

捧鄧派吹噓大陸安定 目的爲在此安心發財 那管大陸人民死與活

編輯先生：

鄧小平復出担任共黨副主席、副總理、副軍委主席，共軍總參謀長之職，此間大多報章都給予好評，特別是墮子報章，其歡欣之情，比起左報有過之而無不及，尤是那些有產聞人及墮子文人，無不感到飲得杯落。

他們所持論點，鄧小平是溫和派的周恩來繼承人，鄧小平掌權，必貫徹周恩來遺策，對香港自然有好處，尤是大陸能在鄧的統治下，可走上安定之路，大陸既不亂，香港則定過抬油。

自然，他們口裏筆裏不好意思說出，其在此間的財富也可保了。他們仍可過其高人一等生活，不用担心因大陸之變而受影响，此後安心發財，高枕無憂。

人是自私的，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大陸人民生活怎麼苦，管他娘，反正自己有得享樂便行。他們明知鄧也好，華也好、對大陸人民的生活是無法改善的，因爲鄧華都是共產黨的忠實信徒。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他們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提起來，十個佔十一個都要手擰頭，他們爲掩飾自己捧鄧的眞正目的——安心發財，堂而皇之說鄧小平復出後可以使大陸人民生活好。此一論調，似乎是多麼憐憫、關心、同情大陸人民，其實大陸人民被他們用來做了遮羞布。

不能起死同生

不論任何政權，都希望治下的人民生活好，唯有這樣，他們的統治地位不致動搖。共產黨也不例外，它們不是不想把人民生活搞好，但其政策，是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其經濟原理，是阻碍社會生產向前發展，其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絆腳石。其於這些因素，任何共產黨徒當政，都不能解決人民基本生活所需。除非他離經叛道，徹底拋棄共產主義理論，又當別論。然鄧小平能夠嗎？誠然，鄧小平過去會在物質生活上對人民放寬一些，例如保留一些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之類，但在整個共產經濟中所佔的分量微乎其微，人民祇能稍多得一點點的生活資料而已。絕大部份勞動成果是掌握在共黨手裏，仍然處於赤貧狀態。鄧小平怎麼修正，也不會把生產資料由共黨交還給百姓，由他們自行處理。

個體經濟使人致富，集體經濟使人赤貧，此是經過實踐共產主義後，從痛苦中得出而又使人信服的結論。所以寄望鄧小平把大陸人民生活搞好的人，祇是一廂情願而已。

讀者 土包子
（七月二十七日）

一個婊子出身，她不僅在黨內未担過重要職務，而且也極少拋頭露面，她所提倡這個『鬼現代戲』，一則名不正，她不是文藝機關領導人，一則言不順，她所提倡的『現代戲』，非驢非馬，我就看不出現代戲比傳統「西廂記」、『玉堂春』好在那裏，看現代戲一點也不過癮，她簡直變成狐狸精，把大家當猴子耍」。老朱被指爲大軍閥及老毛不願意再見他，此是因素之一。

但最使老毛痛恨的，則是老朱在長征途中追隨張國燾，當朱毛紅軍逃到四川懋功地區，得張部收容，張毛意見分岐，朱德站在張國燾一邊，主張南下，而毛周主張北上，結果，毛鬥張不過，偷偷帶走軍隊北上，置紅四方面軍生死不顧，後來朱德跟隨張國燾南下另立黨中央，張國燾唔夠運，被馬家軍打得一敗塗地，毛澤東一世夠運，在陝北得劉志丹、高崗土共收容，做了延安寨主。毛澤東一生最恨的是背叛他的人，朱德在井崗山與他落草，假假地是老友，又一齊「長征」，竟然在利害關頭上背他而去，唔恨就假。他能容忍朱德這麼久才發作，已算朱德有福氣了。

讀者　司馬望

（七月二十八日）

矮鄧復出心腹分掌要津 宋江架空晁蓋將成事實

編輯先生：

毛澤東生前，曾以「水滸」的晁蓋與宋江關係，比喻他與鄧小平，並創一新詞，曰：「宋江架空晁蓋」，暗諷鄧小平謀奪毛位。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精通與否，無人知曉，但熟讀中國四大寶書，却是事實，尤是對紅樓夢、水滸傳，唸得滾瓜爛熟，自然了解水滸中的宋江如何對待晁天王。所謂宋江架空晁蓋，不是毛澤東存心強奸施耐菴著書意旨，便是晚年攻心精計於鬥爭，鬥得腦袋發昏，才杯弓蛇影把晁宋關係搞得一場胡塗。再則是老毛記憶力衰退，把晁蓋當作王倫，宋江變成林冲。蓋老毛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鬥爭時說，「宋江刼了生辰綱」，直把晁蓋當作宋江。但最可能的是，爲了達到打擊鄧小平，不惜一手遮天，學秦始皇的指鹿爲馬，即使歪曲晁宋關係，把他倆哥弟說成死對頭，大陸人民也不敢說個不字。

架空一事 影射恰當

老毛想出的「宋江架空晁蓋」，牛頭也不是憑空揑造，雖比喻荒謬，不對馬咀，然其所影射的頗爲恰當，也可說有一點根據。先以人物表徵來說，宋江在施耐菴筆下是一黑而矮的奢遮好漢，毛說宋江，意指矮子，矮子何人，鄧小平是也，其傳神處，不非多筆墨，全大陸人民也知道矮宋江指的是誰了。晁蓋是高大漢子，有托塔天王之稱，毛澤東自比之，也頗類似。宋江架空晁蓋，阿貴都知道指矮鄧架空老毛。再以架空之事來說，矮鄧確曾有過架空老毛行動，八大時，矮鄧勾結劉少奇，由矮鄧起草，在共產黨章上大書增設名譽黨主席一位，能夠有資格担任此職位者，非毛澤東一人莫屬。而名譽黨主席實質上是太上皇帝，有名無實，一切權力都落在黨主席身上。此一名譽主席之設，爲的是準備架空老毛，老毛拚了老命反對，總算被刪除，但劉鄧已種下了遭殃的禍根。

老毛重掌權力後，不但對國家主席一事恨之入骨，對名譽黨主席一事也咬牙切齒，終生念念不忘，加之矮鄧復出後有點獨斷獨行，對老毛之笛陽奉陰違，老毛一怒之下，便把架空事件重提。可憐的是，宋江身裁跟矮鄧一樣，黑狗相爭，白狗當災，過去被老毛譽爲農民起義領袖的英雄人物，轉瞬變爲招降納叛，出賣梁山好漢的投降主義無恥傢伙。

老毛預言 變爲事實

平情而論，矮鄧雖然跋扈，但架空老毛，根本說不過去，因爲老毛當時之權力，可謂一生中達到最高峯，一言九鼎，縱矮鄧有十個平頭也不敢作。不過，老毛的「宋江架空晁蓋」之言，却在他死後被言中，矮鄧復出後坐上第三把交椅，但其復出是靠槍桿子撐腰，手下的許韋諸將，猶如梁山宋江的心腹李逵、秦明、花榮輩，晁蓋吳用等人也要看他們的面色，同時，宋江上山後所帶來的一班文武大將，無一不對宋江効忠。矮鄧未出山前，其心腹如萬里、胡耀邦輩已出任要職，矮鄧復出，必然像宋江一樣把所有心腹挈帶出來，分掌要津。毛生時，矮鄧尚且如此，現在更不會放過此機會。

反觀華國鋒的手下，如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之流，一如晁蓋手下的劉唐，白勝，三阮之流，在梁山泊中起作用不大，最有作爲的算是軍師吳用，但吳用對宋江喜愛却過於晁蓋，葉劍英此人也正如是，雖然華國鋒緊拉葉劍英，只要矮鄧能像宋江對待吳用般看待葉劍英，保管葉劍英會站在矮鄧一邊，華國鋒被架空也必變爲事實。

此間的中立派認爲華國鋒與鄧小平會相安無事，共同把大陸安定下來，此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只要看看中共的黨史，那一個時期不進行鬥爭，共黨頭頭能坐上高位，都是經歷一番的生死鬥，打倒別人，自己浮上。華國鋒之紮起，也是從無數次大大小小的鬥爭中崛上來。鄧小平之有今天地位，也是從鬥爭中起家，鄧小平能在八大担任總書記，是因在鬥高饒集團時立下大功，可見鄧小平絕不是一個善良傢伙。鄧小平有其桀驁個性，他

萬人意見

八一跟七一比打邊爐與打屁股

槍桿子凌駕黨組織吹噓建軍節

稱朱德終生維護毛澤東老毛泉下有知非操他娘不可

編輯先生：

華帮在槍桿子的壓力下，終於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三中全會」上，讓鄧小平復出亮相，坐上第三把交椅。

緊接着中共報章大肆鼓吹朱德、賀龍的功績，表面上是爲將來臨的「八一」虛張聲勢，實質上是槍桿給子華帮顯露顏色。

中共的「七一」黨生日，本來是一個重要節日，以往之排場僅次於「十一」，「五一」，可是上月「七一」，偌大的黨生日却在無聲聲臭地渡過，「人民日報」不屑一提，開中共黨史五十多年來之怪象。這黯淡的一日，自非華國鋒所願，因華是黨掌門人，當然希望藉黨生日鼓吹黨的領導，此必然是槍桿子從中作梗，對華帮施加壓力，或以不攪慶祝作爲條件之一，才與華帮共同召開三中全會。如無此因素，華帮不慶祝「七一」，絕對說不過去，可見華國鋒之實力有多少斤両。

「三中全會」開過後，鄧小平復出，中共却大力吹噓八一南昌暴動，槍桿子署名的捧朱德、賀龍文字陸續出籠，「八一」未到，已有這種不尋常現象，相信在「八一」那日，大陸上下必然掀起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活動，其盛况有可能跟「十一」比美。華國鋒的「七一」死氣沉沉，槍桿子的「八一」龍精虎猛，華國鋒猶如啞子吃黃蓮，苦在心頭，但有什麼辦法，蓋形勢比人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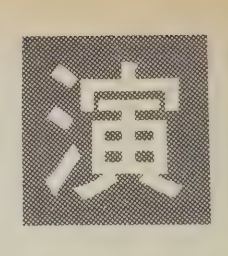
鄧小平此次復出，全靠槍桿子作後盾，才能與華葉討價還價，矮鄧爲報槍桿子之恩，一出便力捧槍桿子，使它凌駕全黨全民之上。本來槍已指揮了黨，再經此乘勢一推，黨永遠成爲槍的附屬物更不可一世，槍的霸氣。毛澤東的「全黨全民全軍」口號，便被鄧小平輕輕一抛，丟進毛厠。

槍桿子除在文章上吹捧朱、賀等大軍閥，還在槍桿子的「聖地」南昌大修祖廟，爲迎接其「建軍」五十周年，南昌「八一起義」起義館修飾一新，同時又復修兩處「起義」舊址，一爲朱德的軍官教導團舊址；另一爲賀龍的第二十軍指揮部舊址。此外又修復朱德在南昌的舊居，以及葉挺第十一軍指揮部舊址。並決定在「八一」時，全部開放，讓人參觀。

南昌暴動，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宣傳是朱德、彭德懷領導，「彭總」罷官，南昌暴動删掉彭德懷名字，文革時，删掉朱德名字，現在則用朱賀代替以前的朱彭，彭德懷仍然被删掉。其實，彭德懷對南昌暴動，論其「功績」，不應被抹掉，不過，一個人倒台，以前什麼功績都是被撤底否定抹殺，正如林彪在南暴動時，曾充當朱德手下的連長，現在連提也不提。賀龍被重提爲南昌暴動的領導人，此是賀系槍桿子死黨的勢力所致。本來賀龍是名副其實的南昌暴動領導人，因當時朱德的一個小小教導團，對南昌暴動起不了多大作用，賀龍的拜把兄弟軍，才是主力。不過當時的賀家軍並非共產黨徒，因此共黨把朱彭放在首位。槍桿子指四人帮抹殺賀爲共軍創始者之一，然則在四人帮以前，是那一帮抹殺賀在南昌暴動中的眞正領導者。共黨的歷史便是這麼一場胡塗，共產黨人自命唯物主義者，其實是三個最的唯心主義者。

槍桿子在一篇「深切懷念敬愛的朱德委員長」一文中，說朱德是老毛的親密戰友，「朱德同志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在黨內的重大路綫鬥爭的關鍵時刻，總是堅定不移維護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此話加在滑頭周的身上，尚說得過去，放在大烟朱頭上，老毛泉下有知，非要用他那湘潭土話，一如其在廬山會議前，操彭德懷老娘四十次不可。（彭說：「主席操我娘四十次，我也操他娘二十次）

老毛晚年露骨地對老朱反感，始自廬山會議毛劉鬥彭時，老朱替彭德懷打完場，說大家同吃一鍋飯的人，何必呢。此後江青的樣板戲一出，老朱大罵江青爲婊子、狐狸精：「她是




蔡東方

操之過急。他卽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未必能用硬幹的方法，打進益州與漢中。

他死後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揮的「士眾」。僅有四千多人（孫權下令交給魯肅接管，魯肅的軍職由「贊軍校尉」升爲「奮武校尉」。周瑜所遺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孫權調程普來繼任。）

周瑜活着的時候，沒有像三國演義所說，一心想害死諸葛亮。他對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爲了忠於孫權，爲了要扶助孫權統一中國，的確也把劉備看得很不順眼。他不想殺劉備，却極想把劉備搬到江東去，用豪華的房子，漂亮的美女，與珍奇的玩物，可愛的犬馬，輭化成一個廢物，同時把關張這兩位「熊虎之將」與劉備隔離，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挾與攻戰」。

這個輭化劉備，隔離關張的計劃，由於孫夫人個性太強，未能合作，而化爲泡影。

孫權自己，也不十分熱心於這個計劃。劉備在建安十五年來京縣拜訪孫權之時，呂範也曾經「密請留備」，孫權沒有接受。

周瑜在臨死的時候，上疏給孫權，推薦魯肅自代，認爲魯肅是個「良將」，「智畧足任」，有能力鎭撫百姓，同時防備曹操，注意那「邊境密邇」。「近在公安」的劉備。

魯肅對於劉備的看法，與周瑜對劉備的看法並不相同。魯肅始終以爲，有曹操在北方，孫劉二家必須誠心合作。他是諸葛瑾的好朋友，與諸葛瑾的同胞弟弟諸葛亮也很談得來。是他，促成了孫劉協力抗於赤壁烏林之役。三國志魯肅傳，一再說他主張「借地」給劉備，是不是事實呢？

魯肅在南郡駐紮了一些時，移屯陸口。陸口是陸溪水進入長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魚縣的西南，赤壁之東。

資治通鑑一段話不可靠

爲什麼魯肅不留在南郡，而退駐陸口呢？這件事，有點蹊蹺。資治通鑑卷六十七，有一段話，我以前讀了不十分相信，因爲它很像是證明了三國演義所說諸葛亮第三次氣壞周瑜的經過。

資治通鑑的這一段話，是說：孫權曾經接受了周瑜和甘寧的建議，想出兵取益州。他派人告訴劉備，徵求劉備的同意。劉備的答覆，是：第一，孫權不可以爲曹操敗於赤壁以後，就不想、或沒有力量「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第二，「我劉備與益州牧劉璋是本家遠房兄弟，倘若劉璋有得罪了你孫權的地方，請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諒。」孫權不重視劉備的反對，仍然派遣叔父孫靜的大兒子孫瑜，率領水軍多人，進駐夏口（漢口），作躍躍欲試的姿態。劉備不讓孫瑜的水軍，通過公安城之北的長江。劉備而且「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孫）權不得已，召（孫）瑜而還。」

三國志孫瑜傳，沒有一個字說到孫瑜有率領水軍、進駐夏口，被劉備這樣大張旗鼓來阻止孫瑜西上。

關羽傳與程普傳，不但不曾提起孫瑜率領水軍西上，而且明明白白的記載了：關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離開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當時孫權與劉備言歸於好，把他們的荆州各郡重行劃分，以湘水作爲彊界之時，孫權把南郡送給劉備，劉備把長沙郡，加上桂陽郡，送給孫權。

這時候，張飛與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與趙雲離開了今天的湖北與湖南，進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劉備打劉璋。

所以，資治通鑑的那一段話，極不可靠，這部資治通鑑，並非司馬光一手所寫，而是於他的校閱之下，「成於眾手」。司馬光雖則是了不起的一位大歷史家，校閱之時也難免有疏忽，不會注意到這段話所根據的只是一些傳聞，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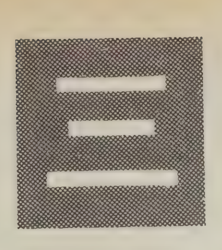
事實是，周瑜在死前確有邀同孫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並且孫權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這個攻取益州的計劃就由於魯肅並不贊成而作爲罷論。孫瑜及其水軍始終並未有出發。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劉備應劉璋的邀請進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孫權派水軍到公安來迎接妹妹孫夫人回江東，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劉備離開公安不久。

孫權對劉備第一次翻臉，是在劉備於建安十九年打敗劉璋，奪得益州以後。翻臉的具體行動，是派遣呂蒙率領兩萬兵進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時任命了三個郡的太守與太守以下的官吏。這三個郡，是長沙，零陵，桂陽。

劉備在荆州，原本只有四個郡而已；孫權一舉而 Claim了三個，只剩下武陵一個郡，不曾想搶。他大概是因爲武陵爲公安城的所在地，有點不好意思罷。

孫權所想奪取的三個郡，有兩個郡的官吏望風投降，這兩個郡是長沙與桂陽。（趙雲這時候已經不在桂陽。）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借荊州是虛構故事

劉表於黃祖死後，把江夏太守的位置給了大兒子劉琦。其他五郡，只有南郡太守的姓名不曾保留下來。零陵、桂陽、武陵、長沙，這四個郡的太守是：劉度、趙範、金旋、韓玄。

劉表死後，曹操率領大軍，以泰山壓頂的姿勢，呑了襄陽縣，當陽縣、江陵縣，與整個的南郡。他在赤壁烏林吃了周瑜黃蓋的虧，不曾拿到江夏郡，更談不到今天湖南省四個郡了。

曹操留下曹仁，撤了大部份的兵回去許縣。曹仁在建安十四年也走了，南郡只剩下襄陽等縣尚在曹軍之手。江陶及幾個其餘的縣落到了周瑜之手。孫權任命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已經被他任命爲江夏太守。）

劉備於赤壁烏林之戰的前後，運用他的老手法，形式上上表給漢獻帝，推薦劉表的大兒子劉琦，作荊州刺史。他隨即又派兵遣將，以劉琦的名義，用武力徵詢（湖南）四個郡的太守的態度。這四個太守先後都表示歸順。其中，以桂陽太守趙範不甚可靠。劉備把這位趙範換了，叫趙雲作桂陽太守。其餘的三個太守，劉度、金旋、韓玄，不曾更動。

於是，荊州七個郡之中，劉備有了四個郡：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孫權只獲得了一個半郡：江夏與半個南郡。（曹方獲得了一個半郡：南陽與半個南郡。）

孫權認爲，劉備白佔了便宜。倘若孫權不派周瑜帶了兩三萬兵來，倘若不是周瑜接受了黃蓋的火攻建議，劉備與劉琦的一萬多兵（不足兩萬），早就被曹操的幾十萬兵吃得乾乾凈凈。孫權自問待劉備太好，除了救了他以外，又送了年輕的妹妹給他當「續絃夫人」。孫權不曾預料到這位老妹婿竟然大揩其油，一舉而「偷」得了四個郡。

劉備而且不久又在劉琦病故之時，叫部下公推他爲「荊州牧」；事前，不曾與孫權商量。孫權認爲，劉備越來越過分了。回想起來，當孫劉聯軍追曹操，追到江陵城下之時，孫權曾經對劉備的駐紮江陵對岸「油江口」的計劃，表示過同意。這油江口的小地方，屬於武陵郡孱陵縣，在法理上既不屬於劉備，也不屬於孫權，而屬於當時的已經投降了曹操的荊州刺史劉琮。不過，它在事實上已經入於孫劉聯軍的控制之下，劉備有資格在這油江口駐紮部隊，甚至建築一個新城，取名「公安」；比起孫權之喧賓奪主，把劉琦的江夏郡據爲己有，任命了程普爲江夏太守，劉備的作風不見得在道義上有什麼遜色，更絕對說不上欠了孫權什麼人情，什麼債務。

孫權不甘心，兩度爲了這荊州幾郡的地盤，與劉備失和。事後，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荊州」的虛構故事來，以掩飾孫權背棄同盟，襲擊關羽的醜行。

當時漢朝還不曾亡，天下是漢朝的天下，領土是皇帝的領土，除了漢獻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時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有權力把荊州或任何一州賞給任何人，或借給任何人。（倘若按照今天的中國人的思想來說，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中國，不是皇帝一人的中國。漢獻帝也沒有把荊州借給別人的權力。）

有人說，孫權雖不曾借了全部荊州給劉備，卻也眞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縣的一部份。江陵是南郡的首縣，也就是孫方的荊州首縣（曹方的荊州，已經改以襄陽縣爲首縣。）因此，江陵與南郡被混稱爲一；也與荊州混稱爲一。那末，所謂借荊州，實際上是借江陵，實際上是借油江口。雖則以大稱小，究竟還可以把「借荊州」這三個字勉強說得通。

這一種說法，是一種不肯「實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調人」的說法。油江口，並不屬於南郡江陵縣；它是屬於武陵郡孱陵縣的。孫權並沒有佔領了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給劉備呢？（到了孫夫人嫁給了劉備以後，才帶了它的武裝丫嬛與武裝衛隊來。）

孫權之所以念念不忘劉備「借去了」他自己的荊州，與周瑜之死有點關係。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瘡而死，孫權對劉備之在荊州「坐大」便不會有太大的疑慮。（有周瑜在，孫權就不怕劉備。）

另一種使得孫權很不放心的事，是劉備在建安十六年率兵進入益州。那顯然是劉備佔領益州的第一步。（闇弱的劉璋，絕對「耍」不過「梟雄」劉備。）這還得了？倘若劉備既有荊州的一大部份，又得到益州，豈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議給孫權的、那對曹兩路出兵的根據地？

周瑜在死前曾經從江陵專誠去京縣見孫權，建議：一、請孫權同意他借同奮威將軍孫瑜，西征劉璋與張魯，事成以後，留下孫瑜守益州與漢中，和馬超結援；二、然後請孫權自己與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陽，對曹操進迫。

周瑜的戰畧計劃，與諸葛亮的「隆中對」不謀而合，可見英雄所見畧同。（雙方彼此互不知道有這麼一種計劃。）

周瑜對孫權建議了以後，獲得孫權的同意，就離開京縣，回江陵去準備西征劉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陽）箭瘡復發而死。

我一向對周瑜佩服。關於這一件企圖西征的事，我覺得他

這邊一條狗，我都畀以要職。」

活曹操連點幾下頭，又向下看，看了一遍之後說道：「這本陸官圖，有兩個人似乎被冷落了。」

毛澤東問道：「那兩個人？」

活曹操說道：「一個是羅隆基。」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他比較失意，因爲他要當外交部長，是不是能把外交部長交給他。」

活曹操說道：「其實羅隆基過去眞爲黨出了不少的力，一直忠心耿耿，當年在重慶時，大家都喊他羅隆斯基。」

毛澤東說道：「但是其人品行不端，胃口又大，一開口便要外交部，如果眞把外交部給他，過不了一年，他也許又要政務院總理呢？我們如何滿足他。」

活曹操笑道：「他這麼熱中的人，眼見章伯鈞、章乃器、馬叙倫、張奚若，還有那個牛拉門子的女人史良，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都當上部長，老油條不但是部長，還兼副總理，他是不是有斯人獨憔悴之感。」

毛澤東說道：「不是獨憔悴，而是對憔悴，還有一個作伴的。」

活曹操說道：「主席是指的黃紹雄了。」

毛澤東笑道：「林老說的兩個人，另一個大概也是指的黃紹雄。」

活曹操說道：「當然是指的他，我覺得奇怪的，黃季寬怎麼未當上部長。」

毛澤東說道：「林老是不是聽說黃紹雄一定當部長。」

活曹操說道：「這是黃季寬自己講出來的，未料他是胡吹。」

毛澤東笑道：「也不是胡吹，當初派他携帶我們提出的八條二十四欵去南京時，周恩來當面許他，將來一定有部長作，所以他才如此賣力。」

活曹操說道：李宗仁不肯接受，責任並不在黃季寬。」

毛澤東說道：「我們也未說責任在他，但李宗仁不肯和，他便失去了利用的價值。」

活曹操笑道：「周恩來不是騙了他。」

毛澤東笑道：「周恩來騙人不是新聞，周恩來若是說句話算句話，倒是新聞了。」

活曹操說道：「黃季寬自認是八桂智囊，這個智囊也洩透了氣。不過，他同羅隆基兩人一定不甘心。」

毛澤東說道：「黃紹雄當然不甘心，就去找周恩來質問。」

活曹操驚奇道：「有這樣的事，周恩來怎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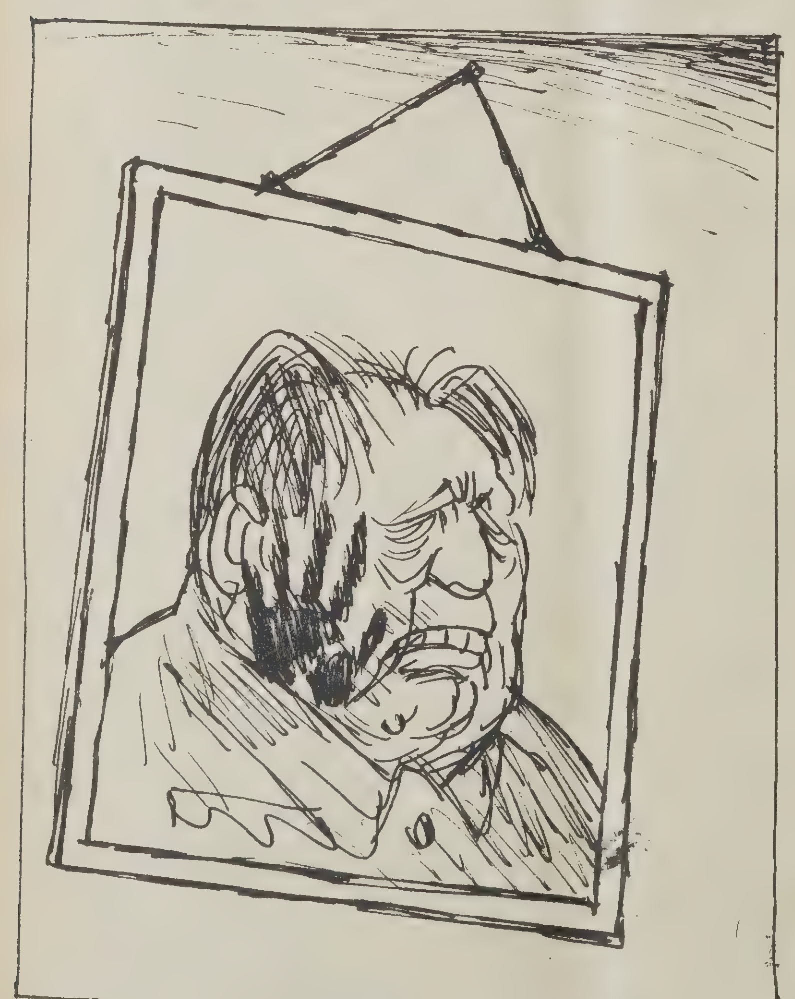
毛澤東說道：「周恩來答的可妙，周恩來說，政務委員與部長同級，是不管部的部長，地位相同，我當時許你當部長，並未說哪一部，不管部部長也是部。」

活曹操搖頭擺腦笑道：「眞妙，眞絕，周恩來大概一生作的絕事太多，所以斷子絕孫。」

毛澤東笑道：「不過，周恩來還留下一個尾巴，告訴黃、羅兩人，目前先就政務委員，將來再同其他部長對調，總之，不會永遠讓兩人坐冷板櫈就是了。」

活曹操問道：「又是騙。」

毛澤東說道「當然是騙，但這兩個傢伙官迷心竅，也許還存一綫希望，翻正只要周恩來不死，他們希望永遠存在。」



鄧小平的掌印？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笑道：「林老，你對黃炎培成見很深。」

黃炎培說道：「不是成見深，老油條實在不是人。主席記不記得他在重慶參政會講話，一口氣用了十六個歌頌文字恭維老蔣。」

毛澤東說道：「這批傢伙一言一行我們統戰部有紀錄，我怎會不知道，不過，在目前要利用老油條，上海、天津兩地的資本家都靠他，他的地位愈高，資本家愈安心，不會向台灣、香港跑，等到局勢穩定，再慢慢刨治，到時對老油條順手丟進垃圾堆裏去，不過是一條破草繩而已，」

活曹操見毛澤東這樣說，不好再爭，又向下翻看，監察委員會主任是譚平山。當時問道：「四個副總理三個兼任主任，這個監察委員會主任爲什麼不讓老油條兼？」

毛澤東說道：「周恩來的意見，老油條一定要担任輕工業部部長，這樣資本家才可以安心，尤其是上海各地紗廠老板，便不想向外逃了。」

活曹操說道：「周恩來這些地方可以說是無遺策，不能不佩服他。」

毛澤東說道：「監察委員會主任，決定給譚平山幹。」

活曹操點頭道：「也可以，平山本是我們老同志，當年與南陳北李齊名，如果不中途脫黨，今天總比董必武要高一個碼子。」

毛澤東一聽活曹操三句話就咬董必武，頗爲好笑，說道：「林老，你再向下看看，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活曹操向下看了十幾個「部長」的名字，並無異議，一直看到「勞動部部長」李立三，不由得愣住了。問道：「主席怎麼放心把勞動部交給李立三？」

毛澤東問道：「林老的意見呢？」

活曹操說道：「李立三現在是總工會第一副主席，主席陳雲沒有時間管到總工會，大權已落在李立三之手，現在又兼任勞動部部長，權力更大，工會工作由他一把抓，主席怎麼放下心。」

毛澤東歪頭看看活曹操，笑道：「林老怎麼把這個職務看得這麼重要。」

活曹操說道：「實在重要，我們是工人階級政黨，工人是根本，根本力量握於李立三之手。將來不是要聽他的。」

毛澤東笑道：「林老，我所以把工會、勞動部都交給李立三，是敷衍上邊的，你知道李立三的身份，是上邊派來作監軍的，我對李立三看得重，賦以大權，可以減少大元帥對我的猜疑。」

活曹操說道：「主席對大元帥如此忠心耿耿，他怎麼總是對主席不放心呢？」

毛澤東笑道：「這因爲我未去過莫斯科，未受過他直接薰陶，總隔一層。」

活曹操說道：「其實主席也可以去趟莫斯科，與元帥當面談談。」

毛澤東說道：「林老，我有意去一趟，但又怕變成懷王入關，有去無回。」

活曹操說道：「這個主席大可放心，那年去重慶，蔣先生並未傷害主席，敵人都不肯下毒手，何說自己人。」

毛澤東說道：「他們兩人性格絕不相同，不能這樣比。」

活曹操說道：「無論如何，主席將來找機會去一趟，到了今日，大元帥無論如何也不會下主席的手了。」

毛澤東說道：「我當然有這個打算，重要李立三，原因也在此，大元帥看見我把工人控制權交給李立三，一定龍心大悅，但他不知道，這是空的。」

活曹操問道：「怎麼是空的？」

毛澤東大笑道：「什麼工人；農民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子是眞的，我牢牢抓住槍桿子，誰都反不起來。」

活曹操摸着撮五色小鬍子笑說道：「主席這一說，我茅塞頓開，眞高。」

毛澤東笑道：「林老，連你都看不透，大元帥當然也看不出來了。」

活曹操說道：「當然看不出來，主席這步棋，連玉皇大帝都騙得過。」

毛澤東被活曹操恭維得渾身輕鬆，眞想跳起來打一個飛腳。

活曹操向下看，見到陳紹禹担任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問道：「這又是敷衍大元帥的。」

毛澤東說道：「當然是，我要他知道，他留在

，就讀於「惜陰書院」，當時的江蘇提督吳長慶，聞張謇之名，乃延攬他入幕。旣而朝鮮國內發生內訌，吳長慶奉命遠征，入朝鮮平亂，季直亦以幕府隨行，長慶多半採用季直的策畧，使朝鮮之亂得以平息。回國後，季直卽辭職歸里，家居養親，埋頭勤學，家貧而甘之如飴，至於官府中交相延聘，他一併辭而不就。但他對於鄉里的事業，則頗感興趣，例如：減稅捐，舉平糶，增加學額，提倡蠶桑，及籌備團練等等，無不竭盡其力以赴之。直至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會試禮部，中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時年已四十二。

決棄仕進的主要原因

張季直以鼎甲第一名及第，本來前程似錦；可是在他後半生的事業中，則以教育，實業及發展地方自治爲主，而始終不肯正式服官，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根據有關記載：當季直居在京師，任翰林院修撰時，有一天，他在路旁見到西太后巡幸某地的鑾駕還都，而且又値寒冬，刮着大風大雨，竟有許多鬚髮皆白的老耄大臣，都冒着風雨而跪迎於途，因傾盆大雨，地上已積水沒脛，個個跪在水中，全身盡濕，有如落湯鷄，却仍伏悚不敢仰視。季直對於這一幕「風雨中跪迎鑾駕」的活劇，反映封建時代的貴賤！其所謂「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那些觀念，在他的腦中已一掃而空，於是感歎地說：「這玩藝絕對不是有志之士所能辦得到的！」因此，他便決心抛棄仕途，而從事振興實業方面，以求發展。

首創通州大生紗廠

尤其是到了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李鴻章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爲談判結束甲午中日戰爭而訂立了「馬關和約」十一欵，另附約三欵，割讓台灣給日本，宣佈朝鮮獨立，更允許日本人在我內地開設工廠；因而，日本、英國、德國等，遂紛紛在上海各設紗廠。季直眼看自己鄉間的棉花，經常由日人以低價購去，紡織紗布，從而以高價轉賣給我國人；同時英、法也如法泡製，利用中國賤價的原料，和最低廉的工資，實有如「瀝血肥虎」！認爲淸廷未免失策，國人太吃虧了！於是乃游說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分別在蘇州、通州自設紗廠，蘇州廠由陸潤庠主理，通州的「大生紗廠」，則由張季直主；並各創公司，集資提倡。季直奔走於南京、湖北武漢、通州及上海之間，分別謁見各地官紳富戶，希望能夠獲得他們的巨大投資。而所收效果則恰恰相反，許多人不僅對季直加以鄙視，且往往譏嘲相加！卽使有少數收穫，或亦不足數日之需，情況非常惡劣！

唯其如此，所以，季直每於黃埔灘頭，搔首自歎，深感創業之艱難；但有苦只自知，倘須作長牋以分貽廠中各級主管人，藉慰共心，而他自己則賣文鬻字以償逆旅主人。至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通州大生紗廠已漸有起色，於是季直決定爲工人福利計劃，如蓋工人宿舍，開辦工人子弟學校，設置醫院，公園。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廣植棉花，以供紗廠之用，場地瀕海，潮汐湧決，民苦昏墊，季直先招人夫數千人，日夜趕築長堤，一月而成，不久復爲狂風衝垮，季直率領數十工人，深夜披着簑衣，躬自搶救，陷入狂風暴潮中，幾以身殉，其後缺口旣堵，廣地始得墾植。由是一力經營，先後十年，田園人家，蔚成新村，乃設學校以敎其子弟。

續辦教育地方福利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創立「通州師學校」。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創辦「呂四鹽業公司」及「漁業公司」。同年赴日本考察，著有「東遊日記」，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設立「新育嬰堂」，創辦「浙江漁業公司」，創辦「上海大達輪船公司」等，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設立南通城鄉各初等小學，設立博物苑、創立「唐牖藝徒學校」，「吳淞商船學校」。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於通州師範先後附設土木測繪工科、農科及蠶科各特班。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設立「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成立海門長樂各小學，創辦崇明「大生第二紗廠」；任寧屬教育會會長，發表議辦「導淮公司」綱要，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測繪地方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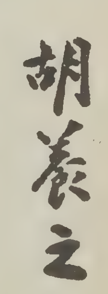
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季直改造地方監獄，出任「江寧高等商業學堂」監督，江蘇學務總會會長，江蘇咨議局議長，合十四省代表奏請速開國會，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設「南洋勸業會勸業研究所」，創設全國農業聯合會，並任地方議會議長，發表修改各省鹽法草案。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設立「墾牧各小學校」，設立「農業學校」，任中央教育會會長，江蘇、上海、鎭江、江北四都督推任鹽政總理；並任省教育會會長，省議會會長，臨時政府實業部部長。

民國後任工商部長

民國元年至民國五年，季直先後設立醫校、醫院、「紡織學校」、「盲啞學校」、圖書館、養老部及殘廢院。淸丈全縣田畝、發表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及意見書、設立鹽場警察敎練所、創辦南通東台、儀循三縣貧無工場、任導淮督辦。接着任「漢冶萍公司」經理，及工商農業部長，並任全國水利總裁，發表導淮計劃宣言，與美駐華公使芮恩施議導淮借欵。規設部立各種試驗場及度量衡製造所，設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於南京，組織遊美實業報聘團，改紡織學校爲專門，查勘魯皖林牧事業；並改農業甲種學校爲專門。

自民國六年至民國十二年，季直先後設立地方公園，改醫學校爲專門，任華成鹽務公司總理，任全國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會長；設伶工學社，更俗劇場；設立「工商補習學校」、「交通警察養成所」、「蠶桑講習所」；創辦「淮海實業銀行」，合農業、醫學、紡織三專門爲「南通大學」；設「女工傳習所」。最後設立墾牧高初等各小學，第三幼稚園及第三養老院等事業，均有成績，爲全國景仰，卒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得年七十有四。

張謇不求仕進的原因



中國有句俗語說得好：「白屋出公卿」。事實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偉大人物，的的確確是出身寒微的。太遠的姑且不說，就拿近個多世紀的史實來看，也多至不可勝數，其中比較著名的，計有清道、咸之間的湘鄉曾國藩兄弟及其他若干湘軍將領；特別是光緒末年的江蘇狀元張謇，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家子弟出身。

出身農家發奮求學

自來的報章雜誌，都把張狀元描述得出神入化！其實，張狀元不僅是出身農家；且其年輕時的天資極低。按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清咸豐三年癸丑（公元一八五三），生於江蘇海門（一般都以其籍貫爲南通，其實海門在南通以東，五代周置，宋仍之，元、明以來，縣城屢圮於海。淸康熙併入通州，乾隆時置海門直隸廳，民國改縣）常樂鎭，其先世歷來務農，直到他的父親張潤之老先生這一代，才稍讀詩書。潤之先生一共生了五個兒子，其中只有直季一個人去讀私塾。他在十六歲那年去應州試，竟被列至百名以外，同邑的范生年十五歲，竟得第二名。因此，所有里人無不譏笑張季直，尤其是他的老師，更氣得七竅生烟！認爲張季直這孩子沒有任何希望了！他說：「卽使有一千人在去參加考試，取錄了九百九十九人，其餘一名未被錄取的，一定是季直了！」

季直對於里人的譏笑，倒並不怎樣難過，可是他聽了老師的話，却表示非常的恚憤，不論地自己的日記上或書桌內外，普遍書寫「九百九十九」五個字，作爲自己的惕勵！他也彷照兩千年前蘇秦那種所謂「懸樑刺股」的老辦法，卽每當用功至深夜感到疲倦而瞌睡的時候，則往往以兩根竹竿，事先夾着自己的髮辮，轉倒卽醒，醒來又繼續誦讀。就這樣實行了整整地六個月，然後去應院試時，他的名字果然得列前茅。他過去飽受別人的輕視，現在總算揚眉吐氣了。

因之，覺得那班華貴子弟，學無專長，只以盛氣凌人而已，但是張季直的先人世代業農，當然也沒有任何功名，不料在封建時代，凡是三世不顯著者，則叫做「冷籍」。所以，季直照例入試時必須由族人作保，不得已乃託籍如皐，才過此一關。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他既中式後，想不到那保人竟提出要脅，使他不堪其苦，於是請求改回原籍，前後累訟達五年之久，差不多令到季直傾家蕩產！爲了避訟，季直曾經冒着大風雨，黑夜匍匐，又日走一百二十餘里的地方去躱藏呢。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卽張季直二十四歲那年，他去到江寧（今南京）

這個名詞，對任何一個家長都是一項威脅，如果他們知道今天的西洋歌曲已經亂得滿是「性、藥、戰」，他當然不會願意子女們聽熱門音樂，問題是熱門音樂早就是世界性的年輕人音樂，這樣尷尬的局面，叫一些一直喜歡熱門音樂的人如何自容？

或許歌迷們還不了解甚麼是「廢料搖滾」，它可以說根本就不是一種搖滾，就像垃圾音樂不能算是搖滾一樣，這種萌生於CGBG俱樂部的樂風，至今沒有甚麼人知道爲甚麼有那麼多人爲它痴狂。

「KISS」和「TUBE」合唱團都是這種「廢料搖滾」，歌手本身扮演的歌唱角色，早就不是多年以前的樣子，他們在台上又跳又叫還算好，如果把臉上畫得亂七八糟的，也不算甚麼大錯，可是如果他們穿得暴露無比，卻又一副猙獰的面部化粧，口裏喊些根本沒意義的字眼，那麼搖滾兩個字用在他們身上，那就太「抬舉」了。

據說有幾個代表性的廢料搖滾團體在演唱會裏，甚至公開表演「敦倫」的醜惡場面，這豈不是對觀眾的一項挑戰？觀眾是容忍還是叫好，那就關係到他們對搖滾的熱愛了，如果他們叫好，他們就不配做一個聽搖滾樂曲的人，他們不如去看黃色電影！

因爲扯到這種簡直是胡鬧的「台風」，我們就想到歌手爲甚麼要喊「性、藥、戰」，他們的生活裏只有性只有藥，他們的作爲能代表搖滾嗎？爲人父母者怎樣接受這個事實？

假如我們對西方的音樂無法過濾，那麼至少歌迷們該有點認識，不要盲目地崇拜熱門音樂，讓歌聲和歌手本人做一界綫畫分。

或許這點要求並不容易達成，而且只聽老歌也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可是整天看著熱門音樂排行榜找新歌，忘記「廢料音樂」早就汚染了眞正的搖滾，那麼聽歌就是一種罪惡。

頹廢色情追求過癮

爲甚麼像東京、芝加哥、巴黎這樣的都市裏，年輕的歌迷還會爲「廢料搖滾」瘋狂呢？大概活在披頭音樂性的歌迷，死也不會了解個中原因。我們不願意一口咬定「廢料搖滾」沒有存在的價值，可是單就今天廢料搖滾所抗議的一切來看，它實在不怎麼健康。

英藉的「性槍」(SEX PISTOLS)出了一張單曲小唱片抗議英國女皇的皇叔，表面上是很「普羅」的平民思想，不過主唱者東尼羅登(JOHNNY ROTTEN)給它加進了對英國整個制度的譏蔑，那就不是很單純的搖滾了。

紐約的一個合唱團(RAMONES)，不再從側面去唱甚麼「I DON'T WANNA GO DOWN TO THE BASBMENT)，卻正面地告訴歌迷：如果想要「過癮」，大可正正當當地從地下室走出來，對大家說：「NOW I WANNA SNLFF SOME GLVE」(我要吸膠)，這種思想上的鼓吹，是不是太離譜了？

過去的搖滾音樂對愛情和性都有著很含蓄的表示方式，可是今天的「廢料搖滾」卻根本不理會這些，他們赤裸裸地唱他們想唱的，連唱片公司都無法把他們的作品做修改，雖然今天這兩方面還有著一些敵意，可是等到聽眾支配市場時，熱門音樂必然要跟着被汚染。

此間辦過不少次熱門音樂演唱會，台上的歌手唱得好不好是一個問題，如果他們唱得太離譜，或是歌曲的選擇不夠仔細，主持節目的人會從旁干涉，這都壞不到那裏去，值得顧慮的還是台下的年輕歌迷，他們很能夠「模仿」外國歌迷那種狂熱，這種態度雖然不會導致甚麼不良的結果，可是單就這種「模仿」的態度，我們就不敢担保他們不會隨隨便便地接受已經蔚成風氣的「廢料搖滾」。

年輕的一代對五〇年代甚至六〇年代的搖滾認識不夠，他們隨時都有可能因爲太喜歡熱門音樂而忘了「選擇」熱門音樂，熱門音樂裏面值得一聽再聽的歌不見得會叫他們記住，可是慣常在台上靠胡說八道，鬼頭鬼臉起家的新進團體，卻常常影響到他們的服飾和舉止，如果此間負責介紹熱門音樂給聽眾的媒體(電視、廣播、雜誌)，不能代爲過濾不必要的「垃圾」，反而從旁誇張地，添油加醋，那種熱門音樂裏面的「廢料搖滾」，必然會偷偷地溜進來，而這正是一個熱愛搖滾的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擸㩟音樂的泛濫

舒望

垃圾音樂名爲搖滾，骨子裏甚爲荒唐，却贏得年輕歌迷的歡心，他們對眞正的搖滾音樂了解不够，對過去的變遷有不懂，所以糊裏糊塗着了迷。垃圾音樂的特點，就是歌手在台上像瘋子般，狂叫「性、藥、戰」。甚至把臉上畫得亂七八糟，露出一副猙獰的醜惡面目。



七月十一日的「時代週刊」，在封面右上角標出該期收有一篇專門談論流行樂搖滾的短文，它所引用的標題是「廢料搖滾的初啼」（PUNK R-OCK'S PRIMAL SCR-EAM）顯然它是要大家注意所謂的「廢料搖滾」已經成形。

垃圾音樂東施搖滾

把「PUNK」譯做「廢料音樂」，這是因爲在「PUNK」之前，很早就有人提出一個名詞「垃圾音樂」（JUNK MUSIC），給流行的低俗音樂一個統一的「編號」，以後跟着採用「垃圾」這個字眼的人就愈來愈多了，舉凡根本不入流，可是又很能賣錢的流行音樂，都可以管它叫「垃圾音樂」。

到底那些熱門音樂算是「垃圾」呢？在搖滾音樂逐漸身份不明時，很多暢銷樂幾乎都可以算是「垃圾」，「奧斯蒙合唱團」是其一，「木匠兄妹」是其一，「船長和坦尼爾」是其一，「ABBA」是其一……，這張名單可以列得長長的。

但是這種「垃圾」却很能贏得年輕歌迷的歡心，他們對眞正的搖滾音樂了解不夠，對過去的變遷也不懂，所以糊塗地就愛上了它。

不過上面所說的垃圾音樂還不算太過份，他們可以掛名爲「軟調搖滾」，也就是說它還很「入耳」，姑且收編在搖滾的一支裏。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不得已的情況，「軟調搖滾」這麼受歡迎，沒有理由硬把它的瘡疤揭出來，說它是一種「垃圾」；何况暢銷榜這種根本不公平的排名方式，早把「垃圾音樂」捧上了天，歌迷那裏還會理會這麼多？

我們不禁想到一些對比較正統的搖滾或是民謠感興趣的人，大概就不會被今天令人討厭的「垃圾」煩心了，甚至可以說，如果我們不理會香港阿飛胡吹亂唱的「東施搖滾」，更可以相信搖滾有其一定的精神。

像「溫X」這樣的合唱團是「東施搖滾」，實在是這種「東」方人所攪的「東施」效顰搖滾，根本就是一種最垃圾的垃圾音樂，爲人父母者不喜歡孩子跟着熱門音樂，或多或少是這種垃圾音樂所造成的。

猙獰化粧醜惡場面

垃圾音樂之令人討厭，有時候也很矛盾，「東尼和瑪麗」受到父母親的喜好而進入客廳，似乎就是因爲他們很夠乾淨，可是說穿了它根本不是熱門音樂，它只是嘩眾取寵的怪胎，一種電視娛樂節目的產物罷了。

由於垃圾音樂的盛行，終於導致「廢料搖滾」這個名詞的誕生，「JUNK和PUNK只差一個英文字母，可是都對暢銷給予嚴重的抨擊，介紹熱門音樂的人之所以不受大眾重視，甚至連自己都恥於承認自己一大把年紀還聽熱門音樂，多少是因爲垃圾和廢料早就瓦解了那份純眞。

搖滾原是相當嚴肅的一種音樂，不管唱片工業怎樣從中操縱，至少它的精神還是很人性，我們聽搖滾音樂，也是這種心情。可是一旦把國語流行歌曲中的「情愛恨」扯進來，聽國語歌曲的人，也會羞赧不已，這種感覺，就和喜歡搖滾却羞於承認的人一樣了。

「垃圾」這個名詞引生「廢料」

歲以上的人，還向自然界作如此抒訴，理智的發展是落後於其年齡了。從「春，你來了」到「我踏上朝陽的彩虹之路」，是同樣的天眞措辭。有這種情操，寫這種散文的人，必定是心理尙處襁褓，雙手還捧一個奶瓶吧。

眞正的慧眼，它是遼闊的，它是包含一切的；它看了綠葉，還看見葉後那條暗藏的軟虫；它看見滿溪清水，也知道那水會暴漲變黃。它絕對不像預報氣候的小姐，因為明天下雨，便說明日天氣「較壞」；下雨對她「較壞」，對他人不一定「較好」，他卻不知道。林黛玉只會葬花，她可知玫瑰花要開得鮮艷，最好用雞糞去培植！林黛玉是一個片面生命，一個片面情操，因此也是一個歪曲的生命，歪曲的情操；曹雪芹讓她早夭，曹雪芹是對。曹雪芹有慧眼，看到的是一個紛紜錯綜的世界，這個世界裏有林黛玉，更有其他的人，與林黛玉完全不同的人。

電影散文蓮花食客

那些小鹿斑比式的抒情散文家，那些純情的小說家和電影製片家，他們用一隻眼，甚至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隻眼，從半開的百葉窗後去看自然，看人生；以為自己是美的信徒，是純情的崇拜者，卻是一羣人生的螢火虫而已，或者說，他們是一批作弄讀者的欺騙家。他一直以鬆軟的，摻了水的，營養不全的食物——我曾見一位高中同學，中午便當帶的全是五香牛肉乾，結果骨瘦如柴，沒有唸到畢業就死了——他們以這種食物飼養着不知好歹的幼稚人，其結果就如中了假宣傳的毒；這批懵懂無知的人，自以為浸泡在純情純美的高貴人參液裏，卻是指皮打皺，骨節轉酥，想站起來，已如胚胎一般伸不直腿了。

南風吹得人欲醉，這些個電影小說散文，帮助了蓮花食客，麻醉了許多肌肉；但是，長期的昏睡，會令肉體腐爛——聽說如今有父母餵食嬰兒安眠藥片，免得它哭叫；只怕太安靜的嬰兒——長期浸泡在純情純美的人參液裏的人生，那只是玻璃瓶裏的人生！人既然軟了，麻了，甚至死了；國之華厦的磚頭都生硝了，國之棟樑都已虫蛀，颱風來時怎麼辦！國之本在國人，必也使個人變成堅強豁達睿智，於是每個人才眞正是一杓三合土。要培養這種人，也許有其他方法，但是文學藝術之方法，可能是最佳的方法。把林黛玉這種癆病鬼從文學藝術裏摔出去，少來「純純」那一套——一副假處女的姿態——不說別的，至少免得令健康的人嘔吐。



林黛玉可以休矣

曹雪芹給林黛玉一副癆病鬼造型，最後病死，再恰當也不過。要不然，「紅樓夢」這整部小說，要給她拖垮。可是，時下的小說與電影，却追求沒血沒肉，脫離現實的彩色幻夢，走上一種白痴的人生道路。

顏元叔

彩色的夢精神麻醉

讀文章或看電影，兩件事令我毛骨悚然：一是談情說愛，一是描寫風景。實際上，我幾乎從來不看愛情電影，特別是國人自製的愛情——如今美其名曰純情電影。電影是不是純情，一看片名，便可判定；大凡是什麼「純純」，「剪剪」，「飄飄」，「洒洒」之類，便不必冤枉花一張票價了。製作這些片子的優雅紳士們，若不是性情中人，也是世俗中人吧；他們不會不知道，世事並不那麼「純」；只是他們知道，大街小巷有一批傻大姐猪小弟，願意爲這種肥皂泡沫，掏出二、三十塊錢；於是，優雅紳士既吃了人家的豆腐，又賺了人家的台幣！一舉兩得，何樂不爲。

與純情電影携手同遊的是純情小說，也就是流行小說——小說不純情不得流行，能流行必是純情。寫這些小說的香軟者幾稀；却偏偏有些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夜裏夢得白馬王子，白天便躲在書桌之下偸看純情小說，繼續着黑夜的夢。有些人說，做夢是好的；我也說做夢很好；因爲，忙於做夢，便不會使用大腦，不用大腦，天下自然安靜。所以，純情小說之後，繼之以純情電影，文字和影像，交織成一個彩色的夢，作爲精神麻醉，再好沒有。

黛玉不死拖垮紅樓

我說，林黛玉沒有死；她若死了，人間那裏還有這麼多純情至情的人嗎！曹雪芹給林黛玉的造型，再恰當也不過：一副癆病鬼的樣子，臉上若有紅暈，必是咳嗽逼上來的血色；然後在扁平的身子上，披上一襲綾羅綢緞，由丫環攙着去搞葬花的洒淚遊戲。還好，她病死了，要不然，「紅樓夢」這整部小說，要給她拖垮。曹雪芹究竟是方家，知道這個世界若讓林黛玉作主，那可完了：純情則純情矣，却是不食人間烟火，飄飄然只是一個幽靈。「紅樓」的世界是大觀園的世界，是集天下之「大觀」：最高的與最低的，最粗的與最細的，最善的最惡的，最美的與最醜的；這只是標明兩極，其間的不同層次，不言可喻。

南轅北轍人生如此

最重要的是兩極並存，以及兩極與其間各個層次並存。就是那麼優美豪華的大觀園，曹雪芹不忘記引入一個劉姥姥，表面是哈哈喜劇，底裏却見得曹雪芹的人生視景之深廣。曹雪芹就如莎士比亞一般，在羅密歐與茱麗葉談情說愛的院牆之外，安排了一個十分粗鄙的梅秋西。劉姥姥是曹雪芹的梅秋西，她那泥土氣與林黛玉的純情靈魂，南轅北轍。人生便是如此，有南極便有北極。不過，如今的一些作家，無論是做電影或寫小說，造出來的世界只有一極，若不是有北無南，便是有南無北；只有林黛玉——現代林黛玉當然大不相同，上有高聳的胸脯，下着牛仔緊褲——沒有劉姥姥。這缺掉一半的效顰，不是說已學得一半，實在是沒有學到半分，走上了曹雪芹決不走的路——一種白痴的人生視景，一種幼兒的人生觀。

人間之醜天國之美

純情作家或者生來獨眼，或者自瞎一眼，永遠只看見林黛玉，看不見劉姥姥；她永遠只看見所謂純情，看不見純情之後的血肉。她讓少女對着屏風祈禱，却不讓她瞧見屏風後的裸體。由於這種小說家或劇作家，自己既是獨眼的人，那些跟着他們一齊瞧人生的人，自然也變成獨眼，只不過是一羣獨眼嘍囉罷了。

美的追求，不能要求純粹；純粹之美，只應天上有，人間之美，必須不純粹。當你的抒情散文，像小鹿斑比一樣，步入一個和路廸士尼的卡通世界，骨溜的大鹿眼——鹿眼是那麼凸，那麼圓，以至看來那麼傻——望着那五彩繽紛的世界，蹦蹦跳了。我說，你寧可忠於人間之醜，不迷失之天國之美，因爲那天國是假造的。打開報紙，攤開一本書，四、五字一句的精煉句法，甚至一字一逗：「春，你來了」，能不令人毛骨悚然！作爲初中學生的作文練習猶可，作爲兒童週刊上早熟的發洩猶可；大凡二十

個簡陋的辦事處，不飲威士忌，不抽香烟，也不玩女人。

最大一筆錢仍然用於訓練及恐怖主義的行動。據黎巴嫩的戰爭用去這組織所存的錢大部分，據一個可靠的估計，約一億美元。雖然多數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槍械和彈藥是其他國家付帳的，特別是利比亞，這組織要照顧四千殘廢軍人以及殉戰者的遺屬。寡婦繼續領取卹金每月七十五美元，父母，二十五美元；兄弟姊妹，十美元；兒女，每人五美元。自戰爭以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在黎巴嫩設一經濟組織，擁有廿四間工廠和工場，提供二千三百個職位給殘廢的解放軍和巴勒斯坦婦女。他們製造手工藝品，現成衣服，傢俬及電影等。

投資商業．積聚財富

組織預期終能賺錢——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財政經理們的吸引力愈來愈大。這組織已投資了六千萬至一億美元；所投資的包括兩間貝魯特酒店，開羅的一間在建築中的五百個房間的青年宿舍，在若干海外造船廠，油槽船及電視台的股份，以及在中東經營的美國公司的股份。有些錢甚至於暗中收購在美國西岸的土地，以免當地的巴勒斯坦或會把它賣給以色列人。這些投資有雙重作用；使巴勒斯坦人少依賴些其他阿拉伯政府的慷慨捐輸，並為將來的巴勒斯坦國建立經濟的基礎。

這些資產大多數通過號碼存款戶口處理的，以防以色列人報復。許多的投資是由阿拉伯銀行處理，這銀行總行設在安曼，由巴勒斯坦人控制，有資產四十億美元，並有分行及聯合經營在十九個國家，包括美國。

卡達的金髮女秘書

尹靜心

等在美國總統辦公室外，要和卡達討論大事的人們，都不禁被卡達總統的金髮美貌女秘書的風采所吸引。

芳齡已三十二歲的蘇珊．克勞馥，已經過一次破碎的婚姻。她告訴明星報，雖然有許多人約她，但繁忙緊湊的工作，使她約會出遊的時間所賸無幾。

她說：「我的工作就是儘量使我的老闆工作輕鬆一點——他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的總統。」

保持事務順利

蘇珊年收入三萬美元，她以一副事實即如此的神情說：「我主要的工作，是保持整個辦公室中一切上軌道，萬事進行順利。」

蘇珊每天要記錄卡達的行程計劃，弄清楚有什麼人要和卡達見面，還要替卡達安排他最喜歡的古曲音樂，使音符不斷地散佈在全白宮。

蘇珊每天晚上，要先選定第二天要播放的十卷一小時長古典音樂帶。卡達最欣賞的作曲家是洛克曼尼諾夫、貝多芬以及巴哈。

智商極高

智商極高的蘇珊，從一九七一年起就始開替卡達做事，除了要再度結婚的話，近期內不會離開卡達左右。

但她說：「我到華府來並不是專門來結婚找對象的，然而我也並不排除再婚的可能性，我已單身了十三年，獨身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目前，我每天平均要工作十三個小時，希望能儘量抽出時間和兒子相處。」

為了鬆弛平常緊張的生活，一星期中她通常出遊兩次。

兩位議員男友

目前和她來往較密切的兩位男士，分別是印地安納州眾議員布萊德麥斯和德州眾議員克魯吉爾。

對蘇珊而言，生活並不是都如現在一樣趣味盎然的，她在二八年華就結婚了，靠先生一份陸軍軍人的薪水養活兩個孩子。三年後，不滿二十歲的蘇珊就和丈夫離異，身無一技之長，一個月只賺二百美金獨力撫養一兒一女。

她並不願意再談起和前任丈夫的短暫婚姻：「我們當時都太年輕，錢入不敷出，生活擔子又重。」

離婚後避追求

離婚後，她即接受一連串秘書訓練課程，開始覓新職。

首先，她在一個陸軍基地找到了一份工作，解決了經濟問題。但因為上司對她窮追不捨，不得不辭職他去，隨後幾次工作，也都因同樣理由而不得長做。

最後，蘇珊換到亞特蘭大城一家法律事務所做事，遇到了當時正在競選喬治亞州州長的卡達。

偶然邂逅卡達

初見面時。蘇珊正端着咖啡進去，卡達站起來微笑說：「哈囉，我是占美．卡達。」給她留下極深印象。

卡達當選州長時，蘇珊擔任他的秘書，卡達離職後，她繼續為下任州長布斯比工作。

但在去年九月，蘇珊加入了卡達的競選團，旋即卡達在十一月全國大會中贏得總統提名，就像回老家似地，她接到卡達的電話前往華府。

讚佩領導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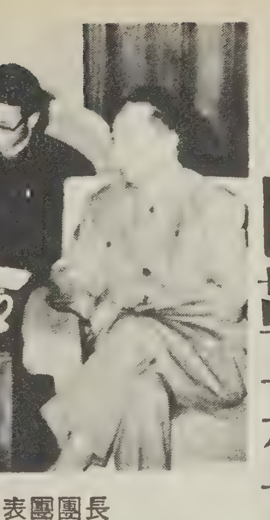
蘇珊告訴明星報：「我在華盛頓工作大致很愉快，雖然我們每天的工作形式顯得都是不確定的，臨時的，但總統使這些事顯得非常紮實，要努力地去幹。」

（取材華盛頓明星報）

接受捐贈．非法套取．綁架勒索
巴勒斯坦游擊隊斂財致富

岑啓亮

巴勒斯坦領導成員訪問中共，華國鋒與李先念分別接見，華國鋒表示堅決支持巴游，自然少不了用大陸人民的血汗錢替其撐腰。其實巴游這個組織，目前已擠進界世富翁的行列，它們廣收贈欵，綁架勒索，殺人越貨，在世界各地經營商業，獲取暴利，已積聚了大量財富。



華國鋒接見巴游訪平代表團團長

華帮支持．巴勒斯坦

華國鋒會見巴勒斯坦革命代表團時強調說：「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邊，站在阿拉伯人民一邊。我們堅決支持你們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超級大國霸權主義，收復失地、恢復民族權利的鬥爭。」

華國鋒說，巴勒斯坦兄弟在前綫的鬥爭是很艱苦的。由於超級大國對中東地區侵畧和爭奪，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鬥爭是複雜的、艱巨的，也將是長期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鬥爭是正義的。正義的鬥爭，是必定要勝利的。只要堅持武裝鬥爭，堅持團結，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就一定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

華國鋒對巴勒斯坦兄弟表示熱烈歡迎，並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致以親切的問候。但是，華帮所支持的巴游，實質上是一個國際強盜的組織，它以綁架勒索，殺人越貨的手段，積聚大量的財富，供少數人揮霍享受，跟什麼解放革命，根本沾不上邊。

接受捐贈．財欵軍械

當敘利亞部隊於黎巴嫩內戰期間開始攻擊巴勒斯坦軍隊和他們的回教左翼盟友，憂慮的阿拉法特飛到沙地阿拉伯求助。使這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迷惑和失望，利雅特政府拒絕干涉大馬士革。但作爲一種安慰，花德親王給阿拉法特一張五百萬元美元的支票。

這禮物——沒有附帶條件——是沙地阿拉伯每年贈給各解放組織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附加品。依賴他們的石油財富，其他阿拉伯國家們也作類似的但較小的象徵援助，而那些巴勒斯坦的思想上盟友如蘇聯和中共贈給軍械和其他的物質。

舉一個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它的不服從的成員和其他的游擊隊如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綫喜歡不受它管轄的，去年獲得贈欵估計九千萬美元。大部分的錢——約七千萬元——來自各阿拉伯政府，作爲個人贈欵或阿拉伯同盟的二十個政府聯合捐助每年二千九百萬美元的一部分。此外，在各產油國家工作的三十萬左右的巴勒斯坦人經常被當地政府扣起百分之五的入息，以應轉交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目前估計約一千萬美元，雖然滙欵不如巴勒斯坦人所想望的那麼依期。

住在中東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包括最低限度一百五十名住在歐洲和西半球的百萬富翁，經常對解放運動作慷慨的捐輸。這運動也藉經營商業以賺錢，包括在敘利亞的一個八百萬元的現代化養鷄場。曾經有過一個時間，巴勒斯坦人在羅馬經營一間生意旺盛的賺錢的唱片舞廳。

綁架勒索．套取金錢

巴勒斯坦的財庫時常有藉恐怖手段得來的錢。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批恐怖分子——與神秘的超級恐怖分子「卡洛斯」一起工作——進侵在維也納舉行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會議，殺死了三個人，並綁架了八十一人作人質。這些人質逐漸的獲釋放，由沙地阿拉伯及伊朗聯合付出贖金二千五百萬美元。巴勒斯坦人並說，使用東方猶太人作毒販，在以色列境內經營毒品市場，每年可賺五百萬美元。

巴游頭目．貪汚舞弊

因爲會計制度不健全，少數巴勒斯坦人被誘貪汚舞弊。兩個月前，三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因爲挪用組織的二十五萬美元，在開羅的賭館輸掉，而被送入解放組織的監獄。但多數的巴勒斯坦領袖摹仿阿拉法特的生活方式，他雖然已有國際聲譽，仍穿着作戰的軍服，在貝魯特的一個貧民區開設一

美國國務卿萬斯定八月底訪平。六月二十九日，萬斯發表了一篇演說，作為其訪平之前奏。六月三十日，卡達總統又簡短說明，美國將進行「關係正常化」。七月六日，卡達又提到同一句話。看來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美國對華政策，即將發生劇變的樣子。

留美學人評美毛關係

卡達與萬斯談話的內容，究竟有何驚人之處？台灣某些「卡學專家」，似乎認為美國政策即來之劇變，在他們的語言中，業已看出端倪。

綜台地說，美國領袖們指出下列三項政策「前提」：(一)美國確認「只有一個中國」。(二)美國希望「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三)美政府仍然關切「在台灣的人民」之安全。

我們把這三項條件，和「上海公報」比了再比，除了用字略有不同之外，實在看不出有甚麼重大的和實質的變化。

此時此地，這些演說，究竟有何意義呢？

我們回想三個月前，萬斯訪問蘇聯之際，美政府的行為。第一、當時卡達一再強調限核武器談判的重要，並且公開地列出美國的條件。第二、萬斯亦一再公開談話，表示與莫斯科談判的誠意，並再三重述美國可接受的條件。

核武談判迄今不能打開僵局。蘇聯固然強硬，卡達政府亦自其所公開列出的條件中，毫不退讓。

核武談判的經驗，顯示卡達與萬斯在談判作風上的特點。這特點便；預先公開列出條件，使用新聞傳播與對方通消息。然後進行面對面的談判。談不成，美國仍不讓步。

今日卡達對中共再度公開列出三項條件了。中共如果肯讓步，萬斯亦將不會讓步，這便是卡達的「公開外交」，我們儘可小心觀察，以防突變。但萬斯在北平，將不會自其公開列出的條件中退却。換言之，我們應預防變化，却不必悲觀。

美國既不至於自其條件中讓步，談判成否，要看北平的意圖了，北平條件的如何？李先念說，「承認、廢約、撤軍」的三條件，缺一不可。換言之，北平回絕了美國開出的條件。

我們發現美國與北平，對於「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不覺地已交換了一個回合，這一回合，毫無進展，依卡達與萬斯前述的談判作風，再看中共之強硬態度，恐怕第二回合(在北平)，也難有起色。

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往歧路上演進，我們不能不深自警惕。此時我們密切觀察國際變化，却仍應牢記，蔣公的遺訓，要「莊敬自強」。同時在分析美國外交政策時，遵循蔣院長最近的指示。(作者：紐約洲立大學法學教授)

陶龍生

泰國首都曼谷擁擠的公路[illegible]

曼谷人的生活

每天都有成千的人搭車初抵這個人稱「天使之城」的都市。

這些人大多是不知所措，衣衫襤褸，來自鄉下的農人；他們似乎在這兒迷失了方向。許多農民赤着腳，婦女中除了娃娃外別無一物，但他們的臉孔上顯示出了希望，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了繁華。

每個月平均有一萬人由農村移入曼谷，且有數目增加的趨勢。去年之中，曼谷人口就增加了二十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外省來的移民。

被泰國人稱為天使之城的曼谷，一九六〇年時是個人口二百九十萬人的中型都市，到今天已是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了。

市政官員說，如果依照這個比例再增加下去，一九九〇年時曼谷將會有九百萬人了，到了本世紀末，就會超過一千二百萬大關！

曼谷儘管有亮起紅燈的環境污染、交通擁塞，每年風季的洪水及極高的犯罪率之外，仍然非常吸引外鄉的人前往。

百分之九十的泰國進口物資要經過曼谷港口，全泰百分之九十四的直接稅也來自此地，百分之六十五的曼谷家庭平均每月收入泰幣一千五百拔(合三百七十五美元)是平均收入的四倍，更是最窮困的東北方區域普通家庭的八倍之多。

據一項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移入曼谷的人中百分之四十五來自農村，三分之一以上是東北部人，絕大部份是希望在這裏找份待遇較高的工作。

但曼谷也絕不是個天堂樂園。該城也有十五至二十萬的人失業，移入的人雖然最後也會找到個差事，但百分之五十七做些手工，每天只賺到法定的最低工資——泰幣二十五拔(六點二五美元)。

一所新近擴張的第一流旅館要找三百名新職員，應徵者多達一萬三千五百人，這是人浮於事的證明。

許多年輕女孩離開了鄉下的農莊，但結果只淪為曼谷四萬娼妓之一，有些人則靠行乞小錢渡日。

五分之一的曼谷居民，擠住在貧民區和半貧民區，過着最低標準的物質生活，曼谷市中心的最大貧民區中，有八萬人住在污穢潮濕地帶。官方形容這是罪惡與犯罪滋生之地，這裏面的人大多是鄉下來的人。

泰國內政部市政規劃處的秘書表示，在未來的五到七年，曼谷人口增到六百五十萬時，發展就到了一個極限，超過這一定點，城市的功能就難以發揮了。

泰國政府在扭轉人口湧入曼谷和減輕曼谷沉重負担方面沒能得到成效，即使有課稅等各方面的優惠，政府發展大型地方中心的政策仍無法誘使多人前去別地方投資。(譯自香港虎報)

李凱詩譯

華國鋒的陽謀

鄧小平終於復出露面，恢復以前的各項職位，和葉劍英成爲共黨的二位「副主席」之一，三位「政治局常委」之一，又身兼「總參謀長」，權位既高且重。鄧的快速復職，顯示華的聲望正逐漸下降，華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面對著來自黨內的壓力和外在日益增加的困難，他必須作若干的妥協和讓步。

可是華國鋒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在「天安門」事件和「四人帮事件」中，所表現的「投機倒把」、「借刀殺人」的手段，可說是精采絕倫，華願意讓鄧迅速復職，甚至可能在「十一大」後成爲「總理」，他自有其老謀深算的打算。

萬斯即將赴大陸訪問，鄧富國際知識，又是談判老手，可用來週旋應付，但與美談判困難諸多，一旦發生問題，可將責任諉之鄧，此其一；大陸經濟情況一團混亂，華上台後，雖然提出「抓綱治國」的戰畧，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仍然解決不了殘破衰敗的經濟現況。鄧以前就曾提倡「四個現代化」路綫，現在讓他求解決問題，華可擺脫責任，此其二；華在抓「四人帮」運動中，遭遇很大的抗拒，各地都有反華大字報出現。鄧對「四人帮」有刻骨仇恨，必定會更嚴厲打擊其黨羽勢力。如此，華便可轉移被攻擊的目標，此其三。

由於華國鋒資望不足以服眾，造成大陸一片混亂、派系加緊傾軋的局面；同時，擁鄧的官僚派和地方軍事頭目，又復準備攤牌；北平當權派，爲圖收拾這個爛攤子，不得不低頭讓步，甚至要借助鄧的合作，來穩定其統治。從「三中全會有各地主要代表和軍方代表」參加，即表示地方和軍隊具有日益增加的影響力；從宣佈提早召開「十一全代會」又修改黨章來看，則意味還有許多棘手問題未能解決，只有開出一張支票，拖一段時間。至於追認華國鋒的兩項現職，具有交換條件的作用，使他暫時不致被迫垮台。

基於上述的看法，鄧小平復職，乃意味中共權力鬥爭新回合的開始，尤其導發華鄧的正面衝突。

華國鋒竄升後多方阻鄧復出的往事，鄧不會忘懷，在他重返核心圈子後，必利用其在黨政軍各部門的支持勢力，予以報復，即令目前不會採取行動，在「十一屆全代會」開會時，必然展開短兵相接的批鬥，屆時不論誰勝誰敗，又將擴大中共的內訌，廣大反共抗暴的人民，亦必乘機崛起，予這個殘虐政權以有力的打擊。

中共政權一直是大陸人民的死敵，不論是華或鄧當權，都是他們所要推翻的主要對象；同時，中共的權力鬥爭永無休止之日，其暴力統治亦決無穩定之時，更不會有所謂

關切大陸學人自由人權

生活在這裏的知識分子，決不因爲自己享受到自由，而對大陸學人所遭遇的生活壓榨與精神桎梏之視若秦越，而是站在同爲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的立場表示最深的關切，因爲大陸學人在歷次的「運動」中總是居於被鬥與挨整的地位，不但學術的尊嚴被踐踏，個人的人格尊嚴亦被摧殘無遺。假如這個世界還被稱爲人的世界，就當爲大陸學人爭取作爲學人所享的人權與自由。蘇聯的一些學人向蘇聯的當權者據理頑抗，終於少數人逃離鐵幕；中共政權比蘇聯尤爲嚴酷，沒有一個人能夠公開逃出，不被整死的，也只在地獄中討生活。

大陸學人的悲慘遭遇我們已耳熟能詳，不斷的可以提供例證。新近中共中央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輯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在座的梁漱溟教授指名辱罵，他說：「梁先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最有骨氣的』，台灣的廣播也對你（指梁漱溟）大捧，你究竟有沒有骨氣？」又說：「你却把自己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毛澤東這個流氓以標準流氓腔調如此汚辱一個老年的學者，豈人世所能堪！

范園焱義士投奔自由，可見中國大陸人民個個沒有人權，個個渴望人權運動推進到鐵幕。范園焱說得好：「試問共產黨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爲人民解放了甚麼呢？大陸人民原本是自由自在的，被『革命委員會』、『人民公社』綑死了；被粮票、肉票、豆票等控制餓死了；被共產黨的許多所謂的『帽子』壓死了；被共黨不斷的階級鬥爭整死了。」大陸學人這多年來被中共害死、綑死、餓死、壓死的不知有多少，對於現在還活着的大陸學人應迅予支援，使其不再被害死，這不僅是海外知識份子有此責任，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此責任。

一九五九年美國國會會通過法案，定每年七月的第三週爲「被奴役國家週」，後來推展爲一世界性的運動。今年四月，世盟第十屆大會通：定一九七七年爲支援「被奴役國家」年，以堅定反共產、反奴役、爭自由、爭人權的必勝信念，並促成國際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正確認識。人權運動與反共運動爲不可分，我們要以爲自由、爲人權而堅強反共的樂觀奮鬥，在鼓舞並堅定自由國家的反共立場。結合自由世界與鐵幕地區一切自由力量，爭取被奴役人民的自由。

支援大陸學人爭自由人權自爲其中一個主要部份，我們這樣呼籲，相信定能獲得全

巴尼亞成爲蘇聯在地中海設立的戰略據點。

阿蘇之間的關係因爲史達林的死亡而遭到考驗。史達林死後，蘇共爲安撫內部人民不滿及安定附庸國計，採取貶抑史達林的鞭屍政策，將蘇共過去所有罪惡，全部推到史達林一人身上。此一政策對採史達林路綫的阿共，大爲不利，因此阿共與蘇共的關係開始惡化。一九五七年，阿共霍查向阿共中央委員會的演講中，言及「保衛史達林主義」，注入阿蘇不和之意識形態基礎。此外，由於當時蘇共頭目赫魯曉夫企圖拉攏南共，使阿共心存戒懼，唯恐蘇南修好會以阿共作爲犧牲品。

一九六〇年六月，赫魯曉夫召集附庸國共黨領袖赴羅京布加勒斯特集會，霍查未曾與會，藉以對蘇共在共產集團中的領導地位表示不服，蘇阿關係，更趨惡化。霍查開始在黨內整肅親蘇分子。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國共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霍查在會中特別強調修正主義，並在會議結束前提早離蘇返國。至此蘇聯乃中止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技術、粮食和軍事援助，並追阿共提前還債，撤退蘇聯顧問專家，取消阿國留蘇學生補助金。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二屆黨代表大會，獨阿共未被邀請。會中赫魯曉夫公開攻擊霍查爲史達林主義分子，中共隨後爲阿共辯護，暴露中蘇共之間的嚴重歧見。在這一年，據說阿國會爆發一由蘇共支持企圖推翻霍查統治的流產政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蘇聯宣佈和阿爾巴尼亞斷絕外交關係，次年，禁止阿國參加華沙公約會議，一九六八年，阿爾巴尼亞退出華約組織。

阿蘇交惡轉而投向中共

蘇阿交惡後，阿共轉而走向親中共的道路，並以反美、反蘇，以及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要角自居。中共除了支持阿國立場外，並對阿國提供貸欵與援助。



落後的阿爾巴尼亞

中共與阿國相距甚遠，中共本身貧困，自顧尙感不暇，其不惜一切予阿國種種援助，原因可歸納爲下列三點：

第一、中共企圖在與蘇聯爭取共黨集團霸主的過程中，將阿爾巴尼亞拉進中共的控制網內。

第二、在中蘇共的衝突中，中共希望在東歐保有一個據點，進行分裂活動以製造蘇聯的後顧之憂，使蘇聯無法全力在東方對付中共。

第三、中共試圖以阿爾巴尼亞爲基地，擴張勢力至地中海地區，並利用阿爾巴尼亞爲跳板，向非洲展開滲透與顚覆的工作。

然而，阿共近年來日益覺得，孤注一擲地依賴中共實帶有極大的危險。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發生後，霍查害怕阿爾巴尼亞會成爲第二個捷克，蘇聯在地中海的艦隊足可封鎖阿爾巴尼亞海岸，在這方面中共鞭長莫及，無法對阿國提供「保護」。此外一九六九年的中蘇共邊界衝突，使中共軍事上的劣勢，暴露無遺，在經濟援助方面，中共經濟情況不穩，無力對阿國長期提供物資帮助。阿國人士認爲，過分依賴中共，只有導致阿經濟困頓，工業計劃難行。

華帮拉攏狄托霍查深表不滿

一九六六年以後，中共改變對外策略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統戰」，使阿共霍查大感不悅，對中共的「保護」缺乏信心。在這種情況下，阿爾巴尼亞卽主動與南斯拉夫、希臘等改善關係，並加強與英、法、意等國家的貿易往來，目的卽圖打破阿國孤立的僵局。

中阿關係的冷漠年來日益明顯，去年華國鋒上台時，霍查姍姍去電，「賀文」亦頗冷淡；阿共召開第七屆黨代表大會，中共亦未派代表團參加。霍查並且整肅黨內親中共分子，其中包括農業部長和教育部長。

阿共對中共的攻擊，可能因爲中共邀請狄托訪平有關。一九五〇年代蘇聯拉攏南共，卽被認爲是蘇阿疏遠的主要因素。狄托的訪問中國大陸，必然令霍查感到不悅，此外，由於中共美國之間的勾搭，霍查唯恐阿共在中共心目中的「優先」地位已經動搖。

如果中共不顧阿共的攻擊，繼續提供援助，則霍查的攻擊中共將是一項「精神上」的勝利；但如中共因之反目，則霍查將如同一九六〇年與老赫爭執而導致蘇聯停止貸欵與撤退專家時一樣，將其作爲動員國人的良好藉口。這類的緊急情況可以使霍查消除黨內的不滿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四年以來，阿共內部已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的整肅運動。

目睹阿共抨擊中共，蘇共趁機在旁助陣帮腔，蘇聯電台近日連續廣播：「各國報紙正廣泛評論阿共的文章」，其用意除了藉此攻擊中共外，更欲暗示莫斯科有意與阿爾巴尼亞恢復十七年前破裂的關係。目前蘇阿修好的可能性並不太大，然而，中共與阿共之間關係惡化可以斷言的是，雙方將無法恢復一九六〇年代的密切關係。

錢希川

阿爾巴尼亞與中共破裂

最近阿爾巴尼亞知會中共，駐阿中共專家在約滿後必須撤離。日前，阿共霍查已抨擊中共是機會主義者、反列寧主義者。阿共自中蘇共交惡後，一直是中共唯一的親密戰友，共同反帝抗蘇，中阿共的分歧，始自毛周推行親美政策，現在明顯決裂，則因華帮拉攏狄托，蓋阿共與南斯拉夫關係，自始至終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據路透社貝爾格萊德七月二十五日電，阿爾巴尼亞業已知會中共，現時已「不再需要中共的專家們在超過一定時期後，仍然留在這個國家內」，此舉無異是一項命令，着令中共的專家們於現行契約屆滿時，離開阿爾巴尼亞。北平和地拉那的同盟關係，隨着中共政策的轉變，由蜜月趨向惡化，到了最近，則加深破裂。

阿共評擊中共機會主義

早在中共與美國進行勾搭時，阿爾巴尼亞對中共開始冷淡。中共與南斯拉夫總統狄托的修好，更令阿共覺得憤慨。

七月七日，在阿共黨「民聲報」一篇猜測可能由霍查親自執筆的社論中，阿共未指明地對毛澤東「三分世界的理論」加以抨擊。根據毛的說法，將世界分爲三個部分：一爲美蘇兩超級強權；一爲西歐、日本、加拿大及其他已開發國家；最後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構成的「第三世界」。

阿共則認爲世界上只分爲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那些將一部分帝國主義及另外其他國家加以區分的人，乃是屬於「機會主義者」與「反列寧主義者」。在共黨詞彙中，這兩個術語代表相當尖刻的責難。阿共強調：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乃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錯誤原則。言下之意，對於中共支持任何反蘇聯國家而無視其政治體制，以及向美國示好的作法，表示相當地不滿。在阿共的眼中，「美國帝國主義」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同樣地危險。阿共認爲，中共「三分世界」的觀點，將置人民及「無產階級鬥爭」，於一個「反馬克思主義」及修正主義的道路，而導致革命勢力的混亂與分裂。

對於阿共的指責，中共雖無直接的反應，但中阿共間的冷淡關係，已由中共爲慶祝阿爾巴尼亞卅四屆建軍節所發「公報」的簡短上看出。此外，在通常由北平一軍事單位主辦的慶祝阿國建軍節的儀式，阿爾巴尼亞「大使」並未參加，這是多年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

七月十六日，中共「人民日報」重彈毛澤東有關「第三世界爲世界反帝反霸鬥爭主要力量」的濫調，並重提毛一九四六年所作「所有反動派皆爲紙老虎」的說法，仍屬「有效」。「人民日報」聲稱：「缺乏謹愼及忽畧鬥爭的藝術，將導致冒險主義的錯誤。」

一般認爲，中共「人民日報」的說詞，乃是針對阿國攻擊採取的反應。中共「新華社」在十七日的一篇文稿中，指桑罵槐地譴責蘇聯將非洲國家分爲「進步」與「反動」兩類。實際上，中共攻擊的對象是阿爾巴尼亞，因阿共亦採蘇聯類似的分法。

一九六三年底周恩來與陳毅訪問阿爾巴尼亞

霍查親史反狄托

阿爾巴尼亞獨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如何在鄰近南斯拉夫的威脅與窺伺下，維持本身的安全與獨立。阿、南兩國因種族不同與土地的爭執，傳統上即相互敵視。隨後，由於阿國採左傾路綫，兩國關係由敵對轉趨緩和。阿國獨立不久，國內黨、軍、政各部門充滿了南斯拉夫的顧問和專家，並由南共支持最力的阿共分子出任重要閣員及秘密警察頭目，狄托的目的是要在巴爾幹半島建立大南斯拉夫。

其後，狄托與蘇共關係破裂，南共被趕出共產國際情報局，阿共迅速倒向蘇共。一九四八年六月，阿共參加共產情報局，並將國內親南共的一派人物，加以逮捕或處死，南斯拉夫在阿國的顧問專家立刻由俄人取而代之，從此阿爾



寮國青年被迫離開家園進入共黨思改營

革命動機的「革命人物」是共黨頭目譽他們爲「社會主義的新人物」。

共軍的政治覺醒程度，平均來說並不是很高的，儘管黨號召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打了勝戰奪得政權的巴特寮士兵，無法忘懷永珍是與他們爲敵了二十年的人民首都，共軍常常都自視他們爲征服者那樣，用槍桿來把人民趕集在一隅，有些村落已被共產黨同化了，但有許多地方，兩個集團的寮國人民之間，仍有磨擦存在，在寮國的三、四百萬名人口中，最低限度已有二十萬人，逃離了他們的祖國，而不願意使自己適應寮共的生活方式或留下來便必須接受的那種生活水準。

愛國人士・受騙上當

成千上萬的愛國人士，儘管在政治制度有了急激轉變之後，仍然決定留下來，希望能參加發展他們祖國的工作，現在都已改變主意了。共產黨對他們諸多顧忌，不肯讓這些以前的右派人士担任要職，任何決策事情，都不讓他們有參加的機會，祇因爲共黨不信任他們。所以，千千萬萬對國家有用處的商人、技術人員，和經理階級的人物，都已渡過湄公河逃亡，他們厭倦於在自己的國土內，做二等公民。

在新政權實施農場公社化的初期，農民們曾發生過猛烈的反對，在這個國度裏，未來每一個農夫要耕多少土地，便可以有多少土地讓他耕耘的，那些耕地簡直是沒有地主的，共黨將要求很長的時間來進行宣傳工作，才能改變農民的思想。共黨的幹部和軍部，組織農夫參加公社生產隊，把他們的耕地合併在一起。他們採取工分制度，來分配收成。去年，有一個匈牙利的農業專家曾向寮共政權提供意見，認爲該國農業發展的情形，不合理想，不適宜於農業集體化。寮共政權竟因此一怒而辭掉他的顧問職位，他們決心要繼續實施農業集體化計劃，和儘快攪公社運動。

百姓生活・赤貧可憐

在各大城市內，社會主義經濟的成長，仍非常遲慢。食米價錢很平，這是由於政府實施補貼制度所致，每一百磅的白米，祇售一美元多一點。但肉類和蔬菜，則祇有那些有能力在自由市場購買的人士才有得吃，政府公務員的薪金非常微薄，每月約六千寮幣，伸約四美元。市區內的許多家庭，除了吃白飯和少許食鹽之外，是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吃的。

市內比較好的住宅區，因爲蘇聯人佔住。莫斯科如今已代替美國，成爲老大哥，一反三年前的情形。目前居住於永珍的蘇聯技術人員，顧問及他們的眷屬約有四百人。他們主要是協助寮國成立一間國家航空公司及在瓦缸平原附近建立一個新首都。

今天的寮國，是親莫斯科的。經常歌頌蘇聯的一切事物，和變成像高棉一般。毫無疑問，這個以前是著名的聯邦，未來的面貌，會變得更陰森和醜惡。

共黨奴役下寮國生靈塗炭

陳獨塵譯

對寮國人來說，秘密警察的刑求，廣泛的逮捕以及武斷的審判，已成了家常便飯，如今仍有數萬人被監禁「洗腦」，或在農場被奴役；爲數更多的民衆，則被嚴格壓制，接受符合共黨教條的生活行動，凡被認爲對政治構成威脅者，均被遣至極北的豐沙里省；凡此種種，都是寮共爲了淸除西方色彩，塑造共產模型所進行的全面迫害暴行的一部份。

澳洲記者艾弗甯漢在永珍首都住了差不多已經十年了，但他終於在被共黨指他爲間諜，而被囚了一段時期之後獲釋，並被驅逐出境，以下是他離開這個「聯邦」以後，所講述的經歷和他在寮國的所見所聞。

離開永珍・孑然一身

他說，他離開永珍的時候，可以說是孑然一身，別無長物，寮國的共黨政權，用慣常加於他們所不喜歡的外國人身上的罪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在寮國進行間諜活動。

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他被扣上手鐐，睡覺的時候也要戴着。睡的是板床，吃的祇有白飯，寮共用種種折磨的方法來迫他招供。他所招認的一些罪名，實際上是在槍尖的指嚇下簽署承認的。和他一起被監禁在以前的教堂內的，還有三名英國人及兩名法國人。「祇因這五個人於我被捕之日，曾到過我家，共黨便硬把間諜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他不平地說。「然而，使我稍覺氣平一點的，就是我所受的待遇，已比較他們對待本國同胞好得多了。」

不分皂白・大肆拘捕

寮國的秘密警察，在共黨當權後，曾進行大規模的拘捕，強加罪名，不分皂白，是司空見慣的事，現仍被囚於教育改造營和農場中的寮人，數以千計，有無數的人民，被送往改造所，接受社會行爲的改造，使他們變成巴特寮革命的清教徒，凡被視爲在政治上有威脅的人，都被送回北部偏遠的地方。所有此舉行動，都是寮共要淨化以前曾受到西方影響的主要大城市的社會及使它們成爲一種新的模式：「嚴守紀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努力的一部分。

因爲害怕被不相熟的鄰人舉報爲間諜，人們夜裏都留在家裏不敢外出，這種恐懼，也已使賭博，酗酒和嫖妓的行爲大大地減少了。以前到處可以聽到歡樂歌聲的永珍街道，如今到了晚上九點，便闃無人跡了。當地的神誕，也絕少獲准慶祝，而許多傳統的節日慶祝，亦遭這個共黨新政權的壓制，不准舉行，理由是要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和避免荒廢生產的寶貴光陰，寮共想要壓抑寮國人民的強大的慶祝節日的潛能，俾集中全力來搞生產。

佛像寺廟・古董看待

共產黨口口聲聲說是尊重佛教，但這種宗教在寮國的命運，已被大大的降格，而被作爲古董看待了，滿腦子是馬列主義的寮國共產黨，實在是沒有時間來舉行的宗教活動，木無表情，有高度



寮共在首都永珍逮捕己異

批鬥毛澤東屍體的火把越燒越近停屍間，會在二萬五千里流竄時期的毛澤東近身保鏢，經毛澤東一手提拔而當過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的陳昌奉，最近被中共揪回江西，加以槍林彈雨式的清算批鬥。

毛澤東保鏢被批鬥

秦明

是四人帮在江西的主帥

這個陳昌奉，多年來一直跟毛澤東維持着很親密的關係，調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給毛澤東直接打小報告。但在毛澤東死前，他已被調離江西，到武漢軍區任無足輕重的「副參謀長」。

陳昌奉被贛共譏罵為「出賣黨魂、賣身投靠江青的老幹部中的一個」。贛共指陳昌奉：「他既有一塊參加過長征的金字招牌，又有一頂特被的『支化大革命正確代表』的桂冠，他曾大言不慚地說，江西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剩下我一個代表了，我這個人在全國是有點名聲的，他把這兩張王牌作為伸手要官要權的政治資本，拚命的往上爬。他當了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仍不滿足，還想當省委第一把手，而且夢寐以求得發狂。由於這種野心不能得逞，他對黨中央和省委，以及福州部隊黨委耿耿於懷，極為不滿，時刻窺測方向，等待時機」。

一九七四年初，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陳昌奉覺得時機已到，便迫不急待地給江青寫了一封告贛共省委的信，這封信深得江青的賞識，立即給他寫了回信，指示他要揭開贛共省內部的「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蓋子」，並預祝勝利一定是屬於他的。陳昌奉接到了他這靠山的指示，便準備大顯身手，對付周派。

與此同時，那個自譽為「江西王洪文」的潘世告，也給王洪文寫了信，受到王洪文的召見，王洪文指示他回江西要找陳昌奉面談，以他們兩個為中心，再網羅了現已被定為「林彪死黨」的前贛共頭目程世清遺留下來的幾個人，結為一帮，組成了江青集團在江西的帮派體系。他們在贛共內部搞成了第二省委：陳昌奉被他的同伙尊稱為「老頭子」，成了江青集團在江西的主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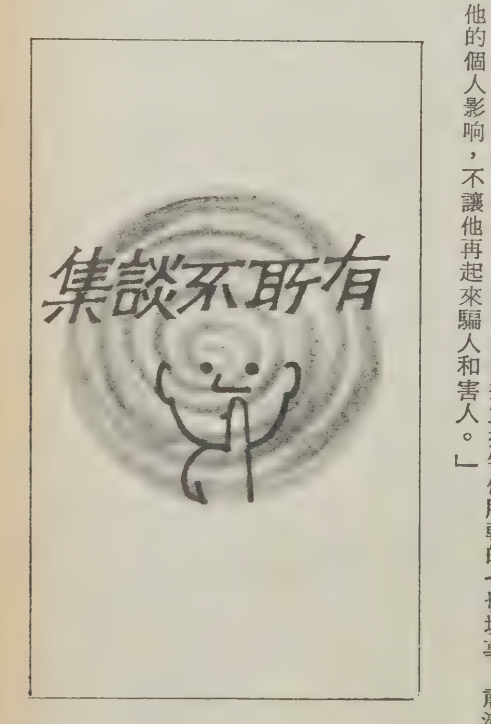
要在江西大幹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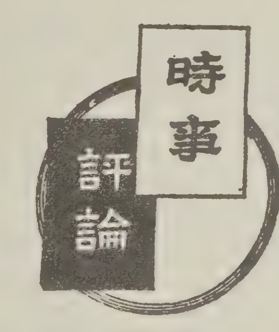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初，共黨中央派江渭清去當贛共省委第一書記，這江某是周派的能員，他一上任就搞「整頓領導班子」，「批判資產階級派性」。陳昌奉也受到了「批判」。但是，這個野心勃勃的「老頭子」，不顧周派把持的共黨「中央」三令五申，仍然繼續搞派系，他的家成了他那一派的活動中心，對他一派成員，多方保護，鼓勁打氣。他宣稱：這個案一萬年也要翻的。他叫他的人把告贛共省委的材料全部保存，一張紙也不能丟掉。他調到武漢後，仍然通過打電話遙控指揮，他一再對他在江西的那幾個親信說：「我要回江西大幹一場」。他多次給江青寫信、告狀，千方百計利用一切擁戴江青上台。

肅清他個人的影响

陳昌奉藉到北平參加老毛的悼唁活動時，找到江青和王洪文接頭，領受旨意。這一來他的胆子壯了，便對他在江西的同伙說：「你們不要担憂，我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在江西雖然很臭，在外面還是很香的。」周派控制的共黨組織會多次批判陳奉昌，可是他自恃有江青這個後台，江西有他自己的一般勢力為他的政治基礎，根本不把「黨組織」放在眼裏，他公開說：「要整倒我是不容易的，連小孩都知道我這個人，在外國也是有影响的，要搞掉我，要考慮考慮。」他被調離江西時，公然拒絕參加贛共省委的「送行會」，搬家時堅決不用省委派的車子。直到江青垮台前夕，他還找江青在江西的兩個親信一道吃午飯，策劃奪江西「黨」「政」大權的「江西問題方案」。

贛共指稱陳昌奉「追隨『四人帮』到了死心塌地不能自拔的地步」。因此「一定要徹底揭露批判他所幹的一切壞事，肅清他的個人影响，不讓他再起來騙人和害人。」





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暗示

徐達文

作爲「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七月十六日發表題爲「一場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醜劇，評『四人帮』對『二十條』的批判」的文章，雖然是針對「四人帮」的批鬥文章，但文中就中共的工業、外貿科技的政策的闡述，而涉及有關出口基地等問題，却是值得關心港澳前途的人士發生興趣的。因爲這個具有敏感性和刺激性的問題，儘管受到外界的特別注視，而一再提出討論，但現在由中共喉舌作出這種暗示，倒有引起人們重新論述的現實價值。

中共在這篇文章內，並沒有直接及正面提及港澳問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相信中共的官方喉舌或當權幹部，也不會公開談論這個問題，更不可能爲此作出確定性的結論，或政策性的保證。但中共在儘量避免觸及這個問題的同時，會透過某種形式，像對到訪外國官員的表明，對港澳左派人士的允諾，或對港澳地區的公開投資，等等，以便間接證明中共對港澳的既定方針，並無任何變動。最近，此間傳播媒介會報導，以華國鋒爲首的「新四人帮」，對香港左派商人透露，中共表示對香港現狀「感到滿意」。這可以看作爲中共新當權派，處理港澳問題的政策和措施，同樣是「按過去方針辦」，從而保證香港在中共的眼光看來，仍一如過往那樣，維持現狀，互利雙方。

不過，這篇文章提及到「至於建立出口基地，固定生產的設想，那是爲了保證產品適合出口的需要和便於組織運輸，這是對外貿易的一個方法問題，怎麼能扯得上『租讓』，扯得上『賣國』？」這些話，確有一點新鮮的感覺。因爲「建立出口基地」這一名詞，表面上可以理解爲，在大陸建立像上海、大連這樣的商港，作爲中共的「出口基地」，但文內又有「租讓」及「賣國」這些字眼，去反擊「四人帮」的指責，這也就間接地指出所謂「出口基地」的暗示。新當權派直接否定「四人帮」的提法，正間接肯定港澳現狀的不變，並將之看作爲「完全符合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在中共當局維護這種「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同時，使香港地區保持必要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這對中共和香港，都有好處。我們強調這種「平等互利」，就是肯定香港現狀的不變，及香港地區的存在，是完全有利雙方。如果說，這是完全符合中共政權一再宣傳的「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那麼，對香港本身來說，這是完全符合香港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香港的執政當局和普通居民，香港的右派人士和左派分子，香港的愛國僑胞和投共墮子，香港的華藉居民和外籍人士，等等不同信仰及不分國籍的各式人等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爲，中共和香港存在這種「根本利益」，以及產生這種「根本利益」，是均等的。正因爲中共從香港取得十五億美元的外滙收入，並對中共的外貿發展，國際宣傳，以致對國府的統戰活動，有極大的利用價值，香港才眞正稱得起「爲中共生金蛋的金鵝」。故在很大程度上，香港決不是中共的負累與恥辱，而是中共的財路和寶藏。

既然香港本身具有這種先天性或後天性的優被條件，及政治性和經濟性的有利因素，因此，香港的存在和發展，就不能將之全部歸納爲所謂「中(共)英的友好關係」。

因爲這種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假如香港自己沒有可資運用的條件，則這種關係無論如何「友好」，也是一種虛渺的政治宣傳，更無法滿足中共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爲，過份強調所謂「中(共)英的友好關係」，並將之當作決定香港穩定的唯一因素，是沒有必要的，反會因此而忽略香港本身具備的作用與條件。

我們認爲，內因和外因是互影响的，忽視任何一種因素，都會導致主觀性和悲觀性的偏見錯誤。

其結果，只有做成完全沒有必要的被動和依賴。對香港的現狀和前途，對香港的存在和發展，同樣也要以這種知己知彼的態度，去加以分析，從而認識到，香港對中共利益的明顯及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暗示；中共因爲香港而獲得的根本利益，及香港本身的內在因素而獲取的安定局面，才使到香港的現狀不變。

三中全會變相鞭毛

梅耐寒

中共三中全會勉強拼湊出來的所謂「決議」，使「四人帮」醜劇告一段落，使鄧小平復出成爲事實，也爲新的權力鬬爭揭開序幕。

中共此項宣佈，主要作用之一，是使「四人帮」問題暫時告一段落，向人民正式作了一個交待，但是，「四人帮」的殘餘影響勢力的完全清除，勢必還要假以時日。

中共現在所走的路綫，很明顯的是，仍然要把「四人帮」與毛澤東「劃清界綫」，仍然維持毛偶像，而在毛的意旨之下，使華國鋒的地位正式的合法化。

鄧小平的復出，是在一個妥協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說，鄧復出，是華的一種讓步，因爲，共黨內部壓力極大，但是，鄧復出也有反對力量，而華暫時排除這種反對力量，向更大的壓力妥協讓步，使鄧終於得以復出。

變相鞭毛屍

雖然表面上，共黨仍然捧着毛偶像，但是，鄧復出，實際上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澤東，也就是初步的、變相的鞭毛屍。因爲毛在罷鄧時曾親用批語，鄧小平的問題是對抗性的矛盾。所謂對抗性矛盾，已非人民內部矛盾。三中全會的決議，無異推翻了毛澤東的決定。

鄧小平復出以後，由於華的合法地位以及華的忍讓求全，華、鄧之間，可能會有一段極爲短暫的「蜜月期間」，而以鄧的陰險狠毒性格，絕對不甘長期雌伏，熱鬧好戲還在後頭。

中共此項會議，重點不在「四人帮」，而在鄧小平，至於此時宣佈鄧復出，目標是要對付萬斯，是迫於形勢勉強出此。

因爲，中共現正拉攏美國，而華本身並無外交經驗，必須依賴在外交伎倆上師承周恩來而且也有經驗的鄧小平。

華國鋒地位不穩

有人以爲，華此時使鄧復出，是他在共黨內部權力已經穩固；其實，這正顯示出華地位不穩固，無力抵擋黨內部及共軍頭頭要鄧復出的巨大壓力。

也就是說，鄧復出，並非華心願；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鄧此次在與萬斯交手之中賺了便宜，提高聲望，那麼以鄧的囂張跋扈，豈甘居於鄧之下，當他的「副總理」，「副主席」？他必然要當「總理」，當黨「主席」和「軍委會主席」，而華自然也不相讓，另一場你死我活的大鬬爭，於是也就勢所難免了。

鄧小平的復出不會爲大陸帶來任何實質的結果，只是使華國鋒和鄧小平及各自勢力範圍間的權力鬬爭從幕後轉到前台，而呈現短兵相接的局面，因爲鄧有野心，華有戒心。

鄧小平的復出醞釀很久，此次提前復出的原因有三：

矮鄧復出三因

首先，華考慮到美國國務卿萬斯將於八月底訪問，華國鋒一向不諳國際事務，國際上也從來沒有認爲華是談判或外交上的對手，此次華抬出鄧小平主要就是針對自己此項弱點採取不得已的挽救措施。

鄧小平以前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跟隨周恩來多年，周垂危於病榻之際，他等於掌握大權，曾全權代表接待過美國前總統福特訪平事宜，對外交事務較爲熟稔，而且他與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印象都是所謂「溫和派」，華也想藉鄧復出作出姿態，使國際了解「溫和派」勢力抬頭。

針對此，也可推論中共亟欲與美國達成「關係正常化」的最終目的，不過基於美國輿論及參議院眾議院中一片反對聲，中共的一廂情願是否能使美國遂其所求，是大有疑問的。

其次經濟上的因素：希望「借重」「走資派」鄧小平，解決實際問題。

鄧復出第三個原因是華顧及鄧與共黨政軍的深厚淵源及勢力。用以安撫軍中或軍區不穩份子。

從此次鄧所發佈的職位共黨「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都是屬於華的副手，意在暗中牽制監視，但鄧也不甘永遠居其副手，他們基於現實利益的結合，只是外弛內張，更加深矛盾與對立，華也不能安穩地長坐交椅。

「四人帮」餘黨介入

今後鬬爭局面中，另一支介入奪權鬬爭的是四人帮餘黨，他們與鄧小平不容，而且佔盡年齡優勢，如與華國鋒勾搭一起，對已邁入七旬的鄧小平極端不利。

鄧會不會竄升至「國務院總理」，由於中共「憲法」規定總理必須由人代會選出，公報並未指出「人代會」何時舉行，只提到今年召開「黨代表大會」，預料此次「黨代表大會」主要是確立華的黨「主席」地位。所以鄧離「國務院」總理職位相距尚遠。

在兩人傾軋的權力鬬爭中另一項勝負的關鍵是掌握羣眾，此項關鍵就必須依賴經濟政策，不塡飽人民的肚皮，誰也不可能贏，但是他們倆人都沒有有使經濟起死回生的能力，到時兩敗俱傷，更大的傾軋動亂也就會隨之發生。

田雪的「人間世」

古鶴翔

遠在二十年前，當筆者還在大陸的時候，中共便想「和平解放台灣」，當時有人以蔣總統將居於甚麼地位詢問周恩來，周恩來表示，蔣先生將可担任重要的職位。

爲時共黨發動一切與港澳及台灣有關的人向中華民國展開「和平攻勢」，可是中華民國洞悉共黨的陰謀，不爲所動。

前兩年，中共又釋放了一批所謂「戰犯」來港，企圖展開所謂「和談」，結果這陰謀又失敗了。

在不久以前，美國新任駐日本大使曼斯非爾也主張我國直接和中共禍國集團「談判」，我國也嚴正地拒絕了。

本來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對一切問題，我們都願意開誠佈公地談判和解決；可是，對言出無信、滿腹陰謀、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共產黨，我們決不和他們談判。理由很簡單：共黨言而無信，共黨一貫來的行爲都是禍國殃民的，共黨自己訂立的「黨章」和「憲法」，共黨也從未遵守過。共黨內部尚且鬥個不停，如果我們和共黨「談判」，幻想「和平」，豈非大傻瓜？

尼克遜、基辛格、福特、卡達、萬斯他們甘願出賣自由，出賣美國和盟友，出賣人權和道德，那是他們自掘墳墓，我們決不能，也不願意上當。

中國人的道路是很明顯的：更加發憤圖強，更加努力。我們一定要消滅中共禍國集團，一定要解放八億大陸同胞。

那些帮助我們的外國朋友，我們是歡迎的，而且是我們爭取的對象；可是，我們決不會俯仰由人，我們一定要堅守國策，我們一定建成康和樂利的、均富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遠在南宋時，秦檜就打着「和談」的幌子，出賣了國家。

在抗戰時，汪精衛也打出「和平」的旗幟，安心於做漢奸。

由七月十二日起，田雪就藉口介紹「人間世」的文章，大肆宣傳「和談」。

田雪藉「人間世」的口說：「我認爲中國的道路，仍然是和平奮鬥，而不是中央日報所說的自由民主。和平，是對中國人的和平；奮鬥，是對帝國主義的奮鬥。只有中國人大家團結起來，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向帝國主義奮鬥，才是中國唯一的生路！」

田雪儼然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可惜得很，孫中山是大公無私的，愛國的，而田雪却把「赤色帝國主義」當作中國人，並且認爲中國人不需要「自由民主」。

田雪究竟需要甚麼呢？田雪需要是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田雪需要的是「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

秦檜和汪精衛繼後有人了，紅頭蒼蠅不是正在「嗡嗡嗡」麼？正是：

青山有幸埋忠骨，（杭州岳墳）
白紙無辜印佞文！（中外快訊）

中大學生報刊「美人計」

青冥

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大學生報」刊登了「適然」的「一束信」，是寫給一個女子的。請先看看信中的話：「怡，當初您慫恿我入閣時，妳說：只有透過實踐和不同意見的交流，我們才可以把握到生命的眞諦；而且，假如我做了幹事，妳和我有更多機會，在人生的路途上共同摸索……主要是爲了妳。」「上任後的一段日子，是我這幾年來最快樂的，在會議桌上，妳瞟過來的目光，多少次撫慰了我的心靈；多少個黃昏，和妳泛舟看那吐露港的落日……我送妳回宿舍時，妳竟讓我吻了妳。」現在，我把幹事職務辭去了……我忍受不了你們僵化了的思維，我不能和你們一樣去做中共的應聲虫。」「我要忠於自己……不能爲了妳而去做一個『愛國進步』的『粹佬』……所以我辭職了。」「但想不到，只不過是兩天的時間，和妳之間的關係竟轉化得這麼快……我眞的不敢相信，那個判斷我『反華反共』的『革命志士』，就是那個甩動着辮子，告訴她愛我的小妮子；就是那個在校園裏，仰着頭等待我的嘴唇的妳。」

驟看起來，這「一束信」是描寫一雙情侶因政治意見不同而分手，女主角祗是盲目左傾而已。其實不然。「適然」老早便知道「怡」愛的是「一個平頭見頂，終日穿著殘舊的青年裝，褟着硬膠涼鞋以示與這個社會的腐朽決絕的一個『社會主義法利賽』」，可惜還是中了美人計，加入「學生會」，祗求「得親芳澤」，不顧千夫所指。幸而他及時覺悟，否則恐怕難以自拔。爲了誘人參加「學生會」，「怡」可以出賣「愛情」，而且得到她那個「社會主義法利賽」的默許。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我知之矣！

美蘇是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西歐、北美等先進工業國是第二世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國是第三世界，中共的外交策畧是「團結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和人民，向第一世界美蘇超級大國，展開鬥爭。」這種階級劃分法雖是中共所謂「一貫的立場」即「中間地帶戰畧」，由鄧小平再度提出，自然也可以看成是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

執行劉周退却路綫

鄧小平復出，對外路綫仍將走上述「中間地帶」策畧路綫，應無疑義；其對內基本路綫勢將朝所謂「四個現代化」走，困難雖仍存在，但在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四方面追求現代化，是周恩來延伸到鄧小平的路綫，也是和四人幫對立最大的路綫，鄧小平勢必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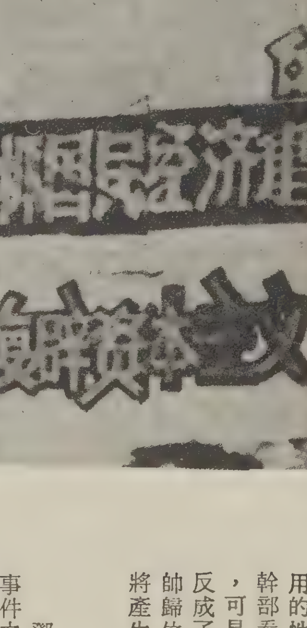
在「四個現代化」的總路綫下，鄧小平在國內事務方面，尚有下列，値得注意：

一、黨內事務，勢將引發淸算毛澤東的錯誤，鄧的幾番起落，可以說基本上是和毛澤東的路綫對立的，如果說毛對則鄧錯，鄧能再起則表示毛錯，其在淸除四人幫餘黨時，隨時可以碰到這個問題；鄧小平初期可能將毛澤東「不得人心」的事，轉嫁四人幫，而採緩和的貶毛，這種貶毛並不能保證不會演變爲激進鞭屍。

三、經濟事務將走退却的路綫，一切作法勢必「由左向右」修正，鄧小平當年扈從劉少奇，搞過「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退却路綫，此番復出雖不敢斷定他會走老路，但他深知籠絡人心一套方法，四人幫批鄧揭露鄧小平的罪狀時，指鄧主張「穿衣可以充分自由」、「高跟皮鞋，口紅，電視機都可以有」，「每人一輛自行車」，「農具用汽車挑」、「將來每人每年有六十斤豬肉」（每天二兩半），「要允許二兩白乾（酒）」、這些話雖然等於夢話，他却敢于給大眾一個夢。

三、軍事領導，鄧小平是主張「黨一元化」的「中央集權」，對地方勢力擴張，他是主張控制，前次復出，担任「總參謀長」，受毛澤東指示調動八大軍區的大頭目，實施中共前所未有的削藩，正可以證實這一主張。

四、內鬥形勢：鄧小平復出，與華國鋒仍維持「旣聯合又鬥爭」的局面，華旣已妥協讓他出來，至少在目前抵觸是較小的。與葉劍英初期則矛盾較大，阻力較多，葉的資格老而能力差，妻妾多，生活腐化，勢難見容於矮鄧剛愎自用的性格。與老幹部，初復出時，老幹部看作「他反攻倒算」的「英雄」，可是一旦權勢到手，這許多老幹部反成了他的包袱，眾多的人希望「老帥歸位」，鄧何能有求必應，因此勢將產生新矛盾。



宋江眞的架空晁蓋

鄧小平重新上台，拜去年天安門事件之賜是事實，但若說是他操縱這次事件則未必；天安門事件的基本原因不外；一、共黨不停政治運動和經濟破產，使大眾不滿情緒達到隨時可以爆炸的程度；二、文革鬥垮共黨的權威，大眾資生了信心；三、周恩來和鄧小平一夥的主張，與眾大最低願望，不謀而合。而最主要的是，鄧小平及其一夥，微妙的掌握了這種情況，藉勢爬上權力圈。

現在鄧小平復出，權已在手，不復是那個被打倒的可憐虫，搖身再變成統治階級，僅次於華葉的第三號頭目，再被推進權力大鬥的漩渦之中，毛婆江青在接受美國懷克夫人（江青傳作者）訪問中，說了一句眞切的話：「共產黨徒的任何思想的爭論，祇是個人權力鬥爭的烟幕」，鄧小平這一幕被鬥倒和一再復出的戲劇發展，正應了江青這句話，在思想爭論的烟幕掩蓋下，北平共黨高階內鬥，勢必升高，則是無庸置疑的事了。現在的問題是：華已容鄧復出，予以僅次於他自己的權勢，以鄧的性格，勢將權力擴張，極可能用毛澤東常說的水滸故事「架空晁蓋」的策畧；華能否容忍自己被「架空」，而致失權？華以及他身邊一夥因文革而冒起的當權派，能否容忍得而復失的權勢？因此，可以斷言，暫時縱然可以妥協，終久難免有一場生死惡鬥！



宋江勢將架空晁蓋

李哲夫

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復職，地位僅次於華葉。鄧小平個性向來剛愎自用，重掌權力，在黨方面，勢將清算毛澤東錯誤路綫；對外方面，繼續以反蘇親美為幌子，拉攏所謂第三世界勢力；對內方面，為籠絡人心，重走劉周的退却路綫。華國鋒在妥協下讓鄧小平復出，極可能把毛澤東常說的水滸傳「宋江架空晁蓋」變為事實。因此，華鄧之間的妥協，不會長入，最終會轉化為生死的惡鬥。

毛批鄧是對抗性矛盾

去年四月五日，北平天安門廣場，爆發十萬群眾示威事件，這次事件，群眾假悼周恩來之名，擴大為反毛江及文革派的行動，群眾公開叫喊：「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也有人叫喊「打倒慈禧太后」，甚至有人明白表示支持鄧小平「領導中央」的態度，兩天的動亂使得「全國人民大快人心。」於是毛江採取了武裝鎮壓，事後將責任歸罪鄧小平，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成「兩項決定」，鄧小平罷官，華國鋒竄起；「政治局」在「中共中央關於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成為對抗性的矛盾……」但決議最後留了一個「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尾巴，在現在來看，這個尾巴才是鄧小平今天得以的復出的一綫生機。華國鋒去年十月政變後，不少老當權派「老帥歸位」，鄧身邊的紅人胡耀邦（原共青團總書記）被派担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另一助手萬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書，其他與鄧有關的一些人也獲得了「解放」。即掀起矮鄧復出的風浪，矮鄧過去指為「大毒草」的言論，反而成了「香花」，但是在鄧復出的事件上，中共當權派中顯然分成了兩派，一派是老幹部，如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全力支持，一派是文革殘餘勢力，如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吳德是反對的；最近的宣傳暗示，說華、鄧是反四人幫戰友，自然是華葉一夥聯鄧的策畧，現在既已容矮鄧復出，顯已暫時作了「有條件」的妥協。

陰謀詭詐剛愎自用

鄧小平，現年七十四歲，是個勤工儉學留法的共黨老幹部，江西時代是毛澤東的死黨，在中共黨內及軍中具有潛力，熟悉黨內、軍中及國際事務，歷任共黨地方及中央各級職務，周恩來病危時，一般均認為是「惟一繼承人」，持平的看法，他在中共權力圈內，算是一個「人才」，老幹部對他頗有「好評」，陳伯達當權時曾經說過：「鄧這個人，憑他的聰明，好像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由此談話，可見一斑。

但此人最大的缺點是剛愎自用，他在文革期間以及天安門事件以後的「反右傾翻案」中，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他剛愎自用的性格有關；在鬥爭「熱火朝天」的當口，鄧小平的回答是「我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一九六三年共黨劃定第一綫和第二綫，由他和劉少奇主持第一綫，毛退居第二綫以後，鄧從不向毛請示問題，兩人住處坐汽車不過五分鐘，他從國外訪問回來，也不去稟報，毛澤東曾說過：「每次我來開會，鄧小平總是坐得遠遠的，存心躲着我……」凡此皆可看出矮鄧的剛愎自用的劣根性，毛澤東在世尚且如此，這次復出又焉能改？這種性格在共黨現實權力鬥爭中勢必產生壞影响，是可斷言的。

反蘇親美拉攏第三世界

不論如何置評，矮鄧仍是中共外交統戰的第一把手，中蘇共交惡，他一直是「國際反修」和對共黨世界統戰的主持者，一九六三年，中蘇共罵戰，有九篇著名論戰文件被稱「九評」蘇共中央的來信，共黨內成立小組，劉少奇、陸定一、陳伯達、彭眞、周揚、康生等人都曾參加，而鄧小平是實際負責人。鄧小平並曾起草所謂「關於國際共黨主義運動總路綫的建議」，簡稱「廿五條反修綱領」，是中共反修最重要的文件。

鄧小平上次復出，曾經訪問美國和法國，也曾與福特與基辛格等人舉行會談；被美國政客一廂情願的看作周恩來繼承者和所謂「溫和派」代表人，卽自此開端。討論鄧小平「復出」炒成熱門新聞，與此亦未必無關。

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在聯大演說，將全世界作了階級劃分，他指出：



就華國鋒這一邊來看，鄧小平實在一點也未讓步，原有七項職務全部要恢復，其中有些職務並不適宜於鄧小平，例如「總參謀長」一職，自毛帮政權成立，担任此職者，皆是眞正軍事頭目，計有徐向前、聶榮臻（代），粟裕、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代），黃永勝。

在林彪被毛澤東突擊殺害後，黃永勝下落不明，此一職位乃告虛懸。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底第一次放出牛欄時，並未担任此職，以後由於毛澤東實在找不出一個職業軍事頭目可以任「總參謀長」，江青又想推出張春橋繼李德生外放後虛懸的「總政治部主任」，爲了冲淡軍事頭目的反感，乃以鄧小平任「總參謀長」，實則鄧小平是黨棍出身，以後轉業搞政工，並非眞正軍事頭目，任此職並不相宜，如果華、葉、鄧之間眞正和衷共濟，「總參謀長」一職便應當找一個「內行」担任，最適宜人選是楊成武眞除。

但鄧小平是牛精，自認爲是對的，絕不打折扣，要復職，便要全部復職，一件也不能「讓」。所以鄧小平這次全部復職，實在讓華國鋒很難下台。

但在鄧小平一方面，要由華國鋒「讓」他出來，等於是華國鋒把他放出牛欄，如果是毛澤東，鄧小平也許還可以讓這一步，對華國鋒，鄧小平怎肯低頭，雖然暫時是讓步，但鄧小平遲早還是要把這個面子抓回來，將來雙方大火併，原因雖然很多，直接導火綫必然出在這一個「讓」字上，西諺說：「拿破侖字典中無難字。」不知道共產黨人頭腦中亦無讓字，如果有讓字，便是我讓你死，華鄧二酋究竟誰讓誰死，不久就可以看到。

再看共報刊出「三中全會」照片，華國鋒坐在中間，強顏歡笑，鄧小平坐在右邊，笑也笑不出，神情既緊張又憤懣，從照片就可以看到華鄧之間決不能和平共存。

鄧小平垮於文革，華國鋒則是文革派，是江青的外圍分子，否則決不可能受毛澤東「特達之知」，坐直升機上來，所以華鄧之間先便有仇恨種子。

在毛生前，華國鋒大力批鄧，不必說，就在毛死後，華國鋒已經逮捕了江青等四人，仍然指鄧小平與江青一帮與鄧小平殊途同歸，所以逮江仍然要繼續批鄧，吳德更公開聲言要將批鄧進行到底，如果當時華國鋒眞有「讓」鄧小平復職的意思，不應當絲毫不留餘地。

此次鄧小平復職，顯然是共帮高級頭目之間一場臨時休戰，連妥協都談不上，休戰主因是大陸經濟情況之惡劣，已接近一九六二年情況，那年在毛澤東「三面紅旗」澈底崩潰之後，中國人餓死超過千萬，所以未促成毛政權土崩瓦解，是因爲有毛澤東在，懾足以懾眾，而大頭目之間尙未公然決裂，遇到困難還能同心應付，所以那一年毛自願退居「第二綫」，將大權交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在「第一綫」應付，如果今年再有這種情況出現，華政權將難支持，必須把鄧小平放出來，藉鄧小平的經驗與能力，應付目前的難關。

在鄧小平一方面，雖然「官復七職」，位居第三，但鄧小平在共帮中央政治局却是少數派，支持他的人不會超過三分之一，一切問題暫時還要聽華國鋒的，所以鄧小平坐在台上一臉苦霜，笑都笑不出。

總之，華鄧之間不能相安，即使「和平共處」也難，兩人決勝負的戰場在共帮「十一大」，若是華國鋒在「十一大」得到大多數中委、政治局委員擁護，鄧小平最佳狀態也只能作周恩來了，反之，若是中委會、政治局鄧派佔了多數，華國鋒不僅要下台一鞠躬，還可能會成爲「五人帮」的頭頭，王洪文勢必讓位。

中共「三中全會」公報有一段話較爲特別，公報供認：

「我們黨同四人帮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羣眾，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而且指四人帮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典型代表，這也就是中共和美國所要談判關係正常化的主旨所在！因爲有國民黨在，則在中國大陸永遠有反共的人心和人民；因爲有台灣在，則大陸的共帮政權，永遠不會有安定，千方百計，希望借美國人之手來解除台灣對他們的威脅。

這段話當然又是說給萬斯聽的，但美國人若肯用腦筋想想，爲甚麼要帮助共產黨解除中華民國對它的威脅。

鄧小平的復出與復職

岳騫

經過半年以上的醞釀暗鬥，鄧小平復職，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此次是復職，並非簡單的復出，此一區別甚大。

七月二十一日，經過三中全會通過後，正式公佈了鄧小平官復原職，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據外電自北平發出的報導，在中共正式宣佈之前幾分鐘，各公共紀念場所突然亮起數千盞燈光，在街上和車站號角齊鳴，鞭炮齊放。廿三日又有盛大慶祝集會與遊行，慶賀鄧小平的復職，以及江青爲首的四人帮被開除黨籍，此一景象，假如毛死而有知，眞是啼笑皆非。「北京市長」吳德前後判若兩人，尤是共產黨人的醜惡面目。

自去年十月四人帮被打倒後，首先在北平天安門廣場上卽有人貼出大字報擁護鄧矮子的復出。繼之，在廣州，在長沙各地不斷有擁鄧之大字報出現；而且在北平之共帮官員亦不斷傳出鄧的復出，但是始終呼之未出，其故安在？擁鄧的固然大有人在，而抗拒和反對鄧復出的力量亦不弱。據今年五月湖南長沙「礦治學院」的一份大字報的標題是：「鄧小平恢復職務最大的阻力是華國鋒！」自然反對鄧復出的絕不僅只華國鋒一人而已，與華國鋒一夥的新當權派，吳德、汪東興、紀登奎以及陳錫聯等，和因文革而竄起的一羣人，絕不會歡迎矮鄧的東山再起，於是華國鋒等用的是拖延戰術。筆者看了三中全會的公報，看了出席的名單，有所謂非中央委員的地方和軍隊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列席參加了這一次的會議，以及華國鋒三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討論，五月三日又轉發了鄧小平致華國鋒與葉劍英的兩封信，反覆在研究鄧的問題。華國鋒經過老幹部的調和與軍方的壓力之下，不能不讓步與屈服，交換的條件，是鄧和其扈從者，承認華的領導地位，承認華爲毛的合法繼承人，不對天安門的事件翻案，把毛江分開，承認文化大革命之政策與新生事物，而不能否定毛思想與搞大翻案。矮鄧爲了他順利的復出，亦遷就現實，所以才能召開三中全會，作出極端矛盾、似是而非的決議。因爲當年罷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是由毛提議由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體通過，而目前讓它復職的也仍然是那一批政治局委員，這羣人無異於自己否定自己，打了自己一記耳光，否決了共帮當年所提議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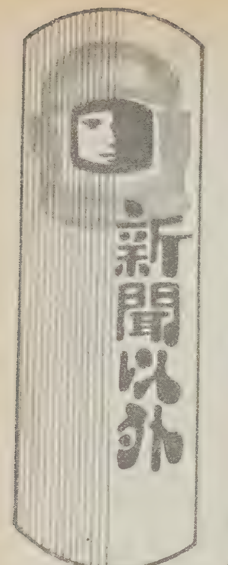
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帮之後，由於自己基礎脆弱，實力不足，人心不服，於是乃捧出葉劍英作領導的象徵，利用葉在老幹部與軍中之地位，形成華的領導中心。而今鄧小平復出，在黨、政、軍中插上一手，整個共帮的高層領導班子，自是以華、葉、鄧爲新的領導重心。從「三中全會」中只有華、葉、鄧三人的講話，三人的地位是等量齊觀，成爲三足鼎立的集體領導形式，華領黨，葉領軍，鄧領政，但實質上三人都有黨、政、軍的職位，無法區分，一國三分，必然發生權力上的分割與牽扯，無論任何人凡屬牽涉個人權力利害時，都可能發生爭執。尤其共產黨人，惟權力是尙，失去權力卽失去一切。這三頭馬車，不可能造成勢力的平衡，而會逐漸轉變爲爭權的鬥爭，在一個獨裁專政體制下，不可能有長期的集體領導。一人獨裁是絕對的，三人分權的領導是過渡的，鄧對華、葉兩人的權力是一個挑戰。在蘇共的歷史，爭權鬥爭發展是如此，中共亦然。這三頭馬車將拖進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下的死胡同，對內的基本政策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變，除非三人中有敢於否定共產黨的主義、思想、路綫體制，甚至鞭毛之屍；否則的話，共產黨永遠不會變爲溫和派。

鄧小平此次復職，除去內部爭鬥及經濟情況惡劣，迫使華國鋒低頭，還有一項重要因素，與萬斯去平亦有關。

共帮慣於利用機會，來玩弄其統戰的手法，一方面來轉移內部的視綫與內潰的危機，企圖從國際上打開局面。美國國務卿萬斯的八月間訪問中國大陸，這是處理其國際統戰問題有關的大事，如何引誘潛在敵人入彀，如何軟化第一號敵人的觀念，如何打開談判的僵局，如何表現其政權的穩定，內部的假象團結，巧意的安排鄧小平在萬斯訪問北平的前夕復出，迎合美國人以爲鄧小平爲所謂溫和派的代表；而且由于鄧矮子有着奸詐而詭計多變的國際談判經驗，且鄧范過去有過一面之緣，所以關于鄧小平在此時復出，這是共產黨的一項陰謀與陽謀。共帮在上月故意招待一批外籍人士，前往新疆地區看看中蘇共在邊境的緊張衝突形勢，製造氣氛，使美國聯共制蘇的策畧向前跨進一步。

共帮「三中全會公報」值得研究處甚多，筆者特別注意其中一個「讓」字，這一段原文是：「全會經過認眞的討論，完全擁護華國鋒主席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經過十屆三中全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意見。」

這個「讓」字，就原文看，是華國鋒主動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大概是共帮頭目有意向華國鋒讓步，讓華國鋒留一點面子，也許就因爲有這一個「讓」字，華國鋒及其一批頭目始同意讓鄧小平官復原職，不知多了這一個讓字，雙方都不能讓，乃下伏另一次火併的火綫。



，人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向我們問長問短。張經理、丁導演和所有能說英語的人，不厭其煩的向這些好奇的人詳細解釋，使他們知道我們在進行拍攝的是一部怎麼樣的電影。也因此，我成爲受人注目的主角，可是，他們怎會知道我當時的感受？

他們居停的Romanda Inn酒店雖然和刁奇醫院距離很近，但附近沒有購物、飲食的地方，工作人員很不方便，只歇了一夜，第二天便搬到Holiday Inn（假日酒店）住宿，大家心情也開朗得多。

台灣來的工作人員，對美式生活不敢領教，大家希望早日把片子拍好，回到祖國。剛來了沒幾天，便都有思家之想了。最使他們不慣的是飲食，幾乎沒有一天能吃飽肚子，東西不對胃口，無法下咽，不吃，便得整天餓着肚子，我也覺得太難爲他們呢！

現鈔纍纍的箱子

最慘是那位會計先生，他那隻占士邦式手提箱子二十四小時不離手，連睡覺也抱着它，離不開。因爲這隻箱子裏面，全是大大小小的現鈔，丟了他担當不起。他向我訴苦，睡覺也不敢熟睡，精神負担太大，若有什麼差池，二三十人的生活馬上成問題，說不定還回不了家鄉。

他本來沒機會出國，却因幾個月前在台灣拍的一部描寫攀山的影片，公司當局曉得他吃了不少艱苦，爲對他表示「獎勵」，讓他到美國見識見識。誰知來到美國，担當的任務，比拍攀山片還要苦不知多少倍！

他聽得我們說，美國大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等等，治安很差，唐人街開槍殺人搶刧事件，時有所聞，把他嚇得目定口呆實在也難怪他着慌，當他打開手提箱向銀行兌換零鈔時，把那些美國人嚇壞，他們懷疑這個中國佬到底是什麼行頭，身邊竟會帶了這麼多現鈔？外國人習慣使用信用咭，不用拿現鈔也通用無阻，拿了這麼多鈔票反是不正常現象，他們實在覺得莫名其妙。

前兩天在報上讀到消息，知道中影外景隊在紐約遇刧，不禁深深爲會計先生躭憂，但願他那隻鈔票纍纍的占士邦手提箱無恙！

二十二日下午六點，刁奇醫院公共關係主任適奇先生（Sigier）在大門口等候着中影工作人員，有關醫院內部一切及醫生、護士等等，都由適奇先生安排，他是一位處事精明能幹的人。

工作人員從電療部用電綫把電源拉到需要使用的地方，爲了是「實地拍攝」，燈光位置很傷腦筋，要還就環境，和拍廠景截然不同。

化妝間臨時設在醫院的園地上，化妝師周小姐正替賈思樂化妝。丁善璽導演拿了一叠檔案走到我身邊，問：「好不好讓你看看？」我感到一楞，這份附有圖片的檔案，是丁導演從醫生處拿到的，我想了一想，了解是什麼東西，點點頭道：「當然可以。」

那是一九七三年醫生發現昌兒腦部已受癌細胞蔓延，使用鈷六〇電療時的照片和紀錄。頭部側面、正面和後面，用黑色劃出需進行電療的部分。

那瘦削、憔悴的面孔，就算我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抵受不住痛苦的回憶。熱淚禁不住塡滿兩隻眼眶。只聽得丁導演在吩咐周小姐，要把賈思樂盡量化裝得消瘦點，還要黐上一點點鬍子；又叫賈思樂要斂住平時那股活躍的勁兒，才像個病人。

是巧合還是奇蹟？

第一天晚上開鏡，拍的是刁奇醫院電療室內景，大家情緒十分緊張，經過多次排練，要正式開拍的時候，竟然出了毛病，攝影機走不動，最熟練的攝影師弄了好半天，不但沒弄好，甚至不曉得毛病發生在那裏。

一向做事有條不紊的丁善璽導演，我從未見他焦急成這樣子。只見他踱來踱去，額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簡直束手無策。今晚開拍不成，不但使全體工作人員大爲氣餒，要在片中演出的醫生、護士、病人等等，都會對我們中國人失去信心。

丁導演兀自抱怨，喃喃自語的說：「每次開鏡，我都要到佛堂或寺廟禮拜祝願，今回竟然忘記，眞倒霉！我們該怎麼辦呢？」

當我向他追問原委時，丁導演懇切瞧着我說：「也許你可以帮個忙。」

「我對攝影機一竅不通，怎樣帮忙？」

「你到外邊，向天際誠心祈禱，願上天和昌兒庇佑，帮助我們，解除困難，完成這部偉大的電影。」

我當時被丁導演的誠懇感動，事實上，這看來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不管我是否有強烈的宗教信仰，此時已沒有選擇餘地，我也只能寄望於奇蹟的出現。

含着淚水，茫然走出院外，這時夕陽已然西下，大地一片寂靜，只有我和幾棵蒼翠的松樹在一起。我面對長空，吹來陣陣清風，解開我腦子裏的鬱結。

我虔誠的默禱，但願上蒼和昌兒在天之靈，帮助中影公司解決一切困難，讓他們順利完成這部影片。

我是充滿自信的人，對神或靈魂之類，都抱持懷疑態度，對自己的祈禱，感到毫無把握。如果眞的有神，或者有靈魂存在的話，我的祈禱是否可以感動他們？昌兒的靈魂，即使受到我眞誠的感召，但是否有這力量呢？

我說不出的憂慮和痛苦，木然呆立，心有萬般感觸，思潮澎湃，可是，我不敢走進去。

忽然，孝晶奔跑出來，狂熱的抱住我雙肩，叫道：「媽咪，攝影機已自動好了，快進來！」

這是眞的嗎？我不敢相信，也不敢想象。這是巧合？抑或眞是奇蹟出現？但無論如何，我要感謝上蒼和昌兒，他至少已在精神上帮助了我們，使我們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主理電療部門的醫生到九點才能抽空到來，四名護士小姐也自然加班，留下來帮忙。（未完）

「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
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二）

萬人傑夫人

老萬按：本文是內子何智明敘述「永不死亡的愛」（電影易名「永恒的愛」）在美國開拍的情形。這部至情至聖的影片，是中影破例到外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二三十人的外景隊，耗資巨大。大導演丁善璽對這部影片充滿信心，這是他多時來的心願，有機會表現他眞正的才華，不是單拍「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一類戰爭片；也能宣揚人類的愛。他要把「永恒的愛」拍成一部受國際注意的影片。

重臨傷心地

恬妞是一位活潑可愛的少女，朱太太是一位慈祥的母親，不但對她照顧週到，且經常給她指導和鼓勵。恬妞年紀輕輕就有這麼大的成就，不能不歸功於偉大的母愛。

大夥兒三天沒吃過中國菜，在經常以熱狗、漢堡包裹腹中，特別懷念故鄉風味，大家渴望吃到中國餐。這天中午，在中國餐館 China Inn 訂了三十位午餐，這走樣的中國菜雖比不上香港、台灣，甚至美加大城市的餐館，大家已感到十分滿足。

「永恒的愛」開鏡從刁奇醫院 Duke Hospital 開始，開拍之前，丁導演和攝影師林先生先從環境、地形研究一番；角度、燈光等等作好了安排。

他們這三天來都沒好好地休息過，吃過中飯就要開始工作了。

從刁奇醫院到刁奇大學，每一眼都是一幅美麗的構圖，校園是一片翠綠的草地，用美國特色的紅磚蓋的建築物，額外奪目。這裏有雄偉的教堂，有新奇的房舍，配襯在天然的美景中，特別怡人。

對我來說，這並不是陌生的地方，但來自台灣、香港的他們，都感到眼界大開。其實，即使是在美國居住的人，像刁奇這樣規模宏大的醫院，也不是人人有機會見過的。

刁奇醫院是美國三大著名醫院之一，也是美國南部最大的一家醫院，目前還在積極擴展中，動用億萬美元，未來的藍圖是使用空中吊車貫通醫院的各部門，她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大及最現代化的醫院之一。

刁奇醫院是刁奇大學的附屬醫院，以癌症放射治療著名。在今天之前，我連想都沒想過還有再到這地方的機會，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不會願意再到這傷心舊地來的。

這裏引起我感觸的事太多，甚至一草一木，都撩起我凄茫的感受。我黯然隨着大隊前行，內心有說不出的難過。

我記不清楚有多少次陪着昌兒走進刁奇醫院，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記得一九七四年一月，我陪他到這兒，進門時他坐在輪椅上，我推着他走進醫生房，那時他已病入膏肓，衰弱無力。

醫院裏的一切，顯然沒有改變，空着的輪椅，還是放在大堂中，我想再一次推着昌兒，但沒有機會了。那一年的二月九日，他就在這家醫院與我永別，我呼天搶地，也沒法挽留得住他！

人類愛心無種族界限

刁奇醫院是我一生難以忘懷的地方，這次重臨舊地，也把我在這兒所遭遇的悲痛，又一次在腦海裏重現。外國的醫生、護士、朋友，對我的同情與幇助，人類的愛心，超越了國籍與種族的畛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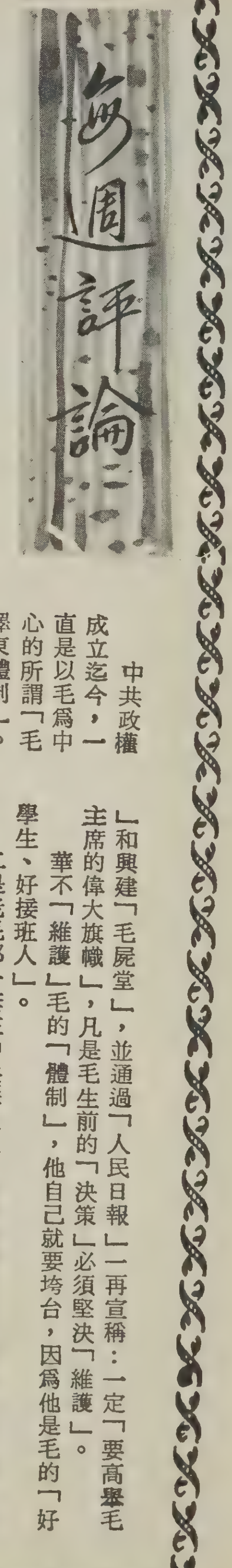
記得當時昌兒把我獨自留在悲痛的世上，沒有他的傳達，我沒法對這些外國人表露內心的感受，可是雖有言語隔閡，他們都深澈了解我，給我無限的關懷和熱誠的幇助，使我狐獨地在那麼一個陌生的環境裏，還能堅強支持下去，不致隨着昌兒倒下來。

至今，我仍感激他們眞誠相助，這幾年來，夢魂中，痛苦的一煞那，時時浮現腦海。現在面對着這環境，往事怎會不一幕幕在眼前重現？一切猶如發生在昨天！

本地的電視台風聞消息，特地跑來訪問我們，主持的是一位黑人女性，幾台電視攝影機把我們工作的實際情形錄映，當晚六點，就在第五台新聞節目中播出。拉利和多咸的報紙十八日和廿一日都有詳細報導，中影隊伍在北加羅連納州的活動，成為當地大新聞（關於報紙報導的內容，容後在新聞版發表）。

拉利與多咸兩地相隔一小時車程，擁有好幾間著名大學，被稱為大學之城，與北部的波士頓等量齊觀。北加羅連納州以出產烟葉著名，不讓維珍尼亞州專美。這裏有很多著名烟廠，如健牌、沙龍等，都在此製造。

這兩個地方的居民，一向過着恬靜而規律的生活，和美國的大城市風氣截然不同。我們的隊伍，把這兩個地方弄得騷然，引起一陣子不平凡的熱鬧



談中共改變「體制」的過程

中共政權成立迄今，一直是以毛為中心的所謂「毛澤東體制」。過去，為了維護此一「體制」，是凡直接牽涉到與老毛有關的事物，首先就確定一個「原則」，只許說它「正確」，不能批評它「錯誤」，只能讚揚它光明的一面，決不許翻過黑暗面來讓人們公開看看。久而久之毛澤東就成了「神」，他放個屁他的宣傳奴才們也會把它說成是「寶屁」、「香屁」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眞理屁」。

七月中下旬中共在北平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雖距毛畢命已十個多月，然對毛的「體制」還不能徹底否定；這主要是有以下兩種原因：

一是被中共宣傳工具說成是「英明領袖」的華國鋒，據說他是老毛生前「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是毛江親信，因為老毛躭心周身娘娘脾氣的江青在他死後「鬧事」——就是說有老毛在，江青不給任何人留一點情面，而誰也不敢得罪她，因為她是毛始皇帝的心肝寶貝兒。對於江青或本身不是「神」，但也沾了一點「神氣」，誰敢碰她？想死呀！但老毛看得明白，知道自己不能永遠保護江青，所以，選了個「最可靠的人」。在毛心目中此人豈止可以接他的班，更可託妻寄子，並當面寫了六個字「你辦事，我放心」給他。這個人是誰？就是「吃碗面翻碗底」的華國鋒。

毛死後華權衡利害得失，如果聽毛的話，帮江青把「紅旗」扛到底，那麼自己也必與江青同歸於盡，成為「五人帮」、「六人帮」或者一個「大黑帮」，一道被槍桿子人物一網打盡。華清楚了這一點，並得到葉劍英等人的支持，所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十・六政變」逮捕了江青一伙，接着自己坐上了北平政權第一把交椅。華上台後，趁着江青下獄大家歡喜的機會，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出版「毛五卷」和興建「毛屍堂」，並通過「人民日報」一再宣稱：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凡是毛生前的「決策」必須堅決「維護」。

華不「維護」毛的「體制」，他自己就要垮台，因為他是毛的「好學生、好接班人」。

二是老毛那一套在中共歷史上一直是指導性的「原則」的東西。像瞎子那隻領路狗，也像瘸子那根拐杖。用久了，離了牠或它簡直就不能動彈。雖然那隻狗是隻蠢而又生癩的狗，那根拐杖是根蹩腳的貨。所謂「積重難返」或「依賴成性」，正可用以形容中共對甚麼「毛澤東思想」和由它產生出來的方針、原則、政策和路綫等等的依賴，一時不管是好是壞都放下不得。其實，老毛那個殺人如毛的魔王，在對待老百姓方面的措施，可以說都是暴政，沒有一樣好的。

既然如此，那麼鞭毛之屍不是更會在大陸上「黨心大快，軍心大快，人心大快」嗎？但就因為積重難返，暫時鞭屍還不行。就是說：一旦毛被鞭屍，他的那一套就完全被否定，譬如歷年下鄉的六千多萬知識青年，毛屍被鞭，就有二分之一湧回城市，豈不是馬上就把天給翻了過來？

面似忠厚實際上十分狡猾的華國鋒當然清楚這一點，所以，他九個多月來不放過任何機會死捧毛屍毛魂，妄圖維持毛的「體制」於不墜，以延續自己和以他為首的新四人帮的政治生命。但經過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後，人們基於對毛仇恨對華輕視的心理，對矮鄧越發表示「愛戴」和「擁護」。估計：鄧除在黨政軍各個系統更多的安插自己的親信外，復將設立龐大的「理論寫作班子」，從「上層建築領域」下工夫，在理論上拿出新的一套以代替毛的老一套。到了那一天，毛屍必被鞭，他的「二世」華國鋒也必跟着而垮台

那麼由「鄧小平思想」建立的矮鄧「體制」能維持下去嗎？不行！因為中國大陸同胞已經覺醒，即或不太奢想，但吃得飽穿得暖，他們不僅要而且非要不可；可是矮鄧就是一「修」再「修」也辦不到這一點，因為他是人性稀薄的共產黨。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
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
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
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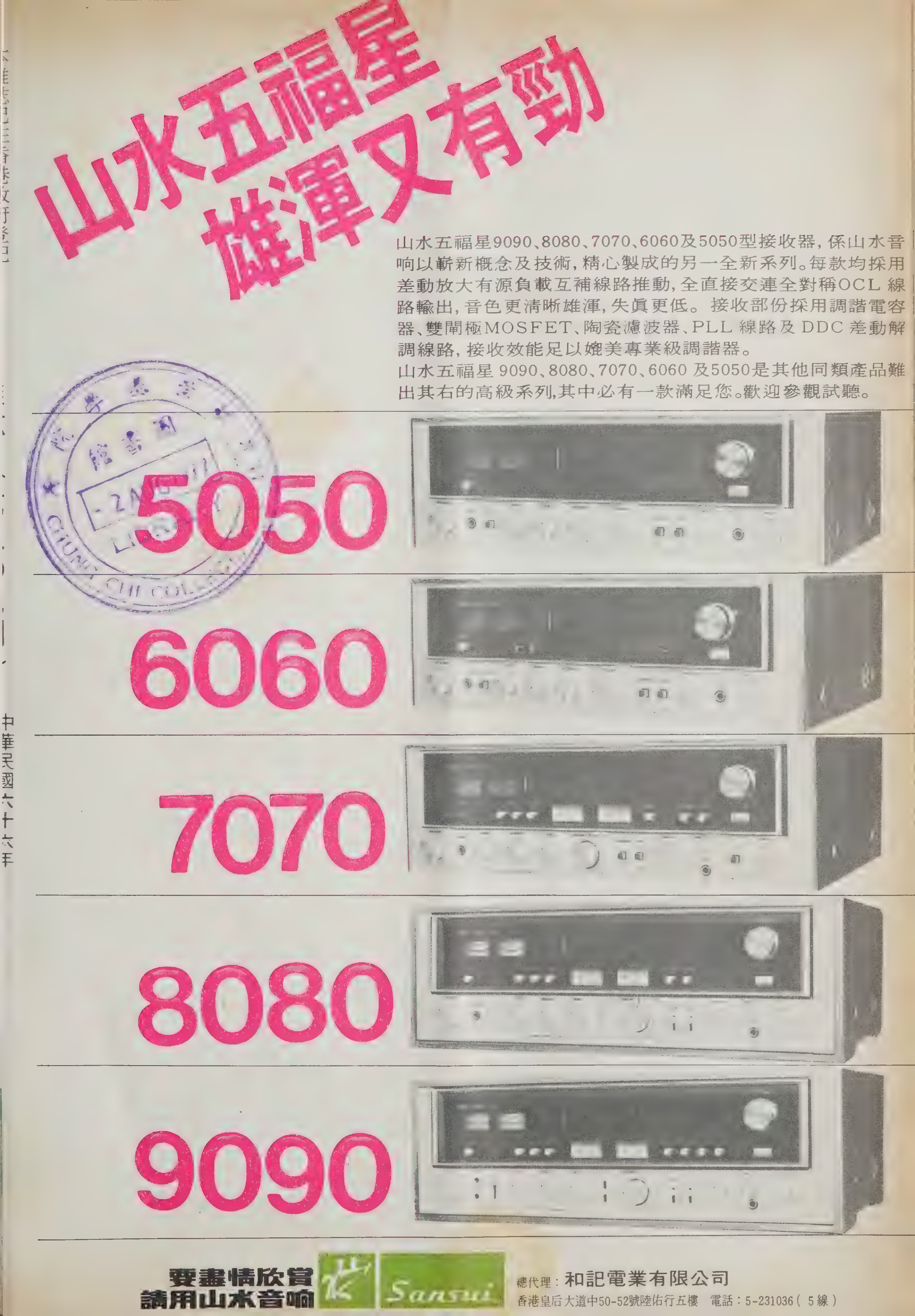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510

危危乎！

嚴以敬作

鄧小平的復出與復職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無題

樵西李文格

鐵鳥冲霄脫網羅，懽拋昝屬賦驪歌！英雄別有眞肝胆，今古殘民終奈何。

小女論婚感賦

孫博文

猶記神州浩刼深，投荒女淚洒慈針，携兒嘗盡滄桑味，論嫁毋忘寸草心。

丁巳四月重過披荊文會感賦

陳祖曦

勝會尋常越十年。烹茶煑酒尙依然。主人豪興今猶昔。文友賡吟後與先。豈有白丁來座上。可無佳作列盧前。老饕曾忝山珍席。何礙淸狂在𨶹邊。

賀蔡念因兄喬遷恆柏園新居

彭旣白

中隱由來宜半山。柏園青瑣不常關。閒雲有意傍琴鶴。出岫無心任往還。太平人住太平山。有酒寬心破醉顏。草木城春深幾許。榮枯世事莫相關。

江城子

朱濟川

雨絲風片又淸明。聽簫聲。蕩心旌。草長鶯飛，撩起故園情。卅載先墳荒祭掃，游子恨，幾時平。落花飛絮過江城。嘆飄零。似浮萍。悵望雲天，空自數歸程。黯黯春愁吹不去，魂欲斷，柳搖青。

前調 渡海輪上有作

趙上智

本非名士幾番過。客如梭。水如羅。蒼顏短鬢，孤影蘸寒波。寂寞魚龍呼不起，心[illegible]晚，奈誰何。年時生事任蹉跎。聽蠻歌。喚蠻娥。蘭[illegible]容與，春色落湄河。驀地兵塵驚世換，雲樹渺，眼頻搓。

前調

李國明

夜沉燈火漸玲瓏。淸殘紅。影重重。

柳絮輕颺，一霎落花風。素月侵簾人不覺，春色暮，思無窮。畫欄依舊傍芳叢。記初逢。也匆匆。別緒離懷，何處寄萍蹤。又是更闌隨夢去，香徑外，小樓東。

前調 寒食

胡景石

禁城百五寂無烟。野橋邊。柳飛棉。空憶初春，恣意著遊鞭。滿目芳菲看不盡，花解語，鳥能言。午窗倚枕未成眠。雨聲喧。思如泉。耳畔瓊簫，吹破賣餳天。魂化枝頭懷故國，愁幾許，問啼鵑。

前調 淸明

呂錦洲

那堪微雨又淸明。恨飄零。滯行旌。千里孤墳，徒令草青青。最是春鵑啼徹耳，聽不慣，斷腸聲。記曾妝畔語溫馨。細叮嚀。奮雲程。迴首前塵，深愧負卿卿。事業空教隨逝水，頭已白，未成名。

前調 春游

蕭君亮

携囊騎蹇訪孤邨。倚溪邊。聽流泉。紅遍長隄，芳草自芊芊。幾處疏林籠日影，風過處，鳥聲諠。柳陰猶繫釣魚船。淺灘前。野鷗眠。一路花香，正好展吟箋。且向旗亭沽酒去，容小酌，憩游鞭。

前調 時變

潘學增

紛紛時局變能通。搗魔宮。掃殘紅。熱血騰騰，壯志萬夫雄。憔悴民生憐慘重，空十室，了西東。閭閻羣眾有愁容。澤蛇龍。野哀鴻。記得平時，淸算枉冤中。思漢怒潮齊奮發，人覺悟，此心同。

前調 烟雨郊遊

劉雲閣

如烟如霧復如絲。掩晨曦。漫空飛。笠屐紆徐，看雨向郊宜。那怕滿途泥濘滑、腰腳健，任吾之。杏村栁外翠帘垂。解囊貲。酒頻揮。酣醉狂吟，不覺暮雲低。却喜身閒無個事，容放浪，息塵機。

前調 淸明

麥正本

便無風雨也銷凝。一聲聲。任凄淸。杜宇教人，知道又淸明。薄履輕衫雲嶺外，曾踏徧，幾回青。夕陽芳樹昔今情。水盈盈。片帆輕。醉魄無端，相與逐遙程。眞悔當時偏載酒，多少路，不堪行。

江城子

衞燕山

買春招約水烟湄。夜遲遲。暖風吹。一角千尋，樓影拂青旗。且問新歡眉樣月，當省識，酒中痴。懶來重譜摸魚兒。鬢贏絲。著輸棋。驚花歷亂，風信又[illegible]。祇有丹青知己甚，描幾筆，冷燕脂。

前調

何敏公

江南烟霧隔迷濛。渾香融。杏花紅。窗外枝頭。艷麗映雙瞳。逆別詩成春雨細，藏曲徑，隱遙峯。夢回低語喚吳儂。憶嬌慵。幻成空。[illegible]暖水，翦翦夜寒風。人醉玉樓情未了，搖曳影，出牆東。

前調 烟雨郊遊

容蓮鄉

寺門山樹雨含烟。滿郊原。別堪憐。一路泥濘，衣履濕輕寒。獨自傘持遊古刹，人若見，笑風顛。任嘲行跡駐吟鞭。到亭闌，鳥無言。柯亭靜聽，聲响出流泉。冷落蒲團人影渺，花亦瘦，對愁天。

好老中青三結合；七、應該不應該強調軍隊要穩定；八、應該不應該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九、應該不應該堅持野戰軍、地方武裝、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十、應該不應該準打仗。」從以上十項的「應該不應該」來看，足見槍桿子的勢力之把閉，槍與黨政的對立，已達到空前的激化地步，槍與槍之間也是矛盾重重，互樹勢力，互不相讓，此一形勢，使中共已走上火山爆發邊緣。

華葉兩人 空頭司令

華葉兩人雖在名義上是黨槍的總領導人，但毫無權力調動指揮，比無兵司令好不了多少。葉劍英在紅軍中打滾數十年，坐上元帥的第十把交椅，但早已失去軍權，在共軍中可說毫無實力，不像彭劉陳林有自己的派系勢力，可以統御一批大小軍閥。即以賀龍相較，葉的聲望固不如他，在勢力上更不及他，賀龍有自己的嫡系，且在地方上握有實權，賀龍的大軍閥大土匪名堂之所以被華帮抹掉，重新恢復「名譽」，實在是拜賀龍的黨徒之力。賀龍如無手下一班揷血爲盟兄弟，至今能否恢復名譽，實是一大疑問。

由於葉劍英沒有嫡系槍桿子支持，其聲望又不能令大小槍桿子信服，所以葉劍英在共軍中起不了作用。等而下之，華國鋒則無論矣。

華葉的十項應該與不應該之首項，是黨指揮槍問題，以華葉來說，假若攬揢黨指揮槍一項，其他九項，不用提出，絕對可迎刃而解。蓋華葉是黨的一二把交椅人物，黨即是華葉，如黨眞能指揮槍，華葉以黨名義，用命令式下達下面九項必須應該執行，又有誰敢說一個不字。

首項解決 九項多餘

華葉委婉地提出多餘的九項問題，原因是第一項不能解決。事實上，黨與槍的問題，是中共的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它的分裂與結合，是隨中共所處的不同歷史條件而定。在中共初創年代，上海的黨組織是不能指揮江西的紅軍，毛澤東遵義黃袍加身，是依靠槍桿子奪取黨權，張國燾另立中央，也是依靠紅四方面軍。黨像皮球一樣，被槍桿子搶來搶去。後來在延安，毛澤東黨槍一把抓，加上抗日戰爭，共黨假假地也要表示三分抗日，在所謂一致對外口號下，使共黨軍能結合一起，毛澤東生怕槍桿子一有機會，另起爐灶，因此在七大強化黨的領導，使黨指揮槍局面建立，一直到佔據大陸，黨仍然有效控制槍。

毛澤東開府北平，分封槍桿子佔地爲王，槍桿子的山頭隨之建立，雖然後來撤消六大軍區，把頭頭調往北平，但已種下了軍閥割據禍根。

不過，當時毛劉在黨、軍，都極具威望，使槍桿子不敢生事，加上黨組織嚴密，黨仍然有效指揮槍。

槍指揮黨 無法改變

可是這一現象，隨着毛劉內鬥而徹底改變，毛澤東用林彪的槍桿子砸爛了劉少奇的黨組織，黨瓦解後，槍桿子乘勢而起，佔地自雄，雖然毛澤東削藩，槍指揮黨的局面毫無改變，毛周斃命，四人帮垮台，鎗桿子更加意氣風發，直視北平黨中央如廢物。

在毛周生前，黨已是一個爛攤子，對槍失去約束力，支配地方軍閥，全靠毛周個人威望，使能相安無事。現華葉上台，黨正如坭菩薩過海，而華葉又不被鎗桿子放在眼內，又怎能夠使黨重新指揮槍。

可以肯定，有華葉當權一天，黨是無可能恢復指揮槍。其結果是，槍桿子互相爭雄，最後走上北洋軍閥的老路。

讀者 謝子宙

（七月二十二日）

。華國鋒在壓力下縱虎歸山，一山不能藏二虎，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因此，華國鋒與矮鄧在權力分配上不能取得妥協安排，矮鄧復出，並不可能給華帶帶來安定，相反的，內鬥更演變激化。

讀者 文林聖

（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亮相坐上第三把交椅。

月配糙米廿六斤 花生油久已絕跡

編輯先生：

本人是南洋華僑青年，在六十年代初期因年少無知誤信中共的宣傳，認為大陸人民生活是美滿幸福，沒有種族歧視、壓迫、剝削，所以懷着一顆為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熱心，不惜與家庭決裂，毅然踏上「回歸祖國」征途。可是，經過十多年來的艱苦生活，不但使我的理想化為烏有，而且使我的美好青春在殘酷的鬥爭中消逝。現在我雖然被中共批准出境，來到香港，但有家歸不得，使我萬分痛苦，更使我憤慨的，是此間左派或投機的報章，大肆宣傳大陸人民生活如何好。現在，我把大陸人民的實際生活寫點出來，揭穿左派的宣傳，好讓海外矇查查的人不要再上當，以免覆轍我所走過的道路。

在我離開北平的時候，每人規定每月配糧廿六斤，其中所謂細糧的大米和麵粉，祇佔三成，其餘四成是粗糧。所配的米，並不是香港人現在所吃那種雪白的，而是糙米，麵粉哩，上白那一種祇有最高級共幹和特殊人物才可以吃得到，普通人所配給的是黃色這一種。

副食方面，每人每月可配給肉類兩斤，蛋是每戶每月兩斤（論秤計，並不是論個數計），魚兩斤，糖、食油則每人每月半斤，所配的祇是菜油，花生油久已絕跡。不過，糖果却每人一次可買五斤，可是價錢昂貴，以平常的收入，是難得享受的。

收入，普通一個工人約為三十餘元至四十一元人民幣，教員初任教的待遇為卅六元，年資高的五十六元，大學教授一級的三百五十元。

以工人的收入來說，如果早晚在食堂用膳，饅頭二角一斤，餸菜二角一碟，體力勞動的人每頓飯吃饅頭一斤並不多，加上小菜一碟便要花四角，兩頓八角，一個月廿四元，那份工資也所餘無幾了。

教授的待遇聽來好像已是大陸的天之驕子，但其實教授們的生活並不好過。即以一級教授的收入三百五十元來說，他們拿着這些錢也沒有東西可買。而且他們在大陸的政治地位很低，常可受工人甚至自己的學生指責為資產階級，精神威脅甚大。工人則收入低而政治地位高。

北平的百貨公司，櫥窗內也算擺滿東西，可是你跑進去要這個那個，售貨員都說沒得賣。舉例來說，蝦米在香港是極尋常的東西，在北平却不是這樣，你跑到百貨公司也買不到，祇在年節的時候，才有分裝一小包的蝦米出售，每包兩角。

現在大陸已有黑白電視機發售，但祇是九吋以下的，每部售價為二百餘元。如要購買，手續可多了，須經多重批准，最後有時還須抽籤。

大陸上一樣有貪污風氣存在，如果你要買肉食而想免排隊之苦，或者想能夠買到好一點的肉食，又或者領取購物證，你便須送些東西給主持人，才可獲得便利。在上海，甚至要請共幹飲宴，然後可以走得通。

讀者 南洋女

（七月二十二日）

槍指揮黨根深蒂固 華葉絕對無法改變 最終走上北洋老路

編輯先生：

最近華國鋒葉劍英向槍桿子提出十項所謂整頓軍隊的要求：「一、應不應該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二、應該不應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反對資產階級派性；三、應該不應該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四、應該不應該整頓軍隊；五、應該不應該嚴格遵守革命紀律和規章制度；六、應該不應該按照接班人『五項條件』挑

華國鋒被迫縱虎歸山鄧小平復出
權力分配不勻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華國鋒死抓「總理」權力不放鄧小平勢必不滿復出充當副車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據法新社北平十九日電，在北平北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大樓附近見到一張標語說：「熱烈歡迎和堅決擁護黨中央任命鄧小平同志爲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決定！」這張標語所署的日期是七月十九日，署名是對外經濟聯絡部兩個單位。與此同時，一個紀念周恩來的照片展覽會展出周恩來在各個階段和鄧小平在一起的照片廿四幅。

這張大字報在北平街頭出現，華幫集團並沒有把它撕去，有意讓北平人民觀看，當外國記者詢問「外交部」時，發言人則說「無可奉告」。此是中共處理頭頭浮沉一貫所採取的手法。例如四人帮垮台時，中共瞞住人民，却先向外國記者暗通消息，但當記者進一步詢問時，發言人却耍太極說「無可奉告」，「無可奉告」一詞，已變成中共默認的代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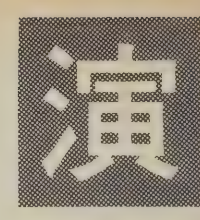
在鄧小平恢復原職的大字報出現前兩天，北平「人民日報」已在爲鄧復出做了開路先鋒，強調矮鄧第一次復出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廖承志則親口對日本仔說，鄧小平將會在這個月份復出。從以上的迹象看來，雖然北平華集團保持緘默，然矮鄧「復活」已成定局了。

不過，鄧小平復出後，仍然担任被罷黜前的職務，表面看，沒起沒跌，實質上已矮了一截，因爲鄧在未貶前，在黨的職務是副主席，在政方面是「代總理」，那時黨的副主席末位是李德生，李德生被降職，補選鄧小平，雖沒有公佈排名次序，但以鄧小平當時之聲勢，以及後來四人帮的極力排鄧，鄧小平之排位可能是在周恩來之下，王洪文之上，葉劍英變成「敬陪」末座。而今鄧小平復出担任黨副主席，可肯定是在葉劍英之下。這是說在黨的地位已不同昔日了。而在政方面，鄧在周死前已出任「代總理」，跟眞除沒有什麼分別，現在再担任副總理，排名必定在李先念、紀登奎之下，豈不是無形中被貶低一級。所謂恢復原職云云，是一句騙人的鬼話。

華國鋒若眞正起用鄧小平，給他恢復原職，即使在黨方面排末位，但起碼自己要放棄「總理」兼職，讓鄧小平担任「總理」，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恢復原職。然華國鋒死抓「總理」一職不放，歸根結底，還是自己要黨政一把抓。華帮這檔爛攤子，軍已不聽黨之笛，担任黨主席只是一個虛銜而已，行使實際權力，是在政方面，華國鋒要讓出「總理」一職，豈不是要自己變成如假包換的傀儡。同時，華國鋒寧可選擇李先念或紀登奎出任「總理」一職，也不肯讓矮鄧坐上此把交椅，因爲前者對華國鋒倘可言聽計從，而矮鄧此人，決不會賣華國鋒的賬。此人在毛周生前，已獨斷獨行，自然不會把華後輩放在眼內。

矮鄧這種桀驁性格，曾令毛伯伯很氣。文革前，毛伯伯與矮鄧同住中南海，兩府相距不過十數碼，但矮鄧從不到毛府上走走，更不向老毛滙報工作，簡直當毛伯伯是死概。矮鄧第一次垮台，此點也是主要因素之一。矮鄧第二次復出，海外捧周派認爲是周恩來之力，現在「人民日報」已證實是由毛親自決定的。其實，只看矮鄧第一次亮相由毛表侄女王海容攙扶出場，無異已證實是出自老毛的意旨。捧周派偏不信邪，致有此謬論出籠。矮鄧第二次罷官，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華帮却推在四人帮頭上。這只能欺騙大陸人民及海外墮子，矮鄧則鷄食放光虫，心知肚明，除非他不握實權，否則定不放過報老毛兩箭之仇。

矮鄧復出，倘若華國鋒能讓出權力，只担任一名名譽黨主席，中共政權可能會安定一時期，起碼地方山頭的軍閥不會搞搞震，老黨棍、老官僚也會唯他馬首是瞻。但華國鋒欲利用矮鄧之出山替他安定局面，但又不放棄手中權柄，那麼此矛盾是非同小可




黎東方

斗。

歷史的變化，是誰也不能預料的。我們一般人，通常都是事後有先見之明。就張趙二人「截江」，強迫孫夫人留下阿斗的這件事情而論，他們的忠心值得我們欽佩；但是，倘若他們行動得慢一點，趕到江邊之時，孫夫人與阿斗已經登上了船，後果又如何呢？是否眞對劉備及其集團不利？

有了阿斗在江東，養在孫夫人的身邊，當了事實上的人質，一方面孫權便可以繼續對劉備放心，不怕劉備不永久與自己合作；另一方面，劉備對孫權不得不對孫夫人與孫權繼續保持禮貌，承認孫夫人是太太，承認孫權是小舅子，承認孫權有權利分享荊州的地盤。這樣，就不會發生以後孫劉二家爲了荊州而失和的不幸事件。

（十九）荊州問題

荊州本不是孫權的，也不是劉備的，是漢朝的皇帝的。

在東漢末年，靈帝既死，少帝既廢，献帝初立之時，各州各郡的長官於袁紹等人的號召之下，紛紛出兵討伐董卓。當時，荊州的刺史是王叡，長沙的太守是孫堅。孫堅有決心與董卓一拚；王叡却揚言必須先殺掉他所不喜歡的武陵太守曹寅，然後才肯向洛陽進軍。曹寅於是僞造了「案行使者」溫毅的檄文，列舉王叡的罪狀，叫孫堅逮捕王叡，先斬後奏。孫堅信以爲眞，就設法把王叡逼得吞金自殺。

（所謂「案行使者」，是中央朝廷派下來的巡迴監察官）

孫堅於逼死荊州刺史王叡以後，也殺了南陽太守張咨。張咨的罪名是：「道路不治，軍資不具」，「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

孫堅帶了他的部隊，由南陽進到魯陽，在魯陽見到袁術。袁術在形式上寫表給董卓所把持的洛陽朝廷，推荐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行是「暫代」，領是「兼領」。）

從此，孫堅被他的朋友們稱爲「孫破虜」，很少被稱爲「孫豫州」。（常常被稱爲「豫州」的是劉備；劉備後來曾經由曹操所把持的許縣朝廷，以献帝的名義正式任命爲豫州牧。）

董卓與袁術是死敵，當然不理睬袁術所上的推荐孫堅的表。董卓以献帝的名義，任命劉表爲荊州刺史。

荊州的首郡首縣是南陽郡宛縣。劉表却到不了宛縣去就刺史之職。南陽郡的地盤，於太守張咨被殺以後，已經由孫堅交給了袁術。孫堅上過一張表，推荐袁術爲南陽太守。袁術本人留在所駐紮的魯陽，派人佔領了南陽郡的各縣。

劉表沒奈何，就到南郡所屬的襄陽縣，設立一個新的刺史衙門。

襄陽縣此後在劉表活着的期間，一直是荊州刺史與荊州牧的治所。（劉表於董卓死後，被李傕郭汜升任爲荊州牧。）（襄陽縣屬於南郡；南郡的首縣是江陵。）

襄陽由縣而升格爲郡，要等到劉表既死，曹操收降了劉表的小兒子劉琮以後。（原因是，南郡的首縣江陵成了周瑜劉備所攻打的目標，不久又入於周瑜之手。襄陽縣變成無所隸屬，不得不自成一郡。）

至於那一度爲袁術所盤據的南陽郡，早已先後爲張繡及曹操所佔領了。

荊州在東漢原有七個郡：南陽郡與南郡之外，有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這五個郡，劉表曾經都掌握得很緊。

江夏郡，劉表交給黃祖負責。黃祖曾經在襄陽附近用伏兵射死了來攻的孫堅，立了功；因此而受到劉表付以如此重大的責任，以江夏太守的職位，一再抵禦了孫策孫權的進攻，最後敗在叛離孫方的甘寧之手。劉表却能於黃祖敗了死了以後，趕緊守住江夏，使得孫權的軍隊撤退。

零陵郡，包括今日湖南省的西南部與廣西省的一部份，在西漢的時候治所在（全縣之北三十華里的）零陵縣；到了東漢，治所就搬到了（今日湖南的零陵縣縣城所在的）泉陵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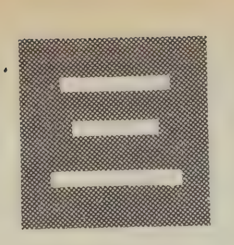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之所以特別難於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古今的地名常常改變，而每每變得沒有道理可說，例如把今天湖南的某一縣稱爲華容；其實漢朝的華容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或是雖則變得未嘗沒有道理，而這個道理甚不顯明，例如把東漢泉陵縣的所在地稱爲零陵縣，它的道理是：這地方在東漢作過「零陵郡」的首縣，雖則在東漢時那「零陵縣」另有其地！

桂陽郡是今天湖南省東南部，與廣東省的一部份（包括韶關）。首縣是郴縣。

武陵郡是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與湖北省的一部份（包括劉備其後新設的公安城。公安城的所在地油江口，原來是屬於武陵郡孱陵縣的）。漢朝武陵郡的首縣，是（今天湖南常德之西的）臨沅縣。

長沙郡是湖南省的中部。首縣不稱爲長沙縣，而稱爲「臨湘縣」，漢朝的臨湘縣城，比今天的長沙縣城小得多。今天的長沙縣城，是在隋朝的時候擴大的：隋朝政府把臨湘縣北門外的郊區都收進了新的城牆裏面，改臨湘縣之名爲長沙縣。









錢太少，貧賤夫妻百事哀。錢太多，也極容易導致妻賭夫嫖，家庭分裂，兒女離散。錢不太少，而又不太多，作一對小康社會之中的小康夫妻，共營一家小雜貨店，同心協力，最合理想。

張趙截江留阿斗

劉備與孫夫人之間的問題，不是錢。也可以說，不是愛。愛是本來可以有的。而是政治、軍事、與賀爾蒙的問題。

他們二人的婚姻，原是一個純政治的安排。孫權爲了極想與劉備結爲長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給這位年已四十九歲的半老將軍。（孫權自己虛歲二十九歲，妹妹的年齡不見於現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也許更小。母親「吳國太」吳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劉備娶了孫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負担。即使孫夫人極美，極溫柔可愛而不以武裝丫環追隨，劉備也頗難對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愛心。因爲，劉備感覺到，有了這位夫人便必須永遠與孫權合作，必須永遠對孫權的欲望與情緒，儘量遷就。這不是像劉備這樣的人所喜歡做的作繭自縛的事。

從軍事的觀點來說，有了孫夫人的武裝丫環在閨房前後，有了孫夫人的男性衛隊在公安城內外，劉備的司令部不再像一個司令部，連劉備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脅。三國志法正傳，引了諸葛亮所說的幾句話：「主公（劉備）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

「生變於肘腋之下」，極有可能。劉備怎麼不「懼」呢？古今中外，懼內的豈止劉備一人？內之所以可懼，各有其可懼之處。然而可懼到孫夫人那種樣子的，似乎絕無僅有。

劉備值得我們同情。然而，却不用我們替他担心。他畢竟是也有他的一套的。他能夠設法，於無聲無臭之中，叫這位男性賀爾蒙成份畧嫌過多的孫家小姐，自動在公安縣的西邊另築一城，與她的武裝丫環及若干男性衛隊住在一起。

於是，劉備重新獲得了相當的寧靜，除了週期性的小干擾以外。

劉備在建安十六年應劉璋之邀，到益州（今日的四川貴州雲南）去抵禦盤據漢中的張魯。他不曾帶了孫夫人同去，却也把當時所有的唯一的兒子阿斗（劉禪），留給孫夫人撫養。

這個兒子阿斗是甘夫人在建安十二年所生，虛歲五歲，實歲四歲。劉備不是沒有小太太與女僕丫嬛可以付託，可見劉備在感情上與形式上還不會與孫夫人作最後的決裂；雖則孫夫人不陪伴他「入川」，他不帶孫夫人入川，都是事實。

劉備是一個頗爲仔細的人。他把荆州幾郡的軍事與政務，交給了關羽、張飛、諸葛亮，也把關於孫夫人及兒子阿斗的事，委託了趙雲。趙雲當時的名義，是牙門將軍，兼領「留營司馬」。

劉備帶了幾萬兵與「謀臣龐統」，離開公安，走向益州，孫權在江東聽到消息，勃然大怒，認爲益州該是他孫權所有，劉備不該先去，就下令派遣水軍，到公安西邊的「夫人城」，把孫夫人接回江東。

孫夫人在丈夫劉備與二哥孫權之間，選擇了二哥；在益州與揚州之間，選擇了揚州。她不經考慮而說走就走，帶了劉禪與武裝丫嬛及男性衛隊，到長江邊搭上二哥派來的船。

趙雲感覺到責任重大，自己的力量與地位似乎不夠，慌忙報告張飛。張飛是頗有決斷與魄力的人，立刻點齊兵馬，偕同趙雲走小路搶先到了江邊，把孫夫人及其娘子軍與衛隊攔住。

張趙二人先禮後兵，勸孫夫人留在公安，取消江東之行。孫夫人那裏是這兩個人的好話所勸得了的呢？她堅持非去不可。張飛趙雲說：「你一定要走，我們不敢強留；但是主公的兒子阿斗，却無論如何請你留下。」孫夫人是一個聰明女子，心裏明白她的那一批娘子軍與衛隊，絕對不是張趙二人及其身經百戰的老兵的敵手。於是，她就只好把劉禪留了下來，交給張趙二人。

有人說，孫夫人想帶走阿斗，不懷好意，可能是想把阿斗送給二哥孫權當人質，幫助二哥來脅迫丈夫劉備當孫權部下。

我不知道孫夫人的本意是否如此。孫夫人是一個女人，女人總是有天生的母性，喜歡小孩子的。況且，她自己還沒有生育；阿斗又已經被她撫養了兩年，彼此之間可能已經建立了母子的感情。

張趙二人定要孫夫人把阿斗留下來，也有他們無可辯駁的理由。他們知道，劉備一輩子辛苦，只剩下這麼一個兒子，一條根。劉備以前的幾個太太所生的兒子，連同他們的媽媽，都已經被呂布與曹操先後俘虜去了，或是在敗兵難民羣中走散得不知下落了。剩下的這個寶貝阿斗，不能又讓他去當孫夫人與孫權俘虜。

在阿斗未生以前，劉備的別的兒子丟了以後，劉備收養了了個姓寇的大孩子，改姓劉，名封。張趙二人並不是不知道。他們却不能因爲有了劉封，就不重視劉備的親生兒子劉禪，阿



明（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清（西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兩代，鎮瓷（江西景德鎮）獨步當世，在明代永樂、宣德、正德三朝製作最精，產量也多，其他如廣窯、歐窯、處州窯，品質都好。清初康熙、雍正、乾隆等三朝的產品最優。嘉慶、道光以後，官窯。漸衰微了。咸豐年，景德鎮又燬於洪楊之亂，窯廠停頓，後來雖加以修護，也只是曇花一現。

明代的瓷器，以青花爲主，更演變成青花鬥彩，色釉有祭紅、寶石紅、霽青、嬌黃、孔雀綠等，瓷器的花紋，多是寫意。

在清代，又有新的發展，除了將名家的山水搬到瓷器上外，還吸收外來的技法，花紋工整，做得很細緻、很通俗。

種類繁多 功用最廣

瓷器在人類生活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它的種類之多，功用之廣，是其他器物難以比擬的。它的用途，可分爲下列幾種：

①仿古代禮器，有鼎、鬲、簋、簠、尊、罍、壺、爵、觚、觶等。

②樂器，有琴、鐘、簫等。

③文房用具，有筆管、筆筒、筆架、筆洗、墨床、鎮紙、硯、硯屏、硯滴、水盛、臂擱、糊斗、書燈、印泥盒等。

④陳設品，有瓶、壺、花插、香爐、屏風、插屏、桂屏等。

⑤文玩與佩飾，有印章、棋盤、扇匣、搬指、牙籤筒、火鐮盒、鼻烟壺等。

⑥日常用具，有床、枕、冠架、坐墩、香匳、果盒、唾盂、滷壺、醋滴、壺、罐、盆、盂、茶盃、盤。

關於花紋的製作，起初以刀或竹木片，在胚胎上刻劃而成，名爲「劃花」和「刻花」，越窯的花紋，大多是這種作法；到宋朝時，除仍用刻、劃外，又發明「印花」「繡花」與「堆花」的方法。還有一種「鏤空」作法，是在胎上，把花紋雕空，相聯不斷。

至於器物上耳、鼻及觚等裝飾，有的是用范製成，也有雕鏤粘合的。

（瘟君夢作者因事，暫停一期）

藝術結晶・源遠流長
揚名世界的中國瓷器

程榕寧

瓷器，是我國早在千餘年前發明的，無論在文化上、藝術上，都有卓越的價值。

瓷器的發明，導源於陶器。陶和瓷，都是由埏埴燒煉而成，但他們的原料與製作，却完全不同。以胎質而言，陶器的原料是粘土，瓷器就必須用含石質的泥做胎（粘土到處都有，所以各地都能燒造，瓷器因受原料的限制，製作廠地，就有一定的區域）；在製作方面，如製坯、施釉、花紋裝飾與火力强弱等技術問題，比製陶還要複雜。

「瓷」字，在漢代許愼「說文」裏，沒有着落，最早是見於晉朝潘岳的笙賦：「披黃苞以受甘，傾縹瓷以酌酃」句中，可見瓷之產生，或在晉朝之後。

江西景德 瓷業中心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瓷窯，首推晉代的東甌窯（在浙江永嘉，建於魏晉之際。）

次爲北魏時代（西元三八六－五三五）之關中二窯（咸陽、洛陽）；再次爲陳之昌窯，此爲江西景德鎭成爲中國瓷業中心之由來。

唐代，有刑（河北刑台）、越（浙江紹興）二窯；後周有秘色紫窯（河南鄭縣），可惜產品不多見。

北宋以後，名窯日興，蔚爲大觀，著名的有定窯、鈞窯、汝窯、官窯、哥窯、龍泉窯。

定窯在河北定縣，建於宋初，出品質薄體輕，工細，白色等爲特徵。器上有素突花、劃花、印花等花式，北宋所造稱爲「北定」，宣和（西元一一一九－一一二五）以後，前稱「南定」。

鈞窯在河南禹縣，也建於宋初，瓷質細膩，釉色變化很多，通常多爲墨青、翠綠，肝紅等色，但以脂肪紅兎絲文而現砂礫斑者爲最佳。

汝窰在河南臨汝縣，建於宋徽宗大觀元年（西元一一〇七），出品以淡青色爲主，最淡者爲蛋白，稍濃者爲天青，瓷面之下，畧有微點。

官窯在河南開封，建在大觀年間（西元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宋代天子稱「官」，官窯就是專燒御用器皿瓷窯。瓷胎薄，色澤有紛青、月白、大綠等。

浙江龍泉 蔚爲大觀

哥窯在浙江龍泉，建在宋初，是宋代民間最大瓷窯。當時，龍泉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哥哥生一所燒的，稱哥窯，此窯出品土細胎薄，紫口鐵足，釉色青淡不一，又有瓷面呈現冰裂者，稱「百報碎」；弟弟生二所造瓷器，也稱章龍泉窯，簡稱章窯或弟窯。胎薄，色有紛青，翠青，但沒有裂紋。

此外又有吉州窯（江西吉安），聲名雖比不上前面的五窯，但品質與製作，也很優美。

元代（西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由於統治殘酷，除官窯瓷業比較發達外，民間瓷業異常衰落，質量趕不上宋，釉質也比較粗劣。有一個叫彭均寶的人，在霍州（山西霍縣）所燒成的都模仿定窯，時稱彭。新立者則爲臨川窯（在江西臨川）質地較佳。

明清瓷器 細緻精美



三百多年前的清代彩繪十二月花薄胎瓷杯

按察使席寶田越境會剿，並令提黃少春赴長寧扼其竄路，使汪海洋殘部不得其逞。

同治五年，席寶田率軍入粵，累戰皆捷，會閩浙總督左宗棠部殲汪海洋於嘉應州，全部消滅。捷奏入，以坤一調度有方，賞頭品頂戴。六年湖北捻匪由蘄水竄廣濟、黃梅間，蔓延數百里，齋匪，清江西各屬伏莽。六年湖北捻匪由蘄水竄廣濟、黃梅間，蔓延數百里，恣意焚掠，距九江瑞昌，僅隔一江，難民紛紛東減，坤一亟調水師出江堵擊，敵卽敗退。不久，湖南、瀏陽教匪旁擾萬載，坤一派兵圍剿，加以敉平。

九年八月，天津教案起，坤一遵旨密籌沿江防務。十一年正月，奉新縣匪徒謀叛，闖入靖安縣城，坤一速予敉平。十三年二月，江西紳士都察院左都御司胡家玉，積欠漕粮，又屢貽坤一書，干預地方事，坤一不以聞，爲給事中邊寶泉所劾，部議降三級調用，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並降三品頂戴，幸奉恩旨開後。

同年杪命署兩江總督，兼撫通商天臣。光緒元年八月，任兩廣總督時，庫儲空虛，出納常不相抵，議者請加鹽釐及洋稅。坤一以粵鹽困於私梟，驟議加釐，則官引愈滯，於是添催輪船嚴緝私販，又恐鹽梟鋌險，乃援康、雍間成案，官籌成本，收買餘鹽，發商領運，官民交便，廣東洋藥釐，石城與外埠輕重不同，坤一始令各口一律抽收，無加稅之名，而歲增巨萬。

論對俄日的防患

當時廣東吏治久疲，坤一以整飭之道在於久任，因飭藩司查令實缺人員，各還本任，不得輕調，有應調更動的，悉道部章，不逾十分之一。粵素多盜，賭風尤熾，坤一以賭爲盜源，乃嚴令各州縣水陸緝捕，各營分定地段，以專責成，故盜發卽獲。光緒二年八月，兼管粵海關監督。五年兼撫廣東巡撫，同年十一月調補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飭籌議海防，坤一請由粵省自造蚊子輪船，用守各江，可以操縱自如。六年三月，俄人交還伊犁，藉端要挾，命將防務悉心經理，以備不虞。坤一奏曰：「我朝定鼎以後，與俄從未交兵，俄爲封豕長蛇久矣，志圖薦食，力強爲我勁敵，地廣與成毗連，必須出萬金，不可輕於一試，陝甘有左宗棠及劉錦棠，直隸山西有李鴻章、會國荃，自足支柱。惟東三省向爲俄人垂涎，如有侵軼之虞，未審左宗棠、李鴻章等能否兼顧？及三省境內有無久經戰爭之宿將勁旅，緩急可將自固，此則大局之亟宜綢繆者。

「夫兵之強弱，視將之勇怯，亦視將將者能否識拔眞才？臣以爲現在西北沿邊將軍督撫，宜用親歷戎行，胆識並茂之員，以期折衝禦侮，儒臣不諳武備，資望無濟時艱，誠恐貽誤於萬一也。西北既領戒備，則東南不可復生波折，日本於琉球之事，似須設法彌縫，毋使乘間蹈瑕，與俄合而謀我，前福建巡撫丁日昌謂宜責日本不能字小之義，以示大公，而激眾怒。而於滅我藩服，不必苦爭，俾易轉圜，所言亦未始無見。日本終爲我患，令人每飯不忘，第目前不可遽啓釁端，以免其牽制。……」疏入，報聞，坤一頗受各方重視。

朝鮮事件與回鑾

光緒十二年丁繼母憂，十六年仍授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十七年，命幫辦軍事務；十八年，修築鎮江都天廟、金山寺、焦、象兩山炮台，竣工後坤一親往勘視。二十年正月，慈禧太南六旬萬壽，懿旨賞戴雙眼花翎，七月署，江寧將軍，日本謀預朝鮮亂事，敗盟內犯，提督葉志超等軍潰於平壤，因而九連城、鳳凰城、金州、旅順悉陷！命坤一爲欽差臣，所有關內外防剿各軍，都歸節制，坤一疏辭，上諭「劉坤一奏籲懇收回成命一摺，見値軍務緊要，統帥需人，劉坤一從前帶兵多年，威望素著，是以特授爲欽差大臣。該督惟侚仰體朝廷眷注之意，盡心辦理，用副委任，毋事固辭。各營將弁如不道調遣，不受約束老，卽按照軍法從事，以一事權。」

和議既成，命回兩江總督任，廿五年二月，安徽渦陽土匪滋事，坤一飭三省會剿；五月奏於江寧省城設立練將學堂，道旨改練「洋操」。廿六年，德宗三旬萬壽，賞加太子少保銜。拳匪倡亂，東南震驚，坤一會同各督撫與各國領事訂約，允爲保護；並嚴禁謠傳煽惑，人心賴以安定。時德宗奉慈禧太后駐蹕西安，論者有遷都之議，坤一力陳其弊，籲請回鑾。廿七年，上以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詔中外大臣、各攄所見，坤一偕湖廣總督張之洞三疏奏請變法：

欲求振作奏請變法

「一、育才興學之大端，宜參考古今，會通文武者四：曰設文武學堂、曰酌改文科，曰停罷武試，曰獎勵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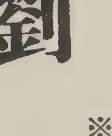
二、中法之必應整頓變通者十二：曰崇節儉、曰破常規、曰停捐納、曰科官重祿、曰去書吏、曰考差役、曰恤刑獄、曰改選法、曰籌八旗生計，曰裁屯衞、曰裁祿營、曰簡文法。

三、西法之必應兼采並用者十一：曰廣派遊歷、曰練外國操、曰廣軍實、曰修農政、曰勤工藝、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銀圓、曰行印花稅、曰推行郵政、曰官收洋藥、曰多譯東西各國書。

以上諸條，所需經費不少，此次賠欵甚鉅，籌措艱難，論者必以度支困絀爲詞，謂諸方求節省，豈宜更增用費，遂不見顧惜遲疑，以冀無事，則外國必將視我中國皆苟安無志之人。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將得步進步，不待賠欵還淸，而中國已不能立國矣！」

疏上命政務處覈議施行，十月回鑾，奉慈禧懿旨，謂：「現在時局漸定，回京有期，劉坤一等共保東南疆土，盡必籌畫，卑著勳勞，自應同膺懋賞。兩江總督劉坤一着賞太子保銜。坤一於廿八年九月卒，追封一等男爵，晉贈太傅，予謚忠誠，入祀京師賢良祠，並於江寧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專祠，張之洞曰：「劉坤一起家軍旅，擢任封圻，垂四十年，居官廉靜寬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際艱危，維持大局，毅然担當，從不稍事推諉，忠愛之忱，老而彌篤。……近年與之共事，深知其忠定明決，能斷大事，有古名臣風。」

打敗石達開的劉坤一



胡萇之

名作家今聖歎先生，每次碰見我便問：「晚清那位名將劉坤一是你們寧遠人嗎？」起初我也有點矇查查，但幼時在鄉間從未聽人說過；最近翻閱書籍，才知道劉坤一是湖南新寧人，也許今聖歎兄把寧遠和新寧兩個縣名混淆了。

不錯，寧遠、新寧均屬湖南，相距至少四百里。按新寧為湘南四等小縣，轄境面積僅一、八八四、七五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廿五萬左右；但它的地位險要，關山重疊，交通阻梗；且與廣西壯族區交界，為太平天國運動的濫觴之地。據「清代通史」載稱：「道光十六年間，湖南新寧人藍正撙，習教傳徒，聚眾數千，攻武岡州城（新寧隣縣）。……」又說：「道光廿七年，湖南天地會黨人雷再浩，李沅發起於新寧，攻城戕官，以紹藍正撙之餘緒，自此，楚、粵羣盜如毛，始為太平天國之前驅焉。」因此，新寧人辦團練平亂的，前有江忠源，後有劉坤一。



一舉擊敗石達開

劉坤一，字峴莊，湖南新寧人，當太平軍咸豐五年攻湖南時，坤一即以廩生領團練，從官軍克復茶陵、郴縣、桂陽、宜章等城，叙功以教諭缺遇即選，咸豐六年，從道員劉長佑軍援江西，其時宜春、臨川各地，都被太平軍領佔，楚軍既克萍鄉，敵連營蘆溪宣風鎮來拒，劉長佑令坤一進攻，所向皆破，進逼宜春，又為坤一所破。湖南巡撫駱秉章奏保坤一，以知縣歸部即選，並賞加同知銜。

時江西敵勢尚盛，相持久不下，坤一密招侍衛李能通，因能通在敵中負有重名，於是降者相繼。守將何益發，夜開西門以迎能通，坤一督楚勇先入佔據，遂復宜春、臨川。奉旨以直隸州知州即選，並賞戴花翎。旋克服臨江府城，奉旨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

咸豐八年，劉長佑以病歸，駱秉章命坤一暫領其眾，偕道員蕭啓江渡贛江而東，進攻撫州，克崇仁，敗援敵於龍骨渡。蕭啓江經上頓渡時為城敵所困，坤一率眾往援，敵棄城而遁，規復撫州，建昌府亦同時克復，江西肅清，奉旨以道負歸部即選。咸豐九年石達開率眾數十萬，由福建邊區進攻湖南，坤一奉檄回援，連解永州、新寧之圍，賞加鹽運使銜。石達開所部入廣西，坤一則從長佑跟進。十年二月，克復柳州，賞加按察使銜。劉長佑擢撫廣西，乃命坤一統率全師，剿辦柳州殘敵，兼扼石達開入湖之路，坤一部署周密，小心將事。

咸豐十一年三月，柳州殘敵悉平，賞加布政使銜；從而進規潯州（今廣西桂平、平南、武宣及貴四縣地），同年七月拔其城，命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提奏；並賞給他父母以一品封典。石達開則由黔、桂之交，回竄川、楚。坤一扼之於融縣，石達開部死爭不得過，坤一乘其疲惰，渡港以攻，太平軍大潰，達開率殘部遁入貴州，九月授坤一為廣東按察使。同治八月，擢廣西布政使，敕赴潯州，接辦軍事。渠帥黃鼎鳳，自道光末年據貴縣，咸豐間累出攻破郡縣，殺害守令，官軍屢議剿撫，皆不得下。黃鼎鳳在廣西羣敵中最為狡悍，坤一節節掃蕩，駐軍登龍橋，而黃的老巢則在平天寨，四面皆山，壁立萬仞，立重柵，以巨炮附守，其婦女財物，都在覃塘墟，距平天十餘里，互為犄角，高牆深濠，以抗清軍。

滅黃鼎鳳汪海洋

劉坤一以攻堅不易，乃佯為欲撫黃鼎鳳，撤軍回貴縣，建醮祭陣亡將士，並各路將佐咸會祭，鐃鼓聲聞遠近，而暗中部署諸將，潛師夜遠，襲取覃塘，並圍平天，清軍以其間拔龍巖、復橫州、黃鼎鳳勢益蹙。三年四月，坤一遂擒黃鼎鳳及其黨羽皆伏誅。賞給碩勇巴圖魯名號，並下部優叙。四年正月，搜剿思恩、南寧各屬土匪，三月後永淳縣城，五月擢江西巡撫。旋因洩漏寄諭，部議革職留任。這時太平軍汪海洋敗遁至連平州，復謀趨閩邊，圖攻江西。坤一命

吉達的奧漢姆拉王宮，寧靜雄偉而又充份表現建築藝術。

的；這裏的溫度，是「兩箱溫度」，走到室外，像烤箱一樣，四十幾度是平常事，而進到室內車內，却又像冰箱，冷氣足得很。達赫蘭一個二十公尺長的候機室，裏面裝了九部冷氣機噴放冷氣。吉達是個人種薈萃的國際都市，大街小巷，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觀光客、淘金客，熙熙攘攘的和平相處着，沒有爭執，沒有戾氣，好像大同世界已然來臨了。

滿街轎車·彼此亂撞

吉達市另有一種奇妙現象，就是高級驕車時常相撞，而撞車之後並無糾紛。

根據粗略估計吉達人口約在七十萬左右，而車輛總數却有四十萬輛以上，並且多爲很高級的大型轎車是很稀鬆平常的事，而一般民眾幾乎也是家家有車，因此，大街小巷到處擠滿轎車貨車，馬路上喇叭聲、馬達聲齊鳴，的確顯得熱鬧非凡。

阿拉伯司機們，也許由於汽油比水便宜之故，喜歡猛踏油門，急開急煞，因此相撞相擦之事隨時發生，不過，相撞以後大家都不在乎，只要商量幾句，決定誰讓誰先過去就沒事。車撞壞了，大家也不去修，因爲，人工太貴，修車既費時又化錢，不如將就着開。

於是，馬路上、街頭上，幾乎很少看見完整無缺的汽車，倒是保險槓已斷、車前引擎蓋翻開，仍在馬路上飛奔的多得是。

黑紗低垂·絕色深藏

神秘的阿拉伯女人，一直是國際觀光客最感好奇的對象，很多人在吉達和達赫蘭住了好多天，始終沒有見過阿拉伯女人的眞面目。

有時候，在馬路上偶然看到一個黑影，全身蒙着黑紗匆匆而過，那就是女人了。根據可蘭經的規定，女人不得拋頭露面，出門要有先生陪着，而且必須頭蒙黑紗。

可是，晚上在商業區，仍然可以看到阿拉伯女郎揭開面紗選購東西，這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阿拉伯女郎絕色天生，名不虛傳。

阿拉伯女郎之所以美，是因爲她們同時具有東方和西方之美，她們都有西方女子的優美身材和秀麗輪廓，又有東方女子的細嫩皮膚和含蓄典雅，而一襲黑紗，更增添了無限的神秘和嫵媚。

沙地阿拉伯至少目前沒有「女權運動」，但是，開明的前王費瑟和今王哈立德，都很重視女子教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有女生。

如果有人告訴你，吉達共有十四所中學，他的意思是說，吉達可能共有中學二十八所，因爲，男女生是不合校的，在女子學校裏，連男老師都不會有，如果沒有適當師資，就用閉路電視代替講堂授課，而沙國目前的女子教育，是以大量培養女性師資作爲目標。

回教多妻·另有深意

從阿拉伯女郎，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阿拉伯回教國家的一夫多妻制度，都以爲只要有錢，阿拉伯人可以廣置妻妾，享盡艷福。

事實上，回教允許多妻是另有深意的，而且也有一定條件，並非可以任意胡來，回教規定增加一個妻子，要得到第一個妻子的完全同意，而且要保證以公平待遇對待這兩個人，沒有妻妾之分，而娶第三個太太，必須得到前面兩位同意，也要保證一律平等。而且，這個男人必須要在財力、健康等各方面要有足夠條件下，才能多妻。

據說，允許多妻的原因，一方面是考慮到生理方面的客觀因素，一方面是考慮社會問題，有的子女無人照顧亦無謀生可能，才以這種方式得到照顧，因此，常有阿拉伯回教徒再娶一房時，比原來的妻子老而且醜，其緣故是同情而非享樂。

由於女子沒有社交機會，阿拉伯女子當然無法認識外面的男孩子，因此，他們只有非常親密的親戚朋友家庭之間，才有機會認識，進而自由戀愛結婚。

虔誠禮拜·信仰至上

沙地阿拉伯由於以回教立國，而且信仰絕對眞誠，因此，每日四、五次禮拜時間，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工作都擱下來，人人都去虔誠禮拜，無法趕到清眞寺的，不論何處，可以倒地就拜。

有些外來的人，不免覺得他們化了太多時間用於禮拜，可是，他們安定和平的道德社會，就是以這種信仰作爲基礎；而且，在那樣荒凉寂寞的大沙漠上，冒出舉世驚羡的無盡石油，誰又能說不是神跡，誰又能不禱謝神明的恩賜呢？

新天方夜譚裏的神燈

盧幹金

暮靄沉沉、灰沙滾滾，鳥瞰阿拉伯半島上的無垠大沙漠，顯得渾厚而寂寞；忽然間，一處熊熊烽火映入夜空，接着兩處、三處、無數處……那不是別的，而正是「新天方夜譚」裏的神燈——煉油廠的永恒之火。就是憑着這盞神燈，阿拉伯人重新展開一連串、說不完的「新天方夜譚」故事，而且更神奇、更絢爛，使他們在世界上舉足輕重。

沙國締造．新的神話

在阿拉伯半島的國家中，沙地阿拉伯，是潛力最雄厚、發展最迅速、幅員最廣濶的一個國家，也是阿拉伯神話的締造者，以及阿拉伯新世界的領導者。

從艱辛創業的紹德老王，到雄才大略的前王費瑟，直到當今睿智堅定的哈立德國王，和才氣橫溢的王儲法赫德，沙地阿拉伯眞可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領導國家飛躍進步。

尤其值得特別稱頌的是，在舉世滔滔，競以現實投機爲尙的國際社會裏，沙地阿拉伯無論在外交、內政上，却都是以道德原則決定一切，其他國家認爲那是不可能的，沙地阿拉伯不但做到了，而且成了他們獨有的特色和吸引力，也成了他們在阿拉伯王國以回教立國，以可蘭經治國，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尤其在道德的領域裏，這個國家幾乎變成了世界上惟一的淸凈土。

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由於可蘭經裏對於盜竊姦淫殺人之罪都有砍頭、砍手的規定，而且沙國迄今仍然嚴格執行，所以，外人來到這個國家，第一印象就是不虞竊盜兇殺，無論在旅館、公共場所、在任何地方、錢財、行李、珍貴物品，隨意亂放也不怕有人偸取、移動。

在吉達市「費瑟國王街」上一處淸眞寺的斜塔前廣場上，每逢星期五的中午時分，如果有幾枝槍圍成一圈，那就是有人要被砍手砍頭了。

這種刑罰是不分國籍的，據說最近幾年中，就有幾個東亞某國工人，因強姦罪而被砍頭。根據可蘭經的規定，犯姦淫罪者，要被圍觀的羣眾亂石擊斃，行刑者會用卡車，運來一兩車小石子，供羣眾使用，女的會被裝進一個痲袋裏，男的則被綁跪地上，一直打到死了爲止。

也就因爲這種嚴刑，他們做到了禮運大同篇裏「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的大同境界，外籍人士至此輕鬆愉快之餘，每有讚嘆不置之感。

人無隔閡．彼此相親

另一個使外國人感到羨慕的，就是在這個國家裏，從國王，親王到一般庶民。從沙國人到各亞非國家來的難民，人人絕對平等，皆以兄弟相親，沒有隔閡、沒有貴賤、沒有尊卑。

回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都在沙國，每年朝覲季節，都有成千上萬的回教信徒，從世界各地跋山涉水來此朝聖，很多貧苦的回教徒，在自己國家飽受賤視，來到這裏就不願意回去了，在吉達市區，有很多這樣的人，白天出去討點生活，晚上蓆子攤開，就在路邊、走廊、騎樓下蒙頭大睡，沒有人取締，沒有人打擾，沒有人干涉。

在歡迎國賓的場合裏，車隊的司機們，停下車子，就和貴賓們一起走進王宮裏面，和王公大臣們有說有笑地。狀極自然。

領事夫人．因狗被逐

沙國人民從國王到庶民，平常都是一巾包頭，一襲長袍，正式場合再加一件紗質披風，質料可因貧富而異，服色却無貴賤之分。

由於回教講究絕對平等，對於不平等的歧視事件非常重視，因爲那是原則問題。

據說有位西方某國領事，家裏養了一隻小狗，平常愛之寵之，像人一樣坐在沙發上，有一天，領事夫人回家，看見小狗坐在地毯上，而沙國籍的佣人却坐在沙發上，就責怪佣人爲何竟讓小狗坐在地上而自己却坐在沙發上。

這位沙國佣人極感憤怒，自認受到人格侮辱，向沙國政府告了一狀，沙國政府立即下令那位領事，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被逐出境，後經斡旋，因罪不在領事，只把領事夫人驅逐了事。

另外還有一些非洲國家大使、領事、舘員，原來並未信奉回教，而且對於種族歧視司空見慣，奉使沙國以後，眼見沙國無論種族膚色一律平等，深深被這種無比的宗教力量震撼吸收，大批加入回教世界。

紅海新娘．色彩特異

吉達，是沙國的外交首都，是紅海舊世界的新興都市，有人叫她「紅海新娘」，據說，人類始祖夏娃，就是埋在這個地方。

這是個色彩特異的大都市，高樓大厦連雲而起，羊羣在大街小巷到處的跑；最新式最豪華的驕車川流不息，而其中也不時出現兩匹驢子拉的板車搖擺而過；這個都市裏無論貧富，家家戶戶食衣住行所需，幾乎全部都是舶來品，連水都是從外國買來

磨練女新生時客氣些

大多數的人也認爲，陸軍法在近日會有改變，以適合女生的參與。一名軍校女生說：「旣然我們能畢業，有什麼不能到陸軍中工作呢？但我知道其間有問題，不是能立刻解決的，起碼社會上一般人的觀念就還不能接受。」

校方在體能訓練的更改是必要的，女生背的槍比較輕，不必拉單槓，以學習自衞術來代替拳擊及摔角，高年級對這些異性新生的捉弄也較客氣。

總教官說：「訓練女兵並不容易，尤其她眨眨漂亮的嬰兒藍的眼睛，或是露出酒渦對我一笑的時候，但我已漸漸學會如何應付了。」兩名女生在班上，若其中一個一哭了起來，另一個也常會跟著掉眼淚；她已學會如何在此時候，仍保持適當的長官與部屬關係了。

同宿舍不得關門共處

男生們抱怨，女生在校內使他們無法專心上課。其實女生也在儘量適應情況了，她們剪短了頭髮，只能稍作化粧。兩位自願退學的女生覺得，軍事訓練對女人味影響甚大，但任何一個人也都會承認，西點軍校的女生，和其他男女合校的女生區別不大。在住的方面，男女住在同一宿舍，但異性不得關上房門在房間同處，進女生房時必先敲門，男女浴室有別，離開寢室到浴室時，至少要身穿浴袍。

女生不得與高年級男生約會、跳舞，但同班同學仍可一同起舞。西點軍校校長也成爲第一個被女學生邀請共舞的軍校校長。

美西點軍校女生所穿的校服

魚雁往返茁長了愛苗

男生做了父親或女生當了媽媽都得離校，但目前爲止，女生還沒有犯規的例子。去年入學西點的一百一十九女生中，有三十四人退學，其中一人是爲了要和畢業班學長結婚的緣故。他們的愛情是在校方不得約會的規定下，靠魚雁往返建立起來的。

女生在校外體育競賽方面很強，籃球在大賽中贏了十五場，只輸過五場。這份好成績使她們受到了男同學的歡迎。

海官女生巡邏艇受訓

海軍官校：對付男生的不信任態度是很不容易的，女生只有力求表現以證實能力不差。去年有十八名女生入學，八人退學。一般情況比想像中要好。校長認爲，現在要評估成績還嫌太早，等她們在日後下達命令時才可以看出最後成績。

由於聯邦法禁止女生上作戰軍艦，所以女生在巡邏艇上受一般海軍訓練，由於可練習航行，效果不差，五角大廈已開始建議同意女生登上戰艦了。

同學約會要層層批准

一名女生對這一年甚感滿意，覺得克服了一種挑戰，第一次覺得一年來活得很有價值。苦雖苦，但完成之後，令人覺得驕傲。

男女生同居一宿舍，讓男生對女生不覺得十分奇異，校方嚴格規定彼此對話必須文雅，不得關門獨處，到目前爲止，只出過一次桃色事件，涉入者一自動退學，一因爲功課欠佳被開除，同班同學雖可約會，但要經層層的批准，加上功課繁忙，所以機會也不多。

功課方面，女生成績足以抗衡，在體育方面，得州內籃球、排球、跳欄及帆船航賽冠軍。

空軍官校男女一樣好

空軍官校：訓練計劃因女生的入校而有所改變。男生覺得這是對女生的讓步，會妨害到軍校嚴格的傳統教育。但也有人認爲女生的加入對男生是一種激勵，加之她們也能夠通過同樣考驗，使印象改良不少。

學業上，男女生同樣優秀，一百五十七名入學，三十名女生退學。退學率比男生還低。

女生們覺得在十九芳齡，就可以搭乘噴射教練機、跳傘、坐滑翔機是很難得的。

每人每年十萬元訓練

空校校長也贊成她們的入學，認爲旣然要做一名女兵，開始時就必須要有良好的訓練。

空官訓練一名學生，政府一年要花十萬美元，女生的入學，使成本增加，主要用於改建適合兩性的設備上面。

校方了解男女之差異，在體能訓練上予以不同的方法。至於女生在訓練中還有多少女人味呢？一名女生說：「高年級學長希望我們外表不要太女性化，但太男性化時他們又要干涉！」另一女生說：「顯然我們旣不能利用身爲女性來爭取特權，還要在內在保持著女性本質。」

女學生駕飛機也不錯

空軍官校校長說，女性學生也接受飛行訓練，畢竟，她們證明了已學會駕飛機，女生目前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取材自「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導」）



美國三軍官校女生

岑啓亮

去年美國軍校第一次准許女生入學就讀，經第一學年的嚴格考驗，三百七十名女生，有八十二名退學，她們在學校的成績並不比男生差。在軍校裏，男生們都抱怨，女生在校內使他們無法專心上課。男女生住在同一宿舍，但異性不得關上房門在房間同處。女生不得與高年級男生約會跳舞，他們若一旦結婚，必須離開學校。

去年，美國陸海空三個軍官學校，第一次准許女生入校就讀時，有三百五十七名女生獲准入校受訓。

在校成績可抗衡男生

今年春天，第一個學年結束了。有二百七十五人還留在軍校，這些女孩在極嚴格的身體、學術以及專技訓練下通過了考驗，退學的共八十二人，佔百分之二十。這個退學率只稍高於男生的百分之十九點八，去年進入軍校的男生共四千零三十五人。

美國空軍官校的副校長說，這些女生有一種拓荒者的精神，她們也願意持之長久。其實要說她們僅僅「活過」這段嚴格的生活，是很不公平的，因爲她們在校成績足以與男生抗衡。

學校人士承認，女的入學確實帶來了不少的問題：第一，關於體能訓練方面的要求，爲適應女生的特殊生理情況，做了適度的降低；此外，還有許多男生並不樂意和女生相處；而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兩性在適度的範圍內做正常的交往。

將來對部隊影響深遠

然而，在這一年中，校方遭遇到的問題，並不如原先人們所想像地那麼嚴重和複雜。有了新生入學校對日後的軍隊會有何種影響？西點軍校校長表示：「影響如何，也只有等到四年後，女生被派到各軍職單位才見分曉。」

目前的情況是，女生名額佔全部軍校人數的百分之三。但一般人認爲，女生的數目在以後三年內會繼續增加。等四個年級都有女生時，女生將佔全部軍校生的百分之十。

下面分海、陸、空三個官校，敘述女生就讀情況。

西點作直接的戰鬥訓練

陸軍西點軍校：目前該校的基本訓練目標，仍是要這批女生直接參與戰鬥。但現行的美國陸軍法是限制女生打仗的。

西點軍校的官員們所持的理由是，既使女性日後只擔當後敵工作，目前所接受的訓練也可以使她們體會到以後男性在前綫戰鬥的情形。況且，今天的戰爭是全面性的，今日的後方在戰爭來臨時也有可能變成戰場。

這批女生受的訓練，包括一般的長途行軍、槍炮射擊等，她們必須和男性以同等速度跑三十分鐘——通常是每八分鐘一英里，大部份女生也都通過了訓練。

西點軍校的基本教練總教官表示：「我發現所有男生能做的，女生也都能做到，只不過花的時間較長罷了。」

男女同上戰場難想像

即使女生的表現尚稱優秀，男生們還是不喜歡和女生一起受訓，尤其覺得和女生一起上戰場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名一年級的男生說：「我怎麼可能和女生一起拿槍打仗，她們怎麼也跟不上，而且在遇到困難時也太容易就灰心了。」

西點軍校校長也說，眞正的戰爭也還有一種不利於女生的情況，就是步兵長期作戰，要睡在一起，有性別之分是件很麻煩的事。

但總教官仍認爲女生相當不錯，他迫不及待地要看女生進入陸軍服務。



美空軍飛行員高級班的倫達・尹露參加世界「裸體小姐」角逐。

這個問題的發生，遠在中共佔據大陸卽已開始，當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之後，次年卽受到以彭德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軍委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主席」）爲首的許多高級共幹的猛烈攻擊，雖然一一被毛澤東整肅，但因爲過份違反人性，「國家主席」劉少奇及鄧小平等人，不得不在執行上稍爲放鬆，以緩和民怨，但因此又遭毛澤東之忌，於「文化大革命」時，整肅了劉、鄧這些「走資派」，華國鋒「當權」之後，仍然堅持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路綫」，是一仍舊貫，他之所以如此，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表示他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以「正統」自居，一方面是利用毛澤東的屍骸，來抵擋「走資派」的反擊，兩者的目的，都是爲了「保權」，但由於政策上是「無產階級路綫」，因此，在經濟上也就要「以階級鬥爭爲綱」，把一切的經濟發展，納入共產主義的敎條之中，而不敢強調物質力量的刺激，不敢放寬自由市場，不敢增加自留地，更不敢在民生工業上促進大量生產。在這種制度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立場，有明顯的對立矛盾存在，勞動人民的權益被剝奪，一如馬克思所說的，中共的統治階級成爲特權階級，人民成爲被壓搾的奴隸，在利益的實質衝突中，經濟生產目標與經濟生產的勞力對立，發生的問題是怠工、消極的或積極的破壞。再加強權力鬥爭所引起的大混亂，造成「中央」與「地方」間、「地方」與「地方」間的對立，在生產資源的供求上的不平衡，也直接或間接的影响了生產。

華國鋒之所以強調：「不但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特別是從國際形勢來看，這個問題的政治性質就更嚴重了」，由他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經濟的能不能開展，對內影响到中共的統治權是否能穩固，對外是否有餘力「搞世界革命」，目前中共的統治階層是想以美蘇的衝突意識，作爲刺激內部生產的方法，但是，這個如意算盤，作爲政治的刺激可行，作爲刺激生產則力有不足，「四人帮」與「走資派」政策衝突所產生的後遺症，使許多中國大陸的青年，明瞭中共高階層的矛盾，本質上不但是一種權力鬥爭，而且也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益鬥爭，這種覺醒，在浙江大工潮、北平天安門暴動、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及大陸各地的反左、反右鬥爭中，明顯表現了出來。這種鬥爭，可說是「哲學」的。

階級鬥爭‧你死我活

共產黨的哲學，是以仇恨作爲出發點的，它的結果只能解決人的一小部份問題，在終極的目標上，它本身仍存在着問題，孫中山先生批評馬克思的理論是病態而非生態的，道理就是它可以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像強盜拿槍在鬧市搶刧銀行，可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共產黨徒可以很輕鬆批評：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這強盜是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英雄」，共產黨徒就是利用這種方法，擴大自由社會的矛盾，以奪取政權。如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底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爲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馬克思只注意及無產階級奪取資產階級這回事，而未思慮到無產階級成爲統治者後的結果如何？毛澤東是看到了，他說：「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階級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見中共「中央」中發一九七二第十二號文件），毛澤東不是神仙，馬克思見不到的他能見到，乃是因爲馬克思的理論是閉門造車，毛澤東經過了實行，面對着各種不同的反抗阻力，深知反對共產主義的人，比信奉共產主義的人多，蘇聯「修正主義」就是國際的主流，「走資派」是「國內」的主流，在人類整個經濟發展史上，馬克思的理論只是逆流，蘇聯要解決馬克思理論的死結，因此要「修正」，劉少奇、鄧小平要刺激人民的生產力，所以主張有限度放寬農民的自留地，頗爲提高工人的工資，也是「修正」，但中共統治階層遵行的「無產階級路綫」受不了，所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益，永遠有矛盾，共產制度的政權就必定不穩。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在共產黨統治下就成爲共產高層，而再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自身機構所訓練、所統一、所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長」，馬克思這論點原意是斷定工人必定反抗資本家的，但自由社會因勞資利益均佔，這問題已不存在，反之，由於共產制度（特別是中共「人民公社」制）的建立，工人階級的利益與中共統治階級衝突，這個問題正好存在，所以，反抗的鬥爭會永不止息。



大陸水庫工地上婦女使用原始落後生產工具。

大陸生產與勞動力的對立

華國鋒統治集團，通過召開工農業會議，企圖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它奉行馬克思、毛澤東理論爲指導原則，把馬毛理論所產生的盾矛，繼承於一身，又怎樣把國民經濟搞得上去？放棄共產主義麼？放棄無產階級路綫麼？不放棄，勞動者反抗到底，放棄了，統治權力沒有了，眞是進亦憂，退亦憂，這是華帮集團的徬徨。

錢希川

剩餘勞動・涓滴歸公

中共自從實行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之後，私有財產制已完全被剝削，「人民公社」的按勞分配，在表面上是破除了「階級」，但實際却是造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新階級，在「按勞分配」的大帽子下，勞動者出售勞動力後，按照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的意思，是「必須勞動」，得到勞動力應有的報酬才對，但是，「人民公社」的統籌統支方式，在中共各種規定之下，勞動者所得，並未能達到這個要求，馬克思的「必須勞動」一詞，原是對資本主義「商品價值」的批判，是指某一個人想得到一塊錢的報酬，就要献出值一塊錢的勞動力，在公平的原則下，這觀點沒有錯，中共制度今天所犯的錯是「必須勞動」之後的「剩餘勞動」，這是馬克思批判當年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壓迫工人超時工作，而不給工資的剝削行爲，「剩餘勞動」所得，是資本家所榨取，勞動的工人得不到，在過去病態的、殖民的社會中，這點論點也確實存在；但近數十年來，「福利國家」制度興起，各國逐步解決社會疾病、無知、污穢、怠惰，與貧窮問題，並協調勞、資的利益後，這種病態的「剩餘勞動」的問題，自由世界已不存在。而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則恰如百年前馬克思所言的，「挑燈夜戰」是眾所週知的方法，「把外流單幹的勞動力收回」（華國鋒：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總結報告」），又是新的榨壓方式，目的是把一切不屬於中共集體生產、集體所得的，全部納入「公社」的生產制度下，徹底實行剝奪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除了役使人民「必須勞動」外，並且剝削人民的「剩餘勞動」，使人民所得，涓滴歸公，一無所有。

出售黃金・外匯短絀

中共實施這個制度，曾爲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彭眞等高級共幹所反對，但毛澤東一意孤行，造成了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大衰退，成爲民不聊生之局。到了去年，更是窘態畢露，不得不在倫敦金融市場出售八十噸黃金，來解決它短絀的外滙困難。

據日本銀行在「亞洲及共黨集團經濟情況概畧」中的預測，中共的出口減少，是外滙短絀的一個原因，同樣地，它也減少進口，也減少了外滙的出超。然而，它在今年會在澳大利亞及加拿大，分別訂購了兩百萬噸及一百五十萬噸的小麥。由於乾旱的結果，據美國農業部四月上旬的估計，在一九七七—七八的農作年度中，中共最少要進口五百二十萬噸穀類。這是保守的估計，因爲四月下旬中國大陸十個省份的乾旱情形，美國農業並未統計在內，這十個省份包括春耕及小麥的冬收區域，總生產量約爲一千四百萬噸，即使歉收二成，也使中共的農產品穀物，減少二百八十萬噸，而其他的災害，尙未計算。

面對着農業的失敗，中共的經濟政策，就只好藉着工業來挽救。但去年的唐山大地震，震毀了中共十分之一的經濟基礎，復舊的工作，已使中共當局焦頭爛額，即使要恢復震災前的舊觀，也需經濟年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十一才行，但是，根據各國專家的評估，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平均的年成長率，僅爲百分之三左右，而農業的增產與人口的增加率均爲百分之二，亦即農業的成長被人口的成長率所抵銷。在這情形下，中共的農業無法支援工業，事勢明顯，中共要想「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唯一的法寶就只有工業一途了。但工業能不能搞上去？且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的報告，這報告是五月四日在「工業學大慶」會議時提出的，「新華社」於八日凌晨廣播出來，重要內容有六點：（一）「發展大好形勢，奪取新的勝利」；（二）「把批揭四人帮的鬥爭進行到底」；（三）「堅持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四）「加快工業發展速度，努力趕上世界水平」；（五）「關於整頓企業的若干問題，對反對者要堅決鬥爭，堅決整肅」；（六）「普及大慶式企業，關鍵在省市委」。在這篇報告中，余秋里還提到：「把解放軍一整套政治工作經驗運用到工業戰綫上來」、「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綜合余秋里這六個重點是：繼續搞政治鬥爭，實施軍事管理經濟，政治掛帥，加快對人民勞動力的壓搾，省市委是壓搾的工具；目的是「努力趕上世界水平」，這是如意算盤，毛澤東過去高舉「三面紅旗」時，也侈言「五十年內趕上英國」，但「大躍進」的結果，是鬧出了世界性的笑話，小高爐所煉的鋼，只能作爲打菜刀用，現在余秋里的話，也不妨立此存照，看它那一年能趕得上世界水平？

政治掛帥・經濟倒退

中國大陸有足夠的地下資源，如果純就經濟的開展而論，可以成爲一個強而有力的「工業國家」，但關鍵是：共產式的經濟制度，一切聽命於政治，與自由世界的自由經濟背道而馳，「勞動剩餘」的所得者，不是勞動者本人，乃是中共統治階層、

德國佬在泰國買妻

西德報紙曾經刊出這樣的廣告：「一[illegible]身漢想度蜜月怎麼辦？當你動身時，雖是孤家寡人，但回家時你却可以帶一位美麗的外籍女郎當「太太」。』

這個廣告一點不唬人。

廣告上說，你只要花八千五百美元左右，就能讓你享受三個星期沙灘、陽光、再加上與女性溫存的美好時光，最後，還担保你能帶回一位身材苗條、溫柔的妻子。只是有一個缺點，新娘的德語不靈光，因爲她們是泰國妞兒。

如果泰國妞兒不合味口，你可以「預約」寮國、緬甸的女郎。所有待價而沽的「新娘」，年紀都在二十到二十五歲間，如果你要更年輕的也不成問題，一切只看你心目中是什麼樣的「超性愛旅行了」。

一旦你上了路，會發現旅程安排得很好，節目非常緊湊。在曼谷的第一週，你得認識你的準嬌妻。有些客人選擇了最先亮相的女郎，但多數人却喜歡一天換一位，然後再作決定。

到第二週，你必須作成最後決定。首先，你要參加慶祝訂婚的宴會，然後坐飛機拜訪你未婚妻的娘家。你們可以在一個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棕櫚海灘陽光、享受綿綿情話，或者看一場泰拳比賽、吃傳統的泰國大餐、欣賞傳統的泰國舞蹈。

到第三週籌辦這次旅行的人員，會把婚禮的一切事項安排妥當。當然，新娘的出境手續也無需你多費心。

這些女郎大多數出身赤貧的農村家庭。她們或是在小姑娘時代，就被賣給曼谷的掮客，或是禁不住曼谷燈紅酒綠生活的引誘，或是受人甘言哄騙而走上這條路。

以下就是其中一位女郎的遭遇。

二十五歲的白莎露，今年四月因不甘家鄉的清苦生活，跑到曼谷「闖天下」。一個滿頭鬈髮的矮胖婦人，問她願不願嫁個有錢的德國男人，悲劇就此開始。

兩個月後，白莎露一文不名地在西德漢諾佛的街角哭泣，無處棲身。她一到西德後就被帶進妓院開始被迫接客，所幸她終於逃出火坑，被泰國公共福利部官員搭救，而於六月間返回曼谷。比起其他許多女郎來，白莎露要算幸運的。有些新娘會發現她的丈夫沒收了她的護照；有些受雇爲佣人或女侍的女郎，則發現雇主「醉翁之意不在酒。」

泰國公共福利部官員估計，在西德當妓女的泰國女孩，約超過一千人之多，此外在英、法與瑞典從事這行的也不少。

日本、新加坡、香港、與馬來西亞，也是成百泰妞的「營業地」。

最近的官方估計說，泰國境內約有十萬名妓女。白莎露事件發生後，泰國輿論大譁，政府保證肅淸婚姻掮客與婚姻輸出機構。但曼谷的「亞洲性都」之名似不易洗刷。

譚天

范園焱應訪美

范園焱[illegible]大陸八億同胞內心的千言萬語。採取一個行動，必先有發爲行動的動機。特別是採取將生死置諸度外的勇敢行動必然基於比個人生死更爲重要的動機，范園焱用事實提供了一個非常完滿的範例。

范園焱在共黨十五年以上的黨齡，在共軍已升至中級幹部的空軍中隊長，生活方面比起大陸一般民眾好得多，比低級幹部也好得多，配偶有工作，合起來的收入足保一家人生活無虞。范的「家庭成分」也沒有問題，共黨及共軍迄至七月七日下午兩點以前仍然是對他寄予充分的信任，倘有半點懷疑，決不會派他率領僚機執行飛行任務。范園焱本身沒有遭受中共的政治壓迫，也沒有生活困難，他之決心棄暗投明，其動機只是眼見：「大陸八億人民生活太悽慘了，尤其是農民，簡直是沒吃的，沒穿的。」「我們這些飛行員，經常牢騷滿腹。中共政權，確實是不穩定的，毛澤東原來選劉少奇做他的『接班人』，結果『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打下去了。又選了林彪的問題又暴露出來了。第三次選上『四人帮』，毛澤東一死，『四人帮』也被打下去了。中國人民已經看穿了他們的陰謀，他們不是在那裏爲全中國辦事，而是在那裏爭權奪利。大陸人民已經對『毛思想』、『毛教條』以及毛政權宣傳的那一套完全不予置信，他們把華國鋒看成毛澤東一樣，都是『一丘之貉』。」

一言以蔽之，范園焱是眼見大陸同胞太痛苦而中共政權決無希望，決無前途，他才拋下妻室兒女，冒着生命危險，駕機衝出鐵幕，其最大的心願是要以他果敢的行動，帶出鐵幕人民渴望人權、响往自由的心聲，讓自由世界關注他們，聲援他們，使他們早日擺脫共黨的暴政統治，享受到基本人權與自由。這種無私的愛同胞愛國家的高貴情操，范園焱贏得了舉世一致的讚譽。

用行動代表語言，確乎勝過千言萬語。我們不知說過多少遍，大陸同胞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也說過毛澤東及中共的一夥所說的全是謊言，更說過他們只知爭權奪利，當權的人說的話才是「眞理」，被打倒的都是罪人，絕無是非標準，同時更提醒世人，華國鋒的政權決不穩定，跟這樣的政權打交道，它不可能給你任何保證。

我們說破嘴唇，言之諄諄，但美國國務卿萬斯依然認爲和中共打交道「是重要的」，並準備六個星期之後訪問大陸尋覓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進行途徑。

范園焱的行動爲我們的語言提供了鐵證，給那些爲中共作遊說活動的說客重重的捶擊，也使對中共存有幻想的政客驚醒了迷夢。

余秋人

卡達比福特差勁

當美國軍用直升機被北韓擊落的消息傳出後，人們即預測，美國一定會採取息事寧人的「半蹲」姿態，事實發展果然如此。

雖然駐韓美軍又開始戒備，停在蘇比克灣的航空母艦八萬噸的星座號，也待命出航。但是卡達總統却一再遺憾地表示「這是意外」，並希望「確使此事不致升高成爲一項對抗」，這不是「半蹲」姿態是什麼？

美國人對兇悍的北韓，一向顯得氣盛心虛，去年被砍死二位軍官時如此，這次直升機飛越北韓領空，自知理由，必然只有心虛的份，連站也站不起來。

去年八月十八日，美國軍官在板門店修樹時，被北韓士兵活活砍死，這種野蠻行爲，震驚全世界，美國與論譁然。福特和基辛格分別發表強硬談話，駐韓及駐日美軍全面進入備戰，航空母艦開進韓國海域，威力最強的轟炸機出現韓國上空。一時刀劍森森，雷電交加，好像一陣暴風雨即將來臨，全球觀眾屛息以待。想不到，劇情急轉直下，美國派出雄赳赳的士兵，把那棵惹禍的白楊樹砍了，接着發表一項阿Q式的聲明，於是雲散烟消，使這個悲劇事件變成令人笑不出來的鬧劇。

從白楊樹事件，即可看出今後美國對北韓的態度，是如何地絕對強硬不起來，這對北韓是一個最大的鼓舞。因此，這次美軍飛越領空，當然毫不客氣地把它打下來。

在卡達總統定下自韓境撤軍的時間表後，北韓此種舉動，無異是一種挑釁行爲，但是，美國政府對於友邦，才有強硬的可能，但在他的敵人眼中，總是不斷在加強其「怯懦」的形象，這個事件，又將是一個明證。

對此事件，卡達有充分理由作有自制的反應。其他理由且不說，卡達不希望這事件影響他從韓國撤退美國地面部隊的計劃。

倘若他對此事件採取強硬路綫的辦法，則無疑北韓會以強硬報強硬，因此在朝鮮半島上製造出緊張情勢，而給予保守份子批評撤軍的額外理由。

當然，金日成命令立即送回直升機機員，也是以此撤軍計劃爲着想。

從美國新聞及美國國會的反應來判斷，卡達與金日成如此處埋，此直升機事件對於撤軍計劃將不會有重大衝擊。

在機員送回之前，數家大報評論此事，稱許卡達對此問題所持的妥協態度。預料北韓所作的有利反應，也會在美國新聞界與自由主義份子之間，得到相當好評。

另一方面，保守份子會以此事件爲例，指出平壤政權的敵意，因此繼續主張反對撤

淡泊名利的方東美

中國哲學家方東美在台北溘然長逝，兩個月前，當他病體惡化住入郵政醫院時，他就口授了遺囑，他叮嚀家人：「在我身後，不發訃聞、不發喪、不收禮，遺體火化後，請王昇將軍便中帶到台灣海峽與金門之間，將骨灰洒在海面上，一切清清爽爽的結束。」

這段遺言，爲他這簡樸、淸高的一生，作了更淸越的結束。

在學問上，方東美無論是在哲學、宗教、藝術和文學方面，造詣極高，享譽國內外的學術界；可是，在生活上，他律己謹嚴，在方正的風格上，散發着淸風亮節的馨香。

淡泊、樸實，是他這一生生活的寫照。他從不慕名利，因此，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歸國後，他就一直在杏壇，傳道、解惑整整五十年。

來到台北後，方教授和家人，一直住在牯嶺街一幢日式木屋中，陳舊的屋宇，簡單的陳設，他甘之如飴地生活着。

方東美一身兼通中國、西洋、印度三方面人類最主要的思想結晶，他自入金陵大學起，即習西洋哲學，且於民國七年杜威博士來華學講學時，代表「中國哲學會」向杜威致歡迎詞。民國十年負笈美國，先後在威斯康辛及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民國十三年獲威大博士學位返國。在威大時即以「柏格森生命哲學之評述」一文備受讚譽。

西洋哲學，先後精研羅素，杜威、柏格森、尼采、黑格爾、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懷德海，以及其他重要諸家。民國二十五年出版「科學哲學與人生」，而其行文之典雅雄渾更令人百讀不厭，如他所述柏拉圖之「美」，「美之爲美，凝獨無偶，純一無疵，巍然長存，無成與毀，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周比萬物，悉得其宜，彫琢眾形，咸資造化，以美觀物而萬物之應備矣。」同書中「生命悲劇之二重奏」，更將希臘與近代歐洲人性之根本理趣抉發無遺。

在中國哲學方面，方東美乃桐城方氏第十六世傳人，家學淵源之深厚及高華自不待言。於吾族之經史子集無不精讀成誦。由方氏三次搜集二十二子全部版本一事，即可知他對於民族文化之珍惜。抗戰時，更在重慶後方防空洞中連續數年勤讀佛教原典大藏經，奠定了他的佛學基礎。

一九六五年，方東美因見及國內大學中國哲學史教授及教材之素質不理想，乃發心宣說「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由先秦儒道、隋唐、魏晉直至宋明清代一貫而下，先後在台大及輔大講過三遍，存在錄音帶三百餘卷，造就中國哲學之青年學者數十人，是爲將來復興中國哲學之一

甘尼廸女兒卡洛琳
私生活放浪形骸

尹靜心

已故甘尼廸總統的千金卡洛琳轉瞬已長大，並且製造國際頭條新聞，她長大成熟，首先就是學會了風流，最近傳出她的內幕消息甚多，她單獨與男友在鄉居渡週末。她在汽車的前座位與男人撫愛，被人看見，她又很恨唸書，幾乎把美術班的課程也放棄，母親積琪琳奧納西斯前赴英國，和她對抗。

卡洛琳女大十八變，右起：三歲、十六歲、十九歲之照片。

十八歲的卡洛琳在倫敦的社交場合，已是知名女子，而且表現得放浪形骸，她的母親担心女兒不斷地過着忙碌及無謂的社交生活，會嚴重影響她的工作，并且常成為新聞人物，據說她有好多次在蘇斯比的藝術班，上課遲到。

積琪琳担憂

積琪琳要查出女兒究竟在倫敦攪甚麼鬼，於是去年四月，悄悄去到倫敦，不動聲息地暗查明訪，但是她抵倫敦的消息，洩漏出來，在美化區及貝爾格生維區的住宅地帶，都知道了。據說卡洛琳與母親及住在倫敦的姨母拉滋維夫人，作一次不愉快對抗。

結果是她被下了最後通牒，除非放棄那些頻繁的社交生活，否則當作頑皮女學生處理，帶她返回美國去。

祖母失望

卡洛琳的祖母夢絲對她亦失望，她說：「坦白而言，倫敦不是女孩子應去的地方，如果無長輩在身邊，眞不宜在倫敦居住。」爲甚麼她這樣說呢？因爲卡洛琳穿破舊的牛仔衫褲，並且卡赴滾石樂隊所開的瘋狂派對。

洛琳又被人看見與地下電影導演安地華荷「混在一起」的新聞。

而引起積琪琳最撞火的是，她與男子馬克森特滾在一起的傳聞，在一個派對中，她被人看見到了凌晨二時，被此人摟着腰走入一間流動房車內。其實她的行蹤，是一向被人跟查的。如果她仍留在倫敦，經常有着許多新聞，不祗是她的家人面紅，警方亦爲之耳赤了。

典型夜生活

卡洛琳的典型夜生活是怎樣的呢？她是與男朋友例如廿七歲的森米斯，在柏克萊廣場的豪華夜總會吃晚餐，然後「直落」，非到凌晨四時，仍不返家。她最喜歡的一個陪伴着的男友，是牛津大學畢業生，滿臉大鬍鬚的阿丹姆卡爾。而他是最經常把她帶到一些豪華夜總會去消遣的，或是前赴在哲爾斯區，情調最好的梅莉甸娜餐廳，在燭光下吃餐。她的母親最担心的也是這男子，因爲他是失業的，除了在摩洛哥執過一下教席之外，根本沒有做過甚麼事情。

孤男寡女

有次卡洛琳與馬克森特，參加一個私人的結婚舞會，兩人聚在一起及跳貼面舞十二時之入，積琪琳在倫敦，以爲她與朋去了渡週末，她深信這一個環遊世界做古董生意的男青年，一定對卡洛琳有很大的影響。後來的發展，又證明他一點也不使積琪琳喜歡。

當然她最惱火就是貴族出身的卜比希士吉，帶了她的女兒前赴英國中部的伊士頓尼斯頓的府宅渡週末。老實說孤男寡女，甚麼事也可以做得出來。但卡洛琳的態度是認爲母親對她實在不公平，她勉強在蘇斯比完成了藝術鑑賞課程，這也是母親所欲的。母女之間又再撞火的是女兒突然宣佈，有意不在蘇斯比拍賣行工作，本來這是一個好機會，可加入一間美國記錄片公司，拍攝運動會影片的。

積琪琳在舞會上一鏡頭。

香港水荒與食水供應

李凱詩譯

香港割讓給英國一百三十六年來，供水問題已經成爲這人口急速增加的區域最嚴重的難題。一項滿懷希望的儲水計劃，以及建立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海水變淡水廠方案，也不能針對變化無常的雨水有所助益。

雖然香港在二次大戰之後，在蓄水池建造方面投下了大筆的鈔票，但當局仍不時要在漫長的乾旱季節中實行限水制度。

花鈔票買淡水

爲了應付缺水問題，香港政府甚至還向中國大陸買水。一九六〇年時，香港與中共取得協議，越過大陸邊界，利用管道把新鮮淡水送到香港。

一九六三年，當香港正被嚴重的亢旱烤得發昏，居民每四天只能有四小時的自來水供應時，香港當局又和中共取得每年供應一定數量淡水的新協議。

在此協議之下，「中共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每年供給香港一百五十億加侖的水。

到一九七五年，供水量增加爲二千四百億加侖。香港對每一千加侖的淡水，要付出一角五分五的人民幣。

一九六四年，乾旱再度侵襲香港，絕大多數的香港人度日極苦，在公共供水喉前排起長龍，以盛接一滴滴珍貴的淡水。

香港四面環海，島上沒有溪流、淡水湖和任何新鮮淡水的天然資源，在長期乾燥的氣候籠罩下，供水問題日形嚴重。

大量造蓄水池

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以來，大批的難民逃到香港追尋自由，使得缺水問題的嚴重性又加深了一層。

一九六二年時，天氣乾旱再加上大批湧到的難民潮使香港陷入難以解決的情況。當局只得更加速進行更多蓄水池的建造計劃了。

一座巨大蓄水池於一九六八年完工，可儲藏三百七十億加侖淡水。

建海水化淡廠

此外，當局也從一九七一年起，開始成立一座由海水中去除鹽份變成淡水的實驗廠。



香港薄扶林水塘

一九七二年初，香港政府已決定興建一座單一目標，每天生產四千萬加侖海水淡化廠。這座耗資四億六千萬港幣（合九千二百萬美元）的海水淡化廠將於今年九月全面開工，部份資金得自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目前，這座廠的四個部門已經每天可產二千七百萬加侖淡水了。

整個東南亞地區都在飽受亢旱之苦，香港政府已下令每天供水十小時。

中共大陸雖然今年初也經歷了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最慘重的乾旱，但還是爲了貪賺一點錢，限制人民用水繼續供應給香港淡水。

負責調配淡水供應的陶嘉說，由於香港目前十七個蓄水池只賸下三百億零三千四百萬加侖淡水，所以只得再實行新的限水了。去年的同一時間，香港總蓄水量是五百二十六億九千八百萬加侖。

香港皇家氣象台發言人表示，這次旱災是十四年來一月到六月期最嚴重的一次，更是一百二十八年來，一月到四月期間最慘的一回。

渴望風暴來臨

香港居民今年較有準備，儲水器的容量大至可容納一星期用水，所以沒有以往那種瘋狂搶水的現象。

現在，香港的淡水不供給私人游泳池及展示用的噴泉，也通令各政府部門除非在必要時，不得用水洗車。

香港的旅館聯誼會也要求旅客提出在使用後立即關好水龍頭的保證，且不得用口湊著龍頭漱口刷牙，洗澡也由盆浴改爲淋浴沖凉。

到餐廳用膳時，除非是開口「叫水」，否則不供應白開水。

香港四百五十萬居民，平均每天要消耗二億四千萬加侖淡水。現在居民們正盼望著一個新形成的颱風趕快光臨香江，這個熱帶風暴在香港以南二百四十英里處，渴望她能帶來充足的甘霖，結束旱災。

（譯自美聯社特稿）

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

除了從政外，王雲五對於文化的光大，知識的遞嬗最大的貢獻便是在五十餘年前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這劃時代的成就，早以風行國內外，運用最廣者，爲台灣省戶口人名卡片，公私營企業的管理，書籍字典的索引，美國哈佛大學漢文書名片，日本出版的漢和大辭典索引。

什麼是「四角號碼檢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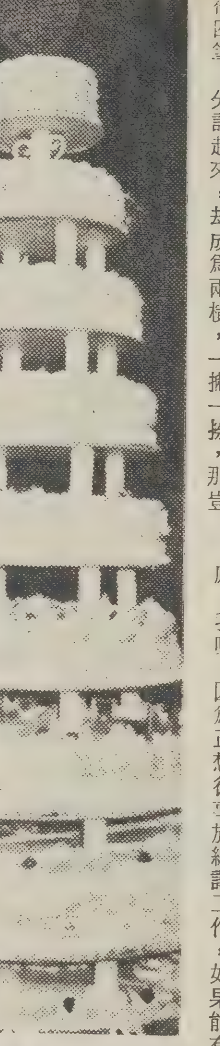
胡適之先生有一首詠歌，即可望文生義：「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

王雲五係自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窮三年之時，經研究比較，加上現代科學方法，才發現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其間經過兩次改訂，使之更爲簡便。

王雲五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經過，可是饒富趣味。

民國十四年三月某天，對於鑽研號碼檢字法的王雲五，忽然在飯桌上得到靈感，於是依此推演，而發明了揚名中外的檢字法。

根據王雲五的叙述指出，「我方在吃飯時，忽然想起，平時我們計算字的筆劃，係將各種筆劃一起算，字的筆劃的種類很多，假使分別計算，則每字可有幾種的筆劃數量，例如『天』字合計起來共得四筆，分計起來，却成爲兩橫，一撇一捺，那豈不是有三個單位的數嗎？我想到這裏，不覺把桌子一拍，大笑起人，家人見此情形，不知就裏，竟以爲我要發狂；殊不知我的新檢字法就在這個時候開端了」。



王雲五先生切開九層高大蛋糕

與商印務書館命運息息相關

在王雲五一生中，跟他發生最密切關係的是商務印書館。

王雲五今年正逢九秩華誕，而商務印書館歷史則八十有一；當雲五先生於民國十年中秋初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長（總編輯）之時，年方三十四歲，至今已五十六年之久。

雲五先生在談到他進入商務印書館的情形時曾說：「當我正爲小規模的公民書局主編公民叢書的時候，突然有人推薦我爲全國最大出版家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所長。給我推薦的人是我十幾年前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的一位卓越學生胡適之。」

胡適將雲五推薦給時任該館編譯所所長的高夢旦先生。

對於這一段情形，雲五先生在「岫廬八十自述」一文中，亦會有描述：「高先生於我向無一面之雅，對於我的著譯，據後來對我說，雖畧曾寓目，以多係外文譯成中文，他既不懂外文，也就無從判別優劣。可是一經適之推薦，便毫不遲疑的鄭重考慮。我呢？因爲正想從事於編譯工作，如果能有一個大規模的出版家讓我發展，那是無所用其客氣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種特性，對於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責任，祗要與我的興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嘗試。」

自此雲五先生便與商務印書館命運息息相關了。在不足一個世紀中，商務印書館曾歷經四次重大危機，每次均有陷於倒閉的可能。均經雲五先生一一克服，使該館再臻復興。

由於雲五先生的苦心擘劃，除了使商務印書館再三渡過危機外，且每次均造成刼後再度繁榮之旺盛景象。

雲五先生對於改革，一向致力最大。在他担任公職時，若干改革方案，均係經他手而制訂，對於商務印書館館務亦是如此。

例如民國五十三年，他重主商務印書館時，發現該館不僅現金短缺，且已向銀行透支相當數目。這時他又發現館內人事費用，遠大於其它同業，於是毅然將薪給核減，最高級者核減最多。在如此開源節流情形下，卒使在台之商務印書館重光放芒。

王雲五生活中充滿趣談，他本身更是個幽默，風趣絕頂的人。

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秘書李觀高先生，就曾耳聞過以下兩件趣事。

民國四十三年某日，王雲五與若干國大代表在一起餐叙時，會提到台北市政府在前一年贈送敬老禮品給王雲五時，上書雲五先生的年齡是七十二歲，實則是年王雲五只有六十六歲，使雲五先生受之頗有愧色。

恰當此時，胡適博士轉送了一把原子梳給王雲五，一向幽默的胡適，附了一首詩，幽了他老師一默。

詩曰：「去年七十二，今年六十七，白頭王老師，明年髮全黑。」

是屆國民大會開會，王雲五曾意氣飛揚的表示，在國大主席團中，有五代同堂情形，即王雲五、胡適之、羅家倫、馬星野、徐鍾珮華。

按王雲五係胡適之的老師，而胡適之又是羅家倫老師依此類推，王雲五先生可說是輩份最高者。

老而彌堅·生趣盎然

王雲五的曲折生活歷程

李哲夫

王雲五先生由五金學徒出身，自修英文，讀完大英百科全書，當過大學教授，是胡適先生的老師。他沒有學過政治、法律、財政與教育，但他二十三歲時，就做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總統府秘書，而後兩任行政院副院長、一任考試院副院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而迄今的總統府資政。他一生無黨無派，雖爲官廿年，但一點官味都沒有。

岫廬老人王雲五是位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能人奇士，他生於民前二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年，在陰曆的干支上，稱爲戊子年，其時中國積弱已深，國勢岌岌可危。

誠如他在八十自述一書中所述：「我適於是年出生，可謂與憂患並來，加以個人少時體弱多病，家境又不很佳，稍長出而處世，亦時遭逆境，往往福禍並至，挫折不少。假使不是我習於處逆境，倘能艱苦掙扎，則不僅憂能傷人，影響健康；及今八十之年，倘頑健不讓中年者，與其謂得自先天，毋寧說由於後天，所謂吃得苦中苦，固不敢以人上人自期，至少可藉自強不息，而保持積極與愉快；至積極與愉快之結果，便是堅強的體魄所由產生。」

十四歲入五金店當學徒

王雲五幼時家庭境况並不好，十四歲時，便被送入五金店當學徒，晚間則讀英文。

對於這一時期的生活，他曾有過生動的描述：「……我不能否認店中人認爲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喜歡讀書，儘管坐在店堂中靜候顧客來臨，我總是一卷在手。有時看得入神，在顧客所需要時，因我未加注意，往往疏於招待，以致惹起老板不滿。因此縱然我的珠算熟練還不能彌補缺點，使我不能成爲一個優良的學徒。」

在做學徒，店員時，他白天爲工作忙碌，晚間則在一位吳姓教員那兒學英文。由於學生人數高達一、二百人，不坐在前面幾排，根本聽不到老師的聲音，因此當時的王雲五，經常趕早到校，以搶坐前面的「包廂」，比之今日的中小學生，不知要辛苦多少。

他是位求知慾甚高的人，在十八歲至廿歲的三年間，他已細心讀完三十五鉅冊的大英百科全書。

他一生生活淡甯靜，服膺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眞理。這裏還有個有趣的揷曲，在他唸英文夜校時，某次兩位年長的同學，連驅帶哄的把他帶到「書寓」（相當於今日的妓院）中去，這時有兩個滿面笑容，妖嬈女子相迎。這種情况，眞把初出茅廬的王雲五先生窘住了。

這晚回去較晚，雲五又怕又驚，於是情急編了一個理由搪塞，說是因在路隨意小解，被巡捕房捉去了。說了謊後，他愈覺內心不安，於是在幾天後，便向父母「自首」，結果兩老原諒了他。

王雲五一生無黨無派，却在政海中服務將近廿年，在爲官之時，他從不逢迎，推拖，守舊，怕事，更不會對下屬作威作福，一點官味都沒有。這亦是源於「但求無愧我心」這句銘言。

他亦是位公私分明的人，在他担任政府公職，照例有一輛轎車代步，他除了因公務需要使用一下外，別的時候從不輕易使用，他的夫人要想搭便車亦不行。當時尙有三輪車，他的夫人，只好以此代步。於此可見恬淡，甯靜之處。

以實際經驗敎導學生

王雲五本身並無一張冠冕堂皇的學校證件。僅在八十二歲時，得到韓國建國大學贈予的一個「榮譽博士」頭銜。

但是他在國內，却有「博士之父」之稱。

王雲五先生自民國四十三年起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任教。在四十五年至五十三年之間，接受他論文指導而獲得博士學位的前後共有九人，因而得到上列雅譽。

王雲五在政大博士班兩門課：「現代公務管理」和「現代行政問題研究」。在博士班開：「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

王雲五有一次曾對學生說：「以我的學歷來說，實在不好意思上講堂授課，但以我所累積的經驗及好學的精神來說，則指導你們將不成問題。」

他的學生，對他是景仰有加。

王雲五教學，從不用塡鴨式。每一次上課，他都不站在講台上，而指定一位同學主講並發表個人的看法，再由王雲五每位同學儘量批評發問，最後由他作總評，由主講同學寫報告。

雲南出現獨立王國

秦明

來自大陸的消息：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中共雲南省委及昆明市委和昆明共軍，聯名召開了有一百一十多萬人參加的「全省廣播大會」，公審他們的「階級敵人」在雲南的代理人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滇共揚言這是他們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粉碎反革命集團的「誓師大會」和「總動員大會」。

「大會」的主會場設在昆明東風體育館，僅昆明一地，便另設有一百九十八個分會場，同時還用廣播綫接連了全省的共黨地、州、市、縣委，和共軍團以上單位。

滇共頭目包括其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昆明部隊第一政治委員」安平生，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昆明部隊司令員」王必成等在內，都出席了大會。

共青團書記死反共

大會的主持人是昆明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王士超。下午兩點鐘，被批鬥的「人大常務委員」、「共青團雲南省委書記」朱克家，和另兩名江派頭目黃兆其、劉殷農被押進會場，接受「控訴」和「揭發批判」。

批鬥大會給他們的主要罪狀有：(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大搞三箭齊發，放火燒荒，大揪「復辟勢力」及「現代大儒」；(二)把黑手伸向黨「政」、「軍」的一系列要害部門，和工交、財貿、宣傳、文教等系統，在暗地裏拚湊帮派，建立奪權的根據地；(三)制定了一套對外有組織，對內有帮規，軍內軍外相結合，雙管齊下的策畧。

大會揭發朱克家等不但在去年緊鑼密鼓同「四人帮」遙相呼應，同其帮兄弟加緊聯繫，向江青等人送材料、打報告、告狀，組織了一批大小頭目、核心骨幹份子、情報員、連絡員以及文班子和武班子，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跟周派鬥，而且在江青集團垮台以後，還緊緊抱住這具屍體，站在江青集團的立場上，與周派爲敵，極力反對以華國鋒爲首的共黨中央，他們加緊串連，訂立攻守同盟，預謀頑抗，甚至想孤注一擲。

計劃整垮共產黨

最後在大會上講話的是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昆明部隊副司令員」張銓秀，他說共青團雲南省書記朱克家是「地主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典型代表，又是國民黨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張某又說，雲南省是江青集團嚴密控制和嚴重破壞的地區之一，以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爲頭子的一個帮派體系，就是江青培植的。他們人數不多，但是能量很大，江青之所以能把雲南搞的這麼亂，破壞的這麼嚴重，就是靠着這個帮派勢力，他們還把手插進了共軍，公然說「要把槍桿子掌握在造反派手裏」，他們的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

有秘密活動的據點

批鬥大會又揭發：「以朱克家爲首的帮派，在雲南上下掛勾，左右聯絡，四處設點，八方串連，形成一股同省委和各級黨委相對立的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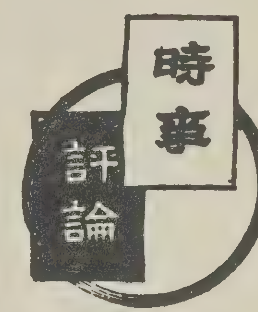
他們「上與『四人帮』及其黑據點掛勾搭綫，把『四人帮』作爲他們的主子和靠山，下與各部門和地區的帮派組織串通一氣」。「他們有頭目，有高參，有核心人物，有基本主張，有搞輿論的文班子，有搞『打砸搶』的武班子，有情報組織，有秘密活動的據點」。「他們的基本隊伍有的是新老反革命分子，有的是唯權是奪、利慾薰心的所謂先進分子，有的是出賣靈槐的無恥文人，和賣身投靠的所謂老幹部」。

批鬥大會並形容朱克家等人會經「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把一些野心勃勃、投機鑽營、伸手要官、唯權是奪的人拉入(共)黨內，塞進各級領導班子，竊取了一些單位部門，特別是要害部門的部分領導權，這些部門，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出點子，洩機密，當參謀，開綠燈，裏通外國，積極支撐帮派活動。

他們絕不是一般的山頭、宗派，而是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

從批鬥「四人帮」演變到黨團大火併，可以看出烏合之眾的中共賊團，在權位分贓不勻的形勢發展下，狗咬狗骨的生死鬥爭，猶在高潮迭起！





官小教師的安排問題

徐達文

張貼標語 保金飯碗

最近，因爲教育當局發表有關未來強迫官校教師的退休措施，而引起了這些一向自恃擁有「金飯碗」的教師的強烈反應。他們爲了確保這個「金飯碗」不被打破，爲了確保這個「優官差」不被撤除，在所謂「保障教師權益」及「維護專業尊嚴」的名義下，舉行了緊急大會，商談了救亡對策，張貼了抗議標語，表明了強硬態度。這些官校教師的做法，以他們的處境及立場而言，倒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政府的政策及措施來說，同樣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希望對方能採取一種協商的辦法，去尋找求同存異的途徑，以防止這次事件，造成有損香港教育前途，有害香港學生利益，有違港府教育政策的嚴重效果。

縮班減校．超額教師

由於香港政府對因縮班減校而出現的超額教師，採取相應的如下措施：一、調任政府部門的其他職位；二、申請退休；三、強迫退休；四、認爲有資格可以繼續任教者，可以根據實際需求，在官校留教。教育當局表明必須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是爲了保障政府在官立小學超額教師薪金方面的支出，不會造成浪費現象，以確保公幣在公眾利益的合理使用。

在官立小學的減少，而導致官小教師超額的實際情況下，港府採取這種措施，無疑有其客觀的因素及迫不得已的苦衷。而港府採取這種措施的同時，所提供的四條途徑的選擇，不能不說是港府的用心良苦和用意良善。因爲這無可否認地包含當局對受超額影響的教師，一種照顧及體察。

爲人師表．三省三思

雖然這種照顧體察，未必十全十美，但也不能看作爲政府對這些教師的推卸責任，正如人們不能將此看作爲政府對出現官小空置的責任推卸一樣。我們認爲，若干地區的官小出現空置，並不是單純在於人口分佈情況有變化及當時興建官校計劃不當而成，官小教師以此作爲指責政府處理不當的藉口，難免有卸責的成份。凡事要推己及人，尤其是「爲人師表」者，更應有「三省」及「三思」的品格，責人嚴責己寬，似乎不是一種「三省」態度和「三思」行爲。做成官小學位過剩及官小學校空置的重原原因之一，是官立小學本身在教學方法，教學成績，社會聲譽等方面的未如人望，致長期形成學位的供過於求的浪費現象。這種現象，也和若干官校教師過去自以爲保有「金飯碗」職業的態度分不開。因爲這種態度，形成了某些教師的馬虎塞責的工作作風，從而損害了官校應有的校譽。社會人士對香港學校的選擇，確對官校作出了成績的判定。

現在有些官校教師指責政府對官校興建計劃的不當，這也是一種偏見。因爲這些官校的興建，通常比鄰近的津貼或私立的學校爲時尙早，何以這些非官立小學不僅沒有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反而長期產生求過於供的現象。這種強烈的對比，說明了待遇及設備等方面都比優勢的官校，顯然有其人爲造成的責任。某些官校教師的得過且過的教學態度，不但違反了教師的專業尊嚴，也加速了官校的衰退。因此，官校教師在指責教育當局的同時，更應有作出職業檢討及專業反省的必要。

處理措施．合理解決

有關官校教師對港府的處理措施，也相應提出了四項解決方案。對這些方案的看法，我們仍有保留的態度。因爲這有恰當或不當的成份。所謂恰當的成份，是方案提出調整目前官立小學每班人數四十五人的學生過多現象，使班級數目增加；教師與班級的比率，恢復過去的小學一比一點三的比率，使教師數目增多。這個權宜辦法，無疑可容納超額師資。

但提出將縮班官立小學，改爲官立中學的收容納過剩官小教師的提案，似乎並不合理。

因爲這種超額教師的全部升級制，而毫不顧及教師的水準，這變相降低官立中學的教育質量，其對香港教育前途的危害，更甚於這些超額教師的職業轉變或個人利益。

在處理官小超額教師的問題上，教育當局和教師方面都存在客觀的困難，我們希望這種困難能在協商原則上，求得合理的解決，以便被某些一向以反教育當局爲主要目的的人士所利用，致將這個問題複雜化。

何受苦的故事。

我所屬部隊的「官兵」每次開飯時，總會有成羣的小孩和老人聚集在四周，等候吃些殘羹冷飯，這種情形使我感到難過，加強了我投奔自由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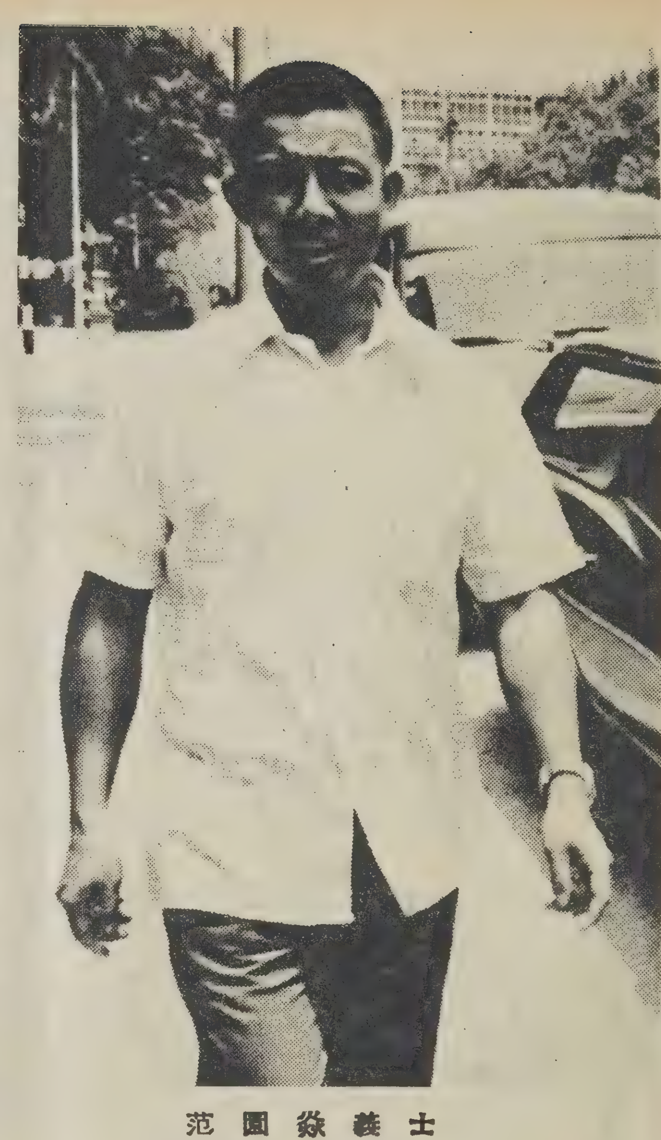
空軍是中共軍隊的精銳，的確受到特權待遇，空軍人員的糧食超過他們的需要。

我們的伙夫同志把所有的剩菜剩飯，裝在幾個桶裏，小孩子、老人和婦女會搶去吃。有時，我們用剩菜飯餵營區裏養的猪，小孩子甚至搶餵猪的東西吃。在飯店裏，也有這種老少等吃剩菜飯的情形。我曾經在湖南的衡陽，和一些小城，多次親眼看到這種情形。

因爲是夏天，我們又派駐在南方（福建省），我們空軍有西瓜可吃。小孩子總是聚在一起，等着我們丟西瓜皮，他們把整個西瓜皮吃掉。

大陸上的老百姓，從事生產的工人或農人，一個月可以配到三十一斤米，住在城裏的人，每個月可以配到二十一斤米。這是不夠的，尤其是那些很少吃到、或吃不到肉或動物脂肪的人。

我不確知，但是據我推測，由於許多省份發生旱災及水災，大陸上可能發生新的糧荒。空軍飛行員肉的配給減少，可能就是一個證據。除了「黨」和「政府」的「官員」外，飛行員分配到的糧食最多最好，可是，肉的配給最近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從每天一斤，減到每天三兩。中共沒有說明減少配給的理由。



范園焱義士

我曾親眼看到，並且多次聽我以前的同事談到，老百姓沒得吃，賣兒賣女換糧票的情形很多，有的只是把子女送人，好讓孩子們可以吃飽。

由於「自由市場」日益普遍，有些家庭有足夠的東西可吃，甚至超過需要，因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產生了一些「富人」。

中共無法控制工人農民

許多工人和農人逃離工作崗位，而去從事中共無法控制或消滅的「自由市場」。他們向「公社」裏的農人買私藏的米和肉，然後把這些糧食賣給城裏有錢但沒有足夠糧食的人。

這些年來，一直有黑市交易，但是，毛澤東死後，及「四人帮」被整肅以後，黑市交易更爲普遍。

華國鋒領導的北平政權，似乎太忙於奪權，以致無法像毛澤東一樣「有效地控制人民」。

我已寫信給準備下月訪問北平的美國國務卿萬斯。我知道，我投奔自由之後，我一定會被列爲「黑五類」。「我的太太一定會失去小學教員的工作，她和我的三個孩子（最大的十三歲）都會受苦。

「黑五類」的家庭一定會吃苦頭，這五類是以前的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以及「壞份子」。

我已要求萬斯，請求北平當局讓我的太太和孩子到台灣來與我團聚。我這封信寄給了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大使館已證實收到此信，但是，它沒有說如何處理。

我的太太事先不知道我投奔自由的計劃。她和孩子是無辜的，他們不應該爲我而受苦。

儘管美國國務院最近宣佈，它無意介入我投奔自由之事，然而，我相信，萬斯先生可能帮助我把我的家人接出來，或者，至少阻止共黨讓他們吃苦頭。我之所以這樣相信，是因爲我聽說美國總統一直在許多國家中推廣人權運動。

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給我的四千兩黃金，如果將黃金賣給政府，這批黃金的價值在六十萬到八十萬美元之間。我知道現在我有一大筆錢，但是，我眞的沒有多少時間常去想它。

我決定的，只是參加中華民國的空軍行列。我也不打算到任何其他國家定居。

許多人仍處於半飢餓狀態
大陸人民的悲慘生活

范園焱

本文是駕機投奔自由義士范園焱接受合衆國際社獨家訪問，對記者所發表的中共統治下大陸眞實現象。指出當前華國鋒的施政是違反毛澤東思想，而其政策的多變，使人民無所適從。特別是大部份人民吃不飽，普遍對共黨已失去信心。在三年大飢荒時，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老百姓沒得吃，迫得賣兒鬻女換取糧票。

華國鋒違反毛澤東遺教

目前北平政權正在推行一種政策，中國大陸上的人民都知道這種政策完全違反毛澤東「革命遺教」。

我感到很驚訝，中國大陸外的人對於中國大陸人民在共黨統治下過的「悲慘生活」竟然知道的那麼少。北平政權的政策經常急劇地改變，使得人民無所適從。現在，當地人民正被教導要在他們工作的任何方面增加生產。新的口號是鼓吹生產大躍進。

中國大陸人民都記得，過去在毛澤東統治下，以及後來在以毛婆江青爲首的四人帮得勢時，「生產第一」的理論」曾被譴責爲「通往資本主義之路」。

過去此一政策曾有過改變，但是大部份的時間，上級都要我們把革命和階級鬥爭置於生產之上，生產只是第二優先而已。

在我所上的最後一次政治課中，「政委」表示，這種想法不再是正確的。就我所知，所有工廠都已奉命定下新的生產目標，並努力達成這些目標。

在上海，工廠裏的工人現在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以上來生產貨品，而花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及「遺教」的時間則愈來愈少。

在被詢及毛澤東「遺教」時，「政委」們將會告訴他們，過去「革命」與「階級鬥爭」被置於生產之上，是因爲毛澤東「遺教」被「歪曲」的結果。

接替毛澤東成爲「黨主席」的中共「總理」華國鋒，已透過報紙及政治課向人民宣布，他有一項「三年生產計劃」正在實施。

他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在第一年見到「初步成果」，而在三年期滿時見到「大成就」。

同樣的政策也正在軍中施行，軍方的「司令員」一向最重視「革命」活動，但是現在却盡其所能地在改變此一態度。

我過去所屬的中共空軍單位的「政工人員」會向他們宣讀北平政權的聲明說，唯有透過生產才能促進「革命」。

這些「政委」非常明白，過去他們曾作過相反的教導。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每一個人最近在每一次會議中都奉命要做某種「自我批判」，以及承認我們過去爲甚麼相信革命比生產和加強軍事訓練更重要。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齣鬧劇。但是我們大家都必須說一些諸如「我們笨而愚蠢，被人帶到錯誤方面，現在我們知道錯了，我們必須糾正自己」之類的話。

我從前的同志當中有些人被認爲自我批判做得不夠好，因而丟掉職位，被送到農場工作。

大陸人民吃不飽對共黨喪失信心

由於過去幾天來在向歡迎我的人及政府高級官員所作的簡報中談了太多的話，我的喉嚨現在感到酸痛。爲我治療的醫生發現我對於現代醫學知識了解太少，因爲我在中國大陸時都是接受中藥治療，極少用到西藥。

我相信，由於人民對共黨喪失信心，而且生活悲慘，大部份的人都吃不飽，因此中共的政策不可能順利推行。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國大陸上確曾發生過極嚴重的糧食短缺，許多人因營養不良死亡。中國大陸上現在仍有糧食短缺的現象，程度相當嚴重，許多人仍處於半飢餓狀態。

我從前的同事每次結束回家假歸營時，都會帶回來一些有關他們的親友如



蘇聯於一九五〇年代，所建造的超音速噴射戰鬥機，其航速超過音速一．一倍以上。

這一型的飛機，目前蘇聯較常用的是米格二一、二三。止建造，蘇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已停

但在中蘇共關係惡化之前，米格十九飛機，由蘇聯軍援中共，而且中共也開始仿造，成爲目前中共空軍戰鬥主力。

中共仿造的米格十九，係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正式生產，並定名爲「F——6型戰鬥機」，由於其製造地點在東北瀋陽，這一型的飛機，也稀做「瀋陽F——6」。

米格十九型戰鬥機的性能，是目前中共所有軍機中，性能相當不錯的一型，性能和我國空軍現在使用的F——100及F——5E，十分相近，但戰鬥力較弱。

米格十九，還曾是中共援助巴基斯坦，坦桑尼亞的飛機，這兩個國家，都曾購買這一型戰鬥機。

米格十九，是單座戰鬥機，機身全長四十三英呎十九英吋，兩翼伸展長度爲三十二英呎八英吋，機尾離地面高度爲二十二英呎。

機身動力，設有二座渦輪引擎，每一座動力爲六一七〇磅，並設有助飛系統，米格十九的最高航速是每小時九八〇英哩，穩行速度在空中爲一四八五英呎，全機載重量一三六〇〇磅。

米格十九飛機，巡航高度爲四萬英呎，其爬升速則爲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二英呎，速度十分驚人。

該種機型機尾並附有阻風傘，其傘面較大，但傘繩甚短，易於控制後的停機煞車。

米格十九戰鬥機，載有空對地飛彈，並裝備有空對空火箭，且有兩門機關砲和掃射機關槍。

米格十九型的資料，我國十分清楚，但這次由范園焱駕駛來歸的這架飛機，還是十分珍貴的實體資料。

這也是過去五次，反共義士駕機來歸中，唯一的一架米格十九。

中共目前，也使用米格二一，但米格十九，仍是中共空軍的戰鬥主力，獲得這架飛機，對了解中共飛機構造，仍是不可多得的寶貴物品。

中共空軍與米格十九型機

朱武

目前中共空軍和防空兵力共有三十七萬人，分五十個戰鬥機團，擁有各種飛機三千六百架，但眞正具有戰鬥力的只有三、五百架。中共空軍大多使用已經落後的米格十五，十七，十九型機，加上空軍人員訓練不良，裝配落伍，政治鬥爭等因素，使所謂「人民空軍」成爲一隻不堪一擊的紙老虎。米格十九型機原是蘇聯設計建造，自中蘇共分裂後，中共便在瀋陽仿造。雖然米格十九已經落後，但由於裝備齊全，成爲中共空軍的主力。范園焱駕駛投奔自由的米格十九機，對了解中共飛機性能構造，提供具體珍貴資料。

七月七日「七七」抗戰四十周年紀念的下午二時十二分，中共空軍獨立偵照第二團中隊長范園焱義士，駕駛一架米格十九型戰鬥偵察機降落自由中國台南空軍基地，完成投奔自由的義舉，諺云「一葉知秋」，由此可知中共氣數將盡，八億大陸同胞終將重見自由。

飛機三千六百架 兵力三十七萬人

在數字上看，中共空軍聲勢不凡，空軍和防空部隊兵力共有三十七萬人，擁有各型飛機三千六百架；實際上那只是一堆破銅爛鐵，眞正可以拿出來亮相的不過三、五百架而已。加上這支空中武力迄仍停留在戰術空軍形態，而無戰略攻擊能力；同時人員訓練不良，裝配落伍，政治鬥爭形勢兇險，這些因素使得「人民空軍」成爲一隻不堪一擊的紙老虎。

中共空軍隸屬於中共「國防部」，現任空軍司令員爲張廷發。其兵力按軍區劃分，再分成軍，軍以下轄三個飛行師，目前中共空軍擁有二十五個飛行師的兵力。飛行師下轄三個團，每團有三個大隊，每大隊轄三個中隊，每中隊轄三個分隊。中共空軍各軍，分駐北平、瀋陽、濟南、南京、福州、武漢、成都、昆明和蘭州等軍區，新疆、內蒙和西藏則直屬空軍司令部，另有配備。

五十個戰鬥機團 使用落後米格機

現在中共空軍飛行部隊共擁有五十個戰鬥機團，全部使用已經落後的米格十五、十七和十九等型機，只有少數可以勉強担任作戰任務的米格二十一型機。另有二十個戰術攻擊轟炸機團，使用破舊不堪的伊留申二十八型攻擊轟炸機。此外，還有一些偵察機團、運輸機師、搜救機大隊和直昇機大隊等，大多數都是使用陳舊的機種。

MIG——19農夫式噴射戰鬥機，中共空軍稱爲F——6型截擊機，是共軍飛行部隊的標準裝備，共軍的偵察部隊和北平的防空部隊，都是使用這種不符國際水準的飛機。這種雙噴射引擎的全天候攔截戰鬥機是由蘇聯飛機設計小組米高揚和格利維奇所研究發展成功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一次試飛成功，曾在一萬呎空中創下時速九百五十哩的紀錄。一九五五年正式編入蘇聯空軍服役，時因韓戰已結束，該型機戰鬥性能未能參加公開考驗。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蘇聯空軍節的公開表演中，米格十九第一次亮相，以五機飛形編隊掠過莫斯科紅場上空，還有一架作單機特技表演。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中共建軍節中，該型機曾掠過北平上空，證實已被中共空軍所採用。

米格十九的眞正作戰能力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才被世人所獲悉，當時十二架中共空軍米格十九型機，在金門北部圍頭附近上空與國軍空軍四架軍刀機發生遭遇戰，結果被國軍空軍健兒胡世霖和石貝波各擊落一架；這是米格十九型機第一次在空戰中被擊落的紀錄。

蘇設計米架十九 中共在瀋陽仿造

米格十九，屬於短程戰術性戰鬥機，其本身作戰半徑較小，但起飛時間甚速，係一種防衛庇的戰鬥機。

米格十九的原型號名，是「米格十九SF，係



范園焱義士投奔自由駕駛的米格十九機

中國大陸或太平洋之日陸海軍採取積極行動。待至美軍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後一日，才向日宣戰，並於後二日（八月八日）間始以一百五十八萬大軍進佔我東北。於是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將「刼收」之日軍全部裝備，蘇聯軍大量自携裝備，以及美國支蘇抗德而尚堆積於海參威及沿西伯利亞鐵路若干大站之美造裝備，轉交共軍，除裝備早已進入東北之林彪部外，並迅速自旅順與大連二港渡海運至山東半島，裝備其他地區之共軍野戰軍，並由蘇軍幹部趕緊訓練，而發展至一百萬人。計：東北野戰軍（林彪）三十萬。華北野戰軍（聶榮臻）十萬。中原野戰軍（劉伯承）二十萬。華東野戰軍（陳毅）二十萬。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二十萬。

蘇聯為了及時奪取我國東北，並以其自携及鹵獲軍品（包括機、艦、械、彈、油、糧、以及被服裝具）支援共軍，自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以來，即開始由東歐方面抽調兵力，增強遠東。並於四月六日通告日本廢除日蘇中立條約。五月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蘇聯對遠東方面兵力的增強，更趨積極，利用鐵公路日夜不斷地運輸，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估計蘇聯在遠東方面兵力為：兵員：一百三十萬人。飛機：五千六百架。戰車：三千輛。並仍在繼續增強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將第一枚原子彈，投擲於日本的廣島之後，蘇聯於八月七日乘機對日本宣戰。八月八日，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後貝加爾方面軍，第一遠東方面軍及第二遠東方面軍，共轄七十二個步兵師，兩個裝甲師，六個騎兵師，六個步兵旅。三個方面軍編成十個軍團（野戰軍）暨三個獨立軍，合計一百五十八萬人，火炮二萬六千一百三十七門，戰車五千五百五十六輛，戰鬥機一千四百四十架，在瓦西列夫斯元帥指揮之下，分由西北（外蒙古），東北（黑龍江以北）及東北（烏蘇里江以東）三個方向，越過中蘇邊境，進入我國東北。

當時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軍「關東軍」兵力，為廿四個師團，九個混成旅團，實際戰力僅約為八個師團，合計七十四萬餘人（約為蘇軍之半數，其中許多還是後動人員與非日籍之被強征服役者），火炮三千七百〇四門（約為蘇軍八分之一弱），戰車六百輛（約為蘇軍九分之一弱），戰鬥機二百三十架（約為蘇軍六分之一弱），由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將軍指揮，其戰力遠較蘇軍為劣勢。

同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發佈日本投降公告，其時蘇軍已奪取了我國東北大部地區，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將軍迫不得已，乃於八月十七日，電請蘇聯遠東軍總司令停止作戰行動。蘇軍遠東軍總司令瓦西列夫斯基元帥接到日本請求後，於同日發佈聲明，建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飭令所屬日軍於八月二十日十二時起，停止作戰行動，並放下武器待俘。只要日軍開始繳械，蘇軍就立即停止戰鬥，蘇聯第一遠東方面軍偵察台，於八月十七日十七時，收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向其所屬部隊，下達之有關投降及停止作戰之命令。但一直到九月初，日軍抵抗才全部停止。在這一作戰中，日軍的關東軍有五十九萬餘人被俘，其餘均陣亡或失蹤。蘇軍鹵獲日本關東軍全部武器裝備及所有廠庫物資。

其時，共軍林彪之部隊，已竄入東北，散居各地，其指揮所駐於哈爾濱之東北離邊境不遠之佳木斯。蘇軍乃將鹵獲自日軍之軍品武器全部轉「贈」，其中包括蘇軍自携之部份裝備及美軍援蘇之部份裝備。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形成拱抱渤海灣口的南北兩臂。當時共黨乘我大部國軍均在大陸西南隅之際，集中當地人力與騾馬大車，到山東半島，接轉蘇聯軍自其侵佔之遼東半島，利用旅順與大連二港海運過來的大量裝備。因而共軍之戰力在數月之間增強到了擁有最新裝備一百萬之兵力！這難道還能稱作如像他們在江西井崗山或延安時期的「小米加步槍」嗎？在中日戰爭接近末期之時，我領袖預判日本投降只是時間而已，所可慮者實為蘇聯之野心與共軍之作亂也。所以我方正向美方提出要求，並得同意於日本投降之日，即以空運支援我十八個師及早進入東北。不意日本投降不久，美空軍人員亦紛紛返國復員，當時我大部份部隊尚在大陸西南與西北地區，離東北遙遠，初尚擬以長江水運到上海，乘大船到旅順與大連上岸。却遭蘇聯軍阻撓，不讓國軍利用自己的海港進入我們自己的東北地區接收降軍與物資，共軍既已在蘇聯軍卵翼下先期控制了東北的戰略要點，當國軍自地面趕到東北時，在戰略態勢上當然已先居於不利的狀況了！加上國際間的力量，不斷地以停止美援，迫我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當時美國政府並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停戰事宜。民國卅五年一月七日，由政府代表張羣先生，共黨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馬歇爾將軍組成了三人小組，先後曾下達三次停戰令，並派遣三面代表之分組到各戰場監督，強行實施。我方因委曲求全，令國軍均絕對遵守，雖放棄有利態勢及將獲得的戰果，亦在所不計。共軍則不然，不僅不遵守停戰令，並乘機調整部署，改變其不利之態勢為有利，而美方非但不主持公道，反採無理之措施。例如：

一、第一次停戰令（民國卅五年一月十日下達）——共軍於三月十一日大量湧入東北，進攻長春，停戰令被破壞，國軍在東北之接收受阻。美國政府宣佈自同年八月至次年五月停止美援武器運華，並禁止賣任何武器與我，並禁止我現金採購，使我戰力與士氣大受影響，導致東北之軍事失利，並危及華北。

二、第二次停戰令（民國卅五年六月六日下達）——共軍乘機進攻青島與濟南，並完成對太原與大同之包圍，導致華北之軍事失利，並危全局。

三、第三次停戰令（民國卅五年十月五日下達）——共軍因其有利的態勢業經形成，周恩來乃拒絕美方繼續談判的誠意，乃放棄調停，於民國卅六年一月七日返美，以不了了之，共軍乃公開地全面叛亂。

當我領袖籲請美國杜魯門總統對我作道義支援，却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發表拒絕聲明。當時國內已由蘇聯及共黨的裏外挑撥，造成一種空氣，謂：「如蔣總統若不離職，則美援決不能通過！」並由國際間支援所謂「第三勢力」領袖為了促進內部團結，挽救危局，乃於民國卅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毅然決然地作第三次引退，全國軍民頓失領導中心。在李宗仁代理總統時，乃放共軍於三月渡過長江，終於長驅直入，並於五月二十五日陷上海。八月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十一月廣州撤退，中國大陸乃全部淪陷於赤色帝國主義的魔掌。

「小米加步槍」的「人海戰術」？

為何在抗戰勝利之後失掉大陸

蔣緯國

本文是節錄自蔣緯國先生為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四十週年而撰寫的「揭開共黨竊據大陸之謎」一文，原文萬餘字，因篇幅關係，特節錄該文的重要部份，標題是原文的小標題。

有許多人（包括軍中人士）說：「國軍在大陸勘亂戰役中，是被共軍用『小米加步槍』的『人海戰術』打敗的。」這對我們國軍將士，尤其是在勘亂戰役中殉國的先烈而言，實在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在北平逝世之後，共黨分化本黨陰謀活動，益加積極。同年七月，鮑羅廷分化本黨為左右兩派系，利用汪兆銘（號精衛），改組大本營（胡漢民代理大元帥）為國民政府（汪任主席），並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被刺，而汪在共黨包圍壓迫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迫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於同年九月離粵出國。

於是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汪之慣技，轉施於領袖與汪精衛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其顛覆本黨的陰謀，實無所不用其極。民國十五年一月，在二全大會中阻撓北伐。三月製造中山艦事件，陰謀刼持領袖，民國十六年三月，製造南京事件，破壞北伐，使北伐大業幾乎中挫。四月製造寧漢分裂，南京政府為淨化革命陣營，乃實施清共。七月武漢政府洞悉俄共及中共陰謀，乃實施清共，俄共因顛覆本黨之陰謀全部敗露，乃指示共黨公然實施武裝叛亂，自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先後實施南昌暴動（八月二日），兩湖秋收暴動（九月十二日），陝西渭南暴動（九月二十六日），海陸豐暴動（十月三十日），廣州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均經次第敉平，殘餘共軍乃盤踞湘贛邊境，利用井崗山之有利地形建立其蘇維埃政權及根據地，企圖相機擴張，以武力奪取政權。經五次圍勦後，逃抵陝北，殘部僅一萬二千人。其時，領袖已派軍圍勦。大軍正包圍延安共窠之際，不幸張學良與楊虎城被共黨利用，於民國十五年冬，乘領袖前往西安視察時，於十二月十二日刼持領袖。包圍延安之大軍不得不先轉向西安，以迫張楊釋我領袖。是為雙十二西安事變。

日本軍閥當時目睹我國軍民對領袖之愛戴與擁護，深懼若再假我以時日，謂我國在領袖英明領導之下建國建軍工作不數年，即可大有成就，則不僅侵略我國將成為不可能之事實，且其在我國已得之特權與勢力範圍也難以保持。因而積極挑釁，終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在蘆溝橋事件中，揭開了八年長期戰爭的序幕。

俄共自從共軍殘部被包圍於陝北一隅之後，為了解救殘共被殲的危機，以及實現其顛覆中國，赤化世界的陰謀，非常希望中日之間能爆發一次較長的戰爭，好使共軍乘機壯大。乘人之難，奪人之果，這是共黨一向的慣用戰略。俄兵就是利用帝俄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內顧的機會，並乘其民主人士立足未穩，即刼取了革命的成果，共產黨徒們當然會記取這一經驗，因而指示中共黨僉接受政府下列四個條件：

（一）遵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在中國所設特區），改為地方政府。

民國廿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將軍着手收編共軍。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政府提出貫徹上述四個條件的諾言。而俄共也於我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個月，也就是民國二十六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與我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立即生效。除予我共值三億美元以上的軍品外，並派部份空軍來華助陣。其所以如此做的主要原因，在期望我國不要中途與日本妥協，以利其顛覆中國陰謀之實施。當時我政府並非不知，而是大敵當前，不得不加利用。只要保得國家不被強日滅亡，以後才有機會勦共。

民國廿六年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說：「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共軍根據其指示，抗日只是一個用以爭取生存的藉口，乘機壯大自己是其眞意。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曾經不時乘日軍之攻勢，攻擊國軍後方及側衛方面，鹵獲國軍武器裝備，擴大其根據地，以資壯大。蘇聯利用英美之無知與天眞，以向日軍後方發起攻勢，換取英美之援助以抗戰希特勒之侵略攻勢。但蘇軍迄至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前三天，並未向

日動程。算一算，我在美國已白白等了半個月，把難得的假期浪費一半了。

在紐約，我第一個要找的朋友是李勇先生，他在世界日報做事，但要找他可不容易，他整天在外邊跑，我沒有他家的電話號碼，只好打電話到世界日報碰彩。

我告訴他，外子和報社裏一班同事都很關心他的生活，近來大家都很少接到他的信，看來他的工作一定十分忙碌。

見過李先生後，對他的生活也了解了。每天早上六點他便要出門上班，自己開車到火車站，坐一小時火車，然後轉乘地下鐵路車到唐人街，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時間在三個小時以上，上八小時班就等於十一小時了。

圓覺寺的一場法事

李勇先生在美國生活雖然很安定，精神上却仍有未滿足的地方。他太太在一個大機構裏做事，待遇相等於博士學位專家的薪酬，還給她解決了居住問題，在柏文裏有一個寬敞的居住單位，比在香港住得好。孩子在附近學校念書，太太上班只走五分鐘的路，比較不方便是他，他本來已經很忙，每天還要花三小時在交通上，便使他忙上加忙——他的精神苦惱是工作不及在香港時候暢快。

言談之間我發覺他仍時刻懷念着萬人大家庭，他忘不了這裏反共的同志，熱心的讀者，更忘不了和左仔、噎子短兵相接的鬥爭；在美國，他有孤掌難鳴之感。

外子常常提起李先生，認爲他們的合作天衣無縫，就可惜他有那麼大的家累，借箸代謀，也認爲他到美國去是最佳選擇。雖然外子本身最不願意到美國定居，有過好幾家中文報紙要聘請他去主持，他連考慮都不考慮便推辭了。他認爲，在美國華人社會那麼一個小圈子裏，他不可能發生作用；但在美國也需要一些堅強的文化鬥士，李勇先生這種人比較他適合得多。

新聞以外

中影的外景隊赴美，眞可謂一波三折，雖說「鐵定」十六號飛洛杉磯，但十六號那天，和丁導演通了電話，再一次失望，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他們又把行期延遲到十八號。相信丁導演對他們一改再改的行期，會比我還要焦急得多。

十八日晚上，由張法鶴經理率領的一行二十餘眾的中影隊伍，終於從台灣到達洛杉磯。他們所携的器材、行李等等，大大的超重了，有一千多磅。也許，他們的未能如期成行，和這個也不無關係。

丁導演接了他們飛機，還在荷里活酒店安頓了他們。丁導演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行裝甫卸，十多小時航程的疲累還沒恢復，就由張經理和丁導演率領了全體工作人員，在洛杉磯的圓覺寺爲亡兒孝昌做了一場盛大的法事，由美西佛教會主持人釋文珠大法師主理。

我對釋文珠特別有印象，因爲在一九五九年她會把她的一本著作「生命之光」送給外子，當時我對佛教的認識很膚淺，讀完她這本書，茅塞頓開，由此領悟到佛教博愛精神的偉大。對釋文珠大法師的敬慕，也油然而生。雖然和大法師一直緣慳一面，心裏時時渴望有機會認識她，萬想不到丁導演會在美國爲亡兒舉行了這一場法事，更想不到主持這場法事的，正是我多年來所景仰的釋文珠。

這一切，我相信並非巧合，而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們有緣。爲了這事，我非常感動，覺得丁導演處處爲人設想，確是萬二分週到。

中影隊伍浩浩蕩蕩

事後，我曉得二十多位工作人員，爲了這場法事，連睡眠時間也被剝奪了，大家整天在佛寺裏虔誠地跪下祈禱。

十九日晚上，法事正進行之際，丁導演在電話中把情形告訴我。我拿着聽筒，呆如木鷄，太感動了，使我不由自主地吊下兩行熱淚，無法對他們說出內心謝意。

他們定二十日晚上飛北加羅連納州，二十一日早上便可到達多咸（Durham）。我和女兒孝晶廿一日清晨赶到多咸照應他們，由徐教授夫婦開車載我們到機場接中影隊伍。徐教授任教於多咸的刁奇大學土木工程系。

多咸機場平時本來一片寧靜，今天特別熱鬧起來。來了一團黃種人，且携帶那麼笨重的器材和行李，這場面相信從來沒有過。

丁導演領隊兼指揮，忙得不可開交，但他處理事情總是井井有條。我和張法鶴經理第一次見面，他給我的印象是溫文有禮、和藹可親；丁導演告訴我，他而且學貫中西呢。

隨隊而來的重要演員有盧燕，她本來在洛杉磯，是從洛杉磯隨來的；賈思樂在香港已認識，見面時很熟落，來一個「嗨」的美式招呼；恬妞小妹妹和她的媽媽朱太太，還有魏蘇先生、伍克定先生，他們都在「永恆的愛」片中担任重要角色。

一位叫齊偉的年輕伙子，是從台灣到紐約唸戲劇的，中影公司特別邀他帮忙，助導及傳譯。還有兩位年青的外國朋友，他們是大衛和阿朗，也是在紐約念電影戲劇的，剛拿到碩士學位。他們工作勤懇而認眞，雖然和其他工作人員言語隔閡，但相處得很好，非常合作，眞難以令人置信，大概是工作興趣把他們結合起來了。

三位中美青年，跟隨着鍾副導演從紐約赶來，安排酒店住宿和交通工具。其他十多位工作人員分別担任攝影、燈光、化妝、劇務、會計等，在丁導演介紹下，我跟他們都認識了。

兩部小型卡車，一部房車由徐教授開着自己的車子領路，浩浩蕩蕩開到多咸城的Romanda Inn酒店安頓下來。

盧燕女士在片中飾演我的角色，特地把我請到她的房間去，要對我有較深刻的認識。雖然昨晚她沒有睡眠，在極度疲累下，還是盡量爭取時間，找機會多和我接觸。盧燕女士是個很有修養的演員，談吐溫雅，沒有電影圈子裏一般演員的俗氣，我衷心喜歡她。

（未完）

「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

我在美國參加了中影隊伍（一）

萬人傑夫人

老萬按：本文是內子何智明叙述「永不死亡的愛」（電影易名「永恒的愛」）在美國開拍的情形。這部至情至聖的影片，是中影破例到外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二三十人的外景隊，耗資巨大。大導演丁善璽對這部影片充滿信心，這是他多時來的心願，有機會表現他眞正的才華，不是單拍「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一類戰爭片；也能宣揚人類的愛。他要把「永恒的愛」拍成一部受國際注意的影片。

真人真事的電影

爲了把外子的一本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大導演丁善璽伉儷蒞臨寒舍多次，從他們的談話及送給我的照片中，知道他們曾特地爲了此事到美國北加維連納州的首邑拉利去過，還作了一次廣泛的訪問。那本小書裏面提及的人物，他差不多一一探望過，還替幾位拍了照片。

在他作出這次訪問前，沒驚動我們寫介紹信等等，卻能憑一本沒有地址的小書，找到所有的這些人，我佩服丁導演的魄力，眞了不起，也表現了他要拍這部電影的誠意。

他說，到拉利跑了一趟，交涉了學校、醫院都答應讓他實地拍攝，才敢到香港來跟外子切實地談「版權」問題。

這本小書和外子的其他作品不同，裏面涉及的是我們親愛的孩子的事跡，書也不是賣錢的，當然不需要版權費。他們談好將來在收益上撥出若干，充實「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我覺得是很好的主意。

過了幾個月，事情沒有下文。外子認爲不容易通過中影當局，因爲那時候中影正熱中於拍攝「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一類片子，「永不死亡的愛」沒有這種「意識」，要花那麼多錢，老遠跑到美國去拍，值得不值得？恐怕丁導演雖然有此興趣，中影當局可不會同意——而專程到美國實地拍這部片子，也只有中影才有此財力，商營影片公司，不會冒這麼大風險。

我們幾乎已淡忘這事。一天晚上，丁導演伉儷又到舍下報了一個喜訊：中影已決定開拍「永不死亡的愛」，原則上一切求其眞實，打算派一個二十多人的外景隊到美國去，正在進行辦簽證手續。

他提出一個建議，要我們夫婦倆也參加他們的行列，俾在拍攝的進行中，作爲一個「顧問」，其中有許多細節，是小書中忽畧了的，如果拍成電影，就不可以那麼簡畧。這主意是不錯，但我知道外子不可能離開香港這麼久，每一天，他把大部分時間處理萬人日報的事務，我曾勸他不要太省錢，該多僱用一兩位人員帮忙，不要把自己捱得那麼苦。他認爲不是省錢的問題，而是由別人去辦，就不是萬人日報了。我常笑他作繭自縛，如果不是辦了一個報，大可以多到許多地方玩。

他不能去，只好由我單獨跟他們去，丁導演很客氣，第二天就把支票送來作爲飛機票的代價，我也向公司遞了假單，請一個月假。

浪費了半個月時間

中影外景隊原定五月卅日動程赴美，臨時因簽證問題改期。我本擬與他們同行，因早已向公司請了假，且訂好了六月一日的機位，只好先行一步，約好在波士頓等候。

丁導演在四月中旬已先行赴美，分別到洛杉磯、紐約、北加羅連納州等地，進行商洽場地、聘請演員等，他答應到時和我聯絡。

可是我到達波士頓後，等了十多天還沒獲得他的消息，心裏很焦急，就慮出了毛病，受到阻障。

每次打電話到費城丁導演府上，都說他到別處去了，眞怕這次到美白跑一遭，有負中影公司對我的熱情關懷，而我對他們工作上一點帮助也沒有。

六月十一日，女兒和女婿開車和我到費城去，一來觀光，二來希望見到丁導演。不巧得很，丁導演不在費城，往洛杉磯去了。幸好丁太太給我留下洛杉磯的電話號碼，以便聯絡。

從費城回到波士頓，途中經過紐約，紐約有很多老朋友，難得有機會叙舊，我想一一去看看他們。我在紐約留下來，女兒兩口子則返回波士頓，他們都趕着要上班呢。

十二日晚上，我打了兩次電話到洛杉磯，還是找不着丁導演。紐約和洛杉磯的時間相差三小時，在當晚，我非找着他不可，不敢睡覺，等着他的電話。

屋子裏只有我一個人，陪伴着我的只有滴答的鐘聲，一分一秒的消逝，屋子裏一片死寂，這樣的枯候，最使人難過。

好容易熬到淸晨四點，相等於洛杉磯一點，這時無論如何他該已回家了。果然，電話鈴响，我欣喜聽到丁導演的聲音。他興奮的告訴我，中影外景隊全體工作人員和演員的入境證已簽發，決定十六

每週評論

矮鄧復出大陸更無安定可言

關於矮鄧復出重任要職，相信中共中央已作出決定。七月十九日起的三天中，北平貼出大字報透露：鄧小平去年四月初被撤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共軍總參謀長等四個黨政軍頭銜已全部恢復。

鄧二次再起，有些人必是「歡欣鼓舞，樂不可支」。其中如「狗眼看人低」的花生佬卡達和他的國務卿萬斯，自然高興之極，認爲他們和中共的「正常化」，必可向前推進一大步。再如日本商人也很高興，認爲鄧出中共政權必可「安定團結」下來。那麼有大筆生意可作，豈不是可以大賺其錢？至於一些反毛不反共的連夢中都希望「溫和派」上台的周鄧餘孽，更是劏雞拜菩薩，飲得一杯落，慶祝他們的「老頭子」東山再起，自己覺得臉上有光。其實，他們這種人，中共也知道是投機份子，到北平能見到廖承志，烏蘭夫已經算是祖宗三代積德了，矮鄧是他們見不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鄧小平復出如果認爲對中共局勢有「穩定」作用，那是絕對不可靠的。其理由有三：

一、十一年來，鄧兩次失勢，兩次復出，而第二次復出是在毛畢命及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被捕之後。鄧此次復出，雖然並不順利，但以華國鋒爲主的阻力並不大，而支持他「東山再起」的官僚集團和槍桿子勢力的來勢却非常之猛。在這樣情況下，矮鄧之復出是「光榮」的，矮子必利用小恩小惠拉攏下級幹部和工農羣眾，在「鄧小平路綫」受到「擁護」後，遂步取消毛澤東那一套，進而對毛鞭屍。

二、矮鄧安排對毛鞭屍，華國鋒供着的護身符「你辦事，我放心」也就成了廢紙。此外，矮鄧即或地位比華低一級——黨副主席，「政府」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共軍總參謀長，然因鄧在中共歷史久資望深，加上多數人恨毛，自會把鄧視爲「英雄」，而華却死抱毛的牌位不放，並堅持說毛「偉大」，相形之下華已佔了下風。

此外，鄧一旦上台後，無論是在共黨政軍那個方面，比較而言自是支持他的多，這些人當然也就反對毛「二世」華國鋒。

三、鄧「一朝權在手」，不只是「便把令來行」，而是「先把仇來報」。矮鄧最恨的除元兇禍首老毛和「吃碗面翻碗底」的華某外，當然是「革命小將」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然凡屬「造反」上來的頭頭，即或在一九七二年左右未在「批判極左思潮」中被鬥垮，也在四人帮失勢後，在甚麼代理人、黑手、黑爪牙等罪名下在「揭批查」中被揪了出來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但更被矮鄧之流黑帮份子痛恨的則是「四野」出身的迄未垮台的林彪的殘渣餘孽。如蘭州韓先楚，廣州孔石泉以及廣州部隊，瀋陽部隊許許多多的幹部，矮鄧如果將來有足夠的力量，他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鄧小平鞭毛之屍，可能在「人心大快」之中遭到大陸內部和國際間共黨乞兒（靠伸手求援過日子）的反對。此外，壓華國鋒相整「四野」份子也同時進行，那就等於是打擊面過寬，這有毛的信徒，華的黨羽以及「四野」份子這三股力量合流，共同與鄧小平一派進行鬥爭。即或鄧已不垮台，但共區無「安定團結」可言則是可以肯定的。再說，鄧小平已七四高齡，同時中共內部算得上是他的眞正親信並不多，所以，認爲鄧有實力，上台後必成爲「穩定」力量，那純粹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事實根本不符。

七月十五日起，共區由北平到地方，包括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省級黨委第一書記，一連四五天不見露面，可能在北平開會。

但大陸種種跡象都顯示，中共上層仍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也就是說放鄧出籠仍有阻力，那麼，他復出後更不會風平浪靜了。把「安定」的希望放在鄧身上，管保落空。

（七月二十一日午夜脫稿。）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七月廿八日出版 NO.509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9

矮鄧復出大陸更無安定可言

為何在抗戰勝利以後失掉大陸

中共空軍與米格十九型機

大陸生產與勞動力的對立

官小教師的安排問題

王雲五的曲折生活歷程

大陸人民的悲慘生活

甘尼廸女兒私生活放浪形駭



活在夢裡！

嚴以敬作

山水五福星 推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槐苑鳴琴 回文

封淑英

陰陰綠苑槐涼沁。細細風迎一徑臨。
禽囀曼聲天發籟。水流清韻玉鳴琴。
尋幽獨去時花賞。遣興閒來好句吟。
深處心燈明照道。林泉嘯傲自懷琛。

回讀：

琛懷自傲嘯泉林。道照明燈心處深。
吟句好來閒興遣。賞花時去獨幽尋。
琴鳴玉韻清流水。籟發天聲曼囀禽。
臨徑一迎風細細。沁涼槐苑綠陰陰。

讀封淑英大家新詞賦此博

余少颿

[illegible]

蘇世傑文書法展

[illegible]

江城子 丁巳元夕

[illegible]明

二分烟雨八分晴。水初平，木棉縈。
[illegible]
一箋，枝上下，繫金鈴。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幾度，當日事，也成空。
留華來去太匆匆。繞珍叢。覓前蹤。
待得芳我，容易又殘紅。人替花愁花未肯，隨亂絮，舞東風。

前調

陳襄陵

同心結帶繫連環。展花牆。閉花關。
燕子愁人，輕去又輕還。斯守山盟猶記否，應爲我，一憑欄。
別來春事久闌珊。認香瘢。惜華鬟。
咫尺天涯，燈火翠微間。今夜團圓如鏡月，曾照見，舊朱顏。

前調

劉祖霞

[illegible]，自開窗。眺遠方。
只恨春來，濃霧便高張。欲眺神州終不見，山隱隱，水茫茫。
婆洲已倦到香江。志仍強。鬢添霜。
[illegible]好時光。怎敵故園春事共，花似錦，[illegible]。

前調 丁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休負却，花似錦，水瀠流。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俗客，誰省得，了塵緣。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倦時文會偶疏慵。月相逢。氣交融。
[illegible]色好，調畫筆，快吟風。

前調

蘇樹聲

百花如錦柳如絲。發華滋。鬥芳菲。
萬樹千林，綠瘦襯紅肥。極目烟光無限好，山淡冶，水漣漪。
踏青斜日詠而歸。步遲遲。笑開眉。
曲奏陽春，聲響遏雲飛。古調歌來誰與聽，思濁世，識真稀。

前調 遊海洋公園

顧植槐

在茫蕪處築樓閣。翠微間。水雲灣。
鳥語林梢，萬卉木開殘。鐵索凌空垂小艇，供旅客，賞遊玩。
海洋三館倚高山。任躋攀。美魚同。
拍岸驚濤，海豹企鷺班。海上猶豚能演戲，邊教導，勝人頑。

前調

[illegible]慶

[illegible]
不免，燈下覬，幾時重。
傷春中酒一般同。怪游驄。負嬌紅。
[illegible]
一葦，窮瀚海，覓萍蹤。

前題

[illegible]

初昇旭日綺霞明。曉風清。透窗櫺。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人

[illegible]
麗地，夜濤起，打孤城。
啼鵑猶是怨無情。淚紅凝。訴平生。
[illegible]

集中營（新生公學），共產黨沒有宣佈我犯的是什麼罪，也沒有定我的刑期，我只是莫名其妙地進去，只知乖乖地「勞動改造」「交待問題」，從來不知道何日能「交待」得清楚，何時才能離開集中營？二十二個月就這樣過去了，忽然有一天集合宣佈，於是我又莫名其妙地被放出來了。集中營中的「同窗」，都是不知所以然地被關進去的，其中還有許多是當年「民航」公司投共的職員。

想當年他們投共刧收了民航公司在香港的財產帶回廣州，共黨打鑼打鼓地在街頭扭秧歌，歡迎他們「回歸」，曾幾何時，他們也遭遇了與我同樣的命運。

我不是一個學者、專家，我只是一個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現在安定地從事小商業的普通人，這是我對共產黨的一點小體驗，提供予自由世界的人們參考，希望大家認清共產黨的眞面目，珍惜自由可貴。

讀者　黃不撓（七月七日）

華國鋒挖矮鄧牆脚 拉攏萬里整宋佩璋 萬將步喬冠華後塵

編輯先生：

華國鋒集團對地方問題，實行大刀闊斧。最近調動十三個省委第一書記，固然是爲了在地方上樹立自己權威，但也藉此調動，削弱地方的獨立王國勢力。華國鋒爲了達到此一目的，不惜「以夷制夷」，起用非文革系走資派，甚至對表面上是同志，暗地裏死對頭的鄧小平的心腹，加官升爵，替華做開路先鋒。

當華國鋒把鄧小平心腹萬里外調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許多人以爲鄧小平出山爲時不遠了。唱此論調的表表者是明報社評主筆，斯人說，上家已埋位，下家快要出來。他把鄧萬喻爲橋牌的搭檔，用肯定口吻說鄧小平不久便會復出。其實，華國鋒叫萬里埋位，未必一定要鄧小平湊腳。香港人打麻雀，最吊癮是三缺一，華鄧之間，正是如此。即使華國鋒要拉鄧小平湊腳，鄧小平因講數唔掂，未必肯埋位；或者鄧小平要埋位，提出條件過高，華國鋒唔肯制，阻止他埋位。看來，三缺一仍繼續下去。

華國鋒起用萬里，決不是厚愛鄧小平，而是活學活用毛澤東的摻沙子，挖牆腳，拉一派打一派的伎倆。無可否認，萬里是鄧小平心腹，他過去是隨着鄧小平浮沉而浮沉。但怎麼浮，也僅在北平當一名京官而已。而今，華國鋒却把他外放掌握一省的大權，這一肥缺，跟當京官是無法相比的，在權利與友情相較下，萬里自然會捨鄧追華了。一如周恩來的心腹喬冠華，在毛江的權利引誘下，背叛周恩來投向江青去，同一道理。還有，華國鋒叫萬里出任安徽的頭頭，不是寄人籬下，當一名有職無權受槍桿子威脅的職位，而是要萬里出面把黨軍大權集於一身的槍桿子宋佩璋搞垮，這一實際職權對萬里很具吸引力。宋佩璋垮台，萬里是名副其實的一省之霸，此是萬里寧叛恩師也要效忠對頭之因。

不過，萬里不要以爲得米，華國鋒此計，實是他一石二鳥之陰謀，一來可拆散鄧小平的檔攤，二來達到以毒攻毒，以走資派打倒走資派目的。以萬宋兩人對華的威脅，自然是後者較前者大，宋是槍桿子，萬是黨棍，華最害怕的是槍桿子，絕不會把黨棍放在眼內。萬里這條黨棍，即使能掌握黨軍之權，但缺乏地方潛勢力之支持，最終會栽在華之手上。

讀者　過河卒（七月十五日）

憤民大的反革命份子和情節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必須依法處理，我們一定要讓羣眾知道他們的罪行，引導羣眾進行討論並檢舉公審，達到打擊敵人教育羣眾目的。」

上述消息是由中共公開發表的，不但農民起來反抗，連中共幹部也如此，他們聯合公開反抗毛式人民公社制度，把生產制度回復私有形式。他們以不出勤，擴大自留地，鼓吹私有制，破壞公社生產的反抗形式，使農業生產量下降，甚至組織起來，採用暴力手段，對抗鎮壓他們的華幫爪牙，給華國鋒的大治論以致命重擊。

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多是由於民村經濟破產，加上天災人禍，農民無以為生，紛紛揭竿而起。目前中共也正走上這一條覆亡道路，全大陸的農村混亂，農民反抗，是中共紅朝走向敗亡的預兆。

讀者　坭土客

（七月十五日）

親共家庭支離破碎　同胞切莫重蹈覆轍

編輯先生：

我從十四歲開始，就直接、間接地接觸到共產黨。三十餘年來尤其是二十二個月的集中營生涯，從研讀共產黨祖宗的著作至當時各類政治運動的文件，對共產政權本質，已有相當體驗，現在就寫出來，希望提高大家的警覺。

抗戰時期我哥哥是個左傾青年，參加過共黨變相組織的「青抗會」，為廣東遂溪縣「青抗會」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由共黨安排在鄉間教書，名為發動羣眾「抗日」，實則為共黨宣傳，培植共黨勢力，為後來反抗國民政府作準備。他除了按照共黨旨意出力之外，並經常奉「組織」之命，回家索取錢粮接濟共黨活動；後只因無法長期如願，而為共黨所奚落。家兄對共黨的眞相洞悉頗深，多年以來埋沒着良心為其無恥陰謀宣傳吹捧，深感良心愧疚，遂脫離「組織」改而從商，但對當地共黨分子仍有濟助。一九四三年高雷地區共黨武裝頭目支仁山，因病長期住在家兄店舖，生活及醫藥費用全由家兄支付，然而事只隔半年餘，於一九四五年二月，支仁山親自帶兵包圍我村，擄走家兄，並主使黨徒採取最殘酷的刑罰用刀將家兄斬成肉塊，屍首不全，至今也找不到遺骸墳墓。這一殘暴屠殺的目的有二：一在使用欺騙伎倆之餘兼施恐怖手段，嚇唬當地青年及各地羣眾，使其俯首聽命，任其鞭策，以利共黨勢力之發展；二在對曾經洞悉共黨內情而想脫離「組織」的人，施以殘酷懲罰，以鞏固其組織。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竊奪了中國大陸，使我錦繡河山淪為今日滿目瘡痍的大地獄。我有一位叔輩黃麗元，曾長期在鄉間為共黨的地方組織秘密輸送錢粮，大陸淪共之初，還被譽為「開明」人士，被共黨容納在鄉村教書，當時他曾暗中自喜，以為他多年對共黨的恩惠，不致白費了吧？這場歡喜只是幾個月的短暫。一九五一年初，他忽然失蹤，家人查訪無着。事後，另一位從監獄中出來的讀書人，告訴他的妻子，他們已經在獄中「同窗」月餘了！不久後，據說黃麗元已從大陸最南端被押到最北方的黑龍江勞改營繼續勞改。他的兒子死了，妻子被迫改嫁了。另一位同村的知識青年黃國柱，也曾長期被重視為「開明」人士，土改時被鬥成殘廢，財產充公，全家掃地出門，他的妻子還被迫改嫁給他的男傭人。我另一位堂叔黃振東，是個農民，還是農會幹部，兒子當民兵，應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柱分子，只因為對共黨迫死村中一位經常為村民看病不收診金的醫生，及對我高年母親在病榻中被揪出來挑泥的行為表示義憤，結果活活的被共幹踢死，死後還要他的兒子咒罵他的屍體一番。

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我有位老師介紹了一位「前進」的詩人與我認識，他們經常灌輸我許多共產主義理論。我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及「論人民民主專政」二本小冊子，就是他從香港偷帶來廣州要我讀的，還要我讀後轉送朋友。我不太了解此詩人與共黨的關係，但廣東淪共之初，他還參加過共黨的接收工作，經常在報上發表左詩。可是一九五一年我被關進白鶴洞集中營（美其名是新生公學）時，原來這位「前進」詩人已是集中營早一屆的「學長」了。一九四八年，我讀廣州市立藝專的一位老師鄭光海，因他是我同鄉，接近也較多，我知道他經常秘密供給學生共產主義刊物閱讀，鼓勵學生參加當時共黨策動的「反飢餓」運動，據說，他不是共產黨員，而是附共黨派的「民革」分子，他還有一位同村親屬是共黨的高級幹部，湛江市淪共時，他參加了南下接收工作團，接收湛江市教育局，照常理，他應具有良好的政治背景，然而一九五一年初，只因對湛江教育工作提過一批評，結果成為湛江地區大屠殺的第一批寃鬼。

我與共產黨雖然有殺兄之仇，但由於在廣州讀書時，受左傾老師、同學的影響，對此深仇，似乎也漸漸遺忘了。一九四九年廣州淪共，我不知急速逃離竹幕，反而留在廣州投考共黨稅務機關當幹部，任勞任怨地為共黨榨取民脂民膏，從未敢有過半句怨言，乖順如馴羊般，而且當時我和許多思想單純的人們想法一樣，不管是何黨何派執掌政府，只要我依法守法，做個好公民，相信它也不會將我怎樣。然而我這種想法錯了，儘管我如此乖順，甚至當了它的稅務幹部，奉它的公，守它的法，可是我當了幾個月幹部，就經過了幾場政治鬥爭，首先是「審幹」，硬說我歷史不清，挖我的歷史；又要我交待已被殺的市藝專老師鄭光海的關係，控訴他的罪行。天啊！一個十九歲的學生，能交待出什麼歷史呢？鄭光海是個親共分子，硬要我控訴他的反共「罪行」，我又能如何控訴呢？結果被列為問題人委。不久「三反」運動來了，被人鬥了之後，又去鬥別人。「三反」未完全結束，我就被送到廣州郊區白鶴洞

中共已走上歷代王朝覆亡所經之路

農村混亂人民公社無政府狀態

幹部農民聯合起來反抗華政權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連續透露大陸農村的混亂局面，且把這種嚴重現象罪咎四人幫餘黨破壞所造成，作爲華帮地方上整肅四人帮的藉口。其實農村混亂現象並非始自四人帮，早在四人帮掌權前已發生了，不過當時沒有今天這麼嚴重。這種危機一直潛伏下來，待到今天的適當時機才爆發，像原子核的連鎖反應一樣，一發不可收拾，瞬即動搖整個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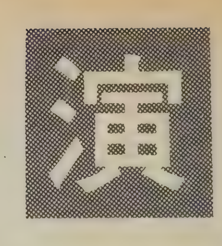
遠在毛澤東初創人民公社時，大陸農村已出現動盪不安局面，不過，它並不表現在農村農民的揭竿而起，因爲農民在強力的槍桿子面前，實在沒有這種可能，它是表現在農村經濟蕭條，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互相脫節，農業生產品日益下降，生產資料缺乏，農民生活日趨困苦。特別是農民對公社莫不關心，勞動積極性低落，雖出動而消極怠工。在農民的心理上，普遍認爲反正做多做少都是公家所有；何必賣力苦幹，到頭來還不是一樣吃不飽肚皮。這種消極反抗，對農村生產發展破壞力極大。

毛澤東強調中國農村個體經濟，使農民養成自私、散慢、懶惰的劣根性，必須首先把農村體制變更，由集體經濟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徹底拋棄個體經濟的劣根性。結果，農民的「劣根性」並沒有像毛澤東想像中的消除，相反的，隨着公社的集體經濟出現，連農民原在個體經濟中所沒有的劣根性，在公社中表露無遺，致使公社制度遭到徹底失敗，整個大陸農村陷入破產境地。其後經劉少奇的「三自一包」運動，才稍加改善，然而，文革運動一起，農村經濟又遭到嚴重破壞，生產幾乎陷入停頓狀態。四屆人大後，周鄧再行放寬自留地，才使農村生產得一喘息機會。然周死，鄧垮，農村經濟又再度進入蕭條之境。

大陸農村在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下，伴隨着嚴重的經濟破壞，農民已苦不堪言，只不過時機未到，暫時把反抗的火焰壓住。毛死四人帮垮，農民曾寄望華國鋒恢復劉少奇時代的生產制度，結果華國鋒仍然貫徹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政策，再加上天災人禍，四人帮餘黨的反抗，地方軍頭的袖手旁觀，給廣大農民一個解除束縛的時機。於是，隱藏在農民內心的反抗力量隨即爆發出來，大陸農村的動盪混亂，人民公社陷入無政府狀態，便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生的。

農村的反抗洪流，從大陸的每一個角落，冲向華帮集團，他們在戰慄發抖下只好借助「人民日報」進行壯胆，但也流露出其恐懼的垂死掙扎：「一些人民公社及生產大隊，對於糾正管理工作，進展太慢，例如天津某縣的人民公社，許多社員不上班，錯誤應用國家農植計劃。生產率過低及預算混亂。另一公社由於多年來遭受四人帮惡勢力的影响，不受指導方面的指揮而自行選種，及自行販賣產物。」

貴州電台則更指出，該省由於生產不足，糧食配給一直減少，農民大規模從事私人生產，進行貪污，偸盜及投機，其中一部份幹部受腐蝕墮落，允許農民瓜分屬於公社的田地。最近由河北調往貴州担任省委第一書記馬力說：「一些壞分子，包括少數國家幹部利用宗派和民族關係互相傾軋，有些人製造和散播反革命謠言，發展反革命組織甚至殺人放火，有些貪污腐化的幹部鼓吹分田刮單幹風，破壞集體經濟。」「至於少數人，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是嚴重的，他們棄農從商，單獨進行副業生產，熱衷追求小自由，與集體爭奪時間、人力、肥料等」。馬力並恐嚇說：「農業發展的資金和物資不能拿作別用，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必須嚴肅處理。貪污和盜竊的人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對民




蔡東方

曹操一生，從來不曾受到過如此大的挫敗。然而，他雖則心裏自己明白，咀裏却不服輸。他向人家說：「我不認爲撤退難以爲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說：「船是我自己燒的！」

周瑜劉備帶了孫劉聯軍，很快就趕到了江陵縣的外圍。聰明的曹仁，採取深溝高壘的戰術，避免與周劉較量短長。（孫權自己暫時留在柴桑口，不會來到赤壁烏林；其後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與江陵城下的周瑜東西策應。）

甘寧向周瑜獻計，襲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誘曹仁徐晃出擊。周瑜採納。就叫甘寧担負這一項任務。甘寧一去，就佔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來，把甘寧圍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給凌統，留在江陵城下，對曹仁監視；自己帶了那一半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圍解了，救出甘寧，也給了曹軍相當打擊。

劉備這時候與周瑜並肩作戰，熱心得很，他以左將軍之尊，不惜與士兵爲伍，「身在行間」。關張趙三人，更不用說，劉備到了那裏，他們也帶了兵在那裏。

周瑜與甘寧、凌統，等人所率領的孫軍，是紮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圍；劉備的軍隊是紮在江陵對岸的長江南岸，他的營壘成了一個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縣城的東北，油江口。）

孫劉聯軍與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總是佔不了上風，只有挨揍的份兒。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與徐晃等人及其部隊，都撤了回去。

孫權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程普已經於烏林勝利以後，被任命爲江夏太守。）

劉備曾經上表給漢獻帝，保荐了劉琦爲荊州刺史。（這個表，當然只是一種形式；漢獻帝是絕對看不到的，卽使看到，也必然交給曹操決定。曹操從建安元年起當了「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從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轉爲當了丞相。）

劉琦過了不久便病死了。劉琦的部下，與劉備自己的部下，公推劉備繼劉琦之任，爲荊州的長官，不稱荊州刺史，而稱荊州牧。這時候，劉備已經於劉琦病死以前，用劉琦的名義，替劉琦收降了屬於荊州的四個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劉備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餘的三個郡，長沙、桂陽、零陵，他委托了諸葛亮代管調配軍粮；他給諸葛亮的官位是「軍師中郎將」。名爲軍師，而不是參謀長，相當於後勤司令之類；中郎將的軍階也不是將官一級，而是介乎將軍與校官之間，介乎將與校尉之間的一級。）

劉備不僅有了四個郡的地盤，而且接受了廬江郡的曹軍將領雷緒的來歸。雷緒的部隊有幾萬人之多。

孫權見到劉備有地盤，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給了他。劉備是一個常常丟掉妻子的人，丟給了呂布，也丟給了曹操。甘夫人被趙雲救了，不會丟，在名義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於赤壁烏林之戰結束以後，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劉備作了孫權的妹夫以後，便親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蘇鎭江），算是謝謝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親戚，當然該見面會親。

劉備帶去一件見面禮：寫給漢獻帝的表；在這一件表裏，劉備推薦孫權爲徐州牧。於是，不必等待漢獻帝有甚麽回話，孫權便就了徐州牧之職。

（十八）孫夫人

孫劉聯軍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勝了曹操。一年又一個月以後，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把妹妹嫁給了劉備。

再過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劉備才往京縣（鎭江）拜訪孫權。這樣看來，劉備與孫夫人結婚的地方，不是演義所說在（鎭江的）甘露寺。事實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縣的繡林山

劉備與孫夫人，一爲英雄，一爲美人，本可以成爲圓滿的結合。雖則年齡有些懸殊，却並非克服不了的愛情障碍。

可惜，孫夫人個性太強，又極喜歡模仿男子，經常帶了一百多名武裝齊全的丫環在身邊，在閨房前後四周放哨站崗，使得劉備提心吊胆。

孫夫人不僅有武裝丫環，又有不少的男性衛隊，駐紮在公安縣。這衛隊的軍官與兵士，來自江東，與荊州本地的人民處得不好。（在言語上先就格格不入，飲食習慣也不相同。）因此，難免有打駡老百姓，或甚至超過了打駡等不愉快的事。

劉備對孫夫人原可以愛，而且很應該愛。有了那些武裝的丫環在閨房前後，甚至閨房之內，劉備對孫夫人就只有恐懼，而沒有愛了。加上那些目無紀律的孫夫人衛隊，橫行公安城內外，劉備的情緒就不僅是恐懼，而又免不了懷恨了。夫妻之間的維繫，有人以爲是錢。今日摩登小姐們所樂於互相炫耀的，是所謂長期飯票，是所謂薪俸袋原封交庫，是所謂掌握經濟大權。於是，當丈夫的淪爲農奴，而且暗中準備離婚。

新國



黃蓋並無火燒赤壁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黃蓋點齊了十艘大船，裝滿乾柴枯草，澆了油，蓋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蕩蕩，駛向北岸的烏林鎮，曹操的水陸大軍集合之處。

在十艘大船的後面，有幾隻小船跟著，以備黃蓋本人與放火的兵士於放火之後逃命。

黃蓋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頭，其餘九艘和小船，繼續跟進，駛到江的中心，黃蓋吩咐揚帆。大小船隻，都揚起了帆，速度加快。

這些船轉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陸部隊的屯聚所在，只差兩里左右的距離。黃蓋一聲令下，點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齊點火，燃燒枯柴干草；然後，擺好大船的舵，解開大小船隻之間的纜繩放走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黃蓋與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轉船頭，急駛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衝向烏林鎮河岸的曹軍兵船，兵船着了火，從一隻燒到另一隻，轉瞬之間，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樹林與帳棚，也大部分著了火，燒成一片。

曹軍想救火也來不及，紛紛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軍向江陵撤退。

紮在烏林鎮、長江邊的陸地上的曹軍，帳棚與相距不遠的烏黑一片的樹林，被燒成了火海。曹軍未死於疾病與瘟疫的，這一次又被燒死、殺死、擠死、踏死了極多。

這一個歷史上具有決定性的赤壁之戰，應該改稱為「烏林之戰」。在赤壁的兩軍相遇，只是一個序戰；在烏林的大燒大殺，才是決戰。

燒的是長江北岸的烏林，不是長江南岸的赤壁。後世的說書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與「火燒」兩字聯想在一起，以為赤壁之所以赤，由於火燒。其實，赤壁由於土質的關係，本來就是赤的，無待於火燒。倘若是因火燒而變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被燒成或燻成黑色而已，燒不赤。

而且，赤壁是南岸。曹軍的船與帳棚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黃蓋燒了，也解決不了問題。

孫劉聯軍在火燒烏林的那一天，並沒有「隔江觀火」，鼓掌大笑，或齊聲喝采。他們早就在黃蓋出發以前，全部準備完成；吃完了飯，穿紮了軍服披掛了箭囊等武器，手執長槍或大刀短劍，而且都登上了「蒙衝鬥艦」與大小快艇。

當曹軍在船中與帳棚中被燒得慌做一團之時，孫劉兩軍已經於殺聲震天之中來到。孫劉兩軍的將士，以必死的決心來與十倍左右的敵人死拚，以少抗多，以弱抗強，在大火濃烟的戰場裏面，獲得了全勝。

曹操下令給他的尚未被燒死或殺死的若干部隊，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謂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縣）。當時南郡的郡治，是：江陵縣，在長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帶了親信部隊，走在大軍的前面，算是替大軍開路，而實際上是搶先逃命。

他選擇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較的可以稱為「直綫」的一條路：經過華容縣城的所謂華容道。漢朝的華容縣城，在今天湖北監利縣的北邊偏西，上坊東村附近。（今日的湖南華容縣，與漢朝的華容縣毫無關係；它是三國時代吳國所創設的一個縣，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學無術的官僚改名華容。）

曹操為什麼要選擇這麼一條華容道呢？因為，他的船已經被燒掉了，不能夠溯江而上，由烏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孫劉聯軍的蒙衝鬥艦。

曹操可不可以由烏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經過今天的沔陽與潛江兩個縣城，到漢水的河邊呢？不可以！他沒有船，走到漢水河邊，有甚麼方法逃走？豈非自投絕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為江陵還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與一個可以防守有城牆的大城。

因此，他必須選擇華容道，雖則這華容道只是一條小路，不便行軍。路的兩旁，有數不清的湖沼與低窪的沮洳地。

這時候，偏偏老天爺又下了幾天雨，弄得小路上積滿了水。那小路本來就不是石頭鋪的（更不是瀝青水泥鋪的），是泥土鋪的！雨水泡鬆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腳踏下去，提不起來，寸步難行，後邊孫劉聯軍追得很緊。周瑜帶了兵在追；劉備也親自與關張趙三人帶了兵在追。

曹操在這華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陣，才想出一個辦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徵集草料，方法軟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後，這些兵士必須揹到華容道的路上，鋪路。果然，泥濘的路上有了草鋪在路面，人與馬都能夠走了。

然而，草鋪得慢，人馬走的多。有一段路是鋪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鋪，還有兵士在鋪。這些兵士，却都被蜂湧而來的人馬踏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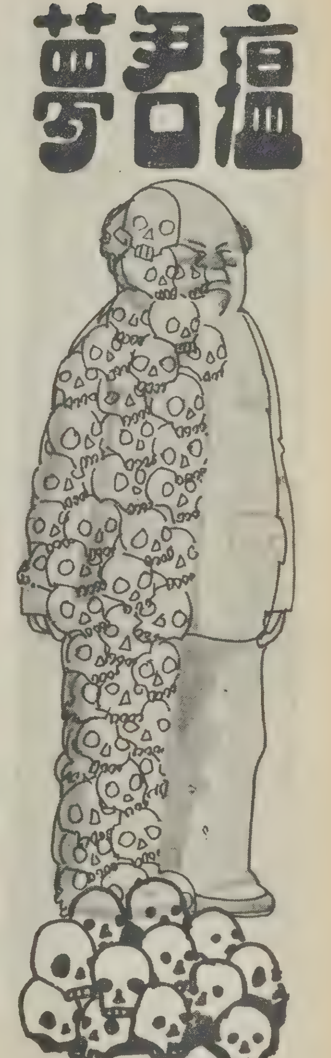
曹操帶了敗將殘兵，最後總算是到達了江陵縣。他略加佈置，留下堂兄弟曹仁與徐晃負責防守江陵，叫柴進守襄陽，自己一個溜烟回了許縣。

恩來了。」
毛澤東說道：「讓他幹了，周恩來聽話，我覺得指揮他比指揮少奇容易。」
活曹操問道：「外長呢？」
毛澤東說道：「現在還談不到外長，下面有副總理及四個主任。」
活曹操說道：「我想外長由周恩來兼。」
毛澤東問道：「爲什麽？」
活曹操說道：「周恩來兼任外長，可以要他專門去幹外交，一來是發揮他的所長，他能哭能笑，正好得其所哉，有了表演的機會，二來也免得他抓到太大的權力。」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道：「林老，你眞高明，佩服，佩服。」
活曹操再摸一把鬍子，說道：「因爲主席能納諫，所以我才可以進言，歷史上有了明君，才有賢相。」
毛澤東被活曹操一恭維，覺得渾身輕鬆，說道：「林老，還有四個副總理，你的意見怎樣？」
活曹操一看副總理是董必武兼任政治委員會主任，鼻子裏冷哼了一聲，說道：「董必武抬得這麽高，這個意見是誰簽的。」
毛澤東笑道：「是周恩來的意見。」
活曹操與董必武年齡相仿，兩人皆名列中共五老之內，但兩人從來是死對頭，董必武的人緣也不比活曹操好，幹部背後皆呼老狐狸，但老狐狸却不是活曹操對手，處處落下風，只因爲資格老，活曹操也無奈他何。
毛澤東當然曉得活曹操對老狐狸有意見，當時笑說道：「像董必武這種人，總要給他一個位置，副總理既沒有名，又沒有權，在周恩來手下更翻不出浪花，由他去了。」
活曹操見形勢已定，反對也反對不來，也只好算了。
再看第二副總理是陳雲，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當時無話可說，點頭表示同意。
下面第三副總理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竟是郭沫若，當時「啊了一聲，一連摸了兩把鬍子說道：「主席，這件事可是要認眞考慮。」
毛澤東問道：「怎麽樣？」
活曹操說道：「郭沫若人品太差，名譽太糟。」
毛澤東笑道：「不過，他的學問很好。」
活曹操說道：「主席可曾想到他在南昌起義敗後，跑去日本自動脫黨。」
毛澤東說道：「他現在不是黨員，他入黨還要申請。」
活曹操說道：「主席看過他寫的轟炸中來去，對蔣某人恭維備至。」
毛澤東笑道：「林老，這筆舊賬抄不清，我們所有領導人誰未喊過蔣委員長萬歲。」
活曹操忽然想起這句話撞了板，因爲毛澤東在重慶參政會大理堂振臂高呼蔣主席萬歲，全世界人皆共見共聞。當時趕快轉變話題說道：「郭沫若品行太差，到處搞女人。」
毛澤東哈哈大笑道：「林老，如果拿這個標準衡量，咱們黨內只有兩個品行端正的人，就是周恩來李富春。」
活曹操想想自己六十歲硬討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作「平妻」，再想想毛澤東一生，也不禁笑起來。
毛澤東說道：「林老，孔夫子都說食色性也，這是人之本能，周恩來與李富春也不是眞規矩，而且不敢，鄧穎超與蔡暢是兩隻母老虎，他兩人動動就沒有命。」
活曹操笑道：「其實主席不知道，兩人私底下也在活動，只是瞞得比較結實，不易爲人知道。」
毛澤東道：「遲早會出事，我眞替周恩來這條胳膊担心。」
活曹操問道：「第四副總理應該是個黨外人士。」
毛東東說道：「不錯，是黃炎培。」
一提起黃炎培，活曹操又哼了一聲，問道：「怎麽會找到老油條。」



這一交跌得重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經過七拼八湊，中共「政府」成立。「中共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六人，順次是朱德、宋慶齡、劉少奇、李濟琛、張瀾、高崗。下面還有五十六名委員，排第一的赫然是陳毅，第二是賀龍，外界便傳說陳毅只比高崗差一票，如果投高崗票，有一票寫了陳毅，則中共政權最後一名副主席便是陳毅。實則這是不諳內情的說法，中共政權「主席」、「副主席」名單事先印在一張選票上，只有單一候選人，選舉人投票又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在這種投票制度下，每人自然都得全票。

就當投票之前的半小時，毛澤東與沈鈞儒、張瀾、黃炎培，馬叙倫一羣老不死坐在懷仁堂一角談天，黃炎培又想拍馬博毛澤東一笑，故意問道：「停一時投票選國家主席選誰呀？」

其他幾個老不死聽了這句話，明白黃炎培的用意，都諂笑看毛澤東怎麽說。

誰知毛澤東不慌不忙說道：「選誰都好，只要別選西門大官人。」

此言一出，只有黃炎培一個人陪着乾笑，其他人都笑不出了。

稍遲，毛澤東起身去同別人周旋，張瀾悄悄向沈鈞儒說道：「衡老，毛先生今天出語太輕薄，非戴福之器，你們交情深，便中勸勸他。」

沈鈞儒嘆口氣道：「表老，潤之目前正在得意時，我的話他如何聽得進。」

馬叙倫徐徐嘆一口氣：「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信然。」

陳叔通忽然問道：「衡山，孫先生在南京臨時大總統職時，你記不記得了。」

沈鈞儒說道：「叔通，此事如在眼前，我怎會不記得。」

陳叔通說道：「當時你我都在場，那是什麽氣像，唉！歷史是不能重演的。」

「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選出後，毛澤東就提名林伯渠担任秘書長。林伯渠是湖南醴陵人，倒是老同盟會員，其兄林修梅更是國民黨忠實同志，中山先生開府廣州時，林修梅任湘軍旅長，曾在湖南獨立，响應中山先生，雖然其事未成，但深得中山先生器重，林修梅不幸身死，中山先生對其弟林伯渠乃特別照應。但林伯渠本是同盟會員，中途加入了共產黨，到了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林伯渠又隨眾加入國民黨。中山先生度量一向無所不包，並未因其反覆而見憎，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仍然提名林伯渠爲中央候補委員，與毛澤東，張國燾地位相等。

林伯渠在民國十六年清黨時，跑到海參威捱了一年苦，又輾轉去到江西蘇區，此時中共中央尚在上海，江西蘇區大權由毛澤東一手抓，林伯渠與毛澤東在廣州就有相當交情，此時刼後重逢，林伯渠看出大權握於毛澤東之手，就出全力拍毛澤東，爲之出謀劃策，勸毛澤東以湖南人爲基礎，建立領導核心，其中包括劉少奇、彭德懷，任弼時、滕代遠、譚震林、李富春、蔡暢。林伯渠便以湖南幫的軍師自居。

但中共高級頭目無論湖南人，非湖南人，對他皆無好感，背後皆喊，「活曹操」，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相信他，他就可以爲所欲爲。

投票後，未等開票，實在也不必開票，都知道選出了誰。毛澤東被擁上台接受歡呼，當日會議便算結束。

散會後，毛澤東把活曹操喊到家中，將「新政協」議定的「政府」人事提出與活曹操商量。

按照「新政協綱領」議定，中共「政府」設置一個「政務院」，「政務院」並不等於行政院，因爲行政院是責任內閣，「政務院」不是，「政務院」上邊還有一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只能執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所以中共政權的制度既非「總統制」亦非「內閣制」，只能說是「毛澤東制」，因爲毛澤東要抓權，不肯担任空頭「元首」，可是又不肯似美總統總攬一切政務，又覺得麻煩，乃想出了這樣一個怪的制度。

更怪的是在政務院下面，部之上，還有四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政治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監察，各委員會設立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並有秘書長一人，副秘書若干人，前面三個委員會各轄若干部，可以直接命令各部辦事，這種制度也是古之所無，今亦罕有。

毛澤東把這個綱領攤在桌子上，又把幾個大頭目簽註的人事，也放在桌子上，指給活曹操看，問道：「林老，你的意見怎樣？」

活曹操摸摸一撮五色鬍子，說道：「總理是周

黃鶴樓欣賞未來女壻

蔣慰仙獲知了這一消息，就非常的高興，並表示願意贈送一筆相當的旅費給宋子文，竭力催促他趕快啓程，以圖發展。但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宋子文的心却老是不死，他硬說「是捨不得盛七小姐」，大有非她莫娶之概！以致遲遲不肯離開武漢南下。儘管蔣慰仙的一再勸他，並且一再地敦促他早日赴粵，以免躭誤大好前程，終於敵不過盛七小姐的柔情，他賴在那兒，一再藉口身體不舒服，而暗地則與盛七小姐通聲氣。

經歷豐富的蔣慰仙，已看清楚了宋子文的痴情，和盛七小姐已到了難捨難分的程度，他才答應宋子文允爲出馬，替他去作媒。其時「漢冶萍公司」的主人盛宣懷已死去多年，一切都由他的大太太莊氏主持。莊氏明白了蔣慰仙的來意後，也覺得女大當嫁，如果有相當的對象，則可早締良緣，因而連忙表示：「好的！好的！但是我必須先看過，中意了再作決定吧。」蔣慰仙起初認爲這頭親事必可完滿，以宋子文的才貌，豈有失敗之理？因之，蔣慰仙便大胆地代他們決定晤面的時間和地點，以便盛老太太欣賞未來女壻的丰采。

大約過了兩天，蔣慰仙一方面叫宋子文一大早到了武昌黃鶴樓頭去等候，另一方面親自陪同盛老太太前往那裏，經過蔣慰仙介紹見面後，接談之下，盛老太太覺得非常滿意。不料蔣慰仙陪着盛太太返回家裏以後，把這件天大喜事告知她的妹妹莊三小姐）這個長舌婦一直作客盛家，盛老太太把她當作心腹，有如管家婆），並徵求她的意見。莊三小姐冷冷笑了一笑說：「別的都不用說吧，太保（盛宣懷的銜頭）的女兒，嫁給一個吹鼓手的兒子，豈不是一個大笑話嗎？」

莊三小姐破壞了好事

盛老太太還不怎樣明白她妹妹說話的意思，於是進一步地追問妹妹。莊三小姐便從正面向盛太太解釋道：「宋子文的父親名叫宋查禮，原是一個傳教士，許久以前就在武進、無錫一帶的街上傳教，他手裏經常提了風琴拉着拉着的，目的在吸引着過路的人去聽他講道理，所以，這些地方的人，把那班傳教士，稱爲吹鼓手」！原來莊三小姐是存心破壞宋、盛兩家的好事的，如果她想成全盛七小姐和宋子文的話，那末，她只要加上一句：「不過，宋子文的大姐宋藹齡已嫁給孔祥熙博士，二姐慶齡則嫁給孫中山先生。」這樣一來，情形完全改觀，盛老太太一定會滿心歡喜地答應這頭婚事的。由於當時的孔祥熙爲山西的大財主，孫中山先生更是創造民國的偉人。可是莊三小姐並未提及，而只是說了相反的一面，使到盛老太太爲着顧全盛家的體面，及盛太保身後的令譽起見，不僅是堅決地拒絕了這頭婚事；並且拍着台子大罵蔣慰仙：「你是盛家最親信的老人，實在不應該在太保死後來欺侮他！」

約好私奔借水上逃遁

蔣慰仙被盛老太太罵得無話可答，碰了一個大釘子！本來對宋子文也有點埋怨，但他畢竟是個忠厚人，反而送了三百光洋給宋子文，催促他快些離開，如果再待下去，就沒有面子了。可是情意綿綿的宋子文，顯然是初戀失敗，怎肯死了那條心？況且盛七小姐還沒有公開表示拒絕他，認爲事情尙有希望，乃籌劃好了川資，並把一切都弄妥之後，宋子文大胆地對盛七小姐說：「你如果是眞心的愛我，那末，你就不顧一切決定跟我跑吧！你不必把這份遺產看得太重了，我將來的財產也許比你所得的遺產會多上幾倍的。……」

盛七小姐聽了很相信，並且答應跟他私奔！兩人便進一步地商議準備逃走的計劃。首先要熟識地形，知道盛家有一扇後門很冷靜，晚上後門靠着河邊，便決定於深夜後，由宋子文租賃一隻小舟停泊在盛公館後門附近的河邊等候着。看見後門有一盞紅燈出現的時候，立卽將小舟靠上去，那便是盛七小姐由後門落船了。他們一切都商議好了，時間亦已約妥。到時候，宋子文眞的租了一隻小船划到盛家後門小河的對面，他眼睜睜地望了一整夜，始終不見盛七小姐出現。可是他想，大概是盛小姐不便脫身；加上自己又是近視眼，也許有些看不清，因之，又把那小船划攏一點，仍不灰心忍耐地繼續等下去，認爲終有一天成功的。

佳人失約覆水終難收

宋子文白天躲在那隻小船裏，不敢走出來，恐怕給熟人看見，只好託船伕替他買點麵包之類的食物充飢。但是到了晚上，他便爬出來坐在船頭，睜大眼睛對着盛家的後門，就這樣苦苦地一連望了三天三晚，却始終不見一個盛七小姐出來呢。因此，宋子文發愁了！他知道盛七小姐已變了心，無法挽回，於是聽了蔣慰仙的勸告，就悄悄地離開了武漢。

本來盛七小姐有決心跟宋子文走的，但當她正在收拾細軟時，忽然被阿姨莊三小姐發覺了。盛七小姐知道瞞不過她，乃把眞相全盤托出。莊三小姐立卽施行破壞手段，一方面用遺產來利誘她；另方面又用出去吃苦來恐嚇！使到年青的盛小姐打消了出奔的念頭。後來宋子文到了廣州，孫中山先生給他五萬銀洋辦中央銀行，辦得非常出色，自此，宋子文的地方也就步步高升了。至北伐成功，國府奠都南京，宋子文已是財政部長。到了上海，盛七小姐想再跟他去交談，終於嘗了宋子文的閉門羹，直到宋子文和張樂怡女士結婚以後，盛七小姐才放棄這一念頭呢。這就是一個女子未能把握時機，而讓它輕輕溜走了，以致抱恨終身，其實，自己的命運應該由自己掌握而不可聽人擺佈的。

談判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女士，她本來是宴寧氏女子學校的高材生，容貌也很美麗，跟盛七小姐相比，也許有過無不及！這恰好塡塞了宋子文那空虛的心靈。他們是在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結婚的，宋子文那時正在財政部長任，年紀大約三十開外。他經過那次失戀的痛苦後，個性轉變得很古怪，總算找到了更好的對象，無論對宋子文個人及其家庭，都有裨益。而盛七小姐後來究竟嫁人與否？則不得而知了。

宋子文失戀趣聞

胡蓑之



右起：宋子文、顧維鈞、宋夫人張樂怡。

關於前國府行政院長宋子文一生的功過問題，本欄上期已經刋出。宋子文的個性最爲複雜，他的外表看來很強壯，神采煥發，有時多疑，有時則非常爽直，不拘小節，厭聞煩瑣之言；而有時却未免有點馳騖虛榮，並且過於倔強。他從來就不歡喜接見新聞界記者，卽使負責某一件工作對國家有貢獻，也不願對外發表談話，宣傳他的功績。其所以養成這種個性，據說跟他的失戀有關。

任漢冶萍公司秘書

由於民國初年，宋子文之所以取得江蘇省官費赴美留學的原因，乃得力於其長姊宋藹齡女士之助，因爲當時宋齡藹曾經担任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的秘書，並與江蘇省的當道有所往還，所以很容易達成這一目的。宋子文由美學成歸國，最先是服務於漢陽的「冶萍公司」，相傳其時宋子文曾經跟上海閥閱之家—亦卽漢冶萍公司的主人盛宣懷的女公子談過戀愛，以門第關係，終於鬧出了許多有趣笑話。

事情的發展大概是這樣：爲宋子文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時候，還不過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却已擁有了博士學位，人也長得很英俊，尤其是他的英文造詣，更不同凡响，所以不久便爲人介紹到了漢陽，出任了「漢冶萍公司」的英文秘書。所謂「漢冶萍公司」，卽以漢陽之鐵廠、大冶之鐵礦與萍鄉之煤礦的總稱，那時候的「漢冶萍公司」，可說是著名東亞的。因爲這個龐大的煤鐵公司，原是江蘇武進的盛宣懷（字杏蓀，由諸生納官，佐李鴻章創辦招商局、電報局、用平煤礦、漢冶煤鐵礦等事業，歷登萊、青道，福津海關道，累官郵傳部尙書，京漢、粵漢等鐵路借用外資建築，多由宣懷經手，入民國後卒）所創辦者，宋子文家裏時常跟武進人往來，子文也是因爲有這種關係才能入該公司。

對盛七小姐一見鍾情

宋子文進入了「漢冶萍公司」之後，位置雖然不算是很高的，然而，公司裏面的人，都很看得他起。因爲宋子文既年青又漂亮，所以他入公司不久，便很快地就認識了盛宣懷的第七位女公子，那位盛家第七小姐，才學面貌都很相當，她跟宋子文兩人的感情一天天的好起來，而且雙方更進一步地談到了婚嫁問題上去，宋子文的要求，盛小姐也已經接受了。那時候的婚姻，雖然已經號稱是「自由戀愛」，可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一套舊式手續，仍然爲老一輩的人看得很重要。於是，宋子文於不得已時，便暗中請求「漢冶萍公司」的主任秘書蔣慰仙去執葵扇，希望他從中撮合，水到渠成。由於蔣慰仙也是武進人，他與盛宣懷家裏有點親戚關係，慰仙爲人忠實，他最初本是盛家的一位帳房，因此，和盛老太太任何事情都可坦白說明的。

蔣慰仙受到宋子文拜託之初，他感到這件事的責任重大，難以担負起來，因而事先勸宋子文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必須知道盛家小姐是不容易到手的。何況宋子文的學識很好，年青有爲，前途將不可限量，實在不應該爲了這種兒女私情而斷送了前途；而且當時孫中山先生已在廣州開府，採行聯俄政策，聘俄人鮑羅廷爲政治顧問，鮑不識華語，只能講英語，遇事每與中山先生面談，盡量避免譯員，以免消息外洩。可是孫中山先生也不可能事無鉅細都親自處理，若派遣黨內諳英語跟鮑羅廷周旋，又恐怕不易保密，於是孫夫人宋慶齡（現已投共）建議召宋子文來穗，予以這一任務，比較適宜。孫中山先生頗以爲然，乃去電報漢陽「漢冶萍公司」，叫子文立卽南下廣州。



前排右起譚富英、馬連良。後排右起劉宗楊、藍月春、李萬春。

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鬥法等劇。」

關於巫娘腔，崑曲舊本虹霓關，其中之打諢所唱者，卽巫娘腔。

關於瑣哪腔，如湘戲中之李大打更之類，尙傳其聲。

關於囉囉腔，或謂卽今之「吹腔」如浙西戲中，有一種囉囉調，可能是其遺聲。

在這個亂彈的諸腔中，能融攝衆家之長，獨創新格而成爲戲劇主流者，是新興的皮黃腔。

皮黃，是指西皮與二黃的合稱。西皮，是來自四川的西秦腔，乾隆年間，由四川入都之伶人魏長生，卽擅唱此腔。此腔，是受四川隣近的秦腔所影響，卽今之陝西梆子，西皮調，卽由西秦腔演變而來。其根據地，是在四川、湖北之間的襄陽與樊城一帶。所以今之滇戲唱的西皮調與皮黃之西皮調，大同小異。

二黃，原產生於江浙，據杜潁陶「二黃來源考」稱：「曾見乾隆及乾嘉間抄本新舊門神劇兩種，其腔調，較古一本寫作『宜王』，另一本則寫作『二王』，且引枕月居士『金陵憶舊集』，宜黃腔曾盛行於江浙一帶，讀黃爲王，因此傳訛。」

皮黃發展，後以北京爲中心，所以稱爲京劇。它的發展情形，可分三個時期：

（一）草創期：京劇在草創期，舞台所用之服裝道具等，多依據崑曲；在腔調上，有崑腔、弋腔、梆子腔、徽調、楚調、以及山歌小調，可稱爲一切「亂彈」的綜合體；在劇本方面，多是從元劇改編而來的。如六月雪（卽竇娥寃及明傳奇之金鎖記），魚藏劍、浣紗河（卽伍員吹簫），桑園會（卽秋胡戲妻），焚棉山（卽介之推）等。

自蜀伶魏長生入京後，接踵入京的，有安徽的四大戲班—卽三慶班的程長庚，春台班的張二奎，和春班的王洪貴。這四大戲班，是皮黃戲的開拓者，聲勢極大。

（二）成長期：京劇在成長期，一度曾爲梆子腔的勢力所侵入，這對京劇極當不利。據「天咫偶聞」載：「光緒初，忽競尙梆子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余初從江南歸，聞之大駭，然士大夫好之，竟難以口舌爭。」當時並有合併皮黃及梆子同時演出謂之「兩下鍋」，可見梆子的勢力已取得了與京劇相等的地位。這稱梆子，與秦腔大同小異，演唱者多爲河北人，故名直隸梆子。京劇受此挑戰後，但不久卽敗了梆子，使之消聲匿跡。其原因有二：

（甲）是京劇中出了幾位傑出伶人，如專以唱工著稱的老生，有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唱做俱佳，顯然承接了以前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之優點，發揚光大，才使京劇之聲勢復振。此外，青衣如陳德霖，花旦如田桂鳳，武生如俞菊生，老旦如龔雲甫，淨如何桂山，小丑如劉趕三、王長林等，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名伶，貢獻極大。

（乙）是清廷慈禧太后最愛京劇，除內廷自養戲班（稱爲南府）而以內監習劇本外，並招集外班，入內串演。各名伶，每月都有俸銀，名爲「外學」，太后對外班入內演唱之名伶中，以譚鑫培的老生戲最爲激賞。這也是譚氏走紅的原因之一。當時正值列強侵畧，國家多事之秋，太后却迷於此道。所以狄楚青「庚子圍城詩」稱：「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叫天兒指譚鑫培）由這兩句詩，可知當時的文人對太后的不滿了。

（三）極盛期：由於光緒年間，京劇界出了譚鑫培一夥名伶，其造詣既高，又獲慈禧太后的青睞與支持，因此，發展至民國廿年前後已達最高潮。

在民初時代的老生方面，有余叔巖、馬連良、譚富英、言菊朋、楊寶森等；青衣方面，有梅、程、荀、尙四大名旦等；花臉方面，有郝壽臣、金少山、裘盛戎等。這些伶人中，在唱腔上最具創造性的，當推言菊朋與程硯秋。菊言朋是學譚派的，嗓音圓潤，變化多端，後以獨創新腔而享大名。程硯秋幼年學戲倒嗓，他竟利用倒嗆的缺點，改唱低調發揮鼻音，創出一種苦澀的腔調，以唱悲戲爲主，風靡一時。

京劇在清末時代，尙爲人所卑視，甚至不承認它是藝術。到了民國，因爲出了許多傑出的名伶，造成藝術上的聲勢，不僅在國內有衆多的觀衆，並已伸張到國際。

（四）衰落期：京劇從民元至民國二十年，是它的黃金時代，此後漸成强弩之末而開始衰退，其因有三：

（甲）京劇本起自民間，當時因合於大衆口味，所以才擊敗了晦澀的崑曲。但時過境遷，在今日看來，京劇的文詞，也有點規律化，且過於呆板。

（乙）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爲京劇在演唱的技巧上，多偏重歷史性而忽畧了現代化，致使當時一般青年的興趣一窩蜂的轉向於電影與話劇。

（丙）京劇的服裝，無論顏色或花紋，設計的富麗堂皇，極爲美觀。但流傳既久遂無時代之分。有些劇團，由商、周帝王的衣帽，可以穿到明朝的帝王爲止，竟隨便混用，不以爲怪。如女起解是明朝的故事，而其解差的崇公，就頭戴清朝的紅纓帽，身穿老斗衣，這是極爲刺目的。

中國戲劇的興起與沒落

劉伯鑾

戲劇的胚胎時期

戲劇的定義：「伶工用唱與做的象徵方式，以摹仿前人或時人之故事者。」中國戲劇的胚胎，開始於歌舞，如「呂氏春秋」載：「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闋。」至於摹仿前人故事者，據「史記」載優孟摹仿孫叔敖的一段稱：「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所以後來戲劇中的演員稱「優伶」當淵源於此。不過上述之歌舞與摹仿，都是獨立發展，並未結合起來。所以不能成爲戲劇，僅能說戲劇的胚胎而已。

戲劇的誕生

戲劇發展到了唐代，始具雛形。如崔令欽之「教坊記」中記載：「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胆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陣着之，因此爲戲，亦入歌曲。」至於劇本，到了宋代才有。是由唐代的「大曲」（官方的宮調）演變而來。如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拘肆樂人，自過七夕，便搬白蓮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倍增。」

南戲與北劇的消長

南戲與北劇，是元代南北不同的兩種風格，合爲元代的雜劇。南戲，是南用以歌唱，又稱爲南曲。據徐渭「南詞叙錄」載：「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溫州）雜劇。其曲，則宋人詞而益里巷歌謠，不叶宮調，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由此可知南戲是起自民間，與當時官方所用有宮調之大曲法不同。

它並用時事編爲劇本，較前之優伶借機寓諷，更爲進步而接近羣眾，如周密之「癸辛雜識別集」載：「溫州僧祖傑，無義之財極豐，遂結托北人，往永嘉之江水寺。本州總管與之甚密，托其訪尋美人。傑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幾有孕……其事雖得其情，正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尙玩視而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後眾言難掩，遂斃之於獄。」由這段載，可見南戲在民間勢力之大。

北劇，因受北曲聲律的限制，自與南戲的風格不同，南戲在元初尙極盛行，後因受到蒙古人的干預或抑制，遂日漸衰落，如明人葉子奇「草木子」載：「排優戲文（戲文，卽南戲的原名）如於王魁，其後元朝尙盛行，及當亂，北劇本特盛，南戲遂絕。」

南戲復興與崑腔的崛起

自明太祖開國之後，由蒙古人塑造出來的北劇遺風，卽告消沉，南戲隨之興起，這固然是由於南戲比北劇的風格開放，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民族意識之作用。南戲復興，要從元末高明編的琵琶記開始，因爲它在技巧上，不受音律之限制；在內容上，也極有意義，所以才能風行一時。明初與琵琶記並稱的南戲中，尙有荆釵記、白兎記、殺狗記等。不過南戲這時已由「戲文」而改爲「傳奇」，其目的，是在對北劇示以改革之意。

到了嘉靖年間，有梁辰魚的浣紗記出，此時正值崑山腔方興，浣紗記卽應崑山腔之演唱而作，當時演出，極受士大夫所歡迎，因其文詞華麗，技巧工整，一反民間傳奇之樸素與開放的自由風格。這是明代戲劇的一大轉變，由過去的大眾化藝術，此時已變成爲廟堂化的藝術了。

明代中葉，因爲劇本的操作，落入士大夫之手，於是像明初南戲所保存的樸素開放之風，已蕩然無存，而爭趨雕麗與纖巧。此風既成，唱腔亦隨之轉向於柔婉，於是才有崑山腔之崛起。如明人張元長「梅花草堂筆談」稱：「魏良輔居太倉，自諳聲律，梁伯龍起而放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江東白苧，浣紗諸曲，謂之崑腔。」又如沈寵綏之「絃索辨訛」稱：「初時雖用南曲，祗用絃索官腔，至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乃改舊習，始備眾樂器而劇場大成，而今遂之，所謂南曲卽崑曲也。」由此可知崑山腔，實產生於嘉靖隆慶間，而爲魏良輔所創。崑山腔，由於得到士大夫的支持，曾盛行一時。但因其劇詞晦澀，動作深奧，不能適應一般羣眾的需要，這是它的缺點，也是它由盛而衰的原因。

亂彈與皮黃戲的勃興

「亂彈」，是淸代各種腔調的泛稱，也是針對崑腔的缺點，而產生的一些新興腔調。而乾隆年間，起而與崑腔爭席的是「高腔」。據震鈞「天咫偶聞」載：「國初最尙崑腔，至嘉慶中猶然，後乃盛行戈腔，俗呼高腔。」又如劉廷獻「廣陽雜記」稱：「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這段記載中的秦優新聲，是指秦腔，可見秦腔就有「亂彈」之稱了。

據劉廷璣「在園雜記」稱：「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腔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上述諸腔，有的是前代傳下來的，如四平腔，是明代的一種腔，曾與義烏、大平等腔並行。今平劇中演的梅龍鎮及貴妃醉酒中所唱的四平調等。也是由此演變而來。

關於梆子腔，今有河南梆子、陝西梆子、山西梆子、南梆子等。據焦循「劇說」載：「安慶梆子

殺人新利器——中子炸彈

朱武

美國製造「中子彈」案被參院否決，卡達表示要研究國部報告後才決定是否生產。中子彈爆炸能發出大量的高速中子，其作用有如死光，任何在其範圍內的人都將喪命，而其輻射塵會存在五十年。中子彈在三百呎高空爆炸，對建築物損害程度很小，但其致命中子的流動，却將立刻滲透建築物，水坑甚至裝甲坦克，而使一平方英里內的大多數敵軍死亡。

中子炸彈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武器，其主要目的在致人命，但並不摧毀建築物或其他無生物。美國將部署另一種中子炸彈的消息，上週掀起了情緒激動的爭議。在莫斯科，「眞理報」指控美國升高武器競賽。在華盛頓，來自俄勒岡的自由派共和黨參議員海斐德，呼籲參院撥欵委員會拒絕撥給該署經費發展中子炸彈。他指斥此舉勢對增加掀起核子戰爭的危險。海斐德所提的修正案，由於正反票數不相上下，十票對十票，因而未獲通過，現在卡達總統必須在十月一日以前決定是否發展這種「強力輻射彈頭」。事實上，擬議中的武器是一種小型、「乾淨的」氫彈頭，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科學家便已經知道，氫彈在融合的那一剎那，會發散出大量的高速中子，其作用有如死光，任何在其範圍內的人都將喪命。但是大型氫彈還會產生遠超過中子威力的劇烈爆炸的高熱。

負責生產美國全部核子武器的「能源研究與發展總署」的一位高級專家表示：「二十年前，加州洛薩拉摩斯和利佛摩實驗所，便已開始研究這項設計，但是直到數年前，美國陸軍才要求我們提供長矛飛彈可予選用的這種彈頭（上週華盛頓郵報報導稱，「能源研究與發展總署」亦在研究一種可用於重型大炮的中子彈頭。）」

爲長矛飛彈尋求一種小型新式彈頭的決定，是在斯勒辛格担任美國國防部長期間作成的，當時他很驚異地發現，北約組織的部隊唯有訴諸可能蹂躪盟邦領土的戰術核子武器，才有可能打敗蘇聯集團侵略者。必須摧毀西歐各國家園才能挽救各國的這種景況，顯然不受西歐人士的歡迎，因此斯勒辛格及其他美國戰略專家結論道，核子遏阻力量缺乏可信度。

，五角大廈的策劃人士表示，「強力輻射彈頭」可用來擊退入侵的敵軍，而不會在戰爭過程中摧毀西德或者其他任何作戰地區，在三百呎的高空上爆炸的這種小型一公噸彈頭，其所造成的爆炸損害程度很小。但是其致命中子的流動，却將立刻滲透建築物，坑窪甚或裝甲坦克，而使一平方英里內的大多數敵軍死亡。

前朗德公司核子武器分析家柯恩表示：「這是一種良好的戰場武器，它避免造成附帶的損害，而且不會夷平城市或其他建築物。」

反對「強力輻射彈頭」的人士堅稱，這根本不是「乾淨的」武器。前中央情報局負責研究工作的副局長施可維辯稱：「人家說這是合乎人道的炸彈，我看這只不過是對建築物合乎人道罷了。中子能迅速致人於死——只要短短幾分鐘，但是爲數更多的人將暴露於中子輻射綫下，苟延殘喘達數月之久然後死亡。」

同時，若干議員躭心，像新式長矛飛彈彈頭這種武器的部署，或有可能大大提高導致全面爆發核子戰爭的危險性。他們認爲，由於這種新式彈頭的爆炸威力並不比一些非核子炸彈的爆炸威力大，人民財產所受的損害或將較小，因此國家的決策人或許將較易於同意於危機發生時，採用這種武器。參議員海斐德說：「這種中子炸彈的問題是，或許有些人將視之爲半傳統武器，認爲蘇聯也許不會以核子武器來報復。我們實不能作此假設。」

同時有許多觀察家都在關心限武的錯綜複雜情況。由於長矛飛彈是一種戰術飛彈，「強力輻射彈頭」並不包含在美蘇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之中。但是「眞理報」却在上週斥責這種彈頭「實際上是一種化學戰爭武器」，而白宮之決定加以部署，顯然將使蘇聯對美國的新式武器更爲猜忌，五角大廈的研究與發展主任斐瑞博士，上週已促請國會批准生產彈頭，以便卡達總統在決定國防政策上有「最大的彈性」。但最後卡達對中子炸彈的決定——如同對「B—一」式轟炸機，以及其他擬議中的武器，或許將因未來數月內「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談中的任何進展，而大受影響。

能伸能屈的阮高祺

尹靜心

阮高祺昔日稱爲南越的空軍英雄，官運亨通，由南越戰鬥機駕駛員，扶搖直上成爲空軍元帥，副總統及總理。他現在美國南加里福尼亞州，擁有一座臨海的住宅，價值十萬七千美元，又有一家專供飲料及食品的商店，自己掌理店務，過着紳士型的商人生活，算得上是一位中產階級難民。

兩年以前，當越共部隊加緊其對西貢的包圍時，會經担任過越南副總統的阮高祺，迅速地通過了那個被圍的城市的邊緣地區，覓求健壯的人——甚至老年男人或老年婦女——帮助他來設法阻止共產黨的猛攻。

中產階級難民

在數以百計的越南人，企圖利用美國官員的掩飾，自這個越南的首都撤退時，阮高祺大聲疾呼，稱他們爲懦夫。現在，這位昔日越南戰鬥機的駕駛員——以後並成爲越南的空軍元帥——越南副總統及總理——現在正在南加里福尼亞州，過着紳士型的商人生活，算得上是一位中產階級的難民。

阮高祺說：「如果你將我跟一個貧窮的士兵加以比較，我自然比他們富有，但是如果你把我跟尼克遜來比，或者跟其他以前的總理或副總統相比，那我就不富有了！」

現年四十六歲的阮高祺以及其妻子，現在住在南加州靠近漢丁東海灘的一座西班牙式的住宅中，相當舒適。這座住宅的價值爲十萬七千美金。

經營酒館生意

阮高祺夫婦最近在諾瓦克市買下了一間賣酒兼賣熟栄的店舖，每日都可以看到阮高祺坐在店舖裏照顧生意，手上經常拿着一把羽毛掃帚，端的是一個美國古典畫中的那種美國小商人的姿態。阮高祺說：他買房子及買這間店舖的錢——總值一九萬七千元正——是由於演講及貸欵而來的。

他現在跟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前妻所生的孩子們，住在一起，此外他的一個妹妹也跟他同住，這個妹妹現在在他的飲食店中帮忙，他經常以散步及打網球，來打發他的時間，在社交方面很少活動。他過去在越南時裝束上的華麗突出，使得他成爲當時越南社會中最受人注意的角色，現在在美國過着平靜的生活。

跟阮高祺隔鄰而居的拉娜．馬丁尼克說：他們不是那種用一塊朱古力糖就可以互通往來的鄰居，而其他的鄰居跟他們一家也殊少往來，彼此關係冷淡，阮高祺一家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天地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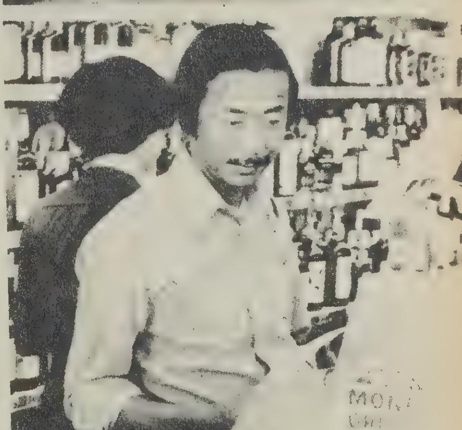
難忘昔日景況

當記者詢問到有關越戰事項及他在越戰中所担任的任務以及其他的人因沒有聽他的話致造成錯誤時，經由空軍出身的阮高祺的面孔上，立刻就浮泛起舊日阮高祺的形態。舊日阮高祺的形態是：圍着飛行人員的領巾，手槍上鑲嵌着珍珠，正是典型的阮高祺的裝束。上個星期四，他曾經被記者詢問了一連串的問題，那時候正是尼克遜這位美國前總統接受佛斯特的電視訪問之後，阮高祺在電視上看了尼克遜的現身說法爲自己辯護的情景，又使得他回到了昔日的時光。

當他回憶到越南從事對抗共產黨的戰爭時，一絲異樣的光彩在他的眼內閃爍。他曾提到：如果在美國朋友的協助之下使他成爲越南總統時，他可能會贏得那場戰爭。

他甚至回憶到：如果在一九七一的選舉中美國人如果保證執行一次清潔的選舉時，他甚至會擊敗阮文紹而成爲越南總統。

當阮高祺說到共產黨利用火箭濫射，使得他的同胞生存在畏懼中時，他的臉上顯然有僵破的表情。他說：我駕駛我的直升機，並攻擊敵人的火箭發射位置。



上圖阮高祺商店外景，下圖阮氏夫婦做掌櫃

同情陷共越民

阮高祺說：他仍能偶爾從他在西貢的朋友處聽到有關胡志明市（原西貢市）的情況，那邊的消息並不好，所有那些留在那邊的朋友們，大都是我昔日的袍澤，他們都是反共的，他們現在處在一種相當沮喪的情況中，情況也確實相當可悲。

當他提到他留在越南的家人時，他的頭自然的垂了下來。

他說：他們中的大部份都在所謂教育營中，其他的人們則生活在貧困中，生活情況都很不好。我曾試圖要寄點東西給他們，但是我不知道這些東西能不能到達他們手中。阮高祺說：由於有數目可觀的越南難民，居留在南加州，所以他仍舊很活躍。



人口壓力 生產不足

大陸人口的壓力，最近的一次，是日本「朝日新聞」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廿四日刊載，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對日本航空及全日航兩代表團所說的，「確實在七億五千萬以上」、「有關研究粮食問題部門人員主張有八億人以上，但有關研究工業部門人員主張在八億人以下」。

中共在十多年來，一直努力推行「節育」，由一九四九年鼓勵生育，到一九五七年的大力開始推行節育，每年的人口增長率，據其公布是百分之二左右，在農工業的增產方面，據中共一九七一年透露的統計（其後即未見發表），工業的總產值爲一千零一十億美元，農業的總產值爲三百一十億美元，以之與一九五九年透露的數字作比較，十二年的農工業平均增值是百分之二點一左右，與人口的成長率相同，換言之，中共的人口增加率，剛好抵銷了工、農業的生產，僅能維持住其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而無法在工農經濟上產生增值的績效，這是爲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民，始終在飢餓綫上掙扎的根本原因。

本來，在工業進步的國家，人口的有限度增長，足可以解除工農業快速成長所亟需的勞力壓力，像西德、日本、美國，使原本是消費者成爲有效的生產者，但在落後的，未開發的地區，人口的增加，却成爲資本累積的負累，尤其是政治動亂的地區，這種情形，更爲嚴重，而中共的人口增長，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而人口的增加，又相對地使可耕地減少，據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人民中國」日文版第八十六頁刊載：中國大陸的耕地，是年只有十六億六千六百七十萬畝，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一千多萬畝，人口增加，耕地減少，去（一九七六）年底「農業學大寨」會議時，中共「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他面對着重重的困難，他怎麼搞得上去？中共目前所面對的，最少有下列六點困難：

經濟衰退．惡性循環

一、遍地乾旱，使今年的小麥收成減產，即年產一千四百萬噸至一千六百萬噸的小麥，因缺水而無法結果，即使全力搶救，十分之一的歉收也有一百四十萬噸以上，這是起碼的計算；春耕不能按時，長江以南乾旱省份的水稻，注意也要歉收，數字比小麥更多，中共今年的粮食不足，勢屬必然。

二、中共由「大躍進」時期所破壞的山林，開荒地所造成的水土保持不良，迄今元氣未復，是人爲造成目前乾旱無法搶救的主因，林木輸出的再減少，中共外滙更加短缺。

因人爲因素造成的肥料生產不足，目前仍依靠人肥或獸肥，即使有些地區的化肥可以供應，但因鐵路運輸的癱瘓，供應未必能及時。

三、工具、機具的不足，也影響春耕；以往中共多倚靠人力、獸力耕種，風調雨順時，問題尚不嚴重，乾旱時期，即使能有「及時雨」，但春耕開始，立刻會發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就是有一些農業機械工具，也無法解救困難，因此，春耕仍然延誤。

四、運輸能力的不足，如鐵路、公路的到處遭「四人帮」或反共反毛人士破壞，本已不暢，中共雖實施「軍管」，但因地域廣大，進口的粮食要運，供應的肥料要運，機具又要運，因此，中共的地方廣播，便聲嘶力竭地，要人民克服困難，可見情形甚爲嚴重。

自然的天災，已使冬麥的收成大受禍害，天災加上人禍，中共海外的宣傳機構也無法再行掩飾，中共即使大批進口美、加、澳的小麥，但因外滙短缺，相對地亦影響到工業機器的進口，在政治上即使能夠解決「四人帮」的反抗問題，但仍無法解決得了經濟發展的實質難題，人民仍然要飢餓下去，因飢餓而對中共政策產生不滿心理，又造成對「當權派」的不滿，中共雖然想「工、農、科技、軍事」的現代化，但却必然遙遙無期，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就使中共的統治權永遠無法穩定，內鬥不已，中共即使想「經濟掛帥」，學「走資」，但爲時已晚，註定了要在人民腳下倒下去的命運。

大陸農村生產搞不上去

錢希川

中共爲套取外匯，大幅度降低農民口粮配給，作成農業加工品出售，使農民心理產生不滿，直接影响農業無法增產，僅有的百分二的增加，也因人口的年增長率所抵銷。因此，中共即使强調「農業學大寨」，但農民的消極怠工，却不是華帮的政治壓力所能解决的。

中共農村經濟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乾旱氣候將使中共脆弱的經濟基礎，頻臨崩潰。香港「大公報」於三月廿四日的「社論」中明白表示：「任何人不要有錯覺，目前的旱災非常嚴重，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北方、黃河、淮河流域」，又說：「這次旱災確實是二十七年來最嚴重的，若不過制，它可能危及田裏的作物及春耕與播種。它可能延緩迅速從『四人帮』造成的混亂中振興工業」。

乾旱嚴重・農產歉收

中共「新華社」及各地方電台的陸續廣播：中國大陸的乾旱地區，已不止限於黃、淮河流域，南方的省份，也已被嚴重波及，據統計，最少已包括了甘肅、山西、河北、河南、山東、陝西、青海、吉林、廣東、廣西等十個省份，中共的「解放軍」也已投入抗旱的行列中，情况非常嚴重。

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四月一日說：「如果本月沒有相當多的雨水，如果要把足夠的水量灌溉數以百萬英畝計的農地所作努力不能成功的話，那麼三大農作物之一的小麥收成將嚴重地減少」，「這將對中共的一項嚴重打擊。此項打擊正值中共嘗試從一連串天然和政治災禍中復原之際發生，即使是一次要農作物的歉收，也將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退後許多年」。南華早報的社論認爲：這種大災禍，「可能不僅對中國大陸會有嚴重的後果，並將對其他國家有不利影响」，這是指中國大陸的大歉收，將因中共的急需輸入大批粮食，而影响到其他粮食生產原本不行的國家（像印度）對粮食的輸入。

又據美國的農業部的一項統計報告說：中共在一九六六至七七年間，可能進口三百七十萬噸小麥，比前一時期的二百三十萬噸增加許多。加拿大及澳洲方面，中共已要求將今年進口的小麥，提前於今年六月底前，運抵中國大陸的各港口，以便轉運到內陸各地，可見情形的嚴重。

中共的粮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在外滙儲備充足的國家而言，對外採購粮食以應急需，也屬正常，關鍵是：中共本來就是一個短缺外滙的「國家」，在過去廿七年來，一直就是倚靠農產品或農業加工品作爲爭取外滙的唯一辦法，農業的減產，亦即是中共的經濟衰退。日本銀行四月六日發表的「亞洲及共黨集團經濟情況概畧」中預測：中共今年將繼續面臨外滙短缺的情况，這就是中共於去年底在倫敦黃金市場出售八十噸黃金的原因，因爲，中共的出口並沒有快速增長，而北平政權却必須在今年支付因進口工廠須付的約三億六千萬美元的延期付欵，及支付約五億美元進口的穀類。

會社制度・生產落後

在中共目前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確是地大物博，如果就地圖面積或八億人口的統計來看，在世界的比例上是「巨大的」，但是，如就經濟的發展實力，及國民所得而言，它却是微小的。中國大陸不是沒有足夠生產的土地，也不是沒有衆多的人力，更不是沒有足夠的資源，乃是因爲它缺乏良好的政策，及有效的工作績效，簡單地說：人民並沒有眞正爲促進生產，而像自由國家（甚且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那樣，爲促進生產而努力。因爲中共否定私有財產制，工人或農人只是生產的工具，生產所得並不是他們所有，造成人民心理的惡感，生產的目標，因此也就成爲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數字。

大慶大寨・景况堪憐

如中共一貫標榜的：「工業學大慶（油田），農業學大寨」，原是中共的「樣板」，但它的實質怎樣，據「新華社」四月七日報導，最近在「大慶油田」舉行的「全國金融和銀行業務會議」時，稱大慶油田的工人，一直在「爲社會主義努力工作，發展全面生產，爲『國家』積累更多資金，油田十七年來交給『國家』的利潤，超過全部投資的十四點三倍」，但是，「新華社」並沒有報導油田的工人得了什麼好處，僅說：在大慶，「領導同志」和普通工人住在磚砌房屋或簡單平房。換句話說：大慶油田的工人，爲中共掙了十四點三倍的大慶油田投資，而仍住在磚砌的房屋或簡單的平房，景况實在可憐。至於「農業大寨」的情况更慘，「大寨」，所謂「大寨」，原是山西昔陽縣的一個山區，所有的土地，都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點坡」上（按：即八座山峯，形成七條山溝，一面斜坡），土地貧瘠，中共目前的「副總理」陳永貴，當年即在當地担任「黨書記」，强迫農民日以繼夜開山闢野，成爲看天田的地方，陳永貴因此起家，「農業學大寨」也成了中共標準的口號，但它造成的惡果，却是難以估計的。

軍軍令部長朱瓦特時，揚言要實現美毛「關係正常化」，「美國政府必須做到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缺一不可。」李說：「上海公報」是當前美毛關係的基礎，只要雙方認眞貫徹實行「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改善。」並狂妄叫嚷：「至於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方式『解放台灣』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別國干涉。」

李先念的狂妄

這是華帮加緊施展敲詐的伎倆，企圖迫使美國接受所謂三項條件，以實現「關係正常化」。五月中旬，另一名「副總理」紀登奎，向日本記者談到美毛關係時，即叫嚷「如果這三項條件不能滿足，正常化是不可能的，中共不會在原則上討價還價。」現在，中共第二號頭目李先念，於會晤美國訪客時，又發出同樣叫嚷，且恰在萬斯國務卿發表對華政策演說之後；這意味北平恫嚇攻勢的升高，更顯示美國曲意片面示好的做法，並不能滿足中共無厭的慾望，反而助長其進一步勒索的氣焰。

這是一個尖銳的比照，現實的諷刺。萬斯在上述演說中，一則曰：「與『中國』的友善關係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部份，它在維持世界和平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再則曰：「我們將根據上海公報的原則，尋求邁向關係正常化……在這一方面，相互和相應的努力是必需的。」實已反映出迫不及待的心情，而所得的回響，却是一片惡聲厲色。顯然，這是北平哄抬叫價的伎倆，也由於美國不能堅持原則，予它以可乘之機。

歷史告訴我們，對侵畧勢力不斷退縮，就必自招侮辱，儘量向邪惡低頭，就會帶來災禍。希特勒統治德國以後，藉收復失土，要求生存空間之名，逐步擴張，英法諸國苟安畏戰，採行綏靖政策，在張伯倫一手導演之下，犧牲奧地利而簽訂慕尼黑協定，非但沒有帶來和平，却導發了二次世界大戰，雖然賴美國參戰，擊敗了納粹德國，英法亦因財盡力竭而從此喪失了強國地位。今日美國富強甲天下，為民主陣營的盟主，卡達總統崛起於民間，沒有背着政治包袱，應該能在抵抗共黨擴張與加強自由世界團結，有所作為，應能秉持其開國以來的理想主義，重振其日益低落的國際聲望。現的，竟違背道義原則，不顧現實利害，刻意拉攏世界禍亂根源的中共，甚至試圖犧牲中美傳統盟誼，以加速達成對毛「關係正常化」之目標，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即令美國不計一切代價，實現了上述目標，北平仍將步步進逼；它的最終目的是「埋葬資本主義」和赤化美國，決不是「關係正常化」所能滿足的。

余秋人

發揚抗日青年的精神

抗戰四十週年甫過；全國軍民同胞集中意志，團結力量，在八年中英勇奮鬥的史實，令身歷其境者記憶猶新。而在許多可歌可泣的回憶中，有一項深感激動的，是青年們堅強不屈的意志與信心，與愈挫愈奮的戰鬥勇氣；而這與高昂的民心士氣滙聚凝合為一，成為抗戰必勝的無比的精神力量。

吃糙米飯・穿粗布衣

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物資缺乏，生活方面談不到有什麼較優的物質條件。可是，青年們吃的是糙米飯，穿的粗布衣，仍然生活得蠻有活力與興趣。他們在夜晚昏黃的油燈下，埋頭苦讀；在醫藥不足的環境裏，與疾病對抗；在忙碌的生活中，仍盡心盡力地為各種抗戰的工作而努力服務。戰時汽油昂貴而交通工具又十分缺少；但在通往西南大後方的公路上，經常有絡繹不絕的青年們，背着簡單的行囊，穿着草鞋，翻山越嶺，長途跋涉，走向重慶、貴陽、昆明等地，去繼續他們的學業，或參加抗戰的行列，這種克難奮進的無畏精神，使抗戰的歷史畫面上充滿蓬勃的生氣。

茹苦含辛 艱難危險

戰時生活除了茹苦含辛外，還有數不清的艱難危險。青年們穿越火綫，奔赴後方；在敵機的轟炸下，弦歌不輟。

不單如此，他們不惜犧牲，在前綫與後方為拯救傷亡而流血流汗。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全國青年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紛紛離開工作崗位，從軍報國，準備為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獻身。這是中華兒女犧牲奮鬥的最高表現，使得抗戰史冊上洋溢着磅礴的浩然正氣。

今日青年 再接再勵

抗戰期中有幾句家喻戶曉的口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戰第一，勝利第一。」青年們以此為大時代的信條，奠定無比堅強的信心，從而產生偉大的力量與行動。

以古鑑今，今日的青年應如何接着抗戰時期青年足跡，為國族開拓光輝燦爛的前途。

史劾

摔不掉的大包袱

美國的兩位中共問題專家——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鄧伯格與政治學教授懷丁，他們預測中共的農業生產，將繼續成爲中共內政與國際政策的一個大包袱；他們判斷中共脆弱的經濟，使它在今後十年內，在國際事務中不得不採取「溫和」的政策。這兩位美專家所作的分析，是相當溫和與保守的看法，事實上，中共的農業生產，已成爲致中共於死命的毒癌；中共的經濟，根本建立在沙堆之上，一經風吹雨打，就會卽刻崩潰。

中共這些年來，對外拚命宣傳它大修水利，建水庫，築水壩，闢渠道，然而這些年來，到處出現水災旱災，它所宣傳的一切水利建計，從未眞正發生過作用，就因爲中共的一切經營，只爲了壓搾老百姓，而不是爲了有利於老百姓，所以除了少數供海外訪客參觀而特定的佈景地區，其他都只是鞭驅農民以沙土堆叠，裝點門面的簡陋結構，一經風雨吹襲，便坍的坍倒的倒，塞的塞了。五年前，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因洞庭、鄱陽、洪澤湖的氾濫，形成陸沉的局面，粵漢、浙贛兩鐵道斷絕交通達四個月，香港的左派商人於飛往北平的飛機上，從囪帘遮掩的罅隙中偷窺，但見一片汪洋，幾乎佔了旅程的一半。至於旱災，整個大陸到處不斷出現，連被稱爲水鄉的江蘇浙江兩省都年年不免，何況其他省份！

大陸缺乏農業機械，同時農業機械品質低劣，使用壽命不長；甚至產品一出廠就變成了死機；這彷彿是天方奇談，然而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中共出產的任何機械，都是只能遠觀而不堪使用，一碰就壞。就是這種簡單而不能使用的農業機械，大陸的「人民公社」能夠擁有一兩架擺擺樣子的便少之又少，大陸的農業生產，依然停留在三十年前，一切操作純靠人力，所用肥料依舊是糞便，因此大陸將「積肥」作爲農民的重要任務，加上農民們用怠工的方式來反抗中共的奴役榨取，與人口膨脹的壓力，三十年來中共的農業生產不僅一無增長，而且有退無進。農業生產落後對中共已不止是摔不掉的大包袱，而是逼使它走向滅亡的毒癌。

中共近來正重彈周恩來的老調，希望通過貿易方式來賺取外滙，這可說是中共的白日夢。中共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行的「交易會」，前往趁熱鬧的外商已紛紛裹足，今年更是門可羅雀。主要的原因不在交貨不準時，價格高昂，而在品質低劣。中共的對外貿易都附有政治目的，但連對外貿易都漏洞百出，中共經濟的脆弱又豈止繼續十年？就算鄧伯格與懷丁的判斷準確罷，問題在中

卯山

台灣與大陸兩個世界

我常想，生在台灣的中國同胞，是幸運的。當然，我這話是有感而發的，以我青少年時期，在大陸共區的顚沛困頓來比較，生在祖國的同胞，眞是很幸福。

大陸人民生活苦

在大陸，一般人的生活過得很苦，常常吃不了一頓飽飯，衣着，只求蔽體，不敢要求式樣。尤其精神方面，常常受到壓迫，大家都不敢隨意說話，表達眞正的情感。在精神、物質兩受限制的情形下，生活眞是牛馬不如，生不如死。

自小，我就嚮往自由的氣氛，投奔自由祖國的念頭，在我稍解人事之後，就一直盤旋在我心頭，時時渴望這個心願能夠早日達成。待我投奔成功，回到祖國，我知道我的一生，將有極大的轉變。

果然，祖國的同胞，給了我熱烈的歡迎和溫暖，接着工作也有了着落。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我現在的妻子蔡健美，對於長在台北的女孩，我早有好感。尤其她的大方，親切，深深吸引了我。也許是彼此有緣，經過一陣子的交往，我們終於談論到婚嫁，結成夫婦。

現在我已是五口之家的一家之主了。我的長子忠凱、長女明皓和次女文媛都在學校裏唸書，生活過的很平靜，很美滿。

剛回到祖國的時候，報章書刊競相報導我駕機來歸的經過，國人視我如同英雄人物，對我而言，這是意料之外的。

嚮往祖國自由生活

因爲我自認是個平凡的人物，毫無令人欽奇的地方。投奔自由成功，追根究底起來，是我嚮往自由祖國的力量而促成，這之間，雖經歷過椎心刺骨的悲痛掙扎，但爲了我後半生的幸福，我還是一一克服了。現在憶及當年的情景，心中委實有太多的感慨。

回到台灣之後，是反共情緒最高張的時候，舉國上下無一時不作反共的準備，由大陸歸來的同胞，逃奔自由的義士愈來愈多。他們都和我一樣，對大陸中共的高壓政策，感到不滿，紛紛投奔自由祖國的懷抱。可見暴政是令人唾棄的。從歷史上的例子，來看目前中共作爲，已可預見中共已到窮途末路，在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中共崩潰的日子，已經快了。反觀祖國的一切正是蒸蒸日上，相信反共的心願，會很快就達成的。（本文作者劉承司於十五年前駕駛米格機起義來歸。圖爲作者剛畢業於台灣大學，獲得學士學位。）

政府的津貼制度。這個制度，不僅實施了百分之四十的政府津貼，百分之二十的長期無息貸欵，百分之二十的自行籌欵的建校辦學措施，也對學校的教師薪酬，學校開支，等等，作出明確的規定。香港政府推行不牟利的政府資助辦學的辦法，使香港教育有了極大的進步，也使香港若干教會團體從中得到極大的方便。我們認爲，本港絕大多數的教會團體，對香港的教育事業，具有極大的貢獻，香港的教育成就，他們實在功不可沒。但有若干教會團體或有關主辦人士，竟利用港府當局這種教育津貼辦法，去達到教會團體本身或主辦人士個人的謀利目的，從而將政府對學校的津貼，逐步變質爲對教會團體的經營和發展的津貼，更有甚者，還是有些人士以此作爲他們歛財的門路。我們希望教育當局能堵塞這種漏洞。

「財政問題」

徐達文

盲目追求 製造假象

由於本港有某些宗教團體及教育機構，盲目追求發展，過份製造假象，以求增加它們的聲勢、影響和基地，竟毫不考慮本身的財政狀況，毫不理會學校的發展趨勢，而拚命謀求發展。

雖然這種發展，在初期可能得到政府的津貼，困難不會那麼嚴重，但隨着學校的發展，時間的變化，原來隱藏着的財政困難，會因爲預算的失調，或這些失調的預算所包含着並未符合教育條例漏洞，而逐漸露出了原形。

如果有這種情形產生，則這種興學辦法，顯然是一種不誠實的巧取，是取之於民，却用之學校，用之於團體，又用之於個人。

徹底檢查·防止弊端

不公平的辦學措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學校的財政問題上。如何防止政府資助學校出現財政處理不當的弊端，確是香港教育當局值得全面整頓和徹底檢查的教育問題。

只有這個問題獲得解決，香港的津貼辦學的制度，才得到公平合理的貫徹。

對於有關的教會團體而言，則應認眞檢討或重行修訂原有的教育發展計劃，以便在衡量本身的財政能力的基礎上，切實按照教育條例而辦學建校，否則，盲目的追求或惡性的發展，只有招致誤人誤己的結果，最後墮入損害香港教育前途的深淵。

」。

去年八月十八日「砍樹事件」發生之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於同月廿日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宣稱：「美國不會接受對其人員的攻擊。」他在一次電視訪問中又說：「我們不能允許某些侵畧國家的獨裁者，爲了製造事端，而使美國人在任何地方無端遭受攻擊而不予懲罰，成爲常例。」與此同時，以「中途島」號航空母艦爲主的一支艦隊駛進韓國海域，B五十二轟炸機出現韓國上空，駐日美軍也加強戒備，這樣大張旗鼓之後，美國唯一對北韓的「懲罰」，只是繼續砍倒那棵「肇禍」的白楊樹而已。

的共產黨

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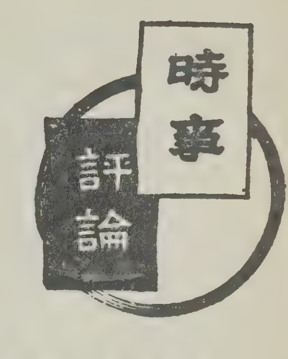
而我們可以想像北韓的預測，這一次直升機事件由於被擊落的地點之「尷尬」，美國會不會擺出「砍樹事件」發生之後那種炫威的姿態，都大成問題。

團結反共 仁者無敵

然而不論美國在這次事件的態度如何，北韓這蠻橫的行爲確已爲美國的亞洲政策顯示了一個令人憂慮的警號，如果美國當前的亞洲政策已無可改變，而又沒有一套可靠的代替計劃，則美國在亞洲的作爲，可能會給亞洲的自由地區及美國本身，帶來災禍。

自越戰挫敗之後，美國民心所受影響之深及美國政府所受壓力之重，都是我們可以了解和諒解的，但是這種壓力不應該迫使美國政府不計後果，而今，美國已經在亞洲共黨心目中造成了「怯懦」的形象，自難免對他們的野心產生鼓勵作用，在這一形格勢禁的情形之下，假如美國不能改變其亞洲政策，則唯一可以採取的穩健步驟，厥唯促成一個由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和日本爲主體的東北亞軍事同盟，以遏止紅禍的猖獗的氣焰，進一步消滅國際共黨赤化世界的禍患，世界才有和平的幸福可言。

香港學校的



財政問題．搧風點火

最近在若干香港政府資助的學校，先後發生了「財政事件」。因爲這些事件，使某些別具用心的教師及教育團體，得以有機可乘及有柄可抓，去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關心香港教育前途和社會安定的人士，固然要密切注視某些懷有用心的教育界人士的動向和計謀，同時也要注意某些處理財政不當的學校。

雖然這兩個問題，無論性質和目的，却有所不同，但也有互爲因果及互相影響的相連關係。任何一方面一旦被人利用，就會導致性質和目的有極大差異的轉變。寶血會金禧中學最近因爲所謂「財政問題」而發生的學生罷課事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這個例證，充分證明像財政處理一類的措施問題，一旦被某些人士變成搧風點火的藉口，就會導致極端嚴重的後果。我們指責這些人士這種危害教育前途，損害學生利益，破壞教育條例的極端行動，也指責違反香港教育政策和學校規則的不良做法。某些學校處理財政的不當措施，無疑是這種不良做法之一。

學校財政．公正處理

因此，我們認爲，人們唾棄學校的罷課事件，並不等於贊同引起這類事件的事發因素。要認識事發的因素，從而阻止事件的發生、惡化的轉變，是完全必要的。從多種情況看來，作爲這次事件導火綫的「財政問題」，例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校政問題，當這個問題被某些人士所利用，致轉變爲另一個影響教育前途更嚴重的教育悲劇，才引起人們的特別注視與深感憂慮。

因此，我們認爲有必要暫時撇開罷課事件的目的和作用，來談一談導致事件發生的「財政問題」。所謂「財政問題」，是在教育條例的規定下，學校主管或主辦學校的教會團體，對於學校財政的處理問題。按照正常而合法的做法，應該是公正的、合例的、合理的資金調動及財政預算，並以教育條例的明文規定爲唯一根據。

政府資助．堵塞漏洞

香港當局爲了促進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及資助教會團體的大量辦學，制定了

無法無天

美國一架軍用直升機，十四日在韓國卅八度綫附近上空，被北韓的高射炮擊落，機上乘員四人，三死一俘。這是繼去年八月十八日的「砍樹事件」北韓殺死兩名美國軍官之後，又一次悍然的挑釁行爲。也是美國在密鑼緊鼓汲汲於自韓國撤軍聲中，北韓金日成政權對卡達政府最不留情面的揮箠一擊。

這架直昇機係由美國波音公司設計製造，於一九六七年首次試飛成功，一九六八年春正式生產，同年九月，參加越戰服役，發揮重大運輸功能。

其載重量最高可達九、八四三公斤，機員兩名，主艙可容納三十三到四十四名人員，或二十四床担架，外加二名看護，或車輛和物品。其特有的載重量包括一個砲兵小隊，人員和彈藥均在內，潘興飛彈所有零件均可運輸。其底部的吊鈎尚可載運一二・七〇〇公斤的車輛或物品。

被擊落的直升機航行最大速度每小時可達三〇四公里，爬高速度每分鐘最高達八七八公尺。

姑息養奸助長紅禍

依常情判斷，北韓縱然蠻橫，或者縱然金日成政權躍躍欲試迫不及待要挑起戰火，也會稍加抑制，等待美國完成撤軍計劃之後，再暴露它的野心，而今竟在美國撤軍計劃進行伊始，即以絲毫不加掩飾的猙獰面目相向，豈不是予人口實？豈不顧慮阻滯了美國的撤軍計劃？豈不怕美國衝冠一怒。這些想法應該很合邏輯，其實不然。今天，以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強國，竟被北韓之流的共黨蕞爾小邦一再挫辱，實在是其來有自。質言之，乃是美國咎由自取，「自侮而後人侮」的結果。追源溯本，這一切都肇因於美國的亞洲政策，亦即重歐輕亞政策有以致之。

自卡達政府登台以來，美國曾不止一次明確表示其全球性的政策，乃是以美國、歐洲、日本三邊利害相共爲中心，在這一基本的架構之下，美國也不斷宣示她「仍是太平洋的權力之一」，但是骨子裏，美國正作逐步撤離亞洲的打算。

在這一政策之下，因而衍生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考慮與河內政權建交，自韓國撤軍等等行動，縱然因此引起亞洲自由國家的疑慮，乃至美國口口聲聲最重視的盟邦日本也期期以爲不可，但却仍然步調不變。

共黨獸性 蠻不講理

北韓之所以敢於不斷對美國撤野，甚至無所瞻顧於美國正積極進行其自韓國撤軍計劃之際激怒美國，就是因爲看透了美國這種態度，在亞洲共黨心目中，美國這種態度正是「紙老虎的怯懦

老百姓更多的特權。他同時認爲，回教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社會正義。和總統蔣公一樣，費瑟畢生致力於把他的國家建設成爲現代化的社會，讓老百姓能夠享受自由，正義和幸福。

他利用石油財富，在沙國建立了社會福利，免費醫療，以及公費就學等制度，讓沙國人民能夠達成均富的地步。此外，他的一些劃時代的政策，譬如設立女校，以及開辦電視台，遭遇了包括王族人士在內的反對。不過，他仍然擇固執，堅持到底。

蔣公和費瑟國王，同樣都是偉大的反共領袖，他們認爲共黨的滲透和擴張，是對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

這種共同的反共立場，帶來了他們歷史性的會面。民國六十年，費瑟國王應蔣公邀請，訪問中華民國。這次訪問，奠定了中沙兩國各方面合作的基礎。

奉可蘭經爲憲法

沙烏地阿拉伯是回教國家的領袖。沙國奉可蘭經爲憲法，持政教合一保守制度，人人奉宗教爲至高無上之聖典。

回教徒基於「清」與「眞」的理由，是不吃他們認爲不潔淨的豬肉的，雞肉雖可吃，但需口唸經句「上帝是仁慈的」殺之並放乾其血而後食。所以在沙國，非教徒如果以殺好的雞給當地居民，他們將不會去享受這頓未經「超度」的美味。

沙國亦嚴禁飲酒，其實回教最初並不禁酒；但因酒能亂性傷身，規定漸由「不得喝醉」演化到「一口都不能喝」，部份名爲「酒會」的社交場合，實際上喝的不是酒而是水或駱駝奶。酒根本不允許被携入境，貪杯者到了那兒，正可趁機戒酒。至於抽烟，回教人士也以爲能免則免。

回教社會男人以偸竊爲最可恥，女人則以通姦爲最可羞，故沙國對此執法極嚴：懲罰小偸，是剖去他那隻偸東摸西的手；而對不貞婦人，人人皆可活活鞭她至死。

回教常給人一種神秘感，人們總以爲入清眞寺一定得經沐浴更衣等繁複儀式，更以回教的主張「多妻」而非議之，認爲其中觀念諸多落伍。

沙地阿拉伯國王哈立德

我國回教協會常務理事，同時也是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中東問題專家石樂三教授表示，其實這都是誤解。可蘭經上亦主張「一夫一妻」，多妻是有條件（戰時、寡婦携幼子無人保護時、地位平等）和有限制（最多共四位）的，只是有少數人不明教義或濫用了。而且回教雖崇尚同一信仰者通婚，組織回教家庭，子女仍有權決定其信仰，並非絕對強迫。他說，事實上古阿拉伯許多殘酷野蠻的風俗（如活埋女嬰），正因回教聖典可蘭經之出而被勸禁。

女權仍然低落

當然目前回教世界最明顯的不平，仍爲女權的低落。沙國婦女仍是穿黑袍（僅容許露出手背）、面覆黑紗的「神秘女郎」，也極少在社會上活動，做禮拜時則以布幕隔開男女，一切好像還是很「見不得人」。但西風漸進，這些傳統正處蛻變過程中；面紗越來越輕，只是「意思、意思」了；黑袍之內，則著的是銷路頗佳的巴黎時裝。哈立德國王並於一九七六年六月，除重申故王費瑟准許女子接受大學教育命令外，再強調女子在大學裏享受教育均等的權利，和畢業後應被照顧的就業機會。自一九六〇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六年間，沙國政府已造就了二千名左右大學畢業女生。但她們的就業，却規定只許在「其特殊領域內」任職，不准與男子混在一起工作。

沙國爲正統回教國家，人民信教篤實，生活嚴謹，沒有夜總會等銷金窟，也沒有電影院，甚至電視都是最近三、五年才有的。社會安定、民風諄樸自固不待言。連日常生活，除了有時發生遲到脫節外，一切也都像回教徒沐浴，自右至左有一定規矩般，一板一眼的。

以宗教立場堅決反共

沙國單因爲石油，一天就有一億多美元收入，各地商人紛紛憑着一句譯意爲「上帝的安甯在你身上」的阿拉伯祝福問候語，淘金去也。他們眼中，沙國也正如同每個不同的國家，有其特色。

能源危機油價飛漲之下，沙國却是水貴於油，每公升鑛泉飲水竟十倍於汽油。而街道無名房屋無門牌，一般多以郵箱號碼爲地址，不懂阿拉伯語的外地遊客，只得大嘆「行不得也」。因爲天氣太熱，下午大家爲避免被烤熟，多半足不出戶，機關行號也只利用上午辦公，而當市場正客商雲集時，忽地清眞寺禮拜鐘大響，一切交易便立即停止，眾人就地向麥加方向跪拜起來，也是回教國家一景。大清早，住店旅客也會被晨禮崇拜不得不走出夢鄉。回教徒對其宗教信仰的虔敬，實在可自聖地「天房」一角的黑石，經年被教徒撫摸，凸變凹的累積功夫顯示出來。

沙烏地阿拉伯以宗教爲立場堅決反共，反共意識堅定，且一向與我友好；展望兩國邦交，極爲樂觀。而沙國近年各方面快速的進步，社會福利的成就，更足以證明其爲我國可友可師之同伴。

黃沙·石油·可蘭經
沙烏地阿拉伯采風

□汪慧□

嚴總統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是中國第一位元首，訪問阿拉伯半島，爲兩國人民的友誼，寫下歷史新頁。有道是入境問俗，沙國有許多奇風異俗，令人津道。

尋求智慧，即使遠至中國

中國人與阿拉伯半島人民的交往，遠在回敎興起，以及回敎始祖穆罕默德誕生之前，就已經相當密切。

穆罕默德曾經告訴他的弟子，要「尋求智慧，即使遠至中國。」可見他對中華文化，也有某種程度的嚮往。這已經是公元七世紀早期的事了。

回敎傳到中國，也就在這個時期。穆罕默德的弟子瓦哈布，在公元六二八年，經由印度洋和南海到達中國。他曾經晉見唐太宗，並且被允許在中國傳敎。以後他定居廣州，並且修建了懷聖寺，來紀念 罕默德。

千餘年來和睦相處

以後的一千多年中，兩國人民相互尊重，和睦相處，保持着友好融洽的關係。

沙烏地王國的正式建國，是在一九三二年。當時，沙國開國君主，費瑟國王的父親阿不都阿濟滋，統一了五分之四的阿拉伯半島，結束了半島上分崩離析的局面。這正是中華民國建國後的第廿一年。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廿九年，在吉達設立了領事館，成爲首先與沙烏地王國建立正式關係的亞洲國家之一。

蔣公與費瑟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沙兩國並且在民國卅五年，簽訂了中沙友好條約。中華民國在吉達的領事館，在民國四十五年升格爲大使館。

兩年後，沙國也任命它的駐日本大使兼任駐華大使。不過，沙國駐華大使館，一直到民國五十三才設立，由專任代辦處理館務。

中沙兩國關係的進一步加強，是在費瑟國王在一九六四年登基以後，才逐漸達成的。他登基的第二年，中沙兩國簽訂了農業技術協定。根據協定，五位中國農業專家到達沙國工作，開創了兩國技術合作的先河。



嚴家淦總統與哈立德國王握手

費瑟國王是一位深具理想的領袖，他在政治和社會思想方面見解，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許多方面都不謀而合。

費瑟曾經一再告誡政府官員，他們絕不可因處於統治地位，而要求比一般

袁雪芬與紅綫女

麥揚

用新近的稱呼來說，袁雪芬和紅綫女都是演藝人員，一個是唱紹興戲的，一個擅演粵劇。像這種職業伶人實在很難與政治扯上關係。

單就藝事而言，袁雪芬和紅綫女在其本行本工中都有很高的成就，都擁有很多的觀眾，在中共佔據大陸以前，他們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天才，有些戲迷們對之，如醉如痴，到了近乎崇拜的地步。他們原可以在名利兼收的情況下平平靜靜度過一生的。

但中共把一切有生與無生的東西無分人、物，皆以「價值」去衡量。能利用則利用之，不能則毀棄；單憑主觀，認為能發揮正面作用者，捧抬之，不能發揮及利用者，消滅之。復因共黨本身就不停的鬥來鬥去，今天阿貓在阿狗頭上，明天又可能阿狗捏住阿貓的脖子。隨着阿貓阿狗的浮沉，價值也就跟着時正時負，榮辱存歿便一切由不得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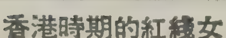
袁雪芬和紅綫女的遭遇，可以說明這一切。

在中共搶下大陸初期，因站腳未穩，尙需借助在社會各方面有點名聲的人（被他們列為「黑五類」者當然除外）為之壯聲勢，且要故示「民主」，所安排的第一屆「人代會」，於是連唱戲的也包括了進去，袁雪芬即其中。如袁伶的，說起來也算「風光」一時了。如果不是美國一位記者在新近訪問大陸時訪問到她（當然是中共有意的安排），人們還眞不知道她在獄中過着非人非鬼的生活已十年了。她的由榮到辱，據說是她在「文革」前看走了眼，沒有順着江青。

十年一覺牛欄夢，袁雪芬最近亮相

這當然是中共新當權派故意把她拉出來作為被江青等人迫害的一個「樣板」來醜化江青。但對人民的橫加迫害又豈止是共黨中的毛婆一夥？君不聞，共黨在粵的領導班子又在開始清算紅綫女了。原因是「批鄧」運動中她站錯了邊，不該順著江青一夥。眞難了大陸上的各種各類的文化人！

已經隱沒了的影星黃河，當年和粵劇女伶紅綫女打得火熱，竟忘記生辰八字，跟她進入大陸。他一生的儲蓄，由紅綫女轉獻給了「人民」，黃河見她愛「祖國」勝過愛自己，這才死心，抽冷子回到香港，當時我曾作了一條燈謎，謎面是「紅綫女進大陸」打樂府一句，謎底是「古詩源」中的「木蘭辭」：「朝辭黃河去。」黃河現在香港經商，生活過得蠻愜意；紅綫女於不久前却在廣州自殺而死，死因是她被扯進批鬥「四人帮」的大漩渦，只有一了百了：自殺！



香港時期的紅綫女

紅綫女為甚麽被扯進「四人帮」？是因為在惡名昭彰的「文革」時期，她被打成「黑五類」，關進牛棚。不知她走甚麽路子，和江青搭上關係，從牛棚裏竄出來，出任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好夢從來最易醒，江、張姚、王被打成「四人帮」，紅綫女也從副局長的交椅上栽下來，被殘酷地批鬥，她抵受不住，只有一死了之。

我曾在友人處看過一本紅綫女的日記，據以統計，田漢、周揚、彭眞、歐陽予倩、劉少奇、鄧小平、廖承志、陶鑄，都是她床上的「親密戰友」。她就靠她的「原始本鈿」在大陸上「滾」了十年，滾得大紅大紫大黑，以至於發霉發臭，而死翹翹焉。假如她不上賊船，住在香港，誰能搖撼她在粵劇界中的地位！卽使退出舞台，洗盡鉛華，她仍是廣大觀眾的偶像，儘可在粉嶺別墅中作寓婆，嘆世界。卿本名件，奈何從賊，搭上毛澤東的死路綫！

中共內部三種勢力

梅耐寒

當前大陸局勢，波譎雲詭，錯雜紛亂，至少有三種勢力互相對立，一是華國鋒集團的權力上升，伸入地方；二是反華集團的山頭勢力，擁兵自雄；三是四人帮殘餘勢力，不斷反抗。這三個方面的互相扭鬥，形成當前中共內部的總局勢。可以歸結爲一句話，就是還要大亂特亂，而且在短期不會停止。

華國鋒上台至今已八個月，表面上他上台後對有關經濟上的問題興趣很大，會召開了有關交通運輸「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會議。實際上八個月來，眞正在做的，只是一個爲鞏固新當權派地位的整肅運動。

整肅省市黨頭目

迄今爲止，經華國鋒一帮動過手術，被調動或整肅了的地方省、市、區的頭號當權派人馬，計已有十三名之多，上海、浙江、青海、寧夏、雲南、貴州、廣西、黑龍江、吉林、湖南、甘肅、安徽的黨委第一書記，除極少幾個是調動職位外，大部份都遭到華國鋒的整肅。上海原「四人帮」全班人馬不用說，是首當其衝被整掉的。而上月中被華國鋒整掉的甘肅省的冼恒漢和安徽省的宋佩璋這兩件事，尤爲引人注目，因爲這兩名地方頭目，是在華國鋒上台後八個月才遭整的，而在過去八個月內，冼恒漢和宋佩璋却曾經表示過對華國鋒上台擁護，並支持了華揭批「四人帮」的「抓綱治國」的「戰畧部署」。但是，冼、宋的被整，其罪名則被指爲不推動揭批「四人帮」，並極力在地方上繼續包庇「四人帮」殘餘勢力，換句話說，這是直接把一頂「四人帮」餘黨的帽子，戴在冼、宋兩人頭上從而下手對之進行整肅的。

八個月來，調動和整肅了十三個省、市、區的地方頭目，平均每月有一．六個地方頭目被調或整，從另一方面說，這不比人們在預料中的多。但問題不在數量，而是通過事情所表現出來問題實質。這實質也就是反映出中共內部的三種對抗性派系。

鬥爭演變尖銳複雜

第一、華國鋒的上台，一開始就聲言是毛死前親自選定爲「接班人」的直接結果。而粉碎江青「四人帮」，也是毛死前就已親自部署，而當華國鋒篡黨、奪權的「十月政變」爆發後，又會宣布這是一件使大陸「黨心大快，軍心大快」的事。但是，何以在八個月後，又再出現地方頭目中有包庇「四人帮」殘餘組織，反對華國鋒「抓綱治國」新動向的事情。由此可見，在地方頭目的代表的反華國鋒一派的地方勢力並不簡單。

第二、一般都把華國鋒看成一個資歷不夠，能力不強，力量不大的人物，由他來「繼承」早已四分五裂的中共總頭目這個地位，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爲的。但儘管如此，華國鋒上台後對地方勢力的爲首人物的整頓、整肅工作，都能一個一個的加以解決。表現出一種有職有權的樣子。這當然主要不是華個人之力，而是在中共一部份老幹部的利用，指使下才辦得到的事。因此，使人們可以看出，毛死後中共內部的山頭宗派勢力，對中共前途，仍有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在老幹部方面，儘管他們之間有了新的分化和新的組合，但內部山頭宗派依然林立，這一點可從中共新當權派對鄧小平復出問題及以廣東爲基地的一個山頭對華帮「中央」鬧意見，搞對立的一事顯得最清楚。因此，中共目前，仍是一個以老幹部爲主的各個山頭勢力的鬥爭局面。這一局面寄托着華國鋒的未來命運、地位。其內部鬥爭的演變情況是會越來越複雜尖銳的。特別在中共醞釀的「十一全大會」開鑼之前，可能有新的突破性的情況出現。

羣衆不支持批四人帮

其次是「四人帮」的所謂殘餘組織勢力。據一位最近到過大陸，回到歐洲的外國觀察家在歐洲的一項報導稱，目前在大陸的揭批「四人帮」的運動正在迅速普遍地降低熱情。廣大羣衆現在正把眞正的注意放在盼望生活獲得改善的這個問題上。由於華國鋒新當權派在打倒「四人帮」後，逐漸顯示出其所執行的仍是一套比「四人帮」更放手的政治高壓及經濟剝削政策，廣大羣衆也因而認識到所謂揭批「四人帮」運動，依然只是中共內部的一項權力鬥爭，羣衆稱之爲「狗咬狗的鬥爭」，完全與人民生活要求無關。因此，自發地使這一運動在羣衆間也淡化下來。無疑，這種情況對在基層的「四人帮」分子或殘餘組織，有某種程度上的保護作用。

地方頭頭保權保位

在省、市級的地方上，又由於保護自身權力問題，有的長期不開展揭批「四人帮」運動，如甘肅的地方勢力，有的則因爲自身是「四人帮」分子，爲了掩飾而不得不落力支持華國鋒揭批「四人帮」的運動。如安徽地方勢力頭目就是如此。這樣看來，地方頭目的問題當然很不簡單，這就是說，全力擁護華國鋒，揭批「四人帮」的，並非就是眞正的擁華力量。至於根本抗拒華，在批揭「四人帮」運動中輕描淡寫，敷衍行事的，如廣東，則更不能算作華的支持力量。這種情影，也直接、間接對「四人帮」的殘餘分子或組織起保護作用。總之，對「四人帮」殘餘力量，目前距離眞正清除乾凈的程度還很遠。

而揭批「四人帮」運動在上述羣衆方面的和地方勢力所顯現出來的事實基礎上，是否能繼續順利發展下去，是否能保證不在中途發生更大的反復事件，這都是未可逆料的事。

總的來說，通過這些不簡單的事實情況，對中共未來一個時期中，要說可以出現穩定局面，那是決沒有可能的事。

文化生活

陳獨塵譯

期完成中學，然後是大學學業的人）雖然不能和以前接受教育的前輩們相比，他們仍能接觸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對於那些在「文革」以後畢業的青年來說，已成爲一種完全陌生的領域。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學生就學的情形，已大大地、不斷地改進；上學的兒童人數已越來越增加；文盲已較以前遠爲減少。但是接近書本的人增加了這許多，而書籍却千倍的減少。在進行掃除文盲之際，同時也從事其他的努力——效率也並不遜色，以期掩沒幾乎整個非毛的中國文化界。

但我們却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新的統治階層的年輕中堅分子，較諸以前的許多文盲和半文盲更沒有文化。後者至少能熟知在平劇和民謠中及經由傳統的說書人使大眾都熟悉的部分（並不少）中國歷史和文化——這些自然產生的通俗文學已爲中共政權所消滅。

傳統戲劇音樂逐漸消滅

在戲劇和音樂方面，情形完全一樣地令人沮喪。祗有一首交響樂作品是經演奏和廣播的（沒有完結）：「黃河」。這是一首鋼琴和管絃樂隊的協奏曲，事實上僅是由戰時所寫一首樂曲改寫而成。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國大陸各地旅行時，聽到我們訪問團的團長稱讚那個爲我們演奏這首模仿拉克瑪尼諾夫（俄國鋼琴家及作曲家）風格的平庸作品的鋼琴家。

我詢問他，在他的演奏節目中還有甚麼其他的樂曲。這位鋼琴家老實地回答說：「沒有。」

中國傳統的平劇已被徹底消除；要了解它的消失所造成的空虛感覺，或許必須知道它曾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大眾對於平劇所有的愛好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無與倫比的，在生活中的任何儀式、慶典，正式的或是歡樂的或是特別的場合，如果沒有一齣平劇，就不能被認爲完備無缺。在日常談話中充滿着來自戲台的辭句和比喻的情形明顯地證明了戲劇對於生活所有的影響；一個中國的社會學家曾極爲可信地描述中國人如何傾向於按照演戲角色來評斷人的行爲，及自認爲是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表演的演員。如我上面所已指出的，平劇也是在缺乏教育的人之間進行文化普及工作的一個方法。這些人由於平劇而能眞正地親近中國三千年歷史上各種揷曲中的主要人物。當然，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它被判了死刑：它的威望使中國的過去對於中國人的感覺和想像所有的影響力維持不墜。

中國傳統的平劇是逐步地被消滅的。首先它被刪除「腐化」的部分並成爲刻板而枯燥無味。從前，中國的平劇院有一種歡樂、隨便，一種大眾化、熱烈、活潑的氣氛。非常內行的聽眾毫無禁止地發噓聲和喝采



。最害怕自發的羣眾事件（這種事件常可能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的中共政權，要求戲院保持秩序而以對聽眾施以再教育開始：聽眾不再獲准在每一個精妙的演唱動作之後熱烈地叫「好」！而祗能像西方的傳統方式那樣在落幕時拍手。要改變古老的大眾習慣是需要幾年時間的：當一些平劇內行——在北平這樣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是內行——顯示出他們不禁像以前那樣着迷和深感興奮，而叫「好」之聲開始衝口而出時，放置在劇場四隅，有着「肅靜」字樣的紅燈即開始猛烈地閃爍。

中共不容知識分子批評

「當局」在扼殺了聽眾的生氣之後，接着扼殺戲劇本身。劇目被大加刪減，另外被保留的其中大多數均須加以改寫。但即使是這些將向剛受過訓練的聽眾演出的劇本，仍非「當局」所能容許的。自從「文革」以來，所有傳統的平劇都已消失，我們只見到六齣「有關現代主題的革命樣板戲」。

按照定義，知識分子是具有批評審查的能力的，爲甚麼極權國家不能容許他們存在是很容易明白的。爲了公共關係的原因，它仍需要少數幾個學者——他們可以在那些屈服的知識分子之間容易地被找到——但按照原有字義，那就是作爲對眞理的不妥協的證人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存在，則已不再可能了。

當眞理就是共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部門臨時作成的任何決定之時，當知識分子只是這個部門（直接或間接的）受薪僱員之時，中國大陸整個的文化生活的任何變更，必然只是策畧上的變動而已，毫無眞正的意義。一座古老的紀念碑，一項歷史性文件，一個傳統或是「革命性」的劇本，一項文學或藝術作品，甚至是一次運動競賽或是一種新的外科手術等等的價值，永遠是並且完全是由它如何能作爲合乎當時的（可變的）「眞理」的宣傳品而決定。

大陸人民的

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整風運動起，經五四年批判胡適思想與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五五年整肅胡風文藝路綫，五七年鎮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到六七年的「文革」大破壞，使大陸的文化領域變成一池死水，知識分子的心智遭受嚴重摧殘，大陸人民的知識生活走上絕境。

古典文學藝術只供外銷

中國大陸文化的荒蕪沒有比書籍的買賣更明顯的了。少數古書——也許是全部的中國文學著作千萬冊中的十幾本而已——曾經象徵性地重予出版，但刊印的冊數不多，在發行一個月之後即告售罄。少數傳統式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也曾予以刊印：通常祇印幾百本，印出的書大部分是爲供外銷（主要是輸往香港）。在中國大陸，這些書除了在爲外國人專設的旅館的休息室書櫃內可以看到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幾乎都看不到。有時在一家書店內可以找到一本，但是放在一架專設的玻璃櫃內的，玻璃櫃當然是鎖着的，好像是把一隻有兩個頭的小牛浸在玻璃內的消毒液裏以供好奇的民眾觀賞。我們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書籍的價格（相當於一名中共幹部的兩、三個月薪水）足以使無產階級的讀者不會使到它「毒害」的影響。如果你眞的想要一本，你必須問那個店員；她會走到後面小心謹愼地尋找一番，好像這是一本不可隨便放在外面的色情書，十有九次，她會告訴你書已賣完。

書店已經改變它們內部的佈置，現在的書店好像是藥房，在顧客和書架之間放了一個櫃枱。在那些只有店員可以夠得到的書架上，只陳列出幾十種書籍，但是由於即使這樣地很少選擇，書店仍須顯得滿是書籍，所以這些書被平放在架子上，一排排地，同一書名連續放置，就像超級市場裏同一牌子的沙丁魚罐頭或豌豆罐頭一樣。這些書大部分當然是毛澤東的作品，其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驅的作品，和斯大林、北韓頭目金日成及阿爾巴尼亞共黨頭目霍查等人的全集。兒童的連環圖畫和技術性書籍也予陳列。同時，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作品——世界上最種類繁多、豐富和古老的文學之一——都已被消滅無遺。當你想到：今天在北平竟無法找到像「唐詩三百首」這樣一本基本的廣受歡迎的書時，你不禁會氣得發昏和憤慨不已。而當你參觀北平的「國立圖書館」，發覺所有不合乎毛澤東理論的二十世紀文學和歷史著作都已蹤影全無時，這種憤慨又化爲無比的憂慮。

大陸人民喜愛四大小說

中國大陸的人民仍然渴求文化。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剛一出書幾乎立即在書店中銷售一空，其再版的速度之快足以證明這種渴求的情形。由於五年完全買不到這些書，使這種情形更甚。然而，文學教育的質素正不斷地日趨低落。在各種年齡階段的人之間的差異非常驚人：現在達三十歲以上的大陸人民（意即那些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



大陸學生在竹搭的草棚課室上課

歷史功過的重行評估、對天安門事件的重行審查，無疑是對華國鋒所組成的當權新中央提出挑戰。

因之本年二月由華國鋒在山西主持的「農業學大寨會議」，四月在東北、在北平召開的「工業學大慶會議」，許、韋二人均未參加，且在電話的對話中，根本拒絕出席。據大陸消息，北平與廣州雙方已發生大字報的對罵戰，廣東南海艦隊的海軍部隊已準備拒絕北平華帮當局的調動命令，形成南北的尖銳對立，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

各大軍區自立山頭

中共現在的軍事部署爲十一個一級大軍區，每一軍區轄一至數省軍區自成爲一大的獨立體系，過去大軍區司令員，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在該地區形成獨立王國的總山頭，毛生前雖一再削藩，但並未削弱各大軍區派閥勢力之存在。一九七三年元月，曾將八個軍區司令員互調，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調廣州，福建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調蘭州，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調武漢，同時不再兼黨委第一書記，使黨、政、軍的權力分散割離，但這羣既得利益，掌握軍權的老幹部，彼此之間雖有派系山頭的不同淵源，但關係到個人權位利害時，往往互有默契而態度一致，如整肅四人帮時各地同聲擁護，並同時發難，可以證明。

反四人帮的態度，各大軍區百分之九十是一致的，但對於支持鄧小平復出，以及擁護華國鋒所領導的新中央，則並非一致，其間牽涉到個人恩怨與利害，以及過去的隸屬歷史淵源，致有不同的看法與立場，大致可以區分爲三種：

一、支持鄧小平復出，反對華國鋒的新當權派：如廣州軍區的許世友、韋國清，蘭州軍區的韓先楚、郭鵬、冼恒漢（最近被罷官），昆明軍區的王必成、羅啓元，南京軍區之聶鳳智。以上幾個軍頭多數爲三野（陳毅舊部）之主將，與鄧小平之淵源較近。

二、支持華國鋒較力，反對鄧小平復出的，北京軍區之陳錫聯、紀登奎，新疆軍區之楊勇、賽福鼎。

三、保持中立而暫存觀望者爲武漢軍區之楊得志、王平，成都軍區之劉興元、趙紫陽，福州軍區之李志民，以上諸軍頭，爲紅一軍團、一一五師及四野出身，與林彪之淵源較深。

與二野、三野軍頭有關係，但也有摩擦與鬥爭，因此，可能隨大浪、看風向，但基本上可能同情許世友，韋國清之立場。

華國鋒的策畧，利用葉劍英在共軍之歷史地位代替朱德作象徵性之領導與籠絡：利用李先念及徐向前對紅四方面軍與二野之幹部進行拉攏，以期分化孤立反對派。

如果南北對峙激化，則雙方一定在明爭暗鬥之中，爭取同情勢力，進行拉鋸戰，一旦部署成熟，即將明朗化而正式攤牌，又會演出一幕你死我活的鬥爭。

華國鋒正號召以「抓綱治國」爲最高戰畧原則，以階級鬥爭爲綱，高舉着毛澤東的思想紅旗，配合着各種政治性的運動，繼續不斷的革命，企圖藉狠鬥深批四人帮爲掩護，從思想戰綫上、經濟戰綫上，紮住陣腳，維護他個人獨裁統治權位。華國鋒雖不是省油的燈，但他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是鄧小平個人復出以及許世友之反對其新中央，軍區割據的問題，而是面對毛澤東思想的死巷，和全大陸人民反共的澎湃怒潮。目前是表面平靜，萬木無聲，只待狂風暴雨的到來。

「毛選」五卷，回煞招魂，救不了命，「工業學大寨」解決不了萎縮的經濟危機，解決四人帮並不能解決所有反對者，更解決不了全大陸人民與共產黨對立的基本矛盾；南北對峙只是一個導火綫，人民後最一定把紅旗連根拔下來！

許韋下令南海艦隊拒絕華帮調動。

南北對峙與軍區動向

李哲夫

目前，華國鋒正全力鼓吹黨的領導作用，强調黨的重要性。一連調動十三個省委第一書記，除圖藉此加强地方的控制，主要目的還是壓制槍桿子的氣焰，恢復黨指揮槍的局面。然而槍指揮黨已根深蒂固，華國鋒決不能輕易改變它。當前大陸槍桿子可分三類：一、反華派：廣州許韋、蘭州韓先楚、昆明王必成、南京聶鳳智、瀋陽李德生；二、支華派：北平陳錫聯、新疆楊勇；三、觀望派：武漢楊得志、成都劉興元、福州李志民。這些槍桿子各據山頭，擁兵自重，絕不會輕易放棄權力。

流寇思想加槍桿子

毛澤東生前一向強調「槍桿子出政權」，毛澤東之起家，絕不是所謂「毛澤東思想」，他根本不通馬列主義，他只是披上馬列外衣，運用中國傳統的流寇思想，脅裹農民，實行暴動，然後拖着槍桿，組織武裝，來進行奪權鬥爭，打出天下。當年在湖南的平瀏、江西的井崗山與瑞金，抗戰時期在陝北延安、在山西太行山，莫不是以佔山割據，靠着槍桿子爭奪黨的領導權。所以在他的基本觀念中，槍桿出政權，槍桿保政權。而華國鋒之敢于發動政變，整除四人帮，奪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寶座，主要是由于中共軍權派的支持而取勝，是以軍隊實力派在整個共產黨的爭權鬥爭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依靠槍桿爬上台，也可能爲槍桿所打倒。

共軍頭頭反對文革

毛澤東親自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是從劉鄧手中奪權，恢復他的寡頭獨裁，紅衛兵可以造反搗亂，但無法眞正奪權，於是只有利用槍桿子作後台，運用林彪的軍權實力派，打垮劉鄧的黨團組織體系下的官僚集團，但江青所領導的一羣紅衛兵組織如「五一六兵團」，少不更事，首先與當時的「京津衛戍區」的司令員楊成武、傅崇碧（政委）等發生衝突，三人首先遭到整肅而罷官；繼之，紅衛兵在武漢發動奮權，攻擊武漢軍區，引起陳再道的「百萬雄師」的反擊，扣押中央文革調解人員王力與謝富治，最後陳再道遭到整肅，同時文革派在北平冲擊「國務院」之外交部，逼使陳毅與紅衛兵衝突，憤極而語：「我陳毅燒成灰也不是反革命，老子革命時你們這些紅娃娃還不知在那裏。」因之陳毅被鬥得氣病而死，「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賀龍，被江青和姚文元等指爲大軍閥與土匪，逼使賀龍逃離北平準備造反，最後被扣，死因不明不白。

毛江利用林彪的四野實力，削弱打垮了一二三野的軍權體系，最後却又整除了林彪，將林系大將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一網打盡。

江青並直接挿手軍隊，常常挾天子令諸侯，在山東曾發動鬥過趙紫陽、孔石泉等。

所有中共的重要軍事頭目，很少未受文革派的鬥爭與打擊，這一羣中共的所謂「長征」幹部的驕兵悍將，對於毛江所領導之文革派，莫不深惡痛絕，是以反文革，一如打過街者鼠，爲所有共軍頭目之共同心理，華國鋒利用了此一心理形勢，一夜之間輕而易舉的打垮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當北平政變後，由北平以迄各地區之慶祝勝利示威遊行，完全由軍人帶頭，可見一斑。因此，華國鋒初期的政策，以「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爲軍方所否決，改變爲深批狠揭，窮追猛打，相應的也激起了文革派的抗拒與反撲。

南北對峙的導火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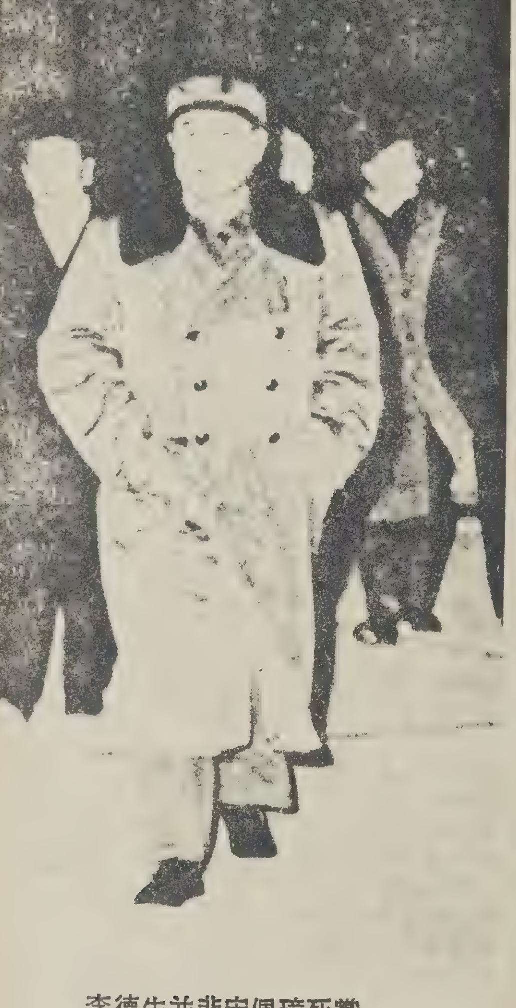
整除四人帮，在北方是以陳錫聯、汪東興、吳德、華國鋒的北京軍區及公安特務勢力爲主；在南京、上海及廣東、廣西則以許世友與韋國清的勢力爲主，去年十月七日北平發動政變，當時的上海極爲紊亂，王洪文、張春橋的大本營在上海，準備反撲，丁盛的態度曖昧，於是緊急邀請許世友飛赴上海坐鎮，運用其三野的淵源與二十年南京軍區司令員的歷史關係，調動部隊平息了上海文革派的反撲暴亂，扣押了上海市委馬天水等，改組上海革委會，穩住了上海、南京；使東南與西南未發生大的變亂，許世友自然居于打倒四人幫之首功，然而論功行賞，許世友與韋國清顯然是被排斥于新中央的權力核心之外。

反文革，打四人幫之目標雖然相同，但對文革翻案，與鄧小平復出，則北平的新當權派與廣州及其它地區軍人頭目之立場與看法、想法，則截然有別。

爲此在去年四人帮被捕後，十月九日的一次政治局的會議上，即彼此發生不同意見的爭執，隨着北平天安門廣場即出現擁護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十一月另一次中央幹部會議上陳錫聯與許世友會發生了正面的爭論與衝突，許世友與韋國清聯袂返中央，提出對文革路綫錯誤政策的檢討，對毛澤東的

生隸屬「十二軍」，宋佩璋屬「六十軍」，兩人以前並無關係，是否相識亦未可知。文革起，毛江調「十二軍」入皖鎮壓，李德生適任「軍長」，從此扶搖直上，宋佩璋亦因隨「六十軍」入安徽，得任省委書記，李德生自「九大」後已長駐北平，安徽省委會工作由宋佩璋代行，至「十大」，李德生任「副主席」，又兼「總政治部主任」，始開缺，由宋佩璋升充。但李宋之間，至此可能有了分歧。

一九七三年底，江青曾在一次集會時，公開罵李德生是「毒蛇」，以後李德生被免去「黨中央副主席」及「總政治部主任」職，已被逐出毛江圈子之外，而宋佩璋似頗得毛澤東及江青信任，宋佩璋亦感恩圖報，對江青吹捧最力，到了四人帮事件發生，宋佩璋本來就應受牽連，華國鋒所以未馬上動他，可能有所顧忌，但遲發則禍大，宋佩璋被撤換後，仍然面對許多批評，最後將與江青同一命運。



李德生並非宋佩璋死黨

宋佩璋跟隨江青搞「第二武裝」

就已知的批評宋佩璋文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軍區」提出的大批判，其中第四項：

指宋佩璋積極跟隨江青集團搞「第二武裝」。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就派了廿一人的參觀學習團，去江派的主要基地上海「學習」。由江青在上海的親信親自介紹經驗，親自陪同參觀，參觀回到安徽，他召開「城鎮民兵工作會議」，大造輿論，不到三、四個月，皖省所有城市都把「民兵指揮部」建立起來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在一次有許多頭目參加的大會上一再強調：「對待上海經驗的態度，就是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對待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態度，上海怎麼做，我們怎麼做，只准搞好，不能走樣」。一九七五年底，皖省的縣、市以上城鎮，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區、社都成立了「民兵指揮部」。以至江青集團說：「安徽是眞學（上海），不是假學，學的成績顯著，對我們是個支持」。

去年七、八兩個月，他迫不及待的要把「民兵權」抓到手，召開了皖省「地市委和軍分區、警備區、市人武部負責同志學上海經驗交流會」。他在會上說：「現在走資派和我們爭奪民兵的領導權，民兵指揮部問題是件大事，是關係到槍桿子掌握在誰手裏，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問題的大事。我們學上海，就要學徹底，內容要學，形式也要學」。就在這個會議總結講話前的半小時，他撇開「省軍區黨委」，強行通過成立「省民兵指揮部」，由他親自担任「總指揮」，並於九月份正式宣佈成立。成爲大陸第一個成立的「省民兵指揮部」。

江青集團垮台後，他到處自己找下台階，說：「我們與上海有本質區別」，又說：「不能批了『四人帮』，就否定他們創造的經驗，上海經驗是正確的，今後還要學」。當華派分子要求撤消「民兵指揮部」，「省軍區黨委」向皖共省委寫了建議撤消的報告，他惡狠狠的說：「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對民兵指揮部的問題，一要愼重，二不容搞亂了，三是誰搞亂了誰負責」。也就在同一天，共黨池州地委向皖共省委報告，也建議撤消「民兵指揮部」。他在報告上批示說：「民兵指揮部幾年來做了大量工作，成績很大，要搞唯物論」。由此可見，他大搞「民兵指揮部」，是他緊跟江青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決定成立省、地兩級「民兵指揮部」，也不是偶然的。

宋佩璋背後應有實力人士支持

這一項罪名，可能是他發生問題主因，目前不論華國鋒與葉劍英都担心「第二武裝」，也就是江青過去組織的民兵，如果民兵與共軍打起來，立時就會星火燎原，許世友、韋國淸在華南的對峙局面，華國鋒可以暫時勉強容忍，如果宋佩璋指揮民兵在安慶發難，便要動搖華國鋒政權，甚至摧毀中共的統治，宋佩璋所以被重視，其故或許在此，但宋佩璋個人僅憑民兵，應不敢反對華國鋒，其背後應有更有力人士，此人究竟是李德生，還是許世友，或者是第三者，目前都難斷定，但宋佩璋之出問題，將使中共內爭又升一級。

華葉担心「第二武裝」宋佩璋何以垮台？

岳騫

六月二十五日「安徽電台」突然宣佈省委會改組，第一書記宋佩璋被撤換，由萬里繼任。改組後，「安徽電台」，「安徽日報」對宋展開猛烈抨擊，此一情況似為以前所無，在過去一些省委第一書記下台後便消聲匿跡，不再被提起，似宋佩璋在垮台後仍受抨擊者甚少，也許要展開一次徹底清算宋的行動。

華國鋒圖以黨權箝制軍權

一個省委第一書記雖然地位甚高，為一省最高「領導」，但從文革起，毛澤東利用紅衛兵砸爛基層黨組織，再利用共軍出面鎮壓紅衛兵，於是權力全歸於槍桿子，形成了軍指揮黨，各省原有黨（省委會）政（人委會）全被砸爛，合組而成「革委會」，由當地「軍區司令員」（有大軍區，有省級軍區）担任「革委會主任」，大權一把抓。至此，毛林已感到尾大不掉急欲收回權力，毛澤東又命令重建「省委會」，但各省遲遲不能成立，最後仍是毛澤東讓步，同意由軍人担任「省委第一書記」，始將省委會恢復，但共帮劃分之二十九省市，有二十一省省委第一書記由現役軍人担任。此一情況背後可能有林彪支持，毛林以後之火併，此亦主因。

但毛澤東在整死林彪之後，仍然無力改變既有形勢，直到一九七三年底始勉強演出「移藩」之舉，調動八個大軍區司令員，被調動的八個大「軍區司令員」，有四個兼任「省委第一書記」，這以來便全部失去黨委第一書記職位，失了黨權。

但在毛澤東生前對於槍指揮黨的形勢改變並不大，直到華國鋒上台後，才逐漸改變了原有形勢，目前以軍人兼任省委第一書記者，只有韋國清一人，其他諸人，即是軍人出身者如譚啓龍、汪家道、王淮湘均已失去軍權。

華國鋒收回黨權，是否即能箝製軍權，以目前情況言，尚不易作到，但華國鋒繼續向此路前進，必然會與軍事頭目起衝突，可以斷言。



桀驁不馴的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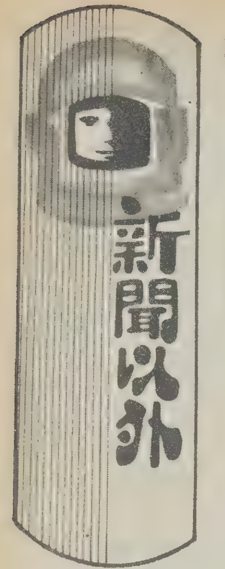
李德生宋佩璋淵源不深

現在再說宋佩璋的問題，宋佩璋被免職何以會受到激烈批判，看情形要打入四人帮，受到長期鬥爭。海外敏感人士推測與李德生有關，華國鋒可能以宋佩璋為餌，牽制到李德生身上，乘機整肅李德生，此一說法，恐與事實不盡吻合。

李德生與宋佩璋均出身抗戰期間共軍投誠後所改編之一二九師，但以後共軍公開叛亂，一二九師自行擴大為「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李德

例子。除非乾脆把他弄死，留了他這條命，等於留下一顆反共種子。老萬在香港接觸過許多狂烈反共的人，提到共產黨的暴行便咬牙切齒，這些人，清一色是大陸逃亡來港的，他們被共產黨弄到家散人亡，妻離子散，此仇此恨，如何能忘？所以陳國雲有這樣堅決的態表，而且這些人愈來愈多。

第二、和范園焱駕機衝出鐵幕一樣，這又是控訴中共蔑視人權的現成例證。陳國雲正在找門路要投入反共陣營。老萬認爲他的反共價値不在一個對一個的跟共產黨拚，應當把他的全部遭遇，訴之提倡「人權」的美國卡達政府，把這事實公之全世界。老萬並非主張他告洋狀，是要揭開卡達的所謂人權運動的假局。如果因此引起世界人士注意，公開了中共殘暴的本質，則其反共的收穫，何祗加入反共陣營咁簡單？



四人帮勢力何其大

由於中共本身不斷揭發，人們都知道，目前大陸許多地方情況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據華帮的說法，是四人帮分子搞事。總之，大陸上有什麼違抗黨中央的事情發生，全是四人帮「餘孽」所爲。

這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四人帮頭頭雖已作了華國鋒的階下之囚，但他們的黨羽仍十分活躍，到處和以華國鋒爲首的新當權派鬥爭，使大陸許多地方亂得一塌胡塗，華帮窮於應付。

四人帮勢力這麼大，很多人爲華國鋒危。十月政變到現在已九個月，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都關起來了，他們手上決沒有無綫電話指揮黨羽抗命中央，竟到處亂成一團糟，則四人帮的確「唔係嘢少」。這樣鬥下去，恐怕舊四人帮終會將新四人帮打垮，那時，大陸政局又將有天翻地覆的轉變了。

許多人明白，大陸上確有四人帮黨羽存在。但如果說各處的暴亂，都是四人帮搗蛋，未免言過其實。許多反華國鋒的人非屬四人帮，但華國鋒爲使他的整肅行動「名正言順」，把一切反對黨中央的行動，都指爲四人帮所爲，便可大張撻伐。

不過，華國鋒這政策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讓全國人民知道，反對華國鋒者只是四人帮分子，除了四人幫，沒有其他政治敵人。他藉揭批四人幫口號，可以把一切反對他的人大整特整。

不過，大陸上反華國鋒的人可不少，不論黨、政、軍及民間，都有「反華分子」。華國鋒把他們一律打爲四人幫黨羽，人們會覺得，四人幫勢力眞大，北自遼寧的毛遠新、李德生；南至廣東的許世友、韋國淸，都是當權派的敵人，如果反華國鋒的都是四人幫黨羽，則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黨羽，大有力量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這新四人幫扯下台來。

華國鋒把一切反對他的人說成是四人幫黨羽[?]實在太笨。世界上都是跟紅頂白，看風駛𢃇的人多，他們看到四人幫在各地搞事，如火如荼，投機的人會成爲他們的附從，更把四人幫勢力壯大起來，越顯得本身孤立。

最近中共電台廣播說甘肅政治情況混亂，「對國家的國防建設，造成嚴重的有害後果」。因爲，甘肅是中共供應核子和導彈試驗設備的主要基地。造成這種混亂情況，華國鋒又諉之爲四人幫「附從抗命」。昨天貴州的省委第一書記馬力公開透露：該省農村情況不安，自然又把罪行推到四人幫身上，四人幫勢力何其大！

大陸「老九」受保護？

七月份「紅旗」雜誌發表一篇文章，討論大陸上二千萬名知識分子過去遭遇的問題。「紅旗」是中共理論性刋物，經常反映高層政策。

這篇權威性文章直認知識分子過去受到虐待，因而導致「敎育水平的低落」。文章說：除非改變這種情況，全力鼓勵知識分子，否則國家以後二十三年所制定的經濟計劃便無法完成。這項經濟計劃是要使中共在本世紀內躍登於「超級大國」之列。

「紅旗」雜誌的文章說：在過去二十年，或許更長的一段期間內，知識分子一直在中共進行的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備受攻擊。

爲什麼會這樣？是誰之過？正如老萬昨天的文章所說，正當揭批四人帮罪行運動如火如荼的今天，一切罪狀，自然要歸到四人帮身上。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會是劉少奇的罪過；如果是批林批孔時期，自必是林彪所造成；「打倒還在走的走資派」的話，則是鄧小平應負其咎。今天來說，順理成章的歸咎「四人帮」所爲了。

「紅旗」雜誌說：四人帮會將知識分子置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反黨叛徒、敵方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之後，還形容他們是「臭名昭彰的下九流人物」。

大陸知識分子被迫害，已是「二十年或更長一段期間內」的事，卽是說，在知識分子受難時期，「四人帮」尙未形成。其實那時期知識分子受虐待，全是毛澤東作的孽。如所週知，毛澤東最恨知識分子，也最瞧不起知識分子，可以說，中共虐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正因爲奉行毛澤東思想之故。最顯著的例子是鳴放時期，毛澤東挖了陷阱，把大鳴大放的知識分子一律打爲右派，使他們陷於九層地獄之下，永不超生。

「反映華國鋒及其他高層領袖所定的未來政策」的「紅旗」雜誌文章，儘管把虐待知識分子罪狀算在「四人帮」帳上，但明眼人都明白，實際上是反毛，推行與毛澤東思想相反的政策。只因華國鋒還沒有公開鞭毛屍的勇氣，所以只能說成是揭批四人帮的一部分。

不過，如果以爲連髮型也要學足毛澤東的華國鋒眞的會因此「解放」了知識分子，「許諾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和保護，使免受政治攻擊」，那是被華國鋒放出烟幕所蒙蔽了。「紅旗」這篇文章的眞正目的，不過是安撫知識分子，使他們貢献其智能，以助中共在今後二十三年內，完成其「極有野心」的經濟計劃，使中共在本世紀內躍升「超級大國」之列而已。

日本重申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
中共不作聲保釣英雄也沉默了

萬人傑

當日振臂高呼與國土共存亡的保釣英雄，如今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中共「外交部」也默不作聲，他們似乎都已「默認」了日本仔這一領土野心。過去有些人認為「保釣分子」是「愛國」的，現在假面具揭開，當日的「保釣」，純粹是政治鬥爭的手段。日本「承認」了中共，區區釣魚台有什麼關係？廣大土地送給蘇聯老大哥，他們也滿不在乎！

保釣英雄那裏去了

電訊說：日本重申擁有東海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對記者說：這個引起爭論的羣島「在歷史上和法律上」都是屬於日本的，「此事無可置疑」。

日本和中共「建交」前，釣魚台這三個鉛字，就和今天范園焱三字一樣，每天報社要鑄上一千幾百個才夠應用。

在香港、在美國，都有一大班青年，每天在攪「保釣運動」。表面上看，這是愛國運動，誰都應該支持響應；實際並不是這麼回事，眞正目的在打擊中華民國政府的威信。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正與日本展開交涉，據理力爭，保釣分子用「大石壓死蟹」手法，明知日本堅持，故與國府為難，如交涉不成功，就可作為攻擊中華民國的口實。

可是時間上估計錯誤，日本搶在美國前頭承認中共，正攪得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一時無法收場，再鬧下去，等於拆中共的台。中共為了爭取日本的承認，早已作出喪權辱國的默契，對日本「擁有釣魚台主權」，周恩來已默認了，一句「慢慢再談」便把天大的問題帶過。

自此之後，香港的、美國的「保釣英雄」便銷聲匿跡，「保釣運動」也聲沉影寂，這幾年來，提都沒人再提了。

但報紙上沒再提，並不表示問題已獲得解決，只是這班保釣英雄不能再提，一提就成為「反革命分子」，明明與中共政權為敵了。

那麼，日本外務省為什麼忽然又重申擁有釣魚台主權呢？因為最近中華民國宣佈把領海範圍擴展到十二哩。日本認為和中華民國就釣魚台列嶼週圍水域的捕魚權問題舉行會議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日本海事當局仍繼續在該區進行定期巡邏。日本漁船每年在這區域中所取得的魚穫約一萬六千噸。

今天，中華民國和日本已沒有邦交，要爭取釣魚台的主權，中共外交部應當出面。但既然中共與日本建交時是以釣魚台為犧牲品，現在自然無話可說了。

如果「保釣分子」果眞具有「為了保衛神聖國土」不惜「與日寇一戰」的決心，這時應該奮臂而起，作中共的前鋒，一方面督促中共政府強硬與日本交涉；如果不能爭取到釣魚台的主權，就實行與日本一拚。

可惜得很，當日鬧得有聲有色，個個中國人被他們激動到熱血沸騰的保釣分子，現在不知躲到那兒。

日本鬼子強把釣魚台納入自己的版圖，中共外交部及這班英雄們都變成啞巴，一句話也不說，等於承認了日本外務省的聲明，眞丟人！

摧殘人權又一例

一個叫陳國雲的三十五歲海員，回到福州探望姑媽，被中共指為特務，將他拘捕，因之黑獄，一關就關了四年零十個月，獄中嘗盡非人生活，諸如囚禁在一個只有三四呎深廣，高不及四呎半的鐵籠內，站不得，睡也不能，只可蹲在籠內，剝得一絲不掛，腳上栓了一副重達四十斤的鐵鐐，雙手反縛背後，只能像豬狗一樣俯下身子舐吃。由於大小二便都在籠內，臭氣薰天，看守人隔天才沖洗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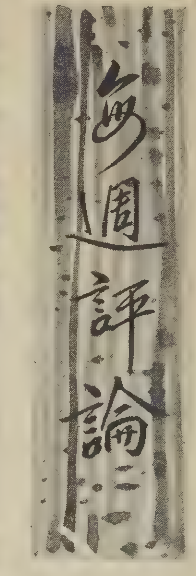
在勞動的時候，他要喝水，「解放軍」不准，他反抗，被打得死去活來，（他在香港對訪問他的記者展示身上纍纍傷痕）。過了四年十個月後，又戲劇性的被釋放，說已調查清楚，他和特務無關，但共幹告誡他，不能把這四年十個月的遭遇告訴別人。

陳國雲在獄中從共幹口裏知道他的被捕是因為有人告密，獲釋回港後，到處打聽，終於找出端倪，原來是一家左派銀行一名高級職員打了他的小報告。海員出獄大都由銀行代辦，大概陳國雲說了一些不中聽的話，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於是在回到大陸後，便惹來牢獄之災。

他獲悉這銀行高級職員是陷害他的仇人後，連續多月携刀要向他報復，該銀行職員立刻向中共當局請求調職，回到福州市馬尾港海員俱樂部工作，不敢再留在香港。

這憤怒的海員對訪問他的記者表示：中共無端將他虐待了差不多五年，受盡非人待遇，這種仇恨，永難忘懷，誓言今後把有生的餘年，貢獻在反共事業上，只要對共黨打擊的事，萬死不辭。

老萬讀了這則新聞報導，有兩點感想：第一、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中共政權？陳國雲的遭遇是個



共軍上層嚴重分裂

由范園焱義士起義來歸談起

反共義士范園焱駕駛一架米格十九軍機起義來歸，兩週來中華民國當局和台灣省同胞，無不歡欣鼓舞，熱烈歡迎。在這期間由國內朝野到海外愛國僑胞均為此一大喜事而歡騰不已。

中國國民黨中央於七月十三日舉行常務委員會，聽取參謀總長宋長志關於「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駕機起義來歸事件簡報」後，國民黨中央主席蔣經國氏指出：這次范義士駕機起義來歸，不僅證明大陸人心歸向，也證明了中共士氣的低落，這是我們反共復國大業日益光明的象徵，更無異是當前姑息氣氛的棒喝和警鐘。

蔣氏又說：中共空軍是其控制最嚴格的一個軍種，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范園焱義士能夠毅然拋棄了他的家庭，棄絕了共軍共黨，來歸向祖國，對於他的抱負理想和勇氣，都值得我們敬佩！相信在大陸上到處都是反共的同胞，千千萬萬和范園焱義士同樣懷抱的人，只要鐵幕一旦衝開，便將陸續投奔自由，歸向我們政府，這是中共暴政必亡的一個鐵的事實，鐵的證明。

當前不僅中共軍隊士氣普遍低落，且在共軍各個山頭之間呈現嚴重對立與分裂。

共軍為中共政權重要支柱，是它在大陸上實行極權統治的主要工具，共軍不再支持中共政權，這正反映出北平統治小集團，已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

范義士是空軍幹部，在共軍中「聲望」、待遇均較好，更重要的是中共竊據大陸時他只有十四歲，而到駕機起義時他的黨齡却已達十七年之久。這個中級空軍軍官，在組織上起義前與中華民國敵後人員並無任何連絡，在思想上又沒有受到甚麼「舊」的影響，而他竟能捨離妻兒，徹底棄絕中共，所能說明的就是：今日中共實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共軍中的士兵，是來自長年受壓榨吃不飽穿不暖的工農子弟，他們即或在行動上還不明顯的反共，但都懂得在中共統治下沒有好日子過則是必然的。至於中級軍官，相信懷有范義士同樣心情待機起義者不會在少數。至於在軍級以上和現役軍人兼任文職担任省級頭目的槍桿子人物，不能說他們中有較多的人心懷二志，但他們却在不斷地進行派系鬥爭。過去以彭德懷和林彪為首的共軍系統中的大頭頭，被扣上「反黨」、「叛國」和搞甚麼「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極右路綫」等罪名而遭整肅和陷害，其實都是在派系互噬中敗在現已遭到報應的毛澤東手上，才垮台和死亡的。

中共的派系鬥爭，係來自它的「主義」和「制度」，所以，毛死後北平上層統治者中的互噬，不僅沒有停止，且正在新的客觀環境下進行新的同樣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被捕後，受牽連而被整肅的共軍高級幹部有空軍司令員馬寧，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已經「停職審查」的有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現役軍人分別担任甘肅、安徽一號頭目的冼恒漢、宋佩璋等人。

據甘肅、安徽電台對冼、宋批判說：他們過去一直死跟四人帮，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一套」，企圖把老幹部由「民主派」打成「走資派」。在四人帮失手被擒後，他們「捂蓋子」不准幹部羣眾揭批四人帮竟達八個月之久。如果不是共軍上層分裂擴大，派系鬥爭激烈化，相信冼恒漢和宋佩璋這兩個手握槍桿子的一省之王，最多批判一番自己作作「檢討」，然後轉任他地或畧畧降級完事，決不致在公開後大張旗鼓既「揭發」，又「批判」。

具體的說，原共軍「一野」賀龍派頭頭不僅均已離開牛棚且已多數担任了要職，這些人倒霉時冼恒漢這個賀龍親信却投靠毛林江集團紅得發紫，時過境遷，冼跟四人帮之後垮台一點不稀奇。而宋之失勢，則有兩種可能：一是華葉集團在對「東北太皇」毛遠新的清查中，發現了他與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有勾結。本來原十二軍軍長李德生早在安徽時就是江青的親信，整肅他是應該的。但李德生是鄧小平死敵，所以華國鋒必是有意為他洗脫。於是，瀋陽那一筆推給瀋陽軍區政委兼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頭上，而安徽這筆則完全扣在宋佩璋頭上。共軍上層互噬加劇，一個重要導火綫就是鄧小平復出問題。如廣州許世友，昆明王必成，新疆楊勇，福州李志民、朱紹清、南京聶鳳智等都支持鄧，而過去較為傾向毛江但與四人帮勾結又不明顯的如成都劉興元，北平陳錫聯，武漢楊得志等則較為支持華葉或中立發展下去，共軍方面的派系鬥爭必然加劇。此外，因華國鋒「出身不明」、「來路不正」，已惹起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特別是大陸廣大工農對華葉集團已由好感變壞感，進而反對他們。再拖一個階段，中共這個血腥統治集團，非垮台不可。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七月廿一日出版　NO.508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08

共軍上層嚴重分裂

宋佩璋何以垮台？

南北對峙與軍區動向

大陸人民的文化生活

袁雪芬與紅線女

香港學校的「財政問題」

中國戲劇的興起與沒落

宋子文失戀趣聞

「卡達的手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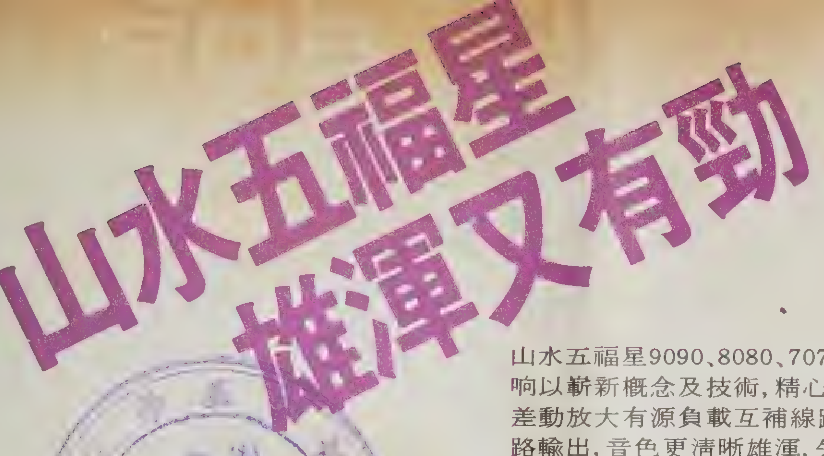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日本重申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

中共不作聲保釣英雄也沉默了



萬人雜志（第五〇二期）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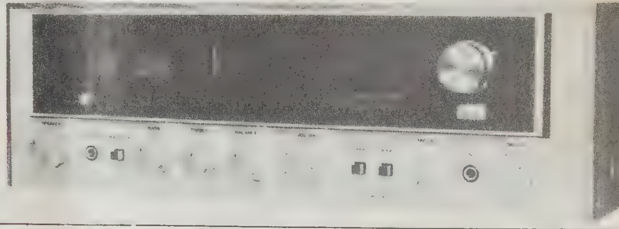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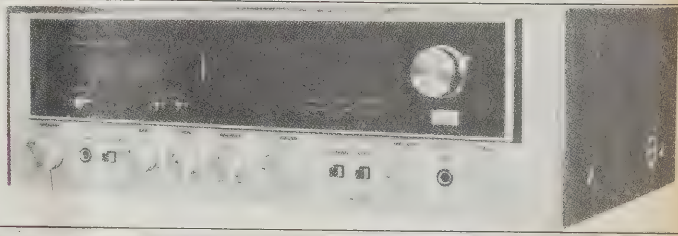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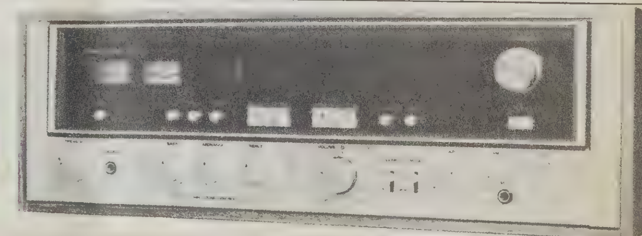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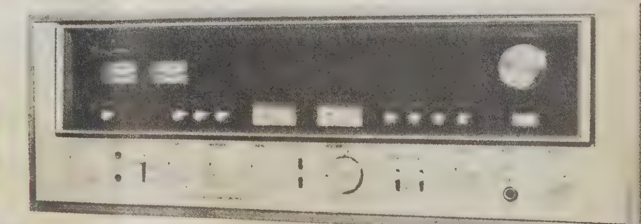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一　謝 并序

封淑英

余患甲狀腺腫大症已逾三載，屢醫罔効；且日益沉重，困苦莫名！後蒙陳居霖中醫師仁心仁術爲我下針治療始將病魔制服。該氣結核現正逐漸消散中。陳醫師懸壺濟世多年，活人無算，其醫術，醫德，醫品之佳，堪稱三絕；更難得者，醫師有功不居，有勞不怨，尤使人欽佩之餘，越發感激不盡！恨無以報，惟有一詩謝之，以示不忘而已。

三年病困藥空投，華扁天來二豎收。刺穴一回功卽見，神針聖手孰能儔！

題洋谿戰場回憶圖二首

彭旣白

著意洋谿奮戰場。丹青難寫陣雲黃。馬蹄踏徧泥痕在。白[illegible]長亭月夜涼。

寒流依舊臥長橋。應記當年胡馬驕。狙擊健兒身手好。空留勇銳話漁樵。

滿江紅

葉其眞

——七七抗戰紀念又萬人日報創刊兩週年誌慶

七七烽烟，迫起了，八年抗日。眞不愧，中華兒女，竟摧強敵。國難方隨降虜去，人權又被紅潮沒。胡萬人日報創今朝？從忠迹！堅反共，非中立。窮追寇，須深入。舉灰虫墮子，漢奸邪逆，筆伐口誅同一掃，詞嚴義正無遺力。晉回頭重見九州同，青天一！

新春試筆 調寄感皇恩

陳冠天

依清眞小閣倚晴空四聲

海國瀲澄波，寒光多麗。曙景初雲漾江煙、[illegible]。靈禽迓客，芳部裏。市味薦香，笛簫遙起。換就春紅寄珠字。小山風度，休問詞仙情意。看瓶梅琴艷，庭蘭美。

前　題 調寄西江月

葉惠波

綉枕輕輕推却。柔情十里春風。朝陽薄霧透簾櫳。漫讀詩書誰共。閒把蘭花細寫，新詞氣吐如虹。簷前燕子掠晴空。深怕舊巢移動。

前　題 調寄小梅花

潘學增

春纔到，花纔好。欣欣喜色羣相告。最光明，最和平。心中閒暇，無累覺身輕。蕭然環堵稱安定，貧賤驕人知草勁。要思量，得思量，萬目時艱，凝想却端詳。

同橫目，同茅屋，居然進退都維谷。浮民尸，剖民尸，虐民無盡，民膏與民脂。殘民以逞居高位，九野蜩螗兼鼎沸。斬魔妖，斬蠻刁，渠魁賊子，當早入刑條。

江城子——淺談

何敏公

題攷：此調有單調雙調兩種。單調始於唐人，雙調始於宋人，宮調是單調，金集注雙調，張先詞注高平調。

別名：晁補之詞改名江神子，韓淲詞有獵後前村意遠句，更名村意遠，見花間集譚宣子詞名江城子令。

體別：本調作七十字分兩疊，前後疊相同，有三十五字三十六字三十七字體者，黃山谷「新來又被奚搐」一體七十字用入聲者，是入作平意也。

江城子 丁巳錦山[illegible]集

陳荊鴻

不殊前事永和平。使炎邊。且流連。媚川港外，風景尚依然。莫負清歡同一醉，芳草地，麗人天。

前　調 宋王臺懷古

陳桐音

黃麖驚嚇富場東。海天空。勁南風。宋王臺畔，行在九龍中。萬里親臣軍護輦，存趙祚，表貞忠。

前　調

藍戒三

吟餘擱筆聽鷄啼。鳥聲西。月如眉。萬松環翠，雲繞半山低。沙暖泥融飛燕子，春漸老，草烟迷。

前　調

葉惠波

寂寞登樓不覺寒。倚闌干。強加餐。慢捲珠簾，暗把舊箋看。空有情懷千萬斛，如燕子，怯孤單。

前　調 贈心齋

鮑少游

新春雅集綺筵中。慶初逢。友情融。緬懷故舊，細語問行蹤。永憶客途父酒會，因藻繪，識詞宗。臨池驚見墨華濃。矯如龍。燦如虹。百戰歸來，獎飾畫圖功。錫我嘉章題駿馬，疾如電，迅如風。

前　調 送閩人回鄉省親

黎心齋

危巢風雨不禁持。憶年時。別親慈。水遠山長，辛苦共天涯。紅袖慣爲司筆研，胡欠我，一牋詞。樓高容易動鄉思。喜言歸。怕分飛。惆悵深燈，去住入支頤。破曉有人催上道，楊柳月，也依依。

前　調 錦山[illegible]集

傅靜菴

被愁川上自年年。野橋邊。錦山前。熨眼花叢，瘦蝶也娟娟。誰信旱雲能釀雨，纔數點，又依然。海風吹不老蜑天。草相牽。柳初眠。淡日幽香，同趁一樽妍。珍重滿懷詩與書、[illegible]，[illegible]。

。」明報主筆這種冲淡水手法，確實有點像北平那個死鬼進士之孫周恩來的和稀坭手法，祖師爺的兩度散手，徒弟苦練得入木三分，後繼有人也。

讀者 湘潭佬
（七月八日）

影后凌波身世之迷
同鄉讀者來函詳述

編輯先生：

弟原是旅居金邊的華僑，數年前因逃避人爲浩刼，來港謀生，初抵港時，曾偕小兒女，回鄉省親。彼時，影后凌波那位「不知往那里尋覓的親生胞弟」，因早得其閭籍養父親往報訊，知其日夜思慕的親生胞姊，「藝名凌波」早已在港飛黃騰達，特來向吾探詢情況，蓋吾因屬「新香港」，除了銀幕上之外，對電影圈內邊的一切人物，均素昧生平，所以，實無從作答。今讀貴刊五〇五期「不堪回首的童年」那篇文章，知影后也起思念失散的唯一胞弟，關切情詞溢於言表，故特漏夜草成這篇表白其正確身世的「答案」，動機是仰仗貴刊的篇幅，將來或可玉成這雙因被社會遺棄的人海孤鶵由通訊、而認識、而團聚，那就功德無量了。

影后凌波的正確籍貫，是潮州揭陽縣漁湖區廣美鄉「過去稱漁東鄉」人，吾鄉宗叔黃祖禹之遺孤，其親祖父晚清秀才，是名揚梓里的名文學家、名書法家。其伯父黃祖堯叔，及其親生父親均爲庶母所生，昆仲幼承庭訓，文學造詣，均極湛深，也均能寫一手超脫毛筆字，堪稱是書香世家。迨至各自成家立室，祖禹叔娶溝口鄉林氏女爲妻，（即凌波生身親娘）至此，家道中落，端賴其執教鞭的微薄收入，在物低安定的當時，勉強尚可維持溫飽，及至抗戰時期，百物飛漲，的確是米珠薪桂，區區的執教收入，自養尚不能活，何能維持全家生活呢？祖禹叔這位老教員，就在此缺乏營養的困苦環境下，憂鬱而死，身後僅遺存孤兒寡婦三口，嗷嗷待哺而已。

林氏在無可奈何的慘況下，爲貧窮奪去其志，另蘸於隣村姓鄭人家，一雙遺孤，由其庶祖母「薔薇婆」保留住，帶往依附其伯父撫養，殊料其第二任丈夫，已是兒孫繞膝，鰥居多年的老頭兒，而再行續絃，林氏自進門後，因與兒媳生氣，屢遭比她大一倍年歲的兒媳冷嘲熱諷，挨飢受寒，較諸攜抱一雙親生小兒女，更加痛苦，更加難受。聞那樁白髮紅顏的婚姻，維持不到十幾天終於悲劇收場。一個淒風苦雨大清早，苦命的林氏，在吾鄉與林姓交界那條河，投水自盡。

其伯父因爲無法維持家庭生活，決然捨棄粉筆生涯，在家中開設麻將枱，筆者也屬戰友一分子，所以常爲他家的枱上客，一天偶見白髮蒼蒼的薔薇婆（即凌波的庶祖母）因袒護孤鶵而與媳婦發生意見，在門外角落里，撫摸兩孤鶵潸然下淚，這是人間悲慘的畫圖，迄今遠隔卅寒暑，仍依稀烙印在吾腦海里。及戰亂蔓延至潮汕地方，各竹戰友均四散逃生，麻將枱也隨之關門大吉，其伯父在每況愈下的困迫情形下，聞隣省福建那邊，小女孩交易十分好價，爲減輕負担，以及救濟眉之急需，遂不顧一切，一拖二，帶領自己親生女及姪女兩個小小行貨，往福建厦門，求售發免虐。

聞其親生女兒，因不堪養父母虐待及思念其親生娘親，一個時期後，伺機出走，一路半飢行乞，潛回原籍與家人團聚。

小孤姪女者也許因幼失母愛，更失去人間家庭溫暖，所以毫無反顧地，一切命運，任天安排，由天主宰，才得奇緣至今，名成利就，的確是不幸中的大幸。不然，誠如其堂姊，於今充其量僅是一個識種田，識炊飯的農家婦而已，所謂時勢造英雄，良非虛語也。

讀者 黃姓
（七月一日）

目前鄧復出也不會搶去他主席職位，但身邊伴着一隻出山猛虎，分分鐘有被吃掉的危險，看來還是不出好過出。但他所受的壓力非常大，既不敢反對，也不想同意，只好沉默。所以此三人保持中立態度，能夠拖過一天便算一天。其他如陳紀汪吳等輩，堅決主張鄧小平復出後做神祗牌，是因爲他們看透鄧小平一旦復出，絕不會讓他們掌實權，非把他們搞掉不可，因此同意鄧小平可以復出，但不能掌權。基於上述三種客觀實況，即使北平集團根本沒有討論過鄧小平這回事，如此這般進行邏輯推理，不中也不遠矣。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所以受歡迎，令人置信，便是此中原理。至於後一則消息，則肯定是屬於福建前綫「解放軍」所使用的——無烟大炮。可說是怪論中的怪論。不要說設立第一總理、第二總理、第一副總理之怪事，單說是鄧小平担任第一總理，是以扶助第二總理紀登奎，好讓他將來掌管國務院，眞是千古奇聞。倘若呃神騙鬼，也應該這麼說，鄧小平出任總理，韋國淸出任第一副總理，由鄧小平培植韋國淸，這樣還算合情合理。但此位中立報的廣州讀者，偏偏活學活用老毛的不信邪作風，放出人頭猪腦的臭屁。大陸人民那個不知道，一是鄧小平垮台，四人帮與四人帮叛徒全負責任，紀登奎是鬥鄧的急先鋒，鄧小平若放他一馬，鄧小平便不是矮鄧。二是在討論鄧復出問題上，許韋支持鄧担任總理，紀登奎等人堅決反對。鄧小平清楚地明白，阻他復出，是文革叛徒集團。他倘能有一天復出，背後一定有强大支持力量，即使他能「以德報怨」扶植紀登奎，幕後力量也不會同意。鄧小平對華紀這班人，不報一箭之仇已便宜了他們，還要扶助他們，眞是天大的笑話。

鄧小平本身已有一班靠他吃飯的死黨，他在毛周生前復出，在毛的壓力下，也敢大量起用自己的親信，倘若他這一次復出，他的親信勢必在毫無顧忌下重張旗鼓，掌權奪位，紀登奎之徒欲想獲鄧小平青睞，排除也輸不到。

讀者　廣州西關大少
（七月七日）

明報社評玩弄花招
曲解范氏起義意旨
抹殺大陸同胞太苦

編輯先生：

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於七月七日駕駛米格十九機投奔自由，飛往台灣，全港報紙大多以頭條新聞報導，不論根據中央社或合眾社電訊，都能正確地把原文譯出。可是明報的新聞編輯先生，却在重要文字上玩弄花招，掩飾事實，而明報社評，則根據其所抹殺，竄改的句語，加以推論評述，把原來的事實，引向相反的方面去，不但强姦了原文意旨，且有意替中共遮羞，明報此一種欺騙讀者手法，令人齒冷。

各報都能這樣報導，范園焱下機第一句話就說：「大陸上太苦了，我是共產黨逼我出來的」。而明報則是如此說：「同志們，是共產黨逼我這樣做，我不能再忍受了！」前者的主題相當明顯，主句是在「大陸上同胞太苦了」，也是范氏投奔自由的客觀因素，至於副句「我是共產黨逼我出來的」是他投奔自由的主觀推動力量。明報則把主句刪去，把重心放在他「變節」（明報標題用字）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他迫害，這一偸龍轉鳳手法，除了侮辱范園焱奔向自由的動機與人格，還給「社評」鳴鑼開道。

明報社評說：「范園焱初步所表示的動機只是說：「同志們，我受不住了！是共產黨逼我幹的」。接着承前轉後，主觀地推論說：「但在目前大舉批判四人帮的運動中，間接的調查，交心，批評等等，相信必不可免，精神上的壓力相當嚴重」。此一斷論，阿福都知道，主筆的意思是說，范某人駕機逃走，只不過是自己害怕牽連到四人帮批鬥裏面，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而已。明報主筆還唯恐自己的獨味湯落味精太多，故猛加開水，好把它冲淡，他說：「文革」之前，國軍空軍人員也有人駕機投向大陸，他們同樣是不滿現狀，不願再過台灣的生活方式，嚮往共產主義社會。」「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對於投過的空軍人員都頗善待。」「單是一個人的背向，並不能肯定的說明什麼問題

鄧小平復出消息猶如賽馬貼士
評鄧專家屢貼正路分分鐘死火
新出爐山埃貼士矮鄧任第一總理扶助第二總理紀登奎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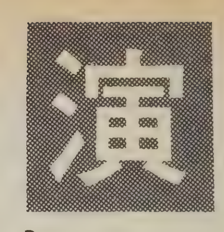
　據日本駐北平大使小川平四郎七月五日在東京說，鄧小平將會在九月至十月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共黨大會上正式復出。對於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一連數個月，謠傳滿天飛，包括「官方」的，小道的，不下有十多種之多，但每次傳說，都像波浪似的，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鄧小平復出，至今仍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鄧小平的復出，傳說得最有聲有色之時，乃係廖胖子親口對日本仔說快要復出，接着便是李木匠公開說將會不日復出。於是中外研究中共問題的所謂專家，都以肯定的口吻，說鄧小平將在四五天安門上亮相，因爲鄧是在四五火燒天安門上丟職，他會選擇這一天登上城樓，重掌權力，以報罷官一箭之仇。結果天安門在四五那天，除了華國鋒的荷槍實彈公安軍外，鬼影也不見一個。於是專家們又運用盲公占卦術，說鄧小平會在五一的勞動節會上亮相，更加繪聲繪影地說，中共今年的五一節將會取消文革出現的遊園會形式，恢復劉少奇時代的天安門巡遊活動，那時鄧小平會在天安門上檢閱遊行羣眾。結果五一那天，天安門廣場只見一些經特別安排穿得花花綠綠的街坊八婆與小孩作狀憩息，歡渡節日外，沒有結隊的羣眾操進天安門。而遊園會仍然舉行，也許鄧小平五短身材，被高大的華國鋒遮擋住，始終找不到矮鄧的影子。兩次的大跌眼鏡，專家們本來應該收檔，但仍死心不熄，又把希望寄托在七一會上。七一是老八的生日，這一天是矮鄧最適合的亮相日子，可能專家們覺得兩次的牛皮都吹破，像馬評家貼正路馬跑得無影無蹤，此次若照辦煑碗，得左，自然是權威專家；唔得，則像喃嘸佬連叮叮都丟埋。他們自信鄧小平是一隻冷門馬，分分鐘可以爆，但確實不知什麼時候爆，倘若在七一爆出，若不提點貼士，豈不是要買個五十磅的鎚仔。因此專家們在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縮返條槓，只有提供一些密秘貼士，掩掩縮縮地說鄧小平可能在黨生日會上亮相。結果華國鋒並沒有像專家們所想像大肆慶祝七一共黨生日，索性連慶祝會也不搞，甚至人民日報也不進行吹噓，何來矮鄧在慶祝會上亮相。專家們吃了這一記悶棍，確實頂心頂肺到極，不敢再對鄧小平瞎猜，只好轉而去研究爲何華國鋒竟然胆敢對黨的生日，可以不理！

　最近，對鄧小平問題，又傳出了兩則小道消息，一則消息是來自北平，華國鋒集團曾在五月份開過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中對鄧小平復出有三種意見，一是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表示可以讓鄧復出，但不能重掌實權；另一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站在中間立場，對鄧復出及掌權與否「依依俄俄」，既不反對，也不贊成。三是以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堅決主張鄧小平復出，並且要担任總理一職，他三人沒有出席政治局會議，但用書面報告提出意見。另一則來自廣州的小道消息，說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提議鄧小平担任國務院第一總理，紀登奎担任第二總理，李先念担任第一副總理，三個人在中共中央却担任副主席。目的是讓年老的鄧小平把少壯的紀登奎培植起來，使他將來能完全主持國務院工作。以上的兩則小道消息，大概都是靠估，不過，前一則還有一點根據，因爲許韋是正牌反毛派，自然希望鄧復出全力反毛，葉劍英、李先念是華國鋒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當然不願意見鄧小平復出，騎在他倆頭上，華國鋒雖覺得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〇一—五〇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蔡東方

了勝負。三國時代的中國騎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應該在幾個回合之內，分了勝負。沒有撞上幾十個回合，還分不出勝負的可能。

兩軍作戰，與兩個騎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戰，要靠衆多的士兵拼命。將帥的責任，是指揮、謀略，與事前的佈置，事後的賞罰，雙方的將帥有時也會狹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較量之時，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難面對面，個對個，比一比膂力與刀槍技藝。（關羽一馬當先，對袁軍出其不意，刺死顏良，那是一個特殊的例子。關羽在當時並非曹軍的統帥或指揮官。）

三國演義在叙述別的戰役，總是不厭重複的說某人與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寫關羽刺殺顏良之時，寫得相當俐落；寫赤壁之戰，也避免了強調孫劉軍的某一將領，與曹軍的某一將領，打了多少回合。

演義憑空捏造之處

三國演義描寫赤壁之戰的經過，十分精彩，在文學方面是一大成就；可借與事實太不相符。我們寫歷史的人，爲了忠於史實，忠於我們的讀者，不得不把演義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實，或憑空捏造之處，令有些讀者掃興，甚至引起少數人爲演義的作者辯護，眞是很不得已。

簡單言之，第一，諸葛亮不曾有過「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孫劉連箭都很缺乏，還談什麼抗曹？第二，諸葛亮不會借到東風，東風是自己吹來的。沒有東風，火攻的計劃依然可以實施。黃蓋把裝滿了乾草的船，點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處，斜對着北岸的下游之處行駛，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風力。第三，諸葛亮不曾用「三氣周瑜」把周瑜氣死。

諸葛亮不是那一種陰險的，於大敵當前之時而暗中謀害友軍將帥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瘡。第四，周瑜也不會有暗害諸葛亮之意。周瑜這個人光明磊落，坦誠待人，而且十分愛才。周瑜把老前輩程普，都感動得說出「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怎麼會容納不了一個比他小了七歲，而當時毫無地位的諸葛亮呢？

三國演義之中「三氣周瑜」的故事，使得我們中國人很難團結。孫劉已經聯合抗曹，却又要同時在暗中勾心鬥角；周瑜想殺友軍的人才諸葛亮，諸葛亮又終於氣死友軍的大帥周瑜？三國演義之外，另有一部腐蝕了中國「士大夫」的書：「東萊博義」。這兩部書以外，又有一樣東西，叫若干中國人不能互相合作：麻將牌。

赤壁之戰的經過，是這樣的：曹軍的前鋒，在長江南岸，嘉魚縣西南的赤壁，遇到孫劉聯軍，發生遭遇戰，曹軍吃了敗仗。吃敗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了病的很多。

曹軍在北岸的前鋒，倘未遇到孫劉聯軍，陣容還相當完整，於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南岸行軍的前鋒及陸續跟進的主力，都移到北岸來。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陸地上的帳棚裏。

長江的水面闊，一向有「無風三尺浪」的名聲。曹軍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飄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曹操或他的參謀業務人員吩咐扣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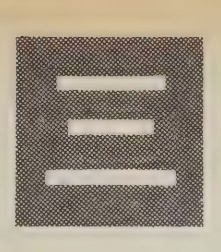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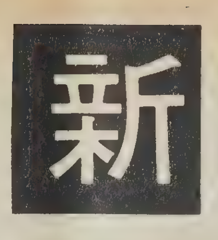
在孫軍的這一邊，有一位了不起的黃蓋。他向周瑜建議：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議。

於是，黃蓋派人在暗中向曹軍遞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動機，他在信裏說成是在主張上與孫權周瑜不合；他認爲以江東區區六個郡的兵力，不能夠抵擋中原的一百多萬兵力；但是孫權周瑜執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爲了避免與孫權周瑜一起被消滅，情願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訴黃蓋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於指定的日期帶自己的部隊與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來。

演義說，周瑜爲了使得曹操深信黃蓋不是詐降，而是眞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計」，先叫黃蓋在舉行軍事會議的時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衆將領「各領三個月的粮草，準備禦敵」。黃蓋却突然大聲反對，說：「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的粮草，也不濟事。」黃蓋又說：「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倘若這個月破得了曹操，我們便可以去破他）；倘若這個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張昭的主張，索性向曹操投降。於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黃蓋拖下去斬首。衆將領紛紛求情，黃蓋才倖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

事實是，黃蓋不曾吃這個苦，也不需要吃這個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黃蓋的投降的眞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孫劉聯軍的兵力，大得太多。黃蓋這樣的人之不願與周瑜同歸於盡，是很合於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關於黃蓋的情形，是：黃蓋曾經作過孫堅的幹部，資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幾年來各方的將領背棄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張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曹操受降受成習慣，因此而對於黃蓋之降，絲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懷疑之心。

新三國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陸軍趕緊全部上船。（船也是分爲兩路，沿著在江中兩岸順流下駛的。）

南岸陸軍都上了船以後，曹操叫這些船都駛向北岸，與原來沿著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來沿着北岸而行的陸軍，這時候停下來，紮營。由南岸而渡過長江，來到北岸的陸軍，也接到命令，上岸紮營。

二十幾萬的大軍，當然不能都擠在烏杯這一個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個樣子；況且，事實上也不可能。

到達的，也當然不是二十幾萬人全部；只不過是前鋒及一部份主力而已。

船，就已經到達的而言，却極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沒有用鐵環結成一片，中了孫劉二方的所謂「連環計」，那就難考了。）事實上，船總是要用纜子扣在岸上什麼地方的。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夠多的繫纜之處；那末，把若干隻船互相扣起來，只要把其中一隻的纜繫在岸上，就把它們都穩定了。

赤壁在嘉魚縣的西南，岳陽縣的東北。它在長江南岸。烏林在長江北岸，與赤壁隔水相對。

曹軍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孫劉之軍，就受到挫敗，原因是：第一，孫劉軍先到，曹軍後到，「不戰則死」；是「哀兵」。第二，孫劉軍以弱禦強，以寡禦眾，「哀兵必勝」。第三，曹軍已經走了許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與瘟疫的很多。是什麼疾病與什麼瘟疫呢？史料上沒有記載。（可能是消化不良與「惡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隊，都撤到了北岸去，爲的是集中在一號，以便重行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圖誘騙孫劉軍追擊到北岸來，自投羅網。

孫劉軍這一邊，未嘗不想對撤往北岸的曹軍加以追擊。然而時機未到。他們自己人數太少，曹軍太多。他們必須先使得曹軍出了問題，然後才能實行追擊。

在當時的戰術傳統上，要叫敵人出問題，不外是下列幾種辦法：甲，倘若敵方沒有一個具有絕對威權的統帥，而是分別由幾個地位不相上下的將帥作「聯合指揮」，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設法叫這兩個或三個以上的將軍彼此不和，用造謠，用寫信，用只打這一個將軍的兵，不打那一個或那幾個將軍的兵，等等詭計。乙，分兵攻打敵陣之後或敵陣之旁，敵人所必須前往營救的倉庫、營壘、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國。這種戰術，叫做「伐魏救趙」。外國兵法家稱之爲 diversion，丙，分兵切斷敵軍與後方的連絡綫，或是掘堤引水，冲斷這一條或多條的連絡綫，冲壞敵軍的陣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軍」兵多，敵軍兵少，那就可以考慮於決戰以前，將敵陣或敵城完全包圍；或至少延展兩翼，作即將包圍或即將繞入敵後的姿態。

最後，才有決戰。決戰可以用全綫衝進的方式，也可以用「兩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點（中央突破），或左右兩旁的任一點，或是把「我軍」移到敵軍之旁，對敵軍側擊；或是誘引敵軍先出動或先行軍，然後予以側擊，夾擊，或「切爲數段」。

職業的民間說書家，以及把三國故事寫成「演義」的人，不曾讀過孫子兵法，更不曾讀過「典範令」（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陣中要務令，等等）。他們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國人比西洋拳，你一拳來，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戰役，例如官渡，都被他們描寫成幾個名將的武藝表演。顏良一槍來，關公一刀砍去。顏良的頭落下，於是袁紹軍大敗，曹軍大勝，倘若雙方的大將，武藝不相上下，這就殺上幾十個或幾百個回合，十分好看。

什麼是一個「回合」

什麼是一個「回合」？我當年在閱讀三國演義之時，正如一般的少年讀者一樣，完全莫名其妙。後來，在法國看到中古時代西洋人比武的電影，才得到一點靈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義。（不一定正確。）

那末，什麼是「回合」呢？先說什麼是「合」。合，就是兩馬相遇，兩位騎士的兵器相碰。雙方從兩個互相面對的地點騎馬奔來，在彼此接近之時，雙方的兵器不約而同互相撞擊，甲的大刀砍來，乙的刀或矛擋去，於是有了撞擊。（矛，就是花槍。）

現在再說，什麼是「回」。兩位騎士，甲是由東邊衝到西邊來的，衝過了乙，大刀碰過了乙的刀或矛，這一位甲兄的馬並不停留，仍舊繼續向西奔馳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騎也繼續由西向東，奔馳而去。雙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長或短的距離，才能勒得住馬，掉轉馬頭。甲這才改爲由西向東，而乙改由東向西。雙方對奔而來，這就叫做一個「回」。回奔到相近之處，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繼續奔去。這就又有了一個「合」。

西洋人在中古時代比武，普通是撞上兩三個回合，也就分

而已，幸虧長腿使力，使充「尿道督辦」云云，潘復看後，甚覺氣惱。

長腿一言・抓人封報

此文刊出後，張宗昌擬約潘冶遊，不料潘好像有心事似的十分不樂意，說：「效帥，恕我不能奉陪您。您沒有看報紙？咱們還在挨罵呢！」長腿坐了下來，聽了一個詳細，便說道：「這值得生氣嗎？把林白水抓來斃了，算了。」那王琦也適好在場，只因夙怨在心，聽得最真，到裏邊一個電話，白水便被抓到天橋憲兵分隊去了，社會日報也貼上了封條。

那時離邵飄萍槍斃，僅有四個月，同業們得訊便耽心這回白水會斷送老頭皮的，遂羣往西城宏廟潘宅，在賭桌上懇求長腿從輕發落，薛子奇，林敬霆至於屈膝下跪，長腿的賭友閩人李律閣，也懇切進言，一直到深夜三時半，長腿才批了「林白水着猶豫執行」條子，交他們持往憲兵司令部。

王琦報仇・搶先執行

白水那篇「尿道督辦」的社論，是登在民國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出版的社會日報，他被捕即是當天的下午七時許。那時，他在家裏，用了晚餐，便欹在床舖上，香了兩筒鴉片之後，正在想第二日的社論題目，忽然來了兩個便衣憲警，說「司令有請」，白水冷不妨有此這一着，但他却料事態不會怎麼地嚴重，便隨身起來，在夾袍上披了一件玄色緞背心，隨手持了一把摺扇，跟着來人出門上汽車走了。一直羈留在天橋憲兵第二支隊的隊附房間裏，一個便衣憲兵便陪着他加以監視。

等到吳漁航、薛子奇、林敬霆諸人，持着長腿手令趕到天橋時，已是將近清晨五時，只見林白水已陳屍血泊中了。原來，王鴉那時正與張同局，在薛、林諸人請求長腿猶豫執行時，他知道長腿是沒有主意的，萬一新聞界再請出孫慕老之類的名人向他一說，釋放是遲早的，他一不作二不休，當他們喜孜孜地持了條子告辭之時，他悄悄地跑至別室，又是一個電話，命令憲兵隊長把林白水提出槍斃。人死不可復生，「辦了」，有什麼辦法？

萍水相逢・凄涼下場

白水坐在隊附房子裏，又困又凍，門簾掀處，四五個武裝齊全的憲兵，把他提了出來，他想：該是訊問我了，到了庭上，案上擺着「斬條」，他才知道完了，心上一凉，手中摺扇不覺自落，但却還從容，請求給他寫下遺書。原書云：

「我命在頃刻，一時無從說起，祇好聽之。愛女好好讀書，以後擇壻，須格外慎重。可以電知陸兒（按：白水子名林陸起，那時方在美求學）回家照應。小林、寶玉（他的兩妾）和氣過日，所有難決之事，請裴孫、淮生、律閣、秋岳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虧心事，天必佑我家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時，萬里絕筆」。另注：「西斜街宏廟二十號林太太收。外玉器兩件，銅印乙顆，又金手表乙個」。

寫完之後，這個五十四歲的報人，便被背綁了兩臂，插上斬條，在天橋土坵上兩槍畢命。吳漁航為他辦後事，草草了葬，臨危一條血巾，歸其友人張次谿保存。到了那班軍閥倒了之後，有人發起飄萍、白水聯合追悼會，記得有副輓聯：「一樣飄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橫額是「萍水相逢」。可說是寫盡了文人的凄凉下場。

（瘟君夢作者因病，暫停一期）



孔雀東南飛　　嚴以敬作

林白水舞文弄墨遇害

高拜石

在國民革命軍未北伐前，北京在軍閥的控制之下，眞是民命如草，卽辦報的文化人，如對他們有所譏評，亦常遭殺身之禍。

才思敏捷・秉性冷刻

白水原名林獬字少泉，福建人。清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參加同盟會爲會員，隸第十四支部，主盟者爲鄭烈。他的妹妹林仲素，也同時負笈東京，和秋瑾烈士同學，集會時秋俠慷慨激昂，仲素却溫文嫻雅，白水則冷刻兀傲，兄妹各異其趣。所以他不適於做官，也不適於做領導者；而且律人太嚴，責人太苛，這便種下了後來他遭殺身之原因。

林白水才學頗好，下筆便捷，遣詞命意，尤簡潔冷雋，有友死於酒，諸人聚談，一人嘆道：「可惜一死太無名了！能替他作個小傳也好」。林白水應聲道：「我來替他寫個短傳如何？」卽援筆直書云：

「酒人某某，持書牛飲，口正沫出，隱几無言，酒人死矣，嗚呼噫嘻！酒殺人！」、

一共二十七字，開頭用酒人二字，傳其善飲：持書形容其好學通儒，至以書下酒：牛飲寫其醺，口正沫出，本秦始皇見茅焦時之狀，借形醉態，妙絕：結語七字，涵蓄不少感慨誥誡，讀來如生龍活虎。

諷刺慈禧・萬壽疆無

光緒末年，他從日本回國，流寓上海，改名萬里，筆名爲白水，以譯著賣文爲生，並創辦白話報，聲名漸著，但還是不很得意，那時，那拉后七十「萬壽」，上海的「蘇報」裏，有一聯：「今日幸頤園，明日幸北海，何日再幸古長安，億兆民膏血全枯，祇爲一人歌慶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臺灣，七十更割遼東地，廿餘省版圖漸蹙，預期萬壽無祝疆無」！可說是嬉笑怒罵，入木三分，傳卽是他的手筆。

民元建國，袁世凱乘時竊位，他改隸共和黨進入袁幕，旋任財政部司長，袁死，他便附驥成空，此時白水聲光黯淡至於極點。

民國九年，白水改行辦報，在北京創組社會日報，內容和當時的晨報、京報等相較，相差很遠，但銷路却不惡。他每日自寫社論一篇，以夾敘夾議的筆調，作刺隱揭微的描寫，旣刻毒又犀利，攻訐豪猾，詆譭時流，當時附和軍閥的大小官僚，畏之如虎，而一般人則稱其敢言。至該報副刊，名「生春紅」，內容談掌故、詩文、金石、書畫，碑版、戲劇，執筆者皆一流名手，頗爲舊京時流所喜，看社會日報的，必先看他的社論，尤必看「生春紅」副刊。

開支浩大・慾壑難塡

這時候，白水已染上大烟（鴉片）癮了，他不是有錢人，但每天，報館開支要錢：家裏開銷要錢：每日幾兩烟土要錢；這便迫得他走上歛財之路。凡遇臺上有缺失的人物，他總是在報上隱語示意，如無反應，或不厭所欲，則繼之以攻擊示威，必使其俯首言和而後已。

張岱杉（弧）是他的老朋友，白水任財政司長時，張是次長。白水辦報，岱杉也幫過不少忙。迨張任部長，白水請他資助，不遂，白水便在報上加以詆譭，說：「張弧懂得什麼財政，他祇熟悉一部賭經而已，說起這個人，令人回想到他面部恍惚有個十字格，四角標着公二三四而已」。岱杉豪於賭，麻將番攤無日無局，確是事實，但白水以此譏嘲，不免刻薄之至了，結果岱杉託人向他疏說，送他二萬元作報社經費，請他筆下留情。

另一個他結怨的人，潘字馨航，山東人，民國初，曾在財政部任司員，做過白水的僚友，和白水本來有交情，其後到關外投張作霖幕下。而眞正使他送命的是王琦，王琦是山東人，王琦微賤時曾在挑水行業中的挑水夫多是山東人，王琦曾充過財政部的錄事。北京做管賬，以後夤緣進了財政部，大概記賬簿慣了的書法，用以繕寫公文究竟不合體式。某次，給這林司長發覺他寫得太不高明了，喚來斥責一番，罵他是挑水夫，怎能做文書工作，終把他革職了，王琦一氣之下，便出關投軍去了。

尿道督辦・謔而近虐

潘復以後做了財政次長，成了一時顯宦，對白水平時都不無餽贈，第二次奉直戰後，潘仍在閒居中，及張（作霖）馮（玉祥）交惡，馮以勢孤退守西北，張宗昌（外號長腿）以直魯聯軍總司令進入北京，那王琦因與宗昌同鄉，榮任了憲兵司令，潘和張長腿也是同鄉，長腿入京，聲勢正盛，潘很想因之圖謀再起。白水以潘出山有望，一定會有求必應，去函索五千金，潘復正在聚精會神應酬長腿，飲宴賭博狎伶嫖妓幾無虛日，把白水的去函，擱而不覆，白水遂生怨望。

不數日，終因長腿推薦，發表潘復爲河道督辦，潘意不止此，內心頗覺怏怏，白水因潘始終不予置理，當潘新命發表的次日，社會日報社論赫然登出「尿道督辦」一文，內容極盡褻謾之能事，與潘字馨航與腎囊音近，遂說腎囊之爲物，原只配帮辦



經、南華經。十二三歲時於四月初一，我承父命曾到該地進香獻金然後吃齋。山高十里，山路是盤旋而上，頂佔地不大，有一大殿及若干洋房，也有一泉，一大銅鐘，鐘鳴時，山下十餘里內皆可聽到，可想像其如何之大。我到殿後曾略略探望了一下，向北遠眺，盡是大山，過兩道大山後，即河北省最北之赤城。頂上神話很多，泉、鐘皆有很多神話。單說泉吧，這個佛殿動工時，無水正發愁時，突有一老太婆提一沙壺水來。工人說：「你提那一點水有甚麼用？」老太婆聞言大怒，馬上把沙壺向地下一擲，即刻變成一泉……。

燕趙遺風

朝陽觀——一稱滴水崖，位於赤城縣後城之西約十里。這是一馳名勝地，北山有一大座石窟，完全用人工鑿出來的石佛殿，且有樓房，佛象、香爐、香案、樓梯、樓窗等皆是在這面白石山上鑿出的。我想燉煌石窟也不過如是。從山面石洞眼看，本來還要鑿另一座石窟的，大概因政局發生變化，始停頓下去。四十多年前，有一日人，曾遊至此，回到東京撰文發表於一雜誌上。友人（史地學家）蘇繼庼對我談及此事。聽後，於二十餘年前也在星島日報撰一文——滴水崖，以補日人所撰之不足。

海岱山——位於縣城西北，山高大約有三十里，終年積雪，夏季雨雹常從山嶺而來，大約風雲經過此山嶺遇冷而形成水雹吧？本地人大概誠實有餘，而求知精神不足，所以從無人敢登海岱山探險，以觀其究竟。

溫泉——縣城之西接近懷來縣，有一溫泉，惜政治腐敗，道路改不方便，溫泉也無設備，故一任其荒蕪，致無人問津。很是可惜！

這塊地方，有許多長處，夏季固然涼爽，冬季也不太冷，因防寒有術，民性忠厚，知廉識恥，寧餓死不做賊，頗有古燕趙之遺風。但有一大缺陷，即歷史上從未產生一「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的大人物，所以不出名，然也有之，即秦時的文字大改革家王次仲。

王次仲延慶人，幼讀書城東北應夢寺，他是一人聰明好學之士，認古篆書太複雜，會趕來也太費時間，因此乃下決心，另創出一種新文字即隸書。秦始皇看到了他的新文大喜，乃下詔令他入秦。他認獨夫決不可與接近，拒之。始皇再下詔，仍被拒。始皇大怒，遂下詔欲加以拘捕，不料秦軍還未至，王次仲早已隱遁居庸山中。始皇雖能滅六國，但不能臣一王次仲。通稱造隸書為程邈，事實上程氏是完全抄自王氏的。（見明清版宣化府志、延廣州志）。

附註：唐李華的「弔古戰場文」，即在上述張家口西北的眞塞外，文中說「河水縈帶」即指的綏遠黃河河套一帶。「古稱戎夏」，血滿長城之窟」、「周逐獫狁、北至太原」、「秦築長城」……。從這些句子看來，明明是寫的張家口、綏遠接近內內蒙古一帶的塞外，不過文人之筆多誇大，有的不免過甚其詞。

但到了民初已皆漢化，建築許多房屋，地廣人稀，故不少居庸關以北的人，多有遷徙至該地者，冬日冷是不錯的，然人皆穿皮衣，盛產煤，所以決不像李華所說那麼嚇人。

塞外風光人物

向晚

正確的說，「塞外」指的是張家口以北而言，因其接近內蒙古。但從古代詩文中看，却把平北延慶州屬居庸關以北之地，統通皆稱塞外，那就太不合事實了。

這塊地，西北至張家口，延北至赤城，南至北平北內長城。它原隸屬直隸（河北）省，爲古北燕之地。秦時爲「上谷郡」也稱「北郡」。秦始皇曾至其地，而太子扶蘇、文將蒙恬也率兵駐紮過宣化（張家口之南，爲上谷郡郡守首府）。

小塞外無「胡兒」

本文所談，只指延慶州屬居庸關以北之地，爲行文方便，即稱它爲「小塞外」，而實非塞外。約二十年前，它已劃屬北平市了。這地不僅今劃屬北平市，當明成祖時，北平改爲京師，居庸關北便早已成爲京城郊區。京城人每於夏季多到關北避署。王陽明青年時也旅遊過。寫王氏傳記者說，王氏曾與「胡兒」賽馬云云，這只是想像之詞，實際上到那時，已早不見「胡兒」了。因當明太祖時，已被徐達、常遇春率軍把韃靼殘餘驅逐至多倫諾爾去（喇嘛廟），何來「胡兒」？「小塞外」成爲其空，因此明廷乃人口稠密的山西人强迫一部分人徙移到此地，故至今一切建築、風俗、文化等皆仍沿襲古晉人舊習慣。

這地有一道嬀水，各村落皆有井數口，富裕人家且皆有私家井。井水是純潔礦泉水，居民大多數務農，故農產品極豐富，成爲內外長城大倉庫。又出產牲畜、水果、藥材、蔴菇、杏仁等。在平綏路未築前，交通不方便，故工商業不發達。人民誠實儉樸，有禮貌，似仍保存趙燕遺風。可以說無盜賊，因經濟上相當平均，無太富之家，也少赤貧者。他們的財富轉移，決與制度無關，只靠人的勤勞而定，如代代勤勞，雖貧必富，反之，雖富數代後必貧。諺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此之謂。

他們皆是蚩蚩之民，能樂天安命，只要無旱　兵災，這地方可以說是一塊樂土，眞桃花源。

神仙院溝礦泉水

不僅如此，這一帶名勝古蹟也很多，茲就最著名者述之：「神仙院溝」——在延慶州城之東北，它是一大峽谷，兩旁蒼松翠柏，神仙院即座落在北山上。它原是明代前道士鍊丹修身養性準備成仙之所，殿堂甚多，遊人可任居其中，離別時，可隨意施捨。深山中，未免不了虎豹，但道士告，他們有山神保佑，故向來無事，山神非他，即一種怪獸「豺狗子」。每晚道士喂它們飯，食畢在廟前後撒一道長尿，虎豹最怕豺狗的尿，故不敢來騷擾。

「黃龍潭」——距州城東約三十里。從東山峽入，突聞一陣咯咯聲，那即潭中青蛙鳴聲。潭即天然噴水泉，周圍約里半之大，西南有一河口，附近有稻田、荷花、以及鵝鴨游泳其間。本地井水本來好喝，這泉水比井水尤佳，是絕對純潔天然礦泉自來水。對面有一大廟「黃龍廟」，建築雄偉，佔地約三四畝之廣。其西南有三座油磨坊，即以潭水做動力。我大姊家即住於此地，幼時曾今住大姊家三個月，每日便到潭畔玩耍，故至尙念念不能忘。

「永寧鎭」——再東行八里即到永寧鎭。原是縣，自延慶州改縣後，此縣即改爲鎭。延慶城是後建的，故決比不上永寧城。從永寧向南行十餘里，過一大山峽，即明朝「十三陵」所在地。該大約爲明初時重建。城牆不僅高且寬闊，東南城頭角有魁星樓兩層，我常與小朋友吳靜花常到此遊玩。城周圍約六里，有東西南北四大城門及四大街。北爲牲畜市，東爲柴市，西爲粮市，南爲肉市。中心有觀音閣，高約與城閣樓齊。

胡人以儒釋道爲文化中心

自東漢末年，中原多事，大北方逾變成胡人之天下。胡人無文化，因此就以儒釋道做爲他們的文化中心，故此對孔廟佛教廟道教廟的建築，很肯花錢，不僅宏偉且也極輝煌，在南方各城鎭是少見的。佔地最廣的，是城東北的孔廟，全模倣曲阜孔廟形式建築，其中除孔子神牌外，尙有七十二賢人及其他先賢神位，正殿之外有配殿，松柏極多。大門口也有「禮門義路」大牌坊。城東南是兩所小學堂，它是由明淸時代的一所書院改建的，校東南有魁星廟，廟裏有石碑，石碑南有一顆蒼老的盤龍松。該松長得很古怪且藝術，它長到四尺許時，便盤曲起來，盤完了三圈，就再向上長，像龍昂首形，完全是天然長成的，決不像人工培植。我和三哥在松樹下飲過茶。其次是各大廟：上帝廟、火神廟、西大寺（內有遼文碑）、關帝廟、城隍廟……各廟是各個獨立的，每年夏季或春節時，同時演戲酬神，很是熱鬧。這些廟每隔數年必大修一次，使其煥然一新。有時且聘北平三等名伶來演唱。北門外，有護城河，古時河水必大而深，故建一大石橋，很美觀。可惜後來河水乾涸了，變成無水的石橋。今日一想，可能是河水改道了，因不遠處仍見一小河。

縉陽寺——距永寧城北約十餘里，建於北大山縉山山麓，佔地約十畝，塑各種佛教神像甚多，是佛教寺。廟東有一泉，泉水淙淙有聲，向南流，成爲小河，河東岸是一山坡，樹木繁茂，遊人即常至其地全家野餐，演戲時，且有臨時餐館，富有人家，便以至此吃喝爲至樂。平時附近婦女也常利用河水洗濯。美中不足的，河床是沙地，流至里許就不見水了。如不是沙地，眞可彷佛山陰之蘭序了。

佛爺頂——一稱佛爺殿，正式名稱應是縉山寺。縉陽寺俗稱小寺，佛爺頂是大寺，本是佛教寺，但任持却是道士，它管轄山下附近數座廟皆是道教廟，這裏佛道兩教混合，既唸金剛經，也唸道德

大陸那些殺人越貨的高級共幹，他們所搜集的民間財產，固無法估計，毛妻江青對於黃金白銀，根本連眼角也不願瞧瞧，她所搜集的更是無價的珠寶和價值連城的古董，比較起來，宋子文還算是小貪官。

宋子文自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轉入政界後，首先出任了廣州國府英文秘書兼理鹽務；中央銀行成立後，他便担任了該行行長，繼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先後達八、九年的時光，可以說是掌握了中國財政的命脈。其後出任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及行政院長等要職，官居極品，炙手可熱；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國府大員如俞鴻鈞（前財政部長，後任行政院長）、俞大維（前交通部長、國防部長）、俞鵬飛等，都成爲一時的風雲人物，政府的大部份重要機構都被他們所包辦。這對於在野的人士看來，未免有些眼紅，也是事實。

宋家對中國的影响力

抑有甚焉的是，宋家的兄弟姐妹，實際上，已經左右了中國的命運！例如：宋子文的長姊宋靄齡，嫁給前行政院長孔祥熙；次姊宋慶齡，更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其妹宋美齡，則是蔣故總統的夫人。這樣一來，宋子文顯然已成爲實際上的雙重「國舅」了。——這不獨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出任何一家人，可與宋氏當前的地位匹敵；即使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第二個的。正如約翰根室所寫的「亞洲內幕」一書所說：「宋氏家人近三十多年來對中國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認的。……」試想想：宋子文在這樣空前優越的環境中，他的一擧手，一投足，都足以影响到國家，更難免不給人以攻擊的話柄，所謂樹大當風，宋家的目標確實太大了！

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有許多朝代，都是因爲皇親國戚擅權而攪垮的。根據漢代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楚元王交四世孫，累官爲光祿大夫）所上的「極諫外家封事」一疏中指出：「……秦昭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的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窮汜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雍蔽大臣，終有閻羅望夷之禍，秦遂以亡……漢興，諸呂（呂后外家人）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呂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今王氏（王莽、孝元皇后之姪，平帝時爲大司馬，秉政。）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王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遠絕宗室之任，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桓，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其後王莽果然弒平帝，立孺子嬰，由王莽攝政，號假皇帝。

宋子文對國家的貢獻

在唐玄宗的開元時期，文治武功大有可觀；但是進入天寶以後，却一天天的趨於腐化，因爲有了楊貴妃這個禍水，及楊家的一羣兄弟姊妹，乃把朝政攪到一場糊塗，卒致釀成了一幕「安史之亂」，其於當時的重大影响，可以從杜甫的「麗人行」，「哀王孫」，及白居易的「長恨歌」等詩篇中的字裏行間看出。

雖然宋家的兄弟姊妹，都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絕對不像以上那些人的行爲，事實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情形。可是上述一連串的史實，則早已給予人們以深刻印象，成見牢不可破，是故，共黨統戰份子對他們所指出的罪行，就算是完全屬於虛構，也很容易引人置信。其實，宋子文具有非常的才幹，他曾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博士學位，爲中國前所未有的最好理財家。在北伐時期的混亂財政情況下，千頭萬緒，百廢待擧，非如此人才實不足以勝任。他嘗用西洋原理來整理中國財政，採取預算制度，廢除厘金等國內關稅壁壘，甚至從韓復榘那樣的軍閥手中，也曾征收到關稅，設立中央銀行，統一了全國幣制。因之，抗所期間，他曾一身兼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及財政部長等職。

同時，他更以中國最高統帥的代表身份，留在華府，與羅斯福總統、國務卿赫爾等，爲爭取美國對中國戰區的租借物資，數量和支配權，及關於中美英對緬甸的戰畧問題，以至撤換中國戰區參謀長史廸威事件，折衝樽俎，用力最勤；尤其是他在參加羅斯福、邱吉爾與美英高級將領研討緬甸戰畧會議席上，因史廸威批評我蔣委員長「沒有一定戰畧」的答覆之詞，其精警語意，實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此外，還有美國以五億盎斯黃金助我整理財經一事，最後雖由陳光甫與美財長摩根正式協商決定的，但宋於事前折衝之力亦多。

對中共具有痛苦經驗

抗戰末期，宋自美國歸來，出任外交部長，基於雅爾達會談的羅、邱、史密約，因外蒙古問題而跟蘇俄談判訂立「中蘇友好條約」之故，宋親赴莫斯科交涉一段時期，大致已告就緒，只待正式簽字。他先回重慶報告談判經過，對外蒙獨立一事，耿耿於懷；因而決心辭去外交部長職，由王世杰接遞，由王赴莫斯科簽字了。

聯合國在舊金山擧行組織大會，宋任我國代表團長。中華民國成爲聯合國發起人之一，戰後的國際地位已與美英俄併駕齊驅，中華民國代表羣中，各黨派都有人參加，表現着擧國一致。而當時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則與各代表同床異夢，使到代表團內部的精神非常渙散，共黨代表實爲害羣之馬！董不識英文，而又歡喜亂跑，結果無法返回酒店，終於由當地華僑護送至原居酒店，董則大罵「美國到處設備陷阱」！鬧出笑話，失却中國人的外交禮儀。唯其如此，所以，後來李宗仁等主張與毛共談判時，宋子文在廣東省主席兼廣州行轅主任任內，他認爲跟共產談判，等於與虎謀皮，不但不能成功，將會被它所吞噬！不幸而言中，國民政府旋被迫播遷台灣了！這也是宋子文對共黨的痛苦經驗！

宋子文一生的毀譽

胡養之

王世杰與莫洛托夫握手，中立者為宋子文

一九七一年四月杪，因患急症（有人說他是被鷄骨鯁喉致死的）而逝世於舊金山的宋子文，論年齡，他卒年已七十七歲，中國人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其死並非突然；更不算是短壽。但他生前曾經喧赫一時，却是毀多於譽的！時人只要一提到宋子文三個字，就非把另外的三姓所謂「中國四大家族」聯在一起不可；並且往往視「為禍國殃民」的罪人！尤其是在抗戰前後那一段時期裏面，都異口同聲地對他們攻擊得不遺餘力，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中共誣蔑國府的陰謀

追本溯源，起初很可能是中共的一種陰謀，藉以攻擊國府方面的。大家都知道：中共的統戰份子彷彿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它們找尋對方的弱點，作為宣傳的資料，例如高叫什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口號，便是中共始作俑者，其目的是以打擊國民黨的藉口。同時，一個執政數十年的政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政策是不如人意的。因此，一般矇查查的人士，甚至文化界的人也多半不察，而往往「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拾着中共的陰謀口號，來攻擊國府！殊不知恰好中了中共的詭計，而無形中已被它利用，使它的統戰陰謀，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記得勝利不久，我在上海看到一份小報的內幕報導，畧說：「孔、宋於撤退上海的時候，曾用火車運走幾噸金磚。他們在某些外國銀行，存了好幾億美金。……」當時有不少人信以為實，對孔宋咬牙切齒似地，表示恨之入骨！

老實說，國民黨之所以失敗，中國大陸之所以淪入毛共的魔掌，這種統戰宣傳陰謀，不知比它的軍事進攻力量大上了多少倍？換句話說，國民黨的失敗並非完全敗於毛共的軍事，實則敗於它的統戰宣傳，和那些被它利用的助桀為虐者。可是今日的毛政權，不僅是普遍的貪污，更要殺人越貨，謀財害命，除了盜竇具有歷史性的古董文物及國寶之外，並曾把全國所有地主、富農、富商、富僑等等，斬盡殺絕！全部財產據為己有。大陸報紙刋物，誰敢稍有異議？甚至於一些拍馬屁拍得不適當的文化人，也要被鬥被殺，又誰敢說半個不字？這些都是有目共覩的事實。現在討檢起來，那些缺乏理智的人，的的確確是上了毛共的大當！

掌握中國財政的命脈

不錯，當年的孔祥熙、宋子文輩，誠然集財政大權於一身，也確會發了一批國難財。根據外電報導說：宋子文死後所公布的遺產是一百萬美元，其中一半分給他的太太張樂怡女士；另一半則分給他的三個女兒。如果把他一家在美國做寓公二十多年來的費用，及其他地區包括本港的財產在內，可能不止此數，而一噸黃金之說，並非誇大。況且宋子文亦非出身富有的家庭，他的父親宋查理（又名耀如），出生於廣東的海南島，幼時去到美國勤工儉讀，由教會協助始畢業於凡特比爾大學，返到上海傳教，便與江蘇籍的倪氏女結婚，一共生了宋子文兄弟姊妹六人，又全賴教會的協助，給他的六個子女都有機會分別留學美國，返國後在國民政府服官二十多年，而且一直都是掌理政財經濟的，則其私人財產竟以百萬美元計，此非貪污而何？因之，難免為人所詬病，但倘若跟那些割據一方的軍閥所擁有的財產相比較，則是小巫之見大巫，特別是現在

「看你們幾個小團長……」但他與士兵共勞苦，他的直率坦誠，早已贏得軍心。

駐越使館．戰意昂揚

他在越南大使任內，把西貢的中華民國大使舘整備的如同金門防衛司令部，使舘門前，築有水泥鋼管碉堡，左右大門，均豎有障礙物，一小隊中華健兒，腰掛手槍，手持衝鋒槍，雄赳赳，氣昂昂，完全是一個戰鬥的大使舘。

他從叱咤風雲的疆場，走到折衝樽俎的坫壇，給國家從事另一種戰爭，當時越南砲火連天，他做了比一個大使所做的更多更重要的事，因爲這一位上將大使也是最好的軍事顧問。

他中年苦學英文，臥室內常貼滿英文單字、片語，奠定了良好的英文根基。使他在駐越期間，得到莫大的裨益。他卸任回國，即致力於典籍的鑽研。六十三年進入臺大歷史研究所欲以有生之年，究無窮之學。

研究宋史 撰寫論文

這位戍守金門七年，使越南八年，年齡六十八歲的四星上將，坐在臺大文學院大樓，夾在二十歲左右男女青年之間，研究北宋史，聽課作筆記，參加考試，還撰寫研究論文。他的平易作風和謙虛態度，使人對他當年擁兵十萬，獨當一面的大將風采，更爲神儀。

他一生軍人本色，充滿戰天鬥地的精神，他戰勝了敵人，也戰勝了自己。他的身體雖然死亡，其實他已經戰勝了生命。



胡璉將軍晉升一級上將，蔣院長親爲授階，綴上四顆星。

沙地阿拉伯的王位繼承人

梁雪

沙地阿拉伯多病的國王哈立德決心讓位，却因王族意見不同，繼任人選難產而致稽延的消息傳出後，舉世矚目。東西方國家對於沙國最高領袖更迭如此注意，是因爲沙王權傾一時，他手中掌握的石油，對於世界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現任王儲法德親王在他的兄長故費瑟國王在世時，已經是沙國第二號最具實力的人物。當時王族會議之所以選擇哈立德，是根據長幼有序的沙國風俗，法德王儲雖然是實質上的總理，但他並不覬等倖進，悉聽王室會議決定，由他的二哥哈立德順利即位。

在已故老王的四十位兒子中，法德王儲次於故費瑟王和如今的哈立德王，他個性豪邁，精明過人，是沙國石油委員會的主席，經他所裁決的處理石油原則，即逕交沙國石油部長雅曼尼執行。他做過教育部和內政部長，對沙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十分關切。也曾遍遊歐美各地，對當前的世界見多識廣。前王費瑟遇刺後，他輔弼今王哈立德，兩年多來，克盡厥職。一旦哈立德國王因病禪讓，由法德王儲繼位，順理成章，實料不到有任何窒礙。、但是宮廷政治變化多端，法德親王的若干兄弟並不完全擁護法德。早在哈立德繼位之時，在新閣中的公共工程暨房屋部部長米達伯親王、都市暨農村事務部部長馬吉德親王，即是因王室重新分配權力而獲延攬入閣的。米達伯及馬吉德，和法德王儲的主要政敵阿布杜拉親王相結合，乃形成一股重要勢力。

由於阿布杜拉是內閣第二副總理，同時總綰沙國國民軍的兵符，又得沙瑪族的擁戴，其實力足堪和法德王儲分庭抗禮。

到目前爲止，無人能預料沙國王位將落入誰人之手。但以目前局勢而論，和平重新調整權力分配，是沙國王族的上策。

叱咤風雲・威鎮南陲
一介儒生・晚攻宋史
文武雙全的胡璉將軍

史効

胡璉上將號伯玉，陝西華縣人，一生叱咤風雲，在古寧頭大捷，威名遠震中外，其後執節越南，折衷外交，晚年潛心治史，皓首窮經，他這個允文允武，充滿戰鬥的人生，正如古希臘人所稱的「生命的勇者」。

保存實力・共軍喪胆

胡璉將軍在指揮第十二兵團轉戰華中地區時，不畏共諜陰謀破壞，盡心保存實力，當時有人不諒解他，他說：「我們都是革命的忠實同志，絕非貪生怕死之輩，今日救兵團，即所以救國家，我敢斷言，有第十二兵團就有台灣，有台灣就有中華民國。」在這個兵團的軍官訓練團大門中，寫著他們的決心：「成功前創造出莊嚴華麗的國家，共享安樂；失敗則同拚一死，共殉吾黨光輝之主義。」憑着這種精神，第十二兵團從數千里之遙的江西，在前後受敵的情況下，適時轉戰到金門和登步島，而在還沒站穩腳步，還沒時間喘氣的情況下，共軍大舉來犯，他在古寧頭殲敵上萬，俘共軍七千，殺得鬼哭神號，從此共軍聞風喪胆。

胡璉在金門、登步、大担、南日、東山諸戰役中，奠定了他在近代戰史中的地位。他使金門變成自由世界的的反共燈塔，而古寧頭也成爲每一個訪問金門的人，憑弔敬仰的戰場。

建設金門・自力更生

此後胡將軍又發揮他建設地方的工作。當時金門是黃沙一片的荒島，他要造林、築路、種高粱、釀酒、建水壩、蓋學校，全憑自力更生，發揮克難精神。

他在「金門憶舊」這本書中，詳述當時建設金門的辛苦。他曾向部屬說：「天上下雨地面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對三萬七千民眾的生活問題，自行設法解決，不必讓中央分心。

他起先造林，但樹苗却不聽將軍的命令，一批一批運來，却一批一批死去，最後聘請專家多方深入研究，才找到適當樹種，使今日金門綠油油一片。他引進高粱，以解決食米問題，接着開始釀造高粱酒，當時有人批評他「軍人經商圖利」，他以金門防衛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身分回答說：「軍人並未經商圖利，乃福建省主席開闢財源，以利前綫軍民。」

北伐戡亂・戰功彪炳

胡璉從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後，民國十六年即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担任上尉連長，參加北伐、剿共、抗日、戡亂諸役。民國廿六年因戰功升任少將旅長，歷任中將軍長、兵團司令官、軍團司令官、金門防衛部上將司令官、陸軍副總司令，民國五十三年派駐越南大使。

胡璉任駐越大使與蔣經國先生攝於機場。

性格特別・率直坦誠

他的一位部將曾說，胡璉是一位「性格」將軍，非常講究衣著禮儀，不怕窮而怕酸，不怕痛而怕癢。

他說，胡將軍一向不輕易與部下握手，向他敬禮時，他有時用眼睛瞄瞄你就代替了還禮，不習慣的人，一定認爲他架子太大，太高傲了，其實他把一些小團長小營長，都看成子弟一般，他以父兄的心情，高興時就舉舉手，不高興時就瞅瞅人。他常斥責部下是「酒囊飯袋，昏庸老朽」，或罵人是「二百五」，但是當別人稍有表現時，照樣爲他到處宣揚，他口頭語常常是「你這個小團長……」，「

的原則，並且根據這一基礎，我們將尋求邁向全面關係正常化。」而未提及中華民國，更屬令人難以理解。這無異是向北平豎起白旗，討好中共。且字裏行間，不難發現，美國立場已呈軟化，表現汲汲於「全面正常化」，竟將底牌揭開，試問如何與中共討論。接着，萬斯爲了大前提「正常化」，不惜顚倒是非，不分敵友，竟提出所謂「台灣問題」，而無視中美兩國爲歷史悠久之友邦，雙方有外交及同盟關係，且以「上海公報」爲根據，說「只有一個中國」，顯然，萬斯業已違背、失去了立場，這是基本上嚴重的錯誤，係對中華民國權益的損害。

我們希望萬斯了解，在台灣享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中國人民，與大陸中共奴役暴政之間，只有中國問題，而無台灣問題存在。要和平解決的只有中國問題，而不是甚麼台灣問題。且萬斯以中國人民唾棄的「上海公報」爲據，擅自主張「和平解決」的說法，而無視中共口口聲聲叫囂要「使用武力解決台灣」的意圖。在如此情況下，所謂「和平解決」豈非毫無基礎可言，國府已斷然表示決不與中共從事任何談判。

雖然，萬斯承認「進展可能並不容易，或是立刻明顯的」的暗示，未來美、毛會談，不可能有甚麼進展，而萬斯却幻想「相互和相應的努力是必需的。」如果美國單方面的讓步，祇會帶來更大的不幸，甚至亞洲的新危機。願卡達與萬斯懸崖勒馬，三思而行，否則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萬斯八月廿二日將有北平之行，行前發表此項低調演說，一方面說明美國的基本立場，一方面試探美國民意，以及亞洲有關國家的反應。不難發現，美國的最後政策尙在探索中。鑑於卡達總統一個強調人權與道德，照常理論斷，美國應不可能背棄我國。重要的仍在自己，我舉國上下，二十多年來，生聚敎訓，莊敬自強，有賢明的正確領導，一切施政均以人民的利益爲依歸，均以追求自由民主爲目標。這種團結、旺盛、堅強的奮鬥精神，久經磨煉，業已壯大、強固的力量，對一切橫逆，不可動搖，自不必因國際情勢的轉變，而爲勢所刼，深信必能衝破一切難關，貫徹我們既定的國策。

名媛淑女爭相圍繞

查理斯王子擇妻難

尹靜心

自從愛德華八世（卽溫莎公爵）的時代以來，英國皇室婚姻的態度已經相當開放，但是，查理斯王子的伴侶的選擇，仍然受到限制。

舉例說，一七〇一年的「王位繼承令」，禁止他和羅馬天主敎徒成婚。並且，由於身爲英國國敎的未來領袖，他也不能娶一個離婚婦人。

顯然的，查理斯較爲順從他的皇室地位之需的引導，而不以他個人的意願爲依歸。

「最重要的，我們必須是好朋友，」他曾經說：「我相信，愛情將會從友誼滋生。」

雖然報紙的「閒話欄」專欄作家對英國皇室的婚姻作了許多廣泛的猜測，但是外界對查理斯的喜好，所知仍然不多——除了他的許多朋友都是金髮而外。

這些金髮女郎之一，是二十六歲的載雯娜．西菲。她在越南淪陷前曾經在西貢的一座孤兒院作過護士，從一九七四年開始，他一直和查理斯王子約會——她把查理斯王子叫做「威爾斯」另一個人是廿三歲的盧森堡公主，阿斯特烈。綠眼的阿斯特烈最近前往英國進修英文•並且已經在溫莎宮和查理斯及他的家人至少共渡過一個週末。（她是天主敎徒，如果要和查理斯結婚，她必須要改信英國國敎）

其它的角逐者還都是貴族。她們包括：威靈頓公爵的女兒，二十九歲的珍．威絲莉。葛瑞夫頓公爵的女兒，二十七歲的荷瑞塔．費茲羅埃。以及女王的好友，威斯摩蘭伯爵夫婦的愛女，十九歲的卡蜜拉．芳妮。最近，查理斯王子曾經和曼頓男爵的女兒，二十三歲的非歐娜．瓦森約會，但是在不久前新聞報導指出，她曾在一九七三年以假名供「閣樓」雜誌拍過裸照後，她似乎已經失去了資格。

錯誤認識

無恥勾搭

錢希川

美國利用中蘇共歧見，圖拉攏中共牽制蘇聯；中共需要美國撐腰，誘騙美援壯大自己。姣婆遇胭脂客，一拍即合。其實，彼此同床異夢，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卡達背信棄義，必爲歷史罪人。

美國務卿萬斯六月廿九日在紐約亞洲學會發表演說，論及美國對亞洲各國的政策，其中最主要部分，係說明美國當局對中共政權在當前世局中的地位的看法，以及對中國問題，也就是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未來的立場與態度。

當然，美國的外交政策，自以美國現在，以及未來的利益爲依歸。由於美、蘇爭霸既成事實的背景，爲了對付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一面聯合美、歐、日，所謂民主自由集團，一方面準備與中共作進一步的勾搭，這就是所謂聯毛制蘇策畧的運用。基於這種認識，所以萬斯認爲「與『中國』（共）」的友善關係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部分。它在維持世界和平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一種與它的建設性的關係，不僅就地區而言，而且對全球的均勢言，都是重要的。」

顯然，萬斯的觀點是不正確，也是錯誤的。

美國對中共政策，其目的在利用中共，牽制蘇聯，抑制蘇聯。問題是中共是共黨，不是美國。雖然，中蘇共之間有嚴重歧見存在，因此亦有某種可資利用的價值存在。但，中共決不會爲了美國，而與蘇聯對抗；它之所以對抗蘇聯，其出發點是完全爲了自己，不是爲了美國。這一點美國應該了解，此其一。

其次，中蘇共之間歧見，是它們雙方的，與美國並無關係，可說風馬牛不相及。假如美國介入，表面觀察，好像是達到利用的目的。其實，等於跳火坑，陷美國於泥淖，而無以自拔。

因爲中蘇共的強弱不成比例，美國果眞要聯毛制蘇，勢必繼之以軍火武器支援，則中國大陸這個無底洞，美國要如何塡滿。

本來，美毛關係目前尙不致惡化到要爆發大戰，假設美國棄信背友，進一步與中共進行勾搭，適足以提早且引發全面大戰，自非華府當局所願。此其二。再次，中共的敵人是蘇修與美帝。毛死後，北平方面所以堅持反蘇，加強對莫斯科的抨擊，都是做給美國人看的，用以誘騙華府當局的承認，一方面寄望騙取美國的技術，甚至經濟以及軍器的援助，另一方面則在切斷美國與國府的關係，圖謀侵佔台灣本島。因爲，中共眞正畏懼的，並非蘇修與美帝，而是中華民國，台灣一日存在，中共一日不安，故中共一切安排都是以針對國府而發。如果台灣不存在，美國即少了一張牽制中共的王牌。等到美國被利用價值消失，或美援騙取到手，而無法再進行勒索之時，也就是中共再度轉向反美之日。此其三。貫穿以上三點，萬斯所謂在全球戰畧中，中共地位「重要」一點，實不能苟同。由於美國大前提的不正確與錯誤，故「與『中國』友善關係將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部份」一點，自然導致更大的錯誤，所謂一著錯，全盤輸是也。

美、蘇未來關係的發展，是和是戰，端視美蘇雙方關係的改善與否而定，不在乎「聯毛制蘇」，此義甚明。

美國果能從基本上考慮對蘇之政策，以人權道義爲天下倡，則對蘇問題並非不能解決。

至於萬斯所謂美國將「繼續遵照『上海公報』

卡學專家休矣

卡學」。意謂若干關切中美關係可能演變的人士，目有所視，視卡達；心有所思，思卡達；口有所言，言卡達。對於美總統卡達，一言一動，舉手投足，無不加以研究，且懷有太多的敏感。其或被認爲對我有利者，無不沾沾自喜，反之，又忿焉而憂。一派俯仰由人的情懷，患得患失，至堪悲憫。不久以前，蔣經國院長在一次會議上曾指此輩有心理虛弱的病態。許多人聽到美國議員或官吏主張加強中美關係，或主張美國應遵守對我之承諾時就矜矜自喜，但一聽說萬斯要訪問大陸，又無不憂心忡忡。他說，這種不健康的反應，完全是心理虛弱的表現。筆者認爲中國人的命運，操在中國人自己手中，目前政府與國民必須積極謀求自強之道。台灣不需要太多的「卡學專家」。

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三邦的悲劇，並非由於美國的「出賣」，實乃基於越南、高棉及寮國朝野之未能奮自淬勵，獨立自強。今日的形勢非常明顯：卡達政府之是否爲了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背棄中美兩國的盟誼，將完全決定於美國安全和利益的攷慮。卡達政府所謂不能無視於台灣一千六百萬人民的自由與安全，是基於台灣一千六百萬人民之自由與安全，對美國有其積極的意義，爲美國所必需。卡達政府所謂美國仍將信守其一九五四年的防衞承諾，亦同樣基於美國本身的需要，爲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畧防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換言之，任何國際關係決定於共同的利益，其中無所謂道義，亦根本無片面的恩惠之可言。了解這一點，又何庸有所謂「卡學」，更何須有「卡學專家」？

台灣不大，潛力有限，在此錯綜複雜、瞬息多變的世局中，自有其處境的困難，凡此，都無須否認，亦不必隱諱。然而對內言之，我們有數十萬忠勇善戰的國軍，有一千六百萬寧死不願作共黨奴隸的人民，更有大陸上八億矢志爭取自由的同胞。對外而言，台灣位居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樞紐地位，爲亞洲全局安危之所繫，爲世界各主要強權所必爭。只要我們不自甘滅亡，誰能亡我？只要我們站穩自求生存發展的立場，誰能將我們像「豬仔」一樣的出賣？我們一貫忠於中美盟誼，是基於我們自己的立國精神，亦同樣基於中美兩國有小異而大同的目標和原則。如果美國背我而去，走它自己的道路，我們自亦有我們自己的道路。最重要的是政府與民間的共同信念與決心，是海內外一切中國人的團結。

與其看他人顏色，何若作自己淬礪。我們今天不須有卡學或卡學專家，所需要的是：爲我們在一切可能有的變局中如何自求生存與發展，研定週密計劃，朝野一致，付諸行動！

余秋人

消除特權·消除剝削

中正預備幹部學校聯合校慶典禮致詞時，曾經特別強調，當前政治上最重要的工作，是消除特權；經濟上最重要的工作，是消除剝削，此時此地，蔣院長的這兩句話，眞是用意深長，的發人深省。

政治上特權事實的存在，其分野即在於「辦法」的有無。一般人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辦得到的事情，有辦法的人却咄咄嗟立辦；若干人必須流汗、跑腿要耗上不少時間的事情，有辦法的人往往一通電話可以解決問題。有些機構甚至爲這些有辦法的人士，預作了保留或保全的措施，以增加他們的方便。至於在費用上打折優待，享受與衆不同的待遇，或者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包攬一般人所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項，而又使政府機關的取締行動，無法及於他們身上……都是特權存在的事實。這些情況所形成的顯著結果，是特權保障了部份人士的利益，製造了社會上的不公與不平的現象，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怨懟與敵視，是政治上的蟊賊，也是社會進步的蠹虫，更違反了法治國家人人平等的眞義，在我們正致全力於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現代化社會中，確實是一項極大的諷刺。蔣院長要求消除這種特權，自無異於消除阻碍社會進步、躋國家於富強平等的絆腳石，將必然獲得全民一致的支持與擁護。

就經濟上的發展而言，中間剝削階層的存在，加重了一般人的負担，也製造了少數人不勞而獲的情勢。而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經濟社會中，收穫應該跟自己所付出的心力成正比；可是，由於有了這種經濟上的剝削階層存在，便有了一個可以不必付出多少心力，就可以有豐盛收穫的階層。由於此一階層的出現，影響了甚多付出巨大心力的人享的收穫，於是，在「不勞而獲」及「勞而得不到應有的收穫」之間，便形成了鮮明的鴻溝，前者以其個人在社會上的特殊關係，剝削別人，壓榨別人，使別人敢怒而不敢言，損害了大有爲政府中應有的祥和現象，後者付出血汗却得不到應得的收穫，形成了經濟上出發的不平等。因此，這種剝削階層的存在，無疑減低了我們經濟進步的力量與速度。消除這種經濟上的死角，將爲經濟上的發展添加新的動力。經濟上的剝削跟政治上的特權，往往又互爲表裏，有了政治上的特權，便會進一步的進行其在經濟上的剝削，而經濟上的剝削者，幾乎多數擁有政治上的特權，或與政治上的特權者相勾結。兩者在互相需求、互相利用的情況下，爲這個社會帶來了多少的不平與不幸，今天我們在復興基地上，正是同舟共濟之時，不平與不幸足以使得人心背離，實非我們當前社會中所應該有的現象。

越人

卡達政府在一心嚮往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所一再強調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談判解決。

這一觀點完全表示了卡達總統等不僅不了解共產黨，也不顧以歷史爲殷鑑，茲舉兩事爲例：

一、當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在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勸導下到重慶和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會談，並由雙方會談代表簽訂雙十協定發表，但毛澤東却於十月十日當晚要求會見蔣主席，表示政治協商會議要延期舉行。蔣主席十一日的日記中記述：『昨夜與毛澤東談話，彼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爲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再訂辦法。」……余聞之，殊爲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

和談結果

毛澤東於十日當晚破壞雙十協定後，於十一日離重慶回到延安，即於十七日在共黨幹部會議中作秘密報告說：「……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

二、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當時美國務卿基辛格與北越共黨經過近年的談判後，簽訂了巴黎協定，由越南撤出美軍，但北越共黨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即將南越侵佔。

決不能與共黨談判

這兩項史實，一是我們中國政府所經歷，一是不過三、四年前美國政府所經歷。這足以證明任何人與共黨談判，不會有結果，而且最後總是共黨得利，它的談判對手只有吃虧上當。

美國國務卿萬斯在亞洲學會發表演說所反映的對華政策，純係對中共的幻想，此舉不僅嚴重影響我國的權益，且將爲整個自由世界帶來無窮的損害。

中共屠殺六千萬大陸人民，介入韓戰，插手越戰，支援東南亞、丁拉美洲及非洲的共黨企圖顛覆自由獨立的政府，推進赤化全世界的目標乃有目共睹者。

美國政府竟然認爲中共可在國際上担任和平的任務，實屬忘記歷史教訓，罔顧現實的想法。

今日在台灣享受自由及基本人權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中共的奴役與迫害，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也絕對不與中共從事任何談判，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必將本莊敬自強的精神，朝向既定的目標，繼續努力奮鬥不懈。

「三家村」軍師鄭天翔

這個正被捺住腦袋，作「低頭認罪」狀的漢子，名叫鄭天翔，在被揪鬥之前，是中共北平市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之一，很受彭眞的賞識和信任，彭眞玩政治的許多點子，大多數都是他出的。鄭長於計劃，按照他們當時的打算，是想頂掉周恩來，捧彭眞當「國務院總理」，而建立以劉少奇、彭眞爲首的新權力結構，鄭天翔便是這一大計的提調人。

據傳當時負責替劉、彭製造反毛澤東、反周恩來輿論的鄧拓等人，在每撰一篇文章之前，都跟鄭天翔研討主題，及立論的角度；文章發表之後，再與鄭一道檢討效果。當時鄧拓以馬南邨筆名發表的「燕山夜話」，和吳晗、鄧拓、廖沫沙合用筆名「吳南星」發表的「三家村雜記」之所以能發生那樣大的影響力，鄭天翔這位「軍師」功不可沒。

鄭天翔在政治上可謂攻、守兼優，他不但組織起筆桿子，將毛、周罵得狗血淋頭，也將中共北平市委經營得「針插不進，水潑不入」。中共「中央」給平共派來的幹部，只要是鄭天翔認爲不瞭解的，或者他覺得另有作用的，便想方設法頂回去，不讓滲入彭眞的地盤。他這一手，使得老毛大爲惱火，甚至曾經準備在根本清除彭眞集團之前，先除掉鄭天翔。後來只由於避免打草驚蛇，才暫時忍了下去。

姚文元奉老毛之命，推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後，彭眞本人尚未看出面頭，鄭天翔却知道來意不善，後面一定還有文章，便建議彭眞走捨車保帥的路子，即犧牲「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而使老毛的攻勢就此止住。於是他們佈置鄧拓也出面參加對吳晗的批判，但極力將姚文元之流拋出的政治帽子摔開，把問題朝學術方面去扯，說吳晗的問題，是「道德繼承論」方面的問題。這條計策當然是好計策，只是碰到了橫蠻不講理的毛澤東，也就歸於無用，最後還是被他一鍋熬了。用當時的毛派紅人，後來因他事被毛所整掉的林聿時的話說：「一根繩子拴兩個螞蚱，一隻是鄧拓，一隻是吳晗。」

到了這時，彭眞們看出情形不妥，遂由鄭天翔策定應變計劃。可是沒等他們準備停當，老毛便派林彪指揮「三十八軍」開進北平，將他們一網打盡。在「秀才遇着兵」的情形下，鄭天翔便一籌莫展，不但是有理講不清，而且被揪上了門爭大會，弄成照片上這副模樣。

四人帮垮台後，華國鋒雖拉攏知識分子，但因他是彭眞的智囊，反對周恩來，縱然不死，也不可能被「解放」，重新進入「領導班子」。

區居民一直採取拖延態度，使到鼠害新聞越搞越大，鼠咬消息越來越多，該區居民在屢次交涉談判並無結果，迫得聲言要採取靜坐理民府這一招後，事情才有個解決的辦法。

盡早安置該區居民

以秀盛園木屋區居民的處境而言，他們要求當局盡早安置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如果有關人士以所謂「該處不屬發展區，未會發展到」，「居民不合作才造成鼠患」、「政府沒有叫你們住這裏的木屋」等「理由」，這個「理由」可能有點「法

害事件

徐達文

理」依據，但缺乏人道精神與愛心表現。因爲事情發展到「鼠咬人，已成社會大新聞」的境地，現在不是追究責任或推卸責任的時候，而是如何使這一千五百個生活在談鼠色變的文明社會的文明居所，盡早脫離鼠患橫行的困境。這正是社會人士和社會輿論對這個問題關注的原因。

否則，從「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逐步轉變爲「鼠咬人不是新聞，人咬鼠才是新聞」，這將會變成一個更大的社會悲劇。

我們讚美政府的德政，我們歌頌香港的進步，但這種德政應該惠及小民，這種進步應該普及社會，否則貧富的差距越拉越遠，官民的鴻溝越來越深，會形成社會的畸型與病態。這次鼠輩擾襲木屋區居民，顯然是一種畸型與病態的跡象。

如果讓這種跡象加深惡化，這將會產生危害香港安定及破壞香港聲譽的惡劣影響。

値得深思的教訓

這正是我們對這種怪現象感到憂慮不安的原因。此外，我們也感覺到民主主義的社會，大眾福利和社會服務，應該是面對廣大市民的應該是救急濟貧的。

既然秀盛園居民，大都是處境惡劣的小市民，而他們又意外地遭受鼠患的突襲，有關方面就不能以「規章制度」和「措施計劃」，對之加以迴避忽畧。「飽漢不知餓漢餓」，如果置身處地爲這些居民去想一想，這會爲某些人增加一點愛心，從而使這些居民眞正能得到政府社會福利計劃的恩澤。

鼠患事件的產生，既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注意，也引起社會人士的評論。這無疑是一次値得深思的教訓。

野派司令」長期以來和「四人帮」北呼南應，蠱惑人心，經常收聽反動廣播，大肆製造及散播政治謠言，唯恐天下不亂。「四人帮」被打垮後，他還堅持反動立場，負嵎頑抗，一方面與同伙密謀策劃，訂立攻守同盟，組織退却，另一方面聲言要帶隊上山打游擊，與共黨中央戰鬥到底。

今日中共

秦明

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

從批鬥大會揭發這個「在野派司令」的罪行看來，足以說明廣東地區反共怒潮的澎湃，除了民間的主動反共，地下工作人員領導的反共組織外，連共產黨的青年團也發出了與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戰鬥到底的宣言，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都是共產暴政行將敗亡的跡象。

正在中共廣州「在野派司令」計劃「首戰海南，決戰廣州」的事件爆發後的一個星期，駐在福建的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在「七七」抗戰四十週年的那天，毅然駕駛一架米格十九戰鬥機起義投誠，安全降落台南基地，此一鐵的事實更證明了，在天怒人怨、民心思變、共軍不穩的形勢下，華國鋒的殘暴政權不但是不穩定，而是動搖，分裂，內部的矛盾重重，已經反映到它控制最嚴、羈縻最厚的各個部門了。

范園焱的起義，對中共當然是極其重大的打擊。華帮勢必因此而更要加緊控制，加緊鬥爭，但也必然因此引起更強烈，更普遍的反抗，也更加速其自取敗亡。

黨反兵變敗亡喪鐘

從中共廣州「在野派司令」領導共青團計劃和中共「首戰海南，決戰廣州」的佈署，到中共空軍中隊長駕機起義兩件最近最新的反共事實看來，也說明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共黨、政、軍、民在反共抗暴前提下，對國民政府的反共國策，不但是「精神動員」，而且是「行動歸隊」了。如果他們有說一句話的自由，那便是「消滅共黨，還我人權」。如果他們有作一件事的自由，一定是「打倒萬惡的共產黨！」

共產黨的喪鐘響了，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戰鼓笳聲已一陣陣的震撼鐵幕，且看垂死的華國鋒一撮還能掙扎到幾時？

有所不談集

時事評論

社會文明鼠輩橫行

最近，在新界荃灣葵盛圍發生老鼠咬人的悲慘事件，的確是件令人深感不安的新聞。在這個人類物質文明發展到高度的摩登年代，在這個人類物質生活發展到極度的繁華社會，竟然出現這種鼠輩橫行，災患流行的景象，這的確是對這個到處娛樂昇平及日夜鶯歌燕舞的現實世界，一個極大的諷刺。

我們認爲，有關當局應該接受飽受鼠害的居民的合理要求，更應該接受這個令人嘔心的事件的教訓，否則，因此而導致的影響，都是極之深遠的。

由於香港人口的迅速增長，因此港府的房屋計劃就無法全部滿足本港日益增長的住屋需求，故香港居民的居住環境，就無法獲得徹底改善。這種實際困難，決非港府一下子所能解決的，也非港府一手所造成的。在困難未獲全部解決之前，有若干居民不可避免地居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聽候當局的徙置安排。因此而產生的木屋區的居住問題，也就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

香港的鼠

居民與時代隔絕

這個問題充分表現在該區居民所過的一種與時代隔絕，及與實際脫節的「非人生活」。他們一家大小居在風吹、日晒、雨淋、虫咬和蚊飛的木屋，而供水系統不足及衛生設備不足，目前又受到鼠害侵襲，這確是香港繁華的另一面。產生這「另一面」，並非當局的錯誤，但消除這「另一面」，倒是當局的責任。

其實，如果當局能下定決心去消除這陰暗面，是不難產生眞正的效果。可惜有關人士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甚至推出某些數字，作爲一種推搪的藉口，及辯解的藉詞，使到這些身受其害的居民，未能立即擺脫困境。像這次鼠患事件就是一個實例。

本來，在葵盛圍發生鼠咬事件後，如果當局能採取斷然措施，盡快將該區居民進行遷徙安置，或對該區從事一次徹底的淸潔掃除（像疏通坑渠，淸洗污物，拆除舊物，放置藥物），及改善衛生設備與供水系統，則可消除鼠患。但有關當局對該

動亂氣氛之下的廣州市，六月二日那天，舉行一個七萬多人的羣眾大會，批鬥一個頭面人物，暴露出中共內部除了派系之爭外，黨團之間也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對立，一場「你死我活」的火併，已如箭在絃。

批鬥大會宣佈這個頭面人物的罪名，是他以「在野派司令」自居，自稱是「民眾力量的代表」，他的勢力除了伸進廣州市工、農、商、文教、衛生等行業外，還伸到江門市、海南行政區等地，進行「首戰海南，決戰廣州」的戰畧佈署，有計劃，有組織的要奪取廣東的政權，「對抗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從事反革命活動。」

在野司令大亂廣東

這個頭號人物雖未指名道姓，但根據多方面的情報資料研判，這個以「在野派司令」自居的頭面人物，十之八九是廣州市共青團的書記劉均益，他是毛江安置在廣州市的親信，也是文革期間「造反派」的風雲人物。多年來，掌握廣州市共青團的權柄，從事加強組織，發展組織的工作。因此，批鬥大會指他自稱是「民眾力量的代表」，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上竄下跳，四出串連，網羅黨羽，扯起反受壓，鬧平反的破旗，拚湊反黨帮派的組織，結帮亂黨，使廣東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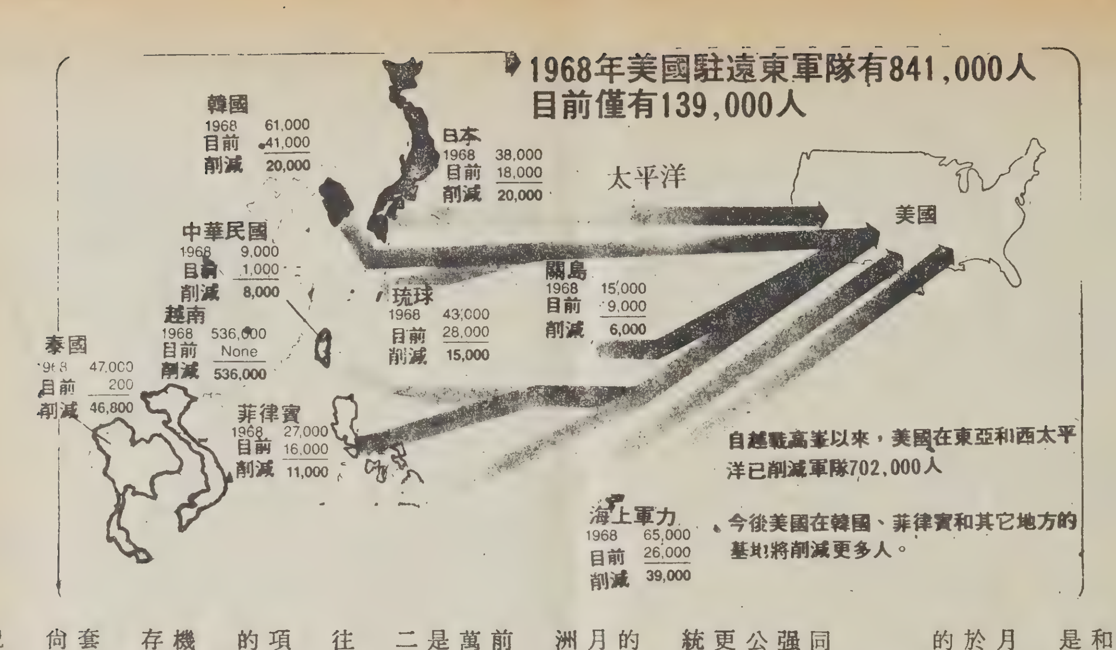
批鬥大會喊叫說：這個「在野派司令」去年九月，曾召集「在野派」的黨羽，舉行了一個「中秋聚餐大會」，在會上大談政治交易，煽動他的黨羽同伙向黨要官要權，說甚麼「現在能夠上去的都要上去，上、上、上、能夠撈到甚麼就算甚麼，不要失掉機會。」他的黨羽包括有外國的反革命份子，投機倒把份子，倒流知青，退伍軍人，貪污盜竊犯，偷渡引渡犯，意志不堅定的幹部，狂妄猖獗的，將鬥爭矛頭指向黨中央，進行篡黨套權的大陰謀，要將「在野派」變成當權派，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造反派」！

黨反兵變的

首戰海南 決戰廣州

華帮指在野派司令，爲了推翻華國鋒，曾到處揷手。他的黨羽遍佈入廣州市的工、農、商、文敎、衛生等行業，又伸展到江門市、海南行政區等地，策劃他的同伙黨羽，大肆進行結帮亂黨的陣謀活動，從事「首戰海南、決戰廣州」的戰署佈署，煽動同伙進攻省委和各級黨委，嚴重地破壞了各地共產黨的革命和生產，他又揷手入公安部門，使出「特務」手段，刺探共黨的大量機密，他還頻頻竄到所謂「受壓老幹部」的家去串連，千方百計將這些人安揷入省市領導核心，厚植潛力，成爲他們同伙奪權的政治本錢。

批鬥大會說：這個「在



戰略得到最佳的保護，即建造以島嶼為基地的空軍和海軍力量，不再需要大規模的美軍人員——特別是陸地部隊。

美國的遠東戰略改變由於東南亞公約組織於六月三十日解散而戲劇化的顯現，這個聯盟組織成立於一九五四年，象徵了一種軍事政策，將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拉入中南半島冗長而且悲慘的戰爭中。

全力支持．歐洲盟國

美國戰略策劃人士在歐洲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那裏，由於華沙公約共產國家大力增強軍備，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日益增加。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樣被認為是過時，反而較以往任何時候更被美國重視；在五月的倫敦高階會議中，卡達總統形容北約組織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心臟」。

卡達政府已着手一項堅定的行動，以加强歐洲的盟國軍隊，在如今這個緊縮國防支出的時候，十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裏已列入一億美元作為加强歐洲盟國軍備的用途。

在過去兩年裏，美國已派遣兩個額外的戰鬥旅前往歐洲，目前美國在西歐的全部人力已達到三十萬六千人，較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七千人。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六十二的地面部隊是戰鬥部隊，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戰鬥部隊比率。

隨着一個F——十五戰鬥機大隊的第一梯次派往西德，美國在歐洲的空軍力量正在加强。

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在五月曾贏得北約聯盟的一項計劃予以支持，他們同意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的費用，用於北約部隊。

這項計劃同時要求制定使武器標準化，改進危機應變能力，精簡增援計劃，擴充軍火裝備的戰備存儲以及加强防空的措施。

國防部長布朗說：「我們在這裏談的不是另一套充實檔案庫的大規模研究，我們談的是一種北約尚未發展的行動計劃。」

因此，由於美國涉入亞洲地面戰爭的機會現在已經被排除，官方戰略籌劃人士表示美國必需準備、願意而且能夠在歐洲打這種戰爭。

仍然要決定的是美國在對其變得極端重要的其它地區應該保持何種戰略態勢，卡達總統將依照本月底之前他預定會收到的兩個研究報告作為基礎，作根本的決定。

研究報告之一是重估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這項研究正在哈佛大學的亨亭頓教授指導下籌備，亨亭頓教授暫時在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中任職。

另一項研究是由一個五角大廈領導的小組草擬美國的全球軍事態勢，這項分析要列出不論卡達總統決定採取何種戰略，實現時所需要的軍隊和基地數量。

亞歐以外．最大影響

卡達的決定將對西歐和東南亞以外的下列三個地區有最大的影響：

一、地中海地區——中東，計劃中的決定是從這個地區的一些美國基地和其它軍事設施撤退，華府已同意放棄在西班牙羅塔的核子潛艇基地，在摩洛哥的設施正分期撤出，而且土耳其因為對塞浦路斯島和武器援助二事不滿，已經強迫美國停止五個收集情報基地的工作。

二、波斯灣：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利害關係已因美國日益倚賴阿拉伯石油，及波斯灣油輪前往所有西方民主國家的航綫的實際重要性而大為增加，然而，美國在此一地區可能使用的軍事力量有限。

三、印度洋：卡達總統正擬議一個超級大國的協定，以使印度洋非軍事化，或者至少限制美國和蘇聯在該一地區的軍事留駐。但是，由於蘇聯在印度洋地區擴張戰略地位及滲透黑人非洲的企圖，這個計劃可能會胎死腹中。

因此美國正加緊在英屬的印度洋第西哥加西亞島上建造它的第一個空軍及海軍設施。如果卡達決定支持美國在非洲日益增加的角色及與蘇聯對抗有其需要的話。

鑒於上述情形，可知除了自韓國撤出地面部隊的決定之外，尚有許多沒有立即顯現的情況。

事實上，自韓撤軍的行動，是美國在全世界戰略態勢的影響廣遠的轉變的最新的行動。

美國海外駐軍重歐輕亞

沈鼎

美國海外駐軍的重心已從亞洲轉向歐洲，「重歐輕亞」的傾同很明顯，自亞洲撤退的，包括軍事基地，總兵力裁減至十萬人。而對西歐北約聯盟，增加地面部隊，使武器標準化，擴充軍事設備，加强空防設施。最近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以「美國再度採取歐洲第一的戰畧」爲題，對美國自亞洲撤退的原因、影响，作一評析，雖然此文純以美國人觀點評論，但可由此對美國政策傾向增加新的了解。

經過四分一世紀之後，美國的全球戰畧正在作最激烈的轉變。

轉變的內容牽涉到將美國軍隊撤出亞洲，代之以在歐洲集中更多軍力。

甚至在美國軍隊撤出韓國之前，從遠東退出的計劃已使美國在此地區的軍事人員削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點。

同時，美國在歐洲的戰鬥力量已升至自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以來的最高點，而且數百萬美元的額外國防經費被指定用於促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的現代化。

同時被考慮到的計劃是：擴張美國在印度洋和波斯灣的軍事力量。

美國分布全球的軍力之所以作這種影響廣遠的轉變，歸因於下列四項情勢的發展：

一、越南戰爭的創痛。中南半島戰爭失敗的教訓，使美國不願再涉入亞洲的陸地戰爭。

二、蘇聯與中共之間的衝突。在蘇聯的威脅之下，中共極有興趣與美國發展「關係」，美國認爲此時中共不致在遠東地區煽動戰亂，因此，這個地區穩定程度是幾年前美國戰畧策劃人士無法思議。

三、美蘇核子武力相當。由於美蘇這兩個超級強國的戰畧核子武力突然相當，美國不再能依賴壓倒性的核子優勢在歐洲或其周圍地區如非洲或中東阻止蘇聯。

四、華沙公約國家增強軍力。在美國核子傘日益消蝕時，適值東歐共黨傳統軍力正不斷的擴張。此種轉變，對北大西洋公約有危險的不利影響。

這些發展已經迫使卡達政府對美國戰畧及全球美國武裝部長的部署作基本的重估。此一過程中最戲劇性的影響，顯然是目前自亞洲的大規模後撤。

大畧的數字顯示出美國自遠東撤退的規模。在一九六八年越戰最高潮時，美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的部隊多達到八十四萬一千名地面及海軍士兵。今天，美軍人數只有十三萬九千人——大約爲越戰前美國在此一地區留駐軍力的一半。預料到一九八一年之前，這個數字將減到十萬人或者更少。

亞洲撤退・軍事基地

雖然此項撤退開始於美軍自越南的撤軍，但這個行動已擴及至實際上包含亞洲地區的每個美國軍事基地。

美國空軍活動的中心——泰國，在過去一年中美軍已完全撤離。六個重要的空軍基地已經放棄，在越戰時期，共有四萬七千名美軍駐在泰國，今天僅有一百九十名顧問留駐。一名官員說：「現在我們在泰國甚至連一個美軍福利社也沒有。」

美軍也自中華民國作大規模的撤離。美國空軍第六航空隊已經撤出，只有一千二百名美軍，大部份是顧問留駐，當前總統尼克遜飛往北平，企圖與中共「建交」時，駐在中華民國的美軍，共有一萬人。

卡達總統可能不久將繼續此一過程，將駐在中華民國美軍武裝部隊減少至比象徵性的留駐畧多一些。

許久以來一直是美國在太平洋防綫的樞紐的菲律賓，其美軍基地的未來也未能確知。一份參議院的研究報告對佔地十三萬英畝的克拉克空軍基地被放棄——在未來數月中有此可能——卡達將考慮在馬里亞納羣島的提南島建立一個後備基地的計劃。

在非律賓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則正處於一種不同的情況。如果能與馬尼拉政府談判達成適當的條件，美國有意保留此一設施，作爲駐東南太平洋及印度洋美國海軍部隊的重要補給基地。

在美國從遠東撤退的行動中，最引人爭論的是擬議中在未來四或五年中從韓國撤離所有美國地面部隊的行動。

在總數三萬名的美國士兵中，大約六千人預定在明年年底之前撤離。論者——主要是軍方人士——認爲此一撤退行動可能招致北韓的另一次入侵。

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堅稱，美國對韓國的防衛承諾，將因美國空軍力量的繼續留駐而得以維持。他說：「由於我們在韓國的歷史性的介入，我們在韓國的長時期政治及商業利益，以及朝鮮半島和平，日本的安全和東亞均勢的重要，我們對韓國安全仍保留重大的關切。」

然而，白宮的目的顯然是在支持韓國的安全，但不使美國冒着介入一場地面戰爭的危險。

所有這些都使華盛頓對美國在遠東的利益所受威脅的觀點發生一項影響廣遠的轉變。舉例說，東亞被認爲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地區——美國不再像較早一樣，担心中共可能會與蘇聯聯合，煽動「革命戰爭」的疫疾。

第二，美國重大利益已經被重新賦與定義——被限制成只有日本及附近的朝鮮半島的安全才是重要的。

最後一點，假定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可以用近代

民間實況

陳獨塵譯

摧毀北平文化遺產

中共很有效地阻止建立個人之間的友誼，外國人只有跟中共「外交部」提供的僕人，正式集會上遇到的官僚，或中共旅行社派出的導遊、譯員及「職業朋友」談話，才不會惹上麻煩。

我們很難預知未來的世代如何評斷中共政權，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確定，這個政權與破壞全人類的文化遺產，脫不了關係，它摧毀了北平城。

中共政權破壞北平城最戲劇化的象徵是，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若不是佔了地利，實在沒有值得特別注意之處。

摧毀北平城的行動於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城內所有的牌坊一律拆除，因為它們有兩大罪名：妨碍交通，及「封建」和「反革命」（因為多數的牌坊表揚貞節的婦女和正直的官吏）。拆除牌坊之後，社會主義都市計劃家就把整個地區夷平，開闢大路和廣場，供遊行和羣眾大會之用。中共的下一步是拆掉城牆。在一九七二年我回到北平之前，我已經知道再也看不到城牆了，中共當局已把它們全數拆除。這項工作於一九五〇年開始，一九六二年完成。

中共不僅拆除城牆，連城門也予以摧毀，這項行動似乎在一九六七或一九六八年開始，換言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除舊立新」口號下進行的。

對那些舊日熟知北平的人而言，北平現在已是一個人「謀殺」的城市。它的軀殼仍在，靈魂已死。北平的「生命」和昔日歡樂均已消失，只有滿街受厳制的沉默羣眾，偶爾有自行車的鈴聲，才打破城市的沉寂。

上海實施文化隔離

上海市是一個複雜的城市，中共政權對它不信任，但是，它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右傾翻案風」中，它是「左派份子」的最後陣地，它可能會再次成為極端份子的陣地，由此向北平奪權。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上海可能有了急劇的轉變，但是，仍有它的獨特之處。由於上海人口眾多，個人有保持獨居的機會，可以從事個人活動，享有某種程度的隱私權。上海受外國的影響較大，又具有「革命特質」，中共政權無疑要加以利用，「文革」，即是由此地發動的。但是，上海的「革命特質」在中共政權手中是一把兩刃的劍，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在上海號召了第一批黨羽，但是，他也在上海製造了頑強的敵人。

在經濟上而言，上海是中共資源的一大負担，每天有一千萬人要吃飯。二十年前，中共決定疏散日益集中的人口，驅使青年下鄉，尤其是到偏遠的新疆去。

這項行動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開始，「文革」末期大力推動，結果，上海的人口減少了八十萬人。

我在上海街頭閒逛時，發現兩間舊書店。一家專賣中國古畫和複製藝術品的商店，只賣宣傳海報的毛像，但是，對待外國人，它有一個後門，在後面的房間裏，外國人可以看到古畫和複製的藝術品。這種讓中國人和自己的文化隔離的措施，在中國大陸各地都在實施。

一九七三年，在上海的一所博物館，仍有這種情形，該館籌備了一次非常好的古代書法展覽會，但是，不讓民眾參觀。只有外國人和得到特准的人，才能參觀。

修正重量不重質

上面所說，是我在一九七二年看到的北平和上海的情形。如果目前的「和解」繼續下去，我相信，會有一些改變：博物館會重新開放，為了外國人，會重新恢復一些古老廟宇的舊觀，書店會再開始賣書。

隨時間的消逝，「文革」的震撼會逐漸消失，被人遺忘。樣板戲可能由六齣變為十二，乃至二十齣。

這些改變會使得北平市民的生活有趣一些，但是，我認為，如果相信這些粉飾改變，代表中共作了根本的改變，那將是一大錯誤。中共所有的改變，只是「戰術性」的改變。

中共政權的動力來自不斷的從「左」向「右」轉變，這種改變絕不影響它的最後目的。

中共的修正只是「量」的修正，絕不作「質」的修正，幅度有所改變，基本方向不變。

只有缺乏歷史眼光的觀察家，才會對中共政權發生幻覺，認為它在某個時間換了新面貌，或展開新的方向。實際上，它的選擇完全受到它的本質的限制；在一個極權的制度下，權力掌握在軍人與官僚手中，要時常用軍事政變來表現權力，因此，在這種制度中，在一段時間緊張之後，必須有一段時間的鬆弛；如果把這種循環中的某個階段視為新的發展，那是十分荒謬的。

（譯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廿六日「紐約評論」）

粉飾下的大陸

曾在大陸訪問六個月的比利時歷史學家西蒙．列斯，深入大陸民間，忠實地描繪在中共粉飾下的大陸民間現象。在中國大陸，有八億人口，外國人只能訪晤六十人；有上百個城市，但只有十多個城市向外國人開放；有成千上萬的村莊，外國人只能參觀十幾個村莊。儘管如此，在這十餘個專為外國訪客而設的「樣板」城市、村莊裏，外國人也只能被安置在特殊的旅館內，這些豪華的旅館，普通大陸人民根本不可能進去。

在教中國國畫的手冊中，通常總是建議畫的人，在冬天畫樹，因爲那個時候，沒有混雜的樹葉遮住視綫，光禿禿的樹最容易表現出它的內部結構和特徵。本文中對中共所作的素描，是在它政治上的一次嚴冬將盡時所完成的。微弱的春意開始現出一點點，但是，對整個單調沉悶的景緻，沒有帶來多少改變。

冷酷實體加上一點粉飾

我相信，今年訪問中國大陸的膚淺觀察家可能會發現，他的經驗與我的經驗之間有「量」的差異——自從我寫這本書以來，情況已經有了一些改變，我是指，北平附近允許外國人自由活動的地區擴大了幾哩，博物館多了幾所，廟宇可能重新開放，戲院可能多一些變化，書店准許多擺一些書，等等。整個的氣氛可能會更經鬆愉快一些，但是，如果訪客以爲這些表面的現象是中共政權的永久特質，那就錯了。在這種受人歡迎的改變之下，是一成不變的冷酷實體，在中共加上目前的粉飾之前，我曾目睹過這個實體，在我之前曾在北平住過兩三年的人，則看到更眞實的情形。有這樣一種了解可能是有益處的，那就是，中共實際上跟我過去所見的情況是一樣的，因爲它隨時會回到我以前所見的情況。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等到下一個「冬天」，你就會發現我的書不只是討論過去，而且也討論了將來。

並不是我自己宣稱有遠見，而是極權很少有改變的能力。

中國大陸有上百個城市，但是，只有十幾個城市對一般外國人開放。在每個城市中，外國人總是被安置在同樣的旅館內，通常像一座宮殿，有很大的花園，離市區很遠。旅館內有各種日常生活及娛樂設施，但是，當地的民眾不得進入旅館，大門的警衛要查驗一切華人訪客的身分。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訪客與他所到城市的唯一接觸是，例行的訪問工廠和醫院。

如果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城市所知甚少，那麼對鄉村又如何呢？我們完全不知道鄉村的情形。在成千上萬的村莊中，外國人只參觀了十幾個村莊。



在中國大陸的八億人口中，外國人只會晤了大約六十人。文學界的代表是兩三位作家，總是由他們接待來訪的文學家；科學界及學術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些人的專門職務，就是接待外國人。如果你碰巧認識一些其他的藝術家、作家或學者，你要等很久一段時期，才能再見到他們。



B1轟炸機性能

朱武

美國衆議員爲求「國防平衡」，加强與蘇聯限武談判實力，通過撥付經費，支持生產B1轟炸機。但卡達已決定不生產此型飛機，原因是造價昂貴，且其性能在飛彈時代沒有太大的實用價值。

衆院通過·支持生產

美衆院在卡達準備稍後決定是否生產B一轟炸機時，通過撥付充份經費，用以生產這項引起爭議的飛機。

衆院以二四三票對一七八票，否決了衆議員艾達波所提的修正案，該修正案要求削減購買五架B一轟炸機的費用十五億美元，這筆經費，包括在十月一日開始的本會計年度一千一百零六億美元軍事撥欵之內。

衆院撥欵小組委員會主席馬洪說：我個人認爲，卡達總統會贊成繼續執行B一轟炸機計劃。他說，爲求「國防平衡」及和蘇聯限武談判保持強有力立場，必須生產此型飛機。

卡達會與國防部長布朗晤談，對取代歷時廿五年之久的B五十二型轟炸機的爭論中的B一型轟炸機的決定，作最後討論後於日前宣布，他已決定不生產新型超音速轟炸機，其原因除了造價昂貴及反對阻力過強外，主要還是由於此種飛機的性能在飛彈時代沒有太大的作戰實用價值。

B一性能·不合時代

B一轟炸機的前身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所發展的B五八及B七〇高空超音速轟炸機，後因爲蘇聯部署了地對空飛彈防衛系統，使得B五八及B七〇的用途失效，於是美國乃取消了這兩種轟炸機的發展計劃，而轉向研究一種能突破蘇聯雷達網的低飛超音速轟炸機。B一轟炸機的發展計劃於焉產生。

然而，經過數年研究發展成功後，美國空軍當局却表示，B一轟炸機在突破蘇聯的低空雷達防衛時不必要以超音速飛行，它只需以次超音速即可侵透蘇聯的防衛，其超音速性能僅能在蘇聯境外發揮，因而它原來的設計重點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現任美國武器管制暨裁軍署副署長史科維批評說，B一轟炸機不過是一種次音速轟炸機，其超音速性能不足取，因爲它祇能在高空發揮。

除了飛行速度不足取之外，事實上，目前發展成功的B一轟炸機的主要性能，幾乎完全不能符合原先要求的標準。其飛行航程從一萬哩被減至六千一百哩——這表示它無法從美國攻擊蘇聯後不實施空中加油即能返回歐洲基地，即使以次音速飛行也不行。相反的，本來準備以B一機取代的B五十二轟炸機，可以不加油持續飛行一萬二千五百哩。此外，B一機的起飛距離比原來要求的標準拉長了兩倍，它的機身重量也增加了，這使得它很容易在地面即被敵人摧毀。B一機的快速起飛性能原應是它最優於B五二機的地方，但是，布魯金斯研究所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與B五二裝上起飛輔助火箭，其從基地升空的速度，幾乎與B一機同樣快及同樣安全。

目前身價·漲至一億

照理說，性能不合要求標準，造價應該降低才對。事實却不然，B一機最初估計的價格是三千萬至四千萬美元，據美國審計署表示，它的身價目前已漲至一億一千七百萬美元。造價的不斷上揚，是引起反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過，造成卡達決定不生產B一機的最重要原因是：載人轟炸機在飛彈時代毫無用途。美國的飛彈技術領先蘇聯甚多，最近發展成功的巡弋飛彈實即一種無人飛機，它能成功地穿透蘇聯的空防。它可以逃避蘇聯攔截機的前進攻擊，而B一機則無此可能。在上述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報告中，該所研究員昆貝克及伍德建議使用一種「外圍轟炸機」發射巡弋飛彈，作爲攻擊蘇聯境內目標比B一機有效且花費較少的方法。所謂外圍轟炸機即是一種在蘇聯空防範圍邊緣外徘徊飛行的攻擊轟炸機，它可以是B五二機，改裝的加油機或航空客機，也可以是一種新發展的飛機。「外圍轟炸機」必須具備三種主要性能：良好的耐久飛行能力、快速起飛能力及携帶大量飛彈的能力。B一機只具備這三種性能中的第二種。在宣布不生產B一機的決定時，卡達已表示將發展這種「外圍轟炸機」。卡達的決定顯然是受上述布魯金斯研究所報告的影響，如此一來，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可能會因「外圍轟炸機」而更難達成一項新協定。

東德·巴拿馬·挪威·日本船見死不救

暮鼓晨鐘

以色列人道精神

梅耐寒

六十六名越南難民在南中國海漂流，先後遇到東德、巴拿馬、挪威三艘輪船，都不理會他們，最後遇到一艘日本輪船，日本水手居然見死不救，揮手說聲「撒約那拉」便揚長而去。他們終於被以色列一艘商船救起，當消息傳抵以色列時，貝金總理立即下令給這些越南難民在以國土地上一個避難所。

六十六名從越南逃出來的難民，在南中國海漂流了四天之後，終於被以色列的一艘商船救起。而這些脫離越共魔掌的難民羣中，十六名係未超過十四歲的兒童，十六名婦女和卅四名青年，他們彼此都是親戚朋友，前後計劃了兩個多月才得以離開了他們所生長的地方。這艘登記爲賴比瑞亞籍的以色列商船，目前正停泊在台灣基隆卸貨，一俟卸貨完畢，即繼續駛向日本。

當這艘以色列的貨輪救助了六十六名越南難民的消息，傳抵以色列京都特拉維夫，貝金總理並獲悉其情況之後立即表示：他將對被救起的六十六名越南難民，提供避難所。而且這位以色列的新任總理在宣誓就任之前告訴國會：「他的第一件行動，就是下令給這些越南難民一個避難所。我們應本乎人道，讓這些難民到我們的土地上來。」

對於貝金的此項決定，我們這些曾經飽受共黨禍害的中國人，願致以崇高的敬意與稱頌。因爲這些不願受共黨荼毒的越南難民，經過千辛萬苦，九死一生逃出魔掌，抵達自由的公海上時，却幾乎遭到大海吞噬，葬身魚腹的命運。他們不願死於共產黨的暴政之下而矢志逃出，如果他們因此而死於自由的海上，並且讓一向自命爲尊重法治、人權的國家的船隻，目擊其陷溺，那才是人類「爭自由」及「反共」的絕大諷刺。他們幸而不死，以色列貨輪「尤發里號」有功，而貝金總理的毅然伸出援助之手，願意對他們提供避難所，這才是「重視人權」的實質表現。

對於這位以色列新總理在政治上的主張，以及其處理約旦河以西土地的態度，暨此種態度爲卡達總統及阿拉伯國家帶來以多少困擾，我們不欲稍予置喙，但就貝金對這些越南難民提供避難所的決定，其出發點的眞誠與善意，是值得我們甚至全世界人士禮敬的。誠如貝金所說的：「以色列沒有忘記二次世界大戰時，滿載着從希特勒死亡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人的船，被當時巴勒斯坦的英國統治者送回去的舊事，所以越南難民將會在以色列找到庇護與收容。」貝金總理的這番話是多麼的沉痛，又是多麼的悲壯！

這批越南難民在海上漂泊時，曾先後遇到四艘船，東德船、巴拿馬船，挪威船，日本船，都沒有理會他們，最後遇到一艘日本船，日本水手居然見死不救，揮手說聲「撒約那拉」便揚長而去，其中東德係共產國家，固無論矣，而巴、挪及日本，均係講人道、重民權的國家，何以這些國家的船隻竟見危不救，况且依照國際公法的規定，所有船隻在公海上均有救助危難的義務，這些自由國家的船隻，置人道於不顧，置國際公法於不顧，國際間又那裏有公理是非之可言？

越南難民的遭遇值得我們同情，貝金的舉措值得我們尊敬，巴、挪、日等船員的行徑，令人鄙視，我們要爲這些國家所失去的正義招魂！

六十六名越南難民乘機抵達以色列。



蔣經國院長視察大專學生集訓

絕非中南半島問題或韓國問題可比，何況美國在解決上項問題上已在在表現出其無能。假如中美斷交能普遍促成國人精神上奮勵自強，而更深切地自覺「操之在我」的眞義，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中共攻台 實力實低

而中共果眞有能力侵犯台灣嗎？其可能性實甚低。我們跟中共的敵對，是仁與不仁間的誓不兩立。中國歷史上的內爭，尚無一行暴政的政權可以攻滅一行仁政的政府的先例。中共政權的荒誕暴虐本質，搞得大陸上天怒人怨，民心望變，加上內鬥頻仍，蘇聯大軍壓境，虎視眈眈，這些都牽制它不能也不敢發動一次對外的渡海的大規模攻擊行動。假如它眞要瘋狂地孤注一擲，那就是中共政權崩潰時候，我們將與大陸同胞合力地結束這個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中國可因而復甦。很明顯的，今後任何發生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它的結局，就是八億中國人重新獲自由。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爲上述論點過於樂觀，事實的發展未必如此。

不過如果我們能肯定本文前面所提出的兩個前提——其一，我們從未在實質上依賴過美國。從未依靠美國之援助解決過自己眞正的困難，而且也相信心理上的對美國的依賴感是有害無一利；其二，我們堅決地要貫徹反共復國，解救同胞，復興文化的使命，並且了解了中共的犯罪本質及其終將被中國人所棄之之必然前途——的話，那麼我們的確沒有必要爲美毛「正常化」一事感到對自己悲觀。可是市面上隱約浮動著的不安的氣氛又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個人對上述現象有下列幾方面的批評。

國家民族・命運一體

其一，少數人自私自利，未將一己的身家安危和國家民族共同命運合爲一體，在今天這個大眾傳播發達的時代，再加上中共統戰伎倆的有心渲染，他們的不光明行徑閃爍地在民間流傳，帶來很壞的影響。國民之中稍有辦法者，恐起而效尤；沒有辦法者，只好自怨自艾。於是稍有橫逆之事，無聊荒謬的傳言因之而起，徒然損傷民心士氣。

其二，多年來對中共政權及中國大陸的各方面情況的僵硬報導，對大陸變亂局勢的解釋，以及出於過度的對中共及大陸問題的顧慮的種種限制，妨礙了國民對中共及大陸問題的普遍化理性認識，造成此間人們對大陸同胞之隔閡，不關心，甚而恐懼八億同胞是一羣將要分享或推毀我們已擁有的美好現況的窮困而惡意的隣居，或者慶幸自己有一個好政府，可以愉快生活下去，大陸同胞或許倒楣，但是愛莫能助，所以最好不談不理，大家各過各的。

歷史是公正的，當八億中國人在水深火熱中煎熬之時，我們如果不能主動關心他們，進入情況，不盡力設法給他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粉碎中共暴政枷鎖的援助，在某一適當的時刻，他們也會掙扎起來解放自己。在全民族大自由來臨時，當八億同胞的目光在那一時刻一齊向我們看時，我們會自慚於自己這一向的自私、怯懦、小手小腳的無所貢獻，好像民族的逃兵。

置個人生死諸度外
與國家命運共存亡

李哲夫

卡達與中共「建交」，勢在必行，但我國決不會倒下去，海內外中國人，應緊密團結在政府周圍，置個人生死諸度外，與國家命運共存亡。孟子的一段對話，可給我們精神上的啓示．「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自從卡達宣佈美將與台北斷交，與中共建立關係正常化後，許多人都悲觀憂戚，好像只要美國一承認中共，我們甚麼希望都沒有了；好像美國一旦與國府斷交、毀約，台灣就要崩潰瓦解一樣。這種依賴外援的病態心理，誠令憂國之士，廢書三嘆。

立國之道．存亡分野

揆其原因：實由於不明「立國之道，操之在己則存，操之在人則亡」的精義所致。我們翻閱歷史，幾曾見有依賴外援而能立國安邦者？石敬塘賴契丹以立，終於亡不旋踵；毛澤東賴蘇聯之卵翼支援，雖亦得以竊據大陸，沐猴而冠於一時，然卒至反目成仇，惹來蘇軍百萬壓境，迫使毛惶恐不已，不得不厚顏以尋求與「美帝」的和解，弄得天怒人怨，災禍頻仍，終使這一代惡魔，在天安門抗暴聲中戰慄而死。雖然這些賣國求榮者的下場，與我們正常的國家外交不能同日而語，但亦足以說明外援的不足恃。

當然，大陸與台灣，就外觀上是：眾寡懸殊、強弱異勢；然實質上却是「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的暴與仁的對比，我們只要能自立自強，精誠團結，就必能與武王伐紂一樣，一戎衣而天下定，以達成以寡擊眾、以弱敵強的目的。茲特舉數例以資佐證：

中東以國．屹立不倒

一、以中東的以色列爲例：領土不過一萬一千方公里，人口不過三百萬（均不及中華民國目前的處境甚遠），既無豐富的資源，又乏地理之天險，然卒能於强隣環伺中，屹立不移。其所憑恃者何？精誠團結、自立自强的精神耳。

赤壁之戰．勝負關鍵

二、以我國赤壁之戰爲例：東漢末年，曹操圖謀不軌，挾天子以令諸侯，恃中原的人力物力，徵集八十萬人馬下江南，浩浩蕩蕩，洒洒臨江，横槊賦詩，極一時之盛。當時孫、劉兵力不過四、五萬人，終以彼此能精誠合作，團結奮鬥，赤壁一戰，殺得曹兵落花流水、片甲不留，曹賊僅以身免，這一例證，更充分說明了凡是能自立自强者，就必能以寡擊眾、以弱敵强。

蔣公北伐．以卵擊石

三以蔣公北伐統一爲例：民國十五年，蔣公受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當時之總兵力僅八萬五千人，但北洋軍閥的實力却超過了一百萬，更何況這些北洋軍閥，均有帝國主義作背景，武器裝備，尤較國民革命軍爲優越，以如此實力懸殊的對抗，當時共黨份子譏之爲「以卵擊石」。然而，革命軍在蔣公領導下，一本團結、負責、犧牲的黃埔精神，人人有必死之心，個個無生還之想；且軍紀嚴明，秋毫無犯，革命軍所到之處，民眾夾道歡呼，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深深地獲得人民的愛戴與支援。因此，在湖南汀泗橋一役，把北洋軍閥吳佩孚，殺得棄甲曳兵，望風披靡，從此如喪家之犬，一蹶不振。事後有人問吳佩孚：「你的部隊一向能征慣戰，何以一與國民革命接觸，就潰不成軍？」吳佩孚答曰：「我的軍隊不怕死，但國民革命不知道甚麼是死，所以我的軍隊一碰上國民革命軍，就一敗不可收拾了。」這眞是一句𡚒心話。所以，蔣公能以不足十萬的革命軍，在兩年之中完成北伐、統一全國，這寧不是以寡擊眾、以弱敵强的最好例證嗎？

以最近六十年的歷史看，不但國家民族自身的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並且常因我們的堅持奮鬥，而改變了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這就是蔣公一再訓示我們的：「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的道理。

政府遷台．目的復國

自中共叛亂至於建立政權，政府播遷來台，反共復國就是我們的既定國策，也是在此全體軍民同胞近三十年的奮鬥目標。在這段時間中，美國對我們復國的願望和意志素採冷漠態度，這是眾所周知之事實。因此，建設台灣，光復大陸的工作，本質上是我們自己的事，並不夾雜絲毫對美國的幻想。

公平地說，雖然美國是世界强國，但它是毫無能力對中國問題發生任何作用的。中國問題之本質



范園焱駕駛的米格機十九型飛機

落地他指示所屬休息，於下午二時許，再度起飛表示要去照相，只帶兩個副油箱就直接飛上台灣海峽上空，為我方空軍在雷達中查覺，派出F五E型飛機兩架上空攔截，但見他已將飛機輪子放下以每小時六五〇浬的速度，跟在我方由金門返航的C一三〇型運輸機後頭降落在台南機場。

范園焱是四川省永川人，家有太太和一男二女，看他的表情似有未及携帶家人同來為憾，但他却攤攤兩手說：「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共軍空軍技術差

范園焱在共軍方面當飛行員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四年前才升任中隊長職務，但在二十年的飛行歲月裏，他只飛行了一千一百個小時，比起我方一個只五年飛行歷史的年輕飛行員至少有一千二百個小時的飛行紀錄還不如，他說，這主要是因為共軍方面的經濟情況太差，無法充份供應機油的緣故，也因此影響了其空軍飛行員的技術，因為一個優秀的飛行員必須經過長時間而不斷的演練，技術才會愈加純熟，如他二十年只飛行一千一百個小時平均每月只飛行了三個小時，無怪乎其空軍的戰力不堪一擊。

談到大陸的經濟情況太落後，人民生活困苦，范園焱舉例說，飛行員在大陸上算是第三等人，但每天只能配到三兩肉吃，每個月只可領到人民幣八十元（相當於美金四十元），實在無法生活下去。

大陸上的同胞因生活太苦，四起抗暴，就是共軍中的高級幹部也有「揭竿起義」的事實，如最近在雲南的一次團委會上，一位共軍的團長就用槍打死了竿所有參加會議的八名共軍高級共幹，其他各地也抗暴之聲頻傳，局勢十分混亂。

晉江起義・擺脫僚機

范園焱義士於七日下午一時許自福建晉江基地起飛，率領了四架僚機作沿海偵照任務，同時另有五架戰鬥機作掩護，當范園焱飛到福建沿海時，立刻自二萬呎高空俯衝下滑，以增加速度，而其方向是對正台灣。

由於范園焱是長機，其突如其來的「脫隊」，使僚機大感意外，當發覺離隊過遠且不與僚機連絡，四架僚機即展開追擊。

由於范園焱是有心投奔台灣，乃按照投奔自由的航向與波道不多久即從二萬呎降到七千呎。正在此時，我空軍機羣發現范義士所架的米格十九型機，照着中央廣播電台和空軍電台廣播的投誠程序擺動機翼，然後收放起落架，共軍的僚機發現情況不對，立即掉頭回航，當時如果米格機不回轉，可能與我空軍發生一場激烈的空戰。

國軍護航・讓出航道

范園焱所駕駛的「三一七一」號米格十九型機，於接近台灣南部時，戰管和民航方面，在一時五十分，立即通知所有軍、民航飛機，讓開「航道」讓這架投奔自由的米格十九型機安全着陸。

范園焱義士的飛機着陸後，立即隨着引道車滑行到機地停機坪，是時基地的空管人員們已在等待歡迎這位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反共義士，范園焱自己將座艙蓋打開，走下飛機，他看到大家笑着歡迎他，他很激動，也笑了，立即將腦下掛的手槍取出交給基地官員。進入休息室，裏面有冷氣，他感到很新奇，因為他在共軍空軍幹了廿年從未有此享受，基地人員給他倒咖啡、茶、水菓汁，任其選用，然後他介紹自己並且表白為甚麼要投奔自由的理由。

他說，昨天上機前，沒有穿救生衣，因為這樣才不會被注意，他說，雖然自己是中隊長，仍然受到共幹們的監視，而且同僚之間都不敢透露自己的心意，大家互相猜疑，如果不是共產黨傷透了他的心，他也不至於連親骨肉都不要了。

在共軍空軍廿年，總共只飛行了一千小時（按，我空軍飛行員五年至少要飛行一千二百小時以上），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他無法生存，前途更沒有希望，因此，他從偷聽廣播和國軍空飄的傳單中，熟記投奔自由航向和方法。

范園焱一起飛前便決心向台灣飛，因為米格十九型機的續航力祇有九一〇哩，如果先執行任務，必然沒有足夠的油量投奔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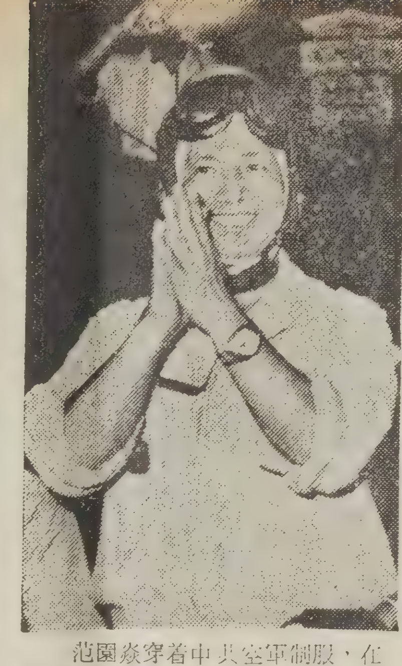
范園焱到達基地後，即享用了午餐，王昇上將在基地見到他後，發現他沒有手錶，於是立即送他一隻蔣公紀念手錶。他見到許多國軍長官和飛行軍官們非常羨慕。」

大陸上太苦了；我非出來不可！

中共空軍范園焱駕機投奔自由

台南客

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於七月七日駕米格十九型機，由福建起飛降落台南。范義士一出機艙門就說：「大陸上太苦了，共產黨逼得我非出來不可」。范義士現年四十一歲，四川人，家有太太和一男二女。六月十二日，他帶着所屬的九駕飛機由江西轉往福建晉江，藉例行照相訓練機會，擺脫「僚機」投奔自由。



范園焱穿着中共空軍制服，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愉快神情。

「大陸上太苦了，共產黨逼得我非出來不可！」冒着無比的生命危險，駕米格十九型戰鬥機飛來投誠的反共義士范園焱，走出機艙門，先舒舒懷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以四川口音說了這句話。駕着三一七一號銀白色的米格十九型戰鬥機於七日下午二時十一分，跟在我方空軍C一三〇型運輸機的後頭，安全的降落在台南機場十八滑行道上，走出機門，手裏拿着一把手槍，我方空軍人員上前要他繳械，他以非常誠懇的神情，將手槍交給我空軍人員後，緊張而顫抖的說：「好險」，繼而又好似非常振奮，隨着迎接他的空軍人員到機場貴賓室休息。

像平常一樣，又是一個炎熱寂寞的下午，突然，在台南機場的北方上空，出現一個銀白發光的小點，逐漸地向跑道接近。台南機場已進入緊急狀態，當這個在雷達上的小點，還在馬公的時候，我機已升空攔截。雖然雙方的無綫電沒法兒呼叫上，但是我方已證實，這是一架來投誠的共軍十九型米格機。

銀白的小點現出機形，從台南市區的上空降低高度，安全的着陸在台南軍用機場的跑道上，由北向南滑行，轉進滑行道停在乂路口上。

我方的修護車、拖車、救火車、救護車和基地高級長官的座車，立即迎在這架嬌小的機身旁。

范園焱穿着深藏青色的連衣褲飛行裝，着土黃色夾克，黑色長統靴，神情愉快的走出飛機。

圓臉、小平頭、咀巴大大的、留了點小鬍子、皮膚黑黑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的中等身材的范園焱，身體狀況良好。他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向等候的基地指揮官道謝。范園焱下機後即被接到貴賓室休息，脫去飛行裝後的范義士，穿着深藍色的長褲，安閒的坐在椅子上，將他投誠的經過和自傳寫下來。

由江西轉往福建

這位現年四十一歲的共軍例行照相中隊長，看了我方空軍飛行員整齊而美好的制服後，低頭望了望他自己狼狽的模樣，不禁有些好笑，喃喃地自語：大陸怎能比得上自由的台灣呢！

范園焱是於六月十二日帶着他所屬的九架飛機由江西轉往福建省晉江的沙堤機場，作例行照相訓練，由於其中兩架米格十九型飛機壞了調回江西，剩下的七架由他領導作例行照相訓練工作。

「本來六日就該出來的，但是天氣實在是太壞了」范園焱似乎又在爲他多呆在鐵幕裏一天而叫屈。

我方人員見他下飛機時並未帶着救生背心，但范園焱却表示，他不敢帶，唯恐同伴懷疑他有過海的意圖，而甘冒生命的危險，利用七日中午十二時例行訓練時間，他故意指導所屬兩度升空

福州
馬祖
福建
莆田
平潭
臺灣海峽
基隆
晉江
台北
金門
台中
花蓮
澎湖
台南
台東
高雄

范園焱投奔自由航綫。

大陸上太苦了！

公報的老編，是新晚報武俠小說作者，在共產黨陣營裏工作，後來才自立門戶。如果說范園焱是「變節機師」，那麼，查老板當然是「變節文人」了。

中國人最講名節，荀子說：「節者，死生此者也。」王霸說：「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名節也即是忠義之事，不但男人講名節，女人也要做節婦。查老板用「變節」一詞，可見他對名節十分重視，大概認爲忠於一個老板，便要忠到底，萬不能反叛，反叛老板，就是變節。用「變節」兩字來形容范園焱的投奔自由，顯然有責備的意思。如果出自別人手筆，或其他報章（最適當是大公報）倒沒甚麼毛病；但在查老板的明報上見到這兩個字，讀者一定聯想到，那麼，查老板當日從大公報反出來又是甚麼呢？是「起義」？是「投誠」？是「來歸」？是「投奔自由」？別人有資格指責范園焱「變節」，唯獨查老板沒有。而查老板偏用這樣的標題，豈不在諷刺自己？

新聞以外

三位「變節」文人

說查老板不重視中共機師駕機投誠的新聞又不然，第一天雖然沒把它放在頭條，却親自寫一篇社評，「人的內心，永難控制」。簡單的說，這篇社評大意是：一個中共的飛行員變節飛到台灣，好閒啣，因爲佢可以升官發財，官階加兩級，黃金二千兩（實際比查老板估計的多一倍，四千兩）。范不過是個普通飛行員，不會被政治集團拉攏，恐怕難與四人帮發生直接關係，因此查老板認爲與政治運動無關。范園焱的「變節」，是因爲「不滿現實」。查老板說：唔出奇呀！文革前也有「國軍空軍人員駕機投向大陸」嘛。因此，他的結論是：單是一個人的向背，並不能肯定的說明甚麼問題……每個人的行爲都由自己的內心決定，再嚴密的控制，也控制不了別人的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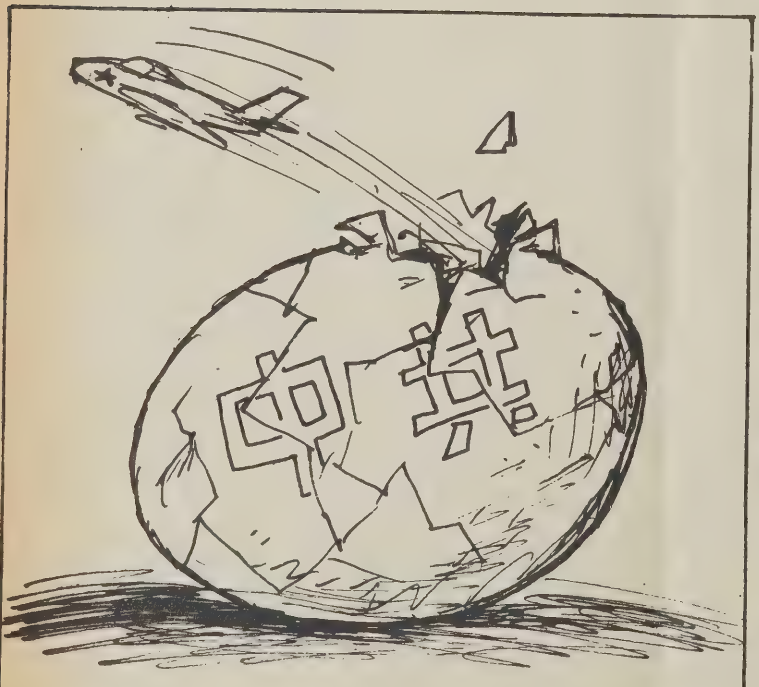
范園焱事件可視爲「一個人的向背」，但邵希彥、高佑宗、劉承司、李顯斌、李才旺這麼多人，又是爲了甚麼？再說近一點，香港雖有即捕即解的法例，爲甚麼有那麼多「變節」大陸人民「逃亡」來港呢？香港四百萬人中，至少有四五十萬是大陸「變節逃亡」而來的，這幾十萬人，是否能「肯定說明甚麼問題」呢？

老萬和鐵嶺遺民兄事先並沒碰頭，昨天大家抓到同一題目，理由是「變節」兩個字太刺眼，查老板完全忘掉自己做過甚麼事，所以鬧出笑話，也使人無法按捺得住不反駁。

從共產黨陣營中「變節」的報人，就我們所知共有三位；一位是周榆瑞先生，他跑到英國，寫了一本「徬徨與抉擇」，作爲他投奔自由的「交代」，並未承認此舉是「變節」。第二位是劉粵生先生，他脫離了文匯報便跑到台灣，在中央日報當了一陣子副總編輯後，現正埋頭做研究工作，老萬和他喝過幾次酒，他的反共決心比老萬還堅強，生活也過得很愉快。第三位是查良鏞先生，脫離大公報後，自辦了明報，他的言論，有目共覩，作中立狀而舐共，但要注意，他只捧當權派，批鄧時罵鄧，批四人帮時又罵四人帮，可以說是投機媚共分子。

但奇怪得很，此間左報對這三位「變節」報人，極端反共的周榆瑞和劉粵生都沒罵過，但舐共的查老板，每每罵到狗血淋頭。老萬想，這大概就是「節」的問題。

周榆瑞和劉粵生脫離共黨陣營後，站在反共立場上，尤其周榆瑞，担任了聯合報特派員，他的文章全是反共的，左派的人不敢碰他；查老板從共產黨陣營跑出來，仍然僞裝前進，因此左派報紙就拿他作靶子，舐共而不討好，亦太可悲也！



有隙可乘！　　嚴以敬作

中共空軍駕機投奔自由
顯示中共政權已趨潰爛

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七月七日駕米格十九型戰鬥機飛到台南投誠，這一事件，政治意義重大。正當卡達、萬斯大力搞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際，也當卡達高唱人權運動之際，這對卡達是一服苦劑。尤其范義士要求萬斯替他安排將他留在大陸的太太和三個兒女帶出來，重過自由生活，萬斯難免大感尷尬了。

萬人傑

歡迎米格機來歸！

正準備動身到金寶石酒樓參加三結合聚會，接到中共米格機來歸的消息，老萬興奮之餘，也覺得事情太湊巧了！和去年萬人日報一週年報慶的情形相似。記得去年我們要動身時，也給一個好消息拖住——就是朱德的死亡。今年中共卻送一架米格十九給我們做報慶賀禮。

萬人日報彷彿是中共尅星，出版兩年來，頭一年中共死了三個頭頭——周恩來、康生、朱德。第二年連老毛也釘了，四人帮被抓，弄到天下大亂。到我們二週年報慶，中共的空軍也耐不住要起義來歸。

大家不要以為一架米格十九飛到台灣是輕而易舉的事，中共對空軍飛行限制非常嚴，林副帥要坐飛機逃往蘇聯，中途也被擊下。所以當范園焱要飛往台灣投誠時，其他飛機發覺，馬上便要向他攔截，幾乎引起空戰。范園焱好容易才擺脫他的同袍，飛到台南。可能是范園焱飛行技術卓越；也可能他的同袍故意「放水」，將來他們也有這麼一天，追隨范園焱之後，投奔自由，脫離共黨殘暴政權的魔掌。

岳騫兄有一句話最得我心：一個政府不必太關心別國的承認與不承認，最要緊是本國國民的承認。這話很對，如果一個政府得不到本國國民擁護，即使全世界都承認了，仍有垮台一天。他這番話，是對一些為美國即將承認中共政權而憂慮的人而發的，這位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就是用行動投了中共反對票的一人，更多的人用泅水的行動，反對中共政權，逃到自由土地。他們之中，有幸有不幸，幸運的不但完成艱苦旅程，並能逃過中共民兵，香港軍警，到達目的地後，眞正重獲自由；不幸的是氣力不繼，淹死海中，或被鯊魚所噬，更不幸的到了香港，給軍警抓到，立即遣返大陸。

儘管卡達政府急不及待，像要趕着在華國鋒倒台前辦好這樁喪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像范園焱這樣的人——受中共教育，在中共統治下長大，同時，軍人尤其是空軍，最受中共優待，居然也脫離中共政權，投向「前路茫茫」的台灣，其意義是重大的。

今日大陸亂局，在華國鋒盡力掩飾，香港「中立」報紙帮腔下，似乎「走向大治」，實際却是「大亂」，亂到連中共空軍骨幹的米格機十九也飛到台灣投誠，一葉知秋，儘管中共必因此更加强控制，但後繼有人，可以預卜。中共政權已爲廣大人民所不承認，得到卡達、萬斯的承認，看來也不能視爲續命湯。

變節機師與變節文人

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駕米格十九戰鬥機投奔台灣，這項消息，無論站在甚麼立場，都是一項重大新聞。除了報喜不報憂的中共「報紙」外，全世界連蘇聯、日本在內，都是頭條大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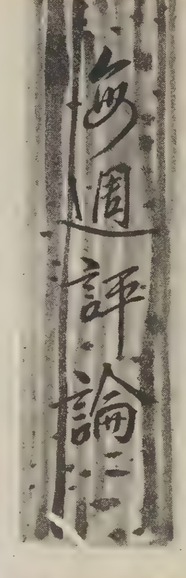
香港報紙因各自的背景不同，報導這消息便有很大分別。所有左派報紙對此隻字不提，這是理所當然，如此丟人事件，黃腫腳，不消蹄（提）了。

除了左報外，只有兩家報紙不把這消息作爲頭條新聞的，一家是外國人辦的華文報，放在第二頁；另一家便是查老板的明報。老萬也考慮到這事會使查老板很尷尬，很想知道他怎樣處理，因此早上看報，第一份先看明報。查老板把它作爲第二條，而把左報已在三天前登了，萬人日報也早兩天作出述評，並指出其人即爲共青團書記劉均益的「廣州揪出第二黑手」來作頭條。在作爲老編的行家來說，這是輕重不分，有新鮮東西不吃，吃炒冷飯。

查老板沒有把它作爲頭條也罷了，標題也全港獨樹一幟，「變節」！與其說他標新立異，不如說是老編迎合老板心意。照查老板一向的態度，用「變節」兩個字，大概可贏得老板一句「你辦事，我放心」了吧？

老萬不知道用這兩個字作標題是老編的意思，抑或查老板本人意思，表面看，和明報一向的媚共立場是很配合，但想深一層，這標題却明明在諷刺查老板！

如所週知，查老板在自辦明報之前，是左派大



中共「十一大」召開不易

上週，外國通訊社引用日本前駐北平「大使」小川平四郎的話由東京發出電訊說：中共可能在今秋召開第十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鞏固」以華爲首的北平「政府」。

小川駐平四年，他於上週初返國，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他在北平得到消息，中共的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大概在九月八日召開」，那一天是老毛畢命一週年的日子。

外國通訊社復報導：「小川預測」鄧小平二次復出的問題，他說：「可能在決定共黨大會舉行時，同時作最後決定」。

中共的「十一大」，說是要在今年內召開，至於那月那天都不必用力去打聽和研究。因爲，在中國大陸上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明明是既不近情又不合理，但它偏偏發生了，且鐵一樣的擺在人們的面前。就以江青等所謂四人帮被捕來說罷，在中共有意通過駐平英國記者向外公開透露前，誰都不會相信「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學生」加「愛人」江青，會在毛死後二十八天被捕。

更有誰會料到，對江青一伙下手的竟是老毛的親信華國鋒帶頭幹。

中共「十一大」當然隨時都可以開，但「十一大」後老毛和所謂「毛澤東思想」還是不是中共的「理論基礎」呢？所謂「毛主席的偉大紅旗」是繼續「高舉」還是放低，抑或丟到垃圾堆裏，從此就「滾他媽的」呢？看來，老毛那一套雖有華國鋒把它當作「神主牌」死抱着不放，可是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力量已形成一股較大的帮派，他們既從基本上動搖了毛的那一堆早爲中國人所唾棄的破爛，更衝擊了華的本來就不穩固的座位。

六月末和七月七日北平「人民日報」分別刋出長文，爲鄧小平「三株大毒草」中的「兩株」——「匯報提綱」和「論總綱」徹底翻案。鄧小平復出問題，在四人帮失勢後已不是問題，但這裏因牽涉到老毛。在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說四人帮「另搞一套」可以，但不能說是由他們發動的，因爲說鄧「不可靠啊」！以及「還是黑貓白貓」和發出指示掀起批鄧浪潮的都是老毛。然現在有跡象顯示：毛的部份指示，教導和甚麼方針、路綫及決策等，已逐漸在中共宣傳中由減少而消失。如「鞏固和發展文化革命的勝利成果」、「維護和扶植新生事物」，要求幹部作到「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文革、正確對待羣眾、正確對待自己，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已在消失中。有的如「造反」、「反潮流」等等，早已跟四人帮一起失蹤了。

更重要的是今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五十六週年紀念日。若照中共的說法，這是粉碎四人帮後的第一個「黨生日」，爲了表示中共的所謂「黨和國家」又出現了「團結、興旺」的景象，正應該大事紀念，一方面大喊「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一方面叫嚷「落實英明領袖華主席提出的抓綱治國的戰畧決策」；此外，不僅由北平的「中央兩報一刋」發表社論，先頌毛後捧華，並較明顯地爲鄧復出和召開「十一大」在輿論上作些鋪路工作，結果是連每年照例地在北平以至地方的報紙首版上方刋出一張毛今年再加張華的照片都沒有。

這些事實說明：中共正在走向嚴重的四分五裂，而在這種由分裂進而必然上演的派系鬥爭中，必先鞭毛屍接着逼華滾蛋。當然鄧也不是勝利者，眞正勝利的是已經覺醒的中國老百姓。

至於中共召開「十一大」的問題，相信短期辦不到，即或能開成，也是一個分裂的會，失敗的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七月十四日出版

NO.507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八〇 五七〇八二三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07

中共「十一大」召開不易

中共空軍范園焱駕機投奔自由

與國家命運共存亡

以色列人道精神

B1轟炸機性能

香港的鼠害事件

卡學專家休矣

宋子文一生的毀譽



壯志凌雲！

嚴以敬作

中共空軍駕機投奔自由
顯示中共政權已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illegible]

錦山文社[illegible]三首

[illegible]

新春試筆[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適長次兩兒由英回港省親，長男德永

[illegible]

前題　請寄看花回

[illegible]

，毛澤東的炮轟，周恩來的和平，都遭徹底失敗，但中共要「解放台灣」這一原則並沒有改變。而且已演變成為一種口號，不提解放台灣便是反黨分子，紀登奎吹噓武力解放台灣，便是基於這種原則與心理發出的。倘若華國鋒接受卡達建交要求，而又對所謂台灣問題保持緘默，華國鋒馬上便要背上反黨罪狀，非倒台不可。對處理中共內外問題，違背黨原則，甚至徹底改變，只有毛澤東一人可獨斷獨行。所以華國鋒假假地也要公開抨擊卡達，以掩眼法欺騙大陸人民，好讓他順利與卡達勾搭。

因此，儘管華帮抨擊美國，到頭來中共還是接受美國要求而建交。問題是台北國府不應再把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且也不要重視那些親美國為老寶的喝洋水政客，起用土包子，唯有土包子才有強烈民族觀念，將來反攻復國，身先士卒的，必然是土包子，絕不是假洋鬼子。

讀者　土佬
（七月二日）

共帮一代不如一代
農民生活每下愈況

編輯先生：

小弟有一同鄉嬸娘剛由大陸探親回來，她說鄉下人生活很困難，粮食不夠吃，雜粮如蕃薯，芋頭，木薯等也缺乏，每餐只好用猪凼菜混合充飢，至於肉類，油類，則少得可憐。有些農家，已向公社透支下季的粮食。農民不夠吃，唯有向公社伸手，但公社也沒有這麼多存粮，有些青年農民死牛頸，與公社幹部大吵大鬧，結果是為了肚皮鬥爭，而被冠上四人帮反黨分子罪名，像以前鬥黑五類一樣，被拉上台去向羣眾認罪。他們確實是寃枉的，根本與四人帮毫無瓜葛，只不過以前參加過紅衛兵，便硬說他們是四人帮死黨。

農民們說，毛澤東死了，他們很高興，以為將來可以過劉少奇時代的生活了。

華國鋒整肅四人帮，他們鼓掌稱快，因為他們是看不起江青，更憎恨毛江把劉少奇打垮，使他們生活過得這麼苦。並且都認為華國鋒能走劉少奇路綫，給他們較多的自留地，較多的粮食配給。

結果華國鋒上台至今八個多月，老是把搞政治整肅運動放在第一位，對農民生活改善毫無辦法，並且藉口天災要緊縮口粮，因此不論油粮都比以前減少。農民們都說，撇開政治不談，單以物質生活而言，劉少奇最好，毛江次之，華葉更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他們都希望有劉少奇一類的人物在北平出現，他們指的可能是鄧小平，但鄧小平即使能復出，也無可能重掌大權。因此他們希望有實力的軍人把華國鋒推翻，徹底走劉少奇路綫。農民對政府已變得麻木了，只要誰能給他們肚子飽，他便是好皇帝。

這是人的本性，因此要在大陸獲得人民擁護，必須首先給他們吃飽肚。沒有飽飯吃，高談什麼自由、民主、人權都是假的，農民們認為這些口號是知識分子所愛好，農民只要求吃飽肚子便萬事足。所謂沒自由寧可死；應該說沒飯吃寧可死。此是目前大陸一般農民的觀感，海外的反共人事不可不了解這一點。在推翻中共政權時，首先是給人民吃飽飯，然後再提出自由，民主人權口號，否則本末倒置，失敗是毫無疑問的。

讀者　過河卒
（六月二十九日）

事，海外人士應對上述錯誤觀念改變。本來四人帮與華帮都是一丘之貉，但被趕狗入窮巷，斬盡殺絕，自然不甘束手待斃，反正死無葬身之地，那有不進行反抗之理。在求生存的本能支配下，只要有人給他援手，不論何人，他們都會毫不猶豫與之合作，盡力爭取，宛如浮在大海裏的人，只要見一根海草，也視爲救命器，死抓不放。

四人帮餘黨向國軍要求支援，當然不是希冀在大陸改變共產制度，而是出於求生存的強烈慾望，因爲他們在華帮整肅下，已無生存可能，相反若得國軍支援，他們不但有生存希望，而且還可以反擊華帮，以報華帮對他們整肅一箭之仇。四人帮便是在這種求存與報仇的心理下向國府求援。

這種現象，也可以用在地方軍閥身上，一旦當他們起來反抗，而又受到華帮的壓力時，他們也可以像四人帮餘黨一樣，向國軍求援。

自從毛劉火併，中蘇共分裂後，在大陸的黨棍軍閥已對共產主義發生懷疑，他們不像以前那樣盲目狂熱效忠共產政權，特別是發現黨組織不過是個人爭權奪利的工具，對共產主義觀念根本動搖。一個沒有主義思想維繫的政權，除非不爆發動亂，否則，肯定不會得到多數人効忠，非瓦解不可。

基於這種觀念，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無可能長久，只要大陸發生動亂，軍閥混戰，加以人民起來反抗，共產主義便將隨之在中國大陸消失。四人帮餘黨是正牌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們也不惜拋掉共產黨徒，向國府求援，同一道理，地方軍閥也會如此，而大陸人民則更會如此，因爲他們被共產枷鎖壓得連一口氣也喘不過來。

讀者 過氣紅衛兵

（六月三十日）

台北應起用土包子反攻復國身先士卒 決非崇美假洋鬼子

編輯先生：

中共與美國勾結已進入最後階段，卡達與萬斯公開聲明要與中共「建交」，美國是採取所謂「日本模式」，政治上與中共建交，經濟上保持與台北聯繫。然而這種政經分離未必硬性規定，美國隨着政治上與中共建交，必然在經濟上也進行互相貿易，一如日本過去一樣。

日毛建交時，許多日本商人認爲大陸是廣大的商品銷場，有些甚至結束在台灣的生意，把資金調去大陸投資，結果陪了夫人又折兵，血本無歸，到頭來被迫又回頭向台灣發展。由於日本在大陸得不到經濟甜頭，因此高唱甚麼政經分離。倘若日本在大陸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在台灣又得不到什麼益處，它必然是政經合一倒向中共去。

不過，美國佬跟日本仔畢竟不同，日本仔唯利是圖，而美國佬向充慈善家，在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多多少少在經濟上施捨一點給中共，以加強其所謂良好關係。

卡達提出與中共建交，要中共必須確保台灣人民的和平與生活。即是說要中共不進行武力「解放台灣」。

這一點，已遭到中共的猛烈抨擊，說卡達在建交路上製造障碍。

其實目前中共與美國勾勾搭搭已打得火熱，正如姣婆遇着脂粉客，一拍即合。

中共對美國抨擊，只不過在打情罵俏中發發嬌嗔而已。不如此，華國鋒集團無法向大陸的共幹交代，因爲儘管中共早已自知無法「解放台灣」

萬人意見

華國鋒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批四人帮矛頭指向槍桿子

華幫走文革文鬥老路煽動羣衆把頭頭拉下馬

編輯先生：

最近華國鋒集團一再調動省委第一書記，並且利用他們在該省掀起批判「四人帮」運動高潮，如安徽的萬里，甘肅的宋平，他們一走馬上任，隨即鼓動羣眾參加批鬥大會，而矛頭並不眞的指向四人帮餘黨。他們假借批判四人帮爲名，實際向地方軍閥開刀。安徽的宋佩璋倒台，甘肅的冼恒漢被鬥垮，便是在這種陰謀下出籠的。華國鋒的胃口很大，竟然在廣州發動七萬人的批判四人帮大會，且公開指責四人帮在廣州的頭面人派，反對中央，反對華國鋒担任主席，誹謗「毛主席」，這個頭面人物，不用問阿貨，是指許世友，韋國清兩人，一如指四人帮在遂寧那個死黨，指的毛遠新一樣。不過，華國鋒的陰謀並不容易得逞，許章是何等人馬，華國鋒欲動搖許章的陣地，非來一次南北戰爭不可，到時還不知鹿死誰手。

華國鋒運用毛澤東在文革時的一套所謂文鬥「法寶」，即煽動羣眾，展開批判鬥爭大會，把地方頭頭拉下馬。所以繼廣州的七萬人集會，安徽的十萬人集會，又在雲南動員一百萬人集會，鬥垮朱可嘉等人。但這一法寶，只能整掉黨棍官僚，對擁有實力的軍人，則吹唔脹，如甘肅的韓先楚，廣州的許章，儘管華帮利用當地爪牙煽動羣眾，含沙影射暗攻，但他們仍然屹立不動。其實老毛創造利用羣眾奪權法寶，在文革時也只能鬥垮無槍桿子的黨棍官僚，對實力軍閥無可奈何。而華小老闆活學活用老毛此一法寶，可以肯定到頭來必會破產，因爲軍閥在毛生時還有幾分顧忌，給毛幾分面子，現在華小老闆是什麼東西，算老幾？分分鐘可以用武力解決。一旦槍桿子開火，即使華小老闆發動一千萬羣眾進行鬥爭也無濟於事。

華小老闆不但活學活用老毛那套拉一派打一派伎倆，甚至青出於藍勝於藍，拉一派打同一派，安徽的萬里，原是矮鄧的心腹，毛生時，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可說萬里恨毛並不小於矮鄧，華國鋒起用萬里去鬥宋佩璋，實是借刀殺人，宋佩璋出身二野，是鄧小平的下屬，而萬里是鄧的心腹，兩個傢伙跟鄧都有淵源，他倆火併，到頭來收漁人之利還是華國鋒。萬里整掉宋佩璋，華國鋒取得第一步勝利，將來萬里在華國鋒的心腹手下倒下，華國鋒便是眞正勝利者。

華國鋒打着整肅四人帮旗號，向地方軍閥黨棍圍攻，並且走毛澤東的老路，通過發動地方羣眾，把地方掌權人物拉下馬，此一手法，目前可算有一點收穫，但長期下去，此法是行不通，原因很明顯，實力軍人不會束手待擒，一旦搞到他們頭上，勢必用槍桿子對付。華國鋒此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老橋，將會在槍桿子手下一一化解，是毫無疑問的。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七月一日）

共產主義信仰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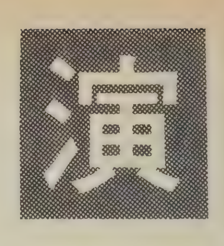
大陸共帮走向末日

編輯先生：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兼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廖志高最近在福州對一批高級高幹報告，說四人帮在福建的支持者，曾計劃派五名使者乘船由莆田縣至台灣，要求國軍支持他們訴諸武力，佔領福建。廖志高雖然沒有說出這五人是誰，也沒有指出幕後人是誰，但由廖志高口裏說出，此事不會是「流嘢」。

正當中共對美進行勾搭之時，海外人士無不有一錯覺，認爲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無法消滅。儘管內部不斷發生權力鬥爭，一批倒下，一批又起，始終都是中共的天下，大陸人民要改變政治制度，絕不可能。加上海外墮子替中共政權吹噓，因此許多人，甚至反共的人，都認爲大陸不能消除中共政權。

由福建的四人帮要求國軍支援一




演義

蔡東方

，却受過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頭（不會在死前有過襲取許縣之想）。這小孩子孫權，算什麼呢？

因此，曹操在連取襄陽、當陽，與江陵以後，用劉表所遺留下來的大船與戰艦，裝載了若干萬的兵士，從江陵南邊的長江碼頭，順流而下，浩浩蕩蕩，航向江夏——今日的武漢三鎮。（武昌在當時叫做鄂縣，簡稱為「鄂」；漢口在當時稱為夏口；漢陽在當時稱為沙羨「漢津」。）

曹操絕對不會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個縣與國，郡治在鄂縣。）

他在航行之時，志得意滿，由意滿而感覺一陣「滿足了以後的空虛」。中國的天下，他已經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荊州江夏郡，與揚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涼州、看來都已不成問題。這些似乎不成問題的地方，在最近的將來也拿下了以後，他曹操又有怎麼樣呢？（亞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後，也曾經有過如此的空虛之感）。

曹操不僅感到空虛，而且也感到苦悶、憂愁。愁些什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一天夜晚，剛好有皓月當空；他對着這可愛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這個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於是，他百感交集，賦詩一首，詩裏面有這麼四句：「明明如月，何日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曹操這時候已經覺察到：地上的東西，土地、權力，他雖則已經似乎是想拿什麼便拿到什麼。天上的月亮，或類似月亮那樣的亮晶晶的東西，他却毫無辦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過是「人」而已。怎麼會逃得了空虛，死亡，與憂慮？

曹操有一首「對酒當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惆悵，表達了出來；它描寫曹操自己用酒來填補幻滅，一般喝酒者「以酒澆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優點與弱點。

曹操愛朋友，戀舊，恩怨分明，有恩必報，有怨必報，報恩，是他的美德；報怨，倘若不出「直」的範圍，值得原諒，同情。可惜，曹操在報怨之時，每每過分殘忍，他的另一缺點，是志氣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當時未嘗不已經是一個相當成功了的人，却在內心中存有「失敗」的恐懼，「何枝可依」的灰色預感。太可憐了。他自比周公，求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歷史上與王莽相並列的惡名：「操莽」兩個字常常被史評家寫在一起。

「對酒當歌」共有八節，每節四句。這八節的排列次序，我懷疑可能有錯，第三第四似乎對調了才好。第五第六也應該對調。然而，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現在，我按照別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家父子（曹操與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孫劉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項背。老天爺給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養；給了孫家父子以英雄氣概（孫堅、孫策，及早年的孫權），給了劉家父子以維護漢朝正統的任務，却吝惜了文采（雖則讓他們都能寫幾句散文）。這便是老天爺眞正公平的地方：祂不偏愛任何人，不讓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權力、財富，又有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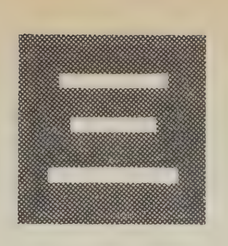
有人說，曹操在航行長江之時，「樂極生悲」，寫出這首「對酒當歌」；這是一種即將吃一個大敗仗的預兆。這個說法，不一定對。然而，曹操在交鋒前夕，或交鋒之前的若干夕，沒有專心於佈置水陸部隊，沒有專心研究敵情，判斷敵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飲酒賦詩，的確也未免過分輕敵，把劉備孫權不看在眼裏了。

於是，到了交鋒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陰曆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著長江南岸而走的部隊，與周瑜所指揮的孫軍前鋒剛一接觸，便受到了挫折。

這接觸的地點，叫做「赤壁」，不叫做「烏林」。烏林在長江北岸，赤壁在長江南岸。（有很多談歷史的人，把烏林與赤壁的地點，說得相反，說烏林在南，赤壁在北，錯。）

曹操的兵，大部份是從北方帶來的陸軍；小部份才是劉琮送來的水軍。（也有一個極小部份，是曹操在許縣鑿了人工湖訓練出來的水軍。）

曹操的水軍，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陸軍却分成兩路，分別沿著長江兩岸，在陸地上行。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虧。



（周瑜因箭傷而死之時，他的全部「士眾」僅有四千餘人，由孫權下令撥給魯肅接管。）

魯肅在赤壁之戰的期間及其前後，都極爲重要。他是「贊軍校尉」，比周瑜程普兩個中郎將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這樣一個人來協調於周程二人之間，周年輕，程年老。程在起初，對周很不佩服。（經過了這一次共同抗禦曹操，程普才和周瑜變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魯肅不僅是周、程之間的協調人，也是孫軍與劉軍之間的「聯絡官」。沒有魯肅，這個仗是沒有方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麼多，而孫劉兩方合起來還只是這麼少；倘若不能合，豈不更糟？

魯肅的大帮手，是劉備身邊的諸葛亮。兩個人的政畧看法，完全一致，雖則各爲其主，兩個人在公誼上均深信必須孫軍與劉軍一致行動，才抗禦得了曹軍；在私交上，魯肅和諸葛亮的同胞哥哥諸葛瑾也的確一向是最好的朋友。

孫劉雙方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將全體出動。孫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韓當、黃蓋、凌統、呂範、周泰、甘寧、丁奉。呂蒙，可說是人才濟濟。劉方，只有關羽、張飛、趙雲。（黃忠、魏延、馬超等，這時候都還沒有成爲劉備的部下。）

關羽在當時的地位已經很高，官拜「偏將軍」，爵爲「漢壽亭侯」。這個官與這個爵，都還是當年曹操在他殺了顏良以後，酬庸他的。

張飛的地位較低，只是一個「中郎將」。這中郎將的軍階，也是曹操所給，當張飛跟隨劉備於被呂布趕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時。

趙雲在當時的官位難考，三國志本傳說他替劉備主持騎兵部隊，相當於我們今天的騎兵團團長之類。他也許已經有了中郎將的官階，或是僅僅爲一個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戰以後，才被孫權升爲「偏將軍」；關羽到了那個時候就被劉備由「偏將軍」改爲「盪寇將軍」了。

在孫軍的這一邊，於赤壁之戰以後，一升爲「裨將軍」，再升爲「盪寇將軍」的，是程普。

韓當在孫策之時是一個校尉（先登校尉），赤壁開始之時已經是一個中郎將。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著呂蒙偷襲關羽的南郡以後，才升爲偏將軍。

黃蓋在赤壁之戰的期間功勞最大，所以升得也快。開始作戰之時，他不過是一個「丹陽都尉」，獲得勝利以後，他沒有經過校尉的一級，升作了中郎將（武鋒中郎將）。其後，他攻取了武陵郡，孫權再升他爲「偏將軍」。

在孫方的其他軍官之中，以呂範的軍階爲最高。赤壁之戰開始之時，呂範是「征虜中郎將」；打完赤壁之戰，他作了「裨將軍」；再其後，升爲「平南將軍」。

凌統原是一個「破賊都尉」，打完這個仗，升爲校尉。

周泰、甘寧、丁奉，這三人的軍階當時都不甚高。丁奉年紀最輕，在赤壁之戰時不過是甘寧下面的一員小將。

呂蒙，是我們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所最不喜歡的一個，因爲他後來害了關公（關羽）。呂蒙也的確是只懂軍事，不懂政治，雖則是公餘唸了一些書，而究竟不曾把書唸通的人。他茫然於盟約必須信守，抗曹必須連劉的大道理。

但是，在赤壁之戰期間，呂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軍階，是「橫野中郎將」，升作了「偏將軍」。

在曹操的一方，大將出馬的特別少。夏侯惇與夏侯淵兄弟、于禁、張遼、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帶來。被帶來的知名將領，只有曹仁，樂進，當時不甚知名的曹純、李通、滿寵，以及劉表的舊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於根本不曾把逃難的劉備與小孩子孫權看在眼裏。劉表的襄陽，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劉備的十幾萬難民與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幾里路，而他曹操的騎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與曹純追他們，追到當陽縣東北的長坂，把他們打得稀裏花拉。雖則有張飛不怕死，帶了二十個兵在橋的右邊大吼，「我就是張翼德！來罷，咱們拚個你死我活！」因而爭取到十幾分鐘或幾十分鐘的寶貴時間，讓劉備能夠帶了幾個騎兵，或幾十個騎兵，「斜趨漢津」（不繼續向南到當陽與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漢津，亦即今日的漢陽）；雖則有趙雲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與阿斗（甘夫人並未跳井自殺，趙雲不會推倒土牆，作落井下土的事）；劉備確是吃了一個十分不好看的敗仗，丟掉全部難民，丟掉事實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幾個騎兵或幾十個騎兵），而且也丟掉了兩個親生女兒。這樣的一個劉使君，怎能叫曹操仍舊承認他爲「英雄」呢？

至於孫權。曹操記得他是孫堅的兒子，孫策的弟弟。孫堅打董卓的時候，雖則是比他曹操畧高一籌（孫堅是打勝了的，曹操是打敗了的），然而孫堅是死在劉表的部下黃祖之手，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夠以大軍壓境，嚇死劉表了。孫策，是人才

「無產階級」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信！

高崗高高大大，不苟言笑，道貌岸然，滿口「革命」的詞句，可是在他這高貴的外表裏面，却藏一着顆骯髒到極點的心。高崗的辦公室裏。都有幾位女秘書，「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凡和高崗接近的女「幹部」，都是年青漂亮的。如果說長得美貌動人的女「幹部」環繞一旁，可以增加他高主席的工作效率，那倒也未可厚非。可是殘酷的事實否定了這點，原來他們很多被迫成了高崗的外室。根據揭發，在高崗的淫威之下，和高崗發生不正常男女關係的女「幹部」竟達二十餘名，很多還是有夫之婦。

這簡直是天下的壞分子，在「舊社會」都會被鎮壓，「高級首長」竟有這樣的作風，試想人民對我們「黨」該有什麼的看法，這是罪不容誅！

高崗的罪行很多，以上只是幾點較大的而已。

「黨中央」發現高崗所領導的東北愈來愈有獨立化的趨勢，「中央」的命令不能貫徹至東北，「中央」派去的幹部常被東北拒回，而高崗許多擅自決定的事情竟強迫「中央」追認，甚至全不報告「中央」。

活曹操看過之後，冷笑一聲，又遞給毛澤東。

毛澤東問道：「林老，對這個文件的看法如何？」

活曹操說道：「王八不笑龞，大家泥裏歇，陳毅批評高崗的話，那一條他未犯。」

毛澤東說道：「我看了也好笑，陳毅竟然批評高崗玩女人。」

活曹操說道：「就照陳毅的說法，高崗也只玩二十幾個女人，陳毅呢？陳毅說過的女人也許比他帶的兵還多。」

毛澤東大笑道：「林老，哪有這麼多，陳毅又不是鐵打的。」

活曹操說道：「主席知道陳毅在上海同越劇皇后袁雪芬打得火熱，毫不避諱，高崗還只是偷偷摸摸的。」

毛澤東笑道：「林老，高崗也不是不玩出色的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新艷霞去東北勞軍，就被高崗強留下過了一夜。」

林伯渠說道：「但高崗第二天還是放她走了，不似陳毅長期霸住袁雪芬。」

毛澤東說道：「陳毅雖然霸住袁雪芬、却未娶她，玩夠了隨時可以丟，這種辦法實在高明。」

活曹操笑道，「主席此言似是有感而發。」

毛澤東說道：「也不一定、不過，我覺得陳毅實在是個玩家，非常人可及，到底是在法國留過學，學來的本領。」

活曹操笑道「主席這個說法有問題，要說在法國留學能學成玩家，周恩來呢？」

毛澤東大笑道：「周恩來真難得，還有一個李富春，這一對寶，將來可以立一個貞男牌坊。」

活曹操說道：「其實他們何嘗不想玩，只是不敢。」

毛澤東笑道：「說起來也是現世報，周恩來如果不是鄧穎超管得緊，張口就罵，舉手就打，相信也不會比陳毅好了多少。」

活曹操說道：「李富春實可憐，也被蔡暢管死，他的痨病叫我看，硬是這麼急出來的。」

毛澤東說道：「說到留法學生，朱德也是一個。」

活曹操道：「主席說的不錯，朱玉階也留法，學了什麼本領回來弄了康克清那種女人。」

毛澤東說道：「康克清的樣子我看見就想作嘔，眞不知朱德怎麼同他對付一輩子，正是朱八戒玩夜貓了，什麼人玩什麼鳥。」

活曹操說道：「陳毅攻擊高崗搞獨立王國，中央派的人他不接受。陳毅在華東軍區又如何，中央要派一個師長去三野，陳毅接不接受。」



自我陶醉　嚴以敬作

毛澤東點頭道：「陳毅這篇報告，也有一點我不能滿意的，便是陳毅強調孝道，以奉養他的地主父親為榮，如果人人都向他學習，還革不革命。」

活曹操摸着一撮五色小鬍子說道：「陳毅一腦子封建思想，他攻擊高崗，有一個重大原因。」

毛澤東問道：「什麼原因？」

活曹操說道：「陳毅也想當副主席。」

毛澤東笑道：「陳毅怎會有這樣想法。」

活曹操說道：「陳毅自恃汗馬功勞，又自吹能詩能文，是解放軍的風流儒將。」

毛澤東冷笑道：「他的風流是瘋癲加上下流，至於胆量，更不如一個百姓，誇大口，吹牛皮是陳毅的特長，不要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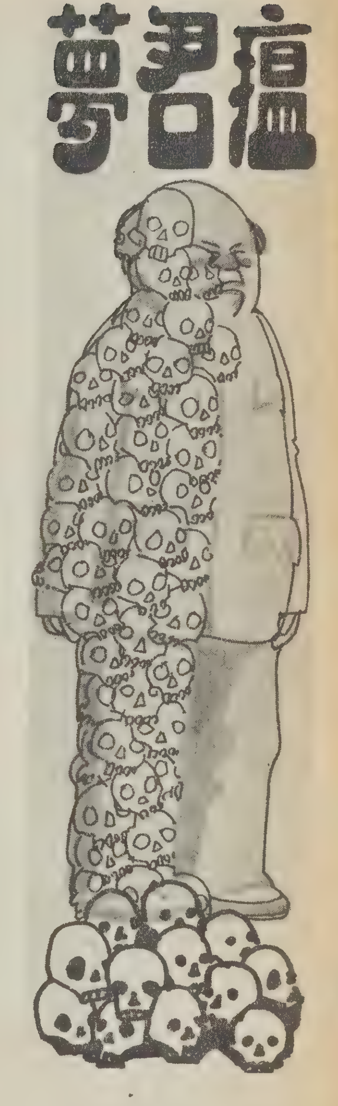
活曹操問道：「政府的副主席是高崗還是陳毅，主席應該可以作個決斷。」

毛澤東說道：「當然是高崗好些，高崗站在台上也比較像樣，不似陳毅油玩滑腦，不成體統。」

活曹操說道：「主席既然看得這麼清楚，這個副主席就決定給高崗了。」

毛澤東不曉得活曹操何以苦苦為高崗賣力，但也沒有辦法反對，只好點頭答應。

瘟君夢



岳騫

「幹部」應當是統一調配的，可是有些「幹部」不能調去東北，因爲高崗不同意。原來，高崗想以東北的重工業、東北的「軍隊」和「幹部」作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他的理由就是「東北應當有所別於國內」。

再舉一例。高崗竭力抬高自己，使羣眾忘記「中央」，甚至毛澤東。高崗每巡視東北各地，所到之處，必定要叫羣眾開歡迎會、献花，歡呼「高主席萬歲！」因此，有許多未到過關內的東北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毛主席」！

高崗的陰險野心與無限權勢慾的具體表現，就在「中央」特派要員去徵求高崗的意見，問他在未來的「政府」職務中，希望担任什麼。高崗的答覆是這樣：「我對於地位，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如果『黨中央』一定要我講，那我就坦白地講罷，我只希望担任『副主席兼總理』就算了……。」好一個「沒有什麼意見」，好一個「就算了」！原來，高崗的陰謀是，目前和未來的地位都佔齊了。高崗知道作「主席」還差一點，只能作「副主席」。而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副主席」是有名無實的。目前掌權就得作「總理」，而看到未來，毛澤東不能不死，毛澤東一死，「副主席」就可以昇上天了。高崗的如意算盤，自然爲「黨中央」拒絕，可是高崗的陰謀却暴露無遺了。

高崗的親信就是『四大天王』，一般幹部是見不着「高主席」的，高崗也去「視察」工作，經過這次揭發，原來歡迎「高主席」的，羣眾是事先組織好的，所接見的黨委書記和「羣眾」也是預先安排好的，甚至於「高主席」準備詢什麼問題，以及「羣眾」怎樣答覆，都是由「四大天王」事先佈置妥當，然後一幕一幕演出來，一切都是演戲！高崗演的是主角，可怕的主角！「黨」的密切聯系人民羣眾的傳統，被高崗破壞光了。自然，到最後，壞了的還是高崗自己。

高崗的一篇「名作」「榮譽屬於誰」，可能各位都讀過罷，在座的「同志」，可能還以這篇文章的要求來要求自己，文章的確寫得很好。高崗將幹部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這類爲數還不太多：第二類是半心半意爲人民服務，半心半意爲自己服務的，這類爲數最多；第三類是全心全意爲自己服務的，這類人爲數也不多。這篇文章的結論是要求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幹部」，都要爭取作第一類幹部。文章是動人的。不幸的是，高崗要求別人作第一類幹部，高崗本人却是徹頭徹尾的第三類「幹部」，一切爲他自己的利益服務。這還不說，經過調查，原來這篇文章根本不是高崗寫的，從題目起到最後一個句點，都是高崗手下的一位秘書寫的，作好後，簽個高崗的名字就發表了，這也就難怪何以那樣動人的文章，感動了很多「幹部」，高崗本人能無動於衷。

講到這裏，各位也許心裏會發問，難道每篇「領導人」的講話，都是親自寫的，而不假手於秘書嗎？那樣多的公事，怎樣還有時間來寫文章呢？就拿我陳毅來說，也常發表文章，都是陳毅自己寫的嗎。我可以告訴各位，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其他的「領導幹部」既無毛澤東的學問，亦無毛澤東的過人精力，因此不可能每篇都自己寫。毛澤東還時常爲「人民日報」上以「觀察員」名義發表的評論，有些就是毛澤東的作品，各位留心就看得出。我的「學問」就差得遠。以陳毅名義發表的、作得很糟的詩，那確是我作的，但很多長篇大論的講話、文告，那就是請我的秘書代筆了：但我們與高崗之不同，就是我們作「首長」的，需得把文章的要點和政策交代秘書，而由秘書整理發表。高崗則是強佔別人的思想，沽名釣譽，自己滿腦空空，什麼都拿不出來。

雖然一般說來，「黨」是不大干涉「黨員」的私人生活的，「黨員」好壞主要表現在他的「黨」的事業、對組織生活的態度。但我認爲從前人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連帶關係還是不無理由的。也許我陳毅的思想還有點封建，我認爲私德與公德是相互影響的。除非父母是「反革命份子」，我不認爲一個不孝父母的人竟會萬分忠誠於「人民事業」的。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不過對農民沒有什麼大罪惡，一九五三年我就派人到四川，把他和老太太接到上海，由我來奉養，兒子不孝順老子，還叫什麼家？還叫什麼國？這種不孝參加「革命」，我看始終是靠不住的，我們固然講「階級感情」，但從來沒有講過否認父母子女之情的。父母養育了我們幾十年才得成人，這種感情都可置之不理嗎？這種無情之人却說對「革命」、對

京城，及保護居民的生命財產，平心而論，此舉實在值得同情而無可非議的。以是，夏衍於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當賽金花死於北京後不久，便寫了一部「賽金花」的劇本，指義和團爲拳匪，認爲它們的盲目排外，便招致八國聯軍的進攻。但故事描述賽金花，在八國聯軍及其頭子瓦德西面前，進行了「坦白誠摯的周旋」，拯救了北京城，使老百姓免遭殺戮！

這可能是事實，不可抹煞。即使一向臭她的兩部記載：「瓦德西拳亂筆記」和「章京筆記」，也有如下一段談話：「……庚子時期，賽金花在北京石頭胡同，一個替德軍軍法處長當翻譯的厦門海關三等帮辦葛麟德，是她的熟客之一。……當時八大胡同附近的民戶和妓班，經常被紀律最壞的德軍所騷擾，經賽金花每次找葛麟德說情，有時也能發生敀力，附近一帶的不少居民，都對賽金花非常感激。……」

但當時一般人對八國聯軍侵犯我國表示憤慨，特別是對紀律壞的德軍更爲憎恨，所以對賽金花也不予原諒。「章京筆記」說：「賽、瓦事件，本來就未被歷史家所採用，其正確性並沒有成立。而且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那一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所受的殺戮、傷害與淫辱，事實如鐵，罄竹難書，爲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許多次迫害中的最大一次，「賽、瓦公案的有無，在這個龐大的暴行下面，已經顯得意義甚微了。」

樊山的後彩雲曲

但翻閱樊增祥的「後彩雲曲」，則有所抨擊。其文曰：『彩雲以庚子入京，會八國聯軍至，統帥瓦德西，則彩雲隨鈞出使英、俄、德、奧諸國時私暱也。至是重續墜歡，侍瓦窗居儀鑾殿，止其淫掠，爲人所稱稱道。惟彩雲一日謂瓦曰：「中國蒐羅人材，用八股試帖，將相於是出焉」。瓦用其言，乃於金台書院集諸生而試之。文題「以不敎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瓦爲評定甲乙，懸榜如制。自此事出，人或大詬，以彩雲爲喪心辱國也」。增祥乃著「後彩雲曲」以叙其事。』辭曰：

納蘭昔御儀鑾殿，會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靄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
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刼灰。虜騎亂走穿驛道，漢宮重見相梁災。
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林舊帥稱魁傑。
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
瓦窗入據儀鑾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淸少眠臥。
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殊施並寫眞。
柏林當日人事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邀相見。
隔水疑通雲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
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靑禽。
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髻花，全匹鮫綃長拂地。
雅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鈿車遙邈輦路來，襪羅巢踏金蓮玉。
歷亂宮帷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
駡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紛久，亂殺平人及鷄狗。
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䀹篋休探赤不錢，操刀莫逼紅顏婦。
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蝮虺，此日能言賽鸚鵡。
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環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
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
不隨槃瓠臥花車，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
火馬飛馳過風樓，金蛇㸌㸌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
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槃壞處。撞破烟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
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看珠槃和議成。
一聞紅樓班師詔，可有靑樓惜別情！
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頗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
有罪無功捐國威，金符鐵券趣銷燬！太息聯邦虎將手，終爲舊院蛾眉累。
蛾眉終落敎場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
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褰裳涉。玉堂鵷鷺愆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
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閥。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
今者株林一老婦，靑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
古人詩遺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煞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最後一次結婚

賽金花最後一次的結婚，大概是在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但這一次却可以說是她一生中唯一經過正式結婚手續，並且是立有婚約的一次；當時的新郎哥名叫魏斯靈，爲江西金諠人，他比賽金花年輕了九歲。由於當時的賽金花，已是五十五歲的「老太婆」了，而斯靈則僅四十六歲。尤其令人覺得有興趣的是，她們當時在上海新旅社所舉行結婚典禮，更爲最新式的所謂「文明結婚」。因此，早已不爲人所注目的賽金花，又再度成爲滬上的新聞人物了。

同時，賽金花也以那次的正式婚禮，作爲她終身的光榮。事實上，賽金花自民國七年結婚後，一直到她死爲止，都是以「魏趙靈飛」的名號與身份，登記在北平的戶口名冊上的。

可是，名女人往往是容易引起風波的，就在賽金花跟魏斯靈結婚的那一年，北平方面也發生一次誤會的大新聞，那便是鬧出了一個「雙包案」的笑話，原因是民國六、七年間，北平軍閥中的所謂直、皖兩系開始暗鬥，當時的「順天日報」刊出題爲「曹錕福慧雙修」的新聞一則，內容透露曹氏納賽金花爲妾，於是皖系的張懷芝，馬上就發電報質問曹錕，駡他「沉於私情，忹於公戰」。曹錕也慌張地通電闢謠，表示絕對否認有其事實。其實，「順天時報」當時所指的賽金花，却是另有其人，而不是本文所述評的這個飽經滄桑的賽金花。所以，那一次的誤會，不久後便澄淸了。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十月廿一日，改名趙靈飛的賽金花，終於病死於北平，年七十三。

賽金花一生的毀譽（下）

胡蒼之

八國聯軍入京前後

賽家雖然重返天津，而賽本人猶經常前往北京活動，已成爲風頭人物，並暗中在北溝磚塔胡同賃屋居住。據曾任巡城御史的陳恒慶，在他的「諫書稀庵筆記」上指出：「伊（指賽）輾轉至京，寓西安門外磚塔胡同，地爲樂部羣妓之淵藪，於是聲名藉甚，車馬盈門矣。至吾家胡府請安者數四，予因得而識間焉，初見時，因不敢逼視，以其光艷照人，恐亂吾恒也。」其時，賽金花已是三十五六歲的半老徐娘，而猶艷麗逼人；並且這種描寫，又出自一位有地位的御史筆下，便証實「驢背集」和「孽海花」中所說的：「彼時賽金花之風韻極好，而眼靈活有魔力，縱不說話，而其兩眼中傳出一種比說話更富吸力的神氣。凡同桌進餐者，客人不論多少，賽金花祇用手、眼和口的動作，卽可令到全桌客人均覺得愉快而滿意。」

曾孟樸和胡思敬爲何對賽金花當時的活動情形如此瞭解呢？原來前者是洪鈞的學生，經常前往洪宅，故對賽金花的日常生活知之頗詳，後者則是關心「義和團」事件發展的人，據他在「驢背集」中的自序：「庚子之變，予隨扈不及，挈室避居昌平（在今北平市之北），嘗孤身跨一蹇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但在他的記載中，並未提到賽在天津的事，祇說：「……久之復還京師，講貴人輳集其門，有藉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好。春初，拳匪未亂時，公使循例入賀，擬假金花西服，僞爲公使之夫人，內廷已微有所聞，遣許景澄竣拒之，乃止。」

其實，當義和團事件在京師攪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賽金花的全家還在天津。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陰曆六月，八國聯軍攻陷了天津時，賽家始逃到通縣；七月，通縣又發生戰事，賽家全部逃至北京。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的燒殺淫擄，幾無所不用其極，賽金花是親眼看見的。但是爲了全家生活，她又不能不恢復開業，據她自述：「她是在聯軍侵入北京才抵達京城的，幾天後便遇到德國兵來騷擾，於是她就用德國話作應付，德兵大爲驚奇！並曾談起聯軍總司令瓦德西時，她也表示相識。德兵回去報告，第二天瓦德西便派車來接她。」這與「驢背集」中的記載有些相似，它說：「瓦德西偏八國兵符，僭居儀鑾殿，召賽金花入宮，與同臥起，如夫婦。金花居柏林久，通曉德意志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艷如初遇泰西時。其裝束雜采中西服飾，以新法改之，奇詭出人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遘疾幾死！……」

賽瓦公案之謎

在胡思敬的筆底，批評賽金花淫蕩、下流，似有失國體。其實，賽金花本來就是蘇州的名妓，以曹夢蘭、富彩雲之名，哄動一時！她能嫁洪狀元而爲欽差大使夫人，是她始料所不及的。洪鈞死後，她無所依賴而重操舊業，實無所謂負不負，至於她跟瓦德西的那段艷史，亦不足以爲異。儘管樊山的「後彩雲曲」，曾孟樸的「孽海花」及張君的「續孽海花」中，對賽金花有些行爲，無不加以嚴厲抨擊；可是他們一致認爲賽金花於當時的北京人民，確有頗多保全。據「後彩雲曲」的自序說：「因思庚子之亂，彩雲侍德帥瓦德西，居儀鑾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殊酷，留守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雲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

換句話說：賽金花以身侍瓦德西，似有通敵之嫌！但就另一方面而論，她曾利用其影響力以護北京居民，未嘗無功。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記得上海「申報」曾經刊出一段「有關賽金花的訪問記」，其時，她已經是七十歲的老婦，仍居住於北京居仁里十六號，據說談起她的往事，雖然有些不堪回首的惆悵，却仍是很難爲情似的；特別是對於外傳她與瓦德西那段戀愛的事，她更極力加以否裏。她表示：「當年在柏林的交際場中，曾經見過這位德國軍人，却沒有特別的深刻印象。由於那時候她還不過二十歲（其實際年齡已廿六歲）。而瓦德西却將近六十歲；尤其八國的洋兵入京時，瓦德西更年達六十八歲，那裏還有相戀之理？不過，洋兵入京，瓦德西來到了中國，她跟他的來往，也祇是朋友間的普通交際罷了。」

同時，賽金花也不肯承認對北京人民有何帮助，她表示：「保護敵國婦孺原爲國際公法，却並不是她的說話所能爲力的。」假定這段訪問記是屬實的話，那末，妓女出身的賽金花，還具有一點風度。因爲她以一個妓女的身份，居然能夠跟一個八國聯軍的統帥進行「普通交際」，犧牲個人的色相而挽救了北

意志，全國都有信心，堅志，中國很快的就會勝利了！」

那位站長，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愛國而樂觀的老人，慢慢也改變了態度！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別人的抗戰愛國，只是有定時、定地；雷鳴遠愛國，則是無時無地，時時地地。他不但自己愛國抗日，他還要人人愛國抗日，處處動員人心，時時激勵壯志。他在娘子關大戰結束之後，軍隊需要整編，而雷鳴遠也需要醫病，這時候，他乘車赴西安，再乘車到河南，在每次車站稍停的時間，雷神父很多次出人不意的伸出拳頭，大喊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話雖平常，然而此時此地，正是恰到好處，隨着大家有血有淚，跟着喊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有一次，車剛剛進入某個站上，有兩個人正在打架，難分難解，人們多在圍觀，無法拉開。這時候，雷鳴遠仍然是伸出了拳頭，大喊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車站的人，人人也都如斯響應，喊聲如雷；那兩個打架的人，架也不打了，楞在當地，一剎那間，兩人含淚握手。大敵當前，爲了一點私事鬥毆，實在慚愧！

一幕鬥毆就此結束，更進而敵愾同仇！

艾克髮妻駁斥凱麗一段情

艾克與夫人攝於一九五五年。

艾森豪與他的太太在戰時來往的函件顯示，這名故美總統不會計劃與他的夫人瑪咪離異，並要她那個「可愛的小腦袋」不要爲了他與秘書有一手的謠言而煩惱。

凱麗一段情原過其實

艾森豪家族，爲了駁斥美國廣播公司依據凱麗·蘇密兒絲比中尉那本「我與艾克的一段情」所改編的連續劇，對洛杉磯時報發表了這名二次大戰期間歐洲盟軍統帥所寫的家信。

洛杉磯時報說，這個連續劇將播數個月。

蘇密兒絲比是美國婦女陸軍輔助隊一員，二次大戰期間曾在歐洲及北非担任艾森豪的司機兼秘書。

她在一九七六年，將傳聞中的那段情，寫成一本書，不久即因癌症過世。

時報報導說，艾森豪給他妻子的函件，使人對於蘇小姐那本書，以及艾克計劃與其妻離異娶蘇密兒絲比爲妻的傳說的正確性，產生懷疑。

這項傳聞來自前總統杜魯門。杜魯門有關這項「離婚計劃」的說法，刊登於米勒最近所寫的一本書「直言無隱；杜魯門的口述歷史」。

艾克暱呼瑪咪心肝寶貝兒

艾森豪將軍在他的函件中，一再稱其夫人爲「我的心肝」，「我的寶貝」。

一九四三年二月廿四日，艾克從阿爾及爾寫給他夫人說。「今晚我只想對妳說，妳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女性。除妳之外，我今生不會愛別人。」

五天後，他又從阿爾及爾寫道：「我愛妳——別讓妳那可愛的小腦袋爲婦女輔助隊的事煩惱……。」

艾克致瑪咪小簡濃情蜜意

艾森豪這三百十九封函件，預定明年出書，標題爲「致瑪咪小簡」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艾克之子約翰·艾森豪准將寫道：「從這些函件中可知，米勒在『直言無隱』一書中所稱，艾森豪曾有一封『遺落』的信給馬歇爾將軍，表示有意與妻子離異的說法，證實極爲虛假。至少本人認爲如此。並無證據顯示，家父曾認眞想過離婚的問題，即使在大西洋對岸最寂寞那段時期，也不會有過。」瑪咪艾森豪現年八十歲，目前住在賓州蓋茨堡的家庭農莊她對於即將上演的連續劇感到沮喪。



艾克與凱麗攝於戰時的英國

李凱詩譯

雷鳴遠神父抗日救國

天津老人

雷鳴遠神父原籍比利時人，生於一八七七年，卒於一九四〇年。自清光緒二十七年起，便在中國工作，且於五十年前歸化中國籍。雖然紅鬚綠眼，但比中國人還中國化。抗戰時，對日本侵畧刻骨深仇，除捐錢建野戰醫院，還親自請求傅作義讓他上前綫抗敵。他的一生，可說是為中國的國事盡瘁。

一九〇一年，二十四歲的比利時青年雷鳴遠來到中國。那個年代，在上海等地的外國租界，常見「華人與狗不准進入」的標示。

讀四書留辮子穿長衫

當時，義和團正在北平鬧得很兇，他們也許有足夠的民族情感，但所採取的方法却不太適切。滿清的首都北京終於被八國聯軍搞得斷垣殘壁，十室九空；這一片悽涼景象，看在黃髮碧眼的雷鳴遠眼中，他說：『我和義和團一條心！』

雷鳴遠說，義和團的興起，錯不在中國人，而是外國人逼出來的；他並批評當時在中國傳教的部分外籍教士，說他們協助「帝國主義」在中國肆虐。半年後，他自己也在北京做了神父。

雷鳴遠神父，讀四書，留辮子，蓄短鬚，用筷子，並在民國十六年歸化中華民國籍，他終生抱憾的是，他有個「外國人」的高鼻子，和一對棕色眼珠，他為自己辯護：「不要看我的鼻子，不要看我的眼睛，要認透我的赤心，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

親見傅作義要求參加抗日

抗戰開始，他組織救護隊，不作官，不要錢，隊員的薪水，都一概璧還國庫，一年以後，軍方告訴他薪金不可不領，因為不然只是飽人私囊；於是雷鳴遠依然是將薪水捐建野戰醫院。

在抗戰的第二年十月，雷鳴遠以功為中央所電召，並承委員長命，擴大組織愛國工作，因而成立精神動員全國的督導團。在漢口時，各界盛大歡迎，在一個歡迎席上，那位懷有手槍的留學生，正與雷鳴遠的繼承人曹立珊同席，他不但述說了原委，並且將手槍獻出，他說，現在，我真正證實了雷鳴遠是真愛中國，不再想殺死他了！

百靈廟大戰時，雷鳴遠帶着一腔熱血，去看當時的傅作義將軍，要求參加抗戰，報效中國。傅作義告訴他，最好只在後方工作，避免傷亡，雷鳴遠要求在最前方工作，傅作義說：「老先生不怕死嗎？」雷鳴遠慷慨的說「怕死？我們是已死隊，已經死了的人還怕死嗎？」傅作義不禁失聲說：「雷先生真愛國！」雷鳴遠衝口而出的說：「當然，這是責任，生為外國人，得歸化中國，應該付出代價啊！」西北戰爭，倏忽即告結束，已死隊壯志未酬。在勝利之後，傅作義看到雷鳴遠與白祥神父時，還不住的誇讚雷鳴遠是當世的真聖者。

堅信中國一定勝利

雷鳴遠神父為了貫澈他熱愛中國的壯志，並為使他的愛永久繼續下去，他創立了四個團體，兩個在比國，兩個在中國；在中國的的男修會是耀漢會，取意是光耀中國的意思，他與他的會士，都不蓄髮，並且無論冬夏，都不戴帽，抗戰時期，滯留山西中條山，炎炎夏日，赤日當空，人人皆戴草帽，而他獨一頭抗日，毫不在意，有人問他說：「雷先生，您不戴帽嗎？」他答說：「不，我的頭是抗日頭！」一語雙關，抗日（太陽），抗日（本），抗日救國，抗日建國，於雷鳴遠有之！

抗戰開始，華北戰場，一片平原，無險可守，加之，北平天津又是非戰爭區域，中央有條約束縛，而宋哲元將軍人手不足，只憑一股正氣，大刀牛車，無法與日軍長久鏖戰，故此華北戰場，很快的就轉入山西。在娘子關大戰時，有一位車站站長，與雷鳴遠幾番接觸，悲觀非常，有好消息時，他認為不可靠，有壞消息時，他又害怕非常；總是唉聲嘆氣，失望憂鬱，雷鳴遠在第一次與他談話時，就以長者的口吻，教訓他說：「中國人如果都像您，我們還能抗戰嗎？好消息您不信，壞消息您害怕，悲觀於事有補嗎？只是自尋苦惱！要有

據在中國大陸西南逐漸形成的一股力量，它對華國鋒政權，是支持，是中立，還是對抗？

南方許韋勢力膨脹

許世友是大地方軍區司令員中最具有傳奇性的人物。他是第四方面軍出身，到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再轉到陳毅的三野。他今天可說是三野具有代表性人物。他担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十幾年。

一九六七年張春橋一直作南京軍區政委，這是毛江有意安排爭取他。沒有成功，反映他是一個個性強走直綫的人。四人帮事件前，他長期住在北平，事件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他出席在北平舉行的慶祝大會，不再在北平露面了。可是環繞在他四周的新聞極多。比如說他負責處理上海問題，在廣州掩護鄧小平，丁盛不露面與他有關，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在撫州主持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紀念會露面的司令員之一。他是問題人物，是無疑問的。

許世友和韋國清在華南形成派閥集團，以廣州為根據地，對十一個大軍區中的五個軍區發生影响力。他與韋國清會於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聯銜發出『對當前幾個問題的建議』，對毛澤東華國鋒均表示不滿，便長期留在廣東。神秘的槍桿子重鎭人物再加上也帶着一些神秘的地區——廣州。將會使華國鋒政權感到極端困擾。

正當大陸形成南北對峙
美國務卿萬斯訪平助紂為虐

美國國務院宣佈，萬斯國務卿將從八月廿二日到廿六日，訪問中國大陸五天。萬斯此一大陸之訪，根本上是訪非其地，抑且也是訪非其時的大不智。

我們說是訪非其地，乃基於中國大陸上那個中共政權，在初固然大聲叫嚷着「美帝」是它的「頭號敵人」，迄今仍然一貫戟指着「美帝」為兩大「霸主」之一。此一事實，近卅年來，凡是稍稍留心中共基本政策的識者，都能知之。即令存心「化敵為友」的尼克遜及基辛格一夥的美國前任當政者，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不惜卑躬屈膝，移樽就教，數度前去北平，百般献媚共黨，到他們下台為止，除了獲致互設所謂「聯絡辦事處」這一結果之外，可說毫無其他進展。乃如今卡達政府的國務卿萬斯，對於這樣一個始終敵視美國的中共政權，竟然也步尼克遜政府國務卿基辛格的一廂情願作法，專程前去訪問，豈非明明白白的是訪非其地。

特別是，達卡總統就職以來，在外交政策上揭櫫的是道德原則，人權保障，為了堅持這兩項外交根本原則，會經不惜得罪漠視人權的蘇聯：但論者對於卡達總統之從未對中國大陸中共政權迫害人權有一語譴責，已在批評他的「雙重標準」之不應該。乃如今代表卡達總統執行外交政策的萬斯國務卿，竟然聲稱要以「依據上海公報進一步進行我們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會談」為目的，前去訪問一個廿八年來摧殘八億中國人人權的中共政權，豈非更是訪非地。

我們說是訪非其時，乃基於一九七二年尼克遜、基辛格之開始去北平訪問，當時還有一個勉強維繫着「一尊」的毛澤東在，可以作為談判對手的周恩來也還活着。如今不但毛、周兩個已死，而且繼之掌權的華國鋒，一直在搖搖欲墜狀態。中共各級政權，為了清算「四人帮」的奪權鬥爭，鬧得天翻地覆。在「中央」一級，固然找不到一個有如當年毛、周兩個那樣的眞正頭頭，在地方各省，共軍共幹也在搞山頭主義，形成南北對立的狀態。乃如今萬斯國務卿選擇這樣一段無一不談判對象可談的時候，前去北平訪問，豈非訪非其時。

特別是：對於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進行，卡達總統不止一次強調台灣的安全必須確保。五月十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又說「我們不希望看見台灣人民受或遭遇攻擊」。但就在三天之後的五月十五日，中共「副總理」紀登奎，即有意針對卡達此一表示，兇蠻狂妄的表示：「我們不會接受這一點，用和平或武力『解放』台灣，都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關美國的事。」如再證以最近兩個月，美、毛所談的資產解凍問題也一無結果，則萬斯國務卿此時此際而去北平訪問，更豈非訪非其時。

當然，本文以上述兩個理由反對萬斯國務卿八月下旬的訪平之行，還只是就地論事，就時論事。如果深一層看，此舉行將如何損傷了與美國締有盟約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尊嚴，又行將如何損傷了渴望掙脫中共統治的大陸八億同胞之內心，則即令我們不加分析，識者也會知道問題更大更嚴重了。

至於為卡達政府設想，此舉也許旨在所謂「聯毛制蘇」觀點上，予今年三月下旬萬斯國務卿鍛羽而歸的訪蘇之行作報復。然而，我們試問五年來美國前兩任總統的「聯毛制蘇」，所「聯」的中共是愈「聯」愈狂妄」，對蘇聯的狂妄，又何曾「制」過一絲毫髮！

記得今年四月底，美國國務院有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級官員，曾在紐約市立大學舉行的「亞裔美人政策研究會」發言指出：縱然美國與中共之間以某種模式解決了所謂「台灣問題」，雙方從此建立了正式「邦交」之後，華盛頓與北平之間，「仍將有太多的問題」。

他並舉美、蘇建交後兩國關係之惡劣現況為證。由此而看萬斯的訪平之行，我們更應該說，不只訪非其地，訪非其時，抑且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多此一訪。

魯克

華國鋒面臨三大壓力

大陸客

華國鋒目前面臨最大的壓力，一是地方不服從中央，二是槍桿子自立山頭，三是許章在南方形成強大反華勢力。儘管華國鋒調動十二個省份黨委第一書記，但未能把地方安定下來，如雲南、遼寧、甘肅等地，形勢對華帮異常不利。華國鋒不能控制軍隊，此是他最大的致命傷，如甘肅的韓先楚，兩廣的許章，已明顯地與華帮對抗。華帮一天不消除這些障礙，大陸的動亂一天存在。

地方反抗力愈來愈大

華國鋒當權後，來自地方的壓力，不斷繼續升高。那不是爲他自地方來，願意使地方力量抬頭。而是當前以他爲首的中共中央顯得脆弱，地方當權者的權力更要升高，再加上四人帮殘餘或潛伏的力量，仍在反撲。從華國鋒當權到現在，大陸各地方就一直沒有平靜過。中共承認「……由於『四人帮』的干擾和破壞造成的一些省、市、地區的問題和一些部門的問題。」甚至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就在北平所在的河北省，江青黨羽在保定地區「挑動武鬬……到處打搶砸，猖狂進行破壞活動。」儘管華國鋒政權仍有力量調整了若干地方人事，但是地方問題帶給他的苦惱並未消除的。舉兩個地區爲例：一是雲南：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日，雲南廣播安平生接替了賈啓允出任省委第一書記與革委會主任。

中央作了「解決雲南問題」的指示。這次調動，有人分析爲是賈啓允不能應付四人帮反撲，有人認爲是地方黨棍與軍閥之爭。究屬何者，很難判斷。但雲南局勢最亂，則是重要事實。尤其是雲南又從另一面滋長新問題。三月七日，在雲南揭批「四人帮」罪行大會上，新任軍區副司令張鈺講話，指責有人離開深入揭批「四入帮」與曲解「解決雲南問題」。又報導。跟四人帮的頭目，派心腹到四人帮在北京黑據點告黑狀，領取黑指示。足見雲南問題並未因「解決雲南問題」指示得到解決。二是遼寧、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省革委會主任曾紹山、副主任楊春圃、魏秉奎、劉盛田、李秋白等都不斷受到瀋陽市大字報的攻擊。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作了「解決遼寧問題」的指示。三月十四日遼寧日報「一定要把遼寧問題解決好」社論指出在清黨工作時，四人帮死黨「甚至隱藏和篡改對調欺騙黨中央。」

對中央明確指出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精心保護，住高級招待所。對指示大打折扣，解決問題也就不免大打折扣。

毛澤東是迷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多年來中共黨一直就具有強烈的軍事性格。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毛澤東不僅是要軍隊介入奪權，而且推出三支兩軍政策。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槍桿子處於遙遙頭先高高在上的地位。問題雖然是循着繼承人問題在發展，却主要是環繞槍桿子問題表現出來，譬如說毛澤東要打擊林彪，再強調黨的一元領導，由批林孔轉到批判林彪軍事路綫，八大軍區人事異動，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和張春橋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等，都可證明。直到毛澤東死，他沒有能順利解決繼承人問題和槍桿子問題。

無法控制槍桿子

華國鋒上台，槍桿子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是一個不爭的問題。四人帮事件剛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四日，華國鋒第一次以「黨主席」和「軍委主席」身份在天安門亮相時，特別穿了軍服出場。用意似在表示他是會玩槍桿子的人，現在更是管槍桿子的人。以後，他出席人代會常委會、第二次農業學大塞會談和全國鐵路工作會議，老邁的國防部長兼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都似乎以護衛者姿態伴隨他出席。華國鋒以槍桿子爲後台，是顯然的。至於四人帮事件之能迅速解決，在北平是靠北京軍區和八三四一部隊，在上海是靠許世友趕到南京軍區，負責臨時軍管上海……瀋陽地區也實行了臨時軍管。所有這一切，都做得十分乾凈俐落。問題是四人帮事件結束，華國鋒是否還能抓緊最大部分槍桿，作爲鞏固他政權的基石？

今後華國鋒要抹掉文革時期江青一派鑽進軍中所發生的影響比較是容易的。但能否控制大部分桿子則將成爲他最大難關。軍中關係華國鋒目前抓緊的人物是軍中無派係元老的葉劍英，四方面軍的徐向前李先念，先屬四方面軍後屬二野的陳錫聯與八三四一的汪東興。由此可以看出他同一、三四野的關係，除利用葉劍英可以發生多少籠罩作用外，看不出他已能有深厚掌握的跡象。我以爲未來很值得注意的是以許世友韋國清爲中心，以兩廣爲地盤根



同。她和他們都建立了極爲良好的關係，主要因爲她精明而令人愉悦。她的侍從人員說，一些首相們進宮作報告之初，常是疲憊而憔悴；但他們向女王作完一小時十分的報告之後離去之時，反而精神煥發，步履輕鬆，顯然渡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即使是僕從，也會覺得女王有令人情緒振奮的魔力。沮喪困倦；常會因與她接觸後一掃而空。主要因爲她是好聽眾，能耐心傾聽別人；有幽默感，使氣氛融洽，且發言切題中肯，無論答腔和詢問，都會恰到好處。

旅行頻繁愛好田園

女王旅行頻繁，廿五年來的國外旅行紀錄，就已密密麻麻的打滿了四張紙。國內巡遊，更是司空見慣。女王愛好休閒活動，但從不耽誤正事。她每年一月去桑金漢渡假，四月到溫德沙，八月和九月則在巴摩那。無論身在何處，均隨時與要員保持密切連絡。像土耳其災變、首相感冒，均會致電慰問，毫不疏忽。故她對國內外大事，隨時瞭如指掌。她從不因私害公。有時也會情緒不佳，難免怒形於面，但仍是強加按壓，力持鎮靜。

一般例行行政業務，由她的私人秘書室掌管，包括一位秘書長，副秘書長一人及助理秘書一人。該室掌管女王與政府間連繫，安排國外旅行，以及一切對外活動節目之訂定，像禮賓宴會、國會開幕，以及其他慶祝典禮等。此外，她還有一位新聞秘書和助理新聞秘書。他們負責執行女王在憲法上的任務。每天十點半至十一點之間，她召見私人秘書。他攜帶有關文件晉見。其中包括行政文書、外交電稿與國會議事紀錄等。

女王耳目敏銳，思考迅速。有時她與賓客會談時，難免會涉及某些她的秘書沒事先告訴她的事。這時她會很機智的探知究竟，從無窘迫之感。不過這種情形很少，因爲他們經常都會提供她超過必要的參考資料。

她對講詞特別注意。通常由私人秘書室搜集資料，並擬訂講稿。該室有權向政府各部門要求協助，但女王一定親自定稿。她對詞句選擇特別慎重，務求適宜適切。

女王工作知多少？十九世紀的檔案顯示，維多利亞女王與各部長之間，有大批手寫文件。現在文件可能較少，談話與電話却是極爲頻繁，大多均有紀錄可查，但要等五十年後的歷史家去發掘了。

維多利亞女王有私人記事錄，成爲研究十九世紀歷史學者的珍貴資料。一般相信，伊麗沙白女王也寫日記，但沒有人見過，看來也只有留待未來歷史家去鑑賞了。

嗜好適中崇尚傳統

即位廿五週年的女王，現經五十一歲了，仍是雍容華貴，丰姿如昔。始終保持着苗條的體態與健美的肌膚，不知羨煞多少與她同年的母親。一雙閃閃有神的紫羅蘭色藍色眼睛，透露着智慧的光華。

她嗜好適中，喜愛喝一點酒，像一杯杜松子酒或馬丁尼等。紅葡萄尤其合她的口味。她從不抽烟，飲食簡單，愛好運動，尤其是胸懷坦闊，摒憂却慮。她更不會感情用事，故在繁忙的生活中，仍是心神愉快。

國事操勞之餘，女王經常追求田園生活之樂趣。她喜愛鄉村生活以及她的狗和馬匹。她對巴摩那與桑金漢兩處農莊，極爲神往。她是好農人，她對農場每一個人都很熟識，常和他們談笑，且關心他們的生活。如果她有機會成爲平民，這些地方，一定是她消磨日子的理想去處。

她對藝術的興趣，較崇尚傳統、她選擇陳列在女王畫廊的藝術品和圖畫時，接受別人的意見，但較偏愛傳統藝術。她重視古代名作，對現代藝術頗表懷疑。不過，近年來她還是搜購了許多近代畫，只是不像母后那樣醉心收藏藝品了。她愛好芭蕾，影劇與交響樂次之。女王很少藉讀書消遣，因爲她該看的文件夠多了，時間已極爲有限。如果有所選擇，她愛寫實文學的程度，超過小說故事，故傳記比較合她的口味。

家庭美滿親情濃厚

全家人精誠團結，女王深引爲慰。到目前爲止，家人中沒有發生過不快事件。查理王子繼承乃父全部智慧與活躍，對母親孝敬有加，偶爾自作主張，也是他覺得母親負担太重，希望能有機會代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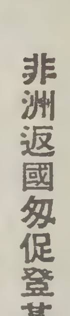
安妮公主比較野性難馴，但仍不逾規範。安德魯王子還是唯母是從，愛德華王子對家庭仍極爲依附，且親情極濃。她的兩個小兒子和父母接觸的機會，比兄姐爲多，因爲女王夫婦年輕時代旅行時，不常帶兒女同行。

時光荏苒，女王即位已是廿五週年了，她的風範，智慧與經驗，以及她高度的責任感與堅定的信念，已在人們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印象，也爲王室更加強了鞏固的根基。

英女皇伊麗莎白的生活

尹靜心

英女皇現年五十一歲，仍然雍容華貴，丰姿如昔。她學養有素，才智雙全，閱讀迅速，領悟準確，記憶力極强。女皇的外貌雖保守而嚴肅，但熱情內蘊，羞怯矜持，對人和善親切。她愛好旅行，運動，喜過田園生活，飲食簡單，從不抽烟，只喝小量酒，因而她能保持苗條的體態與健美肌膚。



非洲返國匆促登基

廿五年前一個春寒料峭的二月天，年輕的英國新女王，爲奔父王喬治六世之喪，並繼承王位，自肯雅匆匆回國。她步下飛機的片刻，是舉世最矚目的新聞和景象。邱吉爾、艾德禮和艾登等元老巨輔，均着黑色禮服。

伊麗沙白登基女王寶座，早已順理成章。喬治六世繼任英王之後，他的女兒從十一歲開始，就已認定是英國未來的江山之主。她的父親以及她的祖母瑪麗王后，早已爲她必將來臨的這一天，作了妥善的準備。

她父親駕崩時，她正在非洲肯雅一皇家狩獵行宮中。前一晚上，她和菲利浦親王，因被犀牛攻擊，雙雙躲在樹頂上過夜。她父親駕崩消息，是經由不完善電話系統，先傳遞給菲利浦親王。女王得知此一不幸消息後一小時，隨從人員才獲准進入，這時她前面已堆了很多文件。

她顯然哭過，但仍強忍哀傷，力持鎮靜。她極愛父親，自然是悲痛逾恒，但她也知道自己的環境和地位，不容任何失態，隨從人員立刻意識到，她已是大英女王了。她默然的接受了他們的致唁。然後說：「我想該把這些電報發出去。」這句話成了她的第一道命令。這時她面臨一個體制與禮節上的問題。隨從人員在想，她簽署時用「伊麗沙白二世、亞歷山大或瑪麗？」她說：「我想我還是用自己的名字。」

羞怯矜持熱情內蘊

從登基開始，就證明她學養有素，才智雙全。她閱讀迅速，領悟準確；且記憶力極強，處事有條不紊。經過廿五年的歷練，她更是駕輕就熟，應付裕如了。她現在已敢於講心裏所想的事。悠久的王室制度，已經建立了牢固的基礎，她儘可循先王軌跡，授重任於大臣，鳴琴垂拱，不治而化。毋須事必恭親，憂勞國事。

在本質上，女王仍然羞怯矜持，熱情內蘊。她常常會緊張不安，但那些每天和她接近的人，都說她永遠充滿情趣，和善而親切，人們已習慣了女王對外的面貌，保守而嚴肅，但非拒人千里。在私底下，她的幽默感就會顯露出來。

她先後有過七位首相，邱吉爾、艾登、麥美倫、威爾遜、希斯和卡拉漢。由於她日盛增長的經驗和統御能力，他對這些雄才大畧，位尊任重的臣屬，已應對裕如，能隨時向他們提適切的問題。她每週都與私下聽取在任首相的報告，沒有其他人在一旁陪



大會」這種種跡象顯示，不但困難重重，即使能夠在今秋召開，必然會導致中共黨內部更大之分裂。

代表大會・鬥爭高潮

中共每召開一次所謂「代表大會」，都是其內部激烈鬥爭的高潮。例如一九六九之所謂「第九次代表大會」，是在文革後鬥爭劉少奇、鄧小平；所謂「第十次代表大會」，則緊接着林彪反毛事件，於一九七三年舉行。

毛澤東生前在所謂「第十次代表大會」中就開始安排文革派作爲接班人，結果，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毛斃命不到一個月，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皆被捕，使文革派遭到打擊，毛之安排落空。

十一全代會？

領導班子・殘缺不全

目前「四人帮」仍然作反撲和掙扎，而在華國鋒掌權之後，共黨內部亦出現新的權力鬥爭形勢，也逼得共黨需要在權上作一新的大調整。

中共「十屆中委」和「候補中委」合計三一九名，其中大部分屬文革派，由「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之「政治局委員」共二十一名，現在死了五人，被捕者有四，病者一，被罷黜者一，現僅剩下十人，已經是一個殘缺的領導班子，已無法定人數可召開會議。

不過，中共要召開所謂「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必然要召開「黨的三中全會」，但「中央委員會」中文革派佔一百二十餘名，這批人固有謀變，但也有死硬派要和華帮大幹，因此，勢難控制，所以，一般認爲，華帮會以「政治局」擴大會議，逕行召開所謂「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但實面臨了下列問題。

一、是否批毛問題。華逮捕了「四人帮」，但仍肯定毛思想之文革路綫，但大多數共幹已公開否定文革路綫，這一矛盾必然擴大，進而可能會進行批毛。

二、鄧小平復出問題。鄧係被毛打下台，四人帮被捕，鄧小平似應復出，華也作了些恢復鄧「名譽」之工作，但鄧小平復出如獲大權，對華必然是威脅，因此，環繞在「復出事件」的權力分配，亦必然使共黨內部鬥爭更形激烈。

三、新權力派系的調整問題。文革派被整後，新權力派系必然出現所謂「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然要選出第十一屆「中委」及「政治局」委員，不但華要控制，連老幹部派系也要全力以赴，被打倒的文革派人馬也要作些掙扎，因此，涉及實質權力的大鬥爭必然會出現。

余秋人

華國鋒拉攏知識分子

依附文革派躋入中共權力核心，再又依靠槍桿子和公安軍居第一號頭目地位的華國鋒，對於知識份子是陌生的，對於如何對待知識份子缺乏基礎，缺乏經驗。上台以後，在思想領導方面交出的是白卷。他所抛出的「抓綱治國」，完全與思想無關，理論無關，只是一種老生常談的辦事程序，任何人都會如此做，對於知識份子沒有半點吸引力。然而華國鋒抓住「揭批四人帮」這個「綱」，却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於「四人帮」作惡多端，猛揭猛批，可令人心清快。將一切罪惡都推向「四人帮」，有人頂罪，華國鋒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主動地位。他要頌揚周恩來沒有錯，要推銷四個現代化也沒有錯，要繼續「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沒有錯，同時繼續販賣毛的「躍進」也沒有錯，假如有錯，其錯在「四人帮」的餘毒尚未肅清。

在「抓綱治國」一個籠統原則之下，華國鋒高呼「團結」，其團結的對象當然也包括知識份子在內。只要是猛批「四人帮」，知識份子在這一點上是團結的。知識份子在十年文革的鍊獄中吃了苦頭，華就說要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認眞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以取悅於。……知識份子的反抗是很大的」

華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口號，大陸知識份子爲其捧場的非常之少，連慣於「檢討」、認錯的馮友蘭至今也沒有吭聲。他們都知道毛的「雙百」口號是「陽謀」，上過當，吃過虧，不要再上華的一次當。殘酷對待知識份子是毛澤東的中心思想，他攪「文革」，就是要革知識份子的命。他要掃除「知識份子成堆」的死角，他不要知識，只要勞動，他不要知識份子，只要工奴農奴，這樣才能使革命的「品德純潔」。華沒有膽背叛毛這條路綫。

知識分子。

爲了緩和知識份子對華帮政權的反抗，新任「教育部長」劉西堯故意批評過去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說「做得很不夠」、「有的同志認爲鬥一鬥，戴上幾頂右派、資產階級學閥的帽子，就可以把幾個頑固份子的腦袋扭過來。事實上，沒扭回幾個頑固份子，却嚇壞了中間份子，到頭來連原來支持我們的也給扭反了。他們反抗不用刀和槍，只要把知識鎖在腦袋裏不拿出來，你就無奈他何！」劉又說：「把知識份子送進牛欄容易，要請回去就不容易。如今是請他歸位，他不歸位，問什麼只答個『是』」，「過去這些人，不少是權威，一說起下放就怕得要死；現在要請他們回來，大多數都不肯回來

俞思園

共軍剋星胡璉將軍

不久前還到台灣大學旁聽近代史的總統府戰略顧問陸軍一級上將胡璉，於六月二十二日晚上九時三十分，因心臟病突發，於送往三軍總醫院救治時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一歲。

殲滅共軍名震中外

功勳彪炳的胡璉將軍，是有名的戰將，民國三十八年，他在古寧頭一舉把共軍殲滅，獲得輝煌的勝利，名震中外；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又挑起舉世震驚的金門炮戰，胡將軍又以防衛司令官身分率領袍澤迎戰，擊敗共軍。

八二三炮戰時，曾與胡璉將軍同在金門指揮作戰的前國防部長俞大維，去年十一月，還以一把象徵功勳的「金門之劍」，贈給胡璉將軍，祝賀他七十歲生日，這把劍上刻有：「金門勝利，永誌勳勞」八字。

胡將軍不僅戰功彪炳，也是位很好的外交官，民國五十三年，總統蔣公特命他出使越南，在越南八年期間，嘉惠僑民，造福僑社。去年他的七十歲生日時，西貢在台的各界人士，合贈了一枚「西貢之節」的木杖，感念他出使越南的貢獻。

黃埔軍校四期學生

胡璉將軍字伯玉，陝西華縣人，生於民前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黃埔軍校四期畢業，民國十六年即追隨總統蔣公投效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担任上尉排長，參加北伐、勦共、抗日、戡亂諸役，民國二十六年因戰功升任少將旅長，兵團司令官、軍團司令官、金防部上將司令官、陸軍副總司令、駐越南大使，民國六十一年自越南回國，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並晉升陸軍一級上將。

自越南回國後，胡將軍並未放棄進修的機會，常在家裏看書做學問；兩年前開始，還常常與彭孟緝將軍到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旁聽近代史，最近還一直去聽。

胡璉將軍曾獲青天白日勳章、二等及四等寶鼎勳章、三等雲麾勳章和忠勤勳章，著有「古寧頭作戰經過」、「泛說古寧頭之戰」和「金門憶舊」等。

胡璉上將生前曾囑將其遺骸安葬在金門，金門防衛司令部現已接獲來自台北的電報，並召集有關人員勘察墓地，使這位對金門具有輝煌貢獻的英靈，在他心血智慧經營成長茁壯的反共前哨，獲得永遠的安息。金門有今天固若金湯的成就，完全是胡璉將軍生前奠定的基礎，尤其是兩度担任金防部司令官，對金門的軍經建設，具有卓越的貢獻，戰地軍民均深受其澤，他的遺體安葬於金門，將受到戰地軍民永遠景仰。



台應壓低奢侈物質享受

日前台灣社會上有很多家庭，把客廳佈置得像舞廳，書櫃或許沒有，但酒櫃卻不能少；同時寧缺書桌，卻不能沒有麻雀桌。台北市的大街小巷到處可見豪華咖啡廳、時裝店、理髮廳（其中冠有豪華或觀光字樣者，多半附有「馬殺鷄」及餐廳，但相對的，書店卻少得可憐。許多家長，可以花幾萬元為子女購買音響設備，但說到學校提高學費便要大力反對。一般人不怕低水準的電影（當然也不怕低水準的電視節目」卻吝於支持一些高水準的雜誌。社會對於日常生活各種支出的優先次序，總以奢侈性的物質享受為先，而忽視了生活品質的提高。

平心而論，今日台灣老一輩人或多或少還保有勤勞儉樸的美德。「職業神聖」的觀念在許多老一輩人中是仍然存在的。人們只須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許多子孫滿堂的老婦人，也許都家財萬貫，但仍然起早睡晚，為附近許多家庭做着洗衣打掃的粗工。問題多半出在一些暴發戶以及此輩子女們的身上。這些人根本不知什麼叫做文化，什麼叫做道德。他們有了錢，就用以結交權貴，打通關節，有的商而優則仕；有的明目地胆進行官商勾結。這些可能是好多家公司的董事、常務董事或董事長，可能是許多權要的座上客。他們狡兎三窟，可能在日本、新加坡、美國或歐洲都有「事業」，也都置有財產。至於聲色犬馬，更是生活中必有的點綴。人們視為理所當然，自己認為分所應爾。這些人鮮能有好子女？於是大街小巷的咖啡廳、理髮、時裝店、酒家、舞廳、歌廳、餐館等自然應運而生。恕我們率直以道，今日台灣有什麼文化？瓊瑤的小說，崔苔菁的電視節目，入夜後花街柳巷的霓虹燈，以及處處聲聞戶外的麻雀賭局，就是今日台灣的文化。

台灣物質生活的享受是世界第一流的，至於科學技術則停留在二三流的水準。這種奢侈消費的傾向，不但誘人犯罪，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也影響了社會儲蓄能力，損害了國民心理的健康。欲改變今日的風氣，除了厲行均富政策外，必須自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着手。在積極方面要確立社會共同的價值標準，對知識和道德加以尊重。所有政府官員、學者專家，羞與暴發戶為伍。使社會一切榮譽歸於愛國自重、勤勞自矢、學有專長、有所創造和發明的人士。在消極方面，則下最大決心，取締一切奢侈浮華的不正常行業，勵行戰時生活。希望能有一日，台北市上僅見每餐不逾五十元的公共食堂，不再有一飯萬金的豪華餐館；到處都是公園綠地、圖書館、展覽會與音樂廳；每天都有講演會、論文發表會。而一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文學名著之出版，

「貪官」的問題

徐達文

也是該國的主權範圍。可是某些人士却以此作爲攻擊加國的藉口，顯然是將他們的個人意志凌駕於他國法律之上。

最近，又有人將國府處理留台的前香港公務員的措施，強指爲「包庇貪官」、「收容攏搔」，其口氣，用字，及論調，與此間左派藉此醜化國府的伎倆，大同小異。姑勿論國府的做法如何，這些人士將留台的香港警官，冠予「攏搔」及「貪官」的稱呼，本身就是一種武斷行爲與刻意醜化。因爲香港是講究人證物證，是依照法律辦事，在法律未正式判定之前，即使被疑爲觸犯「防賄賂條例」的某些官員，其本身也是清白的。故若干人士竟將這些留台香港警官，先入爲主及自行加上「貪官」及「攏搔」的「罪名」，這種做法，是一種非正常的極端行爲。

更何況國府處理居留在台灣地區的前香港警務人員的立場和政策，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適當措施。我們曾經分析，國府作出這個決策的充分依據是：一、這些退休香港警務人員是依照合法手續進入台灣地區，並取得合法的居留權利，他們應該享有法律保障的公權；二、他們在台灣居留期間，迄今爲止都是奉公守法的居民，並沒有幹出任何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和刑法的行爲；三、香港政府指稱他們違反「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條例」，這條例並不適用於中華民國。按一般引渡條例，只規定疑犯逃往的國家對同一行爲，才視爲同一罪行加以引渡，按中華民國現行法例，這種引渡法是無法執行；四、英國和中華民國既沒有外交關係的建立，也沒有引渡條約的簽訂，因此，中華民國作爲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是沒有義務爲他國効勞，更不應受到某些條約的約束；五、中華民國是個崇尙人權及推行法治的民主國家，一切都依循法例和證據辦理，而不是依照「輿論審理」及「外力論處」。

這種政治、法理、外交和內政的各種因素，有力說明了中華民國對這個問題的決策，是作爲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堅持的。某些人士和左派分子一道，利用所謂「包庇貪官問題」，企圖困擾國府，這不僅說明他們對國際法律，國際慣例，國家主權及國際關係等基本常識的貧乏無知，而且表明他們利用一種似是如非的論點，及雙重標準的鑑定，去從事醜化，中傷及詆毀國府的活動。

我們相信，國府這種信守民主和格守法治的公正立場，肯定受到愛國僑胞的熱烈支持，肯定不會受到某些懷有用心及具有偏見的輿論所影响。

打倒"四人帮"团结胜利！

?!

叶剑英

华国锋

陈锡联

北京

一个斗争还未结束，另一个斗争又要开始！

火自焚

秦明

可見所謂老幹部派復辟的聲勢之大。

從毛、江集團與老幹部間的鬥爭歷程來看，可以毫無疑義的判明：老幹部與毛澤東之間，在毛澤東死前，已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形勢。有毛江就沒老幹部，有老幹部就沒有毛江。華國鋒上台後，用粉碎江青「四人帮」一舉來迎合拉攏老幹部，雖然是迫於形勢，雖然華國鋒在老幹部眼中也是一個「坐直升飛機」上來的人，但仍爲老幹部所利用，因爲他替老幹部挖掉了一個眼中釘，絕了毛澤東親自部署權力根子的原故。老幹部對華的權力地位也有很大的帮助，沒有老幹部的支持，華今天的地位固然不可得，未來要鞏固也斷然是個幻想。與老幹部毫無深切淵源的華國鋒，今天事實上同老幹部只有一個暫時的利益結合的關係。除此之外，別無甚麼可靠的聯合關係。這種關係在互相勾結利用於反江青「四人帮」之際，是雙方都需要的，到了勾結利用的目的已達，華國鋒肯定是背上「投降派」的罪名，打入黑獄，和毛江一撮相對凄凉了！

時事評論

所謂「包庇」

因爲加拿大渥太華聯邦法庭下令釋放前香港總華探長韓森，及加拿大一名國會議員在議會上就有關旅加的前香港警官的若干事項所作的質詢，使這個問題又引起了社會人士的注意，及引致社會輿論的評談。我們認爲，這個問題雖然關係香港的利益，但也涉及國際的常理。因此不能以一種表面的理由，及偏見的情緒，作爲判定這個問題的依據。

我們曾經指出，廉政公署的成立，及防賄條例的制定，使香港的「肅貪倡廉」運動，進一個最新的階段。這對香港「廉潔政風」的樹立，與「廉能政府」的建立，肯定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香港有關當局展開這個運動及執行這個法例的時候，都是通過正常途經，合法手續及正式法例，這正是香港作爲一個法治和人權相結合的民主地區的具體表現。

正因爲香港是個民主地區，故一切執法行動，施政措施和司法程序，都以法治和人權作爲唯一的依據，而不是以輿論及主見作爲處事的標準。香港因爲某種需要，制訂了包括「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在內的「防止賄賂條例」，並經過正常而必要的立法程序，正式成爲執行反貪行動的法理根據，這種做法，對香港是合法，以致合理的措施。但國有國法，族有族規，這條法例可以適用於本港地區，但未必適合於其他地區。香港沒有理由，更沒有權力強迫他國接受或執行這類條例。即使是作爲負有管轄香港事務的英國，有若干法例，也不是港英互通的，像同性戀，香港是非法行爲，在英國則早已公開合法化。就算在「防止賄賂條例」上，港英之間也會有若干差異的。正因爲這樣，香港方面，要化費了不少金錢，人力和時間，才將葛柏引渡返港。從近年來，香港的反貪行動，是完全根據本港法例及尊重他國法律而進行的。

保持各國司法獨立，尊重他國國家主權，是處理一切國際事務的重要原則。香港當局一直依照這個原則去處理對外關係，使香港取得國際的良好聲譽，使香港保持法治的優良傳統。

最近有若干本港輿論，竟對加拿大大肆攻擊，「理由」是加國對韓森的判決。我們對這個判決，不擬作出評論，因爲目前港府正在辦理上訴程序。但加拿大作爲法治國家，其作出的初步判決，顯然有它的法理根據，

華國鋒玩

從鄧小平死黨的萬里復出，可以看出玩火自焚的華國鋒，已身邊的烈火燒近眉毛了！

中共從一九七三年「十大」後，透過毛澤東的安排、部署，使江青「四人帮」獲得內部的重大權力，老幹部與毛、江小集團之間，形成新的、更加尖銳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第一回合發生在四屆「人大」召開期間。雙方對「國務院」的「組閣名單」的權力展開爭奪。王洪文且以「副主席」的身份親自向毛提出了「組閣名單」。這場權力鬥爭的結果因老幹部的拼命頑抗，毛、江集團未能完全達到目的。毛於是再出一招：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使江青一派獲得借運動去進行擊潰老幹部的機會，接着又開展「批儒評法」運動，把鬥爭矛頭對準周恩來，向老幹部實行總攻擊。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壓抑軍區頭目，並開始向地方奪權。從上至下，從黨、政、軍三個方面，向老幹部展開全面進攻。逼得許多老幹部躺倒不幹，棄職潛逃和不打自倒。

矮鄧反撲有仇報仇

一九七六年初，周恩來一死，毛、江集團認爲對老幹部實行最後一次擊潰戰的時機已經到來，「批鄧反右傾」運動立即跳躍升級，江青在中央及各地方，都公開或秘密成立了「批鄧指揮部」，大抓「一層人」，指明老幹部都是「走資派」，要整肅掉百分之七、八十。臨死的毛澤東也公開聲言，他的權力對手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親自參與批鄧鬥爭。指定由華國鋒代理「總理」，取消了周屬意的由鄧小平任「總理」的安排。經過了三個月對鄧小平的狂轟濫炸，儘管老幹部曾借「天安門廣場」的反共示威活動來圖挽救鄧小平，但四月初，鄧終遭毛的罷黜。而在鄧倒下後，「批鄧反右傾」運動更形高張，可以肯定，如果毛不是到九月便身死，鄧小平及大量的老幹部，今天可能已經不是被鬥死整死，便是被送進永世不得翻身的黑獄中去了。

華國鋒倒戈難逃罪

毛死後，華國鋒扮演了「現代宋江」的角色，向老幹部投降，以向「四人帮」反戈一擊的「新功」，成爲奪取權力的一大政治資本。大批的老幹部紛紛出監的出監，復辟的復辟，重新躍上權力地位，在過去十年「文革」中倖免一倒的老幹部，則官上加官，權上加權。華國鋒上台後直到目前爲止，所有在「中央」及地方上被清除了的「四人帮」分子的幾十個主要權力職位，統統都由老幹部接替，顯出一派老幹部的天下，而鄧小平這個毛澤東親自動手打倒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居然要大鬧復出，

……着，主動成爲被動。據說蘇聯的新憲法草案，準備在人權方面外加上一點修正，表示尊重，來應付人民，掩飾共產制度的專制與落後。這雖僅是一種人權運動的影響力，但修正總比不修正好，共黨的第二三代，若能覺悟到特權與暴力乃是罪惡，而傾向轉變，也未嘗不是共禍紓解的朕兆。否則，物極必反，勢極必變，共產暴徒及共產帝國的結局，終將自我毀滅於罪惡之中。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趨勢，也已與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的相同，將漸由時代的進步，內在與外在變態，由突變或修正而歸於消逝，不過一切還得要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加強努力，奮鬥爭取，方能提早爭回全人類的自由。帝國主義的沒落，是經由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犧牲慘重。共產主義的沒落，我們卻不希望再經由大戰，而希望經由本身的覺悟。此一設想，雖似迂闊。但卡達以人權運動作和平挑戰的本意，也就是如此。

快報社評的毛澤東和華國鋒

古鶴翔

報端印着「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五日」的快報社評說：「毛澤東領導這個『革命』五十多年，在每一不同時期，他的指導思想都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而有不同內容。割裂了時代背景而把這一時期所說的話用來作另一時期的指導原則，當然有害無利。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本身有漏洞，（鶴翔按：可惜快報不高呼「毛主席萬歲！」）而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濫加引述而造成有害局面。張春橋和姚文元之流也算讀過不少書，對這點顯淺道理應該明白，但他們却故意這樣做，這就證明他們別有用心。」（鶴翔按：快報這樣說是否「別有用心」？是否因爲「華主席」捧毛，並罵「四人帮」，於是快報社評也要將毛澤東和「四人帮」一分爲二？）

根據上引的「快語」，快報是把毛澤東視作「聖之時者」的，而快報本身也是「聖之時者」，因爲今天的「快語」和昨天或明天的「快語」常常有顯著的不同，其論點往往相反。

五

月五日的「快語」，分明想爲毛澤東洗脫「文革」的滔天罪行，並且歌頌「華主席」，「快語」說：

「現在『紅旗』帶頭廢棄這種斷章取義式的文風，對於中共說來是一種好現象。這和華國鋒提出的『大治』目標是互相配合的。紅旗廢棄語錄，並不是背離毛澤東思想，這種思想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仍是中共指導原則，但不再以語錄供陰謀野心家『各取所需』。』……」

「快報」高興得太早了，「快報」太善忘了，要知道：「斷章取義」的事實上不是「四人帮」，因爲「四人帮」確實是秉承毛命辦事的，反之，「斷章取義」的是快報快語的「華主席」：「你辦事，我放心！」——這六字眞言，也許不是「斷章取義」，而是「斷章奪權」？

× × ×

六月九日「快語」的題目是：「看華國鋒的幾度散手」。

「快語」說：「大陸曾經非常混亂，但這種混亂，現在已完全結束，連四人帮破壞最嚴重的地方，現在也可以開放給外國記者參觀，則一切停產和武鬥現象相信已成爲過去。」（鶴翔按：好一個「相信」！所謂「社評」，竟是靠估？筆者也「相信」寫這「快語」的人就是墮子××，更「相信」××是躲在自由陣營裏的文特。）

「快語」還說：「華國鋒（鶴翔按：應加「主席」榮銜才對。）上台之後不斷召集大型工作會議，使人產生的印象覺得這是一個崇尚空談而缺乏實際行動的官僚政權。（鶴翔按：先抑後揚，眞是墮子的文章！）但經過時間考驗，却使人看到這個姓華的確有他的一手。例如二月間召開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後，兩年來從未準時的各大幹綫的定期列車，到四月間已完全恢復正常。」

筆者十分佩服寫這篇「快語」的墮子，並且深信這位墮子先生確有「幾度散手」，他的臉皮夠厚，相信可以媲美「毛主席」或者「華主席」。可惜的是，墮子先生假裝看不到二月二十一日的北平「人民日報」，該報認爲要用三年至五年的時間，才能使會受破壞的鐵路服務的回復令人滿意的水平。「人民日報」還表示要將大陸的鐵路工人改爲一支「半軍事化特種戰鬥部隊。」即是說：中共要以軍管方式來對付鐵路工人，實行恐怖統治，試問恐怖統治，軍事管制，怎能稱爲「正常」？——如果這就是「正常」，「墮子」的稱呼，××是否認爲就是「光榮」？

又在五月間出版的中共「廣東鐵路通訊報」透露出下列事實：

（一）由今年一月到五月十四日止，大陸發生了二十七次破壞鐵路事件，大部份發生在廣東。最嚴重的一次在四月三十日發生於浙江，鐵路被埋置的土製炸彈炸毀七十多公尺，交通停頓了卅六小時。

（二）五月二日在蘇州與無錫間的望亭鐵路附近，約四百公尺鐵道釘被人拆去，造成一次嚴重的出軌事件。

（三）四月廿四日，上海到松江鐵路綫，被拆去了二十多根枕木。

根據上舉各項，可證「快語」實在胡言亂語，「相信」墮子不會感到慚愧的，因爲「毛主席」雖已魂歸馬列，而「華主席」仍在，大有希望獲得青睞，獲得……。

共產主義比帝國主義禍害更大

梅耐寒

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憑藉武力與經濟，開拓殖民地，對征服者民族，厲行政治壓制，經濟侵略，種族歧視，甚至用鴉片毒害；但也散播西方文明，建設學校、醫院、工業和都市，啓發落後民智。而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打着革命、解放旗號，却進行反文明，反進步，甚至破壞無數建設，使人民生命財產毫無保障，過着像奴隸社會般的奴役生活。

帝國主義・共產主義

十九世紀世界性的禍害是帝國主義，那二十世紀世界性的禍害，當然是共產主義。但是，二者之間却有絕對不同的區別，因帝主義憑藉軍事與經濟的優勢，拓展殖民地，雖吞噬了許多落後國家，以「天驕」的姿態，對被征服的民族，厲行政治壓制，經濟侵略，種族歧視，甚且下流到販賣奴隸和鴉片，但也散播了所謂「西方文明」，啓發了許多落後民族的知識，建設了許多學校、醫院、工業和都市。

至於共產主義，則名為「解放」，自稱「革命」，却反文明、反自由、反進步，甚且破壞了無數建設。而人民連生命也毫無保障，遑論人權。尤其是生活被控制，思想被壓制，為了糧票，非服從奴役不可，弄得大家神經兮兮，恐怖不安，還得要歌頌暴政，那真是空前荒唐的悲劇。至於對外，則凡是被征服的衛星國，宗主國對他剝削的程度，是更過於帝國主義，史太林及其徒黨對付東歐各衛星國的事實，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

老史老奸・老毛巨猾

蘇共本來想用對付東歐各衛星國的一套，同樣對付中共，但史太林算錯了韓戰的一着，不得不借重中共出兵替死。在韓戰過程中，中共賣命，蘇共供應大量軍火，結果中共成為一個大尾巴，反使得蘇共不得不「假以辭色」。史太林是老姦，毛澤東是巨猾，毛口中是非常肉麻的媚史，對蘇援則用「祇借不還」、「一哄二騙三到手」的方法，拖借了將近四十億美金。到了史太林一死，毛就表示在紅色圈中自己已是老大，不是老二，對克里姆林宮的指揮不再聽命。而且在共產集團中亂出「點子」，蘇共就恨得牙癢癢地想用對付捷克和匈牙利的武裝鎮壓方式來對付老毛，可是中國區域廣大，邊境遼闊，蘇共不可能把坦克軍隊一鬨開入北平，而且中國會戰勝了日本，中共於韓戰時又對抗十四國的聯合國軍隊而譏笑蘇軍「沒種」，所以赫魯曉夫除了大光其火，大跳其腳，撤走蘇聯技術人員，携走設計藍圖，停止再給蘇援以外，並無別法。中共則反過來譏評蘇共違反了史太林的路綫，是修正主義，又把蘇共的鞭屍行動，拉扯到彼此的種種關係上，有意製造蘇共內部的矛盾。接着在羅布泊爾試爆，更表示不再接受核子的勒索，繼又引起邊界衝突，結果雙方增兵對峙的形勢，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反抗蘇聯・靠攏美國

去年毛澤東死後，蘇聯裝出貓哭耗子的姿態，慰問弔唁，想重修好，把中共仍拉回到「一面倒」的老路，可是形勢已非，中共對蘇聯包圍性的威脅，無止境的擴張，以及勾結親蘇派的一本黑帳（包括林彪的死一案在內。）華國鋒等再也不敢和北極熊擁抱，就把唁電也退回，表示拒絕和解，一面仍用毛周的「反霸」、「備戰」、「搞第三世界國際統戰」，來作為「外交」上盾牌。至於希望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藉可壯大聲勢，獲得技術及經濟上的助力，同時孤立國府，那却是一廂情願的策略。可是中共政爭不定、經濟衰退、軍力裝備落後這三大弱點，顯示在對蘇的作用上祇是有牽制性而無平衡力。美國對於「關係正常化」問題的忽冷忽熱，基因即在此。惟美式策士有「增強援助中共武器裝備以制蘇聯」的荒謬構想，乃是製造世界大禍的危險設計。白宮若有智者，應該停止此一腳步。

反共理論・多成八股

數十年來，反共的理論文章，多已成為八股。而共禍的蔓延，却已使十億以上的人民，受其荼毒。實際則共產主義的本身，早已破產，所有掛共產招牌的國家及組織，都各行其是，自詡為正宗，而指他方為「異端」。但民主國家若認為可以利用「異端」，那可又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最近美國國會中人士指責白宮的論調，對越共古巴等若干共產國家有容忍及增進關係的趨向，即因國際性的共黨，雖「異端」百出，而在共黨術語中，則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還是一致認為是「階級敵人」。因此，民主國家必須深刻了解共黨的本質，是長於策略的運動，以及組織及鬥爭的經驗，至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不過是一個幌子以迷惑富於幻想的人，以轉共黨奪權專權的目的而已。卡達總統的人權運動，是向中蘇共的極權挑戰。自無怪蘇聯等要暴跳起來，咆哮不已，祭起了勞資觀念不同這一套理論來對抗，實際却已落後了

聯毛制蘇

陳獨塵譯

國務卿萬斯最近對人權所做的重要演說，我們一直說人權是一個對我們極爲重要的問題。它是美國信仰的中心，它是美國與全世界愈來愈多的人分享的同一理想，因此，它成爲我們與世界各國關係的條件，但是，它不是爲特殊關係或特殊談判所列的條件。這始終是我們的立場，而且由國務卿萬斯向世人說明，在不同的階段裏，有些部分被渲染了——但不是被我們的聲明渲染的。

問：在我們與蘇聯關係的另一面，你對蘇聯在「和解」期間繼續大規模加強軍力有何看法？

答：我想這個問題部份可在限制戰畧武器談判中解決，限武談判的目的地是擬出雙方穩定、平等的條件，這就是限武談判之所以如此敏感和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過去，人們認爲蘇聯加強軍備是扯平美蘇關係中實質或感覺上的不平衡的手段，這種說法已經不再流行了，因此，蘇聯爲什麼繼續加強軍力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問題。如果限武談判能產生使雙方穩定，平等的協定，那麼我認爲答案可能不會非常不吉利，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達成如此一項限武協定，那麼這個有關蘇聯繼續加強軍力動機的問題一定會被民眾和國會日益急迫地提起。

問：如果十月之前不能達成限武談判第二階段協定，那是否意味着武器競賽將變得不可收拾。

答：並不爲然，那多少要看發生的事情而定。

由韓撤軍堅守承諾

問：在另一個主題上：卡達計劃從韓國撤出地面部隊是否會在亞洲造成美國不守承諾的印象？

答：首先，美國承諾與韓國的條約仍然有束縛力。

第二，美國還沒有從韓國撤出任何軍隊，我們要與韓國和日本討論何種安全安排才適合七十年代後半和八〇年代。

我認爲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韓國人口是北韓的兩倍，而且有不尋常的成功的經濟，軍事成就也非常感人，軍隊的表現也非常好——例如最近在越戰中的表現。所以今日我們對韓國的情勢當然要採取另一種不同於一九五〇年代盛行的看法，當年形成目前的軍事安排之時，韓國是貧窮的，剛經過戰爭的蹂躪，最近他們出頭了，而且迄至目前一直如此。

我認爲負責任的政治家應該不時檢討局勢並且自問：「什麼地方改變了？如果有改變，我做了什麼應變措施？」這不表示做急促的決定，反覆無常的改變安排——這表示對以前不可能的事現在是否已變得可能之類問題做判斷。

問：你担心日本可能的反應嗎——例如，日本可能發展核子武器？

答：日本政策裏沒有絲毫跡象暗示日本有發展核子武器的可能性，你不能根據極端投機的結果爲基礎來評估政策的改變。

拉攏中共防止其與蘇修好

問：不管我們在韓國採取何種作法，你是否要依賴美國——蘇聯——中共的三邊關係來協助維持亞洲的安定？

答：無疑的，蘇聯和中共之間與一九五〇年代不同的關係，也在亞洲製造了新的情勢。

我認爲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可以說是我們在世界事務上的主要「關係」之一，至於中共將在世界上扮演一個什麼角色，這是一個常識問題。

至於蘇聯與中共的關係，預測由高度中央集權領導階層所控制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那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因爲確實出現由歷史力量、地理鄰近，意識分歧所累積的影響，顯示衝突將繼續存在——而且中共與蘇聯將不會回到他們過去在五〇年代所擁有的那種關係。

問：美國能利用這種情勢獲得好處嗎？

答：再一次我不願意用「利用」和「好處」這種字眼，讓我們簡單的說，這種情勢必然會產生一種我們樂於見到的較多元化的全球性結構，我們認爲這種結構較符合我們對於世界應該如何組織的意念，而且這種結構能減少對我們的壓力。

再者，這也是一個常識問題，一個「團結」的蘇聯——中共集團——他們在意識上同樣是好戰的——將會造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局勢，在那種局勢下，美國不能一面逐漸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同時試圖與蘇聯建立一種較穩定並且日益合作的關係。

我要強調我們外政策的見解，不是基於永遠與蘇聯敵對——一種無休無止的衝突——的觀念，相反的，它是由我們今日生活的世界的觀念衝突愈來愈不切題。世界上愈來愈需要大國之間的合作，以處理過去二十年來升至表面的各種新僵局。

問：對美國而言，迅速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以減少一個「團結」的中共蘇聯集團出現的危險，其重要性如何？

答：我認爲美國——中共「關係正常化」，不應被視爲防止中共——蘇聯「修好」的權宜之計。

此外，中共——蘇聯的衝突，是因本身內部的原因而產生，而不是因爲美國和中共的關係達到何程度而造成的。但我不認爲應將與中共「正常化」視爲防止中共——蘇聯「修好」的一個工具。

問：我們是否應考慮出售軍事裝備給與中共？

答：我認爲這是個立即的政策問題，我不願對之發表評論。我想，你應去問國務卿萬斯。

卡達智囊談

卡達總統的首席外交顧問布里辛斯基是波蘭出生的美國人，今年四十九歲，曾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專門研究共黨問題。他在担任「三邊委員會」理事期間，在委員會裏遇到卡達，被卡達視為智囊，卡達當選總統後，他即一躍而為總統的安全顧問。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不久前就當前世界重要問題訪問了布里辛斯基。在訪問中，他毫不諱言美國想以拉攏中共為抵制蘇聯的手段，並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來阻止中共——蘇聯「修好」。

問：布里辛斯基先生，你一定注意到有人批評卡達總統的政府外交政策沒有方向感——也就是漫無目標，你對這些說法有什麼答覆？

答：我可以由幾方面回答。首先，卡達總達自一月上任以來，在外交事務方面所做的每一件事，許多都是經過深思孰慮籌劃後的產品，那是他在當選之後立刻就督促我們做的。幾乎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我甚至要說是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政府上台前九十天工作計劃中的一部份，計劃的最高潮是倫敦高階層會談。我認為這項計劃非常有系統地被實行，那些並不是偶然的行動。

我們認為，我們現在在歷史上，正處於美國必需再次承担建立一個新世界體系的創造性過程的階段，這必需考慮到過去十五至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的累積、效果、新國家大量出現，殖民地迅速獨立，新社會和政治期望表面化，以及世界人口倍增。

與蘇和解合作防止競爭侵略

問：你期待一個美國領導世界的新紀元出現嗎？

答：稱它為美國領導的新紀元可能太尖銳而且可能引起誤解，但它一定是一個美國發揮創造力的新紀元，這一次是基於美國與其它國家較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的情形需更大程度的合作。——當時我們也同樣致力於一項有創造力的國際努力。

問：這表示與蘇聯合作，或是蘇聯對合作一事仍然太懷敵意？事實上，你是否以詰難莫斯科政府來協助我們鑄造一個較為和平的將來？

答：重要的是嘗試製造合作的骨架，以禁止競爭和阻止侵畧，我們正試圖刺激蘇聯使雙方涉入處理終將形成僵局面臨我們的問題。我可以這麼說：我們詰難蘇聯使它與我們合作，或是冒對我們這時代的大問題不聞不問的險。我們不能天眞地期待立刻協調，我們有理由警覺如果競爭繼續下去則我們必需競爭這項事實，但是我們也非常明白在這個長縮的世界裏合作的必要性變得更加急需的事實，而且我們想要蘇聯加入以平等和負責為基礎的合作。

問：你的政策與基辛格外交政策中心部分的與蘇聯和解有什麼不同？

答：我們認為「和解」是我們渴望的，而且我們不會退縮不用「和解」這個字眼。但是「和解」對我們來說必需意味着有進展的協調，「和解」代表建立較合作的關係，而且「和解」對我們來說，同時代表了一個能為美國人民忍耐和接受的過程，它必需是互惠，而且範圍日漸廣泛。

問：你的意思是說「和解」不能是一條單行道。

答：「互惠」意味遊戲的規則對雙方都是一致的。

問：你提到「和解」的範圍也必需日漸廣泛，這是什麼意思

答：這表示「和解」不能在有選擇、間隔化的基礎上進行。如果「和解」形成一方對世界某一部分施惠同時又從世界其它地方的動亂中沒有禁忌地謀利的情形，美蘇關係很難穩定。如果這種情形發生，我們認為競爭將重回到合作的領域，而且甚至破壞剛開始的合作。

問：為什麼政府顯然從稍早之時，支持蘇聯境內人權的強硬立場退却？

答：我不認為政府對人權所做聲明的實質和語調有絲毫改變，改變的是新聞界對這個題目報導的數量。從政府上任之日起到



布里辛斯基與卡達磋商公事。

中共此時忽然改變態度，堅持美國必須讓他們隨意解決「台灣問題」，其中可能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從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看，這也許表示北平的部份頭目現在要標新立異，不讓鄧小平以及擁護他的人利用繼承周恩來政策的姿態，謀奪最高的權位，同時，也要表示他們在對外問題的處理上，遠比鄧小平強而有力。鄧小平原來是周恩來培植接班的人，周恩來最後幾年對內對外的重要政策，大多由他協助擬定，但在去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他被推倒下來。毛澤東死了以後，「四人帮」被清除，中共內部很明顯的化成擁鄧、反鄧和中立三派，擁鄧派得南方實力軍人許世友和韋國清的支持，一度造成鄧小平即將復出的聲勢。但從最近的發展來看，這種聲勢似乎已被遏阻，李先念和紀登奎即將出任「總理」的說法，一時甚囂塵上。在此同時，李先念或紀登奎忽又先後發表聲明，對「台灣問題」採取強硬立場，這其中恐怕就不只是一種偶合，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從另一方面看，美國最近對於「關係正常化」忽顯急躁，大概也是促成中共態度轉強的原因。美國總統卡達就任之後，曾經和國務卿萬斯表示他們當前急待處理的問題，是限武談判、中東和平、南非種族糾紛、巴拿馬運河爭執、防止核子蓄衍和加強與西歐日本的聯盟，至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則可等到今年下半年再開始進行，但是三月底萬斯在莫斯科進行限武談判鎩羽而歸之後，美國就展開了一連串的活動，向中共表示親近。舉其比較明顯的來看，美國國會有一個代表團於四月初前往中國大陸，臨行之前，訪問者的名單上又增加了卡達總統的兒子撤普，和布里辛斯基手下的中國問題顧問奧森柏；在華盛頓方面，美國高級官員已與中共代表進行談判，討論雙方凍結的資產以及有關航運航空協定的問題。根據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的消息，美國政府不僅已經要求撥欵，擴大其北平「連絡辦事處」的組織，同時卡達公開表示他已選定伍考克担任駐中共的「大使」。像這一連串急進的行動，很容易讓別人產生飢不擇食的感覺，中共認爲可以見機敲詐，其態度之轉變強硬，原因或者正在於此。

紀登奎

思想混亂叫囂戰爭

紀登奎以第二代由地方幹部竄起，成爲當前過渡性以華國鋒爲首的所謂中央的一個領導成員，不像毛甚至周具有個人的權威，因此，他這種「談話」，不應視爲他個人的意見，因爲在如此重大問題上的發言，必須是他們集體的意見，亦即是當前所謂中共「中央」的意見，所以，這一透露應該具有代表性。

當然，紀的談話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意見，乃是中共一貫地說法，所不同的只是比周恩來生前說的更缺乏彈性，也脫去了僞裝。這是因爲在毛死後，中共思想混亂加劇，內部鬥爭激烈，權力鬥爭塵埃尚未落定的情況，從華國鋒起，都只能採取「寧左勿右」的「教條主義」的方針，因爲他們沒有新的觀點，也不敢採取什麼新的觀點。作者曾經替這樣的情況定名爲「政治惰性」，愈是獨裁的情況，愈是不穩定的情況，愈是分裂鬥爭的情況，愈是落後與無知的情況，「政治惰性」便愈大。

在今天核子恐怖僵持的時代，戰爭的叫囂不僅是落後與反動，而且衡諸當前中共內外危機與混亂脆弱的情況，乃是徒託空言的狂吠。這是由於中共的領導階層，昧於國際知識，排斥時代思潮，沉溺於馬列主義的思想泥沼中。因爲，從華國鋒、李先念、乃至紀登奎等等，他們都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一生都是在戰爭、暴動、鬥爭中渡過，不幸的是這批人却暫時的控制了偉大的中國大陸，實施其野蠻的統治，引導人們走向與全人類爲敵的道路。

我們多變的國際局勢中，不要爲忽冷忽熱的一時局勢反映，患得患失，忽喜忽憂。必須在心理上有充分的準備，一天我們國家未統一，大陸未光復，外交上的橫逆，便無法避免。就國人言。我們應堅定立場，面對現實，使出最大的奮鬥力量去與一切橫逆戰鬥，要特別培養民族的自尊與自重心，高舉起反共愛國救國的旗幟；就政府言，應該深刻冷靜的估計各種可能的變化，特別是不利於我們，儘管是微小可能的變化，都要預爲之謀；在國策的原則上，應有各種應變的腹案，要有最壞的打算，有最好的切實有效的努力；在對自由世界的外交上，要大力的加強，但同時要有各種應變的措施。雖然，在公開宣傳上，有些問題不能付諸討論，但在外交、經濟、國防的作業部門，不要諱言「假如」的問題，必須在任何不利於我們的「假定」問題上，都能有適應的對策。我們的確信，在我們朝野一致的堅定團結奮鬥下，比照中國大陸日益混亂沉溺的局面，民族的春天將會提早的來臨。

評紀登奎「武力解放台灣」誑言

李哲夫

正當美國一批左派政客鼓吹「德國模式」或「日本模式」欲與中共搞關係「正常化」時，紀登奎突然叫囂「武力解放台灣」，無異給這些模式論者當頭一棒。中共自古寧頭之戰一敗塗地後，再也不敢對台用武，且改採統戰方式，企圖用「和平解放台灣」，結果也遭徹底失敗。對台灣問題，毛周生前既無法解決，今日的華紀集團，更遑論矣。紀登奎誑言，目的是虛張聲勢，替搖搖欲墜的華幫政權打氣，同時對美敲詐，使其對台灣安全棄置不顧。然而衡諸中共當前內部的危機與脆弱，益顯出紀登奎的戰爭叫囂，僅是徒託空言的狂吠而已。

日本讀賣新聞刊登出由其社長所率領的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在五月十五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和共黨「中央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的談話，這是非常值得注視的一則重要的透露，是給自由世界對中共存有迷惘幻想者的一服清醒劑。

在紀登奎有關「中共與美國外交正常化」和「台灣問題」所透露，主要的幾個要點是：

第一、美國要想與中共外交關係正常化，必須美國對台灣實行「斷交」、「廢約」、「撤軍」三個條件，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討價還價，中共從來不拿原則做交易。

第二、對所謂「台灣問題」解決的方式，是否要「和平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能做爲外交正常化的附帶條件。

第三、鑒於「台灣反革命勢力」的強大，必須攷慮用武力解決的方式。

紀登奎誑言給美左派當頭一棒

首先注意紀登奎的話的，應該是那些高談什麼模式、的人士。紀登奎的話意味着中美協防條約撤銷，讓中共放手打台海戰爭，方纔可以完成它和美國關係正常化。這話顯然給予那些模式論當頭一棒。

美國內部，那一班左派份子鼓吹「德國模式」或「日本模式」，在一方面，是爲了誘取美國承認中共且撤銷中美協約。另一方面是要中華民國在台海基地的人們誤信那些模式可以維持台海現狀，苟安下去。左派份子欺騙美國，也欺哄我們。美國執政者怎樣想法和看法，是他們的事。至於我們，如不自欺，便不會接受這種欺騙。

中美協防條約訂立之前，中華民國在台海的軍民打了古寧頭戰役，把共軍進攻台海的部隊打得片甲不返。然後台海安定下來，然後美軍顧問團來了，然後中美雙方訂立協防條約，這一連串的事實是我們大家都記得的。

中美協防條約訂立之後，共軍大舉炮擊金門，當時總統蔣公聲明：「我們不要美一兵一卒在我中華民國領土上打地面戰爭；我們只要美國道義與武器支持。」我們陸海空勤聯合作戰粉碎了中共進攻台海、窺伺太平洋的野心企圖。

這就是：在中美協防條約之前，古寧頭之戰是我們自己打。條約訂立後，金門之戰仍然是我們自己打的。將來的革命反攻戰爭，仍然是我們自己打的。

這也就是說：中美協防條約受得住戰火的攷驗，保得住太平洋西面的門戶，屏障了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因而這一張條約爲中共所嫉視忌視，務必使其被毀而始甘心。

於是中共及其同路人大肆其政治宣傳活動，對美國遊說，對我國欺哄，把什麼模式，說得像栅欄牆壁一般堅固，好叫我全國軍民從此安於現狀，「穿衣吃飯，坐致太平」。

但是，我國軍民牢牢記得古寧頭之戰，金門之戰，血肉生命的教訓，革命戰爭總歸是我們自己打的。

惟有自欺者纔受人欺。我們決不自欺。中華民國永遠只有一個模式，就是有主權國家自由等的地位，信守我國與盟邦訂立的條約，保衛太平洋的西門，不准中共越金門海灣一步。

我們決不接受天外飛來的什麼模式，套在我們的頭上，讓我們坐待中共來打。

好笑那些模式論者的誑言，竟被北平中共一小頭目紀登奎幾句大話給戳穿了。

紀登奎謀取權位見機敲詐

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死亡以來，中共因爲「四人帮」留下的問題一直難於處理，政局迄未穩定。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忽然有了明顯的轉變。首先是李先念於三月底對星期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談話，表示「台灣問題」的解決是「內政」問題，非外人可以干預，「不打一仗」，台灣的一帮反革命份子是不會做任何事情的」。同時李還打了美國人士一記耳光，堅決否定所謂周恩來是「溫和派」的說法，言外之意，似乎也是要否定周恩來會有「和平解決」的構想。現在紀登奎又說話了，而且更進一步，明白提出「關係正常化」的另一條件，就是美國要讓中共放手處理「台灣問題」，不得有任何的干預。



西岸城鎮黑柏龍烏歐，遠處爲以人所建新社區。

因此，就巴勒斯坦建國這一問題，貝金與卡達之間原存有很深的歧見。以色列勞工黨領袖已告訴貝金，如美國堅持主張在西岸成立一巴勒斯坦國，勞工黨將予貝金充分的支持。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在一次集會中致詞時，敦促卡達避免在以阿爭端中的明確問題上採取立場，否則他便可能「破壞談判的希望」。

阿拉伯國家用石油施加壓力

貝金將於七月中旬訪問美國，與卡達總統討論中東問題，這次會談對於中東和平努力將是一項關鍵。美國的壓力是否可以抗拒，以色列的信念是否會緩和，目前都是中東問題有關多方面注意的焦點，而阿拉伯國家中的沙地阿拉伯和埃及，尤其對未來的這項會談特別關切，因爲，他們都是美國的盟友。

目前阿拉伯方面已經審慎地對美國施加了壓力，以使美國能在該項會談中持強硬的態度。阿拉伯國家在對美國施壓大概有兩個途徑。第一，石油輸出國家在對西方供應石油的行動上，可能採取較不合作的態度，由於美國的石油需求目前亦在其貿易平衡上造成了問題，此種武器如果加以巧妙的運用，則它的潛在效力將不會低於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後所發生的作用；第二，埃及以及甚至於其他的對抗國家，可能會重新考慮蘇聯或許比美國有用。這兩個途徑均不簡單，不過相較之下，以前者較具潛在的效力。

目前尚無任何跡象顯示，阿拉伯國家在考慮此種行動。祇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跡象指出，若干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希望美國認爲他們會採取此種行動。這些跡象是：一項發自安曼的報導說，約旦認爲對蘇聯開放門戶可以考慮的；伊拉克回絕美國所提恢復邦交的建議；埃及外長最近的莫斯科之行收穫不少。

蘇拉攏埃及圖控制中東

貝金所持的強硬立場，已使阿拉伯國家感到關切與憂慮。觀察家注意到，蘇聯可能利用此一時機對阿拉伯世界發動攻勢。

最近埃及總統沙達在祝賀蘇共頭目布里茲尼夫「當選」蘇聯主席的賀詞中說：「埃及人民對我們採取的維持兩國友誼與合作的肯定步驟懷有信心。」沙達此言指的是上週埃及外長法米的莫斯科之行。沙達並未詳細說明這些步驟，但蘇聯「塔斯社」於布里茲尼夫與法米在克里姆林宮晤談後說：「埃蘇兩國已經斟酌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可爲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奠下有原則的長期的基礎。」

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驅逐一萬五千名蘇聯「顧問」後，埃蘇關係即告惡化；而埃及在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戰爭後與美國中斷外交關係，但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以阿戰爭發生，美國從中調解不遺餘力，先促成兩方就地停火，隨即達成以埃隔軍協定，遂贏得埃及的好感。沙達相信，能夠逼使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讓步的是美國，而不會是蘇聯。因此，美埃兩國即於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宣布恢復外交關係。

如果莫斯科與開羅的關係如雙方所言獲得「改善」，則將導致中東均勢的戲劇化改變。實際上，西方觀察家認爲，蘇埃之間仍存有歧見，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即承認，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非易事。專家們分析，葛羅米柯與法米湊在一起，乃因雙方各有所圖。過去幾年來，蘇聯在中東的影響日益衰退，蘇聯與蘇丹的關係在近月來已告惡化。由於埃及在政治上與蘇丹保有密切關係，蘇聯似乎企圖利用埃及作爲調停者，以緩和莫斯科與蘇丹的緊張關係，並謀在中東擴張勢力。

在這些跡象中，以埃及方面的行動最重要。二十年來，埃及在外交上已作了兩次不明智的重大轉變：一九五五年由西轉向東，以及一九七二年由東轉向西。自從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以來，埃及總統沙達的主要政策是，相信美國會爲他帶來光榮的和平，無疑的，他目前仍然有此想法。儘管沙達經常抨擊蘇聯，但埃及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一直藕斷絲連。埃及購買蘇聯的新武器，多半是透過第三方行之，然而，包括零件在內的其他東西則必須直接與蘇聯打交道，爲此，埃及不得不向蘇聯舉了一大筆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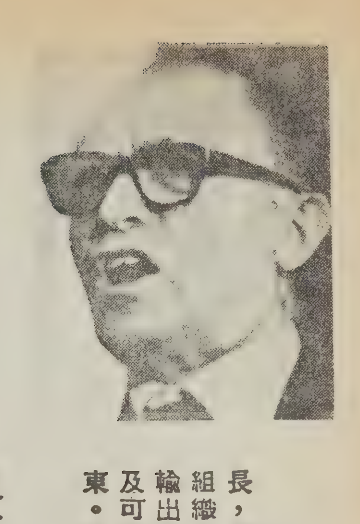
在埃及希望蘇聯再繼續提供武器援助。埃及陸軍百分之九十是蘇聯裝備，並且急需換補。同時，開羅尚欠莫斯科爲數六十億美元的欵項，以埃及脆弱的經濟，目前無力償還。

由於蘇聯是埃及軍火的主要供應國，美國在這方面要取代蘇聯，目前在政治上尚無可能，因此，想要認眞地謀取中東的和平，蘇聯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沙達在派遣法米訪蘇時強調，埃及爲一不結盟國家，對外採「不結盟」原則。但外交觀察家担心，以色列政府的更迭及美國中東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導致沙達執行外交政策時，走向「遍差」的道路。沙達可能利用與莫斯科的交往，提醒美國，開羅現行親西方的政策，仍有改變的餘地。對於埃及未來的動向，美國必須密切注意，以免予蘇聯可乘之機。

以色列總理貝金
與中東局勢

錢希川



以色列右翼領袖貝金當選總理，並任命前國防部長達揚將軍為外長，這兩人都是鷹派，反對以色列撤出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採取強硬立場。因而使阿拉伯國家深感憂慮，它們準備以石油的輸出為武器，對美國及西方施加壓力，使以色列改變立場。另方面埃及可能重新考慮與蘇聯修好，而蘇聯也正積極拉攏埃及，以圖控制中東。美國對中東問題必須審慎處理，以免蘇聯有機可乘。

貝金・達揚是鷹派

在五月二十日獲得大選勝利的以色列自由黨黨魁貝金，經過重重困難後，終於六月二十日通過國會的信任投票，而成為以色列建國以來第六任總理。

貝金新閣外長一職由達揚出任，他們兩人都是鷹派。雖然貝金及達揚在就職後皆表示，新政府願意和阿拉伯國家談判，但基本立場仍未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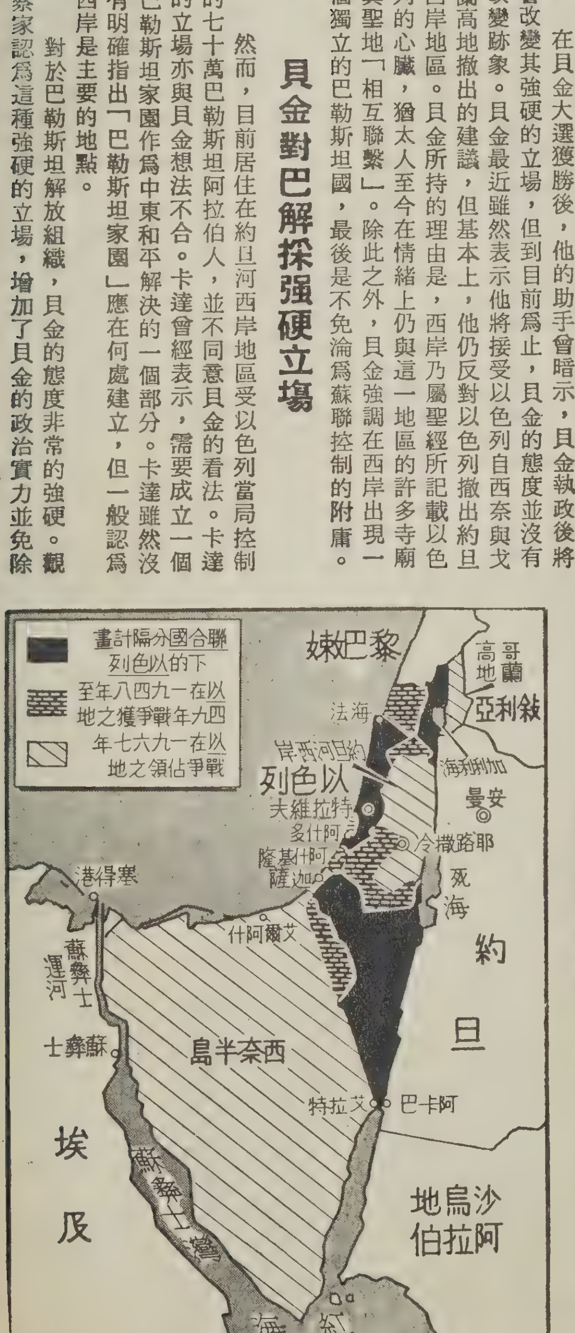
貝金以政府總理身分首次發表的演說中，呼籲阿拉伯人終止使中東陷入四次戰爭的「可痛的流血」，並與以色列談判達成一項真正而誠實的和平。貝金同時表示，他所領導的以色列新政府，將加強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在貝金大選獲勝後，他的助手曾暗示，貝金執政後將會改變其強硬的立場，但到目前為止，貝金的態度並沒有改變跡象。貝金最近雖然表示他將接受以色列自西奈與戈蘭高地撤出的建議，但基本上，他仍反對以色列撤出約旦西岸地區。貝金所持的理由是，西岸乃屬聖經所記載以色列的心臟，猶太人至今在情緒上仍與這一地區的許多寺廟與聖地「相互聯繫」。除此之外，貝金強調在西岸出現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最後是不免淪為蘇聯控制的附庸。

貝金對巴解採強硬立場

然而，目前居住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受以色列當局控制的七十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並不同意貝金的看法。卡達的立場亦與貝金想法不合。卡達曾經表示，需要成立一個巴勒斯坦家園作為中東和平解決的一個部分。卡達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巴勒斯坦家園」應在何處建立，但一般認為西岸是主要的地點。

對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貝金的態度非常的強硬。觀察家認為這種強硬的立場，增加了貝金的政治實力並免除



來自以色列內部的諸多攻擊。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以色列人願意與巴勒斯坦組織「毗鄰而居」。由於猶太人認為他們從一九一七年「貝佛宣言」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這段期間遭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攻擊，猶太人至今乃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繼承。

巴游分子近年來對以色列城鎮的攻擊，及對以色列邊境的騷擾，使以色列人心目中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一個決意要殘殺猶太人，及立意摧毀以色列的恐怖集團。

達揚

除去有了外國護照，隨時可以飛去美加或瑞士定居，否則都與中華民國共安危。事實很明顯，如果中華民國滅亡，台灣淪入共帮之手，在香港及台灣的中國人，便步中南半島人民後塵。陷在共區的南越人、高棉人、寮國人，目前是何情況，舉世皆知，即使幸而逃出虎口的難民，在大海飄流，舉世不肯收留，天地雖大竟無容身之地。

此一情況，香港人看得最清楚。即使有人收留，如以色列新總理貝金慷慨收留一批越南難民，固然難得，但以色列國小地瘠，又面對戰爭，以色列本國人已向外遷移，這批越南難民去了又何以爲生。

所以在台灣及海外的中國人，不論平時立場如何，對台北中國政府的看法怎樣，此時也只有一條路，共同團結一致、朝野凝成一體，誓與中華民國共存亡。

在香港而言，大多數的中國人是作得到的，只看國內任何大典，香港人皆踴躍爭先，每逢國慶日在港九新界更是一片旗海，可知人心所在。但團結不是單方面，政府應當作出相應措施，堅定海外同胞向心力。

國家是抽象的，代表國家是政府，人民爲了愛國家，必然要擁護政府，抗戰開始，便是如此，當時人人愛國，人人皆擁護政府，所以如此，因爲那時政府一切舉措，值得人愛，眞正是四海歸心。今日政府要使海內外同胞衷心擁護，必須要表現出有其值得國民愛戴之處。

具有外國國籍公教人員一律禮送出境

政府遷台之後，有其成功的一面，如軍力壯大，經濟繁榮，教育普及，但也有其失敗的一面，如政治之腐敗，更甚於在大陸時，大小機構非錢不成，紅包之泛濫，到了教育機關委校長，校長聘教員，皆須有紅包，而且有定價，成爲公開事實，甚至有女教員因未能按照規定送錢，被校長逼死。此種曠古醜聞慘事，政府並未採取嚴厲措置。

又如官商勾結，國家行庫任意貸欵，損失台幣達數十億，雖然部份負責人判刑，但眞正幕後人並未揪出。

貪污已足以危害國家生存，但更有甚於此者，就筆者個人看法，政府今天急欲進行的，便是清洗內部，首先將所有公教人員，民意代表，具有外國國籍者，一律禮送出境。台澎金馬是中國人之中國，國家到了危急關頭，中國人與中國共存亡，義所當爾。美國人、日本人，即使其父母皆是中國人，但已入了外國籍，宣誓效忠外國，便與外國人無殊。此種人厠身我政府國家機構，甚至堂堂國會，沾污國家信譽尙是小事，更重要者乃洩漏國家機密。試想美國一旦與我絕交，同華帮建立外交關係，便成爲敵國，而美國人爲我國會議員，一切國防大計，皆要送立院討論，此輩美籍議員爲了效忠其本國，也必然報告其本國政府，美政府既然同華帮政權爲友邦，爲了增強友誼，也會將我國家一切機密告之共帮，試問我們將何以自存。抗戰期間潛入我政府漢奸向敵人供給消息，但勘亂時期有共諜潛入軍事機構，將軍事作戰計劃供給共帮，事後雖經查出，但在當時確實不知。目前則明知某些國會議員是美國人，明知他們將把我國家機密告其本國，更可料到美國會將有關情報轉告共帮，但政府仍聽任其高踞議壇，控制政府，請問這樣的政府，叫愛國人士如何愛得下去？因此，筆者覺得政府眞要贏得四海歸心，先決條件便是盡驅外國籍的華人出境，以策內部安全，而勵民心士氣。

對特權階級作奸犯科之事必須徹底追究

第二，對於一般特權階級作奸犯科之事，必須徹底追究，例如某立法委員壓迫經濟部設立「中磷公司」不得公開招標，必須由其介紹向法國購買一切設備，一轉手賺得一百多萬美元佣金，此事既經報刊發表，某立委無一言答辯，自是事實。類此事件者自非一項，政府應徹底追究，逼令吐出贓欵，科以應得之罪，至於經濟部官員受逼而放棄原則亦應依法議處。

第三，國家行庫貸出呆賬，超過台幣百億，此欵究爲何人所借，何以討不回。自然有部份公司廠戶倒閉，抵押品不足，只是經手人失職，事情尙小，最大者有部份特權階級，多數又是民意代表，向公家行庫貸欵，並無抵押品，貸到之時即未打算歸還，目前也不是還不起，但本委員就是不還，財政部、中央銀行如果催得急，老子便在立法院轟你。這以來部長，銀行總裁都會想到彼此都是老朋友，錢又是國家的，我何必得罪人，於是眼睜眼閉，任其呆下去，最後便不了而了。

但這類天文數字的大貸欵是民脂民膏，每一個中國人皆有份，却被這些飽食終日的吸血虫吸了去，國民如何能甘心。政府要剔除積弊，應先自此始，組織委員會，徹查呆賬。眞正破產的工廠商員只好作罷，至於特權階級仍然悠哉遊哉生活的，必須還債，還不起如何，坐牢折算。

第四、所有達官貴人子弟，在美國讀書者暫不計，凡已畢業在美工作者，不論任大學教授還是洗碟子，一律召回，準備隨時參加保衛國士，反攻大陸的神聖戰爭。只要從達官貴人作起，一般國民必羣起响應，海外僑民亦必然聞風而起，襆被返國，共赴國難。

以色列不過兩百多萬人，尙能屹立不搖，我海內外同胞最少也有三千萬，只要萬衆一心，爲國效死，我不自亡，誰能亡我。

總之，今日興亡之機不決定在共帮，更不決定在美國，決定在我本身，政府因應之道，亦不在於如何進行對美交涉，而在激起民心士氣。中國是中國人的，只有中國民心激昂，國家才有希望，否則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再駐二十五年，我們便不戢自焚，不戰而亡。因此，對於美國與毛勾結，與我斷交，就筆者個人看，正是國家復興的契機，當局必須要抓住這個機會，萬不可因循生誤，則海外同胞不僅全力全心支持政府，人人皆願貢献出生命，血洒祖國山河。但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話，必須政府表現出值得使人愛，大家才肯爲國效死。否則，海外人心失去，上焉者抱定與當局一同跳海之心，下焉者便不能不自找出路，人心一失，萬刼難復，每一個愛國者，都在注意政府的作法。

玉碎決不碎，瓦全定難全，乾坤拚一擲，還我舊河山！

國民應團結・政府要清洗

岳騫

美國國務卿萬斯六月二十九日在紐約希爾頓大飯店向亞洲協會發表演說，綜論美國的亞洲政策，次第檢討到美日關係，美韓關係，美澳紐關係。美國和東南亞的關係，以及美國和越南共黨政權的關係。其中特別提到美國和共帮「關係正常化」的可能發展，在全部二十二頁的演講稿中，有三整頁完全是談這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面，萬斯說共帮在維持世界和平一事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共帮建立友好關係是美國外交的「中心部份」，美國將依據「上海公報」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只承認「一個中國」，希望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在全篇演說之中，萬斯明顯的避免觸及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但是他的演說原文在華盛頓分發時，一名國務院高級官員向記者一則表示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關係終將改變，再則表示美國如非關心台灣人民，將立即採取步驟和北平建立完全的關係。

接着美總統卡達招待記者也聲言將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只是認為協防問題相當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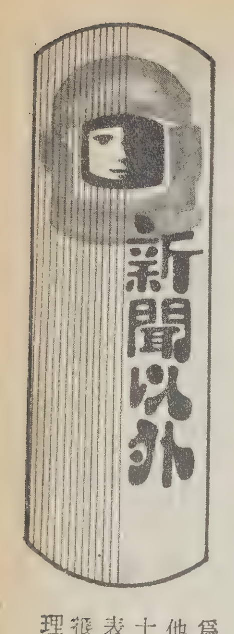
戰爭勝負決定在最後五分鐘

此事即使有曲折，也只是時間問題，美國與華帮最後必然勾結「建交」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們不要自我欺騙，編織故事安慰自己，我們必須準備面對這場暴風雨，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應該未雨綢繆，心理上先作準備，以免臨事張皇。

美國與華帮「建交」，外交方面可以想見的是將有一個類似「聯絡處」的機構設在台北，管理來回簽證事宜，貿易方面也許沒有太大影响，受影响的自是軍事方面，美國十之八九會接受共帮要求，廢除中美協防條約，如此，我與共帮二十五年來戰爭休止狀態，便可終止，我們必須隨時準備接受戰鬥，但以共帮今日情況而言，直接用兵進攻金馬台澎，不僅軍事上無制勝把握，心理上更無放手一拚的勇氣。華帮所能作的仍然採取謠言攻勢，在精神上瓦解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內部精誠團結，海內外中國人一致共赴國難，只要內部不發生問題，共帮便無奈我何，相持下去，共帮必將發生大規模內戰，在賊殺賊局面出現時，便是我們反攻復國的時機到來，人人都曉得黎明前一段時間最黑暗，我們能支持過最黑暗時間，便可看到光明。拿破崙說：戰爭勝負決定在最後五分鐘，我們同共帮五十五年的搏鬥，進入到最後五分鐘，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要精誠團結起來，支持這最後的五分鐘，國家的存亡，民族的興廢，就在最短期間作出決定。

共同團結一致朝野凝成一體

國家到了目前地步，每一個中國人，只要不是眞共產黨。未曾入了美籍，都必須貢献出心力，不可隔岸觀火，甚至幸災樂禍。尤其是在香港的中國人，



（香港有人這麼傳他，其實他坐飛機公然去的），到了台灣後，第一件事是天天去熟習公共車的各條路綫，因爲他發覺在台灣的交通費很厲害，出入坐計程車不得了，如果熟習搭公共車，車費不過兩塊半，等如三毫港幣。由此可見，香港傳說是一回事，他們在台灣的實際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憑這幾十個人的一點錢，可以使台灣風氣受到污染，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但台灣社會把這一小撮的人漸漸的同化了，却大有可能。

香港放出這種空氣，使他們打斷回港的念頭，今後他們要作在台久居的打算，要久居，必須守法，就心他們把台灣風氣敗壞，是絕無可能的，香港的垃圾，到了別的地方便可能改變了。

葛柏案的「不當」

老萬指出廉署控告前警司葛柏有「內幕」，許多人會認爲老萬穿鑿附會，書生之見。其實，本港一份專門性刊物「香港法律期刊」的社論，更具體指出：廉署處理本案有三項不當。他們站在法律觀點講話，可以說廉署處理葛柏案，於法不合！

該刊指出三點不當：（一）香港政府明顯地沒有尊重英國及香港的法庭；（二）葛柏的律師在審判期中，會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阻碍；(三)有部分公務員的行爲令人極端起疑。

社論指出：港府在引渡葛柏回港時、曾故意隱瞞三項事項，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央裁判署提控過程中，未向主審法官解釋對鄭漢權及韓德寬容赦免的原因。

社論指責廉署行動組主任彭定國、稅務局長祁禮賢及律政司署多名官員在這次案件審判中，表現令人懷疑。稅務局長祁禮賢雖在多方面勸告下，亦未向韓德徵收三百六十萬元稅欵；韓德本人却坦白承認在他任職的十八年間，曾歛財達五百五十萬。雖然，稅務局長可以獨立運用其職權，但這次的決定，很明顯是受到「政府」的影响。

韓德獲准在葛柏案結束後無拘無束地離開香港，但葛柏的律師施偉南並未得到這樣的優待，他到稅務局要調查所應繳的稅項，却受到稅務局官員阻撓。

社論指出：廉署行動組主任彭定國除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卅日七時往訪鄭漢權外，並未積極參與以後的談判，很明顯的，他與韓德談判有極大關係，同時，他又存有新聞記者白禮文訪問韓德的錄音帶，和一份廿四頁的手抄本。

法律期刊的社論說：「我們不是懷疑廉政專員公署的存在價值，但他不該故意隱瞞或延遲公開一些重要事實，及致葛柏律師的函件內，有不正確或令人誤解的聲明。最大的疑問：對鄭漢權和韓德的寬免。鄭漢權如果沒有獲得律政司批准給予這些寬厚的條件，他便不會承認其誓詞及會參與貪污事件。」

該刊指責稅務局的一些官員說：稅務局長對施偉南的行動，嚴格來說是有其法律權力的，但與韓德比較，則殊令人感到遺憾。

老萬在此時重提香港法律期刊的社論，是要指出一些小市民盲目的爲廉署喝采，其實，站在法律觀點上，不當之處甚多；再站在政治立場上，葛柏是左派報復的第一個犧牲者。

正因如此，廉署爲求達到目的，明知「不當」，也管不了許多。

警察士氣與廉署調查

不久前，九龍偵緝處警司英烈殊自殺身亡，成爲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其重要性不在他的死，而是他自殺前流露的言論。他自殺的原因是感慨於警方士氣低沉，自覺領導失宜。或者，這只是他自殺的表面理由，當中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死後，有很多傳說，他所受到的困擾，有其不得不求解脫的理由。

警察是否有「士氣不振」的情形存在？雖經過英烈殊的事件後，有過一些警務人員在電視節目中加以否定，但一般市民相信，儘管這不是普遍現象，但這種實情在警察隊伍中是存在的。

士氣低沉的原因是由於廉政專員公署所加壓力造成的陰影。臨屆「退休」之時的警務人員，時刻要顧及被廉署找去「協助調查」，一經問話，即使「事不關己」，也會帶來無限麻煩。

廉署的「問話」往往追查三代，一個在職十多二十年的警務人員，所歷辦的案件多到難以記憶，尋根究底的「問話」，殊不好受。如最近自殺的鄧觀勝，遺書指責廉署迫害，雖未可盡信，但和英烈殊一先一後，一西一中，他們臨死的控訴，值得重視。

警察部門有貪污事實，廉署職責所在，予以調查，無可非議的；如果確因此而影响到士氣低沉，便有加以檢討必要。

肅貪與重振士氣本不相悖，警察的士氣，原不該因廉署肅貪而受影响，問題在於「調查」工作不完善。

一名「受嫌」人員，罪名還未確定，已受到停薪、每日報到、扣留旅行證件等待遇，調查期間，往往長達一年半載之久，試問在這麼一段悠長日子裏，誰能吃得消呢？精神崩潰之餘，英烈殊、鄧觀勝的事件便不斷的發生。

一兩名警務人員的自殺，可能不受重視；但它深遠的影响，對警察士氣的再打擊，却不容否認。諸如一些警務人員獲准退休後，馬上離開香港，未必一定身上有屎，也未必如一些大主筆指的是「貪污分子」，因爲他們常常被抓去作「賣死」其舊日上司的證人，他們不願做違背良心的事，也不願像英、鄧那樣飲彈自殺，唯一可行的途徑離開香港，以免牽入漩渦。

他們的「下場」，使到許多在職警務人員心寒，也自自然然弄到士氣低落。老萬一直認爲，調查貪污，唔訪勝於明查，有了證據然後抓人。利用一個作證人整另一個的辦法尤其要不得，這使警察內部有如大陸人民一樣，彼此間充滿猜忌。

幾十名退休香港警務人員
不可能「影响台灣社會風氣」

上期我們反駁了「快語」的「弄髒」論，指出這篇社論不合邏輯的地方很多，其眞正目的，無非想以激將法，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使在六七年港共暴動期中，曾爲保護香港市民生命財產立過汗馬功勞的警務人員予以報復性的打擊。但中華民國當局自亦辨別其爲「友人」抑「敵人」，不會朦查查的把他們送回香港。

萬人傑

一律饗以敝帚？

快語最後舉出的兩點：「這些人能在台灣逍遙自在，難免使人有『財可通神』之疑。」「由於這些人的本質決定，雖或迫於一時『改邪歸正』，但他們的生活習慣、作風，不易完全改變過來，則對台灣社會不會無所影响——這影响當然是壞的。」

這位主筆先生不但把所有這批人打成「貪污分子」，並給他們判了終身徒刑，認爲他們是「死不改悔的不良分子」，儘管他們現在奉公守法，將來也會故態復萌，因此非把他們掃除出境不可。

幸而他只是不大不小的報紙主筆先生，最大權力不過在報紙上給人定罪，如果他是法官，不知會造成多少莫須有的寃獄；如果是權力更大的廉政專員姬達先生，大概在他們未成爲「貪污分子」前，就會先把這些人一一關起來！

不信嗎？看看他的口氣：「爲了向香港同胞交代，爲了表示台灣嫉視貪污，爲了嚴肅政風，對於這些外來的骯髒東西，應一律饗以敝帚！」

他若有大一點的權力，眞不得了！

除了在香港，這些人在什麼地方都可逍遙自在，爛仔亨在英國、在西班牙不是都可以逍遙自在，公開展示他貪污得來的珠寶，和他的妻子到處招搖，擺明是「貪污分子」，爲什麼沒有報紙主筆抨擊英國、西班牙包庇貪污？爲什麼這些國家又不怕他影响社會風氣而饗以敝帚？

大主筆單獨對台灣提出這些問題，應當相信他對台灣有所厚愛。不過却給人們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爲台灣對這些人特別包庇，殊不知加拿大、英國、西班牙和台灣也沒多大分別，如果他們之獲「逍遙自在」是因爲「財可通神」，則天下烏鴉一樣黑，台灣並不是單獨值得咀咒的地方。

對好人與壞人的區分，我們的老朋友馬森亮兄有過一個名言：「對我好的是好人；對我壞的就是壞人。」老萬一向很欣賞這話，所以老萬一直以來，對朋友都抱這宗旨。更相信國家亦應如此。對國家好的人，是好人；對國家壞的人，是壞人。

這些人中，絕大多數心向中華民國，在他們任內，並沒暗中爲中共服務，對愛國僑胞沒有欺壓，對我方工作人員沒有拷打及做鬼頭仔，國家當然對他好；如果他會利用差人權勢，作中共鷹犬，專與忠貞人士作對，台灣當然饗以敝帚。台灣當局正作深入調查，如在任時惡跡昭彰的，大主筆的願望一定可以試到，把他們帚掃出門！

「好人」與「壞人」

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團體都有好人、有壞人。但何者爲好人，何者爲壞人，要看各個地方的風氣，社會的結構和團體的性質而定。

有些人，在自由社會是好人，但在另一種社會中，又會成爲「反革命分子」「永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樣的，在自由社會中是壞人，却可能是「新社會」的英雄、積極分子等等。

因此，大陸的「垃圾」，到了香港，變成社會中堅，變成香港工業的一大支柱；同樣的，香港的「垃圾」，到了另一個地方，也會有新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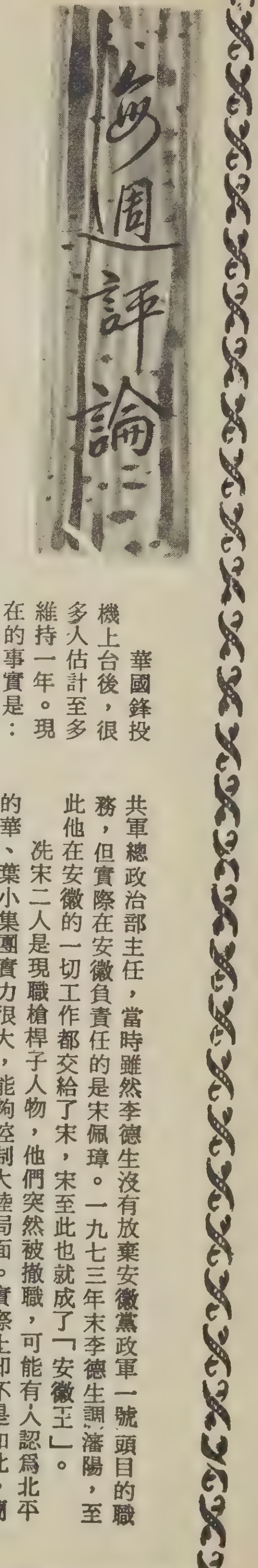
譬如，抗戰勝利初期，在國內大貪其汚，弄到政府通緝，走投無路的國民黨政府貪官，在香港大受重視，還倚仗他教育下一代。如果下一代學了他的貪污，香港豈不是有更多「垃圾」要輸出嗎？

因此，批評別人不可太肯定，也不可一概而論。從香港到台灣定居的退休警務人員，可能有些垃圾；但說他們全部是垃圾，且認爲他們會「影响台灣社會風氣」，未免把他們瞧得太高了，有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台灣，會受四十多人的影响，可能性不大。

如果怕他們「故態復萌」，那也是多餘。一個人要有權力才可以貪污，沒有權力，沒人怕你，你也起不了作用。這些人到了台灣，一部分游手好閒，一部分轉業經商，那裏有他們「故態復萌」的機會？

至於他們的奢靡生活，更談不上。香港報紙宣傳這人有若干億；那人有若干億，根本沒這回事，大部分人都是在「食穀種」。

老萬在台北碰到一位曾於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保護」過老萬的警務人員，他最近「逃」到台灣



華國鋒快完了

華國鋒投機上台後，很多人估計至多維持一年。現在的事實是：此項估計雖不中也不遠。

六月中旬和下旬在不到十天的時間中，中共連續改組兩個省級黨委，一個是甘肅一個是安徽，前者撤銷冼恒漢甘肅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提升省委書記宋平接替冼的職務。後者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璋撤職批判——批判他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緊跟四人幫以及四人幫垮台後他不准幹部羣眾揭發批判的「錯誤」——還不是罪行，當然更不是滔天罪行。然過些日子必由「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因新任安徽一號頭目是對文革恨得要死的萬里。

華國鋒於一九七六年末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中就叫囂揭批四人幫罪行是一九七七年中心任務，然一九七七年過去將近一半而甘肅的冼某和安徽的宋某居然能「捂蓋子」，既不准揭批也不許清查，從這裏倒可看出兩件事：一、中共中央的命令，仍然不能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二、四人幫過去大失人心，其黨羽只是一小撮，然事實證明：四人幫的那個「帮」是毛澤東批准的「皇帮」、「紅帮」，且經營十年之久，根本不是一小撮或少數人，而是人數極多，且散佈在共區各個角落、各個階層。

甘肅冼恒漢是「一野」出身軍人，共軍軍銜取消前是中將，是「老蘭州」。此次被撤職前的職務：一、中共一級軍區之一的蘭州軍區政治委員；二、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三、甘肅省革委會主任。安徽宋佩璋出身「華北」，後調南京軍區地位始終不高，但文革開始後調安徽「支左」，從此與共軍十二軍軍長李德生拍檔，李德生於一九七〇年調北平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當時雖然李德生沒有放棄安徽黨政軍一號頭目的職務，但實際在安徽負責任的是宋佩璋。一九七三年末李德生調瀋陽，至此他在安徽的一切工作都交給了宋，宋至此也就成了「安徽王」。

冼宋二人是現職槍桿子人物，他們突然被撤職，可能有人認為北平的華、葉小集團實力很大，能夠控制大陸局面。實際上却不是如此。蘭州冼恒漢失勢，固然在口實上是因他壓制揭批四人帮活動，事實更重要的因素是冼與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不能合作。

蘭州冼韓鬥爭，韓先楚佔了上風，這證明華國鋒這個「中央軍委主席」，在軍隊中一點權力也沒有，不然他不會讓連他的電話都不肯聽的韓某得勢。至於華某所任的「中共中央主席」，更是有名無實，不然他不會派萬里到外省當第一書記，再深一步說，即或派出去當省委第一書記也不應該到安徽。

因為安徽在四人帮倒台前其重要性僅次於上海。上海完了華某若能維持安徽原狀，毛酋發動的文革即或被否定，可能會多拖延一年或一年以上。萬里到安徽，以一個反文革派頭頭收拾原來以宋佩璋為首的文革派的攤攤，可以估計得到：一定是以百倍的瘋狂，千倍的仇恨，堅決徹底不把安徽的天給翻過來決不罷休！

文革被否定為期不遠，毛被鞭屍華某垮台必接踵而至。

當前，有跡象顯示，華、葉二人已不能控制中共中央政治局，起碼廣州的許世友，韋國清已和以華某為首的「新四人帮」分道揚鑣。目前，北平方面下達到合肥的「關於解決安徽省委問題的指示」，係以「華主席，華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名義，好像是今日在北平支撐局面的並不是「中共中央」，而是幾個「知名人士」組成的「維持會」。

七月一日中共組黨五十六週年，大陸一點舉動也沒有，有的那就是為鄧小平一翻案二頌功的文章。

在華某的地位搖搖欲墜的今日，鄧小平又非出來不可，看來華國鋒垮台的日子不遠了。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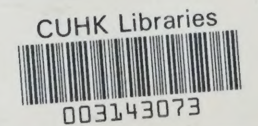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6
以色列總理貝金與中東局勢
評紀登奎「武力解放台灣」誑言
卡達智囊談聯毛制蘇
快報社評的毛澤東和華國鋒
所謂「包庇貪官」的問題
英女皇伊麗莎白的生活
14 JUL 1977
LIBRARY
CHUNG CHI COLLEGE
人權道義
私利
「卡達的咀臉」
嚴以敬作




CUHK Libraries
003143073

